儒藏



精華編二五三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三册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目録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三……四五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四……六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五……八一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六……一〇二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一二一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九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二……二〇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十……三六一

目録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四……七三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五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六……一一三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七……一三八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八……一六〇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九……一八二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二〇四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三……二七〇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四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五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六……三四四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七……三六五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八……三八八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七……五八七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八……六一二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一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二……六六七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三……六八六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四……七〇七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六……七四八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七……七七〇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八……七八八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九 …… 八一〇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 ……………… 八三九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一 ……………… 八六四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二

整菴先生存稿

〔明〕羅欽順　撰
胡發貴　校點

目録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三……四五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四……六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五……八一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一三八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九……一五五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二……二〇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十……三六一

校點説明

羅欽順(一四六五—一五四七),字允升,自號整菴,江西泰和人。羅欽順是明中葉著名的思想家。他對陸九淵以來直到王陽明的心學思潮持批判態度,前人譽之爲「宋學中堅」。他雖尊崇程朱,但並不固守程朱之説,而是加以創造性的改造,用「氣一元論」取代理學的「理本論」,推動了理學的歷史轉型,成爲宋明理學發展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並爲古代元氣論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其著述主要有《困知記》與《整菴存稿》。

如果説《困知記》所體現的主要是羅欽順的哲學思想,《整菴存稿》則要豐富得多,最大特色在其史料價值。大致説來,有三個方面:一是有關羅欽順的個人資料。《存稿》中有不少傳記、碑銘,有的涉及其本人的家世與生平,有的反映其思想發展過程,有的則表現其爲人處世的倫理思想,其憂國憂民的濟世情懷亦往往見於其中。二是有關明中葉學術發展的資料。《存稿》中多與時人往還之作,可折射出當時學術之大勢,爲研究明代思想演變的難得文獻。三是有關明朝歷史的史料。羅欽順居史館時間很長,又關心時政,故《存稿》中保留了許多記録當時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的資料。還值得一提的是,《存稿》中的許多家譜、族譜的序、記,記録了明代的修譜活動、某些世家大族的衍替變化以及當時的宗法儀式與觀念,這對於研究明代的宗法史無疑是寶貴的材料。要之,《整菴存稿》既有思想史意義,亦有其史料價值,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

羅欽順在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編定《整菴存稿》,其本意只是想給家人留一份資料,「藏之家塾,以示吾後人」而已。欽順的兩子羅琰與羅玥,曾想將其父親的文稿付梓,但未被允許。然當其弟羅欽德讀到《整菴存稿》後,以爲應「鋟之梓,以傳諸人人」,至此二子遂因其叔父之意,而開始刻

印《存稿》，直到嘉靖三十一年鏤版始成，距《存稿》編成已有十八年了。蓋此即爲《存稿》之初刻本。《存稿》之再刻，則在萬曆至天啟年間。據董其昌於天啟三年爲《整菴存稿》所作序「先生曾孫珽仕，刻此編於舊京」，則《存稿》的再刻本應完成於天啟三年以前。《存稿》的三刻則是在清代。清人張伯行（一六五二—一七二五）曾選刻了《整菴存稿》的部分内容，編成二卷，以《羅整菴先生存稿》爲題，收入《正誼堂叢書》。《存稿》的第四個本子，則是《四庫全書》本。

《整菴存稿》的篇幅，據《明史·藝文志》所載，「羅欽順《整菴存稿》三十三卷」，其中《整菴存稿》二十卷，《整菴續稿》十三卷。羅欽順自己編定的《整菴存稿》是二十卷，體例上以類相編，以時相續。《整菴續稿》十三卷可能是其子羅琰、羅玥選定的，體例有所不同，即「一遵當時應酬次第，弗復類編」（嘉靖本《整菴存稿》羅琰、羅玥跋）。天啟年間的刻本，卷數則不得而知，但《四庫全書》本的《整菴存稿》亦只有二十卷，而無《續稿》。是否四庫館臣因鑑於其内容價值不大而捨去，已難論定。

嘉靖三十一年刻本《整菴先生存稿》爲最初刻成的本子，是後來諸多版本的母本，此次整理，即以嘉靖本爲底本，同時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整菴存稿》（簡稱「四庫本」）爲校本。原書目録在次序和文字上，與正文出入很大，現據原書正文内容並參校四庫本，重新編製了目録。其詩作部分，凡同一標題下而有多首者，底本均不加區分，而四庫本則有的標出「其二」、「其三」，有些又未標明，頗不統一，今均予以區分。底本漫漶莫辨之處，以缺字符□替代，不出校；底本原有空闕，如顯係有意空闕之字，如「　年　月　日」及「　氏」之類，空闕處標以○，亦不出校。

浙江大學哲學系董平教授給予諸多幫助，並通讀了校點稿，於標點多所是正，謹此致謝。

校點者　胡發貴

整菴先生存稿序

《整菴存稿》者，故太宰文莊羅先生作也。臺史時按蜀如夔，念蜀哲賢淵囿，而夔獨落落，蓋文教之薄也。言之竊爲於邑，迺一時先生同郡人分臬副憲曾侯于拱、蕭侯體元、分藩少參項侯廷吉，咸悦先生之高手，故刻稿，屬臺史時以序，因得而祗誦。曰：時嘗服先生之《困知記》矣，而《稿》之文殆風天下，取以風若蜀、若夔焉，韙哉，邈乎！遂義不獲已，序曰：

絃匏翼化以矢音，彝鼎經治以陳詞。玄悟漼弛，素王歇微。至理希闡，妙機難象矣。是故夸奇謚於暢藝，競駢偶於飛藻。雲合猋起，創爲嶮程；搥壁鍛圭，彫厥真蔚。何論文者之靡邪！夫丹粟必植軒丘，而玄梓乃毓虖勺。小華之陽，萆荔淪芳；禺山之巖，鵷鶵委羽。豫章之多偉哲者碩也，有繇哉！矧先生稟靈異，數嗜脩直，廬鑑名達，如孽火脱塵，枉之蹭堆；含推溝納隍之心，崇服玉飲冰之節。流坯賢模聖之譽，標黼君藻民之猷。故因感宣性，而因性宣言之不容秘也。斥讓異端，揚榷脩綱，詆訶光怪，鉤考幽遐。窮陰康天靈而核之，該昆侖旁薄而載焉。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者，非夫理學之神解，道氣之天動而何與！故四事論思，進必播忠；九經抗疏，退不忘時。三朝重其出處，四隩慕其聲華。將爲大史大書者，蓋有奇蘊焉以系之也，故于斯菴記之：「天地盡於心，隱微必於謹」，可

以觀慎矣。于閑齋記之：「私萌於内，必防之使無間可出；物引於外，必禦之使無間可入」，可以觀密矣。于論仁，則明之心而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可以觀宏矣。于論禮，則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仕此也，可以觀通矣。于正學，推胡瑗諸儒，慕李膺之什，可以觀貞矣。于庶幾經濟業，豈曰華藻爲之咏，可以觀惠矣。慎密宏通，而貞而惠，此先生之全也。

昌世名人之淵源，豈搦管立意，以刻露删潤者倫哉。訓導不純，愚民㥻焉。聲行海表，君子有之。故於先生也，能文而能風。

嘉靖癸丑夏賜進士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汝南後學喻時撰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一

記 一十五首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察院者，故御史臺三院之一也。我朝改御史臺爲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分十三道以居，而三院之制盡廢。惟其銜命四出，以按吏治者，所至之處，必有館宇，以正厥位，而出政令焉，乃名之曰察院。蓋其名雖仍唐宋之舊，而實有不同者，通建於郡邑也。婺源爲南畿大邑，邑有察院，創自宣德年中。歷歲滋久，傾頽且盡。平原聶君瑄來知縣事，喟曰：「是非所以尊嚴風紀也。按節時至，俯就他館，可乎？」顧初政尤重勞民，已而惠洽信孚，民用和懌。爰稽庫曆，得顧役餘財若干。遂謀作新，以還舊觀。適御史羅山劉君東之，按行至邑，聞而韙之。乃市材僦工，涓日興事。屬鄉老陳樞，朝夕程督。而縣丞天津顔輔，主簿漢川謝銹，典史餘姚陳輅，皆贊襄惟謹。未幾，院以重建。爲屋凡若干楹。堂寢崇深，門序整飭，牆垣堅厚，塗繪鮮明。所以表風紀之尊嚴，係一人之瞻仰，斯有在矣。實弘治壬戌夏五月也。❶明年，聶君被召爲南臺御史，慈溪羅君縉代之，謂茲役不可無紀，乃請於聶君，欲得文詞以刻於石。聶君重違其意，而屬筆於余。余惟封建罷而郡縣成，巡守輟而使權重。前代姑弗論，若今御史之按治於四方，制度得以考正之，官吏得以進退之，民

❶「五月」，四庫本作「四月」。

情之利病得以權其輕重緩急而罷行之。事權所寄，蓋鮮有過之者也。挾重權以臨乎下，百度所由秩也；而其所居之署，有司者乃玩而不理，豈非以上之人習於遺遠，因謂虛器爲無用哉！夫近之察而遠之遺，是上慢也；察者理而遺者玩，是下慢也。天下之治，未有上下胥慢而能有成者。雖一察院之廢興，若未足爲輕重，然霸圖方振，則賓館斯崇；王政克行，則明堂不毁。是亦惡可例以末節視哉！故觀於兹役，而劉君咨度之周，聶君從政之敏，皆可概見，誠不可無紀也。羅君所爲欲紀之者，固以休於前政，殆亦有見於治體所係者乎！後之人尚時葺之，俾勿壞。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里名曰大瑞。有山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附，谿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衆，屋之爲廳爲堂爲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儆君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爲房，宗儆君夜則休焉。鷄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當爲者。既得其理，則開窗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焉，日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爲常。故樓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姻家，間屬爲之記。

嗟夫！日月代明而爲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沈，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

寅賓之義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後世法者歟？ 即名樓之意，以推宗傚君之爲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概見者矣。 視世之玩時愒日者，可同日語邪！ 抑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 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 宗傚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 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若樓之規制，與夫創造之費，則在所可略云。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弘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成。 堂四楹間，其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 堂後爲寢室二楹，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 堂之前有廊，東西有廡。 東廡之南，庖厨在焉；西廡之南爲庫，以藏祭器。 其良材堅甓之用，梓匠塗塈之工，費凡二百餘金。 宏偉高明，加於舊數倍。 先是，其族之顯者鎮江通判學固君，患舊堂之敝且隘，上無以妥祖考之神靈，下無以容子孫之拜起，謀欲改作，首輟俸金五十倡焉。 顧其役良大，莫適爲主，乃有賢者曰端威君，慨然身任厥成，遂簡閱族人，均其力之厚薄。 自勝冠以上，各以率出金，合之又百五十。 端威君乃與一二子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 夙夜惟勤，殆忘寢食。 役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協心故也。 余忝胡氏甥壻，聞之良喜。 蓋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

益徵其慶澤之長。比年侍親里居，端威君乃與通判之弟學榮，偕來請記厥成，以垂示久遠，余不得辭也。

竊惟古禮之幸存於今，纔百十之一二。其涉於形器者，雖可概舉，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爲難。姑以祭禮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晦菴朱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禮學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審乎！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蓋周及於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略而不專；致隆於近代者，遠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以至高祖，則當各隨所繼，而於時祭每致謹焉。庶幾遠近有倫，恩義兼盡，雖不能盡合於古，亦當無大謬已。然區區之見，未嘗就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鎮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又多讀書知禮，幸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爲記。

斯菴記

斯菴者，處士郭君本川之別號也。君季弟善化尹本寬，與故鄖西學諭徐君廣威及余，皆同年領鄉薦。余二人者，嘗因善化以識君，其號蓋學諭所爲君標者。近余家居侍養，君復因其女兄之夫、余族祖勳翁，求余一言以繹其義。

余謂君字川，而號曰斯菴，殆取夫子川上語也。夫子川上之語，其義至精至大，至爲難言。程子嘗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顧余之淺陋，其敢輕置喙乎？謹辭於翁。辭至再至三，卒不獲命。乃試爲之言曰：

人之見止於目之所及，目所不及，固一無所見也。見其所見，而遺其所不見，欲驟語夫「逝者如斯」之妙，何以異於兒童之觀指邪！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千萬年矣。其間氣運之盛衰，人物之消息，不知其幾千萬變矣。然自今觀之，固無異於古也；自後來者觀之，寧有異於今邪？今無異於古，後來者無異於今，是萬古同一川也。萬古同一川，稍有識者或知之矣，亦有知其所以然者乎？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雖然，天地之大，吾心盡之矣。隱微之間，一或不謹，此滔滔者，必爲之壅遏而不得遂。其自然之勢，有不横潰四出以極於滔天者哉！夫子川上之語，大要如是。窮深極微，雖終日言之，不能盡也。惟君二難競爽，其所友又多時賢，談論之優柔，切磋之縝密，殆將了然於斯義，而無疑矣。余言如此，不知亦有合乎否邪！

族祖爲余言，君晚年踐履益篤，表儀家庭，爲鄉人所信重。僉曰：「郭氏前聞人，有徵士子益、寧晉尹士昭、大行人興文，光明卓越。今如斯菴、善化兄弟，可謂無忝。」噫，君其果有得於川上之語，而知所從事者歟！果然，則余言之有合也可必。幸置諸壁間，而時覽觀以自輔。斯斯菴也，將有聞矣。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璥，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兹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邪？」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絶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于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衮，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

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嘆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爲人爲獸，爲君子爲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爲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壺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

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況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横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爲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録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爲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直周道之右，其地名小棠州，嚴氏世居之。環嚴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嚴氏之彦有名稼字景暢者，隱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邇。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希復外慕，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賓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岡以爲游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

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者，可考矣。蓋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及長，當唐虞之際，實爲農師。《書》紀帝舜申命之辭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職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而追頌之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由是觀之，其功德豈不盛哉！景暢之志似矣。然不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顧名其軒曰「師稷」，意豈以深耕易耨，致穰穰之獲爲師稷之實邪？蓋余聞之，善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責，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蓋可想見。誠以稷爲師，將必推其有餘，以補隣里鄉黨之乏。惟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幾乎！抑余又聞之，古之善學者，舉一隅則以三隅反。《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艸，種之黄茂。」今夫人欲之私，吾身之豐艸也；天理之公，吾身之嘉穀也。師稷之茀豐艸，反而得克己之義焉；❶師稷之種黄茂，反而得復禮之義焉。於以和身睦室，有餘師矣，稼穡云乎哉！景暢勉旃。

夫天理不有諸身，而己私紛見於事，則夫耕耨雖勤，穀粟雖多，殆難免乎齊景公「吾得而食諸」之慮矣。景暢生衣冠之族，閑《詩》《禮》之訓，有孝弟之美，其必能勉於是哉！軒之規制，與夫向背之宜，觀覽之勝，吾不能悉，亦有不必書者。姑因從叔之命申其義，❷以復景暢。俾置之壁間，以自考焉。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我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駐蹕於太平。武功既成，誕興文教，亦自太平諸郡

❶「義」，四庫本作「善」。
❷「姑」，四庫本作「始」。

始。當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其令王俊即宋尉司舊址創建。後來若楊守仕敏、韓令恭、亢令霖，❶拓基葺宇，時有潤色。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廨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焉，浸淫久之，幾無完宇。泮池湮塞，射圃荒蕪，學因以甚敝。廬陵周侯統，自南京刑部郎中出守其邦。周覽徘徊，有意經理。會柱史冼君光以巡按至，視而歎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今不修，他日爲力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其事。已而冼君滿去，柱史鄘君約代之，實成厥終。凡新作師之廨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爲諸生號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十八楹，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爲梁柱各六，以改作靈星門。殿廡堂齋，咸加補葺。湮者以濬，天光洞然；蕪者以剪，門庭翼然。繚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爲費凡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粟，皆取諸贖刑，人力取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民也。侯以余同鄉，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訓導楊綱來請記焉。

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爲觀美也；以爲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爲師弟子者居之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爲教也必專，爲學也必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底于平康。蓋其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寧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顔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宮完美，風

❶「亢」，四庫本作「元」。

雨攸除，陟降興居，既安且適，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顔淵之學。顔淵之學，其本末具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誠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業，參諸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爲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其知所學哉！周侯爲政，惓惓以教化爲先，蓋有其先都憲公家法。而同知秦侯茂，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憲章，學教諭○○、訓導○○，皆贊襄是役惟謹。敦匠則經歷周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義官張喬、甯隆。法皆得書。是爲記。

介菴記

菴以介名，示堅所守也。人必堅所守，然後能有所立，不然則將隨風而靡，逐波而流，此小人之所甘心，而非君子之所以自待者也。君子義之與比，不苟比乎人。是故人皆然，而己獨不然，義不得而然也；人皆不然，而己獨然，義不得不然也。超然孤騫，挺然特立，夫豈求異乎人云哉？堅吾所守而已矣。《易》曰：「介于石。」不如石，其能自立於天地間哉！

余姻家劉君述倫，嘗名其宴息之所曰「介菴」。君子莫不嘉其志，夷考其行，知其可以進於此無疑也。蓋君性剛而辭厲，奉身約，取予明。事孀母鄒，能順適其心意。守先業以不墜，積勤久之，且弘于厥

初。家累衣纓，有聲勢可憑，居如無有；而維綱所繫，振飭必先。所與交游，必賢於己者與同於己者；於流俗，未嘗有所苟合也。其爲人如此，可不謂之介乎！顧其所以名菴之意，則固非曰能之也，蓋將益堅其所守，而勉乎其所未至，以卒同乎君子之歸焉。然古之君子，其介可及也。介而未始不通，通而未始不介，是則不可及也。此其精義之至，夫豈一朝一夕之功哉！推君之志，則其所以自勉者，宜乎日有孳孳，而不知夫老之將至也。君兹壽登六袠，年高而行益尊。往尊其名者，今則併尊其字不敢舉，因即菴名以爲君號。君季子邑庠生宏，余子壻也，與其伯氏彥、仲氏能，來請余文以記之。余聞孔子之稱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劉居萬安横街，爲大族。百十年來，若大司寇公，與其子方伯公，相繼以功業顯。其始終大節，可仰可敬。若今光禄少卿咸卓、監察御史咸栗，則余幸皆獲從之游。少卿之慎密，察御之清苦，余每愧於不能齊也。而其隱者若君，與其從兄述傳，又皆以孤子奮立，卓然能爲鄉族有無。蓋其累世之間，君子之澤漸涵浸漬，遠且深矣。由是推之，將君之子若孫，必皆慎守家法，以圖無忝，所以貽介菴之令名於無已者，其不又有在乎！遂不辭而爲之記如此，以復宏兄弟之請，且以爲君壽。彥、能皆克肖，宏方讀書求志，余固以遠大期云。

慈節堂記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

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秉厚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有六，即以育孤完節，之死無他，哭矢於柩前。蓋于今三十有五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學之所就，又足以爲章句師。孺人所以保抱攜持，匡娛誨誘，匪朝伊夕。實既厥心，施及諸孫，有隆無替，茲其所以爲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間固難其守，而孺人厲志特堅，或以再醮諷之，輒唾罵以絶，竟全貞白，以至於今。皎乎冰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茲其所以爲節。

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節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閑，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名宗，以淄陽少尹宗翶公爲之祖，庠生時謹公爲之父，少司寇省軒公爲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復有素焉，宜乎慈、節之兼全。既潔其身，又成其子，表表乎足以爲閨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爲風俗勸。顧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遂其所欲爲，則姑即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德於萬一，而百世之下爲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一脈之傳，綿綿不絶，皆孺人之爲賴也。其爲感慕，庸有已乎！元之用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咸嘉其舉，而余亦樂爲之記，異時操史筆者，其或有取焉。記成於正德己巳十有一月八日，蓋孺人初度之辰也。元三子：

欽封、欽榜、欽會。

鯁夫記

造化之妙，不出乎陰陽剛柔。人之所得以生者，其中也。中之爲體也微，而爲德也至，蓋舉之者恒莫能勝。自非聖賢，往往皆氣質用事。是以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偏而爲善，或偏而爲惡。體隨用化，而甚者遂幾於亡。人極之不立，職此之由也。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夫聖賢尚矣，至於善之與惡，又豈可同日而語哉！奈何氣化日醨，俗流愈下，强梁邪佞之徒所在林立，而所謂善者落落如晨星。先聖嘗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其難得，自古而然歟？

妻姪曾標，一日奉其尊君民愛父之命，以鯁夫行事請記於余。❶余未嘗識鯁夫，然嘉「鯁」之爲號，考其行事，殆庶幾所謂剛善者，遂諾之。

鯁夫，朱其姓，渟其名，九興其字。自其高曾來，世有德善，爲儒先君子所稱，見於文辭有足徵者。鯁夫承之益惇，行孝友，以圖無忝其世。性直而能斷，❷遇事是是非非。長區賦累年，惟法惟時，不猛而事集。其爲人如此，故能得「鯁夫」之號於衆多之口，而君子亦喜稱之。自昔以「鯁」稱人，必繫之「骨」。蓋以骨强四體，稱曰「骨鯁」，則其人之堅强正直也可知。今獨

❶「行事」，底本墨批圈改作「爲字」。
❷「直」，四庫本作「真」。

以「鯁」稱，其義亦無異也。鯁誠剛善，而充實爲難。有以充之，見大利而不前，見大義而不却，臨大變而不撓，則操履益固，而聖賢可幾，又不但賢於强梁邪佞之徒而已。吾聞鯁夫喜從君子遊，亦嘗有以斯義語之者乎！鯁夫所居，在王山之麓，古平之里。王山峻立於一方，實吾邑之望。吾所望於鯁夫者，庶乎其克配之。夫安知鯁夫之名，將不與玆山同其悠久也！鯁夫今壽登六袠，❶四子：景明、景曙、景袒、景茂，皆克肖。標，其女之壻云。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嘉興陶侯煦，守安慶之明年，疆埸無虞，惸獨有養，乃圖新其郡學。既得請於提學御史黃公如金、巡按御史鄺公約，遂諏日興工。同知楊君○、通判侯君○、推官陳君○、懷寧知縣李君純，皆克贊之。又明年秋，❷督工檢校張珂，率富民之供事者十有六人，以工畢告。八月朔旦，侯舉釋菜禮，告成事於先聖先師，實正德七年也。於是學訓導貴溪江君奎，具事本末，俾諸生方欽、陳潔，造余宦邸，請文刻石，以永侯之功。

余爲童子時，嘗隨侍家君學於玆學。會刻一峰羅先生所作《靈星門記》，過必一再讀，至今尚能誦其辭。追想舊遊，固不能忘情也。屬玆盛舉，可無述乎！惟玆學建自國初，百餘年間，蓋屢經修葺。然其敝壞不至如今日之甚，故其功亦莫過於今。凡今所改爲者，若明倫堂，若養賢堂，

❶「登」，四庫本無此字。
❷「秋」，四庫本作「春」。

若中外二門，其高廣加於舊率五之一，而中門倍之。所創爲者，若中門外之泮池，池上及門内之綽楔，門左右之迴廊。規制所存，陟降所由，固皆不可闕者。其他若東西四齋會講之堂，尊經之閣，肄業之舍，以至於倉庫庖湢，則舊貫猶可仍，然皆正其攲傾，易其朽腐，補其缺漏，而加之藻飾焉。蓋凡可以用力者，無不爲也。靈星門舊據高阜，荒蕪而不整。乃甃爲方臺，自臺以達於戟門，有坊，有池，有旁行之道。增楹改甃，咸就規矩。聖賢塑像，設色加精。蓋凡可以用力於廟者，亦無不爲也。

自經始以至告成，歷日凡四百九十有奇，爲工三千〇百，❶費白金僅千兩。内垂久遠之計，外聳壯麗之觀，而民不知勞，財無妄費。侯於是役，其可謂盡心焉耳矣。

夫興作，蓋《春秋》所慎。然宫室之制取諸《大壯》，《泮水》之樂頌於魯人。則凡去撓就隆，固隨時變易之義。而學乃教化所從出，人才所自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壯，又孰有先於此者！於此而克盡其心，非知務之君子乎！是宜大書而深刻之，俾後來永永有考。若夫學者之所當取舍，則一峰言之已盡；而家君之教，諸君容亦有未忘者。惟勿疑勿怠，以進於聖賢之道，以充其文武之才，則人與學而俱新矣。夫如是，豈惟不負侯之美意，執筆者與有光焉！

劉氏雙節記

劉氏雙節者，太學生新昌劉焕之大母、母也。二母皆其邑陳氏，同出義門之

❶「〇」，四庫本作「六」。

後。爲士恕甫妻者，是爲安仲母，爲焕之大母。爲安仲妻者，是爲焕母。安仲之孤也，方五歲。焕之孤也，方七歲，其弟燦方二歲。所克至於成立，以有今日者，惟二母之爲恃也。夫士恕甫父子，相繼以短命死，在於人事，爲大不幸。盛年寡處，固人情所甚難者。一或不安其室，而動淇梁之思，藐焉遺孤，且將誰屬？然則劉之宗祀，未可知也。而二母者，皆誓死靡他。姑厲其節於前，婦厲其節於後，盡心竭力，兼任長育教誨之勞，竟以成其孤而永其祀，又非劉氏之大幸歟！

夫仁與義，人極之所以立也。婦能從一而終，此其心亦惟不忍死其夫，不忍棄其孤耳。不忍棄其孤，是之謂仁；不忍死其夫，是之謂義。一節立而仁義兼隆，此爲婦者所以尤著於節也。教衰俗薄，民之興行者蓋鮮。而婦節之著，乃繼見於劉氏，士君子僉以「雙節」稱之，詎非秉彝好德之公哉！❶國朝著令：凡節婦年及五十，有旌表門閭之典。惟焕之大母，既踰下壽而卒，雖若無及，然其母固無恙，方届五十。於兹誠祗，若明條舉以上請恩典，蓋可并得，此其責在有司。若夫所以顯二母於無窮，此則焕之所當自勉也。焕嘗從余游，其資明敏可進。今既登名選籍，將歸需次於其鄉，乃踵余門，拜上雙節本末，以記爲請。余嘗見《新昌志》，其事蓋已特書。顧風化所關，書之不嫌於復。輒從其請而爲之記，亦因以勖焕云爾。

❶「公」，四庫本作「功」爲長。

臨清堂記

吾邑澄江之南，石牛山之北，爲上模里。里中著姓，惟曾與羅。曾所居有上、下村，吾家居西岡下，相去各半里許，勢若鼎足。石牛山爲里之鎮，比立多秀峰。其南則岡巒重疊，不可勝計。谷中流泉數十道，宛轉相會，合爲一谿，遶山而出。昔人於其稍平處，鑿渠引水，西行以溉田。其西有流泉一道來會，遂別爲一溪，同爲雙龍之水。西溪又分爲二：其一縈帶兩村間，再折而出於下村之背，以合乎東谿；其一出上村之背，直趨於西岡，小徑之水過之，同流里許，以與雙龍之水合，又曲折北行四五里，入於馮嶺之江。

蓋上模之山川形勝，如此秀鍾靈萃，故兩姓世不乏人。若余內兄曾君民譽，則下村之傑也。君爲故丹稜掌教，敬所公季子，早承家學，學垂成而得貞疾，遂不果出。然其爲人闓爽，重倫理，篤交際，遇事能斷，而務持大體，宗族鄉黨，莫不敬而愛之。其所居舊廬，歲久而敝，且隘，乃益市旁近地，命其子曰淳、曰濟，作室南向。前堂後寢，規制適宜。而撤其舊廬，更爲重屋，仍東向。會余起廢復出，過辭外舅西磐翁及君，因達觀於新構。谿流繞砌，清趣滿堂，爲之洒然，樂而忘歸也。君遂出酒觴余，雅歌投壺，樂飲無算。日且暮，復導余循東廊，轉而入一小閣，閣乃跨溪之半。俄明月東出，水光益瑩，聲益清，景尤勝。於是洗盞更酌，子姪輩吹笙鼓琴以侑之，至夜分大醉乃已。明旦且別，余爲君名其堂曰「臨清」。已而君求得善書者，大

書以揭於楣間，人遂以爲君號。

余一出不覺數載，於時無寸補，旦夕俛仰風塵間，殊不自慊，每憶茲堂之勝，未嘗不慨然思拂衣而往，以數從君遊也。茲辱君垂訪，間謂余曰：「吾堂，子名之，甚善，盍爲我記之乎？」余惟江南固多山水，臨流構室，何所無之？觀其氣潤軒窗，光浮几席，室則近乎清矣；然而塵容俗狀，奔走弗暇，其人未必清也。表襮可觀，文雅爲尚，人則近乎清矣；然而陰謀詭計，展轉相尋，其心未必清也。❶君固未能無欲也，而嚴於自制，則有以清其心，亦未能遂無事也。而善於自省，則有以清其行。夫如是而爲茲堂之主，時與嘉賓遺老，從容觴咏，觀山玩水，以享其清樂，不亦有足尚哉！是可書也，余安得不爲之記？惟其後人之嗣守茲堂者，尚以清心寡欲爲本，或出或處，必有稱焉，以無負君之貽謀，則亦無負於山川之靈秀矣。

光樂堂記

南京兵部郎中陳君達，嘗與其弟進、暹，作堂四楹，以奉二親起居。會國慶覃恩，用貤封例，錫其父蒙菴先生烓誥命，仍浙江按察司僉事致仕，階朝列大夫。母葉氏，封宜人。命詞有云：「益增門閥之光，安享桑榆之樂。」識者因摘取「光樂」二字，以名其堂。縉紳大夫遂相與咏歌其事，以爲先生與宜人壽。郎中得之甚喜，重惟堂宜有記，乃介其同官歐陽相周，來屬筆於余。

余聞陳氏世居閩之大義鄉，家傳宦

❶「必」，四庫本作「可」。

學。入國朝，則有若翰林侍讀叔剛、湖廣按察副使叔紹，皆先生伯父，浙江左布政使煒，其伯兄也。先生登戊戌進士，歷潮州推官，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廣東、浙江僉事。從子墀與達，同登乙丑進士，今同爲郎中南京。門閥之光，有自來矣。先生所歷官，皆有治行。其爲御史，嘗條陳八事，爲敬皇初政之助，多見施行。後因病乞休，年方五十有二。當道固留之不得，益相與嗟嘆其賢。歸則以行誼率鄉人，以《詩》《書》教子姪，以文字會諸名流，而絶跡城府。清風完節，高出一時。亦惟宜人之賢，式克相成其志。❶爰及晚年，而其子又顯，所以增光門閥，享樂桑榆，信有如命詞所褒者。宴息有堂，落成伊始，而楣間之扁，遂得有所憑藉以定，豈非陳氏一時之盛事也哉！惟先生諸父兄作之於前，則既光矣，然皆以賢勞卒於其位，未嘗有山林一日優游之樂；諸子姪承之於後，則又光矣，而鴻漸之翼，勢將及於萬里。方憂勤職業之不暇，尚何逸樂之敢言乎？夫樂有未遂，固不害其人之賢。要自夫兼得者觀之，則其爲福也備，而夫人皆有不可及之嘆。此先生所以重爲縉紳所尊仰，而斯堂亦因以有聞於世也歟！先生今年壽六十有七，宜人僅少其二。《詩》云：「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所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以永斯堂之聞者，其不在兹乎！其不在兹乎！

❶「成」，四庫本作「承」。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高要陸先生汝爲，既謝靈壁教事而歸，❶率其族人創建祠堂，以祠其始遷之祖文鎮府君，蓋以義起者也。陸氏世居其邑之大路里。宋季之亂，府君始避地來清塘，依其外家鄧氏，闢土作室以居。有子三人：子有，子美，子平。亂甫定，孟、季各徙居他所，已而皆乏後。居清塘者惟仲氏，歷年久而族益蕃。府君之墓，在大路里之蛇洲岡。其存時，嘗籍腴田二百四十餘畝屬諸墓，俾歲收其租入，以供祭掃。其子孫相與世守之，至今歲一修墓，祭以爲常，初未有議及祠堂者。先生謂：「禮嚴報本。有如府君功德，子孫蓋百世賴之祭之，其可不以禮家無祠而墓於祭，❷如禮何？」私謀於族，議以克合，而祠堂乃於是乎建焉，實弘治辛酉冬也。堂六楹間，有門有序，其制高敞宏深。既成，復相與定議：歲以清明前一日，當執祠事者夙往謁墓，剪荆棘，祠后土而歸。明日乃奉牲醴，就堂中行事。族有大事，則亦於此而祭告焉。昭穆有倫，賓贊有位，獻酬有度，登降有容。補前人之所未及爲，貽後人之所不敢廢。斯祠之建，誠可謂合於義矣。

先生欲記其本末，以示久遠，以欽順嘗有科場之舊，乃遠致書幣，俾其從弟太學生制來屬筆焉。顧雖不文，而誼弗獲辭也。惟府君當流離屯厄之時，乃能開子孫百世之業，其功德之所被者遠，則其

❶「壁」，四庫本作「璧」。
❷「墓於祭」，四庫本作「祭於墓」，是。

永享子孫之祭也，禮亦宜之。然祭必於祠堂，乃爲得禮之正。自非先生以明識爲之倡，族人以順德贊其成，又何以及此。此其所以爲可書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爲府君之後胤者，尚亦加之意焉，誠有以薦其馨香，必將昭受夫明賜。其感應流通之妙，蓋不出乎日用之間，豈必祭之日而後受其福哉！先生儻以斯言爲然，請刻諸石，而立之祠下。以爲記。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

記 一十六首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記

天子受天明命，爲天地神人主。凡重臣受天子明命，以鎮臨一方者，亦各爲一方神人主。事神治人必盡其心，必由其道，俾幽明胥協，和氣流通，然後疵癘不生，盜賊禍亂不作，而上下相安於無事矣。

南京乃國家根本重地，内外守備實惟重臣。凡南京祀典神祇，與夫軍民百萬之衆，皆守備重臣所當盡心焉者。北極玄天真武廟，國朝洪武中所建，在欽天山之陽，當十廟之中，而勢特高峻。歷年滋久，日就頹敝。司禮太監劉公，以長才敏識，起自家居，再膺守備重託。莅事之明日，躬謁廟下，顧瞻徘徊，謂宜以時葺。已而，禄賜之贏稍積，遂捐以爲倡。同寅太監黄公偉、高公隆、余公俊、芮公景賢、董公文，掌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傅魏國公徐公俌，皆欣然協心以濟。群材既集，卜日興工。遴委南京兵仗局前廠左副使楊順，日勤督視。始自前殿，及於後寢，循兩序而出，以達於中門、外門，凡其朽腐破缺、漶漫傾頽者，皆易而爲堅壯完密，鮮明端整。工既畢，公專使來致幣，屬欽順爲文以記之。

欽順頃佐太常，歲常再有事於兹廟，目擊其頽敝之狀，蓋動心者久之，而力莫能及。及聞公之盛舉，爲之欣慰不勝，乃今遂獲見其成功，何其幸也！兹廟之修，其費已鉅，而財猶有餘，則又以修飾五顯

廟，美亦如之。夫公之事神，所以盡其心者如此，至誠之感，何福不臻！推此心以治人，上下相安之效，可以立致。然則根本重地，豈不誠有賴於諸公哉！此欽順所以樂爲之書也。始建廟之歲月，與神之所以爲靈，已具於前國子祭酒宋訥奉敕所撰碑文，此非欽順所敢贅及。重修之歲，則正德十年乙亥也。謹記。

聽松軒記

松因風而有聲。其爲聲也，或霏微清遠，如暖蜂之喧，寒泉之鳴；或圓瑩舂容，如金石之相宣，咏歌之並作；或洶湧震盪，如山崩海倒，猝難止遏，又如鐵騎百萬，相與交争於原野，而勝負未分。其爲狀也多端，非善聽者莫能領其妙也。世容有聰察之君子，而往往牽於多事，則固無暇以聽。其有暇以聽矣，而物我或不相通，入於耳者雖頻，感乎心者殊淺，與夫未嘗聽者，一而已矣。

我龍山先生王公，❶嘗以「聽松」名其游息之軒，非有其暇而善聽焉者乎？公世家餘姚城中龍泉山之陰，屋後萬松成林，朝暮四時，風隨交而聲隨作，小大異狀，每變益奇，是固有足聽者。然公早歲，方從事於問學，求其所以自立者，將以立乎斯人，其於聽松固未暇也。既而擢廷魁，入翰林，累官至學士，爲天子近臣，時則有論思諷議之責。俄以侍郎佐禮部，以太宰莅南都，爲天子大臣，時則有贊襄寅亮之責。去松逾遠，又暇聽乎？會賊瑾用事，嗛公簡己，公知而不顧，竟致其事而

❶「龍」，四庫本作「能」。

歸。乃作軒於萬松之間，而一寄其聽於此。自始致仕至今，垂十年，而聽之曾不厭也，公果何取於松也哉？令子大鴻臚守仁，嘗與欽順言公之聽松，或怡然以適，或悄然以憂，或憮然而嘆，門人弟子未有能窺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發之。顧惟不敏，其何能及此。然素辱公愛，粗知公平生出處大節，請試忖度以言。其適也，毋乃霏微清遠之聲入焉而有助於優游之休邪？其憂也，毋乃洶湧震盪之聲入焉而有激於翻覆之變邪？其嘆也，毋乃圓瑩春容之聲入焉而有憶於明良之會邪？是知聽松而一於樂，未爲善聽松者。公之所以異乎人者，不在於樂，而在於憂。然而傾否之方，致泰之策，固公之所素有，而大鴻臚得之於面授者，豈徒憂焉嘆焉而已哉！公今壽臻七十，《詩》云「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惟軒外之松，自有無窮之聲，惟軒中主人，亦必有無疆之壽，以永無窮之聽。此則欽順所爲大鴻臚申祝者也。遂書以爲記。

潛菴記

潛菴者，里姻楊君顯猷之別號也。其嗣子榮進，以余雅知君，嘗請文以爲記。余諾焉，而未暇爲。比謁告家居，余甥榮蕃又屢爲之申請。因念親交之厚始終如一有如君者鮮矣，雖倦於述作，然心之所好，亦何愛於言乎！

夫潛之爲言，以退藏静密爲義。《易》著潛龍之象，人之所處有然者矣。《書》列沈潛之目，人之所性有然者矣。《傳》示潛心之訓，人之所習，又有當然者矣。君承

世業之腴，無兄弟之助，公私之責萃於一身，勢不容有他慕。其所居之地，名爲高隴。負山而帶水，陂潭深廣，竹樹森蔚，應酬多暇，可釣可遊，亦無俟於外求，而自有可樂者。潛菴之所以號，其不以此也夫！然余觀君之爲人，收斂之意多，而進趨之意少。迫之而後應，擬之而後言。其受性於天，不謂之沈潛不可。事父母，色愉容婉；處宗族，每怡怡然。隆禮意以親賢，割腴田以追遠。損利入以惠貧，義所當爲，曾無難色，其又能潛心於君子之道矣乎？不然，何其行之美也！然則潛菴之號，其誰曰不宜？匪惟親戚交舊宜之，邑大夫蘭谿陸汝亨，號爲嚴明，具知閭里人品高下，嘗稱之於衆曰：「若楊顯猷，可謂善人已！其里族或有爭訟，輒以付之，俾司其平。」君能得此于賢大夫，非所謂在家必聞者乎？夫善善者，天下之公。余是以樂爲之書，蓋與夫阿其所好者異矣。雖然，凡人之沈静者多壽，君今兹年甫六十，將來所至，何可量也！誠使心德彌固，光輝日新，則潛菴之名，殆將有聞於永遠。雖微余記，夫疇得而掩之哉！君之先君子巖築公，德器雍容，甚爲家父封君所重。君之賢，要爲有本。榮進讀書知律，積勞公府，拜官有日，又將發君之所蘊矣。因併書之。

南京户部題名記

官有常府，而其人之遷代則不常。故必有題名之碑，然後可以考見其迹。其歷年有久近，望實有隆污，而人品之高下，亦既皆有定論。觀覽之際，師戒存焉，非徒

以爲文具也。其或缺焉而未舉，明治體者，詎容已乎？

正德丙子春正月，宜章鄧公，自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户部尚書。未幾，而湘源蔣公以右副都御史來爲侍郎。二公德望才猷，表然推重於當時。協恭一堂，不大聲色，而十有三司之屬，相與師師不怠。甫及期月，部之百務，以次畢舉。顧題名獨爲缺典，乃考自洪武以來至於今，嘗爲卿亞者，❶得若干人姓名，刻之堅石，樹於部之後堂，以垂永久，仍各虚其左，以俟來者續題。刻既完，屬欽順爲文以記之。

惟南京户部之建，於今百五十年矣。在洪武、永樂間，實掌天下財賦，軍需國用，均節是專。民數地圖，簡稽是屬。其地要，其事繁。及北京定爲京師，大政悉歸於北，而財賦之入出於南京户部者，曾不能以十一。雖其地望如故，而事則簡矣。朝廷登用卿佐，未始不惟其人。然方其事之繁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功顯；及夫事之簡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望重。其身負時望由此，而光膺召命，入爲丞輔，以弘宣其用者，往往有之。觀其名，考其迹，欽其望，偉其功，而思與之匹休，此二公刻石以詒後人之意也。然世嘗屢易，人且數更，所謂盗臣與夫聚斂之臣，豈無一二厠於其列，斯則千齡之永戒哉！欽順弗工爲文，而辭不獲命，懼空言之無益也，輒因記以寓規。

承德堂記

堂在吾邑鳳岡里，蕭天聰氏之所作

❶「亞」，四庫本作「臣」。

也。鳳岡之蕭，爲吾邑鉅族。其先當宋南渡之際，來自金陵，迄今凡若干世。其人之衆，殆逾萬指。自天聰高曾而上，雖未有顯者，而率以《詩》《書》爲業，以行誼相惇，表然鄉邑之望。觀於楊文貞公所爲其族譜序，概可見矣。序中所稱太學生信立，是爲天聰高祖，後官交趾中衛經歷以卒。經衛之子孟震，繼起徵辟，歷教當塗、武康、揭陽三學。揭陽之子仁育，復起鄉科，擢知江浦者九年，治行尤著。於是蕭氏連三世以顯。而此三君子者，不惟飭躬修行，無忝其先而已，又皆有及人之德焉。天聰爲江浦冢孫，其父曰貴仁，孝友克家，而享年不永。慶鍾其子，妙齡秀發，綽有猷爲，以群從之繁，而舊居之隘也，乃增市傍近地，❶別築室一區以居。既成而名其中堂曰「承德」，其志良有在矣。間來請文爲記。

余家於蕭氏累世契好。吾兒琰，復與天聰連姻。非余記之，其誰宜？夫人之所以生，必有得乎帝降之衷，不徒然也。具之於心則謂之德性，行之於身則謂之德行。行有萬不同，性則一而已矣。自吾身而上，以至吾之高曾，又上至於厥初生民之祖；由吾身而下，以至吾之曾玄，又下至於不可勝窮之世，孰不有此德性已乎！皆有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詒父祖羞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所仰，而爲之子孫者，或乃弗思弗率，以流於污下之歸，不亦可哀也哉！聰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意，其於持身

❶「傍」，四庫本作「旁」。

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乎？夫義重則利輕，公勝則私滅，所宜致思而力行者，其要無出於此。誠使惟公是秉，惟義是由，則德性無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勖諸！今既有以承乎前，後寧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不壞也。堂之規制，前廳後寢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〇月〇日，❶後三年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歲以中元日行事。凡在陪位與燕列者，頗有義例爲之損益。然常不下千數百指，可謂盛哉！成化間，堂宇頹敝，租入或不登，先世墳塋之散在他方者，亦曠不時省。其族之傑曰士舉翁，力倡族人修輯經理，且於堂右作祭掃亭以視牲殺，左作宴會亭以展旅酬，而祠之規制益備。少司寇省軒公所爲記，可考也。

正德初元，祭畢而燕，翁嗣子之恭甫乃言於衆曰：「禮於先祖有四時之祭，今吾祭先之禮，得無簡乎？盍相與圖之？」於是其族父士獻、正源二壽官，正秉處士，及其諸兄弟姪輩凡三十一人，謀以克諧。乃各出己資，别市良田若干畝，歲收租穀，以畜以釀，於春秋及冬諏日之吉行事，一如中元。顧其品物未能如中元之豐，則不敢以祭名，而姑名之曰時薦，其亦慎哉！方圖請文刻石，以垂示久遠，會余蒙恩歸省，

❶「〇月〇日」，四庫本作「八月晦日」。

於是峻〇三人奉諸長者之命來，❶以文事見屬，意甚勤也。

夫祭先之數，以時而四。在禮與法，自大夫士以下，❷蓋無不得爲者。禮法之所得爲，固不容簡，而無財不可以爲悦，亦豈獨今日爲然哉！今曾氏諸公之爲斯舉也，心固存於孝，財亦副其心，使古禮之未盡行於今者，一旦光復於其族，其爲美之大小，何如也！余以通家誼，重獲聞美事，其可不書？惟此祭田，實三十一人之偉圖，其子孫當世守惟謹，俾三時之祭，常與中元迭舉，永永無廢。才良繼出，容有增益，第隨時致其豐腆，而無敢爲黷，豈不有光於孝德哉！請以是爲記。凡三十一人之名號，與田之段落及租入之數，一一列諸碑陰，來者其有考也。

閑齋記

齋以「閑」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爲累邪？然則安可不致夫閑之之功！邪既閑，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於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既具，衆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真而即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違聖人也，或幾於霄壤矣。蓋邪之爲累如此，不有以閑之，可乎？夫閑，闌也，所以止

❶ 「〇」，四庫本作「等」。
❷ 「大夫士」，四庫本作「士大夫」。

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於内，必嚴以防之，使其無間可出；可欲之物引於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間可入。毖其大，無忽其小，慎於始，無懈於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群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閑之而自無不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爲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閑之惟艱也。在昔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爲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顔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過之不貳，此則閑邪存誠之明驗也。然非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閑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充其志哉。

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既足以及之矣，方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閑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爲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爲宗伯之貳，蓋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甚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然。晚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吏部題名記

建官之法，源於邃古，至周而益備。三公論道，三孤貳之；六卿分職，取法於天地四時，而天官卿實掌邦治。天官雖與五

官並列，然五官之得人與否，亦必由之。故其責任尤重，《傳》所謂「天子之相」是已。周家治化之盛，歷年之久，前後鮮及。雖由文武成康，賢聖繼作，抑豈非建官有體，職分勢一，相與左右維持之效哉！嬴秦事不師古，亦既罔終。由漢以來，規制率相沿襲，未有能卓然盡復《周官》之舊者，其治效之不古若，無足怪也。

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開萬世之基，制治保邦，一惟有周是式。乃洪武十三年，斷然革罷中書，天下大政悉以分屬六部，而升崇其品秩。於是尚書秩正二品，左右侍郎秩正三品。凡中外百官，封拜考課黜陟之事，吏部掌之。列聖相承。凡用爲吏部者，恒極一時之選，而冢宰之蒙簡命，禮數特異。若夫勳勞茂著，則三孤是加。及其卒也，往往三公是贈，申之以易名之典。任之專，待之厚，而其人之所建立，光明碩大，亦班班可數。治隆化洽，端有賴焉。雖嘗驟值權奸，擅作威福，若無所容其力者，徒以體統素正，品式具存，猶得慎守堅持，默救潛扶，以需大來之慶。夫然後有以知我聖祖之稽古建官，慮周萬世，而收其效於近日者，亦云偉矣。

今天子初即位，首用趙郡石公爲吏部尚書。俄入掌絲綸，亟召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太原喬公爲之代。至則修明紀法，舉措惟允。孜孜夙夜，以翼維興運。與石公先後一心，朝野欣欣，以爲太平可歲月冀矣。公視事稍暇，日考求前人名迹，以爲尚友之資。已而得大司徒九峰孫公所集《兩京吏部題名録》，參互考訂，乃戒工礱石，次第書而刻之。將樹於部之後堂，以表交承，存法戒焉。惟吏部之稱於北

京，始自永樂辛丑，迄今嘉靖壬午，凡百有二年。中間十六七年，雖仍以行在吏部稱，然大政所出，固無改也。故今題名之刻，斷自永樂辛丑始，卿佐凡百〇十〇人。其在南京及辛丑以前之行部，皆不與焉。後來者可得而續書也。刻垂畢，某適承乏南銓，公遂以記文見屬。顧惟不敏，再三辭避而竟不余釋也，乃勉書其顛末如此。若其人之孰爲可法，孰爲可戒，觀者當自得之，要豈出於公私、義利兩言之外哉？是爲記。

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爲先務焉。而凡爲民師帥者，亦皆預有其責，其祇其怠，而興廢繫之矣。凡教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誨誘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陟降瞻依之地，藏修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則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之舉，誠亦有資於教事，有不容概以末節視也。然其所望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爲第一義。凡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博學而慎擇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於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爲有無於斯世哉！

韶爲嶺南名郡。在唐有張文獻公，在宋有余襄公，皆其人物之表表者。郡故有學，自宋景德間創立，迄今垂五百年。中間屢壞屢修，而其頹敝莫如頃年之甚。蓋郡嘗爲傜寇所踐蹂，繼以師旅之供給，公私匱乏，而修葺不時，無怪乎其然也。今天子紹統之初，九溪周侯叙，以前大理正起自謫籍，來守是邦，急民之艱，一意拊循。爰及期年，民用蘇息，而歲復大稔。乃喟然嘆曰：「廟學之修，此其時哉！」會有僧徒以因果誑人，而掩有其所施。事發，當没入其銀四百兩，遂擬以給諸費，不足則議毁諸淫祠，通融以益之。以白督撫右都御史張公嵿、巡按御史謝君珊、凃君敬，❶皆報如議，於是涓日興事。若大成殿、儀門及靈星門，若明倫堂，皆撤而新之。若兩廡，若四齋，以及號舍之類，則皆因而葺之。又新作堂二，以會講，以習禮；祠二，以祀鄉賢、名宦；門一，以表泮宫。殿中塑像加精，兩廡仍用木主。經始於嘉靖改元壬午之冬，落成於三年甲申之夏。材良工善，計必經久，輪奂之美，迥軼舊觀。於是學師生相與謀曰：「兹學之新，凡以爲吾徒計爾。」顧其費省而功倍，非吾侯詳與經理，勤於督視，未易臻兹。盍紀其成功，刻之石，以示久遠？郡倅臨江符侯錫，聞而韙之，樂贊其成。以余嘗莅南雍，有一日之長，乃具書及事狀，遣學訓導張杞芳來謁記。余聞周侯往以忠諫獲罪，賢名已振於一時。及起而莅韶，政有以宜其民，而爲士者亦皆樂從其教。至於修舉廢墜，其成績又章章如此，不賢而能之乎。然學既一新，第不知諸生之所以學者何

❶「凃」，四庫本作「余」。

也？誠能遺近小之圖，而厲其遠大之志，由吾之説，以底於學之成。處也德足以熏其鄉，出也道有以周於用，風俗之厚，治化之隆，皆能有補於其間，則其卓然爲一代之偉人也必矣。伊、周、顔、孟，猶將可及，矧其鄉先正乎哉！余既嘉周侯之功，又感符侯之書能達其意，故不辭而爲之記。且因以致丁寧於其學者，計亦諸君之所樂聞而不厭也。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曾氏故居泰和之文溪。自俊甫、新甫兄弟，始分居城西檀樹巷。再遷韋家巷者，遼海翁子永也。三遷雲亭鄉之月岡者，耕樂翁士敏也。至公又自月岡遷文水，於是乎有專祠焉。公諱瑀，字儒玉，素菴其號。耕樂仲子，遼海曾孫，而新甫七世孫也。起明經，授南陵訓導。九載考最，擢知光山，陞廣安州守。連丁家艱，服闋，改沅州，久之引疾得謝。享年若干歲，考終於家。公平時恒病，舊居湫隘，欲他遷而不可得。一日偶以事憩文水上，徘徊瞻望，若有契焉。已而徧叩堪輿家，皆以爲宅地莫善於此，公志遂定。厥基既廓，乃市良材，構廣廈。落成之日，遂徙居之。顯敞邃密，垂後裕如矣。

公有七子，考、陞、任、憲、瞻、忠、晚，皆能立。公卒後若干年，憲致桂陽令事來歸，乃與諸兄弟謀曰：「先公官至大夫，基開文水，所以覆載我後人者，功德甚盛，子子孫孫詎能一日而忘報邪！[1] 夫情之所不能忘，則禮固有當講者矣。」議以克協，

[1]「子子孫孫」，原作「子孫孫子」，今據四庫本改。

乃刻木肖公像，奉爲文水開基祖，祠於正寢之東。創置祭田若干畝，以次收其租入，具品物，歲以中秋後一日，公之生旦，迎神像出莅中堂，致特祭焉。配以元配封孺人蕭，而郭氏、章氏、周氏三孺人皆與。祭畢而燕，小大均霑。行之既累年，復恐後人未知其深意之所存也，乃來拜謁余文，將刻石垂示永久，俾勿替。余觀桂陽兄弟之意，蓋以文水之遷實自公始，子孫將百世賴之。異時雖服窮親盡，報本之祭，斷不容已。然必自今有舉，則以嗣以續，庶乎可至於無窮，而公得以長食其報。雖考之於古，未必盡合，要其心之篤於孝，則賢於流俗遠矣，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後之人尚相與深念之，因其禮之有常，而每致其謹，隨其力之可及，而益致其豐，篤學力行，懋圖無忝。吾知幽明一理，有感斯通，公於冥冥之中，所以監觀厥誠，而錫之祉福，宜亦有不容已者矣。然則曾氏之盛，詎可涯哉！余與桂陽兄弟文字交，是以不獲辭記，而因以告其後人如此。任擅名鄉校，累舉無所遇，今始膺貢上春官云。

江藩重建滕王閣記

滕王閣，自唐永徽中創建，其後蓋屢廢而屢興。南昌之版圖初入我國朝，遺構猶在。聖祖親征僞漢，嘗於此宴諸將領。既而頹壓以盡，遺址亦頗淪於江。正統初，布政使吴公潤，始於其地築館，作迎恩之堂。景泰中，都御史韓公雍，復於堂後建重屋，取韓記中語意，名曰「西江第一之樓」。成化乙酉，布政使翁公世資，再加修葺，始復其名曰「滕王閣」，於今六十餘年

矣。自逆濠搆難，戎馬之跡相尋，閣以益敝。今都御史武陵陳公洪謨，❶以宏才偉望撫循江右，百度既飭，爰及於兹。謀協於鎮守太監黎公〇、❷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潘公希曾、巡按御史秦君鉞、徐君岱、清戎御史潘君壯。議采於三司，諸君遂撤其舊而重建之。閣凡七間，高四十有九尺，❸視舊有加。堂凡五間，大門前峙，其壯皆與閣稱。閣之後爲堂三間，以祠文文山、謝疊山二公，名曰「二忠祠」，蓋以義起者也。自大門以達於祠下，左右各有廊廡，以次相承爲間，通計三十有二。祠有垣，稍拓其址，周垣凡七十四丈有奇。經始于嘉靖丙戌季秋，落成以丁亥春仲。蓋出羨財以僦工，故民不勞；移在官閒樓以爲助，故用財省。瓴甓甃石，皆取諸廢邸，丹漆諸物，一出於和市。堂堂藩府，連城數十，樓觀相望於遠近，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傑出者也。僉謂兹役不可以不書，乃走使山間，徵文爲記。

吁！記斯閣者多矣，必其文之典，人之賢，斯其行之也遠。以欽順之荒陋而當是筆也，其可乎？然竟不獲辭也。惟斯閣之勝，著聞自昔，傳九百餘年以至於今，似有非偶然者。然在異時，要不過以備登臨，寄游觀之適；其在今日，則於時奉迎詔敕，於時館穀使介，於時宴餞賓朋。政體之所關，衣冠文物之所會，固當與異時異視。況於表章忠烈，廟貌顯嚴，高山景行，嚮仰斯在，其關於世教不尤重乎！則諸

❶「洪」，四庫本作「宏」。

❷「〇」，四庫本作「玠」。

❸「九」，四庫本作「六」。

公之協心以成是役，誠亦有非徒然者矣。蓋古之君子，凡有興作，未嘗不致其慎。至若維持政教之具，爲天下國家之所不容已者，則往往相先相勸而爲之。故觀於是役之成，而君子之政可知也。或乃徒以爲續名蹟於往古，崇一方之偉觀，豈足以盡之哉！ 維時圖議克成，藩使則孫君修、葉君相，參政則方君楷、馮君馴，參議則陸君溥、張君懷、邵君天和，憲使則張君羽，副使則林君大輅、李君緋、何君棐、徐君一鳴、沈君良佐，僉事則高君賁亨、鍾君雲瑞、陳君璧、趙君光，都閫則馮君勳、劉君璽、王君寧、張君鑾也。二忠之議，發於前提學副使周君廣，移樓之議，發於前僉事汪君應軫。❶ 督工則藩司照磨黄某、南昌衛指揮孫某。法皆得書，具書以爲記。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科第之奮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爲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兹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學宮，謂失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爲己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爲助。侯

❶「汪」，四庫本作「江」。

大悦，亟以書白于提學、監司，于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庭廨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于周垣通道，治之皆遍。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爲完整，化湮漫爲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鵠，訓導沈君良、陳君彝，乃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且因以勵其學者。先之以諸生羅動、劉宏，已而相率偕至，禮恭而義懇，義不容以衰鈍固辭。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爲第一義。蓋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與造化相爲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列聖相承，所以敦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説，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爲學，往往脱略章句而注心玄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爲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

而顯摘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説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汚，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

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兼舉，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强立不反，有以踵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爲可紀也。諸君子尚思國家之所以教，益自毖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門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之，然莫詳其所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兼取其制，名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蓋其慎也。

吾邑儒學靈星門，嘗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岌岌。邑大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拆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瓴甓加密，藻飾加精，視大成門殿良稱。門舊臨通道，民居蔀其前，相去僅踰丈許，既隘且褻，上下胥以爲病者，蓋亦有年。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承命，遂以善價庚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尺。爰設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而其壖劣通往來，以從人便。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季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也，進止

周旋，行列克整，襟佩濟濟，廓其有容，人心之祗肅，殆有加於前日者矣。學師生僉謂玆盛舉也，不可以不書，乃相率過余，請爲之記。

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敦教而育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無二致，爲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謂之知學；爲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雖則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乎！故或安於苟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爲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壯以易撓，闢地以遠褻，設屏以致嚴，妥聖靈於穆清，慰輿情之素歉，爲所當爲，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而推之天下，寧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蓋凡爲學之所講求，爲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乎事物之外。惟物循其則，事適其宜，則道即此而行，而其爲聖人之徒也，無愧矣！敢因記侯之績，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亦庶乎其有發云。

世德堂記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所貴乎知而傳之者，豈徒然哉？必將惕然有所深思，勉勉焉惟祗承之是務。俾前人雖遠，而其志趣之正，於我乎常存；事爲之美，於我乎常新。聲以實延，有隆無替，斯其可以爲明矣，斯其可以爲仁矣，爲人子孫之責，斯無

負矣。苟其行之弗力，而徒以爲談美，用誇詡於人人，人雖羨之，亦或疵之曰：而祖而父，信乎有是善矣，而何爲獨不然？夫如是，與夫弗知、弗傳者，有以異乎否也？豈惟無異，將不反爲之玷乎？

余姻家鄭君宗堯，嘗作堂以居，名以「世德」，而請記於余。君之所以爲明且仁者，其有在矣。鄭氏世居吾邑之大瑞里，系出宋端明學士忠穆公轂。在國朝，有中進士舉，官省郎者，衣纓門第，蔚爲鄉邑之望。吾家既與之世好，而凡出入城府，必經其門。余蓋嘗屢造焉，因以多識其父兄子弟。觀其重倫理，循矩矱，惇本而務實，心之好之，自不容已。而通經學古者，亦累累有人。氣習之薰漸，風聲之流衍，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世德之可徵者，不有在於是乎！余又聞君八世祖叔文，嘗以凶年設羹飯於通衢，往來饑餓者，皆取足而去。高祖英可，嘗割田若干畝，與殊山院僧協建里之雲津橋，人免厲揭。復立一亭於橋左，風雨倉卒，獲所庇焉。久之江漲橋毁，君之先子廷器，復倡率群從，買田造舟，以嗣其功。仁厚之存，有徵於行事者，後先相望。其他善蓋不止此，而鄉人所頌，必此爲先，宜乎君之不能忘也。君早克自樹，内修孝友之行，外適應酬之宜，潤屋之餘，尤喜兼濟。纓冠束帶，身以義榮，可謂無忝其世者矣。顧兹華扁，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令子賢孫，耳濡目染，誠率由其訓，法而靡或怠，斯堂之著聞於時，將必有永矣。余長男琰，壻於鄭，辱君之愛爲多，乘間輒以記請。知君之惓惓於所重也，於是乎書。

江西察院題名記

凡公署之有題名，其來尚矣。原其所以，將使後之人覩其名而求其迹，以無失乎取舍之宜，政理之資於是乎在，非徒紀交承、存歲月而已。況御史之按行外服，事權之重，迥非他職可比。賢人君子，膺受斯寄，爲之必以其道。其流風餘韻，固有漸被於久遠者矣。而江西察院乃獨無題名之石，使凡赫然可仰之名迹，與夫自崇自用者，概泯於無聞，非缺典歟！嘉靖八年秋，三原穆君相寔被簡命而來。勤勵精詳，風紀聿振，爰以餘力，興言及此。乃自其所代儲君良材，泝而求之，至蔡君英而止，僅滿百人。蔡君來按，在天順年中，迄今僅七十年，而其前無復可考者矣。其姓名之幸存者，字或未詳，邑里年次亦多闕略。君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俾鐫諸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伻來屬記，固不獲辭。

夫人之生也，父命之名，無貴賤賢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板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貴者，而賤者弗與焉。高官要職，自昔不爲少矣，若夫史册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者，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以爲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威，大體得則不煩而理，❶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遠被者，非若人而何？今題名之石既立，以此三者求之而有合焉，則其人皆我之師也；以此三者求之而靡合焉，則其人亦我之資也。穆君惓惓之意，實惟在

❶「而」，四庫本作「爲」。

此。後之君子，其心不亦有同然者乎？《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如是，豈惟大江之西十有三郡之民長受其賜，所以裨益國家之政理，亦多矣。察院舊在按察司左，今之所在，乃廢府承奉司。數年前嘗爲巡撫都院，比裁革巡撫官，乃奏請更定於此。隨宜增損，規制益備，而舊廨則改爲南昌道云。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禮之行於家者，惟祭爲重，所以報本而追遠也。此人道之大端，孝子慈孫之至情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制度儀文猶有可考，而因陋就簡，其來已非一日。雖貴窮卿相，❶有家廟者，亦云鮮矣。知禮之君子，蓋深病之，於是乎祠堂之制起焉。其爲制也，蓋參酌古今之宜，而通乎上下者也。是故家有祠堂，則神主有所藏，人心有所繫，昭穆有序，尊親並隆，仁讓之興，未必不由乎此。其有裨於風化，豈小哉！

吾邑故家稱山東王氏，其先世居仁善鄉之鯉湖巷。鯉湖則遷自吉水帶原，譜牒可徵也。至益齋先生，當宋淳祐中，以明經辟爲邑學司訓。嘗經由山東，樂其風土，始命其季子季可，卜里之下洲，徙而居之。季可四子：和甫、信甫、文甫、末甫。信甫、文甫，又分居上洲，相去僅里許，迄今年垂三百。生齒之蕃衍，資産之豐碩，文物之敷賁，談者尚之。下洲舊有祠堂，歷年滋久，親盡服窮，而祠益廢。於是其

❶ 「窮」，四庫本作「極」。

族之彦履文、履邲、履郕、秉鍛、秉衔、秉順，聚族謀曰：「木有本，水有源。惟益齋府君，吾闔族數千百指所從出也，其可忽忘？必祠而事之，報本之義，庶乎其少盡耳。」衆皆響應。乃市良材，鳩善工，卜嘉靖戊子仲冬之吉，即遺址作前堂四楹，後堂二楹，外爲大門，表以綽楔。深廣悉仍其舊。後堂以藏主，前堂以陳俎豆。歲以清明日，有事於益齋府君，季子及四孫配焉，禮也。其四代之祭日，皆更卜。去祠堂遠者則於正寢。禮制既協，而情意亦周。若諸君者，謂非王氏之孝子慈孫，可乎？履郕、秉順，俱邑庠生，而余知履郕最久。兹館授余家，因與履文輩來請祠記。余既嘉其所舉合義，又嘉其群從温雅端厚，有足徵其世德者，遂不辭而爲之書。然嘗聞之《詩》有「永言孝思」之訓，凡爲王氏之後人者，尚相與飭躬砥行，篤志問學，益圖所以光大之道，斯爲孝之至也。記成，因以是申勸焉。❶

❶「以是」，四庫本作「是以」。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三

序一十五首

贈太守張公之任吉安序

夫分符佩印，有數百里之地，而君之所以正不正，齊不齊，俾四民安其居，庶事得其理，趨走之吏罔不祗率厥職，以交贊其成功。感化固繫於躬行，抑亦仰視朝廷福威予奪之權，以爲進退推移之用也。雖然，權以濟務，常戒於下移；躬行以立本，必始於慎獨。二者固常相須，未有本亂而末治者。或者於隱微之地，檢律稍疎，以爲無足深慮，曾不知姦人之陰圖密伺，常思投閒以逞也。其謀幸而一遂，則吾福威予奪之用，殆不能無所齟齬。由是四分五裂，弊端百出，乃不得已而甘爲一切苟簡姑息之治。是以政多麗雜，而民有不勝其病者焉。嗚呼！焉有仁人在位，而可以病民也。

今年七月，錢塘張公孟端，由前青州太守起復，改任吉安。吉安，江右劇郡也。領邑惟九，民户多至數十萬，財賦之入，往往倍於鄰封。朝廷不輕以授人，亦明矣，乃今以授之公。欽順聞諸縉紳之知公者，謂公篤學好古，於世味淡然，顧嘗慨然有濟時利物之志。又謂公青州之政，公平縝密，民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已去位，而人猶思之，卓然今之良守也。噫！公之名實見推於縉紳者如此，信乎賢遠於人。然則銓曹之所薦聞，天子之所簡命，其果不輕也哉！今也往蒞吾邦，邦人士女，方日

徯朱轓皂蓋，於螺川鷺渚之濱。振久斁之頹綱，昭躬行之實德，福威予奪，風行草偃，使善者有所恃而益勤，惡者有所畏而不敢爲。厥有恫瘝，一朝脱去，而免於呻吟愁嘆之苦，不於公有望乎！凡朝紳之吉産者，亦皆以是望公。於其行也，俾欽順引而伸之，以爲公贈。欽順不敏，固知公之優於是也，而復效其愚見者，豈謂果能有所增益於高明也哉！

送岑德充歸瓊山序

瓊山岑德充，弘治乙卯以《詩經》領廣東鄉薦。今年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得告，將南歸展省。太史蔣先生敬之，屬余贈之言。先生與余，皆故少保丘文莊公門人，而德充，公子壻也。推敬愛公之意以及吾德充，其贈言也固宜。然先生受公之知尤深，而與德充游且久，先生有言，德充無弗信也。而臨別之贈，顧以屬我，豈以余言爲能新德充之聽也哉？且文莊公文學行誼，師表當時，高風遠韻，漸被來世。德充早以美材處貳室，誠親熏而炙之，計其所得，殆非他及門者可比，固將駸駸於高大。而爲爵禄功名所迫逐而不置，又奚取於余言哉！况余雖心厚德充，然從游之日淺。其深言之歟，鄙鈍之質不足以自徵；其淺言之歟，又非先生所以見屬之意也。余將何以爲言哉？雖然，言惟其當，不必自其口出可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德充平日之所聞知，不於其師，則於其友。於其淺者，固有所不屑；於其深者，必無所不至也。顧所以尊而行之者，果何如邪？

歸矣懋哉！必其所立有在於爵禄功名之外，而後無負乎師友淵源之懿，且有以爲之光矣。

送通判劉君復任杭郡序

杭爲浙江三司理所。中官郎、御史銜王命，懷公牒，以蒞事於浙者，❶往往建牙分司於杭。故杭之務，視浙中諸郡爲獨繁。守倅恒日不暇給，且其勢無專決之便，而所見又多難合之情，彌綸稍疎，則四面之責交至。蓋其難爲如此，而吾郡劉君兆文倅杭，獨以勤慎詳敏著名。會詔有司，舉下僚才行卓異堪任京職者，浙藩遂以君應詔。詔初下時，吾郡士夫嘗相與物色下僚中，求吾郡人之可舉者。得兆文，皆曰：「試以觀舉者之得失。」既而藩司薦章至，果兆文也。則又相與言曰：「古所謂公無私者，其諸兆文今日之舉乎！」方日徯其升于王朝，而兆文適以三年之績來獻，吏部考其績，果最。然未遽陟也，復還之杭。夫陟明以三考，固唐虞之法。然當其時，未必固執常法，以待天下非常之士也，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崔裴率意改爲，以人徇法，而抑揚高下，漸失其序，其流弊至於今未除也。雖有豪傑之資，負挾器能，一沈下僚，卒無以自振。使其英華果鋭之氣，恒消沮於簿書期會、奔走迎送之間，是可惜也。以此而望庶事修，天下治，豈不難哉！

今天子勵精圖治，深惟變通之宜。明詔一下，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而權衡人物者，方將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

❶「者」，四庫本作「省」。

仰承德意。然則兆文雖未遽陟，吾固知其不久淹於杭也。雖然，在吾黨自處，顧當以高下遲速置之意度中邪？杭固不得久淹兆文，如兆文汲汲以去杭爲快，則所以自任者，亦異乎君子之道矣。吾又知兆文當欣然而往，俛焉益懋其所有。事道久而益信，名久而益彰，可以任重道遠無疑也。兆文還任，將假道金陵，拜其兄南臺侍御君。侍御君，賢者也。怡怡之際，試出吾言示之，其必以爲得切切偲偲之義乎！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軺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爲令於此，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爲，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見之。夫猷、爲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爲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僨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爲；必明義利之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不屑。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爲君子人已，蓋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爲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

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歆羡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爲。雖然，蓋嘗聞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宦成」，兹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爲後日之資；宦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乘堅策肥，以翱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聞，以勸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兹言相與切磋之。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敕鎮瀘序

瀘爲川蜀南門，其外皆剛夷惡獠，難安而易動。朝廷於是特置按察副使一員，加賜璽書，俾之飭戎兵，明法令，以控制其地。環瀘千里，皆在其掌握中，蓋一方安危所寄也。然必得廉重剛介，達於人情物理者，乃能使其人畏威懷德，祇若王度，以各有寧宇。不然，彼將肆無忌憚，侵禮而犯義；❶或自相讐賊，至紛結不可解紓，而蜀以多事矣。

今年秋，前奉璽書者他徙，詔以刑部郎中尹君孔彰爲四川按察副使，往莅其任。君以進士官刑部凡十餘年，精白一心，威富兩訖，聲實焯焯著於時。會詔舉賢才，少司寇屠公奏曰：「臣備員卿亞，當舉堪任方面者。竊惟臣屬雲南清吏司郎中尹嘉言，處繁劇之司而斷無留獄，秉固執之操而積有年勞，臣竊以爲於任方面無忝。」及是命，君子莫不以爲宜。余與君同鄉，而君實先進。雅不余弱，辱相與忘年。

❶「侵」，四庫本作「失」。

蓋嘗語及立身行己之方，君曰：「所貴者始終一節爾，有初無終，厚自待者不爲。」余竊謂其言可以厲鄙夫，敦僞俗，充其志也，其於任重而道遠，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於是卿大夫士之同鄉者，屬余言以爲贈。

余聞先王之制，詳内而略外；聖人之訓，悦近以來遠。蓋實德有以及人，則風聲自然動物。法設而不用，令出而不違，而所謂戎兵者，特爲萬一之備而已。其或詳略失宜，先後無序，惟臨之以法，劫之以威，以求率服之功，未有能濟者也。以君老成練達，奚待余言。蓋頌不廢規，斯贈言之體，且令後來之頌君者，將考信於余言也。君方便道還家，獲拜尊兄宫保先生於澄江之上，惇友于之樂，慰契濶之懷，必有遠猷以贊長策。區區常譚，將無以爲覆瓿之用乎！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雖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間有循資序稍入優品，而卒不得爲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必得通經學古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自進士科者，特蒙異視，其褒揚登進恩典，視舉人輩恒優。又豈不以進士者，天子之所親策，拔其魁然傑然者於群衆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爲令者又如此，爲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於謹送迎、精簿書、趁期會，而於民之痛痒，靡切

於身。俗之迷溺，無改其舊。烏乎！其無乃非朝廷所以嚴重優厚之意乎！

吾友蕭君以仁，世其從祖太子少師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爲人純實豈弟，有愛人之心。由己未進士，選爲揚之江都令。吾以江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矣。顧惟其地四通八達，賓客之往來者，踵常相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未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一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得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吾欲安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則夫送往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爲哉？大凡人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在勉强而已。故曰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賢如以仁，亦有當戒者乎？誠不恃其所長，務兼衆美以爲用，其不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官，鄉邑故事當有文字爲贈，謂余職載筆，不容以他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諸君之意而已。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群庸，寓獨靈於衆塞。故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其於耕稼之勞，鄙賤之事，非徒不屑，亦所不

暇，非徒不暇，正亦不必親也。夫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在我者，皆彼所不能，豈不有命存乎其間哉！受天命以爲士，然而自修之不力，亦將無以異於蚩蚩者矣。夫禮以立其本，義以達其用，此士之所當自力者也。故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行此也。始於言行之常，而極於神化之妙，時而達焉，則彼三民者，皆將賴我以生，而不得不爲吾役。時而窮焉，則美實之在我者固無損，敬愛之得於人者亦無間也，夫安得不貴乎！今夫褒衣峨冠，誦讀《詩》《書》，操觚染翰，而能爲文詞者，❶世之所謂士也。其名是矣，夷考其行，或有農工商所不爲。然方竊其名以進取，下者得丞簿，高者至公卿，役天下之農工商，以養其身，以植其家，而於此三民者，曾靡絲毫之益，其不爲此三民所夷視者，鮮矣。名貴而實賤，豈不大可羞哉！豈不有負於天之所厚也哉！吾爲此懼，蓋常俛焉，日有孳孳，以從事於禮義而未能也。有能從事於斯者，固吾所樂交以求輔焉。

吾邑歐陽從龍，英年美質，學博而才充。其存心制行，皆自期於古人，居常慨然有濟時澤物之念，此真吾所樂交者。既舉進士，擢行人，然局於其職，不得有所施設。兹者奉使遼藩，水行且萬里，見聞之充拓，諏謀之周咨，其所得，當自此益富，異時所就，其可量哉！故於其行也，相與極論爲士之道，以附贈言之義。君方便道過家，省侍二親，稱壽之暇，試以余言爲尊君太守先生誦之，亦足以知君之取友，有非善柔便佞者矣。

❶「詞」，四庫本作「字」。

贈僉憲姚君提學湖廣序

國朝學校之設，在洪武初已大備。其以提刑、提學，則始自正統間。或副或僉，初無常官，惟上所命。提刑主於推鞫選授之際，率以其才；提學主於化導，非學有本原，行可師法，欲其振起群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❶而收作人之功，蓋亦難矣。嗟夫！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飫史，著爲文字，粗有條理可觀，輒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弟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固茶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於天下國家也邪？天下之大，非無豪傑，然而待教以興者恒多。方今振起之任，賴有賢提學耳。夫先其本，後其末，賢者之道固然。於其本或不究心，末雖詳，奚益？此余於姚君秀夫之行，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君世家信之貴溪。余嘗聞其先君子以經術發身，累官陝西提刑僉事，至君克世其業以顯，而知其學爲有原。又嘗聞君治水浙西，於水利十得七八。在刑部尤以詳慎著名，而知其學爲有用。舉進士垂二十年，官始再轉，歷官凡五考，而先廬不益一椽，於是又知其行爲有恒也。以其學行之懿如此，其爲群士之表率也固宜。故其擢憲僉提學湖廣，知者皆曰：「是必能振起

❶「進進」，底本墨批圈去一「進」字。

群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❶不徒以程試無失爲能而已。」夫人相與稱君所能，固在此而不在彼。君兹往莅厥職，能不究心於其本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余愚無識，亦非能言者，而意之所至，有不能默，矧重以程君廷臣、楊君文淵之請，於是乎言。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丞與令，均受百里之寄者也。其位固有等差，然爲之苟得其道，則民之父母之也，一而已矣。夫能使其民親之如父母，其聲實之美，雖高官厚禄者，亦或有所不逮，孰有以其丞而輕視之者乎。是知人之輕重，不在於官，而官之輕重，實繫乎人也，審矣。故知道之君子，未嘗苟慕乎外，至其所以自任，則不敢不力焉。

吾友李君廷模，夙承家學，厲志研鑽，其經術明而行修謹。以上舍生入選，得揚之寶應丞。於其素所自許，與朋友之所期待，皆不副也。❷而其言曰：「位之高下，非我所能爲；丞之輕重，在我所自致。我其敢不勉圖，祗遹我祖，以爲吾丞重哉！」其言如此，是其學足以知道，而勇於自任者也。蓋廷模之大父信圭先生，嘗爲清河令。以廉公豈弟，協於其民。秩滿擢知蘄州，清河之民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耆老數百人，相與走伏闕下，乞以還。當是時，天下皆知李清河之爲良吏也。後先生超陞處州太守，然未久遂卒。故其名特著於清河，至於今，清河之老長，猶稱頌不

❶「進進」，底本墨批圈去一「進」字。
❷「副」，四庫本作「負」。

忘也。使廷模一由先生之道，以惠寶應之民，廉而無欲也，公而無私也，豈弟而不爲殘賊也，則民之所以歸心廷模者，將何以異於清河之民之愛戴乃祖也哉！夫得民心者，仁之功；繩祖武者，孝之實。仁且孝，君子之道備矣。夫以君子之道自任，厚自待者也；以君子之道望諸人，待其人之厚者也。廷模誠厚自待，吾詎敢待之以薄也乎？故因鄉郡諸君子屬贈言，遂書此以申愛助之意。

送武平掌教段君之任序

余家居績學，時與蕭君時堅數往還，相與下上其議論。志同嚮，道同歸，久而益孚，皆自以爲莫逆也。既又因時堅以交段君廷廣。廷廣學優而識正，文名勃勃，爲儕輩所推，而言動皆依於禮，余益敬重其爲人。三人者，時堅最先領鄉書，❶廷廣視余稍後。今年春，余忝預禮部同考官，二君皆在試中，皆治《尚書》，正余所考者。余意必得二君，寘諸高第，以竊知人之名。比塡乙榜，見廷廣名氏，爲之惘然自失。猶冀得時堅一人，尚可少慰鄙心，而時堅竟亦不第。余竊自咎以數十年相知之深，而不能識拔於一旦，此則不明之過，有不可掩者，敢謂諸君得失有命乎！

余既事寧家，二君辱來過，相勞苦如平日，幾微怨懟之意，不見於色辭。余方以失人爲愧，觀二君之所自待，與所以待余者，又不能不爲之喜。然則余三人者之相交，豈苟然哉！廷廣竟以例拘，授汀之武平教諭。今例以乙榜司教者，苟有成

❶「書」，四庫本作「薦」。

績，不俟秩滿，得再預禮部試。則余雖失廷廣，當終爲明主司所得，夫何慊乎！廷廣之行，時堅謂余宜有言贈。顧余非能言者，試舉《尚書》一二語，爲廷廣申誦之。

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爲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强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銜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爲也哉！廷廣之先祖翰檢公，嘗爲太學師，學行表表可述。今東平郡博廷舉，於廷廣爲從兄，亦能以師道自持。嗣美聯芳，在廷廣必無難者，余尚有以考其成焉。

曲山蕭氏族譜序

廬陵蕭君一道，以國子生需選都下。間奉其族譜，求序於余。余舊聞曲山蕭氏爲廬陵故家，然未及見其譜，及今乃獲。究觀其源流，詳考其文獻，而知其久且盛也。蓋其先有曰文昌者，當五季時來自長沙，定居曲山之下，迄今垂六百年。昭禪穆承，傳世凡二十。支分派别，計指凡數千。而衣纓科第，後先相望。蓋文昌之後六世，則有仁化縣尹顯於宋。後仁化七世，則有翰林修撰。又一世，則有兵部尚書，繼顯於國朝。其間領鄉薦，升太學者，固累累有人。而其處者，亦多能惇修行檢，守《詩》《書》之業不廢。故曲山之族，

表然望於廬陵。一道近擢桃源縣丞，其於文昌，蓋十七世孫也。

族故有譜，創修於仁化尹，繼修於修撰尊府、贈左都御史樂存先生。而修撰公暨其從子尚書公，又相與補其未備，欲鋟梓以頒示族人，未及也。一道嘗慨然有志於是，乃謀於其族祖國子生養惠、族父國子生敬諫，相與考按成法，增書世次。凡譜之舊，不敢毫髮加損，惟於譜後，別爲《仕蹟志》，具載族之顯者本末，及所得累朝誥敕。至於祠宇祭田，有關於蕭氏世德者，皆附録焉。將梓其成編，用卒前人之志，俾族之人皆得而觀之，以惇夫水木本源之思，其用心可謂仁且孝矣。

嗟夫！仁孝之德，人心所同，保族亢宗，必此爲務。苟能推一念之仁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視祖宗之遺胤，自不容於不親，有和睦而無乖争矣；推一念之孝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自不容於不謹，有善美而無邪辟矣。夫如是，雖隱顯殊途，豐約異致，而所以光揚其先，啓大其後者，固無往而不得也。敢因序譜而以是望於蕭氏後人，幸不迂視吾言，務相與敬修其實，其盛且久，奚啻今日而已哉！是爲序。

送福建左參政劉君之任序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相安於無事。一旦醜虜伺隙，侵擾西鄙，邊臣失律，遂致猖獗。屬天象亦屢示警，聖天子赫然震動，更用二三大臣，以貞百度。張皇威武，命將徂征。屢敕有司，繕塞垣峙芻粟，務爲經久之計。于時更張廢置，幾務實

繁，每有大政，輒令廷議。吾友劉君子賢，以刑科都給事中與焉。方其事端既發，互相觀望，莫肯折衷。君正色昌言，無所顧忌。援引古義，揆度時宜，利害是非，必窮極所見乃已，而皆不謬於公論。二三元老，樂得其助，益相與敬重之。間有不合，亦稱君爲難得。破淺謀而弘遠略，飭内治而嚴外攘，固本於皇上之克明，大臣之能任，而議論之益，在君安可掩哉！

君起家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即有名。歷左右，至都，更踐四科，于今十有五年矣。以久次當遷，遷福建左參政。參政秩三品，位高而禄厚，在省郎郡守，極爲美遷。而人猶有爲君不滿者，望實浮也。然余以謂今之庶官，在内莫要於臺諫，在外莫尊於藩臬。要者，其機足以弘濟；尊者，其勢得以專行。有弘濟之幾而重於顧忌，有專行之勢而樂於因循，是皆容身保位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實者也。以君昔者之居要，其所表見，已彰彰如此，則今日之居尊，將不大有所建明哉！世之樂因循者，類以文法爲解。夫朝廷之法雖密，而所以潤澤乎其間者，未嘗不付諸人。苟一惟文法是拘，而無能潤澤，則夫守文奉法，夫人皆可，又奚必窮經學古，出自高科者，然後爲足用哉？君識敏而學博，氣充而才贍，吾固知其將來所建明，必有異於尋常者矣。余與君素辱愛厚，有切磨之益，於其行也，義不容無言。然贈人以言，其失有二：以頌或失於諛，以規或失於激。不諛不激，余竊自謂庶幾。知言如君，不識以爲然乎否也。

送長史范君詩序

昔賈誼以洛陽年少，抱負奇才，慨然有志於當世。用吴公之薦，獲事文帝，屢有建明。爲絳、灌之屬所抑，出爲長沙王太傅。其用不究，君子惜之。然誼才高而量褊，官既左遷，恒鬱鬱不自得，坐此促其天年。使其能養之以和平，克至於壽考，安知不卒究其用也。

吾友范君廷和，自弱冠遊鄉校，即負才名。既舉進士，屬邊事孔棘，遂慷慨上疏，條陳利害方略，累千百言。已而除翰林檢討，以經術入侍涇王府開，遷右長史。或謂君所言事，大臣有不樂者，故有是除。余蓋不敢信其必然，獨喜君樂居其職，無鬱鬱之意。寅恭朝夕，輔導有方，綜攝府事，無巨細皆合權度。收闊步而矩折，斂逸氣以内充。由是觀之，誼之才略固優，而其識量，視君或不逮矣，君之爲人，不亦有足尚哉！夫建侯樹屏，所以爲宗社無窮計。然宗社之固，其本在於得民心。今日封建之制，有國而無民。雖不得與之聚其所欲、違其所惡，第能勿擾之，其爲賜也，亦已厚矣。萬一有擾之者，豈惟吾民告病，於宗社之本，何如哉？此相之責也。才如范君，其必有以處此矣。君兹以職事侍王，即封於沂。與君同舉於鄉，而胥會於都下者，凡十有一人，相與醵餞於余侍御宗周之宅。即席，人賦一詩以贈，而速余爲序。❶余觀諸君之詩，所以詠歌其才美，鋪張其職業，而道離合之感，寫繾綣之情者，亦既備矣。余不佞，念才美如

❶ 「速」，原作「退」，底本墨批改「屬」，今據四庫本改。

君，固吾同舉之光。故復詳著於篇，而申之以得民心之説，以冠於群玉之首云。

送蜀府長史李君序

國家以明德當天，誕隆固命，卜年卜世，不啻周漢之長，而所以維丕基、綿令緒，亦惟封建是賴。蓋太祖之所經理，太宗之所損益，宏規遠慮，與周漢大約相同。至於體統之尊，家法之正，則有非漢所能及者。是故受社啓封，千里承式，展親秉德，奕葉有聞。振卓爾之風裕，爲善之樂者，豈直一河間、東平而已哉？於戲，盛矣！王國文武惟百，左右長史，實惟大僚，耳目股肱，百責斯萃。故其選授之際，恒慎而不輕也。大抵不以應變成務爲難，而以正身率物爲貴。夫身正則左右畢正，率衆正以事君，君其有不正乎？一正其君，厥邦時叙，所以爲王室重，於此乎在矣。於戲，是其選也，可不慎哉！

比蜀府右長史員缺，吏部請於上，以南京國子學録李君介夫補焉，蓋慎選也。自洪武肇封以迄於今，建國之大僅數十，而蜀最於天下有聞。蜀有國，且數傳矣，令德承承，而先獻王最有聞於天下。以蜀之大，先獻之賢，繫觀聽之日不淺，象賢保大，在嗣王固克自盡，而所以彌縫引翼以歸之正者，非相其誰賴哉！介夫智足以燭幾，敏足以適道，其佐教國子也，以妙年著老成之稱，遂達於當途，以有茲擢。夫國有常度，行其所無事則不愆；心有同然，動之以至誠則丕應。此率物之要，成務之方，相之所宜既厥心者也。以介夫之智且敏，又何難焉！余莅南雍，方喜得介夫之

助，不謂遽舍我而去也。臨別惘然如有所失。因其寮友諸君子求言爲贈，遂不復以辭。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吏，而廉平之政修焉；法行於民，而姦宄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秩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於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任之專，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

廣之西，重山複嶂，林深而篟密，❶谿洞隱曲，綿亘數百千里。多爲傜僮之所盤據，而編氓之逋逃者，亦往往藪焉。蓋不惟群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來役，惡則之蠻。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既遠，郡邑所在，大抵蕭條敻僻。凡沿牒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顧戀功名，未忍決肆。苟其惡不至於大爲民病，其能僅足以守乎官常，固宜矜恤保持，遂其長而略其短，則亦無敢不勵。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小出入或不能容，以彼不樂之心，將遂肆焉爲一飽之營，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哉！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己；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

❶「篟」，四庫本作「箐」。

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群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爲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既厥心，亦既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怠，並流賢譽，兹固可預占哉！

大凡同官同年，皆有切磋相成之義。翁君之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鄭君禹範，秋官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敏，輒以是言於翁君，君其將有合也。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四

序一十五首

送南京光禄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南京光禄寺卿進賢楊公，以年滿七十，馳疏乞致仕。留司諸卿大夫士，公評私議，僉謂公雖老，神識未衰，其疏通果斷之才，進當重寄，猶當有以發揮於事業，雖有請，上且不俞。已而竟得俞旨，特命有司給驛以還，蓋異數也。於是諸士大夫卿又相與言曰：公固賢者，能以禮自處。朝廷處公以禮，不賢公而若是乎？公行有期，其僚友豐城楊公，率諸僚屬張筵以餞，而屬欽順以言。欽順與公令子刑部郎中二和爲同年友。比來南雍，時進謁，辱教愛良多。雖不敏，誼當叙公之所以歸，奉揚清風焯著高致，俾夫人皆有欣羨感激之意，以爲公榮。矧重以少卿公見屬乎？

夫士非無才之患也，才而不失其正者爲難；非進而成功之難也，功成身退，以全其令名之爲貴。宋當元祐之際，才如鮮于子駿者，不少也。至考其宜民之實，則凡平日鋭志功名以希進取者，曾不得與子駿班，彼其所存者，可知已。公自舉進士，出宰丹徒，擢監察御史，歷陞至左布政使，更踐福建、廣東、浙江三方，而在浙最久。其爲政，適寬猛之中，聲稱燁然，著聞中外。一道福浙之士民至於今，頌其德美不忘。然則公之星，子駿固不得專美名於宋矣。漢黄霸爲才，豈巧於進取者可例論哉？

潁川太守，薛宣爲御史大夫，其功名風采，震動一時之耳目，後以爲相而少貶焉。甚矣，全名之難得也！

公自布政遷卿光禄，且無所見其才。使進而任撫綏，佐臺省，固綽有餘裕。然享有全名以去，❶而使士夫君子有才不盡用之惜，視黄、薛所得，不既多乎！況有令子如吾二和，年甫三旬，官已躋於五品，方來所至，何可涯涘。凡公所能爲而未盡遂者，其必能祗承懋績，以底於盛。此尤人所難得者，而公豈必身親爲之，而後慊耶？方壯而仕，既老而歸，尋往躅之釣遊，訪平生之耆舊，相與從容燕飲爲樂，以休數十年塵埃鞅掌之勞，竊以爲一日之適，雖三公不换也。公其以欽順爲知言哉？

送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兩京刑部並置十有三司。廣東司所治，俱稱繁劇，非識之敏，才之優，爲之鮮克以有聲也。余來南京，則聞刑部郎中高君肅正名君，時莅廣東司，凡司之由獄，無不立斷。其操持克謹，又善處寮友之際，故名稱籍甚一時。所事大司寇烏程閔公、浮梁戴公、盱眙陳公，皆時之鉅髦，而莫不禮重。君且屬以通閲諸司奏牘，奏上，無弗允者，同官多推服，以爲不及。今年夏，以勞以望，爰被推薦，擢知九江。其同年友鄧君汝中輩，喜其名位方進，將益弘厥施也，相與徵余文送之。

昔唐陸傪，由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

❶「全」，四庫本作「令」。

昌黎韓愈嘗送以詩，而序其所以詩之意，以爲「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故其去也，惜之者至於賫咨涕洟而不能已」。愚謂昌黎是言，直推重陸君云耳，概以近代官人之法，要爲未盡。夫天下之事，惟宰輔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外此雖尊居卿佐，猶各局於一職，欲咸其澤於天下，未可得也。而宰輔之位，又豈郎官所得而驟躋哉？夫登用賢才，固不當屑屑於資格，然試功之審者，乃所以養其望而服天下之心。而其人更歷既多，則於運大濟艱，將沛然而無不利。修果賢士，足勝大任，一試以及民之功，奚不可哉？如是而賫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蓋亦過矣。

今高君之賢，視陸君未知孰先孰後。然其出知九江，僚友皆爲之喜者，以君才志得大郡而治之，肅群吏以阜烝民，運訏謨而迪嘉績，美實茂著，大任攸階。則今日之專，固異日之咸也，夫安得而不喜哉？抑修之事功，未有書於史册，其名垂至於今者，直以昌黎之文耳。余文不及昌黎，未足以重君於天下後世，要之史册之光，君必當有以自致，以大慰僚友之望也夫！

送何徽州序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于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徽其一也，其民蓋亦勞矣。暨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爲近輔。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税以休養之。繼以列聖寬仁，每加意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

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外日多事，其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雖以富郡如徽，亦駸駸入於凋瘁。物不能以常盛，固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護之，以復於舊，以遠覃聖祖之澤，近宣列聖之休，非吾人之責，其誰責哉！當此之時，舉其責而付之人者，宜不容苟，而身其責者，宜亦不敢以易視矣。吾於何君子敬之行，而知徽之民其有賴焉。

君，吾同年友也。有疏通之才，而持之以慎；有愷悌之德，而行之以果。舉進士未幾，才名已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莅南臺。君之爲御史也，內攝臺綱，整整一時，輿論推爲老成。出清戎籍於吾大江之西，❶寬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民耆少靡不安之。吏常病於不能，或能而未必良。良足以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輔郡之寄，及其民之凋瘁未甚而爲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時，家給人足，內有以用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千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使樹之在山，常有培而無伐，則其枝葉之峻茂，所以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餞，而屬余以贈言。余言固無取，君無以爲飾牆壁之具，則幸矣。

送光祿少卿楊君考績序

學不必優而仕，仕優矣，而於學無復庸心焉，此士之通患也。患之所自，凡以

❶「出」，四庫本作「由」。

內外之辨不明，先名而後實。苟明乎内外之辨，知於其實汲汲焉，其於學也，有不容一日怠矣。汲汲乎其實者，由體以達用，泝流而徂源，始端其趨，終不謬其歸。是故以之處，則有以正其行而成其身；以之仕，則有以發諸謀猷而措諸事業。其用力也勞，其收功也遠，孜孜焉，惟弗逮焉是懼，夫安有止法哉！

豐城楊君方震，初舉江西鄉試第一，已而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於翰林，獲盡讀中秘書，文學日益有名。尋擢給事中，出入兩京，前後幾七年。封事凡數十上，其大者則屢勸上勤御講筵，求古帝王御世大經，以施於治。其他率繫大臣之用舍，時政之便宜，邊鄙之利害。其爲説，大抵明切而不激，委備而不迂，坦然可舉而行。讀其奏，知其忠且達也。陞光禄少卿，凡寺之宿弊，佐其長疏剔幾盡。其爲人，動必由禮，言簡而時當，即之温温，愈久而愈可親。於乎，其可謂純明淵篤之君子也！實則日勝，而退然不有其名，慊慊然常若有所不足。蓋公事之暇，書卷未嘗去手，於性命微旨，若治體所係，尤切研究，[1]間形之著述。率於世教有關，固將收功遠大，而不自知其用力之勞者歟。君佐光禄三年，當考績北上。大光禄胡公，合六科諸君子暨凡光禄之屬，爲酒以餞之，而以贈言見屬。君與余同出大江之西，凡君交游，皆當世聞人，而余之迂鄙狷隘，幸亦不棄。所愧者，知君之弗盡耳。既不獲卒辭，則姑述余所知，以爲胡公復。有深於知君者，其必不以余爲媚其鄉里交游也夫！

[1] 「切」，四庫本作「足」。

送助教鄒君致仕還臨川序

始余自翰林出貳南雍，猥當攝行正事，深惟寡薄弗勝之懼，所幸一時殷考具備，協恭夙夜，用以粗飭條綱。至於士習之轉移，則固未能無愧也。今年秋，大司成金華章公始至。公進退有道，卓然古人。既出而領袖諸儒，士類翕然感激，駸駸有丕變之勢。則凡爲之僚屬者，宜益單心畢慮，紬繹其素學，勤施於誨誘，于以贊襄新化，夾就群才，用副聖天子惓惓振起儒文之意。而助教鄒君節明，乃以此時引年決去，毋亦未之思耶？雖然，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節也，蓋有禮義存焉。過者或矯以蒙譏，不及者類庸而可鄙。

節明起自辛卯舉人，歷教蜀之達邑，浙之嘉興，山右之太原，二郡皆有明效。陟助教於南雍，又三載矣。雖其作人之志未始有怠，而年則已及，揆之禮，決之義，而不敢渝焉。其視溺焉而不知反者，何如哉！而況使夫屑屑焉較計失得於毫釐之間者，聞之必將有所警悟。是亦所以爲教也。然則，節明固已思之審矣。

節明有子洛充，邑庠弟子員。嘗以見余，其姿禀偉然，年富而志甚鋭，足以世其家學。且聞節明嘗預菟裘之營，於其故居數里之近，土田膏腴，林泉清茂，其歸也有足樂者。獨念余之寡薄，方有賴乎淳篤老成如節明者，以爲之助，顧勉留而不得，其何能無介於懷？而大司成公，方謹責成寮屬之規，有如節明之賢，亦不能無歉然於其去也。於是群僚合辭，請言爲贈，公謂余宜有述，乃序其所以歸。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既三載，當以其績入奏。縉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相與分韻賦詩，以爲公贈者也。少宗伯馬公既序其端，復俾欽順綴兹末簡，狗尾之續，秖以厚顔，而義有不敢辭者。

竊嘗觀之，三載考績，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歷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也。名爲考績，而顧弗深考，豈以高明，遂從而略之耶？蓋任大則體宏，位高斯責重，能否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凡平日之一言一行，帝心簡在，時罔或遺，必有考焉，孰深於此！故三載之考，非大臣所以輕重。大臣所以輕重，其必有道矣。惟公德業之美，見於縉紳之所詠歌、之所紀述者甚富，欽順不佞，莫能備舉。獨觀公在南都三載之間，兩章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聖明卒亮其忠。世道轉移，厥惟有賴，則公之績，其待今兹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夫以大臣之道事君，雖遠去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以大臣之道事君，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而所務者亦末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稽天下之公，以慰天下之望，聖明允用斯道，亦惟舊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朝廷矣乎？雖諸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兹義，大抵互出而累見云。

送太常少卿李公考績詩序

聖學黜計功之心，王政嚴考績之法，然則學與政，其道固不同邪？ 愚不能無惑也。 蓋嘗聞之，宇宙間事，皆吾分内，而莫不有定理。 循其理而應之，凡以盡吾職分之當然而已，夫豈容一毫計校之私耶！ 然而理得則事成，事成則功於此乎在，是雖無所期於先，固自有以徵於後也。 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屢省其成，寧欲有加於分外耶？ 亦惟觀其事理之得失何如，以别其人之賢否云爾。 此聖學之與王政所以爲合内外之道，而君子之功所爲異乎十禽之獲者歟！

東崖李公，初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爲修撰。 遷春坊諭德，日侍皇太子講讀，且兼經筵講官，才名甚著。 俄以便養求外補，遂拜南京太常少卿之命。 在太常三載，考正典禮之失一二大者，實既厭心，雖忤人情而不恤。 曰：「我道蓋是也。」於是士夫莫不服公之決，而功名之譽歸焉。 然以愚觀之，公高才博學，通知今古，雖衆務紛錯，往往談笑處之，而莫不中其會。 方當進當大任，以究厥用，區區儀文之損益，曾足爲公譽哉！

茲以法當考績，將遂北上。 南都鄉士，有同翰林之舊者，情好素篤，於其遠行不無睽違之感，乃相與醵餞於玉堂之署。 觴酌既屢，復侑以詩。 詩以唐人「雲間金闕迥，樹杪玉堂懸」之句爲韻。 賦者五人，人得二字，爲詩十首。 泉山林公，官爲吏部尚書。 東園鄭公，由户部侍郎進尚書，致仕未行。 紫崖馬公，官爲禮部右侍郎。

楓山章公，官爲國子祭酒。甯菴吴公，官爲翰林侍讀學士。而適以微恙禁詩者，吏部左侍郎碧川楊公。拙不能詩，而以群公命爲之序者，國子司業泰和羅欽順也。

玉堂聯句後序

南都卿大夫士出自翰林者，舊相與爲瀛洲會。或時當休暇，禮直送迎，則遞主之。所以通情愫，申綢繆，崇文德，而永歡好也。其或詩與否，則顧一時之興何如。今歲春夏之交，少宰楊公以會典副總裁，訖事來還。少司徒鄭公當奉慶萬壽表北上。太宰林公首徵會於其第。太常李公、翰林吴公繼之。諸公復雅志雞鳴山之遊，某實躬治具。蓋月中凡四會，會凡七人，惟玉堂、璧水二會，嘗賦詩焉。而玉堂之詩，實衍璧水之韻，皆聯句也。聯句成章，又皆即席以和。而某以疾，不及赴會玉堂，少宗伯馬公乃稿示，俾追和焉。

司徒公之行也，諸公嘗分韻賦詩以贈。既成卷，因附以二會倡和之篇。惟公宏才敏識，久淹南都，群情屬望，謂旦夕當聯八座。兹以事入覲，或者遂留侍黼座，用資謨猷。位益尊，責益重，欲如今者會合，遊娱觴咏，從容之適，殆不可多得矣。時一披卷，哦其詩而憶其人，其能無離合之感乎！然諸公方以宿德重望、奥學清文重當時，雖暫分留務，抑亦歲時間耳。行當與公追逐槐棘之下，金春玉應，殆未止此。獨某狷陋鄙滯，用不適時，瞻望儀型，當日以益遠。公倘不疎棄，尚幸時賜一言之誨哉！

義田賙族詩序

《義田賙族詩》一卷，凡若干首，士大夫爲友竹陳公作也。公以廣信太守進參政，致仕歸。諗其族人，得貧而不能自給者，凡二十室。遂呼其子邑庠生謐，問曰：「吾居官受禄，嘗歸其餘於汝。汝皆以置田邪？今吾祖之子孫，其貧有如此者，吾忍獨温飽？欲割田賙之，汝其謂何？」謐對曰：「謹受教。」乃度其貧之緩急，以爲多寡之差。割凡三百餘畝，授之券，俾爲永業，惟不得售於人。於是二十室者，俯仰皆粗給。事既傳播，聞者莫不稱曰：「公仁人也。」稱之不足，又從而歌咏之，長篇短章，渢渢乎，碩碩乎，各極其趣。豈非仁心義聞所感，而皆有不能自已者歟！公之弟廷璣，卒業成均，得而裝潢成卷，謂其事當傳久遠，具以來告，請序其端。

夫田者，民之所恃以爲命者也。王政惟此爲重。井畫而區授，實爲太平之基。自付授之權不屬於公，而田之在民者，有無多寡，往往懸絶。民之不幸而不得其養者，何可勝數也！世有仁人者出，安得不爲之慨然太息！顧其勢既不能大有所爲，則姑度其力之所能爲，以濟其勢之所可及，而義田遂爲盛舉。蓋其事始於宋之文正范公，至於今，累有繼焉，友竹陳公，其一人也。夫以文正之賢，使仁宗克究其用，雖井田未易遽復，至於裒多益寡，以惠困窮，使咸遂其生意，其固優爲之矣。乃其用之不究，豈天固欲困窮斯民也哉！推公之志，惟兼濟斯民之爲慊，義田之舉，未足爲公多也。然後之效而爲者益多，則

民之賴其惠者益衆，是爲不幸中之幸，而公之遺愛，蓋亦未有涯也。有如友竹公父子，能繼公義舉，樹之風聲，以聳動四方，將俾蒙幸者，不但陳氏二十室而止，是豈不可歌乎！

夫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偶有見於天下，無不傳也。況諸作皆膾炙人口，則其事之必傳也無疑。廷璣猶有徵於余言，亦其孝友之至情也。愧予言不文，不足以爲公重，或者因附兹舉而行遠，則未可知。公名廷璉，字宗器，友竹其別號。廷璣學行俱優，稱爲其弟云。

南安林氏重修族譜序

閩中自唐宋來，多衣冠之族。若林氏，則其尤著者也。林氏在閩中非一族，而祖晉晉安太守禄者爲多。若莆田、福唐、南安諸林，皆是也。夫以諸林之盛，盤據數邑，其初乃出於晉安一人。然而昭穆之叙，親疎之分，有弗能詳究而通知，蓋以歷年久遠，譜牒弗傳故耳。是故世有仁人孝子，則其於修譜也，必汲汲焉，以不忘其先，而惇叙其族，其敢後乎！

蓋南安之後，有諱十公者，始分居政和之邵屯村。其十世孫孝從，又自邵屯遷居邑之西北隅。而譜逸於兵燹之餘，自十公以上，世次不復可考。孝從之孫懷興，乃據先世所遺宗派圖，稍加編輯，略如歐、蘇譜法，而林氏之在政和者，於是乎始有譜焉。顧其源委弗詳，體制未備，懷興從子、今南京國子學正一寧，嘗慨然有重修之志。自筮仕，即櫝以隨，參互考訂，旁搜博采，越三十載，始克成編。首姓原，次世

系圖，又次世傳，以及衣冠圖、恩命録之類。凡十類爲一卷，卷如其類之數焉。於是乎流派所自，如水之有深源；義例所該，如人之備衆體。傳之永久，文獻足徵，而譜題猶係之南安，以明著其本始。其尊祖之孝，睦族之仁，有足嘉尚者矣。間奉以詣余，請序其端。

余惟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情以恩親，分以義正。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猶賴世之仁人君子作爲譜諜，以聯屬之。然使恩義有弗加，則亦徒爲文具而已。由此言之，余安能無望於林氏之族哉！抑張子有言：「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然非學問以達之，理義以培之，亦何以充夫天之所降也哉！天之降才，固無靳於林氏之族，有以充之，則其族之大也，可必矣。此又余所望於林氏之後人者，而亦學正君所以請序兹譜惓惓之意也。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士君子之仕止久速，蓋有孔氏之家法存焉，惟其可而已。然或内輕而外重，則惟有見於仕之可，而於止之可也無見焉。夫有見於仕，則不必可仕而仕矣；無見於止，則可止而不必止矣。是故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雖名爲士，鮮不得罪於聖人之門者。若今南京刑部郎中張公之去，殆有見於止之可也，豈非賢哉！公年未可以止，而止以疾；其疾猶可自力以供事，而重於辰入酉出，遂決自止之謀。會其子監察御史鳴鳳，以職事入朝，乃草乞休疏屬之，戒令必上。上則報

可，且進應天府丞，以寵其歸。今之自郎官擢府丞者，百無一二，而公以求退，乃沐殊寵。是其退也，未始不爲進也。夫進退之道，仕止之宜，豈可一言盡哉？然自公今日觀之，則彼支衰扶疢，含垢蒙恥，因循歲月，以覬夫一資半級之遷，用慊其所大欲，而卒以不慊，反貽玷毁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公先世累有聞人。厥祖號雲林，尤精理學，傳公之父晚節，至公遂以家學顯。上貽晚節之封，下衍御史之慶，衣冠世美，蔚爲上海之名家。公爲人質直坦夷，不尚苛刻。自舉進士，即爲司寇，屬於南都。官三遷，績屢考皆最。蓋將騄騄於大用，而遽以疾中止，縉紳之士，莫不惜之。然寵渥薦加，金緋有煒，又有御史君以爲之子，英年敏識，才志傑然，其進蓋未可量。是猶秋冬之收斂，而繼以春夏之發生也。人之所以爲公榮者，其不又有在夫！昔二疏之歸，賜金雖多，而名位無加於舊。楊少尹之歸，禄雖不絶，而其子則未有聞。以公觀乎古之人，其所得果孰多而孰少也？是必得如班孟堅、韓退之之鉅筆以述其事，然後可與夫三子者並傳。而公之同寅諸君子，乃猥以屬諸不文如僕者，其於公之高致盛美，安能使之焜耀於天下後世乎哉？抑姑以贐公云爾。

封監察御史喬公輓詩序

天地間惟感與應，其變固無窮，其在人也，則有中節與否。而世道之隆污，人事之得失，皆於此乎係。是故感應之際，賢者之所慎也。今夫善人君子之卒，聞者

孰不哀之。然哀之者，於其人或素交，或嘗一面，或概聞其平生，則其情之所發，或淺或深，自有不能同者。以夫概聞之列，而哀悼之情有若素交然者，嗟嘆之不足，至乃形諸悲歌，而不能自已焉，玆其情意之篤至，謂非深有所感而然哉！

封監察御史甯城喬公，以孝友篤誠嗣其世德，著稱於宗族鄉黨，享年七十有七，考終牖下。時其令子某，以察御按治江西，聞訃哀甚。一時寮吏，邇者造庭，遐者走使，既皆吊慰如禮。而凡昭受知遇者，尤深感動，乃相與作爲挽詩，以致其情。此卷則吾吉郡守張侯淳爲之倡，郡寮屬暨鄉大夫士從而續之，凡若干首。察御之按吾藩也，庶政之予奪，群吏之激揚，惟公惟慎，其所以感乎人者，深矣。而其尊人之賢德，又雅足聽聞。榮養方隆，遽玆奄棄，致吾察御未及瓜期以去，而君子咸失所依，則懷賢感德，其能已於言乎！

習俗日流，上下之交，文有餘而實不足。其尤薄者，至不免身爲土芥。彼既得此於其上，則於其父母之戚，固漠然不一動心，玆亦感應之常，然君子未始不爲世道慨也。由是卷而觀之，有以見察御得人之深，諸君子用意之厚，其於古道幾焉，是豈不可傳乎！公雖没，而有令子能得此於人人，其令名之在天地間，將必有永矣。張侯欲章諸作者之意，爰以子夏之任委之鄙人。鄙人不敏，顧義有不得辭者，輒原感應之理，以爲之序。

贈大尹黃侯還任萬安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聖人之言，夫豈欺天下後世云哉？奈何世之從政者，鮮求其道之直否何如，顧嘗以民之難治爲解。此天下之治，所以終不能庶幾於三代也。夫世有古今，而斯道之在人心則一。上之人苟得其道，雖蠻貊且將率俾，而況於吾民乎？故夫不以三代之民視吾民，是不以三代之爲民上者自處也，亦無所貴於學道之君子矣。

六合黄侯德裕，以名進士尹吾鄰邑萬安。其君子小民，皆稱之不容口，余耳熟焉。蓋嘗詢其爲政之詳，大概以謂：凡設施予奪，必揆諸理，未嘗苟有私曲。余因嘆曰：「黄侯，殆能以三代之民視吾民者哉！」去年冬，吾邑大尹楊侯被召入朝。當道謂泰和緊邑，賦繁事夥，才非黄侯莫辦，遂以委之。侯至，則以其治萬安者治吾泰和。半載之間，事多就緒，民用無擾。吾泰和君子小民，所以稱之者，亦無異於萬安。惟吾二邑，蓋嘗有被以難治之名者矣，自黄侯視之，其施治之難易，果何如也？彼其所以號爲難者，得非其道有愧於黄侯也哉？兹吾邑新大尹至，侯當還任萬安。萬安之民，固莫不欣欣然喜父母之孔邇。其悵然若罔攸賴者，不獨吾邑之小民而已，雖其君子亦然。於乎！直道而行，黄侯其近之矣。異時且大用，誠以是行諸天下，其庶幾有以還三代之治於千數百年之下哉！侯之還任吾邑，士夫皆有贈言。余姻家張上舍主亮，謂余以文字爲職，不可無述。爰以余之竊有所試者，著於篇。

送明府楊侯赴召序

吾泰和舊稱忠義邦，其民多士。雖不

爲士業，亦往往通章句，能操筆記姓名。其治生甚勤，野無寸土之曠。老長旦暮相與教詔其子弟，率在於孝弟忠信，敦禮義，尚廉恥，先公家之奉，而後其私圖。故其民至爲易使。雖使之或非其道，猶必謹於上下之分，黽勉趨赴而不辭。況乃遇學道愛人之君子如今楊侯者以爲之父母，則其愛戴慕悦有加而無已者，豈非其心之誠然哉！

侯雲南鄧川州人也，以名進士，被推擇而來。持廉秉公，始終一節，事無巨細，處之務盡。道理不苟以己意爲高下，嚴以行恕，簡以制煩。日惟廂區之長數十人，奔走承令於堂下，其餘則皆怡怡然，早作暮息於村墟山谷間。無非時非事之擾。民於是始知有父母之仁，蓋六年於兹矣。以侯之所存，與其所以施於有政者，雖莅岩邑，御頑民，猶將有以擾之而得其心服，而況於吾邦乎？然得吾邦人以爲之使，則其見効之難易遲速，亦豈不有間哉！侯兹以政績著聞，榮膺風憲之召。吾邦士民，欲挽留而不得也，其能言者，咸相與作爲文字，以揄揚盛美，而道其慕戀之私。兩廂之長，曾欽、譚榮輩十有二人，手一卷，踵余門言曰：「侯之去，慕戀者實多，欽等尤不自勝也。顧無以致其情於吾侯，願得先生一言。」余亦作得小詩一章，將以爲侯餞，未及而欽等至，則復之曰：「余有言矣，固自謂以代輿人之頌，今爲若等頌之。詩曰：『六年江縣屹堅城，贏得窮櫚識太平。文旆忽將秋色遠，南山長對邑樓横。已看學道光初服，却喜遷喬得大行。報國寸心知更苦，眼中人物定分明。』」又略與釋其意云：首云云侯治狀也。旆遠，惜不

留也。山横，著不忘也。初服之光，吾與若等之所以惓惓於今日也。或請卒章之説，余曰：「茲其義係於天下，姑置之。」言已，十二人者立需於門。顧余思蹇才疎，其何能遽有所作？則姑述一時對答之語，以致群情於吾侯。侯其無以爲草草，時一展覽，將亦不忘吾邦也哉！

慶宗老季黼翁承恩冠帶序

皇上嗣登寶位，爰稽典禮，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推恩海内，凡民年八十，人所敬服者，賜冠帶以榮身。蓋優禮高年，王政之先務也。一時山林遺老，往往纓冠束帶，北向稽首，戴帝德以欣然，莫不自以爲非常之遇；而其爲子若孫者，感激欣幸，尤有甚焉。不必家之有餘，皆黽勉營致酒食，會集嘉賓，以樂其親之心，而侈上賜。凡曰親友，又相率而往，爲之助喜。以儀物爲未足，則干作者之文詞以重之。蓋朝廷一令之下，本乎人情，而人心感動之無間，乃如此。如使王政畢舉，天下之和平也，何有哉！

吾宗季黼翁，素有鄉曲之譽。及茲年適八十，士君子遂相與言於邑大夫，奉冠帶以加於翁。翁世家邑西原中，族大而顯。其先君子薊州二守，清儉惇厚，有古人風，惟翁式穀似之。翁之存心處事，質直周慎。其族父大參崇本公，嘗特稱之以勉諸弟子。凡世俗千岐百轍，營營往來，自以爲計之得者，翁視之若無見也。其爲人如此，故今以耆壽，榮被恩典，而人心之歸重翕然。翁有二弟：季黻、季栻；一女弟，歸故少司空張公，封恭人。今皆無故，

壽皆七旬上下。四子：絢、紀、綬、紈，皆克家。從子若孫，又以十數計。天倫之樂，非人所及，而重以稀闊之恩，其得於天者厚矣。抑亦脩諸己者，有以迓承之也。

古者王化大行，閭閻畎畝之間，人物之長厚，有不如翁者鮮矣。試以翁而概之今日，僅千百之十一。蓋寵章可以倖得，而年德相副，乃爲至榮。人心所以翕然歸重翁者，夫豈有所私哉？司空之令子上舍生寅，素篤渭陽之義，將以茲月八日，翁始生之旦，敬舉賀觴。謂酒食非所以悅翁，屬余一言以鋪張其盛美。余非能文者，然與上舍姻家，雅知翁爲人，蓋不能不爲之喜。顧無以爲助，則鄙陋之辭，敢有愛乎？《詩》云：「委委蛇蛇，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翁有之矣。又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則上舍與余，所同爲翁祝願者也。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五

序一十五首

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序

楊氏之居泰和，世久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亂，譜牒無復存者。國初亂定，其族有隱君子曰與芳，嘗追憶舊聞，旁咨故老，輯爲譜圖一帙。及太師文貞公出，乃據以作譜，用聯屬其族人。其後叙州太守德敷君，因而續之。皆有板本行於其族，迄今正德丁卯，又六十餘年。後生繩繩，已多斑白之老，而名字猶未有登載。其承傳序次，將久而或淆焉，譜其可無續乎！於是義官光序君，慨然以爲己任。顧族人散處不一，遠或百數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馳書徧訪，盡得其詳。既克成編，將復鋟諸梓，而屬序於予。君從子平，予女兄之夫也，屢以君意來速。

夫君子之作譜也，其心誠厚於仁，非以爲觀美也。萬支一本，萬派一源。視萬猶一者，君子之本心，而譜者所以會萬於一也。凡族之有譜，將俾觀者皆知其本源之同，而辨於支派之異。雖異而同，則恩不可以不篤；雖同而異，則分不可以不明。其相愛也有恩，而相接也有禮，則宗法雖廢，而其族之所以睦，亦將無異於先王之時。蓋譜之所繫，其重如此，而可以無作乎？有作於前，有續於後，斯其族爲有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寵，豈無才且智者，傑出乎其間，然所致美以誇耀一時，不過服食輿馬、宫室玩好而已。至凡倫誼

所繫，如譜牒之類，求其有能究心焉者，指其可多屈乎！君素以貲雄，乃能上體文貞與敘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譜牒爲重，此其志識，殆有過人者矣。

楊氏世德，諸先正序之已詳。其在宋朝，有所謂三登仕者，尤號一時之盛，而君則率齋登仕之八世孫也。自君祖父以來，皆以尚義著稱於鄉。至君式克承之，以無忝其世德。族譜之續，宜有賴焉。於戲，楊氏之世德盛矣！凡爲其後人者，皆當圖惟無忝，使孝友之行藹然於家庭之間，清白之風穆然於富貴之外，則所以增光斯譜也。其有窮乎！其有窮乎！

習静詩序

友人尹其遠，篤學而文，於事親稱爲以志養者。一日過余西岡里居，拜而言曰：「家君處士生十有六歲而孤。克勤自植，《詩》《書》之誦習，常業之經營，所以祗承其先，覆燾其後者。❶甚矣乎，其用力之勞，而成功之不易也！今年五十有五矣。某兄弟不肖，仰賴庭訓，粗若有知。家君以爲志之所未酬，事之所未遂者，若有可委，頗思自逸以休其神明。數年以來，漸省外事。雖衿褵之請益者，猶未絶於丈席之前，而塵埃之污人者，不使得至於明窗之下净几之上也。蓋歲多暇日，日多暇時，往往閉户焚香，斂膝危坐，而游心於恬澹之境。其静中若有以自樂者，因自號曰『習静愚人』。某將告諸士友，以求咏歌其所志，惟先生序以先之。」

余曰：勞久而逸之思，動久而静之慕，

❶「燾」，四庫本作「幬」。

此人情之常也。矧尊君植於早孤，其勞爲甚，及兹暮年而有子，則其思欲静處以自休也，固宜。雖然，人，動物也，自有知之後，未死以前，不能一日不與事物接，酬酢云爲，有不容不動者。尊君固將屏事絶物，漠然一無所聞問，使其身心如槁木死灰然哉？其亦別有説邪？蓋吾聞之，天下之動，莫匪氣機，而是理之存主乎其間者，則固本静，萬古如一。誠有見夫天下之至静而主之，則雖萬變交乎前，左酬右應，自中肯綮，從容暇豫，沛然常若無事，此聖人所以立人極之道也。苟惟外物是絶，内寂是躭，則是釋氏之自私，非吾儒之所有事矣。尊君儒雅老成，吾所願見，幸得面請其説，從而著於篇，未晚也。況乎詩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未聞有先之者。雖敕天之語，先歌而發，然彼自述其意，蓋與序他人之詩者不同，請姑後之。

其遠作而言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先生之言，固已先得詩人之所同然者矣，又奚爲計乎序與詩之先後乎哉！且德車不可屈致，龍門未易泛登。高談奥論，家君惟不得亟聞之。是念幸筆之於卷，俾某奉以歸，而質諸家君，不亦可乎！」余觀其意確，不得固辭，遂次第其語，書之以爲習静詩序。

處士名士禎，字〇〇，世居泰和山田里。自其高曾來，以至處士，群從簪組蟬聯，聲光赫奕。處士雖隱而未見，然有子如其遠兄弟，顯揚固有在云。

壽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

正德二年，歲在丁卯，三從叔父西阜

先生壽登七袠。七月朔旦，是惟初度之辰。欽順方侍親里居，乃敬奉卮酒，爲先生壽，而申之以言曰：

先生童稚窮經，白首無遇。飯蔬衣布，棲遲衡門，可謂困窮也矣。然以欽順觀之，身雖困而道則亨。鄒孟氏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先生有焉。夫孝弟忠信，爲政之本，必身有之，而後子弟有所矜式。惟得其位，則所及者廣，無他道也。

先伯祖明遠壽官，性行高簡，壽至八十有五而卒。先生事之，蓋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於事繼母尤恭，雖其卞急少容，亦終身無忤。與異母弟處，自少壯至於今，塤篪和鳴，允爲既翕。素性剛介，嫉惡如讐。舉止類疎，而見事特敏。與人論說，往往輸寫肺肝。或就之以有謀，必沮其不可者，贊成其可者，亦甚斷也。先生之爲人如此，可不謂之君子乎？夫有君子之道於身，斯固可貴也已。作賓大族，多歷年所，身教默移，言教兼厲，其有益於人子弟也，可一二計邪！夫遇不遇，命也。士之遇者不爲少，然或有其位而一無所爲，其於世奚益？又其下者，惟志於囊橐，以肥其妻子，至於悖理而傷教，若罔聞知。此其人雖貴，祇爲人所賤惡焉爾，視先生可同日語邪！《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夫道合禔身，功存養正，其爲可樂，今猶古也。無疆之壽，孰不爲先生願之。

先生有子欽藹，漸涵庭訓，文學日進，蓋成王祐之志者。允屬二郎諸孫雖早孤，如春、如靖，皆朴茂可喜，又以知先生有無疆之慶矣。欽順學道不敏，而事父未能。

所幸諸父中有若孤峰先生及先生及守菴先生，壽皆六七十歲以上，朝夕聚處，詩酒倡酬，談笑甚樂，猶得藉以自慰。凡今日所以爲先生願者，又豈他人比哉！欽順言雖不文，而事皆紀實。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有以知先生之壽，非幸也，宜也。兹其所以爲可願也。

西昌存古録序

宋山谷黄先生嘗令吾邑。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嘗一再廢，輒有賢者爲之復之。弘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於火，併祠毁焉。滇南楊侯南金，時爲令，喟曰：「兹吾責也。」亟以公牘白於部使者侍御王公哲、少參王公綸、憲僉王公啓，言所當興復之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諸公咸韙之。侍御公以謂「寺因祠久，祠以寺隘。今兹之火，先生其有靈哉」！遂檄侯規割寺基，以弘其制。侯奉若惟謹。時適有良材，當入於公者，侯因取而用之。祠故有祭田，復經理其租入，以爲之助。祠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高深，率加於舊十六七。新壇有洮，遺像儼然。凡君子小民，所以尊仰先生之心，於是無不慰愜。

鄉進士劉君鴻，謂侯兹舉，實關治化，不有紀述，來者曷徵？乃具著其事之本末，爲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録》，而首之以贊詞傳序，以概見先生平生；終之以先生登臨原唱，及後賢賡和之章，以見先生之高風遠韻，有以歆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圖，祭田祭器之籍，皆有繫於祠事，而附以蘇東坡孤鴻之闋、文信國漢節

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茲祠永永有徵。既畢工，屬欽順一言以爲之引，辭不獲命。

欽順竊聞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喜之者。蓋古制亡，而天下之治日入於庬雜。有能存之將亡之際，復之既亡之餘，世道實爲有賴，夫安得不爲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民，終有不可諼者，固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於祠下，退而閲乎是編，考其時，論其世，其能無所感乎？即有感焉，必將求先生之所以爲令者以加乎民。夫然後知吾楊侯之所存，有不在於香火籩豆之末者矣。蓋先生爲令，慈祥豈弟，民不忍欺，而其詞章操行，亦皆有過人者，皆可爲後人師法。跡塵心遠，超然獨得，哦其詩，尚可以想見其爲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隨復也。楊侯政崇易簡，不一毫擾民，蓋於先生有合。而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欲存而思以復之者，殆未可一言盡。升階漸逵，方自茲始。夫安知將來所録，不有富於是編者乎！

書院羅氏族譜序

羅以國氏，其先曰妘子，國於宜城之墟，後徙於枝江，春秋時爲楚所滅。及周之季，子孫又徙而南居於長沙，而蔓延於豫章。豫章之族既蕃，遂爲其郡之望。然歷年久遠，末流益分，其世系雖或有傳，殆難保其無謬也。今吾泰和羅氏，凡十餘族，其稱或著或不著。雖其著者，亦各自爲譜，而莫能相通，蓋亦有無譜者。然以事理考之，疑皆豫章之支流，而妘子之苗

裔也。其譜之有無，稱之著不著，要之繫乎其人。

若書院之羅，則其著稱也久矣。蓋其初祖洞晦，五代時，由邑之中團里來居，迄今五百餘年，昭穆相承二十餘世。其人之衆，殆數千指。往往惇朴質直，力本而知學，雖富不驕，所與婚媾交游，多時之名宗宦族，兹其所以著稱於吾邑也。其族有譜，作於洞晦五世孫弘，後嘗累累增修。入國朝又百餘年，而譜益大備，則處士爾輔君及其子仁初、諸孫淑欽輩之力也。處士蓋惓惓以譜牒爲重，嘗求内翰東里楊公、永豐曾公二三名賢序之，以授仁初。仁初志欲鋟梓，以頒示族人，未果而卒。淑欽，其中子也，乃言於族人曰：「予小子其敢不勉！」族人皆喜，贊使必成。以予同宗，遂來求爲之序。

嗚呼！吾宗之族於書院也，可不謂有人矣乎！事實不可以僞爲，名稱不可以倖得。有如爾輔君祖孫三世，皆卓立不群，用能協心以成兹譜。諸父兄弟，又皆有以相之，此其忠厚雍睦之風，可想見已！薰蒸浸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固宜其族愈蕃，而其稱彌著也哉！余又聞爾輔君嘗置祭田、學田及役田，皆所以爲維持宗族子孫久遠之計。後之人尚克謹承其志，惇孝友，服《詩》《書》，益圖其遠且大者，用以光大其族，則兹譜之傳，雖百世未有已也。余辭不腆，然於序宗家之譜，安得不深致其意哉！

永慶堂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有餘

之爲言，足乎一己而衍及乎一家，足乎一世而衍及於後世之謂也。天有顯道，福善而禍淫。慶固不可以苟得，其有受天之慶，至於數世而未已者，善之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邑姻蕭君希道，嘗以永慶名堂，其諸積善之家矣乎！蓋惟有餘，是以克永。衆目攸覩，華扁昭然。其豈無其實，而姑假是名，以爲其堂之美稱乎？惟蕭氏居吾邑東南桃源里，至今數百年。世之遠者姑未論，自君曾大父德贇翁，以至於君，奕世以忠厚著聞。於凡分內之事，則相率爲之，分外之事一不爲，是以既明且昌。而其勢猶盛，庶足以興事，富足以行禮，有和樂之美，而無憂患之干。其已然者既不可誣，而方來者益有可冀，此堂之所以以「永慶」名也。鄉邑士夫，見而知者韙其名，聞而知者嘉其實，於是永慶堂之詩作焉。善固人情所同好也，慶亦人情所同欲也。以其所同然者而發之詩，而「永慶」之義無餘蘊矣。古詩刪定於宣聖，得三百十有一篇，大抵皆美刺之作。蓋因其人之善惡，或婉致其辭，或直陳其事，其爲體雖不一，要以明是非，寓勸懲焉。今永慶堂有詩，或古或律，或五言或七言，雖與三百十一篇之體不同，然於義爲美。雖美而其辭無溢，足以使人知勸，是豈不可傳乎！

於是君之姻楊君顯祖，以求余序。余於卜氏之學未之習也，然竊以爲是詩傳其子孫，則今日之慶，當思所以延之；或傳於他姓，則蕭氏之慶，當思所以同之。蓋是詩之作，雖緣於一人，而其義之所以爲勸，固無不可讀者。試以余言求之，其必將有得乎！詩凡若干首。

送梧州太守李君之任序

正德三年春，述職事竟，監司郡守或黜或遷，闕員凡數十。銓部擇所宜補，位置有倫，旬日間奏章連上，或一上而即允，或再上而後諧，蓋上意方嚮用老成，其難也，所以示其慎也。余同年進士，分職南都，于今僅二十一人，而遷者六。山陰李德美，自刑部郎中僉廣東憲事。臨川李希先，自禮部郎中守梧。晉江陳洪載，自兵部郎中守高。户部郎中太和王文瑞，守台。霸州曹本忠，守臨江。刑部郎中仁和胡永清，守廣之太平。六人者，歷年多而經事熟，固皆監司郡守之選，而當嚮用老成之日，同時受命，吾黨與有光焉。雖或逾嶺而南，稍爲僻遠，然君子居之，無弗宜也。於是吾十有五人者，僉爲諸君贊喜，相與醵金以餞其行。獻酬禮成，樂飲無算，清言善謔，間以箴規。

希先顧謂欽順曰：「何以贈我？」余曰「廣東西列郡二十，有一梧爲中。梧雖中郡，而當兩廣之會。有總鎮中貴人，總兵將軍，總督都憲，三府在焉。自兩藩文武大吏，若二十郡以及其所統，凡名有職位者，不知其幾，皆望梧而走，以受三府之約束。外之則深谿複洞，連山密箐之中，昏傜惡僮，在在蟠結，畜其狂猘而未敢盡肆者，懼梧之不可度也。此其地顧不重歟！守之政令，不出其封，而郡之形勢，實臨乎遠。君兹拜命而往，發揮素藴，以見諸施設，獨幾庶事舉，封内乂，爲無所負云乎哉！梧之山川，君實主之，使其山若增而高，川若增而深，隱然足以爲一方千數百

里軍民之所倚賴，茲固有任其責者，而君亦不容以出位爲嫌也。君在禮部時，嘗侃侃論天下事，人固以爲有奇節。今攘鄰地比，勢有相關切者，孰謂不當一置慮耶！朝夕三府，誠意積孚，時出嘉猷，以贊良畫，則君功名之美，將出古循吏之上矣。」

希先作而言曰：「子之言，贈我良厚，惟不敏是懼，豈其敢忘！」

余乃顧侍者取卷書之，爲送君之任序。有言於一憲四守者，亦各書於卷云。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不可爲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之中，截長補短以爲功，因高就下以爲利，日計雖不足，而

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整辦爲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然而厲民以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

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南京户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於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爲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爲郎户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法在必行而不爲刻深，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有蠹，皆宿猾，君廉得之，軍一人，徒四人，宿弊爲之一清。又嘗榷舟淮安，其税兼輸錢鈔，數累鉅萬計。有姦民囊橐其間，輸者苦其邀求，而司榷者多緣是獲謗，弗之察也。君首捕寘諸法，舟往來者

頌焉。先皇帝末年，嘗從南京户部之請，裁減冗食，歲贏米二十二萬有奇，其議蓋發於君。于時群小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爲動，曰：「茲吾職也，敢弗盡乎！」君在户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謂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相語以爲慈父母也，宜哉！

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之不易者。而寬征之説，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此説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況才之爲用，正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爲者，不然，又何貴於才？美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人有言，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況積以歲計，其爲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聲實茂著，自將進於高位，豈獨彼工於徇時者之足以興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愛民者之所宜留心。況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鄰郡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爲贈，既道其民之所欲，而又贅及乎此，蓋亦脣齒之過慮云。

送助教符先生九載考績序

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方其君道之昭明也，師道亦有所繫而立，是以人材衆而風俗美，治化隆。周既東遷，教衰士散，天下日以益亂，紛紛籍籍，以至於暴秦，而君師之道胥亡也久矣。士之出於其時者，可謂大不幸也。更漢歷唐，而宋而元，上

下千有餘年，其間有志之君，亦頗能留意於學校。雖其立教無本，其爲法粗略而弗周，然而師道往往賴之以行，是以先王之道，不終墜於地。

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德，受天明命，以爲天下主，尤以學校之教爲急務之先。首建國子學於京師，遂推之以達於天下，雖偏州下邑，窮邊絶徼，莫不有學。其授業也有師，其代耕也有廩，教養之法，視前代詳矣，而於國子學尤詳。蓋凡宮室之經營，制度之品節，成德達才之要，飲食器用之微，裁自聖心，無不曲盡。復深懲近代之失，以爲敗倫傷化，鮮不自懦師悖徒，故所以訓飭師儒者，必欲其嚴以立教，有不率教者，往往屏之遠方，甚或處以重典。肆爲教者有所恃而舉其職，游歌者有所畏而不敢爲。百餘年來，人材風化，可以遠追成周之盛者，有由然也。雖然，師道有所恃而立，固爲斯文之幸，而吾黨之居其職者，苟非有以自立，亦安能無愧於心乎？學至於自立甚難，而行則不可不勉。勉乎行者，務重乎内，内之重者，其外必輕。吾嘗以是而求之於吾助教符先生，蓋在所取也。

先生行恪而和，言簡而當，儀度修整，而講説詳明。士子從其游者，皆自以爲得師，而人之知之者蓋鮮。夫嗟卑厭冷，常情之所同。人不己知，君子之所不病。先生自蒲州學正，陞助教於南雍，於兹九年矣。兩監師儒，歷任三五年者，率遷他職以去，而先生久於其職，自守益堅。今其獻績於朝也，妻孥弗移，舍館如故，意若將終身焉。所謂重内而輕外者，非耶？夫重内輕外之士，豈惟可以爲教，亦優於爲

政也，如建之民上，吾固知其必將後己而先民。當道者或以是處先生，豈不爲得人乎！然使吾失一賢佐，而力弗能留，吾將不能無私怨也。先生之行，其僚友合詞，請余言爲贈。余與先生皆出大江之西，而學正郭先生，又以同鄉之好，申請至再三不倦，誼有不得辭者，於是乎言。

七星文集序

自昔擅名文苑者，皆夙智早成，❶博學多通之士。夙智早成，❷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而爲文。固宜遒麗瓌奇，鏗鍧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莫與之争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近遠。故有志於不朽者，不以辨博高天下爲足恃，❸必將深求斯道，而載之以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差，俯俟來哲而無歉。然亦希矣。

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絶出。方幼學，把筆爲文字，語輒驚人。川湧瀾翻，雲蒸龍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年益長，學益博，文益奇。往往受知於名公鉅人，而其名遂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願從其遊。行李東西，争先迎候。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接踵。先生舉欣然應之，長篇短章，人滿所欲。濬長源於經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出之無窮，恢恢乎其無所不有也。然其沖懷遠度，千古爲期，反約窮深，惟日不足。用能盡人情物理之變，協是非取舍之公。酌政體之變通，判

❶「智」，四庫本作「志」。
❷「智」，四庫本作「志」。
❸「辨」，四庫本作「辯」。

儒學之失得，而一無所苟。使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其心將莫不洒然，以爲有合無疑。夫才高而無據則易淫，學博而無統則寡要。是雖其文之工妙，有以震動一時，然不旋踵而散亡磨滅以盡，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同日語哉！

先生早膺鄉薦，竟不得志於春官。年僅五旬，忽焉長往。懷奇器而弗試，孜孜深造，而不能無遺恨於所止也，可不惜夫！先生既卒，故人厚者咸切傷悼，且圖經理其遺文以傳。會吉守任侯象之入朝，錦衣指揮余君世臣首以爲言。侯曰：「是在我。」歸即謀於泰和令區君時行，徵稿其家，得記、序等文十有八體，凡〇百〇十〇首，❶釐爲若干卷，刻之堅梨。於是先生從子貞、嗣子栲，❷與邦人士謀，來謁余序。夫有文若此，當不假序以傳。至於數君子樂善之誠，尚文之美，則非序無以見也。抑先生平日涉歷既廣，應酬亦多，兹集所編，惟據存稿。四方人士之所得者，或頗不在集中。若其五七言古近體詩歌，又皆編次未就。將豈無君子，兼收而併刻之，以備一家言，俾異時傳文苑者，有足徵乎？此又余之所不能忘言者也。

先生名鴻，別號七星居士，因以名其集。七星，本坰名，在澄江之南，一舍而遠，劉氏居其上垂數百年。世承宦學，至故雲南憲僉公益顯。憲僉剛稜嫉惡，壁立千仞，以「鐵心」爲號，而人莫不信，今以鄉賢附祠學宫。先生其季子云。

❶「〇百〇十〇首」，四庫本作「幾百十首」。
❷「栲」，四庫本作「考」。

慶義官王君六十壽序

三十年爲一世，人歷世至再，則以壽稱。引而上之，至於四世，百有二十年，極矣，雖堯舜之聖，未之有過者焉。昔康節邵先生，著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人生一元中，得年多者，僅百二十，少者往往不及五六十而止。此生之所爲可貴，而壽之所爲難得也。然而倏短之較，據耳目所及，若有相懸絶者。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觀之，雖百十年間，猶旦夕爾。苟非自知其生之可貴，有以自立，而無愧乎爲人，亦何異蠛蠓之出没於旦夕間哉？故或壽而榮，或壽而辱，或不必壽而其名永存，要觀其所自立何如耳。古之聖賢，特立於千萬世之上，乃能與天地相爲無窮。此其道固非有異於人，而知之者鮮矣。流俗之與居，機事之相移，嚣聲之相聒，靡然相隨而化者，十常八九。故其雖生而不足貴，雖壽而不爲榮，是豈不可惜哉！韓子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有如王君紹堯，其殆可告者歟！

王君，余姻丈桂林楊公之姻弟也，公之子榮祥、志整，於君爲甥。榮以書來言，君今年壽躋六衮，丐文爲慶。且云君之先子，雅自振邁，以輸粟受冠帶之旌。而君克世其美，爲前郡侯張公孟端所重。君所居在郡城中，而趣尚悠然，若無異於山林。有子琮、珥、珊，皆讀書克家。君兹暮景甚適，可謂榮矣，顧無靳一言。余惟今生齒極繁，一城之中得壽如君者，當不少。高文大軸，出於名公才士之所摛，親戚交游

之所奉，持以爲慶，潤增華屋，而輝映几筵者，蓋往往有之。然不過以飾一時之耳目，雖有至言妙義，服之終身可以無斁而能注心者鮮矣，則言亦何容易也！顧君榮於余爲至戚，惓惓以請，且韓子之戒，余常誦之，其又可默與？夫以君居繁會之區，而有山林恬淡之趣，其發言制行，必當有取於君子，壽而榮也固宜。繼自今，誠益謹其言，益修其行，亹亹焉惟善義是由，以超然於流俗之表，斯其爲榮且貴，胡可勝道也！昔詩人以萬壽祝君子，必曰「德音是茂」。余之言，所以爲君壽者，其義豈不有同於詩人者乎！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既成，遂謀鋟梓，以傳信於後。於是其族之彥一和，與其族子循讓、循愛，族孫德大，因余族祖熙翁，來請余文，以引其端。族姑夫曾君主善，復申致其意。二翁皆連姻張氏，余不得辭也。

余素聞張氏居中塘者，爲萬安舊家，然未始見其譜。及今觀之，始知其先蓋出唐曲江公。曲江之後，有來家吾吉豐之恩江鎮者。一分而爲坳上之族，再分而爲吉水田心之族，三分而爲中塘之族。曰遐年，號顔齋者，中山之初祖也。由初徙至今，垂四百年。自顔齋以至於德大，凡若干世。其顯者，在宋則有大理評事仲才，在國朝則有龍陽主簿鵬遠。其他率隱居不仕，而以行義見稱於君子者，往往有之。考其近世，若濟遠、永高之父子，士洪、士魁、士敏、士昂、士淵之兄弟，或以長厚稱，

或以豪邁尚義稱。見於諸先正之序，不誣也。其在於今，若一和之秀朗，循讓之詳練，循愛之篤實，德大之静顯，又皆克稱其家。蓋中塘之族，其可稱者，宜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不謂世有人乎！

其族故有譜，遭元季兵燹而逸。濟遠據所聞知，始復作之。間與諸子若孫躬訪田心、坳上之族，求其舊譜之存者，參互考訂，而本源益明。迄今再加修輯，而支流益備。凡其生卒之歲月，娶某氏，葬某地，子男女幾人，各詳註於名字之下，而闕其所不知，可謂慎矣。夫君子之作譜，蓋本於尊祖睦族之心，而以爲維持久遠無窮之計。然而猶虚器焉。族之所以睦者，人也。

今中塘張氏譜成，板本且行於其族。其直以爲美觀乎，抑將由此務相與致其親睦之實乎？誠使相親相睦，有加無已，其氣薰爲太和，將必有奇材異質出乎其間，而以其族丕顯。蓋積之厚而發之宏，固天道然也。余既不辭爲張氏序玆譜，惟其族人，於吾斯言，尚亦加之意哉！是爲序。

鄧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鄧塘張君九瑞，以其家所重修族譜，託余族叔用龍、表侄王詔，來請余序。張氏族居鄧塘久矣，其譜在國朝洪武、宣德中，兩經修訂。迄今又百餘年，而子姓益繁，名字之登，不容無續，因而鋟梓以傳示族人，所以爲無窮計也。是宜九瑞與其諸弟某，諸姪某，特究心焉。夫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故家大族，誠不可以無譜。然其義，則王文端公、東白張公，爲張氏言之已

詳。族有顯者，所宜表見。矧張氏先世，顯者尤多，然亦已備見於翰講余公之文，則余之序兹譜也，又奚容贅。

竊惟文物之興墜，雖係乎人，然其機，未始不由於世道之升降。當元氏之亂，上下分崩，史多缺文，族無完譜。比國初平定，雖有賢者拾殘補缺，惓惓焉不遺餘力，然亦安能遽厎於明備乎？迨兹累世隆平，文教洋溢，不惟朝廷之上，遺文墜典，一皆討論修飭，以成焕乎之治；至凡民間所有族譜、家乘，可以昭先德，垂後規者，或開其源而未竟其流，或但爲一人之私藏，而未爲一族之公器，亦往往旁搜博采，燦然成編，鋟之於梓，而公之於其族矣。若兹譜亦其一也。

夫以張氏之族，固久且盛，而其譜遭天下反覆，竟亦散亡，至於今乃明備如此，謂文物之興墜，不係於世道之升降，可乎？世當彌文，而其族之彦，又有尊祖敬宗，知所先務如九瑞兄弟者，則兹譜之重修，良亦非偶然也。雖然，族之大，貴乎保之有道；時之盛，貴乎出而有爲。保大乘時之具，非《詩》《書》禮義，何以哉！惟張氏之後人，尚惟禮義是惇，《詩》《書》是悦，以日進於高明，庶幾無遏佚前人光，而重有以增光兹譜也。因序以致規。

送少參張君之任湖藩序

天人之相勝，吾嘗聞其語矣，然不免於二之。夫天固不外乎人也，是故推其數殆不可勝窮，循其理則不容少易。凡人之所爲，即天之所在也。是故人事得而天降康，人事失而天降亂，非相勝也，乃相應

也。雖其窮極之際，轉移之機，若有莫之爲而爲者，然亦未始不因乎人。故君子之仕也，小而一邑一郡，大而一方，又大而天下，苟其責任在己，必惓惓焉惟治安是圖，以爲斯民立命。一有敗證，固將反躬自責，而勉圖後効，其敢諉諸天數，謂吾力不能勝乎！

頃年以來，中外亦多事矣。余方從事農圃，天乎人乎，所不敢知。頗聞湖藩水旱荐臻，盜賊群起，軍民憔悴之態，談者至不忍究言。反覆以思，恐未可謂之適然也。虐政召災，貪風鼓盜，人事之失，殆非一朝以貽其患。於今日，不有君子，誰其拯之？

大庾張君天衢，舉己未進士第，出宰揭陽、休寧兩邑，皆有聲。入爲給事中於南京禮科，端雅周詳，務持大體，蓋君子人也。茲有湖藩少參之擢，湖之民其有賴哉！夫琴瑟不調，其絃在所當改；前車既覆，其轍不容復循。推所以致弊之由，而救弊之方明於指掌。本諸身以嚴乎吏，宣上德以下於民，通融其有無，宣暢其湮鬱，洗滌其瑕疵，夫是之謂改絃易轍。人事既盡，湖湘漢沔之區，其有不清矣乎？以吾張君之賢，用當是時，不肯泄泄於其間也，審矣。余嘗得休寧人士所刊《去思録》一帙讀之，見君遺愛之深，足以不朽，顧其所及者猶狹。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今君位進參藩，澤可遠施。苟此心不懈，異日以豐功偉績去陟巖廊，將湖人之思，不有百倍於休寧者乎？君行，余不及餞，黄門胡君斯靖、劉君景瞻，謂余素善君，宜有言，曰：「亦同鄉諸君子之意也。」夫言既及之，誼不容隱。張君宜有合矣，

得無有病余言者乎？

送福建少參鄭君之任序

今布政司，即古牧伯之任也。《書》紀帝舜咨牧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成王志切阜民，首令六卿分職，以倡九牧。而《詩·韓奕》之篇有曰：「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是知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修城池，治田畝，正税法，貢土物，皆牧伯之所有事也。修此數事，以和六卿於外，天下之治，其有不成矣乎！我朝以「布政」名官，加繫「承宣」字於其署。其官之長曰使，其佐曰參政、參議，其職任無異於古，可知也。然而中外同心，倡和以義，則民莫不蒙其休。中外異心，倡和以利，則民莫不蒙其咎。《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當此之時，固將出遺黎於塗炭，而濯之以清風；引尫羸之氣於一線之微，而滋息之以復乎膚革充盈之舊。爲民牧者，容不盡其心乎？

余友鄭君立之，夙慧不凡，而充之以博學，明乎陰陽之變，達於人情物理之紀。以進士爲郎南京兵部，歷職方、車駕、武選三司。自守嚴，臨事敏，差遣舉措，動合人心，雖權貴，無能以其私撓之者。當道雅知其賢，遂奏爲福建布政司右參議。士夫之論，皆謂其必能盡心民事無疑。君世居上饒之葛源，直江閩之界。尊府君雅有高行，嘗被職方主事之封。與其配安人，偕老無恙。君喜過家道便，計日將拜慶于庭。其行孔亟，諸謀以言贈者，未之達也。會余起廢，復莅南雍。侍御徐君子謙，夏

官歐陽君相周，乃來屬筆。余與君交厚，其曷辭？蓋君子雖無所不用其心，然必審乎先後緩急之序。先後緩急之序不失，是則所謂義也。率義以從事，始於民食之足，而終於職貢之修，俾承我者之心皆與我同，而不同者不容一日幸居其位。夫如是，則其成功也，何有哉！功茂成於一方，道且行於天下，吾黨屬望，厥惟在此。余以是忘其不敏，而著之于篇。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六

序一十五首

壽桂林千户李君序

余門下士有桂林李氏兄弟者，皆升自鄉舉，行皆稱其文。其兄曰鸞，今爲崖州學正。弟曰鶚，歷事南京刑部，已及瓜矣。鶚歸有期，乃來拜請余文，爲其尊人千户君之壽。余雅愛二子，因以知君之平生，以爲在今武弁中，未易多得。於鶚之請，遂不辭。

君先世本湖廣大冶人，自其高祖，始以戎籍隸桂林中衛，爲千夫長。至君而材略傑出，且旁通經史諸書，喜從儒紳君子遊，以廣其聞見，慨然以功名自許。會諸洞猺獞，多弗率，屢廑師征，君率在戎行，積功多，擢累千夫長。出入大將軍麾下，贊謀效策，每協機宜。廣右士夫，至以文武兼材稱之，見於文字有足徵者。其爲人如此，可不謂之賢乎？今茲花甲一周，巋然武弁中老成人。有子八人，皆能讀儒書，習舉子業。鸞與鶚固佳士，其他若庠生鳳，儒士鵬、鷗輩，亦皆駸駸嚮成。於是李氏自大冶來，垂百餘年，而君父子之間，聲實蔚然，將遂爲桂林之望。

其所以自致，蓋必有過人者矣，然余因而有感焉。國家蓄養將士，恩德至深。自禄賜之饒，累世不乏，誠有資其用耳。自頃狂奴悖隸，乘機竊發，實繁有徒，征討之師，所在成列。然而月靡聞於三捷，凶或見於輿尸，豈非忘身殉國者之鮮其人，而

偷生避死之心勝邪？是可慨也已。夫人之生死有命，非可避而偷也，況義有重於生者邪？又況舍生者未必不生，而偷生者未必皆能久生也。漢之雲臺，唐之凌烟閣，其所圖之人，孰非忘身以徇國者？而往往身名並顯，壽考令終。柴周之樊愛能、何徽，高平之戰，固巧於偷生矣，踵未及旋，而遂爲世宗所戮，非其明驗也歟！

有如君者，奮自行伍，竟長千夫。當其提戈斬級之時，義勇赫張，寧惜一死？然而天命有在，式克至於今日休。彼偷生之徒，雖幸而免於王法，使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鋒鏑之下能死人哉！噫，今之武夫，胡不此之思也！余於是益羨爲難得，而願天以難老錫之，以達觀其諸子攀龍附鳳之盛。遂序次爲文如此，蓋既以壽君，又庶幾聞之者之或有所警云。君名經，字大綸，六月十有七日，其生辰也。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四明序

凡山水之經遠者，百里不皆峰，十里不皆瀾也。峻極之餘，必有堂焉；急湍之下，必有潭焉。曼衍紆徐，渟泓淵灝，蓄其所以經遠之勢而再發之，是故其爲峰也益奇，其爲瀾也，往往極天下之文而莫之能狀。茲理之在地也，固天然也；而在人，則亦有然者矣。

以余觀乎四明豐氏，若今封諭德西園先生，豈不能爲峰、爲瀾也哉？然而名逸於賢書，官止於宮教，衍而弗峙，渟而弗流，人或以是而致疑於天，而不知夫天固以蓄豐氏經遠之勢也。豐爲四明著姓，若清敏公之在宋，最爲有聞。在國朝則自先

生尊人以及先生，及其嗣子，凡三世顯矣。尊人起家進士，累官河南右布政使，其功名利澤，殆與嵩洛相爲雄深。先生有諸中者，實克似之，而名位曾莫之副。然於義方之教，則專矣。由是嗣子熙原學，一旦以諸生入奉大對，遂取先多士，拜官内翰，再遷春坊諭德，簡莅院事于南京。其望日益隆，而文日益盛，泰山之仰，江漢之方，將有不期而自合者。蓋其資禀固異，而增高益深，有得於義方者，又非一朝一夕之功。然則謂天以先生蓄豐氏經遠之勢，❶其不信耶！

先生好古而惇禮，初爲訓導湖口，以奉母夫人之養，棄而歸。後以教授侍建安王，會當得編修之封，遂辭去。原學屢以迎養請，輒欣然而至，然所至不肯久留，蓋其高尚如此。其學於經史百氏無不覽，而於地理尤深。然則自識者觀之，亦何嘗不以爲峰、爲瀾也。兹者將自金陵東歸，其鄉之彦監察御史顧君輩，來以贈言見屬。余嘗辱先生不鄙，相與論金陵形勝，❷良有合，因有取於山水，以爲先生父子況焉。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士有志於功業者，必以守身爲本。其身一失，則萬事瓦裂，雖有絶倫之智，高世之才，尚安用乎？頃年以來，中外士夫往往不幸而壞於賊瑾，而關陝爲甚，蓋瑾，陝産也。瑾善盜官爵以餡其鄉人，用爲腹心股肱耳目。受其啗者，恬不思義，方揚揚自慶，以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然而智未及

❶「天」，四庫本作「大」。
❷「勝」，四庫本作「勢」。

謀，才未及展，一反掌而已俱敗，曾其身之無所措，尚何功業之云。

當此之時，其凛然自守，超然遠迹，不爲其所污者，亦有之矣。以余所知，得二人焉：監察御史楊君德徵，翰林修撰吕君仲木，皆出自關陝者也。余去翰林也久，吕君之賢，蓋得之一二舊寮友間；楊君則余嘗往還，其寮友周君誨可、許君舜咨，間爲余言之尤悉。《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何幸於二君見之！充其志也，德由此而立矣，況功業乎？楊君初領鄉薦，再上春官，以乙榜例拘，去爲内鄉教諭。陞教東昌、保定，凡十有五年，七膺薦剡，乃陞今職，莅山東道於南京。君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尤善啓發。至如冠、婚、喪、祭、飲、射諸禮，皆稽諸古，歷歷舉行於生徒。有恩贈遺，雖微，一不受，一時師儒中不多得也。及爲御史，論事持法，未嘗有所遷就。嘗清理諸輔郡戎籍，又領都城徼巡之寄，又經理諸輔郡屯田，推究施張，規模整整。凡其寮友，莫不推重以爲能。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不信夫！今以考績入朝，當公道大明之時，而君卓然有已試之功，皎然有不污之節，隮華陟要，其誰曰不宜？名位日隆，其建立當益偉。茂著忠貞之績，昭垂竹帛之名，以稱爲關陝第一流人物，不於君有望哉！君之行也，周、許二君舉臺中故事，來以贈言見屬。余不佞，蓋嘗聞古人有初節晚節之説，君自兹以往，宜必有光於其初。

枯復詩序

枯復道人，今之名有道者。當其望八

之年，偶嬰疾，危甚，未幾遂平復如常。間取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讀之，至於「任蓄微稚，老枯復榮」，囅然笑曰：「茲豈余之謂乎！」爰以「枯復道人」自號。道人嘗爲吉之龍泉令，爲監察御史。以聲績將致高位，然所志不存，一旦棄其官去，爲尋真之遊。凡世所稱諸名山，無遠不到。遇異人高士，輒相與研窮道術，而悉取其所長以自資。人徒見其老而不衰，無能測其所得之淺深也。

去年春，余過訪姻友陳上舍元善於池陽，獲與道人胥晤。問其年，八十三矣。坐自旦至午不移席。每舉觴，但微醺，而談吐益健，往往雜引僊經。顧余早歲亦嘗玩其辭，意竊向之。❶後因讀晦翁《感興》詩乃已，以此猶頗能醻答，或巧相詰難以爲笑，遂相與如平生。歡酒數行，元善起而請曰：「祚嘗爲吾師求得《枯復詩》數什，莫任爲之序者。今吾師與先生言如有合，敢丐大筆，以弁諸卷首，斯則重爲枯復之榮。」道人亦欣然起酌余曰：「榮枯在先生筆端矣。」余惟枯楊生稊，《易》著其象；顛木由櫱，《書》有其辭。茲固物理之可徵者。衰老之人，理無再壯，而黃髮兒齒，嘗詠於詩，非所謂復榮者乎？然自吾儒言之，皆定命也，惟道術家則以是爲有道之符。今道人之志於道也甚專，而其精力風神，不以疾減，不以老鑠，自非有得，何以及此？第不知果能啓元命之祕，養成所謂神丹者否邪？

蓋余嘗論之：靈均之賦《遠遊》，子房之學辟穀，意皆遠大。道則靈均爲精，如其志有成，固將駕風鞭霆，以遨遊八極，遺

❶「意竊」，四庫本作「益切」。

獨世而獨立，留不死之舊鄉，庶幾乎來者之畢聞，以快覩夫天之終定。此其事，非天下奇男子，孰能辦之？余既拙不能爲，於道人不能無過望也。遂書其説，以副元善見屬之意，且又以俟夫知者。區區榮枯之跡，豈煩多辨哉！道人張姓，其字大信，世爲池陽人。

奉慶伯父孤峰先生八十冠帶序

皇上臨御之五年，殄戮姦兇，大明黜陟，舊章成憲，申飭無遺。其年冬，欽順首蒙恩，叨復舊物。既而以上兩宫徽號之故，誕推德意，嘉惠萬方。明年春，詔書至吉。於是欽順之大人，以季弟欽忠備員銀臺，由翰林編脩進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三從伯父孤峰先生，以年耋而行脩也，得賜冠帶榮身。蓋更化未幾時，而欽順一門之内，受恩稠疊如此，其爲慶幸何如！其爲感激何如！其在伯父先生，則尤爲奇遇也。

蓋先生方弱冠，即負文名。提學每小試應舉諸儒，先生率居甲乙之選。始自景泰庚午，迄弘治乙卯，周旋場屋凡十二三科。而庚午之秋，則先祖司訓府君，天順己卯，則大人封君，皆中式。欽順於弘治壬子，二弟欽德、欽忠於乙卯，亦皆叨與薦名。先生獨奇蹇無成，雖志不少衰，而身則老矣。知者蓋莫不爲之嘆息，孰意其有今日之遇也哉！夫曠蕩之恩不常有，大耋之年不多得。吾鄉素稱多士，奇蹇如先生者，亦不少矣，而年與恩會則稀，類終老於布衣。此先生之遇，所以爲尤奇也。先生美鬚髯，長身玉立，儀範詳整，出言有

章，孝友惇叙於家庭，膏馥沾溉於子弟，雖年登大耋，而於禮節之細，未嘗不致其謹也。昭受天恩，夫何愧哉！

初書至吉，時欽順即欲有言，爲先生慶。先生曰：「姑及吾誕辰。」蓋八月十七日也。已而鄉邑有警，先生復以書來曰：「古人舉事多於歲首，矧拜天恩，重事也，吾謹卜以春正。」近者大人封君以迎養東來，間詔欽順，文當先春以往。切惟朝廷恩德隆厚，有如天地。欽順兄弟無能，方寅奉庭訓，夙夜祗勤，以圖報稱於萬一。惟先生所以訓飭諸子若孫者，亦豈能一日而忘朝廷也哉！《詩》云：「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能保艾其後，使之勉勉焉一惟忠孝是由，或出或處，無乎不可，是即所以報朝廷之大德也。誦斯言於先生，殆亦贅矣，要亦臣子之情，自有不容已者夫。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君子固不難知，然其不求知於人。人或有不之知者，既知之矣，而可徒哉！在前必相與挽之，在後必相與推之，俾其道以時行，施以位普，而功以事成。凡以爲斯世斯人，初非有所私於君子也。如知之而不能推挽，則如弗知；推挽之而不能力，與夫弗推弗挽者，其間亦不能以寸耳。然則斯世尚何賴哉！

吾江右近時人物，月湖楊先生，其表表者。先生起家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爲給事中兩京，蓋久之而後遷。歷南京光禄太僕，兩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又十餘年於兹矣。範其驅，不計其獲；韞其櫝，不急

其沽，是豈求知於人者哉？ 然中外士夫，莫不知先生之爲君子。 近時知者，適多在言路，乃相與列薦于朝。 時則先生已爲當道所推，遂膺簡命，尹正京府。 此推彼挽，不謀而自合，無乃亦天意耶！ 然議者有謂先生之清德正學，宜在臺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 京尹地雖崇重，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大有司，似非所以處先生者。 欽順思之，其言不爲無理，抑安知當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横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明州。 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獄，於朝廷尊賢之體不爲無失。 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爲浙東提舉。 公以民饑爲念，遂不辭。 已而州縣一清，民被實惠。 然則議者所見，殆與純公意合，而當道所處，無亦有合於文定耶？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先生平日，爲張、朱之學甚篤。 蓋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所尊信者經。 五經無不明習，而所尤盡心者《周易》。 欽順不敏，年來粗辨爻象，觀先生今日之變動，竊以爲直《乾》之九三矣。 夫三與上應，然彼此皆九，殆非其正，體之以夕惕之誠，而審乎進退存亡之在彼者，非先生其孰能之！先生行，同鄉卿大夫士會餞于一堂，既醉且別，謂不可無一言之贈。 以欽順嘗載筆，俾序于簡。 禮也，其可辭？

贈侍御周君清戎兩廣序

兩廣之守，固倚重於官軍，所以張大其形，充實其氣者，亦惟民間之丁壯爾。清戎之政舉，按文以責實，鮮不惟丁壯是求，以之應中朝之簡書，實他軍之部伍者，

蓋多多益善。而兩廣軍伍有闕，則方取丁壯於中州。彼其人一聞瘴雲毒霧，蟲蛇蠱魅之形容，往往心寒膽掉，遷延規避，必窮其術而後已，故廣中之軍伍常虛。軍伍内虛，丁壯外徙，❶將何以爲緩急之備，而保地方之常靖哉？故其清戎之政，或舉或停。一停或五、七年，蓋未始無謂；而其舉也，必以付之識時宜、通政務之君子，乃能外無失乎足兵之本意，而内有以深達乎制變之微權。視清戎於他藩者，其操縱固未必同也。乃今孰爲識時宜、通政務，非吾周君汝和也邪？

君之爲御史南臺也，遇事輒言，而言之必當；有委輒任，而任之必諧。憲紀聿張，風聲以樹，非明達而能之乎？茲以内臺首推，光膺簡命，出清戎於兩廣，其可爲一時之妙選矣。以其明達之識，而斟酌於操縱之間，其縱其操，不惟其常，惟其時若勢；其求之而獲也，惟其實，不惟其多。簡書之效成，地方之受賜，有不兼盡其美者乎！

君世家江右之寧州。先嘗迎致其尊人封御史君及太孺人，偕就養于官邸。今其將使指也，道由江右以出，得躬侍二親，榮歸其鄉。舸艦相承，送迎屬路，又可爲一時之盛事矣。恩加於俯仰，光被於州閭，臣子所遭，孰此爲異？則君之所以圖惟報稱，豈徒曰地方受賜，簡書效成而已哉！《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余於君契好惟深，蓋不能無厚望，重以其同寅詹君〇〇、胡君誨之之請，輒書此以相其行。

❶「壯」，四庫本作「健」。

送太守馬君之任安慶序

永興馬君質夫，由南京户部郎中擢守安慶。其僚友胡君用經輩，來請余文以贈其行。君在郎署有年，其修職之勤，持身之謹，志向之正，才識之優，雅爲士大夫所稱。而其爲主事時，嘗以督理逋租至吾郡，民皆頌其明白而不擾，又余所親見者。況於余往還惟舊，重以諸君禮請，其可辭？曩余爲童子時，嘗隨侍家君於安慶郡學。其山川形勢之壯，人情土俗之美，固所概知。于時太守之賢，亦尚能記其一二。❶若修武王公璠之寬厚崇德，潘公蕃之嚴明，皆號爲成章。而其士夫之談，有謂使二公合爲一人，則尤爲盡善，蓋其責備如此。自余之去安慶至于今日，不知更幾守矣，又不知孰爲能合二公于一？數窮理極，毋乃當見於吾馬君乎？

夫四時之行，未嘗不以其漸，至于温涼寒暑之大分，則常自截然，此萬物之所以生，歲功之所以成也。故君子之爲政，寬可尚矣，要必有截然之體，政然後立；嚴可尚矣，要必有優柔之用，政然後和。二者勢常相須，蓋無可偏用之理。苟不明乎斯義，而弛張闔闢，一由其性之所安，則雖或底於成章，猶不能滿乎君子之論，況其他乎？君固有稱於士夫，至欲名其爲寬爲嚴而不得，其庶乎兼有之者。持此以往，弗縱弗苛，將俾安慶之人，以前日之愛王者而愛君，以前日之畏潘者而畏君，治化之沛然可想已！

夫安慶據湖江之會，實南畿之咽喉，

❶「記」，四庫本作「計」。

表裏江山，地形險要。誠使治化行，而人和以得，一有意外，屹然足以爲上流之防，其所繫尤爲不小。余輩嘗有感於近事，尤不能不以此望君。君茲往哉！尚惟遠且大者是究是圖，以克底豐功，用兼休於前政。

送宮諭倫先生還朝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南海倫先生文叙，欽承上命，來考應天府鄉試。事竣當還朝，府尹歐陽君旦、丞尹君梅，益謹權輿之承，謂禮有贈言，乃以屬之欽順。顧惟不敏，然向者在史館，嘗辱先生教益。今二君又以禮見屬，其可辭？

夫士之負大名於天下者，必將有天下之責；責任隆重，必將與天下之士圖之。然則知之何可無其方，求之何可無其素。公選之精慎，私訪之周詳，此其所以求之也；知言之學，日新而不已，此其所以知之也。《書》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又曰：「旁招俊乂。」凡以共圖天下之治焉耳。善斯道者，將不有茂烈以副其大名也哉！我朝進士高科，類底于大用，其功烈之所成就，則固有公論矣。或汲汲於求士，而所得者不皆純，與名爲知人，而所收者不甚廣，有以大相遠邪。

先生以狀元及第，遂入翰林爲修撰，累遷至今官，昔人所謂榮進素定者。嘗同考禮部、會試者再，茲則首司應天文柄，一時名士，收攬殆無所遺。固其盡心以求之，而平日知言之學，於是乎亦屢驗矣。自茲以往，其屬當公選，未容以一二計。至於游從應接，參稽博訪，以極乎顯微之

際，其所得將不加多乎哉！惟多且純，相與爲一體，吾知先生之當大任勝大責也，優優矣。欽順無似，嘗竊觀近時士習，大抵後心性而先辭藻，徇物過重，而自任則輕。蓋不能不私念之。先生所收固其良者，安得使天下之士皆務實學，皆有九德之行，以資源源不窮之用乎？以先生之高明，其必有道矣。願因以請教焉。

送大司成甌濱王先生序

留務素稱繁者，太學與焉。凡學之條章，皆聖祖所親定，師生循用，惟恐弗至，其何敢略之有！欽順初備員司業，時方乏正，蓋攝篆者踰年，每寅入酉出以爲常，猶病於不給。至於人事，類多疏失，雖竊以爲愧，而莫能免焉。後再以起廢來，則甌濱王先生已爲之長。往時同在史館，固已推服先生文學，及是相處益久，得其行事益詳。大抵操得其綱，於其目若不甚屑屑焉，而終亦不漏。六館之士，用此親愛之如一。先生爲教既善，而其間接納賓客，應酬文字，條答箋牘，舉優優然。送迎問勞之禮無弗周，宴會遊談之樂無弗與，卿大夫士率忻慕其爲人。欽順雖勉强效之，竟莫能及，乃知人才相遠，果如昔人之所嘆也。然則當大任，建大業，非先生其誰屬哉！

於是北太學缺祭酒，輿議屬先生者十且六七，及命下，果然。仰惟皇上秉德至明，用人至精，欽順雖至愚，猶知所激厲，以圖無忝於他日，而況天下之士，素抱負才能者，聞先生之進，有不彈冠以相慶乎？昔人有言：正臣進者，治之表。吾方

於世道觀之。抑先生之莅南雍，亦既厎厥績，兹改轅而北，車輕路熟，於收功乎何有！吾知濟濟衿佩，一爲春風之所披拂，孰不争先奮發，日改月化，以成其可用之才乎？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桷與榱。」又將於先生見之矣。欽順不佞，每獲聞先生緒論，於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棟廟梁宫，宜有餘裕。往年流賊南嚮，蓋嘗持守淮防江之説，爲當事諸公言之甚勤，且有方。諸公雖不果從，而未嘗不偉其才，壯其氣也。由是觀之，何功業之不可建哉！

南雍僚屬沐先生之愛惟深，於其行也，欲挽留而不得。以欽順嘗有協恭之雅，來請贈言以致其情，兹固不容以無言也。先生行矣，亦將有以處我輩乎！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爲拙之一字，當爲巧者發耳，不然未爲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違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横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十數萬。名爲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勘命，❶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爲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違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牽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元載之策，勢將必行，斯

❶「勘」，底本墨批改「堪」。

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

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爲言。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豪强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爲郡者庶無負矣。

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爰請于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況在户部日久，中間屢奉堂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縮，緩急之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爲郡之贈，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意於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送太守楊君之任寧國序

寧國直隸京師。凡直隸京師之郡，惟巡撫、巡按爲之監，太守之尊，視方面幾等。而寧國在江南爲奥，蓋終歲無一過

客，太守日端坐黃堂視事，騶御常稀出，士民有經時閱月不得窺見其嚬笑者，故其望尤尊。其山川深秀渟泓，土田肥美，物産蕃碩。故其民多給足，少偷盜，雖頗尚氣，好争訟，然亦不至紛如。故自昔名爲易治，凡爲其守者皆號優遷，不數年輒以成功被超擢而去，蓋歷歷可數也。然則雖以中才處此，宜亦可無闕事，而天官重其爲輔郡也，往往屬之高才。才高則其用宜有餘，夫使才有餘，用亦可惜也。然吾聞古之君子，善於自用其才者，不徒取目前之事，整辦而止，必將爲斯民久遠利益之計。誠爲斯民利益久遠之計，則惟恐其才之不多，經營顧慮之不周也，而何有餘之云。有如楊君文明，今之所謂高才，蓋其選也。天官究知其履歷，遂奏爲寧國太守，非優遷歟！

君夙領其尊人中舍先生庭訓，弘治丙辰舉進士得第。歷知西華、冠、沛、涇四縣，政聲茂著。入爲南京淛江道監察御史，其所巡歷，自京城以至東北邊江數郡，皆肅清。監試秋闈，明察而詳恕，時有按劾，多稱上旨。所得命詞甚寵，聞且見者，莫不爲君榮之，以爲殊常。此今日之優遷，所以克諧於物議也。君行有日，余宗兄子文侍御，與之同年，復同道，遂倡臺中諸寮友張筵以餞，而以贈言來屬，曰「必無辭」。夫以君之才，昔嘗優於治涇，涇固寧國之屬邑也。乃今合數邑而并治之，誠善推其所爲，其致整辦於目前，垂利益於久遠，必將兩得之矣。余非能言者，第宗兄之見屬也固，夫安得不有言於君，而言又安得有所苟哉！

龍泉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故龍泉掌教、吾邑前輩蕭先生遺稿一卷，爲五七言古近體詩百五十首，啓二首，贊辭一首，凡百五十三首，皆手筆也。先生諱孔資，字愛同，别號歸叟。初起明經，爲霸州訓導。秩滿陞教龍泉。俄以將母歸，歸二十年而後卒。平生述作頗富，其仲子儒士津，寶藏惟謹。叔子聰，以先生遺命，占籍新野，竟起鄉薦，爲内黄訓導。及致仕，始克一歸。時則儒士君没已數年，而先生手筆不無散失，僅得此稿於故篋中。寶之過於琬琰，置諸衣笥，出入與偕。又數年，而其子麟亦以鄉進士，訓導高郵。乃出以授之麟，於是釐爲長卷，以便諷誦。某嘗得而讀之，大抵平正典實，本於性情，而約之義理，乃其剛直不屈之氣，亦自隱然可窺。其字畫明潤圓匀，頗有晉人風致。視彼艱深險澁以爲工，偏枯側媚以爲奇者，未可同日語也。蓋先生爲松臞曾學士之甥，早歲即嘗受業，故其學行與詞翰，往往似之。語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乎，自有來矣！

夫以先生學行之篤，詞翰之美，子若孫繼述之善，乃三世比爲儒官。自世之偶挾一長，遂軒然得志於當時者觀之，謂之久屈可也。屈之久者，理無不伸，兹麟方以仕學蜚聲，其殆以先生顯乎！先大父司訓府君與先生兄弟交，竟以愛女爲儒士君配。而欽順之爲童子，又嘗受業於儒士君，乃今視麟猶兄弟也，麟因以此卷屬爲之序。顧惟生晚，聞見寡陋，敢以不腆之辭，僭序先生之遺稿哉？遜避久之，而申

屬益固。則念夫尊者之出入，容有子弟爲之先驅者。用緣斯義，而概書其本末，以引於卷端如此。使夫讀者知先生之所以不朽，蓋有在於詞翰之外云。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侍御羅君子文，與余同姓，且同出泰和，同官南都，亦有年矣。每公事粗辦，時時往還相晤語，蓋相好如兄弟然。然自君上世以來，占籍金陵。君生長都會之區，資禀不群，聞見亦多。於時務皆所通曉，其才具之優贍，蓋隨用隨濟，非余淺陋所能及也。君爲南臺御史，初莅廣西道，俄以外艱去。起復，改浙江道，間嘗兼綰他道之章。道無留事，時有論列，必采之輿論之公。凡南都之錢穀甲兵，門禁邏卒，營騎工作，散掌於中外諸司者，屢承臺檄，巡視督察，姦弊幾無所容。而日力有餘，輒以之讀書賦詩，久而益工以博。蓋士林之翹楚，而南臺之出色者也。

兹以給賞事竟，當復命于廷，計其年，適當考績。臺中故事，當以言贈。陳君秀卿，不知余之不敏，乃來徵余言。夫以姓氏邑里之同，且相好之篤，而諸君之舉也又以禮，雖不敏，其復何説之辭！憶弘治庚申，君以丙辰進士，授興化推官，余嘗贈之詩。其卒章云「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蓋期之者遠矣。及觀其所歷，在興化則有聲，在南臺則又有聲，非其用法之公，守法之慎，抑何以得此哉！自此以往，超遷累擢，以陟乎卿相，固皆其分之所宜得；乃其終身所當奉以周旋者，法而已矣。自古名臣碩輔，功高當代，名著

青史，類多以守法稱。夫法雖人爲，莫非天理。守法無愆，則天下之理得。孰有天下之理得，而功名之盛，後世有間然者哉。余之以言贈君，兹惟再出。雖其大旨無以異於前日，而辭説之詳盡，則所以深致意焉，庶幾大有以爲同姓同邑之光也。

永新甘氏重修通譜序

永新逢橋甘氏，始自宋吉州簽判廷珪，老長相傳其先本丹陽人。在南唐有曰從矩，爲豐城鈐轄，因家其邑之黎塘。其曾孫令堯，徙建昌簽判。令堯之子也，以行縣至永新而卒，子泰川遂留家焉。至今南京刑部員外郎公亮，凡二十世矣。族故有譜，宋亂爲兵燹所焚。員外曾大父時濟府君，夙有志編輯。會膺貢入太學，得從文穆胡公、學士解公遊，因以譜事質之。二公曰：「虚無傳疑，實無忘遠，可矣。」乃編自簽判始，每五世爲圖一，如歐陽氏譜法。然猶泝及鈐轄，列書其世，以識其所自來。至十六世而別爲六堂。子孫益重，則堂各爲圖，以便考覽。或徙居他處，贅入他姓，皆謹書之，名之曰《通譜》。譜成告廟，人授一帙，而府君尋卒。於今又百年矣，枝分蔓衍，户益寵增。員外尊先生封主事，君乃率族人，因舊重修，增至二十二世。稿將脱，以書命員外請序於余。

余惟甘氏之居永新，可謂久矣。考其世德，固多鬱而未揚。然更宋歷元，陵谷之變遷，卿阜之升降，❶何可勝數，乃能保其家族以不墜，遂盛於我國朝，則其世有人焉，豈不從可知乎？方國朝之興也，永

❶「卿」，底本墨批圈改作「岡」。

新有周安者，嘗據邑以附僞漢。甘氏之傑，廷瑛兄弟六人，不義其所爲，拒之甚力。湯東甌、王提兵至，嘉其識略，欲舉以聞，廷瑛固不願仕，乃酌之酒而勞之曰：「而後其昌！」今逢橋一門，累千數百指，皆六人者之後，率能務本實，敦詩禮。時濟府君雖出而未試，至員外而遂顯，開敏端詳，足爲遠器。而其兄國子生公惠，亦以文學起，聲價將聯翩，嚮用於時。東甌之言，良有徵矣。是知發揚之盛，未始不由於鬱積之久，豈與夫行險徼倖者，較工拙於一時哉。

凡是譜之重修，義固主於收族，抑亦以前人種德，致有今日。必其引之而勿替，然後於是譜有光，此封君之意也。余辭不腆，何足爲甘氏重？第與員外交厚，不可辭。庸述所聞，及封君之所爲惓惓者，以爲之序。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

序一十五首

送太守龍君之任瓊州序

瓊州在南海之中，去京師萬有餘里。然其民風士習，勤生而率教，崇雅而尚文，舉無異於中州。其秀質良材，生際明時，往往出而擢高科，躋膴仕，而其尤傑然者，遂以文章事業名天下，可謂盛哉！夫其人既多近天子之光，則朝廷之視之，抑又何遠？牧守之選，其慎也可知。然其四履所經，千里不啻，高山長谷之深阻，有所謂黎人者，實蟠據乎其間。雖其人有熟有生，大抵皆無常性。蓋雖一郡之域，又自有華夷之別也。爲之守者，自非才足以有爲，行足以有率，加之歷練之久，深達乎剛柔緩急之宜，亦豈易厎厥績也哉！求其能厎績于瓊，若吾友龍君德宣，蓋君子之所與也。

君世廬陵人，以家學登癸丑進士。出知同安、安吉兩邑，入爲京府通判。遷經歷于南臺，踐歷諳練，可謂久矣。其爲人守正持重，有忠信之存，苟利於民，爲之必盡其力。在同安僅踰年爾，既去而民思之不已，相與碑其政蹟，樹之通衢。安吉號岩邑，而君爲之令者七年，惟其宜于民，是以能若是淹也。而淹之者，實由於守。守雖不君悅，然部使者往往嘉之。因卒爲當道所知，以登於臺府，此其才行不有過人者邪！乃今拜瓊州太守之命，吾知君之往也，心不徒用，法不徒守，於其習俗之既美者，必將齊之以禮，而益致其厚；於其向

背之無常者，必將撫之以恩，而馴致其來。若夫苟且以度時，穿鑿以生事，殆君之所不屑爲也。誠如是，則瓊雖限鯨波，淩蜃穴，而君之聲實且洋洋乎盈耳，果何遠之不近哉！夫交深而愛厚，宜必以無窮事業爲期，此固區區之誠，亦臺中諸君子相屬贈言之意也。

送周懷慶序

比當諸司述職之後，明陟幽黜，郡多乏守，吏部慎選其人以補之。南京六部郎中，預其選者凡十人，奏上，同日報可。於是郯城周君尚賓，自户部出守懷慶。行有日，其同寮嚴君宗孚、張君濟寬等，來請贈言於余。余以不敏固辭，而二君請逾力，且曰：「尚賓爲人孝，爲官能。少時居父喪三年，至不能讀父之書，將力耕以養母，其母不可，乃復從事於學。母嘗遘疾，又欲棄進士舉，以終養于家。然例不可得，竟克登進士。歷官郎署，用追顯其二親。今將便道過家，舉焚黄之禮，自以爲祇承嚴訓，庶乎其可復也。其在户部垂九載，歷湖廣、四川、廣西三司，惟慎惟勤，職修而事治。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先生獨能無意于尚賓乎？」

予聞而悚然，尤不敢當，然于言，遂有不容已者。初，邸報既至，談者率相與較量地望，❶曰某郡善地也，某郡非善地，某得某郡爲稱，某得某郡爲優，某得某郡爲失所。余以爲是則有之，然當置而勿論，亦姑觀於其政何如爾。地雖不善，政誠善，何辱？政苟不善，地雖善，何榮？善

❶「談」，四庫本作「譚」。

政日新，則所謂優者，未始不爲稱也；善政蔑聞，則所謂失所者，未始不爲優也。不此之論而徒泥于其迹，亦何益於其人之聽聞也哉！有如太行之陽，河濟之交，地之最善者也。談者多以周君爲稱，則户部之政可知，其所以克稱于將來，亦惟善政日新焉耳。且君之爲官，能其初，安有不能于其後；其爲人也，孝于親，有不能推之以仁其民也邪？夫政必有以仁其民，使蒙安居樂業之休，而歎息愁恨之聲不作，然後爲善。積累擴充而不已，然後謂之日新，此固君之寮友所望於君者然也。乃其惓惓之意，必欲假余辭以達，余雖欲已於言也，得乎？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序

君子之爲政，凡其卓然有可稱者，或出於天資，或出於學力，固不容以概觀也。出於天資者，寛厚嚴明，往往成章，而或少深長之味；出於學力者，簡淡平易，初未嘗取快人之耳目，而自有悠然篤實之光，此其所以不同也。《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蓋以學力言，則仁知相爲始終；以天資言，則仁知各爲體用。夫始之以知，終之以仁，其德可謂成矣。然而臨民之際，動之不以禮，則猶爲未善，况乎各隨其所見以爲仁爲知，以見於行事，求其深長之味，夫安得而不少哉？吾是以知爲政者，不可無學也。今之君子，亦何嘗不學，其於仁知之道，有能相爲始終者邪？未可知也。夫仁知之相爲始終，是誠不易，然非從事於此，則平日之所謂學者，果何學耶？欽順

早有願學之志，而用力不敏，空空焉未之有得，所賴一二仁友之助，而誠之又當出守肇慶，相去將日遠，夫何能無介然于懷也！誠之既以文學擢高科，居官十有餘年，又未嘗一日廢學。其是非取舍之明確，容貌詞氣之雍容，學之有得於身心，概可見矣。異時列郡之政，有悠然篤實之光焕發於嶺海之間者，其必自誠之出哉！

誠之世家安成，與宋楚國文忠公同祖。尊君封吏部主事，慈而能教。淵源既遠，而濬導尤夙，則其德業之所成就，固宜與古之君子相爲後先，此誠之所以日孜孜而不懈也。今其行矣，肇慶士民實惟有幸。顧余坐失輔仁之益，將若之何哉！念此悵然，不可無辭以達，而同鄉諸君子，乃欲得余言以贈誠之。贈則吾不能，尚幸誠之有以處我也。

送督府都事董君考績序

上海董君文潔，任南京右軍都督府都事滿三載，當以其績入奏。其寅友廖君孔服等，以文潔於余有舊，來請余文以送其行。蓋文潔初以郡學生升南雍，實居家君館下，其相好自此始。家君時爲太學正，方嚴少許可，然獨奇愛文潔，以爲可進，時進而策勵之。祭酒嘗通試諸生，文潔名占前列。僉以爲一第可以指取，而文潔志亦鋭甚，必欲自場屋成名。踰選期，至累年猶不屑就，其先人晚翠翁敦迫之，乃往。及部試，又入優等，爰有都事之擢。平居雅自修飭，裨贊府事，條理井井，尤以平恕得軍士之心。讀書吟詩，往往至夜分乃寐。且性不飲酒，清茶一啜，常若有餘味

也。若吾夫子嘗稱公綽之不欲，❶又稱其爲趙魏老則優。夫以爲老於大家，猶有取於不欲之公綽。況今之督府與六部對峙，所領軍衛以數十計，而經歷都事，並爲府之紀綱。其責任固不甚繁，而地望之尊，何啻百倍於趙魏老？使居之者非有廉静之操，抑何能當衆望而服群心也哉？有如文潔爲人，殆聞公綽之風而興起焉者。紀綱督府，厥惟克稱，故兹三載之績，當道者皆以最書，蓋公論也。

然人才之在天下，廉者不必能，能者不必廉，故滕薛之大夫，亦非公綽之所能任。而文潔自兹以往，積之以歲月，雖古諸侯之位，且將得之。觀其才猷，宜亦無忝，第不知所以終之者果何如。夫宦業之有終，不繫於才，而繫於志。志苟不怠，才雖短，尚能擴充以有爲，況乎才之未必短邪？苟其志一怠，則素守必渝，其所謂才，未始不爲戕虐人之具，兹所以卒歸於敗也。文潔今則有初矣，惟是圖終之道，尚克加之意哉！吾聞董氏爲上海衣纓家，至文潔從父兄益顯，繼續而光大之，衆皆於文潔有望。於其行也，余因以爲贈云。

送江西僉憲王君之任序

崇陽王君叙之，由南京大理寺正擢僉江西提刑按察司事。行有日，吾江西士夫之在南京者，相與張筵以餞之。因念數年以來，湖山千里之間，反覆多事。吏失其理，民失其安，皆欲有言於叙之。復慮衆言之煩多，聽者之難盡也，以余知叙之爲

❶「若」，底本墨批改「昔」。

久，而叙之亦頗余信，則相率推余以言。

嗟夫，余豈能言者哉？然常爲父母之邦，切安危之慮，雖欲無言，奚可？夫提刑布政，其職固異；使副僉事，其位固不同。至於一方之安危，則未有不均任其責者。故必以同心一德爲貴。其德之所以一，亦惟克己以從善爾。己私之未克，從善之未能，自用之爲好，則其德且二三矣。二三之德聚於上，趨走之吏相與觀望於其下，蓋茫然不知勸戒之所在，其政惡得而不厖，而民惡有不蒙其害者哉？嗚呼！吾江西之所以事變紛拏，劻勷抏隉，至於今日，而形氣猶未和者，其原蓋出於此也。

夫人之所見，不必皆同。就不同之中而精擇之，必有至當歸一之論，是爲天下之公理。理之所在，即善之所在。雖在芻蕘之賤，趨走之吏，且當從之，而況於同列乎？夫善固自我作，有所未至，而人焉是從？其善豈不在我？作之不已，而從之不貳，則吾之善，有不可勝用者矣。於以正人之不善，雖小人，其有不革面者乎？吾所望於叙之，尚克與諸公，率由此道，以咸有一德，將見政事無不舉，刑罰無不中，和氣流通於上下，而民之受其賜也無不周矣。叙之儀觀偉然，表裏相副，學足以知道，而才足以救時。是誠可與之言，輒爲之傾倒如此，不知諸公之見之也，亦將有取乎否耶？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凡今之有官守者，言責固無預焉。惟御史以言爲責，又兼有官守。蓋自王朝以至於方岳列郡，文武庶政，鮮不以御史參

之。其廢其興，其損其益，必求其當而後已。一有不合，御史輒裁之以法，甚則舉以上聞，而黜罰其人。夫既責之以言，又埤益之以事，吾固知御史之職未易舉也。求其能舉之者，有不以正身爲第一義乎？夫惟其身克正，則言出而人信，事行而人服，是以上下胥協，而庶政以和。苟不能正其身，而徒依勢作威，❶倚法以削，令固有所不行矣。則雖譊譊焉强聒不置，當誰爲之信用以成天下之治哉！此善爲御史者，所以求之於其身者必詳，其必有所見矣。

餘干張君仲敬，早承其尊君大方伯先生家學，與其兄孟簡，同領江西鄉薦。及連上禮部，仲敬則先登進士科，遂選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若庭訓，無敢失墜，兢兢焉，務置其身於禮法之中。有所不言，言必度其可行；有所不行，行必思其可繼。故今兹考三載之績，而其臺之長及天官卿，皆以最書，蓋公論然也。視彼惰威儀，善依倚者，人不堪其削，而事或由以僨，其爲賢不肖何如哉！仲敬考既書最，其同官賀懋教，復以諸君之意，屬余申贈一言。雖臺中故事則然，顧余之不敏，將何言以爲仲敬贈。天官職有大小，責任有重輕，歷年有久近，是固不能同也。要其道之本於身也，則無不同。士君子以其一身立於天地間，以俟事物之變於無窮，蓋不容一日不正。則余之言於仲敬，又安得別爲新奇可喜之説，爲諸君勉修故事，而不計其有益與否乎哉？以仲敬之賢，吾固知其必不以老生常談易吾言，必將常如其始，以益顯其世也。

❶「依」，四庫本作「倚」。

後湖志後序

金陵之有後湖，其來尚矣。後湖有庫，宅中洲之爽塏，以藏天下之圖籍，則出我聖祖之神謀遠慮，所以詒之萬世子孫者。顧其地禁，其事重，其法久而益詳，而紀載無文，寧非缺典？合州趙君惟賢，以名進士擢南京户科給事中，來莅湖事，爰始作志。户部主事眉州張君濟寬，相與參訂以成，於是湖之源流，庫之規制，圖籍之目，官職之守，禁令之條，莫不燦然可見。趙君既徵月湖楊先生之序，以冠於篇端矣，及是始命工鋟梓，圖永其傳。乃持副本示余，屬綴一言於其後。

欽順披閱之既，竊以爲斯志之作，不徒然也。自今以往，有事於湖上者，既得其所據，以適夫損益之宜，以謹厥藏，將永永無斁。縉紳君子有志於斯世者，亦得有所考，以知夫民生之庶，其於圖惟殷阜，容不既厥心乎？蓋所書雖不出於一湖，而其所關繫，可謂遠且大矣。以趙君之明達，固宜惓惓於是也。志凡六卷，而附録詩文一卷，讀之又可以想見湖中景物之勝。樂近同於魚鳥，憂遠繫於廟堂，庶幾有若人焉，亦可以想見其風采也。於戲，將欲奉延聖祖之德，微斯人，吾誰與歸！庸書以爲後序。

贈督府都事貢君考績序

南京文武諸司，其職務多簡。凡有官君子，每朝視事，或不過數刻即罷。居常既多暇日，則往往相與爲詩酒之會，山澤

之遊，暢然皆有以自樂者。積日累月，以至于三載，則其事業之所成就，亦皆可書。華秩崇階，由此而進，視彼慘慘畏咎不已於行者，其所得不既優乎！雖然，君子於此，將必有所用其心。苟無所用其心，則遠大之業，因而遂荒於嬉者，吾恐其或不能免也。

江陰貢君朝用，以鄉進士擢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與其長廖君孔服，道同而氣合，協心修職，靡有愆忘。及今三載告盈，府以稱職署其考。臺察覆之，吏部又覆之，舉如初。君偉姿儀，雅負綜理之才，而性尤樂易，晚而好吟七字句，偶對匀整。善飲酒，雖多不亂。家畜數童子，皆習歌舞，每燕客輒以之佐歡。人欲與之遊，未嘗不往。其取樂既善，而職業亦以時修，可謂樂而不荒者歟！令子監察御史安甫，往在南京與余相好，近又辱愛於君。君嘗讀余文而喜，數爲廖君言之。於是廖君遂來請余文，以爲君贈，然不知君何取於余言也。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嚮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君子用心之至，惟欲人人皆有其樂耳。今左軍所領，爲衛以數十計，合數十衛之人心於一府，亦猶一堂之聚也。其休其戚，君固與有其責。前此之心思誠竭，則自今以往，宜必有以繼之，使夫欣欣喜色者滿堂，兹固遠大之業之所由基也。初，君當得御史封，辭不就，竟就選調。固欲一試其所學，其所志有不在於遠大者乎？吾嘗慮吾黨之或荒，而樂爲有志者相也，庸贈君以君子之道。

送太守葉君之任福州序

自秦罷侯置守，至于今因之，上下千數百年。有天下者未嘗不與守共治，得人之效，概可見矣。然其權任有輕重，則所以爲之者，不無難易之殊。大抵自唐以來，守之權已不逮漢。蓋漢雖以部刺史察郡國，然有按舉而無督責，政無不自守出者，故得以行其志，而多卓然有可紀之績。在唐則臨以觀察使，使者雖名爲觀察，而實以督辦財賦爲功。在宋則監司之員益多，政多出於監司，故守之志不得盡行，而爲之益以不易。韓退之所謂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者，其一端耳。我國家經理天下之初，以布政司、按察司監乎列郡；已而又有巡按御史焉，則又有巡撫都御史焉，則又有鎮守中貴人焉。凡此皆守之所當稟其命，奉其令者也。使其人皆哲，其命令皆公，守亦何容爲異；一有不合，不得已比而同之，至於病國而殃民。守將曰：是不在我。未有能逃其責於君子者。然則爲守於今日，其難易可知已。抑將何以處之乎？蓋先聖之論治民，必先獲乎上。至求所以獲乎上之道，則歸於明善誠身。孟子亦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之君子，無不習聞是說，顧以爲迂遠難用，而常喜用智術，以僥倖於其間。蓋直未及尋，而所枉者爲尺，亦已多矣。

吾於葉君時用之守福郡，其將見誠明之效乎！君浙之龍泉人，初以進士爲湖廣廣濟尹，有異政；擢南京兵科給事中，有直聲。其務實而不崇虛名，循理而不任私意，蓋吾黨之所推敬焉者。往率是道，勿

渝勿怠，能同能異，而一無所苟，上下惡有不協，政理惡有不成者哉？夫如是，則所謂卓然有可紀之績者，其在君矣，君其勖諸！南京户部郎中陳君德階，❶與其弟兵部郎中德英，福産也，以其郡得君爲喜，求余言爲君贈，於是乎書。

金田符氏族譜序

新喻之舊族，有金田符氏。其初祖曰守静，當宋宣和間來自南昌，至於今四百年矣。族故有譜，國朝永樂初，巴陵訓導彦芳所作，歲久僅存殘帙。所著金田之祖，系出宛丘，於周太師彦卿，爲五世孫云。其裔孫衍觀，以山東布政司右參議致仕而歸，乃大會族人，偏加蒐輯，因殘以求備，推故而爲新。既成編，録寄其族弟、今南京刑部郎中同和，俾詳定焉，於是郎中以求余序。余受而閲之，則夫世系之源流，作譜之義例，參議君所自作序引三首蓋已盡之。且於首序終篇，特舉其宗先舜功所得於朱、陸二夫子切要之言以爲訓，其所望於族人者至矣。顧惟不敏，無容復置其不腆之辭。辭且再三，而郎中君竟不余釋。乃從而申之曰：

符氏之族，於今凡數千指。窮通約泰，固有不齊，然自其初祖之心推之，有不願其皆爲君子者乎？❷又自作譜者、求序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族人奕世皆爲君子者乎？欲爲君子無他，由於義而已矣。夫出義則入利，義利消長之際，乃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二夫子之所以告舜功者，

❶「階」，四庫本作「偕」。
❷「其」下，四庫本有「子孫」二字。

辨之欲其明，行之欲其力。參議君特表而出之，豈不爲有見哉！余敢以此申告其族之人，以卒承郎中君之意，庶幾讀之者，皆將有所感動興起，無窮通，無約泰，無往而不惟義之是由，則所以增光茲譜者，端有在矣。

二君皆發身進士，歷官中外，勤敏而端慎，表然皆以君子見稱於當時。用能亢符氏之宗，以爲茲譜之重，以引以續，夫安得不惓惓焉有望於後來者，尚相與深念之哉！

稼村類稿後序

欽順嘗聞諸月湖楊先生，宋之季世，豐城有王義山號稼村者，以文學名當時。其所著有《稼村類稿》，文詞良妙。昔嘗見寫本於其族孫處，顧其傳之不廣，爲可惜也。余聞先生言，然每以未獲一觀爲歉。一日，稼村七世從孫冠，以先生命，奉所謂《稼村類稿》來示余，得之甚喜。疾讀一過，如驟入武庫，劍戟森羅，舉目應接不暇。終卷復細讀，不忍釋手。蓋其才高學博，而筆鋒遒勁。由當時之途轍，以望古作者之門牆；既及其門，且駸駸然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其所上廷對，最爲醇深，有經世宰物之嘉猷，有扶顛持危之至計。其他作往往激詭縱恣，開闔不常，而未嘗不歸宿於義理。其爲儷語組織尤工，誠可謂一時之傑作已。

時冠方謀鋟梓，而先生已許爲之序，復請余贊以一言。余曰：子誠鋟梓，以廣其傳於四方，人之知而好之，將必有甚於余者，夫安用余言之贊？矧余言不腆，抑

安能增重斯文也？冠竟不余釋，辭而去者數四，而復來曰，鋟梓已完工，方束手以俟。竊惟斯文固不假余言之贊，然其湮晦不顯，亦且二百餘年。乃今一旦顯行於時，雖玉光劍氣，理不終於埋伏，而識者之遇，要爲非偶然也。然則非先生不能識斯文之妙，非冠不能識先生之意，以永斯文之傳。是其可以不書？庸書於卷末。

慶大司徒胡公七十壽序

仕宦而至八座，行年而至七旬，此皆清明淳厚之氣之所鍾，固天之所命。然君子不謂之命者，貴夫人之自立也。清明淳厚之氣，人之得之於天也，宜亦不少，顧無以養之，則不充。夫氣之不充者，周旋必有所虧，念慮必有所歉。其於大受而遠到，殆非所可冀，即使有天幸，而官且大，壽且遠，亦難免乎詬辱之集，掩覆之勞，其又何足貴邪？此無他，凡以多欲之爲累耳。苟其人寡欲，則理與氣合，而妙用無窮，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人皆見其可愛，而不見其可惡也；見其可敬，而不見其可訾也。夫如是而服大僚，享高壽，則固卓然有以繫一時之望。此其所自立爲何如，而奚獨命之云乎！

南京户部尚書古歙胡公，始由進士發身，官累遷而正今位。歲在甲戌，壽登七旬初度，届期，南都卿士大夫，皆相與登堂致慶。群談嘖嘖，莫不以賦稟之異稱公。然自欽順觀之，則公所以自立者，蓋有道矣。公敭歷中外，垂四十年，守法奉公，愛民惜費，厥心罔不自盡，而未嘗從事於貨利之殖、聲色之娱。廉潔之存，始終一致。

蓋所稟既清且厚，而養之者又一，宜其官愈大而愈稱，壽愈高而愈榮，非近時人物之卓然者哉！

先是，公嘗連章請老。上念公清慎老成，勉留至再，然公意猶未已也。夫七十致仕，雖則常禮，而自昔君天下者，必以無遺壽耇爲道。蓋經事久，閲理多，足以斷大疑，決大政，而斡旋大變者，惟老成人則然，此皇上所以不能釋公也。公既壽且康，而謀猷克壯，固宜以體國爲重，豈其以決去爲高哉！

凡爲公之屬者，莫不喜公之壽，願公之留。惓惓頌禱之忱，謂非文辭不足以達之也，則相與屬之欽順。欽順素辱公愛，不爲非知公者。雖不敏，敢敬書此，爲天下壽公、留公。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爲少宗伯序

君子之學，有以明其體，必有以周其用。禮樂法制，工虞教養，錢穀甲兵，其爲事雖有精有粗，或巨或細，無非一理而已。能於此而不能於彼，通其一而不通其二，其爲用有所不周，則其體之未明也，固不容掩。然則君子之學，豈易言哉！體明矣，用可以無不周矣，而非遭時得位，則無以盡其用。夫用之周不周，在我；用之得盡與否，繫乎人。苟爲君相所知，而位以時晉，是非君子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欽順初入翰林，則獲從熊峰先生石公遊。時公文名已日起。後數載爲南院學士，著述益富。遷兩京太學祭酒，以嚴正簡重清士氣，以公平明恕得士心。進少宰

於南京，鑑別精詳，縉紳愜服。間嘗署南京工部事，曾不數月而積弊一清。由此觀之，公之用爲何如哉！此其所學，豈記誦詞章之謂哉？兹被簡命，入爲少宗伯，南京士夫莫不欣然以喜。凡所謂喜者非私，公也。君子之學，行於朝廷，則所以翼贊宏猷，匡扶大本，必將日見其效。士夫既以此爲公願，其情不約而同，況當此時，天下望治尤切，公自南而北，亦安得不深思而永念乎？思之深，念之永，與諸公同心一德，以篤致夫匡扶翼贊之功，天下之幸，其在此乎！

公先君子雲崖先生，官至按察使。伯兄東濾先生，今爲大司徒。家門之盛，天下所仰。所以垂光青史者，蓋存乎德業，而不專在於名位也。公行有期，公卿大夫皆相與賦詩以贈。既成卷，太宰孫公以授欽順，俾序之。竊惟不敏，分當辭避。顧從遊之久，蒙愛之厚，兹又以淺薄辱爲之代，誼不可無一言也，於是乎書。

送廣東少參張君之任序

古書善言理財者，無如《大學》。《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一章，其言理財之道詳矣。至求其要，則歸于「好仁」一語。自後世之理財者觀之，其不以此語爲迂闊者幾希。彼固惑於爲仁不富之説也，殊不知上有好仁之實，則下必有好義之誠，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斷斷乎其不誣也。漢倪寬爲左内史，崇尚仁厚，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會軍興，當免，其民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由此觀之，民

曷嘗不好義邪？所患好仁之君子之難遇耳。夫好仁之君子，愛民一念始終無間，至于經理財賦，亦莫非此心之推，是故民有小大，而其賦必均；歲有水旱、螟螣之不常，必不肯爲取盈之計；老胥黠史、貪官污吏之並緣徵斂以爲姦者，必有以罪其人而窒其穴。遠近視其地，緩急視其時，務求其便乎民，而不自爲便。誠如是也，民其有不信愛，賦入其有不及者哉？

今好仁之君子，蓋有之矣，顧余不能多識。以所嘗識而徵諸已事，則有若張君宗周其人焉。君博學能文，而性質剛介。初以名進士歷知貴池、華亭兩邑，皆有治聲。累陞至南京工部郎中，奉敕督理蘆課。課常及額，而民不稱病，論者多之。今陞廣東布政司右參議職，專督賦。又奉敕書以往。昔吾夫子嘗以剛毅爲近仁。君之性質既於仁爲近，宜其所好之在於仁也。玆以財賦爲職，誠一惟仁之是好，而爲仁不富之説，斷不爲其所惑焉。曾謂廣東十郡之民，有不如昔日倪寬所治二十四邑之民邪？或以今時方難爲，則倪寬之時亦不爲不多事矣，此固君之所知也。

君世家鄱陽之鳳亭。其先出宋吏部尚書燾，世承宦學，以君之志業，將益光而大之。於其行，同鄉之宦於南都者，例以言贈。盧君用中以簡至，謂非余言不可。顧余言迂且拙，辭避久之而竟不容已也，於是乎書。

贈浙江按察司僉事胡君之任序

比年四方多紛擾杌隉，人無定志，家無寧宇，惟浙中列郡，熙熙如平時。豈惟

氣化之獨淳，殆亦人事之得也。然陰陽相禪，其變無常，治亂安危，往往相爲倚伏。故當無虞之日，凡有位於藩臬者，尤當協心同道，以圖惟寧永，其可以目前之熙熙爲可恃，而遂忘其儆戒也哉！今藩司所治，大要以賦役均平爲主。臬司所治，則在於搏擊豪强，殄除姦宄，伸理寃抑，屏斥貪殘，罷惰無良之吏，以培植善類，惠康小民。苟皆以克臬稱，熙熙者斯可保矣。斯言也，吾安得不爲胡君誨之盡乎！

誨之登壬戌進士科，初授行人，擢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其爲人温雅慎密，居官不爲矯激，而典法所在，守之惟堅。考以最書，遂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其同寅蕭君吉夫等，皆爲之喜，來請余文，以贈其行。余與誨之同鄉，同官南京，相往還爲密。聞其有憲僉之擢，固欲致一言之贈，而況諸君之有請乎？余之所欲言於誨之者，亦惟慎修其職而已。然欲慎修其職，蓋有道焉。傳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夫公明正大，此其所當有者；私暗邪曲，此其所當無者。凡吾所當搏擊殄除屏斥之者，孰非私暗邪曲之徒，而在我者，顧可以不慎邪？誨之，君子人也，其必知所從事矣。今浙臬長李君立卿，其副徐君宣之，皆余同年友，皆能以公明正大自勵。其他雖或未相識，聞多君子。余弟允迪，亦叨爲之副，則思欲寡過而未能也。誨之行哉，幸與諸君協心同道，孜孜夙夜，以底克臬之績，以永保列郡熙熙之美，使余弟亦賴之以寡過焉，豈惟余之深望以副，而臺中諸君子之望，皆有以慰滿之矣。庸書以爲贈。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

序一十五首

送太常卿張公致仕還鄉序

弘治癸丑，欽順初入翰林，今南京太常卿河東張公已爲侍講。時公同年進士同官翰林者，凡十數。後進仰之，皆以爲將來公輔，必多自其中出，盛可知也。其後公累官至學士，地望已崇。遭賊瑾盜權，以讒被謫。瑾既誅死，乃起爲南京尚寶卿，遂長太常，於今又四年矣。年甫六十，以疾求致仕。上察其情，許之。且念其嘗侍青宮，特令馳傳以還，蓋異數也。於是其同年同官石齋楊公、厚齋梁公，皆位登師傅，爲國柱石。涇川張公，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以保傅致仕者纔二人，卒官尚書者二人，其不至公輔者纔數人耳。然公秩正三品，恩加二代，未老而退，晚福方隆，數人之中，又有不公若者。合諸公而通驗之，則戊戌一科，豈不誠盛矣哉！

公兹還歸故鄉，計其爲童子時，合伴而嬉游，同窗而講習者，尚亦多在。稅駕以往，無非暇日。相與登山臨水，酌酒彈棋，往來倡和於其間，雖温涼寒暑之變，猶將有弗覺者，而況乎人間之毁譽，世道之理亂，豈復能溷其耳，動其心哉？公之得以遂其樂者如此，時則涇川公亦以剛介寡合，辭位而去，得與公同其樂焉。而石齋、厚齋二公，方以其身佩天下安危，勞心焦思，殆無一日之間，蓋憂樂之相去遠矣。

是則公可以無羨於二公之所至，而二公在位，雖欲尋公之樂而不可得，正惟有羨於公耳。傳所謂賢哉大夫者，公非其人已乎？公之先君子，官終太守。長子淳甫，爲户部主事。次濂甫，方舉進士。次沂甫，以公廕爲國子生。有開於前，有承於後，傳所謂無憂者，在公其又庶幾矣。

公平居喜讀《周易參同契》，間嘗遇異人，得其要旨，志嚮甚專。夫人心有樂而無憂，則血氣和平，精神完裕，自有得壽之理。然則《參同契》之學，雖不復講，不亦可乎？公既解官，長洲吴公自國子祭酒來爲之代，遂與欽順偏求諸卿大夫之詩，以贈公行。序則吴公宜爲而固以見屬，豈以佐公日久，相知尤深邪？公亦謂欽順宜有言，誼不獲終辭，乃勉爲之序。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爲少宰序

今南京臺省百司，皆國初所置，自京師視之，無異制焉。至於設官，則北爲詳，南爲略。蓋天下大政，皆自京師出，而南京直以根本地重，諸司惟一二常務是釐，其官之不必備，固其宜也。以不備之員，猶多閒暇之日，故凡才猷學識，聲華器局，卓出於一時者，繫官南京稍久，則天下皆以爲不盡其用。一旦易地而處，雖未知其用果能得盡與否，而君子道長之漸，朝廷用人之公，不有以丕慰天下之望乎！

凝齋先生南陽王公，博極群書，才高而識遠，性剛毅多大節。起自郎署，擢累國子祭酒，進南京少司徒。垂及三年，茲被簡命，入填少宰之缺。凡有識者聞之，

莫不以朝廷用人之公，君子道長之漸爲喜。欽順遂因以占乎天意，其爲喜也，殆有加焉。如果天無意於斯人，將不使公等得居要地。公等既居要地，將未有不使之得盡其用者也。夫天下之勢，固有甚重而未易反者，亦觀乎經營布置醖釀之工力何如。合天下之君子以爲一人，心同其誠而要之於久；及其至也，經營者以周，布置者以定，醖釀者以熟，當幾速斷，而無貳無虞，天下其有難反之勢，難成之事乎！顧今天下之君子，猶未盡合，是容有間之者，非欽順之所敢知也。其所知者，《書》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公與諸公，必將於是乎究心焉，由是推之，君子之盡合也，其有日矣。公將出祖，卿士大夫謀以百壺奉餞，且相率賦詩以壯其行。詩成，宜有序，大卿洪公不知欽順之不敏，而固以見屬。既不獲終讓，庸具述區區之見如此，以就正於公云。

送太守歐陽君之任序

吾邑稱士族，推歐陽氏。百數十年來，登仕版者，後先相望，往往以才行著聞於時，賜之其一人也。君初以己酉貢士，典教湖廣之應城。應城學者皆樂從其教，人才爲之一盛。後登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遭外艱去，服闋，改吏部，進文選郎中。所至皆能其官，蓋其識見明，應酬敏，動必稽乎典法，而未嘗不合於人情，此所以克有佳譽也。兹拜金華太守之命，輿論翕然，以爲宜之。任有期，其同官諸君子來請余言以爲贈。余與君居同邑，且有連，同官南都，相處之日久，誼固不容以無

言也。

惟金華乃浙東名郡，其景物之勝，自齊梁時已爲詩人所賞。逮宋中葉，大儒吕成公出，卓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遂啓一方道學之源。相去未百年，而何、王、金、許四君子，相與導其委。至于近世，則又有楓山章先生，相與揚其波。漸及士民，其習俗要爲端且厚矣。君往而爲之守，豈待於他求哉！

余嘗聞古之有邦家者，其才智雖遠過于人人，然猶必有所友、有所事。蓋稽謀考德，既以爲在我之資，而養老尊賢，又所以爲士民之勸。身不出户庭之近，而化行千里者，此其機也。世降以還，人情多喜於自用，師友之誼，鮮克致隆，所以功業如彼其卑，無足怪者。今浙中大老，幸有若楓山先生在，君所敬禮，宜莫先焉。考德稽謀，匪朝伊夕，于以發揮於政事，將見舉無不中，勸無不從。其士習固將益端，民俗固將益厚矣。夫如是，君且優優然得以其暇，濯八詠之清風，翫雙溪之明月，賡昔人之麗句，以繫他日之去思。其佳譽之有終，名位之遠到也，不可必乎？余嘗佐楓山先生於南雍，多辱教益，奉違日久，每用馳情，輒因君行，附致區區之敬。

奉壽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斯文之在天地間，必於其人焉；是託其人之得與於斯文者，天也。天以斯文託諸其人矣，宜必從而佑之，是以福禄恒集於其躬，而禍害終莫之及。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固其理也。

我國家誕敷文教，亦惟濟濟多士是

資。頃歲賊瑾盜權，仇視縉紳，拘囚黜罰，殆無虛日，而百度以之皆舛。我師西涯先生李公，嘗受遺先帝，方爲輔臣之首，名高而德厚，瑾獨不敢以非禮見加。公夙夜憂勤，彌縫調護於其間，所以爲斯文計者，無或不至。及瑾伏誅以死，而公之志益伸。於是申飭舊章，削除密網，顯拔幽滯，登進忠良。俾斯文之命脈，垂微而復振。事勢已定，乃從容乞身而退，以休於家。伴奐優游，以介眉壽，今玆荐登七袠，非天之所佑，其有是哉！欽順違遠門牆，凡十有五年矣。有自京師來者，輒奔問公起居。以今所聞，較之向之所見，聰明志意，曾無不及，有以知公之福禄，蓋方殷而未艾也。

今內而臺省，外至藩方，居高位、當事任者，往往多公之故人，與其門生弟子。微言奧論，人懷所得，既以見諸行事，其有不合，亦必於公焉質之。几杖之操，箋牘之貢，日相繼於門下，而公皆樂爲之盡，其出也源源不窮。身雖退藏於家，而道未始不行於天下。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願公之壽，千萬以爲期，況於門生弟子，恩深而義重，其情又何如也！公初度在六月九日，門生弟子有位於南都者，凡十有一人。大司馬喬公宇，先期訂議，期各賦詩一篇，以效南山之祝。詩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爲韻。而韻不及欽順，則俾序於卷端。欽順學日落而業日荒，無能副公教愛之一二，方深愧悚，尚敢以不腆之辭，瀆獻於門下哉？然非辭則無以達區區祝願之誠，是以不敢終讓。凡公之文章德業，與夫歷官本末，有非淺陋所能備書。敬書公克壽斯文之大節，以爲公壽，以見天之所以壽公者，誠有意也。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雲南序

昔虞廷以九德官人，而德以有常爲吉。至于今日，朝廷之所登用，亦未嘗不注意於有常者。蓋有常之君子，執德堅定，始終一志，惟爲國爲民是圖。名愈盛而實愈惇，位愈加而心愈小，實能有益於人之家國，而上下皆利賴之。故或久居其官，或屢更其地，無非所以究其用也。

鞏昌范公鳴遠，初以癸丑進士，拜監察御史，即有名。四遷而至浙江按察使，治行益美。御史大夫陶公，得於巡視，遂舉以自代。會公遭母憂去，位不果遷。乙亥秋，三年之喪畢，吏部即奏起公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沿江庶事。甫半載，而雲南巡撫員缺，上又從吏部所擬，進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之璽書以行。公學識通明，操履端介。於凡議法圖事，取舍興革之際，必盡心焉。是以歲中再遷，而輿論翕然無間，蓋知其德之有常也。

雲南雖遠在一隅，而朝廷之視之也，一如近服。巡撫重寄，往往擇焉而後授之。上覃保惠之仁，而下享阜康之福，如此者亦有年矣。夫何一二年來，災異頻仍，景象蕭索？此毋乃貪殘之吏，豪猾之黨，恣爲民害，民率以其愁苦不平之氣積，傷陰陽之和，而致然歟？然則今日所以慰藉撫循其人，與之厚其生，和其氣，俾禎祥日至，災異日銷，當何如其用心也！蓋聞轉移感動之機，不在乎他，而在於德。公茲執其常德以往，一言一動率由中出，凡地望與公相埒者，孰不勸而思齊；榮辱惟公所制者，孰不仰而承式？夫如是，則

左右前後，孰非德鄰？ 相與心公之心以見於行事，其於民康物阜，固可坐而致也。然則所以答寵光而慰輿論者，夫豈遠哉！

公行有期，其寅長大夫洪公，中丞趙公合凡臺省諸公，出餞於石城門外，而以贈言見屬。顧惟不敏，其能達諸公之意？然辱公年末，誼有不獲辭者，於是乎書。

瞻雲圖詩序

瞻雲，本唐狄梁公事，史家記之，所以著公之純孝也。臨潁賈鳴和先生，今爲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日思慕其尊君樂菴公不置，引領西望，實勞寸心，乃作瞻雲之圖，以寄意焉，其意與狄公豈異哉？ 然狄公之赴官并州也，庭闈之養，宜必有託，養之得如其志與否，蓋有不可得而知者。而當其時，名位所得，猶未足以光顯其親。今先生兄弟凡五人，諸子十人，諸孫曾幾二十人。每晨昏相率候公起居，公或不能盡辨，第如郭令公頷之而已。先生雖遜違侍下，而凡所以節寒暖，時温清，承色笑於左右者，濟濟焉，相與各供其職，而交致其誠。奉養之周，從可知矣。

公嘗以先生初命，被封爲翰林編修。至於今，而先生位望日高，文名日遠，方駸駸於大受。其諸孫復多秀出，領鄉書，遊邑校者，蓋累累有人。文物衣纓，聿追先世之美。公之光顯，於斯爲盛，心志之樂，可勝計邪？ 夫以其奉養之周也，心志之樂也，諸福之集於公者，殆猶百川之滙巨壑。在先生宜若可以少輟其思，而顧不能自已。兹圖之作，蓋所以寫其陟降不忘之意，而願公之萬壽無疆也。

公今年壽九十有三，八月二十五日，寔惟初度。凡與先生遊而能詩者，因相與推明圖意，各賦詩一首，以爲公壽，且以慰先生之思。先生以欽順託交有年，屬爲之序。蓋聞忠孝無二理，臣子惟一心。狄公後來參秉政機，卒成取日虞淵之烈，心之亹亹，孰非前日瞻悵之充。今觀於兹圖，有以見先生之與狄公，其孝思信無異矣。自是而往，所居之位，所遭之時，容或有相似者，即此心而充之，其功烈所就，詎肯多讓乎哉！公年雖高，而精力猶健，其壽蓋未可量，尚及見先生之大烈有成，亦千古之一快也。余辭不腆，異時史家記事，儻足徵焉，其亦不爲空言也夫。

鳳臺別意序

《鳳臺別意》一卷，詩凡二十八首。前十四首，大司馬白巖喬公希、大奉常白樓吴公南夫、大司成梅北魯公振之、少司成雙溪汪公器之所聯。後十四首，大司徒東谿鄧公宗周所和。爲五言古風者二，爲七言近體者二十有六。凡以爲陽明王公伯安贈，而篇中所寫，則難別之意爲多，繾綣綢繆，至於再三，而其意猶有未盡也。

陽明才雄而學邃，志高而識遠。方受知明天子，陟都憲，奉璽書，以撫臨江湖閩廣之交。憑高宅深，十數州郡之地，正君子得行其志之秋，其行壯矣，胡難乎其爲別哉！蓋凡陽明所有，皆諸公素所敬重焉者。聲同志合，不假外求。道義之交深，文字之會密，實天下之至樂也。一旦別以千里，邈違南北，於其所謂深者，固無在彼在此之間；而其所謂密者，則於是乎遂疎。三益之良，參辰相望，其情之有不

能釋然者，不亦宜乎？ 雖然，王命孔嚴，民望交切，驪駒在路，不可留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陽明所性之分，固不以得所欲而有加，然推其所有以見於設施，必有卓然不可及者。 而斯人之受賜，可計日待也，在乎加之意而已。

諸公之作，雖惓惓於惜别，然其意未嘗不兼出於此，此其所以爲君子之别也歟！ 卷既成，東谿公攜以見過。 謂欽順曰：「子素與陽明善，而未聞所以爲贈者何？ 今茲卷之首簡猶虚，子其實之可也。」欽順遂復於公曰：「陽明固知我真，雖無一言，將不以爲簡。 以公命序茲卷，而致之陽明，亦必不以爲煩。」敬受而序之。

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

國朝設衛所，以嚴武備，所轄軍士，皆有定伍。 其伍或缺，則按籍而求其人以實之。 按籍而求其人，初若易簡，及其久也，而弊端滋出，禁令科條，由是日繁。 故自京畿以及諸藩服，上常專命監察御史一人，往莅其事，期於武備之無乏爾。 而御史所至，凡一方官吏之賢否，軍民之利病，有所聞見，皆得列上于朝，黜陟廢興於是乎在。 自牧伯以上有大疑大議，率參決其可否。 一言之當，則闔境之内，莫不陰受其賜焉。 蓋雖名爲清戎，而其責任之備乃如此，此其人之賢否所繫於輕重之數，豈小哉！

吾江右屬有盜賊之虞，清戎之政因而暫輟。 及茲戡勦甫定，而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范君以載，乃復承命以往。 君桂陽宦家子，既登進士，擢行人，猶好學不倦，才識益宏以遠。 嘗奉使肅崇二府，一以禮自

將。及還御史于南臺，歲猶未期，而封事已三上，所言皆天下大計與當時切務。忠直之氣，輿論推先。肆吾江右士夫聞清戎之屬，於是莫不欣欣然以得人爲喜。而君既被命，例許挈家還鄉，因獲躬奉巵酒，拜上其慈闈千萬歲壽。極天倫之至樂，貽鄉里之美談，又重以爲君喜也。君行有日，侍御楊君抑之等，以告于太宰孫公，謀所以贈，遂來徵言於余。余非能言者，然不謂之知君不可，其可失君！吾江右之民，比年以來，憔悴甚矣，所望於仁人君子，撫摩煦嫗，以延續其命脈，真若大旱之望霖雨。今得君以臨其上，其有幸乎！夫清十得三，不枉平民，此清戎之最，君固無難辨者。惟是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贊訏謨而翼公道，使吾民小大咸不失望，而憔悴以甦，宜必加之意也。推是以往，以居大行之地，功業所就，其可量哉？遂書以爲贈。

送參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參議於布政司，其任不爲輕矣。日與使相處，則凡司之政議，率當參決其可否，而使實資其助。及其時旬宣于外，則凡郡邑之政治，皆得以察其張弛，考其得失，循典法以申勸戒，而小大趨走之吏，莫敢不承其風。夫協恭以有爲，表正而無失，使善政畢舉，而一方蒙福，非賢且才者，不能也。然則選授之際，當道其有弗慎已乎！

吴江周君行之，初以名進士授行人，已而擢給事中。凡一入禮科，再莅南京兵科，多歷年所。其爲人篤於孝友，襟懷坦易，而博學多能，有所不言，言必當乎大

體。玆膺當道首舉，遂拜廣東左參議之命，輿論翕然以爲宜。廣東北距五嶺之陽，南跨大海，其土田肥嬂，歲入常厚，而魚鹽之利，番檣賈舶之珍，復充牣於域中，以波及於四方，四方仰之，皆以爲百貨之府。故官於其地，而能以清白自持者，不多見焉。傳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傷者也。傷心及本，而邦且安賴邪？是必得賢監司，同秉清明之德，以照臨其上，然後小大趨走之吏，皆將有所畏戢，而厲民之事，一不敢爲，蚤夜孜孜，務求所以爲民利者。善政之下，河決而風行，庶幾嶺海之間，永爲樂國。近壯四鄰輔車之勢，上寬朝廷南顧之憂，此余於周君之行，不能無厚望也。始君薦名禮部，余忝試事，嘗與聞之，及在南京，相往還爲密。其同寅諸君子，因屬余言以爲之任之贈，誼有不獲辭者，遂爲序云。

送羅兖州序

羅君子文之出知兖州也，南都卿士大夫，雅嘗往還者，相率賦詩送之。詩即兖州境内古先聖賢之遺迹爲題，若山澤衢圃、殿閣樓臺、廟堂亭館之類，凡二十有四，人賦一題，爲詩二十四首。既成卷，侍御李君師文，請余序諸其端。余於子文爲宗家，且同邑，往還相好也，贈言雖屢，玆行要不容默，矧師文虚卷端以見屬邪？

今兖州爲山東大郡，地方數百里，兼古鄒魯曹滕諸國而有之。魯爲周公所啓之宇，而孔子父母之邦，從孔子遊者實多魯人。而孟子則鄒人也，是以聖賢之遺迹

在兗州境内爲多。歷今千數百年，猶使人樂取而咏歌之，赫赫如前日事者，本其道德功言，垂法萬世，人之思之仰之，自有不能忘也。士君子幼而學，壯而仕，所以成其身，澤其民者，固一以聖賢之道爲準。況乃得周公、孔子之故國而爲之守，得周公、孔子之遺民爲之治而教之，則於仰高企美，以求其道之必達，豈容在他人後邪？聖賢之論治道詳矣，其至切而至要者，在孔子嘗有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有二言，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由孔子三言行之，各極其至，則孟子之二言可得而驗矣。今民無壯老，厄於饑寒而不能自振者，舉目皆是，其習俗何由而美？子文方敏於事道，安得不深念而力拯之哉！

諸公之詩，各因題命意，言雖不能不殊，至其所願於子文，事必盡心，道必宜民，以阜其生，以善其俗，俾功烈茂著，足以垂耀於無窮，此心則不殊也。誠如是也，安知後之人相與詠歌其遺愛，不亦有如今日者哉！余是以推廣其説以爲序。

龍陂謝氏族譜序

世久而族蕃，譜不可無作也。譜作則源委明，昭穆辨，戚疏之分著，顯晦之迹彰，一展閱間，必將惕然有動乎其中者。仁讓之行，《詩》《書》之業，相與惇其所未厚，廓其所未宏，則於前爲有光，於後爲可大。此譜之所繫，未可以輕視也。故凡有志於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嘗不以譜牒爲重。

吾邑龍陂謝氏，距吾家僅十里許。其

先子發甫，當宋之季，自安成之辛里，遷於龍陂之上，肇建厥家，於今八九世矣。其子姓日益蕃衍，而故址頗隘，則又析居九城，若梅塘，若墨湖，若橋西，若下篠，若西岸，若楊村。其人大抵惇本務實，而勇於自振。由科貢而起者，累有見焉，蓋駸駸於光大者也。其譜之舊，自其初祖弘，至子發甫，凡五十四世。子發四世孫仲武，乃作龍陂之譜。始自子發，而下别爲世次，以垂諸後。而舊所傳録者，猶僅存之不敢遺，君子以爲知禮。其從子仕讓，從孫某某〇〇襄府長史顯親嘗因而續之，然猶有未備者，於是長史公之從弟顯朝，從子世高、世祺、世鈞與其孫某某〇〇，益府典膳教悉心搜訪，疏遠畢載，而譜遂以克完。

其録梓有日矣，適余得告歸省，乃相率來謁，請序其端。惟家嚴封君與長史公實同領鄉書教，父叔於余，皆嘗以文會，可謂世契。諸君又禮請，其何説之辭！夫前人之用心，後之人所當深體而篤念之，以求無負焉，斯可矣。凡諸君之完是譜，所望族人子弟者，豈淺淺哉！心其心，以事其事，使將來之光大，視今日有加無已，此固其族人子弟之責。余既不辭而序兹譜，亦不容無厚望也，尚相與勖諸！

冷香塢韻語序

蕭君時訓，余邑知名士也。其清才健筆，以續《卷阿》《清廟》之作，乃其宜爾，顧使之咏冷香於僻塢，吾不知天之於吾時訓，果何意邪？然時訓懷奇而不售，年且駸駸向晚，其見於賦詠者，宜必有怨懟不

平之氣。而塢中韻語，吾乃得而遍觀之，多至數十百首，往往調高而興遠，語峻而節和，深意所存，付之識者而已。豈其有見夫在外之適然者，要不足以爲損益；而在我之浩然者，雖當困窮之際，處寂寞之濱，亦無害其爲自得邪？以是概之，則時訓之賢於人也，其亦遠矣。

夫以其才且賢如此，於今猶未有所遇。既非吾力所及，吾安得不歸咎於天邪？時訓固非怨天者，吾乃爲之歸咎於天，是或一道。庸書此於韻語之首，知言者其折衷焉。若其所取於「冷香」，則題辭之自己出者，已盡其說，余無庸贅也。

雷岡康氏族譜序

子張子有云：「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智足以知所當務，其志又能汲汲焉爲之。君子之所先，莫大於文行。誠能汲汲焉用力於此，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將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餘地乎！莫非文也，而譜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譜牒，非有才子孫出，蓋亦莫能脩之。譜牒不脩，則本源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睦之風，鮮不微矣。前代雖有顯者，其風聲事迹，亦不復接於耳目，又安知踐修之責之在於我，求其能免於卑陋，而聿進於高明，豈不難哉！故善觀人之家族者，即其譜牒之廢舉，而其昌大與否，亦自可見。

雷岡康氏，在吾邑千秋鄉，去邑城僅一舍許。譜稱其先世，當五代之際，有能甫者，自金陵來官泰和，遂選勝於雷岡之下家焉。更宋歷元，以至我朝，蓋數百年

矣。在宋，累有中鄉科者，而未大顯。國朝永樂初，始顯於梧州貳守仲恭。梧州嘗奉其先人宗瑞翁遺言，據家傳垂系圖，創作族譜。譜成而自爲之序，所以期望其後人者甚至，然未及鋟梓而卒。今其子姪日益繁衍，而譜之續編以成，則梧州諸孫某某，與其族之文學士某某輩之力也。蓋自能甫而下，通舊譜凡若干世。

會余蒙恩歸省，諸君乃介余姻表歐陽君宗之、牧之來請余序以傳。余聞康氏之於歐陽，猶古朱陳之好，而其惇孝友，崇信讓，《詩》《書》之業日廣，爲二君所稱道者，亦皆合乎鄉評，有以見其子孫之多才，宜其惓惓於譜牒之修，以上繼梧州之志。余固樂道人之善，又重二君之請於序，遂不復固辭。而先之以子張子之言，則因見聞所及，以深致其意也。

送浙藩少參林從學之任序

浙爲天下首藩，其物産、人才、賦入之數，皆先於天下。風俗之美，亦自昔有聞。崇雅而尚文，勤生而多藝，徵諸今日，益昭昭也。而談者或相與摘其疵，遂遺其美，以其工爲讒謗，而浙之官守，爲不易爲。吁，有是哉！凡興讒造謗，以中傷善良，其人固可知已，未有君子而讒謗人者也。浙中固多君子，則雖有工爲讒謗者，豈能勝夫不爲讒謗者之多邪？誠使在我者無瑕，施於政者有利民之實，必將收多譽於衆君子之口，彼小人者，雖欲售其姦慝，誰則信之？吾嘗見守官於浙中者，未及有爲，已懷讒謗之慮，恒竊以爲過。使此慮每横於胸臆，其弊也，豈惟視枉尺直尋爲

常事，至於枉尋而直尺亦有之矣。夫苟不能無枉，又何官之能守邪？

今吾從學往爲浙藩參議，其殆無疑於此矣。從學初以閩藩之秀，試禮闈，余備員同考官，得其卷，喜而進之，而知其文學之美。乃與余同官南京，已復同事，觀其折獄之精審，考功之明察，而知其治行之優。出佐名藩，實光簡命，所以盡其在我而惠利其民者，宜必有道矣。夫道必本於聖賢，乃能有合於君子。從學幸加之意，尊美屏惡，開誠布公，而一以忠厚待其人，則令聞日章，而讒慝自遠。其進於高遠也，孰能禦之！從學行，文選郎中尤宗暘等，循故事，請余文爲贈。科場之雅，寮寀之誼，其又何辭！

送閩藩少參魏喬儀之任序

余以菲才，叨任南銓，新建魏喬儀適爲驗封郎中。前此蓋屢相往還，以論文講學爲事，及相與同事，事無不以時舉者，余甚賴之。喬儀初登進士科，擢行人司副，遷員外郎於刑部，再遷郎中，皆在南京。其爲人温雅周詳，而臨事有守，抑揚予奪無弗慎。太宰孫公嘗書其考，累數十言，極其嘉與，而人皆以喬儀爲無愧所書，蓋相與徯其進也久矣。及兹乃擢閩藩右參議，輿論翕然宜之。於其行，文選郎中尤宗暘輩，以贈言爲請。余雖拙訥，其可無一言以爲喬儀贈哉！

蓋聞君子之爲政，要在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必於朝廷之法無所戾，於聖賢

之道無所違，乃爲盡善。彼違道以干譽者，已不爲君子所與；若夫厲民以自植，置法守而不顧，則所謂何足算焉者也。然欲其政之盡善，非見之明，守之固不可。見之明矣，守之固矣，或乃遲疑顧慮，當幾而不能果斷，亦安能有益於事，無失其時，以大爲民利也哉！故夫道也，法也，俗也，情也，斟之酌之，稱之量之，觀其會以求其通，灼見其可行也，而吾無所容其毫髮之私，於是斷然行之而不惑，雖蠻夷未有不率服者，此其所以爲君子之政也。喬儀素所蓄積，良已合於君子，顧遠大之業，實基於達德之崇。余是用申告一言，以庶幾乎少有助益云爾。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九

序 一十五首

雲津書院集序

《雲津書院集》兩大卷，爲文若詩凡若干首。首宋嘉定進士曾歷記，以次皆我朝卿大夫士之作。題跋詩賦，銘贊箴詞，諸體略備。吾泰和有數書院，雲津則劉逢原氏所建，於記可考。今其堂構無復存者，而劉之後人乃興。如合浦令叔正、賓州守中和，皆能自振於時，受知於士夫君子。是以空名陳迹，經數百載，重獲所託，以垂示無窮，蓋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既編輯鋟梓，嘗以求余序。比其屬疾垂盡，猶顧囑其二子充、魁，俾申請焉。余重悲中和之志，且舊諾其忍違也？

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爲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户也易，由己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禄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虚無寂滅之説亂其真，競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書院容有興廢，此學則無時而可輟。諸君子一聞雲津之故，皆從而稱述之。名實之辨，宜亦審矣。庶幾有善學者，卓然出乎其間，以爲斯道斯

世幸，孰非其所望邪！然則斯集也，豈徒爲劉氏觀美乎哉！

魁字焕吾，早領鄉書，方需時用，其學行無忝賓州，且嘗從陽明王先生遊，可謂有志。余嘗患此學之不講，因序斯集，輒相與一言之。蓋書院者，非一家之私，是以余之爲言，亦欲公之天下也。

南谷萃英録序

邑灌溪康君士杜，家温而質美，雅好文墨，其平生所得士夫君子之作，事别爲卷，爲詩若文，卷數十首。蓋痛其父之早世，則求哀輓之什，以發其幽光，卷成，名曰《懷椿》。樂其母之壽康，則求頌美之辭，以章其完節，卷成，名曰《貞壽》。即南谷之幽曠，構秋芳亭，以寄傲於其間。叢桂交香，萬松環蔭，有足以樂其志者，則又托諸賦詠之工，以寫其優游之適，而名其卷爲《秋芳亭紀勝》。顧其篇章既富，恐將來不能無散逸之患也，乃手自輯録詩文，各從其類，合爲一編。而凡家乘之所遺，贈遺之所及，及諸爲其故嬪有作者，皆以附焉，此《南谷萃英録》之所以名也。

録成，將鋟諸梓，以傳示後人。間造予里居，請爲之序。其曾祖母，余之曾祖姑也。中表之誼，蓋不容辭。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然人之好之者鮮矣。雖則衣纓之胄，鄉曲之豪，類營營於貨利之圖，聲色之殉，氣昏而志奪，夫安知文墨之爲貴乎？此其人固無足論。其或有好之者，似能審於清濁之辨，而恥於雷同之歸矣，然不過以眩一時之耳目，夷考其存心制行，則與夫文之所謂常不免於背馳，

致令作者往往蒙失言之譏，而其篇章所存，曾未及終其身，率已爲覆瓿之具。斯又重可嘆也。

君生質既美，且嘗從事問學。孝弟忠信之大節，恒謹修之，而罔敢或踰，固宜爲君子之所嘉與！雄詞傑句，珠明玉潤，所以光揚其父母而增重其平生者，豈徒好尚之篤以致之哉？亦夫人秉彝好德之公也。然則録始自今，行之宜遠，其後人相與世守之無失，君其不永有聞乎！

贈大司馬廖公參贊南京守備機務序

江南形勝之地，蓋莫有過於金陵者矣。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四海，寔於是乎定都。經畫規恢，封植維持，既勤既悉。城郭之高廣，宫闕之壯麗，官署之整飭，衢陌之寬平，士民之浩繁，貨財之豐溢，文物之炳煥，威武之赫張，自有金陵以來，蓋莫有盛於本朝者矣。及文皇帝遷都於北，乃號兹地爲南京。實惟根本所係，內外守備，莫非重臣，而必以尚書一員參贊其事。自非老成持重，明於大體，克勤小物者，莫預其選，厥惟慎哉！百數十年之間，軍民百萬之衆，所以熙熙然遂其生，樂其業，以興夫孝友睦婣之行，而內姦不作，外患弗侵，凡以參贊之得人，和調有方，剛柔相濟，以克遂臻兹也。其爲朝廷所倚，與夫在左右作股肱者，亦何異哉！

尚書率用兵部，欲其節制之歸於一爾。近者其員告缺，廷議僉屬之東光廖公，遂首薦之。時公方爲南京吏部尚書，詔改公兵部，降之敕，俾領參贊之寄。士夫皆相慶，以爲得人。蓋公之爲人，沈静

端莊，篤於操履，遇事必精慮，未嘗輕發，既發亦不可回。尤喜讀書，微言奥義，多所自得。官京師三十餘載，間將使指，曾不踰千里外，而四方吏治之得失，民情之疾苦，風俗之媺惡，鮮不究知，蓋其留心於世務然也。乃今膺受兹寄，其於操縱之機，緩急之節，夫安有發而不當者哉！

然自頃逆藩搆難，禁旅南征，龍蟠虎踞之區，肆爲封豕長蛇之囿，人情物態之憔悴，亦云甚矣！則公之在今日，勞心焦思，當但已哉？將欲利人，必先除弊。弊有一朝而可革者，存乎斷；有須磨之以歲月者，存乎誠。斯二者，皆公之所素有也。以舉邦政，以奠邦畿，以馴復承平之舊觀，而奉延聖祖之澤於有永，不於公有望哉！於是太宰白巖喬公與諸公言，宜致一言之贈，而屬筆於欽順。愚非能言者，顧比歲三遷，皆辱承公後，契誼非他人比，其又可辭！

送大司徒蔣公致仕還鄉序

聖天子光紹丕圖，茂隆化理，臺省重寄，率惟老成。虚心以聽其設施，舍己以從其獻替。百官承德，奔走事事，各期傾竭底裏，以贊成太平之治於無疆。虎風龍雲，其可爲千載一時也已，猗歟休哉！

梅軒先生湘源蔣公，爲南京户部尚書方踰年，一旦以年踰七十，力求致仕。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之，公喜如弗勝。或謂公釋重負而即優閒，其喜宜矣。然當此之時，上下一心，方以興事建功爲務，顧獨爲山林長往計，毋乃傷於果耶？朝廷亦毋乃曲徇其情，而非擢公尚書之初意邪？

欽順以爲不然。夫君子固汲汲於事功，亦未嘗不兢兢於名節，其於進退之際，豈苟焉而已哉？蓋有禮義以爲之權度也。是故義可進而進，精明之治，固將由之以臻；禮當退而退，廉恥之風，亦必由之以長。其於世道，豈不交有裨益乎哉！公歷官中外，不亢不隨，嘉績清聲，孚於上下。歲月逾邁，心力既殫，於是懇致爲臣，而奉其皎然無滓之身以退。其可謂合於禮，當於義矣。清風所激，頑懦斯遠，斯固盛時之所不容少者，朝廷亦安得而不從之哉？

初，公與其弟敬所先生同登成化丁未進士。公筮仕得縣令，九遷而至今官。敬所先生今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不惟名位相埒，而忠厚正直，德望並隆，天下之清議皆歸焉。少傅公擁翊聖明，義均心膂，殫謀畢慮，惟日孜孜。公兹歸老於鄉，乃獲以時剪荆棘於先塋，薦芬芳於祖廟，以慰其春雨秋霜之感，其於忠孝之大節，於是乎兩得之矣。公之歸也，有褒敕，有傳舟，歲有輿夫，月有廩粟，凡諸尊賢優老之典咸備。《詩》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其弗信已！夫行李首途，衣冠咸集，既酌之酒，復贈以詩，凡以申愛仰之誠，而篤交遊之誼也。詩既盈卷，少司徒蔣公謀於大司馬廖公，猥以首簡見屬。欽順獲游公伯仲間，辱知辱愛，非一日矣。顧雖無能爲役，而義有不得辭者，於是乎書。

贈少宗伯吴公北上詩序

兩京固士夫出入往來之地，然自南而

北者，人之屬望，視乎自北而南者，每每有如此。其故何也？蓋臺省之建，雖兩京如一，而事之在南者良簡。事簡，故其責稍輕，即有弗勝於天下大數，亦無甚加損也。若夫京師，則凡大議論、大政令之所從出，一言之善，將天下賴之；一令未安，其害或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夫人屬望之切，固其所哉！

長洲吴公南夫，初舉進士，入翰林，累官至侍講學士，時望已駸駸屬之矣。及來南京爲國子祭酒，爲太常卿，前後幾十年。公文學老成，才猷宏遠，富有建功立業之具，而久淹散地，僉謂非宜。及兹乃被召爲禮部右侍郎，一時人情無不欣慰。行有日，臺省諸公遂相與賦詩贈之，詞雖不同，而屬望之意皆至。清卿邊公庭實，以余與公同年，且嘗同官，徵言於群玉之首，余不得辭也。

仰惟皇上臨御以來，厲精圖治，凡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次第收召而聚之。本朝議論設施，激昂奮迅，蓋將痛洗近年以來因循膠錮之弊，期於光明正直，可大可久，以仰承祖宗列聖敷遺之休，其意氣可謂盛矣。然而識者於此猶或私憂過計，以謂時難得而易失，機易弛而難張。人之所見不能盡同，而發於議論者，常苦其難一也。夫議論不一，則其取信於上也難。厥孚未交，而太平之效，恐未可歲月冀也。凡有斯世之責者，亦安得而不加之意乎？蓋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二三。人皆忘其有我之私，而惟理之是順，則所以發上下之志，成久大之業，自然之應，固有不容已者，豈待勞心於智數之末，以嘗試遷就於其間哉！欽順愚無知識，蓋嘗竊有聞

如此，舉以爲公北上之贈，意亦不爲不至也。公往，方日與諸君子下上其議論，以見諸行事，而求所以慰滿夫人之望者，亦將有取於斯言否乎？

北上稿序

《北上稿》者，故大司成冰玉先生羅公之所著也。成化庚子，公以司經洗馬，與故太師李文正公同被簡命，考應天鄉試。相期以得士爲務，禁不作詩。事既成，乃隨事有作。逮還朝陛見畢，遂裒集以爲此稿，而以「北上」名之。蓋首尾僅餘四旬，所得篇章凡百三十有二，可謂富矣。其第五子鐩，今爲南京刑部檢校，以刻於梓，而請序於余。惟公與家父封君，鄉同升，平生以道義相尚，交莫逆。父執之尊，製作之美，後生小子，敢以不腆之辭，輒附名於其上哉？顧刑檢之請甚勤，有不容以固辭者。

因憶早歲嘗聞家君之教，以謂公之爲文，不屑屑於造語，主於理明而意勝。議論宏闊，而波瀾老成，識者尚之。公之爲學，一宗程朱，務明諸心，以爲發揮事業之本。雖汎覽載籍，而不爲徒博。公之爲人，寬厚樂善，有休休有容之量。如使得行其志，雖儷美於鄉先正楊文貞、王文端二公可也，欽順恒謹識之。及免先夫人之喪，適公里居，方獲一再進見。坐春風而飲和氣，爲之酣暢終日，而不能去也。然以還朝之迫，領教弗詳，每用爲憾。蓋別去數年，而公遂下世矣。乃今得兹帙而觀之，讀其長篇短章，類若衝口而出，信筆而成，無苦心極力之態。然而鋪張物理，模

寫人情，無不曲盡，非所謂理明而意勝者乎？三復以還，於其學問之所該，精神之所契，亦可以概見矣。公在憲廟，初賜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洗馬，調南京禮部員外郎，陞福建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監祭酒。爲祭酒三載，考績北上，道感河魚之疾，遂懇乞致仕而歸。其調郎曹，蓋鄉人有李孜省者，以左道幸，慊公不與還往，陰中傷之。孜省既敗，會兩京連缺祭酒，僉謂無易公者。而公雅不爲當軸者所喜，猶歷外服，數年乃見擢。然公於升沈之際，出處之間，確然惟義命之安，而未嘗少有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自得，必有過乎人者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平生著述甚富，晚遭回禄，稿皆散亡，惟此帙幸存，計纔百之一二。刑檢兄弟方悉心搜訪，異時就緒，當具刻之，此特爲之權輿耳。嗚呼，公之不朽，將不有賴於是也夫！

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爲和順之德，發之而爲炳蔚之文，措之而爲正大光明之業。由體達用，沛然有餘，蓋學之有得於心者然也。然自孟子没，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下焉者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揚子，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頗皆號爲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之際，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淑人心，雖未嘗不合於孔

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於道也，極無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而皆攝於方寸之地。表裏洞徹，左右具宜。凡其形之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精粗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今其遺書具在，經生學士，鮮不從事於其間，其能有得於心與否，徵諸文章事業，固可概見。

有如月湖先生，豐城楊公，可不謂之傑然者歟！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爲的。凡辭説之出於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爲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爲私恨也。公樂與人爲善，辨疑答問，終日亹亹。有以詩文請者，亦欣然應之，伸紙揮毫，直寫其胸中之藴。氣昌而詞達，調高而節和。閎肆簡嚴，雖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盡。蓋諸君子之權度在我，其應用之弗差也固宜，與夫似是而非，詞深意淺者，其相去奚啻十百也！

公所著有《净稿》、《續稿》、《遺稿》、《四稿》、《五稿》、《六稿》，皆冠以「月湖」之號。以欽順之嘗遍讀也，因屬爲之序。欽順非知言者，夫安能序公之文哉？然獲從公游不爲不久，心誠好之，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擢累南京禮部尚書。今致仕家居，尤著述不輟，當積爲後稿云。

贈太守徐侯考績赴京序

嘗讀《後漢書》，至《章帝本紀》，見其所下詔，有取於安静之吏，爲之惕然有感，喟然而嘆曰：嗟乎！安静吏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審矣，然由漢以來，至于今日，試求其人可多得邪？夫吏所以治人，而顧有取於安静，非無所事事之謂，乃行其所無事之謂也。其本正，其源清，事至物來，順其理而應之，隨其分而處之而已。無容心焉，不違道以悦人，不飾奇以干譽，不役精於分外，以僥倖於萬有一之成功，蓋安静之實如此。如此者，責以旦暮之效，或非所及。及其久也，信既孚而事日簡，政日理而民日安。所謂月計有餘者，章帝豈欺我哉！

上下千數百年，吏於民上者何可勝數，類多矯飾外貌，似是而非。簡册之所書，耳目之所接，安静吏蓋寥寥焉。豈其實之難能，亦其人之自不爲耳。乃今有見於吾徐侯，豈非幸哉！侯之爲吾郡也，持身廉潔，惇尚文教，愛民而惜費，因事以就功，簿書精詳，而刑獄惟允。夙興夜寐，于今垂四年矣。美績優於勤勞之後，輝光發於篤實之餘，蓋雖深山窮谷之民，莫不知侯之爲仁，相與愛戴稱頌之無間。御史之按行江右者，獎勞之禮亦屢加焉。視彼粉飾雖工，終於爲人所厭苦者，其榮辱之相去何如也！今以三載之績入奏，其爲宰相之所鑑賞，明天子之所簡注，不亦可以豫占也夫！

侯世家寧國之涇。其先君子朴軒先生，學行純篤，爲涇名士。嘗教兩州一邑，

官不大顯，而門下弟子受其學以顯者爲多。若董都憲萬英，則其尤者。侯之學，内得之於家庭，外充之於都憲。本原之地，恒謹視之，是以施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及也。侯名冠，字士元，别號竹岡居士。起鄉舉，教清豐，訓浮梁，知都昌、餘干兩邑。擢南臺監察御史，以至今官。行有期，貳守徐君吉貞，郡判陳君士華，郡推陳君相、楊君旦，僉以贈言見屬。顧雖不敏，而侯之善政，不容以無述也，於是乎書。

桃林羅氏重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著本原，詳支派，列昭穆，❶辨親疏。人倫之明，風俗之厚，實惟有繫於此。故自昔知禮之君子，莫不以譜牒爲重。前有作矣，後必從而續之，凡以爲久遠無窮計耳。

吾羅氏之在吾吉，聚族而居者，良不爲少。其世或遠或近，而著聞於天下者，往往有之。若吉水桃林之族，其一也。余嘗聞國初有弘文館學士復仁，宣德間有工部侍郎汝敬，其才猷風烈，雄奇磊落，皆桃林之傑出者。數十年來，則有若貴藩大參璞，督府經歷瑋，靖江長史其祥，余皆嘗獲交焉。大參之閫疏敏達，督經之深密有謀，長史之左規右矩，士夫莫不推重。蓋桃林人物，後先相望如此，其著聞於天下也宜哉！

大參致政家居，垂二十年，今年八十有三矣。一旦攜諸孫，棹扁舟，泝流二百餘里，特來訪余，以其所重修族譜，屬爲之序。余多病，筆研疎且久，顧惟大參年德

❶「列」，四庫本作「别」。

之重，意氣復勤勤懇懇，又可辭乎？敬受而閱之，乃知其先蓋出唐吉州刺史昫。昫卒於官，子孫遂留家廬陵。後數傳，有三十三承事者，始分居吉水，是爲今樟樹、下白、竹溪、桃林之共祖。又後七世，曰忠文，始分居桃林。由承事沿至大參，凡十有八世。泝而至於刺史昫，蓋二十六世矣。世有仕宦，具列於圖。在宋嘉定間，有竹谷老人茂良者，實始作譜。其後若竹林居士自昭、耕樂翁以明、温教汝寬，皆嘗致修續之功，諸先正序文存焉。大參乃竹林七世孫，而工侍之諸孫也。其所重修，尤爲詳慎，且捐己資，鋟諸梓，而傳之族人。

嗟夫！大參以踰八望九之年，而於修譜一事，惓惓焉不遺餘力，其尊祖之孝，收族之仁，可謂老而彌篤也已。凡其族人子弟，盍相與勉，修其德，以增光斯譜也哉！蓋其德誠修，則或出或處，必皆能有以自立爲孝子，爲弟弟，爲良吏，爲名臣，爲幽貞之士，而九族之睦，有不待言者矣。夫如是，則於大參之用心，斯爲無負；而桃林之盛，詎可涯哉！庸書此以爲序。其從大參來者，邑庠生體昂、道同、有慶也。

義城黄氏重修族譜序

凡故家大族，逾久而逾盛，非偶然也。必其作於前者，功德有可稱，足以爲敷遺之本；承其後者，又能惇《詩》《書》，飭行檢，勤生務實，得所以引之之道，固宜歷世綿長，而蕃衍昌大，有加無已也歟！觀於吾吉之廬陵義城黄氏，其亦可徵也已。

黄之先，有諱國琛者，當五季之亂，能

倡義保障其鄉。鄉人賴之，以安其生，以完其室家，皆相與歸德焉，因以「義城」名其所居之里。及宋興而亂定，事乃上聞太祖，命賞以官封，竟辭不受。然其後嗣遂多顯者。在宋，則有若宣教郎致中，秘書公符，少監子充，工部郎官饒守炳，鄉貢士輔嗣。入國朝，則有若金華知縣經，監察御史國用，繩繩不乏。今合族之衆，不下數千指。良材美質，清文篤行，見推於鄉邑者，往往有之。於戲，可謂盛矣！非其植本之深，而引之者率由其道，抑安能致此哉！

其族故有譜，遭元季兵亂而逸，僅存貢士遺筆。所書世次，自國琛大父高仲始，以上闕焉。成化間，金華君遂據以譜其族，始自高仲公，下及其子，凡二十世，且自爲之序，著其世德甚詳。迄今垂五十年，子姓日益繁夥，而譜未之續。御史尊翁潔菴封君，乃謀於族衆，重加編輯。合凡二十〇世，而其凡例一遵金華之舊。稿既脱，將刻梓以傳，適御史以微累謫嶺南，因俾謁余，請序諸首簡。余與御史嘗同朝，雅相善，誼不得辭也。

蓋聞人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既廢，而收族之要，惟賴譜牒而已。封君與諸君子，乃能惓惓於是，非其心之厚於仁乎？是宜特書以著其美。御史發身進士，端亮忠鯁。賜環且有日，當益推其素藴，以大發於事功。後來之秀，又當接踵而出，所以爲兹譜重，良有在矣。并書以俟之。

慶張母羅孺人五十壽序

余婣家藩檢張君，有賢配曰羅孺人，

今年壽盈五袠，十二月十有二日，其生辰也。其子邑庠生律，將以其日率諸弟術、徹，張筵爲慶。預來謁文，以申其祝願之至情，余不得辭也。嘗觀古詩人之於君子，所以祝願之者，既曰「萬壽無期」矣，又曰「遐不眉壽」；既曰「萬壽無疆」矣，又曰「遐不黄耇」，何其抑揚反覆，勤勤懇懇如是哉？誠以其有益於人之邦家，故惟願其久生於世也。

余次兒珝，爲孺人長女之壻。閨門懿行，余因與有聞焉，而知孺人爲女中之君子也。然則眉壽之祝，在今日獨容已邪！孺人之父，是爲大司成冰玉先生，母宜人闕里孔氏。孺人自幼明慧雅飭，讀書輒了其大旨。女工精緻，而書數皆通，在諸女中尤爲父母所奇愛。及歸張氏，其舅則少司空栢菴先生，姑則封淑人羅氏。羅淑人治家嚴整，嘗歷試孺人以事，亟稱其賢，謂他日必能守其家法。孺人事舅姑孝謹，始終如一日。尤善相君，君既赴官湖藩，孺人獨留主家政，事無弗舉，君遂得一心奉職，無復内顧。延明師以教諸子，而早夜程督加嚴，不爲姑息。律由是學業大進，名烝烝起庠序間。術、徹皆知所向，方爲善士。

張，大家也。孺人爲婦、爲母，實多裨益宗族，姻表率能道之，非一人之私譽也。由此觀之，不謂之女中君子，可乎？人生至六十，始以壽稱。而五十者，開六之端也。由五十而進於六十，又累進而盈百焉，且復過之，玆固律等爲人子者之所深願。凡其宗族姻表，素聞孺人之賢，而欲爲張氏久遠計者，又孰不願其享有遐壽，以裨益於無窮哉！此余所爲不容已於言

也。吾兒辱愛有年，教均諸子第，疎懶未能副所期待。其季女之壻曰王翥，姓名方著於鄉書，此則所謂乘龍者也，今皆預捧觴之列。蘭芳玉潤，鵠峙鸞停，萃於一門，亦云罕矣。孺人之所爲可慶者，將不愈遠而愈大哉！

三至軒詩文序

江西以南昌爲會，府巡撫都院在焉。其廳事之東偏，有燕休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陳公，題其扁曰「三至軒」。蓋公之於江西，初以大參至，再以大方伯至，茲又以巡撫至，此軒之所以名也。維時士夫君子，仰公之德，樂公之政，又知公雅好文事，於茲軒也謂不可以無言。於是或爲記，或爲賦，或爲銘，爲頌，爲五七言古近體詩，多至數十百首，於公之志，蓋有發焉。公得而讀之良喜，乃令侍者次第編輯，而鋟諸梓，以傳久遠。間以書來，屬欽順序之。

惟公以武陵諸生，登弘治丙辰進士。歇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成績。而江藩兩政，適遭時勢之難，所以折奸慝之鋒而沮其謀，蘇憔悴之民而續其命者，其勤尤至。惟是都臺之擢，則初至，再至之勤，固有以基之矣。及奉璽書，膺重寄，益孜孜焉，不遑寧處。紀綱振肅，設施精審，激揚予奪，務有以協乎公論，而厭服乎人心。湖山千里之間，民無弗受其賜。於前兩政，益有光焉。聲實流聞，無遠弗暨，茲軒雖美，顧豈公久居之地邪？然公自受任以來，於今亦三年矣。所以端本澄源，反觀內省，精思熟慮，以爲發揮運用之地者，

鮮不於兹軒得之。一旦去此而雍容廟堂之上，固宜有不能忘情於兹軒者。況乎諸君子之作，事既詳於三至，而推類以往，莫不以無窮事業爲公願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所能忘哉！

欽順衰病空疎，詞無足采。幸嘗竊窺公所存之一二，而知諸君子之所願於公者，將必有徵也。是以敬爲之序而不辭。

先德録序

爲人子者，於其先人之德，汲汲焉圖永其傳，豈惟終慕之篤，有弗容已者哉！明示後世，又所以爲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典籍之所存，即典刑之所在。後之人得有所考，以知夫先德之懿，將豈無感發興起而象其賢者乎？夫如是，則吾親雖没，而其精神志意有不與之俱泯者矣。宜乎仁人孝子，以爲當務而不敢忽也歟！吾友羅君惟升，其有見於此矣，此《先德録》之所爲作也。

惟升先君子西畦先生，學行高古。屢試場屋，輒不售。晚以國子生釋褐，通判廣西之太平，又不久於其位而卒。其卒也，學士東白張先生銘其藏，侍讀南峰徐先生表其墓，大司成冰玉羅先生爲序群賢哀輓之詩。凡先生之所以得於天，成於學，修諸身，施之家，達於鄉黨，信於朋友，而宜於小民者，皆不一書，蓋莫不稱其爲君子人也。後以惟升考最，追贈承德郎，母贈安人。袁氏性秉柔嘉，婦道母儀，皆足爲閨門軌範，亦具見於秋官主事劉君所著墓銘。德有明徵，詞無溢美，斯其可傳也已！惟升於是合凡行狀、輓章、祭文

等，以爲是編，而鋟梓以傳久遠。終慕之孝不衰，垂裕之仁斯在，殆匪常情之所及哉！

惟升起己未進士，出宰新會，入評大理。以奏疏論捄大臣之枉，忤權璫見斥。再起知台郡，遷廣東左參政，所至皆有政聲。休不待年，風節殊偉，蓋傳先生之學，而光大之者也。然則凡爲其後人者，其則固不遠矣，尚思所以增光是録也哉！惟升間命其子邑庠生平，奉以示余，因爲書其首簡。

上模曾氏重修族譜序

語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長，枝葉蕃衍，一也。簪組蟬聯，牆屋華潤，二也。才賢輩出，猷爲克敏，三也。三者之中，才賢爲之本，苟有其人則所以維持之者有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實，其爲江鄉之所推重，豈直蕃衍、富貴云乎哉！

上模曾氏，吾泰和之盛族也。其先有諱慶者，爲唐光州團練使。始自金陵來，家邑之文溪。六傳而至璋，遷邑南中寧岡尾，再遷上模，遂定居焉。又五傳而至喜，喜生三子，曰仲機、仲美、仲介。仲機之後，分居萬安之汶溪；仲美之後，分居贛之楊梅；其仍居上模者，皆仲介之後也。植本固，歷年多，庶則累千，富或冠邑，而上模一派，在國朝尤顯。始自洪武，迄今嘉靖，中鄉科登進士第者，累累有人。其他或以貢升，或以明經及才行舉，或起蔭叙，踵相接於仕途。若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先生，德業並茂，風節殊偉，則其族之泰山北斗也。

族故有譜，續於梧岡病叟從。省軒公因而重修，以刻於梓。然獨詳於居上模者，凡他徙者，第存其系。於今七十年矣，僉議修續，遠近翕然。於是上模推峻光、民譽、惟器、主直，汶溪推順緒、國堅，楊梅推昇洪、顯泰，同司其事。更數月，方脱稿。書法一遵舊譜，而合離收放，事迹加詳。諸君之用心也，可謂勤矣。梓既具，遂相率過余，請序其端。曾、羅居同里，世有連。余先曾祖妣孺人，先妣太淑人，故嬪淑人，皆其族出。外舅恩例冠帶西磐先生，今年八十有四，蓋舊譜中之晨星也，尤惓惓於譜事。顧雖衰鈍，可無一言以相玆盛舉哉？

夫族之盛也以人。即是譜而觀之，維持之方，光大之實，曾氏世有人焉，概可見矣。然余之望之也，豈不欲其人人皆爲才且賢乎！夫富與貴，身外物也，得之不得有命；人人有貴於己者，求則得之。誠於所不當爲者，赧然而不爲；所當爲者，奮然爲之如弗及，所謂猷爲之克敏者，孰加於此！隱亦此道，顯亦此道，身安而用利，倫叙而家肥，職修而業廣，將其族之盛也，庸有既乎？余不佞，嘗聞與人爲善之説矣，況乃綢繆之好，義均骨肉，遠期厚望，宜不容已。凡列名於是譜者，尚其念哉！

雲亭鄉約序

嘉靖十年四月甲子，吾鄉大夫士會於龍福寺中者，凡十有七人，議鄉約也。衆志素協，議即時以成。夫禮之當由，人莫不知，然或爲習俗所奪，有不能無悖於禮者。見者聞者，既皆以爲非，是亦何憚而

不改耶？此無他，莫或爲之倡焉耳。夫習俗之不美，固非一人一家之失；而仁讓之興，鮮不自一人一家始。鄉約之議，其諸《大學》之所謂機也。一人倡之，衆人輒從而和之；一家行之，一鄉輒從而效之。俗之變而歸於厚也，何有哉！凡今日之約，皆目前近事，易知易行。會議之人，不出一鄉之外，亦取其近而易集耳。然始於近易，而遠大固可推也；變自一鄉，而他鄉亦可動也。此吾輩之志也。

議初發於西澗曾公，天機所觸，諸君子應之如響。卜日徵會，一惟西澗之聽。會之日，宿雨初霽，四山如拭，草木亦欣欣然。既具草，各出所攜，相與宴飲。獻酢交錯，情意胥洽，真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者。酒半，乃相與分韻賦詩，人一首。南山尹公既出韻，且言曰：「詩意宜一切以正俗爲主，勿爲留連光景之辭。」皆應曰：「諾。」復相與議：「約當徧遺諸大家，宜鋟梓以便草印。」雲江尹公曰：「事專則易就，吾其任之。」某因人成事，曾莫效微勞，首簡之書，諸君子固以見屬，有不容不勉承者，亦禮也。編刻首條約，次則鄉先正尹文和公書，又次西澗初議，而終之以會中所賦之詩。凡會議者之姓名，皆載諸約後，而詩之序，則一以齒云。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

奏疏一十二首

獻納愚忠疏 正德六年秋，時爲南京國子司業

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録，天地大德，萬死莫酬。亦既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君之義，尤以獻納爲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小見僅同於坐井，頑石謾期於補天。伏乞聖慈，俯垂省覽，采擇一二，少益高深，庶幾愚臣圖報之萬一也。

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宫，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脩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蓋凡天下之理，❶莫不備於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繆。故終始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爲大。臣頃伏田里，竊聞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聖心爲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爲脩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連之樂。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陛下無日不遊，

❶「蓋」，四庫本作「苟」。

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甚勞。是以奉先殿之朝謁或妨，兩宮之定省時曠，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疏。況乃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多，陛下將誰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爲脩德之要也。陛下審能勤御講筵，痛節遊宴，將見盛德高於千古，天眷申於萬年，篤生元良，永爲民主。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兹。

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内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我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臣惟此皆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奈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愚伏願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者，皆得以盡亹亹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集之員、蠻夷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於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即乞如睿皇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確。憂勤惕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臣之所爲陛

下願也。

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藜藿；中流砥柱，遏彼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實繫朝廷之輕重，不可誣也。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痡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於心；況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爲羽翼之助，致彼聲生勢長，❶因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爲國有人乎否邪！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措爲先。蓋凡爲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爲賊瑾超遷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奸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尚鬱，將何以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隱然增重乎朝廷哉。此愚臣之所以有憂也。伏願陛下參考群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善，勿以微勞貰大姦。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諂，進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我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爲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重華有弟，源源

❶「致彼」，四庫本作「彼致」。

而來；《行葦》之詩，載歌且爾。❶伏讀《皇明祖訓》，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爲缺典。朝廷親睦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勞費之故。然臣伏讀《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上以顯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宗室朝宗之義。光昭祖訓，陰折姦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

臣聞周室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國家蓋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縣長貳若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皆往，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緣爲姦，變亂文籍，盜伺其便，攻陷城池。似臣隣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天下之類此者，尚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績，往來道路，動及朞年。文册初無甚殊，賢否不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政出二三，非所以爲民也。臣愚以爲天下之縣，皆統於府若州。州府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既省科斂之擾，尤適繁簡之宜。至於應朝官員，已經部院考察，免其考滿，似亦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

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我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

❶「且」，四庫本作「具」。

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厲有爲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才，省遞遷，隆久任，以爲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至若分巡憲臣，似亦無庸歲易，宜令各專一道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既專，責任亦重，儻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

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内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群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聚落，殺虜人民。朝廷節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邪？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

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敕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群，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爲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刦刦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盡，後悔何追？ 臣竊聞頃者抄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爲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爲盜，固其所也。 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 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爲陛下願也。 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爲購賞之資。 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 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

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 陛下省覽之餘，倘不斥爲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來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 馴致太平，實由於此。 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疏入留中。

考察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年，時任太常少卿

臣才不逮人，學未聞道。 遭逢聖代，忝竊賢科，受恩兩朝，躋位四品。 職甚清而每慚於寅直，祿逾厚而無補於涓埃。 矧年力之向衰，兼肺腸之有疾，誠合退藏於空谷，豈容久混乎清朝。 考察方嚴，自陳敢後？ 如蒙乞敕吏部，放臣致仕，回還原

籍，俾全拙守，以謝素餐，則自始至終，莫非天地生成之賜矣。

災異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一年，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以駑劣，待罪南銓。側聞數月以來，風霾屢作於京師，荒旱遠連於陝洛。穆清之上，方用焦勞；小大之臣，咸懷憂懼。臣夙夜亦加循省，惕然不敢以自寧者，竊以災異之來，實由庶政；庶政厖雜、責在百官。惟百官皆得其人，然後政理日修，災異可弭。有如臣者，才猷短淺，學識迂疎。當此多事之秋，曾無一毫之益，理當求退以讓賢能。伏乞皇上察臣愚衷，特賜俞允，俾才不才，各當其分。庶有益於修政之實，而臣亦獲免乎妨賢病國之譏。不勝區區至願。

乞歸省疏 正德十二年冬，時任南京吏部侍郎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正德五年，蒙恩起廢，復除南京國子監司業，六年三月到任管事。自後，兩蒙簡拔，以至今職。恪守官次，於今七年。臣有父用俊在堂，先蒙聖恩，以臣弟欽忠出納命令微勞，封通政使司左通政，今年八十有一歲矣。臣久違定省，晨夕興思，而臣父老境彌侵，亦復念臣不置。伏覩國朝著令，京官供職及六年者，其親在，例許歸省。近時臣僚節有援例上請者，每荷矜從。臣雖愚庸，而爲人子，一也。伏乞至明垂照，大造曲成，容臣照例省親，以少篤夫私恩。依期還任，以勉盡乎公義。臣舉家忻戴，

何有窮已！ 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再陳情悃乞休疏 正德十四年秋

臣先以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疾病交侵，不能赴部，具奏陳乞休致。奉聖旨：「羅欽順學行老成，著照舊用心辦事，不准所辭。吏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爲缺官事，會官推舉，具題：「節該欽奉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近日連得咨報，一一恭行捧讀訖，因伏以思期月之間，兩蒙恩命，諭留甚寵，擢用惟超。顧臣何人，而可當此？ 感激之至，慚懼交深。分當力疾赴京，委身供職，庶勉策於駑鈍，期少答於鴻恩，欲求終遂便安，固臣之所不敢也。惟是銓衡所寄，參佐必須得人。臣以多病之軀，無能之質，南銓事簡，猶覺弗勝，幸滿三年，因乞休致。今來求退獲進，去簡即繁，病既有妨，才復難強，坐縻廩禄，何補絲毫！ 必將累聖上知人之明，損清朝序位之美，而臣之罪悔，其何以追贖哉！ 是以心雖切於報恩，慮不忘乎審己，深惟疲苶，弗稱高明，用敢再具封章，申前所乞。仰惟天地之量，日月之明，伏望赦臣煩瀆之誅，察臣衰朽之跡，容臣辭免今來所改官職，准令致仕，以養無能。則朝廷之舉措得宜，而愚臣之進退，皆寵光之所被也。臣無任祈恩俟命踧踖屏營之至。

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六年四月，時任吏部右侍郎

臣見年五十七歲，由弘治六年進士，除翰林院編修，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南

京太常寺少卿，南京吏部右侍郎，改除今職。叨享禄位垂三十年，徒懷祗慎之心，竟乏涓埃之效。嘗乞休而未遂，每内省以知慚，玆者恭遇景運，重新蒙聖恩陞授今職，急於圖報，未敢言私。近得家書，不期臣父六月以來，左脅之上又患一瘡，因藥而潰，流毒不止，痛苦窘迫，比前尤甚。以致飲食減少，精神恍惚，其勢甚爲可憂。臣一聞之，心膽墮地，凛凛乎莫知所以爲計者。竊以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人情之至切，莫切於疾病沉困之時。今臣父病勢驟加，臣之方寸已亂，雖欲勉强供職，決有所不能也。況臣才本空疏，亦自多病，精力衰耗，心思淺短，耳目之用，皆不逮人。若不因以此時陳乞退休，將蒙竊禄之羞，以速忘親之罪，此臣之所大懼而夙夜靡寧者也。

仰惟聖明以孝治天下，將令四方萬國父父子子無一不得其分願。在臣今日，情實可矜。伏望俯賜照臨，曲垂惻隱，容臣致仕，回還原籍侍養，臣父庶或有瘳，臣舉家感戴天恩，萬無窮已。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慎大禮以全聖孝疏❶

乞休致以便侍養疏❷

❶ 有目無文。
❷ 有目無文。

謝賜先臣祭葬疏

臣先於嘉靖二年四月，內丁父封南京吏部右侍郎用俊憂。竊思所以假寵几筵，增光窀穸者，具以情事上聞。荷蒙聖慈，俯垂閔念，賜祭與葬。有司承命，奉行惟謹。祭禮既以時舉，墳塋工亦完備。榮光焜耀，垂映無窮。臣舉家存没，無任感戴天恩之至。臣於襄事之後，即圖趨造於朝，百拜稱謝。不期舊疾舉發，下血不止。展轉牀席，自春涉秋，耗損過多，氣力全乏。至今動履艱澀，欲進不能。若更稽遲，愈增罪戾。臣誠惶誠懼，謹令親男國子監生羅玥，❶驅馳赴京，代行祗謝之禮。臣北望闕廷，神爽飛越，仰祈天鑑，俯燭下情。

辭免禮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三月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通，內開：「節奉聖旨：『堪任禮部尚書的，吏部上緊會推學行老成，公議協服的兩員來看。欽此。』會官推舉，得守制服滿，原改禮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左侍郎劉龍，俱堪任。伏乞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題：「奉聖旨：『是。羅欽順便差人齎文去取，著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

臣孤露餘生，日就枯槁，不意聖明復厘收用，訓辭下逮，有赫其臨，義重身輕，敢忘圖報！惟是審己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聖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

❶「謹」，四庫本無此字。

顧其間隨時損益，自不能無。爲禮官者，苟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適當，良未易言。況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累千百計，自非强有力者行之，鮮能以無失也。臣誠至愚，然自知頗明，不敢有隱。平生所學，僅通章句，其於大道，初未有聞。持此以居禮曹，❶將何以爲折衷之本？加以賦禀至薄，多病早衰。今年六十有三，而精力覺已全乏，視昏聽重，心思短淺。以此奉行三百三千之禮，愆忘之患，其能免乎？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以聞命以還，慚懼交集。凛措躬之無地，爰瀝懇以籲天；語皆由衷，無敢矯飾。伏望聖明垂照，察臣悃愊。俯賜矜從，俾臣仍以舊銜終老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朝廷之舉措惟允，而愚臣之分義亦粗安矣。臣不勝惓惓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六月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通，內開：「爲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部會官推舉，具題：『奉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差官去催取，著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寵命再新，慚惶滋甚。緣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力憊，勢難勉强，今復蒙改臣前職，責任逾重，臣何敢當！雖欲避譴於頻煩，義誠有所不容已也。

夫致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凡高下之稱量，幽明之鑑別，其責皆歸於吏部。尚書，首任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有照，公足以有執，量足以有容，庶幾可以仰贊

❶「持」，四庫本作「特」。

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病早衰，此其驗也。夫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妨，雖末僚且當辭避，況銓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處焉，其不至於獲戾者鮮矣。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深懼者，將累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忱，冒干天聽。伏乞聖明垂照，諒臣之非矯飾，矜臣之果不能，特敕吏部收回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别選賢哲以掌銓衡，則庶績有其凝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獲苟全於晚節，誠仰賴於洪鈞，❶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致仕謝恩疏

准吏部咨：「節該臣具奏辭免吏部尚書重任，懇乞休致等因。奉聖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歸。近自陳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復有此奏？既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謹已望闕叩頭，祗受恩命訖，理合具本謝恩。

伏念臣一介書生，粗通章句，偶塵科第，遂厠班行。自翰林編修六遷而至今職，叨享禄位三十餘年。荷蒙國家長養登用之恩，至深至厚，曾無毫髮微稱所蒙。近以衰病支離，不堪驅策，力辭重任，懇乞退休。章奏再騰，俞音始降。在臣私願亦既滿盈，豈意聖慈垂念閒居日用之須，重以食米、人夫之賚。恩加望外，寵倍常倫，誠由帝德之如天，不忍一物之失所。遭逢

❶「洪」，四庫本作「鴻」。

有幸，感激無涯。

竊揆餘齡，無階上答，惟遇歲時令節，瞻天拜稽，祝延聖壽於億萬斯年，此則愚臣惓惓一飯不忘之義也。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願陛下静以制動，❶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祖訓，允蹈《書經》之三要，備舉《中庸》之九經。高盛治於百王，回淳風於九有，非獨愚臣幸甚，斯實天下之幸，宗社無疆之福也。臣無任感戴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❶「願」上，四庫本有「惟」字。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一

傳二首　題跋四首　銘三首　贊十八首

大卿徐公傳

公名貢，字廣賢，姓徐氏，泰和水南大原里人也。其先自萬安阜口來遷。曾祖諱應麟，祖諱以忠，父諱孟朗。先兩世繼爲區賦長，至其父始得代。乃别築車谿之上，篤教諸子。公與伯兄川、季弟威，俱有異質。相與共學，交相切磨。學成，相次領鄉書。成化甲辰，公遂登進士第。明年，例與告寧親。俄遭内艱。弘治戊申，服闋，還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署車駕員外郎。丁巳，陞郎中，還莅職方。會詔舉賢才，南大司馬張公悦，少司馬張公敷華，同以公名上，遂陞福建布政司左參議。

公爲人端厚謙約，而嚴於自守。遇事務參酌情法之中，弗苛弗縱。在兵部時，嘗建言職掌五事，俱得旨報可。其處置公差船隻，撫存犯罪夫役，人尤便之。初至福建，有豪民冒種海田，招致徒黨以數千計。鎮巡疑所處，檄三司集議，莫敢堅決。公曰：「吾嘗察之，稼事十六七成矣。急之，必致變。宜俟其穫，懲其人，而申嚴其禁，自可無虞。」衆遂以其事屬公，事卒賴公而定。閩之鄉士，累建請鬻僧田。部符下藩司查處。公時兼管四道，既考見其都數，察諸議者，意皆主於奉行。公獨以爲，田之在僧，糧差無幸免者。今欲變賣，則其間虚糧萬數，無所於征。且賣入勢家，

則優免者必多，差將誰任？況諸大寺，僧徒佃客各不下千人。一旦奪其所資以生者，其能安坐以待斃乎？此其不可明甚。以報户部，雖駁令再處，竟亦不果行也。建寧大水壞及城門，公董工修築。城中舊有流泉一道，久堙弗通。屬頻歲火災，且科目乏繼，談者皆謂泉堙致然。求通屢矣，而泉之入出，干涉城垣，用此率難其事。至是，公慨然曰：「事機之會，其在今日乎！」遂疏導之以其方。已而士果興，災頓息。建人皆曰：「徐公之賜也！」漳浦之南詔，地鄰廣東，流賊嘗入犯。公嘗建議，展築其城，置一守禦千户所，實以漳州衛官軍四百，於策爲長。議未行而賊復入至，以巡捕官去，公即時督厲兵士，擒獲其首惡及黨與二百餘人，遂舉行其初議。城既展，公廨營房以次就緒，居人始有寧宇。其地嘗封閉銀坑一所，即令守禦官軍以時巡邏，而罷遣其客兵，歲省口糧幾二百石。福清縣庫被劫，盗不時獲。邏者計誘二人，許以自首免罪，乃妄引平民八十餘人。公廉知非真，緩其獄，而竟得真盗，八十人者，皆賴以免。惠安丙洲兩鹽場，鹽苦而黑。商中殊少，例許折納銀米，塲丁仍晒鹽貨賣。時泉州一衛，以犯禁當戍邊遠者二十人。公不謂然。一日以問臬司：「犯鹽禁者何處？」或答曰：「有例，二千斤以上，邊遠充軍。」公曰：「例首不有越境二字乎？」在坐皆默然有慙色。自此問遠戍者鮮矣。福清舊額，魚粮七千石。比年所入，纔及四千。公究知魚户，舊則船八百料者納糧八石，六百料者六石，其餘以是爲差。歷年多，舊户日消，而新户日長，弗登于籍。乃一一覈實新户，止各徵其半，

以補舊額。舊額頓復，而其民一無怨言。佐閩藩垂十年，政績甚懋，屢爲巡按御史所旌。正德己巳春，陞河南右參政。事有干藩府者，據理平處，人皆愜服。其年冬，陞遼東苑馬寺卿。會公久病未痊，先已馳疏乞休，致辭甚懇，遂得請而歸。

公平生謹於事親，居喪有禮。既仕，獲再贈其父南京兵部員外郎，母歐陽氏由安人進宜人。及休老于家，歲時輒躬詣先塋展省，增壤屏翳，祠堂敝則重建之。待子姪及宗族姻黨，皆有恩意，然隨事警飭，亦不以姑息爲愛也。去縣城止隔一水，非公事未嘗入，士君子尤高仰之。公生正統戊辰，嘉靖丙戌，❶年七十有九矣，深惟始終常理，乃相地於天柱岡尖峰之下，築壽藏焉。既成，以銘見屬。余嘗執筆史館，粗聞書法。有如公爲人爲政，皆卓然有可稱述，謂宜立傳，以傳久遠。乃據曾桂陽所録事狀，參以平日所知，爲次第書之如此，蓋善善之公也。公元配劉氏，繼周氏，贈封皆宜人。四子：郜，援例冠帶；郃、郡、郈，俱邑庠生。而郃前卒。

論曰：先吏侍公，方嚴，少許可。往官南雍，最與公厚善，余以此獲從公遊。公嘗與余談經，理致精確，粲然如指諸掌，余心服焉。其學之所得者深，宜乎施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及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學乎！

太常典簿楊伯川傳

伯川諱增，常州武進人。其先相傳出漢太尉震，居武進者六世矣。由錢埰再徙

❶「嘉靖」上，四庫本有「卒」字。

前黄，至今同居。其諸父宗範、宗謙、宗源，諸兄伯和，相繼登科，爲仕族。父浦，號蒲軒。母胡氏，太保忠安公姪女。伯川自幼機警，言動皆有畛域。稍長，治《毛詩》，補郡庠生。俄以例升太學，累試鄉科，不偶。久之，始拜龍虎衛經歷。三載考最，賜敕有「幹濟操持」之褒，而贈其父以其官，贈其母爲孺人。妻陸氏，封亦孺人。無何，擢南京太常典簿。伯川累世豐富，其居官毫髮無所取，事無大小，一裁之以法，以故其同事及其下人，多嚴憚之。及初，逆瑾嘗併龍虎衛衙，以廣其居。及伯川得官龍虎，遂能節縮俸資，創造如式。太常之擢，蓋與能也。在太常，河東張公芮爲卿，余爲少卿。皆才伯川，事常倚之以集。伯川亦欲伸其志，於知己持論常侃侃。一日争事過激，忤張公，余力解之。退復與伯川言所以處之之宜，伯川亦悟。事良已，然頗藉藉外傳。會考察例行，言者因以此疵伯川。吏部擬從外調，時伯川滿考去過家，聞而嘆曰：「吾不能復仕矣。」即上疏乞休，詔許以本官致仕。知者皆惜其用之未竟也。

伯川性孝友，待其異母弟伯温，素有恩意。凡先世遺産，及身所充拓者，皆與之均。已而弱不自持，扶持之尤力。待賓親有禮，于鄉人及往來道路間者，亦能有所利濟。雅嗜音樂，然絶不飲酒。其用度有制，雖富而不奢也。家居僅四年，年五十有一，正德戊寅七月三十日疾卒。前卒之數日，以家事付其子鑨，纖息無遺。其配封孺人者，贈禮部侍郎龍皋陸先生之女。男子惟鑨一人，太學生，淳篤知向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尹之子、太學生道生，

次適徐符卿之子坦，次許嫁成國公叔子鳳。餘尚幼。

伯川既卒，其表兄周時鳴嘗過余，道其平生而悲之，且曰：「先生知伯川者，忍不爲之一言，俾克有聞於身後乎？」已而復具事狀，以鑱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摭其實爲之傳，授其子，俾傳焉。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己；柔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鋭。然爾長途方騁，而忽焉中躓，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詳邪？然視夫世之便辟側媚，脂韋澳涊，甘於汙穢之處，以求尺寸之伸，懵不知廉恥二字爲何物者，其爲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幸學詩作者，皆當時宰執侍從文學之臣，凡七十二人，人一首。試國子祭酒豐清敏公豫焉。遂屬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于清敏十三世孫封春坊諭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先人方伯公，初得板本於葉文莊公，襲藏惟謹。封君因别爲寫本，圖刻梓以傳。

今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莅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因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首，皆取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稽其事，而慨元祐之不終；因其時以求其人，而

幸君子之有後。諸公健筆，可謂盡之。然余考之七十二人中，講讀之員凡六，而清敏亦兼侍講。先是，程叔子嘗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元祐未幾變爲紹聖。姦言之易入，良由君德之未明耳。豈其時經筵講説，徒應故事，雖賢如清敏，曾不得專且久，以致其功邪？嗚呼！其可爲永鑑矣。封君梓行是詩，固欲以奉揚先烈，然有子如宫諭，將必於清敏有光。余竊嘉之，敬書於其後。

書珠林劉氏遡源録後

珠林劉氏，爲吾邑右族。其先在後唐時來自金陵。逮宋而人才輩出，衣冠宦業，他族莫或先焉。入國朝，則有槎翁、東原兩先生，俱負重名。槎翁受知高皇，累官至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東原晚歲，乃起爲豐城教諭，竟卒於官。詩禮之傳，至于今不乏也。東原五世孫經美，服膺世德，曰篤不忘，嘗輯爲《遡源録》一書。六世孫栝，繕寫成帙，而經美卒矣。栝之父經助君，以余嘗表章槎翁遺文，宜若爲知言者，特來請序。

夫懿德之好，人情之所同也。余何知？敬受而閲之，上下數百年間，劉氏文獻之盛，粲然畢具。前輝後映，可敬可仰。録中有《先德録序》數首，余三復焉。固此録之所本乎經美，賢哉，其可謂善述也已！録凡十有八卷，字皆端楷，首尾無一筆少縱，非用心之精專者不能。經助隱居授徒，學行淳篤。寶藏此録及東原遺文，比之天球河圖然，非其人，未嘗輕出。劉氏子孫之多賢，於此亦可見矣。夫爲人後

嗣者，誠篤念其先世之美，所以圖惟紹述，必將無所不用其至。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將不於劉氏見之乎？余魯且病，弗能序其詳，庸書此於末簡以俟。

跋王宜右所藏蘭亭序刻本

右《蘭亭序》石刻一通，元襄城楊伯謙先生以貽吾邑王竹亭先生者。竹亭自誌所得年月于卷首，凡十九字。其字細如蠅頭，點畫僅可分，而一筆不苟。前輩畜德之厚，於此見之。二先生以文字道義交，聞其當時往還書尺甚富，今獨存此。竹亭六世孫宜右，好古嗜學，服膺先德，奉藏惟謹。蓋自至正甲申迄今，已百六十餘年，又可以見君子之澤矣。欽順竊喜獲寓目焉，敬書于其後。

題王改齋手翰

故翰林編修改齋王宜學，平生磊落大節，雖遠方俗子莫不知之。若夫庸言細行，率求無愧於聖賢之學，吾黨或未必盡知也。此卷乃其手筆，凡十有三帖，皆與其倩張律景陽者，所致勖者惟道義，始終無一私昵語。凡世俗營營功利事，未嘗輒汙簡牘。非其志之素定，養之素密，其能然乎？夫願學聖賢者，無隱顯，無鉅細，無久暫，惟誠惟一，而後能有所致，改齋其有見於此矣。吾黨之士，得此卷而閱之，則知其庸言細行，一無所苟，不但其大節之磊落而已，景仰當何如哉！景陽學敏行端，夙有佳譽，蓋誠知所取法。以余爲改齋知己，特奉此卷，請識一言。

余初識改齋於文字間，契闊久之，始獲一會，輒欣然叩其所得，因謂近時講學者，其説不一，只爲心性二字難明。改齋深以爲然。顧行役匆匆，未及究竟，又兩年而改齋逝矣。使其尚在，余得與之下上其議論，未必不歸於一也。今其手筆亦有及余講學之説者。開合數四，感嘆無已，景陽其亦有以識余意也夫！

劉文懿公享堂鐘銘 并序❶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庚子，詔贈故南京工部尚書安成劉公宣資政大夫，配淑人王氏爲夫人。十三年〇月甲子，❷復賜公謚文懿，贈以公季子刑部署員外郎秉鑑考績恩，謚從公嗣子南京工部員外郎秉常請也。命下，中外之論翕然。公初繼其父，補伍盧龍。景泰庚午，發解京闈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擢編修，遂削戎籍。累官至尚書以卒，敕葬廬陵縣南塘之原，今二十八年矣。墳前既循例建享堂，至是始備鐘鼓鑪鉼，以嚴晨夕之奉。範金有日，秉常與其弟秉鑑謀曰：「贈謚，重典也；鐘，重器也。宜有銘。」遂以幣來請。欽順嘉其合禮，敬諾爲銘。時則秉常已進郎中矣。銘曰：

天挺英姿，孰艱其始。自我軒騰，於千萬里。蔚著詞華，深含德美。用罔不宜，媚于天子。勞殫若工，望虛宅揆。多士如林，永懷遺軌。營葬南塘，特厪敕旨。夫人來祔，並從先妣。霜栢霜松，倏踰二紀。恩典載頒，公則有子。惟子克孝，克

❶「并序」，原無此二字，據四庫本加。
❷「〇」，四庫本作「二」。

感宸衷。惟皇仁聖，惟舊德是崇。穹階以贈，節惠惟公。光昭簡册，於穆清風。享堂作矣，式配其封。惟數之備，而器始充。冶金入範，莫重非鐘。對揚休命，以震于無窮。忠惟世篤，聲以實洪。於戲文懿，百世之宗。

思齋銘

友人張君主貴，名其燕息之齋曰思。余不敏，蓋嘗從事于斯，而略知其説矣。爲之銘曰：

有貴於己，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思無不通。苟惟勿思，狥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始遠。嘉我良友，忠信爲基。反觀内省，以類而推。視聽貌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有動斯獲。膏粱非旨，文繡非華。寶兹天爵，其貴曷加。箕範軻書，訓詞炳若。要匪徒聞，斯爲善學。一心既立，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贊日新。

留福堂銘爲都御史張公大經作

於惟令族，累葉潛藏。蓄久而發，式宏以光。大參挺出，玉質金相。學優則仕，力敏才長。及民有惠，敷政有方。存心制行，罔敢不臧。豈伊身計，求福皇皇。冀留于後，爰以名堂。賢孫繼起，一鶚高翔。三紀在服，勤厲自强。官長御史，望尊巖廊。歸承優詔，樂且無殃。矧多才子，克紹書香。雲霄健翮，千里頡頏。宣水瀰瀰，宣山蒼蒼。兹堂信美，名以實彰。有蕃來裔，惟德之行。祗循祖訓，永永其昌。

户科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贊❶

雄姿山立，雅度春融。氣剛而志正，學富而才充。歌鹿鳴而發迹，標虎榜而登庸。肅衣冠於青瑣，司獻納於九重。侃侃乎匡時之論，僂僂乎補過之功。凜凜乎忘身之節，惓惓乎致主之恭。萊綵姜衾，素有聞乎至性；黯肝徵膽，宜全具乎天衷。然慮及千年，而浮生爲已促；官雖七品，而流聞則無窮。其浩然之在天地間者，苟非益江湖之潤澤，寧不助鼓舞於雷風也邪。

再從叔父舉庭先生像贊

學足以爲童子師，而持身亦謹；才可以爲百夫特，而見義必趨。足跡江湖，惟致勤父母之養；襟懷風月，曾不忘詩酒之娱。繼承有子，克廣令圖。方怡顔於松菊，遽畢景於桑榆。噫！彼其懸諸天者，吾莫如之何已；然考其平生之靡慊，豈不可以占其餘慶之有孚也耶。

上模曾氏五世圖贊有序

此上模曾氏新廳，一房五世圖也。一世諱以浩，號浩谿；二世諱楚芳，號芳林。芳林實新廳祖，而圖始浩溪者，本其所自出也。芳林三子：季良、季高、季倫。良號良心，二子：士通、士鑑。高號高峰，一子：士敎。倫號倫窗，三子：士賓、士舉、士珍。六「士」之行，惟士敎甫最後，餘如所書之次焉。第五世頗衆，圖不能盡載，

❶「科」，原作「部」，據四庫本改，底本墨批亦圈改作「科」。「贊」，原無，據四庫本加。

載者僅三人。首曰之儀，良心孫也，次曰之相，倫窗孫也。又次曰之雅，高峰孫也。於戲，可謂盛矣！蓋觀于此，而其世德可徵焉。欽順忝士舉翁孫壻，拜瞻有素，景仰無已，謹序其世，而系以詞。詞曰：

洵美芳林，新廳之祖。允淑浩溪，芳林之父。新廳之盛，實始二公。三季六士，益介昭融。比于玄孫，克承克似。赫赫家聲，光延五世。非仁曷守，非義曷爲。雲仍千億，尔祖尔思。

秀溪張氏五世圖贊

於惟華胄，望我西昌。百年五世，世美重光。翼翼徵君，抱才弗試。比于曾玄，多有名位。一經啓後，雙桂題坊。儒師宮教，太守侍郎。貴或以孫，九卿是贈。仕或以醫，訓科是稱。紆青曳紫，騰茂蜚英。近而益信，死者猶生。乃眷兹圖，孝孫所作。凡十四人，貌皆儼若。徵君有子，亦謝徵書。孝孫有父，亦安隱居。隱顯雖殊，休明有自。行誼藝能，文章政事。隆隆家棟，實實國楨。惟善之積，而慶以宏。彼積弗恒，驟榮遄落。曾是朽株，可施丹雘。休哉張氏，源遠流長。遺容濟濟，生氣洋洋。張氏休哉，其傳無已。勖爾後賢，式遵前軌。

自　贊有小序

余近得良工，爲寫《家慶圖》，并寫此像。日月逾邁，不覺四十年矣。傳稱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竊有愧乎斯言，因書數語以自勵。時爲南京國子司業，已

得請，將奉老父還鄉。期以晨昏之暇，温習舊聞，庶幾乎少有進爾。弘治甲子十二月朔旦，整菴識。

入官一紀，惟是隨群。行年四十，爰始有聞。厥聞伊何，聖人可學。昔豈不聞，泛焉靡覺。今其覺矣，洞矚聖心。川流山峙，日照月臨。人有古今，心無彼此。何以存之？曰惟敬耳。敬非有物，要在不忘。存久斯熟，而外以方。顔安屢空，曾事三省。立志宜堅，用工宜敏。前途修短，何慮何猜？此生難得，尚勿虚哉！

劉咸彦行樂像贊

高樹凝丹，秋江如練。寄蕭散於扁舟，挾童奴以爲伴。有酒有魚，有琴有劍；或泝或沿，從吾所便。遠而望之，疑若晉宋間人；即而觀之，始知爲劉氏子咸彦也。惟乃克家之敏，既經營以致其豐；是宜幹蠱之餘，暫遊衍以忘其倦。睇彼芳洲，雲移物變。幸清流之可枕，復何有於他羨！

碭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贊

道孔門之問學，而文不偶於主司；挺漢相之風儀，而官僅止於司訓。每致嚴於行之修，初不計其屋之潤。循循善誘，作人遂破乎天荒；翼翼小心，裕後式資於理順。故園虚窈窕之尋，遺刻富清新之韻。榮光之烜，諒有在於箕裘；聲譽之流，將何分於遠近也！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像贊

貌肅而氣和，言徐而行篤。聰明出流輩之先，孝友集家庭之福。學之博，尤致力於本原；文之工，早蜚聲於場屋。甲第高登，虎符分屬。僉曰吉人，允宜華轂。夙興夜寐，政無怠於浚明；植弱鋤强，民以遂其生育。既歟歷於兩州，屢光華於薦牘。河有巨防，畝蓄嘉穀。秋曹遷秩，凛直道於祥刑。錦誥推恩，慰深悲於風木。暫謁告以來歸，胡遺榮之太速。偉諸子之克承，奉遺書而肯讀。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贊

貌不踰於中人，而英風遠激；學有見乎大意，而細行亦矜。其論辨之雄，殆瀾翻而海湧；其文詞之健，乃鳳起而蛟騰。茂天倫之篤叙，靄和氣之薰蒸。安葛廬之偃仰，謝偃室之趨承。向令見用於當時，得以發舒其素藴。心志既光明而不疚，事功宜磊落而可稱。豈意天年之早盡，空期甲第之高登。載瞻遺像，邈矣良朋。贊揚惟允，永世足徵。

潛江大尹二休蕭先生像贊

德性端方，天姿穎異。文學夙成，科名晚遂。式膺一命之榮，昭受百里之寄。時當多事，政尤謹於廢興；歲且薦饑，心克殫於撫字。亶受直之無慚，顧宜休之有二。蓋明哲固足以保身，矧賢郎復優於繼志。仰令聞之猶新，眷遺容之孔晬。爰概述其平生，用永垂於後嗣。

南平大尹郭君本寬像贊

和厚之氣，望之可親；篤實之光，近而彌著。夙窮家學之源，雅擅文塲之譽。科名甲乙，曾無怨於所司；宦轍東西，乃一安於所遇。妙甄陶於芹泮，教以有成；勤撫字於花封，政惟多恕。年未及而遄歸，身既閑而日豫。廣庭危榭，栽培可意之芝蘭；白石清泉，時撰探奇之杖屨。方壽域之高躋，總塵襟而畢濾。雖述贊之非工，亦見聞之有據也。

潮州別駕咸表劉君像贊

貌魁梧而心則小，文閎放而行則恭。本自賢父兄涵濡之素，加之明師友切磋之功。多見多聞，顧高科之不偶；有民有社，寧俗吏之爲同？服勤茹潔，行簡持公。嘉績連收于兩邑，賢名遂達于九重。監州是擢，恩獎斯隆。雅望方諧於展驥，遐心俄附於冥鴻。松菊秋高，已覺清風之可遡；山林歲晚，尚覩諸福之來崇。

楊母貞節梁孺人像贊

盛年寡處，執志惟堅。令有旌門，曾弗少延。持其完節，以報所天；相從地下，無愧生前。乃若勤以代終，載廣其家之業；慈而能教，夙成其子之賢。奉尊章而誠心曲盡，遇媚族而禮節無愆。凡鄉評之未泯，皆懿行之可傳者也。竊取《春秋》之義，式昭風化之先。

繁昌司訓松澗李先生像贊

其貌清癯，其中則腴。有才有識，有詩有書。篤家庭之孝友，端後學之範模。既守經而不妄，亦變通而非迂。三世儒官，允擅承傳之美；八旬眉壽，猶兼揮灑之娱。兹所以鄉評歸重，清譽孔都。而出入遊從之密，蓋莫非君子之徒也。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像贊

良璞未剖，幽蘭自芳。言有稽於古昔，行無戾於綱常。廣會群居，春風和氣；族規家範，烈日秋霜。出入邁兩京之迹，猷爲增奕葉之光。古貌巉巖，心田則坦。恩波浩蕩，象服斯皇。既踰八而望九，況子肖而孫良。賓席每虚於鄉飲，且評尤重於邑庠。磐松挺翠，籬菊滋黄。天之所佑，樂且無殃。宛儀刑之在望，慚述贊之非長。庶少申於頌禱，詎能盡其鋪張也邪！

族祖粹然先生遺像贊❶

氣質凝重，德性沈潛。君子之友，後生所瞻。孝友篤于家庭，而每懷靡及；學問通乎今古，而常若未厭。其衿裲之及門者，類若江皋之植；其文章之得意者，自比水中之鹽。器堪大受，才亦旁兼。謂千里其非遠，曾一命之弗霑。然而華屋永存乎遺像，架書靡墜於殘籤。❷其子孫之有立如此，區區之窮通壽夭，於先生豈足

❶「祖」，四庫本作「叔」。
❷「籤」，原作「籖」，據四庫本改，底本墨批亦改作「籤」。

爲嫌？

臨清翁像贊有小序

翁曾姓，字民譽，余妻兄也。嘗瀕溪作堂以居，扁曰「臨清」，鄉人因以號翁，而予實爲之記。今其子曰淳、曰濟，復以翁像求贊于予。追尋作記時，忽忽十一二年，而翁之壽七十有六矣。記中所述，于翁性行已詳，無庸復出，直舉其壽之美，而推本以贊之。其辭曰：

猗人之壽，惟德之徵。翁德良茂，壽宜愈增。有汎愛之心，有兼容之量。事有斷而不愆，言有稽而不妄。怡然睦五世之宗，卓矣爲一鄉之望。此余所以嘗爲之記其堂，又欣然樂題其像也。

旌孝蓉江王先生像贊

貌偉氣昌，而色惟康。陋脱綺紈之習，清含蘭桂之芳。寤寐前聞，惟志之卓；步趨周道，惟行之莊。既旁通乎載籍，爰大發於篇章。諒逢時之有命，肆懷寶而深藏。孝感克周於大變，友恭仍萃夫多祥。譽本家庭，而鄉評允協；榮膺鞶帶，而令德彌彰。至若襟懷之灑落，談吐之鏗鏘；接人之易置，處事之周詳，亦可謂兼有衆長矣。兹怡怡於暮景，惟懇懇於義方。其收功而食報，又豈淺近之可量邪！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二

祭文 三十首

祭太平知府王公文

嗚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雖然，豈無卓爾。惟公先世，太守尚書。公少而貴，晚亦分符。百有餘年，有祿有位。公視如無，溫恭靜退。出言舉足，循矩應規。若無不可，而有不爲。三載遐邦，令行禁止。食之誨之，大小咸喜。庶幾黃髮，以究厥施。天乎何意，曾不憖遺。歸葬茲山，其寧惟久。生死交情，炙雞絮酒。嗚呼哀哉！

祭舅氏鼎翁文 正月十九日

嗚呼！吾母兄弟，次長惟公。孝友直諒，古人之風。公在初年，讀書幹蠱。出取束修，入奉慈母。家口數十，視猶一身。飲食衣服，莫或不均。亞卿公族父也。有言，汝家良睦。彼富彼豪，視之有恧。曾惟大族，禮正吉凶。須公裁酌，以適于中。公於晚年，頗厭紛擾。後子前孫，朝園暮沼。龍坡春暖，杖屨出遊。登高眺遠，其樂油油。老父家居，門牆密邇。時枉過從，談笑移晷。吾母先逝，幸公久存。庶同老父，頻對清樽。將謂昊天，俯從斯願。孰意今茲，奪公壽算。嗚呼哀哉！

欽順無似，早辱稱奇。鄉科之捷，耀以大旗。逮佐南雍，特麾枉視。目擊清

貧，口贊心喜。雖無旨酒，亦暫淹留。平安之報，別後屢收。頃乞侍親，來歸故里。見公康彊，欣慰無比。兹逢新歲，緦服任躬。❶拜公弗克，公遽考終。嗚呼哀哉！

考公平生，諒無可訾。没世有稱，訂于君子。衣衾既備，棺斂孔時。哀號悲泣，莫匪親知。龜吉辰良，祔于先祖。水繞山環，有龍有虎。公歸奚憾，生者徒傷。少停風馭，歆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澄江先生尹文和公文 同郡舉

嗚呼！學之博矣，或短於辭。惟公通敏，當代攸推。文章事業，兩得云稀。經濟大略，公復有之。雄聲偉望，清秩崇資。遭逢憲廟，尤被簡知。孰工爲間，官屢外移。卒登黄閣，參預政機。王言以大，國是以熙。元良是保，朝著是儀。重明繼照，彼此一時。奉身而退，鄉有衮衣。江山之勝，可遊可嬉。著述之富，愈出愈奇。踰八望九，一疾不支。訃音上達，當宁齎咨。謚從中錫，葬則有司。公乎奚憾，不朽在兹。顧惟某等，嘗辱提撕。山頹梁壞，何仰何依。寓哀一奠，有淚漣洏。澄江明月，悠悠我思。嗚呼哀哉！

祭黔國公夫人樊氏文

惟靈柔姿懿質，毓粹含貞。姆前保後，不肅而成。親則帝甥，芳傳椒殿。容德既閑，蠶繅亦善。明哉都尉，式謹相攸。莫如黔樂，豈必中州？萬里于行，上公是配。蘋藻宵陳，參殷夙退。篤生主器，光

❶「任」，底本墨批改「在」。

紹前聞。月行幾望，桃實向蕡。音樂在房，亦惟静好。曾是委佗，而不偕老。痛深骨肉，有淚如澠。喪車還葬，卹典宜膺。牛首峨峨，玉顔永閟。奠此一觴，縉紳之誼。嗚呼哀哉！

祭大司徒吴公憲之文

嗚呼！才不虚生，名不苟得。必有勳勞，效于邦國。承流宣化，激濁揚清。兼資文武，濟以忠貞。四十年間，如公有幾？君子所資，小民所倚。我皇勉勉，方切圖終。人惟求舊，公遽罹凶。天實生公，著名亦早。胡不少延，爲傅爲保。嗚呼哀哉！

皋皋訾訾，其玷莫知。靖共在位，公則有之。赫赫炎炎，其燄可畏。寵辱不驚，公其無愧。高冠初挂，三徑已成。論文尊酒，樂我良朋。伴奂優游，疾綿壽祉。曾是哲人，七旬而止。嗚呼哀哉。

蓋棺論定，好惡疇私？銘幽揭顯，不朽在兹。丹旐翩翩，行就窀穸。曷寫哀悰，瓣香束帛。交游之痛，邦國之悲。昭明如在，歆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都憲金公德潤文

嗚呼！一第爲階，百年良遠。何以克終，其惟勉勉。公由鄉校，起擢巍科。郎冑精彩，如鏡初磨。乃職旬宣，于川于廣。于贛摐金，閩楚交響。廋姦隱慝，公鑑惟明。深山長谷，公令惟行。莫祥匪刑，莫惠匪政。凋瘵以蘇，反側胥定。通才宏量，勤力小心。何燥何濕，何淺何深。

玄髮欲斑，外庸斯訖。旋軫留都，式均勞佚。乃佐邦政，乃長憲臺。不徐不亟，陰闔陽開。有周其防，無罅不補。遭彼權奸，莫予敢侮。功成身退，壽考令終。全人之目，交口屬公。訃徹九重，載廑卹典。出綸如綍，俾幽作顯。靈輀將駕，素服盈庭。齎咨涕洟，豈獨親朋？亦有瓣香，來自千里。報德酬知，以後爲恥，吾儕宿戒，❶莫此一觴。斯文之好，何日而忘？嗚呼哀哉！

祭都憲歐陽公子相文

惟公稟質瓌奇，抱才卓犖。行事近乎中庸，處心一於誠確。鄉榜榮登，甲科繼掇。出宰花封，春匀萬萼；晉陟烏臺，秋高一鶚。秖膺副憲之遷，躬提列郡之學。既樂育夫英材，亦兼瘵乎民瘼。方面正員，載光簡擢。刑以時清，政以時擴。尹京府而令聞沛然，佐都臺而清風凛若。宜享遐齡，永儋高爵。胡一疾之偶霑，竟彌留而不作。氣之當盡者，既還付於山川；用之未窮者，終虛委於冥漠。此上下之情，所以無不盡傷；而吾人之淚，於焉爲之迸落也。丹旐悠揚，長江空闊。歸葬故山，復爲完璞。❷某等好素，敦於同鄉。禮宜薦乎清酌，痛方甚而詞莫。宣情有加，而儀則薄。嗚呼哀哉！

祭常少劉務教先生文

惟靈天資醇樸，心地坦夷。爲石潭之

❶「戒」，四庫本作「誠」。

❷「璞」，四庫本作「樸」。

孫，而克繩其武；爲文安之子，而善爲之箕。中舍承恩，光增東閣。符臺進秩，名著南畿。既兼工於詞翰，亦克謹於操持。遭權奸之亂紀，甘廢黜而不辭。陰霾既廓，舊物重縻。爰被清卿之擢，厥惟顯相之宜。俄嬰末疾，乃宿名醫。方屢更而藥罔效，疏朝上而舟夕移。行金緋於清晝，覩桑梓如平時。小愈之歡僅洽，長終之慘遄罹。訃音遠徹，孰不興悲？欽順分聯伯仲，韻協壎篪。尚擬從遊之有日，❶寧知再見之無期！遥陳薄奠，以寫我思。公乎如在，庶克鑑茲。嗚呼哀哉！

祭告故嬪曾淑人文

茲者柩已登舟，安置妥貼。時維冬半，江湖水平。晝多北風，舟行良便。兒子翊不離左右，季弟復得告偕行。早晚之間，家庭無異。吾妻魂靈，其無恐無懼，安歸故鄉，以就窀穸。一杯奠告，尚克鑑知。謹告。

祭告江湖之神文

大江之神，鄱陽湖之神，章江之神：欽順不幸喪妻封孺人曾氏，又喪介婦張氏。茲遣兒子翊，扶送二柩，由上新河發舟，歸于泰和，以圖安葬。江湖浩渺，厥有攸司。謹以剛鬣柔毛，果殽清酌，用伸虔告。神其保佑，俾人情胥協，風波不驚，登岸如期。副此惓切，則存没皆受明賜。謹告。

❶「從」，四庫本作「重」。

祭封編修陳公文

嗚呼！鄉有老成，一鄉之望。儀刑所存，奈何凋喪！公以子貴，惟德稱之。出言不苟，持行靡虧。命服在躬，聲華有煒。會訂耆英，養隆甘旨。高年盛福，以引以增。後生小子，是仰是承。子秩再遷，握章南院。庶公一來，式燕且衎。安車未動，凶訃遽聞。愁雲黯黯，落葉紛紛。凡在官曹，孰非僚友？惻愴同情，遥奠杯酒。嗚呼哀哉！

祭楊淑人陳氏文 月湖先生之配

惟靈德門鍾美，姆教時申。秪循内則，以慎其身。清吏之支，豐城之望，爰得所歸，其車百兩。姑嫜允顯，位號斯崇。孝隆于始，禮奉其終。肅肅良人，聖賢是企。克配無違，柔嘉而理。欽于賓祀，惠此宗姻。執麻服澣，居貴猶貧。樛木垂陰，芝蘭滿室。撫愛之勤，一如己出。豈云徒愛，尤篤教之。乃其文行，莫可瑕疵。攜赴鄉科，庶幾聯擢。胡不少須，遽歸冥漠。相夫之效，錫命已蒙。夙勤丸膽，未覩攀龍。嗚呼哀哉！欽順等辱在同鄉，飫聞德操。儀鳳在瞻，失凰是悼。風帆南泝，❶寓奠一觴。慰存悲逝，詞短意長。嗚呼哀哉！

祭叔父守菴府君文

嗚呼！惟我叔父，一紀而孤。我父惟兄，是挈是扶。是率是模，以成厥德。

❶「泝」，四庫本作「移」。

是度是諏，以修厥職。先祖宦業，吾父是承。居家而理，叔父之能。惇本鄉方，朝耕暮讀。爲所當爲，惟日不足。公私兼濟，門户以光。肆其餘力，亦善詞章。隣鬭我平，族謀我定。克厭群心，亶惟忠信。帝嘉我父，早賜歸田。薦封四品，式介高年。鴈序載聯，華髮相映。子姓振振，莫不承令。春風秋月，菊榭蘭階。從容杯酒，和樂無涯。大耋之榮，方爲兄喜，如何一疾，竟頹不起。嗚呼痛哉！憂勤惕厲，靡間初終。生平所獲，有吉無凶。名以德延，謀以孫遠。壽考令終，旁稽亦鮮。顧惟鄉族，重失老成。咨嗟悼嘆，有識同聲。嗚呼哀哉！

欽順越自成童，粗知學習。仰賴提撕，爰忝科級。間從家食，興滿竹林。迓于官邸，亦辱來臨。拜别嘉禾，壬申之夏。夢想音容，纔如隔夜。恩侔長育，報乏絲毫。遽承凶問，惟有悲號。斂莫效誠，葬莫供役。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一觴之奠，其敢怠寬？哀纏毫素，辭達爲難。嗚呼痛哉！

祭王宜學編修文

惟仁與義，人道大端。有生均稟，去之實繁。所貴吾儒，真知允蹈。爲臣必忠，爲子必孝。時雖多變，我則有常。不幸而死，其道彌光。君世高明，資稟尤粹。學匪詞章，務求諸内。一官翰苑，再犯逆鱗。甫離炎瘴，竟殞其身。新化方流，天子明聖。彼獨何人，構兹禍阱。是非榮辱，苟快目前。百世之下，容有聖賢。旅

櫬來歸，❶江山慘淡。求仁得仁，君亦奚憾。斯文之好，遠大之期，嗚呼已矣，曷寫余悲！

遷葬顯妣夫人告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辛卯朔，越二十六日丙辰，孝子欽順等，敢昭告于顯妣贈淑人曾氏之墓：男等卜以明年正月元日，奉葬亡父封侍郎府君于四十一都天柱岡之陽牛丫塘之上。惟吾顯妣，禮當合葬。謹卜明日丁巳之吉，夙啓玄堂。虔奉遺魄，俯就新棺。至日與亡父靈柩同行，往即永安之地。伏惟鑑知。

祭劉氏女文 甲申五月二十日

父子之愛，天下所同。而吾愛之所鍾，乃若稍偏於汝者。數年不見，念之無已。忽聞遘疾，心甚憂之。然以汝孝敬誠莊，克修婦道，宜爲鬼神之所鑑佑，冀必臻勿藥之喜，以遂歸寧之願也。豈期日復日，月復月，纏綿半載，竟至此極，遂成千古之長別邪！天乎，痛哉！荼毒盈懷，言莫能盡。特令汝弟，往奠一觴。汝其有知，歆我至意。嗚呼哀哉！

劉氏女周年祭文 乙酉五月

汝生在室，凡十九年。嬪于劉氏，其數亦然。命既弗長，子復短折。❷宗姻之論，徒惜其賢。昔人有言，吉凶不僭。今既無徵於汝，又安所取信於天耶？倏再

❶「櫬」，原作「襯」，今據四庫本改。

❷「短折」，據韻脚當作「折短」。

逢於諱日，驚歲月之易遷。貞姿懿質，永閟重泉。惟見外孫女二人，婉孌於吾前而已。嗚呼痛哉！酒以薦芳，詞以達意。一氣感通，無遠弗至。尚饗。

謁族高祖樂志府君墓告文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正月己卯朔越八日丙戌，族孫南京吏部尚書欽順，敬謁族高祖考樂志府君、高祖妣王氏孺人合葬之墓。再拜而言曰：

府君去世，垂八十年。德積厥躬，慶延于後。子孫蕃盛，咸篤孝思。改厝從宜，獲兹吉壤。山川盤互，永永其安。慨想明靈，不忘佑啓。《詩》《書》科第，尚克有承。瞻仰塋封，良深慰感。特牲清酌，惟以薦誠。謹告。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丙戌春

嘉靖更化，朝多老成。一其心力，以迓休明。公作春卿，首嚴邦禮。既飭既周，神人具喜。心勞身病，夢繞南雲。里門未入，凶訃遽聞。嗚呼哀哉！

學博而醇，文清而婉。德厚才充，識精慮遠。賢科首選，謙約自持。居無妄動，進必循資。❶甫陟桂坊，孰甘余沮？竟長詞林，孰非吾與？經筵陳説，亹亹其恭。文場校閲，濯濯其公。乃佐銓曹，遂聯八座。多事之秋，有聲無過。驅馳萬里，捧日而升。化成可待，壽顧弗增。嗚呼哀哉！

議禮之難，古今所病。猶幸殘經，頗

❶「進」，四庫本作「行」。

存明證。品節有稽，民志斯定。公之忠勤，於斯爲盛。懋官懋賞，恩則非私。病妨朝謁，位許暫辭。錫之温詔，春浹肝脾。預期平復，來覲勿遲。公竟不來，皇心孔盡。官豈不高，用其未極。易名孔令，郵典載申。光昭青史，一代全人。欽順無能，辱公同榜。過賴公消，善資公長。星霜屢易，乖隔恒多。尺書往復，不廢琢磨。爰及晚年，幸同史事。筆削方殷，去留復異。從兹一别，再見無期。遡風承訃，有涕漣洏。頃值家艱，荒迷失度。薄奠寫忱，後時爲負。嗚呼哀哉！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丙戌春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含，公之問學。德容之温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亹亹焉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極其形容，而粗能道其大略者也。

公之發身，則聽歌鹿鳴，省元甲榜，吉士蜚聲。公之歷官，則翰林編纂，評刑僉臬，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恒少，居閒之日甚長。惟公論之交附，肆屢騰於薦章。朝廷方急於用賢，由司成三遷，而正位宗伯。公尤篤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詳其本末，而粗能道其行藏者也。

藻思雄文，忠言讜論，折獄惟明，誨人靡吝。何王金許，上遡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爲，付之猶子。出入門牆，矧多良士。謂公宜壽，千百爲期。云

何一旦，失此人師！

欽順初涉仕途，公方高卧。竟以非才，忝爲公佐。夕炙晨薰，膏枯起惰。巨海纖鱗，欣然自賀。研窮性命，商略古今。何遠何近，何淺何深。奉違彌久，懷仰無任。屢憑過客，貽我好音。聞訃南銓，亟圖遺奠。家問驚心，弗果如願。奄罹大故，孤露煢煢。迄兹累歲，徒抱微誠。墓道春風，青回宿草。翼翼新祠，栢題蘭橑。敬遣頑兒，祇薦蘋藻。短誄無文，中忱是倒。嗚呼哀哉！❶

新居落成祭告先考妣文丙戌冬

仰蒙垂裕，克遂貽謀。惟此一區，舊爲重屋。癸未之夏，吾父實考終于斯。其年仲冬，爰始改作。堂寢相次，傍翼以樓。比及今兹，工役方畢。永惟吾母存日，已開厥基；吾父晚年，復形諸夢。時如有待，事匪偶然。今擬名前堂曰「有開」，中堂曰「思永」，後堂曰「拱北」。式昭夢卜之祥，仍寓箴規之意。率遵遺訓，罔敢自專。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用伸虔告。英靈如在，惠我無疆。

祭劉壻咸宏文戊子秋

陰陽迭運，五行交錯。萬變不齊，其機疇握。求之弗獲，惟曰自然，莫致而至，命也何言？子之秀明，識于初冠。甥館得人，良適我願。往來二紀，匪直情親。論文講學，所敬日新。行己端莊，性尤耿介。孝友之稱，孚于内外。徐驅遠到，衆所共期。

❶「哀哉」，原無此二字，今據四庫本補。

云胡中道，倏與世辭，嗚呼哀哉！

疾之初萌，微覺中燥。懼貽我憂，諱弗以告。徵於面貌，始克知之。百方醫療，則已後時。三歲孤兒，八旬老母，永訣丁寧，載甘載苦。手書囑我，一札十行。披讀未竟，淚下浪浪。嗚呼哀哉！

玄室既營，靈輀既飭。❶視窆末由，重我心惻。平生所學，觀象玩辭。死生修短，亦復何疑？送往撫行，兩兄一體。慰子于冥，庶其在此。有殽維旅，有酒盈觴。靈兮不昧，來格來嘗。嗚呼哀哉！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戊子冬兄弟同舉

惟公才周萬務，學本一心。氣蓋古今，量包湖海。紹斯文之墜緒，躋斯世於平康。豈惟衆所同期，誠亦公之自任。遭逢昌運，服在大僚。屬時望之方隆，胡仙遊之遽爾！固有光於建立，曾未究夫經綸。偉矣希文，天章遼邈；勞哉諸葛，渭曲淒涼。愚也弟兄，夙欽風義。交游以世，氣味攸同。宦邸論文，不在盈尊之酒；歸途講學，猶存隔歲之書。約信頓乖，畫傷何已。素幃伊邇，薄奠斯陳。有炯精靈，鑑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蕭若愚憲副文 戊子冬

甲子之秋，鄉升秀士。我之識君，茲惟其始。出入兩京，過從二紀。我之知君，詞章政理。間辱詩箋，率單底裏。我之懷君，室遠人邇。權任方隆，生涯遽已。我之悼君，胡能自弭。身後清名，洋洋盈

❶「飭」，四庫本作「飾」。

耳。有永其聞，克旋其履。❶ 弔以疾妨，辭由誠累。寓敬一觴，靈其鑑只！

祭告始遷西岡祖大觀府君請神主入新祠文

頃年改作祠堂，幸底完美。乃涓吉日，用妥明靈。位正厥中，禮從其舊。質堂府君位下，子孫神主序列于左，章山府君位下，子孫神主序列于右。謹以牲醴，用伸虔告。靈其降鑑，是止是綏。祐我後人，永永無斁。

祭告三代考妣請神主入小宗祠堂文俱己丑十一月

頃作小宗祠堂，幸底完美。式遵國典，以妥明靈。玆奉顯曾祖考妣神主，入居右第一室。顯祖考妣神主，入居左第二室。顯考妣神主，入居右第二室。亡叔凱風秀才神主，祔于左序。故嬪贈淑人曾氏、亡婦張氏、姪婦曾氏神主，祔于右序。謹以牲醴，用伸虔告。靈其降鑑，是止是綏。祐我後人，永永無斁。

祭季弟允恕都憲文

嗚呼！死生修短，吾不復疑。廢興得喪，諒匪人爲。若吾弟之善始令終，其亦可以無憾矣。吾又何爲哭之不足，而繼之以辭邪？蓋英才之挺出，恒千一以爲期。其陶冶於陰陽者，既精醇之間值；而玉成於君父者，亦甘苦之兼滋。歷歲年其既久，殆左右之咸宜，冀仰酬於大造，必有

❶「履」，四庫本作「里」。

補於當時。撫流光而自惜，晞前哲以高馳。曾此志之未就，忍何心而弗悲？嗚呼，天人之際，誠有未易言者矣；古今之跡，豈無歷覽而周知者乎？所以淚滿英雄之襟，蓋不獨孔明渭曲之師而已。嗚呼痛哉！甲申之吉，爰契我龜。玄堂深穩，允協成規。君行靡顧，我老安資。舉觴爲別，能不遲遲？嗚呼哀哉！尚饗。

又小祥祭文

吾弟云亡，余襟猶濕。誰謂茲辰，小祥奄及。四方上下，魂氣何之？百憂余感，知乎不知？賓鴈再來，桂華仍吐。子獨何爲，一去終古。情深骨肉，矧曰奇才。長編斷簡，觸目興哀。物理固然，如何則可？歆此一觴，庶其慰我。嗚呼哀哉！

祭外舅西磐壽官文

中元追遠，時俗所同。思翁不見，有惻其衷。翁殯在堂，神遊何許。祗奠一觴，泣涕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又

惟公德重于鄉，壽幾于耄。子姓振振，率遵彝教。東塢藏春，西磐寄傲。取樂能多，其神不耗。乘化飄然，如夢斯覺。諸福實全，幾人能到？惟予小子，好自髫年。迂愚靡及，愛助惓惓。迨茲退處，頻侍芳筵。餘歡未洽，永訣何遄？靈輀既飭，于彼新阡。寓誠薄奠，有淚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三

墓碑二首墓表七首墓銘二首

贈奉直大夫户部員外郎夏公合葬墓碑銘

公姓夏氏，諱傅，字時訓，别號訥菴。卒弘治壬戌十二月十五日，年僅六十。又明年正月，葬其邑范莊先塋之次。時其子從壽，官至户部郎中，而公亦既被封爲承德郎工部主事矣。郎中既免喪，未即起，會逆瑾亂政，輒坐以罪除名。及瑾伏誅，官乃復，始獲贈公奉直大夫户部員外郎。公配包氏，亦自安人進封太宜人。距公之卒，蓋十年矣。後十有二年，太宜人壽八十有一，嘉靖癸未二月二十五日，無疾而終。時郎中以福建左布政使入朝，歸至京口，聞訃號慟，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啓公之兆而合葬焉。以欽順辱在同年，雅相知，先期具事狀，緘書幣，遣使走二千餘里，來以墓碑見屬。顧欽順亦抱無涯之戚，久廢文事，而書詞甚懇，有不容以固辭者，乃勉爲之書。

按狀，夏之先本陳州人。有諱曼者，從宋南遷，始占籍江陰。至公十二世，而上世多顯。曾祖諱賢，永樂間以人材徵，歷事有勞，未及官而卒。祖諱景昭，鄉稱長者。考諱瓛，甘隱嗜吟，自號「小静」以見志。母趙氏，出宋宗室，家法嚴整。公生而穎異，數歲誦習兼人。甫成童，即以父命當家，不克終學，然家事井井。小静嘗被詿誤，公奮往就逮，痛被拷掠，卒無改辭，事竟白。母嘗遘疾，晝夜不離榻前。

居喪盡哀，歲時尤篤於追遠。父母所嘗敬愛者，遇之終身不變。與傲弟處，能有容。哭其死，痛苦不勝，因致羸憊。樂道人善，有不善，輒面斥之。賓客過從，談笑灑灑，所交厚者，緩急輒爲之盡力。遇里中子弟，隨事勸誘，不自爲煩。博物多能，於星命、地理、卜相諸家之術，概所通曉。凡古書畫器物，一過目頃真贋無遁情，好事者多就公以求鑑定。雅善繪事，兼工刻鏤。既自以爲無益，絶不復爲。晚讀醫書有得，因嘆曰：「人生業儒上也，其次宜莫如醫，於人良有濟。二者吾皆失之，今老矣，吾子孫幸識吾言。」其治家嚴而有息，自奉精而不侈，雖片紙必適於用。布政君自幼學即嚴督之，禮致明師，未嘗惜費。受封之後，有司屢請赴鄉飲，輒遜辭，其謙退又如此。然壽不稱其所有，故其卒也，人尤惜之。

太宜人出同邑名家，宋龍圖學士孝肅公之後。父曰士初，母陶氏。太宜人生有至性，母病不食，亦不食。能讀《小學》、《列女傳》，而纂組尤精。及歸公，克承克相，旦夕奉舅姑之養惟謹。賓筵時薦，皆迎意而辦。見公疾惡過甚，常從容諫止之。兩遭大喪，贊公襄事，幾無遺力。陳氏妹家貧無子，請於公，致其夫婦，與之鄰處，而禮送其終。夜常篝燈治婦工，輒課其子誦讀，盡二鼓乃已。子既顯，未嘗色驕。及其除名而歸，亦怡然不以介意，惟却冠帔不復御。俄追奪令下，笑曰：「吾固知有是也。」其後年益高，家務日殷，旦夕猶綜理不倦。僮奴殆千百指，錢鎛機杼，各勤其事，計日而獻功。布粟有餘，尤樂施予。事一經其裁決，人無不厭服者，宗

黨皆以「女丈夫」稱之。子男二：長即布政君，時望偉然；次從聖。女三：壻周濂、趙慎、何惠。孫男三：長禎，邑庠生；次禋，次祐。女一，許聘華子信次子。及趙氏女，及禎，皆先卒。曾孫男一：霖。霖母，王氏，禎婦也。守節以長其子，亦太宜人有以成之。事狀甚詳，皆布政君所自述。書其大者如此，餘不能悉書也。

蓋公所不足者年，而令名之垂則永。太宜人所不自享者逸，而遺其後人之休則有餘。凡綸命之所褒，鄉評之所尚，孰非公之所以不朽。而墓碑之刻，布政君尤惓惓不置，孝子之用心，固如是哉！ 銘曰：

夏始南遷，惟狄之避。再建厥家，武蕃來裔。或質而處，或仕以文。提學判府，表表前聞。顯晦相乘，亦惟天意。長厚餘風，逮公弗墜。公多材藝，內行亦修。凜其剛直，孰我敢仇。私養公需，仰酬倪應。宣聖有言，是亦爲政。惟賢克配，天固畀之。識高慮遠，代終允宜。勉勉相先，克成其子。高步天衢，蹶而復起。貤封有命，有赫其光。其生孔淑，没也不亡。松栢成行，永寧兹窀。太史作銘，洵于世世。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劉之先，本汴人。宋季有功甫者來爲吉州萬安丞，遂留，家邑城西，奕世載德至今。伯祖克平，累官刑部尚書，始大顯。從伯父述憲及公，官皆至左布政使。再從弟咸栗，今爲刑部左侍郎。百十年間，連三世比居大官，文學行誼，政理之長，往往有聞于天下。

公諱挺，字咸卓。生質明粹，從師問學，穎悟過人。以邑庠生領成化癸卯鄉薦。弘治庚戌，中二甲進士，觀政兵部。癸丑，授武選主事。己未，陞員外郎。辛酉，署郎中事。癸亥，實授郎中。正德戊辰，以内艱服闋，改禮部，歷祠祭、儀制兩郎中。尋陞光禄少卿。庚午，邑人有通番事敗者，時逆瑾竊柄，雅忌江右士夫，因僞傳詔旨，凡其官京朝者，皆與外任，公遂出爲湖廣右參政。辛未，陞右布政使。壬申，轉左使，移河南。公爲人精確端凝，臨事尤不苟。雖處繁劇，未嘗少厭。初莅武選，雲貴旗役册適至，同官疑其多冒濫，欲盡革之。公謂此曹素衣食於縣官，一旦盡革，將失所者衆，詳其本末，以爲去留可也。於是稽較累日，得可存者十五六。時大司馬馬公，嚴重少許可，閲公所上牘，甚嘉之，曰：「活者殆萬人矣。」武弁蔭襲，新條舊貫，乍離乍合，吏易緣爲姦。公默識無遺，予奪皆自己出。或挾威富輒求上比者一不顧，曰：「法如是，吾何敢私！」在武選凡十餘年，所守如一日。銓綜清整，譽望甚隆。間嘗輔少司馬李公閲邊，李公卒于行，公攝其事。修城堡，選將領，補器械，出精卒於私役，以實行伍。諸所施設，皆適機宜。爲少卿，嘗被命勘遼陽軍屯。同事者意有他，忌公爲梗，俄以計解其使事。在湖廣，厲精旬宣，威立惠行，無減其伯父長藩時也。河南荐經大盜，千里蕭然。公初至，盜甫平。王師凱旋，宴犒迎送，勞費百出，群僚相顧，殆莫能措手。公不動聲色，區畫有方，事皆贍舉，人情大悦。無何感疾，間小愈，益勤事事。已而增劇，遂不起。癸酉八月五日也，得年僅

五十有六。

高祖諱昭年，曾祖諱俊英，俱贈刑部尚書。祖諱廣華，卓犖工詩翰。考諱述勳，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郎中。妣彭氏，封太宜人。

奉直公早世，公事太宜人甚謹，恒得其歡心。與二季居，怡怡如也。接人謙和，有片善輒稱之不置。爲古章句，步驟柳柳州。字法顔魯公，晚益奇偉。精於《易》學，鈎深剔微，卓有定見。遊其門者甚衆，多底于成。若吏部左侍郎汪君偉，翰林修撰陳君瀾，按察副使吴君山，其尤顯者。其器業宏裕，士夫莫不推重。都憲安成張公，司徒安陸孫公，冢宰樂平喬公，知之尤深。使天假之年，所建立又當何如也。

配蕭氏，同邑學堂宦族，封宜人。男子一：晅，邑庠生。男孫一：宗健。公卒後七年，庚辰之冬，始克葬其邑楊梅山之麓，其年晅復短折。又五年，爲嘉靖乙酉，公季弟摶，以潮州府通判致政家居。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示久遠，乃爲書授宗健，來請余文。余初仕京師，與公鄰居，往來爲密。嘗荷公有所警發，蓋相尚以道，相契以心者也。公族弟邑庠生宏，爲余子壻，復助判府君以請。顧雖不文，義其可辭哉！事狀出刑侍君，允爲實録。銘曰：

崐岡之珍，匪珪斯璋。鄧林之植，匪棟斯梁。猗歟德門，禎祥所萃。莫出匪賢，亶惟國器。仕非徒顯，名以實隆。往者弗覿，盍觀于公。玉質瑰文，有卓其行。介不失人，和不失正。十年武選，藹矣休聲。軺車所至，克壯邊城。公所當爲，盡

其在我。内陟非華，外遷非左。荆湖南北，地大民稠。旬宣之績，人歌二劉。晋長汴藩，百紛填委。會通在目，從容而理。庶幾黄髮，弘濟斯時。天乎何意，而遽奪之。世實需才，才難自古。蓄弗盡施，歸咎無所。高原鬱鬱，斯卜斯藏。刻辭墓道，於昭厥光。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墓表

弘治甲子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卒于家。先是，君以疾謁告家居，士友皆冀其復起。至是竟不禄，聞者莫不悲之。是歲之冬，其嗣子球，俾其介弟瑭，來南都謀葬事，余諾爲行狀，又爲請葬銘于其榜首太常李公，公亦諾之。而適以考績北上，余亦得告隨侍南還，皆不果爲。明年冬，球兄弟葬君油潭之山，余往與于執紼之役。已而來謝，泣言曰：「先子葬已緩，訖未有銘。雖則人事差池，然不肖孤何所逃罪。幸先生改爲之表，俾孤等刻置墓上，用少贖罪戾於萬一，是所願也。」余重哀其志，矧實知君，忍使其平生遂弗彰聞于後？顧行狀亦未脱稿，乃芟其繁而謹書之。

君諱鼎，廷器其字，别號居易。自幼穎敏過人。初讀小學書，至諸葛武侯、范文正公事，皆書「願學」字于左，師大奇之。比長，舉業既成，猶以爲未足，遂負笈往從一峰羅先生遊。居久之，造詣益深，特見獎予。成化癸卯，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八。乙巳，出知鄧州。君性本慈祥，其設施一以愛人爲主。時方歲歉，首竭力救濟，饑民賴以全活。已而益廣儲

蓄，數年間積穀至七萬石，收養孤寡凡數十輩。察疑獄，生死者六人。於學校尤盡心，激厲有方，而誨諭諄切。其於鋤惡亦果。有罷閑巡檢王雩者，横甚，人畏如虎。君捕得，竟論戍邊。由是部使者交稱其賢，署其考皆最。弘治庚戌，以外艱去任。癸丑，改睢州，其治睢如鄧。重建廟學，修築河堤，士民莫不歸心。且連知兩州，皆有嘉禾、紫芝、瓜果並蒂之祥，頌聲屬耳。又三載，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戊午，陞郎中。其治獄務求情，不肯有所遷就。當其執議挺挺，雖忤當道，意不恤也。然亦以屢執不合，遂謁告以歸。

君篤於大倫，事父母及異母諸兄，誠心無間。初，其母劉既喪，其父澹菴公遂析産以畀諸子、繼室子，惟君畀田數畝，乃遠而瘠。君拜受於堂下，退靡後言。後以進士居京師，念公年老，即奏乞歸侍。事雖不遂，然士友益以此賢君。任鄧所得俸資，必先以備養，諸兄子姓咸取給焉。其居公之喪，他事一不聞問，惟建祠堂以奉時祀，合族人共爨，以隆親睦而已。於處鄉人故舊，雖貴不變，有負己者，亦接之怡然。嗚呼！能言者不必能行，勉於暫者或違於久，此士之通患也。君於言若不出諸口，而行乃能敏焉。故其處則父兄宗族信之，其仕則君子稱之，小民德之。而其感於物者，又能致祥而召瑞，斯豈可以僞爲者哉！雖其位止於五品，壽僅踰於五旬，若未足以盡其才而卒其志，然視彼静言庸違，石中玉表者，固已相去遠甚。嗚呼，斯其可表也已。

鄧之先，由金陵來居泰和。在宋有舉神童者。數傳而至明遠，娶冠朝郭氏，始

居今之鄧原。國初有以文得與同邑楊子淵、羅子理並稱，曰崇志先生者，君世伯祖也。曰原善、曰永文，君之曾祖、祖也。父諱鵬翀，澹菴其別號。性豪邁，涉獵書史，以君貴，贈南京刑部郎中。母劉，實繼，郭。配蕭氏，先君卒。二母及配，贈皆宜人。男子七：球、瑭、瓚、琮、瑊、瓏、璫。瓚，邑庠生，其季亦多秀爽，知向學。男孫二：梁、棨。蓋君墓中之石未書，則余書其墓上之石，於其世有不容略也。

儒林郎合肥知縣曾君墓表

高明之胄，襲國恩而受官。使所能終有令譽，無忝其先烈者，何哉？端厚而周詳，恬和而有恥，守其道而不變，則上下左右皆宜之，是以令譽克終，而於先烈無忝，此其人固不多見。然則曾君之墓，余可無文以表之乎！

君余同里人也，諱慶，字曰慶，別號延菴。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公冢孫，六合訓導主敬先生嗣子。君生質簡重，稍長即隨侍公左右。日領誨言，讀書作文，積累不懈。年二十，以公蔭補國子生。預試京闈，文卷已入等，考官或避嫌，落之。後屢應鄉書，竟弗利。年三十九，始爲福建布政司都事。小心善贊畫，嘗供事試院，力薦松溪吏陳明入試。已而中式，士論稱之。歲當入朝，私贐無所受。幕中時有差遣，知市舶之盤詰，爲人所趨，絶口不言。至如巡鹽，監織，稽覆屯田，類當涉窮荒，歷艱危，與諸豪猾爲敵讎，檄至即承。或助之治裝，輒遜謝。竟其事皆辦，聲譽由此遂起。中以外艱去，凡再任，乃滿九年。吏

部通閲其考，多褒語，語出於御史者尤善，遂擢知合肥，進階食俸，皆從六品，從陞格也。合肥廬附郭縣，舊嘗掣肘，君至則修明職掌，體正而情通。或啓以時宜，結鄉宦，飽權璫，則可以要譽免禍，君亦不顧。顧戒石亭闕，則曰：「是官箴也，何可無？」創爲之如式。均叙賦役，賑救凶饑，務使實惠及民。民馬氏市居，習持吏短長爲家。一旦發其姦，論如法。有徽賈墨銀以贄，輒峻斥。由是政聲日章，卒亦無能禍君者。俄以疾卒，得年僅六十，人皆惜之。

君平生篤於倫理，爲都事得間，輒取道歸省父祖。祖、父相繼没，二喪迭舉，皆出君區畫，而孝誠備至，仍刻《省軒遺德録》以傳。處分家財，一惟母命。待其弟庠生磨，蓋老而益厚也。二叔父與父異出，視猶一體，恒切切冀其有成。自奉泊然，而性喜修潔，書畫服飾，常自完整。母郭氏。配羅氏，余族姑。君以都事勞，法當貤封。勘報不時，臨終以爲遺恨。子男四：南、冏、同、用。用，邑庠生。女一，適尹憲副之子習。孫男八：戬、咸、威、彧、箴、式、盛、試。女四，長適楊鴻。諸孤既葬君西徑之原，以余世姻，雅知君，來請書其墓上之石。余文素拙，誼則不容辭也。惟君位未崇，年未永，其用容有弗究，而聲譽之美，所得良多。一時名公如戴都憲廷珍、秦司馬崇化、張京兆宗厚，皆盛加獎予，往往見於文字。非其端厚周詳而有恥，何以致之？先烈載揚而垂後亦裕，墓之有表，固其宜也。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君用成，聞其父封

君之喪，將奔歸。襄事介同官葉君時用、徐君可大，來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辭不文，不獲，退而取徐君所爲狀讀之，則其事多可書者，乃作而嘆曰：嘻，是其墓之有表也宜哉！顧雖不文，書之其可不法？

按狀，公諱倞，字士能，號石菴，姓毛氏。其先良鄉人，曾祖從讓，洪武間以部長從征定雲南，遂留戍其地，因家焉。祖義，父瑀，母曾氏。公性醇樸，而篤於孝友。於治生尤善，貲稍裕，則推以與二弟，而赤手自樹，用此悦於其親。季弟居禄豐莊，越三程來省，暴病以卒。公慟甚，爲獨舉其喪。長女適中江教諭裴旻。旻卒，老母妻子無所歸，亟迎以來居之便宅。凡生事皆爲之經紀，其母終則葬之，子女長則婚嫁之，而女氏訖完其節，諸子皆教之學。給事君既仕，所面命若貽書，若因鄉人寄語，一惟忠孝大節是訓，語不及他。常言「若能持身奉公，吾死且瞑目」。其激切多類此也。雅重然諾，善平人之曲直，而恥言人過。人有窘急，常傾己助之。或貸而不能償，則焚其券。其接物和易，下至僮僕，遇之皆有恩。平生不信浮屠，惟喜延儒紳，俾諸子有所觀法。稍暇，則觀古史，於歷代事變，類能道之。蓋滇南人士，稱之必曰先生，而無不愛且敬者，此公之性行可書也。公賢而壽且康，鄉飲禮行，有司得公爲大賓，乃皆喜，而公每謙避，僅一再赴。給事君嘗以行人奉使，亟取道歸省，得少師西涯李公詩爲壽，傳誦傾一時。甫入科，遇國慶推恩，公遂被敕封如其子之官階徵仕郎，而原配谷氏，繼袁氏，贈封皆孺人。又三年，爲正德癸酉正月六日，而公卒，享年八十有四矣。此公之榮壽可

書也。

公祖、父皆早孤，而單賴曾祖母劉、祖母魏，守志不移，撫之以立。劉之寡也，年方二十四。魏之寡也，年方十八。相與引毛氏垂絶之緒而屬之公，豈非難哉！至公之世，而子孫始衆，積善餘慶，要爲不爽。然非徒衆而已，乃有給事君乘時而出，以忠藎稱爲天子争臣，聲烈著聞，而天下皆知雲南之宦族有毛氏也，豈非盛哉！於是絲綸之命，士君子之論，莫不以善教推本於公。夫公能以其子亢宗，而二母之節益顯，是尤不可不書，以昭示無窮。谷孺人爲處士竹窗之女，柔嘉莊静，有中州舊族風範。佐公甚得婦道，而不幸早卒，法當附書。公五子：鑑、玉、鎧、錡、鉉。玉，即給事君也；鉉，縣學生。二女，一適胡宇，皆谷出。孫男七：曰清、曰漢、曰涇、曰汶、曰洪、曰某、曰某。女五。書以著其世，他有墓銘在，無庸複書。

奉議大夫修正庶尹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程公墓表

正德初年，逆瑾方用事，察士夫不附己者，輒斥之。時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程公，資望兼優，吏部擬填太僕少卿員缺，及報下，乃令致仕。瑾既誅死，言者多以公與劉東山諸公並薦。僉議當復起，而公俄已即世，君子皆惜其用之不究云。先時，公葬其配於邑之下露墟，預營壽藏于其左。其孤梓既以公卒後五月，奉柩而藏之。及是，其子壻蕭桂，來南雍卒業，乃手録事狀一通謁余，再拜請書其墓上之石。往余與公久相處，雅辱愛厚，誼固不容

辭也。

公諱温，字德和，别號鑑亭，姓程氏，永州祁陽和平里人。其先世家河南之上蔡。曾祖惟旻，元季爲祁陽令。阻兵亂，遂占籍邑中。祖子富。考達，蘭谿主簿，再贈南京吏部郎中。母劉氏，出誠意伯之後，宣府左衛千户佐之女。公自幼則從事問學，年十六，補邑庠生。成化甲午，以《詩經》領鄉薦，已而卒業南雍。與鄱陽胡大聲、樂平程正之交莫逆。甲辰，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進考功郎中。

公外和内剛，器質厚重，言動必以規矩。自官吏部，於人物即克究心。一旦考察庶僚，公適爲考功，以贊太宰，廢置無或不當，大爲縉紳所推。太宰張莊簡公嘗以「事有定見，志有定守」稱，倪文毅公又以「文行兼優，廉能並著」稱，皆薦其可大用，於是有通參之擢。後野亭劉公爲太宰，復當考察，公以年踰六十，即移牒乞休。野亭持之不肯上，曰：「君未宜去，當與共圖天下事爾。」其見重於當時諸名公如是。及歸林下，杜門却掃。平生所購書，凡五百帙，盡以充入學宫，曰「來學庶其有資」。有隙地在舍傍，乃闢軒鑿池，環植花竹，朝夕偃息乎其間，親朋至則談笑彌日。足不及公府，口不及時事，遠近聞而高之。公以正統丁卯生，生三十八年而仕，仕二十六年而休，休六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娶成氏，吉府奉祠正賢之女，初封安人，進宜人。又置側室三人。皆無子，以伯兄壽官淵第三子爲嗣，即梓也。女六人，已嫁者四，壻：甯、象賢、蕭桂，皆國子生；劉廷瑜，邑庠生。某已字者一，一尚幼。孫男一人：瑩。顧太守華玉，嘗爲公記壽，藏而

未及詳其世。其葬也,故人相知者,皆相去遠,莫任爲銘。葬已,而桂始託余,余是用特詳其世,以表于墓上。其平生大節,則張、倪二公之評品可徵,當爲天下後世所取信,宜不假余辭之贊也。嗚呼,公其不朽已夫!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益陽羅君胤衡,早失父,事其母郭孺人甚謹。孺人享年八十以卒,葬其邑西二十里松山之原,今十有七年矣。胤衡恒痛念二親之潛德弗章,思有以表著于墓道。及其嗣子嗣秀以例升太學,乃授之書,俾請余文刻焉。余既舊交,且宗家,固宜無靳於文。於時屬公私糾紛,則辭以不暇。比余省覲還任,嗣秀已注選而歸。胤衡復寓書其從弟、太學生胤元,俾申前請,余無以復辭也。

胤衡自爲狀云:初祖號雲邃翁,當宋建炎二年,自廬陵巇下來居益陽。八傳而至大珍,生贈南京光禄寺典簿允恭,寺簿生詩敎,敎生考,諱高,字時升,别號竹軒。考氣豪志遠,不屑意生業。業舉子,擅名邑校。校諸士皆推重之。累赴鄉科,不偶。天順癸未,膺貢入太學。旋丁内艱。服闋之京,遇盜于繁昌,至月子河遂卒,時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三日也,年止四十有四。妣出同邑舊族,天性純朴,言動無所苟,綜理家事尤密。中年寡處,子女皆未成人,惟一女奴代給薪水。復遭歲歉,幾不自存。所親欲令就産于鄉,妣泣且言曰:「不幸夫罹奇禍,所以忍不即死者,爲此遺孤。一旦置之村莊與樵牧伍,烏望其

能世先業？」終不聽。頹垣破屋，處之裕如。衣食婚嫁百需，悉力經營，兼資紡績。既而豪隣有覬覦其居地者，勢不能遏，乃攜諸孤幼，往依外家以居。時從叔憲使安尚從公食，亟令胤衡從之學。學成，中成化庚子鄉科，旋復舊廬。妣心良慰，然以前此哭泣之過，漸至喪明。胤衡方卒業京師，聞妣動須扶持，遂決意歸侍，周旋膝下凡十餘年。一旦呼胤衡，屬以後事，且諭之曰：「他日居官，務以忠愛爲本。」下至僮僕輩，一一呼而慰之。翌旦遂卒，殆若前知然者。考妣生年，皆永樂癸卯，考四月五日，妣十月六日也。子惟胤衡一人，初任淮安府通判，陞金州知州，以禮致仕。女四人，壻：符善懷、曹燉、胡伯川，國子生；蔡國聰。孫男二，嗣秀其長，次嗣才。孫女二，壻：陳仕學、許栻，俱邑庠生。

狀簡而文，未復深致其懇。余讀已，爲之惻然有動於中。既以悲竹軒之不幸，及詳觀其寡孤之所以自立，以克至于今日休，又信夫天道與善之必然也。夫吉凶禍福之在人，固有常理。然二五交運，萬變不齊，人之遇之未必皆偶，故君子或有時而得禍。惟君子而得禍，此其所以爲不幸而可悲也。余雖未知竹軒，如狀所稱，亦可想見其大致。而其始終之際乃如此，於余心能無惻乎！自竹軒既没，門户日以蕭條。孤兒寡婦，人固得而欺之矣。孰知屈以時信，晦以時顯，不旋踵而光復舊物，且有以垂裕後昆，俾寺簿之宗于兹復振，其福慶之集又如此，良由孺人克盡爲婦爲母之道，秉心不二，教子以成，所以迓承乎天者，有其地也。是則必然之理，信惟影響，而適然之數，亦惡足多置疑於其間

哉！吾是用具書其事，而推其所以然，以爲羅氏松山墓表。

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先生諱佩，字光郁，以字行，别號南皐居士，姓楊氏，世家泰和之高隴，與太師文貞公同宗。曾祖子友，祖彦實，嘗輸粟有司備荒，璽書旌爲義民。父敏異，亦以輸粟冠帶。先生生數歲則知學。甫弱冠，選補邑庠生，與仲兄僮俱有名。提學臨試，率居甲乙之列。其時文既善，尤喜爲詩，坐搆行吟，至忘寢食。屢應鄉試，輒不偶，而詩名特著，往往見知於賢士大夫。久之始膺貢，上春官再試及等，授衛輝府學訓導。守官清苦而勤於講授，諸生多用有成。凡七年以病謝歸。歸五年，爲正德乙亥十二月十六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

先生孝友慈厚。父既卒，家事一惟伯兄處分，後以母命析居。所得土田，有便於伯兄者，舉以讓之，無難色。待諸兄之子，一一有恩。家故饒財，自奉儉約，而豐於賓祭；尤樂施予，同舍生有貧乏者，月廪之入，皆以周之。族建祠堂，首營致大木以爲倡。從弟有嘗陰謀爲害者，先生恬不爲動，迨其妻死于疫，與之棺而葬之，蓋其識量如此。配胡氏，有賢行，先先生三月卒。先生所爲詩，專用唐律，多至數百千首，而稿或不盡存。存者皆藏于家，惟《當代名臣詩》一卷，梓行于世。初，先生年方四十，即相其鄉鵝鼻峰之下，預營壽藏。嘗作詩一首云：「殘編於我老將至，預爲夫妻身後謀。自古以來無不死，此丘之外更何求。已知處世真如夢，何必蓋棺才是

休。親見四周風氣足，青山不動水長流。」及將屬纊，又作詩一首，以自輓云：「平生清苦承先德，不覺光陰七十年。無命無才今已矣，有生有死古皆然。休論教職俸囊盡，敢謂名臣詩句傳。回顧南臯春意舊，鵝峰江近水涓涓。」凡其詩之格調，大抵類此。而其爲人大致，與夫始終之際，二詩亦可以概見矣。

其孤普茂，既以先生卒後七日，奉二柩合葬所預營處。普不遠千里來金陵，謁余文，將刻石表于墓前。先生從兄之子平，爲余女兄之夫。余辱交於先生尤厚，無可辭者。乃據先生孫壻邑庠生王歷所述行狀，取其世德之實、學行之美書之，而特著其詩二首，以見其所成如是，庶乎後之讀者，知而信之也。嗚呼，先生其不朽乎！

濟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前濟南知府，萬安蕭君謝事家居之八年，年甫六十有三，正德戊寅八月某日，以疾卒。先是，歲在癸酉，君得吉地於其邑之荷塘山。既以葬其故嬪王孺人，遂營壽藏以俟。前卒之數月，適余蒙恩歸省，君以其子臯來訪，首出所自書行實一通、王憲副正朝所書孺人行狀一通示余，請合爲一文，將刻之碑，以垂示無窮。余頗疑乎其名，然誼有弗獲辭者。既復以書商確，書未報而訃聞矣，悲夫！臯襄事有期，乃奉君遺言來申前請。顧雖不敏，忍不爲之表著，以慰君於地下哉！

君諱柯，字升榮，號默菴，姓蕭氏。其先有希宗者，自龍泉尚洲徙今萬安之龍

塘，至君若干世矣。曾大父雲巖，大父用器，父諱翀，母泰和長溪曾氏。君生而穎異，年十一二已能賦詩綴文。提學憲副夏公奇之，養之邑庠，勖之以遠業。成化癸卯，遂領鄉書。又十年，始克登進士科，居二甲前列。改翰林庶吉士，學識益充。踰三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其持憲有體，雖嚴而不苛。嘗巡京城，督馬政，按四川，凡所剖斷激揚，多協公論。考績書最，敕以其官封其父，而贈其母孺人，配王封亦孺人。兩遭家艱，荐經數載，比還臺，遂掌三法司奏牘。俄有濟南之命。至郡，方值歲歉，君亟以賑濟爲務，防制盜賊，招撫流亡，伸理寃滯，孜孜如不及。於學校，尤加意作興。已而郡庫之財，有用之不以其法者，君發其事。事聞上，罪坐巡按御史，竟死獄中。言者因以是及君，君遂坐免。遇有相慰問者，則曰：「吾無愧於心，足矣，他何計哉！」君謹飭自好，而篤於大倫。四兄早亡，與其弟協心幹濟，以養父母，提挈諸遺孤子，俾皆底于成。與人交，意氣驩然，而未嘗苟合。雅善舉業，由鄉舉入太學，堂試屢占首選。從遊之士常數十百人。鄉試之年，嘗一爲四川監臨官，兩爲山東掌卷官。所刻程文，往往經其潤色。其他應酬之作，亦皆有思致，有《松鶴軒文集》藏于家。

孺人諱恩珠，正朝憲副從兄正中之女也。性明慧，通《女誡》諸書。及歸君，能以勤儉佐其所欲爲，彌縫其所未至，而縱臾其進學尤力。用此甚爲君所敬禮，事有未合，未嘗不與之謀。謀出多稱君意，即所不可，君亦終不行也。及君自濟南入朝，孺人在邸，疾且殆，猶戒其子遣報平安

如常日，曰：「無以是撓而父心。」其識慮深遠又如此。家道之成，非偶然也。卒年五十有一，實正德戊辰正月十四日。君凡二男二女，孺人出者，男即臯，邑庠生，績學有待。女適同邑廖民頌，先君卒。幼男曰夔。女許嫁同邑王某者，側室黎氏出。孫男二：仁、孝。

余家去龍塘稍邇，余初遊塲屋，已識君名，其相與定交，則自癸丑同升始。既而兩家婦子，又同舟北上，情好之篤，莫或加焉。迄今二十餘年，而死生離合之際，有不勝其可感者矣。君名位不爲不顯，文章政術亦皆有以自見，所可惜者，退休之日早，其於建功立事，有遺力焉。然以其未老之身，而獲夫優游之樂，又能明乎必然之理，而順夫來去之常，可不謂之有終已乎！斯其可表也已。葬之歲月，則正德庚辰某月某日云。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知廣西太平府王公，以職事入朝，道經故鄉，疾驟作，留治數日，竟不起，正德二年十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諸孤恭等卜以次年十一月己亥，葬公雲亭鄉小溪茶頭山之原。先期具公事狀，拜余請銘。余游公父子間，不爲非知公者。顧德薄名頽，有言不信，其何能永公之存？用此固辭，而其請益力。曰：「葬先公而不得先生銘，猶弗葬也。恭兄弟何所逃罪！兹大事也，敢二三乎！」余感其意勤，乃爲執筆。

公諱俅，字去矜，姓王氏。王氏自晉太傅導，始盛於江南。其後有崇文者，嘗

刺吉州，因家于吉。至宋户部侍郎贇，又徙居泰和，故公世爲泰和人。國初，有以文學徵爲諸王説書，學者稱竹亭先生，公之高祖也。曾祖字伯貞，官至瓊州知府。有惠政，民祠之至今。祖諱直，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父諱稹，好學篤行，楊文貞公嘗説玉以與之。以公貴，封中書舍人，加贈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文端諸孫凡十數，皆名能守家法，而公最良。

年二十四，以文端遺恩授中書舍人，歷陞南京光禄署正，後軍都督經歷。凡三仕，率九年，勤慎周詳，未嘗有過。弘治甲子，始擢知太平。太平地接蠻荒，法禁積弛，强猫弱鼠，習謂固然。公至，首鋤厲民者數家，配盜鑄之魁一人，戮妖師一人。豪姦屏息，群情大慰。乙丑歲歉，以官粟貸民，約令輸息十一，民以不餒。息既入，乃併他所通融，分儲府之三坊爲廪者九，乃定爲義廪法。將隨歉隨貸，不復取息，期於久行。大新學宫，增補弟子員，時臨視其勤惰。讀書令自《小學》始，又取古冠、昏禮，俾其講説推行。游宦死太平者積數喪，貧不能歸，皆爲資遣之，俾歸葬。行旅入境，死喪疾病，處之各有條。其施設規模，類非俗吏所及也。公器局修整，惇行孝弟。母宜人歐陽氏早世，每言及，輒泫然。事伯兄能敬以和。聲色之娱，絶于耳目。博學多識，兼工詞翰，而不以自名。接人甚恭，雖童幼必以爲禮。識時知變，然不苟爲同。在中書時，鄉人李孜省以左道幸，朝士多出入其門，公迄無一跡。其遷光禄，蓋當國者嗛公持論高，語嘗侵己，故以抑公，公不爲悔也。督府卒有獲罪於

其母者，法司當以大辟。公察知無大故，呼其母，諭以天性之真。母大感悟，泣下，詣法司自實，獄竟罷，復爲母子如初。母病且死，囑其家人，世世無忘王公德。公仕中外垂四十年，其忠厚之存，隨事及人多矣。而得行其志之日淺，故於建事立功，有遺力焉。然考論其平生大節，則世之知公者，未有不以公爲君子者也。

初娶楊氏，文貞公孫女，早卒，贈宜人。繼任氏，長樂知縣衡之女，封宜人。五男子：愈、恭、愚、思、悊。愈，乙卯舉人。恭，邑庠生。思，辛酉舉人，文行皆有稱。而愈先卒。二女子，大司成羅公之子鏜，建德司訓劉先生之子廷儒，其壻也。孫男二，女四。公訓諸子，恒曰：「學以言行爲要，謹言正行，必始于家庭，干祿非其先也。」嗚呼，公其有見哉！銘曰：

儀維德隅，恭維德基。道豈遠而，文端我師。望之顒顒，即之雍雍。亶其疏通，爲邦有庸。弗違者天，世欽厥傳。歸寧斯阡，於千萬年。

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諱穆，字元載。吉之泰和人。泰和自國初以來，號稱多士。其尤顯者，文學勛業，往往追配古人。或乃顛躓於時，負其才終不獲展；而深培厚積，以大放厥辭者，亦多卓然有可稱述，先生其一人也。先生方幼學，屬對已有奇語。長而益務博覽，性復强記，迥出其輩流。賦詩作文，不拘一體，宏肆簡嚴，各極其趣。裁剪之妙，幾於自然，於叙事尤長，有條而不紊。蓋平生所作，名《寄寄集》者，凡八

十卷。所修郡邑志，處別爲部，又數百卷。嗚呼，可謂富矣！其才如此，而其用弗究，豈非其命哉！

先生年三十有四，始以虎賁左衛軍餘，中應天府鄉舉。明年得官南樂訓導。將滿者，會其令以官地私媚貴人，先生不義其舉，發其事。被逮至京，竟坐兩罷。後雖申辯得直，第令以冠帶家居。士大夫聞知，交致書幣，以講學著書爲請。由是蹤跡多在荆楚間，因以「寄寄」爲號。所至或數月，或一二年。留滯久之，而先生老矣。既倦遊而返，則與諸故舊爲真率會。閣老澄江公尤重之，每見必酌酒賦詩弈棋，相笑謔以爲樂。如是者又十餘年，年八十有三，正德戊辰八月八日，以疾卒。其始終之際如此。

先生爲人，坦亮和厚。事親孝，待諸弟姪有恩。凡授徒所得束修，皆持歸以爲親養。晚年喪母，諸弟請具。適有潤筆金數十，即以授之。介弟元平，以翰檢遷官廣東，過家病卒。倉卒無以爲斂，即斂以己所備棺。於親戚交游，禮意無不周洽。一飯之德，終身不忘，必報之乃已，而尤善施德於人。在南樂有竺簿者，嘗被誣，爲言於所知，得釋。竺致五十金爲壽，先生曰：「吾所爲言，義也。奚以利爲？」竟不受。嘗客武昌，見民冬月渡金沙江，多溺死者。亟以啓事白于當道，乃倡爲橋以濟。後因爲浮橋，爲利至今。其教人有方，多所成就。如曲沃一耿，攸縣二戚，尤知名。所作真行篆隸諸書，學者亦争藏去以爲法。蓋其性行與其及人者，又如此。

曾祖文佐。祖克禮，太保王文端公爲銘其墓。父諱玉璧，博學工吟咏，有詩集

若干卷，藏于家。母劉氏。以元平貴，贈父翰林檢討，母孺人。配蕭氏，先卒。子男四：長仁，繁昌訓導；次佾、仕、信。佾、信皆爲儒，仕爲郡掾。女二，長適上模曾幵，次適雲南按察僉事曾顯。孫男九：長潮，鄖陽學生，次鴻、潛、漠、沔、温、淙、瀠、洲。女四，長適藍田蕭傑，次適濠下嚴綬。餘在室。曾孫男二：曾、音。先生初葬其配于五十六都佛獅印西南，爲雙壠，而虚其左。疾亟，遺言諸子善自立，且令合葬無違。卒踰年，諸孤始得葬日於十有二月某日。佾先事來請銘。先生，欽順父執，蓋嘗獲侍教焉，兹其敢辭不敏，乃據先生所自書年譜，及仁、佾所補述事狀，叙次如右，而爲之銘。銘曰：

齊景千駟，伯夷首陽。同歸于盡，芳孰遠揚。兒童所羡，金朱煌煌。孰云不朽，德業文章。嗚呼先生，才高志剛。栖栖一世，抑又何傷。遺文百卷，其存者長。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四

墓銘十二首墓碣一首

南京户科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紘，字景瞻，吉之安福人，漢長沙定王子安成侯蒼之裔。其先居湯村，君高祖敦復，始徙今葛洲。再世得忠愍公球，以大節聞天下，而族姓益顯。及君爲給事中於南京户科，從子兵科給事中持美、淮安知府持慶又同時起聲烈，蓋其盛如此。君既居言路，與諸同官一心，多所建明。如論竇給事不宜深罪章，實君具草，尤有關係。又往往獨言户科事，言皆温厚而平正，可據以行。正德壬申六月，忽被錦衣逮。先時君以職事入朝，道淮陰。有巨璫驟至，持慶方侍君語，未暇省璫。璫怒，即騰章誣詆持慶并中君。獄成，持慶坐免，君得白還任。然已因暑致疾，醫療久之，竟不起，癸酉正月二十一日也，得年纔三十有六。人事之變，固有屈有伸，而長逝者已矣。嗚呼，是豈獨劉氏之不幸哉！

君自幼開明，遇先生長者，談名理及古豪傑事，輒拱立注聽。長益深造，遂以《春秋》擅名邑庠。弘治甲子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江陰知縣。時海寇擾鄰境，猘甚，民洶洶。君至，首料丁壯爲備。備甚設，卒保無虞。堂左右立二厨，分收案牒。日以次發視決遣，而謹其扃鑰。定擬賦役，覆視必再三。由是吏絶姦欺，刑清政平，民小大無不服者。時詣學視諸生業，

且問興革所宜。一日，諸生以修學請，乃從容風曉，俾歸各謀于父兄。居無何，相次以名來上，計楹授任，聿底完美。少師石齋楊先生喜而記之。逆瑾勢方張，郡縣率以賄爲悦。苛政亟行，君若罔聞知。顧民間有隱田，久逋輸，稍稍摘取之，以彌縫歲計而已。前令涂禎，既入臺忤逆瑾以死，士民悲思不置。君立主于名宦祠祀之。或危其舉，一不顧。愛民惜費，至輟堂食錢，以益賑卹。受奬勞，取具公帑甚廉。蓋爲江陰四年，而擢户科。又踰兩年而卒。

君性質端重，寡言笑，喜揚人善。人或道機穽事，輒頻蹙不欲聞。祀先延賓，務致豐潔，其於自奉，泊如也。

曾祖伯文，以忠愨貴，贈禮部主事。祖珪、父釗，以君貴，贈南京户科給事中。母王氏，贈孺人。配謝氏，封孺人。子男二：端、禐。女二。君之卒也，六科同官與吏部兩歐陽郎中，實經理其喪事。司勳復爲狀，以端來謁余銘，將歸葬其邑之原。嗚呼，余何忍銘君也！伻來，告曰：「以己未發引。」不得已，勉爲之銘。葬在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白而長身，有蔚其文。朝綰銅章，治聲夕聞。乃陟黄門，當幾必果。靡遺弗拾，靡獻非可。追榮所自，式被恩私。焚黄墓道，指日爲期。病不及瓜，没有遺憾。昭示方來，美銘非濫。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正德九年夏，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以疾求致仕，優詔賜允。既還里居，以其

年十月十二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三。諸孤壽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里某山之原，乃奉翰林庶吉士尹君襄所述行狀，走數千里來拜余請銘。余與公同官南京有年，晚辱同事，不可謂不知公也，銘安得辭。

按狀，公諱稱，字務教，別號拙菴。係出漢長沙定王之後，世家永新城北。曾祖諱元傑，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歐陽氏，贈淑人。祖諱髦，鄉舉易魁，隱居教授，學者稱爲石潭先生，封翰林院編修，贈官如曾祖。妣楊氏，贈淑人；留氏，封太淑人。考諱定之，累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妣賀氏、張氏，贈封俱淑人。公，賀淑人所生，文安第三子也。成化壬辰，以任子授中書舍人。滿九載，陞大理寺副，仍掌中書事。又四年，陞南京尚寶司丞。丁張淑人憂，去位。服除，陞尚寶卿。又八年，遭賊瑾盜權，變亂任子成法，或相先以賂得免，公誼不肯，遂罷歸。歸踰年，賊瑾誅死，乃還公前官。滿考，遂有太常之擢，授階中順大夫。比其致仕，僅亦踰年爾。公祖、父皆名重天下，而公天資純樸，守其家訓惟謹。歷官四十餘年，寅畏小心，未嘗有過。其家居，每夙興輒詣祠堂，焚香展拜，已則就省張淑人安否。遇有疾，必躬侍湯藥，不離左右。及其卒也，執喪甚哀，而禮亦稱之。接人謙厚，質直不爲矯飾。其言若不出口，至論先朝典故，古今人物出處，則屑飛繩貫，終日無倦。公退常博覽載籍，吟詩合律，作字，雖倉卒，無一筆苟。士夫之論，皆以爲能世其家云。配廬陵胡氏，封宜人。內助有

方，閨門整肅。子男四：長壽，國子生；次福、富、尚。女四，嫁賀柄、賀寀、蕭應寵、蕭湘。孫男七，女四。凡狀所述，與余所以知公者皆同，余爲之銘，宜也。銘曰：

石潭之孫，文安之子。祖父高明，難乎其似。似之惟有，有行有文。家聲載延，有馥其芬。優游兩京，位登四品。逾六首丘，知幾則敏。惟終之令，于始彌光。遺基有付，亦曰肯堂。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李君，致仕家居者七年，年五十八，正德丁丑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余其同年進士也，聞訃則走哭于其家，弔其寡孤，問其喪具而退。既踰月，其孤黧等，奉監察御史李君師文狀，來請葬銘。余不文，念於君之葬也，無能爲助，遂勉從其請。

君諱儀，字公著，别號虚息。其先鎮江丹徒人。曾祖福，洪武初，徙實京師，始占上元籍。祖惟善，父元昭，皆有隱德。君自幼穎敏，彊學善記。弱冠從故方伯吴秋堂受《易》，爲門下多士稱首。弘治壬子，以應天學生領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江西之新昌、山東之冠，同知四川成都府。中遭家艱者再，居官前後不能以十載，而皆有名。初至新昌，值寇賊群行，即躬練兵民爲備。民驚徙者，皆招使復業。聲張實副，卒能上下相保。寘横民盧希淵於法，及其諸子，境内震服。臨江王、張二姓格鬭，王殺張一子，懼罪，乃殺丐者三人，稱爲己子，以誣張。累訊不得其情，後乃屬君。君問

死者皆有婦邪，各以婦氏對。徐檢視黄册，驗諸死者及婦名氏，張具有之，王一無有也。於是刑王婦，婦即吐實曰：受顧來爾。事乃白。冠俗，死者多從火化。君求不食之地爲漏澤園，以與民葬埋，俗由是變。勸學禮士，補助貧乏，士民皆歸心焉。其爲同知，嘗攝守重慶。時劇賊某者，率其黨蔽江而下，人情洶洶。君百方備禦，江兩岸皆置疑兵，旗幟鮮明，金鼓之聲相屬。盜相顧叵測，竟潛遁。天全六番二招討，以茶利相讎殺，往來道阻。播州當嗣宣慰者，與其庶兄不相能，日尋干戈，駭動四隣。監司皆檄君廉問。至則一引大義責之，且婉爲開導，遂皆感悟，頓首謝不韙，願受約束。還報監司，皆迎勞以禮。然君素羸弱，頻涉危險，勞瘁甚，病且作，遂以致仕請，堅請而後得之。

家居清約，無異寒士。而綜理詳密，雅好吟咏。有《虛息稿》若干卷，藏于家。配王氏。子男四：長鰲，先卒；次即鱟，次鱗，習舉子業；次魴。女三，長適王知州子儒，次適倪主事子霆，次適張布政子志。孫男二：祖夢、祖繩。女二。君於義利，能知所取舍。既終母喪，父又疾篤。兄子求分異，即請悉以家産與之。播州贈累千金，見即辭去。此皆有足稱者。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里某山之原。銘曰：

學優乃仕，光于累試。爲柔爲剛，應變不常。宜仕而止，式全其美。居逸而勤，以詒厥孫。其存孔厚，而嗇於壽。没也不亡，眎此銘章。

義官蕭公墓誌銘

公諱珹，字景卿，别號退逸，姓蕭氏。其先自瀘源轉徙社坪，再遷今泰和城西之茹園，凡若干世矣。曾祖仲齡，祖貫之，父元獻。貫之爲溧水知縣，有能名。其世父伯齡，以進士卒官寧波同知。伯兄薦之，亦以進士知高要而卒。仲兄引之，以子少司空彝貴，封左通政。蓋百十年間，領科名登仕版者相踵，家門之盛，鄉邑推之。

公生而資稟端厚。初就外傅，日記數十百言。長益深造，大爲少司空所器許。甫弱冠，遂喪其父。俄又喪其伯父、大父。母垂老，諸弟多未成人，而公私百務日滋出，公於送死事生，養老慈幼，應門幹蠱，一切盡心力爲之。且惓惓督諸弟于學，俾無忝厥世。處宗鄙以和以度，未嘗有疾言傲色。見先生長者，爲禮必恭。其交接之周，雖童孺亦無所忽。諸父仕既顯，聲勢烜赫。公當其時，方精爲諸子擇師，程督之嚴，無間晨夕。稍暇，則課僮奴，力耕稼，外此無他慕者。雅好賓客，客至，爲具必腆。家有餘積，往往推以及人。弘治中，嘗入粟助公家賑饑，例錫冠帶。公儀觀瑰瑋，設施優裕。既拜錫，鄉人僉以克稱其服，爲公榮之。比及晚年，顧諸子若孫，職業之修皆可觀，因以「退逸」自號，其志亦可見矣。正德己卯二月二十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正統己巳六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一。

配曾氏，多内助。子男四：序、廩、廉、廣。廩、廣，嘗例授淮府典膳。孫男十一：仁、傑、儼、仰、侃、修、偕、仲、倫、侹、

僅。仁、儼，俱邑庠生。女三，其壻贛庠生曾應鳳，西原羅光鳳，余次子邑庠生珝。曾孫男五：朝鳳、朝賓、朝用、朝魁、朝宗。女三。諸孤卜以卒之年十月辛未，葬公雲亭鄉下梘之原。先期奉平樂貳守段先生所述事狀，來以墓銘見屬。余於公伯子，舊有斯文契，晚獲與其季連姻，因以知公之平生。頃余還任南都，公攜酒殽，追送十餘里，盡懽而別。其時方盛暑，而公俯仰酬酢，竟別無倦容，且飲啗皆勝，孰意其遽止此也。然其始終之際如此，可不謂之福人已乎！是宜銘。銘曰：

世累簪纓，於赫家聲。舍醇以生，昌辰是丁。不競不傳，識慮惟精。以篤于成，以永其盈。曾不百齡，大命俄傾。地有留耕，允穆鄉評。蘭玉交榮，身後之禎。尚覩茲塋，俾表峥嶸。

旌義冠帶介軒劉君墓誌銘

君諱述倫，介軒其號，姓劉氏。嘗奉入粟，例受冠帶之旌。先世本汴人，宋之季有功甫者，來丞萬安，因留家邑城之西。其後裔日蕃，且多才傑，入國朝尤盛。仕而名位有聞于天下者，若故刑部尚書克平，湖廣左布政使述憲，河南左布政使咸卓，今南京都御史咸栗，父子兄弟，踵相繼也。隱而名號有稱于鄉邑者，則君其一人焉。君曾祖正年，祖德英，父廣宣。正年仕元爲瑞金丞，與贈刑書昭年公爲再從兄弟，皆功甫之曾孫也。

君生五歲而孤，有兄述彝，僅十歲。母孺人鄒氏，年甫三十，守志不貳，以撫二子。其伯姒周，亦早寡，有子述傳，相與同

志同居。後十餘年，而述彝又卒，家事日就衰落。君夙夜圖惟自振，罔敢懈，督視耕作，生殖貨財，爲之皆有方。積累久之，益恢于舊貫。乃與述傳協謀，作堂以事二母。堂成，其伯父浦城教諭有臨以「雙節」名之，廣東布政使周公鐸爲之記。一時人士得於見聞者，皆相與稱頌二母之志有成，而二子者爲能無負也。有司察知其實，將奏請旌門之典。鄒孺人俄以疾卒，例不得與，獨周被旌。君既早孤，事孺人尤謹。孺人性嚴急，每婉曲承順，務得其歡心。及謀葬孺人，既得善地，因奉移其先君之柩來合。其謹於送終，又如此。顧以旌典弗逮，每一念及，輒慊慊不自釋云。

君性剛直而厚於倫紀，言動詳審，取予分明。族有公使錢，籍在祠堂，君計所儲，未足以周於用，請得而蕃息之。比其入也倍焉，族老長良喜，命子弟勞之以禮。君再三辭謝曰：「此分內事爾，何勞爲？」衆益賢之。房孫鑾卿，嘗舉家病疫，死亡相枕，親戚無敢入其門者。君亟以鑾卿歸，祝家人善視之。審其藥食，而時時進之，旬日疾良愈。留不即遣，旦夕撫教與諸子均，踰年乃聽其歸立門户。鄉人有曾華山者，典司縣庫，嘗寓食君所，食畢，忘所挾官錢而去，君見而收之。有頃，號而來曰：「食客多矣，將誰詰？身家之禍，今至矣。」君迎謂之曰：「無患，輟而泣，吾以歸汝。」出其原封授之。華山驚喜，泣拜曰：「公活我！公活我！」遠近傳聞，益用高君之義，曰：「斯其所以爲介乎！」平生與物無争，非公事未嘗涉迹公府。諸子皆教之學，其季尤穎敏，則遺充邑庠生，學行之端，信於朋友。

君享年六十有七，正德丙子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正寢。臨終精明不亂，諸子環侍，囑以孝友勤儉，無忝我。又顧其季子若婦言曰：「汝尚無子，宜審爲圖。」言畢，命取酒，正坐三釂，恬然而逝。配蕭氏，出同邑南門舊族，賢明善内助。子男四：斐、彦、能、宏。宏，余子壻也。斐早卒。女一，適泰和庠生曾用。孫男四：軫卿，畿卿，克卿，亢卿。女二。君卒後數月，宏以母命來南京，拜余請葬銘。問其期，知未卜也。余因與論古禮及鄉俗之弊，曰：「茲事何可緩！汝歸與諸兄其速圖之，銘吾宜爲，審日月有期，不汝誤也。」及是，乃來告曰：將以庚辰之歲某月某日，葬先君於邑東田心里塘下山之原。石已具，敢請。乃按宏自爲狀，及求得其族譜，詳考其世次，爲之論著如右而銘之。銘曰：

遐思以忞，忞式亨厥。屯無曰亨，只孝之篤。義之遵慈，弘于教以。垂永世之仁，其蕃其大，其有弗洵。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前建寧推官孫公墓誌銘

公諱序，字尚禮，姓孫氏。其先濠梁人，六世祖仁，從高皇帝起兵，始家于滁。其長子聚充，有武功，世官正千户。次子慶，是爲公高祖。慶生會，會生和，皆以善人長者稱。和生允恭，卒官贛州教授。教授生公。公有子七人，其第三子存，登進士第，今爲贛州知府。比三世以文學顯，於是孫氏蔚爲滁之名宗。

教授公經術通明，由鄉舉歷教嘉魚、

贛州兩學，諸生多所成就。如都御史李公田，御史孔公儒，尚書董公越，其表表者。公早承家學，成化癸卯，繼舉于鄉，六上春官不第。弘治辛酉，始擢建寧府推官。至官，創作理刑廳，日勤事事，獄無小大，務厎於平，而亦無久淹者。建俗貫服毒草，以死誣人。公得其情，率反坐其謀主，俗以衰息。有殺人而泯其迹者，吏不能得，至枉坐平人。當道檄公與温州郡官雜治之。公默禱於神，得異夢焉，旦閲諸囚，有張烏眼者，後其衆以伏。公命前之，曰：「殺人者，汝也。」其人惶駭具服，出其殺人之具于河，而枉者遂白。閩浙間相與驚異，以爲神。白水洞盗起，官軍往擊之，屬公督餉。餉道多灘險，苦難繼，公令以苧布爲囊囊其米，遇險輒負以之夷。竟事平，餉以無乏。他如督逋賦，輯礦徒，皆有成勞可紀。然性素剛直，時爲守者，所爲多不法，公常顯諫陰諷，冀其能改，乃竟爲所中傷，罷而歸。

歸則益留心於教子，動以義方，不徒文藝。存初仕爲禮部儀制司主事，三載考最，獲封公以其官階，所得命詞甚寵。公每寓書京邸，必勉其盡職；且令兼習刑名，曰：「此用世所須，民命所關也。」晚得雙泉於醉翁亭西，乃作亭泉上，品其風物，釐爲八景，因自號「雙泉居士」。又營壽藏於城北之龍蟠岡，名曰安樂窩。時時攜客往遊，登臨觴詠，樂之不厭也。存既領郡，持吴白樓先生文，歸以壽公。賓筵無虚日。已而從公游於窩上。公飲酒甚歡，因諭之曰：「汝觀我，我壽殊未艾也。而有君命，何可久泥於私！」翼日遂親送之登舟，而誨勵加切。州舉鄉飲，欲得公爲大賓。以

公前此屢辭，乃具輿從，踵門固請，公時年已八十，至則進止拜興，皆中節度，邦人士益高仰之。無何，喪其長子，因感傷致疾。醫療踰月，竟不起，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也，其生正統乙丑十一月二十九日。原配李氏，伊府長史傑之女，贈安人。繼黎氏，滁州衛指揮全之女，封安人。七子者，長孝，益府典膳；次孜，義官；次則知府存；次季；次孟，州學生；次厚；次孚。女四人，長適吴知府璋之子鶴，次夭，次適舉人李德霖，次適郭奉祀之子原孝。孜及吴氏女，李出。孟、厚，及李氏女，黎出。存、季，及郭氏女，少室竇娍李出。孚，馬出。孫男九：宗之、守之、憲之、密之、寅之、實之、賓之、宜之、官之。女五，長適鄒金，餘在室。曾孫男一：世美。

存聞訃哀毁。先以書來，致其寮伍貳守佐所爲狀，道其乞銘之意，而匍匐隨之。初，余偕計道滁，獲與公晤，遂辱交焉，于今三十餘年矣。存仕學兼優，顯揚斯在。顧自以爲子職多曠，幸得銘以葬，庶以少逭其罪慝云者。余讀其書，聽其言，悲其志，而慨公之不作也，銘其忍辭？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地則安樂窩是已。銘曰：

侃侃孫公，亶惟自信。有懾其嚴，有祗其正。彼哉何物，我嫉我仇。豈無泉石，畢我優游。抱弗盡施，施弘于子。寵命煌煌，其來未已。公歸奚適，安樂之窩。堅珉有刻，終古不磨。

南京刑部郎中周德孚墓誌銘

正德丁卯冬，德孚以甲子舉人來南雍卒業。余時方爲司業，一見偉之，進而與

之言，知其所蘊有過人者，輒以遠大相勵。明年春，德孚遂中二甲進士，擢知邳州。其爲政有條，甚得民和。俄劇賊劉六等，跳梁四出。德孚亟料丁壯，增埤浚隍，具器械，積芻粟，爲備一旦。賊果驟至，即躬率士卒，登城抗禦。晝夜巡督，不暫休。衆感其誠，益相與用命。賊連失利，遂解去，城卒完。民小大驩呼曰：「周侯實再生我。」相與立生祠祀之。余時卧病淮陰，淮人多爲余道其事，莫不壯其節也。壬申冬，德孚進南京刑部員外郎，蒞山東司。其治獄，善求情，嚴而不刻，長貳亟加獎予。同官有不合者，嘗挾私誣奏以事，久之事竟白。時理其事者，頗持深文，使德孚毫髮可疑，當不但已。余方佐南銓，知之特詳。丁丑秋，余奉表入賀聖壽，德孚以考績，聯舟北行。旦夕晤語益款。戊寅，陞司郎中。❶其冬，丁繼母柴氏憂，解官南歸。踰年又哭其父，以哀毁致疾，醫藥罔效，後其父之卒七閲月，竟不起，庚辰三月二十三日也。余時移疾家居，聞訃大驚，爲之嗟悼累日。豈意德孚遂止此邪？蓋得年四十有五而已。

德孚天性孝友。母早卒，事兩繼母皆無少違忤。有弟三人，出繼母李，俱幼而失恃。柴繼至，遇之殊少恩。德孚恒惻于心，撫視周至。服食寢處，以至從師受室，百需一切，以身任之。父嘗貸重貲，挾以出遊。既乃垂橐而返，即竭力以償所貸。生事日窘，養大父及父母，未嘗有失節。家庭之内，讒譖或行，諸弟往往被譴。德孚輒起敬起孝，婉辭柔色，委曲開譬，必致感悟而後已。論者尤以爲難。平居端重

❶「司」，四庫本無。

有威，言不妄發。自奉約而豐于賓友。待宗族鄉黨，各當其分。一飯之德，終身不忘。處官處家，條理皆極精密，其可稱者，亦多矣。惜哉！

周世居泰和羅江里，遠有端緒。德孚，字也，諱尚化。曾祖諱崇高，祖諱希茂，皆不仕。父諱廷，從封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李氏，贈宜人。配同邑路邊蕭氏，封宜人，柔順貞則。男子三人：循典、循法、循理。理，邑庠生。男孫幾人。德孚貴而能貧，其卒也，至無以庇其妻子，蓋久而不克葬。諸子經營累年，始謀以嘉靖乙酉某月某日，奉葬某里某山之原。豫來拜余，請書其墓中之石。余於德孚有不能忘情者，乃據平昔所知，參以其友郭正學所述事狀，爲之誌且銘之。銘曰：

有質如山，有文如泉，有政惟蠲。企高鑽堅，行義昭宣，世所稱賢，而不永年。嗚呼，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上舍生郭君廷祥合葬墓誌銘

君諱麟，字廷祥，別號介軒，姓郭氏。其先自吉水白沙，徙贛之烏溪，十二傳至朝玉甫，自烏溪徙信豐龍洲，君高祖也。曾祖諱子恭，祖諱彥英，以輸粟被徵爲義民。又徙安遠之陽寨。考諱紹經，母堯氏。君自幼穎敏，選充信豐邑庠生，從明師受《尚書》。長而學識益進，提學試入優等，俾膳於廩人，屢試秋闈不利。貢禮部，卒業南雍。無何，喟然嘆曰：「吾親既不逮養，吾何爲於此？」遂謝病歸。家居二十餘年，介然自守。邑大夫皆高其行，每鄉飲，恒以賓介處之。名聞於少參俞公，會

舉雙橋之役，訪以兵事，所言多見采納。維時陽寨亦多警，乃移家信豐之水東。聲實蔚充，水東稱巨擘矣。正德壬申十一月十一日，以疾卒。其生正統乙丑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

君天性孝友。初遊邑庠，去親舍稍遠，晨夕自講堂退，輒南望欷歔；得一佳味，即馳獻其親，度未嘗，不敢輒食。二親没，居喪如禮，遇諱日必齋宿，將事以爲常。兄弟七人，其四異出，相與雍睦無間。而事其伯兄惟謹，待兄弟之子皆有恩。有遭誣在理者，罪且不測，亟捐百金以營救之，事卒解。待親友情極款曲，而言論侃侃，不苟爲同，尤喜奬掖後進。持身嚴整，衣履雖敝，不甚垢，飲酒至微醺即止。厭俗尚奢靡，一以儉約矯之。教行閨門，出入以度，無敢求服美者。食指雖衆，每時其寒饑而温飽之。緇黄之流，庭無一跡。其租入歲贏萬斛，里中貧乏，賴之以濟者不可勝數，所焚逋券，前後以數百計，人多德之。有士人持券投君，求濟其父喪。君畫然，輒遺之數金而歸其券。優遇庄客，果不給，即貸其租，惰者必撻以示儆。由是人人思奮，多有成富家者矣。配胡氏，出安遠名族時濬翁之女。孝敬温柔，宜于上下。性勤甚，杼柚無虚日。凡事一惟君命，而彌縫之力爲多。以正統壬戌十月望日生，卒正德甲戌二月既望，享年七十有三。子男一：守謨。女一，適瓊州王太守從子巽。孫男五：鐸、鑰、鏐、鈇、鍜。鐸、鑰、鈇，俱安遠學廩膳生，鏐、鍜，俱信豐附學生。曾孫男五：曰昌、曰宣、曰乾、曰贊、曰習。女五。守謨及王氏女鏐孫、鍜孫皆後君卒。家仍多故，君之葬是以緩也。始

君特奇愛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藹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向卜是冬十二月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之余弟稔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以所聞，叙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兹内相，媲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有衍其流，莫深匪泉。寨前之阜，厥壤燥堅。雙璧偕藏，我銘是鐫。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栢菴張公之配，封淑人羅氏，年七十有八，以疾卒正德癸酉六月四日。其子鑌將請命于朝，合葬公墓。先期屬其再從兄宿遷司訓鑰爲狀，拜授使者來南都，徵余銘。欽順早辱公知，既乃通好，於淑人德善得於耳目者，非一日矣。惟不文是愧，銘其敢辭？

張、羅皆泰和西郭故家，門閥屹相望。淑人爲薊州同知孟旭之女。夙閑姆教，動止有常則，年十八歸公。時公父贈光禄卿華軒先生，母贈淑人吴氏，俱在堂，淑人承事惟謹，旲愛之愈於諸婦。公自家居績學，至取科第，歷官兩京，榮名宦業，爲世所仰。警戒相成之益，淑人寔多有之。嘗

從公呂梁，直歲凶，飢民載道，公悉力賑濟。淑人則親烹糜于内，日出以食旁近飢者，累百千人，其用心如此。後公以内艱服闋起，淑人即留主家政。園田邸第，歲有增加。人謂公官久宜然，而不知淑人自奉甚薄，凡事可省即省。於中外賢子弟，待之尤厚，間有失怙恃者，鞠之長而授之室，故莫不爲之盡心。遇臧獲有恩，而指使必當，故莫不爲之盡力。用能以其家大，非偶然也。及再從公京師，每時節朝賀，三宫有所賜予，歸必具香案，載拜而奉藏之。已而公以疾終，諸子姪皆不在侍。淑人治喪一如禮，既請得䘏典，又得葬銘於名公，遂扶柩以歸葬焉。年益高，治家益不倦。出入以度，内外斬斬。比疾革，遺言「毋以金帛殮我葬，毋隨薄俗妄費」。其善教諸孫，務厎于成。言訖更衣正坐而逝。

子男二，長鑌，早卒，無子。其妻蕭氏寡居十餘年，而終以節稱。次即鎮，用公廕補國子生。久當得官，以淑人老，不忍去左右。其妻羅氏，故國子祭酒冰玉先生之女，賢孝宜其家。女一，適象山知縣蕭異。孫男五，循、律、衛、術、衍。女二，長歸余次子玥。次許嫁王翥。淑人德容莊肅，言簡而善盡事理。尤知所取予，陰德亦多。初被敕命封安人，後進宜人，以至今封，又兩被誥命，尊榮康豫，壽考令終，其福可謂備矣。是宜銘。銘曰：

從夫而貴，豈曰無人。勤家以大，或匪思存。彼昧弗思，其祥可考。睠此賢明，子孫是保。惟勤惟儉，惟德之光。惟柔惟順，而動也剛。恩命屢申，號登三品。在笥之珍，亦有宫錦。生涯奄盡，五福斯

成。載塵卹典，合葬惟寧。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太恭人李氏諱淑賢，出蛟川儒家，爲安福令恭之子，歸鄞之楊，爲安福司訓贈刑部主事南里公之婦，山東提學憲副菘畦先生之妻，今南京儀制郎中叔通之母。先以菘畦初仕，最，封安人；後以叔通初仕，遇國慶覃恩，加封太恭人。正德壬申，叔通因考績過家，得躬捧命書，展讀成禮。踰年以疾卒，癸酉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七。

太恭人生而貞静，其父尤所鍾愛。爲審相攸，一日，與司訓會學宮，見菘畦，大加稱賞，遂字焉。及期來歸，時祖舅靖菴壽官，祖姑張，方以勤儉治家，禮法甚嚴。其姑封太安人陳，實繼贈安人金，金慧而賢，陳頗重滯，弗當祖舅姑意。太恭人委曲承事，務求得其懽心。凡縫紉污涴，飲食賓祀百需，一以身任之。動皆整辦，陳由是得安其所。終陳之世，執婦禮無怠，媢族莫不賢之。菘畦雅志功名，太恭人内助有方，不使家事分其心。文學益大進，遂發解淛省，魁禮闈，累官至副外臺，宦業焯著。諸子始知學，太恭人即嚴督之，期必紹芳祖父。由是叔通亦魁鄉舉，第進士，以至今官。其處娣姒諸姑間，和易寡言，御群下不嚴而肅。平居尤謹婦戒，非至親無得見者。崇尚儉素，絶不信浮屠言。執祖舅姑及姑喪，皆盡哀。及菘畦卒于官，痛毁幾絶。叔通適來省，亟令扶柩以歸。藩臬諸公，以菘畦守官廉，諭所屬哀得千金爲賻。叔通義不受，具以白太恭

人。太恭人曰：「兒言是也。汝父固以清白遺汝兄弟，吾何取於此邪！」竟辭之。子男二人：長叔達，以輸粟拜承事郎，娶張氏，福清丞張君之女；次即叔通，學行爲士林所重，娶張氏開令鏞之女。女三人，長適確山令吴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郡庠生盧俸。孫男三人：充耘、充耔，皆習舉子業，充耕尚幼。女一人，適郡庠生王楷。

叔通聞訃將奔歸，謀葬于其兄，謂銘當首圖，以余雅相知厚，乃手述事狀，介其僚友夏惇夫、劉士鳳來請。誼有不容辭者，遂按狀序而銘之。狀無一語及辭金，然士夫習傳其事，菘畦雖没，而道益行於妻子，其可不書？書之豈徒昭示其後人，且將以愧夫世之貪冒無恥者。太恭人之葬，當合菘畦之兆，在其邑桃源鄉白馬塘，窆以明年十月十七日。銘曰：

宣尼贊易，坤以順承。有齊女士，❶不習而能。輔成君子，龍變雲蒸。惟坤主利，而以義勝。義方之教，亦既有徵。休命申錫，奚啻百朋。其終也令，惟德之恒。堂封永合，來拜繩繩。

太安人劉氏墓誌銘

太安人劉氏，爲封南京刑部主事蕭君廷美之配，郎中世賢之母也。正德庚午，遇國慶覃恩，敕封今號。乙亥閏四月十四日，卒于南京官舍。其生景泰癸酉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郎中將奉柩歸葬于鄉，以其同官周德孚所述行狀，來拜余乞銘。余家與蕭、劉皆有連，郎中於余相往還尤密，誼有不容辭云。

❶「女士」，四庫本作「士女」。

按狀，安人諱錦娘，出吾邑西平士族。祖諱某，父諱某。安人生長富家，既歸封君，朝夕承事，乃若素嘗艱苦者。事舅姑惟謹，遇有疾，湯藥必循用節度。及其卒也，佐封君治喪，哀且慎，鄉人以孝稱之。初，其舅筠軒翁尚義輕財，晚年家無餘蓄，封君遂客遊江淮以取給，已而占籍桐城，家事一付之安人。安人悉力經紀，公私酬應，斟酌適宜，殊不見窘束之態。尤盡心教子，延明師購書史，具膏燭，至脱簪珥以給其費，而時時督勵之。郎中學垂成，乃遣就封君於桐城，益加磋磨。俄以庠生中應天鄉試第七，連登進士第，擢累今官。士夫皆知其有父母之教也。安人性勤儉，慈恕而明達。祁寒暑雨，不廢女工。郎中屢迎養官中，衣食之奉，隨時稍加，安人輒不懌，曰：「汝今守官清慎，吾自樂矣，安用勉强爲此乎？」訓諸婦多温言，而規範甚整。臧獲有過，亦誨諭從容。賙恤族姻，惟力所及。遇外侮，能傳片言折之。婚媾間有武斷鄉曲者，歲時謁見，皆拒而弗納。其族父雲表，一時之高士，嘗稱諸里族，以安人爲有女中男子之風云。

子男三：長即郎中世賢，文學治才，士林推重；次世瑞，次世立。女二，長適萬安曾藻，次幼在室。世立與在室女，皆庶出也。孫男三：午、介、聿。女七，俱幼。前卒三日，世瑞自桐城來省，安人良喜，御酒食，談笑至夜。明旦郎中省問，如平時，乃入部。俄報安人驟得風眩疾，倉皇馳歸，聚醫滿堂，皆束手無措，凡三日而逝。嗚呼，其命也夫！葬以○○年○月○○日，墓在○○里○○山之原。銘曰：

君子生生，于千里外。内事之修，非

賢曷賴。賓禮先覺，以爲子師。教成于内，名乃外馳。爰登甲科，官資屢進。禄養恩封，式鴻厥慶。迪勤訓儉，終始不渝。承以守官，清譽孔都。何德之豐，而壽之嗇。没也不亡，眎兹銘刻。

太夫人孔氏墓誌銘

太夫人孔氏，系出闕里，宣聖五十八世孫，故湖廣左方伯安菴劉公之繼室也。祖諱○，父諱練伯。闕里支派實繁，惟練伯公一門，姻婭爲盛。其女之壻，多名卿賢大夫，而弘泰、弘緒二衍聖公，又皆其甥之所出，大抵皆德選也。劉世爲萬安宦族。公父官至大司寇，受知英廟，有重名。而公克世其業以顯。方爲御史，喪其配歐陽氏，聞太夫人之賢，以禮聘焉。既歸公，執婦道惟謹。後公遷副閩憲，擢長湖憲，進左右方伯，太夫人隨宦南北，實多内助。公得以盡心所職，宦業日熙。姑康夫人，耄壽家居，間從公歸省，朝夕上食，恭甚。康夫人卒，贊公襄事，無違禮。待諸子女，恩意惟均。所生二男子，二女子，公卒時俱未成立。既而婚嫁皆以時舉。其生事爲之經理尤悉，家亦裕如。貌莊性嚴，人莫敢犯。然施諸姻族，疏數隆殺必有恒。儀度泰然，迥出儕類，望而知其爲貴也。

初以公貴，封孺人；後以子貴，進封太夫人。晚年處人更和，而治生之勤，終始如一，忘其身之老云。子男四：長玉，累官刑部左侍郎，以議獄忤旨閑住；次奎，先卒；次璧，又次璜，以貢需次銓曹。女四，歐陽宗之、彭穰、黎恩、張玉，其壻也。孫

男九：思、憲、念、慤、愈、愆、恕、憙、忠。[1]曾孫男五，俱幼。侍郎本公季弟之子。公初未有嗣，以屬歐陽夫人子之，其事太夫人有順無違。居閒累年，與諸弟日隆色養，愉愉左右。太夫人心志益樂，壽益高，體益康。蓋享年八十而卒，嘉靖辛卯三月二十六日也，其生景泰壬申十月十一日。侍郎初葬公于其邑松陽之原，奉歐陽夫人袝于左，以是歲十一月初十日，奉太夫人袝于右。先期具事狀，緘書授其子憲，俾來謁銘。欽順與侍郎相知深且有連，誼有不容辭者。謹次其事，而系之銘曰：

肅肅矜鞶，來自闕里。從夫而貴，復以其子。體柔用剛，式弘内理。龍章載錫，先昭厥美。松陽之原，墓木拱矣。葬于斯合，其永寧只！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贈淑人范氏，爲贈右副都御史菊軒姚公之配，今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鏌之祖母也。没後五十年，爲嘉靖壬午，以宫保貴，遇國慶覃恩，爰贈淑人。初，淑人葬時，嘗識其存没大概，納諸壙中，而德善之詳，未有述也。宫保恒夙夕慊慊，惟弗傳之是懼。及是以提督兩廣軍務，功成得謝，乘傳東歸，乃辱顧欽順于山中，猥以墓文見屬。顧淺薄無能爲役，然交深而誼重，其曷辭！

按狀，姚、范皆世家慈谿。宋知越州范公信，淑人所自出也。父積翁，母陳氏。淑人自有知，即涵濡内教，動止有常度。

[1]「忠」，原空缺，今據四庫本補。

嘗讀小學諸書，於姆訓甚閑。及歸菊軒公，尤善内助。會公尊人雲隱先生，以詿誤謫戍遠方，群從子姪六七人，皆孱弱無依，至不能具饘粥。菊軒顧而心惻，以屬諸淑人。淑人曰：「是當無負於公！」乃收恤提攜，衣之食之，時其缺遺而補益之，恩勤備至。及長，復選求名家女，以完其室家，由是皆厎成立。生事日廣，門户復大振，蓋同居而食者，垂六十年。後乃異爨，然恩愛綢繆無間也，人以爲有鄭氏義門之風。淑人初無所育，久之始得一女。乃言於菊軒公曰：「吾聞物有螽斯者，善群處，故多子孫。公無芥蔕我，宜速爲百世圖可也。」菊軒善其言，乃納少房徐氏，遂得二子。淑人旦夕引以自隨，恩猶己出。及其從師受業，時脱簪珥以爲之助焉。自宫保初生，即大奇之。嘗寘諸膝，指以語人曰：「大吾姚氏者，必此孫也。」若是者蓋累累言之，宫保亦耳熟焉。恒語所知，不知當時所見云何，何其異也！以舅姑皆没於戍所，遇忌日，必蔬食者三日。躬設奠，哭泣盡哀。客有來賀生辰者，輒峻却之曰：「吾舅姑安在，吾敢當此禮？」終其身不受。鄉人皆稱淑人之孝，可以爲法矣。平居容必整，服必潔，几席非洒掃弗即。婢使見之，皆肅然不敢有涕唾聲。月旦望坐堂上，子婦以次進見。咸卑卑惟謹，環侍左右，拱聽告戒。命之退則退，亦無敢爲嬉笑者。其嚴正又如此。子男二：長坰，浙江壬午舉人，建昌府學訓導；次墅，宫保父也，倜儻有風概，所贈官與菊軒公同。女二，長適士人孫琳，次適錢琴。孫氏女，淑人出也。孫男四：長鎡，例授承事郎；次鋘，次即宫保，次鎮。曾孫男十：長

潮；次泮，邑庠生；次涣；次淶，癸未進士第一人，翰林院修撰；次漶，乙酉舉人；次汲，國子生；次淦，次湞，次滚，次瀫。女一，適南京刑部郎中王鎔。

嗚呼！和氣致祥，寔惟常理。以今觀乎姚氏，宫保振其烈，翰撰繼其芳，文學才猷，志行之美，功名之盛，蓋天下莫不仰之。其爲祥也大矣！繼今而出者，又未可量也。然推原所自，謂非淑人螽斯一念中來邪？夫德類螽斯，和之至也。其所禀者厚矣，宜其他行，皆非尋常女婦所及。宫保所以服膺無失，至于皓首而不忘表章之者，親親賢賢，其道固如是也。淑人生以永樂甲申，卒以成化癸巳，葬以乙未。墓在其邑飛鳧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百世之祥，一念以開。萬夫之傑，得于嬰孩。窺觀者邇，胡見之卓哉。亦有群孱，君子所哀。或均以慈，家用咸恢。湛恩流潤，深入泉臺。銘於斯刻，匪竟其來。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五

行述一首 墓銘六首

先吏部府君行述

羅氏系出豫章。初祖諱詢，宋紹興間來主泰和簿，因家邑城東北，即今缺城。三傳至伯玉府君，諱子圭，舉嘉定解試。伯玉二子，曰涇甫，則族祖庶吉士仲深府君之高祖也；曰和甫，生叔大號、大觀，始徙邑南鄉上模里之西岡。大觀生君質，君質生元亨，元亨是生先高祖諱以直，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配郭氏，繼劉氏。先曾祖諱寧，字存謙，邑學生，芳洲陳先生高弟，未試而卒，配曾氏。

先祖諱鐸，景泰庚午鄉試中式，授黟縣學訓導，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配王氏，贈淑人。生三子二女，長子即家君。自幼穎敏，有志操。隨任黟庠，潛心問學，未嘗出户庭。先祖嘗以陰山木風之，暫遊即反。丙子還鄉應試，三場畢即赴黟，不幸先祖前數日得疾棄世。遂奉先祖母，扶柩歸葬。己卯舉于鄉，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急於禄養，拜青田學諭。便歸，爲叔父受室，畀以家政。奉先祖母，挈季父少姑以行，時年甫廿四，毅然以師道自任。青田科目久乏，士亦鮮有志者。乃擇可進者加勵之，謹條範，公勸懲，日坐堂上，親爲講授。夜間至齋房，稽其勤惰，且有茶果粥餌之餽。士争感奮，文風一變。陳暕、王庭，相繼中選。倡修廟學，饌堂，事見潘太守琴所作記。己丑秩滿，辛

卯，擢安慶教授，先祖母仍就養焉。其爲教一如青田。𥱶星門蔀于藥局，力白于太守，且率諸生撤去藥局，以位𥱶星。及移學門於𥱶星之右，求羅一峰先生記之。學宇頹敝，輒割俸修葺，視如家事，不屑屑煩有司。初，廨舍有妖，頗著影響，屹不爲動，久之遂熄。庠生吴本清母喪廬墓，縣不爲申，徑取諸生呈轉達當道，得蒙旌表。丁酉秋闈，閩浙交聘。往考閩試，得人爲盛。若司寇林公待用、春官鄭公仲璧輩，凡若干人。是年先祖母壽滿六袠，事既竣，還至中道，遂迎以歸，會婣族稱觴爲樂。庚子秩滿，諸生得雋者，柯忠、劉溥、王鸞、方向、戴恩，亦前此所未有也。辛丑，上吏部考，居最，力辭有司之選。壬寅，進南京國子學正，尋聞先祖母訃，奔歸治喪。乙巳，復前職。戊申考績，受勑進階，登仕郎。乙卯秩滿，先時已有歸志，因不肖欽順初入翰林，先夫人勸往一視，乃北上。六月，轉國子助教，仍加俸一級。冬聞先夫人訃，遂上疏乞休，時年僅六十。己未，受勑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庚午，受誥進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庚辰，加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是冬，感寒疾，尋愈。逾年，患疽，久之亦瘳。癸未四月，偶痰氣壅滯，至十九日巳時，竟不起。生正統丁巳四月一日戌時，享年八十有七。

家君爲人孝友勤儉，嚴毅方正，重義輕利。壯老一心，養先祖母二十餘年，曲致承順，居喪葬祭盡禮。痛先祖不逮養，移其孝於伯叔祖。先後迎至宦邸，極愛敬焉。兩叔兩姑，婚嫁以時，先祖母視成而已。撫教季父學成，早世，念之終身。先

業惟叔父所取，仍作樓以居之。既倡群從作，本房廳事及後堂，增祭田以供時祀。致政歸，復作祠堂及聽事，以尊祖合族。先塋所在，一一悉心經理。宗族婣表，待之咸有恩意。施不望其報，有桀驁者，率優容之，終亦自愧服也。兩輯族譜、家乘，皆鋟梓以垂久遠。服食器用，雖貴無所加，然必整潔。夙興夜寐，罔自暇逸。教兩庠，升堂伐鼓，恒在府縣之先。諸生每私計之，九年無一日曠也。以身爲教，不尚言説；一言之出，聽者莫不敬而信之。延及平民，亦恥爲非禮，安慶父老，皆以爲前所未見也。既離任，往來經過，諸生奔走候問如常，咸依依不忍别，有尾行數里，瞻望弗及而後反者。後復白于當道，設主名宦祠，生祀焉。其遇諸生，恩義兩盡。於束修不計其有無，貧者非惟不受，某議婚不能成禮，某室敝無以爲居，某親老而養不繼，某親喪而不能舉，且皆有以給之。略見《安慶志》及李太守璡書。而鄉士夫之賢而貧者，亦間周以義，見劉通府鈺書。然實無厚積，于時惟先祖母肉食而已。敬以事上而不爲諂，非公事不入守令之門。在安慶，見太守止行揖禮，而前後守若陳侯雲鶚、王侯璠、潘侯蕃，皆賢，雅相禮遇，會必坐款，有文事輒以咨之。巡按倡公鍾至舒，見其立迎，曰固當，驟試一論，乃大加嘆賞，曰：「吾巡舒六邑，人皆稱汝行檢，可謂文與行稱矣。」倡明年巡浙，遂有考試官之薦，兩任提學。若憲副劉公釪，御史戴公珊、婁公謙，率優禮焉。戴每揚之於衆。各縣學生有不率教者，輒發詣講下，背書觀禮。婁初至，進武生十數人皆告願入府學。婁問潘守，彼樂羅教授寬邪？潘備

稱之。婁曰：「吾固知其然也。」在南雍，尤爲大司成方石謝公所重。謝歸休，諸生謁文以贈，謝得之，喜曰：「吾初得先生之爲人，今又得此文，惜不久處。」盡閱餘稿。謝後起掌成均，爲作像贊，有「維昔南雍，實爲老成。環視六館，惟先生有聲」之語。

一切世味，泊然無所好，惟酷好觀書。然不喜泛濫，六經、《通鑑綱目》之外，則《文章正宗》、《文選》古體，韓、歐、曾文，李、杜、盛唐詩，及本朝二三大家集而已。夙擅文名，遇人有求，無不樂應。南雍務簡，與同官爲文會，有所指摘，皆自以爲中其病也。後以不肖兄弟迎養，又兩至南都。及錢塘弔古探奇，吟咏尤富。自丙辰謝事後，或家居，或就養，三子實番侍焉，而季侍于家最久。壽朝令旦，必會姻賓宴欵，蓋無歲不樂。自作《慶壽記》，紀其實以示後人。每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政，輒不勝喜。群姦用事，語及恒蹙額長嘆。季有召命，部符且再至，即以大義速其行，曰：「有以事君，吾志樂矣。」年踰大耋，聰明康健，金緋在躬，人詫其榮，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雖後進晚生，必與爲禮。人無遠近親疎，皆知其爲君子長者，而推爲鄉之達尊。未病前二月，先祖神道碑亭初畢工，即從子姪肩輿而往。周覽畢，喜動眉宇，曰：「了吾此念。」節届清明，又欲躬奠祠堂，不肖以筋力難强，諫至再三乃已。屬纊前三日，進茶，猶欲自舉。執虛如請曰「甌熱」，則應曰「我自知之」。執虛如執盈，蓋臨終無一語之亂。將斂，則大風雷雨竟夕，萬瓦如傾。鄉人驚訝，以爲哲人云亡，非細故也。訃聞，賜祭，仍命有司營葬域事。

家君諱用俊，字舜臣，別號栗齋，又號西岡退叟。配先夫人同里曾氏，初贈孺人，再贈恭人，三贈淑人。賢明慈孝，與家君相待如賓，先二十九年卒，家君終老不忘哀焉。子男三，即不肖兄弟。女二，長適楊平，次適蕭欽，蕭氏妹亦先卒。孫男五：琰、珵、琊、瑠、珏。珵、瑠，俱邑庠生；琊，國子生。女五，長適萬安庠生劉宏，次適楊黍，餘尚幼。曾孫男四：倆、倜、儋、份。女一。所著有《芝田》、《皖城》、《南雍》、《寓京》、《歸田》諸稿。《論語》有《類編》。葬卜後二年乙酉正月庚申，墓在邑樟橋里天柱岡之陽，先夫人同兆云。

亡弟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允恕墓誌銘

允恕，余季弟也。諱欽忠，初號敬軒，更號西野。晚樂金魚洲之勝，作惺翁亭其上，士友亦或以惺翁稱之。生成化丙申三月十九日。年二十，預江西舉送，遭母夫人喪，未行。弘治己未，中禮部試，列名第八，廷試第二甲第三人，賜進士出身。三榜皆與仲兄允迪聯名。庚申春，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其秋遂移疾歸。壬戌秋，奉先吏部公赴杭。以允迪在運司迎養，故其冬還朝，改禮部精膳司。正德丙寅，陞署主客員外郎事。明年春，選陞通政使司右參議，三遷至左通政。滿考推恩，封先公如其官，贈先母恭人。壬申冬，請告歸省。癸酉，陞南京太僕卿，會疾作，辭。明年，陞通政使，行未及上，而言者劾其曠職，吏部得旨，將改用之，力引疾求退，竟得請。既而有司以病痊，奏請起用，不報。嘉靖壬午，始復除通政使添注管事，辭，不允。

會遭先公之喪，及再被旨入朝供職，則丁亥春也。

允恕舊有血疾，變爲積塊。供職未幾，疾屢作，頗妨朝夕。遂連奏乞休，上矜念之，特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賜璽書，仰總督南京糧儲。視事僅浹旬，復以通政使召。辭疏亟上，召命加嚴。己丑春，力疾啓行，且再辭。行至邳州，奉冠帶閒住之命，抵家輒就牀褥。疾日益甚，更數醫，竟不可爲矣。前卒數夕，强起，正襟危坐，舉手向余，首屬爲銘，已而從容百十言，皆臣子大節，且言「事君之義，敢有不盡？但自覺光景已促，無可奈何。兄宜爲我表白此心，死無憾矣！」遂語及葬地，顧諸姪，歷示其向背曲折，令善爲之。乃復舉手向余曰：「夜向深，兄宜就寢，弟亦倦矣。明當更盡所言。」然自後恐重傷余懷，時有所付囑，惟授諸子姪而已，語皆精審如平日。初，允恕來告行，余嘗酌之酒。酒半，頗慨敘其平生，謂「異日兄當銘我，有志未就而卒，此言幸勿忘也！」余笑曰：「安有是？」然心竊怪之。及疾甚，余偕允迪往省。其胥輒感異夢，或示余《易》義，有「戊與癸合」之文。卒之日，則八月二十五日戊子也。嗚呼，孰非前定邪！惜未徵其所自覺者何也。享年五十有四。

吾羅氏初祖諱詢，當宋紹興間，自豫章來主泰和簿，遂留家邑城東北隅，今所稱缺城是也。八世祖號大觀，始徙居上模里之西岡。世遠族蕃，居止頗隘。允恕欲還居缺城，未果，乃市地學宫之傍，築室而居之。高祖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曾祖諱寧，從芳洲陳公受書，游邑庠，早卒。祖諱鐸，黟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

郎。考諱用俊，國子助教致仕，累封官與祖同。祖妣王氏，妣曾氏，俱贈淑人。配蕭氏，封恭人。子一：珏。女四，長許嫁曾教諭之子民章，餘皆幼。側室丁氏、王氏、吴氏。珏，王出也。

允恕生質厚重，自幼不凡。年十四五，即有志向上。聞父兄前輩語及聖賢可學，輒踴躍思奮，若不能自已者。舉業外，恒別有用心處。家庭相聚，於學蓋無所不講，若心性、理氣諸説，講之尤詳。始或異同，終其所見皆合。性剛負氣，然於親賢取友，每深自謙抑，惟善是從。一時名士，往往樂與之交，晚於湛甘泉尤善也。爲文工，造語簡潔圓勁，惟意所向，善變而不窮，而必歸宿於理。詩古近體多清婉有餘韻，頗造古作者畛域，方將會萃其稿，以俟知言者擇之。事二親愉色小心，恒若不及。奉養之具，雖微末必躬視之。余與允迪性各有偏，未嘗不婉致其樂也。厚於宗族，嘗別儲粟以周其乏，臨終慮其不繼，復益之千石。屬講求斂散法，以圖經久。居官奉職，綜理精敏，尤善奏對，廷中推爲第一，嘗一充廷試讀卷官。雖久從家食，然於天下事，皆嘗留意，逢時再出，亦將有以自見矣。顧阨於多病，而年復不永，可勝惜哉！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邑東門外金魚洲上。首寅趾申，皆從其治命，並營二窆，虚其右以俟蕭云。嗚呼！余衰鈍不文，然所以銘吾弟者，惟其信而已矣，文不文不計也。嗚呼！銘曰：

生必有知，孰爲之制。近止尋常，遠通百世。知之所逮，皆欲行之。其近其遠，抑有攸司。進非子能，實惟知退。有赫其臨，有嚴其對。斂其精英，還之彼蒼。

隨帝周流，其或不亡。

郭處士配羅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羅氏，先祖考贈侍郎府君之季女也。母王氏，贈淑人。景泰乙亥十月二十六日，孺人生于徽之黟庠官舍，故其諱曰徽娘。踰年而府君卒，後四年，先考封侍郎。府君筮仕得青田教諭，奉王淑人往就養，孺人隨之。成化庚寅，先封君滿考過家，遂歸孺人于同鄉竹溪郭氏，爲處士善仁君之配。孺人性專静，寡言笑，自幼奉母訓惟謹。及爲婦，能竭力以事舅姑。烹飪、調胹、污澣、補綴，率身親之，不以付婢使。姑老而患風痺，左右扶護者十年，未嘗有惰容。事後姑亦能得其歡悦。處士雅克振奮，孺人相之甚有方。治女工常至夜分，大布之衣，非甚弊不易。日積歲累，貲用益饒，用能廣園田，新棟宇，以成處士君之志。春秋薦享，賓客過從，殽甘酒旨，不戒而具。尤篤于教子奉師之禮，每每從厚。待群從子姪，皆有恩。有與處士不相能者，遇事輒相持不置，孺人恒委曲小心，以彌縫其隙，卒歸于和。

孺人體貌清癯，然素少疢疾。中年嘗苦目眩，恪守禁忌，俄而遂愈。晚以勤家之故，乃日就衰憊。一旦，呼諸子語之曰：「死生有命。吾度不能起汝兄弟，其善事汝父，務相與雍睦，勤耕讀以圖光大家門，吾死無憾矣！」翼日遂卒。嘉靖癸未二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子男四：長淳，龍南縣學生，屢試秋闈未遇；次景直，先卒；次景文、景賢。女二，長適平原曾僉憲嗣子紱，次適上模曾國教諸孫庎。

孫男十三，某某。女二。處士卜以是年十月庚申，葬孺人于其里曾家山之原。先期命淳具事狀，來以墓銘見屬。嗚呼！自吾姑謝世，而吾父同氣之親，無復存者矣。永念平生友于之愛，不知涕泗之交集也。未踰兩月，吾父又棄諸孤。積憂薰心，百慮昏塞，尚安能執筆以銘孺人之墓邪！葬事且嚴，處士君竟不余釋，乃勉强叙而銘之。銘曰：

孝敬儉勤，慈惠温良。宜家之本，婦德之常。彼驕彼哲，慈謂非祥。不覩梟鴟，疇辨鸞凰。孺人逝矣，遺馥彌芳。亦有賢子，尚觀顯揚。

亡妹蕭氏婦墓誌銘

亡妹諱考珠，姓羅氏，以成化己丑六月七日，生于浙東青田之官舍。家君時爲其邑教諭，適九載，當考績，故因以「考」名之。稍長，先母曾夫人親教之女事。習之旬月，輒可觀。其工多而用省者，稍解即已。性沈密，寡言笑，而遇事優爲。先夫人每有所指使，動皆如意，以故尤奇愛之。年十五，嫁爲同邑蕭欽時肅妻。時肅先君憲副公與家君同領鄉書，故因而締好。吾妹出入貴富，一以勤儉自將。相時肅治家，斟酌淺深，度量緩急，不動聲氣，而條理斬斬。時肅常曰：「吾家之成，吾妻之力也。」憲副公嘗便道還鄉，良賤聚食累千指，且賓客沓至。吾妹，介婦也，適以次當家，隨分應酬，未嘗有失。恒痛先夫人早世，於家君動静必謹候之。屢獻時物，以助甘旨。既連失數子，即以時贊時肅置妾，久之復無所出。由是恒鬱鬱不自釋，

曰：「如身後何！」余每從容寬譬之，輒應曰「諾」。然未出户，已聞嘆息之聲，竟以此成疾。

卒正德乙亥六月十五日，❶年止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後數月，時肅書來，以葬期告，遂請爲銘。夫其賢而不壽且無子，余所爲甚哀之者也。將爲之計久遠，銘其忍無作乎？吾妹有二女，長適南富王煦，次適清溪楊衮，皆同邑。葬以卒之年〇月〇〇日，墓在千秋鄉江東里〇〇山之原余往時嘗一至其處，爲時肅言可爲陰宅者也。銘曰：

凡人之情，皆願有子。命之方正，有無定矣。妹也賢明，獨蔽於此。我銘其藏，究極終始。後千百年，誰其忍毁。

亡女劉氏婦墓誌銘

嘉靖甲申春，余壻劉宏以女氏之疾來告，亟令人往候之。疾且進，其二弟又迭往候之。五月十〇日，竟不起，年止三十有八。嗚呼痛哉！將以是年〇月〇〇日，葬其邑〇都田心之原。宏來請銘，銘蓋有不忍爲，顧不可無一言以慰吾女於地下，乃追憶其平生，誌而銘之。

吾女以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生，名之曰任潔。稍長其母攜之從余於官所，即能領教戒，嗜女紅，間佐其母治庖饋，已而業復在手。居止有常處，未嘗輒窺外户。於服飾不求華美，雖屢經修補，亦自安之。余心重其賢，爲之相攸屢矣，最後乃有薦

❶「十五」，原空缺，今據四庫本補。

宏者，稱其秀穎好學，受知其邑大夫黄德裕，特進補弟子員，余察之信。女時年十九，遂以歸焉。

劉世居萬安之横街，爲衣纓鉅族。吾女既習聞婦道，承上接下，無所不致其謹，舅姑悦之。居五六年，流賊破其邑，焚其居，宏先已挈家避之江上。適余復起，莅南雍，遂以壻女偕行。館之再期，宏請還修子婦之職，乃辭去。吾女初嫁，資裝殊弗備，及是亦未能有所增益。察其意，無不悦者。宏既抵家，其父介菴君以口衆事煩，析産授諸子。宏方力學圖進取，一切内事皆吾女任之。自此比其卒，十餘年間，凡宏之親師取友，所以資給之者，既無或缺，而田園加闢，棟宇復完。吾女之約身勤家，於此亦可見矣。生子皆不育，有女二人，長者年十三，幼者六歲。女之族姓曰泰和缺城羅氏，今所居里曰西岡。大父號栗齋，國子助教致仕，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大母曾氏，贈淑人。余其父也，號整菴。母曾氏，亦贈淑人。銘曰：

女事之習，其心孔專。迨其有家，黽勉相先。勞則多有，而不永年。無忝所生，銘以是鎸。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墓誌銘

嘉靖庚寅春正月，外舅西磐公有疾，欽順往問之。就牀坐語甚欸，意氣浡浡如平日。以酒饌進，徧嘗之，已乃握手言曰：「吾疾殆不起。即不起，宜以時葬，勿效時俗所爲。第爲我書其平生，納諸壙中，吾無憾矣。」余拱而對曰：「謹奉命。」旬日後，公出就西齋宴息，勢若小愈。二月

十六日，朝食罷，覺微噎，就卧，少頃，則恬然逝矣。余走哭於牀，遂視棺斂。時其伯子明揚官于廣，乃與其仲明瑞謀殯公于正寢之後堂，以俟禮也。明揚歸，卜葬日，得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欽順乃以公治命爲誌。

公諱顒，字之恭，别號西磬，姓曾氏，世居泰和上模里，爲望族。曾祖諱楚芳，祖諱季倫，父諱衡，字士舉。前母羅氏，余從祖姑。繼母後塘羅氏，母南舍郭氏。以正統乙丑二月十三日生，時舉翁年幾五十矣。得子晚，頃刻不令去左右，教愛甚周。公生質清臞，或頗疑其難育。惟西平胡處士仲温甫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後卒歸公，是爲外姑胡孺人也。稍長，從師讀書，學五七言詩，皆略解。顧舉翁年已老，乃一意服勞，學以中輟。性闓爽樂易。事伯叔諸父，與群從兄弟處，皆能得其歡心。遇人無小大戚疏，一見皆如舊識。綜理家務，及供事邑庭，動皆整辦，鄉人莫不嘆羨，謂舉翁有賢子矣。翁既逝，公益挺挺自植。族綱之振，宣力尤多。嘗慮房族間有不率教者，特走會府，以族兄刑侍公故所立家範，白於憲司，願得舉行以保其族。憲使陸公大悦，下其詞郡邑，俾符公如所謂。公益嚴諸身，以爲之率。進二三賢子弟，以爲之輔。小懲大戒，而恣肆者鮮矣。舉翁嘗率群從建祠堂，以事先公。復與諸有力者增置祭田，時祭益備。延師教子，常厚爲禮，待賓客一無所忽。性不飲酒，然公但在席，即無不樂者。有時興至，或高歌一曲，音韻清遠，聽者皆爲之灑然。

余初入翰林，公爲挈家以來，留浹歲。及佐南雍，復走使奉迎，至則爲留再歲。

兩京之勝，皆徧覽之，士夫多以詩文贈其歸，往往能道其實。嘗得別墅，去所居之西僅里許，竹樹深茂，意甚樂之，因以「西磐」自號。又別治花塢，出門百步而近，名以「藏春」，其晚年，蓋無日不在塢中也。邑大夫聞其賢，嘗禮致鄉飲，辭不赴。及年八十，遇覃恩詔下，遂拜冠帶，及絹綿米肉之賜。賀客駢集，酬酢雍容，衆莫不榮其遭，而美其稱也。胡孺人先公二十八年卒。所生女一人，最長，是爲余室，封孺人，卒贈淑人。子一人，即明揚，博羅河泊所官。貳室劉氏子一人，即明瑞，邑庠生。孫男三人：曰都、曰鄒、曰郊。曾孫男四人：朝著，朝彦，朝譜，朝瞻。初，公葬其考於里中嶺背之原，既老，遂營壽藏於其側，今啓而葬焉。墓門北向，因其山勢然爾。銘曰：

惟西有磐，碩人之寬。貞于歲寒，五福斯完。葬從其先，既固永安。匪辭曷傳，堅珉是鑽。

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楊氏，諱平，字顯正，别號勿齋，余女兄之夫也。年五十有二，正德己巳五月庚申以疾卒。親交厚者，皆赴哭盡哀，而余哀之念之，至於久而不能置，蓋不獨以其親也，自余獲從君游，于今二十餘年矣。雖狎見未嘗不相先以禮，相匡相翼，一出於誠心，而歡然無間。其不相見，遇有事輒交通。手畢君所貽，或片紙數語，莫不粲然成文，家君嘗稱其簡當可喜。其風儀秀整，性軒豁，善辭辨，從容往復，衮衮數十百言不可窮。然余説或長，亦未始不欣

然服也。先夫人大故，余在朝，二弟荒迷莫知所措，殯殮一出君手，極其周慎。家君致政里居，君時時來省。遇生日，必清晨攜酒殽至，歲以爲常，不爽時刻。余兄弟相繼登仕，辱君贊喜者數矣，而未嘗少以非義見干。蓋其識明而氣豪，審于大體，而所向者恒近正然也。嗚呼！余閱人亦多矣，求如君者蓋少，而況肺腑之親乎！此余所以不能忘情於君也。

君幼學，記誦兼人，年十六受室。其父方游邑校，圖進取，即舉家政授之。君不得辭，學因以中廢。然治家極有條理，常以其間涉獵書史，旁及陰陽醫卜之説，皆頗通其大義。事父母，善承順。弟奉亦有才智，事多與之謀。内協宗親，外交納名人賢士，施張磊落，聲價聳一時。富有餘財，然一錢不妄用；即當用，雖空橐無難色。

楊氏居泰和世久，其源流有太師文貞公所作譜在。自君六世祖始遷高隴，其諸父又分居綿溪。君曾祖彦實，以輸粟被旌爲義民。祖敏恭，别號不侮。父光衍，未仕而卒。母歐陽氏。初室蕭氏，贑榆大尹時習之女。繼室是爲家君國子助教封翰林編修之女，於余爲兄。側室劉氏、蕭氏諸室，皆無子。先已立弟子黍爲嗣。女三，繼室出者歸尹貫，劉出歸陳僖，蕭出許歸曾氏子綱。

初，余往省君疾，君首以葬地託，余爲相得航溪里南木岡寨下之原吉。比疾甚，余再往省，則遂託余後事，第姑應之。嗚呼，豈謂遽成永訣邪！君卒後十有一旬有一日，其從子穩，即余所相地斂甓，並甃二壙。越七日戊午，壙成，奉君之柩葬其

左，虚其右以俟君繼室。余於是再往視窆，且爲銘，刻石納壙中，以寄余情，以終君之託云。銘曰：

才足以達其志，氣足以充其智，年則不償其有，而從子爲之嗣。嗚呼奈何，其永寧於是。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六

五言古詩三十一首七言古詩一十二首五言律詩五十一首

五言古詩

分題得含春亭送李惟誠大參之陝西

終南不改色，清渭仍東流。春花幾開落，亭址餘荒丘。城頭北斗低，明月滿高樓。金蓮無消息，長夜風颼颼。憶昔貞觀初，廟堂多俊游。從容奉清問，高步登瀛洲。王道何坦蕩，致理侔殷周。嗟嗟令狐子，得君無與儔。云胡延英奏，背汗沾重裘。形迹一以拘，肝膽何由投。大夫中朝彥，攬轡澄西州。勝跡應徧覽，兹亭無久留。永懷明良會，夙夕弘嘉猷。休聲諒自致，允矣垂千秋。

爲謝以中題山水扇面

花柳塞川谷，不知山淺深。茅亭面流水，蘭若依喬林。上有白雲飛，迢迢巖壑陰。下有清泉鳴，泠泠鐘磬音。扁舟來何許，漁父遥追尋。握手一長嘯，悠然千古心。此中有真樂，安得投華簪。願從賢公子，高步閬風岑。

送大宗伯王公入朝得鷺字

束髮事明主，久矣勤疏附。息偃且南都，雍容奉王度。功成期月間，四曹靡留務。持此贊熙哉，皇心副傾注。午棹龍江

津，昏鐘廣陵渡。望望春明門，靡靡朝天路。旭日繞龍鱗，仙班簉鵷鷺。乃眷世臣良，三接隆恩遇。庶弘造膝規，允慰儒紳慕。

送太宰林公入朝得水字

暄陽舒萬彙，花葉光蕤蕤。燕餞屬芳辰，衣冠紛萃止。初筵顒有孚，既醉胥燕喜。瀟灑瀛洲仙，雍容尚書履。萬里遠朝天，初發龍江涘。簫鼓喧中流，鳧鷖滿新水。仳離誰不懷，余心特殊此。自古經濟資，清光恒密邇。

自勵 三首

昔聞爨下桐，乃充伯喈琴。知音苟不作，山水徒高深。平生守章句，中歲勤温尋。新知能幾何，淘沙初見金。聖賢諒非遠，萬里行自今。精誠神所相，無虞力難任。以玆恒夙夜，聊欲忘華簪。

其二

峨峨數仞牆，百官紛濟濟。眇玆牆外軀，所見諒無幾。高門日夜闢，欲入誰余柅。奈何迷不思，竄身荊棘裏。

其三

紫陽基下學，象山明自然。支離與徑捷，彼此嘗交鐫。百年公論定，畢竟誰爲偏。昔聞昌黎語，軻死失其傳。皇極久不建，西教擅吾權。投人劇妖冶，落網無愚賢。孰辨真頑空，拘肆成癡顛。良心一以溺，作聖何由緣。二程開興運，勠力掃腥羶。涵養須用敬，致知學攸先。神功合内

外，彝訓肅昭宣。誰哉樂易簡，徑欲遺陳編。自然豈不貴，無乃流於禪。孤風邈難嗣，缺月澹寒川。近來白沙老，應執九原鞭。緬思原泉句，今昔幾尼淵。寧知下學功，是水可澄鮮。

爲歐陽牧之題竹二首

深根便東引，挺出懸崖畔。東風翼新梢，勢欲凌霄漢。惟應具眼人，不作尋常看。

其　二

此君吾所愛，一見心神融。由來律吕聲，出自空洞中。歲寒凛無恙，葉葉皆清風。

東窗爲曾如周賦

栽竹已滿林，滋蘭欲盈畹。愛此東窗幽，不换金門顯。明月透輕紗，高枕便息偃。遥山上紅日，四壁晴光晅。庭閒燕雀馴，境静輪蹄遠。春風和且柔，芳艸齊如剪。舉世慕登仙，金丹期九轉。却恐金丹成，蓬萊水清淺。何似窗中人，世累漸消遣。瑶琴時一弄，尊酒自洗腆。我居枕西岡，有軒亦東展。雖勤待旦心，夢見周公鮮。北望多浮雲，南觀疊層巘。嘯傲得此生，兹言庶同踐。

慎軒爲蕭蒙紳賦侍御劉咸栗爲求

開軒面南山，山光浮几褥。高人時往來，幽花晚芬馥。雖餘潤屋資，不作守錢

俗。理學二三編，自抄還自讀。因思兩大賢，皆云慎其獨。爰以慎名軒，大書常在目。從知一念微，終若秋陽暴。毫髮分公私，天淵異榮辱。兢兢如捧盈，洞洞如執玉。敢萌機變心，況舉橫行足。芳譽藹當年，清風振喬木。允副交游期，亦萃家庭福。杜史明知人，其言固可覆。何時一樽酒，爲子歌《淇澳》。

次韻同年鄭憲長舟行書事

藥裏正關心，凝塵滿瑤瑟。忽枉故人書，頓愈無妄疾。長篇屢沈吟，首得防尾失。風波固云惡，高天自行日。那知洶湧時，不有龜龍出。吾命乃在天，顛頓亦奚恤。侃侃開笑談，底柱屹中立。雖然西江水，未容一日吸。顧此濟川舟，何方不可適。終風徒爾爲，行雲靡留迹。大哉天壤間，自生還自息。此意當誰知，吾目爲君拭。君吾榜中英，常情詎能測。激揚肅官箴，鑽仰希聖域。變化陰且陽，居然守無極。應悲行險徒，終年長戚戚。

輓興化陸子賢舉人其子國子生府求

平生《春秋》學，字字經推尋。「躍如」果何物，昭哉素王心。興賢詔屢下，叢棘圍冠襟。文章豈不美，誰辨沙中金。俛首充歲賦，遠韻無悲吟。瑤京日華紫，璧水春流深。仰止瓊臺翁，一旦逢知音。驊騮鳴向欒，萬馬立皆瘖。價增終有合，天定詎難諶。光華京兆榜，魁名動儒林。庶幾日千里，如何中陸沈。凄凉淮海畔，風物莽蕭森。浮生孰爲久，大節人所欽。庭闈

懷婉婉，襟度想愔愔。遺勞析薪在，負荷諸孤任。顯揚會有日，鼎薦宜居歆。旻天多雨露，楸梧鬱繁陰。懷賢良自苦，悵望空遥岑。

豐生坊初冠

皎皎珊瑚枝，凝輝玉堂戺。一見已知奇，再見益堪喜。少小攻文章，明窗無虚晷。兹晨突而弁，居然異童子。古禮不多存，存者何當已。❶三加威儀備，所重成人爾。成人必有德，忠信以爲址。簹簹靡停功，峨峨見崇峙。家聲四百年，鵬程九萬里。尋常得失間，何足掛唇齒。昔賢懷一飯，況乃言之旨。祝子非他人，甌濱天下士。

悼亡女

東風射窗急，窗紙撼撼鳴。疇昔窗中居，一去不聞聲。展轉夜過半，攬衣步前楹。寧知治縷夕，正此月華明。耳目不堪觸，更堪憶平生。十年一夢短，傷哉父子情。周身舊裙布，猶如新製成。奈何修潔姿，大命偏早傾。花綴故枝紅，草回隔年青。婉孌無復見，痛恨何時平。

古軒爲程處士賦

末世争外鶩，彌巧彌喪真。孰知深山中，乃有葛天民。含淳而抱樸，沈晦以自珍。奉身一裘葛，養母兼鼎茵。連枝無異

❶「當」，四庫本作「常」。

釁，比屋有分囷。百金能一擲，趨義勇過人。高亭既還舊，小軒亦開新。山凝太古色，水泛桃花春。紅塵何由到，鷗鳥長相親。春秋鄉飲酒，雍容見嘉賓。

彭郡博先生蒲萄爲王斯遠冬官題 二首

彭師樗散日，余及升其堂。堂前蒲萄架，架下筆滿牀。乘興一揮灑，枝葉互低昂。明珠來照眼，宛若中心藏。誰能寶此幅，瀟灑冬官郎。

其二

馬乳西北來，分甘到吳越。畫圖不根着，妙在三兩折。修蔓引清風，遠影含初月。彷佛驪龍騰，頷下光明滅。釀酒縱盈缸，涼州吾不屑。

送少宗伯楊先生考滿赴京

堂堂建安公，四朝藹嘉績。公姓何振振，振振豈天錫。淵源良有開，才華況無敵。一舉凌天衢，未脱矻書癖。藻鑑清秋懸，全牛片時析。幾微慎周防，中外屢敭歷。留都禮樂存，遺文賴參繹。聲色初不煩，神人乃胥懌。兹當述職期，涼風滿襟掖。離亭一杯酒，永懷自今夕。臺省須仁賢，如聞有虛席。文旆倘重來，慰我長親炙。

守拙爲丹陽賀環賦 舉人王濂求二子皆監生

饑餐高原粟，渴飲下泉水。菽粟水火如，時時散鄰里。公家别有輸，爲義良亦偉。峨峨烏紗帽，見者胥仰止。三徑以藏

身，一經以教子。有子復何憂，萬事渠能理。游心濂溪賦，真可没吾齒。袖手公輸傍，無由血吾指。名途多疾足，利路罥徐軌。獨倚一株看，勞勞竟誰使。

九日陪吴白樓陳葦川王陽明汪雙溪登蔣山得依字

佳辰不可負，文會何當稀。聊攜一壺酒，相與登翠微。園陵鬱佳氣，古廟豁重扉。陰雲坐來斂，草露亦已晞。游目極千里，涼風正吹衣。翩翩南來鴈，遠避風霜威。南土人尚餒，何由爾皆肥。長林移晚席，澄湖凝夕暉。同爲醉鄉客，各詠新篇歸。天運靡留處，人事多乖違。真樂在三益，所願長相依。

封淑人卞氏輓章 少司空沈公之配

樛木陰正繁，采蘋人已遠。空餘桃李花，不辨春深淺。憶昔菟裘成，君子懸輿返。久勞欣共逸，相對日三飯。雜佩出房清，朱絃送聲緩。每憐尊酒深，未覺年華晚。兒女情所鍾，垂老尤繾綣。死喪忽相繼，肝腸成寸斷。一疾遂不支，百年何曾滿。皓首失同心，老淚盈雙眼。翩翩丹旐揚，望望牛眠坂。慘淡悲風生，凄涼蒿里輓。玄堂閟周翣，貞石蟠秦篆。冠帔不俱藏，春秋時一展。

貞母詠 少宗伯建寧楊公之母

朝讀貞母傳，夕吟貞母詩。母壽今八旬，芳名千載垂。昔歸君子室，心德兩相

宜。執手奉承説，黃髮以爲期。烹凫酌美酒，從容理朱絲。清音正盈耳，桃華猶滿枝。溘乘埃風去，棄我真若遺。哀來無晝夜，晝哭聲轉悲。逝將從君往，重結深長思。有身嗟未判，辛苦安得辭。繼體心所切，懸弧事竟奇。深閨寒復暑，長養實勤斯。聰明自天錫，教誨亦不遲。居然富文學，下筆驚主司。名題黃金榜，班簉白玉墀。爵位既頻陟，恩封遂屢貤。尊榮傾邑里，光綵煥門楣。盛德固有報，始望那及兹。彼哉鬚眉具，長佩紛陸離。當幾靡定力，王業何由熙。人間有貞母，豈得無男兒。貞母宜萬壽，非獨閨門師。

持節瞻雲圖爲符臺劉克柔賦

馬首太行北，孤雲渺江東。忡忡劉子心，炯炯如狄公。大江日夜流，雲舒還復卷。王事有程期，遊子安得返。何時拜家慶，春酒碧於油。坐令回首處，變作綵雲浮。歸裝不自由，圖畫先春就。稽首附征鴻，封君千萬壽。

悼内 四首

牆頭桃李花，牆下多芳草；忽忽又逢春，春光空復好。食案頓蕭條，塵衣日顛倒。嗟我同心人，云胡不偕老。

其二

春深風已和，入户但凄凄。逝水無復返，德音終不迷。去年雙飛燕，又入梁間棲。我心非金石，能不增慘凄。

其 三

五十不爲夭，勤勞嗟未償。我官已臺省，君猶布衣裳。平生薄自奉，所願名節芳。相我僅三紀，苟得非所臧。百年庶無悔，庶幾同樂康。俯仰忽不見，此恨何時忘。

其 四

養老非無人，鸞刀手親把。教子亦有師，辭色無少假。吾父壽而康，惜爾得年寡。吾兒儻能立，庶以慰泉下。

次兒玥祇役赴京作五言古詩一篇送之以致丁寧告戒之意丙戌正月二十四日

嚴親頃辭世，仰蒙恩典優。榮光懸日月，感激無時休。寸忱思亟展，祇謝當龍樓。奈此多病撓，彌增曠禮憂。服勞吾兒事，欣然買扁舟。束裝戒明發，春江正瀏瀏。勇往誠足慰，離緖紛難收。夜堂明燭短，教戒胡能周。呼童展長卷，爲汝書紳謀。直詞無潤色，情致加綢繆。敬身第一義，三益資交游。亦既辨菽麥，寧當昧薰蕕。出門路如砥，非義將安由。茶肆與酒市，一跡不可投。神明扶正直，人道惡輕浮。參倚必有見，洪鬧皆安流。薰風御堤柳，鶯聲滿皇州。金門僂傴入，進止宜詳諏。故人多臺省，往見亦奚求。所貴親德範，庶或聆嘉猷。旬浹事當竟，有闕勤增修。白雲試回首，歸興誰能留。蓬窗多暇日，還肯惜之不。知新在溫故，中硼外乃彪。阿蒙三日別，議論驚同儔。玆行將驗汝，刮目期淸秋。

季弟允恕家居十有五年幾若與世相忘者兹再被召命長銀臺無復可辭之義於其行也賦得五言古詩一篇送之

山林閒人跡，抱此幽獨姿。幸有同氣良，出入相攜持。春風花下酌，秋巘雲間欙。論文或竟夕，次第分醇疵。外物復何有，真樂良在兹。悠然天壤間，百歲以爲期。季也志尤偉，❶閒居亦孜孜。積書早充棟，博覽仍精思。上下數千載，歷歷如見之。庶幾經濟業，豈曰華藻爲。憶昔嘗在服，頗受先皇知。金門敷奏下，退食每委蛇。歸省得寬告，養痾竟棲遲。手栽西墅梅，結實已纍纍。大來新萬象，求舊靡遐遺。珪璋敢自儗，特達蒙恩私。趨命理宜急，圖報今其時。畫船雙桂棹，宛在澄江湄。君當別我去，我老將安資。相送不能遠，夢寐還相追。微霜清遠驛，到處堪題詩。殷勤寄魚鴈，以慰長渴飢。

同諸士夫議鄉約于龍福寺約成賦詩分韻得君字

禪扃豁清晝，深虚隔塵氛。雨餘山翠入，林静鳥聲聞。嘉賓何濟濟，跋涉良已勤。非貪涅槃趣，思整時俗棼。此意誠懇懇，誰謂徒云云。坐中三大耋，郭東山八十三，尹南山八十二，曾石壁八十一。笑語芝蘭薰。群英亦駢列，意氣凌青雲。道同聲自應，彼此曾何分。揮毫已具草，命酌還論文。長年懷契濶，兹會餘清芬。清芬諒無已，即事期收勳。庶幾萬分一，持以報吾君。

❶「季」，四庫本作「今」。

七言古詩

送張黃門經載使雲貴

峥嶸雙闕中霄起，諫垣近在紅雲裏。元氣潛隨北斗移，龍司出内虞廷理。地分清切須英豪，遐想虞廷夢亦勞。簪纓於我誠何有，却恐言高位不高。同年磊落張經載，封事頻投心欲憊。弘恭惻目憚更生，潞公斂衽欽唐介。世道明須我輩扶，當機緣底太模糊。輕裘駿馬長安道，合有人間大丈夫。如君夙夜宜青瑣，春風忽泛湖南舸。黯薄淮陽計不疎，褒求金馬謀全左。也知今日重安邊，邊務惟應足食先。要令萬竈貔貅飽，煩杜千倉雀鼠穿。❶青袍拂曙辭金殿，出門步步頻留戀。已料先聲動五溪，即看行色摇芳甸。日暖官河柳絮飛，清尊欲盡思依依。往來萬里多聞見，奏草能令在外稀。

味梅爲無錫錢世節題

寒風吹開白玉瓣，暖風吹出黃金彈。入羹味美萬口知，伊誰得味初花時。錫山居士腴能稿，前身莫是西湖老。已愛撑簷獨樹奇，還欣照水斜枝好。歲歲花開雪滿天，美人綽約當瓊筵。仙姿共出塵埃表，素質相忘太古前。此中真味人稀會，花間不惜朝朝醉。劉毅空稱一代豪，等閒鵝炙爲心累。

❶「煩」，四庫本作「須」。

慶楊光禄尊君太守公八十壽

隨車兩足懸車早，閒中閲世渾難老。見説人歌召伯棠，還聞食有安期棗。瑞星一點弧南明，高堂簫鼓慶長生。歲律又更新甲子，神仙何必定蓬瀛。黄梅雨歇薰風度，緑槐陰裏華筵鋪。珍饌兼炮玉面貍，角觥滿挹金莖露。燕子飛飛清晝長，沈煙靄靄笑談香。座擁賓朋盡沾醉，舞迴綵繡紛成行。二郎久曳朝天履，承恩暫許供滫瀡。百年盛福陳省華，一代清名楊伯起。心事優優身轉輕，世間寵辱那能驚。未嫌白髮三千丈，應看黄河幾度清。

送少司徒鄭公進尚書致仕還閩分韻得水字

早年獻策明天子，筆底珠璣爛盈紙。綵鳳便隨群彦集瀛洲，還以三長參國史。坐慙薄技聊依垣竹鳴，白駒不爲場苗止。瓮牖前頭翠色奉周旋，歸把遺經究終始。李渤方懷少室居，謝安又向東山起。三秋憲節凛冰霜，六館春風散桃李。已覺憂勤髮漸疎，未論冷熱官頻徙。分務功高計省堂，賜歸恩重尚書履。出處孤蹤自不群，卷舒妙道誰能揆。巢父真成一段奇，仲翁寧擅西都美。請看龍江出祖時，送行車馬如流水。

梧岡三瑞圖爲曾主善姑夫題

三鳳來何處，飛止梧桐樹。岡上梧桐幾百年，老枝新葉含春烟。烟消日出天萬里，三鳳和鳴清俗耳。虞廷文綵何爛然，岐山遺響傳周史。靈物由來瑞太平，絶似曾家三弟兄。亞卿邁種皐陶德，兩教都傳伏氏經。就中國教才尤敏，七步成章思無窘。百鳥喧啾徒爾爲，豈知靈物殊凡蠢。梧桐依舊凌霄高，枝上來來多鳳毛。養成羽翮拚飛去，隨時隱見疇能嘲。

望廬山

千里廬山一片石，元氣爲根倚天立。月色宵澄白鹿寒，露華曉霽香爐濕。左瞰長江右枕湖，近分衆皺遠模糊。未容絶頂通人跡，長向晴空展畫圖。誰能共我尋瑶艸，幽泉怪石窮探討。儻遇仙翁跨鶴來，長生秘訣應傾倒。凡骨支離無奈何，徒勞翹首望嵯峨。此行儻遂區區志，須借蒼崕百丈磨。

學古樓歌

屈指今年四十五，一事無成心獨苦。北斗那得挹酒漿，東風正好親農圃。家住西岡地頗幽，門前屋後多平疇。一溪流水去無路，四面青山來入樓。樓名學古浪標榜，古人實學今誰講。旦旦趨庭奉起居，時時静坐聊存養。此心存久還自靈，中和無物如有形。幾微極處通天地，呼吸之間具典刑。平生謾抱區區志，途長力薄愁難致。荏苒如今作棄材，悠悠宇宙非吾事。

學成假使遂行之，要見黎民飽暖時。可能學古樓中坐，妻子啼號付不知。以玆農圃端須學，黃秥價平添一脚。且種山田且讀書，菜羹滿釜渾家樂。

梅鶴舊圖敬賦長歌爲大人封君萬壽之獻

羅浮山畔娟娟月，照見寒梅一株發。老鶴長年此託棲，氣骨風神兩超越。生綃半幅誰寫真，兒今把玩偏能頻。眼前猶自有奇物，天下豈得無仙人。仙人人道吾翁是，未論服食論標致。清白孤高壽且康，秖應梅鶴差堪譬。久大堂中春酒深，醉醒坡夢與逋吟。直將甲子循環數，那許塵埃半點侵。此去羅浮幾千里，望望白雲猶尺咫。浮暗之香喜達天，鳴陰之和慚爲子。玆圖絶宜張壽筵，拜授使者籤軸全。宜羹三實憑長養，南飛一曲永流傳。

芙蓉書舍爲大司成甌濱先生賦

甌濱先生讀書處，先秋曾見芙蓉花。時來早作青雲客，舊遊回首天之涯。天之涯、海之角，書舍新成制純樸。扁揭芙蓉貴有徵，芙蓉幾度開還落。歲歲開花直待秋，紅霞百丈媚寒流。向來底事開偏早，王氣呈祥不自由。鄉闈一擧膺高薦，臚傳及第人人羨。花有知無未可知，至今盛事傳鄉縣。先生自是讀書人，微言次第歸經綸。功成合有還鄉日，好持杯酒酹花神。花神得酒應增王，書香繼繼誰能量。但遇先秋一朵開，門前準備車千輛。

爲楊顯祖題畫送尹別駕實大之嘉興

澄江夜來秋水生，畫船擊鼓喧朝晴。百壺欲盡千峰午，壯懷秋色兩峥嶸。相門舊壓逢原里，至今書屋臨江水。千載香名滿縉紳，讀書有用真能子。歸來徧掃松楸陰，飯嘗新稻羹香簟。故園風物豈不美，簡書王事悲人心。故人自昔深相慕，別意殷勤托毫素。楚水吴山路幾千，渚蘋岸蓼花無數。東南名郡數嘉禾，城郭光涵震澤波。官好常陪五馬貴，政通應得萬人和。浮雲富貴終何有，汗簡功名渾不朽。贈乏千金謾一言，論心何日重攜手。

楊氏姊七十壽歌

春來無處無芳草，何處春光應更好。喬木啼鶯日正暄，華堂戲綵人難老。早向深閨足苦心，蠶繅布縷又金針。夭桃已協周南咏，慈竹仍涵晚歲陰。澗蘋采得還親芼，天罔幾爲思親到。長子提孫孝不衰，壽康宜獲天之報。即今七袠顏猶童，香風坐滿芝蘭叢。白頭老弟逢生日，長歌徑過東山東。五人同産三人在，誰能不念平生愛。有分歡娛合共追，無情歲月從渠邁。舊路重尋了不差，入門絃管競嘔啞。殷勤一酌長生酒，看取蟠桃幾度花。

晴山搜書舍爲廖太守賦

蔣生徑裏足清陰，陶翁籬落皆黄金。晴山先生書滿屋，亦有花竹清人心。棟雲飛盡日杲杲，玉華峨峨插晴昊。境静應無俗客來，詩成自把芳樽倒。有時尋壑復經

丘，歷歷平生舊釣遊。春風高樹啼黃鳥，秋水方塘泛白鷗。真樂由來無内外，觀物搜書兩無礙。説向傍人會者稀，高談空自超三界。

五言律詩

次峽江庚戌春赴南雍省侍秋半乃還頗有賦詠而亡其稿追憶僅得此下十章

眼界俄開闊，悠然獨倚蓬。瞑烟藏遠樹，殘照掠孤峰。合市人初散，隣船話不同。兩年頻過此，碌碌愧英雄。相傳此地舊有周瑜廟。

過白沙

過盡白沙洲，千峰躍未休。青餘原上麥，紅失驛中樓。客子程途遠，長江日夜流。不緣君父重，奔走亦何求。

過市汊

人家依岸淺，驛岸俯江斜。密雨遮龍霧，洲名。奔流走象牙。潭名。金陵何處是，白下望中賒。明到南昌郡，徐亭掃落花。

過吴城

舟過吴城驛，蒼茫暮景斜。古祠淹日月，生計半魚茶。碧草眠黃犢，青山印白沙。風光長似此，何處不爲家。

望小孤 時正與友人對飲

小酌初成醉，扁舟已出湖。乾坤雙眼

闊，江漢一峰孤。龍窟深通海，茅封半屬吴。北流平似砥，無復向時虞。

過李陽河 時正與友人圍棋

圍棋決勝苦，回首李陽河。一鳥過江没，片雲遮日多。荻苗風裏净，漁艇浪中俄。囊橐今垂罄，蹉跎可奈何。

過清溪

山水池州好，風波客子愁。可憐趙昂發，深愧宋齊丘。忠義名長在，姦諛死即休。致君時未晚，弔古淚還流。

過蕪湖

佳麗蕪湖縣，千年拱帝京。樹連淮浦碧，江逐海潮平。天地容疎拙，風波托死生。不將詩句覓，對景若爲情。

次烏江

慷慨虞歌闋，峥嶸漢業成。烏江元入海，亭長謾多情。義帝今安在，韓生已就烹。拔山如可恃，無處着天明。

回途過大孤

萬頃秋波裏，擎天一柱孤。仙姬不可見，元氣自相扶。往返隨陽鳥，平安憶鯉魚。顧瞻江漢水，極目倍躊躇。

送許儀賓還南昌

野色開晴望，榴花照別筵。交情詩卷

裏，帆影暮雲邊。天錫恩波闊，人誇戚里賢。論文殊草草，分手思茫然。

何孝子廬墓聞而有作

風雨青山夜，苦寒病骨臞。精誠驅魍魎，嚴衛伏於菟。報德心何極，旌門詔有孚。孝經餘斷簡，長此奉訏謨。

輓封君秦先生同年國聲之父二首

志節居貧見，聲光與世延。青衿原有造，玉樹晚争妍。已拜雙龍敕，何須二頃田。向來勤仰止，聞訃重凄然。

其　二

遠業開庭訓，新封領户曹。養分天禄厚，吟對碧山高。晨省歡初洽，仙遊事總抛。楸梧深馬鬣，風雨暮蕭騷。

次韻答余宗周侍御余時按治遼東二首

驄馬遼陽路，霜清草樹稀。直知臨事勇，端慰遠人依。過客傳新藁，行年損昔非。夜堂孤酌處，南極正騰輝。余生日之夜，獨酌於察院中，因賦詩見寄。

其　二

拙宦終何補，深知轉覺稀。來書仍款款，離思重依依。虎豹精神别，蟲魚事業非。何時燒短燭，杯酒共清輝。

哭同年張經載黄門二首。經載欲有所言，草疏至夜分，感寒疾而卒

高步驅流俗，峨冠領争臣。物情端有

望，天道詎無親。筆絶中宵草，山頽百歲身。魂遊何處在，華月滿楓宸。

其　二

朔風吹訃至，寒夜不成眠。邦國斯人淚，烟波寡婦船。故山春寂寂，丹旐晩翩翩。自古誰無死，脂韋浪百年。

戊辰五月西歸寫懷寄會中諸君子 二首

竊禄渾無補，歸耕似有名。海鷗迎客下，風葦冒江平。道在貧堪老，身閑夢亦清。金陵千載地，回首獨含情。

其　二

五月還鄉客，飄然一布衣。耕耘真子職，消息是天機。江水兼潮漲，風帆帶雨飛。心知蓬島近，自合寄書稀。

舟中偶作次韻

江立風前水，山眠雨後霞。舊堤浮半柳，新市聚圓沙。去國蛇添足，防身弩失牙。月華今夕減，愁聽隔船笳。

賦玉泉

境勝陰陽會，泉甘草樹芳。清池凝玉液，翠壁瀉虹光。澤潤京師闊，流交渤海長。山前亭子在，遊豫憶宣皇。

送張虞咨都事考績赴京兼過華亭省墓 二首

黄鳥正嚶鳴，垂楊拂曙晴。幕開都督府，舟發石頭城。宦業孚臺論，離筵悵友生。向來觀國眼，今去轉分明。

其　二

莊簡編年就，參軍奏績時。學因庭訓篤，忠自孝思移。雨露心兼悚，風塵髮未絲。不妨聞鶴唳，休遺滯行期。

送李司徒致仕二首

春城車馬動，相送滿江干。風定塵猶起，潮平酒未闌。急流推勇退，當局羨旁觀。珍重尚書履，惟應踏翠巒。

其　二

温詔從天下，辭榮也自榮。進曾居要地，退始見平生。霄漢冥鴻遠，河山晝錦明。遥知行樂處，詩比沁源清。

送茆大卿致仕還溧水二首

往日湖西道，風霜我最知。才高終作士，髮短欲成絲。優老恩偏重，還山路轉夷。不妨琴鶴外，添取送行詩。

其　二

徑竹蕭蕭在，歸來菊正花。青山迎晝錦，醇酒送年華。閒散漁樵狎，尊榮邑里誇。尺書時往復，相去未爲遐。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

清酒嘉禾別，黃花兩度秋。喜聞心轉逸，羞與俗同流。步穩風生袂，詩成月滿樓。竹林無限好，强半夢中遊。

送劉司寇致仕還蘇州

今日姑蘇郡，耆英似洛中。公爲劉伯壽，誰儗席君從。白首功名遂，黄麻禮數崇。樊籠真自取，能不羨冥鴻。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酒尊深幾許，離思浩紛紛。城日遲烘柳，江風暖送雲。近郊行色盡，雙闕曙光分。想見皐陶作，嘉謨一正君。

送徐監生亘歸臨川

遊子促歸裝，官橋柳乍黄。姓名銓部籍，蒲笋故人觴。風正雙帆駛，天高一劍長。家庭多暇日，舊學好商量。

次韻答周德孚員外 二首

並泛長河遠，同朝紫禁尊。語傳晨纜解，談款夜燈存。柳幄籠村店，湍雷殷閘門。陟明堪豫賀，公道謝扳援。❶

其　二

父書曾徧讀，師道詎能尊。竊禄年華遠，趨朝職分存。一函終盛禮，五柳憶閒門。相彼溝中瘠，須煩健者援。

示允迪允恕二弟 再疊　三疊

非引勿登樓，樓居嫌閒雜人來往，以此五字榜于梯邊。二弟以避嫌，遂少見過也。樓高近斗牛。

❶「扳」，四庫本作「攀」。

俗人那得溷，同氣合相求。至樂存書卷，餘歡付酒甌。此心渾不妄，溪上有群鷗。

其　二

非引勿登樓，襟裾或馬牛。百年清自足，千古静堪求。風動青紗帳，茶香白玉甌。憑高時一望，春水正浮鷗。

其　三

非引勿登樓，遥青愛石牛。静觀渾有得，高坐更無求。日暖琴三弄，霜嚴酒一甌。只愁江海上，無處着眠鷗。

同允恕弟遊金魚别業次韵 二首

夜榻幾論心，村庄更一臨。作樓偏得景，栽竹漸成陰。帆駛風初正，尊殘日未沈。坐聞哦五字，憂思覺同深。

其　二

猶存樂水心，軒檻喜平臨。高樹鳴天籟，輕雲結午陰。地偏幽事足，江迴遠書沉。疎拙終何補，滄洲興轉深。

大司馬彭幸菴先生賀席上作

銀燭然初夜，寒鴉徙别枝。衣冠成雅會，肝膽託新知。把盞欣逢聖，哦詩聽出奇。潞公今再起，不似洛中時。

送賈南塢先生奉使安陸恭題興獻帝神主

宫錦製袍新，承恩出紫宸。暫成千里别，聊勸一杯醇。霧廓淮山曉，花明郢樹春。想當揮筆處，光綵動神人。

大司寇林見素先生朝見之日余適出京承見示謁武夷精舍宿武夷自壽詩凡四首依韻奉答

高人何適莫，消息與時行。岫暖雲還出，溪春水自生。棹歌經夕遠，驛路到燕平。無忝師門處，心如九曲清。

其　二

巖崕矜險絶，筋力副攀緣。自作從龍起，難忘枕石眠。道南尊嫡派，經古惜殘篇。想見賡歌處，薰風滿舜絃。

其　三

愁極逢興運，根深有大年。曉峰精舍上，春水壽觴前。穩曳尚書履，光陪閬苑仙。功名卑馬援，矍鑠自堪憐。

其　四

一酌金陵酒，分飛二十年。誰教宮漏底，相見燭光前。海宇公宜壽，塵埃我未仙。春明回首隔，猶荷故人憐。

金陵官舍四首次郭价夫司業韻官舍，余所創建也

十載經營處，能忘別後情。棟梁天與立，竹樹手栽成。再到逢賢主，相看是老生。要知人地稱，詩句已全清。

其　二

師席高南斗，西齋類隱居。窗虛蕉旋展，庭浄草新除。廟鼓時驚夢，山雲每潤書。此中多樂事，誰擬問朝車。

其　三

賸有論文樂，兼存玩物娛。萬形皆至理，一貫乃真儒。習習傳天籟，亭亭聳德隅。歲寒吾與汝，那肯向炎趨。此咏舊所栽檜。

其　四

璧水傳新製，瀛洲又一時。爲憐居第好，須遣故人知。細竹連深巷，疎花映短籬。便應攜酒去，醉倒亦吾宜。

贈鄉舊張克謀

三十年來往，鄉情久更親。家和渾是福，屋潤豈爲貧。每愛清尊滿，何妨白髮新。出門時矯首，鍾阜正嶙峋。

毅軒弟六十不受賀以小詩致意

憲府歸來早，林居十五秋。心誠辭寵利，疏果動宸旒。深户涼初入，前山翠欲流。壽觴宜數擧，花甲況榮周。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七

五言排律七首七言律詩八十八首

五言排律

送林太宰入朝

宿德登三事，留都領百寮。勳庸隨日盛，華衮及春朝。每憶天威近，寧辭驛路遥。祖筵移白晝，文旆倚丹霄。江暖魚龍躍，風微燕雀嬌。碧雲淮浦樹，明月廣陵橋。物色添詩稿，民風聽里謡。由來冰作鑑，到處斗横杓。信有安危責，能忘燥濕調。漢庭推丙吉，唐室重房喬。宰府應重入，皇綱助聿昭。拔茅如有象，疎拙分漁樵。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得冰字

有美儒林秀，無慚國士稱。文章明藻火，意氣俯丘陵。山霧曾藏豹，天風忽徙鵬。敕從中秘出，官就外臺陞。正學推胡瑗，諸儒慕李膺。獨持風采峻，會覩譽髦興。雨共芳尊歇，雲兼别思凝。炎威方熇熇，珍重玉壺冰。

壽封君吴先生號味菜

人物三吴舊，家聲百代延。風流思季札，文采見通玄。種德高槐在，鳴陰老鶴便。菜根新得味，春酒正開筵。屋照晴川潤，花迎綵服鮮。冰壺行玉果，銀甲響鵾絃。蓬島雲霞接，南山紫翠連。舉觴公自樂，分席我無緣。壽域知優入，官封看屢遷。正當難老日，還值太平年。磊落欽高

躅，殷勤寄短篇。莫論初甲子，從此更三千。

送鄭司徒致仕還閭

了却公家事，真成晝錦還。風雲清夢斷，天地此身閑。人在羲皇上，恩深季孟間。長籌寧復浼，逸駕未容攀。遠驛通嚴傳，新杉繞故關。海鷗應漸狎，徑竹擬重刪。敢告離觴盡，休辭酒量慳。可能分手後，猶得會蓬山。

大人生日奉壽

壽酒年年旨，今年旨且多。三郎初在侍，雙鬢幾曾皤。庭隘回波舞，林低擊壤歌。乾坤真廣大，風景更清和。水活秧堪脫，山明雨乍過。曉鶯啼綠樹，梁燕乳新窠。每每人同樂，來來吉有他。獨憐西望眼，無奈白雲何。

仲弟允迪參議進表還取道歸省江東酌別詩以送之

公事粗能了，私情自合通。暫迂千里道，偏得一帆風。過我冬纔半，趨庭日正中。金緋堂上下，桑梓屋西東。壽酒先春熟，華燈徹夜紅。鶴鳴欣子和，壎起聽篪終。燕賀逢迎數，牛眠灑掃恭。朱絃還雅調，玉樹愜深衷。龍福三生石，玉山百丈峰。轍因乘興遠，詩爲索題工。溪鳥群相狎，巖花漫作叢。舊遊人漸減，新好趣應同。鄉井雖云樂，官資亦頗崇。吾翁如月眼，貪看及民功。

仲弟年滿五十且新居落成詩以慶之

新構連雲起，華筵匝地開。晴光鮮户

牖，秋色净樽罍。藹藹衣冠集，紛紛燕雀來。芝蘭隨日長，茀禄自天培。知命希宣父，娱親學老萊。遠山明有望，深徑寂無媒。碁響林花落，詩成鶴夢回。鈎簾通野氣，閉閣理書堆。琬琰崇家乘，絲綸寶聖裁。百年方半歷，衆美似兼該。晚漱泉飛玉，朝餐菜截虀。私懷真自愜，王命恐相催。筋力吾衰矣，猷爲子壯哉。幸逢更化日，應展濟川才。壽儗岡陵並，名期竹帛陪。短童慚善禱，爲報謝瓊瑰。

七言律詩

劉仁仲修撰歸省壽其祖母

龍衮昭垂萬彙春，從班多暇夢歸頻。非關故國青山好，爲憶重闈白髮新。畫舫寒光迎灔灝，壽筵晴色散峨岷。何由洞挹巴江水，净洗金罍侑幾巡。

送襄陽郭太守廷章兩考還任

峴山深刻照乾坤，善政千年儗並論。魚藻載歌榮晝接，虎符重剖慰思存。風前旌旆河南路，雨後桑麻漢上村。送別祇今何必遠，佇看玄髮入都門。

持節東魯爲周希源冬官賦

展親共喜天書下，持節遥看水部東。麟角新聲諧律吕，馬頭晴色見龜蒙。心馳闕里春風動，醮錫靈光禮數隆。周度想應河患急，早攄籌策贊司空。

送尹如川副郎奉使靖江

星郎蹤跡半天涯，今日槎頭却到家。萬里風雲隨絳節，九原香火拜黄麻。板輿

曲盡人間樂，晝錦從教里閈誇。想得盍簪重對酒，東風開徧上林花。

妹夫蕭時肅與其兄時堅攜酒邀余晚遊休笑菴

纔到城來便覺忙，共尋芳草趂斜陽。高謳潭净遥山合，休笑菴深翠竹凉。掃地開筵情轉洽，倚風懷古興偏長。斯文此會應難得，後夜相思月滿梁。

陳秉衡劉○○二侍御餞余西江第一樓 戊午冬

酒酣乘興却登樓，千里湖山豁醉眸。風挾霜威侵骨冷，梅將春意與心謀。繡衣愛客成佳會，綵筆題詩紀勝遊。後夜孤舟明月裏，顧瞻南斗思悠悠。

送義興耕隱徐公還鄉

先生歸向毘陵去，木落天高正及秋。萬里長風吹潞水，一船明月過揚州。大家文獻風流在，暮景林泉福履優。籬下黄花應有待，壽筵深泛紫金甌。

送胡長史之建昌

親王開國綏南土，[1]賢傅承恩出禁闈。鳳輦龍旂煩扈從，緋袍金帶有光輝。當杯莫惜離筵醉，此别應知後會稀。路入官湖詩景好，落霞孤鶩看齊飛。

[1]「王」，四庫本作「主」。

分題王司副天申沙溪八景得太守仙風南阡耕樂二首止存其一

太守遺踪半緑苔，廟門猶倚碧山開。競傳梅福登仙去，恐向桃源避世來。棲鶴長松無鳥宿，鎖蛟深穴有人猜。何當載酒窮幽討，杖屨應須約我陪。

送封君劉先生歸陳留侍講司直之父，先任南雍博士

清朝父子才名重，上國衣冠樂事多。優老舊承天子詔，考槃還賦碩人薖。白雲有待開三徑，明月相隨過九河。物外高懷誰共賞，塵途回首一長歌。

送吴翰之任北勝州劉仁仲先生之友

大夫官重清時選，薦沐天恩夙志伸。辭闕乍窺丹鳳曉，下車初見碧鷄春。治如延壽終移俗，政比陽城却近仁。最是交親憐遠别，便鴻無惜附書頻。

送同寅劉可大先生南還

十年甲第尚青袍，宦業多因養母抛。朝退不辭趨館數，夢回還念倚門勞。燕山曉送雲邊騎，嶺水秋移月下舠。一日三公真不换，相看吾已愧吾曹。

送熊掌教之任無極徐舜和先生爲求。徐，其所取士也

馬度河橋柳正黄，青山千里護行裝。

道尊豈論功名薄，縣古曾聞士習良。高座橫經朝伐鼓，小齋哦句夜焚香。碧桃天上花如錦，會有人傳種樹方。

送萬典簿之衡州

久客京華鬢未霜，又攜書劍赴衡陽。黃金臺下人千里，青草湖邊鴈幾行。大國樞機關簿領，小齋風月託壺觴。知君更有登臨費，七十二峰秋興長。

送學士李石城先生詣闕里祭告回禄後

銜命專車駕四騏，雄藩冠蓋遠追隨。暫停秘閣裁書筆，細講虞庠釋奠儀。泗水秋風千古意，東山明月幾篇詩。眼前不用論興廢，天地無窮祀典垂。

送李壽夫司訓之繁昌

秋日河橋楊柳疎，幾人攜酒送征車。官清最喜逢迎少，俸薄寧論服食餘。紅燭夜傳齋內火，青山朝對案頭書。嚴君會有東遊興，入饌偏多白白魚。

送羅宗温太守之思南

別駕翺翔絶後塵，功成俄領郡符新。從知簡拔遭明主，想見敷施慰遠人。錦樹秋風催畫舫，青山春雨映朱輪。三分公事詩兼酒，莫惜篇章附鴈頻。

送朱克諧謁告還進賢

故園桑梓客邊心，看徧春花思不禁。得告暫容親藥裹，承恩終擬盍朝簪。如雲

雙鬢功名在，向日孤帆驛路深。莫道行囊無一物，王言何止重千金。

送王愼簡乃郎還安成

一見能令雙眼明，謝庭蘭玉不勝清。二南詩熟聞來日，五采衣懸別後情。檣上萬鴉淮浦樹，江頭百雉豫章城。經過數寄平安字，莫遣高堂白髮生。

送劉文煥憲副提學福建

十年聲價重朝紳，三世衣冠一味貧。明陟乍辭丹鳳闕，晝遊先慰白頭親。豺狼道路風霜舊，桃李門牆雨露新。未覺離筵懷抱惡，士風從此定還淳。

送羅宗器還任閩藩

東林見月幾虧盈，布被藤牀客夢清。最績過煩徵覆考，宗器以無按察司考語，吏部行查，是以久住。報至，乃得歸。新詩長得入優評。便民方略仍騰疏，入幕風流獨擅名。來鶴亭前春色早，錦袍歸映百花明。亭乃宗器建，以爲退息之所。

九日同彭景武春官徐舜和汪抑之器之三太史白雲觀登高

人情都愛重陽好，塵世難逢笑口開。與子丁寧深載酒，及身强健數登臺。千山落木嵐光老，萬井寒烟暮色催。上馬頹然烏帽側，風流無讓習池回。

送羅子文任興化推官

離觴欲罷更吟詩，正是詩人別我時。雲布曉陰天漠漠，柳含春意日遲遲。親闈視膳江魚美，官舍開筵海錯宜。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

送李都閫赴江西

將軍赴鎮馬如龍，寶劍飛霜膽氣雄。第一才名光武舉，儘多能事振家風。西山曉色旌幢外，南浦秋聲鼓角中。翹首雲臺高萬丈，會將歌舞笑兒童。

送蕭順之宰古田

交情十載渾如昨，文雅風流繼昔賢。製錦秪今須妙手，夢刀他日看喬遷。仙舟汎汎投前浦，啼鳥依依戀別筵。勤學一生知底用，姓名留取汗青傳。

次韻吴克温先生雪假山二首

對酒山成大笑號，千金須賞片時勞。解因積雪寧非智，恐碍飛雲不用高。勢壓簷楹張鳳翼，光侵樽俎析牛毛。眼前真假無煩辨，不見桑田變海濤。

其　二

夢裏山靈向我號，良工無乃用心勞。三峰削出瀛洲近，千里移來太白高。見晛恍疑流石髓，出雲空擬潤田毛。知君自有悠然處，幾度長歌酌翠濤。

送趙庭實太守之濟南

入眼風標識貴人，錦袍還似布衣貧。

久含鷄舌趨金馬，暫別龍顔剖玉麟。千里封疆河濟合，百年勛業鼎彝親。寒風落盡離亭柳，未阻隨車有脚春。

輓封編修吴公南夫先生尊甫

憶過吳門趨拜日，秀眉盈寸炯雙瞳。承恩已帶冰銜貴，愛客頻催玉觶空。千里書來驚伏枕，一朝仙去訝乘風。天平山畔人多少，細挹甘泉思不窮。翁於天平山浚井以便往來者，故云。

送段廷舉掌教之東平

移官又問東原路，臨别匆匆不盡觴。庠序合興周禮樂，山河猶記漢封疆。行邊樹繞雲帆迴，坐裏風回泮藻香。師道正看繩祖武，冰銜重儗荷恩光。

壬戌元宵應制四首

明德當天曆數歸，華夷無處不光輝。瑞靄還將燈火同民樂，未覺觀遊與道違。瑞靄迴浮温室樹，卿雲濃染侍臣衣。不知夜色深還淺，星近蓬萊頂上稀。

其　二

千金一刻是元宵，惟有官家樂事饒。烟火熏天呈巧樣，管絃隨處奏新謡。重門月上金鋪暖，四海春回玉燭調。願取滄溟供壽酒，年年今夕奉神堯。

其　三

九陌香塵徹夜飛，禁中燈火正輝輝。烟雲杳靄魚龍見，樓閣玲瓏錦繡圍。風遞歌聲聞别館，梅交春色上重闈。皇心自儆無虞日，畢歲觀遊此外稀。

其　四

舞態頻更夜未央，漸看華月轉東廊。燭龍夭矯天門迥，火樹參差輦路長。一笑獨回春似海，三呼齊祝壽如岡。太平樂事渾難寫，擬續《卷阿》第二章。

試六館諸生喜而有作

夙正衣冠坐講堂，載歌《棫樸》興洋洋。碧梧日上群英合，丹桂風行六館涼。野馬蕩回周禮樂，春蠶繅就漢文章。陶鎔自愧渾無術，校閱寧辭累日忙。

送劉循理冬官公差之贛便道過家

官曹暫入身如客，省檄專承命自天。驛路年華南鴈盡，故園春色小桃鮮。功名正屬三場後，弩矢寧煩百步先。何處詩懷應更好，鬱孤臺上俯晴川。

齋居懷京中舊寮友

殘雪凝光竹嘯風，齋居那復故人同。孤吟入夜才偏澁，遠道逢春夢忽通。七日文章慚霧豹，百年蹤跡等泥鴻。也應垂念江湖客，鳳沿詩來定幾筒。

送馬汝礪太守還廬州尊翁時爲南京少宗伯

颿轉濡須鼓急撾，兒童騎竹滿晴沙。纔傾別酒催行色，便有春風管物華。雲氣暖通南省樹，茶烟清繞使君衙。亦知撫字勞心在，留取功名入世家。

冰蘗爲彭中舍乃尊賦

生來不作封侯夢，老去依然赤子心。

千駟景公身易朽，一瓢顔氏樂堪尋。行藏自喜山林邃，清苦誰知意味深。欲叩凌陰探藥籠，秘方珍重幾南金。

奉邀舊翰林諸公草酌次韻是會有詩，太宰林公名曰《璧水會詩》

烟雨樓臺午氣清，肩輿聯過識高情。座當移處懷初暢，酒到酣時令轉明。樹好故應啼鳥戀，山高還被夕陽旌。風流夢想瀛州舊，璧水新煩訂會名。

送陳黄門惇賢送父還鄉

安車穩就金陵養，紫誥新貤近侍封。正喜德星移照遠，忽聞歸興逼秋濃。銀鞍晚衖離亭雨，綵服晨窗别岸鍾。此去亦知寬告在，壽筵無日不從容。

次韻呈守菴叔父

平生防意直如城，憂患無干老太平。閑對金昆終日款，醉看玉樹幾枝横。養魚水縮還親導，采藥山深慣獨行。誰道古人今不及，鹿門風景正分明。

送鄭司徒致仕還鄉

老至飄然謝寵榮，詔書優進地官卿。從知去國心猶赤，見説還山夢已清。驛路暫依紅樹宿，海邦重訂白鷗盟。維駒不盡今朝意，仰斗徒懸後夜情。

和鄭司徒留别韻

别酒初醒月滿江，暫憑方舫作吟窗。殘碁懶用機心著，神鼎那無膂力扛。路出

五湖人去獨，風清三徑鶴來雙。閒中著述能多辨，消得群儒北面降。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雨霽官河柳乍晞，仙舟乘漲去如飛。諸生學問存章句，夫子心胸有範圍。白鹿洞前雲漠漠，聘君亭下草菲菲。從來古意知多少，此日臨登願不違。

中秋夜看月有作 丙寅歲

月滿高樓猶未知，今朝那合上樓遲。不須達曙殷勤望，且試停杯一問之。三五何能長潔白，尋常還是幾盈虧。樂同年少心偏遠，偏倚欄干有所思。

十六夜

長空萬里浄無雲，月色今宵滿十分。清賞偶因嚴戒輟，時老父以目眵止酒。遠書頻遺吉聲聞。時連得二弟書，知允迪再被薦，允恕亦平安。山連北斗疑增峻，風入南樓覺尚薰。辨得此心如此景，人間何事漫紛紛。

奉和大人送行韻上呈 二首

可人秋月滿樓光，明發誰教促去裝。清夢尚隨靈壽杖，兼金難覓返魂香。前周後魯知何日，北斗南箕各一方。惟有訓辭長在目，要看千里作尋常。

其　二

奉來庭訓日周旋，宦業無成浪有年。愛日自緣心事切，辭官非爲里居便。陶鈞

妙手寧須我，螻蟻微忱莫動天。離思更將秋色遠，晚江孤鴈落霞前。

又用韻奉廣大人之意二首

慣依黃髮款年光，肯爲浮名浪趨裝。竹色不隨寒暑變，花枝長伴笑談香。家傳宦譜非今日，道濟時艱有大方。烏鳥私情憐未遂，諸孫歌舞亦能常。

其　二

兩京仍護綵舟還，色養關心幸有年。三徑舊開風月滿，深衣新製起居便。謳吟體傳唐家律，寤寐心懸杞國天。遠別極知諸福在，夢魂偏泥寢門前。兩有年字同義別。

瀛洲雅會次劉野亭先生韻四首

垣竹埤梧映碧溪，八龍名氏鑠新題。乾坤此會今能再，江漢清流自不西。前席已歸黃閣老，雅歌仍和北山藜。黃花待我渾無恙，敢向霜枝着眼低。

其　二

鄙夫貪住白雲谿，一鶴多慚大手題。幾憶蓬瀛天遠近，又親談笑席東西。酒行樂處兼浮白，羹味平時半著藜。千古斯文知未喪，晚風衰柳望中低。

其　三

分曹多暇復同遊，意氣驪然隘九州。佳地稱爲文字飲，清樽嫌及婦人謀。毫端珠玉三千首，眼底衣冠第一流。却恐疎慵叅未得，君恩交誼兩難疇。

其　四

黃花對酒勝春遊，瓮裏蒲萄肯換州。病軀諳謔有時成故事，行藏無處著人謀。每憶三年艾，長楫終輕萬里流。瓊玖木瓜渾不類，向來詩句若爲疇。

送王實菴太宰致仕

承詔歸田鬢未皤，好山徐奉板輿過。人生盛福今如此，身外浮名更若何。四海均平藏妙用，三朝遭際足恩波。夢魂儻憶留都景，飛示新篇莫厭多。

楊文貞公祠成大司成冰玉先生有作次韻二首

霖雨當時已霈然，更餘膏馥遠流傳。元臣廟食宜千載，太守囊封契九天。奔走故應多士合，經營還喜後人賢。清時盛典那無紀，牆壁新題又幾聯。

其　二

物情天意久差池，殷禮初聞賦孔時。公旦蒸嘗侯國領，巫咸勳烈史官知。衣冠此日方胥慶，陵谷他年莫浪疑。來哲升堂渾不少，合分前席與伊誰。

送王伯安入朝庚午冬

巵罏聯句佛燈前，雲散風流頓十年。曾見山東題小録，又聞瀛海遇真仙。一封朝奏心徒切，萬里生還命有懸。今日仕優仍好學，獨攜書卷去朝天。

慶鶴次劉野亭先生韻四首

出塵標格價難裁，籠入南宮手自開。

槐露乍零呼伴起，竹風微動御仙來。新袍有象宜爲主，老鳳無毛合避臺。我欲借騎應不惜，上摩黃道訪三台。

其　二

故典新儀費討裁，鬱襟煩思若爲開。聲徹纔看種竹百竿活，又喜傳書雙鶴來。聲徹鈞天偕律呂，食分清俸走輿臺。浮丘相去流傳在，何似吟篇落上台。

其　三

鳴皐詩好爲誰裁，靡爵心同象有開。禁省合容山客聚，竹窗疑是故人來。春程翫舞時參隊，静鼓瑶琴屢傍臺。多謝揚州貪刺史，清風千古屬公台。

其　四

緇素應煩玉女裁，曉風聲度畫堂開。身輕幾欲凌雲去，性警端能擇主來。曾見蘇公遊赤壁，復隨清獻過琴臺。人間俛仰江山舊，今日光華邇上台。

送黃太宰先生致仕

馬船横壓大江湄，且對離筵賦別知。天上風雲還似昨，古來卿相亦如斯。青山自是通行路，黃髮何妨再起時。家近蘭亭春正好，未應高興减羲之。

送楊長史之任

璧水溶溶老翠芹，湘潭春色又平分。裾長穩向王門曳，調古多從宦邸聞。曉殿光華依大雅，晚窗消息付微醺。有時夢繞同寅地，莫遣緘書隔暮雲。

送韓大卿赴刑侍任

宦轍周流四十年，甘棠陰在有詩傳。匡時慮遠人難識，執法官高地屢遷。朝下午門同輩少，賞尋韋曲晚芳妍。群生共此恢恢網，一道宏綱上屬天。

送俞少司空赴召

鶯來高樹有新聲，❶吹起殘花弄曉晴。春水欲平桃葉渡，冬卿初別石頭城。魏牟江上心能遠，顯父壺中酒正清。臺沼百年餘武烈，秖應前席問蒼生。

送林博士赴九江貳守任

手栽桃李盡成陰，此去應勞撫字心。清酒幾行賒後會，朱絃三歎有遺音。爐峰日射香烟紫，湓浦潮添雪水深。解慍風行吾亦快，不妨題句滿東林。

陳復清輓章侍御察之父

吴水東頭舊隱村，幾株楊柳映柴門。閑中秀句多能辨，身後清風凛尚存。藥圃燕交春徑跡，釣沙龍變晚潮痕。亦知埋骨青山久，深入泉臺有湛恩。

次韻睡起答何中蒙趙元默二舉人二首。

趙嘗及白沙門

雨中江柳亂毿毿，午枕知君未肯貪。萬里珠還南海櫝，一般青出白沙藍。心游物表風斯下，坐到更深月正南。巾幘依然塵不染，蒼頭猶進曉盆泔。

❶「來」，四庫本作「求」。

其　二

眼前真合口三緘，山有黃精憶舊鑱。美酒如澠輸客醉，翠屏當牖要人監。吟多未覺風光盡，夢少何妨燕語喃。行止分明天意在，北風長夏送歸帆。時除名歸。

雨中過鄱陽湖望廬山不見

那堪雨脚連山脚，寄與山靈莫浪猜。宇宙要開觀物眼，風波方見濟川才。卧龍庭院誰專領，跨鶴仙人儻一來。袖有瓣香真自惜，鑪峰何日掃莓苔。

北堂永秀爲趙元默賦

北堂坐對宜男草，遊子行看永秀圖。風渚殘燈飛夢近，曉叢清露著花無。香浮壽酒筵初秩，影亂媥衣日未晡。共識王孫家法遠，眼前餘慶是貞符。

候風南浦連日苦熱

南浦逶迤緑樹多，萬艘環繫水無波。喧聲不覺催人老，美景其如執熱何。河朔芳樽空往事，郢中白雪漫高歌。十年塵垢紛盈爪，聊就深清試刮磨。

寫懷寄監中寮友

鷄鳴山下橋門路，二十年中憶屢遊。伴食再書新紙尾，趨庭先到舊營頭。大人舊居校尉營。清時有幸歸田早，白日無私照物周。千里故人高誼在，幾回風雨夢孤舟。

慶族叔用舟甫壽七十

東風吹却暮雲輕，南極星光徹夜明。

細數春秋經七十，直從髫亂閱升平。山扶棟宇層層在，手種松篁箇箇成。壽酒一年還一度，德音長合重鄉評。

用西皋叔父韻謝守菴叔父招飲

小樓偏得近高居，酒熟常蒙隔壁呼。最喜家庭多壽豈，不妨窮達有乘除。古人可作歸元亮，實事堪陳陋子虛。飲到酣時情已洽，天寒何必更投壺。

環山樓爲陳太僕題

元龍牀上有高樓，新占淮南第一州。青翠入窗來不斷，圖書終日坐忘收。花香客醉釀泉酒，雨霽人争野渡舟。吟送夕陽芳草遠，滿川雲錦散驊騮。

用韻謝諸父見過賞雪

雪中清賞就蝸居，坐久還聞凍鳥呼。草率時羞慚餖飣，拜興常禮荷開除。老親飲量渾無敵，諸父詩名總不虛。聞説梅梢春意早，擬於花下更攜壺。

次韻寄二弟并自述共三首

同朝同氣復同居，看取荆花滿意舒。斗附北辰喉舌正，春生嚴棘網羅除。笑談自可兼三益，變動還應玩六虛。飲酒飫時遥念我，磁罌無謝玉爲壺。

其　二

奉親堂上是安居，春酒杯長日自舒。已向園林成獨樂，不知廊廟富新除。讀殘帝典孤燈在，參透禪機萬象虛。藥籠秖今

多國老，閒身聊寄老翁壺。

其　三

天涯書到動經年，字滿長箋又短箋。小日弟兄原競爽，一時名位總光前。從知有道興明哲，自信無媒合蹇連。身世未應容易了，古書何啻一囊錢。

聞逆宦伏誅次澄江公韻

元惡端宜具五刑，株連仍覩罷三卿。曹劉畢。君臣有道終須正，天日無私本自明。堪笑李斯空歎犬，張也。若爲馮道尚封瀛。焦也。中興合在周宣上，一攬威權萬國平。

次韻奉呈大人

一門重疊被恩光，仰愧慈烏又趨裝。清酒已虞先叙別，紫袍猶得自薰香。心期及物才非稱，教熟趨庭行合方。聞説便途歸仲子，私恩公義總天常。將行之旦，得加封文書。遂行望謝禮，告祠堂會族。

次韻答守菴叔父復官之賀

社鼠寧容久穴居，時來群憤一朝舒。祖功宗德分明在，苛禁繁文次第除。萬里渚鴻飛向北，幾人蕉鹿夢成虛。不才也復青氈舊，賀酒親煩載滿壺。

次韻答曾雪坡

此行疑是又疑非，賴有高人獨我知。義重敢先東郭弔，情深難忘北山詩。即看俎豆橋門日，寧異簞瓢陋巷時。好景別來偏入夢，雪坡春水到愚池。

寄李敬夫用其送行韻二首

謫仙孫子瑩冰清，七步踉蹡五字成。心遠獨憐山水好，眼高渾看利名輕。存身我已慚龍蟄，縻爵誰應和鶴鳴。別酒半醒回首處，江風吹浪暮雲平。

其　二

幾載巖居夢亦清，手栽松竹喜初成。君王自合天明畏，我輩寧關世重輕。殘卷未容資蠹食，好山重許對鷄鳴。却愁心學人稀講，滿耳高談了治平。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九十八首

遊白鹿洞三首

偶尋白鹿洞中春，初識廬山面目真。往回數次，惟此行始見廬山分明。雙瀑下垂深歲月，開先瀑布在西南，遥望見之。五峰高聳切星辰。白鹿書院，正在五老峰下。篤生豪傑寧無繼，雄鎮江湖合有神。安得結茆當絶頂，此生長作看山人。

其　二

肩輿晨發路逶迤，樹老山深日上遲。古洞有名傳白鹿，斯文無恙仰先師。瓣香喜遂平生願，遺刻貪尋絶妙辭。指點重勞賢别駕，不妨深酌更題詩。南康胥通府陪行，因具午飲。

其　三

斷岡深谷少人行，逢著山花不識名。水滿稻田群鷺下，林藏茆舍一雞鳴。儒冠夾道儀俱肅，時郡學及星子、都昌二學，有生員九人，讀書院中，在獨對亭前迎候，皆秀朗可喜。石刻臨溪字半明。將近書院道傍澗中，皆巨石挺立，往往深刻大書，所可見者白鹿洞。鹿洞風泉流雨，文行忠信，流盃聽泉，凡數十字，蓋有文公先生遺筆焉。其晦而不見者，尚多有之。追省舊遊多漫浪，斯文今日最關情。

送楊晉叔京兆之任

玉立班行憶共朝，金陵重覩舊風標。

九天召命來何速，千古心期話未消。酌別盞香初壓酒，過江帆趂欲歸潮。都人合識韓京兆，佛骨端能手自燒。

辛未五月九日仲弟允迪自丹陽寄來江行五詠時久候不至遂用其末章韻作一詩答之

繞門迎候幾朝昏，飛蓋飄然向大藩。百里江津能自畫，五年心事共誰論。雖傳謝朓新篇到，應負姜肱舊被存。東海莫教明月上，金樽分照欲傷魂。

憶仲弟以六月六日上事二首

曾從東海泝天河，又占吴山第一坡。官比舊寮真特達，運使、同知皆免歸。劍蟠深匣未銷磨。薰風别院啼黄鳥，細雨閒堦長緑莎。飛蓋東西休草草，要聽含哺老人歌。

其　二

桃花千樹塞玄都，超佐薇垣帝渥殊。上事不妨需暑雨，開門先合剪春蕪。農桑偏野家應給，寮寀同心德不孤。須憶少年兄與弟，青燈相對講三謨。

奉呈大人封君

簾幙風薰酒味柔，野雲垂蔭晚油油。静觀物理都成趣，閒聽樵歌或點頭。衣笥遠封開孔雀，聞京中寄有孔雀袍上臺。釣臺新水下輕鷗。不才又作經時别，多負當年返哺謀。

憶季弟以上皆用仲弟寄來詩韻

日照銀臺晃掖垣，五年五度沐殊恩。拜右參一，轉左參二，進右通三，轉左通四，貤封五，蓋五年內也。對揚閶切心無愧，裁決從容令不煩。草色入簾詩興遠，花香迎客酒盃存。誰知一片瞻雲思，欲共雲鵬萬里騫。

次韻答楊司訓光郁先生時致仕歸

愁將病眼看催科，不道剛逢使者過。生理秖憑詩卷足，夢魂原傍隴雲多。冰霜晚節松當徑，牛女佳期鵲近河。先生一向獨處官舍。不與故人留一宿，良宵争奈月明何。

送少司寇戈公赴京

早從周道騁華驂，閱歷年深事事諳。諸老共推心德一，兩都更踐法司三。時須壽考天饒健，人惜暌違酒要酣。王國靈長端有賴，登仙羞聽鄙夫談。

送通政馮子楓同年赴京二首

先朝同醉杏園春，此會南都僅七人。高文達、龍德宣、劉廷璧、李公著、胡伯珩、子楓，及余也。顧我官資偏耐冷，喜君恩命又更新。廟堂自是憂民地，青紫誰非報主身。高閣離筵殊草草，有懷無惜附書頻。子楓行，予六人者餞於憑虛閣。

其　二

小弟銀臺久備員，長官今喜得高賢。日明梧竹開唐省，風度壎篪協舜絃。對酒共輸情似海，清黄須讓筆如椽。因君重起連枝念，爲把平安兩字傳。

送都憲丁應韶入長銀臺

著處圓融德稱才，還因求舊領銀臺。看花莫問玄都樹，把酒聊空白下盃。心計向來勤獨運，廟謨從此屬參陪。有時雙栢軒中坐，爲道頑兄一味獃。雙栢軒者，季弟所居廂房之新扁也。

壬申元夕大人用梅聖俞韻賦四章依韻奉呈并寄二弟

坎止流行到處歡，童顔無藉酒卮還。元宵月朗心千古，紙帳風清屋半間。晚愛吟詩渾入杜，早知尋樂獨希顔。分來一派源頭水，洗透諸兒夢覺關。

其　二

千金圖奉萬年歡，況喜陽和次第還。春酒復陳燈火夜，綵衣長在户庭間。天憐淡泊舒華月，人爲團欒逞笑顔。猶有一般佳絶處，紅塵飛不到清關。

其　三

記得西湖醉裏歡，滿城燈火夜深還。乙丑元宵正寓杭。老親樂在遨遊外，賢弟官猶

季孟間。藩省秪今參大議，閶闔何日破愁顏。身兼童侍纔三口，宅有重門底用關。

其　四

政通應得萬人歡，將父心勞獨未還。豈無紫殿香烟朝夕裏，澄江明月夢魂間。他夕不妨鮑叔深知管，會有宣尼巧鑄顏。更秉燭，談鋒先斬利名關。

夜坐偶作 時卧病僧菴

斜倚繩床認斗牛，火星初夜欲西流。人間絺綌猶含暑，天上風雲已報秋。擧世可能無管葛，腐儒空解説伊周。行藏兩字明如月，領取清光付酒甌。

次韻平陽方㦨學秋夜客懷 二首。渠時主王司成之家

坐閱芝蘭長謝庭，幾番時雨又秋晴。流螢影度鄉心切，老鶴聲回客夢清。屋裏琴書渾冷落，眼中星斗却分明。還山自是尋常事，問取鵬摶九萬程。

其　二

一葉飄黃下碧柯，羇懷强半屬詩魔。山圍晚市風塵合，月滿秋庭草露多。賓主東南原自美，才華西北定誰過。玉泉金井深千尺，汲引無能奈若何。

壽致政大司徒洪洞韓公

辛相從來自有真，故園消息幾回春。

遥看冉冉低垂翅，贏取堂堂老健身。鳥弄花枝春酒熟，山圍壽域衮衣新。亦知海内瞻依在，還擬彈冠踵後塵。

次韻答吴石樓學士二首

累歲開雲日有程，向人醻酢禮全生。愁將小數迷金注，不道諸公費玉成。原廟曉晴高樹出，公庭春雨亂蛙鳴。報章未就心偏悚，山北山南伐木聲。

其　二

曾舒短翼共雲程，偶落天南北路生。人在蓬壺勞夢想，詩來江漢妙裁成。春風未遣梅花盡，阿閣應聞鳳鳥鳴。尊酒論文知遠近，百年珍重是風聲。

次韻儲柴墟少宰除夕感懷病起自慰二首

使宅清如學士廳，一燈除夕烱寒星。春風細入鑪烟紫，食案高將菜縷青。曾有嘉謨參禹益，況餘新製敵孫丁。從前只欠維熊夢，聞説維熊夢始醒。

其　二

大成門左闕寒廳，華轂來趨曉戴星。坐久玉山疑乍倒，笑回銀海覺全青。登庸正儗光雌甲，陪祀還應戒上丁。神相高明諸福在，得霑醇酊幾人醒。

次韻寄答劉中和大尹

論文尊酒邈佳期，春樹愁看暮雨滋。桂管夢回三萬里，河陽花發幾千枝。庭參

鸞鵠登科日，筆掃珠璣退食時。游刃也知餘地在，心君隨處合巍巍。

喜通政弟至龍江 壬申十一月初七日

別來誰擬會江南，細數年華已十三。烟郭樓臺還舊夢，夜窗風雨入清談。燈花屢撥偏能健，心事相看兩不慙。白髮高堂凝望久，豈無尊酒未容酣。

仲弟久無書

立遡東風卧看雲，多情啼鳥隔窗聞。人非堯舜誰無過，子有衣裳自合熏。保障一方雖用武，平安兩字豈須文。床頭賴得清尊在，且共良朋一醉醺。

得家書知季弟以除日至邑城新正三日拜家慶六日焚黃先是久雨其日始霽各識以詩一章

萬里歸來及歲除，布帆無恙喜何如。南平門壯知新作，光遠堂深得暫居。草酌夜留親客醉，朝衣晨向縣庭趨。逢迎有道應忘勢，不害真爲孺子愚。

其　二

拜舞能多喜不禁，童顏朱紱畫堂深。堦庭草木通和氣，里閈兒童續好音。紫誥直從天上落，香醪初向壽筵斟。風吹幕動輕雲捲，矯首南山見碧岑。

其　三

旌旆悠揚鼓吹明，翩翩輿馬快新晴。龍亭立處山增勢，鸞誥宣時谷應聲。封號

光華躋四品，義方辛苦憶平生。每憐予季寧無見，今度焚黃禮又成。

喜季弟得子

季方書報捧珠新，喜動渾家色笑真。十載震來長虩虩，一門麟趾漸振振。桑蓬出試寧論巧，犀玉分張自合均。天眷吾翁全福在，壽筵無日不陽春。

寄贈仲弟進表赴京

分守歸來暑欲徂，遠飛雙棹入皇都。炎天默試冰霜力，壽域重披海嶽圖。要得承恩堪醉飽，不妨隨例有追趨。賢勞合是平生事，暫許鄉園入夢無。

送薛全卿之淮安

往還不盡斯文好，猶喜分符近在淮。洪範剛柔歸擬議，小民休戚繫科差。風含畫戟森階戺，雨濕青田盡海涯。期月規模千古事，好音須慰故人懷。

送王甌濱赴北監便道歸省

寵命初臨正及瓜，緋袍金帶轉光華。門牆桃李新千樹，南北車書舊一家。晨省細將萱草看，晝遊都付里人誇。永嘉前輩儀刑遠，心印傳來定不差。

瀛洲會次豐原學先生韻壬申四月十九日

開徧春花麥正秋，鍾山晴翠滿芳洲。

地靈合有群仙會，景勝那無七字收。浄洗玉盤行海錯，徐開霜匣看吴鈎。年來自笑無靈氣，敢躐丹梯出一頭。是會也，以欽順有遠行，將處之賓席，偶疾作，不克赴，實亦不敢當也。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

吉州著姓歐陽氏，六百年來幾派分。木本水源推刺史，風流文采到司勳。遥遥祖武今能繼，藹藹仁聲素足聞。多賀端溪諸父老，炎天高蔭有青雲。

送龍德宣之任瓊州

同鄉同榜復同庚，獨以能官早著名。臺院風隨銅虎去，故園花向錦衣明。從知攬鏡心長在，須信乘桴道亦行。尊酒送君還自省，素餐應覺負平生。

送吕仲仁少卿之任

沙頭別酒過江醒，滿路歡聲是德馨。飛蓋乍臨西澗水，攜壺頻上醉翁亭。山當户牖瑶琨碧，雨過郊原苜蓿青。同事亦知吾弟忝，書來方自説趨庭。

半山爲歐陽時瑄賦

秀色知從武姆分，蜀江迴抱隔塵氛。骨蟠地穩疑藏玉，頂去天遥斷出雲。樵徑客稀群鹿擾，草堂星在遠鐘聞。會看叢桂秋花發，山北山南處處薰。

哭族祖壁翁二首。寓居景陵

故園喬木碧森森，新貫經營幾歲陰。

空有尺書頻問候，何由尊酒一論心。湖田繞屋秋仍熟，紗帽籠霜病稍侵。不道生涯今奄盡，計來清淚滿衣襟。

其　二

塵世勞多佚未償，桑榆無復繫斜陽。負薪有望前聞在，坦腹多能後事詳。每憶轉蓬聊異縣，不知埋骨定何鄉。舊時長徑山頭月，夜夜清光滿屋梁。

哭孤峰伯父

昭代遺才老一簞，却憑高壽作恩官。烏紗對酒壎箎合，丈席談經弁總攢。病起尚憐黃菊晚，仙遊俄上白雲端。孤峰絕頂良宵月，愁向金陵洒淚看。

贈王宜學時以翰編謫官嶺南

涼風吹客過金陵，尊酒相逢感慨增。路遠只知紅日近，山深初見白雲層。百年譜諜傳忠孝，四海交游念寢興。君力正强吾未老，江樓春暖待重登。

次汪司成秋日登獅子山尋閲江樓故址韻二首

絕頂風塵萬里秋，閲江何處覓高樓。草深欲礙遊人上，林茂長容倦鳥休。近水一灣明似玦，遠山三點大如牛。知君感慨題詩罷，滿酌金罍坐看鷗。

其　二

碧山紅樹玉人登，水色人心晚共澄。

萬里輕帆風作使，六朝遺跡谷爲陵。霜鴻過眼渾如客，美酒開懷不計升。强欲追扳多病阻，坐酬佳句復難能。

甲戌初度伏蒙大人寵賜長歌謹用首韻賦詩一章以志感且以申致眉壽之祝

青田官舍懸弧日，五十年前正此辰。科第偶然承世業，劬勞何有報吾親。詩來錫福恩逾重，夢想承歡意亦真。猶覺寸心如赤子，靈椿何止八千春。

依韻奉答西阜叔父

五十又逢初度日，聰明那及少年時。高堂錫福憑黃髮，同氣增光有白眉。官久只餘金作帶，酒醇何用玉爲卮。竹林勝賞須重覓，已幸新民似舊黎。時江西群盜之就招者，號爲新民云。

次韻寄答銀臺弟

百歲平分業未光，家庭杯酌但循常。孤踪久合依盤谷，清夢時猶繞建章。江冷魚龍愁混處，天遥鴻鴈憶殊行。何應共暖姜肱被，細講行藏到夜央。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北人官向北京遷，騎鶴揚州不論錢。原隰皇華如舊識，官河新水快重沿。手無高下寃須白，心有經綸髮正玄。因送年家還自省，坐慚清俸欲歸田。

春晚登憑虛閣次熊峰先生韻

穿雲舊路偶重登，步屧輕如鶴背乘。高閣俯臨千萬樹，夕陽斜映兩三僧。振衣總覺清風洒，題壁惟應大手能。何處花開紅又白，醉遊吾記昔人曾。

送楊晉叔亞卿入掌太常

尊酒江亭送長官，錦帆高掛疾如翰。風生綠樹吟懷爽，鳥下平蕪望眼寬。清廟駿奔惟德稱，治朝精選見才難。台躔已近頭仍黑，勳業何勞把鏡看。

壽錢侍御乃父封君

曾抱遺經齒辟雍，倚閭人老宦情慵。虛名漫領江州幕，厚德終膺柱史封。七袞滿來還健在，大篇吟就每春容。隔江雲物悲遊子，壽域天教有路通。

幽壤重光爲唐仁夫少卿賦

兩度恩光照夜臺，分明功自義方來。林間稍覺悲風静，地下都應笑口開。碑表嵯峨天近止，山川盤鬱氣佳哉。舊灰未冷新烟續，長使嬴金父老猜。

送龍孔紹上舍還鄉

浦樹迎秋咽早蟬，江風吹雨潤離筵。壯懷永結青雲上，鄉思遥馳白鴈前。伴得同聲深酒盞，行逢佳景費吟箋。已看頭角峥嶸見，此去寧容久在淵。

送同年劉廷壁出知蘭州

吴帆高映楚江秋，轉向黄河最上頭。落葉打篷疑夜雨，邊雲仰旆見州樓。男兒意氣終能壯，刺史班資亦自優。都下故人長引領，政聲多遣向東流。

送大司馬張涇川進太子少傅致仕歸全州

頻歲求歸始得歸，此心惟是老天知。寇公聞望無多輩，白傅風流又一時。帆向瀟湘秋色遠，首回鍾阜夕陽遲。能將捧日排雲手，盡采山中五色芝。

送尹其信司訓之新昌

喬木名門遠近知，舊官新命老成時。重逢正擬論文細，相送無嫌載酒遲。冰雪戒途應耐冷，江山如畫好題詩。憑將實學從頭講，肯作尋章摘句師。

送大司空柴公致仕

相送都門更一程，喜於身退見功成。舊提留鑰江山重，新掛朝冠步履輕。綵鷁亂流風正駛，隼旟開路晝偏晴。山林歲晚無塵雜，幾箇松筠是友生。

楊恒叔以母老求去詔進太僕少卿以寵其歸 二首

徵書暫起陶園主，祖道榮歸僕寺卿。京洛風塵從此出，哲人心跡到頭清。鷗迎釣艇添新伴，客闖詩壇續舊盟。樂事賸於諼背取，傍花啼作小兒聲。

其　二

早從京兆聞佳政，晚向留都近德鄰。杯酒未交心已醉，篇章難和諷能頻。腰間合有黄金帶，頭上終須細葛巾。文敏家聲渾未墜，百年林木盡含春。

和答尹憲副先生三首

頓收佳什見情親，一字都來不犯塵。秋院揮毫風正爽，曉窗開卷墨猶新。論心每憶同遊處，矯首難忘奉別晨。門帶清流山附屋，暮年新酒共誰頻。

其　二

天賦微才諒有垠，誤蒙新命出楓宸。平生漫許心非石，何道能令鬼不神。報乏涓埃慚厚禄，愁深江海繫斯人。争如未老身先退，林下清風世所珍。

其　三

十年一曲採芝歌，高掛朝冠保太和。風采至今傳蜀士，文章從昔重賢科。情縈藻句能多寄，光照寒門辱再過。休怪報章成怠緩。兩曹重疊簿書磨。時兼攝工部。

和答楊司訓先生

芹泮香風十載聞，故山歸早亦殊恩。春來每自添詩債，酒罷同誰卧竹根。臺省備員遙慶我，篇章傳世竟輸君。因風報李還西望，雲樹參差日未昏。

奉和大人示喜之作

天恩已自先朝厚，休命還從此日申。

三品從班兼着我，萬邦黎獻豈無人。憂時鬢改終誰諒，衛道身微每自珍。勉率義方圖寸補，永怡黃髮照青春。

其　二

山明水瑩西岡里，日暖風和久大堂。老父自應多受福，諸兒都幸略成章。才慚吏部纓能濯，識可銀臺佩合揚。海道書回仍有獻，壽筵珠玉爛輝光。

送胡司徒致仕

壽篇懇著留公句，公竟投簪可奈何。林下清風應更遠，鏡中疎鬢未全皤。功成不負官曹重，身退還膺寵命多。却把釣遊尋往跡，攜竿重去弄晴波。

寄銀臺弟及寫懷各一首俱用其采石登高韻

樹色凝寒鴈陣橫，兩回江上送君行。長年也識沿洄意，流水何如去住情。將父事諧心最樂，登高詩到語堪驚。別來還夢金陵否，早晚相親是友生。

其　二

柳暗春城起暮烟，城頭殘照數峰妍。欣同道侶尋顏樂，懶聽詩翁詠李娟。蜂蝶有營終自苦，夔蚿何校漫相憐。素來心事如絃直，得謝浮名更洒然。

羅子文侍御墜馬傷足有作次韻二首

九衢驄馬乍停經，贏得都人掉臂行。

事出不虞應有數，膚存兼愛豈無驚。少拚日月供衾枕，兼把琴尊養性情。高步天衢玄髮在，直須宣力徧蒼生。

其　二

詩句清堪敵草塘，爲占諸福定如岡。還臺再騁追風驃，宴客仍開書錦堂。便好喧呼如杜適，可能堅臥似袁僵。他年華轂翺翔地，細雨新橋路莫忘。

次吴白樓借山韻

借居聊誦鵲巢詩，兼得峰巒不費辭。青眼熟看忘主客，紫金遥對辨公私。棲雲老樹巖頭幹，照水名花洞口枝。仁者安然如固有，我來須盡壽筵卮。

送學正蕭乃禎同考應天事畢還定庠

秦淮西畔棘闈深，夜燭晨光最苦心。自信吹嘘遺朽木，總知淘汰得精金。儒門譜諜端能繼，客路風霜亦慣禁。此去三鱣佳兆協，再從天上叙鄉音。

送王司成考績

離筵冰雪瑩征袍，未説官資望已高。戀闕豈辭來往數，過家兼有送迎勞。百年繼武仍科第，四海知心總譽髦。春暖鴈行分又合，鳳池從此對揮毫。

送大司成魯蓮北改莅北監

南北山川總帝畿，賢勞那得謝驅馳。

江濤滾滾風初定，燕黍芃芃雨載滋。多學竟須歸易簡，時文先與變支離。臨岐病眼分明在，不負清朝國子師。

少司馬陳公進大司寇致仕僑居金陵

宦轍留連即故鄉，石城斜日錦衣光。官高獨欠樓臺地，身健何須服食方。繼粟深恩應有數，承家餘慶故難量。都人拭目耆英會，莫遣風流擅洛陽。

送潘寺正鑑任福建僉事

棘寺勞多德在人，外臺超擢寵恩新。未論富貴還鄉里，豫擬澄清到海濱。秋院雨聲蕉葉重，晚衙晴色荔枝勻。垂芳汗簡應留意，惟有廉公兩字真。

午日白巖司馬招飲于天界寺席上次甯菴宗伯韻

高雲閣雨試朝晴，寶地清涼即化城。江不擇流看飲納，鳥猶求友聽嚶鳴。衣冠已盡東南美，歌舞兼容雅俗更。聊把閑情付游衍，永持忠赤贊升平。

孝陵行香喜晴用前韻

遥鐘隱隱報新晴，陵樹蒼蒼接禁城。燈火重門千騎出，陂池流水亂蛙鳴。瞻依地切天同久，奔走身微歲屢更。歸路喜看紅日上，南山剛與帽簷平。

題山水畫送郭姑夫南還

竹溪溪上久逃名，乘興飄然到石城。尊酒笑談剛匝月，腎腸傾倒見平生。雲移遠樹千峰出，風送歸帆一葉輕。福壽直將山海祝，畫圖持贈不勝情。

憑虚閣宴飲次吴甯菴周大理韻各一首

上方雲起望來迷，下界聞歌客到齊。高會我叨陪末席，捷登誰肯犯旁蹊。談依日用諸乘小，氣逼星躔萬象低。吟罷不妨歸路晚，緑楊無數鳥争啼。

其　二

雲藏高閣樹浮烟，老衲焚香導客前。秀合江山千古在，美兼人景一時全。争哦藻句添公事，頻繼芳尊減俸錢。紅日醉看猶未晚，羲和應與暫停鞭。

貞壽堂爲安福朱仁舉人祖母賦 少司空趙先生所扁

堂下蘭菲桂亦芳，栽培人只在中堂。柏舟自昔關風教，春酒頻年祝壽康。過雨遥山朝翠合，凌霜高竹晚陰長。司空爲秉春秋筆，兩字應垂百世光。

丁丑十月七日早辭朝有感而作

萬年枝上萬鴉飛，曙色蒼茫接禁闈。當路驊騮行總快，候朝燈火聚還稀。南來日久衣添著，西向心勞帶減圍。寶鏹再承恩賜出，鑪烟裊裊思依依。

寓儀真公館大雪

清源見雪又迎鑾，天遣愁腸一再寬。杯酒自堪供燮理，瓊樓誰切念高寒。孤村乞火還趨市，小艇求魚巧泝湍。詔許寧親歸有日，緘書先遣報平安。

戊寅春分日祀先禮畢奉大人合宴于中堂喜而有作

神馭初旋燕席張，東風花柳日偏長。圭田永食諸孫報，福酒分霑滿座香。歌舞總能娛大耋，笑談時復得周行。歸寧已荷天恩厚，吉禮參陪更有光。

觀瀾爲曾峻術賦

門前屋後雙龍水，岸岸青苔送急流。應恨早年無眼力，頗於中道識源頭。高人會肯傳琴譜，稚子何須理釣鉤。便把脚跟牢劄定，芳名從此合多收。

慶季弟新居落成用仲弟韻

新構崢嶸與世更，宋朝遺址尚依城。地靈總信人須傑，心遠從知夢亦清。春酒日長花膹發，曉簷風細鵲雙鳴。百年事業無窮在，一善何妨取衛荆。

吴甯菴宗伯家園絲瓜有一蔕四五實者次韻二首

生祥生到後園瓜，始信天親積善家。一氣分張還共蔕，五行團聚正交花。題經大手絲成錦，賞泛深杯影辨蛇。靈種只疑傳不得，未應無地長春芽。

其　二

浮花摘盡紛垂實，和氣熏餘更發祥。未説嘉賓來四面，會看仍代起三場。巧憑造化人難測，秀出叢蕭露轉瀼。往事合將同潁況，作書何日獻明堂。

中秋燕集大人命以看字韻賦詩

宦海心期欲訂難，一時齊奉萬年歡。堂高坐待冰輪正，酒釅行分夜氣寒。物外高懷原洒落，人間真福是平安。壽星近與南山接，還上層樓仔細看。

次韻憲副弟獨遊金魚州❶

一見洲形便識名，去年曾此共臨清。路盤絶岸遊蹤少，秋透遥山望眼明。老樹新篁均雨露，浴鳧飛鷺各心情。雖然獨往堪乘興，誰與詩成勸一觥。

送李濟之赴寧波貳守任

暫假霜威肅泰和，李以御史再調而來。又飛文旆入寧波。當官已見勤勞著，敵愾兼聞斬獲多。嘗與勤王之舉。老樹疎花江畔影，

❶「州」，四庫本作「洲」。

古聲新調別時歌。相知相愛相期遠，汗簡功名諒不磨。

次韻憲副弟元日志喜人日寫懷之作 己卯歲

晴光朝動綵雲端，拜稽欣逢后土乾。❶家慶一門春鎮好，皇恩三世海同寬。瓊葩的歷含殘雪，瑞靄氤氳繞畫闌。早晚賜休應有詔，鯉庭從此日承歡。

其　二

流傭無處覓宗襟，何意春雲又作陰。把酒未消今日悶，讀書曾見古人心。望懸北斗虛回柄，責在群公合受箴。賴有庭梅爲伴久，愁來猶得對花吟。

遊青原山 庚辰閏八月十一日，歐陽綉衣從龍，季弟允恕同遊

朝訪名山露未晞，翠嵐浮動欲侵衣。坡頭路轉松陰合，隴上人閒荳莢肥。泉響遙聞心已凈，寺門初到夢先飛。從來賸有烟霞癖，争奈行藏與願違。數月前嘗夢游上元縣一寺，及入山則宛然夢中境，乃知上元即青原，亦異哉。

❶「拜稽」，四庫本作「稽拜」。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七言排律三首　歌一首

七言律詩

清明謁陵有感辛巳年

曾騎羸馬遡秋風，廿載重來鬢已蓬。史館故人多化鶴，泰陵新樹復摩空。山連禁籞春仍碧，花傍齋廬晚更紅。坐聽白頭宮監語，鑪烟銷盡思無窮。

送太宰廖公之任南京

春風飛蓋出長安，蘭臭彌襟執別難。河近故園分馬頰，山臨東省見龍蟠。經綸業共年華遠，舉措功歸士習端。便擬從公從未得，永懷遥寄碧琅玕。

送楊瑞虹亞卿謝病還蜀

昭代家聲海内聞，兩朝華寵職頻分。正趨黄道依紅日，俄向青山卧白雲。物理亦知無定在，襟懷聊與釋憂勤。鏡中玄髪應難變，滿擬重來更策勳。

慶劉鐵柯司寇八十壽

江亭酌別公初老，烟樹馳情又十春。暮景喜聞身絶健，秋曹猶頌筆如神。花開別塢飄香遠，歌送深杯换曲頻。誰伴笑談終永夕，孟光曾共早年貧。

次韻蔡都尉自喜

鳳簫聲協早登仙，金石何如信誓堅。曉入簾帷香滃霧，春融庭院柳鋪綿。德門慶衍兒孫令，戚畹名芳遠近傳。重覩嗣皇如憲祖，未妨詩酒樂餘年。

送彭錦衣濟永歸蘭州 幸菴司馬之弟

金臺雲氣接金城，去住偏關手足情。經國雄才新遇主，承家能事舊宜兄。百壺且壯登車色，雙鯉應傳過隴聲。眼底太平渾有象，賸哦詩句莫談兵。

汪石潭分惠新酒兼侑以詩依韻走謝

寒欺吟筆硬如柴，鄰甕分霑一笑排。透鬲便疑生羽翰，賞心何必論官階。方傳内署名難擬，韻洽同年樂每偕。銀燭熒光搖醉眼，報章題就漫稱佳。

送熊峰太宰祭告東行

百神隨帝扶興運，殷禮春來次第行。祝帛遠將周上宰，衣冠迎拜魯諸生。堯陵孔廟瞻依切，漢檢秦碑感慨并。風咏也知餘樂地，玉堂青史仰裁成。

送劉克柔尚寶祭告南行

朱函分捧内廷香，旆指西南驛路長。將祀有誠宜受福，登高能賦更飛觴。鶴樓晚照熏殘席，牛渚春潮接故鄉。須憶明良千載遇，晝遊雖樂未容荒。

送劉汝忠尚寶祭告東海東鎮

曉分青帛出廷中，才地真當海鎮雄。馬首直迎初上日，旌旄微颺欲回風。亦知物色勞題詠，應有馨香妙感通。十載關心松柏路，更持杯酒酹先公。

慶敬所少傅六十壽

力扶周鼎寸心勞，紅日初升見二毛。神秀早從南嶽降，忠貞頻荷玉音褒。花迎大斗春無際，喜動連枝望總高。元老壽康天下福，承恩長傍鬱金袍。

送張敬亭都憲還宣城

優詔親承返故鄉，春山春水盡增光。懸車已遂題橋志，背郭應開佚老堂。花塢嬉遊詩轉富，賓筵歌舞晝偏長。也知別有酬恩地，接武亨衢見兩郎。

二月二十九日隨駕耕藉

壇上風雲護赭袍，鑾頭旗鼓夙分曹。三推預擬粢盛潔，萬壽緣知稼穡勞。景向春妍人總快，燕逢恩賜我猶叨。升平敢就諸公卜，未取明農一節高。

三月初七日駕幸太學喜而有作 時朝鮮使臣陳乞觀禮，詔特允之

翠華侵曉莅成均，道仰先師釋奠親。玉振金聲千古韻，鳶飛魚躍萬方春。講容坐聽承優詔，光許陪觀慰遠人。茗飲啜餘齊拜舞，中天文運喜重新。

成國朱公奉使安陸恭上興獻帝册寶

奉明園樹九重心，目極南雲思不禁。玉册尊親昭盛典，上公啣命惕冲襟。花迎使節晴川麗，風引香烟曉殿深。登薦禮成歸奏早，開筵應出賜來金。

承乏南銓同年諸公會餞于石潭少宰之第即席聯句爲贈余因賦短章留别三江以家孫之戚不與時五月二日也

金石交情向白頭，一尊今日轉綢繆。心同不道江湖遠，材劣偏慚雨露優。綵筆有神看並掃，明珠無價辱分投。秋來更喜多鴻雁，别後書應次第收。

五月四日朝辭後過部中告辭白嵓太宰留酌于水鏡堂已而移坐花間同石潭少宰聯句爲贈余亦賦短章留别

花前樹底更移尊，醉眼看花未覺昏。長卷倏題佳句滿，高情須共古人論。極知場藿堪終夕，誰遣驪駒已在門。商鼎祗今欣有屬，漸容投老白雲村。

舟行有懷三江宗伯用收字韻奉寄

離索偏懷老狀頭，交情自昔兩綢繆。已推永叔文章妙，更仰王曾德望優。祖道深杯妨共把，雲林倦翮有先投。蘭枯莫重經時戚，美實都看晚歲收。

送胡伯珩都憲入賀尊號禮成

剛拂行塵又送行，蟬鳴高樹已秋聲。使華盡仰中丞貴，嘉會欣逢大禮成。喜動天顔榮晝接，養隆慈極副葵傾。晚風涼月過從地，尊酒從容話兩京。

送郭正學太守之辰州

晝舫南來日幾程，眼前華寵見雙旌。宜民豈乏循良政，折獄曾留敬忌名。溪繞舊封蠻路合，砂登新穴貢函盈。臨岐重憶當家事，人境還看竹馬迎。

鈐山堂爲翰讀嚴惟中賦

堂上昔年曾聚首，隔江山肯送青來。雖緣客路忙中別，也識天機靜裏該。文筆迅揮端有助，道心深契了無猜。出門咫尺多芹藻，誰信詒謀更遠哉。

贈大司寇趙清溪先生次熊峰太宰韻二首

才高當代更多聞，到處真成早歲雲。司寇得人方慰我，留都分務復從君。山河再展于公第，案牘新刊極禹文。偏是後湖風物好，不妨飛蓋往來勤。

其　二

去來心迹喜雙清，官署依然接太平。南京三法司皆在太平門外，公先是嘗佐南臺，故云。湖水滿時蓮正發，圜扉空處草還生。争看老氣凌霄漢，自倚丹衷答聖明。堂後新碑高幾許，知公無愧續題名。

次徐太守登快閣韻二首

飛樓獨立俯重闉，高興凌雲得句新。江氣半侵巖岫曉，菜花微漏圃田春。暫延故老還諏俗，遥望窮簷總切身。分合趨陪慚蹇劣，杳如南北海之濱。

其　二

户牖憑虚次第開，喜看春色上蒿萊。香凝便坐遥山合，風動高旌過鳥猜。詠物思深渾脱洒，懷賢心苦重徘徊。寧知父老瞻依切，顧倒雙江作壽杯。

東湖書院爲吴獻臣亞卿賦

高情偏愛水雲村，書院新開地望尊。未説五車堪實腹，要將諸子共尋源。風回遠渚漁歌斷，月滿中庭桂影繁。誰信我非曾宿客，曉來傾蓋已忘言。

張怡軒藩檢以使事便道過家省墓訖遂還任

晝遊初洽又辭鄉，緑水紅蓮引興長。寢食未忘公事了，姓名曾列薦書香。洲連驛樹藏鸚鵡，山染晴雲躍鳳凰。早晚政成應入奏，更從天上沐恩光。

送通政弟赴京

東園花木正芳菲，誰遣行藏與願違。還闕未嫌雙鬢短，報恩渾覺此身微。柳縈别緒紛如織，風獎征帆疾似飛。諸老會時應有問，幸容衰朽謝朝衣。

咏茉莉用通政弟韻

庭前偶結三年伴，嶺表曾聞四季開。弱朵慣涵清露重，幽芳能趁美人來。未論茗椀分餘韻，且向冰簷護宿栽。花譜流傳多鉅筆，總誇顔色亦偏哉。

咏憲副弟庭中茉莉用前韻

南屏緊護芳菲地，爲問霜前幾度開。老蛾不應迷路入，晴蜂猶省傍簷來。香浮壽斝憐新摘，根穩陶盆憶舊栽。却笑詩成花已過，凌冬能發更奇哉。

用韻招二弟小酌

時平稍緩憂心擣，老生何妨笑口開。❶已戒張筵花底坐，預期聯步午前來。和鳴莫負朝陽扁，晚翠曾厪老父栽。記取詩人歌蟋蟀，一觴一咏亦宜哉。

滕王閣新成兼祠文謝二忠次陳高梧都憲韻

江上重瞻第一樓，按圖還是幾春秋。衣冠聚會清時事，歌舞銷沉異代愁。北斗近簷星盡拱，西山迎客雨初收。俗傳澤國須雄鎮，賴有中丞肯細諏。

其　二

兩公真不愧儒冠，牛斗秋高劍氣寒。百尺新祠連閣起，萬年青史當經看。勤王慷慨心俱盡，就義從容事總難。風馬雲車

❶「生」，四庫本作「至」。

無近遠，他鄉何似故鄉安。

送朱推府顒伯考績赴京

南山凝翠雨初晴，高樹含風綵鷁輕。戀闕不知江路永，過家還趁晚潮平。雲霄此去看凌厲，才氣從來羡老成。最是平反遺愛遠，挽留無計若爲情。

壽徐大卿廣賢八十

門題三鳳爍金鴉，天柱東頭第一家。官到大卿心更小，齒登中壽德彌嘉。幽居地遠江如帶，仙侶筵深棗似瓜。從此耄期無用頌，靈椿原慣閱年華。

壽節菴叔父七十

竹樹陰濃小逕迂，壯遊那復夢江湖。門銜遠岫將青入，身到稀年謝杖扶。肯播力均家有慶，代終心一德非孤。憑誰喚取丹青手，爲續西岡五老圖。

讀歐陽碧谿詠雪諸作用韻美之

雪裏豪吟忘旦暮，句中深念亦黔黎。才高豈待搜尋得，興劇時同戲謔爲。稍出肺肝酬大造，還將風雅訓諸兒。余衰已甚應藏拙，試問年來和者誰。

謝曾石壁僉憲過訪

一冬纔見兩朝霜，高蓋臨門喜欲狂。

雲雨謾憐翻覆手，時曾公偶慍于群小也。利名俱脱戰争場。瓦鑪續火添和氣，尊酒論文款夕陽。豫擬春遊何處好，童洲橦寺正相望。

送鄧正科還南安

已是聰明不及前，那堪鼻孔更成淵。醫門晚遇肱三折，官簿真收效十全。入眼更憐風韻別，論交應覺世情偏。百年種德深深在，諸老留題有鉅編。

壽楊潛菴七十二首

群從風流不復瞻，喜看霜雪在多髯。芝蘭滿院紛呈秀，水竹成村獨養恬。山拱壽筵秋更碧，客貪清話夜仍淹。七旬自是人間少，五福惟應好德兼。

其二

得謝朝簪力已慫，秖應肝膽向君偏。手書月計方成束，福履時聞總勝前。謀客肯忘林下老，抱疴空憶會中仙。桃花浪軟綿陂緑，更儗春來好放船。

送謝掌教夔之任同安

通家情好比連枝，猶憶宜陽話別時。桃李賸霑春雨化，松筠偏挺歲寒姿。恩頒魏闕新銜潤，路繞閩山疋馬遲。高士軒今無恙否，便風須遣故人知。

壽蕭鴻臚七十

天上歸來二十秋，海中仙屋又添籌。筵開煖應黄鍾律，酒進香凝碧玉甌。扶老

妙方資夜氣，傳家深意屬書樓。司空閥閱渾無忝，耆舊誰當作伴遊。

賀竹港建小宗祠聯科坊

嶺號延羅兆有開，幾從營構見多才。祠堂得地靈龜協，綽楔淩雲過鳥猜。衮衮科名光譜諜，綿綿香火續雲來。霜清旦氣虹梁舉，六偉聲高鼓似雷。

和陳静齋都憲歸休志喜之作二首

久勞暫逸恩私在，誰信中年便得休。疏廣畫圖能赫赫，展禽心事故由由。華堂燕雀争迎主，别館松筠總耐秋。有客問奇千里至，不應終日對羊求。

其　二

亦知動久還思静，應悟其間至妙歟。寒谷春生吹律罷，暮山雲返作霖餘。籬邊賸采陶翁菊，床上兼攤老氏書。二十年前尊酒會，秖今吾是老狂夫。

秦鳳山寄示歸休志感之作依韻答之

向來頻試活人丹，此日懸車静入鑾。黄鳥多情仍送酒，青山無恙獨憑闌。身强底用千金藥，境勝應添百畝蘭。海内耆英渾有數，幾人東向祝加餐。

用鳳山韻自述

久矣衰顏變渥丹，夢魂無復到金鑾。風高徑竹秋偏爽，露浥庭莎夜未闌。筆研

廢來聊學圃，珩璜抱後穩紉蘭。老饕不管傍人笑，官粟猶能滿意餐。

次韻劉焕吾州守見寄

行藏隨分了無疑，秖許平生鮑叔知。荒徑旋開那用買，深杯難强故應辭。猶期向晚粗聞道，頗悔從前浪作詩。汗簡功名君自省，襲黃千載合追隨。

謁初祖主簿府君墓太玄觀主蕭雲漢候于途因過觀中少憩而歸 四首

雙壠亭亭四百秋，府君嗣子附葬其側。總知龜卜契人謀。山形盡向龍門合，王氣長依宰樹浮。蘋藻薦誠趨後裔，詩書垂裕仰先猷。獨憐宦轍驅馳久，今日重來已白頭。

其　二

山勢遥瞻百丈雄，佳城盤處却冲融。清溪世遠碑相亞，白屋人淳姓偶同。府君墓右前去十數武，有清溪楊氏祖墳，文貞公立石表。馬山下居民十數家爲攻木之工，皆羅姓也。藏劍有光應射斗，出雲何意也從龍。諸孫滿眼來能數，若報當年種德功。

其　三

髯翁疑是地行仙，手把熏爐導我前。溪上路窮琳館出，屋頭山合錦屏連。古碑有字渾能辨，殿中有碑題，云牛僧孺撰。鴻寶非人可浪傳。追省舊遊還一笑，苦寒曾訝酒無權。廿年前送司空張公之葬，寒甚，殆不可支。歸途略憩于此，座客皆相先引滿累觴而散。

其　四

峥嶸臺殿俯清流，瀟洒仙翁足應酬。福酒旋温聊共酌，靈砂雖近不須求。風前客裌長林晚，雲際鐘聲古洞秋。先壠隔山纔咫尺，一回瞻拜一來遊。

壽正郎尹南山八十

頂中仙骨自成峰，未數丹砂玉屑功。袍笏滿門官獨顯，篇章行世字尤工。幾人大耋童顏在，百里耆英賀席同。何物更能醒醉眼，鳳毛群繞碧梧桐。

次韻小雷洲靈芝

水釣巖棲道亦光，懶將毛骨試仙方。禎祥特地呈三秀，孝友原來萃一堂。白首聚觀喧笑語，綵毫描寫富篇章。門閭自此須高大，俯瞰黃茆百仞岡。

次韻答曾蠡海

京洛風塵暗九衢，巖松翠飽歲寒餘。晚從故里開新宅，時對青山讀舊書。恬養會教春夢少，静觀應覺此心虚。南轅北轍成何事，細數平生愧不如。

次曾蠡海賀進階韻

碧山真隔紫宸朝，石瀨濺濺遠市囂。衰鈍已慚金作礪，光華那稱玉圍腰。誤煩詔旨來空谷，復枉詩筒過野橋。一寸丹衷何所似，華封三祝大哉堯。

次韻王蓉江對雪效禁體之作

清光寒氣坐來兼，野迥風微勢轉添。山路蓋深時誤馬，竹枝擎重半欹簷。奇思丙夜軍麾急，静覺澄潭釣艇淹。白首並耕渾有幸，多收穱麥未傷廉。

承示禁體《雪》詩，韻險而句工，誠傑作也。敬服敬服！碧谿頓和十三首，何其富哉！往年嘗得碧谿雪中高作一韻，疊至數十首。僕自知非敵，勉和一章以答其意。末有「吾衰已甚應藏拙」之句，荷其見諒，遂斷來章，僕自此亦不復作詩矣。今來盛意不可虚辱，輒復强凑五十六字奉答。意淺詞澁，足見開荒之費力也。惟覽而正之，幸幸！

送繆州守之任夷陵

愛國情真聖主憐，歲中官職看頻遷。北來製錦鑾烟斷，西去行春郢樹連。嘉績儘教光汗簡，老懷偏是惜離筵。丁寧至喜亭前柳，淺繫東吴萬里船。繆先世丹徒人。

慶曾石壁僉憲八十壽二首

浴沂剛值暮春天，又闢華堂展壽筵。一道笙歌麟趾並，兩階冠屨豸袍先。心清自得延年術，官久曾無負郭田。鄉里秖今須表正，願公長作地行仙。

其　二

未及稀年勇退藏，年躋大耋更康强。旌旄到處賢聲在，杖屨便時野趣長。觀物

分明惟道眼，傳家珍重是書香。平生最切高山仰，獻壽深漸藥裹妨。

己丑元宵西野弟見遺鬧燈一架約同賞而未果今年節届兒輩出而張之固請一觀因奉巵酒爲壽余感念存没俛仰惻然竟不能成歡而罷爰賦二律以識余悲庚寅歲

漫説良宵抵萬金，鬧燈高照畫堂深。精窮物相詩能事，細析秋毫覺苦心。五綵特宜紅燭映，雙眸剛免黑花侵。早期對賞人何在，巵酒停來痛不禁。

其　二

魂遊今夕定何鄉，忍對華燈獨舉觴。壁上龍蛇神未死，春帖多西野手書。座間風雨夜偏長。寒林漫託孤棲翼，古匣深蟠百錬鋼。平日讀書渾恨少，五車剛費一杯藏。

慶歐陽碧谿六十二首

深巷閒門取自怡，屢煩當道駐旌旗。才如太白名偏著，賦埒揚雄字總奇。花甲薦更新歲月，柏臺猶仰舊威儀。諸郎繼武渾能事，此去恩波未有涯。

其　二

君作行人奉使初，贈言盈卷我偏迂。那堪歲月推遷速，且喜山林燕息俱。報國餘忠森令子，養生真訣陋陰符。從來畫手多傳信，合寫人間壽豈圖。

慶蕭有容親家開六二首。八月十日

老人星見塞鴻來，萬里澄明壽域開。望闕禮成天正曉，通家情重句還裁。清香近起團團樹，晚福真宜灩灩杯。心遠地偏今是在，要知陶令是仙才。

其　二

百年簪紱幾英豪，肥遯邱園也自高。瓜地雨餘延蔓遠，橘林秋半著枝牢。佳辰快覩群賢集，令德何慚大手褒。勉續南山歌萬壽，仰高長得慰兒曹。

次韻答郭本寬大尹

名題鄉榜憶同年，愧以潢污邇檻泉。宦海每憐稀聚首，恩波都幸早歸田。君逾大耋知猶健，我有深杯擬共傳。藉草春山如見許，乘槎應不羨張騫。

送金司訓致仕還鎮江

經閣新成坐有氈，講餘歸興忽飄然。笑看桃李春風在，貪取烟霞樂事偏。鷗鳥慣來遵渚近，鰣魚初上入庖鮮。林深地僻新聞少，免得閒愁撓夜眠。

送張司訓作汧陽令❶

十載清風苜蓿盤，時來今喜拜郎官。尊崇亦自民間起，得失饒經局外觀。酒盡江亭催去棹，秋生秦樹解征鞍。朱絃只爲知音贈，攜到琴堂子細彈。

❶「作」，四庫本作「任」。

次韻答歐陽主素掌教

草堂客到聞新句，花塢春來見小車。閲世頭顱渾盡白，向人肝膽未曾疏。窗涵遠岫堪晨夕，天縱浮雲任卷舒。幾度揮毫還念我，賸分珠玉照林居。

慶廖晴山太守八十壽二首

三紀賢勞鬢有霜，懇辭符竹便還鄉。晝遊轉覺朱轓貴，林卧偏憐白日長。老圃寒花隨意采，南山晴色捲簾當。從知鼓缶歌能壯，春酒如泉客滿堂。

其　二

鄉榜題名一笑同，白頭林下兩枝筇。多君坦蕩朝朝樂，顧我疎頑事事慵。載酒便應娱大耋，抱疴猶阻挹清風。曾聞三壽如陵句，借我成章思不窮。

慶三從叔父宏菴翁八十壽

百尺樓成兩鬢霜，老來仍喜濟時康。延年藥省惟餐菊，賀壽杯深更鼓簧。德肖雲山先叔祖號也。人共仰，齒先嘉會堂名累世同居。祀能將。願言百歲從天錫，看取孤筇行力剛。

燕落文光爲楊抑之憲副題贈楊太守

螺川門第鬱相望，忠節家聲遠更揚。高棟妥靈來孝感，輕雲含雨避文光。表章頻重邦君筆，酬酢殷屢憲伯觴。嘉會百年曾有幾，詩人端合詠無荒。

贈引禮舍人曾民悅

最是曾家好弟兄，相親相愛自平生。家庭舊業尊黄卷，臺榭春風茂紫荆。部檄遠厪專使捧，王門争覩曳裾榮。人間淺薄何須論，千載椿津有令名。

答歐陽碧谿次韻二首

老憑杯酒傲冰霜，驚喜詩筒入醉鄉。象管力兼周鼎重，龍泉光射楚天長。調停律吕心偏苦，鞭駕風霆勢莫當。千載蘇黄門户在，幾人攜手共升堂。

其　二

雪月風花引興同，日來何處倚吟筇。明珠乍捧增新眩，醇酎分霑起宿慵。考德欲尋耆舊傳，論交欣見古人風。厚來薄往君休訝，學未成章力已窮。

七　言　排　律

和楊邃菴韻送林見素都憲巡視江西

長風吹浪錦帆遥，又向江湖答聖朝。斬馬劍存心獨苦，活人丹熟手親燒。春回赤管謳歌動，霜壓黄茅瘴癘消。罔兩絶愁逢霹靂，攙搶端合避招摇。香先黍稷崇周訓，信炳丹青肅漢條。簿領豈煩諸葛校，辛甘須藉易牙調。十年仰斗誠偏積，一片離魂黯欲消。盃泛蒲萄期盡醉，帳依楊柳未全雕。詩成好爲知音寄，義重無勞舊隱招。鼎軸只今公論在，故應疎拙伴漁樵。

賀姊夫楊顯正滿五旬

百歲平分鬢末絲，臨風玉樹記當時。東方玩世多詼達，端木標科擅説辭。遺簡尚懷庭訓在，芳名贏取旦評推。滿堂佳客深更宴，繞屋良田幾曲陂。黃菊晩香心共遠，紫荊春茂樂偏宜。巖棲有味甘肥遯，天運無情任密移。華旦新年仍受賀，昨非今是早能知。長生祝罷無他語，仙果終看結子垂。

次韻答王宜安

好篤金蘭自昔年，風標真象抑菴賢。甲庚未論誰爲長，糠粃應慚我在前。繞郭雲山多種玉，滿池春水獨栽蓮。興觀日誦詩三百，施濟庭餘祿二千。夢説事賒便築野，希顔心苦耐鑽堅。名洲久著龍頭識，蓬島仍棲鶴背仙。會展謀猷資世用，肯將通介逐時遷。高才定有高人識，大器端從大化甄。白髮慈闈憑養志，青雲難弟況隨肩。中書太傅千年譜，武姥澄江萬里天。共學斯文空老大，巧逢新格謾顛連。借巢恰似鳴鳩拙，攬鏡羞争玉女姸。勇盡敵場疑再賈，灰寒丹竈訝重然。時當易轍聊憑軾，座有知音敢絶絃。珍重交情憐鮑叔，尊嚴師道愧伊川。雖存立雪尋常地，終欠吟風一二聯。肥遁向懷追漢綺，中興今喜際周宣。長歌寵贈能無和，報國微軀擬並捐。

歌

送鄭端典親家還鄉

十年兩度清溪曲，細説家懷及鄉俗。前輩凋零足嘆嗟，後生滿眼多翻覆。逢場思戲酒思沽，有田不耕書不讀。行止模糊里閈嗤，門户支離祖先辱。豈知貧賤亦天生，不驕不惰有時亨。析薪能荷自堪樂，緼袍雖敝誰敢輕。千言往復兩無忤，愛君瀟洒更老成。鬢毛略見數莖白，心地先涵一寸明。山水可遊無過此，兹來却奉邦君使。貢金三十鋌鋌良，結伴八九人人喜。午榻棋聲數著高，夜筵杯酌三巡止。豫指歸裝只要詩，熟知宦況清於水。西齋褊淺難久留，短歌何以寫綢繆。兩家兒女粗解事，與君垂老應忘憂。百年風月未爲少，兩段平分後段優。我亦行藏無固必，會當解組共遨遊。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十

七言絶句一百四十首 小詞二首

七言絶句

題許由傳説二圖

箕山樹古白雲深，孤塚誰封却到今。
歷數由來歸濬哲，荒塘餘論豈堪尋。

其二

箕尾儲精泰運開，巖居何意畫圖來。
漢文也解徵奇夢，不道黄頭乏相才。

題雙鶴圖

胎仙本是仙家物，長與群仙作伴閒。
何日傳書雙渡海，誤將形影落人間。

其二

雨霽秋江净晚汀，憑高一望野田青。
閒來不用看圖畫，好構城南放鶴亭。

晚看取魚供先妣愍忌之薦

記得明朝奠酒漿，取魚侵夜遶回塘。
慈顔一去無消息，腸斷西風桂子香。

發龍江 以下俱壬申夏考績北行所作

浦樹亭亭散曉晴，鍾山迴望轉分明。

順風順水船如馬，初是朝天第一程。

過儀真

樹杪浮屠遠露尖，官船梗稻客船鹽。
十年笑考三年績，東去還須半月淹。送大人赴仲弟官所。

過金山

八年三度金山過，圖報君親總未能。
磐石隱江清見底，濯纓無路愧山僧。

發京口

北府從來酒味醲，秖今租稅不全供。
雖然上下都無事，淮甸旌旗在眼中。

過丹陽書所見

丹陽吏卒紛紛過，遥接觀風使者回。
平輓一舟兼百力，唱呼聲合響如雷。後其人果干清議。

過常州

新堞連延表舊城，城中門第半公卿。
千紅萬紫皆春色，白傳園林獨擅名。

過無錫

好山如畫隔蒼烟，洗耳空懷第二泉。
要識太平涵育久，古城爲路半無磚。

喜鄒永章承事來訪

一杯初把望亭前，萬里神交二十年。
曾記南塘松與石，眼中今始見高堅。

永章弟永明揮使晚至請次日登虎丘

笑談取適元方簡，俯仰留情叔子文。
白首怡怡還好客，相期同踏虎丘雲。

遊　虎　丘

名山不用多妝點，景物由來自有真。
客到山巔僧未覺，野烟籠樹鳥啼頻。

過　吴　江

湖心有地還成縣，湖面無雲總是天。
一帶西山青點眼，囊中那得買山錢。

次　嘉　興

客中午日嘉禾郡，江上清尊父子情。
芳草亦能醒醉眼，榴花何處獨分明。

拜別父叔

滿湖青草默無言，歲歲春風不離根。
游子却慚湖上草，白雲回望渺平原。

復過蘇州

千年事往不須悲，後此千言未可知。
今日繁華天下最，我來剛費七言詩。

復過無錫遇雨

東風吹雨向毘陵，山色濛濛對曲肱。
平日愛山今轉解，只須常看不須登。

復過常州承李太守羅二守餞于毘陵驛中

薰風醉我毘陵驛，高樹陰濃鳥緩啼。
但使客來醇酒在，不妨曹相卧臨齊。

羅二守復攜酒送至新閘

雲樹十年多少事，畫船尊酒故須深。
那堪又作匆匆別，明日今宵兩地心。

復過丹陽阻淺久之方脱

平生行路喜遲遲，耐得如今閣淺時。
似有高人騎駿馬，也曾清晝陷深池。

復過鎮江

城兼山勢兩崔嵬，池受江潮日往來。
和雨和烟瓜埠柳，隔江猶解映樓臺。

過揚州

兩兩三三聽事人，陶然都是醉鄉民。
黄昏點鼓移舟去，揚子灣頭月似銀。

過邵伯

聞説去年湖水汎，舊痕依約半柴扉。
今年一飽天公賜，處處牛車刈麥歸。

早發高郵

湖氣連城雨未收，行邊多是打魚舟。
因何换得農官做，添著湖田萬頃秋。

次淮陰

漂母祠前起夕陰，隔江漁艇對孤吟。
干戈滿眼諸公在，合有千金一飯心。

借得公館養痾

擬借禪林暫託居，偶臨公館更清虚。
門前盡日無車馬，一味薰風養病軀。

公館即事

庭前高樹欲凌雲，擾擾昏鴉漫作群。
明月滿天人已静，數聲猶向夢中聞。

內子生朝

花吐高葵日正長，草深幽砌獨焚香。
浮生苦被虛名累，仍向天涯憶孟光。

讀桂進士兄弟文字喜而賦之 進士名蕚，其兄名華

坐久香風斷續過，入心文字不嫌多。
還尋邃密深沉句，他日重逢奈若何。

復過廣陵道中

一夢迎鑾已十年，再來心跡總依然。
疎簾復對青山捲，誰信看山獨有緣。

借居三塔菴

野寺蕭條一老僧，粥鐺茶竈煮枯藤。
夜窗對我渾無語，俄去堂前供佛燈。❶

連日客至

庭草朝來滿意青，屐痕交處便凋零。
從前不是逢迎懶，恐誤諸公伴獨醒。

送魏良輔秀才還新建 四首

萬木邊江葉盡稀，玉人初抱五經歸。
懸知後夜趨庭夢，長共孤雲斷續飛。

❶「俄」，底本墨批圈改作「自」。

其二

客路風霜日夜嚴，行裝攜去幾重氈。丁寧莫怕寒侵骨，耐得寒時骨更堅。

其三

千里琴書入故村，朋來何惜酒頻温。也應問訊村南北，兵後耕牛幾具存。

其四

雞鳴山下小齋幽，曾訝明珠暗裏投。千古斯文期共學，科場容易出人頭。共學非爲科場詩也，當識此意。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二首

百年詩酒樂時雍，清比梅花勁比松。長憶橋門聯上壽，擧觴惟願福來崇。

其二

官寺原因地勢高，宦情常苦送迎勞。何如伴賞東林竹，笑把銀黄等一毫。

用前韻奉寄壽官伯父二首

翩翩飛鷺滿西雍，老鶴相依只澗松。高岸烏紗摩醉眼，救時勳業付姚崇。

其二

四峰騈聳一峰高，好景長牽客夢勞。拙宦有年無寸補，何如贏取伯成毫。

用前韻奉寄西阜叔父二首

初度曾經七箸雍，坐看西阜長高松。簞瓢陋巷詩千首，身自居貧德自崇。

其　二

仕路崎嶇不出高，有心那得爲人勞。
細簽大押干何事，枉費山中萬兔毫。

連被公薦不果用士夫有見慰者因賦短章三首

朝朝無事也升堂，退坐寒齋日正長。
大學中庸頻料理，不知身外有軒裳。

其　二

江漢秋風日夜清，一壺聊對菊花傾。
人心自有光明處，變化無端是五行。

其　三

伊洛淵源世所宗，高談性理半雷同。
若無上蔡除根力，遠隔程門一萬重。

蕭生循威爲余寫真復作小影傳其家因題一絶

循威運筆有家風，能與衰顔借壯容。
十載江湖心事苦，不知多少見眉峰。

送三坰宗姪邦團二首

朝耕暮讀承家早，冀北滇南識路多。
數酌金陵官舍酒，醉來詞氣亦平和。

其　二

吾宗子弟森森在，愛爾清年頗自强。
勤儉兩言行到底，管教門户日輝光。

送求古叔還鄉 四首

薰風一棹入秦淮，爲惜多年出處乖。
官舍晚烟人吏散，燈前觴咏兩開懷。

其　二

家庭肅穆團三從，肝膽輪囷總一身。
況是早年曾共學，緼袍那羡錦衣新。

其　三

平生經義千篇在，老去心情七字能。
得喪飽經知有命，當杯何惜醉騰騰。

其　四

兩月清談未覺窮，歸裝何事復匆匆。
匡時愧我渾無術，悵望東林舊竹叢。

吴白樓重修清風亭有述次韻 二首

重把柔荑葺舊椽，楣間珠貝復齊編。
清風暫作頌臺主，黄閣還公未老年。

其　二

竹色青疑上采椽，蓊陰凉可玩遺編。
詩成每向花前酌，酌到梅花又一年。

庚辰閏八月十四日冒雨發郡城

杪秋凉雨濕行韉，山路泥深費折旋。
多病不堪來往數，可能頑石補青天。

安成道中有感

碧水澄潭岸影斜，夢中曾繫遠行槎。

分明只欠深秋景，黄土牆頭匾豆花。四五月間夢往安成，中途棄舟登陸，亦忘之矣。是日行邊所見，恍然有悟，乃似夢中景也，異哉！

後中秋夜分宜公館對月

秋再中時月倍明，倚闌東望不勝情。奉親堂上諸孫子，歌舞還應到幾更。

袁城謁韓文公祠羅守質夫復請登宜春臺一覽二首

渾厚文章百世師，丹青香火郡人思。宜陽水石應堪顧，不似潮陽謝上時。

其　二

高臺孤起郡城中，表裏山川四望通。賢守愛民還好客，等閑那肯著遊蹤。

次宣風館

幾間官屋百家村，四筥殷勤禮意存。壁上題詩渾欲滿，紗籠塵蝕豈須論。

次萍鄉

邑小猶能滿萬家，山耕溪釣足生涯。倦來不暇聽更鼓，睡覺東窗月已斜。

次醴陵

公館憑高得暫停，咨詢欲罷見疎星。渌江縣前江名。近遶蕭牆過，江外群山晚更青。

宿荷塘鋪

茅屋零星十數家，溪山深處有公衙。
一杯煖脚還高咏，稿就燈前字半斜。

次臨湘驛

罔阜連延半隱陴，清湘如帶曲通池。
猶聞屈賈悲傷賦，不見朱張磋切時。

早發長沙守貳追至北關揖别

半窗斜月淡寒輝，輿隸喧聲徹枕幃。
行客計程常起早，可煩顛倒郡侯衣。

次湘陰

城下湖波欲漫梁，獨行遥見太師坊。夏忠靖公之家。太師名德聞來久，貧到諸孫德更光。聞公諸孫共有山田僅數百畝。

次大荆驛

山館停車坐夕陽，芭蕉新葉過簷長。
吾心已覺渾無事，是處安身總不妨。

登岳陽樓

黏天秋水净無瑕，極目東南感慨賒。
心體本來包四海，相如詞賦爲誰誇。

次鴨欄驛對岸

斷山偃蹇卧中流，山下平鋪一片洲。
茅屋人家生理薄，酒帘斜拂釣魚舟。

次魚山驛

斷堤疎柳簇茅廬，土著無多半客居。
誰似李家兄與弟，共將名字顯嘉魚。

江行即事

秋晚江湖漸落槽，兩涯曾架逐場高。
低田水泛常艱食，鮮食堪求若憚勞。

過牌洲驛

地平山迴渺洪流，西嚙東吞得自由。
道是牌洲須記取，驛樓仍在水中浮。

望金口

早泛扁舟閱二梁，山川形勝憶興王。
寧知此日過金口，眼界雖同志未償。金口兩岸皆山，相去甚近，絶似東西二梁，但不及二梁之雄壯。荆江洞庭之流，至此始爲所束。

至金口登高一望

生受輿夫踏草茅，登臨何止助風騷。
殘山點點浮鵝鴨，阻截狂瀾恨不高。

次漢陽

漢陽城下暫停舟，江樹湖雲一片秋。
千古神功存大別，隔江黄鶴亦高樓。

次蔡店驛

一飯行行兩舍交，饑來仍念僕夫勞。
驛樓已近泥途隔，笑指厨烟上柳梢。

過漢川縣

一峰圓聳映湖明，却借名川表縣名。❶
城市蕭條官吏少，鵠袍猶喜見諸生。

次劉家隔

複渚重湖接漢川，劉家名隔是何年。
南來北去尋常事，樹杪風颿後或前。

次應城縣

艤舟湖岸路初平，野色蒼茫入應城。
中道不堪風雨惡，燎衣猶自到天明。自劉家隔舟行三十里，始登岸，又行二十里，而風雨大作，車帷盡裂，衣靴皆濕透。

至德安駐城南金泉寺

環寺山重竹樹稠，繞城江曲净含秋。

❶「名川」，四庫本作「川名」。

僧家亦有奔忙日，只爲征驂一夜留。

壽府免見遣官來賜羊酒

靈光伊邇愧塵容，肥羜芳樽禮意濃。
因憶先皇虞蜀險，愛深同氣此移封。

途中見野菊盛開有感

荻籬黄菊手親栽，預擬清香溢壽杯。
庭獻跡遥憐野摘，馬頭三嗅獨徘徊。

次應山

遠山崝崪近坡陀，千室深藏宛一窩。
莫道窩中無勝概，須知平池有風波。

過恨這關

恨這關頭一問名，浪傳先主恨難平。
居民却有無窮恨，家落黄巾半死生。予因問關名，下人以劉先主事對，且及往年狂賊劉六之慘，云一縣死者以數千計。

次悶城公館

重門深院小廊偏，茗椀薰鑪坐有氊。
猶憶荆湖山色好，望窮來路渺雲烟。

次信陽州

野樹蕭疎見女牆，沙灘清淺競褰裳。
城中宦達知多少，曾向南宫識二良。張常少雲、何憲副景明皆壬戌進士，其年予備員同考也。

次明港公館

午飯長亭已渡淮，夕陽明港坐空齋。盤飧復自官厨出，一飽應慚始願乖。

次確山

幾輩酣嬉老太平，兒孫辛苦築堅城。西山不管人間事，長向秋空閣晚晴。邑之西南一帶皆山，壬申兵燹甚酷。

九日確山早發見菊花有感

客裏重陽也自佳，山城初日見黃花。遥知仲季娱親處，應念驅馳驛路賒。

次遂平

詩興多應似確山，不堪重疊叙艱難。環城樹色青青在，休把安心托抱關。自確山歷遂平、西平、郾城、臨潁一帶，皆經劉賊殘破，城皆新築。

過西平

片片秋田總過犂，滿原晴色樹高低。欲從父老諏生聚，清晝無緣駐馬蹄。

次郾城

渡口孤舟往復頻，兩行燈火入重闉。

途長馬瘦飢僮僕，橐有餘糧旋覓薪。❶ 未至城數里，渡一小河，舟往回數次始畢。夕炊，柴不足，旋取之，久而後至。

過臨潁

潁水趨淮日夜流，幾經名縣又名州。
懸知潤及都蒙福，遠近無煩子細求。縣名臨潁，而去潁水良遠。

次許州

麥田微緑柿林丹，豐歲從知合境安。
聞道德星渾未識，不辭深夜倚闌干。

過長葛

一番朝雨净浮埃，長葛雲林望裏開。
風動輕帷如有意，好山東面送青來。

次新鄭

劈面崇墉帶淺河，後肩隨踵上南坡。
車徒未了逢迎事，又報公差御史過。

次鄭州

已有輿梁屬要津，應無芍藥媚芳春。
萑蒲澤畔安然過，始信孫僑是愛人。

次滎澤

星蓋風帷夜復晨，日中滎澤偶停輪。
不知濟脈今安在，欲濟洪流且問津。

❶「旋」，底本墨批改「苦」。

登西城望廣武山

蓋世英雄百戰休，黄河依舊繞山流。
斷垣廢壘蒼茫外，斜日西風獨倚樓。

途中憶長兒生朝

節過重陽候欲還，桑弧曾憶手親懸。
承家要是身先立，細數今年是立年。

渡黄河

汀樹風微水不波，急催輕棹過黄河。
河流曲折渾無定，憑仗梢翁涉歷多。❶

次亢村驛

過却黄河走退灘，人烟寥落北風寒。
亢村有驛無完榻，聊託羸軀一夜安。

次新鄉

客遊那免犯泥塗，舉趾凌兢愧僕夫。
暫入新鄉如故里，夕陽庭院老槐踈。

過衛輝

有斐詩篇且解亡，無名公迹故難荒。
風埃不辨泉源處，惟見清流遶郭長。御河也。在郡城北。

❶「梢」，原誤作「稍」，今據四庫本改。

次淇縣

盡日衝風野氣昏，肩輿辛苦到淇門。豐年不了莊家債，薄酒無煩注滿尊。❶淇水在縣之南二十里，清而淺。年豐而酒甚薄，民之貧也可知。

過宜溝驛

宜溝南北棟交加，地拱邦畿錯犬牙。驛吏逢迎無別語，趁墟叢裏告燒茶。驛南牆外乃濬縣，地斗入衛、彰二郡界中。

次湯陰

閥閱爭高王氣饒，鄂王祠廟更岧嶢。湯河未過先聞説，山雨多時也漫橋。

過彰德

日中猶未減風稜，把酒安陽慰夙興。韓氏墓田人共保，不須多事問西陵。

次磁州

河北風沙五日程，磁州初到目增明。高門小户多光潤，應是州家政理平。

過邯鄲午飯有蕈

幾爲膏粱錯用心，飢腸吾已慣芝蕈。邯鄲夢巧渾難説，七字哦成付賞音。

---

❶「滿」，四庫本作「酒」。

次臨洛驛古洺州也

烟火星攢約萬家，斷垣猶自遶坡斜。
邏旗戍鼓朝還暮，應有章逢隱絳紗。

過沙河縣

十里浮沙一帶河，冬來惟是攝衣過。
民間大欠耕桑地，霖潦無端占却多。

次順德

山勢遥連澤潞長，樓臺高壯壓龍岡。
岡頭定有寒泉伏，改井隨宜也不妨。城中水泉多鹻，❶龍岡横亘東西，郡之子城在焉。

過内丘

迎駕心忙驛路修，雙旌聊爲一簞留。
帝丘往來粗能憶，忙裏無從問内丘。

次栢鄉

遠樹浮青認栢鄉，近城唯見滿林桑。
不知縣吏清平否，試問家餘帛幾筐。

過趙州聞伍朝信都憲以迎駕東行僅先數刻

我自南來憲節東，趙州城裏各匆匆。
承恩正屬旋鑾日，會向蒼龍闕下逢。

❶「水泉」，四庫本作「泉水」，疑是。

次欒城 九月二十三日

來到欒城更著忙，曉庭袍笏自薰香。
黃昏不見雙鳧影，三五空餘雁鷺行。令以下皆托言他出，庭參唯數吏耳。

過真定

北嶽横分第一支，滹沱南抱正流澌。
昔人話好行還憶，玉食無忘麥飯時。

未至伏城驛數里天已晚有數騎睥睨林間整備而過

前路迢迢日漸沈，怪形疑影隔林陰。
乞君琴鶴渾無用，留慰衰翁晚歲心。

新樂道中

一年官路幾回修，差盡丁男到白頭。
縱有不平猶實地，往來車馬莫深愁。

發定州 二首

野性從來酷愛山，不辭終日對孱顏。
定州城外山偏好，誤送征車入帝關。

其二

沙路霜消日正東，淺青濃黛滿晴空。
車帷碍却觀山眼，欲去帷時又怯風。

次慶都

深池流水出山長，公館高槐蔭女牆。

題壁自慚非作者，端居誰信發天光。察院壁間有林粹夫都憲詩刻二。

次保定

千里王畿得右肱，三關西去鐵爲城。欲求士飽民安日，符鑰須還授老成。

聞聖駕已次臨清喜而有作

江南花木競春深，塞上風雲逼歲陰。愛日倚霄長一線，管窺應得見天心。冬至已近。

過安肅

萬瓦無霜曉更寒，羸軀偏覺舊袍寬。日中一飯方停節，又報前驅已跨鞍。

過白溝河

高柱長梁跨急流，淡雲寒日使人愁。兵家幾度分成敗，青史千年記白溝。

次涿州

心感隨緣只自知，涿州城下又題詩。軒轅一戰渾餘事，想見山龍黼黻垂。

次良鄉

琉璃河上俯瑀闌，第一臺前見北山。未入春明心已慰，五雲光護六龍還。河在縣南四十里，有石橋，頗工。察院有「天邊第一行臺」之榜，乃同年謝汝爲所題。經歷河北諸郡邑，惟良鄉正北負山云。

柬同里曾氏諸親 二首

晴明天色中和酒，九世依然共一堂。自國太公至朝，字行計之也。知是源深流亦遠，秖應相好莫相忘。

其　二

忿來不管珠彈鵲，惑解真成銕化金。物我平觀無一事，眼前何限好光陰。

確齋爲禮舍豐城王克振題 二首

經營世業紆長算，進止王門肅令儀。機巧紛紛都看破，了知誠確是根基。

其　二

交情舊與中郎稔，今日題詩更及君。想見暮年多樂事，佳兒佳壻總能文。

長兒琰行年四十族長老而下皆辱來賀兒頗任事宗祠之建預有勞焉是日榜刻適完予亦良喜因憶前十年趨召北上途中值吾兒生朝曾寄一詩勉之今用原韻賦詩二首見意

西岡元自闕城遷，新榜宗祠易舊懸。爭賀吾兒今四十，微勞差可慰高年。

其　二

深愛寧隨物外遷，寢門晨夕寸心懸。果然百歲從天賜，看汝斑斕七十年。

自題半影

安卧烟霞歲屢移，清羸渾似布衣時。

等閒開卷非無益，只悔平生學道遲。

其　二

早以儒冠對紫宸，三朝遭際忝臣隣。深恩未報身先老，爲語兒曹合致身。

次兒珝以國子生登名仕版，選期且及，猶戀戀庭闈。余以大義督之，乃束裝北上。行有日，奉所藏余半影請識一言，欲時時瞻誦，以圖無忝。余方作行誨未就，姑題七言絶句二首于上。詞雖不足，而意則有餘矣，吾兒勉之！嘉靖辛卯春二月既望。

詞

久雨次韻吴甯菴小詞二首

不信東南天也漏，川原渺渺都平。愁聞簷溜短長聲。烏慵兔怯，那肯任爲晴。

了事棕簑披欲綻，青苔坐滿南屏。朝朝望闕眼雙明。❶陽開陰閉，元后亶聰明。

右調臨江仙

祈禱精誠空自許，得勢豐隆、肯聽風排去？薪米經營誰得住，舟行却是人行路。　時事關心朝復暮，禹甸茫茫、不見栽秧處。蛛網低垂紛亂緒，梁間燕子都無語。

右調蝶戀花

❶「明」，四庫本作「清」，當是。

整菴先生存稿跋

右《整菴存稿》二十卷，乃太宰兄手自校定者。欽德得而讀之，何其言之斐然也！蓋從容法度之内，而自著巧力之全。清而醇，贍而偉，奥不類于藏謎，古不至於聱牙，衆美備矣。中間因事論事，據理説理，以人品人，考德表德，篇各立意，變化無方，不可占其經濟之具、博約之功、長厚之存哉！古、近體詩亦與文稱。於戲，一代作者，兄其是耶！

顧欲藏之篋以示夫後人，曷若鋟之梓以傳諸人人？庶館閣宗工，山林儒碩，有欲爲《皇明文選》之續者，得以按圖而索駿焉，不亦可乎！不然，玉光劍氣，固自有好之者出之。

嘉靖甲午春三月十有七日弟欽德拜書

甘泉先生文集

〔明〕湛若水 撰
董平 校點

目録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四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六……一一三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七……一三八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八……一六〇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九……一八二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 ……二〇四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十四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十五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六……三四四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七……三六五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八……三八八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九……四一〇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三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四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一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二……六六七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三……六八六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四……七〇七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五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六……七四八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七……七七〇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九 …… 八一〇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 ……… 八三九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一 ……… 八六四

校點説明

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〇），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明弘治五年（一四九二）舉於鄉，不樂仕進，赴江門，從學於陳獻章。後以母命入南京國子監。弘治十八年，中進士第二名，選爲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時王陽明在吏部講學，湛若水與陽明學旨相契，相與訂盟，共以聖學爲期。正德七年（一五一二），賜一品服飾，奉命出使安南，册封安南國王。正德十年，丁母憂。十二年，服除，乞養病，卜築於西樵山大科峰下，建大科書院以講學，士子先後來學者甚衆。嘉靖元年（一五二二），被薦入朝，爲翰林院侍讀。尋遷南京國子監祭酒，築觀光館，以居四方來學之士。七年，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後轉禮部右侍郎，尋又轉左侍郎。嘉靖十二年後，更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參贊機務。十九年，請致仕。卒於嘉靖三十九年，享年九十五。

湛若水學術造詣宏深。一生主要以講學爲業，足迹遍於天下，門人弟子亦遍於天下，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陳獻章。年届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西，陽明弟子鄒守益嘗戒其同志：「甘泉先生来，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論辨。」（《明史·湛若水傳》）若水之學，初與王陽明旨趣相契，及陽明揭「致良知」之説，若水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陽明以爲「隨處體認天理」不無求之於外之嫌，而若水則亦不信陽明「格物」爲「正心」之説。故其後講學，二家宗旨不無同異，而一時學者，亦遂分王、湛之學。「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明史·吕柟傳》）正見王、湛二氏之學於當時影響之巨。而於若水之所謂「隨處體認」之説，黄宗羲嘗有論云：「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爲舊説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即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曰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明儒學

案・甘泉學案》）

湛若水平生著述極爲豐富，就其文集而言，《明史・藝文志》著録有《甘泉前後集》一百卷，但今不存。湛氏文集蓋曾刻過多次，今存主要有三種版本：一爲刻於嘉靖十五年的《甘泉先生文集内外編》（内編二十八卷，外編十二卷），一爲刻於萬曆七年（一五七九）的《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五卷，一爲重刻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的《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萬曆七年的三十五卷本，實由若水弟子洪垣（字峻之，號覺山，江西婺源人）所編集，序中謂「先生原集四十八册，今惟存十五册」（洪垣《湛甘泉先生文集序》，黄楷刻本卷首），可知若水文集在流傳過程中頗多散佚。至康熙二十年，增城知縣黄楷重刻《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蓋以萬曆七年洪垣本爲根據，粤東督學樊澤達序云：「余維先生著作甚富，如《大學衍義》、《格物通》之類，不啻千百卷。是集也得之兵燹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然披而閲之，亦可見斯文在兹。」黄楷《重刻甘泉先生文集序》亦謂：「迄今原板不存，而文獻猶有足徵者……顧可聽其殘缺莫傳乎？」故重爲搜羅裒集，付之剞劂。可知黄楷所刻三十二卷《甘泉先生文集》，殊非若水文集之全豹。

刻於嘉靖十五年的《甘泉先生文集内外編》，由聞人詮（字邦正，浙江餘姚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湖廣按察司副使）主持編集，由揚州郡博士高簡、進士沈珠具體編纂。據聞人詮《甘泉先生全集序》，則此前已有《甘泉先生文録》、《樵風》、《兩都風詠》諸刻，然均有不愜人意者，故重爲「博采精較，彙類編摹」，「去分部之煩，合詩文之粹，定爲内、外兩編。……内編所載，説理爲詳，而子臣弟友之道無不盡；外編所載，紀事爲悉，而鳥獸草木之類無不該。」編成後，由江都火增刻梓，置於新泉精舍。嘉靖十五年，若水爲七十歲，則《内外編》之刻，聞人詮雖稱之爲「全集」，實不可能囊括其晚年之作，然若水七十歲前之所撰述大抵在是，蓋亦可以推定。今檢黄楷所刻三十二卷本與聞人詮所編《内外編》，二書部分内容相同，大部不同，且編纂體例差異甚大。

黄楷所刻三十二卷《湛甘泉先生文集》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流通較廣；而《内外編》則

坊間少有流通。此次整理，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甘泉先生文集内外編》爲底本，凡與黄楷刻本内容相同者，以黄楷所刻三十二卷本（簡稱「黄本」）校勘。底本漫漶莫辨之處，以缺字符□替代，不出校；底本原有空闕，如顯係有意空闕之字，如「年　月　日」及「　氏」之類，空闕處標以○，亦不出校。底本之異體字，凡屬通行者，大抵仍其舊貌；俗體字則逕改爲通行字形；又「猺」、「獞」之用於少數民族之稱呼者，則據慣例改爲「傜」、「僮」，不出校。

若水學問淵深，其文又往往故爲擬古之風，本人校點時尤覺不易。雖往往爲某一句讀而頗費躊躇，然錯誤之處仍恐難以避免，謹祈海内方家不吝賜正！

校點者　董　平

甘泉先生全集叙

奉敕提督南畿學政山西道監
察御史門人餘姚聞人詮撰

聞人子曰：書以紀言也，言以達意也，是故有德者必有言，德成則言不期文而自文矣。有刻《甘泉先生文録》于維揚者，間嘗取而閲之，淵淵乎至理之言也！道德顯矣，而輯之者若漫而無紀也。有刻《樵風》于嘉禾者，渢渢乎樂進之言也！情性順矣，而輯之者若舉而未備也。有刻《兩都風詠》于吴門者，便便乎時出之言也！感應通矣，而輯之者若偏而匪全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而後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而後貨財殖焉。先生之學，隨處體認天理，片言單詞，罔非斯道之發，固無俟於博求盡取，猶之爲卷石勺水焉耳矣。學者竊覩一斑，未必不爲坐井之見，固不可謂之非山與水，欲求見夫寶藏貨財之興殖，則眇焉無所於得，是故君子之志于聞道，每恨無以窺見其全，而陟崇涉深，若昧津麓。

詮竊憂之，乃命揚郡博士高子簡、鄉進士沈子珠博采精較，彙類編摹，去分部之煩，合詩文之粹，定爲内、外兩編。會同統異，若綱在綱；以帙叙年，如魚在貫。先生身體力行之實、立言垂訓之意，燦然明白。詮舉而伏讀之，乃知古今聖愚，本同一性，隨處體認天理之外，真無餘學！内編所載，説理爲詳，而子臣弟友之道無不盡；外編所載，紀事爲悉，而鳥獸草木之類無不該。大之則有以盡天地之變化，小之

則有以窮萬物之幽微。遠不禦，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登太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集詩文之大成，闡德禮之精藴，夫豈卷石勺水而已哉！讀之餘月，肉味俱忘，猶懼所傳之不廣也，仍命江都學火生增刻梓，寘諸新泉精舍，俾来學者咸得有所宗云。時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上元辛未。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一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章　疏十一篇

初入朝豫戒遊逸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事。

臣久以險艱，退廢山澤，恭遇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觀講官進講之時，聖容淵穆，聖聽專精，臣豈勝聖學緝熙之望！　邇者以暑月暫輟講事，臣竊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廢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遠矣，乃繫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　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者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世也。夫殄世極矣，其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　周公作《無逸》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而享年有永，其後嗣王生則逸，逸欲愈

甚，而享年愈促。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遊、田之事興。觀、逸、遊、田之事興，則耽樂之心勝。故下絶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邈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

臣謂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聖明以深居静思爲本，以温習尋求爲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爲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户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之賢，時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内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責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内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座隅，爲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至願！

緣係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事理，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元年六月初十日，奉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逸遊，召問大臣，并擇内臣中老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道了。」

再論聖學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推經傳明聖學以體群情事。

臣謂聖學之大莫過於求仁。仁者以人物爲一體。《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曰：「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主之惟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股肱耳目，通之喘息呼吸惟喉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故心思不宰則狂，元氣不調則病，股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惑，喉舌不通則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解體。五者有一焉，死亡且至，扁鵲所望之而走者也。故夫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爕理陰陽，猶身之元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股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諸一體之義乎！今夫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於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者，而有弗愛弗養焉，是之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於解體也，蓋未之思耳矣。故夫人君者，以身體群物，慎所以愛養之。伏惟陛下天錫睿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如一身。反身而求之，知吾身之心思不可以一時不宰也，則必思所以正其心以主群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元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於内閣老臣，必思所以時召問論，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疎闊也；知吾身之股肱耳目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於九卿、百執事，必思所以體悉禮遇，推心委任，不宜如是外遠也；知吾身之喉舌不可以一時不通也，則於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不宜或有沮塞

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或不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宜如是蠲貸不一也。臣前日陳乞，已蒙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遊逸，召問大臣，并擇内臣中老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道了。欽此欽遵。」臣惟戒遊逸一節，想蒙皇上躬蹈，其召問大臣、選擇老成等事，未見施行者，臣是以復進一體之説。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愛養之道，慮解體之患，懲扁鵲之走，立大公以普天下。宫中府中，視爲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君，與神堯準。臣豈勝願望之至！

緣係推經傳、明聖學，以體群情事理，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元年七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聖旨：「知道了。」

元年八月初二日進講後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申明講章要旨以勸聖學事。

夫聖學莫大乎知要，知要則可以該博。古之帝王神聖，豈在多聞博記乎哉？湯堯授舜，止曰執中；舜授禹，止曰精一。湯曰一德，文王曰敬止，武王曰敬義，皆極要約。臣於本月初二日，經筵進講《大學》「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一章，其言雖多，不過止本「慎德」二字。臣所講章，其詞雖多，不過止在「體認天理」四字，至爲簡易易行。夫體認天理，即所謂慎德也。《大學》一書之指，全在於此，與前所言帝王之學，同一揆也。故臣講至此，抑揚其詞，以致懇切之意。臣又惟經筵至重，自宋以還，人多誚爲故事。臣獨以爲，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夫言以宣意，意以致誠，誠以感格，故臣於進講之前，七日齋戒，致微誠以上達也。伏望皇上於深宮大庭，静居動應，隨處存心體認天理。常若有見，私欲不萌，此即兼格致誠正之功。所謂君正莫不正，帝王事業，盡在是矣。

緣係申明講章要旨以勸聖學事理，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乞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上下一心同濟聖治事。

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聖政之缺，皆蒙聖德包容，而未見繹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蓋未知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痛切而猛省也。臣得以近事明之。

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亂安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夫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道之臣，運籌指方，猶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人爲之左右也；内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爲邦本，猶夫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在柁之弛張；柁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❶ 蓋有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而鮮不先溺者，如先朝之跡，而不知鑒也。可謂智乎？故欲濟中興之善

❶ 此句下，黄本有「夫人孰不欲安，而終不免於自溺者」。

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者，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不問輔導知學之臣者，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故一正君心，而萬化理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上下以之。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爲蒙蔽，天戒屢見，不實脩省，科道大臣交章，未或舉行，臣恐如舟之柁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上心，不引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賞僭差，紀綱廢弛，是皆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者矣！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人懷危心，是猶長老三年、❶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矣？天下萬民，誰與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危！伏乞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百僚，以輔理戒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鑿舟以自溺，則内外臣庶，咸有濟于無涯之福矣！臣非糾劾之官，然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有所見，不敢不陳。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乞謹天戒急親賢疏

翰林院侍讀臣湛若水謹奏爲懇乞謹天戒，急親賢，以濟否屯，以安大業事。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囚，老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視昔，可不爲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及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聖學脩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

❶「長老三年」，據上文當作「長年三老」。

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下詔時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内外離而不孚。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虚月，莫非徵召。❶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爲不急之務，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得者，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備矣。我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陛下今日，尤爲當務之急也。

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者，盖非家喻而户曉之難也，其爲道至約，而其爲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❷陛下誠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爲之統領，求在館、在朝、在野之賢，明先王之學者，俾侍直於文華殿之側。陛下每日朝罷，即御文華，向晦乃入，俾群賢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爲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

---

❶「徵召」下，黄本有「所致」二字。

❷「風天下」，黄本作「及天下又何屯否之有」。

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以至知，❶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可致家國天下之治平。人無異學，學無異本，而陛下不時延問，口傳神受，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内外同爲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爲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氣絪緼，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摇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陛下宫闈，以至戚畹内外臣庶，天下幸甚！

緣係懇乞謹天戒、急親賢，以濟否屯，以安大業事理，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甲申二月初四日

途中進申明學規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湛若水謹奏爲應詔陳言，申明學規，以廣聖教事。

臣惟太學，賢關之地；祭酒，風教之首。苟非德行道藝卓爲儒宗，則無以造就賢才，以輔聖治。顧臣何人，可以堪此？

❶「至」下，黄本有「於」字。

拜命以來，夙夜兢惕，懼不克稱，以負大戾，茫乎若涉淵水，罔知津涯；倀乎若適遠途，罔知要路。且行且思，求得其道。及取監誌反覆讀之，乃見聖祖神宗睿諭良規，浩浩乎，其渾然示人約矣；秩秩乎，其燦然示人博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言乎教學之事，備矣！諸所見行，有不容贅。至於聖論淵深，不無未發之藴；良規寖久，容有玩弛之虞。臣伏覩求言之詔，敢陳一得之愚。謹條六事上聞。

一曰推聖學以明道術，二曰示大公以孚生徒，三曰立鄰朋以勵德業，四曰視生徒以恤病苦，五曰慎陞等以立勸懲，六曰署長材以備器使。盖皆修廢舉墜，亦或因舊爲新，輒敢冒昧上陳，期于有徵可信，用臻皇極敷言之效。如蒙乞敕該部議行本監，令師生有所欽承，仰副聖明成賢至意，天下幸甚！

緣係應詔陳言，申明學規，以廣聖教事理，未敢擅便，具本令義男湛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計開：

一、推聖學以明道術。

臣伏覩洪武十五年二月聖祖敕諭國學師徒，有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臣仰見聖祖之學，與堯舜之精一、孔子之博約、傅説告高宗學古知行之説，異世同符矣。盖學也者，知也；操持也者，行也。知以覺之，行以恒之，聖學無餘藴矣。又本年六月，新建國學成，敕太學生有曰：「致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今師徒皆至，若不敕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

賢人。」臣又仰見，大哉皇言！ 實開一代道學之源。而太宗文皇帝幸學敕諭，亦稱太祖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臣竊推聖祖之所謂道學者，其志在於謙柔恭謹，其道在於人倫物理，其實在於孝弟忠信，其用在於開物成務，其藴在於聖經賢傳，其踐履在於誠敬篤實。由鄉人而可至聖人之道平易明白，非有索隱行怪、高遠難稽，離於日用之常以爲道也。近時士異其習，道德不一，而風俗不同。辭華之士，類以訾守禮之人，雖有後輩萌蘗之時生，不能勝夫風雨之摧折。殊不知祖宗之重道學如此，遠宗先王非道不學、莫用非道之盛心也。臣今論學，恐或無徵不信，請得以同司業率監丞博士、六堂教官，令諸生欽服聖訓，以道學爲標的，以知行爲功夫，以文藝爲華彩，以事業爲結果；如樹木之有本根，而華實乃成，則所養所用皆君子，賢才昌而天下安矣。

一、示大公以孚生徒。

臣伏覩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英宗皇帝敕諭北京國子監祭酒，有曰：「南北諸生，貧富不齊。入監或一月，或數月，或一年二年，即得撥諸司辦事，亦有遂出身者，利之能移人也。有坐監十餘年，貧不得出身，使之艱難嗟怨，其寧忍乎？ 又與諸司交通，凡辦事者，一人有闕，干求撥補，簡帖動致一二十紙，則有勢力者終得之。借曰爲勢所逼，何不執以奏師之所行？ 如此何以表勵學者？」又曰：「撥歷事者，必依資次，不許攙越；辦事者，亦須公當，不許徇私。但有私相囑託，輒便聽從，不奏聞者，必罪不恕。」臣謹因聖諭而推之。撥歷一事，爲務雖小，似無關於師道，而師道之行不行，於此焉係。夫師道之不行，由於生徒心志之不孚，奔競之不息。夫心志

不乎，則言語不信；言語不信，則教訓不行。奔競不息，則禮讓不興；禮讓不興，則教化不浹。二者師道之疚也。其故由於祭酒撥歷自專，而未嘗示之以大公之法也。故人得以私干之，士得以私疑之。此心志不乎而奔競之所由起也。臣請於撥歷之時，祭酒同司業召監丞博士、六堂教官，會集公所，公同序撥。先於諸生到監之日，不徒序于壁，而祭酒司業以至六堂教官，又人各書簿以憑。至日序撥，如有請託干求者，各官即密書于各簿本名之下，監丞又明書于紀過之簿以爲罰，甚則欽依敕諭執奏，是所謂示以大公之法也。如此則心志乎，奔競息，而教化行矣。

一、立鄰朋以勵德業。

臣竊惟生員坐堂講習，有相觀薰陶之義，已有定規。退或放逸，不可不豫爲之防。臣更欲於各生居同號舍者，簽立比鄰，十人爲朋，置爲簿籍。必使退堂之後，出入相友，德業相師，作事相法，容止相觀，進退相度，疾病相恤，有無相濟，過失相規。一人過惡發露，九人連坐罰跪；一人爲善卓異，九人連賞。如此則進有公堂，退有私居，無非漸摩夾持之益。若久行之，士習當有變化。

一、視生徒以恤病苦。

臣伏覩洪武十八年聖祖敕諭內一款：「餓死生員，其罪當坐親教之師。金文徵誣言祭酒餓死。祭酒本提大綱，生員有疾，親教之師必當存問飲食，必知於典簿。疾重者，以文上告，藥餌尤經。有司失於存問，飲食藥餌不節，或有傷生者，罪坐親教。」臣仰見聖祖愛養諸生之盛典，而尤欲寬貸崇重祭酒之盛心也。竊惟民胞物與，痛癢相關，況祭酒於諸生恩義兼重，豈敢托於不知？故公堂坐受請問跪拜，義分

之嚴也；退而開諭委曲，疾病存問，恩禮之盡也。二者並行而不悖，然後師徒交孚，而教訓可行。臣欲欽依聖諭，生員有疾，令親教先往問之，甚則祭酒、司業當臨視之，軫其飲食，節其醫藥；不幸而死，則臨歛之，如例給具。若親教不往，而祭酒聞知，亦當率先自往，以愧其心，不嫌於違道干譽。

一、慎升第以立勸懲。

臣伏覩洪武十六年學規內一款：「定生員三等高下，定六堂師範高下。」又曰：「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之上，文理條暢者，許陞修道誠心堂。坐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又以坐堂實日多寡而陞。」外此又有積分之法，至爲精密。臣竊惟爲師長者，所以激勵人心，鼓舞士風，不可無進退抑揚以寓勸懲，此聖祖所立三等之法也。近來雖有季考，專以文藝，而勤惰、賢愚，混而不分。臣欲於已撥六堂者，雖不能一旦更張，而於諸生，或季考其文藝，以驗其心之精粗；或於其坐堂踈數，以察其學之勤惰；或廉其行義，觀其動止，聽其講論，以定人之賢否而遞陞之。其上等者，堂長、友長、侍直有缺，亦同司業、博士、六堂教官公推選之，而其撥歷遲速，一依叙壁先後次第。如此則聖祖之良規不廢，而人心亦可勸懲，士風庶乎可鼓動矣。

一、署材長以備器使。

臣竊謂孔門之教，同志於仁；四科之賢，因性成就。故宋儒胡瑗教授，亦分經義、治事齋，隨其材而造之也。其教之，必以德行道藝爲本，不必悖時反古，舉業、德業合爲一事。凡其讀書作文，就上收歛，隨處體認，不至喪志。以此立心，涵養德性，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出之於言

詞，皆是一貫，此所謂二業合一之説也。及其成也，人各有長。如四科之品，其法，每三歲，各學之長副會府州縣之正官，即其老長而考核之，爲二等之法：曰德行、材能，某長某事。如德行，則指其孝弟忠信之實；材能，則别其水利兵農之長。署於各名之下，如今内外官府考語之制，以上於提學。提學官又集二司之長而考核之，各署其德行、材能，如各學之制。及有中舉、歲貢，即以所署名下行能連達於禮部，禮部以下兩監。其舉人、監生之在兩監一年者，祭酒、司業據提學之所署，又會監丞六堂之官而考核之，各署其德行、材能，如提學府州縣之制，及有中會試者，即前所署名下行能連達之吏部。吏部考其德行、材能，與監學應者，隨其材德而器用之，不以枉其實。雖終身遷秩，而所署隨之。如脚色之制署不當，實賄而容私，後有敗露者，坐其署主；若所署有功德顯卓者，亦連賞之。如是，則所用必所養，所養必所用，用得其賢，賢得其用。此不違今日科舉之制而兼德行道藝之教，不違今日考察之法而寓鄉舉里選之意，異時稍漸復古，亦擴充此意而盡之。如是則賢材自興，善政自舉，風俗自淳。其視時之徒以舉業進身，既入仕途，無所用之，判爲二段，殊昧祖宗立法之意者，其爲得失，大有徑庭矣！

本月二十九日於通政使司投進。奉

聖旨。甲申九月二十五日

謝恩進書疏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謝

聖恩以進書籍事。

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七年五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蒙聖恩，陞臣前

職，已於五月二十日到任訖。伏惟南京爲國家根本之地，而吏部乃人物衡鑑之司，銓選雖非所專，品題實有所繫，苟無知人之哲，難免竊位之譏，必有至公至明之德，乃有其難其慎之心。所宜旁求乎俊乂，詎寧委及於凡庸！伏念臣早歲有志，衰老無成。八年病廢於先朝，甘分山林之叟。一旦詔起於初政，洊污講讀之班。繼典教事於南雍，未收作人之效；遽承留銓之右佐，豈有掄材之能！仰感洪恩，何以圖報！臣敢不滋勵素志，用對明時！必同寅而協恭，以舉直而錯枉，上贊中興之隆，下揚南國之紀。又念爲政在人，固臣職之當務，而取人以身，幸聖德之方新。深惟報德之私，用切酬言之念。乃臣往感四年七月之詔下，敕文臣而直解經史以進覽，遂效四載乙夜之勤，竭盡心力，以纂撮樞要而獻忠，名曰《格物之通》，庶備聖學之助。蓋物不外乎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而格則在於誠正修之與齊治平，亦惟體用同原之理。竊窺心事一貫之傳，卷分門類，注有篇題，事皆取諸大訓格言，義則附以淺見薄識，采自往古以及昭代，庶可祖述而又憲章。書垂成，將獻於大廷，□忽下，乃進乎今職。私計赤心報恩之處，惟有白首窮年之編。儻蒙俯覽于獨處燕閒之時，豈無少資于天德王道之懿！除望闕叩頭謝恩外，謹具本并表一通，及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連重録表文及序、纂要、目録于卷端，共二十八册，專差辦事官伍世顯齎捧赴通政使司投進。其書副本，謹照例送禮部。臣不勝激切悚懼之至！

緣係謝聖恩以進書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齎捧，謹具奏聞。

嘉靖七年七月十九日，通政司奏。二十一日，奉聖旨：「這所編集，足見用心，朕

已留覽。該衙門知道。」

進聖學格物通表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上言：臣伏覩嘉靖四年七月初四日邸報，該司禮監官捧御筆旨意一道，命文臣將歷代鑑書中，撮其有關於王德政之要者，撰直講解，并《周易》、《詩經》、《中庸》，叙次聯寫，日逐進覽，又欲將《尚書》作爲文詞，或詩或賦，以成一代美事，用備開寫。臣誠懽誠忭，不揣疏愚，謹采五經、諸子史及我聖祖聖宗格言大訓，疏解成帙，名曰《聖學格物通》，謹進上聞者。

伏以龍興而雲從，聖作而物覩，故上有采菲之誠，則下懷獻芹之悃；上有光天之德，則下共臣帝之願；乃感召之一心，亦丕應而徯志，在物理則固有然者。是以罔避夫位遠言親之嫌，必致其迪德沃心之懇。况乎位有崇卑，而臣子之心則一，乃臣舊忝講官，而忠愛之念不忘者哉！臣聞帝王之治本乎道，而道德之懿存乎心。心無事而不包，事無一而非道。惟心有所蔽，則道不見，如鑑有所塵，則明弗昭。故聖帝明王，必先務學。而修德講學皆以治心，將達諸事業而成其治化焉。如磨彼寶鑑，以大其光照也。蓋心事合一，體用同原，雖殊塗而同歸，實一致而百慮。有天德則有王道，具內聖則具外王，故溥博淵泉而時出，流水盈科而後進，滄溟之廣，不外勺水，而求華嶽之崇，必自卷石而累。是知萬變萬化，只在一德一心。故堯、舜、禹三聖授受，惟曰精一執中；成湯、文、武千古相傳，亦云懋德敬止；孔、顔明博文約禮之教，孟軻示詳説反約之功。夫群籍所

載，皆務此本，而曾子之傳，尤得其宗。故《大學》之書，全功在乎格物；而格物之要，其道本乎知行。知止定静安慮相承，即其工夫；意心身家國天下貫穿，乃其實地。必綱舉而目斯張，惟領挈而裔乃理。雖心有良知，不假外求，然學于古訓，乃可有獲。六經諸子，皆所以明心；而千聖萬賢，必歸乎窮理。總是同條同貫，那堪二本、三本？言念臣乃嶺海鯫儒，舊忝翰林末品，以三十餘年而力學，至六十之外而無聞。竊嘗有得於《大學》之正經，自謂不詭於聖賢之中路，下契乎程、張「至其理乃格物」之言，上稽諸聖祖論《大學》在修身之訓。乃於職務之暇，輒加蒐羅之功。粵自帝王之經，有倫有要；爰逮祖宗之訓，有典有則；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因事以明其理，會理而感諸心。故一聞一見，若决江河，而前言往行，可以畜德。雖或掛一而漏夫萬，可因以觸類而盡其餘，所以開發聰明，擴充良知，庶幾爲祖述憲章之一助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授，孝敬神通，篤志聖賢之學，既日新而又新，期致天下之治，必會極而歸極，奮振委靡之餘，大弘中興之業。仰覽乾綱，俯補坤維，掀揭天地，彌綸宇宙，並明日月，奔走鬼神，誠振古大有爲之君，實歷代僅間見之材也。經筵日講，不問夫寒暑；隨處用力，豈貳於宮庭？故《敬一》有箴，《洪範》有序，仰仞神衷，深造聖域，猶不以能而自滿，抑且以虚而受人。即與堯之清問下民，舜之好問好察，何以異哉！此臣所以不辭夫四載編摩之勞，必盡其一心夙夜之瘁，竭精畢神，刳心戮力，而欲效愚於聖德，庶有裨於涓埃也。干犯天威，伏祈電覽！倘於萬幾之暇，不遺一得之愚，遠宗聖哲之謨，近法祖德之懿，會萬理於一心，

由成德而致治，式恢蕩蕩之德，用弘丕丕之基，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勵無前之休烈；如川之至，如日之升，永多所之歷年。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謹以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并序、纂要、目録共二十八册，用黄綾套袱封襲，謹隨表進上以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上表。

進天德王道第一疏并頌賦

禮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頌文，廣敬天，以隆至治事。

臣前得觀《咏和録》中載聖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臣於伏讀之餘，宛然如聞虞廷敕天之歌、有周《無逸》之訓，豈勝欣躍！有感於心，不能已於言，謹爲文一篇，名曰《聖主躬肇農桑頌》。又前擬作《西苑賦》二篇，不自知其冒妄之罪也。臣仰觀聖製之懿，具備衆美，然皆本於敬天之一念，故結句亦歸之於敬天焉。

大哉皇言！一哉皇心！可謂至矣！臣所以謂衆美皆本於敬天者，何也？萬善同出一原也。天也者，道之大原也。蓋無往而非天也。所以謂無往而非天者，天無所不覆也，天無所不貫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宋儒程顥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天地之氣，乃吾氣也，是故喘息呼吸皆天也，性情形體皆天也，好惡用舍皆天也，食息起居皆天也。民，天之民也；賢，天之秀也；工，天之工也。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書》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是觀之，自心性存養而出王游衍，而視聽好惡，而典禮命討，何往而非事天之實乎！仰惟皇上稽古制作，分郊祀以專其事，精禮樂以致其饗，親製文以通其誠，敬天可謂至矣！皇上之心，必且至誠無息，故日御經筵，召問大臣，誠祀祖考，敬事兩宫，肇興内教，親勸農桑，君臣同遊。凡若此者，皆天德王道之事，然皆本於敬天一念之端發之也。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顥曰：「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惟在皇上擴充之，以至其極，與天爲一，則天德純存而王道大行，治化益隆矣！《中庸》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盖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是文王與天爲一矣。臣於頌賦中，因躬勸農桑之事，推之於政治之善，而皆本自敬天之誠而擴充之。伏惟皇上俯覽而留神焉，天下幸甚！

謹將前項頌賦繕寫裝潢，隨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八月十二日進，十四日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愛。頌賦俱增入史館。禮部知道。」

進瑞應白鵲賦疏

禮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賦頌，昭瑞應，以弘治化事。

仰惟皇上脩復古禮，以遵祖制，歲一

周而四郊成矣。制禮作樂，以和神人。冬至祀南郊，春分祀東郊，夏至祀北郊，秋分祀西郊。由南而東而北而西，周環順序，亦歲一周而四禮遍矣。將事之前二日，實七月二十有九日也，鄭府以白鵲來獻，應其時矣。夫鵲靈而又白，乃瑞也。夫白，西方之時也，兆西禮之成而吉祥至也。夫西方，於時爲秋也。秋也者，成物之始也，兆四禮之告成，而萬物萬化，於是乎成始也。或謂傳曰：「古之明王不貴祥瑞。」故《春秋》不書。然亦有貴者焉，應時應事而書者有之矣。《春秋》之獲麟也，舜之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也。蓋祥瑞之至，或先事而有開，或後事而適應，皆可貴也。非其時，則不貴也。故孔子嘆鳳鳥之不至，子思以禎祥卜國家之將興。夫先時而有開者，孔子、子思之所言是也；後時而適應者，虞時樂作而鳳儀是也。是故祥瑞非明王之所貴，所貴者時焉以適應耳。

今皇上四郊之禮樂方成而白鵲來馴，不先不後，適應其時，與虞廷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同一時應也。於此仰見皇上之至德，同符帝舜，簡易配乎乾坤，高厚配乎天地，明照並乎日月，制作合乎幽明，禮樂和乎上下，故感召之速，至於如此。況由此而充積之，其感應豈可量哉！昔我太宗文皇帝時，亦有白鵲之瑞。其時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而文學名儒文爲詩賦以頌其美。然而禮樂適成而兹瑞時應，如我皇上今日者，尤可貴也，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兆於此也！臣自以菲材，不足以昭傳盛事，念舊嘗從詞臣之後，目覩瑞應，喜不自已，謹爲賦一篇，以頌嘉祉。首興起於時應，中詠白鵲之美，末歸功於聖德之寶賢。《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傳》亦曰：「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夫仁賢，

國之至瑞也。此其人能經邦弘化，燮理寅亮，以參贊化育，明主能自得之，則君臣咸有一德，上下一於恭敬，和氣氤氳，天地萬物位育，而四靈畢至矣。臣何幸身親見之！謹以賦頌裝潢成帙，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八月十四日進，十六日，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賦增入史館，該衙門知道。」

進天德王道第二疏

禮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申明天德王道之要以裨聖治事。

臣聞天下之事，必有其本。得其本，則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臣前於本年八月十二日進《聖主躬肇農桑頌》，其中已具天德王道之端矣，然而未竟其說。臣請再爲陛下申言之。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語曰：「雖不能爾至，心尚慕之。」臣之志亦若此而已耳。蓋天德王道，乃堯舜之道也。臣幸夙昔聞之於師友，得之於遺經，四十年於此矣。茲幸恭遇陛下亶堯舜之資，有堯舜之志，安得不披瀝肝膽，陳之於陛下之前乎？然有時焉，不敢以輕易言也，懼誠意之未至而未有言前之信也。故自臣至京，不敢輕易以言，所以積其誠意，冀有感孚者，二年有餘矣。乃今於陛下典禮告成、虛心求學之時，此臣所以因前既啓之端，而復竟其說也。

謹按：有宋大儒明道先生程顥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言真可爲萬世帝王之法也。孔子曰：「人

道敏政，地道敏樹。」臣請以樹喻焉。今夫樹之爲物也，有生意然後有本根，有本根然後有幹、有枝葉、有花實。故有生意，是有其根矣，而無幹、枝、花實者，未之有也；無生意，是無根矣，而有幹、枝、花實者，亦未之有也。是故王道者，幹、枝、花實之類也；天德也者，本根之類也；慎獨也者，本根生意之類也。是故古之明王，必先務本，而盛德大業於此而生焉。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昔者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將告之以政，而必推本於學焉，何也？蓋學與政，一道也。夫九經即政也。孔子將告哀公以九經，而必先之以達道，又先之以達德，又先之以修身而知天，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何耶？蓋九經者，王道之大端也。達道、達德、修身以知天，而行之一者，所以謹獨而立天德也。然則天德爲王道之本，而謹獨又爲天德之本，斷可知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夫心也者，天德也，生意根本之類也；政也者，王道也，幹、枝、花實之類也。至其下文又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仁義禮智，天德也，擴之至於足以保四海焉，王道備

矣。是故由惻隱之心而充之，則凡省刑薄斂、惠鮮懷保，而天下之仁政行矣；由羞惡之心而充之，則凡納諫悔過、去讒遠佞，而天下之義政行矣；由辭讓之心而充之，則凡謙光受善、敬老尊賢，而天下之禮政行矣；由是非之心而充之，則凡内以領惡而全好，外以爵德而討罪，而天下大智之政行矣。然則天下大政之出於心，而王道之發於天德，帝王之術在養心以崇德，以爲萬事萬化之本，斷可知矣。由是言之，則乍見怵惕惻隱之心，無所爲之心也，乃真心也，純王之心也；其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心，有所爲之心也，乃僞心也，雜霸之心也。故王霸之道，又於此焉判矣。是故帝王之學，在審其初而定志焉爾。

恭惟陛下繼統以來，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爲必可法，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爲必可興，毅然以復古爲己任，制禮作樂，興廢舉墜，王道之事已漸舉行，何待臣愚之言哉！然臣嘗聞之，道無終窮，學無止足。程明道先生有言曰：「太山高矣，太山之上，已不屬太山。堯舜事業，也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盖言道體無窮，而學不可止足也。仰惟陛下聰明睿智，洞見淵源，進道不息之心無有窮已，賢矣而必至聖，聖矣而必至王，王矣而必至帝，帝矣而必至皇，何有止極！此臣所以於聖治方升未已之時，尤願陛下進進於學，以爲之本焉。所謂學者，即謹獨是也，非止於記誦講説之間；而學問、思辨、篤行，所以進乎此者也。所謂獨者，己所獨知之理也，即天理也，即天德也。察見此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戒慎恐懼，而敬以存養之，令有諸己，終日乾乾，深宮必於是，大庭必於是，静居必於是，臨政必於是，隨處體認天理而力行之，

無頃刻而或離焉，日積月累，則將月異而歲不同。心純乎天道，詣乎天則，天德日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天下莫不丕應徯志。凡古先帝王之政治，無一而不悉舉，而王道大備矣。臣無任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九月初十日進，十三日，奉聖旨：「覽奏，足見純正有本之學。朕知道了。」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一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章　疏十四篇

進君臣同遊雅詩疏

禮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君臣同遊雅詩》以彰聖德、以弘大業事。

臣嘗讀《易》，至泰卦，未嘗不三復而爲之嘆息也！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氣下降，故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爲泰，是以萬物遂焉；君德下接，故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爲泰，是以德業成焉。是故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而道之否與泰者，無他故，親疏之間而已耳。今夫人之相孚也，家人之情異於鄰，鄰人之情異於鄉。何則？親疏、遠近、異同之勢使之然也。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古之帝王，前有丞，後有疑，左有輔，右有弼，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使親近以善養之也。帝舜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也者，近也，蓋言臣當親近也。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臣當相成爲一體，非但鄰焉而已也。是故有都俞吁咈相可否焉。商王高宗得傅說於板築之間，而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輔也者，言如車輔之相依，以相成也。是故有鹽梅麴蘖相交修焉。堯舜、殷宗君臣同遊之道有如此者，可以爲萬世君臣之法

矣。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賈生曰：「胡越之子，生而同聲，及其長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何則？其習使之然也。」故習與善人居之，不能不善，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是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故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習養之用大矣哉！

我聖祖之心，即堯舜、殷宗之心也。知帝王之道，必近人以學，而後盛德大業成焉。故有君臣同遊之訓，以垂範于無窮，欲聖子神孫世守之而勿替。仰惟我皇上，聖本生知，德由天縱，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下諭修復祖宗君臣同遊之典，隨在召見大臣，又開西苑新仁壽宮，建無逸殿、豳風亭，祭告落成，賜文武三品以上大臣坐宴，又命輔臣坐講，逮于講官，皆與坐宴焉。君臣同遊之典，一旦復祖宗之舊，直推斯世於唐虞三代之上，則夫召問之際，所以講求弼直交脩之道，必有取法乎古矣。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夫本始者，末終之，一貫也。先務者，庶物之大端也，所宜先焉者也。皇上問辨而講求者，必超出乎百代，遠追乎堯舜，皆天下之大智，先王之大學，而非近世帝王之所謂學矣。臣幸遇明時，叨蒙餘澤，快覩盛事，忻忭不能自已。情發乎詞，作雅詩二章，將以彰聖德，弘大業，傳盛事於無窮。伏乞俯賜電覽而留神

焉！謹繕寫一通，隨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九月二十三日進，二十八日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愛。詩增入史館，該衙門知道。」

奉詔進講章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奉明旨進講章以効愚忠事。

臣近於前本部尚書、今大學士李處得覩御札：「西苑無逸殿講《七月》詩、《無逸》書，命未講并不與講文臣部官，亦各進講章一篇封來。欽此。」或疑之曰：「此謂九卿之侍講筵與宴者，臣等不宜作。」臣非之曰：「夫野人食芹而美，負日而暄，猶思上獻，卞和獻璞，至三刖其足而不悔，何則？愛君之心激於中而不能自已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惟良顯哉！』今臣固非野人之比，忝禮臣之貳，舊從講官之後，今奉撰進之命，無刖足之辱，抱謀猷一得之愚，少懷芹璞之美，可以自外而不以入告，反不如野人，焉可得爲忠良乎？乃今本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夏言贊臣之決，臣益自奮，謹撰《尚書・無逸》篇首二節講章一道，以上進焉。

自「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二節乃《無逸》一篇之大指，其義盡括於此矣。其後引殷三宗、周太王、王季、文王之事，乃發明乎此而已矣。故臣撰此二節，則《無逸》一書之指，焉盡之矣。夫無逸者，無懈惰荒寧之謂，即敬也。所也者，猶言乎居也；所無逸者，猶言乎居敬也，猶《召誥》之言乎「王敬作所」也。起居食息，動静語默，無時不居於此焉。堯舜

禹湯以來，歷代帝王之學，相傳心法之要，盡在是矣。其知稼穡艱難，知小人之依，乃其由中而發，勤民之實心，見於行事者耳。是故有此無逸之學，然後有此勤民之事。若無此實學，則亦無此實心；無此實心，亦無此實事矣。故下文引殷三宗、周文王之勤恤于民者，由其有嚴恭寅畏，不敢荒寧，不侮鰥寡之心，徽柔懿恭之德，皆無逸之學以爲之本也。仰惟皇上下諭輔臣有曰：「這無逸殿之作，雖以勤農，亦以勤學之意在其中。」大哉皇言，一哉皇心也。夫以勤農必勤學以爲之本焉，深契《無逸》一書之指矣。然臣又竊有區區愚忠者，敬爲皇上陳之。

夫帝王之學，心學也，非徒講説之間爾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謂舜曰：「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濂溪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感乎心，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是故讀書問辨，盖爲畜德感心以開决其知見而措諸事業焉耳。故説者陳之，聽者感焉；以誠意陳之，以虚心感焉。盛德大業，係於此矣！伏惟聖明俯察而留神焉，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謹以所撰講章一篇繕寫，隨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九月二十五日進，二十八日，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愛。講章留覽，該衙門知道。」

進聖學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發明聖訓以一聖學之功事。

臣前於十月内所陳王道天德本於慎獨者，非他也，即聖訓所謂敬一是也。臣

聞帝王之學，一貫而已矣。一貫者，非他也，心事合一之謂也。故一則無事矣，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盡矣。堯之授舜，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精則一矣，一則中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同此一條貫而已耳。故孔子告曾子、子貢，一則曰「吾道一以貫之」，二則曰「予一以貫之」。及其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亦一貫也。由是觀之，《論語》二十篇之中，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事合一之學也。

仰惟皇上天縱生知，默契道體，繼天立極，作民君師，御製《敬一箴》垂示遠邇，所以惠教天下後世者，至矣！臣自在南京以至于今，常口誦心惟，而佩服焉。凡至士大夫之家，有懸于堂壁者，過則必趨，坐則避席，未嘗敢背焉。誠信之如著龜，敬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之臨也。蓋斯理也，實有以深契乎堯舜以來相傳精一執中之指。一篇之中，反覆詳盡，帝王之大道，復明于天下，皎然如日月之麗天，如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共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至於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不雜之謂也。」此二言者，極爲明切，又默契乎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指也。雖然聖諭之懿，夫人莫不知之，至於「敬一」二字之相爲功用，夫人未必皆知也。臣愚請得以愚見少發明之。

夫所謂純而不雜，即天理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即此也。存心不忽，即敬以體認夫天理者也，即孟子「勿忘」、「勿助」之謂也。夫忘則不及，助則過焉，皆非所謂存心不忽也。宋儒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乃正當處也。」謝顯道亦曰：「既勿忘，又勿助，恁時節，天理見矣。」然則二子

之言，真足以發孟氏之指；而孟氏之言，真足以擴千古聖人言敬未發之藴；而我皇上實深胳合焉！夫一者，天理也；敬者，勿忘勿助以體認乎天理，令有諸己焉者也。是故《敬一箴》有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則敬一之相爲功用，已章章乎明矣！故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静，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而帝王之盛德大業，盡於此矣！何以言之？夫聖人之德業，皆原於性情。常人之性情，莫切於喜怒。請試以喜怒明之。孔子曰：「不遷怒，不貳過。」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喜怒好惡純乎天，故其存神之妙與天地合，斯之謂盛德。是故心存而喜，則喜純乎理，而天下之心同喜；心存而怒，則怒純乎理，而天下之心同怒。故古之聖帝明王，一好足以勸天下之善，一惡足以懲天下之惡，是故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其過化之神與天地準，斯之謂大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夫然後前聖一貫之指，心事合一之學，而我皇上敬一之功用，可盡也。臣雖陋儒，不足以仰測聖藴，徒以一得之見少發明之，誠如以管窺天，而忘其其愚陋也。❶不敢自隱，謹以上塵天聽。雖然，禹、益、皋陶、周、召、伊、傅之爲臣所以望其君，其君之所以望其臣者，未嘗以賢聖相自足也。故禹告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傅説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夫忱者，知而信之之深，此有諸己之謂也。美

❶「其其」，依文義疑衍一「其」字。

大聖神，駸駸乎不可遏矣！ 伏願皇上以聖訓所見，信道體之無窮，學緝熙而不已，而究夫盛德大業之藴，致唐虞三代太平之治，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知道了。」

勸收斂精神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仰體聖心、陳愚忠、圖國本以敦化理事。

竊惟皇上聖德盛大，超越百王，孜孜圖治，十年于兹，而皇儲未建，國本未立，臣不勝惓惓犬馬心，日夜念此至切也！天下之臣之民之心，念此至切也！ 聖母之心，念此至切也！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念此至切也！ 皇上體聖母之心、列聖之靈，思宗社之重，遵祖宗故事，祈聖嗣于神明，以答天下臣民之望，皇上之心，亦念此至切也！ 輸其誠敬，致竭精禋，丹心上享，而又命臣等暨百執事同致虔誠，格于神天。休徵丕應，其速也如響，兆祥之幾，可立至矣。臣聞天地之化，栽者培之，故雨露之施，惟氣至而萌芽者得焉。夫内外交脩，則神人協應，理之必然者也。皇上求諸神者既至，又當脩于在己者，以爲交相協應之本焉。所謂脩乎在己者，收斂精神是也。夫二氣儲精而神生焉。夫精神者，天歛之以生物，地歛之以成物，聖人歛之以生盛德而成大業，帝得之以爲帝，王得之以爲王，人物得之以爲生育昌。《易》曰：「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解之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專一翕聚，以爲發生遂

成之本，天地之道然也。五行二氣藏於冬也，故春得之以爲生，夏得之以爲長，秋得之以爲成。故閉藏者所以爲生長收成之本，四時之運然也。夫天地四時且然，而況於聖人乎！而況於萬物乎！是則天地四時之所以爲天地四時，帝王之所以爲帝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萬物之所以爲生遂，在收斂精神而已耳。夫精神者，斂之則全，用之則散，故目多視五色則精神散於五色，耳多聽五聲則精神散於五聲，心多役於百爲則精神散於百爲。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慎之，以保惜其精神焉，而不敢散。故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帝舜之制作圖治也，但示以欲爲之志，而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於臣，而使翼爲明聽焉。大舜不自勞役以散其精神，保養而愛惜之，以爲出治之本、化育之原，是亦體天地四時專一翕聚閉藏之道，萬物發育之理也。

仰惟皇上德配帝王，道合天地，而制禮作樂，孜孜不倦，以新一代之治，垂百王之法，甚盛心也！臣愚竊慮聖心淵微，精神恐有過用，而皇嗣未立，臣愚誠不勝犬馬心，故不避斧鉞，陳其收斂精神之説。誠願聖明凝心定慮，端莊靜一，凡於籩豆之類，付之有司，不役精於耳目，不勞神於思爲，翕聚完養，深根固蒂，以爲生育之本焉。夫既外求諸神，而又内脩諸己，則神人協應，而兆祥斯至，前星斯耀，又可以立本敦化，以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聖母列聖之心可遂，天下臣民之願足矣！臣不勝願望懇切

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十二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聖旨：「這所言朝廷已知。爾既欲朕收歛精神，便不必煩擾。該衙門知道。」

進演雅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演雅》以昭聖治事。

恭惟聖德格天，祥瑞疊見，乃嘉靖十有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宋滄，以蟠龍嶺所獲白兔進于闕廷。禮臣請稱賀，皇上謙冲，不以自德，薦之祖考，獻于兩宮。禮臣再請，皇上乃俯從群臣之情。既受賀，於是凡諸文臣咸爲歌頌，以侈希有之事，以揚無窮之休。臣竊以爲，薦之宗廟，法當作雅。夫雅，所以述聖德、美神功之詩也。臣過不自揣，忘其疏陋，謹撰雅歌一篇，凡四章，名曰《演雅》。臣爲此雅，所以廣瑞應之義也。謹上獻，以備御覽焉。

臣竊以爲，漢、唐、宋之君，於芝房、寶鼎、異獸、祥禽之瑞，乃或侈然自居，形之詩歌，或以改元更郡，豈如我皇上再讓再辭，猶自執謙，歸之祖考，其至德度越古之帝王遠矣！臣又博觀前代之臣，於白兔之瑞，柳宗元則以徵有秋而已，李説則誇正色奇霜毛而已，蔣防則有金氣玉池、瑶草冰光之賦而已。其他歌如練之詞、繼鉛之詠而已，誇玉衡之精、耀明月之狀而已。祇可以逞詞華、獻娱悦而已耳。而於白兔之法象，天之所以示告而開先乎人君世主者，則未之見焉。臣謹按：古《三墳》云：「龍馬負圖，神開我心。」《詩疏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以教告王者。」臣是以謂祥瑞法象，天之所以示告

而開先乎人君者也。是故瑞不虚出也。夫瑞兔之應，有四義焉：其色白，其性馴，其名明視，其德不好殺。此上天所爲示法象之精意，所以爲瑞之至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程頤見賣兔者曰：「觀此兔，亦可以畫卦。」夫馬圖龜書，瑞也，非有聖人則之，亦一物之奇耳，又何以開文明之治而爲萬世之至瑞乎？夫兔，其色白，以詔異常也，且詔潔净也；其性馴，詔柔順也；名曰明視，詔智遠也；不好殺物，詔仁厚也。其諸上天將以皇上進修德業，兼潔順智仁而有之，且進進於無窮，故出兹祥物以告詔皇上。若欲皇上則其潔而益净一以敦化，則其柔而益以柔道而順治，則其智以益其如神之智，則其仁以益其如天之仁。夫然則瑞不徒出，必有開先，此其所以爲希有異常之應也，此上天所以眷愛啓詔皇上於無窮之深意也。臣愚冒昧，謹將所撰《演雅》一篇并序繕寫，隨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進，奉聖旨：「覽奏具悉忠愛。《演雅》留覽，禮部知道。」

進古文小學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進《古文小學》以效愚忠事。

臣聞小學者，大學之本，而作聖之基也。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古之君子重之，而聖王務焉。夫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即經文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皆大人之事也。小學者，小子之學也，即朱子序文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是也，皆小子之職也。此小子可以服行而習之者也。若今所傳朱子《小學》之書，《立教》、《明倫》、《敬身》三篇，與前序所言不同，或雜以後世之文，涉乎大人之事。如《明倫篇》君臣、夫婦，類非小子之職，未可以服行而習之者也。乃仰思我聖祖文皇帝欽定《五經》、《四書》、《性理》、《五倫》諸書，而朱子《小學》不與焉，意者必有卓見於此乎！臣不自揣，於居山時常依朱子序文本意，采其散見於《禮記》者，輯爲《古小學》一書。首之以蒙養，次而灑掃，而應對，而進退，而事親敬長，而隆師親友，而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皆古文也，因爲之集訓。此書既成，每私竊自語：昔野人食芹而美，猶思上獻，況夫人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也，臣子苟有所見聞而不以達于君父者，非人也；然猶不敢以輕易而進，必待問而後可。茲者恭聞前星兆祥，皇儲將誕，而臣舊輯前書，有蒙養，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見子之禮，有輔養太子之法，其餘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諸篇，則通乎天子、元子、衆子之事，皆得以教習于王宫之小學者。乃喟曰：此千載一時也！況臣叨貳禮官，此又禮之重者，義不可不以上聞。儻蒙聖明垂覽，采納而行之，謹於胎教之始，以篤生形容端正過人之才；接之於初生三日，懸弧矢，射上下四方，以啓其宇宙之志；三月見于南郊，以示其敬天之誠；稍長，則輔導於聖功養正之時。率以此書條件，教而習之，而師、保、傅又道之教誨，傅之德義，保其身體，凡預養之者，無所不至焉，則所謂少成若天性，性成諸天，由是基帝王之盛德，而生帝王之大業，永丕丕之基於億萬年焉，端在乎此。《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信乎！哲命在初，太子正而天下正矣，臣不勝祈祝恐懼之至！謹將前所輯《古文小學》書一部三册，繕寫裝潢，隨本親齎，謹具奏聞。

嘉靖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進，奉聖旨：「覽所進《小學》，具見忠愛。書留覽，禮部知道。」

進瑞鹿賦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賦瑞貺以昭天佑事。

臣聞上天愛佑人君之善之心，無窮已也。人君若有德美，天必多出祥瑞以應之者，非但欲寵美之也，固欲將順其美而純佑默成之於無已也。《中庸》贊文王之德配天，純亦不已；《書》稱「天惟純佑命」，以此見聖人天道之感應，純而已矣。恭惟皇上敬一之德，克享天心，故上天以皇上克肖純德，屢降祥瑞，以示純佑默成之意焉。乃者天休滋至，白鹿之瑞又來自靈寶矣，其諸上天純佑無窮已之心乎！蓋誌稱鹿爲純善之獸，又謂王者道純，則白鹿至。夫鹿之爲純善，豈非所謂威而不觸之勇，群而不爭之禮，芻而不殺之仁，解角協律之信乎！王者之爲純道，豈非所謂聖神文武，帝德罔愆，剛柔正直之中，陽舒陰慘之不忒乎！惟我皇上，聖由天縱，道備至純，格于上下，故純善之獸協符而至，感應之速，如影響然。此上天所以純佑命而幽贊皇上純王之道於不已者也。臣又按：《記》曰：「黃帝御天下而白鹿至，其壽三千。」然則白鹿之至，又上天所以示純德之徵，兆聖壽之無疆于千萬年，聖子神孫勿替引之者也。《記》曰：「鹿壽千歲。」夫鹿，

惟以如彼之純善，故能致如此之遐壽，而況於人乎，而況於聖王純道之致乎！是故天之純命，所以佑德也，又所以佑壽也。有是德必得是壽，二者交贊不已，而永之於無疆者也。臣無任忻忭之至！謹采圖籍所載，推演成文，爲古賦一篇，凡六章，用以彰上天純佑之隆，傳之永世焉。爲此謹將所爲《瑞鹿賦》并序繕寫裝潢，隨本親賫，謹具奏聞。

嘉靖十二年二月〇日奉聖旨：「覽奏足見忠意。賦留覽，禮部知道。」

途中慶賀皇元子生疏

南京禮部尚書臣湛若水謹奏爲申預慶以效祝頌事。

七月初五日，蒙聖恩，陞臣前職。臣於本月十八日謝恩，八月十七日陛辭，前去到任，行間恭聞傳奉聖旨：「嘉靖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朕第一子生，禮部知道。欽此。」臣不勝忻躍之至！天下臣民不勝忻躍之至！《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記》曰：「太子正而天下定。」蓋元良者，萬國之表；太子者，天下之基。是以景運天開，一人胤慶；聖人有作，萬物咸覩。矧茲定吉，不雨不暘，見陰陽之合德，將來善養，不剛不柔，體仁義以普施，已兆於此矣。宗社基太平無疆之休，臣民同非常莫大之慶；焚香祝天，式符前兆，舉手加額，聲溢比閭。蓋由皇上大孝，率祖攸行，聖德格天所致，是以白麑呈瑞，前星兆祥，非偶然也。臣若水叨司南禮，回仰北辰，聞茲大慶，喜遇洪休，身已在行，心馳遥賀，瞻天仰聖，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念臣前進《古文小學》之記，似爲今日急務之先。自夫胎教、接見之端，以至輔養德性之法，

無所不備焉，實乃一德陶成之要，以爲三代有道之長，悉繫于此也。伏願皇上自今伊始，以聖人爲必可教而成，以古道爲必可修而復，留神獨斷，以力行之，計功責效，而期就焉，以弘丕丕之基，用永繩繩之胤，如日之方升，如川之方至，臣不勝祝頌之至！天下臣民不勝祝頌之至！《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實皇上之大事也。又曰：「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此□臣愚之微忠也。除臣前路兼程至南京到任，□□□上表慶賀外，途中具本，先效區區祝頌之悃，專差辦事官李承祖抱齎，謹具奏聞。癸巳年八月二十四日，寓和合驛道中。

南京九卿衙門等官賀立東宮表

伏以聖儲肇作，庶物同快覩之歡；震器有歸，兆姓賴永寧之福。蓋萬邦係元良以貞，故三代稱有道之長；矧中秋中旬，當天地冲和之會，乃爰誕爰降，備乾坤清淑之奇！天開景運，人際昌期。時日定祥，非雨非暘，見陰陽之合德；將來輔養，不剛不柔，兼仁義而普施。生而神靈，稚乃岐嶷，懸以弧，懸以矢，以射上下四方；志存六合，見于天，見于祖，用昭孝敬兩端。儲養一人，昊天有成命，兆民其允懷。欲知天者，必於基命定命，相彼民矣，靡不同德同心。天人協應，海宇騰歡，焚香祝天，繼世之聖明誕出；舉手加額，萬年之邦本永隆。是以前星兆祥于上，嵩岳獻呼于下，宗社延無疆之休，臣民蒙莫大之慶。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乾道剛健，龍德正中，文武聖神，同帝德之廣運；廣平正直，立皇極以敷言。制作之權，適聖人在天子之位；雍和之治，正昭代當嘉靖之年。大禮與天地

同序，大樂與陰陽同和，大明與日月同照，大化與上下同流。天鑒兹德，神錫厥祥，篤生元嗣，繫萬國之謳歌；正位震宫，日三朝而視膳。禁闥溢充閭之喜，廷陛協舞蹈之誠。臣等職守留都，豈勝欣忭之悃；心馳遥賀，永懷根本之昌。僚寀生光，室家胥慶，緬仰堯天，敬效華封之祝；欣逢文化，載陳《麟趾》之詩。伏願聖德已盛而日新，多福既隆而彌卲！念生子在初服，必祈哲命之貽；以天性自少成，益謹薰陶之術。式承聖聖之德，用永丕丕之基；川斯至而日斯升，天與長而地與久。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奉慰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湛若水等謹奏爲奉慰事。

臣等於本年十一月初五日得覩邸報該禮部一本薨逝事：「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太監張欽傳奉聖旨：『朕第一子十月初十日夜丑時以疾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部一本：「欽奉聖諭事，本部於内閣抄奉聖旨，内開『前日朕速親作旨，曰初十日夜丑時，今思十日之夜四鼓，已合曰十一日子時。令禮部改正。』」臣等得此兩報，不勝驚怛！相顧失色，莫知所爲，悲泣嗚咽，不能已已。除各服素服，於本衙辦事外，伏念昔者主器久虚，皇嗣初誕，天下臣民懸望於十年之餘，始遂其一旦之願，人人若自得所，物物若自遂生，豈期甫及經時，遽此變問！大命可贖，人萬其身。惟天命之脩短自有定數，而元良之成立，必有其時。仰惟皇上德爲聖人，必獲子孫之保；功加百姓，宜延支本之昌。

此事理之必然者，誠不慮矣。然天性之愛既根於心，而聖衷之戚自切于懷，所賴至人達觀，洞明夫始終之故，至禮不過，超脱於情愛之鍾，故能知命而不憂；節情以全禮，保養天和，多祈胤慶，爲宗社無疆之計，以上體聖母之心，下副臣民之望，固無俟乎臣等之言矣。緣臣等之愚，各抱憂惶，靡寧寢處，職守留都，心馳魏闕，無任激切奉慰之悃，爲此具本專差齎捧，謹具奏聞。

問安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湛若水等謹奏爲問安事。

臣等伏覩邸報，仰知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五月初間稍有違和，已漸平復，臣等下情無任喜懼交併！仰惟皇上孝心純篤，愛敬天至，必如文王行不能正履、武王不脱冠帶而養，晨昏侍側，湯藥惟勞，臣等不勝其瞻戀之切！固知仁孝格天，已臻勿藥。然聖心既經勤養之餘，而聖體不無過勞之慮，伏望皇上推聖心所以愛聖母之念，知聖母所以愛皇上之同，興居節勞，務安聖體，以安聖母之心，則慈孝兼至，而上下交懽，天人協慶，以永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臣等不勝惓惓祈仰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官田世隆齎捧，謹具奏聞。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南京太廟火災禮儀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湛若水等謹題爲南京太廟禮儀事。

近者南京太廟被火，伏聞於內列祖神主，一時亦被延燬，號籲莫及。臣等除已

會同南京各衙門堂上官具奏待罪外，竊惟列祖神靈，陟降在天，皇上親承宗廟之祀，對越歆享，仁孝誠敬，爲已至矣。南京既有太廟，又有奉先殿。其奉先殿，每日及朔望進膳，列祖神靈，固有所依，但南京太廟神主，係是祖宗百七十年以來奉安已久，今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皇上孝思瞻切之情。臣等待罪禮官，仰體至孝，必須補造列祖神主，以爲神靈之依；必須重建南京太廟，以爲奉安之所。然又工程非歲時可就，香火非日月可缺，似此數端，臣等實竊究心，未知所宜，伏乞聖明敕下禮部議處奏請，或先欽制告文，特遣大臣前到南京祭告列祖神靈，或權將南京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於奉先殿，用少伸皇上純孝之誠，惟復別有裁處。緣此禮制出於朝廷，皆非臣等所敢輕議，伏惟聖明裁處。緣係南京太廟禮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官孟陵齎捧，謹題請旨。

進祖陵頌疏

南京禮部尚書臣湛謹奏爲進《祖陵頌》文以揚功德以昭聖治事。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統緒之遠，必上有所本，下有所承，是故代有文學道藝之臣，以述其祖功宗德之美，敷張鴻休，以爲世軌；播之音樂，薦之清廟明堂，傳之子孫，化之國俗，以保無疆之大業焉。此商周盛時，二《雅》三《頌》所由繼作也。三代而降，無論嬴秦，漢唐以下，或霸或夷，或以寖弱，德不肖天，無大雅之道，故其文詞雜亂而無章，不足以述至德昭格皇天，是宜其業之不能大以遠也。惟我皇明，四祖樹德，太祖收功，不由尺土而起，非如堯自唐侯、周自后稷之比，直與大舜起于側微，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同一道也。蓋其不由勢立，不假人薦，超然邁迹，正《中庸》所謂「夫焉有所倚」，而一根於道德之懿，如樹之根幹、枝葉、花實，以漸而盛。苟非世德積累，何以致然？　一百七十年來，我皇上又培養而光大之，以新天下之耳目，永萬年之休聲，其時稱揚德美者，文匠宗工皆已優爲之，而道述祖功宗德，垂詔後世，上紹《雅》、《頌》之音，以追配唐虞三代之盛，則或未之遑及焉。臣以菲材，蒙累朝作養收用，既由翰苑，不治民事，得以肆力文學，窺五帝之淵微，究三王之大道，亦或少有愚者之一得焉。幸因奉命祭告祖陵事畢，仰覩泗州之形勢，俯考中都之文獻，謹撰《祖陵頌》十章。一曰《皇統》，二曰《皇德》，三曰《皇懿》，四曰《皇熙》，五曰《皇仁》，六曰《皇迹》，七曰《皇基》，八曰《皇瑞》，九曰《皇業》，十曰《皇化》。又首之以序，以申作述之意。謹用繕寫裝潢，因祭告畢進。復命本順差辦事官陳榮禄賫捧，謹具奏聞。

嘉靖十四年九月〇日進，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意。頌留看。禮部知道。」

引年疏

南京禮部尚書湛謹奏爲乞恩引年致仕事。

臣嘗有感於宋儒尹焞之言，曰：「傷哉，事君之晚也！」蓋尹焞之嘆，嘆老而宜休，非敢忘於事君也。臣區區犬馬之情，亦若是矣。臣自少孤身，父母愛惜，就學最遲。年十六而後入鄉校，二十二而後入府庠，二十七而舉於鄉，一至禮部，即以母陳侍養無人，不能離去左右，不赴會試者一十三年。既四十矣，感於母言，起赴春

闈，乙丑見録於有司，伏蒙孝廟舉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者二年有餘；蒙武廟欽授本院編修，供職者七年有餘。後以母故，禄不及養，因憂病自廢者八年。恭遇聖明登極，下詔旁求，有司過舉，復有共惟帝臣之願，欽蒙取復原職，二年秩滿，陞侍讀一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三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一年有餘。欽蒙取改禮部，尋轉左五年，而陞今職。此臣所以事君之晚，而重感恩於皇上也！今臣供職于此，惴惴焉惟恐不逮，且二年有餘矣，年及七十矣。臣聞之《禮》「七十曰老」，而傳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又謹按《大明會典》内一款載，大明令，凡内外文武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夫用舍之宜，進退之禮，揆之古今，莫不同然。豈不以七十者精力必衰？大夫者，職事之重，精力衰，則不足以任大事，故當傳致其事，以任賢能，懼瘝官廢事也。而臣蒲柳之質，比前視聽日漸以衰，齒髮日漸以改，智慮日漸以短淺，誠恐强勉在位，不無瘝官廢事，以上負皇上之恩，而累日月之明，其得罪愈大矣！臣誠不勝恐懼心！如蒙伏乞聖慈，敕下吏部，容臣以禮引年致仕，退居山野，歌詠太平，則臣退之日，猶進之年也。爲此具本專令家人湛科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〇日進，奉聖旨：「卿雖年七十，精力未衰，宜照舊用心供職，所辭不准。吏部知道。」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三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賦　頌九篇

聖主躬肇農桑頌并序，附擬作《西苑賦》

臣伏讀聖製《同輔臣宗伯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仰見皇上勤民敬天之誠溢於言意之表，蓋由中而發，不假安排，雖虞廷《敕天》之歌，有周《七月》之詩、《無逸》之訓，何以加焉！臣聞王者上承乎天，下治乎民，是故帝王之道，事神治民焉盡矣！夫王者代天而理物，敬天所以勤民也，是故帝王之道，勤民焉盡矣！事神者，敬天是也；治民者，農桑是也。夫天之立君，所以爲民也，故勤民實所以敬天也。洪惟皇上釐四郊百神之典，定宗祧配享之儀，備物品以致其饗，精禮樂以通其誠，事神之至也。事神至矣，乃修民事，謂農桑之務，乃衣食之源，民事之最急者也。乃肇脩先王千載之墜典，每歲皇帝耕藉于南郊，皇后親桑于北郊，又以爲未足以勤也，乃卜西苑之隙地，實惟文皇帝仁壽殿之原，皇帝耕于殿之南，皇后蠶于殿之北，内外並行，視前益密。於是命公卿與夫公卿之命婦，執耒執筐，以時從事，宛然三代之氣象。一時觀者，莫不咨嗟興嘆而欣慕焉！忽忽乎不知其身生于千載之下，而若獲際其盛於唐虞三代之上也。凡若此者，皆勤民之實，蓋本於我皇上一念敬天之心始也。

臣謹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則夫天下之民，乃天之民也；天下之民之心，乃天之心也；天下之民之氣，乃天之氣也。故其喘息呼吸，皆天也；性情形體，皆天也；食息起居，皆天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夫民之視聽好惡，皆天也。夫然後知天之未始不爲民，而民之未始不爲天也，事在擴而行之爾。養吾之性情，以養民之性情；愛吾之形體，以愛民之形體；時吾起居食息，以及民之起居食息；公其視聽，同其好惡，以和民之氣，上格乎天之和氣。擴而充之，引而伸之，獨類而長之，帝王天德王道之功用畢矣。臣何幸躬逢其盛！今四郊甫成，靈鵲諸祥荐至，文學儒臣咸有咏頌，臣嘗備職史臣講讀之末，不能自默，忘

其疏愚，謹推皇上盛德至善之美意，敷衍爲頌一篇，凡三十一章，并附前所擬作《西苑賦》二篇，將以美盛事而傳於無窮焉。頌曰：

天眷聖人，克敬斯親；維聖憲天，司敬于民，急務所先。右一

於維聖德，勇智天錫。乾包坤積，日月昭晰，皇中建極。右二

天縱神發，文理密察。堯欽舜哲，文謨武烈，玄覽超軼。右三

皇帝曰嘻，天命在予；全覆華夷，祖宗臨之，敢不勉之！右四

予祖予宗，茂績豐功，格于皇穹，維兹禮樂，遺付朕躬。右五

予豈自是？維祖初制。咨爾廷議，予乃折衷，四郊奠置。右六

爰及祖祧，百神之交；于釐于淆，制作之柄，予敢不操？右七

樂和禮備，百靈歆至。事神曷以？以報以祈，終勤民事。右八

民事何其？乃食乃衣，農桑其基。予司敬天，民事可緩遺！右九

相兹下民，實天地心；喘息呻吟，氣實通于天。予敢弗欽！右十

矧兹廟郊，粢盛衣袍，躬植躬繅，豈無農工？乃效厥敬勞。右十一

帝耕于藉，后蠶于北，以藝以織，以爲神欽，以爲民則。右十二

帝曰曷已，毋疎而邇！西苑隙地，予其卜之，文祖之址。右十三

來宣水滸，一二臣輔，同遊以賦，瞻彼《卷阿》、《七月》之句。右十四

乃耕于南，乃桑于陰，有苗漸漸，有條柔柔，生意盎然。右十五

乃知天地好生，亦復如是。同體一氣，予其廓之，與天侔配。右十六

豈物則爾？民吾同胞；痛癢爬搔，仁心仁政，寒衣飢哺。右十七

粟盈天倉，絲登織房，黼黻文章，黍稷馨香，明德之光。右十八

民昔愁苦，今也歌舞。食我者父，衣我者母，我恃我怙。右十九

帝曰已諸，王道遠徂！教養工虞，樂禮政刑，蕩蕩平平，萬里其餘，我遄我驅！右二十

濟衆博施，堯舜病而；視民如夷，望道未見，文王悵而。右二十一

普天斯民，罔非天真；有一飢寒，有一失所，如痌瘝切身。右二十二

我聞天德，斯有王道。體用備具，心事並造，孰究其故？右二十三

天德維何？天理是極。心維天則，性情游息；視聽典禮，討罪命德。右二十四

存養心性，知天事天，出王游衍，視聽維民，喜怒不遷。右二十五

討曰天討，命曰天命，天叙天秩，知止有定，如子奉父令。右二十六

敬天之實，斯其至矣！天德王道，本末備矣！天人協應，斯無貳矣！右二十七

乃耀前星，甘露降陵；乃呈瑞麥，乃兆休徵。宛宛靈鵲，白賁來庭，垂拱離明，無爲而成。右二十八

云何無爲？執天之機。四序推移，萬物咸熙，化與天齊。右二十九

天普無心，聖順無情，庶尹以行，庶績以凝，是謂太平。右三十

太平之道，天下皞皞，與天浩浩。無令人喜怒，曷以頌歌，帝力何有！右三十一

附　録

擬作《西苑賦》二篇進呈。賦曰：

皇玄覽而迪哲兮，既大報而奉先；急民事而憫窮兮，曰盍反本而求之？修可願于未發之前。爰恭默而澄心兮，見斯道

之大原。嚴天命于好惡用舍兮，同帝德之罔愆；擴天德於王道兮，躬教養而兩全。載省耕而賦同游兮，觀天地生意之鬱芊；悟德業之日新而富有兮，如彼苗之秀實以有年。上感馨香而下興禮義兮，還漓俗於蒙顓；迓休徵之駢至兮，充一念之敬天。

昔后王之明德兮，炳太始於幾先；賴輔弼之左右兮，又疑丞於後前。王中心而無爲兮，守至正之一原。肆出入起居而罔弗欽兮，發號施令而又無愆。篤寔心而行寔政兮，究體用之大全。緊聖德之純一兮，碩藉苗之芊芊；爰五雨而十風兮，卜大有之豐年。將胡然其召應兮？寔聖心淵塞而精顓。廓萬務而萬化兮，咸託始于事天。

瑞應白鵲賦 并序

惟嘉靖之治，和洽于上下四方，禮樂斯興。皇上既定尊親大禮，乃釐郊廟之典。九年十一月冬至，皇上禮于南郊；十年二月春分，禮于東郊；其五月夏至，禮于北郊；八月秋分，禮于西郊。實月之二日，齋戒將往即事，前期二日，鄭府以白鵲來獻，禮部祗進内府，皇上以告薦于太廟、世廟。見于兩宮，覩于群臣，昭天貺也。竊惟古昔明王雖不貴祥瑞，然亦有貴者焉，貴時焉以應爾。是故簫韶九成而鳳凰儀。今郊禮成而白鵲至，均之所謂時應也。雖虞廷猶重其事，而史臣猶紀之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復何疑焉！臣嘗備史臣之職，今守禮樂之官，覩斯盛事，其能喑無詩歌以紀非常之休乎？謹爲《瑞應白鵲賦》一篇，盖欲傳盛事於無窮，以備史氏采焉。其詞曰：

昔帝舜之恭己兮，治寬簡而無爲；時簫韶之九成兮，蹌鳳凰之來儀。緊聖德之濬哲兮，協重華而同熙。仰天地之覆載而上下兮，炳日月之東西而光輝。奠四郊而

禮群神兮，肇南東而北西；甫禮樂之告成兮，靈鵲至而應期。兆羲易之白賁兮，又風雅之素絲；將淑質之孕西顥而範金精兮，同文鳳之産于西岐。明月爲神兮皓雲爲衣，冰雪爲色兮霜顔自持，璧玉其爪兮明珠其眸。貴殷人之所尚兮，秉素質以爲奇。宛爾翯翯兮，如彼文王之囿；豈伊遥遥越裳之雉兮，中國聖人以爲慕？蓋來自天潢叔伯之親兮鄭藩之國，鍾此和氣兮産于中域，具靈德兮休應禮樂。豈彼區區之狐以鹿兮，距遠荒服？烏曰兮喜鵲，郡號兮懷慶。曷喜以慶兮？有開厥先。兆前星兮天休默定，應秋成兮資生元命。于時禮薦伯夷，樂作后夔，祇告祥于清廟兮，乃呈瑞于宫闈。天顔爲之改容而粲然兮，神人胥慶而愉怡。居以雕籠兮啄之玉粒，飲以沆瀣兮晞以華日，下召文武公卿兮逮于百職，恩賜之縱觀兮神心以懌。人人駭羨兮如快覩羽之五色。光生玉殿兮色映瑶璧，引項舒臆兮如告如報，振羽蹁躚兮如舞如蹈，匪以言受兮可以心悟。嗟羽類兮四德備具，温柔似仁兮皜潔似義，馴順似禮兮前知似智，是宜歡動百辟兮而上惬于聖帝。羨二鳥之瑞世兮，嘆吾人之不如；秉二氣之中正兮，端五常之天彝。蹇特立而獨行兮，振羽儀于天墀；應五百之昌運兮，撫素襟而歔欷！仰聖人之側席兮，寶惟賢以自毗；祈胤慶于萬年兮，永無疆之丕基。

君臣同遊雅詩二章并序

夫自唐虞賡歌之聲微，有周《卷阿》之風息，君臣同遊罕聞矣。夫君臣不同，則誠意不孚；誠意不孚，則上下不交而德業不成。是故古之帝王重焉。惟我聖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蓋欲上下誠意交孚，共成正大光明之德業，甚盛典也。我皇上肇闢西苑，躬農桑，脩仁

壽宮，創無逸殿、豳風亭，蓋欲復祖宗君臣同遊之典，咨政事於斯，講聖學於斯焉。辛卯九月十八日落成，祭告禮畢，宴文武大臣，賜坐賜飲，禮行樂作，人人歡喜，如在唐虞三代之上，聞簫韶之聲，而身際賡歌矢音之盛也。禮臣若水謹拜手稽首作詩，竊附於《卷阿》之雅，以傳盛事於無極焉！詩曰：

今日乃何日，君臣幸同遊？都俞韻久息，一曠爲千秋。維聖祖高文，《卷阿》繼西周；王風振大雅，濬源揚其流。吾皇古神聖，超邁誰爲儔！恢恢仁壽域，文皇昔優游。隙地開農桑，無逸胥講求；藹藹豳風發，穆穆迓天休。元首於股肱，一體神與謀；爲民以爲德，清問仍咨諏；精一與執中，可願維敬修。如聞《敕天歌》，上下相賡酬。

今晨亦何晨？皇風見清穆；神光耀九州，瑞氣騰黄屋；日出綵雲生，天高萬籟肅。是時上下交，如彼和絲竹。仙樂下鈞天，金莖傳玉燭。一奏天地闢，再奏日初旭，三奏人文宣，四奏萬物育，五奏龍德中，宇宙彌和睦。聖人殿中央，思道正恭默。廓之配天地，歛以藏諸獨。至要云在兹，哲命在初服。臣也遂矢詩，于以贊一德。叶。

演雅并序

惟我皇上臨御天下之十有一年，禮樂既備，政治咸張，至德感通，皇天純佑。邇者蟠龍貢寶，白兔呈祥。臣忝貳禮官，覩兹盛事，宜出意□，以贊揚德美，用弘丕休，傳之無極。謹撰雅歌一篇，凡四章，名曰《演雅》。夫演雅者，演瑞兔之雅也。夫演，引也，引長其義也。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義盡矣。臣愚不佞，不足以知遠，蓋嘗聞之《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非禎祥之能興國家也，天降禎祥，所以答盛德也，亦所以詔意也。詔意，所以啓聖也；啓聖，所以興國家之治也。是故伏羲之時，有龍馬焉；堯之時，有蓂莢焉；禹之時，有神龜焉；周之時，有鳳凰焉，有麒麟焉。故龍馬，天所以詔文也；蓂莢，天所以詔時也；神龜，天所以詔範也；鳳凰，

天所以詔和也；麒麟，天所以詔仁而不殺也。此數聖皇者，皆有盛德以感召祥瑞，又能仰體天心，則而象之，故皆能以興天下之太平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謂此也。夫馬圖龜書，瑞也；非有聖人則之，亦一物之奇耳，又何以開文明之治而爲萬世之至瑞乎？今白兔之祥，人皆曰乃我皇上盛德之所感召，然亦上天之所以告詔于皇上，聖而益聖，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昭昭然矣！夫兔，其色白，以詔異常也，且詔潔净也；其性馴，詔柔順也；名曰明視，詔智遠也；不好殺物，詔仁厚也。其諸上天將以皇上進修德業，兼潔、順、智、仁而有之，且進進於無窮，故出兹祥物以告詔皇上。若欲皇上則其潔而益净，一以敦化；則其柔，益以柔道而順治；則其智，以益其如神之智；則其仁，以益其如天之仁。夫然，則瑞不徒出，必有開先。此其所以爲希有異常之應也，此上天所以眷愛啓詔皇上於無窮之深意也！臣冒昧謹以所撰《演雅》，拜手稽首以上獻焉。其詞曰：

皎皎潔兔，亦潔其心；於昭明德，上帝是臨，祖考居歆。金精玉液，以範爾質，以自冰雪。何以瑞之？爲天下潔。

皎皎柔兔，亦柔以貞；於穆懿德，上天降靈，薦之明庭。月華孕性，柔嘉以定，以定爾休。何以則之？爲天下柔。

皎皎智兔，亦視而明；於哲睿聖，重離降精，享于神靈。朱眸麗麗，明視勿蔽，以照遐邇。何以象之？爲天下之遠智。

皎皎仁兔，亦仁且慈；至聖至慈，皇天降祺，兆于中闈。月宫之秀，以孕以遘。何以瞻之？爲天下之仁壽。

瑞鹿賦 并序

聖皇臨御天下，登兹一紀，庸庸祇祇威威，欽若于天。執天之機，知化而裁，品彙咸熙。協風時至，祥瑞乃應；地呈河清，天降甘露。十年，白鵲來自鄭藩；其明年，白兔來自西蜀；又明年春正，白鹿麑來自靈寶。夫白，純色也。三白疊至，純德之符也。夫靈，善也；寶，瑞也。靈寶者，言善瑞也。謹按《圖誌》：「鹿爲純善之獸，其壽千歲。五百歲則色變白。王者道純，則白鹿至。」夫鹿爲純善，白爲純色，麑爲純性，故郊牛繭栗，貴純也。此昭我聖皇之德之純。剛柔致中，陰陽合德之感召乎！

《記》曰：「黃帝御天下，白鹿至。」又飛黃服皂，而其壽三千。然則白鹿之至，匪直爲純德之應，且爲聖壽之徵。自今至于萬年，子子孫孫，永于無疆之休矣！臣若水謹采前聞，作古賦一篇，凡六章。首興起鹿具純善之四美，中稽白鹿麑之懿跡，末乃歸于黃帝之符瑞，以兆聖壽焉，用傳勝事于來裔。賦曰：

繄聖人之純德兮，曰剛柔以正直；亶蕩蕩以平平兮，執大中而御極。維中氣之協應兮，藹和氣之氤氲；氓遵道而遵路兮，衷好惡而化純。感純善之靈獸《瑞應圖》云：「鹿，純善之獸。」又《記》曰：「鹿爲純靈之獸。」兮，產中州之靈寶。天不愛而降神兮，地不愛而質作叶，協陰陽于高旻兮，體剛柔於垕土。曰若聞禮樂之鳴和兮，來同百獸之率舞。○右其一章。推原聖德之純，感召純鹿之瑞。

觪渾渾而含威兮，又不猛而不觸；翕群遊其罔争兮，以禮序而叵瀆；恒芻食之匪血兮，性仁惠以不殺。時解角之協律兮，又忠信而罔括。○右其二章。贊美瑞鹿之純善。

變繽紛其純質兮，來若時以應符；協純一之明德兮，物無情而交孚。皎紛如之雪毳兮，崇縞素以爲采；將浴神乎昭質兮，于銀漢之白水。烱玉立而霜標兮，具冰質而金聲；紞素絲而白賁兮，飲玉井而食瑶苹；文濯濯伏靈囿兮，歌嘉賓而呦呦。周躍魚以告瑞兮，武王伐紂，渡江，白魚跳入王舟。殷狼兆乎銜鉤。《論衡》曰：「湯起，白狼銜鉤，遂尚白。」胡引麟而食嘉禾兮，元和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麟食之，一鹿引之，群鹿隨之。方道而夾轂。鄭弘爲臨淮太守，白鹿方道夾轂而行。臨淮劉武制幣而發瑞兮，史，武帝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白金于焉以爲禄。○右其三章。贊美瑞鹿之純白。

云色變之五百兮，《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蓀胡爲而方麑？豈神靈表其奇瑞兮，故寵兹而異之？李唐産于中苑兮，天寶四載八月戊子，有班鹿生白鹿于苑中。獲

壽昌之别殿。元和十年五月，壽昌殿南獲白鹿麑。見武德之九成兮，乃冷泉之遥巘。貞觀十年二月，白鹿見九成宮之冷泉谷。爰卜相以傳嗣兮，壹放爾于西巴。西巴見鹿母隨麑，不忍而放之，後選爲太子傅。同瑞符于雍畤兮，天用貺夫柔嘉。武帝幸雍畤，獲白麟。晳秋陽之皜皜兮，鳴珂珮而琳琅。若噴玉而欬珠兮，璨月明而夜光。朝振衣于閶風兮，夕濯足乎昆明。製雲霓以爲裳兮，驂玉虬以爲乘。角繭栗而藴珍兮，蓄亨天之誠意。含中秀而表純兮，昭精白之一致。○右其四章。美鹿在麑而白，尤爲奇特之瑞。

昔黄帝之御世兮，南夷以之來庭。志云：黄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説苑》曰：「神人以鹿遺黄帝。」維以瑞而兆瑞兮，帝用參乎千齡。《淮南子》云：「黄帝治天下，飛黄服皂。」高誘曰：「乘之壽三千歲。」豈姬穆之獲戎兮，徵服遠以爲奇？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鹿以歸。彼瓊土之攸獻兮，肇開寶之靈旗。開寶七年，瓊州獻白鹿，遂加仙鹿旗。真源進于祥符兮，矯前列乎天書。祥符七年二月，幸亳，以真源所進白鹿列天書前。薦咸平之潁陽兮，宋咸平六年，潁州獻白鹿麑。隨璧山之騶虞。蜀王建永平三年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彼在麑之潔白兮，昭厥性之純善。備四美之駢繁兮，豈越裳之賓獻！周公時越裳氏獻白雉。詎若軒黄之嘉瑞兮，白鹿飛黄。兆聖壽之三千。諒平格而天壽兮，嗣世世于萬年。○右其五章。言瑞鹿應黄帝之符，以兆聖壽。

重曰：天地之中，人受厥全兮；聖人中德，稽天純兮。陰陽剛柔，協乾坤兮；中和建極，德罔愆兮。灝氣磅礴，藹氤氳兮；全功位育，百靈奔兮。天毓純獸，壽聖仁兮；穆穆敬一，觀厥化原兮。恭己無爲，萬化臻兮；曷以致之？職寶賢兮！○右其六章。總贊純德膺壽、寶賢、致治之隆。

祖陵頌有序

臣若水謹稽首頓首序曰：臣嘗聞中都形勝之大，載籍文獻之休，蓋亦有年矣，而未獲考觀焉。然竊伏思之，天以所覆，薄海内外，而凡人力所通，舟車所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全付于我皇明。比諸堯舜三代之時，荆楚即爲三苗，徐淮即有戎夷，太原之外即爲獫狁，而我國家，北距朔漠，南盡交趾、暹羅，東至琉球、日本、朝鮮海上諸國，西至土魯番以外諸國，莫不臣順朝貢。豈無所自而然耶？豈不以功之大者，上天付託之必大耶？豈不以我太祖非常之神功，由四祖極厚之積德所致耶？夫土之積不厚，則其生物也不蕃；水之積不深，則其流也不長；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聖人功業之大者乎？臣又嘗泛觀九流百家，於天文之感應，地理之承生，吉凶之祥兆，玄鳥降商，巨人兆周，至於玄女下庭，白魚入舟，狼銜鉤，蛇當路，呈瑞告符者不一可異焉？今茲仰承欽命，遣詣泗州，祭告祖陵。臣既虔誠行事已，乃近觀地形，遠稽圖志，崑崙、大行、中岳，地勢南趍，至淮、泗而極。淮、河二流，東西夾遶，天地之氣，至此而全。此天下之形勝，直可與北都比隆矣！及夫紅羅之兆，幛名猶存。其諸長髯告符，二神徙廟，皆可考信，則夫玄鳥、巨人、白魚、玄女、大蛇、神母之兆，又何足異焉！臣於是知帝王之有真而天命之有在，在于有德也。臣竊聞之：夫帝王之道，以德爲本，美以充之，光以大之，純以全之，功業以成之。是故得之之謂德，充美之謂懿，光輝之謂熙，純全之謂仁，發揮而措諸天下之謂功業。猶之樹木焉，德，譬則根也；懿，譬則充美其榦也；熙，譬則達諸枝葉之光輝也；盛業大功，譬則茂華碩實也；皆一氣而貫通者也。《書》曰：「皐陶邁種德。」又曰：「樹德務滋。」《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蓋皆以種樹喻道德也。恭惟德祖玄皇帝，樹茲德本；懿祖恒皇帝，充美德榦；熙祖裕皇帝，光輝德枝；仁祖淳皇帝，純全德華；而我太祖高皇帝，碩果收功，盛德大業，卓越百王，以亘古所未有之功德，故克受亘古所未有之土宇，宜也。唐太宗詩云：「刷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惟我太祖高皇帝有之，而唐太宗弗克是踐也。夫春秋之衰，夷狄謀夏亂華，干盟僭好，王若綴旒然，以至金、元之禍極矣。洪水猛獸之災，未有若是烈也！此我太祖高出乎驅抑之功，所謂雄偉而非常者矣。夫由根而榦，而枝葉，而華實，爲一氣之貫，猶五聖相傳，以成一大道，《詩》所稱「本支百世」，蓋善喻者也。是故本根以發其枝葉華實，枝葉華實又以庇其本

根，是在聖子神孫，自庇自培自達，以昌于百世，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耳！仰惟皇上盛德日新，大業富有，修本心之敬一，而仁義禮智根焉。所以成盛德而生大業，以培植于千億斯年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矣。此五聖神靈之所同懽，而宗社臣民無疆之慶也。

臣因祭告之餘，獲覩形勢之勝，遂考圖籍之祥。竊謂清廟、明堂，古存《雅》、《頌》；不有作述，何以垂今！謹撰《祖陵頌》十章。一曰《皇統》，二曰《皇德》，三曰《皇懿》，四曰《皇熙》，五曰《皇仁》，六曰《皇迹》，七曰《皇基》，八曰《皇瑞》，九曰《皇業》，十曰《皇化》。夫千聖一心，萬古一道，開闢以來，載籍可見，自三皇五帝三王，以迨于我皇祖列聖，同一大統也。故首之以《皇統》。帝王之道，必本乎德，故次之以《皇德》。德必貴乎純，純亦不已，則充實而美生焉，故次之以《皇懿》。懿者，純也，美也。德之美者，必充實而光輝，故次之以《皇熙》。熙者，光也，顯也。光顯者，仁之至也，所謂顯諸仁也，則德之全而體用備矣，故次之以《皇仁》。仁者，博施而濟衆，皇德溥矣！德之溥者，其迹必有所起，故次之以《皇迹》。迹之起也，必有其基。基者本也，如木之根，必著于土本也，故次之以《皇基》。基本之大，必有先兆，以爲受命之符，故次之以《皇瑞》。瑞以開先，先兆乎大業，業高乎百王之上，而道拯乎天下之溺，故次之以《皇業》。保大業者，必存乎恭儉；恭儉必有敬一之學以爲之本，故有制作之隆以爲之用，是以有轉移感動之機，而神其綏來動和之妙，以風乎天下，故次之以《皇化》。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亦億萬年無疆之恤，帝王列聖之道，斯其至矣！臣愚昧，不明大道，謹述膚見，爲《祖陵頌》十章，録于左方，以上塵睿覽，備清廟雅頌采擇之萬一，以垂之無極焉。臣不勝悚息之至！頌曰：

於維皇天，眷鑒有德，爰作民主，以建皇極。三皇在天，五帝降陟。自帝徂王，九圍是式。或禪或繼，厥義維一。五胡亂華，元已僭忒。天眷皇明，大統斯錫。

右《皇統》

於穆元德，元德玄玄；淵泉其淵，溥博其天。澤遠光流，有濬其源；其源浩浩，協于混元。有周后稷，王迹開先，如源斯水，如木斯根。

右《皇德》

猗乎懿德，懿德維皇；如玉中蘊，不耀

其章。至純至粹，上配穹蒼，肇啓玄孫，萬裔其昌。克昌厥裔，皇矣無疆！

右《皇懿》

於昭德熙，緝熙光明；煌煌赫赫，乾元而亨。本碩乃大，其明庚庚。如彼日月，式揚其精。積極而發，以觀我生，隱如隆如，素業彭彭。

右《皇熙》

於皇堯仁，如日如雲；如雲之庇，如日之親。皇在濠畝，祖自泗濱，越來江東，太王居邠。亦有耒耜，曾示儉勤。先知乃逸，稼穡艱難。

右《皇仁》

於鑠皇迹，肇我仁祖。累仁積功，不階尺土。維勤維儉，維淳維厚，以厚其德，以篤天祜。天祜篤眷，帝王之胄。

右《皇迹》

丕丕皇基，爰卜鍾離。載遷臨淮，聿來盱眙。自泗徂濠，太平之墟。維以德祖，維懿維熙，三陵來奠，淮河合之。龍隆或伏，于泗之涯，中都中氣，天地之奇。是生聖人，以定兩儀。

右《皇基》

明明我祖，降生出世；生而神靈，天錫勇智。人亦有言，荆塗王氣，五百年來，聖合符契。《中都志》：「周世宗顯德四年至淮南，言荆、塗二山爲濠州之朝崗，有王氣。」逮我太祖龍飛，乃驗。紅羅呈祥，長髯告瑞，火光燭天，二神避地。舊志云：「太祖初生河上，取水浴澡，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幛。」又云：「陳太后見西北有異人，脩髯朱服，授以白丸，吞之，忽然不見。遂生太祖。」又誌載《大明實録》云：「太祖方四歲時，仁祖坐東室

簷下，有長髯道士排垣入揖，謂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出外，忽不見。及上尊號，年數相符。」又云：「仁祖居鄰二郎神廟，太祖生，夜忽見火光燭天。天明，見二郎廟徙東北百餘步。」玄鳥兆商，巨武瑞棄，帝王之真，超焉神異。

右《皇瑞》

我祖明明，勇智天錫；提戈起義，一怒而赫。順天應人，大命斯革。方夷亂華，冠履倒易，天地失位，日月失色，洪水猛獸，夫焉足戚！我祖奮迅，風號雷擊，千古兇除，百王恥釋。還我衣冠，復我人極，宇宙重光，九州寧一。車駕還濠，父老來謁；言教子弟，勤儉是飭。

右《皇業》

列聖在天，命乃孫曾：禮樂未遑，乃成予能。昔在周文，百年而興，武周繼之，而後大行。誕維我皇，天地秉精，重華協帝，明物察倫。乾德之剛，有爲必成，乃敦大本，乃理大經，乃正群典，乃釐紏紊，乃哲用人，乃求耆英，乃益敬一，皇猷允升。鬼神幽享，禮樂于明；或慘而舒，秋殺春生。與天同德，率祖章程。

右《皇化》

講章七篇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年四月初四日進講。

這是《虞書·大禹謨》，帝舜將傳位於禹，先告他的言語。「民」是天下百姓，「元后」是大君。「戴」是奉戴的意思。「欽」，即是敬。「慎」字解做謹字。「可願」，凡可

願欲的，皆是善事。上文既告他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至此又告他說：百姓在下，自生自養，未必知人君是可愛，然可愛的，豈不是君？人君在上，自尊自貴，未必知那民是可畏的，然可畏的，豈不是民？蓋百姓每全仰賴人君去管治他，纔得相安相養。若非人君，則强的便凌那弱的，衆的便暴那寡的，都不得安生了。這便是「衆非元后何戴」。以此看來，君豈非可愛？至於人君，全倚靠那百姓去護衛他，纔得安富尊榮。若非百姓，則城池誰與他守？社稷誰與他保？都不能安享了。這便是「后非衆罔與守邦」。以此看來，民豈非可畏？夫君民相須如此，豈可忽略，故又曰「欽哉」，言不可不敬也。蓋人君所居的位，乃是天位，這個天位，安危不常，當敬謹保守他，不可一念不謹，不可一事不謹。蓋人君的心，即人民的心；人民的心，即上天的心；所賴以合天人、通上下，只在這一心之敬。如人君度量心上過得的，百姓的心也便喜歡。凡心，人所願欲的勾當，這便是善。這個善端，要在敬以修之。存於心，發於政，都是這個善念擴充的出來，事事停當，便事事合人心、天心。有或一些不善，則生於心，害於政，便殃及於下，四海的百姓，至於困窮過活不得，寒的不得衣，飢的不得食，飢寒切身，禮義不顧，民心離，天心去，人君所享的天禄一絕，不可復續了。這是何故？民心一散，不可復合；天心一去，不可復留。到這時節，君不見其可愛，而民愈見其可畏也。臣惟人君以九重之尊，臨兆民之卑，鮮不輕視其民，以爲不足恤者。然嘗觀之天人之際，甚可懼也。得乎民之心，則得天之心，而天位安；失乎民之心，則失天之心，而天位危。蓋天民一理，上下無間，其

得失存亡之機，繫乎人君一心之敬否如何耳。故敬者，乃聖學之要，而致治保邦之本也。爲人君者，可不加之意哉！仰惟皇上起自藩邸，誕膺曆數，亦如舜傳位于禹者。念天下財盡民窮，降寬貸之詔，亦由一念可願之端所發也。尤願聖敬益加，推此善端，達於政事。每興一念，發一令，必使吾心民心皆可願欲而後行，則民心得而天位永成，億萬年無疆之休，與舜禹匹矣！臣不勝至願！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二年九月十二日。

這是《虞書・皋陶謨》篇，史臣記皋陶告帝舜的言語。「明」是顯明那有善的人，「畏」是刑威那爲惡的人。「威」字與「畏」字同。「上」即是天，「下」即是民。「敬」是心無所慢。「有土」謂有民社者，指人君説。皋陶陳安民之謨於帝舜。上文既言典禮命討出於天，此又申言民即是天之所在，以勉其不可不敬。説道：天理顯然，若有聞見。天之聰明，何曾有個耳目？蓋百姓每耳目，即是天之耳目，而視聽無不聰明。其五典五禮、良知良能，皆出於天。這便是天之聰明寓於民，所以説「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福善禍淫，斷不僭差。天之明畏，何曾有個好惡？蓋百姓每好惡，即是天的好惡，而秉彝自有良心。其五服五刑，公是公非，皆由於天。這便是天之明畏寓於民，所以説「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至高在上，民至卑在下，上下都似不相關一般，但天人同是一氣，人是天地之精。天無心，人民之心，便是上天之心；民心之所在，即是天理之所在。此氣此理，通達無間，有民土爲人君的，可不知所以敬其民以敬天哉？必要兢兢業業，常存

敬畏。凡在典禮，寅恭和衷，不敢荒淫怠忽；凡在刑賞，懋勉政事，不敢肆意好惡；其敬如此，則民安而天心在是矣。是君心之政，合天民而一之者也。皋陶陳安民之謨，而歸於「敬」之一字，可謂至切要矣。臣嘗考之，有虞之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可謂敬天聰明之至矣；咨大臣，誅四凶，可謂敬天明威之至矣。然皋陶陳謨於帝舜之前，猶若是其諄切，如嚴師友在一堂之上者，何耶？蓋帝舜不知己之已聖而忘樂善之誠，故皋陶不以舜之至聖而忘敬謹之規，此有虞之治，所以後世莫及也。伏望皇上志帝舜之治，體皋陶之言，如帝舜容納禹、皋陶之言者。其敬民之心如敬天，在宮在廷，念念不忘，若天監臨，視聽言動，一循乎天理；好惡刑賞，不咈乎民心；則聖敬日躋，治效馴致，而天變可消矣。伏惟聖明留意！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這是《論語·泰伯》第八篇內，孔子稱贊大禹的言語。「禹」是大禹，夏之聖君。「間」是罅隙，謂有缺失可非議處。孔子說：我觀大禹聖人所行的，事事恰好，無一些罅隙可以非議得他。蓋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菲」是菲薄，「鬼神」是宗廟祖先。大禹於自己的日用飲食，常要菲薄，而於宗廟的犧牲粢盛，必極豐潔，以致其奉先之謹。又「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惡」是粗疏。「黻」，蔽膝。「冕」，冠冕。皆是祭祀盛服。大禹於自己的常穿衣服，必要粗疏，而於承祀的祭服，必極華美，以盡其對越之敬。又「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宮室」是自己居住的宮室，「溝洫」是百姓每田間水道，可蓄水以備旱，可泄

水以防潦。大禹於自己所居的宮室，常令卑小，不肯要高大，而於農務所急的溝洫，竭力整治，不使廢弛，所以防民之災，勤民之政也。這三件事，可見大禹儉於奉己，豐於事神勤民，儉所當儉，豐所當豐，渾是天理，有何罅隙之可議哉？ 故孔子於始曰「禹，吾無間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間然矣」。贊美之詞，不一而足，示爲人君者所當法也。臣聞人君爲天地神民之主，故不儉於奉己，則無以致其事神勤民之誠，而天地不和，災害必生。且大禹聖人，其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地平天成，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兆民允殖，災禍不作，猶且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以致其事神勤民之誠，況今天變風霾，山崩地震，旱潦荐災，民飢骨肉相食，盜賊蜂起，尤宜戒謹節儉，以消大變，以弭亂賊，不可緩也！ 伏望皇上心大禹之心，鑒天人之變，躬行恭儉，損太宮之膳，罷文繡之求，已土木之工，事神勤民，以回天意，答天下之望，務臻虞夏之治，臣等不勝至願！

「周公曰：嗚呼！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這是《書・無逸》篇中周公告成王的言語。這二節是一篇之大指。所其無逸，又是知稼穡之本，故欲知稼穡艱難，知小人之依者，由於平素有所其無逸之學，乃能久而不變也。「嗚呼」是嘆辭。「君子」謂人君。「所」者，居止之名，古人居室亦有謂之所者，今官制與民間亦皆有此稱，言常常居處於此也。人之動靜、食息、起居、語默，莫不在是，故謂之所。與《召誥》「王敬作所」之「所」同，即所謂居敬是也。「逸」者，懈惰荒寧之謂。「無逸」，則無懈惰荒寧而敬心存矣。「敬」者，聖學之要，

而帝王相傳之心法也。堯之欽明，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敬止，武王之不泄不忘，我皇上《敬一箴》所謂「存其心而不忽」，皆是也。自古千聖千賢，皆在此處用功體認天理，皆是這箇大頭腦，更無別箇頭腦。人君以敬爲所，不敢有懈惰荒寧之心，至於動静、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如居所然，雖頃刻離之而不可得，這便是「君子所其無逸」。如是乃能「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小人謂細民。稼穡，謂農畝之稼穡。艱難者，謂細民之稼穡艱難。如「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沾體塗足，手胼足胝，終歲勤動。憫憫焉欲苗之長，望時雨矣；又憂他雨過而潦，望時暘矣；又憂他暘過而旱苗矣，又憂他不秀秀矣，又憂他不實。其艱難萬狀，難以名言。依者，是相並而生的意思。天下固有兩物而相

須以並生者，如魚之於水，木之於土，人之於天地之氣，皆是也。魚有魚所受的元氣，須得水纔養得他；木有木所受的元氣，須得土纔養得他；人所受的元氣，須得天地之氣纔得養得這元氣。五穀亦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土得五行之中氣，故比他物尤能養人。一日不穀食，便死了。這便是小民所依以生的。人君能從事於無逸之學，則人心不死，天理長存。學有緝熙于光明，故能知幾如神，獨觀萬化之原，洞察天下之民隱，先知衆人之所不能知，而於小民農畝稼穡之事，許多艱難辛苦的情狀，無不先知先覺，而在己的勤敬之心愈益篤切。這勤敬之心日履安地，便是至逸；其不知艱難而放逸者，乃日履危地。所謂安其危，利其災，實非真逸也，非謂先知勤勞而後即可以安逸於位也。故先正有言，堯舜只是兢兢業業過了此生，豈有

先勞後逸之理？夫如此，是乃能深知這稼穡是小民所依以生。蓋無此則小民不生。小民不生，則大人無養，上下無養，則禮義廉耻亡滅，而人道息矣，其所繫豈是細！故由是合而觀之，欲知小人之依者，必真知稼穡之艱難。欲知稼穡之艱難者，心實用力於無逸之學，乃能真知而行之不息也。故篇末又言，殷三宗及文王，兹四人迪哲，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也，必原於嚴恭寅畏以爲之本；高宗之爰暨小人嘉靖殷邦也，原於不敢荒寧之心以爲之本；太甲知小人之依而保惠之也，必原於不敢侮鰥寡之心以爲之本；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而懷保小民也，必原於徽柔懿恭之德、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之心發之。蓋所謂治民祇懼，所謂嘉靖無怨，所謂保惠，皆知艱難、知小人之依之類也。所謂嚴恭寅畏，所謂不敢荒寧，所謂徽柔懿恭、克自抑畏，皆所其無逸之學也。則夫帝王愛民之政，必自修己之學始矣。漢唐之君，有初焚錦繡、焚雉頭裘、毁瓊宫瑶室，亦豈不知勤儉艱難，其後多有漸不克終而奢侈放逸過甚者，此其故何耶？以其無殷三宗、周太王、王季、文王無逸之學以爲之本也。仰惟皇上聖由天縱，勤儉天成，既汲汲於民事，而於學問又拳拳焉。近諭輔臣，有曰：「這無逸殿之作，雖以寓勸農之意，亦以勤學之意在其中。」臣竊惟聖諭所勤農者，即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聖諭所謂勸學者，即《書》言所其無逸之學也。於勸農之事，必務勤學以爲之本，使德學日進，而勤儉不忘，深契《無逸》一書之大指，而與殷三宗、文王、太王、王季之心同一揆矣。伏望皇上於勤學之際，必一以所其無逸之學自力，終日乾

乾而不息，則天理日見，動静、食息、起居、語默，無不在是焉，真可謂之所其無逸。如此，非但知小人之依，而於其痛癢欣戚無不相關，如一人之身而兼所愛、兼所養，各得其所，天下太和，萬物咸若，可比隆於三宗、文王之治矣。天下幸甚！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青陽江生學曾，以甯生極，從九華山來告於甘泉先生曰：「今督學聞人公及太守侯公、貳守任公，作興斯文。九華山既成甘泉書院，是有竹實萬斛之瑞，徵文明也。先生且未遂往，必先得先生教言以往莅之，則儼乎若先生之臨也。學者習服其言，則慨乎如聞先生之謦欬也。惟先生俯從而幸惠焉！」乃取《論語》「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一章，爲講義，以授江生。將刻石以歸，昭示來學云。

這一章書，是《論語》二十篇中聖人示人最痛切的説話。「君子」，大人之稱；「小人」，細民之稱；「儒」者，學士之歸。此同一儒字，即分别君子小人之歸。世間衣儒衣、冠儒冠、言儒言、行儒行，皆似是同一個儒者，豈知儒之中又大有君子、小人之别乎？讀之至此，不能不令人警惕！蓋此立心之初，便是生死路頭，便是内外岐徑，便是君子小人之分。愈騖愈遠，便如水火冰炭之相反，故術不可不辨其初。所謂術者，非他也，乃心術也。所謂心術者，非他也，乃一念之邪正也。方其立心正時，則便真切，真切則便由中出，由中出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所謂集義所生之學，所謂由仁義行之學，所謂大人之事，如此便爲君子矣。何也？爲君子儒，則其術不得不爲君子也。方其立心邪時，則便作僞，作僞則便狥外，狥外

則言必信，行必果，不惟義所在。此孟子所謂義襲而取之學，所謂行仁義之學，夫子他章所謂「硜硜然小人」之事，如此便爲小人矣。何也？爲小人儒，則其術不得不爲小人也。世間人見這言行必信果之儒，誰不道他爲君子之人？誰不道他爲聖人之徒？雖此人，亦豈不以君子聖人之徒自居而不疑也？然而卒爲小人之歸而不自知，人亦不知之者，其心術都已一齊壞了也。由是推之，世間學者，同讀聖人之書，同爲君子之談，同訾小人之非，然畢竟君子之儒以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者，皆集義所生，由仁義行之類也。若夫小人之儒，剽竊聖人之言，爲記誦，爲詞章，以取科第，以干利祿者，皆義襲而取，行仁義之類也。一得志，則揚揚於閭里，侈然以君子自安。若使此人一旦覺悟，豈不自哀自傷，自痛其身爲小人之歸乎！今夫常人聞人詈己爲小人，其心豈無羞恥而不肯受之者？及其爲小人之儒，爲小人之歸，因恬而不覺不恥者，何也？其心術先爲之惑，如醉如夢，終其身而不悟也。哀哉！昔在孔門弟子，惟德行之科，如顔、閔、曾、開之徒，爲君子之儒，決不至爲小人矣。至於文學、言語、政事之科，而不本於德行者，如游、夏之倫，難保其不出入於君子小人之間。故夫子告之以此，實下頂門一鍼，打開生死路頭，欲人猛省早辨其學術也。爾諸生雖或聰明過人，恐未及游、夏，於爲學立心之始，可不自決擇，辨之於早而察之於微乎？

江生進問曰：「何謂立正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正念見矣。」「何謂立邪心？」曰：「或助或忘，則邪念生矣。」「然則今之欲爲君子儒者，何如？」曰：「二業合

一，心事無間，即古所謂德行道藝之儒，是爲君子耳矣。夫爲君子者，不出乎一念内外之間，豈不易簡？豈爲煩難？諸生何讓而不爲君子！」嘉靖乙未六月十四日

泗州兩學講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予奉上命，祭告祖陵，來至泗州。時予同館欽差巡撫中丞柳泉馬先生，方有事于鳳陽，託兵備憲副李君宗樞、理刑主政陳君禎，以兩學諸生留予，稍待其返，且令諸生得請教焉。巡按侍御蘇君祐，亦遄歸延留，而工部主政高君翀、徐州兵備憲副查君應兆，咸有事于泗。既三日，州别駕詹君寬，盱眙尹耿君朝用，兩學司教胡君表、王君經、范君本裕、范君蕎、胡君宣，率諸生請予謁先師孔子廟庭，畢，升明倫堂，令生員馮世亨講《大學》首章。予顧謂李君、查君曰：予以奉上命，至于是邦，乃祖宗根本之地，幸得與諸君及諸生會講于是堂。今日與諸生講此心話，可乎？必先

講明此心，然後可以講書，否則徒理會文義，墮於巧言令色之歸，是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如何謂心學？萬事萬物，莫非心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如何謂天地之心？人與天地同一氣，人之一呼一吸，與天地之氣相通爲一氣，便見是天地人合一處。且如我越宣聖數千載，諸君、諸師長、諸生又與我相越數千里，我之心，因何竭誠來拜宣聖之廟庭？爾諸師長、諸生之心，又因何翕然而來迎我？又不是有所驅逼而來，又不是有爲而來，盖以其此心同一個心，是以翕然感應耳。因此見得諸生之心，即師長之心；諸師長之心，即諸君之心；諸君之心，即宣聖之心；宣聖之心，即文、武、周公之心；文、武、周公之心，即禹、湯、堯、舜之心。古今天下，同此一心。何以言之？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與人同一氣。氣之精靈中正處即心，故天地無心，人即其心。如月在天，江、河、沚、沼、盤水，皆是此一個月，以爲江、河、沚、沼、盤水各是一個月，可乎？爾諸師長、諸生，且謂讀書將作何用？盖書即是聖人心中説出的話，故凡人讀之，便感發其同然之心，入乎耳，感乎心，藴之爲德行，發之爲詞章，施之爲事業。主司讀其詞，知其德行，又知其他日施之爲事業亦必如此。今既與諸生講明此爲學大段之意，方可以講此章之義。

此一章凡六節，首言大學之道。大學，即是國學。人生十五入大學，教以大人之學。何謂大人？這個大人，即《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的大人。大人，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物我體用全具的人。故大人之學，爲説「明德」而不足，又

説「親民」；説「明德」、「親民」而不足，故又説「止於至善」。明德，即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未嘗昧，人自昧之耳。常存此心，昧爽丕顯，使無一毫私蔽，這便是明明德。明明德則體具矣，未及言用，故又言親民。這親字，即百姓不親之親。親則見得與物同體，便痛癢相關，養之教之之心，自不能已，便視之如傷，便痌瘝乃身，是謂在親民。明德、親民，體用具矣，的於何處下手？故又言在止於至善。至善即天理純粹，便是明德、親民，體用一原，皆在於此。此三言者，皆是一事，非有三事，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之意。故明道先生云：「明德親民，不分人己，自是成德事。」蓋指至善也。是至善乃明德親民之奥，是乃一章之大頭腦處。下文只説止至善的工夫，更不必説明德親民。所謂格物者，即此物也。知止，是知至善之理到至處。惟其知之深，是以能定、静、安、慮、得，而行之至，所謂知行並進者也。譬如識寶者自能求之，知芻豢之味者自欲食之，有不能自已者矣。故知之功，最先、最切、最大。這一段知行並進之功，乃止至善之功也。下説「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者，欲人知上文止至善及下格物，乃爲本始先務之急，以承上止至善之説，起下格物之説也。其下兩節，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逆推本直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馴效至天下平。可見推來推去，皆在格物上致力，爲聖學一大頭腦，見首節止至善之爲獨到之地也。格物即止至善也。其後「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節，末古本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脩身申格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以爲格物也。伊川先生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

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涵養寡欲，皆兼行義，非獨徒知，《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此意，正與古本《大學》以脩身説格物之意同爾。馮生依傳註講説得亦是，但於應試之外，不可不求深切爲己用力工夫。凡聖賢之言，句句皆心中的話，句句皆是切己道理。此一章，就是聖人心學工夫，爾諸生讀之聽之，須是切己思省，精神命脉，皆在於此。豁然有悟，非但悟聖人之心，便是自悟爾本心。悟得爾本心，即自得爾天理，即便如此存存不舍，終日乾乾，涵養將去，久則有諸己，是便謂之信；由是充實，是便謂之美；充實而有光輝，是便謂之大；大而化之，便是謂之聖；❶聖而不可知，則不可言。到了聖人，還是這元初天地人同然之心，更無別心。若讀書不求自得其心，而以記誦爲詞章謀利禄之計，這個心便是穿窬之心，與天地之心不相似矣。夫人與天地同心同體，參贊位育，與天地配，而乃至於自棄自暴，至於與穿窬爲伍，豈不可哀哉！爾諸生當自勇猛思省，當自決擇，勿以予言爲迂。予以與諸生即有同體之愛，欲立欲達之心，故不覺其言之切也。

於是諸生聞之，人人有喜色。又恐諸生衆聽或未盡聞，因爲筆之，以示諸生。

揚州府縣學講章

甘泉子奉祭告于泗州，歸途出于維揚，督學聞人北江侍御詮、巡鹾徐芝南侍御九臯，先後使迓于道。既至三日，謁先師孔子廟庭，府縣二學師生咸請升

❶「便是」，據文義當作「是便」。

堂，惠示諸生以學的。時則府通府閔君廷珪、趙君沆，節推徐君守義，縣尹王君惟賢，教授高君簡、陶君价，教諭劉君瑞爵，司訓周君卿、彭君韶舞、曾君宸、李君世用、董君植、周君允大，咸在坐。府縣二學諸生以次進講，甘泉子既各爲是正，直示聖學之大意，王君、高君恐諸生聽聞之不審，請爲講章，以爲諸生居業服習之地。辭焉不獲，乃爲述其相告之意，以成章焉。

府學諸生周顯顒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既畢，先生語之曰：

此章言詞雖若散渙不一，其實只是一段工夫，其指只以立重爲本。重者，是內重，而見外之輕之。重主內而言，即此心是也。威是威儀。學是學問所得的道理，固是堅定之意。心者，威儀之符，進學之地，故言君子不重，則心皆無實。故以言乎外，則不莊不敬，安有容儀？是不威也；以言乎內，則或存或亡，安能堅定？是不固也。何謂不威？何謂不固？譬如種穀，無實地，則安能苗秀？安能發達？是不威之類也。不但不苗秀發達而已，且將朝生夕瘁，安能植立？安能不拔？是不固之類也。不威不固，是以不可不求重內之功。立重之功，在忠信耳，故又言主忠信。何謂忠信？中心之謂忠，實心之謂信。人之心不實，由其不中，心若中時，何有不實？何以爲中？既勿忘，又勿助，勿忘勿助之間，心便中正，是謂之忠。心中時，何有不實？是謂之信。時時念念如此，是謂之主。人能忠信則內重，內重則外便威，內便固。然此個忠信，實心實德，人人固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但人自蔽失耳。雖則蔽失，此心此理，固自常在，但當去其害忠信者，而忠信自

復矣。何謂害忠信者？外則人損，内則己過。友益來損則己益過，己益過則友益來損，而此心此理之存焉者寡矣。故戒以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於改。夫毋友不如己者，則善柔便佞之人遠，而直亮多聞之士至矣，所以薰陶涵養忠信之心者深矣。過則勿憚於改，則邪僻之念不留於聰明，言行之失不形於動静，則忠信固有之善，油然而生矣。夫子他章又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易》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内外人己夾持，則忠信立，直上達天德。天德者，天理也。天理存，則我大而物小，我重如太山，而物輕如鴻毛。夫重既立，則威儀發於外，德性堅於内。古之人其威則周旋中禮，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顔色而近信，動正皆由中出，其學則確乎不可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用此道也。此章只是立重一段工夫，無許多頭緒。爾諸生所宜自求自勵以自重。又古稱江淮之間，揚州以南，風氣疾剽而輕清，故其人多飛揚而浮動。《維揚志》亦曰：「土俗輕揚，故名揚州。」賢者出乎風聲氣習之外，固多不爲之拘，然亦不可不自觀省。則此章重之一字，實爲對病之藥也。於此得力，則可以壁立萬仞，而巍乎太山，不足爲重矣。

縣學諸生羅直講《中庸》首章，畢，先生語之曰：

此章關涉最大，盖發明人與天地萬物通爲一體之意見，人不可自小了。聖學只是要復其初耳。命者，命脉之命，乃一陰一陽天道之中正者，劉子所謂天地之中是也，與後面引《詩》「維天之命」之命同。性者，與心俱生，其文從心從生，乃是心之生理也。率者，循也。道者，路也，故北人稱路爲道。以此理乃人所共由，故以道言

之。修即朱子所謂品節之也。教即朱子所謂禮樂刑政，如篇中所云皆是也。此三句，乃首章一章之綱領。「云天命之謂性」者，言天之命即爲人之性，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也，故知作用是性之非性矣。「率性之謂道」者，循性之自然而行。心之所謂性，即事之所謂道，在心爲性，在事爲道，性體而道用也。「修道之謂教」者，品節其道之條目以示乎民，如舜之敬敷五教，皋陶之明刑弼教，伯夷降典折民，皆是。在事爲道，在政爲教也。曰命，曰性，曰道，曰教，非有二物，隨在異名耳。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者，言道根於性命，發爲政教，與人俱生，非是二物可合可離。若其可離，即是二物，非根於性命之道也。所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不忽之謂戒慎，不怠之謂恐懼，即孟子所謂勿忘勿助，孔子所謂敬是也。所不覩、所不聞，皆指道體之無形聲者而言。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聽之，必有所指，非所謂目無見、耳無聞，如後儒之説，自墮於禪寂而不知也。君子察見此不覩不聞之實體，即戒慎恐懼，敬以存之，《易》所謂「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矣。下文莫見莫顯之隱微，即上不覩不聞之實體昭昭呈露者也。慎獨者，慎即上戒慎恐懼之謂，獨即獨見之理，即上文所不覩不聞之實體。下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上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静存動察爲對也，皆動中致力，以養其静之功夫也。蓋纔用力時，即爲動矣。且戒慎恐懼字樣，何者爲静？下文慎之一字，即上文戒慎之慎，有何差别？且文勢固非對待，無一可疑者。此只一段工夫，殊非二本三本。既有此功夫，則人之原初固有同然之

中和復矣。中立而和生，即章首性道之謂也。然非初去而今來也，亦非由今而始有也，本有其根性，而今以涵養之復生耳。喜怒哀樂未發，謂無喜怒哀樂時也，無所形見，寂然不動，停停當當，不偏不倚，但可謂之中。以爲在中之義者，傳之誤也。及感物而動，則喜喜、怒怒、哀哀、樂樂，不戾不乖，乃謂之和。如春夏秋冬之氣，順序而行，何等和暢！中爲天下之大本，言萬事萬化，皆由此出也；和爲天下之達道，言天下古今，皆同此路，更無別路。何以無別路？以無別心，以無別道，以無別性，以無別命故也。中和至於爲大本達道，可謂至矣，而無以復加矣，更致到何處？只可致之於家國天下耳。致者，推而達之之義。孟子所謂「有仁心仁聞，又必行先王之道，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是也。致，如《春秋》「致女」、《儀禮》「主人致爵於賓」之致，言自此以致於彼，《記》言「致禮樂之道而天地塞焉」是也。此節修道立教之功用。言教於家，教於國，教於天下，則家國天下皆是中和之充塞，宇宙內皆和氣氤氳，天地何有不位？萬物何有不育？或言致極中和，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舍政教而言之，堯舜之治亦不如此，乃釋老無爲自定之說也。若然，則孔子大聖，中和之極矣，而不能位育者何耶？蓋孔子中和之極矣，而未之致也。孔子不得邦家，無致之之地也。使孔子之得邦家，則立立道行，綏來動和，中和亦達於家國天下，充塞於宇宙，而天地萬物亦位育矣。後儒以孔子不能位育，乃言孔子雖不能位育天地萬物，而此心之天地萬物已位育矣。夫天，位乎上者；地，位乎下者；萬物，散殊乎中者也。而云吾心之天地萬物者，何耶？乃不得其說而爲

之辭耳矣。

此章首言命、性、道、教通爲一體，後乃言脩道立教而復之於性命。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乃爲仁孝。此固人人同有，不分聖愚。人同此固有，不能全復，是不仁也。猶子受父母之遺體而不能全歸，是不孝也。不仁者不可以爲人，不孝者不可以爲子，非人非子，是可哀也。諸生皆爲人子，讀至此，得無惕然警省？嗚呼勉之，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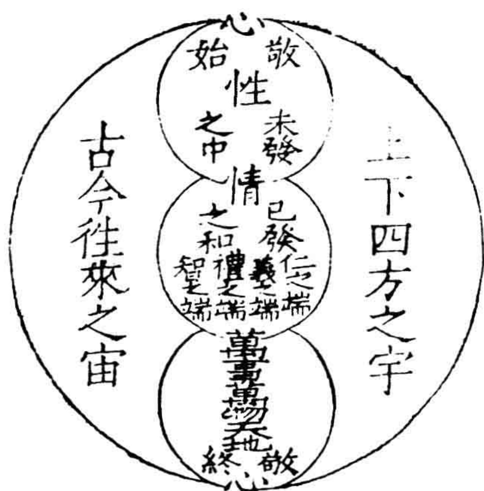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三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四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雜著三十八篇❶

心性圖



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

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

❶「三十八」，目録作「三十七」，實數爲三十九。

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内外，心亦無内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内爲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自然堂銘有序

夫堂何以名自然也？夫自然者，聖人之中路也。夫聖人所以順天地萬物之化，而執夫天然自有之中也。夫路一而已矣。學者欲學聖人，不先知聖人之中路，其可至乎？先師白沙先生云：「學以自然爲宗。」當時聞者或疑焉。若水服膺是訓垂四十年矣，乃今信之益篤。蓋先生自然之説，本於明道「明覺自然」之説，「無絲毫人力」之説。明道「無絲毫人力」之説，本於孟子「勿忘勿助」之説。孟子「勿忘勿助」之説，本於夫子「無意必固我」之教。説者乃謂老莊明自然，惑甚矣！史氏恭甫作新泉精舍之前堂，既成，名曰「自然」。水敬爲序而銘之，俾學者庶有覺焉。銘曰：

有堂恢恢，在彼新泉，自然其名，哲人維言。或曰老莊，無亦其禪；曰彼二氏，私智煩難，焉覩本體？焉知自然？曰自然者，何以云然？夫自然者，自然而然。吾且不能知其然，吾又何以知其所以然？問之天地，天地不言，而蒼然隤然。問之萬物，萬物熙然怡然，不言而其意已傳。或失則少，或失則多，或過不及，如自然何！仰維宣聖，示學之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川上之嘆，不舍晝夜。天時在上，水土在下，倬彼先覺，大公有廓，自喜自怒，自哀自樂。天機之動，無適無莫。知天所爲絶無絲毫人力，是謂自然。其觀於天地也，天自爲高，地自爲卑，乾動坤静，巽風震雷，澤流山峙，止坎明離；四時寒暑，自適其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自無爲，是謂自然。其觀於萬物也，化者自化，生者自生，色者自色，形者自形；自動自

植，自飛自潛，鳶自戾天，魚自躍淵，不犯手段，是謂自然。是何以然？莫知其然。其然莫知，人孰與之？孰其主張？孰其綱維？孰商量之？孰安排之？天地人物，神之所爲。曰神所爲，何以思惟？吾何以握其機？勿忘勿助，無爲而爲。有事於斯，若或見之，其神知幾，其行不疑。窮天地而罔後，超萬物而無前，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闔一闢，一語一默，各止其極，莫見其迹，莫知其然，是謂自然。百爾諸賢，哲哉勉旃！甲午十一月朔日

四勿總箴有序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予以四箴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教後世學者，至矣！使其知合觀並用之功，則善焉；如其不然，或有分崩離析之患，而昧精一易簡之學矣。予爲此懼，推程氏之意，以達孔顔之指，爲作《四勿總箴》，庶學者知合内外之道，以不貳乎一貫之教焉。

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能知太始。事雖惟四，勿之則一，如精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知幾。顔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實四勿，毋貳爾思。戊子閏十月日

志道堂銘有序

志道堂者，巡鹺侍御徐君所建于維揚書院之堂也。以志道名堂，示志道也。徐君既治甘泉山書院之樓，又治維揚書院之堂，何居？曰：兼以惠教夫維揚之多士也。若欲藏脩以致密，則於居維揚焉；若欲游息以廣大，則於居甘泉山焉。凡以爲道也。夫道者，天之理也，人之路也。舍正理，是自失其正路；失其正路者，自賊者也。夫理，一而已矣。以其原於天，則謂之命；以其性命之主宰，則謂之心；以其心之生理，則謂之性；以其循性之所發而由之，則謂之道。道即理也。以其理出於天之所爲，則謂之天理。知天之理，則知道矣。知而弗去，確

乎而不可奪，則謂之志。《語》曰：「匹夫不可奪志。」夫不可奪者，乃志也；可奪，非志也。夫志也者，非徒志也，志道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蓋有主之矣。徐君請焉，作《志道堂銘》。曰：

維民利生天地，自然利王功。帝權海歛山，明道計功。先民有言，淮海維揚。有美一人，抑功明道，維柱史君。曷明曷道？修政立教；肇開兩院，斯文有作。或謀曠野，或處城府，或開或闔，或守或悟，或以藏脩，或以鼓舞。恢恢厥堂，志道孔彰。何名志道？聖謨洋洋。斯道何道？自觀我生，自求自得，自昭自明，維天之命，維人之常。於維宣聖，十五有定，以茲而立，不惑知命，耳順從心，初志斯正。如彼射者，志目絃應；如猫捕鼠，而視不瞑。如木斯根，如水斯源，以達四海，以參高旻。志之志之，倚衡參前；學問思辨，篤行其先。勿忘勿助，有廓其門，其門維何？不少不多；有事無事，大中至和。何謂中和？毫末莫加。千里之繆，毫釐之差；早辨爾志，孰正孰邪。乙未七月二十五日

友蘭箴

誰能友蘭，如蘭之馨。何蘭之馨，天根之靈。荆棘不剪，猗蘭不榮。領惡全好，垂之六經。

怡靜齋銘有序

少宗伯白先生前主翰林教事，若水仰道德於後先，觀法而親炙之，則見其厚重，安安如山，直方如地。如山其體乎！如地其用乎！是謂作止有定，寂感各正，其寧静乎！先生居有怡静之齋，因命之銘。或曰：當其静時，孰怡之者？當其怡時，孰爲静者？若水進曰：静，其性乎！怡，其情乎！是謂性其情也，其聖功乎！乃獻銘曰：

人生而静，是曰天性。有其撓之，遂

淫其正。其正伊何？天地之德；以翕而張，以專而直。豈天地然，雷藏于淵，尺蠖之屈，龍蛇全身。人有真樂，唯兹性分；斯須莫存，不和不順。方其寂然，不有我意，萬變感通，我無一事；是謂能静，静不以静。如環無端，作止有定。静淵靡思，誰其怡之？不怡之怡，是爲真怡。於樂主翁，安安不遷；直方以大，體坤樂山。

企菴銘有序

休寧鄉薦士陳生有容，從予講學二年矣。道其家君司訓企菴子企慕古人，於予有私淑之願。予欲其反諸身，自求自得焉。爲之作《企菴銘》。

夫企古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夫古人之人，人也。企于人，孰與企于其身？企於身，孰與企于其心？企身者妙迹，企心者妙神。惟神也，故企賢亦賢，企聖亦聖，企天亦天，是謂自企。自企者，匪人其聖，匪蒼其天，乃其自聖自天，本體自然。企菴企菴，勉旃勉旃！

岣嶁書堂銘有序

岣嶁書堂者，衡州祝黄門詠之所治，以俟異時同甘泉子居之也。岣嶁峰在衡嶽五峰之外，其趾隆然實高出於五峰。衡陽之勝，於斯爲最。祝子請予作銘，歸刻之崖石焉。

高高衡嶽，祝融之墟；紫盖青玉，可卜我居。爰有岣嶁，祝子治之，左右雙泉，匯爲前池。維彼岣嶁，隆趾鋭顔，五峰拔地，高卑較然。堂開高廣，坐收洞庭，俯瞰湘流，仰摩列星。磨崖勒文，以定我卜；祝子從予，振衣濯足。

新泉亭銘

有亭翼翼，翼彼新泉。泉曷以新？

發于天源。天一以清，流于靜坤；以靜而清，湧出如神；如神斯湧，有來三辰。告爾諸子，以飯以羹，維以漱齒，維以浴德，維以洗心。汲而勿汲，照爾天君；汲之不勤，汲之日新；維德日新，以濟世人。

大酉華妙洞銘有序

僉憲王子世隆晉叔，昔在金臺，從予游。言其隱居大酉妙洞之勝，懇予作銘。銘曰：

誰開大酉？維日之入。其入維何？維群動斯翕。其翕維何？翕而不息。不息其明，衆妙之極。日華淪地，爲晨之闢。一闢一翕，乾坤之門；照于四方，日華中天。維卯維酉，夕惕朝昕；維入息矣，維出王焉。誰學西翕，而闢斯存！

御書樓銘有序

御書樓者，嚴太宰介谿先生所建，以恭藏欽賜御書之樓也。將以侈君之惠，以淑諸身，以裕諸其子孫，以澤于天下者也。太宰懇予銘之，辭弗獲，遂僭以數言，誠不自知其不可也。銘曰：

維鈐者山，維山維樓；維以地厚，維以天高。曷厚曷高？曷以藏脩？牙籤萬架，曰維鄴侯。鄴侯之居，君平之廬，上抉雲漢，天章粲如。維章五色，輝映御書。維書維詩，維典維謨，維帝爾臨。一言一鍼，斯鍼斯訓，維聖之心。聖心廣淵，天高地深。高深曷以？鈐山之岑。有雲涔涔縱天下露。

汶濱書院息存堂箴并序

夫《息存箴》何爲者也？明心也。夫叙何爲者也？

明箴也。叙以明箴，箴以明心，而聖學盡之矣。聖人之學，心學也。夫盈天下之間之人之息一也，則盈天下之間之人之存，宜一也。而有不一者何？弗覺爾矣。弗覺則無息，而或有覺，則一息一存一呼一吸一出一入，通天地以爲息，渾然與萬物同體，大公普，仁體昭，而聖學備矣。息息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存乎覺。作叙箴。

寧晋侍御史蔡君靉息存堂成，來請書，而刻諸洨濱書院息存堂之壁，以覺來裔云。

人心之神，儼夫天君，胡不守爾宅而逐逐奔奔，形與神離，他鄉莫知，出入無時，伊誰之爲？匪出匪入匪忘，則執窒爾天竅而不順帝之則，匪鼻端之白，匪周天之息。息與天通，與地無極，而存之乎呼吸。一息之呼，吾氣通天，與天通舒，草木蕃敷。一息之吸，天地通吾，與吾同翕。龍蛇藏蟄，靡吾靡天，通爲一體。形分氣梏，皮膚爾。汝一息一念，一念一天，是謂息存，與天渾然，是謂息至。自息至刻至時至日，日至月至，三月不違。過此，非我天行無違。嘉靖丁未臘月

贊郭氏壽圖有序

夫圖何爲者也？以象祝者也。故夫天飛者、地植者、人立者，而三才之道見矣。斯道也，天得之而長清，地得之而長寧，人得之而長生。是故象之爲壽星，爲齡鶴，爲壽山，爲壽松，爲壽人，爲壽物。本乎天者親于上，本乎地者親于下，本乎天地之間者參于中，而司成郭子壽親之情見矣。故夫盡天下之情者，莫大乎象；明天下之象者，莫大乎辭。辭曰：

何彼圖矣？圖以祝之。於昭君子，尚壽無期。君子維何？維儀封人；收功諸侯，德貴厥身。其壽維何？維曰不朽；薄言鳩功，令德垂後。其圖維何？長庚授籙；鶴薦遐齡，以綏多福。其下維何？山以静壽，松以後凋，君子之佑。其中維何？三偷蟠桃，鹿算無疆，壽考之符。泉叟作詩，爰告壽言：行道顯親，於千萬年。

介菴贊 乙酉六月

黄生綸也從甘泉子游於壁水之陽，歸請《介菴贊》，以爲家君之光。甘泉子嘆曰：於乎荒哉！於乎良哉！匪介乎道而介于狷，其過等于狂。是介也，何足以臧！匪介于守而介于道，是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是謂知柔知剛，知微知章，萬夫之望。於乎，黄氏之子！立身行道，莫大乎顯揚介菴主人，良哉良哉！永永休于無疆！

贈奉直大夫南京工部員外郎葉廷瑞真贊

紈帽之玄玄，可以承天之乾；素履之坦坦，可以行地之簡。乾知簡能，上帝降衷，以淑其躬，以裕于後昆，以及于顯榮。惟其儉名而豐實，施薄而積厚，此所以享六安之禄養于身前，而貤工部之崇爵于身後也。瞻斯像者，或曰是工部之前身，又曰是乾坤之後身，而浩然乘石羊以逍遥于無垠者，乃爲先生之真。

陸戒軒像贊 戒軒，陸評事鰲之父也

斯惟戒軒陸先生之真之神乎！吾聞其號而未覿其人，何以知戒軒之真哉？以其賢似之肖形，知其親也。吾覿其形容而未見其心，何以知戒軒之真之神哉？以契其賢似之心，知其親之中誠也。熙乎！優游與天爲徒也；卓乎！獨立邈若不可挹也；嗒乎！其忘中若不可量也。峨乎其冠，褒乎其裳，父德之章也！

艾亭秦君像贊有序

艾亭秦君者，秋官副郎茂南之父也。覩其像，慕其賢，而起敬焉。遂爲之贊。

魁若外偉，坦若中夷，無城府也。聽之若確然，發之若藹然，出肺腑也。望之則若忻然，若聞過則涣然，中無忤也。浩然其志，頹然其顏，若樂詩酒也。巍然其立，豁然其眸，若登石柱，望南海，以歌蓬島也。冠之峨然，衣之褎然，若將御長風，駕輕雲，以游於大造也。其斯艾亭先生之風度乎！其斯艾亭先生之風度乎！

宗伯嚴介谿先生像贊

夫何宛宛之清人乎！胡然而僊乎！胡然而神乎！目之炯然，如曙辰乎！胡容之儼然，如循循乎！胡拱之翼然，如申申乎！胡中若偲偲，而存存乎！迺邁之三匝，三肅而歛襟焉，非介谿先生之真乎！夫其中偲偲而若存存也，非作皇吉士，讀書中秘，沉潛經笥，翰苑校藝，淵乎其文思而不可涯涘也乎！其儼然而若循循也，非司成具瞻博約是，兼文行雙漸，帝褎有言，師範端嚴也乎！其拱翼而若申申也，非秩宗三禮，謙恭自致，惴惴惟是，反覆疑義，慮遠而智邃也乎！其目之炯然也，方將坐廟堂，輔天子，以營四方，同仁於一視，瞠乎望洋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以回蒙厖也乎！

太宗伯楓山章先生像贊

先生自謂一生委靡。君子曰：盛德之至，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人畏。不爲名高以立異，而人自有不可企。忠信一貫，

表裏無貳，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是！彼狡獪嬙婀，進取以爲媚者，覩先生之像，其獨能無愧也乎！

質菴處士贊有序

質菴處士，名日，字世賓，行第奎五八，姓方氏。家世有積善之訓，質菴遵之惟謹。性純朴質直，無機巧心。人以機巧詒之，亦不疑。雖兒童及至微賤，接之無不曲盡忠信。忠信孚於鄉閭，鄉閭信之。凡聞質菴言説，莫不唯唯聽順者，終不忍欺慢。兄弟之子貧乏不自存，分散已三十餘年，質菴則出己財産，復同居，賴以保全。後有子弟破敗之，力救弗克，猶不自悔，仍爲出己財賙給其貧者，雖産破盡，衣食不給，猶不悔。見窮苦急難者，必爲之憫惻。平居淡然無欲，釣魚涉園以爲樂，若將終身焉，有識者咸目之爲太古之民。有子曰瓘，篤志聖賢之學。家窘矣，猶資之，不遠四千里走京師，從甘泉子游，以究其學。其配吕氏，諱元章，能知書，通《孝經》、《論》、《孟》切己之訓，每以顔、曾、程、朱之力學傳道教其子瓘曰：「兒能如此，吾即死無憾矣！」先質菴卒。故瓘之志于道也，外有嚴君，内有慈母，豈可誣哉！豈可誣哉！

贊曰：

齊雲岑岑，降生哲人；紫陽名世，代多隱淪。行乎無名，亦有世賓；機心不設，孚于鄉鄰。散財合族，忘己濟貧。恬淡無懷，太古之民。宛宛良配，知書律身；勖其夫子，裕于後昆。後昆誰何？瓘志聖賢；外嚴内慈，觀瀾知源。

少司空羅江冼公像贊甲午五月二十日

是惟羅江先生之顔範之懿乎！如笑如視，如和如毅，如臨安仁之莊，如巡應天之智，如秉心太僕之塞淵，如光禄司空之精緻。客有排闥而至，曰斯爲誰氏？指北壁之像，睨西鄰之所，率爾而問，曰若是乎是，似乎不似。甘泉子莞爾而笑曰：噫！似乎不似，已落第二義。圓顱方趾，横眼直鼻，百千萬億，人人而是，則亦何以

甚相異哉？而先生之神，超出乎形骸之際者。天地能人人而畀之，而人人不能以反之於天地。惟踐形克肖者，斯類斯類。如其似！如其似！

觀潘汝亨所爲傳真自贊 甲午九月望

是真吾形耶？非吾真形耶？吾何形耶？形吾形，不若吾形吾形，不若吾無形。吾無形者，吾真形也。嗟潘氏之子，正明目而視吾之真形；吾之真形，正在汝亨之心。勿忘以助，恍乎參前而倚衡，庶或見之於墻羹。

儀真盛氏畫真贊 乙未二月二十日

嘻，斯惟儉菴盛子之真之懿乎！非耶是耶？同耶異耶？胡危冠岌岌而撑天，素履坦坦而行地耶？儼乎在上者，教方義也；肅乎其傍者，楷賢嗣也。手遺一編與不可傳者，逝也；不可傳而傳者，意也。窮乎高天，深乎厚地，陰陽剛柔，中正純粹。天地全而畀之，儉菴全而生之，楷全而歸之，是謂孝之純而仁之至。

自贊福山方氏純仁瓘兄弟所繪畫像

爾索我於丹青，孰與索我於儀形？爾索我於儀形，孰與索我之神之精？自觀爾心之所生，又何取於儀形？又何取於丹青之營營？而我之真，獨立於形骸之外，超然遨遊於福山之下上，泠然臨洗心之淵澄，巖游乎自然，洞居乎總靈者，不可得而名。

辭安南國贈物對

湛子奉命往封安南國王晭，已成禮，王賦詩爲貺。湛子既賡酬之。濱行，王以金幣諸物爲贈。湛子對曰：

我天子全御覆載之中，輯和四表，俾陲裔各有寧宇而不私，故遣行李，錫乃服，命仍乃分土奠兹南裔，保我赤子，非爲賜也。行人之來，知有一事而已，又以貨還，是二事也，敢辭！且聞古之贈人以金者，不若贈人以言。今君已有贈言矣，又焉用金！夫言，一也；金，二也。二則瀆。君子不爲瀆，敢辭！明日，致于吕瑰，辭之如前。又明日，遠致于市橋，辭如吕瑰。遂爲之賦《揮金》一章，而賄不復來。

樵者對

季秋六日，番禺縣博篤齋熊子偕陳、費二生爰來及樵，扣翳門之關，度石泉之橋，跨雙魚之瀨，窺龍泉之窟，啓煙霞之門，登大科之堂，入棲霞之室，駐五綵之旌，致諸司之辭，傳六龍之語。迺拜而言曰：

「今聖主御極圖治，求賢俞薦者之言下天官，天官以聖主之旨下撫巡，撫巡以天官之意禮師徒，謹勸駕焉。願以易子之志，子宜速出輔理。」若水對曰：「吾志也。聖主將爲三王，臣孰不爲伊周者。夫三王之道，學而已矣；君臣之道，交應而已矣；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吾將試于子矣！吾將試於子矣！」熊子言曰：「吾來也，吾扣翳門之

關，則思求所以去翳塞矣；觀石泉之流，則思所以達攸同矣；過雙魚之泉，則思求所以不息矣；見龍泉之窟，則思求所以知本原矣；啓煙霞之門，則思求所以入道矣；登斯堂，則思求所以廣大高明矣；入斯室，則思所以至藴奥矣。吾歸也，惟吾子有言！」甘泉子曰：「予何言！吾願日孜孜。吾將試於子矣。子欲去翳塞，吾請求諸四絶；子欲達攸同，吾請求諸《西銘》；子欲不息，吾請求諸乾；子欲知本，吾請求諸格物；子欲入道，吾請求諸執事敬；子欲廣大高明，吾請求諸盡心；子欲求藴奥，則吾不敢知也。是故爾絶爾四，爾達爾同，爾彊爾不息，爾格爾物，爾主爾敬，爾盡爾心，自達爾奥，子其自得之。子其吾信，吾信吾友。若是者，斯可以出事君矣。吾子命之！」熊子曰：「敢不勉！信吾子，吾子其出焉！」甘泉子曰：「若然，吾敢不勉從吾子以出焉！吾子歸焉，吾將書之以觀子矣！」

新泉對

督學劉子遷蜀之臬也，過新泉而問疑。甘泉子對曰：「疑人者，自疑者也，故人亦疑之而懷疑心。」問信，曰：「信人者，自信者也，故人亦信之而懷信心。故在上者察察，而天下皆察察矣；在上者噩噩，則天下皆噩噩矣。人懷疑心而察察者，亂之象也；人懷信心而噩噩者，治之象也。故大道之行而天下相忘於化矣。」劉子曰：「若隅也，可以信乎哉？」曰：「可。」曰：「何以知其可？」曰：「吾有所徵矣。自夫訪察之疑行則告密起，而士懷疑心矣；自子廉復之信行則行義彰，而士懷信心矣。故疑人者與天下皆疑，信人者與天下皆

信。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然則信子之信而治蜀焉，文翁之化，有徵矣！」戊子閏十月十日

禮刑對贈陸君選之

或有問士之能者於甘泉子，甘泉子默然。或曰：「若儀制陸君選之，銓可以爲能乎哉？」曰：「可以爲能矣。」曰：「以其能而施之爲理，可乎？」曰：「可。夫治天下，禮刑而已耳。」或曰：「然則陸君之爲禮官，八年于兹矣。釐正三禮，以翼明時，命辭揆義出焉，群公賢之，可謂曰能矣。今遷福建按察副使，爲刑官也，則何如？可以易地而交能乎？」甘泉子曰：「能之。夫道，一而已矣。在禮爲禮，在刑爲刑。夫在禮爲禮，在刑爲刑也者，猶之在水爲水，在火爲火。水陰根陽，人陽根陰，水火一氣而已矣。故水火交爲既濟，而謂水火不相能，可乎？」陸君聞之，詣甘泉子而問焉：「聞先生之訓，刑禮之於水火，果若是一乎哉？請竟聞先生之説。」甘泉子曰：「吾子何惑焉！天一生水，水不根陽乎？地二生火，火不根陰乎？知水火之相生成，則知刑禮之相交用矣。」曰：「敢問刑禮交用之道。」甘泉子曰：「《書》不云乎？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何詎而不爲刑？又曰：率乂于民棐彝。刑何詎而不爲禮？是故出禮則入刑矣，出刑則入禮矣。」曰：「請竟其説。」曰：「夫禮也者，理也。三禮不同，而同於明爲人君臣者，爲人父子者，爲人兄弟者，爲人夫婦者，爲人朋友者之理也。刑也者，形也。五刑不同，而同於戒爲人臣者，爲人子者，爲人弟者，爲人婦者，爲人朋友者之形也。是故禮也，刑也，皆依於人倫以立教爾也。子之不理於子，

是故有不孝之刑焉；臣之不理於臣，是故有不忠之刑焉；弟之不理於弟，是故有不悌之刑焉；婦之不理於婦，是故有不順之刑焉；朋之不理於朋，是故有不信之刑焉。」曰：「何謂不信之刑？」「夫天下儕己者皆朋也。衆庶朋争，以相賊滅，非不信之大者乎？昔者帝舜告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予于治，❶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是故刑禮者，異用而同體，異事而同心，異治而同功者也。夫體同心同而功化同，是之謂大同。故能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同其明，與陰陽同其慘舒，與鬼神同其吉凶，是之謂大治。夫大同大治，古之極也。」

陸君拜嘉請書而願學焉，且以告于爲理者。

讌誓

惟歲甲戌孟冬，湛子、顧子、翟子、崔子、董子、孫子、張子爲讌集。惟時在于外，則易子、陸子、徐子、嚴子。惟兹一二同館，人事不于常，恒于乖；日月不于居，恒于趍；道義不有于孤，勵于資。其自今至于後，月旦之日，肇置文會，會置酒，其勿侈于食，奢于義。奢于義，侈于食，則有罰。肉食魚食，不愆于五品，品不愆于三，愆則有常罰。果不愆于三品、四品，爲器者八，愆于八則有常罰。惟羹惟菜，不愆于六器，愆則有罰。非痛疾，其勿以故愆，愆則有罰。惟酒無算，不及亂，惟其量。疑議毋比，惟其義訐，其身不訐，于人面規

❶「予于」，《書·大禹謨》作「于予」。

曰某過某過，過則改，毋有後言，言篤于好。五越有恒罰，其敬之哉！

甘泉山書院贍田誡

嗚呼！諸子小子，有來志士，咸聽誡言。爾居乃居，爾食乃田，爾由乃路，爾其知思乃居乃路乎哉？惟乃居創于葛子，廓于葛子，諸子益于巡鹺君御史朱子。惟乃田倡于户曹君柯子，美而勿居。太守君侯子肇厥化基，府庠掌教君高子揚厥化指，諸子乃興，咸出厥力。府貳守君周子、邑尹君王子，置門者以守，柯子、高子、沈子乃觀厥成。惟乃路肇于葛子，弘闢于侯君，以達大衢。爾其居乃居，食乃田，由乃路，進乃德，修乃業，爾盍思哉！爾居乃居，其思居乃天下之廣居；爾食乃食，其思先乃事，事乃有事，尚無愧于爾食餼廪稱事。爾事之弗先，爾食之弗稱，爾乃素飧，是用愧于乃田。爾由乃路，爾其思行天下之大道；爾不思行乃天下之大道，爾乃有迷于前，茅塞于爾心。爾心之茅塞，爾乃迷方，其行倀倀，是謂窮途。嗚呼傷哉！有來諸子，無差爾路，乃升爾堂，高大光明，匪堂之光，明德之光。乃入爾室，宅爾廣居，奠爾安宅，朝爾饔，夕爾飧，無終食以違。爾終食之或違，爾德之弗進，爾業之弗脩，惟是曠爾安宅，舍爾廣居，鬼闞爾室，自隳爾堂，則亦胡爲乎來哉！則亦胡爲乎由斯路、食斯食哉！嗚呼來裔，尚其共監于斯！甲午九月二十八日

跋總府題名記

總府者，三府同寅協恭之地也。《書》稱「三后協心」，《易》稱「二人同心」、「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故總府之設，凡欲以協同也。府創于總督韓公永熙，而總鎮陳公德彰、總兵陳公志堅贊成之。府題名創于總府直菴林公舜舉，而總鎮潘公世貞、總兵郭公世臣贊成之。自陳公迄潘公，總鎮者凡七公。自陳公迄郭公，總兵者凡七公。自韓公迄林公，總督者凡十五公。於是乎總府始有題名記，而缺典肇脩。蓋公於撫綏之餘，寧謐之後，尤欲以繼往而示來，其有功斯府矣。適予以安南之使，道過蒼梧，而見夫三公者，禮遇甚勤。間嘗道三府之事，潘公曰：「予豈有事事哉？予惟以鎮以静。」予應曰：「然。」林公曰：「予無所弗督，督責在予。」予應曰：「然。」郭公曰：「予維戎事是任，其敢弗虔！」予應曰：「然。」若三公者，其有不協同者乎？然而三公而上，等而辨之，其然與否者，可知矣。雖或繼三公者，其然與否，又可知矣。是故後人觀題名者，曰某也然，某也否，某也賢，某也不賢，某也協以成功，某也乖以敗事，其將起敬起畏，是效是懲，勿使後人之復鑒我轍也。林公遂俾予跋于後云。癸酉七月十七日

跋楊少默四維卷後

甘泉子曰：四維者，其語射之事乎！射的有四維，四維以張的也。的也者，中也，言中道也。中道也者，言中仁也。故禮義廉耻，所以求中道而志於仁也。是故禮義廉耻者，其仁道之四維乎！父兄師友者，其禮義廉耻之四維乎！故文王有四友，所以成盛德大業，至矣乎！故一維絶則紊，二維絶則側，三維絶則傾，四維絶則的亡。其亡其亡，繫乎一張，危矣，生其念之哉！生服膺此卷，如書紳然，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戊寅八月望前

題北山書屋

黄生綸觀光壁水，將歸卒業于北山書屋，請益。甘泉子曰：夫道，中焉止矣；夫學，求致乎中焉止矣。子居北山，則知北矣，將不知南乎？不知東乎、西乎？無北爾思，無南爾思，無東西爾思，合北南西東而立中焉，斯學耳矣！子里象山，象山子曰：「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或曰：陸子於是乎知道矣。甘泉子曰：然，然而隘矣。曷不曰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之人，同此心，同此理乎？《記》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黄生之歸書屋也，中心而思焉，得之矣。嘉靖丙戌秋九月

跋范文正公家書墨跡後

范文正公，一代偉人也。今讀其書，觀其手跡，想見其人，如高山大林，虎豹蹲踞，可望而不可即；如深淵巨澤，龍蛇出没，而不可測；又如青天白日，照曜萬物，而不可欺。此所以立朝廷，鎮西夏，夫人敬信而畏之也。此無他故，誠而已矣。誠斯明，明斯威，威斯重；重則不動而信，威則不殺而畏，明則不察而敬。其誠之所爲乎！識者謂其自先憂後樂中發之，夫先憂後樂，以天下爲一心，聖人之學也。能盡之者，其惟至誠乎，其次勉焉。若公者，雖曰未學，吾不信矣。公之裔孫産奎，能慎守其家學者，謁予，跋其後。

題曾守約弘齋卷

周道通之門人邵武曾生溥，白于按治聶子，來省道通宜興。道通命曾生之齋曰弘，昭大道也，以廣生也。見甘泉子於白下，且以問弘之道。甘泉子曰：「子知心乎？」曰：「未也。」曰：「知心，則知弘矣。」問心，曰：「子知而本來之體乎？」曰：「未也。」「知本來之體，則知心矣。爾心本來之體，與天地萬物一也，故知心之本體，則知天地萬物矣；知天地萬物，則知心之本體矣；知心之本體，則知弘矣。」曰：「未達。」曰：「子能與我心性之圖矣乎？能與我心性之圖，則知天地萬物之非大而吾心之非小，是故可以知一本之説矣。弘齋於吾子乎何有？曾生其歸，以質諸聶子。」戊子六月

嘉園詩卷跋

□□孫子之歸，賦《懷園》，於是爲之賦《嘉園》者若干人。何以賦《嘉園》也？嘉嘉園也。何以嘉嘉園也？褒嘉園爲孫子之所有，而孫子之歸，能以有其園也。何言乎有嘉園也？褒孫子之能歸以有之也。夫使孫子之不能歸，則是園也，雖景如輞川，茂如鄧林，溪如蘭亭，花如洛陽，魚如濠梁，則孫子烏得而有之？此園烏得歌詠而名諸？然則孫子之歸，以嘉園而已乎？曰：否。夫孫子之歸，爲母也。倚門垂白，而年踰古稀，一養三公，其誰易焉？此孫子之所以歸，歸而托於園也。然則孫子之歸，以母而已乎？曰：否。夫孫子者，蘇松之良也。甘退而溥進，質淑而好學，學以養静，静以居園，園以養親，

上堂薦蔬菽，下畦理荒穢，德進業修，道立於身，名揚於親，二者交致，而園則兼有焉，非有托而逃者也。或曰：世之忘親而仕者多矣，若孫子之歸以養母，又學焉以顯之，誠孝子也。他日聖天子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其能舍諸？ 壬辰六月二十九日

跋區氏秋浦遺思卷

秋浦遺思，何以大書？ 表區氏之子也。何表爾？ 表區氏之子燦之孝思也。其先考秋浦府君，鄉善士也，稱之於穗城，是故有秋浦遺思之什焉。其什奈何？ 區子者，孝子也。將思其居處焉，將思其笑語焉，將思其所嗜焉，將理義之悅心猶思芻豢之悅口焉，以是爲遺思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區子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是故爲模爲範，掌教于和和之，多士思法之。遷教于六，六之多士思法之，無思不法，無思不模，無思不範，其惟則錫類歟！以是聞于督學，孚于督學，督學稱之揚之，所謂順乎親，信乎朋友，以獲乎上。區子有焉，是故表之。

書甘泉山書院翻刻神禹碑後

余來爲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于岳麓之地中，即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以見遺者。快覩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別，而碑石復剥落，雖習於古篆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別有所考據而題。及考韓昌黎《岣嶁

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而劉禹錫《寄吕衡州》詩亦曰：「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盛洪之《荆州記》云：「南岳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説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岳，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蓋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飄拏虎螭，悉如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即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秘文秘跡，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内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藏久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千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視二公之不獲見而悲詫涕洏者，顧不幸歟！雖然，又安知此非兆我國家休嘉之治！而文明之運，益當大啓，以復三代之隆乎！則又匪特余之私幸已也！

門下太學生新會容璘，孝感之士也，見而悦焉，因請精搨而翻刻之。合二碑爲一幅，置于維揚甘泉山書院仰宸樓下之中堂，使來學者得共觀焉。雖不必識其字義，覩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覩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已耶！夫天地之文，蟲鳥之篆，伏羲之畫，因象而得意焉，亦何有於文字哉！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定安湯先生像贊

吾昔趨師乎石翁，而知石翁之所賢友，有定安君。吾夙久要乎九山子，而知九山子之令祖爲定安君。吾嘗閒觀乎渭厓之文，而知渭厓之所表之令尹，惟定安君。計定安之爲定安，剛潔於其身，行追乎古人，信友乎大賢，政施於司存，而清白貽謀於文孫，以致不可易致之名文。若夫丹青之魁然，翛然儼然，卓然而在前者，烏足以擬定安之真哉！烏足以盡定安之神哉！ 嘉靖十八年六月朔旦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四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五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雜　著三十一篇

學　説乙丑翰林作

古之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爲人也者，學爲聖而至於天也。天者，人之所以性也。盡人則盡性，盡性則至命，故學而爲人，則聖與天不能外矣。而曰吾爲聖，吾且至於天，則不可私也。吾知復吾爲人之道而已，而聖乎天乎，吾不知也。吾知學爲君臣，學爲父子，學爲夫婦、長幼、朋友之道，酬酢事物之理，凡人之所不能無者，如斯而已矣。此古人之所謂學也。昔者孔子學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學於成湯，成湯學於禹，禹學於堯、舜，堯、舜學於三皇，三皇學於天地，故皆與天地相似。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途之人可以爲禹。」堯、舜、禹與吾之天，一也。故曰：「人有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故除其驕而苗自秀，殺其蠹而木自茂，去其欲而理自足。古之人從師而學焉，窮經而學焉，小而小學焉，大而大學焉，亦所以明乎此而已耳，亦所以去其蔽乎此者而已耳，非外有所取而加之也。必外有所取而加之，斯鑿而已矣。

立心篇

或問曰：「心不同乎？」曰：「否。」曰：「立心有異乎？」曰：「然。」「然則心有內乎？」曰：「心無內而有靜。」「心有外乎？」曰：「心無外而有動。既曰有靜，靜而不馳，斯不亦內矣乎？既曰有動，動而不返，斯不亦外矣乎？故動者，外之機，其流也爲人；靜者，內之機，其實也爲己。故爲人者，務外之謂也；爲己者，務內之謂也。務外者，妄動之謂也；務內者，主靜之謂也。動靜之機，內外人己之門也。」「然則如之何？」曰：「動乎動，而不離於靜，故不流；靜乎靜，而不離於動，故能實。藏心於晦，發而愈明，神之貞也；役志於明，久而滋晦，神在外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求放心篇

甘泉子曰：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憒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

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雜著

或有問於湛子曰：「善可爲乎？」曰：「可爲也。」「惡可爲乎？」曰：「可爲也。人之氣則有時而惡，理則無所不善矣；人之性則可以爲善，而情則無所不爲矣。任其理焉、性焉，善也；任其氣焉、情焉，惡也。是故可以爲善者，天也；可以爲惡者，人也。反乎天者謂之聖，徇乎人者謂之愚。」

演比贈梁仲爵

新興梁子仲爵，遊江門，石翁觀之以真數，得後天之《比》，于時有攸誠。既而仲爵以歲貢署教衡州，湛子追衍其意，而贈之曰：

水地比，比則狎君子以親學子，小人不周比義吉，比利凶。象曰比義之吉，同歸道也。比利而凶，不可以導也。初六，比于始學，正厥自，乃克有終，悔亡否吝。象曰比始之亡悔，正發蒙也。六二，比于下，貞吉。往獲乎上，無不吉。象曰比下之貞，獲上吉也。六三，比于上攝，終凶，不利于下。象曰比于上攝終凶，出位也。不利于下，失士望也。六四，利用比于君子，教道乃承，行，亨。象曰利用之剛中，上也。九五，龍比自天，利見大人，教道承

天而時行，吉。象曰九五，利見志，交應也。上六，不用鞭朴，用攣索，小人勿比。上交而謟，凶。象曰小人比，凶德亢也。君子曰：作《易》者，其知比乎！得義者通，失義者窮，安位者隆，出位者凶。是故君子之教，安其位，行其義，比而不比，是以吉無不利。梁子曰：「玠也昔嘗受誡於夫子矣，不圖其義之至於斯乎！」正德庚午五月

告二王子

開州二王子從甘泉子游。正德辛未，户曹崇慶德徵以言謫肇慶驛丞，進士溱公濟尹沁水。甘泉子乃曰：

嗚呼德徵！爾惟辯急，爾其佩韋。爾其深，毋或膚；爾其大，毋或細。爾之端溪，其尚思乎？惟端有石，琢之爲硯；爾之弗琢，均之瓦礫。其勿浮于華，惟其實；勿躁于爲，惟其靜；靜以養實，萬化是出。爾毋或弗安于厥司，毋或弗虔于大吏，以樂其天。

嗚呼公濟！爾惟緩，爾其佩弦。其惟弘，弗惟放；其惟恭，勿惟葸。爾之澤土，尚勿易于民直，惟矢有鏃；尚勿憚于強俗，惟金可革。其念之哉！毋或怛于大艱，毋或狃于小利。靖恭以思，領其煩支，立誠以格民，乃作極。正德辛未九月

贈施生悌歸台州

台人施生學於黄後軍，其歸也，且求其説於甘泉子。甘泉子曰：

子之之道也，猶子之之台也。志台之道，問台之人而不已焉，台可至也。志台之道而以問粵之人，雖不已焉，台不可至

也，曰遠矣。是故君子立志以定方，觀極以知止。知止切焉，志斯立矣。後軍，固知台者也，子奚以問粵之人哉！

紀夢

庚申四月十三日夜，予夢遊於空山無人之境。有一堂，堂中懸石磬，大方三丈。堂之前，傍又有一石磬，立於地中，其大亦如之。其色玄而文，空而通，擊之，其聲清越洪亮，塞乎天地之間，二者相應如鸞鳳。久之而覺，神氣氤氳。異哉夢也！紀之，以徵將來。

後十有四年，予落風塵，以翰林編修奉使安南。道德慶，遊三洲岩。岩中如懸磬，下有土鼓，擊之，其聲相應，一如夢中。嗚呼！其夢也耶？其真也耶？正德癸酉四月某日跋。

答問

甘泉子反自交南，過蘭溪，西安欒生惠子仁，遇之，請學焉，往從于浙之滸。甘泉子問曰：「子之學也，將爲鄉善人乎？將爲聖人乎？」欒生默然久之，曰：「固將爲聖人也。」甘泉子曰：「欲將爲聖人也，必將求變化氣質也。」欒生曰：「有要乎？」曰：「有。子欲問學，須學樹木。先之以立根，次之以培灌。根不立，灌焉者，死矣；根雖立而不灌焉者，死矣。是故君子敬以立其本，問學以滋其生，生則不息，不息則不可禦，不可禦則變，變則化。君子者，以此盛德而生大業。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其基之之類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灌之之類乎！內外夾持，上

達天德，夫然後優入聖域。」

再書送萬竹

甘泉子對客語云：萬竹先生，且勿論其他孝行善事，爲予治烟霞隱居，五閱月不思歸，必落成乃已。其忠信如此，可敬也。噫！今人出百里，或不能經宿，出門顧婢子語不休者多矣。然則萬竹先生，真丈夫也。萬竹許予以暮春來耦耕于西樵，予及期當引領于大科之巔。歲云暮矣，烟雨溟濛，與一二三子餞于翳門之關。丁丑閏十二月

答問贈嚴生

嚴生見甘泉子於小禺之峒，初罔有問言。再見乃再因楊生有問言於甘泉子曰：「生行矣，而之京矣，將觀光于太學矣。」甘泉子曰：「子行乎？而之京師矣乎？」曰：「然。」「行必水乎？」曰：「然。」「行且陸乎？」曰：「然。」「且水且陸乎？」曰：「然。」「水乎曷以？」曰：「舟。」「陸乎曷以？」曰：「車。」甘泉子曰：「方榜人發歌，舟師奏行，篙者執篙，楫者恭楫，三江九河，千流萬派，毫釐千里，胡越乃懸，迴撓捩轉，斷在瞬息，其時曷以？」曰：「以柁。」「方車師發軔，驂服齊行，六馬風發，五御且興，九衢三乂，多岐亡羊，毫釐千里，胡越乃懸，迴軥轉輪，斷在瞬息，其時曷以？」曰：「以轡。」曰：「六轡具矣，柁其張矣，其道曷以？」曰：「以人。」「立人之道，其要曷以？」曰：「以師。」甘泉子嘆曰：「長年三老，舟之師也；王良、造父，車之師也；德行道藝，人之師也。人知求舟車之師，而不知求其師也，可謂智乎？嚴

生行矣，知行之道矣。夫道，人之路也；義者，道之宜也；禮，人之帆輪也；文藝，人之華飭也；誠敬，人之舟車也；心，其人之柁艣也。一乃心，立乃誠敬，由乃道義，修乃文藝，以行乎康莊之塗。嚴生其行矣！至太學，趨爾二師而問之。」

書贈歐陽六安

明道先生居官，常書「視民如傷」，曰：「吾常愧此四字。」甘泉子曰：「夫傷也者，傷己也。《書》曰『痌瘝乃身』，傷己也。夫苟認傷己，何所不至？是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達此便是堯舜氣象。崇一守六安，六安，兵荒之區也。能體此，則學政人己兼至矣。」

告王子

侍御王子公濟出守平陽，問治民之道，甘泉子曰：「身。」問御郡之要，甘泉子曰：「家。」未達。曰：「今夫人之於其身也，無不兼愛也；身之於其家也，無不並理也。是故視民如身，則心無不愛矣；視郡如家，則事無不理矣。」曰：「曷謂視郡如家？」曰：「誠使爲守者見屬吏之臧否，則曰此吾家男女臧獲之才不才也；見歲計之豐歉，則曰此吾家衆之死生攸係也；見禮讓未洽於境，則曰吾家道未正；見邊患未弭，則曰寇入我室；民有犯罪，則曰同室有鬥；城寨不治，則曰修我墻屋。此之謂視郡如家。然而事不理者，未之有也。」曰：「曷謂視民如身？」曰：「誠使爲守者於民之啼饑，曰吾之饑也；於民之號寒，曰吾之

寒也；於民之疾苦無告，曰吾之痌瘝切身也。此之謂視民如身。然而愛不周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之道，體人己、合家國而一之，故能兼愛而並理。兼愛之謂仁，並理之謂義，仁義皆得之謂德。嗚呼公濟！若昔令沁，乃訓佩弦，克柔以剛，乃濟厥中，仁義兼進，學以從政，雖措諸天下，其可也，而況於理政乎！《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告汪生丞靈璧

甘泉子曰：當官戒暴怒，吾聞其語矣，未極其至也。夫匪直暴怒之戒而已也，戒之戒之，以至無所怒焉，斯善矣。夫怒橫于中，雖有至理而莫之見。惟怒其怒，而吾無所怒焉，斯善矣。無所怒則公，公則明；公而明，則萬民得其所矣。有所怒則私，私則昏；私而昏，則萬事失其理矣。至公之謂仁，至明之謂智；仁智兼行而政不理者，未之有也。汪生從予遊者垂二十年，今往丞靈璧，臨民接物，好惡感而喜怒生，治忽成敗之所關也，重以是語之。

期蔣生

蔣生從甘泉子于金臺越二年，來遊太學者，又一年矣，聞聖賢天地萬物合一之學。丙戌孟夏，將歸常德。甘泉子曰：「吾道西矣！」門人疑焉，曰：「夫子之道，其有方歟？」甘泉子曰：「吾無方也。吾將以勵夫東者、南者、北者爾。」蔣生進請益于甘泉子。甘泉子曰：「夫聖人之道，天地萬物一焉，至矣！夫又何益之加！一爾志焉，斯可矣。」又問，曰：「爾之期於道也，與爾之期信於吾也，一心也。定爾期焉，

斯可矣。且爾之來也，其期維何？」蔣生曰：「在冬之中。」甘泉子曰：「定爾期，一爾志，又焉往而不至乎？昔者文侯，君也；虞人，臣也；與之期獵，猶然，不以雨而或爽，而況於生乎？而況生之於予乎？而況期以復來修天下之大業，而非獵之比乎？吾知蔣生其不爽也已矣！是故移斯志也，期賢則賢，期聖則聖，期天地萬物合一之道，是亦與天地萬物一而已矣。蔣生去此，其勉之哉！吾觀子所以期於我者，而其所學從可知也已。」丙戌四月二十日

偶書送操長史

助教操君遷，岷府長史，問於辟雍先生。先生曰：「吾之與爾體認天理也，曷往而不然哉。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上好人之善，下樂己之道，故上下恒相成而相遇也，謂之協天；上有其勢，下有人之勢，故上下恒相背而相違也，謂之戾天。天也者，理也。上下相遇而德業不成者，未之有也；上下相違而德業能以有成者，亦未之有也。操君勉乎哉！繫乎其所遇爾矣！」

語章生詔

章生以憂行矣，乃易麻而跪見，曰：「詔改北而南，爲求學也。今不幸如此，終乞教言。」甘泉子曰：「夫吾子易麻而來見，以學重于孝也。即孝子之真心而充之，其學也夫！即學而充真心，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其大孝也夫！吾子之歸，即廬而求焉，有餘師矣。」

示李生珍

衡山李生席之，不遠數千里，來從予于南雍觀光之館。初至，即悟《心性圖》意。一旦，告我歸衡山。衡山有胡康侯父子兄弟住處，生至爲我訪其優游之地，玩心神明之境，問今猶在乎否？有居之者否？不落莫否？予將歸老焉。生其以時報我也。

答問

某生某官某將行，問政於甘泉子。甘泉子曰：「盡分焉爾矣。」「何謂盡分？」曰：「盡心焉爾矣。盡其心而分不盡者，未之有也。盡心者，莫如家。太上家天下，其次家一省，其次家一郡，其次家一邑。故卿大夫百執事以君相之心爲心，如一家焉，則天下治矣。參藩而下，以方伯之心爲心，如一家焉，則一方治矣。府佐而下，以太守之心爲心，如一家焉，則一郡治矣。丞簿，以令尹之心爲心，如一家焉，則一郡治矣。誠使天下之丞佐，視其君長如家長，則德意下布，下情上達，上下交通，惠澤流行，雖欲不治，可得乎？子也其勉之哉！將無感不應矣。」

家邑贈陳主簿

爲縣之丞簿者，視其尹如其兄長，視其民如其子弟，視其邑如其家，則無不理矣。子弟之有疾痛寒饑，必以告于兄長，兄長之有德意恩惠，必承之以施布于子弟，則家有不理者乎？如是以達于一邑，則上下氤氳，遠近洽和，邑其有不理者

乎？端溪陳君與之之任也，以是告之。

政學說贈劉連山

或問政，甘泉子曰：「政也者，事也；學也者，心也。子謂事則事，謂心則心乎？」或問要，甘泉子曰：「理。是故莫學非事矣，莫政非心矣，莫政莫學非理矣。理達而體用渾，心事合而政學一矣。然則雖措之天下，其可也，而況一郡一邑乎？」劉生慎令連山。連山，荒邑也。無學宮，無聽政之所，劉生獨浩然以往，曰：「吾將建廳事而行政焉，建學宮而興學焉。」甘泉子嘆曰：「壯哉，志士也！」爲《政學說》贈之。

答問贈臨朐大尹褚君寶

褚生從甘泉子游於南壁之濱，學於觀光之館，既舉進士，有名，尹臨朐。臨朐，山東濱海僻邑也。人曰難治，其民朴而野，以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朴，物之先也，天之性也；夫野，禮之存也。因其質以導之於天性，天下孰易焉！孔子謂先進之禮樂，野人也，而從之，是故治莫難於文弊，莫不難於朴；莫難於都邑之習，莫不難於郊野之氓。何者？其人情土俗之真僞異也。生之往，其以素所學太朴真誠之心而感召之，斯治績之成於循良也，特易易爾。孰謂其難哉！孰謂其難哉！」嘉靖庚寅七月二十八日

送義門鄭師節

浦江義門鄭氏，十四世同居。甘泉子嘆曰：懿哉！雖南面王之福，無以踰矣！王者有易姓，而同居之慶無疆也。及聞今且分析矣，守而不易者，鄎師準、銳師節。及師節與其子宗夷、師準之子宗岱來從遊觀光，則知兩世兄弟父子皆好學者也。夫居，同於同心，異於異志，故守世業莫如同心，同心莫如學。學以同心，心以致理，理結於心而不可解，鄭氏之中興，其在兹乎！其在兹乎！書以歸師節，諗其長兄何如也。

聽訟語王生

嘉靖壬辰仲夏月既望，王生澤爲思州府推官，問政。甘泉子語之曰：「子知子之職乎？夫推官，聽訟以爲職者也。昔者孔子謂：『聽訟吾猶人，而必也使無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子之任是職也，當思孔子之所以使民無訟，不盡其無情之詞而畏其志者何居。」王生未達。甘泉子曰：「子之是非之心，與民是非之心，果有異乎？」曰：「否。」「然則推吾是是非非之心，可以聽訟矣；致吾是是非非之心，如天之普萬物而無心，風雨之潤，雷霆之鼓，夫誰不畏？夫誰無情？是故大公立而民斯無訟矣。若夫發奸摘伏以爲神，豈吾子平素之所學哉！」

斅學贈鄭生峻甫司教

鄭生大崙峻甫，從甘泉子游，及授德清司教，問教之道。甘泉子曰：「問教不如

問學。」未達。曰：「惟斆學半，故斆學之道，其致一也。子之司教而爲人師也，豈非爲模範矣乎？」曰：「然。」「於乎；天下模不模、範不範者衆矣，天下之士，不模于模，不範于範，政欲理，可得乎？」「曷謂模範？」曰：「容止足觀也，進退足度也，語默動静足法也。斯不亦模範矣乎？」曰：「斯其外也。烏乎化？」曰：「道立大中，矩不踰也；勿忘以助，執天樞也。斯不亦模範矣乎？」「斯其内矣，烏乎神？」「養其内以達諸外，内外合德，合一不測，感動如神，則模範立，人斯模範之矣。是故爲師者知所以教，則爲弟子者知所以學，故曰斆學之道，其致一也。是在子之力行爾。子其勖哉！」壬辰夏五月十又三日

家政訓

武庫王子曰：家君肥遯于荒，封秋官郎，他日未嘗爲政。夫肥遯于荒，尚志也；封秋官郎，推恩也；他日未嘗爲政，政于家也。盖孔子昔未爲政，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作《家政訓》。

甘泉子曰：政哉，正哉！正哉，政哉！封君若曰，惟政政于正。嗚呼！來乃子乃孫，乃兄乃弟，乃夫乃婦，乃各正爾攸事。夫正于外，婦正于内，士正于學，農正于耕，工正于藝，商正于貨。六者正矣，夫然後家事正。家事正矣，然而必正其道。父正爾慈，子正爾孝，兄正爾友，弟正爾恭，夫正爾義，婦正爾順。六者正矣，夫然後家道正。家道正矣，然而必正其本。

父正爾心，則罔不克慈；子正爾心，則罔不克孝； 兄正爾心，則罔不克友；弟正爾心，則罔不克恭；夫正爾心，則罔不克義；婦正爾心，則罔不克順。是故一心正而六道行矣，六道行而六事脩矣。君子曰：夫苟正其心，雖以措諸天下，其可也。是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天下正矣，獨家政也哉！ 壬辰十二月

演扇言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是故弛張之體配乾坤，動靜之用配廣大，動靜弛張之機配太極，用舍之運配四時。放之則風瀰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廣孝篇

嘉靖十年閏六月十三日，吏部言浙江東陽縣民郭珉告：有應貢生楊成章，係珉同母之兄。其父泰，先任台州長亭巡檢，携正室何來任，不育，取珉母丁爲副室，生成章。泰卒，何扶櫬還鄉。成章甫四歲，外祖與之子，而奪留其母，母剪銀錢訣別，與何各收其半，以貽成章。十歲，何臨終，泣，出半錢與成章，成章號泣拜受。比弱冠，娶婦月餘，即執半錢往錢塘尋母，未知母爲外祖强嫁珉父，竟不能得而還。珉常見母日夜焚香，祝天望子，未知其故。弘治十一年七月七日，有東陽典史李紹裔巡水利，來宿珉家，母隔壁聞紹裔與家人作鄉語，知爲道州人，遣珉問成章消息。紹裔備語之故，母因命珉執半錢往尋兄，會

成章亦再來浙尋母，相遇于江西廣潤門螺螄之橋。兩船交搭，各問程途，因漸漸説出前情。成章泣云：「我初不知母所在，比有訓導會稽人趙鑌，知我失母哀情，語以昔嘗教讀東陽，爲珉師，備知珉母離子哀情，此必汝母也。」成章由是往訪，珉驚悟，即各出半錢，相合，拜哭，相與俱來見母，悲喜交至。自兹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就養，以終母年。既葬，廬墓。兩省覈實，交章奬異，載在朝覲憲綱，藏之部司縣府。今成章以應貢在部，珉亦以公事至京，相隔萬里，不期而會。兄考居上游，徒以年老，隨衆例，僅得冠帶，而孝義未白，恐非聖朝以孝治天下，舉人才，勵風俗之至意也。如蒙察其孝廉，量加一職，則當道表揚激勸之道，庶不孤矣。本部看得，楊成章幼齡失母，長知慕戀，求之既得，始終孝養不衰。郭珉能遵母命，不遠千里往尋其兄。孝弟之行，俱爲可嘉。昔朱壽昌棄官求母，宋神宗詔令就官，天下皆知其孝，宋之史册，至今有光。今楊成章孝行既兩省覈實，載之朝覲憲綱，藏之部册，其義素重於人可知。既有司不能舉，今應貢而來，又以年貌拘常例，僅令冠帶榮身，混在衆常人之列，其何以甄别人才，激勵風俗，稱我聖明純孝錫類，準于四海，取諸三途之良法美意哉！臣等皆有以人事君之責，孝弟之行，素稱于人，如成章兄弟者，若知而不舉，均有蔽賢之責。請授成章國子學録，以重師儒；奬珉花紅羊酒，以勵風俗。皇帝制曰：「可。」於是縉紳士夫以及民庶，皆頌稱聖皇建極，首崇孝弟，慎選師儒，而三途並用，果爲善法。且上下母子兄弟相感於誠，爲明時之盛事也。其僚助教伍君克剛，孝謹人也，慕其義，以告於甘泉子，請爲文暴其美於天下，以傳於來裔，

亦助聖明風化之大端也。甘泉子曰：

夫先王之治，風化而已矣；風化之道，感應而已矣。夫以銀錢之判，二三十年而復合，有典史訓導爲之告符，又兄弟之往來偶遇於遠途，且母固無恙，逮子相見，生則棄廩往侍，死則廬墓全孝，兩省不期而交旌之，及幸遇明時，公道大彰，慈母孝子友兄恭弟之名實，並顯揚于天下。其感應之機有五焉，是固足爲明時之盛事矣，其能勿傳乎？

楊君聞之，進而請益焉。甘泉子曰：

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道，在一念之誠擴而充之而已矣。是故能擴而充之者，大孝也；不能擴充之者，小孝也。小孝者，孝之疏節也。何謂大孝？夫孝，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是之謂大孝。夫天下相勉於大孝，而王化畢矣。於乎楊子！學在識其真心擴充之而已矣。作《廣孝》。癸巳七月十七日

猫相乳志

甘泉子居宗伯之宅，地曠多鼠，則爲畜二猫焉。有玳瑁狸尾女猫者，育於黃狸尾獅子玳瑁母猫者也，將周歲矣。狸尾女猫，胎未及期而生三子，則皆未毛死焉。未幾，獅子母猫亦育四子，於是狸尾女猫與獅子母猫更乳之。狸尾女猫視其四子，若己出者然。獅子母猫或他出求食，則狸尾女猫守之，不少離之。及其一子死，則爲嗅之甜之，❶悲鳴焉，躑躅焉，而若哀恤焉。久之，則所存三子者，視之亦若其母

❶「甜」，依文義似當作「舔」。

然。狸尾女猫乳之三子者，日夜不輟，雖至傷其乳，終不少避焉。夫人，物之靈者也；猫，人之畜者也。其知覺蠢動，相去奚啻什伯千萬！今夫人之於子，或非己出者，猶多妬之，多害之，多寒饑之，彼此爾汝，至若路人然。失其慈愛之本心，反畜之不如，是謂人而畜者也。又況狸尾女猫，生子未及存乳，未知乳道，而能若是，反若有慈愛惻怛之心，豈非物之奇異而靈於人者乎！是謂畜而人者也。昔唐北平王家猫相乳，昌黎爲文以記其事，後之人猶異之，而未或之信。今觀此猫之相乳，則物之相感應，則亦有信然者與其所以然者矣。因志之，以爲時規。嘉靖甲午夏四月

壽周守朴七十言

江都周生瑋，游於甘泉，學於甘泉，舊矣。有試事于南都，以其家君八月十又一日爲七十華誕之辰，不獲稱壽，問所以壽之道。甘泉子曰：

生生之謂壽。故壽者，生生而已矣。天地之道惟生生，故無窮；聖人之道惟生生，故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能配天地於無窮。吾子能體生生之道，以喻之於親，乃親體生生之道，以合諸天地，以配之於無窮；無窮者，壽之至也。其持此以歸壽爾親，豈區區榮華、朝暮得失於外爲親壽哉！

謝氏毓秀齋訓

祁門有隱君子者，謝其姓，蘭其名。其德似蘭，故鄉之人又謂之猗兮子。有子曰顯，學於甘泉子，一年而忘歸。甘泉子

歸之，曰：「子盍歸乎？」曰：「歸與歸與，顯也將何以歸見家君？家君名所居之齋曰毓秀，顯也未盡毓秀之道，敢問。」甘泉子曰：「嚴君以命子矣！夫秀，其賢也，賢其德也。猗兮子所以命德於吾子者，可知矣。」曰：「請聞焉。」曰：「其德惟四：惟潔，惟生，惟正，惟幽。夫猗兮之爲物也，其根好潔，故常産於瘠壤而不産乎糞土，爾盍學其潔乎！其萌好生，故有茁其芽，生意奢奢，爾盍學其生生乎！其葉之出正，故本而不支，静而不艷，爾盍學其正乎！其華之馨幽，故遠而不遺，近而不可狎，爾盍學其幽遠乎！夫君子學此四德者，在立其根而已，是毓秀之道也。故其詩曰：『愛之不恩，培之不勤，生生正正，比于幽人。勿助以忘，闇然其章，其德日新。日新之謂盛德，其根其根。』今吾子學積而不發，自富自良貴，而不求聞達。而婦戴也，有孟光慕梁鴻之操。父母三易其聘，而莫能奪之初許之志，寧死而不易，願共貧賤，其皆立根貞潔爾矣。由是充之，他日四德之全光于天地，色香充塞乎兩間，氤氳乎宇宙而無窮，非止如昔時謝家之蘭玉而已矣。故而家君命而夫婦以進德，以垂裕于後裔之意，遠矣！」甲午十二月十五日

幣聘古岡九山湯子主教獨岡書院事

獨岡書院落成，必用吾儒以尸教事。尸教事，咸謂無如出吾九山先生之右者。恭惟先生德行道藝，足爲師表，師友淵源，厥有所自，兹特遣使，敬陳幣儀，用表求教之忱。伏希惠然光臨講席，一方生徒，何其幸耶！拱俟拱俟！正德辛巳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五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六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三十四篇

送少保劉先生歸東山詩序

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臣與新進異義而同禮。同禮也，故其進必以正；異義也，故其退必以時。一言不從，一朝而去，此新進之士以其身爲安危者也。若夫大臣之道，則不然。招不可來，麾不可去，惟社稷之安危而身焉以之，少保華容劉先生其人乎！先生始者宦游齊、越、閩、嶺之間，所至惠人，不立奇節。及以都御史理黄河，召爲户部侍郎，既即求歸，高卧東山，若將終焉。人皆曰「清矣」。然此猶爲易。及起爲大司馬，孝廟倚重。邊患方殷，言路齟齬，中人側目。人曰：「未可以去乎？」曰：「未也。」超然自信，正色立朝。今上幼冲，公以顧命，邊事益急，腹心未孚。齟齬者起爲騰口，側目者轉而裂眥，内方洶洶，欲中殊禍。人又曰：「未可以去乎？」公曰：「未也。」自信如初益篤。邊寇既平，明主親政，公乃從容拂衣而起，累章决去，若駕孤鶴，御長風，飄然而莫之能留。人乃知公之不去也，任；其去也，以時。蓋至此，然後爲難也。若公者，古所謂社稷之臣，非耶？然吾又聞昔召公去，周公留之曰：「公無困哉！我不以後人迷。」不知公之去，亦有留之如周公否？

又不知公去時，獨能䛕然無召公之意否？在翰林館者凡二十四人，同作詩辭贈之，皆所以洩願留之情也。以予知公爲最，故爲序。正德丙寅十月十一日

送殿撰倫伯疇先生使安南詩序

王者無外。凡在荒遠，無不臨御，惟其職貢之疏數先後焉耳。故《春秋》重王人，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聖天子初即位，臨御四方，詔萬國，頒之正朔，而安南昔在臣，順奉職貢尤謹，頗效中華文獻之風，宜在諸國先。於是公卿廷議，遣使當得朝望，而殿元倫先生修撰實充正使以行，示寵也。吾聞安南國王，凡天使至，則躬率臣寮馳百里外，立迎道側；天使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而陞位，正東西，拜天子詔，宛若咫尺乎天威，甚得畏天保國之道。所謂夷狄而中國者，非耶？昔太史公歷遊名山大川，而其文益奇，故《史記》繼《春秋》而作。今先生實太史也，歷齊魯汶泗之邦，吞若江淮，盡禹穴，而南之景皆入吟。眺九疑沅湘，悉映乎襟帶之間，未足爲先生觀也。又越大庾，蹴珠崖，臨溟海，登歌乎銅柱之標，以逍遥乎無垠，所謂遊方之外，滋益奇矣。行禮既畢，覲下國之風，歸將書諸史，以附《春秋》進夷狄之義。予，郡人也，於其行，書此以誒之。同館之士又爲詩歌繼之。旹弘治乙丑菊節後二日。

恬隱詩序

藏光匿身，偃石棲木，古有治世之隱者曰巢由；被髪行歌，沉于佯狂，古有衰世

之隱者曰接輿；永言采芝，聊以卒歲，古有亂世之隱者曰黄綺。隱於治者，其情肆；隱於衰者，其情哀；隱於亂者，其情遁。其情肆，故其辭放以高；其情哀，故其辭激以切；其情遁，故其辭遠以巽。放以高，故讀者逸；激以切，故讀者戚；遠以巽，故讀者幽思。然而皆有累於情者矣。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無累，其情和，其辭平。惟其平，故讀者化中。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考槃》之詩，載于經，在空谷，不忘乎告君，所謂和平而中者，非耶？

黄巖戴先生，名璉，字尚重，生今七十有六年，不求聞達，號曰恬隱。若先生者，將不爲治世之隱者乎！名士大夫知者咸歌之，以述恬隱之志。其子南監丞既以帙成，謂水曰：「凡爲詩，於古宜有序。」謂水傳孔氏之學者，宜爲之。水曰：諸公之作，將非高放其辭，而超逸其觀者乎？予安能知之？然詩之教，本乎性情，止乎禮義，亦孔氏家法也。故予不得而易焉。丁卯六月朔

贈進士殷近夫養病還鄉詩序

壽張殷近夫既舉進士，謝病而歸，采藥於太山之麓。買書數千卷，曰：「吾獨身病哉？乃心亦病而未之治也。吾歸，將於經史而求砭劑焉。」訂之曰：群聖心法，非關經史。時維濟道之舟，故舟能濟物，亦能溺物。于時同館者各舉其經以贈之。元天、和、深、如金、鑾、銑、卿、嵩，八人者，爲之賦《詩・采薇》之三章，曰：「吾子孔疚，其曰歸乎！」賦《抑》之首章，曰：「庶人維疾，而子德之隅乎！」文迪、艾、邦、九敘、中道、寓生，六人者，誦《書・説命》之

上篇，曰：「瞑眩哉疾，斯其瘳矣！」潮爲陳《春秋》「伶州鳩鑄無射而知心疾」之義，曰：「子其究之矣！窕摦之弊，感召之理，慎哉！」韋澇、宗正、炅、舒、誥、天祐、縉、孔暉、鐸、邦奇，十人者，講《大易·無妄》，曰：「無妄之疾，又何藥乎？故無妄，則無事矣。」於是若水進曰：「諸君盡之矣，吾又何加焉！吾將與子登泰山，坐雲亭凌日，觀望東海，獨立乎物表，逍遥乎無何，覺宇宙之無窮，嘆高深之有形，觀鄒、魯之遺蹤，想舞雩之風詠，其必有不言而得之者。群經諸史，東之高閣，三年而後發之。」近夫曰：「聞子之言，泠然如濯清風，不知其病之去體也。」

采芹南壁之什序

《采芹》，贈公子也。何以贈之？曰褒。何褒爾？總戎歐公，功德在三廣，而公子義也，能用儒術貢于天子，遊于南雍，以不墜其聲焉。然則何以曰采芹？曰采義也。文義不博，則無以言，君子采文義以通訓辭，故其首章曰：「采采者芹，于璧之濱；既見君子，式暢厥文。」行義不檢，則無以立，君子采行義以施典禮，以揆百物，故其二章曰：「有芹采采，于璧之背；既見君子，其行孔配。」道義不覺，則無以成，君子采道義以神明其德，以配諸天地，故其卒章曰：「芹斯縮矣，我心沃矣；匪沃厥心，靈根其深。既見君子，泳道之潯。」曰君子者何？司成蘭溪章公也，爲天下文行道德之宗。公子遊南壁，采文義於經訓，則耳得之矣；采行義於動靜，則目得之矣；采道德於淵微，則心得之矣。

送都諫王文哲詩并序

皇帝肇臨天下，曰：若稽古典，式尊尊親親庸庸，既用郊于上下神祇。方海内外藩，我先王親胄皇室，罔事牲幣，其何以展親？岳瀆以外，大名山川，悉效厥靈，默相皇宇。昔周王所過，亦式于告，況歷數正始，宜稱殷祀。惟元年二月丁丑，皇帝晨御奉天殿，傳制，遣使臣疇咨欽享。直哉惟清！其往祇告，且聽各以地，而都給舍王君文哲，拜靖江王南海神之命。兹惟五嶺之表，實邇桑梓，於是同列言曰：「君哉！」其友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聞而嘆曰：昔先王使臣，本其情，故《四牡》之詩，載在《小雅》，曰：「王事靡鹽，不遑將母。」又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及後王不然，遂有《北山》之怨。今明皇孝理，遣使聽以其地，豈復有不遑之嘆？雖微四牡來諗，而事已獨至，一舉而公私兩得矣。夫《四牡》，君所以章臣之勤也。今臣等不歌以章君之美而樂朋友之志，其何以邁前休而示諸遠也？遂作歌一章，用揚其事。同館諸君和而繼之。詩曰：

於穆皇矣！三神是紀。允享允誠，允厘百祇，既牲于郊，乃徧于祀。天子曰嘻，惟邈邈靖江，實我本支；天子曰噫，惟南海有神，實曰廣利。蒼梧以北，扶胥于南，我藩我相，我祀參參。兹惟嶺表，執邇其濱，疇咨直清，罔羞于神。顧兹侍臣，甌廣之人，縝汝吉士，縝惟汝賢；縝拜稽首，天子仁孝；縝拜稽首，百神是作。曾是將父、將母來告，匪也來告，錫類之故。依依魏闕，望望飛雲，行邁踟躕，忠孝之身。歷

魯渡淮，亂江逾嶺，未遑我公，詎云歸省？陟彼浴日，悠悠我思，雖天子神聖，詎曰無遺？陟彼蒼梧，悠悠我念；雖司直有人，詎曰諫刻？我拜我嚴，于庭之阼，豈他人無嚴，曾是咸父；我拜我慈，于闈之下，豈他人無慈，孰是滂母？匪咸而滂，我訓孔臧；每懷靡及，載歌皇皇。咨諏詢度，周謀以匡；義無久私，前席廟廊。

送歐原道襲職歸五羊序

皇帝初即位，以文治之久，詰爾戎兵。維二年六月〇日，命五府元帥，命大司馬暨黄門一人，監比試于四方武臣子弟之應襲者。有的既張，弓矢在韔，馬既登埸。有偉一人，赤面而長身，矢中的，馬中馳，進退中律，三馳之而三捷焉。有奇之者，問其姓歐，其名儒，曰：是爲三廣總戎公之子，功成退身，委胤其慶者也。於是聞于朝廷，襲指揮使如例。元帥毛公以其事語大行人唐仁夫，仁夫謀諸鄉士夫，俾載筆於湛子。湛子曰：中的矢，即斃賊矢；躍塹馬，即追北馬；以弓馬之良，承夙將之威，一隊之兵，即三廣之兵。推是而往，其胤慶也，無難矣。歐君其勉之哉！

送馮有孚奉使湖廣詩序

上之四年，念國家久平，因循姑息，有德不承，民弊弗興，如人病痿，百骸不攝，乃用言者，疇咨廷臣，得屬材望十有四人，賜以璽書，分行天下，振厥弛滯。假以御史，貴權也；不專諸御史，貴精也。於是吾鄉馮君有孚，以户部正郎改監察御史，拜湖廣之命。膺是任者，厥惟艱哉！夫病痿之人，勢必求毒藥之劑，而毒藥之劑，乃

所以爲元氣之憂也。加毒藥之劑而無元氣之憂，非才敏而厚重如馮君者，則莫兼濟之。況荆楚之民，古稱輕剽而易怨，今又災洊于天，掊剋于人，極矣！馮君慎乎哉！才敏以懲吏弊，厚重以敦士風，不靡而苛，不慘而舒，如良醫之治病，病去而人不知焉，可也。馮君慎之哉！郢匠去堊，危乎一斲，凡在吾黨，歌以餞之。

贈何子魚令慶元序

順邑何子魚，以進士令處之慶元，予與鄉士餞之□。夫令也者，人牧也；夫人牧也者，以牧人，非牧於人也。今夫牧者曰：毋逸芻，毋蹊田，毋鬥群，玆曰良牧爾矣；令者曰：安乃生，禦乃情，息乃争，玆曰良人牧爾矣。今之人牧者，或利其有以施劫，私其身以誨訟，民之弗安其性，而牧弗知，幾何而非牧於人哉！

處居浙之上流，慶元爲處之高原，山川之所鍾，和氣之所鬱積，白金之所生，宜於人焉獨厚，迺獨未見其人然。獨往往曰好訟，而寇且亂，豈其土使然也？亦爲牧者御之不以其道，而利者而私者而施之，而誨之，而驅驟之爾矣。子魚温能畜乎物，善能勝其殘，吾知其去爲良人牧也。吾將諗慶元之人，曰其亟領而習順而化，毋俾世獨往往曰而訟而寇而亂也。

贈徐曰仁序

餘姚徐子有淑質，學于陽明。厥既舉進士，守祁州，且行，談學於甘泉。甘泉曰：夫士有六學，學有六敝。一曰博，二曰問，三曰思，四曰執，五曰宏，六曰通。故唯盡此六學者，可以盡性矣。故博之，弗

可以弗問；問之，弗可以弗思。故唯致思者，可以窮神矣。思之，弗可以弗執；執之，弗可以弗宏；宏之，弗可以弗通。故惟致通者，可以知化矣。夫博而弗駁則明，駁則昏；問而弗泛則精，泛則惑；思而弗貳則得，貳則亂；及其歸愚，則一也。執而弗滯則變，滯則陋；宏而弗荒則大，荒則廢；通而弗流則化，流則蕩；及其不肖，則一也。是故君子崇六學，去六敝，唯擇唯一，成厥天德。時措諸經綸，庶績其臻，是謂治人以身。

東魯韓氏族譜序

惟天地定位，類聚群分，聖人設教，敦族明倫。人之有倫也，自有男女，斯有父子；有父子，斯有兄弟；有兄弟，斯有朋友；有朋友，斯有君臣。故人倫之行也，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化諸家而後及諸國，是故聖人立宗法以正之。人倫正而風俗化，風俗化而天地位，萬物育。後世宗法既壞，事無統紀，故有親疎上下戕滅無倫之患生，族譜所以起而韓氏所以作也。夫物之生也，必有所本，故首之以姓源；姓之繁也，析而視之，莫易於圖，故次之以世系；世系詳矣，然後譜可明，故次之以行實，行實，本譜也；行實著矣，然後功德可徵，故次之以恩命之録；功之起也，必有所始，故次之以貼黄之録；念祖報功必將想其形容而像其文物，故次之以衣冠之圖；夫思而像之，必將時其薦事而類其精魄，故次之以祠堂、先塋之録；孝思之至，莫大乎不墜貽謀，是繼是圖，胤慶永孚于休，故終之以遺言、家規之録。夫譜有孝敬之道八焉：以永思者視其原，以昭穆者視其序，以親親者眎其宗，以老老者眎其年，以貴

貴者睎其爵，以功德者睎其行，以世守者睎其規，以文獻者睎其籍。是故孝子慈孫之事畢矣。家道正而教化興，和氣格矣，故斯譜之義備矣。

贈言叙

正德四年己巳秋，番禺陳乾善以進士尹青田。凡鄉之卿士、六官之彥，咸餞于道。翰林編修若水乃言曰：「夫尹，下而近民，職兼六官，請諸公各以其職贈，可乎？」冢宰梁公曰：「吏之弗臧，豈曰子之臧；民之有良，蔽之予弗良。可不謹乎！」於是户科綸户曹閱古、錫紹、敏紹僉曰：「民事惟食哉！其尚慎而會計，時出納，毋緩徵以急于國，毋浚財以饑而赤子。」禮曹獻科觀政璵曰：「毋怠于上下神人，惟清惟寅，惟篤歆享。」左軍都事良棐、太僕丞希文曰：「惟兵欲利，利則傷民生。無暴䆃欲，❶其盜武成，歸馬弗服，訓之干戈省躬，其無輕動，動以止戈。戒哉！」刑科學曾法曹煥、御史約、觀政勳，僉曰：「毋輕民命曰微，毋或媚人，以民命曰大，時而察，慎麗而法，惟審惟克，以教祗德，惟欽恤哉！」前工科給事中、今雲南參政縝曰：「帝昔咨垂工執藝事，毋忽百工曰技，毋暴天物而淫。」厥既咸拜贈嘉，若水進而贊曰：「夫梁公之言，溥而公，公則明，然而黜陟不允者，鮮矣。盧、黄、陳、鍾、祁、林之言，義而惠，惠下而義上，然而上下不足者，鮮矣。方、楊之言，祗而和，和樂而祗肅，然而神人不享者，鮮矣。陳、吴之言，謹而威，威以觀之，謹以備之，然而盜不弭者，鮮矣。李、陳、鄺、唐之言，法而恕，然

❶「䆃」，疑當作「隳」。

而不刑措者，鮮矣。文哲之言，正而義，然而百工不若者，鮮矣。」由是人皆嘉群公之能以言贈人，而知乾善之能取善以成己，將見六政舉而庶事康也。

叙別篇

湛子守太史，楊子爲侍御，將之南，言別于金臺，胥贈以處。湛子喟然曰：「惟予與子，舊學于江門，既乃離索，荒遁于黃雲，逾于嶺，越于湖江，陸沉于金馬。迨于茲，罔聞知。吾其歸乎！」楊子曰：「唯唯。惟子之質，静而淑，向道而幾，其終大業，毋或忘于厥初！予質乃動，動於有爲，吾其行乎，惟子命之！」湛子曰：「吁！動而確，爲而正。確以守之，正以行之，孰禦焉！夫金玉，天下之美也。金之生也若鈍，用礪乃利；玉之生也若璞，用琢乃器。弗利弗器，瓦礫亡異，而況於人乎？惟質罔自淑，淑于學；惟學罔難成，成于一；惟天性罔攸動，動于情；惟情罔攸乖，乖于氣。是故君子養其氣以和其情，約其情以正其性，其惟一乎！故静者得一而能動，應動者得一而能静專。静專曰仁，藏諸智；動應曰智，發諸仁。克智克仁，其聖矣乎！」楊子遂拜嘉而別。

懷椿之什序

《懷椿》，言孝思也。攸陽陳子生而孝其親，其親肥遁于野，而伯也曠於守居。比卒也，永言思之，厥恨終天。甘泉子曰：「吾聞夫孝思者，將思其居處矣乎？」曰：「然。」「吾聞夫孝思者，將思其笑語矣乎？」曰：「然。」「吾聞夫孝思者，將思其所嗜矣乎？」曰：「然。」「吾聞夫孝思者，將思

其所樂矣乎？」曰：「然。」「吾聞夫身者，親之遺支也；思其親，必將愛其身。夫子將思其居處，不亦思慎吾動矣乎？」曰：「未也。」「子將思其笑語，不亦思慎其言矣乎？」曰：「未也。」「子將思其所嗜，不亦思慎其口實矣乎？」曰：「未也。」「子將思其所樂，不亦思慎其心志矣乎？」曰：「未也。伯敢不勉所未逮，以謹聞命矣！」乃賦《詩》之「錫類」而退。湛子乃爲之賦孝思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聞者多慕孝思爲之。

送王天宇尹嘉定序

驗封黄子閒與余商較人物，余曰：「吾友有寧波王生天宇者，内朴而外茂，然而近沉默矣。」黄子曰：「然。吾友有三衢方生思道者，内茂而外朴，然而近秀發矣。」余曰：「然。然而天宇必取思道，思道必取天宇，其甘和以相濟乎！其鹽梅之交成乎！」未幾，天宇出尹嘉定，而思道亦尹崐山。其疆界相接，其習俗相同，其聲實相亞，其美惡相形。嘉定之政朝發焉，崐山夕聞之矣；崐之政朝發焉，嘉定夕聞之矣。其爲之臧也，曰某君得無先我乎，則必力其謀之；匪臧也，曰某君將無少余乎，則必不力。民曰彼邑之政猛，猛則殘，是故濟之以寬；民曰彼邑之政寬，寬則縱，是故濟之以猛。夫二邑之政交相師，師而治化成矣。天宇拜曰：「然。吾將以諗思道也！」

鞠匈叙

順德喜涌有隱君子曰鞠匈者，因其猶子岳王之京，問鞠之説於湛子。曰：於戲陳叟，其唯鞠虖。生于幽遥，金氣秉清，霜

露濯靈，有佳其色，有幽其馨，弗落其英，庸之以延齡。其唯鞠乎！夫生于幽逕，則不折于貴人俗子之手，其遠害似智；金氣似肅；宜於霜露似清；色佳而可慕，弗妖弗鄙似恭；香幽而弗耀似爲己；雖槁弗落似節；可以永齡似神。古之人有備之者，淵明是也。故稱好鞠者，天下莫踰焉。《裳華》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斯之謂乎！是故君子智以擇之，肅以立之，清以本之，恭以行之，爲己以基之，節以久之，神以化之。夫然後爲隱逸之英。

壽王太淑人叙

徐祁州道其内祖母王太淑人之賢，曰：「吾觀其於尚書公之仕也，曰吾眡之公也；其退也，曰吾歸之安也；於是乎得其母道矣。吾觀其於主事君之以亟諫讁也，曰龍場遠幾何乎？其居也，則曰能忘吾長孫乎？於是乎得其祖道矣。吾觀於太淑人之身也，耄不衰力，老不倦德，盛不妨後。耳目明聰，體康以强，不衰力也；儼重真一，處事以則，不倦德也；貴而能勤，富而能儉，不妨後也；於是乎得其求福之道矣。」若水曰：「夫以彼其二賢兼之以三求福之道，福之臻也，如日方升矣。」乃爲之賦《樛木》之三章，曰：「綏而將之成之，福其有央乎！」祁州曰：「今兹中夏，太淑人九十之辰，尚書公將張壽筵以介景福，率孫曾拜舞于膝下，其將以前二者爲頌乎！其以後三者爲祝乎！其以三詩爲侑乎！」

叙别高陵子

高陵吕子將告歸，甘泉子憮然曰：「子

行逖矣！我弗或恒居，慚焉亡以別子也。」呂子曰：「請聞焉。」甘泉子曰：「崇四教，辨四惑者，可以別矣。古之文也以明道，今之文也以蔽道；古之行也以積誼，今之行也以襲誼；古之忠信也以進德，今之忠信也以泥德。明道者精，蔽道者眩；積誼者充，襲誼者窮；進德者弘，泥德者狐。崇四教，去四惑，其幾矣乎！是故君子博而擇之存乎文，舉而錯之存乎行，誠而體之存乎忠，循而用之存乎信，神而化之存乎德。夫四教，一德之門也。嗟夫吕子！昔吾於禮闈得而文矣，曰博而雅，然未見其行也；於同官見而行矣，曰罔失己而昵惡，然未知其忠信也；及其久也，又知而忠信矣，曰内亡妄心，外亡逸口，然猶未究其德也。而德之弗成，而心術之弗明，則昔之文謂之藝，行謂之跡，忠信謂之狷。吕子然吾言乎，吾當復有以別子者。三日而後發之。」

送林善長之任序

正德庚午孟冬，增城林君善長以鄉薦士，尹廣西之馬平。胡彦光、何汝中謂善長若有不懌然者，子盍釋之？湛子揖而告之曰：善長才乎哉！誠可以托重而馭大也。今夫任職者與任擔有異乎？曰無異也；牧民者與牧牛有異乎？曰無異也。今有人於此，力可以任百鈞者，任之十鈞，彼將怒之乎？材可以牧千牛者，牧之十牛，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否。人之樂其輕且小，情也。吾聞馬平在柳之僻壤，其爲里者十，里不能十夫者七，是十牛之類也；民寡則事簡，地狹則賦輕，是十鈞之類也。夫付之十鈞十牛則不怒，而付之小邑輕任則不懌然焉，豈人情也哉！吾知善長必不然也。夫

舉十鈞者赴千里而弗蹶，牧十牛者終朝而弗逸，天下鮮矣。善長勉乎哉！毋曰民寡惟畏，毋曰任小惟危。

贈少保楊先生七十五壽誕詩序

正德五年十月十有一日，寔惟封少保楊公留畊先生七十五初度之辰。翰林院編修湛若水、翟鑾、徐縉、董玘，檢討孫紹先、張邦奇，咸曰：「今少傅閣老公以文章道德繫絲綸之寄，前已不得請歸爲壽，而其弟太常公亦以身典邦禮，和于上下神祇，又不得舍公事而遂私情。向者天子視問之醫雖勤，而二公望雲之念無窮，況壽誕之臨乎？又況壽躋古稀之上乎？吾等游少傅之門而上交乎太常，盍圖寓壽之？壽之，盍圖所以頌之祝之？」于是肅幣者、尊者、牲者、册者，咸造于門。鑾、縉以幣入，立于堂左；玘、紹先以牲者尊者入，立于幣前；邦奇執册入，立于堂中；若水以醴幣前就位。咸拜致詞曰：「昔者嘗聞之吾友炅也，留畊公以仁厚起家，以貽猷于後昆。惟仁斯壽，惟厚斯悠久。悠久而壽，自天之佑。生也用章福德，是頌是祝。」鑾前拜曰：「惟公以《易》名家，得四聖之旨，以淑諸子，世濟其美，是宜頌之爲公壽！」於是乎作《間氣》之篇。縉前拜曰：「公初筮仕，七載家食，不違其親。發而復蓄，以後其福。斯惟公之福德，因以爲公祝！」於是乎作《岷岳》。玘乃前拜曰：「惟公博學厚德，舊有令聞，是用顯于督學，燁燁不泯，斯惟公之懿行。」於是乎頌之，作《鳳毛》之什。紹先前拜曰：「惟公諸子若孫，乃公乃卿乃俊，日登滿而不盈，如日斯升，是惟福德之徵。」故因以祝之，作《榮壽》。邦奇前拜祝曰：「惟公胤德之光榮于

家邦，帝庸褒之司徒少保，壽考無疆，受天永祥！」乃爲之歌《青鳥》之章。若水手册前拜曰：「諸生祝詞，咸有揚休，請書諸册，以侑壽觴，以介景福！」

桂林鄭氏族譜叙

鄉進士鄭君應文叙章，故與甘泉子同學，相友善，因講其世，至順德離而爲二：曰桂林，曰倫教，且謂：「譜創於倫教，而我桂林未之遑修也。吾懼大弗克訓于我後之人，若有以待子者，豈有意惠訓之乎？」甘泉子曰：「夫觀譜者，可以知先王之教矣。譜，非先王制也，然而有先王之遺意焉。宗法壞而愛敬之教亡，教亡然後譜作。故夫譜也者，宗法之遺意也。是故夫譜者，藹然示人以愛矣，秩然示人以敬矣。故縱而觀之，自吾身而達之吾考，而吾祖、而吾曾祖、而吾高祖，以及于始，一脉也，能勿敬乎？衡而觀之，自吾身與吾之兄弟，與同祖之兄弟，與同曾、高、始祖之兄弟，以及于終，一氣也，能勿愛乎？是故由子之考星南公推之，以至於桂林公，而奉議公、致政公、而將仕公，雖極於桓公友，一脉而已，而況於宣議公之始遷乎？是故可以教人孝矣。由子之桂林兄弟之列，康、明、文、爽、應、新、天、佑、元之輩，之於智、倫、平、尚、文、賜、佑、志、潮，等也。由魯卿、彥卿、仁卿、康福、鼎福諸公，之於愚卿公之裔也，由桂林公之於珍、寶、蘭、桂、智、明諸公之後也，由奉議之於致政之嫡也，雖極於義門之派，一氣而已，而奚擇於倫教之始離乎？是故可以教人弟矣。」叔章曰：「然。」乃再拜而襲之，歸以告諸族人，永以訓于我後之人。正德六年六月○日

送殷近夫尹靖江序

往年殷子謝病而歸，且博求群書，以治心病爲事，訪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吾不知治心病，知治病心者爾。諸書宜束之高閣，三年然後發之。」盖恐其無本而喪志也。殷子別去，六年矣。今殷子起用爲靖江尹，方博求善政，以理人爲事，復訪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吾不知理人，吾知理身爾。吾言不二，子盍反其初矣！」殷子曰：「雖然，願子其申之！」甘泉子曰：

夫道，其靜也渾，其動也神。夫學，其體也無爲，其用也無方。立本以基之，精義以滋之，殆其庶矣。殷子能諒吾言乎？是故束之所以立本也，發之所以滋義也。本立而固，義滋而深；固而深則生，生則大，是故盛德起焉；大則變，變則化，是故大業生焉。君子得此者以藏諸身而不可測，放諸物而不可禦，是故令之而民信，動之而民從，賞之而民勸，罰之而民知懼矣。如是雖達諸理國可也，而況於靖江乎？子盍反其初矣！吾復何言哉！昔吾友陽明子卧治廬陵，六月而四境大化，其必有所自乎！子盍持吾言往而質諸？正德六年七月〇日

太史張秀卿歸省贈別

槎湖張子與甘泉子同守太史，相善。張子將歸省，求贈言。湛子謂司封陽明王子曰：「夫贈言者，莫大乎講學矣。」張子曰：「學，孰爲大？」對曰：「辯爲大。」❶曰：「辨孰爲大？」對曰：「儒、釋爲大。」曰：「孰爲儒？」曰：「知釋之所以爲釋，則

❶ 「辯」，黄本作「辨」。

知儒矣。」曰：「孰爲釋？」曰：「知儒之所以爲儒，則知釋矣。」曰：「請問所以。」曰：「儒有動靜，釋亦有動靜。夫儒之靜也體天，其動也以天，是故寂感一矣。夫釋之靜也滅天，其動也違天，是故體用二矣。故聖人體天地萬物而無我，釋者外四體六根而自私，是故公私大小判矣。」張子曰：「然。」湛子曰：「然則可以别矣。」遂拜而别之。正德辛未八月〇日

送大理司廳姜君實夫致仕歸蘭溪序

大理寺司務蘭溪姜子實夫，游楓山章先生之門，與湛子後先，而未嘗相識。一日，偶傾蓋於黄司封所，對語，莫逆矣。今年秋，姜子年未六十，即上疏致仕而歸。時在大理温、潘諸彦凡十二人，皆榮其歸，而以劉、程二子來請贈言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君子之去也三，其處也三。明義合道而去，上也；輕世信道而去，次也；年至知止而去，又其次也。修道而處，上也；恬退而處，次也；慕逸而處，又其次也。今實夫之去而處，其必有所在矣。」或曰：「實夫昔在大理，所閲者案牘，所聞者訟聲，所觀者囚縲之狀，所接者聲利之事，今將謝案牘而事吟弄之權，遠門訟而聞澗泉山鳥之聲，舍囚縲而觀鹿豕之遊，辭聲利而接雲山之伍；其去而處也，將在是耶？」甘泉子曰：「是求於實夫者淺矣！吾將使實夫由吟弄而閲天地渾淪之體，由泉鳥鹿豕而觀萬物自得之象，由雲山而得夫静止淡泊之理，則實夫斯可以去而處，不知老之將至矣！」正德辛未八月〇日

朱氏增修文公事蹟叙

文公晦菴先生五十代孫翰林博士墍原厚，❶嘗取提學宋君所集文公事蹟而增之，以其弟上舍陞原階至京師，謁若水序之。若水拜讀而興嘆曰：

夫伏羲而上，天下渾渾，不假文字而道自明；伏羲而下，天下諤諤，文辭愈多而道或窒。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堯舜之書，精一執中之外，語道之言寡矣，其餘則當時稱贊之言焉爾，載事之言焉爾。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深切而著明也。」予觀周、孔而降，未有文公先生精神之大者也，而用則過於周、孔。雖其體認天理，師傅宗指，反若未遑，而六籍百家、外道小説，以至道德性命，莫不詳説備載，略無遺力，學者窮年莫能殫其緒，忽若亡羊於多岐，涉汗漫而無津。而先生詩謂「伊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煩」。感悟獨得之妙，誰其信之？今原厚追述祖德，獨能刊落語道之微言，而僅存行事之大概，其知道乎！是故觀其狀譜祭文之録，則載事之意也；觀其贊述記議之録，則稱贊之意也；學者於此，苟能因蹟以求其心，即用以達其體，則其所謂道者，可自得於文字辭説之外矣！正德辛未二月〇日

贈别應元忠吉士叙

斯道喪而友義之廢也久矣！自予抱此志以求於天下，天下非無愛予者，而獨

❶「五十」，黄本作「三十」。當爲「十五」、「十三」之誤。自朱文公（一一三〇—一二〇〇）至正德辛未（一五一一），前後四百年，可有十三至十五代。

寡予助者也。正德丙寅，始得吾陽明王子者于京師，因以得曰仁徐子者。辛未，因陽明得吾仙居應子者，又得吾武城王子者，日夕相與論議于京邸。王子於吾言，無所不悦；應子者，忠信而篤學，其於吾與陽明也，始而疑，中而信以固，非苟信也。夫觀道者如觀星矣，一人指之，不若十人指之之明也；濟道者如濟舟矣，一人操之，不若十人操之之易也。壬申春，予奉使南行，而應子歸奔，乃與俱焉。過畏途，歷艱險，憂悲愉佚，而予莫應子違；予登金山，泛太湖，臨虎丘，訪天平，而應子莫予棄。應子者，實以自信，而虚以相受。予間與論充塞流行之理，感通往來之機，乃略去支離，而一歸統會。❶ 夫觀穹天者以一隙，可謂之明，而不可謂之天；觀滄海者以一勺，可謂之水，而不可謂之海。世固有獨立物表，渾天地以爲徒，包滄海以爲量，以遊于無窮者，此又何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非明于道者，其孰能識之！《中庸》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賢知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小用其心者也。夫過用與小用其心之不足與於道，故必有用而不用之機。覩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得斯道之大全。應子曰然，遂再拜而别。

叙譜

甘泉子曰：族譜之作，其起於中古乎！宗壞而後譜作，譜作而後分明，分明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禮行，禮行而後祖尊，故人倫正而風俗厚矣。是故正名分，與禮

❶「會」下，黄本有「而又見予之於應子、應子之於予，兩相得而莫相逆也，幾矣」。

義，莫大乎譜。廣之衛氏，自南宋由大名府而來，歷三百餘年，而十世孫守正纂之。又五世，而庠生崧增修之，夫然後茶園之譜始備。自十二世孫綱纂之，通修之，崧也彙成之，而後瀝滘之譜始備。由是瀝滘之裔按譜而觀之曰：吾小宗某也由仲達而分也；某也由叔弘而分也；某也尊，某也卑，某也親，某也疏。茶園之裔按譜而觀之曰：吾小宗由季衍而分也。親疎尊卑之列，可縱衡而指也。夫然後衛氏二派三宗之分明。由是三宗之裔聚而曰：始吾三祖者仲叔季兄弟爾，一體同氣之分爾。自吾有斯譜，而三宗幸不至如途人矣。夫然後衛氏之義生。崧乃號於衆曰：吾祖祠義齋之在東莞，建于趙宋，兵燹于元季，侵于官府者，按譜可考也。倡其好義者修而復之，由是奠享有所，昭穆有序，講學有齋，夫然後衛氏之禮可行，而人知尊祖敬宗之道矣。故衛氏自有斯譜而四善悉舉焉，其功豈小補哉！瀝滘之裔通，乃遣其姪應元天付，因崧而來請予書之，以冠于瀝滘之譜云。

竹亭詩序

世多稱好竹者，豈不知竹之直節乎！豈不知竹之中虛乎，清風乎，繁蔭乎，堅操乎，然而求其所以似竹者，則無有也！廣東方伯胡君大聲，性好竹，初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榷木于荆南，爲亭，官署植竹環列之。遼獻王大書「竹亭清節」，而竹亭之號遂顯。于斯之時，利不入于內，勢不懾于外，似竹之直節而清者乎！爲秋官，審獄于浙。竹亭之在浙也，疏節而不漏，密之而不爲苛，于時似竹之繁蔭乎！及爲嚴州，參湖藩，竹亭于時爲釣瀨之長竿，爲瀟

湘之高韻；遷廣東右轄，位高而禮士愈下，年邁而所守益厲，于時似竹之虛中，以有受堅操于歲寒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胡君其有之者歟！古稱竹爲君子，胡君其君子也歟！胡君曰：「吾非獨寓玩好而已。吾隨所往而置之，將視之若官僚焉，將視之若師友焉。是故見其直節則有經德不回之心，觀其中通則有虛心受善之心，聞其聲則有清風播物之心，坐其繁蔭則有庥庇天下之心，高其堅操則有老而益壯之心。是竹於吾，有性情之益焉，將以達之於政也。」甘泉子聞而善之，遂爲之記。而系之詩曰：

俗氣薰青天，種種多塵氛。公方燕亭中，環坐揖此君。縱使食有肉，安可居無竹？以茲養夷曠，聊用清案牘。

送鄭君叔章尹慶元序

往年何子魚尹慶元，問言於甘泉子，甘泉子告之曰：「夫牧人者如牧牛矣。」子魚政成，召起。今鄭叔章往繼之，問言於甘泉子，甘泉子告之曰：

夫保民者，如保子矣。夫牧也者，牧也，吾無功矣；保也者，保也，吾加惠矣。然則又奚擇焉？曰：時。時，吾無與也，吾變而通之也。道有升降，政由俗異。古之治殷者，周公慎厥始，君陳和厥中，畢公成厥終，是故三皇而上尚無爲，三皇而下貴有功，時也。昔子魚之往，瑾惡方熾，而毒未延也，猶厝火于薪而未及燎原也；民猶有衣，不必吾爲之被也；民猶有食，不必吾爲之飼也，吾故曰牧焉而已。夫子之號也，曰寒也，思以衣之；子之號也，曰饑也，

思以食之；保子者也，今時則然矣。瑾禍毒痛，四表具焚，猶火之原熄而延爇者方殷也。慶元之民，日蹙于饑寒，非復子魚之時矣，衣之食之，保之若子，在叔章而已矣。民固望父母之來也，毋曰「吾牧之，吾無爲也」。曰「吾牧之，吾無爲也」，是徒守子魚之說，而不能變而通之，恊心以底于道也。進士梁日孚者，叔章之門人，聞吾說，請書以送之。

贈言小叙

天下賦稅莫重於蘇，而其品自多。一畝率入米五斗，或相差之，或相倍之，或倍差之，或倍之半，或倍之倍。田不能出盈焉，貧者不能堪，而田率歸于大家。庶力可堪田，不能出盈焉。貧者既以田入傭于大家，終歲倍於勤，庶幾出盈焉。勤倍于牛，終日伏卧田間，以手耘耔，故天下貧民之苦，莫甚于蘇。廖君尚新殷任通判，主稅賦，宜時登虎丘以望平疇，其亦有見乎困苦之狀也乎？其亦有聞夫怨咨之聲也乎？其亦有隱於心也乎？

贈兵曹路君賓陽還南都序

古之爲道也，渾渾爾也；今之爲道也，斷斷爾也。夫道，天下之公，四達之逵也。今夫適道自東至者，或以西至爲非，而不知亦猶西之視東也，其可乎？自南至者，或以北至爲非，而不知亦猶北之視南也，其可乎？夫自達觀大道者，其至一爾。故言有殊立而無殊理，行有異入而無異至。古之學者，傳而不議，行而致同。色相受也，意相傳也，善相觀也，和相飲也，德相化也，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

渾渾爾。夫道，一而已矣。視聽言動，皆心也；情性微顯，同原也；內外動静，一理也。是故知而至之存乎智，默而成之存乎德，化而裁之存乎義，體而盡之存乎心，溥而通之存乎公，遁而無悶存乎蘊，誘而相之，正而不岐存乎師友。故夫斷斷者，各就其方，自其私見言之，未覯乎大道者也。吾友路君賓陽，宦學於南都，志篤而行確，與甘泉生相遇於金臺，今歸而南也。南中多學者，然吾懼其斷斷，故有以贈賓陽。庶聞吾言者，斷斷之説或息。斷斷之説不息，渾渾之道不見。

叙別

甘泉生與友二人飲而別，其揚州推官鄭子伯興，毅而和；黄州推官朱子守中，通而正。毅則不詭，和則不苛，通則不陋，正則不乖，其於理獄也何有？夫隨者，事之賊也；苛者，禍之亟也；陋者，政之蔽也；乖者，患之至也。是故四惡生而萬事隳矣。或曰：二子之懿也，奚從焉？甘泉生曰：「鄭子崇乎於白沙，而莫逆於予；朱子莫逆於予，而學自陽明；陽明崇乎于白沙，白沙得之周、程。故告南川也，渾然其理，示人一矣；粲然其分，示人殊矣。」鄭子見之，曰：「唯唯。」朱子聞之，亦曰：「唯唯。」故毅也，正也，駸駸乎致一矣；和也，通也，駸駸乎盡分矣。一致而分盡，分盡而政理，政理而化成，化成而刑措。刑措者，治之極也。夫立德者務本，樹木者務根。本懋，懋功；根懋，懋葉。是以德積于中，形於身，發於事業，此之謂也。二子懋焉！夫何有於理獄也哉！

贈言小序

陳君祖舜，忠信士也，今往判鎮江。有今閤老介菴靳公賢也，冢宰邃菴楊公賢也。賢者去取，必明且公。祖舜之往，可不畏哉！可不勉哉！夫冢宰曰賢，閤老亦曰賢。賢，斯舉之矣，敢不勉乎！閤老曰否，冢宰亦曰否。否，斯退之矣，敢不畏乎！夫天下固有賢而不自見，否而幸免者，地爾。然則祖舜之行，吾且爲之喜也，亦且爲之懼也！

毓慶勳懿集序

太保鎮守兩廣武定侯郭公，以其所刻《毓慶勳懿集》，謂史官若水曰：「吁！先公手編也，勛嗣成焉。子盍爲我序諸！」某讀而興嘆曰：

毓哉，慶乎！懿哉，勳乎！或曰毓慶者何？以言乎其家也；勳懿者何？以言乎其先也。夫集何爲者也？有八懿焉。見仁人焉，見孝子焉，見敬親焉，見重祖焉，見尊君焉，見親親焉，見賢賢焉，見邦家之理焉，是之謂八懿。夫惟仁人，然後能爲孝子；能爲孝子，然後能敬親；能敬親，然後能重祖；能重祖，然後能尊君；能尊君，然後能賢賢；能賢賢，然後能靖于邦家。然則可得聞歟？曰：若昔太保受命兩廣，將繼婚，有栢夫人之喪，不合巹而行，三年乃聚，非孝乎？非仁乎？賓竹之編，手澤存焉，善繼善述，式時訓典，非敬親乎？祖宗功德，垂諸簡册，世濟其美，于先有光，非重祖乎？制敕訓誥，對揚休命，喪有祭，慶有賚，忠有勸，侈有戒，永保天休，服之無替，非尊君乎？宮訓敕

天，恩以義正，非親親乎？懿範典辭，善以爲寶，非賢賢乎？蹈厲戎兵，底定南服，以固社稷，心在王室，保爾有家，非靖乎？夫體仁謂之德，孝者德之萃，敬親者謂之順，重祖者謂之恪，尊君者謂之恭，親親者謂之睦，賢賢者謂之義，靖邦家者謂之庸。具斯八者，謂之懿。夙夜浚明有家，以裕于後昆，是在太保。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六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七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二十四篇

東征詩并序

維大明奄有天下，武定文治，海宇咸寧，達于荒裔，罔有不服。徂兹孽妖並作，殘我中土，延及嶺南。于時渠魁李四子竊僭名號，與張玉瓚、黄鏞、李珩寇亂江、閩、潮、惠之間。三省奉命征之，賊乃分據大峰嶂、玉管峒、梅子畲諸險。兩廣總督都憲直菴林公謂總鎮太監潘公曰：「兹我二人節制，咸統在予，其可無助？」遂與監軍巡按御史周君襄虞協厥謀。七年正月乙卯，兵來自廣，公乃誓于衆曰：「廣氓往遭劉毒，殘賊胥興，今兹除殘，其可以虐？千夫長、百夫長，其節爾狼兵，去爾貪戾，毋掠我民財，摟我子女！其有掠于民財，摟于子女，寘于法，毋赦！」其諭我瀕河之民徙避其虐，乃謂右方伯羅君榮曰：「漢之給餉，厥功惟寂。乃司錢穀，出納惟時，毋饑爾師。」謂參政方君良節曰：「乃與都指揮張祐爲中軍，其進勦玉管、留畲諸峒，殫乃心，以襄厥功。」謂憲副方君溢曰：「乃與都指揮某爲左軍，其進勦梅子畲、田坑、豪居諸峒，揚爾威，其督爾陳，庶其有濟。」謂僉憲凌君相曰：「乃與都指揮何清爲右軍，其進勦藍方、大地、大畲嶂諸峒。嗚呼！乃嚴厥用命不用命，以底于成。」謂僉憲劉

君伯秀曰：「其察于記功，以鼓士氣。」於是三軍各抵大峰諸嶂。賊據險迎敵，我乃分兵圍之。于時羅君饋餉不絶，方君、張君肅于中，彭君、某君恭于左，何君、凌君恭于右。公命右軍何君曰：「今渠魁所遁，惟爾與凌舊所分地，其益爾兵一千八百，惟爾二人，相度以運于中。」乃命指揮朱德、王鋭軍曰：「其南營于高思，據賊前路。」命東蘭州蘇錦兵曰：「其東營于高思嶺下，上據賊左路。」命鎮安府許用兵與潮州衛賴濬、彭漢軍曰：「其西營于大地，據賊右路。」命向武州黄彦壽兵曰：「其西北營于蒲竹坪，亦據其右路。」命惠州衛牛元、潮州衛劉弘勳官軍、湖潤寨黄燦土兵曰：「爾其咸北營于新頂，據其後路。」中、左二軍，命亦如之。遂遣東蘭鎮安狼夜攀緣至山，乘風舉火，克大峰嶂，破其巢一十有八。李賊潰奔羊稠、甕瀆、香爐、銀瓶峰，何乃伏兵誘敵，射中之，遂擒致軍門。公命中軍張祐來協攻，因克銀瓶頂、羊稠、甕瀆、香爐諸峰。而中軍張、方部，亦以岑璋兵克留崋峰、灌圓子岩一十有二，執李珩，斬黄鏞。左軍方、彭部亦克梅子、豪居，破田坑，懸天梯，架雲棚，以下三溪之險二十有二，遂斬王瓚，擒碧河仕錠。大凡斬俘四千有奇，諸峒悉平。閏五月己亥，班師凱旋，各奏乃功。南海尹駱君用卿，以羅、方諸君之意，詣史官甘泉湛若水，請爲文紀之，用示來者。若水曰：「公往按廣右，武戡西延，文綏士庶，殲平樂賊，定永康，平府江，撫昭平，逮于今，爰建偉績，其可以弗彰！」乃敬述而爲之詩曰：

爰自毒痡，四海嗷嗷；李賊作孽，三省其搖。劫我疆土，民亡寧宇；肆其淫虐，殃及子女。三省以聞，請鋤其根；匪茲大衆，罔遏徂頑。天子曰嘻，豈惟民茲，執吏攻

陴，往討元惡！誰其尸之？惟爾總督，久諳其俗；協爾鎮巡，恭行天戮。公來東征，赫赫厥靈，誓爾狼卒，四境其寧。其寧維何？勿掠勿訛。他人用狼，殘我寔多；大將帥兵，如病用藥；病去毒餘，元氣爲索。分方攻守，亦恃其醜；公鼓士氣，載奮其後。援崖乘風，先焚其巢；乘勝追躡，擒其巨猱。三軍進攻，五鼓全捷；居民户歌，各復其業。伐鼓淵淵，凱歌以旋；賓佐咸慶，德威並宣。維公偉功，功在馭戎；太史述之，南國之風。正德七年歲在壬申十二月

雷州府誌序

惟王建極，疆理宇内，設邦啓域，列爵分職。爰立外史，以掌四方之志、九丘之書，以類上下、山川、城郭、室宇、人物、文獻、貢賦之事，所以盡職而獻忠者也。況魯史之文，實肇《春秋》，豈小小也哉！西蜀王君伯存，以秋官來守雷州，笞犯法之民，而貸其罪，以其身折權貴之勢，以爲民安。凡四年，吏職以舉，乃修文事。檢郡志而嘆曰：「此前守趙君草創之。今方伯吴公，前爲僉事，實作興之。我則弗嗣，其何以繼乎前修！」乃謀加之訂正潤色而志成。遂按圖而考之，於山川，曰：「吾不思所以奠安歟！」於城郭，曰：「吾不思所以捍守與！」於館宇，曰：「吾不思所以輯寧與！」於人物，曰：「吾不思所以爕和化理與！」於文獻，曰：「吾不思所以敦崇與！」於貢賦，曰：「吾不思所以平均與！」類而推之，斯不亦盡職矣乎！聖天子將勤治理，撫輿圖而覽之，見山川則思封疆之臣，於城郭則思捍侮之臣，見室宇則思寧輯之臣，見人物則思化理之臣，見文獻則思敦典之臣，見貢賦則思正供之臣，斯不亦進

忠矣乎！盡職進忠，臣道乃修，是謂以志致志。嗟夫賢侯！甘泉子云。

元次山集叙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成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遊，觀業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爾矣乎！

兩廣總戎武定侯郭公，武而好文，余遺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嗟嗟次山！浩然剛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叙其説云爾。

樵風詩序

惟歲丁丑秋八月，甘泉子偕尹公返自江門，入翳門，登西樵，甘泉子乃出矢言曰：予惟昔在丁巳，爰來及兹，亦既有卜言。徂兹癸酉，予惟啣命返自于交，紹來及兹，亦既有卜言。兹予亡恃，抑又何求！予其永矢于卜宅？遂卜雲端之南、碧雲之西，我乃穆卜于大科之麓、煙霞之墟，亦惟甘子有遜言。尹公曰：「吉，其勿瀆卜。卜瀆也，神之攸賚，又奚瀆焉？瀆

神不祥。」甘泉子乃疏于朝，爰來是宇。尹公乃自以爲功，惟玆營室。厥既經始，厥既告成，閱月惟五，殫乃智猷。歲暮之廿，于時言歸。甘泉子乃置高會以餞于堂。諸生二鄧、甘子、陳子咸集，爰及五釋。諸子揚觶詠歌，諸釋伐鼓。應鼓以間，始歌《鹿鳴》之三章。甘泉子揖曰：「公誠嘉賓也！相玆安宅，匪周行乎！」乃歌《衡門》。尹公揖曰：「非吾子，其誰與居焉！」曰請聞新樂，四子乃歌《考室》。甘泉子曰：「俾予遂有諸勝，伊誰之力？」遂歌《九龍》，曰：「潛德也，讓德也。」弟子識之，歌《竹臺》之章，曰：「庶哉，昭公之德也！」曰：「請聞贈言之章。」瞻乃爲之歌《有酒》，學乃爲之歌《公臺》，謨乃爲之歌《兩季》，昣乃爲之歌《煙霞》，諸釋供樂，乃次之間歌，以終焉。甘泉子曰：「今日之樂，歸諸道義，根於天性，至樂也。昔七子賦《詩》，《春秋》榮之，其有是也乎！」厥明，相與出送于翳門之關。閏十二月二十日

平寇録序

都憲陽明王公莅贛，越明年丁丑，命部轄咸造于庭，曰：「惟玆橫水、桶岡並寇，稱竊名號，毒痛三省，惟予守仁恭承天威夾攻之命，實責在余，余敢弗虔！惟玆橫水、桶岡，實惟羽翼，勢在腹背，先剪橫水，乃可即戎。」遂會諸撫按備守，咸謂曰然。乃命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會于橫水。」命守備指揮郟文、汀州知府唐淳、南安知府季斆、贛州指揮余恩、❶南康縣丞舒富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會

❶「恩」，原作「思」，今據《王文成公全書》改。

于左溪。」命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戬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遏奔衝。」十月十二日，予其親率推官危壽、指揮謝超兵，如諸道之數，直擣横水，爲諸軍先。乃緣崖而上，舉炮火，如迅雷猋至。賊愕，潰，遂奪其險，入破横水諸巢二十有三。王公曰：「爾其少息，以養厥鋭。」因得餘賊遁穴，又以湖廣夾攻之期且逼，督捕益嚴益力。守備副使楊君、分守參議黄君，且餉且擊，各益急攻，連破旱坑諸巢二十有三。横水、左溪平。王公誓于衆曰：「惟爾多士，爾毋驕！惟兹桶岡天險，蓄積可守，徂兹夾攻，坐困而罷，爾慎之哉！」乃諭之降，乘其狐疑，珦、文定、淳、戬兵冒雨登鎖匙龍，賊遁，據絶壁以拒。珦兵渡水前擊，戬兵衝其右，文定兵自戬右遶出賊旁，諸兵乘之，賊奔十八磊。淳兵迎擊，敗之。翌日，諸兵復合擊，大敗之，遂破桶岡、十八磊諸巢十有五。王公曰：「爾其各以部兵亟合湖兵，悉追之。爾毋有逸賊，國則有常刑。」於是諸兵益奮，速破新地諸巢一十有一。猶出其餘力，急趨雞湖諸路之險，截魚王之奔，以應湖兵之衝突，賊乃盡平。斬俘魁從謝志山、藍天鳳等凡五千。

初，王公始至，令于衆曰：「軍毋譁，勿或不用予命！爾其毋竊人盜人！其有竊人盜人，譁不用命，其執以來，其置于殺！」於是得竊者杖殺之，軍之不用命而譁者斬之，交通于賊者斬之，軍乃肅。人曰「可以用矣」，公曰「未也」。乃親教習，衣食其饑寒，士皆樂死，公曰：「可以用矣！」至是，遂以成功。

或曰：「陽明子於兵也，其學而然與？」甘泉子曰：「非然也。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文武之道，一而已

矣。故有苗之師，本乎精一；升陑之師，本乎一德。夫陽明子之兵，亦若是矣。否則爲貪功，爲黷武，爲殺降，爲用智，豈仁義之兵哉！」既凱還，王君天與曰：「不可不傳也！」遂來請序。甘泉子曰：「雖然不可不傳也，而陽明子勿欲也。陽明子精一之學也。雖然，予將俾天下之誚夫腐儒者，知聖學之無二，而文武一道也，烏能勿言！」

贈張柏山出山詩序

甘泉子揖，諸子咸造于庭，曰疇昔遊于白沙，惟若人若人弗故，惟若人若人弗故弗睽，惟若人雖弗睽弗居，弗睽胥居于樵，惟予鄧子、張子。惟兹二人胥居，秉志迪德，惟予之勖。兹賁齋子久歸于水藤，柏山子將應歲例以出，殆其離索，若之何其乃與諸子贈別于寶峰？甘泉子曰：「盍歌乎！」諸子乃矢歌《伐木》。曰：「公之來，其惟德音乎！」乃賡歌《鹿鳴》。曰：「公之去也，其惟周行乎！」又爲之歌《崔嵬》。曰：「離思其至矣！」甘泉子曰：「諸子盍問新聲乎？」宇曰：「分初投而君遽出也乎，行也，宜戒之！」乃爲之歌《出山》。瞻曰：「時惟芳春，曷其離群？」乃爲之歌《深山》。朝陽曰：「若雲出，其乘風乎，其必有爲乎！」乃爲之歌《春風》。承熙曰：「公常卧雲於層巒矣，其無久淹乎！」乃爲之歌《層巒》。謨曰：「公之下山，際景清明，能無懷乎？」乃爲之歌《清明》。聄曰：「君之出也，乃所以爲隱也。」爲之歌《樵有》。平聞之曰：「君之師承，厥有端緒，又切磋而增益焉，其出宜也。」乃爲之歌《遥遥》。仕鳴曰：「夫獨樂，非至樂也；忘君，非孝也；往而不返，非正也。」乃爲之

歌《有美》，賡歌《丘壑》，終之《屈伸》。應梅曰：「學而能益，屈而能亨，進而能退，賢矣！」乃爲之歌《長者》。威曰：「其用也以時，其返也以正，高而莫踰矣。」乃爲之歌《高高》。時雍曰：「公之行也，其孤矣乎！求德，則不孤矣！」乃爲之歌《孤鶴》。淳曰：「公曷不留樂此暮春乎？」乃爲之歌《山花》。金曰：「公昔之來，求友聲也乎？今之行，感時也乎？」乃爲之歌《有鳥》。大川曰：「惟予小子罔聞，知公之别也，不能無興於懷。興於懷，不能無歌，歌之不足，其不能不託之絃乎！」乃爲之歌《孤桐》。終焉，謂任傑曰：「雖憂也，第不可無贈言矣。故言之而不長言之，可也。」甘泉子曰：「咨爾一十有六人，其拜手稽首告别于栢山子矣，庶其無忘乎今之言！」

送丘明府之京序

或問曰：「曷謂治？」甘泉子曰：「鬼道微，人道顯。」「曷謂亂？」曰：「人道微，鬼道顯。昔者黄帝命重黎絶地天通，鰥寡無盖。夫鰥寡無盖，其人顯也乎！絶地天通，其鬼微也乎！斯治也，常見於有道之國。」曰：「今之世也，孰當之？」曰：「維順德乎！吾聞之，鄧子侯毁淫祠凡四百，赭其宫，沉其像，是故人皆知聽於鬼者之爲惑矣，非鬼道之微乎？化其材士，學有舍，里正有居，聽事有嚴，節義有勸，是故人皆知聽於人者之爲孚矣，非人道之顯乎！鬼微人顯，故邪説不興；邪説不興，故大道昭明；大道昭明，故風俗純美；風俗純美，故和氣可致；和氣可致，故祥瑞可格。斯義也，雖推之天下，可也。」侯將考

績之京，訪甘泉子於烟霞，甘泉子言之曰：「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行當有大任，贊天子以興理者，非玆也耶！」居樵諸子歌之，以備時雅。

二禮經傳測序

史若水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故夫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

余於讀禮之後，因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致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乃爲之《測》，藏之家塾，以遺子孫，及與一二同志者共訂之，名曰《二禮經傳測》。若夫竊取之意，見乎議。

叙遵道録

夫《遵道》，何爲者也？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脉也，合内外、徹上下而一之者也。今夫爲朱陸之辨者，贖矣，或失則外，或失則内，或失則上，或失則下，吾弗敢遵焉爾。是故履天下之大道而決天下之至贖者，莫大乎中正。中正者，救偏之極致也。述《遵道》。正德己卯春三月望在大科書院。

送楊少默序

楊少默遊烟霞一載，將歸潮，詣于甘泉子。甘泉子曰：嗚呼楊子！一爾心，毋支離爾學矣！曷謂支離？曰：或偏則外，或偏則内，二之皆支離也。人知偏外者之支離矣，而未知偏内者之爲支離矣。偏外，故忘本，忘本則跡；偏内，故惡物，惡物則寂；二者皆支離之疚也。離也者，離也，貳而貳之也。是故致一，則一矣。君子之學，内外合一，動静合幾，體用合原，物我合體。内外合一者德，動静合幾者神，體用合原者道，物我合體者性。堯曰執中，舜禹曰精一；禹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曰「一貫」；孔子傳之顔氏，曰「博約」。是故内外動静一矣，體用物我一矣。孔、顔之後，離而二之者，漸矣。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故程子曰「一原」，曰「無間」。周、程之後，離而二之者，甚矣！嗚呼！一之者其誰乎？是故内外分而動静判，動静判而體用離，體用離而物我間。夫天之生物，一本也；夫道，一本者也。知不二本，又何有於内外？故一之，而後可以入道，道無二一也。

或曰：楊子於子之言契矣，聞内外、體用、物我之合一矣，執事斯敬矣，駸駸乎而之道矣。吾子猶諄諄乎支離之戒，何居？甘泉子曰：傲慢遊淫之戒，猶諄諄乎大聖也，何居？龜山之於程子也，晦翁之於延平也，猶不能無惑於離索之後矣，何居？夫適道者，不貳其途，雖萬里可至焉；中道而貳之，則雖十里，其能至之哉？嗚呼楊子！一爾心，無貳爾途矣！

贈鄭進士啓範還閩序

莆陽鄭子，少而敏而達。少而敏而達，必驕。少敏達而不驕，必有實以自勝。自勝者必不求人益，有以自勝而求益，則必虛而有大受。鄭子於甘泉子，訪于樵，言必起，坐必側，行不避潦，跽不避航，不求益哉？鄭子曰：「吾敢求焉！吾求小異於鄉之人而已矣。」甘泉子曰：「子其毋讓焉！毋曰吾且少異於鄉人而已矣。」鄭子曰：「唯唯。」甘泉子曰：「子其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也！」鄭子亦曰：「吾乃今必求至於聖人而後已也！」甘泉子曰：「唯唯。」問聖，曰：「敬。」問敬，曰：「一。」問一，曰：「無二。無二，則無事矣。無事則天，天則神。是故自勝之謂至貴，大受之謂至富，克一之謂至安，無事之謂至樂。夫四至者，非由外求也。鄭子歸而求之，而由人乎哉！」

東征武成序

惟十有四年，民興，胥咨曰：惟天降割于廣氐，群盜斥斥，聚嘯山谷，擄我妻孥，掠我財資，糜我骨肉。徂兹太保郭公，將征復沮，遂迄于兹。天乎，奈何！毛侍御

以聞，皇帝曰：「俞哉！惟爾撫鎮、鎮巡，爾其徂征！奮乃果毅，克厥成功，以耀予武。」遂以從事。都憲楊公適至，曰：「予職惟罔弗督、弗餉、弗調，予惟弗武。」總兵撫寧侯朱公繼至，則曰：「予惟兵戎之事，其罔弗統。予若弗率，惟予弗武。」總鎮太監王公又後至，則又曰：「予惟罔弗鎮。予不欽厥成，予惟弗武。」於是鹹於都府，❶曰允，總府亦曰允，兵府亦曰允。俘于都府，曰宜其殺，總府、兵府亦曰殺。都府曰罰，二府亦曰罰。三公協心，以底于成。廣西蒼梧道宋君、楊君以命于汪同府，同府以介于羅司訓，因何縣尹告史若水于西樵，曰：「願有慶，慶以文。」若水曰：「如其成，如其大成，可慶也！夫捕盜者，如捕鹿然。有發縱者，有追逐者，有蹄之者，有角之者，有獲之者，有烹之者，有始之者，有終之者，有傷膚者，有完軀者，有勞事者，有安享者。其心其力雖不同，其有功於鹿，一也。則吾於諸公平寇之功，又奚敢擇焉耳！然而廣氓之德之，亦已多矣！水不佞，用述廣氓之德，推同府諸公之義，以爲慶播德威焉。」

大科書院訓規序

甘泉子三十而遊江門，江門夫子授之程子之書。四十復游燕、趙，講業齊、魯、維揚之墟，仰觀人文於上國，陸沉於金馬，五十以憂病歸西樵。樵中有烟霞之洞，四方英才集焉，乃胥與集石爲臺，因臺集木，爲居、爲堂、爲館、爲講學進修之地。以邇大科峰，因曰大科書院。諸生咸請有教言，甘泉勿有言者。逾歲，諸生復請有教

❶「於是鹹於都府」，黃本作「於是各奮乃志，厲乃戎兵，奏乃膚功，鹹於都府」。

言，甘泉子勿有言者。逾時，甘泉子曰：

吾有言乎哉？諸生其以言焉，吾無言可也。吾不徒言乎哉！諸生其不以言焉，吾雖欲無言焉，吾惡得而默諸？迺爲條之如左，凡以發諸心性也，凡以歸諸心性也，凡以無所外於心性也。吾其不徒言也已！諸生以吾不徒言之實，而求得吾之所以言焉，由得吾之所以言而契夫吾之無所容於言焉，其幾矣！其幾矣！正德庚辰季夏望日。

敘規

予既爲《大科訓規》，又慮夫習之者漫不知其統，是故括而圖之，作《敘規》，庶學者因圖以觀象，因敘以見義。

夫規，何爲者也？夫學，心而已焉者也。何莫非心也？心得其職，則敬敬爲義；心失其職，則肆肆爲利。利義之判也，問焉者也。義，爲志道，爲體認天理，爲尋樂也實，爲求道於人倫之間，爲篤實，爲言動由中出，爲不怨尤遷怒，爲事父兄也誠切，爲自得師，爲傳習，爲遇長者謙讓，爲處同門久敬，爲約信，爲去成心，爲二業併，爲內外混合，爲讀書調心合一，爲作字也敬，爲考業用心也精，爲觀山水不失己，爲博《六經》以開知見，爲作文也發揮所得，爲教束家僮。充其類焉，及其成也，爲君子。利，爲無志，爲肆欲，爲虛樂，爲外倫求道，爲先文藝，爲巧令以滋僞，爲暴怒，爲事父兄也不誠切，爲不求師，爲傳而不習，爲抗倨，爲同門猜嫌，爲期約不信，爲師成心，爲徒事舉業以干祿，爲支離，爲讀書主敬兩途，爲作字欲好，爲粗心，爲梏亡，爲泛濫僊佛以壞心術，爲欲勝人，爲縱放家僮。充其類焉，及其成也，爲小人。是

訓規圖（「圖」，目錄無此字）

心幾
- 敬義
  - 志道
    - 體認天理（進脩時體認，煎銷習心）
    - 尋樂實
    - 求道於人倫間
    - 篤實（立誠一）
    - 言動由中出（求禮義務敬謹）
    - 不怨尤遷怒
    - 事父兄誠切（族黨慈敬）
    - 自得師
    - 傳習實用功
    - 遇長謙讓（求益）
    - 同門久敬（凡九條附）
    - 期約以信
      - 君子
      - 教童僕（鈐束理家）
      - 作文發所得
      - 博六經開知見
      - 讀書觀山水不失己（收攝遊息）
      - 考業用心精
      - 作字敬（自然附）
      - 讀書調心合一（隨心力附）
      - 內外混合
      - 二業合併（九條附）
      - 去成心（讀書虛心，自考講書，較業虛心，虛心聽受。）
- 肆利
  - 不志道
    - 肆欲（失本領習心）
    - 虛樂
    - 外倫求道
    - 先文藝（不立誠一）
    - 巧令滋僞
    - 暴怒
    - 事父兄不誠（族黨不慈敬）
    - 不求師
    - 傳而不習（悠悠過日）
    - 遇長抗倨
    - 同門猜嫌
    - 期約不信
      - 小人
      - 縱家僮（棄家事）
      - 作文欲勝人
      - 泛濫僊佛壞心術
      - 讀書觀山水梏亡
      - 用心粗
      - 作字欲好
      - 讀書主敬兩途
      - 支離
      - 徒舉業以干祿
      - 師成心

矣。今之人有終身獘獘，爲小人而不知者矣。豈其智不若歟？其術使然也。是故學，莫先於辨術矣。學者觀其圖焉，斯過半矣。

送方直養歸齊雲詩序

甘泉子五十年學聖人之道，於支離之餘，而得合一之要以告，而寡予受。有爲黄老之言者方子直養，持其混合之説來訪于西樵。甘泉子不習聞其説，獨愛其似吾合一之旨，而儒學之支離者，反若出其下，乃樂與之遊，而猶好與之辨。是故樂遊則有親，好辨則有從；有親則可信，有從則可化。信而化之，謂之善變。或曰：辨何辨矣？曰：合一有三要，混合有三要。曰心，曰事，曰理，所謂合一也；曰精，曰氣，曰神，所謂混合也。合一之道，主乎理矣；混合之説，主乎氣矣。主乎理者形而上，主乎氣者形而下。知混一之説而不失其中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子乃出矢言，從甘泉子於聖人之歸矣。夫方子者，逃商而僊，一變也；逃僊而儒，二變也；不可謂不智且勇矣。使方子果能由其混合之意，而爲甘泉所謂合一之道，是爲天下之勇智，而聖域可入矣。於其歸齊雲，且道訪陽明子也，言以申之，令諸友生合言以餞之于小瀛洞天，以爲他日陽明質問之資焉。

古小學序

王者之風息而教弛，教弛而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無傳焉，大學亡而辟雍泮宮之教無傳焉。辟雍泮宮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終，王宮黨遂之教不傳

而聖學無所始。學無終始，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萬物不遂；萬物不遂，則天理或幾乎息矣。夫二學，未嘗亡也，自二教弛而皆逸於《戴記》也。《大學》之逸也，其篇全，而程氏表之；小學之逸也，其篇散，未有會而聚之以復古者。夫能始而不能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於始而能終者也。若彼考室，弗惟其堂，曷其能搆？搆則圮。若農力穡，弗惟其畝，曷其能播？播則不實。吾懼焉，乃因讀《禮》，采而集之，復爲《蒙養》、《灑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其文則古，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獵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古鼎彝也。嗚呼！斯文也，自夫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上下達之者也。嗚呼！元子、小子，苟能習其文，行其實，立其誠，誠立而聖學可基矣。是用成書，行之家塾，傳之子孫云爾。

答問

或有問於甘泉子曰：「夫今之小學，朱子嘗輯之矣，而子復有是編焉，何居？」甘泉子曰：「夫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者，朱子嘗言之矣，而今之小學莫之及焉，何居？夫吾之所編者，朱子之意也；今之所傳者，朱子未定之書也。」或曰：「曷謂未定？」曰：「書謬其意，故曰未定也。參之大人之事也，後世之文，非盡小子之職也，故曰未定之書也。是故師其本意，不師其未定，雖謂之繼志焉，可也。朱子復起，不睽於斯文矣。」

古大學測序

甘泉子讀書西樵山，於十三經得《大學》古本焉，喟然歎曰：《大學》之道，其粲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粲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粲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夫曷謂粲然？其體用周以弘其分，成己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體也。曷謂渾然？其理要，其學易簡而久大，是故以言乎實功也。曰：「請聞其要焉。」曰：至善。至善也者，以言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奥也，其體用一原者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曰：曷止之？曰：自知止而能定、静、安、慮，知行並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天下平，始終反説，要歸乎此者也。格物也者，即止至善也，言屢而意致矣。故止至善，則無事矣。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古本以修身申格致，其教人也，力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斯過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嚴，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盡。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予懼斯文之晦，求之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誠不自揣，謹離章集訓而測焉，以俟君子。

中庸測序

史若水曰：夫《中庸》，何爲者也？夫作者之志，其有憂乎！夫子没而微言絶矣，異端將起而大義乖矣。是故子思憂之，憂夫道學之不明也，憂語用者之離夫本也，憂語本者之離夫用而本非其本於天者也。本於天者，性也。故《中庸》者，本諸性而道具焉，本諸體而用具焉，本諸中而和生焉，是故君子慎獨，養其中而已也。中立而和生焉，修道教、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故一體也。夫《中庸》者，自天而推之人者也，自人而復乎天者也。斯理也，其執中、建中之傳，博約之教，一貫之旨也。子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有以默識此矣。故《中庸》者，一榦而四支者也。榦也者，言其篇之首也；四支也者，言其自一而二而三而之其卒焉者也。夫天下之支，未有不原於榦者矣；天下之榦，未有不因支焉以發明者矣。是故以明乎慎獨之功者，莫大乎一支；以言乎體道而致之中和位育者，莫大乎二支；以言乎體道之極功而放之中和位育之極致者，莫大乎三支；以言乎反本而約之，其功密，其爲效遠，其體用一者，莫大乎四支。是故一榦本根純粹精矣，四支發揮旁通情矣。大哉道也！斯其至矣！予憂夫世遠言湮，作者之精，殆不可見，而道或幾乎晦也，爲之作測。

送和溪程侍御還朝詩序

侍御和溪程君巡于廣東，將代還朝，三府諸公贈之言。和溪子曰：「必若得甘泉子之文。」總鎮府王公以督府蕭公、兵府

朱公來徵言，曰：「必若得子之言。」牛𦨭舶韓珠池以三府之意來致言，曰：「必若得子之言。」他日，程子言於甘泉子曰：「必欲得子之言，示入道也。」甘泉生曰：

以子之言於入道也，孰大焉？以子之言及子之志，其於入道也，孰大焉？以子之言，行子之志，乘子之資，其於入道也，孰禦焉？是故惟默惟和，惟易惟簡。以子之品於入道也，孰優焉？是故默以成其性，和以達其道，易以崇其知，簡以尚其能，於入道也，孰大焉！故時默而默，可以不言而信矣；時和而和，可以不動而順矣；時易而易，可以不慮而知矣；時簡而簡，可以不强而從矣；於入道也，孰禦焉！夫聖人者，易以法道於天，簡以法道於地，和以法道於春，默以法道於神。夫崇天之易，履地之簡，發春之和，成神之默，至矣！三府諸公乃歌以永言。

送屠侍御還朝詩序

惟皇建國，列官分職，爰及海裔，以阜兆民。歲命御史，糾厥群枉，上恭天命，下臨司郡，中交三府。故御史之于三府，恒相制而鮮相能。總鎮府則以中貴勝，總督府則以堂尊勝，總兵府則以勳戚勝。勝則離，離則莫或協心而同理；莫或協心而同理，則事莫集而功莫成；事莫集，功莫成，則民有不得其所者；民不得所，則天地不和而萬物不同。兹廣右巡按御史屠君文治之於三府也，其可謂和同者乎？曰：否。不然也。不必和而和，不必同而同，其斯之謂正？甘泉子曰：吾有聞矣，吾有聞矣！吾聞諸西遊者：群奸辟，群勢戚，三府曰然，屠君不必然，不必不然；三府曰不然，屠君不必不然，不必然。直己而行，

循物而合，是故兵府朱公爲之左次，忘乎其爲動戚也；鎮府王公爲之左次，忘乎其爲中貴也；至於督府蕭公亦爲之左次，忘乎其爲堂尊也。王公則曰：「惟予時鎮，鎮罔弗靖，惟屠之能。」蕭公則曰：「惟予時罔弗督，督罔弗興，惟屠之賢。」朱公則曰：「惟予職時大戎，戎罔弗濟，惟屠之庸。」咸又曰：「惟予四人協心同兹事，事以克靖，西土惟爾之稱。」夫三公者，胡爲致此於侍御也？侍御胡爲得此於三公也？君子可以觀和同之異矣！於屠君之還朝也，三公賦詩以暢其和，愬國史湛氏序之，以明得失之迹。

送黄孟善歸省詩序

黄生孟善淑，三十始學于東所，遂究東所之學；五十終學于甘泉，遂究甘泉之學。人曰：「有異乎？」曰：「有。」東所之學主乎静，甘泉之學兼乎動，動而不出，一静專矣；東所之學主乎内，甘泉之學兼乎外，外而弗遺，一内涵矣。是故内外動静，一矣。或曰：「孰能一之？」甘泉子曰：唯盡心者能一之。是故聖人之學，盡心而已矣。日月之全，莫或掩之，故能盡其明；天地之全，莫能尚之，故能盡其大；聖人之全，莫或蔽之，故能盡其心。或曰：「若黄生者，可與盡心乎哉？黄生有入貢之期矣，恢恢然不以爲欣；將從甘泉子南嶽之遊，亦恢恢然不以爲恤；其殆庶幾乎不蔽者乎？」曰：「然。」然而擴而充之，斯不蔽已。不蔽則虚，虚則明，明則高，高則廣，廣則大；廣大高明，不在乎他，在乎盡心而已矣。是故高明配日月，廣大配天地，盡心之至配至德，其唯聖人乎！黄生勉之！

送戴地官應詔還朝序

或問：「戴子可與於道乎？」甘泉子曰：「可。」「何居？」曰：「吾以觀其始。始者抗疏矣，謫官之報，吾始告之淮，戴子囂囂然無慍色，送予三十里而不怠。」或問：「戴子可與於道乎？」甘泉子曰：「可。」「何居？」曰：「吾以觀其終。夫終居烏石，六年矣。詔復之報，乃乍聞之瀛，戴子亦囂囂然無喜色，從予三旬而不忍去。夫聖賢之學，性情而已。孔子之學，曰不怨不尤；顏子之學，曰不遷不貳。夫學至性情焉，至矣！吾以是知戴子之可與於道也。」或曰：「然則子文之三仕三已，無喜慍，而不得與於仁也，何居？」曰：「夫子文也，或質也，内外之一也，皆未可知也。由中達於外焉，不慍不喜，皆天理，斯仁而已矣。戴子勉之，其於道也，孰禦焉！」其去而還之朝也，縣大夫以下朱、楊諸君曰：「仁人也，宜贈之言。」學廣文以下易、白、王諸君亦曰：「仁人也，宜贈之言。」謀諸甘泉子，甘泉子曰：

古之仁者贈人以言，然亦惟仁人能受贈言，盡性情之藴。是故知聖學之要，未發之謂中，中節之謂和，大中之謂本，大和之謂道，致中和之謂仁，至矣！故學至性情焉，至矣！

小瀛贈別序

戴子謫烏石，六年矣，而問學甘泉子曰：「政他日以詔遷守于延平，且行矣，而問政。」甘泉子曰：「學。」「請聞焉。」甘泉子曰：「夫學，一政也；政，一學也。二之則支，二之則離。夫支離之弊也，久矣！」

曰：「有要乎？」曰：「有。法天之行，體天之理焉，盡矣。」曰：「有徵乎？」曰：「有。吾徵諸《大學》，曰格物。格物也者，體乎天之理而爲言者也。故自意、心、身焉，而家、國、天下焉，故知一本也。孰二乎學矣！孰二乎政矣！夫即政即學，故其學也實；即學即政，故其政也純。純、實者，天下之至善也。至善立而學政一，學政一則無事矣。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是故知合一之説。」戴子行矣，諸子亦各有永言。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七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八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二十四篇

李氏雙壽序

惟歲辛巳，福建李子士文之父母同躋七十。李子掌教於高明，厥寮栗子爲之請壽于甘泉子，及于西樵，再進而再不言；及于小瀛，三進而三不言。譚生等惑曰：「吾師李也，於吾子，是尊也；將以解官而師之，未能也。兹其愛敬父母也，必得吾子之言寓歸壽之，是榮也。再三進而子不之言也，惑。」甘泉子曰：「人子之孝敬以壽其親也，在其身，而在人乎哉？夫父稱乾，母稱坤；乾爲天，坤爲地；天司生，地司成；生主易，成主簡；易以知，簡以能；知以應天之清，能以應地之寧。故父母者，天地之象也；萬物者，男女之象也。夫萬物不生，則天地或幾乎息矣。是故天地不宰萬物成能，父母匪壽人子是榮。今子謂以萬物頌天地乎？抑以人子榮父母乎？吾是以不言也。」譚生進曰：「人子之壽其親，在其身，則吾既聞命矣。若吾師李也，亦庶乎！其於吾庠生也，却其贄金，絶其私餽，不亦清矣乎？静以處己淑以教人，不亦寧矣乎？惟清故易，易故易知，易知則可化生，以永天之乾；惟寧故簡，簡故易能，易能則可成成，以永地之坤。故萬物者，壽天地也；人子者，壽父母也。立身行

道，致爾清，則可以事父敬矣；致爾寧，則可以事母愛矣。事父敬，則事天明矣；事母敬，則事地察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譚生其歸，語諸李子，且以爲父母並壽，天地並位，盡仁孝之道。

贈邑史賀君敦事詩有序

先師石翁葬于圭峰下，廿餘年矣，卜恒不吉，水泉嚙矣。同門議遷者，三年矣而弗定。若水以赴召北上，告于墓，且告卜遷意，冀佑卜獲。明日，與梁天壺諸子遍卜，不吉，乃登皂帽之巔，循坡而下，得飛鵞嶺，前有自然湖，地脉止焉。曰吉，乃以聞諸憲長汪公。汪公許任兹事者，亦三年矣，乃轉聞諸巡按謝公。謝公可其議，下按察司，察司遂下于府。太守簡公賻之，太府韓公聞之，亦益賻之，簡俾縣典史賀君思曰能。賀君勤而宣力，仁以均工，嚴以督惰，智以圖事，出諸意表。同門之士德之，咸作詩表之。天壺子序之，予後篇終義，而系之詩云：

維昔我師，窀穸孔荒；卜罔知吉，水泉之鄉，我心則傷。心之傷矣，卜穆求旁，圭峰之陰，皂帽之陽。載奠厥藏，諸子來同，群公是幫；簡俾其能，厥工用章，靈妥而康。既妥厥靈，乃開影堂，百堵具興，周之垣墻，佳城皇皇。瞻望宫墻，有湖汪汪，有來洋洋；亦既鞠瘁，亦既慨慷。伊誰宰之？賀君之良，我歌以揚。

送九山子還古岡詩序

甘泉子曰：以予觀鄉學，知王道之易易也。鄉學，其王道之本乎！是故王道本造士俊士，造士俊士本國學，國學本鄉

學所由升也。乃建獨岡書院，以教一鄉之秀，而以慈母義倉之羨餘給其師，幣聘古岡九山湯子主教焉。四方之秀，聞者咸來。九山之教，惟以勤謹，惟以和易，惟以忠厚；惟率以身，惟感以心。是故勤謹則有功，和易則有從，忠厚則有立，以身則有度，以心則有慕。故灑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教行焉，蓋本諸古小學。甘泉子曰：以予觀於小學，而知大學之道之易易也。養其勤謹、和易、忠厚，而至善基矣。至善立，而明德、親民盡矣。九山子期年而歸，歸則獨携一犬自隨，以諸生之贐，置學田於書院之前，以遺後之人，令諸生常若九山子之在兹也。咸賦詩贈之，甘泉子序之，且以俟王道之行也。

鯨海波平詩序

惟正德丁丑，荒番佛朗機肇稱入貢。肆爾長技，亂發火銃，震我城下，衆莫誰何。郭總戎引其酋，大駡之，然猶假入貢。滿喇咖諸番以重滅之罪訴，言路諸臣以杜患之策聞，上乃遣却其貢。彼乃放巨舶十數，以大入寇島氓，掠男女以窺中華。今按察使前海道副使誠齋汪公，慨然自任，困其入港之舟，以克成功。黄門黄子、侍御鍾子、國子趙子以告於甘泉子。黄子子任曰：「惟汪公誓滅此賊，食乃下咽。奮臂登舟，以爲衆先，以兹而勝，克成乃功。」鍾子理夫曰：「惟汪公炳彼長技，製用低艘蜈蚣百槳，槳手一銃，破厥下艕，以此而勝，克成乃功。」趙子元默曰：「惟汪公始誓歸德之民，滅貨自取，不食乃言，人争效死，

以此而勝，克成乃功。惟吾子有言！」甘泉子曰：「夫科道以公論於朝廷也，國子以公論於學校也。夫三子之言備矣，予何言！夫奮以率先者謂之勇，得其長技者謂之智，釋貨得人者謂之仁；勇、智、仁三者備矣，予何言！」太史倫子彥式曰：「宜書之，吾與子職也！今有諸作者，子其先篇以始之，予當後篇以終之。」

耐軒序

《耐軒》之什，揚休號也。號非古也。無名變而名，名變而字，字變而號。號以崇字，字以崇名，詩以崇號，其諸近世之事乎！耐軒子，字庭禮，名敬，故號以崇名字也。崇名字也者，匪虛也，規也。耐軒子問曰：「吾耐，何耐矣？」甘泉丈人曰：「心。匪心，何耐矣？爾心惟水，情則流；流而弗止則濫，及滔于天。爾性惟火，情則燄；燄弗其滅，則延燎于原。爾其戒哉！動乃心，忍乃性；忍乃性，養乃心；其有耐，乃其有濟。」耐軒子曰：「吾又烏乎耐矣？」甘泉丈人曰：「嗚呼陳子，其敬聽之！惟毅則耐，惟弘則耐，故毅以言乎其力也，弘以言乎其量也，耐以言乎其劼制也，劼制以言乎其性情也，耐軒以言乎其規也。詩也者，各以言乎其所之也。是故耐也者，入德之門也。故惟慾，惟怒，惟愛，惟喜，惟憂，惟懼；惟斯六者，惟耐，惟毅，惟弘。故惟慾而耐則不肆，肆則思義；惟怒而耐則不熾，熾則思理；惟愛而耐則不僻，僻則思公；惟憂而耐則不悶，悶則思豫；惟喜而耐則不淫，淫則思節；惟懼而耐則不怯，怯則思勇。之六思者，其水是坊，其火是撲，不坊不撲，是不反躬，天理滅矣。故之六思者，所以入德也，存

乃心，矯乃情，正乃性，夫然後無所用耐矣。《書》曰有容德乃大，耐軒子其聽之，其聽之！」於是乎有風人之詠。

瀛風詩序

《瀛風》，贈黃子也。何贈爾？黃子質，故贈之。曰如斯而已乎？曰黃子直，故贈之。曰如斯而已乎？曰黃子且學而未艾，故贈之。夫崑山有玉，至璞不雕，不亦質乎！南山有竹，至挺不揉，斯不亦直乎！雕而琢之，乃瑚乃璉；括而鏃之，乃或利用，不亦學乎！夫質者，先地之順，陰之爲也；直者，先天之健，陽之爲也；學也者，盡天地之撰，一陰一陽之爲也。是故質本乎形，報鬼而行地；直發乎氣，施神而乘天；學也者，合天地而一之，故三。是故學則天地位矣，鬼神彰矣。天地鬼神猶然，而況於人乎？黃子行矣，吾有以贈子矣，乃命小瀛諸生歌以永言。命淑，爾宜歌之，歌《蒹葭》；命欽，爾宜歌之，歌《玉堂》；命歸約，爾宜歌之，歌《良玉》；命謨，爾宜歌之，歌《皎皎》；命世熙，爾宜歌之，歌《斗杓》；命廷舉，爾宜歌之，歌《奎璧》；命自清，爾宜歌之，歌《筠溪》；命振東，爾宜歌之，歌《湖海》；命璽，爾宜歌之，歌《將春》；命幼學，爾宜歌之，歌《俟時》；命與規，爾宜歌之，歌《碩人》；命功顯，爾宜歌之，歌《采蘋》；命功武，爾宜歌之，歌《梅花》；命日彰，爾宜歌之，歌《明月》以終焉。

西樵留行序

兀崖霍子居西樵，將赴部，甘泉子乃率諸山神留行。爰肇告于烟霞洞之神曰：「惟爾宅茲樵中，凡樵之事，爾罔弗

知；凡樵之神，爾罔弗督。惟茲兀崖子將去茲土，爾盍謀之？」乃召大科之神，告之曰：「唯爾乃七十二峰之長，職思雨雲，爾盍謀之？」乃召紫雲雲端之神，告之曰：「唯爾職思晴雲，爾盍謀之？」乃召九龍之神，告之曰：「唯爾職思沛澤，雲亦乃從，宜司左道，爾盍謀之？」乃召虎岩之神，而告之曰：「唯爾司于右道，惟風爾從，爾盍謀之？」乃召垂虹錦岩之神，而告之曰：「唯爾職斯北川，爾度不爾度，爾咸知之。」乃召龍泉、雙泉、雙魚三神，告之曰：「唯爾職斯東川二川，唯爾度與否，爾盍謀之？」乃召紫姑烏利之神，而告之曰：「唯爾僊靈，善化人意，爾盍謀之？」乃召百錬之神，而告之曰：「唯爾多脩於德業，爾盍謀之？」乃召翳門之門神，而告之：「唯爾闔闢惟時，出納惟允，爾盍謀之？」乃召霍子笠之神，而告之曰：「兀崖子將免爾矣，爾盍自謀？」唯茲十有六神，各以其職，遮留於兀崖子。大科之神乃曰：「能忘雲披雨遊之樂乎？ 吾以雲師行雲，以泥爾行。」紫雲雲端之神進曰：「能忘雲卧之樂乎？ 吾將白雲，以遮爾道。」九龍之神進曰：「能忘疇昔争我乎？ 抱寘我乎？ 吾不恭爾左，且佐興雲。」虎岩之神進曰：「履我之尾，能不噬乎？ 吾能生風，以逆爾舟，吾不恭爾右。」垂虹錦岩之神進曰：「子嘗割衣我錦，氣噓我虹，曷爲去予？ 予不利爾。」北川三泉之神進曰：「爾嘗濯我纓，漱我齒，行則吾不利爾。」東川紫姑烏利之神進曰：「吾能化人聖，不能化人凡，吾不知子所如。」百錬之神進曰：「弗磨弗礪，子孰去予？」翳門之神進曰：「一闔一闢，繫于一息；乃出乃入，間不可及。」霍子笠之神進曰：「子昔弗獲九龍，占名在予，子乃予去，盍返我笠？」兀崖子乃默而不答，脱笠而

去。諸神復命於烟霞之神，烟霞之神白于甘泉子，且咸曰：「昔甘生去樵，霍子命諸神逐之。今霍子去，而子乃率衆留之也，何居？」甘泉子曰：「吾與其進，不與其退。與進者謂之仁，與退者謂之義。與其義也，寧仁。」乃爲之歌《烟霞》，曰：

烟霞之墟兮，與子廣居兮；烟霞之極兮，與子安宅兮。歸來歸來兮，與子棲遲；樵之雲兮，可以興雨。優哉悠哉，樂以子處。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贈周天保尹東阿言

四詩，論學也，書之以贈周子也。其贈周子也何？周子天保，祚也，淑也，尹東阿也，仕也。詩，學也，而以贈周子，何？學優，仕也；仕優，學也；學也，仕也，合一之道也。故學而自惻隱之心充之，然而憫窮之政舉之矣；學而自羞惡之心充之，然而耻不獲之政舉之矣；學而自辭讓之心充之，然而養老尊賢禮讓之政舉之矣；學而自是非之心充之，然而旌別淑慝植善去暴之政舉之矣。君子行此四者，而後知莫學非政矣，莫政非學矣，而後天下政學出于一，始可以言詩也已矣。天保其往求之！

壽將太孺人八十四序

厥祖惟根，厥子惟支，厥孫惟葉。惟根本不深，則支葉不蕃。故觀根本，可以知支葉矣；觀支葉，可以知本根矣。夫物則固有然者，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祖子孫之賢者乎？刑曹郎中全之蔣君彬，以審刑之便，將歸壽其祖母，訪於甘泉子，曰：「惟吾祖太孺人倪也，惟今年十月之

朏，壽躋八十有四，幸詔我所以進壽之道。」曰：「子其言焉，吾將爲子壽矣。」元學曰：「太孺人媲我桂塘，家乃雍肅，則何以壽？」曰：「其妻道順矣，宜薦至順之壽。」曰：「太孺人敬事厥祖，有稱里閭，則何以壽？」曰：「其婦道孝矣，宜薦至孝之壽。」曰：「太孺人布衣蔬食，績紡自勞，則何以壽？」曰：「其儉勤德矣，宜薦至德之壽。」曰：「太孺人恤鄰之貧，是賑是貸，則何以壽？」曰：「其至仁矣，宜薦至仁之壽。」元學曰：「惟兹四德，幸子以教我，足以歸壽矣。」甘泉子曰：「未也。夫觀木之根，孰與支葉？太孺人之胄子高川隱君，潛德之在野。吾聞之，今拜封主事者，卓卓也；其仲子艾軒推官之在應天，吾友之，今守連者，卓卓也。高川之胤，爰有元學，初舉進士，有聲於時，正郎法曹，有哲於刑，其積久而大，蘊極而光者未艾，是之謂至慶。吾請薦至慶之觴，以繼四壽之後，以祝于無窮。」元學乃拜嘉以歸，爲之上壽。嘉靖癸未三月二十六日

瀛西之什序

《瀛西之什》，贈瀛西也。曷爲乎贈瀛西也？嘉同也。曷爲乎嘉同也？小瀛，主人甘泉若水也；瀛西，伍子益之別墅也；以西鄰乎瀛也，昭同也。曷爲乎昭同也？甘泉子之考也，瀛西之妣也，兄弟同氣也。瀛西之於甘泉也，兄弟也，同自出也，少同嬉也，長同業也，壯同遊白沙也。甘泉子薦於鄉矣，厭進取，不入國子，棄引而歸也。既十有三載，母强之行也。瀛西子廩於庠矣，既遊白沙，亦厭進取，裂衣而歸。既踰年矣，又强之復，又同也；其志于初，又同也。瀛西子以應貢不仕而家居，

若將終身焉；甘泉子以召起于西樵，出于小瀛，謂瀛西子曰：「兄盍同行乎？」瀛西子猶豫而笑，甘泉子強之同，乃同。辛壬之冬春，同載而比，夏及京師，與諸生同居垣西之館，同講至學，同論大道。或曰：「然則可以歸諸大同矣。」甘泉子曰：「兄其勉諸！兄其勉諸！吾將與天地同游，與萬化同流，與鬼神同幽，與日月同明，與萬物同休。瀛西子其能終同我之同，而不負乎其初之同乎？請自今同功始也。瀛西子今承明天子之簡任，去而教諸會同。會同者，會於同也，將與諸生同學聖人，同歸大道，以游乎大同之域，共贊大同之治矣。尚無忘乎贈言！」癸未四月七日

武舉試録後序

維皇建極，越厥二年，既策文士，乃脩武舉，求人並用，以圖化理。乃命臣熙、若水等職斯文試，乃録士登文。若水宜後編終義，乃觀首策，曰：「猗哉，歷歷乎！然而知變法矣。」觀其次，曰：「庶哉，渾渾乎！然而正奇幾矣。」觀其又次曰：「謀之恢恢乎！知本矣。」觀其又次曰：「究之淵淵乎！然而文武一矣。」觀其首論，曰：「確哉！知嚴兵矣。」觀其次曰：「知方乎哉！然而王霸辨矣。」乃拜首而颺言曰：

若稽高祖聖神文武，臣一華夷，諭于臣工：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罔偏陂。式命有司，文武是科，兹惟立法之本。後之間舉，緣時因循爾矣。兹我聖明，歲時並行，其繼述之意矣乎！然而文之舉也，或策以武；武之舉也，則兼之以文；其亦相資之懿矣乎！今夫彊有力者，用之於揖讓則文，用之於戰鬬則武；其諸一人之身也，是故知文武之一矣。故古之學也出于

一，後世之學也出于二；古之治也出于一，後世之治也出于二。二則離，離則雜，雜故物；一則合，合則純，純故化，是謂純王之道也。是故文者，象陽者也；武者，象陰者也。文者，象柔而剛者也；武者，象剛而柔者也。文者舒神，以崇天也，故體圓而用方；武者翕鬼，以法地也，故體方而用圓。是故陰陽渾合，謂之至道；剛柔並克，謂之至治；文武皆得，謂之全材。若水不佞，請以兼資之懿爲聖明獻，毋忘我高祖之格訓，以全材之學爲諸子勵，毋徒託諸空言。

贈龍游子祝憲僉序

司寇林公所禮，其曹有三人焉：一曰龍游祝子公叙，一曰仙居應子邦升，一曰歸安陸子元静。三子者，日與大行薛子諸子論辨於長安，皆慨然有志聖人之徒也，而或折衷於甘泉子。甘泉子則默默。惟歲癸未之夏，祝子拜僉廣東之憲，而訪于政，甘泉子曰：「莫學非政矣。」薛子請以學告，則又曰：「莫政非學矣。」故君子之道，成諸性，達諸事業；小人之道，局于器，滯于影響。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故。道則通，通則神，神則人化之；故則執，執則物，物則人畏之。故君子渾渾爾，小人硜硜爾。嗟哉祝子！其必爲君子之學，而成仁者之政矣，吾有所試之矣。或曰：「曷謂君子渾渾之道？」甘泉子曰：「君子之學，反其初而已。」曰：「曷謂初？」曰：「初者，與萬物一也。萬物與天地一也。能知與天地萬物一，則可與幾矣。是故人之大初也，與天地萬物一。一者，無物也。無物，故能與道一。今夫騏驥，千里之足也，物有累之，則不能以十里也。大鵬摶

扶搖而九萬，一繩繫之，則不能上只尺；❶負蝂之虫，以物自累，而不能致遠。夫物則固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是故君子渾然而太虛，體物而無累。太虛者，其天乎，是故至大生焉；體物者，其地乎，是以至廣成焉。存至大者，德也；發至廣者，業也。《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是故知太始者，存乎仁；作萬物者，存乎義；一至道者，存乎廣大。盛德大業，至矣哉！惟學惟政，一以貫之。吾於龍游子有待矣！」

贈張子汝禎之任河南兵備憲副序

甘泉子喟然嘆曰：「惟予登俊，十有八載，庶惟同登之士，惟卿惟士，惟內惟外，各就有列。徂茲正德，奸竪蠱政，嚴于大冬，予其遯于荒野，惟理惟亂，予罔聞知。惟張子汝禎，直于諸道；惟邵子天賁，守于黃門；知罔弗言，言罔弗盡，罔怛于權奸，罔憚于大吏。惟時疾風，爾惟勁草；惟時歲寒，爾惟松栢；迪茲有貞吉哉！惟我聖明，起于南藩，陟于元后，弊政惟新，煦于元春；和風新扇，萬物惟熙。昌茲言官，二子是望。乃五月日，乃二子相繼補外，張子兵備于河南，邵子參藩于浙江。于時言者咸將默默，百職咸爲沓沓，庶姓咸爲愕愕。」僉曰：「夫疾風勁草，乃弗獲與萎靡同芳于春；歲寒松栢，乃弗獲與凡木並榮于雨露。吾將問于造物者，其有意乎否？」甘泉子曰：「已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二子得之，可以知學矣，可以知政矣，其往勖哉！」

❶「只」，黃本作「咫」。

送林典卿守解州序

山西爲堯、舜、禹之都，相授一中。雖其土高氣剛，亦皆丕變爲渾淳之風焉。今臨海林君典卿，負剛明之資，有志古人之學，求三聖之道，以治解州也，有濟乎哉！然而帝王之化已遠，土俗各以其性，是以不能無偏。偏則過，過則惡，其由來漸矣。典卿之往，其慕堯、舜、禹之風，高明柔克，以求執中之道也乎！不剛不柔，以復於變之俗，成大中之化也乎！吾不能不深有望於典卿也！聞解有卜子夏墓，爲我謁而吊焉！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今尚可以合一而進也乎！嘉靖癸未夏五月〇〇日

問　政

餘姚陳于周尹興化，問政，甘泉子曰：「學。」問學，曰：「政。」于周曰：「政則政，學則學，若是混乎？」曰：「政也者，事也；學也者，心也。謂事則事乎？心則心乎？」于周問要，曰：「理。是故莫學非事矣，莫政非心矣，莫政莫學非理矣。理達而體用渾矣。」請學何學，曰：「大學。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親民。在心爲明德，是故莫學非事矣；在事爲親民，是故莫政非心矣。兼之者，至善也。至善也者，心之於天下國家之事理，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天理也；天理也者，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是故學在體天理，止至善焉，盡矣。」「敢問其功如之何。」曰：「在格物。」問：「格物之功如之何？」曰：「在知止，在定

静，在安慮，是故知行並而物格矣。物格而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畢矣。夫天下猶然，而況于一邑乎？而況于興化乎？」陳子曰：「洪範也！請拜受以從事。」嘉靖二年七月十九日

南海梁氏族譜序

甘泉子曰：爲譜者，其知道乎！其宗法之遺乎！其諸後世之事乎！王者之風衰而封建廢，封建廢而宗法亡，宗法亡而後譜作。故譜者，存宗法以教仁孝於天下也。今夫人惟不知身之所自出，則不知敬其父以及其祖，而孝道幾乎息矣；人惟不知身之所同出，則不知愛其兄弟以及其同氣於祖者，而仁道或幾乎息矣。是故，夫譜者，以明仁孝之道者也。

佛山梁氏之有譜，以廣仁孝也。梁氏之子職方君日孚焯，學於陽明，立身行道，以修仁孝。慮無以諭諸其族之人，故夫欲族之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非盡可以言諭也。諭之以言，莫若諭之以實矣；諭之以實者，莫若示之以象矣。是故循名觀實，莫大乎譜；立象垂教，莫大乎圖。知道者觀諸譜圖焉，斯過半矣。是故於其圖也，自吾身而上達之吾父母，而吾祖，而吾曾祖、高祖，以及于始之一人，則孝敬之念油然而生矣；自吾之兄弟，而旁達之吾父之兄弟，而祖之兄弟，以及于始之同氣，則友愛之念油然而生矣。於其譜也，某祖功，某考德，某子忝爾祖，某孫墜厥業，以及于吾身，則立身行道之心惕然而生，而慈孝友恭之教，勃然而興矣。梁子曰：「子盍明以教于我族之人？」甘泉子曰：「吾取其義。象存乎譜，得存乎人。」

贈石龍黄宗賢赴南臺序

石龍黄子，蚤志聖賢之學，前爲後軍都事，與陽明子、甘泉子友，三人者解官還轉，各别十年矣。嘉靖繼統，與甘泉子並起廢，至京師，石龍子遷南臺經歷。後軍俞君請曰：「宗賢與子，有同志之雅，宜爲我有贈言，否則無以酬置亭待二子之意也。」甘泉子辭曰：「吾與宗賢，期默成于道矣，惡乎言！」再至而再辭焉。既而應君元忠、黄君才伯請曰：「黄子與子，有同志之雅，宜爲吾同志有贈言。」甘泉子辭之如辭俞君。既而王君公弼、歐君崇一、蕭君子鳴、錢君汝冲、鄭君窒甫，聯王君、虞君、金君、太常李君、廷評陸君、職方梁君、秋官陸君、太史鄒君、春官陳君、韋君、黄君、魏君、陳君、二薛君、傅君、應君、吴君之名，申應、黄之請，辭不可，乃言之曰：

夫學，覺而已矣。伊尹，天民之先覺也。覺也者，知也；知覺也者，心之本體也。天地之常明也，以普萬物而不遺；聖人之常知也，以照萬事而無外。故知圓如天，行方如地。天包乎地，知通乎行。通乎行而知者，聖學之始終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記》曰：「聰明睿知達天德，其知也。」夫知之用大矣哉！是故知天而天，知地而地，知萬物而萬物，知天地萬物而不遺者，其惟聖人乎！

間有疑者曰：「吾未聞知之該乎行也，請問其説。」甘泉子曰：「夫吾期與黄子默識之矣，惡乎言！惡乎言！昔有寐而寱語者，呼之寤，則不語；復寐，復寱語。於是矯令不寐而長惺，乃不復寱語。故在知覺而已矣。」曰：「請問其故。」曰：「今夫人知語之爲顯，而不知默之有顯也。豈徒語

默爲然？知進之爲進，而不知退之有進也。豈徒進退爲然？知益之爲益，而不知損之有益也。知亢乎其舉者之能勝，而不知全放下者之有得也。皆竊之類也。是故學常知而已矣。知亡而後遷於物，物遷而流，流而不知止，天理滅矣。」曰：「然則知而已，何擇乎禪？」曰：「空知，禪也。知語知默，知進知退，知損知益，通乎語默、進退、損益，而知不失其道，可以入聖矣。是故物至而知，知故知止，知止則不流，不流而後澄定，澄定而後能察見天理，察見天理而後能存存。學至存存焉，至矣！」或疑之曰：「然則知焉耳矣，果無事於學問、思辨、篤行也乎？」曰：「奚爲其然也！然則奚擇於禪矣？學問思辨，開其知也；篤行，恒其知也。知也者，天理也。故學至常知天理焉，盡矣！二十五子，其爲我告於黃子。黃子曰『然焉』，則可以別矣。且以寓諸陽明子，何如也？」癸未七月二十一日

贈澧州太守趙丹山序

君子之儒好之，小人之儒惡之，吾不謂小人也；小人之儒好之，君子之儒惡之，吾不謂君子也。遊於白沙，有趙君元默者，見期於師，見與於楓山，受愛於陽明，而亟稱於見素。區區群儒，乃或見毀誹焉，然則元默其爲君子之儒之徒，而不爲小人也，必矣。惟兹季夏，拜守澧州，春官楊子濬、張景川，地官唐平佚、張仰德，太常楊子山，黃門李宗魯、黃子任，秋官劉邦正，錦衣莫希顔，與甘泉子皆善之，十人者同飲別於黃子所。既酣，有一人言之曰：「吾聞有大負者，不得志於顯榮，將發揮於治理，其在斯乎！」一人曰：「求治理者，將

在於三事，盍爲趙子有贈言？」一人曰：「業廣惟勤，宜以勤贈。」曰：「元默既或有之矣，吾請進夫大勤。」一人曰：「慎終惟始，宜以慎贈。」曰：「趙子既或有之矣，吾請進夫大慎。」一人曰：「惟寅惟清，宜以清贈。」曰：「夫既或有之矣，予請進夫大清。」一人曰：「曷謂大？」曰：「勤其勤，無爲而勤；慎其慎，無爲而慎；清其清，無爲而清。是君子之儒之類也。彼硜硜、皎皎以號於時，區區群儒之小耳矣。」一人曰：「三事惡乎本？」曰：「勤本於慎，慎本於清，清本於寅，是故三事一致也，故能無所爲而爲。」一人曰：「曷謂君子儒？」曰：「君子之儒，由仁義行之學也，非行仁義者之學也。行仁義者之學，區區群儒之小耳矣，有所爲者，彼區區、皎皎、硜硜者之僞也。故君子立其誠敬，而三事盡，而萬化理矣。」一人曰：「斯理也，雖措諸天下而可也，而況於爲澧乎？」黄子曰：「吾聞政學一道矣。是足以贈丹山子。」

送司寇林見素先生致仕序

史若水曰：有天地，斯有二氣；有二氣，斯有通塞；有通塞，斯有否泰；有否泰，斯有從違；有從違，斯有去就。是故二氣存乎機，通塞存乎感，否泰存乎遇，從違存于數，去就存乎時。時之義大矣哉！見素先生得天地剛大以直之氣，能遂其志，是以於憲廟時，則以郎官獨劾梁方，以引繼曉，下獄不屈，懷恩壯之，斯非所謂其剛者耶？然而落職判官，尋感星隕，復官南都，於武廟時則巡撫川江，卒遇麻賊，單輿入諭，羅跪請降，斯非所謂其大者耶？然而中沮於總制，乞休而歸。

今上龍飛，時則首起司寇，因事納忠，

據法執奏，抗奪獄之旨，以沮權幸之氣，斯非所謂其直者耶？然而初則上爲薄譴，中則求去勉留，終則優詔隆禮，廩夫是畀，宮保是嘉。夫公之正氣，能感上天星隕之變，而不能感憲廟於初以不譴；能致懷恩之壯，而不免梁方之害；能諭麻賊之悍，而不能消總制之妬以全功；能感上之隆禮，而不能開權幸之惑。使其言之見從而身安於朝廷之上，豈非所謂氣機之通塞乎？是故通塞形而否泰見，否泰見而從違生，從違生而公之去就決矣。昔之嘉靖初詔，堯舜天開，公以累召而來，峨峨其冠，裔裔其衣，躚躚其趍，拜舞班行，如鳳鳥具五綵，聞九韶以來儀於兩階。及其待命而去也，颯乎山巾，飄乎野服，意氣江湖，激昂雲霄，如野鶴插六翮，乘長風，將翺翔乎千仞，雖欲留之而不可得。蓋公之進也以時，而退也以時。時也者，道也，大臣之道不可則止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嗚呼，時乎！公其歸矣！嘉靖癸未秋八月八日

贈別黃太史序

太史黃子才伯曰：「佐也于役于渭，誓將暌違，惟子教之于親于學，惟子教是蘄。」甘泉子曰：「欲事親者，其惟學乎！欲顯親者，其惟立身行道乎！」曰：「學何學矣？」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矣，不善學者如觀珠矣。」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記之類也；貫珠者，我貫我珠也，自我得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知識前言往行以蓄德也。」黃子曰：「唯唯。」昔者甘泉子謂黃子曰：「子之博學，如聚萬珠矣，其惟貫之

已乎！」黃子曰：「唯唯。」黃子則既志乎心學矣，駸駸乎其進而不已矣，是以申告黃子之別。黃子曰：「聖學，其思乎！故曰『思不出其位』。」甘泉子曰：「是之謂心學矣！『思曰睿，睿作聖。』」請聞焉，曰：「其中思矣乎！中思故不出其位，不出其位，故思無邪。非位而思，邪，邪也，正亦邪也。其惟中思乎！」曰：「曷謂中思？」曰：「毋前爾思，毋後爾思，毋左爾思，毋右爾思，故曰中。中思也者，中心也，故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至正，無邪思也。若夫左右前後而思焉，出位耳矣，惡能勿邪？故中則正矣。中正一以貫之，而聖學備矣。此舜聞見善言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其博約之教乎！」或曰：「子曰中思而已矣，將不遺于四遠乎？」甘泉子曰：「非然也。日月之照四方也，明在中也。堯德之明思在中也，而光被四表，何遠之遺！」或以告黃子，黃子曰：「唯唯。」甘泉子曰：「可以別矣。思知事親矣！」嘉靖癸未季秋九月

贈鍾君一元之任恭城序

增城西洲之涯，有鍾君一元者，其從叔母，甘泉湛子之從姑母也，兄弟也。鍾君選於天官，得尹廣西平樂之恭城。人曰鍾君若有不懌然者，或疑之，曰：「夫郎官，應列宿，宰群姓，喜則一邑之人樂，怒則一邑之人懼，何不懌之有！」或曰：「彼鍾君，巨族也。學於增庠十餘年而舉於鄉，又遊太學十餘年，氣正而才充，然後選於部。今恭，斗邑也，其爲里者一，其爲粮者僅三千，而盜賊多於里之民，其東西掠者多於里之數。此鍾君之所以不懌乎？」或以告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吾請見而釋之。」

揖鍾君曰：「子以爲任職者與任擔者何以異？」曰：「無以異也。」曰：「今之謂官曰任者，得非取諸任負之義乎？」曰：「然。」曰：「任負者惟其力。今有人於此，力能勝百鈞者付之以十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力能任十鈞者付之以一鈞，則彼將怒之乎？」曰：「否。」曰：「否則雖以子之力任恭也，民之少也易以治，粮之少也易以徵，而吾子之不懌也，惑矣！」又曰：「今有人於此，任一鈞者，與十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任十鈞者，與百鈞者同其直，則將喜之乎？」曰：「然。」曰：「然則恭城一里之禄入，其視諸數百里者之禄入，均耳。夫輕，若負重，若直，而若不懌者焉，吾不知矣！」鍾君乃欣然而喜，莞爾而笑曰：「願聞子之所以教清者。」甘泉子曰：「吾與之矣，吾與之矣。夫民寡而心衆，是故一之以簡；粮少而困多，是故恤之以寬；盜竊而心同，是故化之以不欲。夫簡以臨下，寬以御衆，不欲則不竊，聖人豈欺我哉！子其行矣！夫力優而治有餘，又行此三者，則朝廷將有大任付子矣！」癸未秋九月既望

雲侶詩序

穗城之西，有李君德寬者，自號雲侶。或曰：「夫隴畝之氓，漁樵之倫，出入雲浦，性氣雲山，漠視乎富貴，恬息乎利途，曰侶，可也。今子也生穗城而巷居，宦興化而經歷，處富貴聲利之途，而曰雲之侶，譬猶蜀人之慕日，越人之擬雪，不相爲謀。曾不如隴畝漁樵之人耳矣。」李君曰：「噫嘻！異哉，子之謂侶也！必若斯言，則隴畝漁樵，人人得之矣，宜侶之衆，何乃若是其寥闊耶？」曰：「吾過矣！吾過矣！

願聞先生之所謂侶者。」曰：「侶也者，侶也，侶其德也，是故有法象之義焉，有師友之道焉。昔者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蓋學於天地文物也。今吾之侶雲，亦若是而已矣。古之君子弗獲師友於世，則將取於雲山，故不謟不瀆，而上下與之同游，取其益而已矣。彼隴畝漁樵之人，其奚取於雲，而雲亦奚屑於隴畝漁樵者耶？故雲之爲德也，倏乎出岫，暮而知歸，吾以學其出處之時也；勃焉從龍，蒸乎作雨，吾以學其功用也；或爲白衣，或爲蒼狗，吾以學其變化也。澹乎其閒，泊乎其無心，雖有富貴聲利之徒與之暫處，而能使之化，終日而不斁，久之而愈敬，則夫雲者，誠若師友。茲吾所謂侶也，其諸異乎人之侶歟？」與李君侶者，穗城之北有白雲；以侶白雲爲未足，又進而取諸東北，有羅浮之飛雲；以侶飛雲爲未足，乃北慕泰山之雲而侶焉。孟氏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其斯之謂乎！其子文究爲建德縣博，蓋嘗望雲而思集諸聲詩，以效雲門之雅，謁甘泉子，爲之序其語。

敘政

顏君體嚴尹懷安，問政甘泉子。曰：「知學則知政矣。孔子論政，曰先之勞之，曰無倦學也。學也者，心也；心也者，人也；人也者，政也。夫政，由人生者也；人，由心生者也。知所以爲心，則知所以爲人矣；知所以爲人，則知所以爲政矣。是故學政之致，一也。」曰：「請聞焉。」曰：「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人之心

也。無是心，非人也；無是人，非政也。故有惻隱之心，則有惠政矣；有羞惡之心，則有廉政矣；有辭讓之心，則有禮政矣；有是非之心，則有明政矣。惠則人知愛，廉則人知敬，禮則人知化，明則人知畏；四者，治之極也，而況於爲邑乎！」顔君曰：「有是哉？世方以承順奔走爲賢，端也懼其不能。」李君、梁君、薛君避席曰：「懼其不能，吾將請爲學官。」甘泉子曰：「噫，惡有能學而不能政也者？」謂顔君曰：「子有疑焉，盍往質諸爾師！昔者爾師陽明先生之爲邑也，卧治六月而廬陵化。故剛不畏强禦，柔不虐煢獨，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心學之致也夫！」

贈唐西洲僉憲之任廣西序

或問治曰：「二帝三王不可及已。兩漢之時，其亦不可復已乎？」曰：「非時不可復，不復于人也。」曰：「舉選之廢，尚已，孝廉之制，其亦終廢已乎？」曰：「非廢于法，廢于時，廢于人也。人也者，時法之表也。故人之所在，斯時法由之以變矣。」或曰：「若西洲唐子者，可謂孝廉乎哉？」應之曰：「平侯産于瓊海之中，慕周孔之道，勵行義，正學術，裒群籍，以甲魁于海内，而海内游學之士，莫不知慕，以平侯不居文詞之職爲憾。今廿又三年矣。中以母病而居侍者廿年。彼其一日之養三公不換之心，非所謂孝矣乎！爲母而廢仕者，年八之七，母終而積俸者八之一，彼其不戚貧賤而急利達之心，然非謂廉矣乎！夫以行義之素，負甲魁之名，歷廿又三年之第，有孝廉之實，今擢不過僉事，地不過廣右；而忘老病之親，求速化之術，以登通顯者，爲時賢，則孝廉之不行。其法也

乎？其時也乎？其人也乎？其天也乎？」曰：「在平侯，以命安義者，宜歸諸天；在主時法與士夫所咨嗟者，宜歸之人，則亦可也。」平侯行矣，論者以其説告于甘泉子，請書以送之。甘泉子曰：「公等之説，美矣！皆非其至也。匪天匪人，道在其身。身成良貴，趙孟不能與奪，天亦不能易。是故推其孝以爲理，則爲蒞官之敬，事君之忠，老老恤幼之政；推其廉以律己，則不希世以取名，不趍利而退讓。其於理道也，綽綽乎有餘裕矣！」鄉縉紳先生曰：「請以是爲西洲子贈！」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八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九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十七篇

封太孺人旌節謝母陸氏七十三壽誕詩序

維嘉靖三年，攝提在于甲申；惟季秋九月七日戊寅，寔惟謝太史所後母陸太孺人初度之辰。時惟重陽，朗天清霜，乃開壽筵，乃薦壽觴。惟時光禄崔子、欒子，通政安子、張子、柴子，尚寶邵子，太常張子、蘇子、姚子，京兆張子，翰林翟子、穆子、董子、方子，少參張子，憲副盛子，後軍俞子，謀於成均湛子曰：「惟我同年十有八人，於以中有兄弟之義，於太孺人有母子之道，盍進壽焉！」有長一人興曰：「壽婦有道乎？」水曰：「有，壽以德。父爲君道，爲乾道，爲生道，是故擬諸天；母爲臣道，爲坤道，爲成道，是故擬諸地。其於德也，爲孝，爲謹，爲貞，爲巽，爲愛，爲教義方。」於是二人興曰：「婦德惟何？」水曰：「婦之德，有上中下三焉。」三人興曰：「曷謂三？」水曰：「上焉者，其諸舅姑焉，見之也，是故孝謹形焉。中焉者，正諸其身與其夫子也，是故貞巽形焉。下焉者，及諸其子與其女子子也，是故愛教形焉。」一人興曰：「若陸孺人之于舅姑何如？」謝子曰：「敬而已矣。」二人興曰：「于奉夫君何如？」謝子曰：「順而已矣。」有三人興曰：「于教子也則何如？」謝子曰：「慈而已

矣。」一人莞爾而言曰：「甚哉，謝子之謙也！而以約其親之德，謙之至也，而親之德愈彰焉！」一人前揖曰：「是母德之彰也。惟甘泉子其申壽之！」水曰：「曷徵乎？」二人曰：「吾聞夫太孺人逮事舅姑，飲饌必肅，定省以時，斯不亦孝謹矣乎？是之謂敬。」水曰：「是上焉者之德也。請薦上德之觥！」一人曰：「吾聞夫太孺人之於封君之生也，惟倡惟隨，其没也，誓無二志。五十而節，帝表宅里，斯不亦貞巽矣乎？是之謂順。」水曰：「是中焉者之德也。請薦再德之觥！」一人曰：「吾聞夫太孺人之教子丕也，博直疏朗，爰登鼎科，官于太史，褒封孔嘉；厥息一女，儀刑閫範，歸于族姓生璋，文魁，提舉光禄。斯不亦愛且教矣乎？是之謂慈。」水曰：「是下焉者之德也。請薦三德之觥！是故三觥進而百福從之，故曰萬壽無疆，其斯之謂乎！」於是十有七人頌其美，而水也首其義。

贈内兄袁克冲分教同安序

甘泉子既爲大司成，袁子克冲拜同安司訓，與甘泉子之内兄弟也，質淑而志古。問于甘泉子曰：「子主大教也，與吾之司教者類也。知教事者，宜莫如子。子盍爲我言之！」甘泉子曰：「噫！吾日汲汲求之未得者。雖然，吾嘗聞大教于君子矣。夫教也者，孝也，所以教孝焉者也。教孝焉者，將教之爲人者之道，將教之爲人子者之道焉也。是故天地生之，父母生之，盡人爲大；人之道，盡性爲大。故不能復性者，不可以爲人；不能盡人者，不可以爲子。弗人者不仁，弗子者不孝，是故教者將教之爲人君臣者之道焉，將教之爲人父

子者之道焉，將教之爲人長幼者之道焉，將教之爲人朋友者之道焉爾也。夫然後謂之盡人，夫然後謂之盡性。是故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夫事親享帝之道大矣，而本于教，可不重乎！」袁子曰：「吾有聞矣！吾有聞矣！敢不奉以周旋！」甲申十一月廿九日

送大司空崔先生考績京師序

惟嘉靖四載乙酉季春三月八日丁卯，惟大司空崔公三載秩滿，考績于京師，少司空燕泉公爲之徵言於辟廱子，俾爰四司來申之。或曰：「公自貳卿轉中丞，未任，尋爲正卿。凡六七載，出入不踰工部，乃公不之易焉，亹亹乎而弗倦。正卿且三載矣，惴惴乎而若不勝，拜疏乞老，而上弗許。崔公其賢矣乎哉！」辟廱子曰：「何哉，所謂易者？將非以其列于六卿之末乎哉？《王制》：司空次冢宰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遠近，興事任力，』『食節事時，樂事勸功，而後興學。』在司徒、樂正、司馬、司寇之先，古之道也。何哉，所謂易者！昔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修之，舜入于大麓弗迷，使禹作司空，兼百揆，曰：惟時懋哉，疇若予工？咨！垂，汝共工。垂讓殳斨、伯與。命益爲虞。若予上下草木，益讓朱虎熊羆，帝曰往哉，汝諧予思，日孜孜，其後薦益於天。古之四聖八賢者，乃修其事。何哉，所謂易者！是故若也者，順也，順萬物之性也。故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非夫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故聖人立司空以應四時之冬、天道之貞、五行之水。夫冬也者，終也，動也，於《易》爲艮。艮也者，止也，止之所以生之，萬物之所終，而

其所始也。貞也者，正而固也；固，閉藏也，故爲藏物府。水，始萬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爲天地生成之先。故禹治水，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終陟元后。是亦足以易乎哉？ 而公之所亹亹而不倦者，何也？ 且天之運，日則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公能法天之健，惟日孜孜否？」四司曰：「然。」曰：「三載之間，爲日一千九十有六，公能法日之功，以惟時懋哉否？」曰：「然。」曰：「能若于工、上下草木否？ 而克諧乃僚否？」曰：「然。」辟廱子曰：「何徵焉？ 於營繕何如？」吴君曰：「修廟廊，葺樓門，理垣墉，諸廢咸興矣。」曰：「於都水何如？」祝君曰：「昔在河南，通渠以泄民患。今也利戰艘，津鮮器，庶供咸具矣。」曰：「於屯田何如？」倪君曰：「昔者修河退地，民耕獲利。今也蘆課有徵，公用則充矣。」曰：「於虞衡何如？」葉君曰：「昔在洛陽中牟，錢發于地，宿囚以釋，鳥來自天，案硯是馴。今則木榷惟公，器械精明矣。」辟廱子曰：「然則公可謂能舉其官矣！ 何惴惴而乞老之爲？ 宜乎其弗獲請也。且吾見公之年雖高，而精力則勝，目光射人，躡履如飛，飡啖若流，壯夫弗如。夫目光射人者，神勝也；躡履如飛者，力勝也；飡啖如流者，氣勝也。則何乞老之爲？ 宜乎其弗獲請也。是故不易其職，謂之恭；亹亹不倦者，謂之勤；惴惴若不勝者，謂之謙；未衰乞歸者，謂之廉。夫廉，德之節也；謙，德之光也；勤，德之健也；恭，德之盛也。夫四德者，績之本也。是故一本立而庶績成矣。崔公其賢矣乎哉！」四司之屬以復於燕泉公，燕泉公乃授簡于辟廱子，辟廱子遂受而書之，爲贈言。

贈少司成杏東郭先生三載考績之京序

甘泉子既拜司成，颺言于朝，惟暨僚屬相勵于道，以率多士。及見少司成郭子揆事裁文，若燭之照矣，若刃之解矣，金玉之輝矣，甘泉子嘆曰：「才乎！才乎！」杏東子有，某公之有也。及乎講學名義，甘泉子曰：「體認天理。」郭子曰：「唯唯。」甘泉子曰：「知行並進。」郭子曰：「唯唯。」甘泉子曰：「内外合一。」郭子曰：「唯唯。」甘泉子嘆曰：「德乎！德乎！杏東之有，某公或是之無也。」郭子曰：「嘻，久矣哉！吾之惑乎人言矣！乃今而後，知子也。」甘泉子曰：「嘻，久矣哉！吾無容於人矣！乃今而後，有合也。」是故有德者斯有容，有容者不失人，不失人則人人之長至矣。有才者斯有濟，有濟者不失事，不失事則己之長至矣。故郭子之於甘泉子，三日而孚，三旬而浹，三月而相忘於道藝之歸。季春既望，郭子以秩滿，考績京師，甘泉子喟然曰：「嘻！吾與子之爲教也，相待而成者也。吾其可以舍子乎哉？故一修之業以畜德，一進之德以成業，德業並進，以造士也；譬之輿輪，兩具以致遠也。吾其可以暫舍子哉？一或主寬以揚之，一或主嚴以抑之，抑揚進退，以立中也；譬諸寒暑來往，以成物也。吾其可以暫舍子哉？一曰可，一曰否，則不必可；一曰然，一曰不然，則不必然；可否交修，以濟美也；譬之鹹酸甘苦，以成味也。吾其可以暫舍子哉？是故一剛一柔之謂德，一陽一陰之謂道，一闔一闢之謂變，一動一静之謂神。夫道，中而已矣；夫教，使人自領其偏，自致其中而已矣。然則吾其可別子哉！」於是二廳六堂之屬，樂吾二

人能以義相遇而合，以教相待而成，以道相期而進，咸將觀法，相率而歸于大同也，請書以爲贈。

贈學士崦西徐先生主考南畿還朝序

惟我國家稽古圖治，罔弗在人，乃審師儒，尸于鄉學、國學，匪德行道藝弗以教，遂進其賢者、能者於選。乃命名儒文學之彦，尸厥鄉舉、會舉，匪德行道藝弗以取，遂進其賢者、能者於春官，於朝，天子乃親策之，而屬之宰輔，匪德行道藝弗以用。夫德藝之成，其致一也。是故德之所修，藝斯書矣，故師不二其教，而弟子不二其學；藝之所書，德斯見矣，故主試者不二其擇，爲士者不二其業；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賢能著矣，故用人者不二其職，而見用者不二其志。是故養士者如場師之養木矣，不講於大人之學，而小人之儒焉是務，其猶舍梧檟而養其樲棘也；擇士者如工師之擇木矣，不先夫道藝之賢，而詞藻之工焉是取，猶之舍合抱而求拱把也；用人者如大匠之用木矣，大小枉其材，休采易其服，是猶斵梁棟以榱題，而使椽桷爲柱也。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應天府以鄉試之期請，乃命侍讀學士徐君子容，乃夙昭于學識，乃克哲于知人，遂偕左春坊左諭德張君崇象，輟講事以來。既至，三試群士，拔其尤者而録之。彼所謂德行道藝之士，非耶？ 事竣還朝，京兆王、唐諸君，謂水也於徐君有同年之雅，宜爲贈文。夫水也忝司教養，天下之賤場師也，故敢以教成選用之義爲二君告。夫二君者，天下之良工師也，行將進而爲大匠矣。今其歸也，於進講之餘，宜以是聞于聖天子，而以白之冢宰，庶所用必其所擇，所擇必其所養，

三者有相成而無異致，將見賢才衆著而天下治，中興之業可成矣。此固大匠之績，工師之能也。賤場師烏得而議焉！

贈李桂厓先生分教臨江府庠序

桂厓子李子秉衷，寔惟宋學士忠簡公之裔，厥姻甘泉子爲弟兄，而行見重于鄉、于有司，鄉人咸期之高第。越屢科弗捷，乃貢于春官。以母年高，圖養，爰受天子之命，分教于臨江府庠，取道南雍，訪于甘泉子，曰：「願聞子之所以教，達元也將奉以周旋而致之臨江也，則子之教溥矣。」甘泉子曰：「予何言！惟率爾祖忠簡攸行，曰忠、曰孝、曰義、曰勇、曰惠、曰廉，則可教矣。」桂厓子李子異曰：「惟兹六美，吾先子之爲相也艱哉！達元也之爲教，何敢望焉！」甘泉子曰：「否。相也者，輔也，輔天子而效於天下者也；教也者，效也，效於人才而致之天子者也；其道一而已矣。是故有崇卑，道由秩異，君子弗之道也。秩素履匪躬，儲才以尚，利于國家，斯不亦忠矣乎？仲伯同官，迎母禄養，守身怡親，並以弗辱，斯不亦孝矣乎？恭協同寅，誠咸上下，弗瀆弗諂，斯不亦義矣乎？毋先以勤，毋後以倦，成其是以後獲，斯不亦勇矣乎？毋瑣瑣於故事，惟敦厥本；毋憧憧於私狎，惟因厥才；斯不亦惠矣乎？不務名以矯，不忘外以需，惟休乃休，斯不亦廉矣乎？孝斯忠，忠斯義，義斯廉，廉斯惠，勇然後恒，是亦六美而已矣。舍此相焉，君子弗貴焉爾，矧兹臨江，文獻斯首，子服六恒，夫奚愧于忠簡公矣乎！」秉衷曰：「唯唯。」肆書以贈，明日遂行。

伊川唐録序

夫《伊川唐録》何爲者也？表伊川之學也。伊川之言多矣，而此其表伊川，何也？表唐棣彦思也。彦思述伊川之緒言也，其表彦思者，何也？彦思，宜興産也，表彦思以風宜興之士也，風宜興以風天下也。

甘泉子曰：甚哉，道之不明也！夫聖賢之學，天下之至易簡者也，或忽以齊諸佛。「何以爲易簡也？」曰：體天理而已，内外合一者也。夫佛老之學，天下之至煩難者也，或混以齊諸聖。「何以爲煩難也？」曰：苦根塵而已，是内非外者也，無或乎道之不明也。大哉，二程夫子之有功於聖門也！排佛老而衛先聖之道，雖以配孟，可也。吾師白沙夫子手授遺書於水曰：「孔孟正脉也。」水受而讀之，三十餘年矣。或曰：「明道、伊川之學，果若是班乎？」曰：讀明道之言，渾然如和氣至矣，確然其乾道之圓以知乎！讀伊川之言，如肅氣至矣，其坤道之方以能乎！「伊川曰：『吾之學與兄同。』果若是班乎？」明道曰：「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伊川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夫子之學，果若是異乎？」《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易以知者，其聖人之學乎！簡以能者，其賢人之學乎！

久矣，予夢伊川揖予于山之麓曰：「明道其後至矣。」二程子之學，其條貫之一而進爲之次，盖兆之矣。吾獨懼夫後之學者樂超逸而厭平易，好徑捷而惡中道，崇象山而忽二程子之爲至學以達諸孔孟也，既采明道語爲《遵道録》；今唐府紀善周生衡，從予游，篤好正學，又采伊川語之在宜

興者而表章之，其亦繼吾志而作者耶？其聖人之徒也。遂爲之序。宜興丞周君弼捐俸刻之荆溪書院，俾四方之學者將與《遵道録》並觀以進，而後聖賢易簡之學，可不惑于旁求也已！ 乙酉十月十六日

五清劉先生大全集序

五清劉先生大全集，《幼學稿》二卷、《潛心稿》三卷、《敷納稿》三卷、《禁垣稿》七卷、《澧蘭稿》三卷、《外臺稿》六卷、《金陵稿》七卷、《奏草》二卷、《講習録》一卷，凡爲卷三十有四。其表弟今宫保南京大司馬梧山李公爲題之，其門人上海尹徐子昭刻之，而以委序於甘泉子。

甘泉子曰：甚哉，文之難也！甚哉，論文者之不易也！昔有問於予者曰：「予欲作文，何如？」應之曰：「子欲作文，其觀諸樹木乎？深其根，其生也達諸枝幹，花實翕然成矣。」曰：「假使枯其根，採他花而懸諸，剪綵而綴諸，不亦可觀乎？」曰：「識者觀其生意焉，則别矣。」他日，又有問曰：「吾欲作文，何如？」曰：「子欲作文，其學諸導水乎？濬其源，其達也滔滔，其流派自爾成海矣。」或疑曰：「昔者問文而告之以樹木，今也問文而告之以導水也，何居？」曰：「爾知其本矣，未知其自然也。夫木也，猶得而僞焉；夫水也，孰得而僞諸！甘泉生讀周子篤實藝書之言而好之，久則曰：何其異於孔氏也？夫猶二之也，其疑諸樹木之類歟！孔氏曰：有德者必有辭，『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夫達也者，達自内也；夫出也者，出自内也；是故一致也，其譬諸導水之類歟！文豈易焉乎哉？」曰：「然則何以論文之不易也？」曰：「今有十夫，各

肆其寶於市，人各自以爲至寶矣，貿者擇焉，而反覆之去取焉。旌陽之丹丸，至神也，雜其一於九十九僞之中，僞者售而真者弗售，無識真者也。論文豈易焉乎哉！」

昔在乙丑之歲，予至京師，舉進士，入翰林，問西涯之外，文孰爲最。崔子曰：「有檢討劉子德符者，能文也。」即介崔子往求一二而讀之，誠能文者也，學韓者也。及聞之於人，人則目之曰「道學、道學」云。予益嘆曰：「劉子何以得此懿哉！吾固已知其文之有本也。」崔子曰：「甚哉，子之戇也！今之訾人之行義者曰道學爾，而子以爲真美稱乎？」曰：「人固訾之，吾固美之，庸何傷！」今二十有二年矣。劉子以瑾賊揑詔落職，居澧十餘年，起而督學于浙，入爲南京光禄太常，遷禮部侍郎以卒，而吾乃今得序其大全之集，俯仰今昔存没，嘆劉子之不及于中壽，然而可壽以不朽者，其不在於斯集乎？其不在於斯集乎！

白沙先生詩教叙

甘泉生叙曰：

經曰「詩言志」，詩，其承也。《禮》曰：「《詩》，負之志也者。」各以言其所之也，承其志以達諸言也。人之有心，故不能不發而爲情；有情，故不能無所之；有所之，故不能不發而爲言；言有文，故不能不叙而爲詩。詩可以興，興也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故可以動神人，可以動天地，可以動鳥獸；志之動用大矣哉！是故其志正者其詩雅，其動也直；其志和者其詩婉，其動也樂；其志誠者其詩確，其動也孚；其志邪者其詩媚，其動也淫；其志

蕩者其詩放，其動也溺；其志貳者其詩靡，其動也乖。故喜志之動人，欣然矣；怒志之動人，艴然矣；哀志之動人，戚然矣；樂志之動人，浩然矣；仁義者之動人，藹然矣。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白沙先生之志，其在詩乎！其在詩乎！是故明學覺必本乎天命，故作《有學》；明欛柄在乎反求，故作《高明》；究功烈之成必由於有本，故作《源之》；惟義之壽，勿憾于年，故作《生不足》；勉能賢，故作《有道》；明用舍安于時義，故作《世無我遺》；嘆兢進而不知退，故作《水流》；遊止順機，歸安于命，作《久病》；訟趨時者之致咎，作《可左》；出處有時，而感應以道，故作《歲云》；感鐘之鳴否惟時，故作《其質》；其聲之遠播，故作《出佛山》；因鑄鐘著丁侯之廉能敷聲教，作《費而》；頌祖德，故作《恭惟》；戒不忍以成莫大之禍，故作《七情》；欲人立大本而不事乎記誦，故作《古人》；悵知己之久別，故作《臺城》；自策以示生徒及時勉學，故作《賢聖》；感冬夜，哀貧病，勵進修，故作《長夜》，作《我從》；過鱷洲，感興于遠，作《夕舫》；如厓門，有感乎風物，故作《青青》；因形設辭，明太極之理而勉其端默，故作《天城》；秉明哲，燭幽遠，故作《翠玄》；勵一峰以究太極，作《湖西》；懷水月谷樹之景，思弄潺湲，作《一峽》；悲一峰之見擯，作《一鰲》；君臣際遇將澤於蒼生，故作《玉冕》；詠飛翬，進之以太空之高廣，故作《我昔》；廓清世濁，故作《太流》；立中正以矯乎過不及焉，故作《舉世》；哀愚夫之安其危，故作《君心》；夢觀化將安於長往，故作《孔子》；詠貪泉，卒歸諸自清，故作《藜藋》；美西溪之殷勤乎墓碣，別其歸舟，作《栖栖》；九日會友，惜良

辰樂而不過，作《黃菊》；感故交刺棲棲于勢利，作《在昔》；因客所如，傷念故友，作《晨興》；勵正聲，存正性，守正道，期返之於自得焉，故作《遠色》，作《黍稷》，作《大舜》，作《我否》；將逃名而知止，樂夷曠，歸於立其大，卒慕乎同心，故作《一簑》，作《人好》，作《挽簑》，作《朽生》，作《新簑》，凡五篇；明上下感應之理，作《天人》；叙出處離合之悃，作《群龍》；遊三洲，企仰于前哲，故作《我行》；病違儕友，静以全生，作《出門》；美侍御，擴其見大之量，遂懷知己，作《飛蓋》；表雙節，哀及于貞母，作《阿姑》；謝廬山白鹿之徵，送其來使，因致期望之意焉，作《夜聞》，作《中年》；期寡過，弄孫愉親，託興草聖，作《日月》；以言乎出處之道，作《仕者》；招隱者同遊看山，作《官府》；感劉、盧之成敗，緬懷遁世，作《越石》；逃名田園，樂以歸盡，社曲相歡，耕績自足，作《我始》，作《高人》，作《近來》；自彼都會移居白沙，寄懷故交，願言磨心，作《當年》；懷定山，以期深契，乃作《青松》；懷遼陽，有感《伐木》之義，作《此心》；託興飲酒，賞彼名花，作《木犀》；穫田自適，鄰叟遊嬉，作《遲明》；懷古田舍，樂從耕桑，作《君子》；製裘甫成，歌以自樂，作《海布》；對紫菊，寄友生，故作《嚴霜》；感鳥罹害，有怵于懷，作《有鳥》；穀城呼月，詠言有得，作《微月》；因牌山樵唱，感出處之異，作《日夕》；美隱居之樂，因懼時否，作《有月》；感風木之圖，以勉大孝，作《把君》；因築室樂于苟完，作《辛苦》；因所寄詩遂警策，作《言笑》；因所如先報道旁友生，作《吾衰》；夢詠洗心，遂及日月四方，以敷政教，作《一洗》；止盜節婦之墓，極其貞烈，作《若美人》；題中流砥柱，極忠愛，懲其嗜

欲，遂作《使君》；詠心泉，引之於日新，戒極乎機巧，作《夜半》；晤言遺裔，懷仰先哲，乃作《楚中》；傷道無傳，嘆人之莫肯自新者，作《法好》；感秋興，作《西風》、《盛時》、《海上》三篇；因荔枝見遺，備盡仁孝，作《長夏》；贈世卿，喻諸求道，作《采菊》；勵其節，作《青青》；勉敬修，戒怠流，乃作《進亦》；期其養志氣，作《元神》；勉立乎其大者，作《可以》；直窮本原，作《上上》；悼故契，傷悲老稚，作《師友》，作《四雛》；懷友生，作《仙鶴》、《時雨》、《伏枕》、《煩囂》，凡四篇；因草書見所學，遂作《神往》；表益母之神功，作《有草》；贈東山，致彼此繾綣之懷，作《未別》；登圭峰以望羅浮，乃作《窮居》；示李生以近作，作《昔別》；告蔣韶州莅郡以嚴肅，作《相別》；感颶作，作《坐忘》；追慮東所之蔽而喜其復明，作《世惟》；言贈鍼灸，遂懷舊游，作《昔吾》；喜雪霰作雨水，遂作《北風》，作《元氣》；讀偶拈之作，欲其崇聖學之一，遂作《拈一》；贈黎生以弄月，作《月行》；傷子長之貧病，作《祝融》；因懷所如不遂，安之于自然，作《仙城》；臥遊羅浮，託興於深遠，作《馬上》，作《一度》，作《天風》，作《山大》；送友生，悵年遊，嘆勇往之晚焉，作《十年》；寄題嚴祠，以戒近名，作《既上》；對兹寒菊，有懷南山，作《菊花》；嘉柯明府祠大忠而封赤坎，作《夷狄》；戒機變之巧，作《崖傾》；感交藤之酒，言酬嘉惠，作《使來》；　曉枕有感，寄意無窮，作《天地》；美端陽之感召乎甘霖，作《嶺南》；示有物，作《知暮》；喻道體，作《登高》；美佳菊，作《春來》；正龜山修遺書之謬，作《萬古》；感故人之來彼此不相值遇，作《行舟》、《我有》、《閑居》三篇；詠清風之巖，作《聲從》；觀群兒之釣，寓意得失安危，作《群

兒》，作《仰面》；對竹有會，作《窗外》，作《北風》；隨筆寓意，以扶正道，而抑異端，作《人不》，作《斷除》；讀《易》有感，嘆息處睽，作《南乎》；示克修，蔑勢利，期之於同遊，作《重疊》；刺支離以歸諸一本，作《滄溟》；警世人之安其危，作《風檣》；明見幾，作《張帆》；樂賓至於醉舞，作《引滿》；夢後有得于心，超然脱悟，作《策杖》、《見月》、《幻迹》、《楊柳》四篇；丈人看月，作《山中》；明隨時，作《無雨》；因像設戒，怵惕危險，作《東艇》，作《一夫》；苦雨作秋來，推本太極涵虚，作《混沌》；感彼浮螺得月，作《道眼》；永懷神泉，作《焦明》；曉枕感懷，作《西北》；贈别友生，寄意花水，作《桃花》終焉。

凡兹百六十有六篇，是故明得失之迹，以詔于後之人。作《叙詩》。乙酉十二月二日

南雍節定儀禮燕射綱目序

甘泉子曰：射禮廢，而天下無男子矣。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有生，而懸桑弧蓬矢六，以射上下四方，明有事也，故男子生而已志於六合矣。六合内事，即性分内事也。射也者，所以射爲德也。射爲德也者，所以成其賢也。

惟我聖祖洪武二十三年，命國子監闢射圃，給諸生弓矢，載在會典，至哉，聖祖成賢之心乎！故射禮不講，而天下無成賢矣。燕禮缺，徑情而行，天下之射禮壞矣。故燕也者，將以致夫射者也。射也者，所以相射於禮樂，成其德者也。禮樂皆得，謂之成德。成德，則賢矣。故燕有迎賓、獻賓，以及衆賓，所以致射賓也；燕有迎遵、獻遵，所以致射遵也；燕有獻士，

所以致遵耦也；燕有獻酬交酢，所以合賓主二射之歡也。射也者，離道也，争道也不合則離，離則争矣，非所以成德而致賢也。是故有燕酬以合其歡，有揖讓以致其敬，有樂賓以宣其和，有司正以節其流，有拾取矢以崇其讓，有鼓樂以盡其神，有釋獲以紀其賢，有升飲以明其不則，有徹俎、坐燕以弛其張，漸近自然，卒歸之中正。賓出不顧矣，主猶拜送，以引無窮之敬焉。故始以燕，終以燕，而射行乎其間，夫然後禮樂兼備矣。禮樂兼備，而人雖欲爲不賢，不可得矣。雖有庶頑讒説，並生之念，油然而興矣。故燕射其深矣！

甘泉子曰：吾觀於《儀禮》，然後知矍圃之射，揚觶戒勿入者之爲僞，非聖人並生之心也。今之行射者，賓主接則曰射，遵至則曰射，無始燕終燕以合之，是武道也，是教争之端也，非所以相射於禮樂而成德也。惡乎賢？丙戌三月十三日

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潘直卿先生奉命之江右序

昔孔子嘆不得中行而與之，何其中之難邪！夫自陽一陰二而胥糅焉，則其難也亦宜。夫道，陰陽之中者也；夫德，剛柔渾合者也；夫學，變化以自致乎中者也。是故知剛而不知柔者，吾見其人矣；知柔而不知剛者，吾見其人矣；知剛而柔，知柔而剛，吾未見其人也。或曰：若侍御潘子直卿氏者，其人乎！蘊大辯於默默，藏多能而謙謙，言若不出口，處有而若無，曰柔者歟，然而有不專柔者矣。及其持大論而不回，決大獄而無疑，其言侃侃，其節蹇蹇，曰剛者歟，然而有不專剛者矣。蓋夫子所謂中行者，非邪？其性近之歟，則進

進于學矣；其學之有自歟，則進進于道德矣。夫道德者，非他也，天理之謂也。静焉與天理俱動焉，與天理游，斯學爾矣。則潘子之所以自致於至中而達之大用者，可量乎！夫柔爲陰，陰斯慈，慈斯愛矣。剛爲陽，陽斯明，明斯斷矣。是故剛明而斷之謂智，柔慈而愛之謂仁，仁智兼得，謂之有德。吾於潘子焉，是望矣！

侍御戴子曰：「潘子今拜江右清戎刷卷之命，願子有贈言。」甘泉子曰：「吾夙望之矣，吾夙望之矣！夫學以成性，性以藴德，德以行道，道以致用。潘子之往，其有濟哉！《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惟剛柔合德者能之。故於悍官豪吏，則剛以出之；於微弱孤寡，則柔以出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吾於潘子焉，是望矣！」

贈南京刑部少司寇淮海王先生三載考績之京詩序

惟嘉靖五年丙戌秋季之杪，南京少司寇淮海王公通三品三載考績之京，自部堂之長，盡九卿之彦，以及司監之賢，咸餞于郊，且爲詩歌以榮其行，謂辟雍子若水宜序諸端。曰：「道藝，子職也。」辟雍子曰：「水也久不託於文，然而王公，吾知也。」或曰：「子云知王公，王公其廉矣乎？」曰：「然。」「王公介矣乎？」曰：「然。」「王公有能矣乎？」曰：「然。」「王公有智慧矣乎？」曰：「然。」

正德之初，公在工曹，董治薊州，守正不阿，屢忤逆瑾，是故知其介矣。瑾百羅織，竟無所得，不可謂不介也。越厥五年，亞參廣藩，予使安南，道其境，聞公冰玉自

清，毫芥不取，有隱之之風，是故知其廉矣。九年，遷，而大參山西，猶其在廣也。十一年，爲卿甘肅太僕，猶其在山西也。十六年以憂，起復，復參河南之政，猶其在甘肅也。三易官而守一節，可不謂廉乎？嘉靖改元，右轄山東，二年轉左，官益尊而家故貧，不廉而能若是乎？既而陟尹順天，猶其在山東也。則慕廣漢之風，權貴盤錯，剔理有方，民以安堵，可謂能矣。三年，進遷副都，巡撫川蜀，則慕忠定清獻之風。隴政叛逆，流毒三省，公至，戮力果毅，以平芒部，不可謂非能也。下車之初，即知三魁之未殄，而破其雷同之蔽，決策窮討，運籌執馘，以底武成。化芒爲流，顯膺大賚，侈厥褒俸，可謂非智乎？及加工部侍郎兼僉都，以督收大木，民不告擾，詔註南工。六月，實轉刑部，庶慎庶獄，以時順成，可謂知足以集事矣。夫廉介智能，德之懿也。廉以存介，介以出能，能以成智。惟兹四德，以修職及民，謂之治；以盡心報君，謂之忠。夫以下則治，以上則忠，二者備矣，王公其賢矣乎！

沈生曰：「夫固有本之矣。夫王公執二母之喪，不酒肉，不御内，廬於墓者凡四年，曰孝矣；友愛諸弟，治家有法，曰理矣。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盖其本之矣。」水曰：「夫以内則孝而理，以外則治而忠，王公其賢矣哉！敢以序餞行之詩，頌四德之懿，以爲諸士大夫之耀云。」

送袁伯高分教萬載序

袁子伯高，鄆端人也。其守身謹，其事母孝。母戒之曰：「而先子都事君以直不顯於時，吾早寡而撫汝，盍學乎！」歲薦

于鄉，遊于南雍，南雍之士賢之；即于觀光，觀光之士親之。既二年，母謂之曰：「吾年暮也，汝盍禄仕乎？」甘泉子謂之曰：「子殆可以教人矣。子盍仕乎？」入試于大庭，居天下第二，擢司萬載之訓，反于觀光。曰：「敢問教人之道。」甘泉子曰：「其學乎！知所以學，則知所以教矣。」曰：「敢問學之道。」曰：「其教乎！知所以教，則知所以學矣。」曰：「敢問所以。」曰：「其天理乎！知天理，則知所以爲學、爲教矣。《説命》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夫學也者，覺此者也；斆也者，效此者也，效此于人而覺之者也。伊尹曰：『以先覺覺後覺。』」曰：「曷謂天理？」曰：「理也者，性也，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是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是故人己兩盡，天之理也，失一莫可以爲學焉，失一莫可以爲教焉，是故一體也。今伯高之往萬載也，於教而反焉，人之未從，則曰是我學未至也，則其教也必果；於學而反焉，學之未篤，則曰我何以教人也，則其學也必果；斆學交進，始終内外合一之道也。伯高其勉之哉！」丙戌十月七日

賀封承德郎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竹山胡先生六十壽誕序

秋官胡子秀夫奉養二親，膺受顯褒，推爵嚴君，以及慈氏。惟嘉靖丙戌十月廿又二日，寔惟封君竹山先生六旬華誕之辰。是日也，天朗霜清，風日佳美，迺依太平之門，俯長川之至，憑鐘山之麗，開瑶池之宴，酌介壽之酒，爲戲綵之舞，於是群彦咸集，衆慶合歡。辟雍子湛子亦與焉。胡子欣欣

然稱觴躍履而問曰：「吾茲壽焉！吾茲壽焉！吾欲頌吾親以盡吾至敬之心，惟子詔之。」曰：「惟敬其身者，斯能敬親矣。」胡子曰：「吾欲祈吾親以盡吾至愛之心，惟子詔之。」曰：「惟愛其身者，斯能愛親矣。夫身也者，親之正體也。自暴者賊其身以危其親，敢不愛乎？自棄者慢其身以辱其親，敢不敬乎？是故敬身以敬其親，敬之至也；愛身以愛其親，愛之至也。」胡子曰：「然則壽之道何如？」曰：「愛敬其身而以壽其親，壽之至也。今夫稱觴以爲壽而已矣，夫人能稱觴也。祈難老以祝壽考而已矣，人能祈祝也。彼所謂齒也，非壽也。夫壽也者，德立而不朽，道恒而無疆。是故壽有三品矣，上壽善親，其次顯親，其次尊親。飭行修職，爲名大夫，人將謂其父曰名大夫之父也，是謂尊親。尊親者，其壽一世。行道乎身，揚名于後，人將謂其父曰賢者之父也，是謂顯親。顯親者，其壽十世。立志以篤學，致學以入聖，諭之乎親，順之乎道，人將謂其子曰希聖之父之子也，謂其父曰希聖之子之父也，是謂善親。善親者，其壽百世。百世之謂萬年，萬年之謂無疆。無疆萬年，善之謂也。豈特稱觴之壽年齒之祝而已哉！《詩》曰『眉壽萬年』，又曰『壽考無疆』，其善祝也夫！今子致愛敬以壽其親，請歌二詩之詞，以薦三壽之祉。」

送臨江府通判麥君之任序

惟嘉靖五年九月〇日，部推南京國子助教麥子孟陽爲臨江通判，專掌巡捕。甘泉子曰：「甚矣，通判之難爲也！夫通判有一郡之望，無太守之權。無權故澤難流，有望故責易至。責易至而澤難流，甚矣，通判之未易稱也！況臨江乃警盜之

區，捕盜有幾事之虞，非夫廉能知勇者，莫克當之。」或曰：「若麥子者，可以爲廉能知勇乎哉？」甘泉子曰：「近之矣。」曰：「何徵？」曰：「盍觀諸！夫觀廉者於臨利，觀能者於臨事，觀知者於臨疑，觀勇者於臨艱。吾嘗試之于監收矣，一芥不取，如其廉也；會計以時，如其能也；宿弊以察，如其智也；風力漸見，如其勇也。」或曰：「有是四者，士之難也。而銓曹不以爲科道部屬，而乃處之郡佐焉，何居？」曰：「今明天子重民事，詔擇郡守判，守之貳也。彼銓曹或聞麥子之賢，故越資而推陞之歟？不然，何爲其速邪？未可知也。雖然，吾不以是多麥子也。吾將期麥子於學也。」或曰：「夫廉足以守身，能足以濟事，智足以察幾，勇足以威奸，是臨江不足治矣，惡乎學？」甘泉子曰：「吾不以是多麥子也，吾其期麥子於學乎！夫學以成德，德以致用，大人也。吾觀今之世，矯而廉者，非至廉也，有時而墨矣；强而能者，非良能也，有時而罷矣；察而智者，非明智也，有時而昏矣；激而勇者，非大勇也，有時而懦矣。可不懼乎！昔孔子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夫文以禮樂者，學之謂也。學以成德而致之用，則體用俱備，如彼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沛然而四達矣。是故澄天下之源者，莫大乎廉；幹天下之蠱者，莫大乎能；通天下之弊者，莫大乎智；當天下之任而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勇。夫如是，雖推之天下可也，而況一臨江郡哉！」黄門林子，樂善人也，聞之，謀諸鄉彦，請曰：「麥子素在教下，幸書以爲贈言，俾以仕以學，而奉以周旋焉。」

送劉中山還永豐小序

中山子劉子携其姪濬來訪予觀光之館，將歸永豐，求贈言。甘泉子曰：予何言？然吾嘗聞矣，學以入道爲至，人以至聖爲成，心以立中爲要。心不中正，邪也；故曰「思無邪」，故忘助皆邪思也。人不至聖，非成人也，故子路問成人。學不入道，猶不學也，故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也者，入道也。故欲求至聖者，必求入道；欲求入道者，必求中心。中心則斯道可見矣，入道則賢聖可幾矣，是故至聖至矣，中心要焉。昔者七十子三千之徒，皆學於孔子，才藝行義者，至不少也，患難流離，不違其師，固心悦而誠服之，彼豈皆不自以爲得道者哉？子貢乃曰，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然則入道至聖，其必有門矣乎！不得其門，皆外望宮墻者也。故得其門而不至聖者有之矣，畫也不得其門而能至聖者，未之有也。畫而畫也。今夫世之行一孝，則曰此道也；行一弟，則亦曰此道也；守一節義，則亦曰此道也；其果可以至於聖乎？《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山子平日得於趨庭，游於白沙，其必亦聞此也乎！於其歸也，申以贈之，庶各自力，毋自畫焉！中山子何以處我？嘉靖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敘壽聞人母

聞人生詮問壽母之説。甘泉子曰：吾聞之，而母出諸王氏，王氏之善之文，足以自壽矣，而委善於子。子可不知敬其親之身，以成大孝乎！是故德業不修，曰如不

孝也，故立身行道，可以顯親壽矣。行止弗莊，曰如不孝也，故矜莊可以不辱親壽矣。事君不忠，交友不信，曰如不孝也，故忠信可以不耻親壽矣。君子行此四者，以壽其親，壽之至矣。吾子勉之！嘉靖乙酉秋甘泉居士書于南雍。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九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十八篇

聖學格物通大序

臣若水序曰：

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静安慮，行也；知行並進，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物格順循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者，其本始之謂乎！彭龜年曰：「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南軒曰：「自誠

正以至平治，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脩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古者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欲其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欲其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欲其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欲其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欲其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欲其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

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藴矣。

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地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高遠之求？」或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踈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兼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

贈太常邊華泉應召提督四夷館北上序

嘉靖六年夏，華泉邊先生由南京太常卿詔改北提督四夷館，南都士大夫咸榮其行，相與言曰：「夫華泉子入仕三十餘年，敭歷中外，而遷轉出入南北太常者五，曷爲其然歟？夫太常之職，非閑於禮樂，能

協神人，和上下，通遠近者，莫克居之。華泉子其有以致之也！」或曰：「華泉子媚於才華，詩必似杜，文必似韓，書必似晉，以此收聲於時，時則重之，而致然歟？」曰：「此華泉子之餘事耳，不寧惟是也。」曰：「華泉子博學浹聞，於書無所不窺，於古今無所不究，以是通達禮樂，柔能遠邇，又旁習於華夷譯語，以是而致然歟？ 其兆之矣。」曰：「此華泉子之裔緒耳，不寧惟是也。」於是其僚栢齋何子以告於甘泉子，曰：「子宜有言。」水曰：「水也何言？ 無已，則言也，異乎二者之撰。」

若華泉子者，於四夷之事，其優爲之哉！ 今夫山木之枝，尚有其本；涓涓之流，亦有其源；而況於人乎？ 而況於君子之學者乎？ 夫五常同體而異用，五行同氣而異質，五采同質而異色，五土同運而異風，五方同聲而異音，五民同心而異言，五書同畫而異象。知其異，所以致殊也；知其同，所以致一也。致一者盡理，致殊者盡分。理之與分，一而已矣。今夫人之有生也，自懸弧矢，已志於上下四方；夫上下四方，即己性分内事也，故曰一而已矣。然則華泉子之學，其亦若是乎哉！ 於四夷之事，其優爲之也已！ 行將登樞要，坐廟堂，應天下之務，同四方之風，以輔成四夷來王之治，亦推此同心，盡此性分，致此理一焉耳，是故一致而萬化出矣。華泉子其往，亦不可不自以爲己任也！

問壽序

程生來觀光從甘泉子遊者六月矣，以其家君訥菴五月逢懸弧之辰，問於甘泉子曰：「轍也以侍教，不得歸稱爵，願聞壽之道，將寓于家君，可乎？」甘泉子曰：「子學

孔子，不聞孔門之壽乎？曰『仁者壽』。子欲問壽，盍先問仁？」程生曰：「願聞仁者之所以壽也。」甘泉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夫仁也者，人之生理也。得生理，則生生而不息。夫天地之長久，生生而不息而已焉耳。」程生請益。甘泉子曰：「願而家君仁其心，使心志虛明，渾渾乎，盎盎乎，與天地相似，則德不朽矣。」程生又進而請益焉。甘泉子曰：「願而家君仁其身，使四體胖焉而長春，坦坦乎，申申乎，與天地之周旋相似，則業不朽矣。」程生又進而請益焉。甘泉子曰：「甚哉，程氏之子愛敬其親也！其壽之無疆乎！欲而家君仁其子孫，以裕于後，使子子孫孫求仁焉，以生生於無疆，與天地之發育相似，則世德世業且不朽矣，其壽也，不亦至乎！雖然，前二者，吾子其致壽于家君，若夫後之貽壽于子孫者，吾於家君命子之久學于觀光，驗之矣。」

送別駕李君赴任柳州序

番禺璧山李生如鳳，爲南京國子助教，三載考績，一芥不取，一行不苟，一教不忽，諸生樂之，僚友依之，堂尊旌之，天曹賢之，召命時欽。捧檄至止，人皆曰李君非科道則部曹矣。及選，乃得柳州通判，人皆愕然，謂如鳳當有不懌然者。甘泉子曰：「淺哉，其望如鳳也！隘哉，其視天官也！且以爲柳判非別駕，別駕不足以展驥足耶？抑爲富民厚利不足以供欲耶？將盤錯之地不足以試利器耶？抑天官之治荒遠，反不以賢耶？將鄙夷之氓非赤子耶？赤子非元后父母之所矜惠耶？凡此皆非也。夫治，在體上德意而

普諸氓而已矣。」於是如鳳詣甘泉子曰：「翱也幸從子于南雍，三載矣，於學無所不講聞矣，獨未聞治民之道，敢請焉！」甘泉子曰：「噫嘻，如鳳！而謂治之與學，有二乎哉？夫道，一而已矣。夫學，剛柔合德，中而已矣；夫治，曰剛曰柔，中正而已矣。惟剛柔成德，然後可以治民，故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一以治己，一以治人，不剛不柔，厥德允脩。夫然，則盤錯可解，驥足千里，鄙遠斯仁，聖德覃被，人咸稱賢。將謂天官向乃擇人而治之也，匪薄柳也，富有厚利，孰大焉！何不懌然之有！李生其往欽哉！」

戊子二月

仁山汪子文集序

甘泉子曰：文也者，以言乎其心者也。心也者，一也。心不一，不可以爲心；文不一諸心，不可以爲文。文也者，本諸心，發諸言，而理於道者也。夫道，一而已矣。陰陽合一之謂道，剛柔合一之謂德，内外合一之謂性，心事合一之謂學，動静合一之謂神。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以經之，地以緯之，而天地之至文，皆原於一也。自書契以來，六經之文，一致者也。秦漢而後，文人代出，自數大儒之外，未聞一言有概乎道者。不知而作者，比比而然。成化間，順天治中有徽州汪仁山氏循者，其殆庶乎！汪子初從定山莊子聞白沙先生之學，即奉以周旋。予始於定山狀中得其數語，異之。及予涖南雍，其子戩者從予講學，納其先君子之文若干卷，予讀之，果尊信白沙之學者，而於紫陽，反若不能釋然。然若汪子之文，蓋概乎其一者也。使其不遂早世，培其根以達其枝，廓

其端以致其光大，追諸儒之軌，以由六經之道，豈可量哉！雖然，其去世之記誦詞章，模倣形似，軟熟腐爛，魄存而神喪，無一言概乎道以稱文者，遠矣！予有感於僅見之餘而憾其所志之未終，遂爲序之以付戳，俾刻之，毋使其泯而無傳焉。戊子二月

和州志序

甘泉子曰：王國郡邑之有志者何？以志志也。志志也者，將以宣心術之運，順民物之情，盡幽明之故，以通四方之志，爲民極焉也。是故夏后氏之有天下也，爰作《禹貢》，而九功惟叙；姬周之有天下也，乃作《職方》，而兆民阜成。世謂《禹貢》爲水土之書而已耳，謂《職方》爲疆理之典而已耳，其可乎哉？

《和州志》，其易侯之所以治和之志乎！是故表郡縣，志沿革也；志疆域，示土俗也；志建置，示興作也；志職官，示賢否也；志學校，示教也；志兵防，示備也；志食貨，示養也；志祀典，示祈報也；志溝洫，示農事也；志科目，示賓賢也；志名宦，示勸官也；志鄉賢，示風士也；志武勳，示詰戎也；志女德，示勵貞潔也；志祥異，示儆戒也；志藝文，示華彩也；雜志，示賤雜也，異端曲技之流也。故沿革明而民知故，疆域明而民知方，建置明而民不困，職官明而上知勸懲，學校明而士知興教，兵防明而下知戒備，食貨明而民不匱，祀典明而民志不淫，溝洫明而農利興，科目明而士知勵，名宦明而官知勸，鄉賢明而人知慕，武勳明而將知懋功，女德明而節義有興，祥異明而庶僚克謹，藝文明而邦國有華，雜志立而仙釋邪慝之風息。然則志也者，其治化之具乎！

惟皇列土經野，設官分職，有隆有污，以守以令，故首之以郡縣。爲郡縣者，必有界分，故次之以疆域。疆域之中，不能無興作，故次之以建置。所爲建置者，官也，故次之以職官。職官之治，莫先於教化，故次之以學校。教不率者，寇也，寇必有兵，故次之以兵防。兵而無養則窮黷，故次之以食貨。爲民食者，必有祈有報，故次之以祀典。幽有鬼神，明有民事，故次之以溝洫。溝洫者，民事也，養也，民得養，而後賢才興，故次之以科目。科目之興者，必有仕宦之賢、名世之士起之也，故次之以名宦。名宦之所興，必有善類從焉，故次之以鄉賢。鄉賢者，文也，有文必有武，故次之以武勳。鄉賢、武勳，丈夫之賢也，必有女丈夫焉，故次之以女德。匹夫匹婦，可以動天地，況人事治忽之感召乎？故次之以祥異。祥異者，政事之休咎，休咎之發，必有文獻焉，故次之以藝文。藝文，末也，過此以往，則仙釋方技之流，不足數矣，故次之於末焉。故君子於斯文也，可以知和之政矣。嘉靖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贈黄門林君舜卿考滿入京序

嘉靖戊子六月二日，南京户科給事中林子舜卿三載考績于京，厥僚趙子、方子、丘子、柯子謂予曰：「盍有言以壯其行？」或曰：「林子之考績也，事歟？言歟？道歟？」應者曰：「林子者，以道爲體，以事爲用，以言爲職者也。」

甘泉子曰：太上貴道而忘言，其次貴事而幾言，其次貴言而極言。極言非世之福也。大道之世，羲、農、軒轅，渾渾爾，沌沌爾，其君臣相忘於道，如魚相忘於水，故

不言而信，不辨而理。至德之世，唐虞，蕩蕩爾；夏、商、周，穆穆爾；其君臣相順於事，若決河，若轉環，言出而都俞，丕應而徯志。道德之衰，叔、季之世，諤諤爾，蹇蹇爾，其君臣相疑於言，龍逄折首，比干剖心，嵇生血衣，朱雲折檻，相死相敗於極言。是故《大易》納牖遇巷，禮不顯諫，事君務幾諫而薄犯顏。孔子從諷諫左師回太后，孟子不言於齊王而攻邪心，魏徵願良臣，程伯淳不用文字而感以誠意，諸聖賢者，果貴極言耶？幾言耶？明諍顯諫耶？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期致斯世於大道而相與忘言耶？然則林子之爲績，蓋有在矣。林子産于瓊，海岸孤絶，厥質淑異，不剛不柔，亦德正直，亦德忠厚，非其道歟？銷乃糧芻鹽魚，給乃布花襖袴，揭查乃軍民黄册，點乃操軍，估乃金箔硃絲漆鐵，存恤乃軍士，審乃陳言，非其事歟？人皆譊譊，子獨默默；人皆諤諤，子獨確確；默不失寡，言不失多。至於桃李溪成，豚魚孚及，言若不出而人從，不動聲色而事集。故其在市氓，市氓感之曰賢；其在多士，多士感之曰賢；其在大夫公卿，大夫公卿感之曰賢。其果貴極言耶否耶？使其日在帝之左右，則以其幾言之感遇聖明，進德修道之會，略人政適間之煩，致至誠格心之力，則不言而治理，駸駸乎大道之世，可望矣！於其行也，盍欲與之忘言。

送少京兆黄復齋先生遷順天序

復齋黄子産于隆慶，給事于金臺，丞于順天，補于應天，乃今復丞于順天。人或謂黄子北産也，不宜于南，今復北，宜也。應天尹天游陳子謂甘泉子宜有言。

甘泉子曰：信若言也，夫天無二，然則南北弗同天歟？胡越之子聲相似，南北不同質歟？四海聖人一心一理，然則南北不同心而異學歟？是故人有南北，天無南北；文有南北，質無南北；事有南北，心無南北；治有南北，學無南北。故學一於心，心一於質，質一於天。天者，一定也。故君子之道，務本而已矣。是故君子言人，必先天；言文，必先質；言事，必先心；言政，必先學。盍觀聖人之事天乎？器用陶匏，貴朴也；牲用特，貴一也；角繭栗，貴誠也；掃地而行事，貴質也；言崇質朴，致其誠一於天也。君子之政學，反本質而合之於天而已也。是故古之君子之於政學也，質勝文而成者十九；今之君子之於政學也，文勝質而敗者亦十九。語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黃子者，彼其心忠信也，端確人也，全質於天，不鑿於人者也。其學而不已，造于天德，何難焉夫！何以故？天之道，質朴誠一而已矣夫！然則黃子之在北，猶其在南也；其在南，猶其在北也。均是天也，均是人心也，兩京兆固天下之首而上下之交也，有以事乎上，有以惠乎下，今又近矣，故以此事上，則可致君爲堯舜之君；以此治下，則可使民爲唐虞之民；是在黃子勉之耳！天游子因復齋子寓諸仰止，黎子其謂然否？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贈宮諭彭芝田還朝序

甘泉子曰：甚哉，館閣之臣不可以不知心學也！夫館閣，論道之臣也，上以己正君，下以身取人。上以己正君，故君德成而化行矣；下以身取人，故善人多而化

普矣。故君相知學，則人化之，無不知學，而百僚皆知學。百僚皆知學，則士庶皆知學。道德一，風俗同，而天下治矣。甚哉，宮館之職之重也！故宮館知學，則他日爲閣相知學；閣相知學，則人君知學，而天下無不知學矣。惟其重也，故不惟其官，惟其人。夫惟其人，故博而求之，約而取之，舉而任之，久而觀之。人品定矣，於是志行章矣，才美見矣，德業著矣。夫然後登之，或取之朝，或取之野，或取之内，或取之外，或取之臺省，或俄而入，或俄而出，凡以得其人而已。與夫出於一日之偶、一人之私，而遂以循至輔相，驕吝終身，轉胥及溺，以悞人國家者，何如耶？自唐宋之名儒，我朝之宋、楊、薛、李諸名相已然，而又何惑也！其在銓曹，吾所知者，吾鄉芝田子彭子仁卿甫，於予有試矣。予在翰林，有所著作焉，人或呶呶，彭子唯唯；予在南雍，吾有行焉，群疑洶洶，彭子贊贊，庶其勿易；予在京邸，人或謂宜舉諸，中心未然，彭子亦曰不必然。由是觀之，則彭子之所養，可知矣。以特旨選入，爲春坊諭德。人或疑焉，識者曰：「子盍商之！彭子之志行如此，視於某也何如？」曰：「過之。」「其才美如此，視於某也何如？」曰：「過之。」「其學業如此，視於某也何如？」曰：「過之。」夫然後衆乃翕然而信之。

今年秋，奉命偕學士張亭溪先生來主南畿鄉試，所謂金玉相輝，藻鑑交映者也。既畢事，人又考其所得士，相與嘆曰：「甚哉，南畿得人，於斯爲盛矣！」於是循名以指其實，曰某也志士，某也才美，某也德行，盡淮海維揚之産寓，兼德行道藝之英，如厥貢三品之金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卉服織貝之篚，橘柚之包，異品而同珍，

他日可爲瑚璉、禮樂、神明、賓嘉之用者，咸以歸之天府。又況由是而推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將見志行才德之士，由宰輔以及于庶位者，比比而是。其利豈不博矣！夫所謂下以身取人，於今漸見其效，至於所謂上以輔君者，是在彭子自力焉。

今聖天子留神心學，彭子行將還朝，所以積之於身以格于上，不徒講説之事，而致感通之誠，以期君臣協一，爲道德風化之本者，彭子其自勉之哉！是故上下遠近一於學，而王道畢矣。吾老矣，猶幸及親見之於彭子之行也。鄉大夫京兆天游陳子、奉常毅菴黄子，與夫嶺海縉紳之彦，請書以爲彭子贈。嘉靖戊子九月九日

贈司空何栢齋應召遷北部序

夫道，一本者也，是故政學心事，一貫而已矣。故舍政事而語心學者，謂之虚；舍心學而語政事者，謂之迹。若夫神明乎萬事萬化之間者，其心事學政之合一矣乎！故虞、夏、商、周之君臣所與論政，莫非學也；孔門之師弟所謂求仁，莫非事也。故其語學，則曰「使民如承大祭」，孰非事乎？其語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孰非心乎？其告哀公問政，必推本於學，是故由九經而推本於道德，由道德而推本於天人之道，以極於誠明，孰非心事政學之一貫乎？子貢曰：「得其門入者寡矣。」雖夫子當時亦嘆知德之鮮，況後世乎？

予昔在翰林，嘗與栢齋何先生語存心應事之要，必專於是而不滯於是。栢齋

曰：「專於是，則吾既知之矣；又謂不滯於是，則吾不知也。」曰：「豈不聞無在無不在之説乎？一於不在，則離事以爲心，是之謂虚；一於在，則以心而滯於事，是之謂迹；無在無不在，則本體澄然，神明乎酬應之間，是爲心事合一。斯理也，乃精一一貫之道也。心迹判而道之不明也久矣。」自此話言而後，栢齋忤權臣，出爲州，爲府，爲憲副提學，入爲南太常，爲貳冬官卿。予時亦以憂去位，以病居山，起爲侍讀，爲南祭酒，今亦忝貳天官。迴頭相與話言之時，垂二十載，而會晤於南都，又三四星霜，猶能記憶舊説。雖未暇一一相琢磨，嘗見栢齋與人論天下之事，每若風發，於民情之休戚，政治之利弊，事理之成敗，天地之高深，陰陽之蘊奥，鬼神之隱顯，律曆之度數，開口談之，亹亹不絶，若懸河而下，沛乎其不可禦，而各有條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予則若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惟有往時心事合一、體認天理之見，妄意從事於聖途，至今未能脱駕。何日了手，其可懼也已！可愧也已！

今年秋，廟堂推重栢齋之學行，轉之北工部。北工部，猶夫南官也，盖所以致推重之意，將大用之也。四司僚屬何君諸君十有二人，詣予請言爲贈。予曰：「予夙所知敬畏者也，夫何辭焉！」無已，將申舊説以爲栢齋公贈乎！

夫今之工部，古之司空也。昔者大禹作司空，平水土，成天地，修六府，和三事，而萬世永賴，乃宅百揆，盖自其精一執中之奥以神明之耳，其亦心事政學之合一矣乎！古之百揆，今之宰輔也。栢齋之往，由司空以躋百揆之職，當宰輔之任，可立待矣。明孔子一貫之學，以達大禹精一之道，治心以通乎事，由學以兼乎政，下以正

己，上以致君，君臣一德，則天德王道之機在我，而三代正大光明之治可成矣！予謹書以贈，且以俟焉！戊子九月

送南京户曹余君轉吏部考功序

七年冬，南京户曹余君思孝，承部檄轉銓曹考功主事。思孝造新泉精舍，問於甘泉子曰：「胤緒也自南雍承教於子，且四年矣，與聞聖賢之心學，行且有事于考功，不識此心之所以合於政事者何居？胤緒也惴惴乎惟知人是憂，惟殿最之難是懼。惟子詔之！」甘泉子曰：「何事而非心也？故有是實心，則有是實事。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吾未之聞也；無其心而有其事者，亦未之聞也。前子爲户曹，監復成諸倉、應天衛諸倉，其嘗究心於糧務矣乎？推是心以往，無不可也。且子學於孔子者，亦聞孔子之仕乎？昔者孔子之聖，備一貫之道而心事一，故爲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平，其即一貫之心也。爲中都宰，爲魯司寇，攝相事，誅少正卯，斬侏儒，其即會計料量之心也。子前監諸倉，諸倉之官攢咸曰公矣，諸衛之軍士咸曰平矣，户曹之僚佐、司徒之卿貳，亦曰公且平矣，推是心以往乎何有？」曰：「不識此心之所以合於公平者之形何以似？」甘泉子曰：「吾子於户曹之所職，以出納者有量乎？」曰：「有。」曰：「有概乎？」曰：「有。」曰：「然則所謂公平者，可知矣。惟量也有龠，有合，有升，有斗，有斛。龠十爲合，合十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龠不可以受合，合不可以受升，升不可以受斗，斗不可以受斛，如三德宜大夫，六德宜諸侯，非至公之道乎？惟概也以概之於斛、斗、升、合、龠焉，粟之有餘者，不能枉之使不足，不足

者不能枉之使有餘，如大夫優有六德，可升之諸侯，諸侯僅有三德，可降之爲大夫，非至平之道乎？ 故心之公者如量焉，至矣；心之平者如概焉，至矣。 子既以公平之心行公平之事於户曹矣，推是心也，於知人殿最乎何有？ 惟公則明，明則智，智則能量人而才之大小不忒矣；惟平則正，正則義，義則能概人而官之升黜不僭矣。何憂乎知人？ 何懼乎殿最？ 夫天官之職，在統百官，均四海。 均也者，公平之謂也。子往爲僚佐，其敬勉之哉！」於是户曹十三司同僚之彦張君淮、唐君翺等，凡三十有一人，請書以爲贈。戊子十一月十四日

會極約序

昔后皇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鄉大夫屬民燕射傳教于鄉，然後法令播，三物行，而百姓化淳。 夫上有后皇降之于上，下有鄉大夫致之于下，是故天下無不教之鄉，鄉無不學之人。 故先王之世，比屋可封，而民之於變歸極，用此道也。 是故上行其意，下行其法，不時月而可以風動天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虚語哉！

今聖天子登極以來，勵精學政，御製《敬一》之箴，恭下諭民之詔，播示天下，其即古昔后皇降德之盛心乎！ 於今且四五年，天下家誦其言，而户習其文矣。 然而朝野之間，臣民之衆，其有能以身心服行「敬一」之學者乎？ 夫《洪範》「皇極敷言」之訓，蓋欲使臣民歌詠以得於心，約其偏以歸于中正之極也，豈直爲觀聽之美也哉？ 從予游者，唐府紀善周君衡，外病人聽，内藴天聰，志聖賢之學有年矣。 一旦聞「敬一」之訓，乃作而言曰：「生幸遇堯舜

之君，病無致澤之任，而又不能爲唐虞之民，以鼓舞於化育之下者，是棄物也。」乃與其鄉之大夫士庶爲會極之約，設賓主執事之位，揖讓獻燕之儀，舉壺射之禮，動鐘鼓詩歌之音，宣箴訓之意，所以感人心而振其德，以入于敬一之教，成一鄉太平之風焉。約既成，於是行于宜興。宜興之士氓皆欣欣然來觀，曰勿私吾鄉也，乃行于維揚之墟。維揚之士氓皆欣欣然來觀，行於新泉之館。旁泉之士庶來觀者，如堵墻然，咸謂：「吾等幸生爲太平之人，可以負此並生之恩乎？」甘泉子聞之曰：「嗟乎，道通之善也！教萬安、邵武，而萬安、邵武之士化；尹應城，而應城之人化。今仕唐府，以病歸，猶能體行聖教以善其旁鄉之人如此，非古所謂鄉大夫之賢者歟！使鄰四鄉之人聞而興起焉，則必行之；四方之鄉之人聞而興起焉，則必行之；由是四方之郡省王畿以及朝廷大夫士皆樂爲之鼓舞作興焉，合内外上下，咸同于皇極敬一之歸，不惟其言惟其行，不惟其文惟其實，四海之外，人近天子之光，則太平可致，而三極立矣。然則周君此舉，其不爲之兆也乎！」史生繼源乃刻之新泉精舍，以廣聖明之教焉。

贈光禄少卿周君用賓赴京序

周子用賓舉進士，謝病而歸，居於寂寞之濱。南窺嶺海，北越洞庭，衡、湘、武當，以覽終南、太行之勝，飄然若駕孤鶴以遊於雲天之上。於是乎溷濁世界，泥塗軒冕，若將獨立物外而與灝氣逍遥乎無垠。甘泉子寓招之曰：「歸來乎，子其仕乎！夫世界者，子之爐鎚也；軒冕者，子之銜勒也。今夫金，天地之美也，弗爐弗鎚，則弗

精；今夫驥，天下之良也，弗銜弗勒，則弗馴。夫卑者抗之，高者孫之，過者抑之，不及者揚之，以協道也。」既十年，甘泉子出自西樵，於時用賓已累遷爲南京吏部稽勳司郎中，通乎世故，精于治理。七年冬，陞爲光禄少卿，四司之僚請有贈言。甘泉子曰：「夫道，中而已矣。精乃爐鎚鍛鍊之術，以致純正之德；一乃銜勒疾徐之樞，以行乎事物之間。惟精惟一，以執厥中而已。於乎！用賓之往，用濟傅説和羹，無徒有酒步兵！」

贈廣西少參陳君新陞之任序

嘉靖三年，予爲南監祭酒，餘姚陳君子文爲秋官郎，數過觀光之館，求益於予，予亦友之，爲大書五詩贈焉。七年，予遷南吏部侍郎，署禮部事，時子文爲儀制正郎矣，於予爲屬。予之于子文，於友以觀其志，於屬以觀其政。其志樂善，其政秉公，予甚重之。八年春，子文陞廣西布政司左參議，人或難其遠，其僚請予爲贈言壯之。予曰：以子之心，達子之政，樂善而秉公，且優於天下矣，而況參藩乎？而況於廣右乎？夫刑曹之理，猶禮曹之理也；禮曹之理，猶藩參之理也。禮曹所轄之人之心，即刑曹所轄之人之心也；刑禮二曹所轄之人之心，即廣右之人之心也；廣右之人之心，即子文之心也；子文之心，即皐陶明刑之心也；皐陶明刑之心，即伯夷典禮之心也。以子之心，達子之政，於兵刑之事，則自其和衷協中之心發之；於禮際食貨之事，則自其寅清之心發之。推是心也，何内外遠近地里之間！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況於聖教所被、大舜過

化所及之地也哉！子文其往矣，毋棄乃學，毋泥乃行！己丑三月十四日

贈廣東參議王君之任序

武庫王子子崇，游新泉而問學焉。甘泉子曰：「夫學，斯斯而已爾。」他日，擢東廣之參議，主糧事，問政曰：「先生，廣産也，必達其故。」甘泉子曰：「夫政何故？夫天下之故，斯斯而已爾。」「何謂斯斯？」曰：「斯斯，心而已爾；斯斯，理而已爾。斯心斯理，學與政一者也。」請益，曰：「昔者孔子之聖也，却萊夷之兵，而還汶陽之田。其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料量平而已矣。」曰：「夫子之聖，如斯而已乎？」曰：「此夫子之所以聖也。其却兵還田，非魯之力能制齊也，其誠心正理之發，足以懾服之也。會計之當，料量之平，非瑣瑣于簿書者能辦之也，由聖人心之平而理之當也。今子崇從事於聖人之學，又由兵曹以出理糧儲，其心惟平，惟誠於理，惟正惟當，以斯心斯理達斯政也，夫何有！」嘉靖己丑三月〇日

賀封君洞雲張先生暨太君沈夫人雙壽序

惟八年春，南雍少司成貞齋子江子率其六堂之屬，過新泉，拜而言曰：「大司成甬川張先生之嚴翁洞雲居士者，隱德也。以甬川翰林檢討之貴，封其官如甬川，詔加四品服，而不能爲之榮。其慈親沈夫人者，媲德也，封其秩如封君，而不能爲之亞。洞雲先生以今年秋壽躋七十，而母夫人復數齡以長，具慶媲美，同德並榮，延于無疆。甬川先生以不獲親戲綵衣、躬進壽觴爲歉，請先生之文以致壽，且以紓其思

親之懷焉。」甘泉子曰：「夫具慶並榮，固人間之希有，而綵衣進觴，亦人子壽親之疏節也。盍求所謂大壽乎？」「曷謂大壽？」「其娩美同德之謂也乎！其無疆之謂也乎！古之頌壽者，曰眉壽萬年，曰壽考無疆。夫古今天下，豈真有萬年無疆之人哉？而以頌之不已，誕乎？解之曰：夫所謂萬年、無疆者，非但歲齒之謂也。如其然，祝頌之淺淺者也。是故君子有無疆之道矣。故立德無疆，立功無疆，立言無疆。是故大壽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或曰：「若封君、夫人者，可以致三壽矣。洞雲翁博學篤行，窮《易》理數，究于天人，達於義命，而外視黃金。夫人德性嚴正，勤勵慈惠。斯不亦謂之德乎？宜進立德無疆之壽。庭闈孝謹，惇乃鄉俗，篤生賢嗣，憲于邦家，斯不亦謂之功乎？宜進立功無疆之壽。洞雲翁詞不妄發，詩律和暢，追于唐風，而夫人發言處事，契于內教，以勖夫子，斯不亦謂之言乎？宜進立言無疆之壽。」曰：「是吾所謂同德娩美，壽于無疆者也。是之謂大壽大祝。然而所謂無疆者，非止在二親之身之謂也，又將在乎成于其子之身之謂也。今甬川先生盛德大業，進而未艾，功與位崇，言以道顯，所以致其親於無疆之壽者，豈有極乎？豈有極乎！」

送京兆陳天游先生致仕歸浮丘詩序

嘉靖八年夏，應天府尹陳天游先生一旦慨然上疏，懇乞致仕，以全餘生。天子軫念其情辭之切，詔許之。天游先生欣欣然有喜色，甘泉子詰焉，曰：「古之人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幸遇聖明勵精圖治，臣子宜樂而行，今子乃樂而違之者，何

居？」先生曰：「吾有浮丘書院，吾歸焉，將以求吾所大樂也。」曰：「然則子之所大樂者，可知矣。吾曹與子，皆游於宦海者也。乘長風，駕巨舶，凌萬頃之波，臨不測之淵，一失利則舟楫不能與性命謀。今子則既登高岸矣，將以是而樂乎？」曰：「然，而非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吾感夫吾年過伯玉之知非而尚圖武公之儆戒，將以是歸求吾所大樂也。且神已告我矣。方吾拜疏將行，筮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甘泉子曰：「然則公之所大樂者，可知矣。得非《易》所謂尚其事乎？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非其事乎？雖然，匪但神告之已也，人將感之也乎！昔聞之，子之爲户曹郎也，今首相邃翁方爲冢宰，拔置天曹，署其考語，曰『不事表暴而在中之美日章』。今子之得請也，得非邃翁信子所志，入告于我后，以遂子之高也乎？雖然，匪但爾也。西樵方公，今爲冢宰，知子之志之深，嘗薦用之矣，得非贊于邃翁，以遂子之志也乎？是未可知也。然而日章之美，諸公必已信之矣。」或曰：「敢問日章之美與高尚之事何以徵？」曰：「觀先生爲《聖學》之銘，以契乎《心性》之圖，達江門理一分殊之指，以上會乎孔門一貫之學，所謂日章與高尚之事，將於斯乎在矣！」於是凡吾同鄉之彦，各爲詩歌，餞送于都門之外以榮之，謂水宜爲序。水曰：「夫君子之進也有三，其退也有三。太上爲道，其次爲時，其次爲逸。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獨行其道，此以道爲進退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周、孔、孟是已。見幾解組，辭榮畏盛，此以時爲進退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疏廣、疏受是已。遯世長往，伏而不謁，此以隱逸爲志者也；古之人有行

之者，嚴光、周黨是已。今天游先生之去，所志在道，將追孔孟之途而究其樂，其視周、嚴以隱逸爲高，不侔矣；其於二疏畏時而退，有賢哉！大夫之稱，車兩餞送之榮，未知何如耳，安知他日不尤侈其美而傳之無窮也乎？予爲推其志，高其事，以爲諸作之引，以爲縉紳鄉里之光。」嘉靖八年夏五月

贈新陞寧國府太守屠君文厚之任序

嘉興屠君文厚，以御史擢寧國府太守。且行，問治理於甘泉子，且曰：「吾兄弟三人者，皆門下士也，幸不鄙而惠教焉！」甘泉子曰：「子於吾義分舊矣！況又賢而恭勤，虛以受善，吾敢有愛於言乎？」曰：「願聞其言所以治。」曰：「遂爾生，復爾性，而治道畢矣。」曰：「如斯而已乎？」曰：「遂爾生，復爾性，雖措諸天下而可也，況一郡乎？」曰：「何謂遂爾生，復爾性？」「今夫民物者，同得天之生，同受天之性者也。故遂生者，匪直遂彼之生，遂爾之生也；復性者，匪直復彼之性，復爾之性也。是故物我一體矣。《書》曰『痌瘝乃身』，故『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與贊化育而參天地。然則謂之曰爾生爾性，不亦宜乎？」曰：「其道安在？」曰：「道二，養與教而已矣。是故非養曷教矣？非教曷養矣？孟子制其田里，薄其稅斂，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寧國爲京畿四輔之地，自撫巡之外，無藩臬相制之煩，無賓客往來迎送之勤，宛若古諸侯之國。位如彼其尊矣，權如彼其專矣，又爲我聖祖渡江始用

武之地，詔盡蠲其租稅之入，民有衣食之饒，地無遊丐之子，官免催租之毒，是田不改闢矣，稅不改薄矣，民不改足矣，上不改惠矣。屠君之往也，第因其衣食之足而教之禮義，俾收其田稅之入，各率爾妻子，各養爾父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化行焉。是四境之民，遂爾之生，復爾之性，而治道畢矣。夫今之人心，即古之人心也。子無曰古之循良不可復爲也！」乃因其僚俞君、張君、十三道諸賢之請，書以贈之，且以屬望而俟其成焉！嘉靖八年夏五月○○日

宣城陳氏族譜序

甘泉子守南雍，宣城陳生大林從游觀光館，問學而歸。厥既三載，復拜于新泉精舍，而言曰：「林也領吾師體認天理之教，歸與族人服之，不犯有司者既二年矣。家有千口，皆受夫子罔極之恩也。林修家譜，願夫子序其端，以終教焉。」

甘泉子曰：大哉，子之志乎！其知立人之道乎！夫自宗法壞，則倫理紊，倫理紊則愛敬衰，愛敬衰則仁義滅，仁義滅則人道不立矣。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仁義之道，理一分殊而已。故理一分殊之道，莫先於家，莫明於譜也。譜作，則縱而觀之，由吾子姪而吾兄弟，而吾伯叔考，而吾祖，而吾曾祖，而吾高祖，以及于始祖焉，其同氣而理一矣，寧忘愛乎？自其錯而觀之，由吾子姪之子，而吾兄弟之子，而吾伯叔考之子，而吾祖之子，而吾曾祖之子，而吾高祖之子，以及于始祖之所出焉，尊尊親親，其義異而分殊矣，寧忘敬乎？知一本而愛，則知所以爲仁；知分殊而敬，則知所以爲義。仁義盡則家道正，家道正則教化行，教化行則風俗厚，風俗

厚則天地位、萬物育，而人道立矣。譜之義，不既大乎！且吾觀生之譜也，亦既知世有文人矣。在唐與昌黎齊名者，有商祖焉；在宋與晦翁同榜者，有天麟祖焉；爲賢州守者，有隆祖焉；爲名進士者，有應庚、應申祖焉。若文溪祖恕，不仕胡元之朝；若西村叔祖迪，甘死靖内之難。若祖顯之築城修堡，以衛鄉人；若祖進之修立家法，以訓子孫；若素菴考愷之事父惟謹；或以孝稱，或以忠顯，或以勇聞，或以文學著，衣冠燁奕，閱世有光。林也達理一分殊之道，而又率乃考之孝，慕乃祖之忠，奮丕顯祖之勇，文之以商、麟、庚、申公之文學，一恪遵于晴林之家法焉，則亦可以成人矣，則亦可以齊家矣，則亦可以敦教化、善風俗矣。達而位育，不外是矣。夫然後無忝厥祖，夫然後可以貽厥孫謀。《詩》曰：「聿修厥德。」傳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生其勉之！庶無愧於斯譜矣。嘉靖八年秋七月廿四日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一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十六篇

贈廷尉石厓林先生應召北上序

嘉靖八年夏五月，南京大理寺丞莆田林子以吉拜大理右少卿之命，贈行詩文且盈軸矣。林子謂寺副陸子伯載曰：「何如得甘泉先生一言？先生知我者也。」伯載以告甘泉子。甘泉子曰：「久矣，吾之訥於言也！吾有言乎哉？」曰：「雖然，必得先生一言，以利於行。」曰：「吾有二言乎哉？夫言，一而已矣。」曰：「何謂一言？」曰：「公。反公爲私，私爲官，爲反，爲内，爲貨，爲來；五者皆人也，故《呂刑》曰『五過之疵』，『其罪惟均』。公爲明，爲清，爲中，爲審，爲敬；五者皆天也，故《呂刑》曰『其審克之』，又曰『惟敬五刑』，『明清于單辭』，『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夫君子去五私、存五公者，而天下之訟理矣。夫廷尉者，天下之平也。是故公則平，平則和，和則泰，泰則上下交通，是以刑罰中，禮樂興，天地位，萬物育，休徵至，鳥獸格，天下太平，而治化畢矣。《呂刑》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夫天德者，天之德也。天之德也者，天之所爲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天之所好者好之，天之所惡者惡之，天之所生者生之，天之所殺者殺之，天之所爲也。爲天之所爲者，天理也，天德

也。是故明君在上，上與天主之；賢相在下，下與天輔之。上與天主之，故左右曰可殺，勿聽；卿大夫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曰國人殺之，天殺之也，非以我殺之也。下與天輔之，故君曰可生，勿從；左右曰可生，勿從；卿大夫皆曰可生，勿從；國人皆曰可生，然後察之，曰國人生之，天生之也，非以我生生之也。❶是之謂去五私、行五公，是之謂天德，是之謂『自作元命』。元命作自我，我即天矣。非心與天一，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斯！今石厓之往也，持其公正不私之心，擴其天德配命之學，不求同人而求同天，不求同俗而求同命，然則石厓之盛德大業，將垂於無疆矣！《呂刑》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石厓以之！」己丑夏五月二十日

贈奉常毅菴黃先生致仕歸南海詩序

嘉靖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毅菴黃子上疏，自陳求去，詔許之致仕而歸。或曰：「毅菴子懌然矣乎？甘泉子曰：『何爲而不懌然也！』自昔毅菴子之遷于茲，二年矣，語於人，必曰『吾老宜退』。曰『吾老宜退』，則詰之曰：『子年五十，未宜稱老，而動輒言退，何也？』曰：『子知吾來日之多寡乎？』曰：『否。』曰：『子既未知吾來日之多寡，又焉知吾年之老少乎？且吾素性直而有逸口，國武子好盡言以昭人之過，且將見殺，吾以是怵焉，則何爲而不歸？』吾以是知毅菴子之得歸，殆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何不懌然之有！」他日，黃子

❶「生生」，疑衍一「生」。

與吕子過新泉而語焉。黄子謂甘泉子曰：「好盡言以昭人之過，國武子所以見殺，吾戒之。吾欲謹言，何如？」甘泉子曰：「善哉問也！善哉問也！夫言，心聲也，由中出者也。子欲謹言，孰若謹心？謹心者，存仁也。心存故言不放，言不放故心愈存，而仁在我矣。仁在我，則語默進退，又安往而不灑然乎？《語》曰：『仁者其言也訒。』豈小小也哉！」黄子曰：「善哉存心！盍爲我書之以爲規乎？」甘泉子曰：「善。然而書諸言，不若書諸心。書諸心，是故心愈存而言愈謹，故不言而信；心愈存，故不動而敬。」毅菴子與予爲布衣交，同舟而北，吾知之天稟剛直，言不匿其心。其歸也，將與我進進於此矣乎！於是卿彦之在南都者，黄、唐、吴諸君輩，合鄉里十餘人爲詩歌贈之，請予書其説，以序諸首。

贈汝湖謝先生送親榮歸詩序

嘉靖庚寅，惟孟之春，謝侍讀奉常汝湖先生奉母夫人而歸，將行就道。觀者嘆曰：「賢哉，大夫！」甘泉子問之，則曰：「謝公有博雅之學，其斯以爲賢乎？」甘泉子曰：「然。然而未之盡也。」則又曰：「謝公有敏達之才，其斯以爲賢乎？」甘泉子曰：「然。然而未之盡也。」則又曰：「謝公有清麗之文，其斯以爲賢乎？」甘泉子曰：「然。合斯三者，其幾矣，然而亦未之盡也。不曰愛日之誠矣乎？夫愛日之謂孝敬。夫孝敬，君子所以動天地也，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準焉者也。」曰：「然則汝湖先生之孝之賢，可知矣。」

昔在正德之初，少傅木齋公伏閣請誅八黨以去國，汝湖方登高科，官翰林，則

曰：「吾可獨安乎？」亦謝病以隨。家居者十四五年，可不爲孝乎？嘉靖之初，公曰：「子際今新天子入繼大寶，求舊臣，子未可以出乎？」則曰：「唯唯。」奉所後母太夫人以來京師，朝進講于君，夕入奉乎親。居三年，思少傅公不置，則欲官于留都，以便省問，會少傅公被召起用而止，不可謂非孝也。其又明年，少傅公力求歸老而去，汝湖以講事，不得隨太夫人，思歸益切。尋聞少傅公居不安節，則色不愉，言不哂，乃拜疏乞將母而歸，以順適乎所後之情，兼致私養于所生之恩。天子俞之，得馳驛而歸，期親愈而來。非汝湖孝愛之所感，其能致是乎！今天子兼孝養于兩宮，以孝理于天下，故能推以體悉講臣之情若是。由是心也擴而充之，天下可運之掌矣。汝湖尚其無忘聖明軫念之至、禮際之周，其速還朝，以輔孝理之化也哉！同年諸公皆爲詩歌以贈其行，而期其來也。顧、徐二公遂俾水序其所以歌之意。水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此非愛日之詩乎？余當誦之，庸發諸公所永言之指云。」

送福建提學憲副潘君赴任序

惟九年六月，聖明勵精，欲新教化，銓選文行之士爲江西提學副使，以精膳郎中潘君潢薦叔任之，尋改福建。於是四司之屬咸造于堂，曰：「屬凡出補者，堂尊率有教言，矧茲惟學惟教之宗。惟不靳教言，幸俯賜之，俾不忝于屬！」中堂叙公先生以日于右泉叟曰：「次當在公。」泉叟曰：「夫斯學斯教，吾嘗試之矣。矧茲潘君之賢，其可以無言？言可不以其衷乎？夫提學之職，董諸郡州縣之學之官之教而已

焉矣。教之者，將以養其才以致之用而已焉矣。且夫養才者之與養木者，有異乎？曰：無以異也。用人者之與用木者有異乎？曰：無以異也。今夫場師之養木也，梧檟梗柟，木之美者也，由拱把養至於合抱，將以爲棟樑榱桷器械之用也。是故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故先王之於士也，立六德、六行、六藝之制以教之，爲鄉舉、里選、俊士、造士之法以用之，故養之用之者，一也。今之教者，必舉業文字程式矩度而已乎！今之舉者，必糊名易書字校而句量之而已乎！養非所用，用非所養，是愛人不如愛木也。」曰：「然則居斯世也，行斯法也，不失今之制而可寓古之道，則有之乎？」曰：「有。三場之文，惟有彝式，載在璽書；檢身之訓，惟有彝憲，具在璽書。然而離而二之者，則非也。夫惟二業合，則教斯在，而用斯在，是故教之者不外乎文字程式之中，而六德、六行之蘊已寓矣；用之者不外乎糊易校量之中，而選舉俊造之法已寓矣。」曰：「何居？」曰：「傳有之：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故藝書之而實寓焉，而況實藝並修者乎？是故觀者可以因藝而知實矣。昔者先王之治也，是以有德行道藝之教焉，二業合一之謂也。二業一，則三物之教、選舉之法，兼盡之矣。」曰：「夫二業合，則兼古今養用之法，是則然矣。然則二業烏乎一？」泉叟曰：「游藝而心存，執事而敬在，廣大高明之體，恒昭昭於誦讀臨文之時，斯二業一矣。二業一，則無事矣。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成而上者謂之德，成而下者謂之藝。是故德藝一貫也，上下一本也，心事一致也，體用一原也，是之謂至教，是之謂至養以達於至用。由是而成於事業焉，則王道行，而天下化淳矣，是謂至治。潘

君其不以吾言爲迂乎，尚往試之！」

文華盛紀後序

維皇建極，越厥九年，庶政聿新，諸禮咸秩。既乃釐郊祀，正宗祧，興内教，嚴外攘，雍雍肅肅。聖德謙虚，聖罔自聖，乃益脩文華殿講學之典，肇奠五帝、三王、周公、孔子神位，而祠告焉，俾時有拜瞻而興仰止景行之思，有若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儼然臨乎在上，質乎在傍，而與之對越下上，雍容於一堂之中而親炙之者。夫然後人人益信古今之一道而不外乎此心也。此心即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即天地萬物之心也。于時禮部尚書臣寔與輔臣講官同在瞻拜之列，親承聖天子之休命而對揚之，退而紀諸書，以傳盛事。謂臣某忝在僚末，宜序其後。臣拜觀之餘，乃稽首頓首而嘆曰：

猗乎盛哉！元首其明哉！股肱其良哉！是紀也，有尊師之道焉，有納誨之道焉，有啓沃之道焉，有風化之道焉。於御製祭告之文也，於九臣拜瞻之諭也，見聖明尊師之道矣；於詔諸臣各爲講章而期以交修之誠也，則仰見聖明納誨之道矣；於撰進講章之編也，則見啓沃之道矣；於内教之詩，則見風化之道矣。是故由能自得師之心推之，其必優乎！若有聞乎執中精一之授受、建極一貫之遺音矣；由納誨輔德之心推之，其必宛乎！若聞乎贊襄戒敕之諄切、黼黻鹽梅之交修，而罔予棄者乎！由啓沃之心而充之，則若有聞乎其都俞吁咈之聲、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矣乎！由内教詩章而觀之，則想見王風之雅，若有聞乎二南正家之音、王化

之始，一唱三嘆而有餘韻矣乎！斯時也，渢渢乎如天之斯運也，如地之斯承也，如陰陽上下之交通，萬物歡欣而無不遂也。夫道在恒久而已耳，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道也者，此心之誠，與帝、王、周、孔、天地萬物一者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夫無爲而成，至誠之積也，聖學之極功也。臣敢以爲今日上下咸有一德之祝，以成億萬年無疆之休！臣少讀帝、王、周、孔之書，每恨不生於其時，際遇其盛，聞其道而身親見治化之隆，今幸逢明良交會而觀斯盛紀，見斯盛事，又幸俾獲載名於其間，有與榮焉！故不揣而謹序于簡末云。

送廣西提學僉憲張君惟喬之任序

嘉靖辛卯三月，主客郎中張君岳惟喬承簡命廣西僉事，爰督學校，四司以例請贈言其序在予。

張君進而問曰：「夫督學，職教也。以今視古，如彼其久也；以廣右視中朝，如彼其遠也；未聞有行古之教而被之遠者。豈古今遠近，其教固不可同哉？」予曰：「盍求諸道乎？」問道之同否。曰：「盍求諸性乎？」問性之同否。曰：「盍求諸天乎？夫教原於道，道原於性，性原於天。天同則性同，性同則道同，道同則教同。是故天無二性，道無二教。」曰：「然則古人之道所以合於教者何居？所謂德行道藝者，宜若可行乎哉？」曰：「可。《記》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易》曰：『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周子曰：『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藴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是故德行道藝之致，一矣。司者觀其道藝之詞，而其德行可知矣，是德行道藝之教施，而鄉舉、里選之法寓矣。鄉舉、里選之法寓，而一道德、同風俗之治致矣。何古今遠近之間哉？不外乎當時之制而寓先王之意者，二業合一是也。莫之禦而不爲，非無其時也，無其心也。以予觀於子，則有是心矣。若夫潤澤而力行之，則在子之身矣。子嘗不就科道之選，其爲行人，諫武廟南巡，杖謫南監學正也；復行人，轉司副也；陞南武選員外祠祭正郎，爲今職也；所在有聲，直氣侃侃，擴而充之，模範在我矣。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教，何往不濟哉！」

送大光禄冼羅江先生之南都序

維十年三月，羅江冼先生以太僕少卿遷南京光禄卿，越月，且行。甘泉子餞焉，而與之道舊曰：

夫可以常知者，天也；其不可以逆期者，人也。不亮夫可以常知之天，而役役於不可以逆期之人，則惑夫！水也昔在弘治壬子，與先生同舉於鄉，歌《鹿鳴》而賓興，以觀光上國者七十有五人。當是時，人人皆有凌霄之志，攀龍麟、附鳳翼摩空之氣，今且四十年耳。前後凡去位者、而病者、而死者，不可勝紀矣，而吾二人獨存。人事果可以逆期耶？先生後四年而舉丙辰進士，予以老母無侍，不舉進士者十有三年，志終焉已矣。乙丑，感慈母之言，乃復舉進士。夫已志且不可逆知，況

人事乎？先生尹安仁，有聲，起爲御史，吾入翰林爲編修，而與同朝。先生爲御史，有聲選操，本筆資望，可通顯矣，而乞終養以去。後五年，吾亦以母卒于迎養之京邸而去越。居西樵山，棲烟霞之洞，而先生以母養既終，扣翳門之關，訪我於大科烟霞之麓，將卜山鄰焉，而未果。凡予閑居者八年，爲正德辛巳，志以爲終焉決矣。明年壬午，今上御極改元，下詔求遺逸，枯槁勃勃如復生意，有雲龍風虎之感，遂翻然應詔而出。由侍讀遷南司成少宰，以轉貳秩宗。其嘉靖七年，而先生以南通政參議起于家，尋遷太僕少卿，越二年，又陟今官。於是向時卜居終焉之志，皆若負焉，人事果不可期也！至於福善惡淫，天之道也，久而終定。先生爲安仁也，稱惠政；巡按于南郡也，稱明察；操筆都臺，則稱不阿權勢；去歸侍養其母也，不離膝下；至公府稱孝廉，以致連膺殊擢，受終祜焉。謂天之福善者，非耶？而水不足道也，亦嘗受教於君子矣。惴惴焉守其身，以不辱其親，若臨深淵，履薄冰，乃庶幾逭天譴，叨厚禄，忝清秩，徒以守正遲蹇，而幸免尤悔矣。天果不可以常知耶？《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命者，天也；僥倖者，人也。天者，機在我也；人者，機在物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夫天也者，理也。理，在我者也。吾求體天之理，配天之命而已矣，吾庸舍吾所可知而求夫所不可知者哉！鄉士大夫聞之，曰：「知言也！請書以爲贈言，遵古道焉！」

永興便江李氏重脩族譜序

甘泉子曰：邈矣哉！予觀於譜而知

君子之慮周也。宗法壞故無統，無統故無比。夫物未有無統而尊，無比而親者。不親不尊，亂危將至，君子有憂之，是故譜繼宗法而作也。譜明則人知宗，人知宗則知一本，而朝廷尊矣。命氏晰而類弗淆矣，支庶別而源流昌矣，居室康而人思令終矣，澤弗斬而國有世臣矣，禮通而情癰癰和矣，輔善則不肖者懲而人畏慕矣。是故野無奸俗，家無凶人。古之盛時，所以致刑措而不用。夫如是，則宗法雖亡而猶有存焉者，譜之益大矣哉！然而慕外者襲遠，眩己者略世，崇勢而賤遺，甘名而實亡，而古之意益大戾，是又譜之蠹也。於是宗法之遺，無餘矣。

耒陽南亭李氏之譜，其有古之遺歟！正宗顯類，略遠昭近，崇賢紀實；敦禮範，嚴祀事，聯族以禮，憲後以規；詳丘墓以追遠，榮國命而思報。夫是，固古之道也。夫宗法不可復也，得行古之遺者，其可矣！其可矣！

斯譜脩于二十代孫石屏君永敷，蓋知重宗、敦族、明倫，以顯于世者也。今其子弟户曹君易、御史君禖，並科聯貴，榮耀門祚，斯譜爲有光矣。二子懇予序。予序不足有增於譜也。有增於譜者，在子孫推譜明宗，以合於道。人人尊其尊，親其親，而天下平矣，豈直一家之慶已哉！

送大廷尉葛兩溪先生得請致仕還鄉序

徂歲己丑之夏，南京大理卿兩溪葛先生被召命而北。甘泉子賢之，贈焉，其詩有曰：「兩溪似溪水，澄然清且平。」兩溪先生曰：「吾非能爾也，吾願學焉。吾以學溪之清，可乎？」曰：「可。清則明，明故能照物。」「吾以學溪之平，可乎？」曰：「可。平

則公，公則能溥物。是故能照物，則妍蚩莫逃其形，而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庶物以不冤矣；能溥物，則慘舒不枉其情，而輕輕重重，生生殺殺，天下以稱平矣。兩溪先生既爲大理三載，遇是非曲直之紛沓焉，則曰：『吾何知焉？吾知守吾清耳。』遇重輕生殺之疑議焉，則曰：『吾何求焉？吾求守吾平耳。』故是非曲直、輕重生殺之疑議者，平反者，各各得其理矣。人皆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兩溪先生曰：「吾既已學溪之清矣，不有撓之而濁者乎？吾既已學溪之平矣，不有激之而傾者乎？且溪也有常長而不消者乎？一長一消，道之常也。是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今嗣子木也，則又忝副憲于東藩矣，可不以盈滿爲懼乎！吾以學溪之消長矣！」乃上疏陳乞，帝俞允焉。

兩溪先生于于焉晝錦而歸，其鄉士大夫皆嘖嘖焉嘆其旅力之未愆，而遺榮以委其餘福于後之人也，似水之智矣。於是大理卿佐戴公、周公、張公，以告九卿之彦，造甘泉子請文以榮其歸，以甘泉子嘗知公於南都也。辛卯閏六月十二日

賀侍御譚君考績序

甘泉子曰：朝廷、天下，如一身也。是故大君如腹心，大臣如股肱，庶官如百骸，言官如喉舌。故喉舌塞，則血氣不通而百骸病；百骸病，則痿痺不知痛癢而股肱廢；股肱廢，則天君不宰而心志荒。然則喉舌於人身之死生，言官於人國之治亂，豈小小哉！古有至仁之君曰帝舜，其性濬哲，其德好生，仁其心矣；命禹作股肱耳目，汝翼爲明聽，汝毋面從，仁其股肱矣；

命四岳九官十二牧百僚師師，仁其百骸矣；命龍作納言，夙夜惟允，仁其喉舌矣；于斯之時，雍熙太和，四方無虞，如人一身，血氣充周而康彊勿恙，是之謂仁壽之世。

侍御君有石子、李子、王子、端子者，踵門而告甘泉子曰：「聞先生有喉舌之論，吾黨二十有四人者，皆司喉舌者也。而蓬溪譚子，又適以六年考績于天官，先生盍因是而詔焉，俾得以盡喉舌之道，可乎？」甘泉子喟然曰：「夫喉咽者之於人之身，其至要至要者也！而凡百骸四肢心腹賴以通焉，可不慎與！可不慎與！」「敢問慎之道。」曰：「毋亟而病諸！毋緩而廢諸！不亟不緩，呼吸以時，節宣以理，而應八風之和，斯其善矣！斯其善矣！」曰：「惟子廣焉，以盡其義。」曰：「子不見太極之宰四時以行百物，以生二氣，以槖以籥，其亦天地之喉舌也已。吾嘗有雅於蓬溪子。蓬溪子，正人也。每出正氣，每發正論，老成持重，勿亟勿緩，以正庶事，共成聖明中興之治。今六載秩滿，由是而超百官，位股肱，可立而待矣。雖然，虞廷之道，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譚子之功業，尚未涯也。誠使庶績咸熙，分背三苗，如血氣貫通乎四肢百骸，達乎腹心，而天下太平，稱堯舜至仁之化，上下與天地四時百物同流，夫然後謂之功績之大成也。則蓬溪子之事業，豈有涯哉！予因以是爲諸君願之！」嘉靖辛卯十一月望

贈大宗伯介谿嚴公之南都序

維南京大宗伯不補者三載，或曰休茲知恤，鮮哉！今聖天子惟不得其人之恤，而官之美，不必備焉，其諸古之道與！辛

卯秋，天官再推而再不允，乃曰：時惟禮官之長，惟兹重任，其無以南北，其毋以泛舉，惟賢惟宜，其再舉以聞。」於是九卿之長貳，咸歎聖明休兹之恤，誠不虚語矣！然非介谿嚴公莫可以當之者。僉曰然，遂以聞。既命下之日，縉紳之間，人人乃知帝心之簡在在公矣。凡在九卿之中，咸相與議曰：「聖明之簡在嚴公者，匪惟其資，惟其賢耳矣。夫賢亦多矣。夫賢烏在？」或曰：「其以介谿公行己之恭與！吾見公之興俯拜揖，顒若有加焉，其將在兹乎？」或曰：「其以介谿公接物之敬與！吾見公之進退周旋，罔爽纖悉焉，其將在兹乎？」或曰：「其以介谿公律己之清與！吾見公之辭受取予，退若有怯焉，其將在兹乎？」或曰：「其以介谿公應變之智與！吾見公之揆事慮幾，明若觀火焉，其將在兹乎？」或曰：「其以介谿公華國之文與！吾見公之文字從順，若耳目鼻口之識職焉，其將在兹乎？」有作而應者曰：「夫五公之言，皆是也。公實兼之，而未知五者之本乎本也。本也者，德也。是故恭，德之符也；敬，德之聚也；清，德之源也；智，德之周也；文，德之著也。是故符以觀其實，聚以觀其全，源以觀其深，周以觀其密，著以觀其微，而後五德之藴，斯其至矣。然則介谿公者，聖明察之，群公推之，其在兹乎！其在兹乎！夫以兹五德，攝于五禮，撫于五辰，協于五行之氣，事神人，和上下，而天地人之秩、三才之藴，皆盡之矣。公其勖焉！公其勖焉！致五德之藴而措諸天地萬物不難矣。他日召入爲宰輔，佐聖明立三才之道，致天地神人之和，位育之功，可待矣！」於是九卿之彦相與出餞于都門，皆曰：「子宜序之，以爲贈言，且以俟公之來而觀其成也已。」

表章忠義録序

嘉靖辛卯之冬，甘泉子登眺于金臺，悵易水而欷歔。客有送《表章忠義録》者，閲之不能以半，則爲置書擊節而嘆曰：「予念之久矣！予念之久矣！是編也，胡爲而來哉？」倫内翰曰：「是芝田彭子之遺。幸惟先生文言之謁，以弁諸其首者也！」有不腆之幣。」价者展幣焉，甘泉子曰：「止！胡爲乎幣哉？予念之久矣！」昔者予於劉子長安之居，不能以一鷄飛，嘗講於斯事也屢矣。劉子進賢之功，雖不有紀焉，胡可得而泯諸！昔宸濠之禍之起也，如厲階之横空，洪水之洶洶而滔天，于斯之時，懷二心而隴斷望者，比比也。然而宸濠卒起，一日徒以新附之衆而烏合之徒，内無豪傑之士，外無蟻蚍之援，惟有姜氏之兵以爲應。僞檄之傳，道經進賢而中阻。劉子者，斬其僞使，燬其僞檄，閉妻子，杜門户，以死誓戰，示不利，則將焚妻子自殺以報國。宸濠竟以不得援而孤兵以敗。當是時，劉子之功，如斬横空之階，崇萬仞之坊，以止滔天之水，其功與新建同，而報則異焉，識者憾之！譬之逸鹿，新建踦之，不有劉子角之，新建逐之，不有劉子維之，事固未可知也。而不得與新建同報者，此有志之士所以不能不感憤嘆息而有遺憾也！遺憾之不已，故咨嗟之；咨嗟之不足，故咏嘆之；詠嘆之不足，故紀述之，而情見乎辭焉，此書之所以作也。劉子今爲都憲，鎮宣府，然則萬仞之坊，又在于北門矣！

賀李母封太孺人□氏錫恩壽誕序

精膳員外郎李君汝司造甘泉子而告曰：「邦直遊於先生之門有日矣，過不自外，敢布其衷於執事者。甚哉，邦直兄弟之生之不辰也！不幸先君子之蚤世，邦柱十年、邦直六年、邦光三年而孤。賴母之賢，以有立也，而幸不委溝壑。邦柱幹蠱，邦直、邦光業儒。邦直登第，歷令績溪、東陽，起爲工刑部主事，以轉今官。蒙朝廷推恩，錫母太孺人之命，邦柱援例爲益府典膳，而邦光以歲貢遇殊例爲沙縣教諭。便道以歸，適母氏受恩之初，爲八十一壽誕之辰。邦直限官守于京師，而兄弟二人皆以新榮悦親，可以稱觴于膝下，爲眉壽之祝。惟先生貺之文，俾寓歸奉以爲壽，則邦直也雖在萬里之外，猶膝下之歡也。」甘泉子曰：「壽也者，壽也，壽之以無疆也。無疆者，古所謂不朽焉者也。且三子者，聞三不朽之説乎？一曰立德，二曰立功，三曰立言。惟三子者勉之，立三不朽之道，各自壽以貽之於親。故壽親之道，在三子者所自立而已耳。且三子者，有能出言爲章，作訓作式，行令垂後，俾人知李母有立言之子乎否？有則可進以言壽親之觴，否則勉焉！有能策勳立業于邦于家，俾人知李母有立功之子乎否？有則可進以功壽親之觴，否則勉焉！有能立身行道，自昭明德，繼往開來，俾天下後世之人知李母有立德之子，以揚名顯親乎否？有則可進以德壽親之觴，否則勉焉！」汝司曰：「敬聞先生之訓矣！信斯言也，吾母亦有以自壽者。吾母三十而寡居，苦志勵行而不渝，績紡自娱。令儀善行，孚于族黨，化于鄉閭，淳風以回，孀不

再適，志不再易，庶其惟皇之極。然則吾母亦有以自壽者矣！若夫在孤也，三人之身者，則各不敢不勉，以致之乎親焉！」甘泉子曰：「善哉！母子交壽，慈孝之至矣！」序而賀之，以爲鄉邦之榮。

敘方逸士詩

嘉靖辛卯之秋，徽州婺源方生道與其弟瓘，不携一僕，自負笈歷山谿之險，走四千餘里，從甘泉子于金臺。甘泉子館之于講學之館。二生自執爨炊黍蒸薺爲食飲，苦節勵志，凡人所不堪者，二生皆若甘焉。其從兄縣尹舟餽之粲與金，再，不受。甘泉子聞之，笑曰：「充子之操，則若於陵仲子者，乃可也。」瓘狀其家君處士之行，甘泉子爲之傳而贊之。道一日持其顯考某號處士之遺詩一帙，以請序于甘泉子。甘泉子閱之既，置書而嘆曰：有以哉！二子之篤志於聖賢之學，其有所本之也！夫行以發言，言以成詩，詩以觀志。是故德人之辭約，文人之辭侈，達人之辭驕，幽人之辭逸。其辭約者其志純，其辭侈者其志荒，其辭驕者其志傲，其辭逸者其志遠。是故讀其書，誦其詩，知其志，而其人之善惡邪正，不可掩矣。若方某號處士者，辭逸而志遠，其幽人之懿乎！其康衢擊壤之遺音乎！後之開卷者，當作如是觀。壬辰二月十五日

送高君公敬掌教揚州序

壬辰之夏，高子公敬辭休寧令尹而請教職，得揚州焉。將行，甘泉子壯之曰：「子之志，則高矣遠矣！成己成物，其在茲乎！」曰：「何居？」曰：「子不聞斆學半

乎？是故物我兩成，莫大乎盡性。《記》曰：『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性者，物我天地之一原也。天無二性，性無二盡，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敢問兩成之道。」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是故我自成我，人自成人，物自成物，天自成天，地自成地，化育自成化育。性無二成，成無二道，道無二能。」曰：「何居？」曰：「人物於我乎盡分，天地化育於我乎成能。故不能成能，不能盡分，則不能盡性，是人物天地皆與我敵也。由是言之，不能成學，則不能成教；不能成教，則不能成賢；不能成賢，則諸生濟濟，皆爲我敵也。是故内外一貫，德業兩成，吾於舉業焉見之矣。」或曰：「敢問舉業之所關，果若是博乎？子之迂也！」曰：「聖人一貫之道，非心事合一之謂乎？舉業之事，非事之類乎？舉業之精一，非心之類乎？内以成心，外以成事，吾於舉業焉見之矣。内以成心，是故盛德起焉；外以成事，是故大業生焉；德業合一，是故神明至焉。及其至也，萬化成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心事無二致，德業舉業無二功，成己成物、天地化育無二能。是故可與執忘助之機者，斯可與我體認之功；可以與我體認之功者，斯可以與我合一之學；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備矣。斯理也，高子講之有素。今其之維揚也。維揚諸生多志學之士，有行窩在焉。其與諸生習居業之學於泮宮，游息之學於行窩，相與各自信自力，以求自得焉，非我之所能與也。」嘉靖壬辰夏五月廿又七日

賀致政少保大學士厲翁毛公華誕詩序

維時壬辰之秋七月十有七日，寔惟我□致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厲翁毛公七十初度之辰。其子儀制主事渠，遥憶壽筵之開，兄弟斑衣之舞，共致南山之祝，而獨爲部職之繫，遂興望雲之思，紆懷千里之外，有不能自勝之情。乃白于三堂，告于四司之寀，冀得詩歌聯爲卷軸，寓歸以致遥壽之悃，而謂水也嘗受公禮闈之知，宜序其所以歌之意，以爲諸作之倡。

乃拜而言曰：水也舊以《書》義受知於公者，請以《書》祝。蓋嘗讀《書》「天壽平格」，因商之六臣而有感於當世矣。夫平，言其坦也；坦者，無私也。格，言其通也；通者，徹三極而無間也。平故通，通故壽，至平通天，天斯壽之矣。然則人之所以通乎天，天之所以壽乎人，曰平而已矣。夫三極之道，其致一也，感通之道，亦曰平而已矣。是故天以平而清，地以平而寧，人以平而生生。夫惟生生故壽。是故在身則壽于身，在家則壽于家，在國則壽于國，在天下則壽于天下。至平之人，亦焉往而不利哉！夫人道至平，惟人自傾。惟人自傾，則亦惟人自復。復者，非他也，内以平其心，外以平其政。内以平心，故能不作其好惡焉；外以平政，故能不作其威福焉。夫不作者，天下之至平也。好惡不作，故能以心合天；威福不作，故能以政事天。以心合天者，盛德之至也；以政事天者，大業之至也。

公自翰苑遷宫端，陟春卿，入内閣，其宅心也，坦坦如水；其處事也，坦坦如砥；人德之亦休休，人不德之亦休休，恩怨不

以藏諸其心，所謂無有作好作惡而能平其心者，非邪？福一人，則曰天之命也，夫非我福之也；威一人，則曰天之威也，夫非我威之也；而予奪不以與諸其身，所謂無有作福作威而能平其政者，非耶？夫内外坦易，心事平平，吾不及商之六臣，吾於少傅公見之矣。是故人之所以長生生也，天之所以長清也，地之所以長寧也，雖以配天地於無疆，可也，豈直期耋而已哉！昔者我公懇辭定策之封，早謝機務之重，脱去蟒衣之榮，以釋天下之任，而歛其所以壽家國天下者以壽其一身，豈有涯哉！《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水也不佞，敢以是爲我公祝，且以爲諸作先。壬辰夏六月十日

春秋正傳序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禮。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非歟？曰：筆以言乎其所書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昔夫子没而微言湮，其道在子思；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得天之道而契聖人之心者，莫如孟子。故後之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孟子曰：「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夫《春秋》，魯史之文，與晉之《乘》、楚之《檮杌》等耳。然而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若是，聖人之心亦淺矣。曰：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我謂我衆人也，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

若如後儒之説，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不亦異乎？或曰：「經爲斷案，然歟？」曰：「亦非也。」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之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爾。其或間有本文見是非者，如案標題，云某是非勝負云爾，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

紫陽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説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其於聖人之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

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己見臆説而汩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故象山陸氏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指也。」又曰：「諸儒説《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盖有以見此矣。後之學者，欲治《春秋》，明王道，正人心，遏讒邪，禁亂賊，以泝大道之源，必於紀事之傳焉核實而訂正之，可也。水也從事於斯有年矣，求《春秋》之指、聖人之心，若有神明通之，粗有得焉，而未敢自信。嘆其傳之不全，獨遺憾於千載之下，取諸家之説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不汩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證諸傳之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幸與天下後世學者共商之，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嘉靖十一年秋七月朔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一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二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十六篇

賀程氏雙壽序

太史程氏之子舜敷，造甘泉子而言曰：「文德繫跡于翰林，不朝夕侍于雙親，以致其水菽之懽，且雙親皆年踰六十矣。昔在戊子，嚴君十峰公六十壽誕，而文德弗獲稱觴焉；今之壬辰，而慈母趙孺人年亦六十壽誕，而文德亦弗獲稱觴焉。夫六十者，乃花甲之重逢，人生之榮幸，而人子之至願也，乃不得親開長庚天姥之宴，稱兕觥之壽，盡戲綵之懽，致南山北海之祝，人子之情，其能恝乎！願聞所以詔文德者，俾獲一舉而兩慶焉，惟先生詔之！」甘泉子曰：「子將奚祝矣，子所謂南山北海者？」曰：「將祝之以南山矣乎？」曰：「未也。南山頂上，已不屬南山，是南山有窮也。」曰：「將祝之以北海矣乎？」曰：「未也。北海之岸，已不屬北海，是北海有涯也。」「然則將奚祝矣？」「《記》曰：『乾稱父，坤稱母。』其祝之以乾坤乎！」曰：「若是其大歟？」曰：「非然也？夫乾坤者，猶之剛柔也；剛柔者，猶之陰陽也。陰陽無大小，大小皆陰陽也；剛柔無大小，大小皆剛柔也；乾坤無大小，大小皆乾坤也。夫乾之德，剛健而中正；夫坤之德，柔順而中正。乾坤者，父母之象也。夫乾則易，易

則易知，易知則親，親則可久；可久者，乾之壽也，是故祝之於父焉。夫坤則簡，簡則易能，易能則從，從則功，功則可大；可大者，坤之壽也，是故祝之於母焉。夫可久則可大矣，可大則可久矣，是故可以雙祝于父母焉。南山北海云乎哉？吾聞十峰公以名進士，歷郎署，爲憲副，兵備于蜀，豈弟闓朗，是肅是慕。五十而休，抗世不屈也；七十而康，好德不倦也。不屈之謂剛，不倦之謂健；惟剛惟健，是故擬之於乾而壽焉，不亦可乎！吾聞趙孺人縞素自甘，慈孝自持，善以事上，不自遂也；慈以逮下，不忌妬也。不遂之謂柔，不忌之謂順；惟順惟柔，是故擬之於坤而壽焉，不亦可乎！夫天地合一之謂泰，陰陽合一之謂道，剛柔合一之謂德，夫婦合一之謂理，家道理而内化行矣。」或曰：「斯亦不可以祝乎？」應之曰：「可也，未也。吾嘗聞天無德，萬化爲德；地無功，萬物爲功。觀萬化萬物，然後天地之藴盡矣。子也者，父母之萬化萬物也。故觀其子，然後父母之藴盡矣。以吾觀於程氏之子舜敷，學以養其内，文以華其外，登鼎科，官翰林，職編摩，侍經幄，陳道德，供啓沃，備調爕，贊化理，位天地，育萬物，他日皆其職分。所謂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皆其德業。故曰觀於子，然後父母之藴盡矣。請以是爲祝，不亦可乎！」遂序其説于軸，以歸程氏，爲壽筵之祝。吾聞十峰公有和陶之作，請歌之，爲壽觴之侑。嘉靖壬辰七月二十一日

贈督學憲僉田君奉敕之嶺南序

惟嘉靖十有一年秋，朝廷以教事惟

艱，慎惟其人。惟人惟艱，匪惟訓詞之艱，其惟模範之艱哉！於是銓曹選諸衆彦，以儀制郎中田君叔禾汝成以聞，制曰：「可。」于時縉紳之彦咸以爲斯惟其人矣，知艱鮮哉！或曰：田君盖嘗講合一之學于新泉矣，其斯以爲訓詞乎？其斯以爲模範乎？何謂合一？夫合一者，内以治心，外以治事。内以治心，故德崇焉；外以治事，故業廣焉；德業之一，合内外之道也。是故田君有之，故能屢析難明之獄於南曹，而以片書免小民空閒之虚税，於三廠者以千數陟儀制，于北曹析典禮之精義，而行其會通，達于朝廷，宣布于藩國，上下以宜，神人以和。合一之學，斯其徵矣。然則由是推之，其可移於學政，斯其徵矣，是故立之爲模範，發之爲訓詞。模範以化其内，訓詞以化其外。化内者，德行之謂也；化外者，道藝之謂也；德行道藝者，合一之謂也。合一者，合内外之道之謂也。是故斯理也，能立己而後能立人，能達己而後能達人，其致一也。是故物我兩盡，合一之謂矣。故以脩之於己則師道尊，被之於人則士習變。化其内則盡心，心盡則德日崇焉；化其外則盡事，事盡則業日廣焉。德崇以效天，業廣以效地，天地人之藴，盡矣，合一之化行矣！今田君之往也，吾廣有白沙先生之流風在焉，田君以合一之學教其多士，道之以德業，士斯德業化之矣；端之以模範，士斯模範化之矣；正之以訓詞，士斯脩詞訓化之矣。此田君之夙昔講於新泉者也。於是鄉士大夫皆慶斯學之將興於吾廣，以光于前脩也，請書贈焉，以俟其成。嘉靖壬辰八月二十一日

贈掌教錢君之姑蘇序

壬辰之秋，錢子洪甫以進士告教職，以便迎養，得蘇州教授。問教學之道於甘泉子，於是魏子、金子、沈子、柯子爲之先焉。甘泉子曰：「嘻！吾嘗職斯矣。教學之道，信乎斯斯已矣。夫學，覺斯者也；夫教，效斯者也。是故明乎斯斯之謂覺，達乎斯斯之謂效。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夫斯也者，斯道也；斯道也者，天之理也；天之理也者，人之心也。正人之心，體天之理，信乎斯斯已矣。故以之成己，則模範立焉；以之成物，則士習淳焉。模範立則師道尊，士習淳則人道興。師道立，人道興，則風俗厚，賢才昌，治化理而天下平矣。故厚風俗，昌賢才，理治化，平天下，在師儒教學之道始矣。」

或曰：「錢君學於陽明子，蓋舉進士十六年而不仕，以喪於墓廬，得陽明子之道深矣！陽明子之道，良知也，足以教矣，而又求言於甘泉子者，何哉？且甘泉子之道，天理之學也，而又何取焉？」應之者曰：「子謂知有二乎哉？子謂天有二乎哉？子謂子之天理有二乎哉？天有二則理有二，理有二則知亦有二矣。無所安排之謂良，不由於人之謂天，故知之良者，天理也，孟氏所謂愛敬之心也。知良知之爲天理，則焉往而不體？故天體物而不遺，理體天而不二。故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不相用，不足以爲知天。良知必用天理，則無空知；天理莫非良知，則無外求。不空知而外求，故曰人之心也，天之理也，先覺覺後覺之斯道也盡之矣。今錢子之往也，則將召庠士而問之曰：子

今之天，與堯、舜、孔、孟之天同乎？彼將曰同；天之所生，同此人乎？彼將曰同；人之生，同此心乎？彼將曰同；心之生，同此知乎？彼將曰同；所知同此天理乎？彼將曰同。同則將求之乎？曰：然。然則學問思辨篤行，則將何求矣？曰：焉求哉？求自得斯而已矣，求斯心而已矣，求其知而已矣，求體乎天之理而已矣，求復乎天者而已矣。則將應之曰：子既不能外天，又烏能外乎天之理？又烏能外心？又烏能外心之知？則將豁然大悟：吾心與天一，吾知與天一，而吾之理與天一，其爲物不貳矣，故曰配天。於是蘇之士，人人知爲師者之所以教，爲弟子者之所以學。」壬辰八月二十六日

魏氏封君夫人雙壽序

小司空金子者數人踵門而告甘泉子曰：「黄門魏子，子知也，其嚴親封君與其慈親封孺人之壽則届兹良時，盍請同壽乎？請聞其説。」甘泉子曰：「諸子欲知同壽之説，吾請觀諸陰陽，吾請觀諸天地。是故陰陽合德而後天地立，天地合德而後萬物遂。父生之，母成之；父教之，母儀之；而後男女遂。故男女者，父母之德也；萬物者，天地之德也。欲觀天地之德，於萬物焉見之矣；欲觀父母之德，於人子焉見之矣。何則？子之身，親之枝也；子之才，親之遺也。是故居處不恭，不可以爲人也；事君不忠，不可以爲人也；涖官不敬，不可以爲人也；朋友不信，不可以爲人也。故不可以爲人，則不可以爲子；不

可以爲子，則不可以事親；不可以事親，則不可以爲壽。故壽親自人子之身始矣。故欲致同壽者，自人子之陰陽剛柔之合德始矣。以予觀於子魏子，而知可以合壽其親矣。」「何居？」曰：「魏氏之子，學於陽明，得良知之傳。端默以澄其知，嚴肅以堅其知，起居動静，必於是焉，斯不亦居處之恭乎？故以子之恭，則可以恭壽其雙親矣。爲諫官也，知則必言，言則必盡，在營盡營，在朝盡朝，斯不亦事君之忠乎？故以子之忠，則可以忠壽其雙親矣。其在諫垣也，敬恭爾職，毋貳爾心，人謂『言有激乎？』曰：『吾敬其事也。』人謂『盍隨時乎？』曰：『吾匪懈以事一人也。』斯不亦涖官之敬乎？故以子之敬，則可以敬壽其雙親矣。其於同志也，仁以取友，友以輔仁。有長於己者，聞一善焉，必懃懇以上求而忘乎吾之年也；有少於己者，聞一善焉，必早暮以下求而忘乎吾之勢也。斯不亦交友之信乎？故以子之信，則可以信壽其雙親矣。夫以恭敬忠信有之於身，天下之大人也；使人稱其爲恭敬忠信之人，天下之賢子也；以恭敬忠信致令名於其親，天下之至壽也。魏氏之子欲壽雙親，請寓恭敬忠信與至壽之道侑觴于壽筵，則南山北海之祝，不足言矣。夫五觴進則百祥臻，而萬壽無疆焉！請以是侑！請以是祝！」壬辰十二月十七日

送督學林君汝雨之浙江序

癸巳之春，天曹以浙江提學之任。茲惟大藩，寔首文獻，慎惟其人，亦曰艱哉！惟時祠祭林君雲同汝雨特膺是選。既拜命于廷，或曰：「以其魁于春試，良于吉士也乎？」曰：「然。然而未也。」或曰：「以

其究于道藝，飭于行義也乎？」曰：「然。然而未也。以林君之學，進進而不已也。夫惟好學不已者，斯可以斆人矣。」於是其諸僚咸爲造請于堂，願有贈文如故事者。予喟曰：「久矣，予之不託於文矣！」予既已謝之矣，諸君固請，既而申請，既而林君造庭以請，曰：「願有勖焉！」予曰：「予何言之勖哉？敕爾命于君者，斯可矣。」請益。曰：「予何言之益哉？敕爾命于天者，斯可矣。夫子之受命于君者，不曰端爾模範矣乎？」曰：「然。」「然則模爾模、範爾範焉，斯可矣。不曰知而行已乎？」曰：「然。」「然則知爾知以斆師徒之知，行爾行以斆師徒之行焉，斯可矣。不曰立師道、察德行、考文學已乎？」曰：「然。」「然則倡厥德行，正厥文學焉，師道斯立矣。不曰舉業以窮理已乎？」曰：「然。」「然則教之德業以精諸舉業，德行道藝之合一焉，斯可矣。不曰收放心、主敬矣乎？」曰：「然。」「然則主乃敬以存乃心，敦乃斆學之本焉，斯可矣。」林君曰：「夫敕受于君者，則吾既得聞命矣。若夫敕受命于天者，則吾不知也。」曰：「天與君一也。君之命，天之命也。是故主敬以收放心，則天之心斯在，而天之理斯存矣。由是而知，知斯焉者也；由是而行，行斯焉者也。知斯行斯，存斯爲德行，發斯爲文學，德業一於斯，舉業一於斯，師道立於斯，模範端於斯，合天之德於斯，成天之化於斯；斯不亦敕爾受命於天矣乎？林君之往也，即其所受命于天者以成己而成物焉，即其所受命於君者以律己而律人焉，吾見其學政之成，可以爲督學者師矣。學政師師，天下化齊，師道斯立，善人斯多，斯之謂太平。林君往矣，吾將望子於是行矣！」嘉靖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成均觀善録序

《成均觀善録》，録觀善也。曷爲乎録觀善？《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夫物不獨成，成不獨善，二物相摩，然後至精至善者出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爲君子者乎？甘泉子曰：「以吾觀於成均堂班之制以相習，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昔者帝王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君子之行，非其性成之也，其習則然也。比閭族黨之相習，習而成之於變化也。故變化之道，自士習之風始矣。夫成均之制，有堂焉，有班焉。堂相觀於堂也，班相觀於班也；班相觀於堂，堂相觀於師也，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成矣。是故録之觀，有八善焉。出入觀其善相友也，德業觀其善相師也，作事觀其善相法也，容止觀其善相觀也，進退觀其善相度也，過失觀其善相規也，氣質觀其善相薰陶也，德性觀其善相涵養也；是故曰：録之觀，有八善焉，此之謂也。匪直八善已也，觀善之録，有四益焉：有名，有字，有祖考，有籍貫焉。」曰：「何居？」「退則觀其善焉，仕則觀其行焉，世則觀其顯揚焉，居則觀其鄉里焉。毋以退而索居離群，而所養之不今若也；毋以仕而怠事盜貨，而行之不今若也；毋以弛於立身行道，而遺父母羞辱、玷斯録之世芳也；毋以貨敗官，他日不齒於其鄉里而忝斯録之籍貫也。」諸生行八善，兼四益，然則斯録者，盖相觀相厲，以入於至善之歸、聖賢之域者也。六堂諸生任藻等詣甘泉子，請書于録之首簡，甘泉子曰：「嘻，諸生其共勉之矣！予夙有所試矣！」癸巳五月初二日

德清蔡氏族譜序

甘泉子曰：夫譜何爲者也？ 夫譜也者，普也。族有譜，所以普族也。普族也者，將普之篤恩義焉，將普之正倫理焉，納其族而歸諸善焉者也。是故譜必有圖，圖以繫譜，譜眎以言，圖眎以象，象不盡意，言不盡神，然而觀象玩言，而仁孝之道立矣。

湖州德清之積穀社有蔡子玘者，學於甘泉子，聞而造焉。曰：「玘家故有譜而繆，釐而正之，自今始。始自可知者。宋靖康之變，祖曰某者，隨高宗南遷于杭，實來德清。七世祖舜卿，宦于閩，仲子曰可宗，以姻家何氏罪連坐，戍興州。可宗歿于戍。有子三人：文溥、文淵、文浩。文溥、文浩，得例奉母還德清。文淵留戍，累功陞百户，至千户，故文淵之派，至于今世，武職之榮。文溥之派，至中孚，登丙辰進士，爲御史，歷大理丞、貴州僉事。文浩之派，今至玘，中壬午鄉試。玘子汝楠，中辛卯鄉試、壬辰進士，今觀政兵部。於是吾宗三派，文武稍有顯者。族譜圖乃今亦僅具焉。然而先生所謂觀圖玩譜而仁孝之道立，不知斯譜斯圖，所以合於仁孝者何居？ 玘也不敏，請聞其說，以爲子孫訓。」

甘泉子曰：「夫譜圖之作，而豈徒哉？ 夫譜圖者，古之君子所以教仁孝也。是故不知圖之義者不可以爲仁，不知譜之義者不可以爲孝。故觀其圖，則由吾身之同出而推之，至吾父之同出，吾祖之同出，曾祖、高祖之同出，以至於同出一人之身，能勿愛乎？ 是故同體之仁油然而生矣。考其譜，則見某祖、某從祖惟善是，是克孝之

祖也，吾法之；某父、某從父爲善是，是克孝之父也，吾法之。反是者，爲不孝之戒。某兄弟、某從兄弟爲善是，是克孝之兄弟也，吾法之。反是者，爲不孝之戒。能勿敬乎？是故全歸之孝，勃然而興矣。故不勸而自爲仁，不禁而自不爲不孝者，譜圖之謂也。」於是玘以其子汝楠謹拜受以歸，書于譜帙之首，永以爲訓。

三仲圖詩序

《三仲圖》，表席氏之連芳也；《三仲詩》，美席氏之連芳夢兆，以傳奇事於將來也。夫席氏之兆夢，則何夢矣？夫席氏者，族望於全蜀，鍾秀於峨眉，而並流芳聲於中朝者也。故蜀諺云：「前有三蘇，後有三席。」夫三席者何？伯曰文襄，亞曰虚山，季曰梅山，是之謂三仲。方其伯氏未顯，兩仲尚稚，文襄夢涪江漲落，見沙磧之碑焉，其文曰「三仲連芳」。寤而以語父老，父老曰：「吉。其三子者，自茲連達矣乎！神明夢告其兆之矣。」既而元山公登庚戌進士，由户曹累方伯，遷中丞、亞卿，位宗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虚山公登丁丑進士，改翰林吉士，授御史，遷檢討，累學士，今爲少宗伯，進進而未艾。梅山登甲戌進士，任給事中，以直忤權勢，貶死，贈光禄少卿。或曰：「夫三仲齊名，蘭玉交映，其斯之謂連芳矣乎？」曰：「然。然而猶夫人人之芳之謂也，非席氏之芳之謂也。席氏之芳，豈寧惟是已哉？夫季氏秀而早世，吾聞其賢矣，未見其人也。若伯氏者，雅予同志，邸予同閈，予知之矣，於遺經得聖賢之學，於行己謹敬義之脩。若叔氏者，史予同館，官予同部，予又知之矣，篤實而華，知變而

正，克嗣家學，爰濟世美。然則席氏三仲之芳，其在兹乎！其在兹乎！」疑之者曰：「若然，夢兆之於人事，果若是協一矣乎？」甘泉子曰：「其幾矣！其幾矣！余嘗讀《周官》，至夢人獻吉之説，疑其謬，若非周公之爲者。及孔子夢周公、高宗夢傅説，彼皆得之於形骸之外、古今之懸，夫然後嘆《周官》之不誣，而席氏之奇兆爲足徵矣。」曰：「何居？」曰：「人之於宇宙，一氣也；其與天地，一心也；感而通之，真而化真，夢而化夢，夢即是真，真即是夢，真夢一致，彼此無間，則有不知夫形骸之相分、古今之爲遠、幽明之懸隔。是故知此者，可與知道矣。虚山公必不以予言爲妄乎！於乎！安得作文襄於九原而與之，究竟此論哉？聊叙其説，以爲諸作引。」

灤州刻白沙先生全集序

侍御柯子遷之從甘泉子遊，尚論于白沙先生之學，有全集足徵焉，言於劉灤州體元曰：「白沙之道教未偏行于北，北士之憾也。若以全集刻之，俾北方學者誦其詩，讀其書，而知先生之道之學，非政務之先急者乎？」劉子遂以侍御之意致書于甘泉子，求全集而釐正之，去其疑者，益其遺者。且請序其所以作者之意，俾讀者不徒以詩文觀也，庶於道教有裨焉。甘泉子曰：「善哉，子之言也！大哉，子之志也！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詩歌如風、雅、頌，其文詞如謨、訓、誥。」或聞之愕然，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不亦少誇矣乎？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何取乎風、雅、

頌？觀其文詞之矱度，猶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甘泉子曰：「非是之謂也。孟軻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黄之外者，而後得馬之真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藴。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爲和平之永嘆，優柔而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其未發之藴，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異乎？」曰：「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爲人性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馬於牝牡驪黄之類也。」曰：「然則果若是同乎？」曰：「以《詩》觀之，風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可乎？以《書》觀之，誥殊於訓，訓殊於謨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以疑乎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合于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言詞之間，則惑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可以後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此作者之精與夫觀者之法，略爲學者道之，俾開卷可得，而不惑於迷方焉。」柯子聞之，喟然嘆曰：「不圖先生之爲教之至於斯也！」遂俾刻焉，以與同志者共之。嘉靖癸巳五月二十九日

亭秋方先生詩集序

夫詩，言志者也，故觀詩可以知其人之志矣。詩，發乎性情者也，故觀詩可以知其人之性情之邪正矣。詩可以觀，故内之以觀德，外之以觀業，而其本末具矣。

夫詩，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孚民物，而成諸其事業，故觀詩者，本其性情心志之所格，而知其福德世業之遠大矣。或曰：「何觀焉？」曰：盍觀諸水乎！善知本者，若觀其瀾，而知源泉之淵淵其淵矣；善知用者，若觀其源泉之淵深，而知其有浩浩成海之勢矣。夫聲詩也者，發於心志而放於事業者也。是故其喜心發者其聲俞，其怒心發者其聲厲，其哀心發者其聲噍，其樂心發者其聲喈，其中和之心發者其聲平以和；五者皆生於心也。生於其心，發於其聲，感於其物，徵於其休咎，故其俞聲感者其物欣，其厲聲感者其物殺，其噍聲感者其物索，其喈聲感者其物暢，其和平之聲感者其物生以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四者聲音感物之敝也。故五聲四敝之流，其在天下，猶其在一國也；其在一國，猶其在一家也。

亭秋先生之詩，其所謂一家和平之音者，非耶？不矯矯於風雅，不拘拘於漢唐，而超乎鍛鍊敲推之上，直與風雅同其性情。心志之所發，以希平易不作之域，余亦諦觀其瀾矣。曰：然則何以知其源？曰：先生博極群書，自有載籍，罔不畢究。雖細如蠛蠓，大如須彌，罔不悉知，不但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已。及乎滿而不發，宜彰而隱，不求聞達，肥遁終身，非所謂源泉渾渾、淵不可量者乎？是故蘊諸其身，裕諸其後昆。發于子遂全州學博，未艾也；發于孫貴科賢，參衛幕茂科夙登鄉薦，未艾也；發于孫西樵公叔賢獻夫，由學士位冢宰，陟輔相，論道弘化，寅亮天地，燮理陰陽，贊育萬物，皆其職分優爲之，未艾也。所謂放于四海者，非耶？自非先生開其洪源以長其流而然耶？於是乎可以

觀先生之詩體用本末之全矣。西樵公將梓之以傳，俾予序之。夫先生之詩，固不待序而傳，而予之序何足以盡先生之妙哉！讀者可以觀其志，吟詠其性情之正，當自得之於言意之表矣。嘉靖癸巳六月初九日

叙烏程縣誌

夫縣誌何爲者也？誌，志也。誌志也者，誌其志於治也。是故大者志治其大者，小者志治其小者。大小各定，靖恭爾正，而天下治矣。故天子誌一統，志治天下；方伯誌一省，志治其方；太守誌一郡，志治千里；邑令誌一邑，志治百里。志有小大，及志之所致，其至一也。故積邑爲郡，積郡爲省，積省爲天下，而其治同也。是故爲之誌沿革，明時義也；爲之誌山川，明表鎮也，昭祀事也；爲之誌物産，明養也；爲之誌學校，明教也；爲之誌田賦，恭上也；爲之誌人才，尚文獻也；爲之誌風俗，明化理也；莫不有政治之道焉。此烏程賢侯錢君之所以志於治，而子唐子鎮樞之所以作也。誌成，錢侯按誌而省之，曰：吾於沿革，隨時義乎否也？否則勉之；曰：吾於山川之表鎮，脩民利乎否也？舉神祀乎否也？否則脩舉之；曰：吾於物産，果阜成乎否也？否則加育之；曰：吾於學校，果作興乎否也？否則振揚之；曰：吾於田賦，果無逋負乎否也？否則寧輯之；曰：吾於人賢，果崇尊乎否也？於風俗，果能變易乎否也？否則懋勖之。他日於政治之成，士民按誌而稽之，曰：我侯他時有誌志焉，今則事竟成矣，時義脩矣，民利、神祀敬矣，教養舉矣，恭上矣，作文獻矣，風俗化理矣。否則曰：未也。夫然後知斯誌之作有功，夫

然後知《禹貢》之書、職方之訓，聖人所以祗德先而被風教于四海也已。乃以其子允暨嚴治來，重懇甘泉子爲之叙。甲午八月十七日

新修安吉州誌序

客有道安吉州誌之善者，曰：「裁而不陋，華而不靡，博而不濫，核而不誣，典而文，近而雅，遠而稽。是故誌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夫何以然？夫星辰雨露，氣化不居，天之道具矣；山川流峙，物産不遷，地之道具矣；宇居井飲，耕獲早晚，人之道具矣。動以仰法乎天，定以俯效乎地，生育以中理乎人民，而治道具矣。」甘泉子曰：「善哉！孰爲之者？」嚴生訓曰：「是吾州別駕伍君君求餘福者之所爲作也。體裁也，博搜也，旁稽也，核實也，尚雅也，文之也，其亦善矣！伍大夫曰：『序吾編者，必甘泉公，非甘泉公不可！』今具有册書在，訓則將命而謹謁焉，惟先生貺之！」

甘泉子曰：嘻，吾昔雅之矣！吾昔雅之矣！吾見之子於金臺之下、東城之隅矣，是崦西氏所謂蘇之文、行、古君子三焉者也，是嘗傷於市虎而垂翹於天目之間、苕溪之濱者也。故其詩曰：「昔聞雲間言，國有古君子。作者魏陸儔，扁舟五湖裏。翩翩司馬郎，遥遥鴟夷裔；如聞市虎謡，復道投杵起。垂翼天目游，再奮天門翅。」故自伍君之南也，吾意常在天目、苕溪之下，詎意伍子之誌編摩於苕溪之濱、天目之麓者？忽焉又突至于金陵，使吾之披閲斯誌於金陵者，恍然若接伍子於天目之麓、苕溪之濱，裩城之化育山川人物焉，而若與伍子對語，而聞其謦欬於千里之遥也。

乃爲序于册端，彼伍子者，亦將若聞吾之言而聆吾之謦欬，以感於其心也乎！

夫誌也者，所以致治也。伍子貳守弘化，同寅協恭，齊爾心，一爾德，以和爾中。雨暘不愆于上，山川不戾于下，民物阜生于中，則一州四境之內，天地平成，人以謐寧，是爲郡邑師也。郡邑師之，天下師之，而爲王道之助焉。然則誌之功用，豈小小也乎！嚴生曰：「今幸又有葉大夫之賢，來守是邦，以同以協，以齊以一，以和之，以共成斯治者，可待矣。惟先生書之訓也，將持歸以并告夫二大夫者。」甲午九月二十四日

重刻山屋許先生先天集序

甘泉子曰：言語之道，其誠之不可掩乎！誦其詩，讀其書，而知其人者，善言也；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者，非善言也。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也者，出乎其心，本乎其性情，發乎其言，言而成文焉。是以由詩書而知其人，亦若是而已矣，斯不亦善言矣乎？若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也者，言不由乎中，不出乎心，不本乎性情，而擬效乎他人，如優人抵掌爲離合悲歡之態，粧飾乎雲烟月露風花之形，如巧鳥之聲，又烏足以知其人之面目若何哉？是故善言者，如老人出老人之聲，聞其聲，可知其爲老人矣；不善言者，如小兒效老人之聲，聞其聲者，人莫知其爲老人矣。故曰：言語之道，誠之不可掩也。

余得南宋山屋許先生之詩文曰《先天集》者於其裔孫亮而觀之，嘆曰：嘻，其所謂善言者乎！其由中心出者乎！其發於其性情者乎！可以知其人矣。故誦其

詩，讀其書，其人逝矣，遠矣，於其沛然者，可以見其自得焉；於其慨然者，可以見其節義焉；於其惓惓然者，可以見其忠愛焉；於其言屢而見擯，擯而復言國之危亡，斬衰閉門，至死不變者，可以見其大節不可奪之志焉。然則先生之爲人，盡在心目中矣！先生名月卿，蓋嘗受心學于魏鶴山先生，而有所自得者，故其言至今凛凛猶若有生氣，佻乎若有以見先生之謦欬儀形。然則亮也懇予序諸首簡，梓而傳之，其亦孝思善繼者歟！

脩復古易經傳訓測序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爲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即道也。其爲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亡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奚啻爲日月？爲天地，爲乾坤，爲剛柔，爲君臣，爲男女，爲父母；其在物也，爲牝牡，爲動植；其於幽也，爲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爲天之易，在地爲地之易，在人爲人之易，在身爲身之易，在心爲心之易。謂天、地、人、物、身、心爲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爲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爲文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爲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易之道，因象而見也。夫可見者，易之文；不可見者，易之道。故《易》爲不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詞，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

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彖爻而後可行也。羲、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羲、文之上，其説簡；由孔子之下，其説長。其説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説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羲、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奥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絶，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末學而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澗，深知篤信，懇請爲學者俛焉正之，乃爲出羲、文、周公之《易》，復爲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爲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爲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羲、文、周公之經，曉然矣。其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爲全篇，在《文言》辭氣爲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爲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爲全書也。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爲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文。第令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爲之説，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嘉靖乙未仲春

重刻定山先生詩文集序

合定山先生之詩文，凡十卷，户曹陳子常道之所編輯，周子滿之所校正，縣尹劉子縉之所刻，置于定山書院者。君子觀古詩二卷，曰宛宛乎，漢魏之遺響矣乎！觀近體五七言詩三卷，曰：迴迴乎，唐宋之别調矣乎！其爲文，序、記、表、銘、説、傳、題、跋、詞、文、書、贊、奏之類凡五卷，曰：駸駸乎，追先秦兩漢，瞠乎韓、柳、歐、蘇之後，而從之矣乎！何其富且美矣哉！或曰：「定山之詩文，究根乎理道，非太極則鳶魚，非鳶魚則乾坤，絶去乎風雲月露之態，靡麗駢驪之想，其文而載道者耶！」周子、劉子告於甘泉子曰：「子於白沙先生詩教詩指，則既有述矣；於定山先生之詩文，其獨能無言乎？二公蓋同道者也。故定山題白沙詩，有曰：『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横渠老筆須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蓋以周子謂白沙，而以横渠自謂也。斯言也，非徒定山先生自知之，公而天下後世，亦以爲公論也。」甘泉子曰：「知言之道，在合觀交證之而已。故知周，斯知張矣；知張，斯知周矣。於乎！濂溪之言，雲行水流；横渠之言，深思力索。二公皆大儒，其所見皆同乎否耶？其所造者皆同乎否耶？白沙先生之詩，有曰『千鍊不如莊定山』，蓋尊莊公也。又曰：『不及陳無己，能無賞自然。』蓋自道也。故世之君子，欲知定山先生之詩者，觀諸白沙先生之詩可也；欲知白沙先生之詩者，觀諸定山先生之詩可也。金輝玉映，並妙偕佳，由其言以觀其蘊，誦其詩，讀其書，以知其人，尚論其世，同乎不同，在覽者自得之。」嘉靖乙未八月九日

贈維揚掌教鶴阿高君遷刑部主政序

劉、胡兩生自維揚來，問於甘泉子，曰：「語有之：鳥，肉爾而能飛天者，衆羽之積也。然乎？」曰：「然。」「車，木爾而能走地者，衆駒之曳也。然乎？」曰：「然。」「師道，人爾能行于天地之間者，其徒衆之力也。然乎？是故孔子曰：『自吾得顔回而門人益親，自吾得季路而惡聲不及於耳。』豈謂是歟？」曰：「然。若今左綿鶴阿高子者，以名進士辭尹休寧，而來掌揚教也，敷先生體認天理之訓，勿忘勿助之指，三年矣。目左士以屬左僚某子某子曰：諸皆同此天也，同此理也，烏乎而忘諸助諸！目右士以屬右僚某子某子曰：諸或忘之，非本體也；或助之，非自然也。烏乎而不自求乃理，自合乃天！於是四僚司教，各悉乃心，以信高子之言，以從先生之學。蓋踰年而諸生之扣衣以從先生者十之二三矣，二年而諸生之負笈以從先生者十之四五矣，三年執經以從先生者蓋如雲之集矣。其諸或者之語孔子之言，然歟？」曰：「然。然而非敢謂然也，亦非吾之至也。吾將獨立乎無徒，默乎乎無言，與二三子者游乎自然，廓之以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見諸行事之實也。」請聞焉。曰：「始乎一念，中乎四端，終乎萬事萬變，以體天之理，法地之紀，立人之軌。而又何有於區區睢睢盱盱門户之私者哉！」四僚以兩生言曰：「今高子政學之休聲聞于天子，天子詔遷之，爲郎秋官矣。其亦可以庸於此乎？惟先生終教之！」曰：「帥乃初，擴乃中，成乃終。吾有二言乎哉？吾且貴言乎哉？」曰：「以先生之教，而達於秋官之理，可乎？」曰：「可。達爾天地之

心，且將使天地變化，草木以蕃，而況於秋官之理乎？」「何居？」曰：「今夫見刑人者，桎梏者，而惻隱之心不亦形矣乎？」曰：「然。」「見人之惡乎，省吾之治或未盡善，而羞惡之心不亦形矣乎？」曰：「然。」「過則曰己之罪也，善則曰僚之公也，君之明也，而辭讓之心不亦萌矣乎？」曰：「然。」「直者舒之，曲者慘之，故者刑之，過者宥之，而其是非之心不亦形矣乎？」曰：「然。」「審以體天之圓，斷以法地之方，慘舒與奪，以應四時二氣之運，以盡天地萬物之變化，體認之功，斯其至矣，而忘助之心泯矣。夫忘助之心，不能以合乎自然，不足以體天地之心也。《呂刑》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又曰：『咸庶中正。』言中正乃合天心也。是故始乎教學，終乎政刑，明刑以弼教，教刑之道，一而已矣；體認之道，一而已矣；是之謂合德。嗟乎！高子其往，尚勖之哉！道無終窮，學無止息。」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

吴塘呂氏宗譜序

辛亥三月，得呂子巾石學士書，以其所爲宗譜來視，謁叙之，顓官守候。甘泉子方卧病，病間念官之貧，艱于久守，力疾而起，乃言曰：

吾觀于譜，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故賞罰不必遍于天下而天下化者，譜之謂矣。讀者觀其譜圖焉，而生愛敬之心矣，而傳文不與焉。是故夫譜，藹然示人以愛矣，秩然示人以敬矣。故縱而觀之，自吾身而上達乎吾考，而吾祖，而吾曾祖，而吾高祖，以及于始，一脉也，能勿愛乎？衡而觀之，自吾身與吾同考之兄弟，與同祖之兄弟，與同曾祖之兄弟，與同高祖之兄弟，

以達于同始祖之兄弟，皆同氣也，能勿敬乎？故觀譜者，觀其圖焉，思過半矣。是故自吾巾石學士，縱而上之，則考封君賢也，而祖貴十一君也，而曾祖富七子昂君也，而高祖華六文敷君也，而始祖彦成君也，皆一脉之傳也，而孝愛之心油然生矣。第不知其先之魯氏，亦同一脉也，可類推而達之乎否也？達之則愛心無窮，仁不可勝用矣。自巾石學士横而推之，則由弟懌、慎也，而弼、褒、顯、齡、迪、傑之子愷等也，洪之子福、海也，奇、平、囂、質之子江等也，祥之子夔等也，用、珏、文、章、黼、黻之子昂等也，崇、聰之子稷等也，琨、鄂、珉、頊之子溥等也，釗、欽、鎬、鐸、鉞、鎮之子濂等也，儀、侃、俊、偉之子天與等也，佃、俸、儒之子天德等也，應、朋、白、滿、老、璿之子瑢等也，德、常、禮、中之子佛保等也，張之子開也，四十九派之兄弟，同出于一氣而連枝也，而友敬之心，油然而生矣。第不知其先之魯氏，亦同氣也，亦可以類推而達之乎否也？達之則敬爲無窮，而義不可勝用矣。夫天下道二，愛敬而已矣，仁義而已矣。使人人能愛其先，能敬其長，則仁義沛然溢乎四海，譜之謂也。或曰：巾石兹譜也，其善乎哉。曰：善也。然聞之，人能大其譜，非譜能大人也。夫巾石者，當世所謂賢人也。口若不盡其言，言若不盡其意，避權如怯，疏屬安身，進不隱賢，不卑小官，其柳下惠之流歟！進德脩業，充實光輝，大此譜者，其在兹乎！其在兹乎！辛亥夏四月吉日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二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三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記二十六篇

萬竹軒記

增城人尹鳳舜儀，隱居北郭。性篤孝，連喪二親，盖六年而衰絰不去其身，故以孝聞於鄉人。其爲人節而不拘，通而不諛。嘗愛竹，因植竹環其居，遂爲「萬竹軒」。弘治己未春，伍益之爲予言於白沙如此。予曰：如此，則居士信有肖乎竹也耶？通其中而節其外也耶？曰：然哉！問：居士於竹，胡爲有肖也？果亦有二乎？曰：否。天地人物之氣，一也。以我視物，以物視我，氣相類而每相求，人有莫知其然者矣。然則果無二乎？曰：否。以我視竹，竹，物也，氣也；我，志也。志之帥氣，則其應也如響。昔者湘君泣舜於蒼梧之野，而淚竹成斑，感應之機，如我心之役四肢然。吾於是有以知湘君之爲至孝，而舜實刑之也。居士性甚孝而又愛竹，其所感應者，必有以也。予居在百里之外，獨恨未獲聞其詳焉。通塞之機，存乎其人之心焉耳。吁！斯理也，非達道者，其孰能識之！因書以爲記，俾藏諸尹氏，以待能問者出焉。弘治己未季春晦日

遊西樵記

弘治己未秋，予與張博之、鄧順之、趙景鳳約遊西樵，而五羊李子長者聞之，偕李天秩先候予，鄧氏未及面，賦詩而去。比予至，鄧氏而諸與約者皆無在矣。獨與鄧誠之、順之、鴻張三君者，乘月泛舟而西。及旦，抵山麓，遂同三君者由斜徑扳躋而上，登絶岅，履崇崖，如乘雲步空中，下視可悸。又扶向上，而過所謂翳門關者。關之内有泉潀然流石上，❶泉夾兩山之間，山迴泉折，注爲石潭，潭之深淵若不可測。相傳嘗有好事者墜綫下之，莫知其底云。逾潭之西，又行數十步，得瀑布泉，飛流映空。自以爲絶觀矣，諸君曰：「未也。」又却行西北，轉數百步，過山家數處，有石泉泠泠，觸目皆可念。又前，則呀然而谷，豁然而洞，居人或散或聚，咸植鋤來觀，䚡䚡若有驚駭者。將夕，遂止于寶峰寺宿焉。明旦，又來所謂錦巖者觀之，其中惡濁曖昧，不可入，遂觀小巖。有泉由巖端粉飛而下，即又穿林而東。行二里許，得一谷焉。中虚，而旁圍有三泉遶其側，二十二峰倚其後。予嘆曰：「此卜居之勝處也！」順之、鴻張遂往觀之，徜徉而不能去者久之。噫，亦奇矣！

予自少時已聞羅浮、西樵之勝，而談羅浮者，多奇偉怪誕之稱，令人緬思其境，如在天上，而西樵獨無與焉。丙辰春，予與嘉魚李世卿遊羅浮，登飛雲，而縱觀夫所謂黄龍、朱明之勝，亦奇矣。而西樵之景，殆或倍之，又況予之所得於西樵者，十未能一二也耶？吾以是知天下之山水，

❶「潀然」，黄本作「滚滚然」。

勝者不必名，名者不必勝；高者不必高，而深者不必深也。惟吾耳目之所得，精神之所通，而未始有窮焉。由是以往，殆將與夫造物者游於無極，則夫天地之間，高深下上之妙，莫非吾之所有，而與之相爲無窮也，又豈但如西樵而已耶？八月二十六日甘泉居士湛某書。

來鶴亭記

崔先生既謝參政，歸彰德，置別業于七里之郊。有子翰林吉士銑，有致遠材，先生教之大業，靜學于郊，即郊爲亭。于時有雙鶴灑然從天而來，翔焉，集焉，而昂立焉，飲以啄焉，而舞焉，而鳴焉，而大鳴焉。先生即亭中玩而觀之，方其翔若高舉，方其集若游處，立若無爲，啄若有取，舞若自得，鳴若吟哦，大鳴若高歌。於是見夫吾之與鶴，各適其適，而同乎自然也。先生曰：「是可以名吾亭矣。」乃於亭之外，襍植栢數株，竹列數十科，花木數百本，叢爲鶴林，北出萬金，渠爲鶴渠，西大行之麓。前起數丘，隱隱爲鶴丘。丘之下有泉，引而循除流，可滌可淅，是爲鶴泉。凡亭中所見者，鶴皆有之，而吾泊然無有，寞乎無名，徜徉其間，不知老之將至。甘泉子嘗神游之，樂焉，爲之歌以廣之。曰：

有若人兮七里之濱，一宇宙以爲家兮大初爲鄰。柱天兮維地，户日月兮蒙白雲。高仰兮天飛，俯下兮淵淪，混魚鳥兮一身。來不迎兮去不將，與雙鶴兮相忘，非夫乘軒兮，又何有乎天殃！

擬復初齋記 閤試

復初子喟然嘆曰：「生人之初，與太一

爲性，與天地爲體，與四時爲運，與五氣爲用，與萬物爲徒。反而成之，存乎其人。」乃爲齋於居之傍，而卒業焉。中爲一堂，以象太一；左右爲二楹，以象兩儀；合爲四窗，以象四時；堂之隅與前合爲五户，以象五行；前列花木、假山、盤池、魚鳥、上下，以象萬化。居堂之虚，則有以觀太一之無極；居兩楹，則有以觀天地陰陽之奇偶；闢四窗，有以觀四時之往來；由五户，有以觀五行之終始；玩花木、山水、魚鳥、上下，以觀萬物之化生；乃名之曰復初之齋。

湛子曰：太一，一心也；天地，動静也；四時，四德也；五氣，五常也；萬物，萬事之變也。居乃齋，存乃心，慎乃動静，藴乃四德，由乃五常，以應萬事之無窮，初其有不復矣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復者也；賢，其不遠復也；愚者，迷復而已矣。

雲澗記

雲澗居士居于龍山之雲澗者七十有六年，無名子往過焉，居士方趺居而長吁，❶仰而雲油，俯而澗流，徜徉乎優游，其樂休休。無名子嘆曰：「嘻，子之樂若是乎外也！方雲澗之變也，爲白衣，爲蒼狗，行乎太空，歸乎無有，流而爲川，止而爲澤，風而爲濤，石而爲激。于斯之時，子樂何居焉？然極萬變，而莫非象也。」居士曰：「吾將忘吾樂而學乎！學卷舒於雲，學行止於澗，以游乎無心，何如？」無名子嘆曰：「嘻，子之學若是乎跡也！方雲澗之變也，雲或雨而爲澗，澗或蒸而爲雲，于

❶「趺」，疑爲「趺」之訛。

斯之時，子學何居焉？然極萬變，而莫非教也。」居士曰：「吾將舍吾學而觀乎！觀雲之降，觀潤之升，觀二氣變化之精，以游乎無名，何如？」無名子於是莞爾而笑，曳衣而歌，歌曰：

鳶飛于天，魚躍于淵，仰觀俯察，無極無門。

遂去，不復有言。

完節堂記

完節堂，海陽人以表柳婦姚也。何表爾？尚節也，正罔缺也。姚也及笄，而歸士芳也，朞而生子茂也。既二月，士芳卒，姚也痛哭不食，欲死。妯娌亟勸之食，僅食，曰：「吾非有意不死，吾如茂何？亡爲負吾柳也！吾自矢矣！」父母又勸之改節，即又哭曰：「節可改也，天亦可改也？且吾縱無耻，吾如吾姑何！亡爲愧吾姑郭也！喪吾翁，三日不粒食，三年不完食，窮年不二志，以成其子。無爲愧吾姑郭也！」故姚一節，自始迄今，垂六十年，撫其孤以成名，奉其姑于有光，不曰正罔缺哉？

湛子曰：吾於是見三綱之不亡也！以姚之盡婦如此，使生而男子，爲臣必完忠，而天下之爲臣者勸；爲子必完孝，而天下之爲子者勸；人極爲有立也。顧惟婦耳。予用是記之以示天下後世，俾有勸而立焉。爲予言其事者，曾君確、趙君通、蔡君長宜、沈君文昇、林君爽、連君達、鍾君清，皆與茂同舉鄉進士云。

十竹記

羅浮之陰，金蘭之曲，有姚君曰節者，

性好竹，因環植居旁，語于衆曰：吾有益友十君焉。有若直者，有若横者，有若比者，有若挺立者，有若扶而踈者，有若翳而密者，有若老者，有若少而籜者，有若脩者，有若孤者。其直者，若以勵吾曲；横者若錯綜，以通吾固；其比者，若昵予以親，余因以清吾神，故邇而不阿；其挺立者，若使吾聳然有超世之志；其扶而踈者，若變予以通融；翳而密者，若靚余以幽深；其老者，若貞予操以不凋；少者，若善進而未艾，猗猗而可懷；脩者，儼乎其不可凌；其孤者，若特行而不可群，近而不可狎。故常謂吾益友十君焉。古之詩人以比君子，其知道乎！

湛子曰：善哉！好也不溺于玩，而假物焉以自益。益者，物亦多矣，獨竹也哉？

肯搆堂記

社潭劉湛游甘泉，甘泉子問之曰：「人莫不有居，子何居乎？」曰：「居吾居曰肯搆。先志也，先作之居，後成之居，故曰肯搆。是故堂之成也，敞乎其基，廓乎其宅，奥乎其室，洞乎其門，坦乎其路，玲乎其牖，奂乎其塗丹。斯可以成先志矣。」甘泉子曰：「吾子之居如是乎？而知而居，而未知而廣居。」曰：「請聞焉。」甘泉子曰：「夫父母生之，擇師而教之，居廣居也。子能以忠信爲基，以仁爲宅，以禮爲門，以義爲路，以智爲牖，以文爲塗丹，以入神爲奥室，斯不亦廣居矣乎！是故君子履其基則思忠信，由其路則思義，入其門則思禮，闢其牖户則思智，安其宅則思仁，居其奥室則思入神，覩其塗丹則思文學。夫如

是，斯可以居天下之廣居矣。肯搆，孰大焉？劉生識之！」

龍州修復觀音堂記

龍州觀音堂有三尊佛，獨稱觀音，崇俗信也，復舊也。佛者之道，必稱心性，而又有神通禍福之説，以警乎世俗，故其法傳之不衰，與儒道並列爲三教，雖遐荒異俗，莫不尊奉之，聖人之教，反有所不及之地。觀音爲佛者也，而世之禱禍福者，視佛尤甚焉。堂舊在州治之西，前守趙君源，始易爲廣福寺。源死，至姪相繼位，守土州之目，民請復爲觀音堂，從之，遂捐財鳩衆，易其木石瓦磚之朽壞者，而觀音堂復舊。正德癸酉二月，適予奉使安南，還過龍州，其守相以目民之意，來請予記之。予聞夫觀音始修行於海岸孤絶，其道以不殺生，生大慈悲，得稱菩薩，非謂能安加禍福於人也。昔者蚩尤作五虐之刑，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鬼道迺興。黄帝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而禍福之説熄。是故人道微而鬼道顯矣。今龍守崇信觀音，苟得其大慈悲矣乎，則好生之心興矣；苟得其不殺矣乎，則謹刑之念興矣。勿令民徼福於觀音，而不獲願於守也；勿令民不免禍於其守，而往禱于神天也。予非知太守，見太守服用貶損，而言語寡默，必將能聽吾言乎？其將能自福善禍淫而制民于中乎？其將能歆協神人，敬而遠之乎？因以告之，而并書爲記。

釣臺祭田記

甘泉子曰：嚴子陵非爲高者也。其與魯兩生，皆王佐材，如用之，禮樂其可興

乎！是故抱天民之志，不可以小成也，故逃名以多脩；多脩不可以詭俗同器也，故違時以獨善；獨善不可以忘世也，故應物以觀兆；見兆不可以苟從也，故全身以遂志。是故懷仁輔義，崇德致用，道斯脩矣；道德以崇，禮樂具矣。炎祚重光，豪傑攀附，時見可矣；久要同遊，觀由察微，叵同器矣；物色幣聘，感其幾矣；咄嗟諫議，兆斯決矣；耕釣富春，志正終矣。其處也龍蟄，其出也雲遊，其去也鳳翔，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獨立而不爲離群，見世而不爲隨時，彼得湯武之君，則伊呂何尚焉！圖讖之惑，狂奴之鄙，其如禮樂何哉！此子陵所以見幾而作乎？

正德戊辰，余南行，過釣臺，作詩吊祠下，省其後裔之微，哀之。庚午冬，前湖廣參政吉安尹侯灝，謫貳嚴州，恐祠將就圮，後嗣莫守，乃捐俸金，修飾廟貌，置祭田二十餘畝。而太守毘陵黃侯俊繼至，聞之，亦欲增置，如尹侯之數，俾守世祀。二侯之用心，可知矣。壬申夏，余以安南之使，道其境，謂余曰：「宋元以往，嘗有祭田，今皆忘失，則茲事可以無記乎？」遂謁余紀其歲月。予因以明子陵之道於千載之下，俾後世無惑乎云爾。

重修南安學記

維正德庚午，既殲亂豎，乃復法度。辛未，起崆峒李君獻吉督學江右，遷瑞安季侯彥文來守南安，與同知濟南趙君珩協和有政，上下修舉。季侯乃始造學官，而興嘆曰：茲惟致道之基。周、程于茲，寔聞道源。古者釋奠、飲射、讞訟，庶政攸出。我嗣弗興，何以爲理？惟茲殿廡其圮，祀用弗虔，我乃修大成殿，佾歌八音，拜俯以

奠；惟兹侯明藝廢，德用弗興，我乃修于射圃、侯鵠、弓矢，慶飮揚觶以觀；惟兹訟獄胥興，盜賊滋熾，倫彝弗叙，禮義弗行，我乃修于黌宮，鄉飮讀法，考厥德業，以勵大獄于斯，大臧于斯，以公以棄；惟兹道學弗明，士膠于末俗，吾乃是修道源，常祀有恪，以惠迪多士。越明年壬申夏，殿廡、堂宇、射圃、亭祠，百廢俱興。同知趙君以訓導張君瑜、傅君傑、高君瓚，率諸生謝雲祥等，告于史官甘泉湛子，願有訓言。甘泉子曰：

夫子之道，若觀滄海，我罔知其大；若觀穹天，我罔知其高。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是故一貫也。諸生觀夫釋奠之儀，則希賢希聖之心興矣；觀夫飮讀，則少長愛敬之心興矣；觀考德業，則進修之心興矣；觀夫射觶，則忠直孝友之心興矣；觀夫聽訟，則是非之心興矣；觀夫執臧，則好惡之心興矣。是故文章修，而性道可得矣。爲記誦文辭，以利進取而已，豈侯所期于諸生哉！

乃登拜嘉，請刻于石，永告弗忘。

新置崔清獻菊坡先生祠田記

惟宋右相清獻公菊坡崔先生，備具人理，曲有衆善，曰德，曰義，曰能，曰誠，曰智，曰節，曰勇。是故完養天性，充而有光，非德乎？辭受進退，以宜以决，非義乎？鎮蜀而人是綏，撫廣而難乃弭，非能乎？一言退賊，非誠乎？宋道日弛，知不可爲，見幾而作，非智乎？力辭相位，厥志不回，非節乎？七札方殷，急流而退，辭表十三，果毅不疑，非勇乎？惟公道具天民，爲人先覺，在天下爲天下師，在後世爲百世師，在一鄉爲鄉黨師，所謂鄉

先生可祭於社者歟！

公，吾黨人也，故居在增城鳳凰山陽，遺址半爲城隍廟。弘治間，有司於廟後建祠，塑公像貌，廟門有序，菊坡有亭，歲久就荒，而香火不嗣。夫城隍，即古之社也。聲鐘考鼓，有祈有奠，而吾鄉先生者，獨荒落寥寂於其傍，非吾人之羞歟？若水奉使安南，卜居駐節于棲鳳窩，爲祠右鄰。愛兹山中居，而得環城山水之勝。開借光門，以時登眺，每謁祠而悲之，遂出私錢，買田十二塍，歲入租二十石，擇謹厚者爲廟祝，常住以奉香火。時方治裝北行，遂告諸邑主簡，俾鄉賓尹鳳新其祠宇，又有以守之，庶幾不廢乎！懼後之人不知尊鄉先生之道，而祠田或替也，迺記。

敬止園記

敬止者，繫桑梓而非止桑梓誠也，盖取諸《詩》。武緣人李廷澤既謝北山丞，歸課二子藝園，命之曰：「嗟爾小子瓘、塈、璧，智及一年而不藝穀，可乎？」曰：「否。」「智及十年而不藝木，可乎？」曰：「否。」「智及百年而不藝人，可乎？」曰：「否。」曰：「人徒知穀而不知木，知木而不知人，可謂智乎？」曰：「否。」「咨爾瓘、璧，必樹吾桑與梓，毋敢弗敬！必樹吾萱，毋敢弗敬！必樹吾柑若橘，毋敢弗敬！必樹吾棠棣，毋敢弗敬！必樹吾竹以松，毋敢弗敬！」廷澤之逝，十年矣，木且漸漸矣，璧、瓘履其園，撫其木，慨曰：「夫覩手澤而不思其親，可謂人乎？承親之遺而不能繼，可謂孝乎？故吾見桑梓，必思所衣被我

也，材器我也；見登，必思所諭吾以苦心若熊膽也；見棠棣，必思所示我弟友也；見柑，思同味也；見橘，思遺吾以木奴也；見松竹，思遺我以益友，示節操也。敢不敬乎！」迺召群從，斯牧而誓之曰：「凡我後之人，斧斯木者，如戕親之罪；傷斯木之枝者，如折親之支。」甘泉子聞之，曰：「孝矣哉！敬其親以及其所樹，況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璧拜曰：「不肖孤承先志以有成，舉於鄉，宦於中土，十年矣，迺今始聞藝木得藝人，敢不籍簡以訓！」

新會縣重脩子城記

正德丙子三月甲子，新邑尹臨桂徐侯建夫復子城，越二月告成。延袤一千七百丈，高八丈。城山水，各因其地爲外濠，爲內馬道，爲門，爲鋪，爲水閘稱之。凡用牡蠣之事若干，木石之事若干。是役也，費出而官不與，功成而民不勞。初，侯莅邑之三年，覽地圖而嘆曰：「嗟乎，美哉！山河之勝，北有圭峰，南有崖山，東有江門，西有金牛，後連高凉廣右之區，前通邊陲海島之舶，故有備則爲我之險矣，無備則爲賊之衝矣。」文學諸生林紹光等進曰：「昔我方伯陶公魯方丞是邑，懲西賊焚擄之慘，圖諸白沙先生，而子城肇建，民再賴以拒賊。明公其有意於復乎？」侯謂劉大行文瑞曰：「今子城，古之郭也。郭以輔城，城以輔民，故郭不脩，斯無城矣；城不固，斯無民矣。無民者謂之虐，無城者謂之危。危與虐，其何以爲民之父母？吾將復焉！」或曰：「其遺址久奪于豪右，則若之何？」曰：「豪右之奪，利其地也。棄城與賊，妻子不保，其何地之利？」或曰：

「其瀕江狃于市民，則若之何？」侯曰：「市民之安之，逐其利也。棄城與賊，身且不保，其何利之狃？」是故一令而民從矣。於是鄭户曹銘曰：「保障有衆，其在兹乎！」施縣尹用曰：「萬世之防，其在兹乎！」余侍御敬曰：「侯之功德，其在兹乎！故無輔城，則舉城外之民而棄之矣。侯之保民如子也，其在兹乎！」史若水聞之，曰：「諸君之説，誠然矣。而輔城之外之民，其將何所賴？不亦舉而棄之乎？故吾聞之，大夫以四境爲郭，諸侯以四僯爲郭，❶天子以四夷爲郭。以四夷爲郭者，天下無棄民矣；以四僯爲郭者，舉國無棄民矣；以四境爲郭者，邑内無棄民矣。是故君子忠信以爲金湯，禮以爲雉堞，義以爲樓櫓，道德以爲關鑰，與民修之，與民守之，固而勿壞，是之謂無棄民之道也。」李推官江與余、鄭諸君曰：「盛事也，不可以不紀！」守千户所苑君忠曰：「紀之，將以告嗣守兹土者。」僉謀諸葉貢士尚疊，來謁文。明年季夏，新丞周君濟速、邑人何侃以鐫事請，❷遂著于石。

冰玉堂記

冰玉堂者，東石陳子之姻潮陽趙子之從弟燇之母姚之堂也。趙子以燇因陳子語于甘泉子曰：「夫堂也，東所張子名之，潮人稱之，以美姚節也。夫姚也，十八而歸蘭軒君，以盡妻禮，克事嚴姑以懽心，盡婦道，育成二子，以盡母儀。二十四年而孀居，盡女節。五十而不渝，遂以家昌，施及其宗。故冰，言其清也；玉，言其潔也。姚之德，殆無媿於斯堂矣乎！」甘泉子

❶ 「僯」，據文義當作「隣」。下一「僯」字同。

❷ 「何侃」，黄本作「何杞」。

曰：「冰之清也，不曰冽乎？」曰：「然。」「玉之潔也，不曰貞乎？」曰：「然。」「清而冽，潔而貞，婦節乃成。嗟乎！陳子而未能盡物之情，又焉能盡人之精？而徒知斯人無媿於斯堂，吾恐斯堂之名，不能無媿於斯人也。」陳子惑焉，問焉。甘泉子曰：「冰之清矣，冽矣，然而有時而解者矣。姚之節，可以解乎？」曰：「否。」「玉之潔矣，貞矣，然而有時而或磨者矣。姚之節，果可以磨乎？」曰：「否。」「然則凜乎，其冰之不足以爲清；瑩乎，其玉之不足以爲潔。吾恐冰玉猶媿於斯人也。嗟乎張子，未能盡人物之情，又焉能盡天地之精！」陳子曰：「高矣，美矣！吾未之前聞也。請爲記，以貽于趙氏。」正德丁丑孟冬望日

練塘記

張子、鄧子與湛子居西樵之墟，造而曰：「吾邑丘侯者，良宰也。昔常居於練塘，學於練塘。比其舉進士，宰是邑也，語於人曰：『吾常若不忘乎練塘者。練塘之義，吾竊有取焉。吾守職，二子爲我究其義於湛子。』」湛子曰：「侯賢乎哉！昔者孔子律天時，襲水土，仰觀俯察，學於天地之撰。侯其有取乎哉！夫塘也者，以言乎其形也；練也者，以言乎其象也。象也者，以言乎其德也；形也者，以言乎其質也。德爲紋，爲縠，爲經綸；質爲清，爲潤，爲澤。是故風過之，而紋之象生焉；雨過之，而縠之象生焉。二者縱横分合，而經綸之象生焉。泉受之，而清之形成焉；浸滀之，而潤之形成焉；決而流之，而澤之形

成焉。」二子曰：「然則何取於斯義也？」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故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一德備用。是故倫焉，理焉，備天下之至文，盖取諸紋；有美於身，不願人之文繡，盖取諸縠；濟天下之雲雷，成天下之變化，盖取諸經綸。介而能義，得而不苟，不以溝瀆其身，盖取諸清；蔭滋百里，枯者蘇，涸者膏，盖取諸潤；溥乎均施，達乎德愛，加乎百姓，盖取諸澤。是故紋以飾治，縠以成章，經綸以集事，清以立本，潤以畜德，澤以利用，大人之事備矣。」二子以告丘侯。丘侯曰：「請聞其功。」湛子曰：「吾嘗於練事而得練人矣。顔也以博約，而卒也以卓爾；曾也以三省，其卒也以一貫。或事其縷，練之謂也；或事其布，練之謂也。事縷也者，其分殊乎！事布也者，其理一乎！與其殊也，寧一。夫萬一，皆得謂之有德矣。侯其勉焉！是故綜之以智，純之以仁，精之以勇，百練之謂也。侯其勉焉！」二子以告於侯。侯曰：「請益焉！」湛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縣博劉君曰：「不可不識也。請爲侯識之卷端！」

修復李忠簡公海珠祠像記

正德十有二年三月之望，庠生甘生、劉生、陳生拜進其言于憲副汪公曰：「學、相、朝紀，時惟小子，罔聞知。嘗交于李忠簡公文溪之孫庠生達元，獲講其世。盖公世系在譜牒，勛業在國史，文藝在本集，罔敢有攸述。仰惟公之懿德大節：發身鼎科，立朝以正，追斥安石，乞正儲貳，去嵩之之奸，引裾抗疏，劾盧、董二宦，落職而不悔，曰忠。喪其親，築室終制于墓，若終

其身，累詔不起，曰孝。乞歸制，服心清獻之喪，立師傅之道，曰義。幕于汀，奮身諭賊，以其守免；贊閫清獻，縋城入諭賊壘，出白刃，不却摧峰之變，而遠之廣郊，曰勇。提舉于閩，捐俸賑飢，活人之命；守贛，置常平，罷官酤，嚴保伍，以爲民安，曰惠。屢進屢辭，早能以身退，曰廉。夫斯六行者，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忠簡備焉，足爲生人之表，固宜里置血食焉，以彰鄉先生之道。況海珠公之築也，而下帷之地也；其寺田，公所置守也；其祠置洪澧，使從邦人之請。公也乃反忘本，而浮屠焉。徒據甚非所以繼往而示來也。仰惟明公風化是務，復菊坡祠于南庠，增飾文山祠于五坡，學、相、朝紀等，誠不揣冒昧以言，惟明公其圖之！」公曰：「鋐職也，何辭！」乃撤其居而新之，肖其像而妥靈焉。數百載之廢墜，一朝而復。于是陳侍御言扁顔之，毛侍御鳳請典祀之，黄僉憲昭申董之，劉憲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以守之，魏太守廷楫先後贊襄之。祠以地主，寺以祠存，復舊也。汪公曰：「事已，不可無記。記必於湛子！」或謂觀吏部霍進士韜亦曰「必於湛子」。若水曰：「義也，吾其可辭！」郭太保總戎勛曰：「子其無辭焉！吾謹有供麗牲之碑。」督帥舶牛太監榮至，則曰：「復舊以明義也。」因爲加飾之。嗚呼！兹非忠簡公六美之實，先得乎人心之同然，而能起人心於百世之下，不期同而同然者乎？祠成，公像儼然，臨之在上，於是奸邪之臣觀之，將愧其忠；薄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其義；懦怯于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剥之吏觀之，將愧其惠；貪進而無耻者觀之，將愧其廉；而後之忍心於廢興者觀之，將愧修復之諸君子也。愧之何如？修之而

已。然則是祠也，其立教之本歟！因爲迎送神辭三章，俾歲祀而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盡神。曰：

悵靈蹇兮多修，服六美兮孰儔？燦雲漢兮以爲章，招箕尾兮與同遊。容媚兮多姱，永貞則兮服休。靈不來兮余愁悵，獨立兮中洲。右一

靈之來兮駕玄武，乘北風兮下土。先朱鳥兮前驅，右蒼龍兮驂白虎。薦溪毛兮玄尊，明德馨兮簠簋，呼天吴兮總干，紛江靈兮起舞。右二

日窅窅兮西沉，雲冥冥兮霾陰。四無畔兮莫杭，靈胡去兮駸駸？悵獨立兮容與，羌神往兮形存。猗神往兮玄武，服兩驂兮入寒門。瞻雲錦兮怳象，將天飛兮莫予遺言。慨莫聞兮予顧，馮夷鼓兮填填。

右三　正德丁丑某月某日

鳳巖記

鳳巖子居鳳巖，南遊嶺表，守雷陽，爲民父母，庇其赤子。忤中官，或助之中之禍。法司正之弗得，縲至京師。鳳巖子不改操，慷慨就道，且告甘泉子曰：「吾幸得生，吾歸矣，將退居鳳巖，子其語我以學之道！」甘泉子曰：「昔者顔氏之子學于龍，故有龍德。今子居鳳巖，聞鳳之道，學道于鳳，可以居斯巖矣。」鳳巖子曰：「請聞焉。」甘泉子曰：「夫鳳，羽具五彩，昭其色也；出于九苞，昭其德也；鳴中六律，昭其聲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昭其時也。故德，言其質也；色，言其文也；聲，言其和也；時，言其權也。鳳巖子居鳳巖，學鳳之道，德性將以養神也，采色將以養目也，聲音將以養耳也，出處之時將以致用也。是

故質以本之，文以華之，和以發之，權以行之，是亦鳳德而已矣。」

九龍君聞而歌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遂去，不復有言。鳳巖子姓王氏，名秉良，字伯存。

新創烏石驛記

信陽戴子仲鶡冠賢，作地官員外，以言謫丞烏石驛。厥作治惟六年，恥厥治陋，易地于湛子。惟新厥治，乃厥中作堂，堂比作串堂，厥尻作室，厥陽作門，門顏作樓，後左作官室，後右作吏室，左作使室，作厨庫，右作馬室，前左作役室，前右作囚室。于時惟皇作極，惟新厥治，夫厥中作堂，是故可以中居而聽，南嚮而治，將而無將，迎而無迎，可以立中矣。厥北作串堂，是故可以通微，可以至隱矣。厥陰作室，是故可以深居而息，退思而理，可以慎獨，可以不愧屋漏矣。厥陽作門，是故暢而宣之，通達八風之氣，出入庶類之宜，允矣。厥顏作樓，樓曰「處遠」，是故可以備警，可以望氛，君子登之，憂君之念油然生矣。官廨於東北，其長物之始乎！吏居於西北，其贊物之成乎！使室於東方，主陽而動也，動故無常。陽者養也，萬物之府也，是故厨庫麗焉。馬厩於西方，主陰而静也，静故無疆。役室於前左，陽休也；囚室於前右，陰幽也。夫作門作樓者，一以應太一之數；爲翼廊者二，以應兩儀之數；爲堂爲室者五，以應五行之數；爲串堂爲二室者三，以應三才之數。凡爲屋之事三十有六，以應三十六宮之數；厥作十有二月，以應十二律之數；爲磚石瓦木十有二萬，以應一元之數；厥役萬二，以當萬物之

數；樹之材荔三百六十，以當周天之數。甘泉子曰：善哉！夫觀象制器焉備矣。夫觀諸戴子之作室，可以知學矣，可以知理矣。宜勒諸石以訓焉。

重修四會縣儒學記

惟正德辛巳季秋，四會學教諭林君啓，與其僚成君儉、蔣君球，以李生渫因其兄嘉隆雅於甘泉子，來西樵，言曰：「惟茲學治，舊在於金岡。惟宋咸淳遷茲城陽，厥制惟備，惟久乃壞。惟正德戊寅，進士永新蕭君樟來尹茲邑，惟憲僉金華陳公正之來講武事，胥視文廟疇咨，百廢胥興，捐金修之，別駕平湖潘君鵾暫攝助之。惟殿廡堂墀，修厥毀；惟齋號門井，修厥缺；惟泮橋，修厥圮，惟豆籩簠簋，修厥制。乃輪乃奐，乃瞻乃奠，乃遊乃處，乃以興學。惟子乃學之宗盟，惟子是識是訓！」

甘泉子曰：學，一而已矣。知陳公因武修文之義，斯可與語學矣；知諸君修學之義，斯可與語道矣。夫道，一而已矣。夫學，修之以復乎道而已矣。是故聖人修道以成天之能，君子修身以復己之命。故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支，支則離，支離之弊也久矣。故夫文武二，而天下無全材矣；豈惟文武爲然，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豈惟才德爲然，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豈惟體用爲然，知行動静二而天下無善學矣；豈惟動静爲然，德業、舉業二而天下支離甚矣！非其本然也。孟子之時，其楊、墨矣；程子之時，其釋、老矣。故自支離之説興而儒學壞矣，儒學壞而天理幾乎息矣。嗚呼李子！而知學之壞，而不知儒者之學之壞也。原本及末，故知合一之説，則可以化舉業而

知道矣。或問何謂合一？曰：執事則敬，作字則學，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故學在修其二而復之一而已矣。

樵雲記

甘泉子既退居於瀛洲之濱，則與漁者侶，久之又去，而隱於西樵之洞，則與樵者侶。或曰：「子於漁樵也，則奚擇焉？」甘泉子籧然曰：「吾何擇？吾爲漁乎？爲樵乎？吾將擇樵矣。」或曰：「子之擇於樵也，何居？」甘泉子曰：「吾何擇乎哉？吾擇仁也，而得吾心焉，斯已矣。」或曰：「然則漁者之非心歟？」甘泉子曰：「吾戚焉！夫漁也者，魚也，漁魚也。今夫魚喜則躍，漁躍則喜，喜得也，利殺也。充是心也，則焉往而不爲殺？焉往而不爲利？故吾疑自古無仁者矣。」「然則聖人之制網罟，

非歟？」曰：「兵戈之設，戒暴也，義也，而因以殺人，仁乎？故禹之泣罪，湯之祝網，網罟之設，聖人以制義也，而因以爲利，可乎？夫樵也者，樵也，樵樵也。木樵則蘇，斧斤以時，天肅亦肅，得人之理，應天之運，與地之宜，奚利焉？奚殺焉？其仁者之術乎！」曰：「如斯而已乎？」曰：「未也，猶少利獲也。其樵諸雲乎，故卧則雲卧，立則雲立，衣則雲衣，餐則雲餐，爲雨爲風，爲青爲黑，爲白衣，爲蒼狗，變態更乎吾前，吾與雲相忘於無心也。吾朝則披簑而去，暮則滿擔而歸，故吾與雲皆化於無心，而得與不得皆無心。是故無心者，天地也，仁之術也。故漁不若樵，樵不若樵雲，術不可不擇也。」他日，古岡李氏子叔倫見甘泉子於白沙夫子之築場，曰：「不肖先子號樵雲，惟子識之！」甘泉子曰：「嘻，吾友洞夫弟也，其先得吾之心

乎！」遂記其説，歸諸李氏。

萬松記

萬松子隱居於餘姚四明之山，樹萬松以自寄。孤松先生過，詫焉，曰：「何哉？汪子之務博矣。」萬松子曰：「吾樂焉。吾以萬聲鳴鳴供吾耳，以萬色蒼蒼供吾目，以萬蔭森森供吾身，以萬材魁魁遺吾子孫。吾以觀萬物之象，不可乎？」孤松先生者，居於無名之鄉，撫孤松而盤桓。萬松子反詰焉，曰：「何哉？吾子之務約矣。」孤松先生曰：「吾樂焉。吾以一聲養吾耳，以一色養吾目，以一枝自蔭，以一材自負，以當太一之數，不可乎？」他日，胥以告於赤松子，而折衷焉，曰：「嗚呼！孤松而知務約，而不知一聲有萬聲成之也，一色有萬色成之也，一蔭有萬葉也，一材有萬枝也，何約之務！嗚呼！萬松而知務博，而不知萬聲一聲也，萬色一色也，萬蔭一蔭也，萬材同根也，何博之務！」

汪氏之二子惇、克章，❶皆舉進士，與甘泉子遊，叔憲以告焉。甘泉子曰：「憲僉胡爲乎萬一之辨也？❷胡爲乎萬一之合也？先子盖命之矣。萬一同原也，可以知學矣。夫松，木德之中正也，五德具焉，故其好生似仁，其後彫似義，其條理似禮，其不生污下似智，其脂化爲茯苓、琥珀似神。二子其學諸松焉，則先子爲不朽矣！其爲我寓諸叔厚也。」

萬松子名瑚，字廷美，後封爲大夫，然而非秦制也。嘉靖元年正月十日

❶「惇克章」，黄本作「惇叔厚克章叔憲」。
❷「僉」，黄本作「爾」。

南和縣治脩理記

惟正德庚辰夏，陝西劉侯某尹時南和，集其群吏而誓曰：「咨爾有吏，爾惟謹治，罔弗熙。爾之弗謹，政罔弗隳。爾敬相予！」乃進其吏。吏曰：「爾惟群吏之率，孰謹孰否，爾敬相予，以抑揚之。」乃興厥理，大畏群吏。召其兵曹，告之曰：「邑之多盜，民其曷安？爾其訓爾民兵，遂遏寇略。」召刑曹曰：「奸法者之弗懲，何以安民？其寘于法，惟公惟明，刑以止刑，循其阡陌。」召户曹曰：「民之弗生，以滋奸寇，由吏弗養。爾乃省時耕歛，户蓺乃木，賑貧寬役，以濟庶艱。」並召工曹曰：「利之弗興，由户工之弛。惟茲澧渠，寔惟民膏，修其廢閘，溉彼南畝，以民力本。」視儒學，召禮曹曰：「民養既遂，教學弗興，禮義弗行，惟予之恥。」乃爲籍其勤惰，公其賞罰，以警動之。命十有七社，社學七十有八，以教其子弟，升試其尤于庠，無或不公。惟庠之圮，教興無所，其新乃殿廡，創其門于左右，建學舍于東西，以責成于工。六事咸舉，庶績將興，人道既修，鬼道乃革。其明年，皇帝繼極，改元嘉靖，詔京畿方毁祠寺，御史宋君仰承德意，俯贊侯治，曰：「爾務民義，自卑宫室，弗飾弗治，於何聽觀？」侯曰：「凡吾以治民，而忍以厲民？」乃罪僧之惑民建寺者，得其木若干章，石若干輦，粟米若干石，乃悉新其縣治。其中爲堂宇，其兩爲翼室，其外爲吏舍，又其外爲囹圄；其前爲門亭，又其前爲邑樓，合爲屋九十有奇。既落乃成，侯乃聽吏治於斯，計租傭於斯，詰戎兵於斯，講禮讀法於斯，决獄於斯。凡六吏之事，皆有其所。士民咸來觀，感嘆曰：「斯材斯用，昔爲邪

道之惑，今爲正道之資。吾其謂何莫不改觀革心！」益信侯治。乃介焦、黄二生請記于石。

甘泉子曰：惟昔帝命重黎，絶地天通，鰥寡無盖，是故人道盛而鬼道衰矣，鬼道微而人道顯矣。人道顯者，舒陽以崇天；鬼道微者，翕陰以順地。順地者謂之義，崇天者謂之仁。天地崇順，謂之至德；仁義皆得，謂之至治。吾且識之，以觀劉侯。

鈍齋記

甘泉子喟然嘆曰：「天下道二，利鈍而已矣！」連城縣博陳仲文問曰：「人有惡鈍而好利者，磨刃之鋩，礪鎗之鋒以爲利，則何如？」曰：「利乎利者，與心皆利矣。」曰：「人有惡利而好鈍者，截錐之末，去矢之鏃以爲鈍，則何如？」曰：「鈍乎鈍者，與心皆鈍矣。」曰：「然則利者，其果無鈍矣乎？」曰：「有時而鈍。戕斧，天下之至利也，物有破之矣，物有缺之矣。」曰：「鈍者，其果無利矣乎？」曰：「有時而利。錘杵，天下之至鈍也。杵能貫石臼之堅矣，錘能使鐵性之革矣。是故大黠或癡，大辯或愚，大朴或智，大魯或真。賢有所不足，愚有所有餘。鈍也者，沌也。混沌全其天也，木訥近乎仁也。性成于天，天不能使之工；能工之者，人也。是故鈍者，生於天者也；利者，作於人者也。利者失之，鈍者得之；利者賊之，鈍者存之。毋散爾朴，毋分爾源，毋汩爾天，毋鑿爾混沌，其庶矣。今夫物之初萌也，屯屯爾，及其發也，秀而實，其利孰大焉！至於人也亦然。其初生也，蠢蠢爾，及其長也，神發而智，其利孰大焉！是故鈍者，利之本也。君子之學，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約其情，沌其

心，鈍其性，故能與天地相似，盛德大業，至矣！」仲文曰：「可以銘吾齋矣！夫鈍失求之野，吾將以自勵，且告連城者。」癸未七月二十四日

浩齋記

太湖之墟，有陸浩齋先生者。其子澄，游于陽明，舉進士，爲郎秋官，以推崇浩齋，故浩齋爲封君。澄造于甘泉子曰：「惟我家君，割股以愈親，行確而貌肅，蓋取諸至剛；不利己，平物我，蓋取諸至大；其名齋也以浩，以養浩也，蓋取諸孟氏。今茲行年七十有五，而志力不衰。惟吾子其明孟氏之學，以詔于我父子，吾子其惠許焉，惟吾父子之幸有承學，而齋則亦有耿光。」甘泉子曰：「夫先生居於斯，思於斯，養於斯，其廣大與，其流行與，是亦孟而已矣。夫心無一物則浩，無一物不體則浩，是故知無物與無物不體者，可與語性矣；可與語性，斯可與知學矣；知學，斯可與廣大流行矣。」元静曰：「請聞其說。」曰：「惟無物也，是以大生焉；惟無物不體也，是以廣生焉；惟無物而無物不體也，是以流行生焉。先生苟自孝愛其親之心充之，無弗用愛焉，斯亦無物不體耳矣，其至廣與！自其不利己之心而充之，不有己焉，斯亦無物耳矣，其至大與！以是心而充之，存存不息，其流行與！是故至廣配地，至大配天，流行配造化。至大配天，其盛德乎！至廣配地，其大業乎！流行配造化，其悠久不息乎！生盛德者存乎仁，成大業者存乎義，運不息者存乎誠，合是三者存乎神。君子體諸天地，侔諸造化，以成德業于無疆，存神至矣。孟氏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故

養而無害，則至大至剛，以直道而義出矣，其存神之至乎！」癸未七月十八日

寶善堂記

寶善堂者，甌寧李氏燕翼貽謀之堂也。巖叟府君埜之堂四，其在建安之徐地者，有爲善堂，有繼善堂；在鄭墩者，有樂善堂，視寶善之義，其致一也。寶善堂在甌寧之高陽里。高陽，蓋古元凱之里。或曰以志善也。巖叟府君携子桝翠屏府君治之。成化丙午暮春，乃即工。堂後負古冲之山，前俯翠屏之嶂。凡堂之基，爲尋二十有四，横縮稱之。凡爲中堂，聯室爲檻者五，廂以兩翼，寢室如堂之制而小，複以兩厦小稱之。厥南爲書樓，樓外爲圃；厥北爲廩，廩外爲圃，繚以周墉；厥西爲門，門外爲溪，溪帶乎前。是故中以象中也，五以象常也，以象倫也；廂厦兩兩，以象陰陽也，以象剛柔也。廩以養也，書以教也，翠屏屏也，屏外誘也；古冲，冲漠也；皆寶善之紀也。翠屏府君有子曰默，以進士選吉士，授駕部主事。府君召之曰：「來爾默！爾知夫寶乎？」默趨而問焉。曰：「世之寶金也，孰與善？」曰：「金可奪也，善則固自有之，人不可得而奪也。」「世之寶玉也，孰與善？」曰：「玉可無也，可毀也，善則天下不可得而毀也，不可一日無也。」曰：「來爾默！爾居是堂，爾無念爾祖之德乎？鄉閭之貧而樂以施與，其仁，爾宜寶；償貸之艱，焚券不取，其義，爾宜寶；外侮之加，遜避不校，其禮，爾宜寶；輯鄧賊之黨，而玉石不混，其智，爾宜寶。」駕部默時言以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巖叟作之，翠屏述之，既命之矣。」時言請益。曰：「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夫義婦聽，姻親睦族，家之寶也。君仁而臣敬，賢用而民安，國之寶也。」時言請其再，曰：「善者，道之聚也；心者，善之端也。《記》曰：『可欲之謂善。』學求其可欲焉，至矣。」時言請其三，曰：「無可欲者，善之本也，心之體也。語曰『明善於未可欲之前焉』，至矣，盡矣。明於未可欲而後見夫其可欲者，見可欲者而存存焉，道義出矣。」時言曰：「默也請拜受以記之！」癸未八月初八日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三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四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記十七篇

同德堂記

維皇繼極，嘉靖改元，播厥慶典。制若曰：爾惟梁氏，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張潔之母，善人之配，積德攸同，慈訓有方，才成喆嗣，其封之安人。史臣若水拜手稽首曰：大哉皇言！顯哉皇恩！乃竊取以名其燕居之堂曰「同德」。演曰：

父以象天也，母以象地也；夫以象陽也，婦以象陰也；男以象乾也，女以象坤也。天地合德之謂神，陰陽合一之謂道，乾知坤作之謂化。王者立公、卿、大夫、士以聽外政，必立后、妃、夫人、世婦、嬪、妾以聽内政。是故男正乎外，女正乎内，以應天地之定位；夫以倡之，婦以隨之，以應陰陽之感通；男以治外，女以治内，以應乾坤之化育。故夫妻道也，母道也，地道也，其致一也。夫惟地道也，故曰「無成而代有終」；夫惟妻道也，故夫義而婦聽；夫惟母道也，故父曰「欽有帥」，而母曰「記有成」，是故知同德之義矣。知同德之義，則可順天地之道，盡陰陽之蘊，而類乾坤萬物之情矣。父父、母母、夫夫、婦婦，而家道理矣；家道理而庶事成矣。君子曰：若夫安人之樂善，可謂曰智，其好施曰仁，慎師友以教子曰義，孝事姑祖以恪祀事曰

禮，玆非其所謂德歟！用能享天之休命，以光于夫子，裕諸後昆，克媲厥美，惟懿顯哉！

堂在順德龍山之陰。惟巍龍山，如騰如蟠。堂當兩肘，爲楹者三，爲東西房者兩，爲高二丈，廣倍之，深如高之數，而加其半。外爲兩廂者兩，先翁僉憲以居群藉。前爲正堂。正堂者，正外之堂也，封君之所有事也。封君積學修行，以肇休錫，故曰敦德堂。夫同德堂者，同敦德也。以在敦德之背，背也者，北也，故亦曰北堂也。北陰而南陽也，陰以從陽也。載樹之萱，故又曰萱堂。萱，柔德也，柔以從剛也，皆同德之紀也。前堂之前三十步爲門，門有樓；又前爲石壁，壁高丈有五尺；又前爲通衢；又前爲直道者百步，爲僉憲之坊，坊三層；又二十步爲社，其左右爲園池；又七十步爲大溪，溪横乎前如帶，山後兩遶乎左右，如屏如几。此又二堂之大觀，而合德同化之象也。滐乃請于太史氏，識于堂壁。嘉靖二年十月朔

溧水縣重修儒學門記

鳳林子王子既以進士治溧水，登厥吏民于庭，乃誓曰：「昔者帝舜之聖，猶詢四岳以闢四門，矧予蔽弗達，其可弗詢于汝衆！厥春之朝，乃闢乃東門，迎春于東郊，省乃東作，惟是東方之民，隱生弗生，汝皆達之。厥夏之朝，乃闢乃南門，遂迎夏于南郊，省乃南訛，惟是南方之民，隱長弗長，汝皆達之。暨厥秋，其闢爾西門，遂迎秋于西郊，省乃西成，惟是歲之順絀，民情利否，汝皆達之。爰及冬日，其闢爾玄門，遂迎冬于北郊，惟是朔易，民或號寒，厥藏弗藏，汝皆達之。」於是既得民情，撫

其饑寒，荒歉有濟。思若恒性，可以教理。王子曰：「夫論民必自士始矣。古之學，所以養士、效民、明倫，以興化基，是故飲射、讀法必於斯，聽訟、獻馘必於斯。惟玆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我弗敢知，子貢猶稱得門而入者或寡，今有門傾圮，寔惟宗廟百官之累，惟尹之羞。且多士之於聖域，何由而入乎？」乃莅學，召諸生造于庭曰：「嗟爾多士！聖人之學，得非全其四德以達諸天乎？」曰：「唯唯。」又曰：「諸生欲居廣居，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廣居無門，則其蔽也泥仁。」曰：「諸生欲行大道，而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大道無門，則其蔽也泥義。」曰：「諸生欲立正位而無門，可乎？」曰：「不可。正位無門，則其蔽也泥禮。」曰：「諸生欲達大觀而無門，可乎？」曰：「不可。大觀無門，則其蔽也泥智。」曰：「是故君子者，春則由仁門以應天之元，夏則由禮門以應天之亨，秋則由義門以應天之利，冬則由智門以應天之貞。夫仁義禮智之門，其致一也，而有二乎哉！」於是捐財鳩工，越月而門成。多士之出入是門者，念尹之功，服尹之訓，而民乃作德。咸嘆曰：「聖師孔子謂『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今吾等由是門而不知其道，可乎？」乃造于王子曰：「昔者子貢嘆得門之寡，我則弗有知，敢問先生之語致一不二者，何居？」王子曰：「諸生莫我徵信，幸有甘泉子者，方正教原，先我以得其門，盍往請訓焉！」甘泉子曰：「吾何言矣！吾何言矣！諸生豈不聞夫子之道一以貫之乎？是故致一之門也，諸生由是而之焉，升堂入室以居仁義中正之奥矣。是故一德存存，衆妙之門。」

廣德州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廣德州儒學尊經閣，前大成殿，後范文正祠，左王太史廟，右集賢館，而中居尊，尊經也。迸玄妙觀于東郊，而閣其址，崇正也。東郭子鄒子，三十五年篤志聖賢之學，以抗疏出翰林，來判廣德。于時遠近之士執經而考德者，咸集焉。鄒子乃搆材鳩工，凡六月而閣成。居六經於其上，而習諸生於其下。凡爲閣三間六楹，而列二翼于前，爲燕居；會之以門，爲復初書院。諸生有進曰：「敢問尊經之道何如？」東郭子曰：「吾無言焉。今有辟雍甘泉子者，知聖學也。諸生盍往問焉？」遂俾方、施兩生以來問於甘泉子。

甘泉子曰：「夫經也者，徑也，所由以入聖人之徑也。或曰警也，以警覺乎我也。傅説曰：『學于古訓。』夫學，覺也，警覺之謂也。是故六經皆注我心者也，故能以覺吾心。《易》以注吾心之時也，《書》以注吾心之中也，《詩》以注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注吾心之是非也，《禮》、《樂》以注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則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學於《易》而心之時以覺，是能尊《易》矣；學於《書》而心之中以覺，是能尊《書》矣；學於《詩》而心之性情以覺，是能尊《詩》矣；學於《春秋》、《禮》、《樂》而心之是非、和序以覺，是能尊《春秋》、《禮》、《樂》矣。覺斯存之矣，是故能開聰明，擴良知，非六經能外益之聰明良知也，我自有之，彼但能開之擴之而已也。如夢者醉者，呼而覺之，非呼者外與之覺也，知覺彼固有之也，呼者但能覺之而已也。故曰：六經，覺我者也。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

也；今之忘其本而徒誦六經者，展轉喪志於醉夢者之類也。不呼而覺之類也者，孔子不能也；喪志於醉夢之類也者，孔子不爲也。是故中行者鮮矣，是故天下能尊經者鮮矣。」兩生曰：「何居？」曰：「弗或過焉，則或不及焉。過則助，不及則忘；忘則忽，助則侮；侮與忽，可謂之尊經也乎？」曰：「然則如之何？」曰：「觀之於勿忘勿助之間焉，尊之至矣！」兩生遂拜而受之，歸以告東郭子，鑱諸石，以詔多士。

重修江都縣儒學記

惟嘉靖四年，龍山戴侍御金純夫巡兹淮揚，鹽政振舉，百廢具興。于時蒞江都，修文考學，慨教基之圮隘，若將就敝，其何以示訓興道？乃捐罰鍰二千八百有奇，爰俾郡守易侯瓚董修之。既訖工，教諭劉君進修携王、羅二生謁記于甘泉子，憲副趙君鶴、光禄卿安君金爲之申請。

甘泉子曰：「夫學必有基，其基之不弘，則如之何？」曰：「戴侍御憫學基之隘陋，買南向東首之地二十餘丈，以拓廣之，前甃泮池，廣視戟門焉，其亦弘而濬矣。」曰：「其堂殿、廡齋、號舍之圮，則如之何？」曰：「修大成殿者七楹，爲間者五，展兩廡稱之；乃修明倫堂，其爲楹如殿之數；又修講堂，凡爲楹如堂之數；官廨改爲者三，號舍則修舊者二十有八，增新者十有八；立二坊於前街，左曰彝教，右曰英躔；其亦廣而華矣。」曰：「其窗牖之壞，則如之何？」曰：「飾其窗櫺者若干，啓其户牖者若干，以通八方之明，然而達矣。」曰：「其門路之茅塞，則如之何？」曰：「爲大門者四楹于東方，其爲間者三，道由門而入，以達殿堂、齋舍之奥，然而闢矣。」

曰：「其楹桷陶瓦之靡敝，則如之何？」曰：「增其楹者若干，其爲榱桷陶瓦者若干，其漫漶朽腐者易之，塗其丹雘而新之，然而既麗矣。」

甘泉子仰而嘆曰：「聖人之大道，我罔或敢知。雖然，昔者夫子亦嘗譬之堂室矣，其門弟子嘗譬之宫墻宗廟矣。然則以學宫而譬諸聖道，不亦可乎？」曰：「請聞焉。」曰：「夫子之道，仁以爲廣居，忠信以爲基，禮義以爲門路，智以爲淵池，高明以爲堂，睿思以爲窗牖，貞幹以爲楹，道藝以爲榱桷陶瓦，塈塗丹雘。然則忠信禮義之壞也，仁智睿貞之圮也，道藝之敝也，則將如之何？」曰：「修之。」曰：「夫敝而後有修。修也者，修其敝者也。忠質文者，三代時治之隆者也。其易而異尚也，所以修敝也。故夏忠之敝也野，商不得不修之以質；商質之敝也陋，周不得不修之以文。及周文之敝也僞，道藝舉選之法不行，我聖皇不得不濟之以舉業。夫舉業者，我聖皇之所以教人德與業，本末體用兼致者，亦時治之隆也。故能者養其德以達諸業，不能者溺於業以亡其德。養非其用，用非其養，是故德與業離，而學之敝也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今欲修之，必自二業合一始矣。二業合一，則仁智、睿貞、忠信、禮義之道存，而道藝舉選之法在其中矣。二業合一自敬始，敬立而德與業混矣。德與業混，則風俗正，而賢才出矣。二三子其能與予二業合一之訓乎？」劉君喜曰：「論修學，得修學之道。謹拜受，以復諸郡侯、邑尹，入之石，其永與諸生奉以周旋。」嘉靖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和州重修儒學記

嘉靖四年秋，和州守分宜易君鸞鳴和以進士來涖治，乃謁孔子廟，省學宮，考圖書，則喟然曰：「是果足以基教化乎！仰惟夫子之道，無往不在，而吾和亦爲畿内周南首化之地，矧伊諸賢過化，載在圖誌；宋則范堯夫以新法左遷，游定夫以御史來守；元則馬澤、張克忠；國朝則陳奇、劉隆、江公才，咸有闢創，修學以興教基理。我則弗嗣，其何以稱士民之望，而廣聖天子德意也！」於是乃詢諸生學則若何，曰：基之隘陋如彼，閣之未完如彼，閣若墻則如彼，明倫堂則如彼。又詢諸生教之興則若之何，曰：浮屠淫祠是溺，回回則甚於是。毁淫祠，盡其材以修學之隘陋，而拓其前之地，修尊經閣，以迄前守之工；修其門塈墻之傾毁者，以示諸生瞻望率由之的；坊牌於明倫二門之中，以新仰止。學正區君言於甘泉子，甘泉子曰：「侯之修學，如是而已乎？」曰：「未也。遏絶回回之教，而示之秉彝，收蒙士以開維新之化。」曰：「然則侯之修學，如是而已乎？」區君曰：「我不知於古之修如何？」甘泉子曰：「太上脩心，其次脩意，其次脩行，其次脩政。政也者，救弊輔教者也。故脩心則天下無爲，脩意則天下丕應，脩行則天下砥礪，脩政則天下畏服。是故心弊然後脩意，意弊然後脩行，行弊然後脩政。」曰：「若和之士，鄙夷而俗陋，故士不好學而寡舉，其可以脩之乎哉？」曰：「四海異人而同心，華夷殊俗而同性。彼前哲之治化既彰彰如此，不然，則易侯革回回撤棺親膚之習而俗爲之一變，起童生詠歌習禮之教而學爲之興者，又何心哉？蓋

因人心之所固有而覺之，故其從之也勃然耳矣。況由是推而盡之，心事交脩，德業合一，下可以取擧，上可以入聖，政化而行，行化而意，意化而心，心正而治化畢矣。此之謂大脩。聞今有新督學御史鄭君啓範洛書者，篤志聖賢之學，至則莅民而大振作之，必有以畢吾説者。」姑記其端，因區君以復易侯，刻之以俟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東園記

東園子錦衣徐子申之，中山王魏國之秀，天下之賢公子也。其德欲日崇，其禮欲日卑，其業欲日新而且升，其樂欲自得而日適。別墅東園，因自號東園。凡東園之所有，皆東園子固有也。而號東園者何？志有東園之有也。故凡園之中，有崇者，有卑者，有植者，有潛者，有飛者，有動者，皆東園子固有之，人不得而與焉。是故崇而爲山，則隱然而丘，隆然而陵，巍然而巔，峭然而峰，其東園子之崇德而益高者乎！卑而爲池，則渼而濫觴，渦而浴鳧，淵而潛蛟，其東園子之執禮益卑、受善而有容者乎！植而爲竹木花卉，則籜者日新，萌者日欣，生生者日殷，其東園子之福德日升而漸長者乎！潛而爲魚，飛而爲鳥，或躍或翔，動靜無常，潑潑洋洋，其東園子之各適其性而日與之相忘以游於真常者乎！或曰：然則東園子固自有之，固自樂之乎？曰：非然也。是樂也，人皆有之。東園子有之而不自有焉，故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東園子，天下之賢公子也，所與游，皆天下之賢士大夫也。故凡燕者、酬者、賞者、餞者、游詠者，大夫士之賢，必時至焉；群吏、走卒、輿馬之衆，

必時集焉。萬人同心，庶性同樂，然則東園子之有，不益廣乎？此所以爲東園子歟！彼以珠履相高而稱賢公子者，烏乎賢？斯義也，秦漢之間有東園公，諸君子者必或知之，安得作而訪諸！嘉靖戊子二月九日

虎丘三賢書院記

君子曰：姑蘇之墟，有三賢焉。其一曰宋參政文正范公仲淹希文者，蘇産也；其二曰宋太常博士侍講安定胡公瑗翼之者，泰人，來宦蘇湖者也；其三曰宋侍講徽猷閣待制和靖尹公焞彦明者，由洛陽游寓者也。三賢者，異顯而同道。若范公則以功業顯，若胡公則以善教顯，若尹公則以道德顯。三賢者，不同顯而其致一也。何謂功業？曰：文正范公出將入相，武定文熙，西賊破膽，而朝野傾心，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非功業乎？何謂善教？曰：安定胡公教授蘇湖，推誠樂育，聿興師道，戒嚴條約，變歷代辭賦之習爲經義治事之規，一時從學化之，醇厚和易，馴馴雅飭，非善教乎？何謂道德？曰：和靖尹公得程氏之正傳，敬以直内，涵養詣極，至於家喪身死于亂而復甦，臨大節而不奪，非道德乎？何謂致一？曰：文正之功業，本於先憂後樂之心；安定之善教，依於道德仁義之本；和靖之道德，發而爲與虜不共戴天之大義。推此志也，如用之，其功業可量耶？故三賢同道而一致。是故文正近立功矣，安定近立言矣，和靖近立德矣。

今大冢宰太子少保白樓吴先生，尊賢樂義，景行前修，以虎丘舊有祠爲和靖講學著書之地，語前守胡君纘宗、今守李君顯，驗圖誌古栢而復之。盖久没爲寺西之

別院矣，遂葺而新之，而遷其佛相。白樓公曰：「范文正公爲蘇第一流人物，而胡安定亦嘗教授此邦，與和靖道德、功業、政教後先相承，列而並祠之，扁曰『三賢書院』，夫誰曰不宜？且其地去城數里而近，峰巒秀拔，林木叢森，邦之士人歲時樂游，而仰觀祠宇，則知報德報功之義，而興其仰止思齊之心，其有助於化理風俗大矣！」乃請予記之，俾勿墜。

予曰：孰興不墜？其永終不墜者，在人心耳。夫報德報功，人心之同然，不能自已者也。是故以勞定國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所以廣報也。方北虜西夏之勢日熾，其爲社稷慮，甚矣！文正以胸中數萬甲兵，奪夏人之魄，城田延州，而北虜不敢南牧馬，所謂以勞定國者，非耶？隋唐而來，以及于宋，仕進者尚聲律浮華之詞，士風汩没久矣，安定敦本之教興，致使蘇湖之法式行於太學，遂著爲令，以徧天下，士風爲之一新，所謂法施於民者，非耶？佛氏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災，亂賊楊、墨之禍，而莫盛於宋，雖伊川涪州之行，學者皆背其師而入夷狄，人心陷溺深矣，而和靖特立不變，如砥柱之障狂瀾，以附二程辯異端、闢邪説之後，而承孔、孟、大禹、周公之緒，所謂能捍大患者，非耶？故三賢者並列而禮之，報德報功於無窮，蓋天下人心之所同然，豈直蘇人而已哉！

敬爲之記，以諗邦之人，以侈吴公興廢扶教之功焉。

泰州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諭人者以其異域善，孰與以其鄉族善？曰：善鄉，鄉爲近。示人者以其言

善，孰與以其象善？曰：善象，象爲切。近則人習服，故易知。人習服，故易從；人易知，故有親。有親則感，易從則化。是故異域使人敬，鄉族使人信；言則入人耳，象則入人心。故先王之法，鄉大夫令而司徒之教行，魏象立而治法昭。今夫號於人曰，必若而鄉某君子乎，必若而鄉某義士乎，則聞者莫不悦，相語曰：彼固非遠引，乃云吾鄉某也某也，誠義士君子也，斯不亦以鄉而近，習服而易從乎？今夫斲木而像之，折椽而屋之，肅乎若有著乎其風神，僾乎若有見乎其容聲，則過者莫不敬畏，相語曰：彼乃吾鄉之義士也，君子也，吾等可自棄爲不義歟？爲小人歟？斯不亦以象而切，易知而親乎？

南昌王君公弼臣，以進士來守泰州，召士氓咸造于庭，曰：「吾守兹土，寔兼教養。凡爾士庶，盍同于予？善爾弗我徵，盍稽于爾鄉之先哲，式追于前文人？若爾安定胡先生者，爾豈不知而慕之乎哉？與孫明復、石守道藏修泰山，其義行篤于躬，化于家，孚于而鄉，教授于蘇湖，振歷代詞華之沉迷，復往古敦朴之實行，師教升于國學，聲實達于朝廷，式法播于天下，一時多士，靡然從之，爲之一變，不問可知其爲安定門人。若是者，爾之士庶，其亦有意乎？有，吾則爲爾祠而新之，以爲爾仰止之地，不亦可乎？」皆欣欣然應曰：「諾。」乃白于撫按，卜城東南之隙地，以州之贖金，撤官之閒屋，而顧鉞之義助半焉。凡三月而落成。爲堂者三楹，外爲大門，內爲寢室，視堂之數，勿有殺焉。前臨大池，後館諸生，傍亭顔學，亭週之池水，使士講聖賢之學於其間。選胡氏子弟二人寄學習禮，捐官田五十畝，共其祀事，而復其徭焉。是故東南，法長養也；前池、週

池，昭澄心也；後學館，示步武也；亭顔學，示的也。是故巍焉，肅焉，示象也。於是士皆懽悦。過其祠者，皆相語曰：「吾等兵防、水利、農算之學，有若安定治事齋之教乎？五經異論、文藝理勝之學，有若安定經義齋之教乎？」又語曰：「吾等於行義，有若安定馴馴雅飭之化乎？」於是王君聞之，曰：「安定之學，豈但若是已乎？」乃遣其門弟林春、王楝之京，問甘泉子。

甘泉子曰：「嘻，善如王子之問也！善如王子之問也！安定之學之教，人失其真傳也，而貳於孔子久矣，豈直今也哉！夫孔門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理也。四科之列，惟顔、閔、雍、畊諸人得其宗，餘則因材成就者耳。而謂有四焉，豈聖人無類之教哉！若安定先生，當聲賦浮華之弊已極，毅然而起，以變化士習爲己任，以開濂洛之傳，必其精神心術之微，有不言而信者行乎其間，觀其顔學之試、道德仁義之教，有足徵者。至於經義治事之科條，乃其因材而成者耳，以爲先生之道盡在是矣，豈不惑哉！夫聖人之學，心學也。故經義，所以明其心也；治事，所以明其心之用，以達諸事者也。體用一原也，而可以貳乎哉？此或先生立教之本意，而人失其傳矣乎？若非人失其傳，則先生之學之教荒矣！予幸得於百世之下，故爲其鄉人士推言之，庶幾不終貳於先生之教焉！」

王君曰：「命之矣，幸爲記諸石！」

惺翁亭記

中丞泰和羅子，與甘泉子雅也。一日，造新泉精舍，曰：「吾病之世之人，昏昏懵懵，如醉如夢，緣是失其本心而莫之覺

也。自號『惺翁』，有亭曰『惺翁之亭』，欲因亭以覺我，欲因亭以惺我。惟子詔之！」甘泉子曰：「夫亭也，外則翼然，而中則廓然寂然。夫亭，何醉何夢？何昏何懵？何覺何惺？惟人自醉自夢，自昏自懵，惟子自覺，惟子自惺，於人何有？於亭何因？」或曰：「請與子商惺惺之義，可乎？」曰：「可。」曰：「儒曰惺惺，釋亦曰惺惺，然則儒釋之惺惺，有別乎？」曰：「有。釋謂惺惺者心，故知心而不知性；儒所惺惺者性，故通乎心性而知。是以別。」曰：「何謂知心不知性？」曰：「惺惺者，心也，虛靈知覺之謂也；性也者，心之生理，其渾然至善者也。釋者以心爲性，故以知覺運動謂之性。」曰：「何徵？」「其曰蠢動含靈，無非佛性是也。」「何謂通乎心性而知？」曰：「儒者盡心而知性，故以天理中正謂之性。」曰：「何徵？」「《中庸》曰『聰明睿知達天德』，天德者，天理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釋者外理外事以爲心，故主翁雖惺惺，而至於滅倫傷化。儒者合心事民物以爲性，故其惺也，覺於天理，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是故君子之學，知其所以惺惺者，則幾矣！惺翁其以謂然乎？」用記諸亭，時告惺翁。己丑三月十二日

弘齋記

邵武諸生曾守約溥，名其齋曰「弘」，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知天地萬物一體之義，則知弘矣。子能與我《心性》之圖乎？」崑山陸廷評伯載鰲亦名其齋曰「弘」，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知天地萬物分殊之義，則知弘矣。子能與我《心性》之圖乎？」陸子惑，曰：「曾生問弘之道，而

子告之以一體；鰲也問，則幸告之以分殊焉。何居？」甘泉子曰：「噫，道之蔽也久矣！人知大之爲弘也，而不知小之爲弘矣。《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發育峻極而洋洋也者，合渾一體以爲大也；三千、三百優優也者，分殊以爲大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盡弘之道焉。且而以洋洋者爲弘乎，而謂優優者非弘乎？謂天之高明爲弘乎，地之博厚非弘乎？謂高明之覆物爲弘乎，而博厚之載物非弘乎？謂虛爲弘乎，而實非弘乎？夫君子之學，智崇而禮卑，至虛而至實。崇象天，卑法地。崇故虛，虛故至大之德出焉；卑故實，實故至廣之業成焉。非實無以成其虛，非卑無以成其崇，非業無以充其德，非廣無以周其大。子盍學諸天地乎！」曰：「然則何以合於《心性》之圖歟？」曰：「觀大圈小圈之象，則知天地之合德，而弘之道盡之矣。」陸子請曰：「願先生記之，置于齋壁。」己丑四月十六日

新置南京少宰公宅記

公、卿、大夫、士之宦於南都者，或多有公宅，否則好事者必或迎致而館焉。甘泉子嘉靖七年以祭酒轉南京吏部右侍郎，公則無宅，私則無所與館，求僦於河之東，河東之人三至而三辭焉；求僦於河之西，河西之宅與之前居而勿與之後室焉。乃權寓於門人史氏之圃，是爲新泉精舍。甘泉子言於尚書白樓吴公：「邵康節詩云：『吾廬雖小亦安身，且免輕爲僦舍人。大有世人無屋住，向人門户索温存。』夫豈以天官之貳，而爲人僦屋以求温存乎哉？」乃謀以缺官皂隸之羨餘一百五十六兩，買

薛氏之居在錦衣之巷者，以爲右堂公宅。宅背兑陰而面震陽，凡前大門九楹，稍進西爲貳門者一，又進西爲廳事者四楹，其北爲書房者四楹，又進廳事之西爲室者六楹，室北爲輔室二楹，其旁南北二翼，其北翼爲庫房者四楹，其南翼爲厨房者，其楹之數稱之。室之南牖爲井，其後爲園；園之西爲小室者〇楹，其縱二百五十有五尺，其衡前一百三尺，後一百五十有八尺。此右堂公宅之大概也。於是圮壞者姑葺之，欹衺者正之則已，毋求華。或曰：「陋如之何？」應之曰：「不愈於爲僦人以求温存者乎？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白樓公曰：「公今有宅矣，而復何思？」甘泉子曰：「處斯宅者，宜思天下之無宅者可也。」曰：「有居矣，宜復何思？」曰：「居斯居者，宜思天下之無居者可也。」曰：「有室矣，宜復何思？」曰：「入斯室者，宜思天下之無室者可也。」曰：「夫既乃宅乃居而室矣，宜復何思？」曰：「宅居斯室者，宜思與天下之人同宅天下之安宅，同居天下之廣居，以遊神之庭，入室之奥，而毋屑屑焉僦人之舍以苟温存乎人之門户可也。今夫天下之人，不求自宅自居自室，而徒影響於人之形迹言説者多矣，則亦奚以異於是哉！」白樓公曰：「爲我記之廳壁，以告後之君子，俾知得之之難，而圖保守之易，其永無忘乎其爰居爰宅而室焉。」嘉靖八年歲在己丑四月二十八日

南京刑部廣東司題名記

惟皇建極，稽古立官，班政乂民，爰有刑部，奠掌邦禁，以弼五教。厥尹尚書，厥貳侍郎，古謂之大司寇。肇十三司，厥尹郎中，厥貳員外郎、主事，古謂之小司寇。

匪惟具官，惟以交正。《書》曰「百僚師師」，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是故參伍以極其變，錯綜以盡其能，夫然後相師而和衷也。夫和衷者，治之極也。是故郎中曰可殺，員外郎曰可勿殺，主事又曰可殺，夫如是而殺，殺斯不濫矣。郎中曰可勿宥，員外郎曰可宥，主事又曰可宥，如是而宥，宥斯不縱矣。然則今之分理，非古也。夫人之情易偏，而好惡是非難乎其衷，其可以分理而獨任哉？夫人之情難乎獨任，而易偏以私者有五。《吕刑》曰：「五過之疵，惟官，惟貨，惟内，惟來，惟反，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夫官，以言乎其勢也，或怯其勢而屈法，或嫌其勢而過法，皆非也；貨，以言乎其財富也，或貪其賄而屈法，或嫌其富而過法，皆非也；内，以言其女謁也；來，以言其請託也；反，以言乎其報復也。以謁請而屈法也，固非也；因其謁請而加之怒焉，亦非也。豈無下情不能以自達者乎？以復怨而加法，非也；嫌以報復之迹而姑縱焉，亦非也。寧無公平正大之體乎？夫是五者，人情之偏私也。使參人參之，伍人伍之，則雖有偏私焉者，寡矣；雖有不公不平不衷不正焉者，寡矣。

南京刑部廣東司與諸司異，所轄兼京畿之地，其官者、貨者、内者、來者、反者，莫不咸有，易爲物奪，其情尤易偏私而難乎中正也。獨其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其傳已久，久則難變。一變而復之古，上也。僚寀之間，公聽而廣詢焉，次也。郎中所鞫之事，有疑焉，必以謀及員外郎，謀及主事；主事所鞫之事，有疑焉，必以講諸員外郎，講諸郎中。惟生惟殺，惟以理不以我焉，是之謂天德耳矣。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今郎中蕭君漳、員外郎劉君汝輗、主事田君汝成、盧君應禎始也。郎中

自戴誠迄漳，凡五十四人；其員外郎自陳良善迄汝輗，凡七十五人；主事自龔道隆迄應禎，凡一百七人。列而名之，將以求其實也，將以俾後之人指曰：某郎中賢，某郎中則否；某員外郎賢，某員外郎則否；某主事賢，某主事則否。某也協和以成其政，寧不起企慕之心乎？某也偏執以敗其官，寧不起儆戒之心乎？然則題名之設，將以治其心而達諸理也。心正而理達，交正而和衷，夫然後能無五者之疵，斯可以佐天子以奉行天討，而配天德矣，豈曰小補之哉！四子曰：「請記諸石，以告來者！」嘉靖己丑七月二十八日

南京上元縣程明道先生書院記

聖人之道之學，一而已矣。道烏一？仁也；學烏一？敬也。仁以言乎其體也，敬以言乎其學之功也。由其功以入其道，入則賢，賢則聖，聖則天，天則神，神則化，而聖學之能事畢矣。斯理也，亘古而不變。亘古而不變者，天也；其一明一晦者，數也。文、武、周公沒，聖人不作，而亂臣賊子興；孔子者出，作《春秋》，誅亂賊而大道明。孔、顔、曾、思沒，聖人不作，而楊朱、墨翟興；孟子者出，闢邪説，距楊、墨，而大道明。孟氏没，聖人不作，而佛、老之説興；程伯子者出，闢佛、老而大道明。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盖其所自得者多矣。故天理以言其仁也，體認以言其敬也。昔者孔門之教，求仁而已。孟子則曰：「仁，人心也。」明道則曰：「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仁之道益明。孔門之學，敬而已矣。孟子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明道則曰「無絲毫人力」，

曰「主一之謂敬」。無絲毫，乃主一也而敬之學益明。然則前聖之藴，非明道莫盡；後學之的，非明道莫正。自時而後，雖時有明晦，雖人有離合，然而有先生爲之指南，而迷方者可以取法矣。其繼往開來之功，不亦大矣乎！識者謂先生之道，如日月之在天，如水之在地，如和氣之被萬物，無往不在。而上元縣爲先生簿治過化之地，善政善教之所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精靈鍾焉，不可無書院祠宇以妥先生之靈，而繫後學之思。

縣舊有先生祠額，卑隘不稱厥德，乃度地于三山街大功坊之南，前爲門，爲牌樓；次爲儀門，爲祠堂三間，左右爲營室；次爲講堂五間，左右有廡；其後爲閣，閣上崇經，其下爲室，左右有廡；其西爲射圃，圃有亭；又其西爲廊四連，連十間，共爲四十間，以處學子；又其西以南爲連樓，收其僦租以供書院之費。斯役也，凡出於公用之財，倡於前督學盧君焕，創於今督學御史劉君隅，將成於新督學某。千餘年之缺典，三二君相繼而脩，豈不爲曠世一快哉！君子造之，可以知仁矣。是故觀斯宇，則思與天之無不覆乎！履斯基，則思與地之無不載乎！覽斯棟樑、楹桷、堂室、閣廡，則如萬物之無不備於我乎！入其門如大賓，可以知敬矣。是故升斯堂，其有齋莊中正之心，內直而外隅乎！入斯室，其有不愧屋漏之心乎！其主翁惺惺，而凡棟樑、楹桷、堂室、廡閣，兼所照而兼所存乎！夫仁以體之，敬以存之，仁敬一致，體存不忘乎心，然則居斯地者，可無愧而有天下之廣居矣！敬記諸石，以告來學之士。嘉靖八年五月十日

新建點視營務公署記

皇明建極，北都上游，以御四方，乃肇京營，大小聯絡，如人一身，血脉百體以胥保。維以胥號應，若曰詰爾戎兵，視勢重輕，内重御輕者王，外重内輕者荒。兵之輕重，視乃攸習，弱可使强，柔可使剛。幺麽狼兵，敵莫敢攖，宫婦教行，孫兵以張。是故令行習熟，而志一也。故團營之設也，主之以司馬，參之以侯伯，涖之以太監，察之以科道。科道之察劾，所以振其弛，作其惰，以一其志，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而俾勿壞者也。昔在天順時，則易之惟月；其在成化時，則易之惟半載。逮夫嘉靖乙酉，詔自今必科道有風力者乃任，必受璽書，乃以行事，必三歲乃易，必視戎務之興廢以爲殿最。於是任益重，法益嚴而密矣。諸皆寔自我聖明始制，寔自輔臣楊公一清肇議。❶逮給事中史君立模去，王君汝梅繼之，與御史王君繼禮謀曰：「苟善其事矣，不專其人，不可也；專其人矣，不嚴其地，不可也；有其地矣，不邇而親，不可也。」乃爲請以咸宜坊大順聖寺之廢地，寔邇團營十里，改爲公署焉。中爲廳事〇楹，廳事後爲堂〇楹。前爲儀門，門前爲東西房者〇楹，取僦值以爲薪茗之供。又東爲退思堂者〇楹，堂旁亦爲東西房者各〇楹。❷蓋將貯籍於斯，申號令於斯，譏勤惰於斯，行刑賞於斯，會軍政於斯。

逮王君汝梅遷，而王君凖繼之，與王君繼禮謀曰：「其事善矣，其人專矣，其地

❶「自輔臣楊公一清肇議」，黄本作「而輔臣楊公一清肇議者」。

❷「〇楹」，黄本皆作「幾楹」。

嚴而親矣，不可以無權。」乃請給關防以爲符信，庶令可行而弊可革，夫然後法制具備。未幾，王君準去，而魏君良弼繼之。夫自王侍御之拜命也，其歷更黄門者四，由史君而二王君，而魏君，乃今始志同道合，而營事乃振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其然乎！誠使十二營隊士之志如二君焉，則士志一矣；誠使諸營將領之心如二君焉，則裨領之志一矣；誠使六軍之帥之心如二君焉，則大將之志一矣。夫然則聯絡貫通如人之一身，本支之相應，疾於呼吸，大兵其有不强，京師其有不重者乎！此科道振揚之功所以爲大也。二君請予記之，以告後之君子。蒞此堂者，其尚有感於斯云！嘉靖庚寅十月二十五日

迂岡書院記

迂岡書院者，明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倫迂岡先生奠靈貯書之所，而其子山西道監察御史以諒、翰林脩撰以訓、鄉進士以詵、儒士以某之所建也。書院在粤秀山，粤秀山在廣會城内之北。北倚北城，其北東爲鎮海樓，爲元公祠，又北城外爲粤王臺，又北爲白雲山，又北東二百餘里爲羅浮山，蜿蜒而來，龍躍鳳翔，而鍾于廣會。御史昆季卜焉，乃券地于民，券田于官，以立教基，以爲子孫雲仍之貽，俾不墜于前文人之休。於是鳩工聚材，爲堂六楹，凡五間，以奠俎豆。前爲左右翼，以貯神器；又前爲東西階，爲石闌干；又前爲方亭，子孫拜焉。左右植之松梅花竹以爲蔭；又前爲前堂，楹如後堂之

數，高廣稱之；其左通齋明所，右通神厨。齋明所凡〇間，神厨稱之。又前爲大門三間，門堂之間爲楼，如大門之數，以貯先遺書焉。此則書院之所由以起也。又前爲月池，池中畜魚，以供脯醢，環植之竹以爲蔭。又前爲扁坊，爲家塾；又前爲田若干畝，以爲書院守。工始於嘉靖乙酉之夏，迄於戊子之秋。

書院既成，負陰而抱陽，據粤而吞溟，居高以瞰卑。環都會之勝，一舉目盡得之矣。於是山若增而高，川若增而深，日月若增而明焉。若中居而四極焉，若見流動而不居焉，若見推奪而慘舒者焉，若見群分而合同者焉，草木鳥獸若增樂焉，都士人日往歌咏而游嬉焉。御史君奉侍太夫人于家，屬殿撰君謁記于甘泉子。

甘泉子喟曰：迂岡先生，吾友也。公以穎敏之資，温雅淳厚之德，博洽疏通之才，登會殿兩元，負公輔之望，而施不究蘊以早世，知者憾焉！然而人每恒患德位名壽之難全。幸有名矣，患無其德；有其德矣，患無其禄位以壽；有位禄以壽矣，患無其後。今公以名德，不究用於位禄，全委于後昆，而御史、殿撰諸賢嗣又能禪其名德，進進而未艾，今又建書院以永其傳，則百世如公在矣。問者曰：「夫書院之設，爲傳經也，願聞其所以傳者。」或曰：「先生嘗謂：『吾於《易》吾得其時焉，吾於《書》吾得其中焉，吾於《詩》吾得其人情物理焉，吾於《春秋》吾得其是非焉，吾於《禮》、《樂》吾得其和敬焉。』」君子曰：「善哉！倫子之爲經也。」先生曰：「子以爲至矣乎？未也。吾嘗聞之君子矣。子以爲和敬曷從生？生於心也，是故有儀文節奏之詳焉。是非曷從生？生於心也，是故有褒貶賞罰之義焉。情理時中曷從生？

生於心也，是故有比興之發焉，有陰陽剛柔之變易焉，有精一皇極之敷陳焉。是故六經皆由心生者也。故治心以治經，則全經在我矣。」甘泉子聞之，曰：「善哉！倫子之爲經也。」然而道無往而不在也，載而爲六經，形而爲天地萬物，無非我心也。然則書院之勝，於其中居而四極也，則見夫東西南北，拱粤秀而尊居，物有方而我無方，則若有以發吾心全《書》之中矣；於其流動而不居也，則見夫山峙川流，日月往來相代乎吾前者，則若有以發吾心全《易》之時矣；於其歌詠而嬉游也，景物欣欣，人鳥相應，則人情物理宛然在目，則若有以發吾心全《詩》之性情矣；於其時景之推奪而慘舒也，則見夫順化者昌，逆化者亡，與之奪之，生之殺之，日形乎吾前，則若有以發吾心是非之《春秋》矣；於庶物之群分而合同也，則見夫高深下上，仰極乎天，俯臨乎地，化化生生，保合而凝，則吾心天地之大禮大樂，於斯乎全矣。是故治經以治心，而體天地萬物之蘊，以與之一焉，則全經在我矣。

殿撰君曰：「六經發於聖人之心也，則吾心之與天地萬物，爲六經之大全也。請記諸石，永以爲書院之規。」嘉靖十年八月二十日

白沙書院記

維嘉靖九年○月○日，侍御孝豐吴君允祥拜命出按于廣，甘泉子有雅焉。曰：「使君行矣！庶其有事，風化首焉，使君得無意乎？」君曰：「唯唯。」其明年二月○日蒞廣，閱厥八月，刑獄既理，乃修教化。乃召多士咸造于庭，曰：「凡教化之事，有徵信而易從者，莫如鄉先生。若鄉先生白

沙陳公者，爲我明正學之宗，天下後世，猶將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之者，而況其流風餘韻尚存，鄉里後生耳聞目覩親炙之者哉！」其以崇報寺舊址創而新之，爲白沙書院，以其孫新會儒學生畬改廣州府學，而幇其廩以守之，又撥廢寺膏腴之田一頃四十四畝以供祠事。一舉而闢異端，扶正學，以化訓乎鄉里，以風動乎天下而垂諸來世，亦觀風者之首務也。昔者甘泉子嘗啓其端，盖謂是矣。凡幾閲月而書院成。凡爲屋若干間，木石磚瓦之事若干，爲工役若干。於是有祠有室以妥靈，有堂以敷教，有廡以處學子。學子之來，可以居業，可以游，可以息，可以優游涵泳，以究先生之道。升其堂而入其室，宛然儼然如先生之存，優乎若覩其容儀，聞其謦欬，而親炙之者。所以淑人心，明正道，扶世教，易風俗，將推斯世於唐虞三代之上；禮義興，獄訟息，夫然後人人知吴君之功於斯爲大，而出於簿書刑法之外萬萬矣！或曰：「先生之道何道？而侍御之所以拳拳而表章之者，何心也？」甘泉子曰：「先生之道，即周、程之道；周、程之道，即孟子之道；孟子之道，即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即文、武、禹、湯之道；文、武、禹、湯之道，即堯、舜之道也。」曰：「道烏在？」曰：「道生於心。《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故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同一天地也，同一氣也，同一心也。是故堯、舜之心，即禹、湯、文、武之心；禹、湯、文、武之心，即孔、孟之心；孔、孟之心，即周、程之心；周、程之心，即白沙先生之心；白沙先生之心，即侍御吴君之心。初無二心，初無二道，在覺而存之耳矣。不然，則侍御生乎數十年之後，數千里之遠，胡爲而有此心哉？」曰：「敢問白沙先生之心之道，其有合於堯、

舜、禹、湯、文、武、孔、孟、周、程之心之道者，何居？」「先生語水曰：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勿助不犯手段，是謂無在而無不在，以自然爲宗者也，天地中正之矩也。世之執有者以爲過，泥空者以爲不及，豈足以知先生中正之心之道哉！夫心也者，天地之心也；道也者，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非他，即吾心之中正而純粹精焉者也。是故曰中，曰極，曰一貫，曰仁，曰仁義禮智，曰孔顔樂處，曰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皆天理也，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謂惟精惟一，所謂無偏無黨，即孔子之所謂敬也；孔子之所謂敬，即孟子所謂勿忘勿助也；孟子之勿忘勿助，即周、程之所謂一，所謂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而不假絲毫人力也；程子之不假絲毫人力，即白沙先生之所謂自然也；皆所以體認乎天之理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故學至於自然焉，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程之道，盡之矣。擴先聖之道以覺乎後之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豈不偉歟！後之人欲求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程之學者，求之白沙先生可也。非求之先生也，因先生之言以反求諸吾心本體自有者而自得之也。千聖千賢之道固自在，而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程之心，與夫侍御作興之心，爲不忘也。若水生也晚，猶幸及門，親受音指，故於書院之成也，不讓而爲之記，俾來者尚有考於斯云。」嘉靖壬辰四月二十三日

五經館記

甘泉子曰：五經之道，其致一也。曷爲其致一也？五經皆發於心者也，故能

以養心。今夫天下之物，凡得天地之元氣以生者，皆能以養元氣。何則？元氣也者，中氣也，天地之與人物，一也。凡天地之物之氣，是故皆能以養人之氣。夫飲食之道，欲以養氣也，非徒以渣滓實諸其腹爾也。故五經之道，聖人之心之精也。今舍聖人精一之心，而惟言語之記誦焉，猶之舍天地生物之元氣，而惟其渣滓以實腹，其可以養生乎哉？或者曰：「是則然矣，然必五經具，然後聖人之精可以養心也。」曰：子以謂百物具，然後可以養生乎？吾聞古有餌一物而可以養生者矣，而在多乎哉？後世之品物，必務多焉。多則雜，雜則氣漓，氣漓則年不能長矣。是故昔者伏羲出而畫卦，其時《易》始肇而且未備也，而何有乎《書》？然而伏羲之道具矣。堯、舜、禹、湯、文、武繼作，而後《書》備矣，而何有乎《詩》、《春秋》？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矣。及孔子作，而後有《詩》、《春秋》也，而何有乎《禮》、《樂》？然而孔子之道具矣。《禮》、《樂》，不全之經也。夫數聖人者之道，無二也，而謂數聖人必待五經備，而後可以爲聖學乎哉？蓋天地之百物，物物同此元氣也；聖人之五經，經經皆言此理也。天地無二氣，聖人無二理。是故知天下古今此理之無二，可以與言經矣；知聖人之經之精以養心，可以與治經矣；其於道也，亦思過半矣。從吾游以講聖賢之學者，有東莞任生柱，其治舞陽也，民安吏治，乃白方伯于君，創五經館，以教邑之多士，以承于君之德。余聞而喜之，爲之言治經之道，以爲多士訓。嘉靖壬辰夏五月十日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四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五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記十一篇

琴川記

琴川子生於琴川，長於琴川，得琴川之道，遂號琴川，以問識於甘泉子。甘泉子懵乎其未知琴川也，不敢言者五載。琴川子復問焉，曰：「琴也何居？川也何如？」琴川子曰：「吾常熟，故琴川也。橫然如琴，故琴以言其形也，川以言其弦也。」曰：「何居？」曰：「某川謂宮，某川謂商，某川謂角，某川謂徵，某川謂羽。」甘泉子曰：善哉！若琴川子者，他日可與相天下而和人民矣！吾不知琴，吾居甘泉之洞，泉叟也。盖嘗有得於泉之音，推是，其亦可以契琴川之義乎！有所泓然如土焉，其宮歟？有所穆然如木焉，其角歟？有所鏗然如金焉，其商歟？有所勃然如火焉，其徵歟？有所淅然如水焉，其羽歟？然而爲泉，一也。推是道也，非特川之琴爲然，而吾心之琴，可知也已。昔者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温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夫琴，聲音耳，何與於解愠阜財哉？其聲氣之相應求，一也，是故可以知心，琴之道矣。琴之用大矣哉！《記》曰：「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是君臣、民物、政事

之紀也，聲音之道，豈小小哉！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甘泉子曰：語云「大弦急者小弦絶」，盖善喻也。是故五弦和平，大小識職，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内以養德，上以輔極，民風其易，物順其則，政事不忒，八方宣和，四時順歷，天下化中，四靈來格，治之至也。琴川子灑然曰：「若是其博哉！請識之，用告夫爲理者。」嘉靖壬辰歲六月十三日

稽勳清吏司題名記

稽勳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紙木屏始也。稽勳司舊無亭碑。有亭碑，自今始也。何始爾？元禮劉子具之，武城王子肇之，蜀郡高子繼之，南海吴子、山東李子贊之，而亭碑成。碑成而題名備。何備乎題名爾？將沿名以責實也。何名乎責實爾？將俾後之人觀其名，曰某也善，某也不善，某也以和而成，某也以不和而敗，是故將爲善爲和，思貽後人之名，則必力；將爲不善而乖，思貽後人之羞，則必不力；咸于題名有賴焉。是故不賞而人知勸，不罰而人知懲者，題名之謂矣，其賴也博矣哉！曰：「然則名曰『稽勳』，稽何勳矣？」職長司勳曰：「郎中也，員外郎也，主事也，

掌邦國官人之勳級。」❶王子、高子、吳子、李子曰：「惟諸司，惟吏部惟最繁；惟吏部，惟稽勳惟最簡。❷及移武勳之稽於兵部，則又簡；及移致事諸務於司功，則又簡；今也幾若無所事稽者，稽何稽矣？」甘泉子曰：「吾聞體用一原者也。君曰幾若無所事稽者，盍通爾僚，相稽爾業乎？是故有百僚師師之訓焉。」曰：「請聞其再。」甘泉子曰：「盍反觀爾内，自稽爾德乎？是故有作稽中德之訓焉。」曰：「請聞其三。」甘泉子曰：「盍仰觀于上，稽爾道原乎？是故有稽謀自天之訓焉。君子有此三稽者，是故能立天下之體，而致天下之用矣。稽也孰大焉！稽也何稽焉！」曰：「何居？」甘泉子曰：「即體而用具，即用而體存，是故一本也。他日，諸君子皆將如王武城之遷文選，如劉元禮之遷太僕，又如往時諸公之遞遷，爲卿，爲佐，爲公，爲保，以致天下之用，未必不自今之三稽蘊蓄焉發之也。」諸君遂請鑱其語于萃芳中庭之碑，俾來者得以稽焉。壬辰六月二十三日

義澤橋記

甘泉子曰：王者之政弛，而後義士彰。義士彰，王道之疚也。夫道義根於人心，行乎天地，未嘗一日亡也。道不行於上，義乃彰於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賞罰之政不明而民明之，是故褒貶之義興焉；津梁施舍之政不行而民行之，是故賙濟之義作焉。故曰王者之政弛而後義士彰也。

客有聞而質之者曰：「先生知言哉！

❶「級」，原作「給」，今據黄本改。

❷「惟最繁」、「惟最簡」二「惟」字，黄本均作「爲」。

今徽之歙，有汪其姓鈺其名者，義士也，士而業儒者也。府治之西，沙溪東渡，當東西往來之衝，舊置木橋，潦則漂之，或易渡船，水則溺之。鈺嘆曰：『吾考某有志焉，未就而早世。於吾心惕焉，憫四民之不濟，而悲父志之未酬也。』乃出其貲，白金千五百兩，輦石爲垛，高若干，以入于淵；濶若干，以徑于涯；中爲橋孔若干，以達于溪之東西岸。其志於是乎遂矣。夫遂者，非遂己之志也，遂其父之志，而以成父之名，附於石以不朽也，名曰義澤橋。橋成，祭告之頃，雙魚躍出于溪，歌頌騰沸于途。魚躍于溪者，得天之應；頌沸于途者，得人之應。於己爲濟衆之仁，於父爲繼志之孝。既仁且孝，斯不亦可書矣乎？」

甘泉子曰：嘻！允哲若斯，匪直協天人、稱仁孝已也，實於王政有裨焉。夫《周官》大司空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豬防備，遂列澮而治水，洫有涂，澮有道，川有路，以達王畿。有司以時治溝塗橋梁，以利往來。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而民不病涉，王者之政也。今汪氏之子迺能不惜千五百金之貲，以成此橋，於是士利於游，農利於耕，工利於器，商利於貨。濟川可以無舟，溱洧可以無輿，淺深可以無厲揭之勞，可以免朝涉之脛，可以無千金之瓠，其有裨于大司空之職、王者之政多矣！是宜紀其事于石，以視往來之人，以告夫觀風者。嘉靖癸巳四月望

鄖陽撫治院保釐堂題名碑記

惟鄖陽之域，跨于四省。其東則自永濟、尖岩，以達河南嵩盧、淅川之境；其南則自沄洲遠河過均州，及湖廣襄荆，達于四川之境；其西則過房竹山、竹谿，以達陝

西平利之境；其北則自武陽、盛水、馬昌、上津，迤東北而西南，達陝西山陽、白河之境。曰若稽古，憲皇詔廷臣集議，若曰惟茲鄖陽，實惟四省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越于三省千百餘里，政令難及。惟茲荆襄安沔、河南南陽、商州、漢中諸府，流民嘯聚于茲，且在萬山險阻之中，深峒窮谷，人跡難到。惟茲荆楚，古稱悍慓健鬥，況茲頑民，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夫諸路流民衆聚，則易與爲不軌，三省政令之難及，故未易治；且在萬山險阻之中，故可負固而作亂。如人之身，長大擁腫，血氣難周，手足爬搔所不及，易生蟣虱瘡瘍，惟身之困。徂茲劉、石、王、李胥興作難，殺略我民人，荼毒我良善，虔劉我官軍，如鼠齧物，撲之則去，止之則來，有萬山以爲之藏匿，如兔之有三穴，此捕之則彼出焉，雖有知勇，莫克濟之。其議立撫治都御史衙門，可使居中坐治，以制四方，承以府衛縣驛，爲長治久安之圖。制曰：「可。」於是凡所割隸，悉屬撫治。凡諸獄訟斯理，錢谷斯計，甲兵斯飭，土宇斯戢，亂略斯遏，邊防斯備，城郭斯脩，流離斯安，悉聽于撫治毋奪。諸于路之巡撫，如昔之一羊九牧者。越自原公傑肇治于茲，繼茲以來，凡二十九公。爰及方岡胡公，士民戴之，胥與造乎府庭，而告曰：惟我胡公，爰甫下車，不遑朝食，惟安我士民，勵我廉能，作我德業，興我水利，完我城池，足我兵食，休我卒徒，閱我武藝，寬我逋負，均我徭役。雖畢公保釐東郊，旌別淑慝，彰善癉惡，申郊圻，固封守，何以踰焉！然自原公遠猷奏功，開創靖邊，以及戴、王諸公締謀紹績，迄今未有題名，則何以昭揚前烈，懋勵將來於無疆乎？太守陳君雲松，夙慎公清，宣力惟勤，喜聞而樂道之，以書謁

甘泉子于京師，請記諸保釐堂之石，以垂諸遠。

甘泉子曰：保釐哉！鄖陽之頑民，即東郊之頑民也。保釐之册命不云乎「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周公、君陳、畢公相繼，治之惟其時。夫周公毖殷，克和厥中，其原公之時乎；君陳有容，克慎厥始，其戴、王諸公之時乎；畢公保釐，剛柔合德，克成厥終，其胡公之時乎。時之用，大矣哉！然則來繼諸公者，惟此三時，而與時上下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此固聖天子今日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將列名于兹石者，得無同此心乎？ 癸巳六月十九日

來雁軒記

來雁軒者何？顧中舍汝嘉氏之軒也。何以名來雁？志徵應也。何志乎徵應爾？表祥兆也。有雁自來乎顧氏之軒，祥兆也。顧固爲吴下四大姓之一，虎頭之裔焉。祥雁之來，有以也哉！夫雁，負陰而抱陽，鳥德之中正者也。北産乎紫塞，南賓乎江湖。北産乎紫塞，見負陰焉；南賓乎江湖，見抱陽焉；陰陽合德，見中正焉。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謂陽鳥。隨陽往來，變動不居，見得時焉。夫陽鳥者，陽德也。陽爲乾，爲天，爲日；其於人也，爲心，爲善，爲君子，爲剛，爲明，爲正，爲中國，爲天子，爲文華；其於物也，爲陽鳥，爲節介。夫陽鳥之居與遊也，宜塞北，宜湖南，固其所也；顧乃入遊京師朝市風

塵人烟輳集之地，如塞北、湖南之墟，乘雲而來，自天上下，止于中庭，而若馴焉，而若習焉，而若羽衣翩躚焉，而飲啄若得所焉；而見其主，則若翔舞焉；引其項，若忻焉，若慕焉，而報告焉。家人以報汝嘉于顯靈之宫，汝嘉曰：「噫！吾夜夢白衣者告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其在兹乎！其在兹乎！是胡爲而來哉！」是日也，中書之銜署于御筆，有命自天，錫之金帛，賚之酒食。少宰蒲汀李公曰：「雁之來，固以昭聖恩也，所謂自天上下也，夫是之謂徵乎？」甘泉子曰：「然，然而未也。類聚群分之理，何謂乎？以予觀于汝嘉氏，將勉爲陽德焉，爲善類焉，爲剛明焉，爲正人君子焉，爲文華人焉。夫是之謂應乎！是故祥兆不在雁，而在子矣。君子取於斯二者，故曰名之，志徵應也。」汝嘉氏請記，焉記之。何以記之？表徵應之奇兆也。癸巳七月十八日

重脩梧州府學蒼梧學記

重脩梧州府蒼梧縣二學，何以有記？記功也。何爲乎記功也？昭總督兩廣中丞南川陶公之立教示法也。

甘泉子曰：古之教學者，居業必有常教，示法必有警教。常教莫如倫理，警教莫如兵刑。兵刑者，聖人所以禁暴亂，示勸懲，感人心，以納於教化，倫理之極也。是故昔者明王之立學也，既教之以倫理矣，尤必讀法於斯，聽訟於斯，獻馘於斯，多方警戒，以動其心。是故觀聽獄者，則是非之心昭昭而不可欺矣；觀殺罰，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油然肅然而生矣；論功賞，則辭讓之心藹然而生矣。故曰感人心以納於教化，彝倫之極也。中丞公其亦猶

行古之道也乎！先是，西山之盜充斥乎東西，流剽于鄉邑，陷高州城，殺其守臣，劫其府庫，天子震怒。及中丞公始下車，首承明威，恭行天討，率武將，倡厥勇，文臣運厥謀，千夫長、百夫長、漢兵、土兵，鼓行而西，直擣其巢穴，凡俘斬首若干。天子嘉之，錫之鏹幣，以彰公功。於是西山平，百粵寧。公迺召梧州太守劉君士奇、貳守舒君栢曰：「予前建嶺表書院以教多士，然而書院非古也。古者獻俘、聽訟、讀法於學校，所以明立教法也。今府縣二學，具陋並圮，風雨上穿，濕滂下浸，既罔以妥先師之靈，安諸生之學，即如今獻馘聽決，其何以廣視于衆，壯大觀而警人心也！」乃劉君、舒君任其事，分守萬君潮、分巡張君鵠贊厥猷，因前總督中丞韓公永熙之合基而弘之，因中丞鄧公宗器之葺土甃石而益以新之，左爲郡庠，乃邑庠右附之，中同爲文廟。廟掖兩廡，廡前爲門，門外十數尋爲泮池，池瀕櫺星門。庠各爲明倫堂，堂各有翼，各翼以齋舍，前各爲大門，各有繚垣、庖庫、舍宇，各各備具。大門外同爲磚道，道之東坊曰「黄甲」，其西坊曰「青雲」，前曰「仰聖景賢」。夫同爲文廟，聖一也；同爲磚道，入聖之途一也；三坊鼎立，示舉業、德業、心事合一以進，踐迹而入室也。始工於癸巳初夏，迄工於冬季。公與諸群從落成之，喟曰：「此非獻馘、聽訟、感人心、立教化之地乎！」於是諸生咸來觀聽，人人自有警省，以興起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心，以達之於倫理，夫然後知中丞公立教示法之深意，其所關係，非尋常小小興作，徒勞民傷財而無補於勸懲之數者。君子曰：陶公修學，諸生修心，蓋有感應之機相發而交成也。時劉君已陞去，舒君不遠四千里走書

南都，謁記於予。予爲擴陶公作興教化之懿，以鑱于石，俾諸生興起之心，永永不忘云。甲午二月十七日

新江書院定山先生祠堂記

夫定山先生祠堂者，江浦劉尹之所建，以祠定山莊公之堂也。或有問於甘泉子曰：「若定山先生者，誠可謂知道也矣乎？」曰：「然。」「曷謂道？」曰：「夫道，飲食、言語、取舍、進退時焉而已耳。昔者孔子，庶聖之雄也，孟軻氏稱之，不過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焉而已矣。時也者，道也，道一而已矣。」定山先生初以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奉詔，作《鰲山詩》，上疏剴切，杖之，調判桂陽。尋入爲南京行人副，久之，以二艱去，不復起。王巡撫公恕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廬，却之。居定山垂三十年，累薦不起，學士瓊臺丘公濬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自昶也始。吾當國，必不利之。」及丘入閣，薦者又累至，有旨取用。先生曰：「此其時矣！況出特旨，非尋常部檄者比。其可不行？」遂行。大學士徐公溥語邵二泉寶曰：「當復翰林，乃愜公論。」其語李學士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宜注意。」及赴吏部，三揖不跪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地，定山當官此。」遂遷南驗封郎中。到任二月，得中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丙辰十月，告，即歸定山，丘公亦卒。又明年，遇考察，例南冢宰。青谿倪公岳以罷軟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

或曰：定山公不奉詔，作《鰲山詩》，而

上疏以養君德，玆非言語之道乎？落職判官，尋改行人，處之恬然；及以親喪而後去，去而山居者三十年，見幾而出，出不屈己，故其言曰：「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白沙翁詩有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玆非進退久速之道乎？以巡撫王公之賢，捐金飾廬，卻之不受，非取舍之道乎？是故道一而已矣。知進退久速之道，則知取舍之道；知取舍之道，則知言語之道；知言語之道，則知飲食之道。故寧耕田食力，饑餓不能出門户，而不肯少求於人，而天理之幾决矣。夫道也者，天理也。夫理，一也，天豈有二乎哉！然則定山先生，可不謂知道矣乎？其論學曰：「取乎内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此定山先生之道也。

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歸，訪先生於定山。瀟然灑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其後問林緝熙否，緝熙又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邪？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言之招禍也，故應召以混世；混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則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懼之於瓊臺，其中也乘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青谿，而又悮於子弟門人之不力焉。向使瓊臺而不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

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内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人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但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以祈允，必不罹青谿之忍；使青谿而不忍，則自十月告去，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其節以副天下之人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考察以退也。噫！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而無喜慍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哉！

先生之卒，江浦尹胡君昉請祀于鄉賢祠。後二十八年，爲嘉靖乙酉，予既爲誌銘其墓。又十年，從予遊者，今新尹桂林劉君縉甫蒞江浦，吏治民安，不勝景行之思，乃承前尹陳君文浩之業，捐俸闢地，拓治祠堂於江浦之涯，即先生昔創所謂「新江書院」地也，且將請祀典於督學公聞人侍御詮，以歲時祀先生，以淑人心，治之首務也。凡爲堂三楹，其前堂如之，其爲大門亦如之。爲左右廡各三楹，助其地直、磚瓦、灰石而贊成之者，邑義官滕氏泰也。故其成也易然。公之族孫庠生莊貢，爲予道其事，予善焉，遂爲記之于石，庶幾後有同心而興起，擴而大之者。甲午三月二十七日

增修應天府鄉試院記

夫增修應天鄉試院何？以書崇賢基也。崇賢基，所以重賓興也；重賓興，所以弘化理也。重賓興，弘化理，有國有家之急務也。是故選舉之政，聖王制之，而諸侯法焉。興斯役者，應天府尹柴公治之，府丞郭公貳之，闢地廣制以應三載大比之數。始工於甲午二月，落成於七月。甲爲

干首，午爲支中，以應天地之數；弘開人文，以參三才之數。是故人文弘敷，天地輔成，三才備而王道終矣。凡論才之道，惟公惟明，惟清惟精。精以備事則不煩，不煩斯清；清以定神則不惑，不惑斯明；明以照幽則不眩，不眩斯公；公以普物則不私，不私斯人説而事成。惟其視人以大公也，是以有「至公」之堂，堂九間；惟其視人以至明也，是以有「衡鑑」之堂，堂七間，主考居之；惟旁房十間，同考居之，明以相臨也。惟其清也，故以游以息，不迷五色，是以厥北有池徑，池有梁，梁北拓地，爰有「憩息」之堂，堂三間。惟其精也，執藝有所，供應有定，厨湢有備，巡瞭有警，校藝有廓，是以内旁「憩息」，左右有屋，屋凡十間；外爲外大門，門外有牌坊；坊南爲街，街南拓地，臨淮爲屋，屋三十二間，中有「明遠樓」，樓直大門，以鑰以嚴。大凡爲堂之事者三，凡一十九間；爲樓者一，爲内大門者三間，爲外大門數亦如之。凡爲屋之事四十有二間，爲房十間，拓地爲校藝之舍三千七百有奇，益舊數者三之一。故夫論才之道，廣矣，備矣！柴公、郭公之協恭，至矣！

或曰：「然則今之賓賢，非古也，而以爲可合於王道者，何居？」甘泉子曰：「在道不在制。今之道，亦猶夫古之道也。以予觀於鄉試，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學校之所以教，與有司之所以取，苟得其道，今之制猶古之制也。」「何居？」曰：「德業、舉業，一而已矣。夫道，一而已矣。夫道一，而二業一而已矣。」「請聞焉。」曰：「惟教之者主德以精業，德業一而古之德行道藝之學存焉；故取之者考業以知德，業德一而古之鄉舉里選之法寓焉；是亦古之道而已矣。夫學之者與取之者一，其斯之謂執事

敬乎！其斯無負于二公之協恭兹役矣乎！」於乎，久矣！予之噤而不託於文詞也。二公懇之者五七至焉，乃爲力疾以書其賓賢之意于石，以達于古之道，用告夫後之作人取人者。嘉靖甲午七月十三日

鄖陽府新立題名記

鄖陽，古麇子之國。入爲錫穴，爲韓屬，爲錫縣，爲鄖鄉縣，爲南豐州，尋復以縣，爲鄖縣。地居萬山之叢，路當三省之衝，諸路流逋聚嘯作梗，乃勞王師，乃剿乃捕，平已復作，乃都憲原公傑建厥議，乃命開設鄖陽府治。肇自成化丁酉，迄于辛丑，乃五載落成。内領鄖縣，外轄上津、竹山、竹谿、鄖西、保康、鄖房七縣之治，外内聯絡，以控諸路。於是向之梗化百萬之徒，悉爲良民。嘉靖甲午，盱眙陳君雲松來守之，三年也，厥有成績。乃嘆曰：「郡無題名，名氏於無所考，文獻罔所徵信，以爲勸懲，豈非郡之缺典歟！」乃寓書於南都，曰：「鄖陽自開郡設官，五十有八載。自知府吴遠以下十有六人，同知王輔以下九人，通判陳敬以下九人，推官劉芳以下五人，未有題名，罔所考徵以爲勸懲。惟先生是圖，將文諸題名之石，以垂示于後焉。」甘泉子曰：「夫所謂三十有九人者，可考而知也。曰某也賢，某也不賢，可考而知也。某也爲廉，子盍益法其廉？某也爲能，子盍益法其能？某也爲公正以表俗，子盍益法其公正？某也爲愷悌，爲民父母，子盍益法其愷悌？某也爲貪懦，子則惟貪懦之懲；某也爲私、爲邪、爲酷、爲刻，子則是懲；是又將以是懲是法乎後之人也。」陳子聳然曰：「吾若爲不賢，後之人又將懲我矣，烏乎而不自懲！吾若爲賢，

後之人又將法我矣，吾烏乎而不勵！」甘泉子復之曰：「吾子昔嘗講于新泉，領惡全好也舊矣，其益修諸其身，以貽于後之人，仁人之惠，遠矣！」遂請藉記，歸以鑱諸石，以告夫後之君子。甲午九月十七日

龍頭赤花關氏祭田記

龍頭赤花關氏，順德族望也。關氏之有祭田，義舉也。何以義舉也？以尊尊也，以親親也。《記》曰：「士無田不得祭。」又曰：「祭，繼養也。」故有田斯有祭，有祭斯有養，有養斯有孝，有孝斯有敬，有敬斯有愛，有愛斯有弟，有弟斯有慈，有慈斯有義，有義斯有禮。夫禮義有措，而道行乎其中矣。是故祀田立，而人知其有養也；生事死祭，而人知其有孝也；事亡如存，故人知其有敬也；一體本支，故人知其有愛也；一體同氣，故人知其有弟也。父母曰：彼凡出於我者，皆血氣相通者也，是故人知其有慈也；同氣一體之分，上下親疏殺焉，故人知其有禮義也。是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長長，幼幼，相與交接，而其孝敬、慈愛、弟友之心，油然而生矣。日相勸於禮義，而道行於家庭矣。鄉黨見之曰善是，都邑聞之曰善是，四方傳之曰善是，其爲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皆相觀於道義，而天下平矣。行一善而百善集焉者，其祀田之謂乎！故曰關氏之有祀田，以尊尊也，親親也。何居？曰：關氏者兄弟八人，追惟祖志，聿修先德，居不異爨，財不異蓄，爲祠以享高曾祖焉。朝陽府君以上于堂中，兩叔海漁府君、野樵府君于東西堂，永永勿祧，義起也，以崇本合族也。又割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一堂二室之養，俾子若孫守于世世。

於是有啓昇氏者，因梁上舍宇，請記于甘泉子。甘泉子曰：不亦善哉！不亦善哉！闞氏其有興乎！合爨所以同養也，祭田所以繼養也。生則有同養，没則有繼養，幽則有孝敬，明則有禮義，人道之備也！予噤於文久矣，予將欲推斯世于隆古，而期人人之同善是也，乃爲之記于石，以風一鄉、風天下焉。乙未三月四日

重修崇因寺司禮太監丘公壽藏記

甘泉子嘉靖癸巳來爲南禮部尚書，甲午，思舊遊牛首獻花之勝，與司空冼羅江公星言，命駕再往觀之。登其巔，視塔影，俯花岩，臨祝禧諸勝，歸途入新永寧寺，問鄉里故守備太監傅公之墓，察其塋域，戒其松楸，其前一山隆然，時聞鐘聲隱隱，知爲有寺。問：「寺爲誰氏？」答者曰：「乃前守備丘公壽藏之寺。」問：「曷邇哉？」曰：「邇傅公，不忘先也。丘公爲傅公門下，欲俾千百年後相隨徜徉於咫尺之間，以不忘也，且甚幽勝。」時逼暮，遄歸，力不及至，乃心不忘之。今年夏五月，丘公請予偕少宗伯林方齋公以往，復過永寧，以入山門。丘公迎于門，笑曰：「此古刹也，《江寧志》所載。崇因寺廢，而吾出列聖恩賜之金以重建之，用祝聖壽於無疆者也，以邇我壽藏。昔嘗告公，所爲立住持，得戒行老僧德先居之者也。」及大門，門屋三間，公曰：「此四大天王之門也。」左右廂及圍房十有六間，及其佛殿，則正殿三間，左右爲廂房者六間，左右耳房亦如之，曰：「殿宇雖小，貴堅久也。」踰佛殿，入其後室，爲屋正三間，曰：「此法堂也。」左右廂、耳房，如殿廂之數。左右捲蓬二間，後圍房十有六間，別墅有亭池者三，其在左後

者曰「先春亭」，其在「先春」之後者曰「後芳亭」，其在前者曰「攬勝亭」。門外有田，田側有場，場房三間，曰「利成亭」。佛殿法堂之後，爲公之壽藏，歷階三級而至塋。塋後左右爲圍墻，墻之中外有松、楸、檜、栢，鬱乎其蒼。又前列栢若干株，狀如垂絲之楊，又如纓絡，謂之「纓絡栢」，傳自内府，外人不識也。凡爲屋之事六十有一間，爲亭之事凡六間，爲場之事者一，皆於弘治、正德十二年買趙暹、趙福、傅豪諸家之田地山塘，凡一百三畝有奇。公請予爲記其成，予曰：「物有相依相資而久者，故前代名公之墓，必有寺觀守之，豈不以僧道出家，遊于物外，無一切世累，可以長住寺觀以守墳塋，敝則往往能化緣修理，故長不壞而墓賴以不廢也乎！然以予觀之，寺觀雖恒，不若賴其人之爲悠久也。」「何居？」曰：「子不觀於《甘棠》乎？甘棠，微物也，『勿翦勿伐』，則曰『召伯所茇』；『勿翦勿敗』，則曰『召伯所憩』；是召公之德能庇甘棠也。然則崇因寺已嘗廢矣，是無所賴之也。若使召伯治之，豈至是耶？然則斯寺也，後賴以永存者，將不待於公乎？」

公名得，字惟學，别號静齋，一號紫泉。紫泉，其所生之地名也。爲保定府新城人。成化十八年，憲廟録入内府近侍，歷陞内官監左監丞。孝廟送内書館讀書，受業於翰林王公鏊、劉公忠。爲本監書辦及司禮監太監。傅公容奉命來南京守備，奏改公南京司禮監書辦，歷陞太監，特賜蟒衣玉帶。尋奉敕南京守備，調御馬監太監，敕轉守備鳳陽，兼受胸背蟒龍之錫。嘉靖改元，復南京司禮太監，休致。公既閑居，閉户扃鑰，深居簡出，公卿大夫士非知者，莫到其門；到則非扣其門，亦不開，

莫見其面。動静言話簡默，一切聲技之事，無接於聰明，恂恂如儒者。使若斯人者十數在人主左右，則所以旦夕承弼，豈不有助乎！當其守備之時，南京軍民樂公之德，而不知公之爲尊也。及其休致，人思公之德，如公之在任也。而崇因又爲公昔所治之土，他日，人思公之德而懷公所茇所憩之地，咸存勿翦勿伐之心，將指其棟宇榱桷，曰是丘公所構思者也，如之何其損之？指其瓦磚石，曰是丘公所運用者也，如之何其毀之？指其亭堂，曰丘公所嘗游息者也，如之何其勿修之？指其田土山池，曰丘公所常耕穫以祝聖壽於此者也，如之何其敢侵之？指其松楸栢檜，曰此丘公所手植也，如之何其忍伐而薪之？過其墓，則曰丘公埋玉處也，其忍踐之？將有登峴山而墮淚者矣！始也，公欲賴寺宇以永其壽藏，及其終也，寺宇反賴公以永庇于無恙。然則物重於人耶？人重於物耶？人固有同天地以悠久，凋萬物而不朽者矣。予因爲記于石，以告後之來游者。

傳四篇

劉朝請肅菴先生傳

劉朝請彬肅菴先生者，羅一峰先生倫之友也。一峰者，狀元及第，論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之非落職者也。彬字素彬，與倫同師，皆九歲。及同授《春秋》于鄧公表臣所，或經年乃一歸，以德業相勵，鄉俗目爲迂儒，戒子弟勿效，嗤之曰「羅古人」、「劉古人」，且有欲破其交者。倫詩有「浪拍洞庭，君山不動」之語。素彬笑曰：「君

山豈足喻吾交？君山静而不動，吾交動静不違。」倫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浄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必至於成人而後已。榮華與道謬，永貽身後嗤，胡可以有盡之身而貽無窮之辱乎？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孔子所以聖也。」素彬曰：「一峰平生故人，今墓木拱矣！生年不滿五十，其出處、語默、進退如是，吾敢負一峰乎！」白沙先生答之曰：「别駕自審去就，何與一峰也？」素彬亦吉之永豐秋江人，貌癯骨秀，心純正。五歲而孤，張宜人撫育之，時從巫用甕靨關于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破甕，名曰破關，祈可生。素彬默用石碎之，宜人大怒。素彬跪曰：「壽夭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吾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戊戌，舉進士第，授潮州程鄉知縣。痛鄉俗之薄惡，徹賭場，禁酒肆，逐娼優出諸境，民以不復破産。立養濟院，月給粟帛于境内之顛連無告者。廣囹圄之湫隘，囚縲者不至氣疫死。部民王慎者，德素彬直其誣軍數年之枉，以黄金十五兩苞香茶中，跪送以爲報。素彬覺，揮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豈容報乎？」巡按御史徐瑁行部至境，聞峒賊潛去，居民安堵，開院無訟，以羊酒奬勵之。立三社學以教鄉之子弟，置田入租百石，以充社師之資。民益慕德，建周溪書院。東爲雲谷書院，以祀元公、文公。考績赴部，老稚追攀道左。素彬曰：「若等毋慮！吾行不出半年耳。」去任未三月，鄰邑饒平賊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卧病，聞之，明日即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喧。即白行軍布政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陶擒賊五百餘，真僞相半，素彬力争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

曰：「君不亦當立功乎？」素彬勵色曰：「吾爲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絶，何謂立功？」即白巡按御史，廉雪其無辜者過半。陶大慙，謝病不莅事。巡按御史周南、葛萱皆獎勵之如徐，然而無有能薦之者。九年考績，方伯劉東山大厦署云：「無能事之虚名，有牧民之實惠。」素彬既去，百姓塑生像于魯井廟，又有立生祠於松口之蓬滦灘。尋陞雷州府同知，設施略如程鄉，士民亦樂趨教。拓地以廣學校，新之；清戎伍之冤抑久弗伸者，雪之。以疾三辭，乃獲解官而去。民謡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既歸，作小樓以居，絶迹官府。武廟嗣位，詔進朝請大夫。以疾終于家，年七十有七。子三：仁、惠、霖；孫男十二：濬、洙、泗、湛、漢、洸、澄、沆、洋、溢、沈、潛。霖及遊白沙之門，能守其家學。濬方從余游，皆駐觀光館。

太史論曰：古之談交友者，曰管鮑、陳雷，至矣。然未知以道義相勖，有如羅劉二君者否邪？孔子稱十室忠信與躬行君子，若素彬者，豈所謂主忠信而躬行，允矣君子者，非邪？余昔游白沙，見素彬，貌極古，如畫中人。口弗道其詞，及爲政施設，所至響應，民慕之如父母。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謂是邪？一峰名滿天下，而肅菴號不出鄉省，用不究其學，余故爲傳，表而見之。

旌表陳節婦都氏傳

節婦都氏者，安吉州陳守謙滿之妻也。都氏，其先鎮江人。元至正中，始祖來尹安吉，因家焉，世居鳳亭。父旻，號東畦。母樊氏。有男女五人，節婦其季也。

生天順甲申六月九日，卒正德己卯四月十八日，年止五十有六。生子曰良謨，有志聖賢之學。幼嘗從伯舅竹存公游，每稱節婦之行，教之曰：「小子志之！汝母嚴慧貞一，最爲吾父東畦公所鍾愛，常口授《孝經》、《論語》、《列女傳》要語，入耳輒不忘，故雖不識字，其大義咸能通之。從父教諭公嘗摩其頂，嘆曰：『天不欲亢吾宗耶，而使此子爲女也！』年十三，母樊疾劇，刲股肉和藥啖之。及樊卒，無晝夜慟哭，絶而復蘇。惡衣蔬食者，終三年乃已。東畦公暑月墜馬，傷足，潰且生蛆，汝母每晨起漱口舐瘡，因嚙其蛆吞之。此吾所深愧者！年十六，歸汝父。明年，汝祖母吴卒，汝父方賈于外，斂含之類，悉自營辦，不以干于諸伯叔。年十八，實誕汝。汝父遘貞疾，逾一年，時成化癸卯，歲大歉，饔飧不繼，加以醫藥膳羞之費十倍，狼狽脱簪珥裙襦致之，又稱貸以充焉，艱苦備嘗，略無怠容。每夜露禱，願以身代，復割左臂肉以糜進，汝父竟終。于時汝母年甫十九也。家益貧，伯叔多擠之，以奪其志。東畦公慮其不能養，亦從而諷焉，輒涕泣以死自誓。乃益嚴守，紡績以自給。汝母之孝之節如是，汝宜刻骨！汝當有成，天必不終負汝母也！」良謨甫六歲，遣之入鄉塾。十三，遣受《易》於庠生張性之所，遂補弟子員。宗人沮且笑，都不爲動。兒夜讀無油，燃松脂以代之，寒則解懷護之，欲睡則挈其手以行，令神醒復讀。冬日，教之習書，置小几墻下，向晷，晷漸移，旋移几以就，終日視之，無須臾離。既而從張讀書城中，不許數歸。或曰：「兒孤弱多病，可俾遠離若此？」則答曰：「吾豈不樂其在膝下耶？顧吾樂有大者耳。」緝苧爲布，極精緻，其售直可三倍于里婦之爲者，以給

良謨師友之資。庭前有井，良謨以妨客出入也，請塞之，都曰：「吾聞古有義井，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乎？」鄰圃有樹，橫蔽其門，術者曰宜伐去，斯利舉子，良謨使人諭之伐，其家難焉，都召而責之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己，顧尤之鄰家之木耶？且强人所不欲，不仁；不咎己而咎物，不智；不仁不智，得舉何爲？」季舅之妻王也，年二十有二而寡。王之女爲都姪婦，亦十八而寡。都每向之泣，感激其義氣，竟成母子之節。守、令、丞、簿及州大夫至，必知都之賢。歲舉鄉飲禮，必饋饌；祭祀，必歸胙；有事過其鄉，必顧其廬，曰：「此女中賢也。」年五十，州守弋陽陳善疏其事于朝，下詔旌之。良謨既舉進士第，將北上，都聞廷紳諫上南巡被謫，謂良謨曰：「汝意諸公何如？」答曰：「引諫納忠，雖謫亦喜。」都曰：「謫豈臣子所喜？但願能回乘輿，乃可喜耳。」都後亦以良謨貴，贈太孺人。

太史氏論曰：疇昔余拜南雍之命，取道汶上，以謁闕里，問中都男女所別之途，以觀杏壇舞雩之遺風，而都水陳君良謨迎拜余于寧陽，執弟子禮甚確，余賢之。及考其先慈節孝之行，其有以也夫！使都而爲男子，則必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夫，爲嚴父，爲信友，爲悌弟，扶綱常，立教以風天下矣！顧惟婦耳。雖然，不有此婦，孰生此子哉！

鵝峰處士呂公傳

鵝峰處士者，廣信永豐之新豐人也。姓呂氏，名賢，字良器。有唐刺史安國，携季子珏由衢來避兵，遂家焉。有曰祉者，在宋爲閩州提刑，歷官兵部尚書。七世生

廷彦，擢文武都科狀元，授忠翊郎。曾祖文敷，祖子昂，父茂輝，母俞氏。處士自十五六時，博學强記，業舉子精矣。補邑庠諸生，有聲稱矣。一日，與叔父琛及同志登鵝峰之巔，默坐崖石良久，忽自歌曰：「天地高廣，日月昭明，泉流不息，山鳥無聲。我亦何有？浩然同形。」於是逍遥而歸。遂藏修於鵝峰西南之木山三年，充然有得，嗒然忘乎功名富貴之念。及父既喪，而母俞多病，遂棄業歸養，朝夕定省無怠。正德癸酉，俞終。越二月，舍人失火，勢且及柩，處士觸柩痛哭，流血被體，燎及鬚鬢，不少卻。俄而反風轉燄，得移柩丈許，燄復合其室門。里人異而嗟之，可謂曰孝矣。故咏之詩曰：「天心仁孝子，火内出蓮花。」仁和邵提學思抑，按信廉訪郡下德行道義之士，吏士咸以處士對。邵將采其事以聞，處士以狀辭之固。邵覽狀，顧邑令譚縉曰：「觀此狀，足見其篤實爲善，不求人知，尤爲可嘉。」譚曰：「然。此豐邑之滅明也。」邵因署於狀末，仍命譚時以禮存問焉。處士以禮治家，内外肅肅。若有宴會，則子姓列侍，勿得肆笑。語族中曰：貧孤不能葬娶者，即爲具棺槨，率資聘、葬之、妻之。有一嫗老矣，其子弗養也，迫依閩浦之戚。處士召而呵之，責令迎母歸養，仍歲月間一給之食衣，又佃之居傍耕地，令可養焉。其仁矣！里有俠者，詐取其鄰之疋帛，初不知處士之與客坐林間也，指處士之門，語之曰：「疋帛，微物也，無令此君知之。」客笑應之曰：「此君已知之矣。」俠愧，不敢過處士者數年。君子曰：誠足以格物矣。俗傳有神來自徽，無形狀，所至争以羊豕逆之于道。神降，則羊豕自跪伏，焚香設位鼓樂，而歸以桃符，談禍福如響，名曰「活佛」云。族鄗將

議逆之，處士集議者而語之曰：「此訛言，無有。設有之，亦妖氣也，謹以正待之。否則且當作孽耳。」未幾，活佛寢，所至輒弗靖，而族里晏然。君子曰：正足以勝邪矣。處士好讀書，然期於涵養心性，不求記憶，故其詩曰：「讀書多過目，養性欲忘年。」架竹爲屋，覆之以茅，扁曰「鵝峰草堂」。與客談論賡和，時或宴坐于其中，故其詩曰：「不爲草堂無户牖，孰知天地有鳶魚。」所著有《皇極經世解》、《律吕新書解》，各二卷；《正蒙解》二卷，《洪範皇極解》二卷。詩文燼烈散亡之餘，僅存二百餘篇。嘉靖甲申十二月之望，寢疾，顧謂其子曰：「我學不足以成身，文不足以垂訓，可瞑目者，乃今無愧悔耳。」又七日而卒，享年六十一。是年郡志成，人物志或間載其事。娶祝氏，生子男三，長即懷，次懌，次慎，女二。葬星石山之蔣家庵。

太史公曰：諺有之：「草木所茂，必有豐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是故箕裘之業，與夫蓬麻丹墨之喻，其足徵矣！其足徵矣！吕氏之子懷，從余遊於新泉，篤志温恭，喜怒罔形，余心獨異之。及讀其友白石紀立所謂其先考鵝峰處士狀，其廉介孝謹之風，孚及鄉閭，足以敦薄而立懦矣，夫然後知其有所本之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處士有焉！

節婦楊氏傳

節婦楊氏者，廣信著姓夏華之妻也。諱林姑，生有淑姿。幼讀《孝經》、《列女傳》，即知大義，曰：「不如此不可以爲子，不如此不可以爲人。」五歲失母，晝夜悲號。及事繼母，如生母，慕其父，終身如生，無異。在室時，有異味，必遺祭之乃

食，不祭不食，食亦不美也。及笄，來嬪于華，克其家。翁宦江夏，無内顧之憂。華卒時，楊年甫二十六，哀慟幾絶。既而曰：「天邊老親，懷内孤兒，即死負之，誰耶！」乃隱忍襄事，辛苦人不能堪。或勸再適，楊指其遺孤瑛等，泣曰：「吾之不即死者，徒爲此耳。寧遑恤其他！」以節自誓，足不踰閫，雖家人鮮見其面。鄰婦相戒曰：「八娘子家，何異御史衙耶！」翁歸自江夏，囊橐懸磬。事姑祝，至年九十，無一日失其懽。脱簪珥以教子瑛，夜以績課讀，至鷄鳴即起，曰：「兒弗學，予弗爲母。」瑛力學，取鄉薦，官郡邑，所至有聲。曰：「兒弗職，乃弗子。若吾乃今可以見夫子于泉下矣！」哭其夫過哀，喪明。族有嫠婦，貧，必周之，婦感化之，亦不易志。有司欲以其貞節上聞，輒令謝之曰：「此吾義也。吾知不負吾心耳。吾何求？吾何求？」以此自終，壽八十四，孀居者六十年。其後幾年，提督學校周廣列其行于郡志，徐一鳴大書「孝節」，以表其堂。有孫曰浚，舉進士，今爲海鹽令，有聲。

太史論曰：予觀古之婦女，其貞節卓卓，多出於天姿之暗合。若楊氏者，其稱能讀《孝經》、《列女傳》，通其大義，則其所得於道者，豈直天姿而已哉！於乎！上觀盡婦，下觀盡母，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孫浚從甘泉子南雍，講聖賢之學，而究夫大道之要。噫，其有所本之矣！壬辰二月十日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五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六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書二十七篇

先次與陽明鴻臚

不肖孤稽顙：別來無任哀戀。昨承面諭《大學》格物之義，以物爲心意之所著，荷教多矣。但不肖平日所以受益于兄者，尚多不在此也。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説。不肖則以爲人心與天地萬物爲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爲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病，幸更思之！

老兄仁者之心，欲立人達人甚切，故不免急迫以召疑議。在《易》之《咸》，以無心感物，物之感也深。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其上六：「咸其輔頰舌，騰口説也。」感人以心，且不可況以頰舌乎，此不肖與老兄當共戒之。

寄王純甫驗封

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爲，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光大爾。昔者辛壬之歲，在都下所與賢契語者，殊非懸空杜撰以相罔也。若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説，及《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等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此吾所謂察見天理之説也。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問動静也。賢契用功如是不息，他日當知吾言之不誣也。

憂患中猛省四十九年之非，真可痛憐，幾虚過此生。緣向前心有所偏，未嘗下十分工夫，不能擴充其所志，故有倒行逆施處，爲人媒蘖。兹已内訟，峻潔自持，斃而後已。若天假之年，其肯虚度，自令汩没，徒負師友耶！哀中不欲多言，念生死未計，相見未涯，故勉爲同志者道之耳。過南都，陽明亦有論説形而上下之説，信有近似者，但爲傳者又别告。自今且取其疑者致思，取其同者自輔，方是虚己求益，毋徒紛紛異同之辯，恐於道無益而反有害也。

陳天祐稽勳，同志者，閑中當常相聚講習，並以愚説質之，時致規言，不次。楊實夫、姚惟肖二文選，幸致意。

復方西樵

昨得來教，哀痛中亦暫解憂，但其中猶有未深領者。幾欲奉書請教，將作復止，然終不能已也。

承示「觀書册而得心病，别求安樂法，以了此心」。見近來覺悟。然竊聞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孔明讀書不求記，蓋古之知道者如是。而明道讀書不蹉過一字，作字時甚敬，即此是學，是即孔子所謂「執事敬」也。至於酬應事物，游翫山水皆然，豈特讀書然哉？蓋讀書有涵泳持養

之功，有窮格發明之益，於此有得，必有不知其手舞足蹈之樂，心廣體胖之驗，而吾弟以爲心病者，何耶？聖賢之書，將以養心，非以病心也。無乃求之太深，索之太苦，而所謂執事敬者，猶有未得其要乎？且其語意間似有是內非外，判心跡而兩之之病，吾弟初不自覺，又云「別求安樂之法」，而安樂之法，舍敬又何所求耶？語云：「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又云：「敬則自然和樂。」是古人所以存其心，養其性，而安樂之法將於是乎在。夫存心之説，則聞之矣；至於了心之説，則不肖所未聞。吾契相從陽明講究，必有實用力處，幸不惜明示以慰未死之人。

答徐曰仁工曹

再拜徐曰仁道契：執事承遠致盛禮，重以奠文，甚感斯文骨肉之情！告奠墓前，哀哭不自勝。知旌旆已還都，有師承之益，所嘆此道孤危，彼此同然。七月初，叔賢來此墓下住二旬，初頗鋭意講貫，極論累日，彼此有益，却是精密長進，路脉亦正，嶺表可望，惟此友耳！看來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如何如何？幸以質諸陽明先生。

見示承委令尊府先生傳，但不肖自居憂以來，絶不舉筆作文，當有待也。荒迷不次。

答周充之

某稽顙拜疏充之先生年丈有道：若水以不孝，罹此大故，待盡山阿，僅未死耳。承遠致慰言，不勝哀感！且審吾兄曾游蘭谿問學，所得必有端的，幸甚！七月間，方叔賢至山中講究半月而去，道及吾兄家居爲學之益。可想近年覺此學只在切問近思，自存養以達於事業人倫庶物，無非此心一以貫之，如一株樹相似，自根本以至枝業，無不是此生意一氣通貫，本末具備，初無前後。從前總是枉了多少心力，可惜！吾兄講究，必已得路脉之正，不假言也。荒迷中不次。

寄陽明

昨叔賢到山間，道及老兄，頗訝不疑佛老，以爲一致，且云到底是空，以爲極致之論。若然，則不肖之惑滋甚。此必一時之見耶？抑權以爲救弊之言耶？不然，則不肖之惑滋甚！不然，則不肖平日所以明辨之功，未至也！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亡，則未嘗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者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説，顔子卓爾之見，正見此爾。此老兄平日之所潛心者也。叔賢所聞者，必有爲而發耶？此乃學最緊關處，幸示教以解惑！

別紙與徐新會

先師白沙先生祭禮，哀病中未得詳究。竊惟廟食之舉，正以先生道德足爲一方師範，祭禮當略倣古釋奠先師之意行之，行事必以幣。《曲禮》云：「士祭以羊豕也。」羊豕，即少牢也，今當祭以少牢。其餘胾、炙、脯、醢、菹、醬、醢、湇、黍、稷、醴酒、玄酒、魚、腊，又有肺，皆祭禮之品也。蓋肺氣主，周人所尚也。胾，熟肉也；炙，燔肉也；脯，乾肉也；醢，即鮓也；菹，醃菜也；醢醬，所以食也；湇，煮肉汁不和以菜，所謂太羹也；玄酒，明水也；魚，取於水也；腊，獸乾，取於陸也，兼水陸陰陽之義也。豚，熟之者也，取右脅肩及脊，以升俎也。此皆尚味之品也。若夫羊豕體祭不熟者，尚氣臭之品也。今竊意以合諸禮，斟酌時宜，用幣玄纁各一，牲，羊，豕各一，置于席南，榛、栗、棗之類三大盤，設于牲北，倣釋菜之義，用菜若芹蘋之類三大盤，設于果北，魚、兔、豚脊蹄三俎于菜北，菹器五于三俎之北，脯一、炙一、胾一、醢一、肺一，共器五，而肺居中，設于菹北。祭肺一，用以祭酒者加于食肺之上，醢東醬西，湇在醢東，胾在醬西，稷黍在中，稷左而黍右。炙肺一，置于別所，以俟侑食。今之侑食，古之酳尸也，故用炙肝以從爵三，設于北。若尊醴酒一，在堂東北，玄酒一，在醴西，此其大略也。病倦荒迷，不能精詳，望更議之。

祭品：幣、玄、纁二各篚，牲豕一、羊一；果：榛、栗、棗三；菜三：芹、蘩、蘋；俎三：魚、兔、豚蹄脊；菹醢菜五；脯一、炙一、醢一、胾一、肺一、而五；祭肺一；醢一；湇一；和羹一；黍、稷各一；侑食、炙

肝一；爵三；其尊：醴酒一、玄酒一。

行禮：贊序立，獻官阼上北面立；陪祭阼階少退，北面立；諸生分東西序，東西面立；贊者各立于其所，內面。

參神：贊詣盥洗所，盥手，洗爵，又盥手，帨手；贊，就位。獻官中階北面，陪祭官于獻官之南北面立，諸生于陪祭官之南北面立。

贊參神：各再拜，獻官詣香案前跪焚香，酌酒降神，俯伏，興，再拜，復位。

初獻禮：贊獻官詣案前跪，酌酒授獻于神位，獻幣，奠神位，讀祝，祭酒，祭肺，以爵復奠神位，俯伏，興，再拜，復位。

亞獻禮：贊獻官詣案前跪，酌酒，授奠于神位，俯伏，興，再拜，復位。

終獻禮：如亞獻之儀。

贊侑食：獻官詣神位，酌酒，以炙肝從奠于神位，各再拜，贊；受胙飲福，贊。獻官詣案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再拜，復位。

贊焚瘞：贊詣焚瘞所，焚幣，瘞毛血，贊，復位。辭神，各再拜，禮畢。

再復方西樵

承手教，讀之若親接謦欬，不覺忘病也，幸甚！三《禮》之論，竊恐未然。不肖所據信者，惟孔子、子思三千三百之言耳。若如吾弟以謂《周禮》爲大綱，《曲禮》、《儀禮》爲節目，則二子者胡爲每每對舉言之，計其一定之數，若合符節，而不他及也耶？且《周禮》六篇之首，皆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可見其爲治天下之法，而古直謂之《周官》也。至其中疑有爲後儒所添入者，如卜夢之事，甚無謂，亦有大瑣碎者，皆可疑也。

其書孔孟之時皆未之見，而孟子班爵，乃亦本之《王制》耳。幸更詳之。然同不同亦各有見，不敢必也。

近看《儀禮》中其升降揖讓拜興旋辟之節，無一字少得，若於此一失，即是廢天職，而天理或息矣。真聖經也！此必周公所制，而孔子、子思稱之，子夏傳之，可見也。若於此理會得，則於道思過半矣。至來教所謂「《禮》定體，《易》時變」，大段則然。然《禮》之定體，所以應變；而《易》之隨時，乃所以從道之正，是亦未嘗不同也。吾弟聰明過人，見理甚快，必有以詳察者，何如？希示。

與楊士德

書中所問，陽明立志之教，與鄙見理一分殊之説，本並行而不悖者。立志，其本也；理一分殊，乃下手用功處也。蓋所立之志，志此耳。若不見此理，不知所志者何事？如人欲往京師，此立志也；京師之上，自有許多文物，先王禮樂之遺教，一一皆有至理，此理一分殊之説也。惟其見此可慕可樂，是以志之益篤，求必至而不能自已也。中間學心之言，大段有病，非聖人之旨，更反覆思之，以質陽明。言不能盡也。此月二十五，已携家入居西樵矣。餘見陽明先生啓中，不具。

答劉希南秀才

向得手書，到山讀之，喜慰不可言，足見吾子志識之正矣。前此聞吾子負一時才名，以爲止於文翰舉業之間耳，不意又進此格也，幸甚幸甚！中間説「學者各就偏處做去」一語，最切中當時學者之病。

夫聖人之道，大中也；聖人之教，救偏者也。學莫貴乎各去其偏，自至乎中而止爾。譬如四方之人欲適中都，南方之人自南馳，北方之人自北馳，西方、東方之人自西、東其馳。是之謂背馳，其能至中都乎否也？今之學者，其病類此，故窮年卒歲，止成就其偏而已。造之愈深，去之愈遠，方且沾沾然自足自是而不以問於知方之人，可謂愛其身矣乎？又有一焉，南方之人，知北向中都矣，北方之人知南向中都矣，東方、西方之人亦知東、西其向志於中都矣，乃不以問於道途之人，不任王良、三老，而號於人曰：「吾已知之，吾已知之。」詰之則曰：「吾嘗讀輿圖而知之矣。」及迷方多岐而不悟，與背馳者等。今之讀書而不講學者，其病又類此。夫學之不講，聖人猶憂，況下者乎？由前之病，未易知也；由後之病，尤未易知也。可不懼乎！有感於吾子之言，知可與共學者，故不覺饒舌。吾子其思之！

答鄧瞻鄧畛

昆季書來，知近日尋求，又皆以敬爲言，甚慰。但君卓之說：「惡俗事之紛擾，即未得執事之要也；患頭項之多端，即未明主一之旨也。明疑相半，即非明也。」意者必先有以主乎其中者乎？君恪之說：「知客氣之病，即有克己之機矣；求主敬之功，即知治病之方矣。」但恐未知用力與得力處，則猶是說也。盖客氣與義理相爲消長，義理長一分，則客氣消一分。積之久則純是義理，而客氣自無。非謂一旦主敬而客氣便消，病根可拔也。觀克伐怨欲章可見，幸各思之！若有見，則不慮人事之紛擾，頭項之多端，而客氣之爲患矣。餘

非面莫盡。

答余督學

承手教，讀之知執事慨然以興起斯道爲己任，幸甚！且於爲説中正以立學者之的，幸甚！陽明不專於静之説，即僕之説也。古之論學，未有以静坐爲言者，而程氏言之，非其定論，乃欲補小學之缺，急時弊也。後之儒者遂以静坐求之，過矣。古之論學，未有以静爲言者。以静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即已非静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静不可見。苟求之静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而不可入堯舜之道矣。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也者，一陽動也。非復，則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矣。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則天理或幾乎息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静一於敬，敬立而動静混矣。此合内外之道也，性之德也。雖然，言之易，行之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當爲吾兄共勉之，以倡明斯道，幸甚！

答少默問易簡

晚來問易簡一節，偶承止至善之論，一時病作，精神短，不能悉。夫乾之易者，健而動，故充塞平鋪而至近也；坤之簡者，順而静，故成天之自然而無所事也。惟其平鋪至近，人皆可見，故易知；惟其行之自然而無所事，人皆可行，故易從。人皆可見，則親之自不能已也，故可久；人皆可

行，則推之自不能禦，故可大。然易簡功夫，實不外乎吾昨所論至善之旨耳。故《易》他章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德，即至善之謂也。

答仲鶡

前者感寒一吐，至今未平復，正欲通問，適爲來諭所先，且承品物之及，爲慰可知。楊生篤志問學，亦拳拳於左右，適見與書，若猶有求放心之疑者，然區區以爲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即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仲鶡曾見區區去歲送陳世傑文字否？候更録去觀之。昨答余督學，亦有「孔門之教於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之語。大抵近時學士，一有所疑，便置不辨，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洒掃應對等語良是，但欲更造其理而涵養之耳。若有所疑，當不惜遠示，不敢不虛心受之也。病中不多及。

病中答張四全

吾弟不以僕爲不似，而反推諸聖賢之域，非所敢當，然亦不敢不勉，以與吾弟從事而效其輔仁之微力也。承志學益篤，而及勿忘勿助之功，幸甚！夫勿忘勿助，其養之之功也。當知所養者何事，則幾矣。僕近於《中庸》、《大學》益見博約之旨端的處，俟病間，與吾弟極論之。夫知之不真，行不力也。幸精思之！

答方西樵

吾弟亟於趨廣，逼於骨肉之情，僕不

能奉别，以滯於氣血之軀，彼此各相亮也。自廿四以來，病居樓上，迄今未下樓，然不敢以血氣之病自病其心志，因窮究《中庸》一篇，隨爲作《測》。蓋病間即精思，思而得諸心，而隨註於册，若有鬼神通之於前、逼乎其後者。凡七日而吾《測》成。月之朔也，即以附陳生録之。期欲正于左右，而吾弟又忽然而去，我心何如也！昨晚承留示二原，何慰如之！即急讀以了大意，以闢文公章句爲主耳。方欲精究，病而未能，候細咀嚼也。二日吾《測》録完，亦奉質左右。《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豈敢相孤耶？

答陳宗享

自東山别後，病殊狼狽。然於病中，亦不敢以血氣之病爲心病，以自廢天職也。二日雖稍平，未能完復，尚須愛養之耳。别後，知能精思力行，以理自勝，不爲事物妨奪也。此學無他奇異，只是家常菜飯，但貴人察識而養之耳。承欲數日復到山，真不食言也！只此一心，便可入堯舜之道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幸終栽培此念！病不多及。

燈下與少默公贊

吾於《大學》，説其要在止至善；止至善之要，又在格物。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天下平」二節，專反復推歸格物上。今觀張敬夫《答彭子壽》，以自「誠意」以至「天下」無非格致事一段，可見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然則諸傳以爲示人以格致之事，亦可也。特送少默公贊閲之。

答太常博士陳惟浚六條

前歲曾兩接手書，知已有順親北上之意，爾後遂常作燕冀之想，然未得其的知在彼乎？在此乎？坐此不及致音，而以問於陽明，陽明莫吾報也。自去秋拜疏，遂入西樵山築室，携家來居之，與二三學子及方叔賢相處講磨，乃與人世相隔，專得以理自進，若有不得已焉者也。日領自太常來書，又見近日所進敬羡象山書。三十時，常手抄本讀之，見其一段，深得大意。近日學者雖多談之，每每忽此。象山可信决知其非禪者，此耳。答稿二通録奉，覽之可知矣。然以比之明道内外體用一貫，參之孟子知性養性，考之孔顔博文約禮，若合符節。乃所願，則學明道也。近於《庸》、《學》二書，愈見易簡之學，并録一覽。某來劄中間節目，難以盡答，敬疏于別紙，惟聰明裁之。

觀來問多覺後語，先師白沙先生云：「纔覺退便是進也，纔覺病便是藥也。」及孝弟敦本之意，甚好。由此擴而充之，仁義不可勝用矣。其不能不奪於書册山水，亦玩經典之心，凡以心不恒存存故也，外物入之矣。盖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着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册、山水、酬酢，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

近世學者，多落影響支離，吾惟浚獨於鄉前輩中擇一象山好之，亦可謂善變

矣。然學者又每每多有樂其簡而好之者，有或雖好之而不知其大意如别紙所云者，二者皆不着實，恐别有走作。吾惟湥自不如此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宜更玩之。

鄙見以爲此道體用一原者也，故只是一段工夫，更無兩事。謹獨即是戒懼，所以養其體，直擴充至位育之大用，亦不離於謹獨。克己、格致，皆知行此也。至天下平，皆是一貫。然致中和，平天下，皆工夫，亦是謹獨充之。如云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豈可謂格致、天下平，便無所事？中間擴充，乃是至誠不息之道。如一根樹，由萌蘖至結子，皆是一氣也。來劄「便是」二字，恐傷太快也。陽明格物論未得其詳。大抵心與天下不可分内外。稍云求之本心，又云由内便有外物之弊，心體物而不遺，何往非心？此理一也。若真見得，亦不分高卑遠近也。高卑遠近，一體也。

「天下非身外也」一句甚好，甚得《西銘》理一及程子「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意。但理一之中，自有分殊，不能不别也，此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昔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説，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爲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

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内外也，皆心也，合内外之道也。而云内外者，爲直方言之耳。故來劄一自修身至平天下，以敬義看，而謂何嘗離却自家，即此意也。至敬内義外之説，雖是省了《易》文字面，恐就轉了古人之意，而立言之義恐未精耳。若於格致外加敬字，却是難説。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心也，非敬則息矣。安百姓平天下，亦有工夫，皆此敬不息之流行。已見前段。

東坡論孟子説性善，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性惡；孟、荀既稱善惡矣，故楊、韓不得不出於善惡混及性有三品之説。大抵學者每要矯時，矯枉過正者，則亦有之矣。明道得孔、孟、濂溪之傳者也，故其語學語道，上下體用一貫，大中至正而無弊，朱、陸各得其一體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雖未必截然如此，而宗旨則各有所重矣。如伊尹出處，何異孔子？而云任也；伯夷、柳下惠之聖，而云隘與不恭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愚嘗云：「乃所願，則學明道也。」象山之學，近時學者往往喜其簡徑而樂道之，至於吾所拈出象山大意，又每每忽之。又有謂其學與氣象似孟子，則吾未敢信。孟子固有英氣，而皆發於義理之正，先正猶且病之。至於象山與朱子辯論數書，皆發於客氣，至於瑣瑣以詞説相稽者有之，故其後自有粗心浮氣之悔，而以此氣象爲似孟子，誤矣！吾惟浚獨以爲懇到，何耶？學者須要理會氣象。「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是何氣象？試觀横渠之撤臯比，伊川臨終「道着用便不是」之言，延平之純粹韜晦，胡五峰、張敬夫之精詣，比之何如？皆未知置此數子

於何地耳！伊尹、伯夷，皆孟子以爲聖，乃所願則學孔子；諸子皆賢，乃所願則學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延平諸子也。吾惟浚高明之資有過人者，但不可不定平生決擇，兼不可忘韋弦之義耳。子静每戒「勝心」二字，可玩。

曠官之罪，見吾契惻隱之心不肯放過處，但出處之際，若到十分去不得處，雖親命有所不俟。蓋得失存於呼吸之間，而遺體之安危以之，故身親一也。予久不作入京書，於吾契自不能默默爾。

答鄧瞻鄧眕兄弟

覽昆季書，知各有用力處。孔門之學，惟有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張子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晝有爲，宵有得，最切於力行無走作處。近霍渭先之弟任，頗能沉潛向進，有默識之意。乃弟傑在岩中者，近人事稍通，亦拜烟霞，乃一段奇事，因附知。若昆季來，須督學試罷及君恪瘖愈乃可。不可不速圖還山，以了大業也。

答方西樵

觀陽明書，似未深悉愚意。吾所舉象山宇宙性分之語，所謂性分者，即吾弟所舉本心之説耳。得本心，則自有以見此矣。本心、宇宙，恐未可二之也。承「欲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最簡切，但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

「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近亦覺多言，正於默識處用功，偶又不能不言也。陽明書並寄一閱，便還。

答陽明都憲

楊仕德到，並領諸教，忽然若拱璧之入手，其爲慰沃，可量耶！諸所論説，皆是斬新自得之語。至《朱子晚年定論》一編，似爲新見，第前一截則溺於言語，後一截又脱離於言語，似於孔子所謂執事敬、內外一致者，兩失之耳。

承奬進之意極厚，至讀與叔賢書，又不能無疑。所謂宇宙性分，與張子《西銘》、程子識仁同一段，皆吾本心之體，見大者謂之大，見近者謂之近，恐未可以大小遠近分也。凡兄所立言，爲人取法，不可不精也。

聞英才雲集，深喜此道之復明。此間自甘、楊之外，有陳生謨，謨之父宗，享年將六十而好學。霍渭先之弟任，任弟傑，傑溟滓巖居，鄧、馮諸生皆有向進之志，但未見得力。然皆賴老兄振作，使聞風而起也。

與湯民悦

自居山來，不獲款論，令男音問亦疎，每懷怏怏。昨得令郎書，於聖學漸知所尋，求擴充四端之説，蓋其厚質可與進此，以世吾弟之業，心竊期之，常加奬勸。今果獲所願，其爲喜慰無量！

良知良能，人所同有，後輩豈無好善之念？以其汩没於舉業，恐正學有以妨之，故未能捨彼而從此。殊不知吾之意則不然。德業、舉業，二業本同一致也。如修德業者，亦讀聖賢之書，爲舉業者，亦讀聖賢之書，其業一也。其世之學者以爲不同，蓋繫乎志，不繫乎業也。故不易業而可以進於聖賢之道者，科舉是也。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科舉之業者，聖學是也。故志於德業，則讀書精，涵養深，義理透，故其詞暢，其指達。其發於詞，皆吾自得之實事，比之掇拾補綴而不由一本一氣者，大徑庭矣。故聖學反有大助於舉業，何相妨之患？然而，言有助云者，猶二之也，舉而措之耳。如身之具手足，而使手持而足行耳。是故古之學者出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離，離則支，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知與行二，而舉世無真知行矣；才與德二，舉世無全人矣；文與武二，則舉世無全材矣；兵與農二，則後世無善法矣；夫子之文章與性道二，則舉世不知聖學矣；心與事物二，則聖學不明不行矣。良可嘆哉！僕不下山踰年矣，日與諸學子講究，頗覺日進日新，期終不負於師友。吾弟素敦厚篤信，賢郎又復有此萌芽，何不携之來山講究，坐進二業，歸之一致，乃終身結果之地也。

答顧箬溪僉憲

某復箬溪顧先生足下：

箬溪之意甚平，正愜愚見。若愚見，只是一味家常菜飯，細細咀嚼，自有餘味，淡而不厭。無甚珍奇，然亦不願有珍奇之慕。珍奇之慕，恐生欲速好徑之心。

即此一心，已不是道。聖賢論學，只云「温故而知新」，只知新處便有日新。日新之謂盛德，天道生生不已，只是盛耳，非有別一種奇特也。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説命》曰：「學于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后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后約禮，《孟子》知性而后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内尋下手，庶有自得處。此上文所論「温故知新」，前書所謂「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者也。若然，則知行並進矣。此因前書之意引而伸之，庶盡其愚誠外，亦有格物致知之説，尚容嗣請。

答李子庸秋官

拜領九月望書，承再示濂溪所疑，足見學問思辨致意其中，難以一一盡復，然亦有不必一一而大要已明者。二程再見濂溪，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夫所謂要者，孰大於此？濂溪所見大者，此也。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其曰所受者，即此也。而其所謂天理，實不外此，擴充之而已。其出入於釋老，反求於六經，皆言其自失自得而卒不出乎此耳。伊川自謂與兄之道同，至其所入所造，則明道之洒脱，伊川之執滯，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觀堯夫臨終諭以「面前路要闊」，與夫生薑之諷，及入朝之迹、觀花之言，皆可想見矣。彼誠

見濂溪之與壽崖及道人爲方外之遊，安知不遂疑其師而忘夫尋樂與點之旨？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此愚前書所謂「使明道自寓，又不知如何者」，此也。至於《圖説》所成之先後年代，所傳之真僞，與夫手示與未嘗手示，皆未可知。而無極之言有可疑者，不足據以惑濂溪也。其《易通》一編，皆以明《易》，而伊川《易傳》不一取者，安知其不以疑而並廢之也耶？若朱子一於周子，曰「默契道妙」，曰「得不傳之秘」；一於程子，曰「續不傳之緒」，豈亦因伊川之言未有定見，抑亦以《庸》、《學》二書乃二程實始表章者而言之也？舉此數端，其他宜自涣然矣。

論仁一段，讀之不覺喜意動於顏面，暢於四肢，此正是聖賢大頭腦處。蓋見此則濂溪所謂孔顏樂處，所謂見大，曾點、漆雕開所見趣，明道所謂天理，皆在此，而群疑可亡矣。幸以此涵養，吾道之幸！夫人有見至寶者，必欲得之，豈容但已？如其但已，亦如無見，豈不可惜？然而斯理也，乃可欲之善也。苟真見之，亦自不能已也。未晤間惟自信自養，以助寡陋，至願至願！

復王宜學内翰

僕於執事，蓋得於長安傾蓋之初，而奇其爲至寶矣，爾後彼此未孚。自同官之相接也，小瀛之相見也，獨抱耿耿，如求至寶者之未得也。乃今載讀來諭，遂得數年之願，如至寶之忽然入于懷也，其爲慰可勝道耶！

承舉《艮》傳，欲於此以精其知，習静以養其動，可謂知本矣。夫道無内外，内外一道也；心無動静，動静一心也。故知

動静之皆心，則内外一。内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内外，混動静，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夫苟至於有定，則動亦定，静亦定，而内外忘矣。故傳曰：「外物不接，内欲不萌，言止之道也。」夫物也者，邪也；欲也者，情之流也；接也者，交也，物交物也。夫人之有心，莫不有知覺，既有知覺，不能不動而爲情。外物觸其情而交焉，則不能不流，流而不息，莫知所止，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故不接也者，勿視、聽、言、動之謂也。人之有形，不能無視聽言動也，在勿之而已。故終日酬應，而吾有主焉，故曰不接，非置其身心於無物之地而後能静定也。夫苦熱而求涼者，則有時而熱矣；病渴而思沃者，則有時而渴矣；惡動以求静者，則有時而動矣。何者？動繫于念，不繫于事也。知此，斯可以語性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是故與其習静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静；慎動以養静，不若動静之皆忘，時動時静，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此僕之所得於程子而以自力者也。承下問，不得不盡其愚。

答陽明

西樵兩承遠慮，非骨肉之義，何以及此？然此山復出江海之間，絶與後山不相涉，且遠二三百里，山賊不利舟楫，廣間士夫，多好事者爲之耳，不勞遠念。所示前此支離之憾，恐兄前此未相悉之深也。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

逐外而忘内謂之支離，是内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僕在辛壬之前，未免有後一失，若夫前之失，自謂無之。而體用顯微，則自癸甲以後，自謂頗見歸一。不知兄之所憾者，安在也？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六終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十七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書三十一篇

答鄭進士啓範

拜覽來劄，恍然若神交於數百里之外者。夫既神交，則古人傾盖相知，未足多也。教衰學絶，士以講道爲諱久矣。少年高科，復惑於前輩風流，往往陷溺於聲利因恬以爲當然，而吾執事乃切切以此爲第一義，則雅量可以遥想矣，況徵之以少默諸子之言乎？幸甚！夫學，求自得而已。夫苟自得，則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則先正之説在吾學問思辨之中者，不必同，不必不同，同歸於一而已。一者何也？理也。孰信哉？信理而已耳。然此一味從默識中來，殊非筆舌所能盡也。未晤間，惟自信自養，以求自得，爲斯道中興之計。幸甚！

再與湯民悅

令郎夢蘭性静可共學，但習已深，前日鄙見德業舉業合一之説，雖知之未能下手歸一，數日稍有覺悟，繼此漸有好意。又爲試事之報而歸，又不知別後如何耳。此一着是一生受用處。使孔孟復生教人，亦只如此必不偏廢也。念吾弟漸入知命之年，人生光景有限，而家事纏繞無窮，以

無窮之事奪有限之光景，豈不可憐哉！然而學有會處，則亦不遠於人事之間，但講求之功，非師友則不可耳。不知吾弟入春以來，可以及時共居此山講求之乎？是望是望！ 餘不多及。

再答鄭進士啓範

載覽書詞，見執事爲己似切矣，然而未也。曰「吾求別於鄉人而已，非敢望於聖賢也」，吾以是知執事之未甚切於爲己也。夫切於爲己者，存己心，盡己性，然後盡己所以爲人之道。夫己心、己性、己爲人之道，己固有之，非由外有也。聖賢之爲聖賢也，不過盡爲人之道，盡心盡性而已。故子路問成人者，問聖人也，必如聖人然後可望成人也。故張子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一善成名於世。」盖真知爲己者也。今美質如執事，立志如執事，乃曰未敢望聖賢，則將望之誰耶？非所敢聞也。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故從事學問則心不放，是乃不求之求，故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故曰不求之求也。夫情之蕩也，憂怒爲甚。横逆之來，可怒而怒，怒在物；父母之難，可憂而憂，憂在事。是憂怒繫於事物，不繫於心也。故舜禹有天下不與而終身忻然

者，此也。故曰：憂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雖然，此事干涉甚大，非可以紙筆盡者。韓退之云：「讀書百遍，不若親見顏色、隨問而答之易了也。」念形跡拘綴山野，相見無期，未知漸能以一夜之渡至烟霞乎否？固所願也。不具。

答蔡允卿

老懷日望允卿、景辰諸子還山進業，且大比在邇，不宜悠悠過了光景也。舉業與德業合一，此區區不易之說也。若遇有事，隨分應之，不可有外事之心。學貴隨事隨時體認操存得此心此理，在舉業百凡亦自精明透徹也。出山在山，皆此意。

復李景辰

鄧良璧到山，備聞動定，良璧亦稱道景辰之美，甚慰所望。聞吾景辰爲外家舉九年不舉之喪，克己爲善，即此是學。由是心擴而充之，何患古人不能到也。學貴隨時隨處體認操存，允卿簡中已備言之，今又聞吾景辰誠敬静思之説，足見近來用心之密。四者學之要，然皆一理也，而思又爲之要。人所以不能誠敬静定者，率由不思耳矣。能思則心主一，故曰敬；敬則不妄，故曰誠；誠則不妄動，故曰静。静者，定也，非對動而言者也。對動而言則偏也。故程子曰：「動亦定，静亦定。」此之謂也。幸更以意深求之！

答陽明

小僮歸，承示手教，甚慰。衡嶽之約，乃僕素志，近興益濃，然以烟霞山居未完，又以老兄方有公事，皆未可遽遂也。老兄事竣，就彼地上疏，不復返府，是亦一機會也。格物之説甚超脱，非兄高明，何以及此？僕之鄙見，大段不相遠，大同小異耳。鄙見以爲格者，至也，「格于文祖」、「有苗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造道也。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意、身、心一齊俱造，皆一段工夫也，無二事。下文誠、正、修功夫，皆於格物上用了，其家國天下，皆即此擴充，不是二段。此即所謂止至善。故愚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謂之知至。若夫今之求於見聞之末，謂之知至，可乎？知至即孔子所謂聞道矣，故其下文以修身釋格物，而此謂知之至，可徵也。故吾輩終日終身，只是格物一事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即修齊治平之謂也。近來與諸同志講究，不過如此。未審高明以爲何如？

答楊仕德

知别後遇惡少之驚，幸無打破這敬否？虛内事外，忘己逐物之患，正坐内與外、己與物作兩段耳。作兩段，是二本也。學之至要，乃在於是。聞潮城學者作五日之會，此風翕然，斯文之興，豈其時耶？

幸甚幸甚！格物之説以後，又別自謂得古人宗指，未知聰明以爲何如？

答陳海崖

承去歲九月發來手教，所以責成於僕者，亦既厚矣，顧綿力何足以堪之？大仗賢者夾持以進耳。見示古聖賢要語數段，拈其一，皆足以入道，固無假於多言矣。獨其中「執事敬」一語，乃僕年來所尤得力者。此乃合内外之道，所謂一本者也，所謂一了百了者也。尋常偏内偏外，未知此要耳。惟高明必有以照此。聞執事與潮士爲宗盟，可跂足以望斯道之興矣，幸甚幸甚！南村兄處未及專簡，統此致意。不具。

寄林見素都憲

僕自未弱冠，已聞執事之號矣。自未弱冠，今且五十矣，其歷年多矣。歷年多，則其慕之也深；慕之也深，則其欲見之也必亟。方執事在朝，而僕尚在弱冠。及僕參朝班，而執事久退，退而强起，乃宣力于四方，又復不入朝。此僕所以雖抱景慕願見之心，而老不得一遂也。弱冠慕執事之風，以言事而出，出而不起，則曰：公節氣人也。及見執事之文辭，脱去時習，則曰：公文章人也。及公起而行兵于川蜀，單車入諭賊壘，從容而不怯，不有掣肘，必收全功以垂竹帛，則曰：公功業人也。及讀《石翁祠記》，拳拳於斯文，夫然後曰：公乃道德中人矣。僕以病入居西樵，三年矣，間與一二同志講求乎聖學，屈指於當

世，未嘗不以執事爲領袖。去歲承寄詩簡，猥以伯淳相期，幸甚！今春鄭進士到山，稱執事之德屢屢，雖在後輩，有一善焉必揚之，雖昧平生，苟一聞焉必取之，恤恤乎有甚於人之求公也，夫然後知執事之存心於天下、留意於人材也。推是心也，可以相理矣。雖然，執事負東南德望，爲斯文主盟也，英才亦復不少也，有志於此學者，亦不無人也，以閒居之會，振英才之志，講明聖賢之學，本之以心地，理之以性情，切之於事物，發之於功業文章，諸皆一以貫之，俾成其器以待用，至於用不用，時也，命也，執事其亦有意乎？不可得而辭矣！江山修阻，天會未期，謹因鄭子拜書執事者。悚息悚息！

復鄭啓範進士

某頓首：復聞事白，歸計且逼，此心戚然。吾契得隨侍而歸，忻然而樂，安知其他？至於去就之幾，榮辱之主，不可不審處也。承示近見，幸甚！夫以虛無支離爲道，皆非也。道不遠人，安得虛無？何有支離？夫至虛者，心也，非性之體也。性無虛實，説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否則僞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則道矣。故中正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位育在其中矣。心性之失也，情流之也；情非流也，失其中正，故流。惟君子立其中正，故情不流；情不流，故性不鑿，性不鑿，故虛實之體全，故曰盡心之謂

也。故待夜氣而見，則旦晝必不然矣；旦晝不然，則有時而間矣。君子之學，莫若自强而不息，終食而不違，故旦晝皆夜氣也。孟子曰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更深體認，勿支離於文藝。鄉大夫之賢，有見素公，幸就而質焉。千萬無窮之祝！

答陳宗享

得季夏二十一日書，愈見懇切，幸甚幸甚！夫學無難易，惟在實立心，實體認。如識寶之人，見寶必欲得之，見之真則好之篤，好之篤故爲之力，未有爲之力而不得者也。夫至寶在萬仞之岡、千尋之淵，高深莫測，苟有好焉，人有得之者矣。况此道平鋪地上，我固有之，我自求之，焉有不得者乎？夫聖人之學，易簡而已。《中庸》之教，其要在謹獨；《大學》之教，其要在格物。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至其理者，非聲音笑貌之爲也；學問思辨篤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古人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認體天理而存之也。是天理，至簡至易者也。昧者舍其易簡而求之艱難，而欲至於道，遠矣！惟聰明亮之。

答鄭啓範

知行李未即發者，以有作難之故。開眼逢俗人，愧無以致力也。怨天尤人之論，非切實己上深省，恒不自覺，人之病痛，終日是此二事而已。孔顔之學，全在性情上用功。孔子言下學上達之功，必曰

「不怨天，不尤人」；其語顏子之好學，必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前書所謂正情復性之道也。

承欲作壽令祖母文字，此孝子慈孫之心也。文字一事，區區平生亦好作，近年來凡百好戀，凡百健羨，漸漸消磨，故非甚出於情之不得已，即不欲强作。大凡言語多則心志亂。山谷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見理之言也。故於來命，今不敢枉其情以副知己也。雖然，孝子慈孫之所以壽其祖考者，在立身行道以顯揚而已，固不在求之文辭之間。求之文辭之間，則所以壽之者淺矣。敢返璧而辭焉，幸亮之！

答鄧君恪眕

來簡報近時所見，足見用心。然直須涵養深厚，自有定見。所謂物格而知至，今雖説得極是，亦恐是想像。如閉門想像京都，須直到京都，則自知京都不費詞説也。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少默近來「主一是主天理」之説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中、主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更思之。

答朱守中侍御

前年領自湖南發來手諭，十月之冬，又領自北都發來一通并帕。前後之意，何其拳拳乎不遺山野之人也！且諗已登諫臺之選，倡首仗義，以批逆鱗，以扶宗社之安，可謂不負所志矣，深爲吾黨之慶！然欲超然肥遯者，恐未可以舍去耳。當多事之秋，所仗此輩實爲國家元氣。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僕之所望於諸賢

者不淺也，見者幸爲一一致此意。陽明在洪都，僕向亦嘗爲之危，今則反成大功。社稷之賴，非其人乎！僕自憂制後，衰病莫支，乃乞退居西樵，與同志諸子講求舊業。二三年矣，頗覺與向時所見差別，恨不得與高明訂之。後年欲尋醫於南岳，未知事竟如何也。惟濬之退，安知其不爲進耶？茲書帕附上，少致賀忱。所懷千百，臨紙惘惘。不具。

答王公濟侍御 開州人，名溱

去年王二尹之任海南，過羊城，得吾公濟書物，則如見面，且道曾有書紬見寄，今得守中侍御轉致李崇綱之託者，即謂此也。且得近稿，閱之爲慰，可勝言耶！文體殊變於昔矣，文詞之末如此，況其中之所存者耶？爲慰其可勝言！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謂之三不朽，而立言則末矣。篤於德而二者從之。其功與言不出於德，則功非聖賢之事業，言非聖賢之格論，君子不貴也。惟吾公濟其勉之！今觀吾公濟之言駸駸乎道德之懿矣，其勉之！

區區自守制從吉以來，入西樵山與諸同志講究舊緒，恨不得與公濟共訂所疑也。樵茶小書，將此致意。山中所整理，有《大學古本》、《中庸測》、《古小學》、二《禮》諸書，未能一一奉覽，聊録序文，往見大略。所懷紙筆難既，幸亮之！

與王徵卿同府 開州人，名崇慶

王縣丞之海南，過此得耗，今公濟書來，備道吾徵卿起居爲慰。古人學與仕不分兩截，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

言隨處用力，乃一段工夫也。不審吾徵卿能隨處用功如此乎！近覺於此合一處最得力耳。區區自丁丑入西樵山與學子講此學，下山之跡稀矣。曾妄意以所得修二《禮》，二《禮》者，《曲禮》、《儀禮》也。又修《古小學》及《古本大學》、《中庸》諸書訓測，恨末由得一相見共訂之耳。今抄各書序奉閲，見大略也。書茗並此見意，不具。

寄陳惟浚

入冬得朱守中北都寄來書，知吾惟浚得旨歸故山。景川道惟浚獨本抗諫，想坐此也。雖非朝廷之幸，在惟浚之退，乃所以爲進，未必爲非幸也。前此曾有一通附夏少卿，想覽，久未見報音，以爲然否？前者象山之説，所見又進一格，但恐主內太過，反又不能無憂，不若程氏內外合一爲無弊耳，故瑣瑣言之。近編得《遵道録》，蓋欲人求之中道也。格物之説後又頓別，元來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其「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在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即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與《中庸》之意同。烟霞中夜悟此一段甚適。復檢程子書云：「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所謂至者，意、心、身至之也。如古人所謂窮理，猶窮其巢穴之窮，必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爲窮理者，遠矣。山居，曾整理古本《大學》及《中庸》二測，因令人録奉一閲，乃區區近年用心要處也。

此問學子漸多，亦有一二敦篤者，近頗修講堂舍館以處之。吾惟浚今出處已定，承親意之悦，能一至烟霞耶？過明年，亦欲訪醫南嶽居之。未知天意從否耳。餘不一。

答鄧君恪問集義

適來簡中足見用心，然似未得其方者。尋常説「集義」，與區區所見不同。區區以「集」者如虚集之集，能主敬則衆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功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事上集，無乃義襲耳。此内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别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不可不着緊理會也。萬光、本洪諸子，凡在山者，幸以此告之。

答陳海涯

承諭以此學根本枝葉之喻，謂先本而後末，甚慰。然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非謂未有根本而徒粧點枝葉也。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親民，非謂静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即親民。自宋以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爲枝葉，皆是一氣擴充。鄙見，《古本大學測》全具此意，今奉上一覽，幸少留意消詳，則可不勞煩説而自明矣。

答王宜學三條

「虚」之一字，先儒鮮有道及者。後之

學者無識見，便以爲佛老之學，怕向此中尋求。惟有張子「虛者仁之原」，何等識見！吾契語及此，非有所獨得，能然乎？幸甚！夫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也。如明鏡照物之來去，而本體之明自若也。謂靜爲天地本然之心，則動非天地之心乎？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而來諭中間所謂動靜無端，與夫動而未嘗動，靜而未嘗靜，即此説也。

性虛而實，此語甚是。然而虛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爲虛無，佛氏烏足以及此！來諭又以言動飲食爲精蘊，知此則是合内外之道，而虛實一矣。程子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則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至靜未嘗無物，既感未嘗有物。古本《大學》，僕亦數年理會，乃嘆《大學》之道不明，久矣。所謂八條目，正竊疑之。此兩條反復推本，皆原格物即實一事耳，非有所謂八也。如明德、親民，其下手只在止至善耳，非有三也。每令學者多岐亡羊，其疚在此。格物即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即格物也。來諭體認之説，正與此合。但專謂審幾，恐未盡。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僕向在山中，忽悟此一段，後檢程書見此，深得我心之同然，遂沛然自信，持之久而未敢以語人。因竊爲之説，近爲門下刻之。茲因高明及此，

奉上一覽。陽明所見，固非俗學所能及，但格物之説，以爲正念頭，既於後面正心之説爲贅，又況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爲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如孟子所辨三子不及孔子，亦正在此。若區區所謂格物之説，則兼知行，如上文知止至能得，即知行合一，乃其功夫也，《中庸》學問思辨篤行，皆是也。陽明先生亦嘗有辨，論多未同，但未可以强聒。吾惟信其同者，以俟他日之小異者自同耳。

答楊少默

承諭：閲訓規，立中正，以示學者。然而此理本中正，乃天之所爲也。稍偏内外，即涉支離，非天理矣。此與古本《大學》相同，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更無別事。《古本大學測》，曾仔細看否？自程子没後，此書不明，數百年矣。賴天之靈，一旦豁然有冥會，持以語人，而鮮信之者，豈非許真君賣丹丸子者命耶？可嘆可嘆！平日所望於吾少默，幸虚心消詳，當有得也。

近程侍御、王兵備深信格物之説，陽明近有兩書，終有未合，且與陳世傑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説爲是，而孟子「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説爲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爲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内外。静言思之，吾與陽明之説不合者，有其故矣。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内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爲言者也，故以吾之説爲外。陽明格物之説，謂正念頭，既與下文正心之言爲

重複，又自古聖賢學于古訓，學問思辨篤行之教，博文約禮之教，修德講學尊德性道問學之語，又何故耶？

承示與海涯諸君爲五日之會，輔仁之益，可量耶！恨不獲與聞其説而上下其論耳。均此致無窮之意。部中五月二日得旨起取，八月末勘合，到司促行，南嶽之行不遂，亦命也。公贊、庭寶四五人隨行，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少默能與美中、萬光一行乎否？餘不具。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仞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己而忽人。是己而忽人，則己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

蓋兄之格物之説，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即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即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説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虚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

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顔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説，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既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

若僕之鄙説，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即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一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

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

合内外言之也，天理無内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説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説乎？求即無内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唤之惺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甦，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憂矣。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

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以默矣。謹啓。

答聶文蔚侍御 五條

來諭云：「凡有志於學者，終必求歸於是。」夫學，求是而已矣。苟有求是之心，則亦何異之不同？然亦有自是而不然者，如楊、墨學仁義，則曰「吾，仁義也」；佛、老明心性，曰「吾，心性也」。夫仁義、心性，則聖人之學亦不外是矣，而乃大相反者。此既，以有毫釐千里之謬，學者所當精擇也。如藥之能活人殺人者，在病者所當精擇也。豈可以其同志於仁義心性，而遽以爲同哉？主張斯文者，其能恝然耶？

來諭二業合一之說，見得最的當。若夫排距之功，非所敢當，但不敢辭其責耳。若了得此關，則內聖外王，一了百了。蓋此心與事，須於此鍛鍊，乃能合一故也。

來諭「於隨處體認天理而會之以執事敬」之一言最親切。或疑隨處體認恐求之於外者，殊未見此意。蓋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所云「看來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儒者少得底」，此言最當，更不若云「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猶見親切。蓋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即與人不是二物，故少不得也。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蓋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

故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敬合始終內外」之説最妙，又云即《大學》格物之義，近時學者未嘗及此。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大學》古本以修身説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后知至。云敬而后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

來諭云：「不覩不聞，即是隱微字。戒謹恐懼，即所謂慎獨。」區區之見正如此。《中庸》慎獨一節，即申上節，所以下一個故字。聖賢之學，元無静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中庸》、《大學》、《艮卦》、《通書》，無不皆然。蓋動以養其静，静處不可着力，才着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静坐之説，又别開一個門面，故僕於先師石翁墓銘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今來諭云云，不易見得，欽羡欽羡！程子於尹彦明静坐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即非讀書寫字專心之云矣。惟「明道作字甚敬，即此是學」之言，乃區區今日二業合一之訣也。如何如何？

勿忘勿助，元只是説一個敬字。先儒未嘗發出，所以不墮於忘，則墮於助。忘助皆非心之本體也。此是聖賢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石翁又發出自然之説，至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亦不過自然如此。學者之學聖人，舍是何學乎？來諭説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

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來諭又以爲丹爐火候者，正如此。故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火候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爲聖人熟後事而姑爲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個路頭，則終枉了一生也。先儒多未說，坐此苦。

與聶文蔚侍御

臨行不得一會晤，極懸懸。蓋道義之情，自當爾耶。得劉中山，道盛意來春之約，爲慰。寥寥宇宙，知己幾何？安得不如是也！如執事之志，所謂如行赴家，如食求飽者，自有不容已之勢。鄙意欲執事詳擇其所趨之路、所食之味耳。譬之路有多岐，食有鳥喙，可不謹乎？中山叔姪皆朴實，真可與相期於道者。執事可共講究。或有貴鄉後進可與進者，共興斯文，是望是望！新編《二業合一》訓，乃當時關節處，誠有見乎不得已而言，乃所謂老婆心切，非所謂技癢欲爬也。執事能羽翼之乎？不具。

答歐陽崇一秋官

僕之不取佛者，非如世之群儒，區區以闢異端爲事，而懵不知者也。蓋三十歲時曾從事於此，亦見快意，久乃覺其無實，亦無實德實事，如談空畫餅耳。且心事既判，又云理障，其害道不爲小矣。所以惡之者，非惡佛也，惡其害道也。往往見陽明門弟，尊佛而卑聖，至謂孔子爲纏頭佛。佛乃是上聖人，亦嘗痛之，愧不盡心於知己者。今來諭所述陽明云云，則吾不憂

矣，而門弟之傳云者，何耶？吾輩乃時人之耳目，不可不慎也。僕當與執事共勉之。

陽明兩廣之命，必已知之乎？此固僕爲鄉人私喜，而爲天下公憾。蓋此公在朝廷，則可以福天下，豈止一方而已哉！

承諭求養病改官以了大事，又欲静養，此恐又判爲兩段也。蓋道、心、事合一者也。隨時隨事，何莫非心？心定則何動非静？隨處體認，則端倪隨現，何必静養？若見天理，則隨處灑落，即是全放下，更無他求。

答孟生津

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未發已發，非分動静。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静。蓋動静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物與不照，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静，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静、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輩多坐此弊，偏内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内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

答聞人寶應

嘉品專人遠貺，且得手諭「體認天理不能不與事俱往」，足見自省之功。此只可責志耳。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苟其志之不渝，則天理當自見，而事不能奪之矣。更望隨處收斂，即是體認工夫。所謂體認者，在心不在事也。何與事俱往之有？

答潘廷評二條。名高，山西人

「以身至之」一句最好。充塞宇宙，流行宇宙，皆是道體。如川上鳶魚之類，聖賢明白指出此體，欲人察見此體，存養而有之於己而已矣。未見此體，則所養何事？外家猶能言：「如將水火煑空鐺」。若察見此體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以至之，則所見終虛，外家猶能言：「譬如數他財。」吾子既見得如是，非實用功以有之於己，亦未爲真見，未爲見易，未爲聞道也。幸勉之，斯道之望也！

云「不着絲毫」，最是的當。孟子勿忘勿助，正是如此，如此即無欲矣。云直行打破，不若與全放下。全放下則破關入奥，絲毫不着無欲静虚動直，而聖可幾矣。

答王順渠司成

知去年一路到家，獲百順之福，知己之慶。遠承手諭之及，時即作答稿，具矣，久乏良便，遂爾因循至于今，怠慢之過，夫復何言！憶昔壬癸之歲，卜鄰於長安之西，相與甚懽，相信甚篤，自此遂成疎闊。近數年，幸兩相值，亦頗訏，不一相講究，相疑問。計吾執事從事於聖賢之學，且二十年矣。今來諭云云。夫夫子之文章於性與天道，一也。富貴貧賤取舍，與造次顛沛、終食之不違，一也。富貴貧賤取舍，事也；顛沛造次、終食不違，心也。必有是

心而後有是事，故夫子初言富貴貧賤一節，恐人只於事上制行便謂之道，而無其本，則行之未必泰然，故又言造次顛沛、終食不違一節，欲人於本上用功貫通，只是一理。若無此本，只於制行上便了，則必信必果者，夫子何以謂之小人？克伐怨欲不行者，陳文子、子文之忠清者，何以皆不許其仁？孟子何以有集義、義襲之分，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辨？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即道也。若爲即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尚，皆爲得道耶？孔子燔肉若至猶未行，可知也。夫既曰接淅不稅冕而行矣，不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歟？若只執着一邊，朱子所謂天理硬矣。天理是活的，所謂不以道、不處不去者以此，豈易言哉！孔子之仕止久速，顏子用行舍藏，有本者如是。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有本之謂也。若晨門荷蕢之流，東漢名節之士，其能見大心泰否乎？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其難者，正在乎仕止久速之時，時即道也。幸深思之，以會斯道之大全。是望是望！至於獻納編之論云云。乙未十一月十二日

啓閣下諸公引年致仕事

若水頓首相公門下：下執事若水惶恐惶恐，輒有陳請引年致仕，謹令家人湛僮賫進。若水不揣，前進頌文，已蒙聖明溫旨，獲免罪戾，皆賴吾君吾相之庇之賜矣，豈勝感激之私！夫有聖君賢相在上，治教休明之時，孰不願助下風，身際太平之盛？然而若水有此疏請者，非敢自廢自棄於明朝也。以禮則年至矣，以分則踰越

矣，以情則知止足矣。蓋在禮所宜休，在分所宜休，在情所宜休，非所得已也。若蒙再賴吾君吾相之明之仁，容其告休，以全進退之節，以樂太平之治，以終未盡之年，是又吾君吾相之賜之庇也，其感激又當何如哉！若水惶恐惶恐，不勝悚息待命之至！謹啓。乙未十二月初二日

上白沙先生啓略 拾遺

門生湛雨頓首百拜尊師白沙老先生函丈執事：自初拜門下，親領尊訓，至言勿忘勿助之旨，而發之以無在無不在之要。歸而求之，以是持循，久未有落着處。一旦忽然若有開悟，感程子之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李延平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愚謂天理二字，千聖千賢大頭腦處，堯舜以來至於孔孟，説中説極，説仁義禮智，千言萬語，都已該括在内。若能隨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參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已耳云云。丁巳冬十月一日門生湛雨百拜頓首頓首謹啓。雨乃先生避祖諱，舊權改名。

附録白沙先生復書略

得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讀之遂忘其病。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七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八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文三十篇

奠先師白沙先生文

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三月某朔，越八日壬戌，門生湛某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于先師石翁先生之靈：

嗚呼！先生獨得不傳之奧以傳後人，擴前聖之未發，起歷代之沉淪。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因聖學以明無欲之敬，舉鳶魚以示本虛之仁，卓有見乎神化初不離乎人倫。即一事一物之末，而悟無聲無臭之根；於勿忘勿助之間，而見參前倚衡之全。握無爲之機，而性成久大之業；啓自然之學，而德有日新之源。無疑所行，行所無事，沛乎如行雲流水，就之如和氣陽春。至其所謂不可傳者，終不可以言而陳。蓋必有潛諸心，有踐諸身，窺其奥而探其淵，夫然後信先生之所立不遠而倬，所學不雜而純也。嗚呼！孰謂不可言之妙、不可傳之蘊，今已不可得而復傳？而傳之者復幾何人？堂堂元氣，逝將與大化而長奔。一十二萬年雪月，四百三十峰晴雲，是猶庶幾乎先生之真，萬古長存。嗟哉！先生昔嘗執我之手：「惟我與爾，以慨斯文。」今也斯文喪天，予將疇親？吁悲無垠！嗚呼哀哉，尚饗！

白沙先生小祥祭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二月庚申朔，越十日乙丑，門人湛某因小祥之晨，謹以菲奠敢昭告于先師白沙先生之靈：

嗚呼！先生其觀化耶？其乘化耶？大化同流，化而不化耶？日月互移，遽而及期，其化者幾何時，而不化者無窮期。曷夢曷覺，曷寄曷歸，覺反其真，而歸曷悲？匪寄曷歸？匪夢曷覺？元氣周流，萬古浩浩，死而不亡，曷爲其傷？哲人之亡，如瞽倀倀，曷其不傷？曷其能忘？嗚呼尚饗！

祭故石城令陳宗湯文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九月壬申朔，越二十六日丁酉，友生翰林院編修湛某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友明府陳宗湯先生之靈曰：

嗚呼宗湯，自我交君，十載之前，同載江門，共聆至言。予有不及，附君着鞭。自我見君，十載之後，聯我使舟，感慨道舊。君有不可，狂言是咎。嗚呼宗湯，而至於是耶？而止於是耶？而使而先不祀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岳丈月湖袁先生文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八月壬寅朔，越十九日庚申，子壻翰林院編修湛若水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岳丈月湖袁先生、岳母尹氏安人之靈：

嗚呼噫嘻！我之於公，分雖舅甥，義則父子，秉兹素心，同期希古。公之孝友，

無間異母；公之忠信，不慚妄語。我居西雲，公亦來宇。雲山水石，我步公武。飯糗茹草，公樂我豫。甲乙之歲，我涉仕路；公念我懷，笑語寐寤。忽聞訃音，庸何能處？臨終顧念，寔鍾我抱！閱歲未期，良配亦故。平生如賓，死亦先後。言念仁人，宜昌其祚；先殞克家，二老隨仆；門户衰微，天乎何道！我恭皇命，過此增悼，敬奠一觴，以告衷素。嗚呼哀哉，尚饗！

祭告石翁先生墓文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九月壬申朔，越七日，門生翰林院編修湛若水謹以牲酒之奠，敢昭告于先師白沙先生之墓曰：

嗚呼！自夫梁折山頽，心學之微，久大之基，風月之懷，可望而不可追者，已而已而！立雪之初，至教寔多，聞我天歌，飲我天和。築場之後，我辱泥垢。世□是湍，孰予云咎。奉使南旋，泝江之源，永思靜言，有忝師門。仰瞻高風，玉臺其崇；附惕于衷，尚禆有終。嗚呼，尚饗！

告祖文

維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三月壬午朔，衆孫釗等謹因朔覲昭告于始祖主簿府君、高祖元帥府君、曾祖處士府君：

爰自宗子禎死，其元子腔放于外，不時奉祀，遂以禎弟權行祀事。茲祥逝而腔亦死，權無終行，禮當即正，宜以腔子大川爲宗子，永奉歲時。然以世次屢更，禮有隆殺，宜奉祧曾祖處士爲先祖，處夾室，祀立春。主簿府君實始分之祖，元帥府君實功德之祖，皆當世奉不遷。以聯族人，春

秋二享，惟靈尚鑒之！

祭白沙先生墓文丁丑服闋後

維正德十二年，歲次丁丑八月甲辰朔，越廿四日丁卯，門人翰林院編修湛若水謹以剛鬣柔毛庶羞醴齊之祭，敢昭告于尊師白沙陳先生之靈曰：

於乎！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食我者君，蓋三本之不可以一遺，況先生於俗學之支離，念人心之惟危，而扶我于顛隮，開我之沉迷，其功同夫生死而肉骨，夫豈但哺糟而啜醨也。築場之哀，未足以爲報，而無玷於師門者，終自以爲期。中涉仕途，服膺聖規，蓋謂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豈伊知其不可爲哉？子必將母，母亦逐子，感西日之將墜，天罰其愆。母病遂躓，抱恨終天，幾死顛沛。蓋不即死者，天將使之追悔，而遷善於有待也耶？慨昔修德之方與聞，而講學之功未究，以力未能，有疑而質，得門而叩也。内外合德，敬義雙造，悵未得於面受。一悟久迷，若或有知，將就有道而正諸。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已而已而！今兹終制，稍開小瀛之風月，將友西樵之鹿麋，築江門之釣臺于鐵水之涯，不忘平生，若臨在兹，非敢背聖訓以長往，蓋將於此卒吾業以俟時。先生之靈，庶鑒于斯。尚饗！

祭徐郎中曰仁文

維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十一月日，友人翰林院編修養病增城湛若水敬寓香幣，致祭于故友南京兵部郎中徐君曰仁之靈。其辭曰：

於乎曰仁，秉質清淑，得氣之元，宜壽

而促。二氣雜糅，清或不足，盜跖乃長，回也無祿。氣數則然，天乎何愆！時當嚴冬，蒲盧不延。伊古聖哲，壽數百年，氣有養之，力誰與焉。丙寅於京，我友陽明，君少侍側，如玉之英。陽明遠謫，君取科名，推陽明義，視我師兄。君繼外補，陽明入部，長安卜僯，君時亦造。遷屬南兵，陽明鴻臚叶，旦夕辨疑，將謂得所。陽明撫虔，君以滿還，又聞在告，謂學静專。僕言病狀，我憂則懸；天乎何意？竟奪斯賢。上有衰親，下有弱寡，伯道無嗣，三可傷者！以君之資，逢時雨化，有志未成，一可悼也。一悼三傷，實爲難忘，神已告夢，在湖之陽。允如此夢，何悼何傷？德亦如顔，三十二霜。陽明來訃，我哭小華，天乎天乎，天乎何嗟！君知性命，其嗟何耶？死而不亡，其有知耶？尚饗！

祭昌平伯劉諫議文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十一月己未朔，越二十六日甲申，翰林院編修湛若水、余本、刑部觀政進士鄭傑，大理寺觀政進士朱節等，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于唐贈諫議大夫劉先生之靈曰：

嗚呼！哲人知微，故言惟其時；志士不欺，故心苦而身危。嗟呼諫議，初以布衣，一旦立乎彤墀，吐氣揚眉；言觸于禍機，知時之不可爲，而猶冀其百一、千一、萬一乎，庶幾一木亦支，一繩亦維。誠貫乎金石，光並乎日月，而氣塞乎兩儀，故足爲百世之師。嗚呼，其悲乎，其悲乎！吾何以諫議之思哉？事有撫景而興懷，異世而相契者。此吾等所以仰瞻廟貌，俯欽忠義，三匝三嘆，而不能已也。忠魂如在，

其歆此意。尚享！

祭鋸工文

維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九月八日甘泉湛子遺諸生以酒食告于鋸工葉阿尾之魂曰：

惟皇授工，不已將迎。邅兮陰陽，往來遞推，遷兮歲月，餬口以爲饘兮。加災于木，誰之愆兮？一夕不息而化，誰使然兮？死于藤，孰與于樵？其天兮？憫予揜汝，群賢騈兮，魂無不之，從汝妻孥，返故園兮。汝其知之！

新會縣時祭白沙先生文 代新會縣作

維某年月日，知新會縣事某率諸生謹以少牢釋奠之儀，致祭于明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之靈曰：

孔子道喪，大原益分。倬彼濂溪，有泝其源。先生天挺，握會之元。再離而合，復其混淪。闡茲聖學，無欲之篇，力去支離，以開我人。於昭神靈，垂在兩間；茲惟闕里，風聲攸存。高高圭峰，厥祠孔殷；揚虔俎豆，示于萬年。尚享！

祭林南川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翰林院編修湛若水謹以清酒之奠，敢昭告于故友南川林先生之靈曰：

嗚呼！道喪千載，支離析分，我師石翁，再還渾淪。亦周無欲，本體自然。我始扣關，吁嗟以言。此學不講，寥寥卅年。我疑進問，子長東所，並稱高弟，語何不可，曰李詩癖，曰張高話，南川之去，無問

學者。繼得欖山論學一書，卓見道體，理一分殊。乃既定交，敬謁茶廬。❶神往義契，十年之餘。讀師答簡，劑量錙銖。分殊之説，無窮功夫。小子狂簡，作詩擴義，謂一與萬，如身之臂，合爲一體，二之不是。每思與公，上下其議，我居于樵，公已長逝，徒負幽冥，抱此至意。遠不臨吊，病莫執紼，敬奠一觴，告此衷一。尚饗！

奠楊仕德文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正月甲寅朔，越十一日甲子，翰林院編修湛以牲帛之奠，告于故國子君楊生仕德之靈：

嗚呼！道喪千載，學失其心。失之者豈惟逐物而遷，蓋有心心相持，束縛天君，如髡如鉗，則忘則助。二者支離而愈分，而不知本體之自然者，即事而在，不存而存，内外合一，而不容二三以人也。昔爾伯氏，遺來歸雲，一見之間，遂喜得君。君年孔富，其氣孔神，許以共學，以志於仁。爾時匆遽，未罄其餘，繼以季弟，再謁墓廬。我方銜恤，略示要樞；誓心卒業，無論薦書。君師陽明，謂予同道；仕鳴來樵，合一是計。踰年君來，昆季共究；君時是内，惡物之疚。君病憔悴，予曰心病；予憂予言，予言砭訂，君亦予然，匪則來正。孰病孰知，生也則幸。嗚呼！豈謂而終以是滅其性耶？夫學以復其性，而反以自病焉，其天耶？其人耶？夫後世風靡，知學者希；知學矣，而慮不得師；得師矣，慮傳習之猶非真；傳矣，慮用力之弗宜；宜力矣，慮其年之弗彌，無以畢志願之所期。若吾仕德者，可謂知學而得師矣，而

❶「茶」，黄本作「墓」。

年止於斯，賚志而歿，其傳耶、力耶、非耶？嗚呼悲乎，尚饗！

祭告白沙先生文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十月朔，越十日，門人湛若水謹以牲醴束帛之儀，敢告于先師白沙先生之靈曰：

水也不敏，幸承夫子之教以有聞。昔也逢時之屯，懼辱其身，以忝夫子之門，退畢業于西樵，以迪前聞，若將終身。水也不肖，際兹亨運，天啓聖明，秉資堯舜，搜羅遺逸，無有遠近。有司以召命及煙霞之墟，而責之以臣之分。水也不材，安敢偃蹇以自遯？夫雲龍風虎，聖作物覩，水也雖不敏、不肖、不材，安敢偃蹇肥遯，自暇自逸，以負明主？罔恒寧居，不日就道，敬以衷誠拜告于墓，惟夫子其鑒之佑之。尚饗！

奠故大宗伯楓山章先生文

維嘉靖改年，歲次壬午三月戊申朔，越初四日辛亥，門生翰林院編修湛若水謹以牲醴束帛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尊師大宗伯楓山章先生之靈曰：

夫子之生，天篤其性，不揉而直，柔順中正。人曰克温，温而亦厲，表裏如一，人己無異。誠意惻怛，動以感人，人爲之盡，罔有後言。人曰好人，世如公者，如彼美玉，疇貲其賈；如彼汪汪，不以撓澄。公之器量，本自天成。肆博於學，無所不窺；近繼金許，遠宗宣尼。粤自丱歲，大魁春官，詞垣抗疏，忠以畜君。自兹落職，解官大行。受知孝廟，司成是徵。公在司成，陳疏復古，衆或嗤迂，誰惜斯寶？水也無

知，昔遊太學，誤公異禮，夙命有恪。考文晬盎，謂予老友：豈兹一第，足爲子有？水忝詞垣，承嗣教音，神思夢晤，羹墻實欽。奉命予南，兩過蘭谿，命予連榻，議論發揮。身處江湖，心在王室，蒼生之憂，十慮八七。憂病還郡，蒙公寄聲，老不數見，北來浙行。卧樵八載，終焉長已。詎意聖明，承此召旨，國有大事，借重公言。道入江右，訃音以傳。萬一不泯，魯有靈光，天不慭遺，以師帝皇。慎終于始，終于三終，三達五福，可謂兼隆。千里奔哭，室是人非。猶有典刑，谿蘭猗猗。私心許與，莫揄季札，絮酒徵詞，哀誠以達。惟夫子其鑒之。尚饗！

奠何氏妹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十月丙戌朔，越九日甲午，兄南京國子監祭酒湛敬寓潔牲束帛醴齊，奠告于亡妹二娘何孺人之靈曰：

嗚呼哀乎，嗚呼傷乎，吾妹之不幸也！凡天地間之物之同類者之死，莫不相哀，而況兄弟娣妹之同氣者乎？又況同氣而同胞者乎？又況同胞之死，死而不幸者乎？夫血氣之同，在人之身，刺之必痛，痛出於心而不能已也。嗚呼！吾兄弟娣妹之同胞者四人：長吾姊，次吾，次汝，次三娘。較姊妹兄弟之中，吾二子而三女，又幸至貴顯；三娘幸三女而一子，吾姊與汝止二女，而不幸無子。無子，一不幸，可哀也。然姊幸幾七十，而汝年僅五十有六而死。死不及下壽，二不幸，可哀也。死而值汝所天遠役于北，使汝無喪主，不知承重者誰歟？三不幸，可哀也。又值我遠宦于京師，汝死不得視斂憑哭，

骨肉之在傍者誰歟？是又四不幸，可哀也。嗚呼！幸有二女，不知能盡夫衣衾之襲斂如意否耶？汝所天平生勉執夫義，與汝不至大相戾，必不忍汝暴露不知其歸也。果能以禮如期舉葬，使汝體魄早歸于土，不至久暴露也耶？嗚呼！汝死有四不幸，所幸在斂在葬，又不知何如也。嗚呼哀乎！嗚呼傷乎！尚饗！

奠趙澧州母太安人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二月甲寅朔，越二十日癸酉，南京國子監祭酒湛若水謹寓牲醴束帛之奠，敢昭告于故趙母李太安人之靈曰：

嗚呼！安人之賢，水也亦既聞之素矣。自夫獲交令子嗚也于江門，始聞栢舟之誓，既曰盡婦矣。繼聆合花之詩，則曰於是乎盡母矣。母以子賢，子以母顯，人道宜然也。子既迎養，母則不延，其人乎天也。令子治澧，賑荒救菑，將興禮崇教，守職可幾矣，而讒人撓焉。及讒人遄死，王氓訟誣，撫巡上言，公論方昭矣，而賢母捐焉，其天乎人也。嗚呼！吾母於安人十年之長也，亦先後十年而背往也。吾母旅喪於京師，方痛萬里遥魂而不知歸，今安人亦卒于澧蘭之涯，是以感予懷之悲。然而體魄既返，魂亦無所不之也。況所幸者，其以母來；其不以母來，則病孰視藥，而死孰斂哀？又震器先遊，寧免終天之恨哉！水託令子之交，又及登堂之義，於令子視猶弟也，則於安人視猶母也。敬陳茲奠，告予哀愫。尚饗！

奠楊仕鳴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六月壬子朔，越六日丁巳，南京國子監祭酒湛若水敬以牲醴之奠，告于近故鄉薦士楊君仕鳴之靈曰：

於乎仕鳴，而至於是邪？而止於是邪？孰主張是邪？今之學者，患無受道之器；有其器矣，患無必爲之志。有其器、有其志矣，所貴遵道而不貳；有器、有志而不貳矣，彼任重道遠者，必天假之遐齡，而遠乃可致。若夫不遵道而貳，致遠恐泥，不假之遐齡，彼蒼蒼者將何意邪？於乎！昔者子也與仲驤也，承命伯氏，千里而來，同負笈笥。及再見于荷塘之廬，聯舉秋試，慨然聖學之並詣，豈非後生可畏邪！士德北遊，子居于樵之屺，講合一之學于勿忘勿助之際。仕德乃來，予有砭劑。予顧謂子：爾轍勿異，是以有支離之說、易途之誡也。於乎！昔在夫子之門，稱好學者顏氏之子，終日如愚，獨以默識，故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默」。於乎！爾舊字少默，宜默不默，而乃以鳴易爾字邪。多言傷氣，氣以動志，往往以談以歌，徹夜不寐。不寐固勵志也，不能養其身以有爲，人將指學爲禍生之戒。夫然後知勿忘勿助者，絶無絲毫人力，乃爲學之至也。於乎！海内同志者無幾，得爾兄弟，又五六年相逐而逝。此夫子所以慟喪予之慨，豈天果無意於斯文也邪？豈天果無意於斯世也邪？於乎！子來觀光，死于師友，命也義也。魂無不之，返爾故里，哀哉尚饗！

太學祭門行井竈倉庫神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五日癸酉，南京國子監祭酒等官湛某等謹以潔牲粢盛醴齊之儀，敢昭告于司門、司行、司井、司竈、司倉、司庫之神曰：

惟兹太學，賢關是職，義路禮門，頤乃口實。乃闔乃闢，乃踐乃迹，乃儲乃積，乃飲乃食。神各攸司，交贊明德。清酒潔牲，以報歲績。惟神申相，其永不忒，俾我師徒，歸于皇極，無作神羞。尚饗！

奠沈隱君文

維嘉靖七年，歲次戊子七月庚午朔，越二十三日辛卯，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謹以潔牲束帛之儀，寓奠于故沈父隱君逸菴先生之靈：

嗚呼！斯道之不明，由聖學之不講，非直世教之衰有泥于上，乃亦人不愛成其子弟，罪歸於父母兄長也。父兄以舉業望其子弟，子弟以舉業而自障，惟利競競，惟名攘攘，人習其化，家習其尚，故子弟生則罔。生則罔，如虱處褌，如魚在網，又焉能見天地四方之高廣哉？予初教南雍，若子珠也，來應如響。軼天馬於行空，脱駑駘之塵鞅，將一日而千里，合二業以兼修，焉得不動予之嘆賞也。云胡自而有此子，非内之斷機和丸，則外之異聞而中養也，夫然後知君之與賢配内外交成其義方，可以法乎族黨，如焞母之尹，程父之珦，託其子而傳者，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我文奠君，用爲時奬。君如有知，可無遺悵。尚饗！

奠王陽明先生文

維嘉靖八年，歲在己丑三月某日朔，越某日甲子，友人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謹以牲醴束帛之奠，寓告于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左都御史陽明王先生之靈曰：

於乎，哀乎戚乎！而遽至於是乎？而止於是乎？前有南來，報兄病委；及傳二詩，題我敝止。予曰小恙，未足爲異。開歲以來，凶問疊至，予心驚怛，疑信未已。黄中紹興，訃來的矣。於乎戚乎！於乎哀乎！而止於是乎？而遽至於是乎？謂天之生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以爲無意也，何以厚賦兄之智若是？以爲有意也，則能篤生是，曷不永成是？嗟惟往昔，歲在丙寅，與兄邂逅，會意交神。同驅大道，期以終身；渾然一體，程稱「識仁」。我則是崇，兄亦謂然。既以言去，龍場之濱；我贈九章，致我殷勤。聚首長安，辛壬之春；兄復吏曹，於吾卜鄰。自公退食，坐膳相以；存養心神，剖析疑義。我云聖學，體認天理；天理問何，曰廓然爾。兄時心領，不曰非是；言聖枝葉，老聃、釋氏。予曰同枝，必一根柢；同根得枝，伊尹、夷、惠；佛於我孔，根株咸二。奉使安南，我行兄止；兄遷太僕，我南于北。一晤滁陽，斯理究極；兄言迦聃，道德高博，焉與聖異？子言莫錯。我謂高廣，在聖範圍，佛無我有，中庸精微；同體去根，大小公私，斁叙彝倫，一夏一夷。夜分就寢，晨興兄嘻；夜談子是，吾亦一疑。分手南北，我還京圻，遭母大故，扶柩南歸；迓吊金陵，我戚兄悲。及踰嶺南，兄撫贛師；我病墓廬，方子來同。謂兄有言，學竟是空；求同講異，責在今公。予曰豈敢不

盡愚衷，莫空匪實，天理流行。兄不謂然，校勘仙佛；天理二字，豈由此出？予謂學者，莫先擇術，孰生孰殺，須辨食物。我居西樵，格致辨析；兄不我答，遂爾成默。壬午暮春，予吊兄戚，云致良知，奚必故籍？如我之言，可行斷役。乙丙南雍，遺我書尺，謂我訓規，寔爲聖則。兄撫兩廣，我書三役；兄則杳然，不還一墨；及得病狀，我疑乃釋。遥聞風旨，開講穗石，但致良知，可造聖域；體認天理，乃謂義襲；勿忘勿助，言非學的。離合異同，撫懷今昔。切磋長已，幽明永隔。於乎！凌高厲空之勇，彊立力勝之雄，武定文戢之才，與大化者同寂矣。使吾悵悵而無侶，欲語而默默。俯仰大道，疇與共適？安得不動予數千里之嗟惻，而望方慟哭以哀以戚哉！既返其真，萬有皆息；死而不亡，豈謝人力。兄其有知，可以默識。尚饗！

奠陳母侯孺人文

嗚呼！世固有理之常而不可以盡信者，善惡災祥之謂也。是以君子恒吁欷而慨慷。是常者或不得其常，而天果或不可以信乎哉？若陳母侯孺人者，宜壽而康，獲福善之報於久長，乃子之禄將及，而不少待而遽亡。且將有憾乎蒼蒼焉。何哉？孺人梱中之善，不可得而盡知也，而懿範淑儀於施及厥子者，可知也。令子思誠，比以才貢于大庭，屢試上游，首賢良之稱。蓋充其實以達其名，君子曰：是可以副三途之選，獲不次之升，而殊遇于皇明。由是觀之，皆其親之教肅而成。禄養方及而不逮焉，是天之道誠若不可徵也。然而久而後定，則厥子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愈大而昌，流慶彌遠而無疆。夫然後君子

始信天之不可量，有其基而斯有肯堂者也。嗚呼！子以母賢，母以子榮，禄養雖不及，而善養之禎，則孺人之所以得諸天已多；而或嗇諸人者，不足以遺憾於冥冥也。夫無心者化也，不齊者數也，有限者天之分也，不可窮者子之情也。子惟盡其在我不可窮之情。若夫無心之化，不齊之數，有限之分，天也何懲焉！致奠陳詞，庸告慈靈。嗚呼，尚饗！甲午

奠河東運使王公濟溱文

維嘉靖十有二年，歲次癸巳六月壬申朔，越初十日辛巳，禮部左侍郎辱知湛若水謹以炷香束幣之奠，昭告于近故河東運使王君公濟之靈曰：

嗚呼！斯道久孤，孰翼孰傳？子與德徵，千里來聞。二子之資，一俊一遲。予乃有誥，佩之弦韋。因文知道，由舉入德，豁而通之，二業合一。予曰斯義，孔門一貫；兩賢卓然，始終不畔。豪傑之士，無文猶興；有如賢輩，豈待予行？繼奮賢科，學優而仕，爲循爲良，爲直指使。講求不倦，明論有編；表章斯文，賴以傳焉。帝擇賢守，理兹平陽；下問諭俗，吕子滅明。身不屈道，道不屈時，寧行之窒，毋世之隨。左調南康，求道益篤；仰瞻聖途，創開白鹿。乃磨穹崖，乃勒圖箴，《心性圖》、《四勿揔箴》也。以扶世教，以淑人心。一守不撓，百摧不折，欽遵聖制，膝不少屈。凡今之人，險反傾崎；河東陽轉，陰快其私。憤世嫉邪，叩閽自直；逮獄山西，天定事白。期刊客氣，講蔽開明；胡爲一疾，中道而傾？嗚呼！以子之志，可與遠詣，何與命違，卒至於是？以子之才，可以普施，時乎不合，竟止於斯！志而未成，才不究用，子

也何悲，吾道之慟！嗟子長往，存者德徵，離索幽明，有死有生。宇宙寥寥，幾問津者？側身獨立，起予誰也？心之憂矣，不啻如焚；既憂而喜，死後有人；此爲不死，死也猶生。一悲一喜，倍於常情。繫官于朝，不及視墓；束帛瓣香，寓告衷素。嗚呼哀哉，尚饗！

奠唐府紀善周道通文

維嘉靖十二年癸巳七月十三日甲寅，南京禮部尚書湛敬以束帛炷香牲醴之儀，寓奠于故唐府紀善周君道通之靈，而告之曰：

於乎道通！木之既隳，妄意一繩之可維。忘聖途之萬里，悵獨往而莫狐疑。幸諸君之予助，窮日暮而趨之；不自知其艱危，曠五載而不見。君獨倏爾其焉歸？於乎道通！予寧不悲？君始歌《鹿鳴》而教萬安也，惟陽明之學以爲歸依。及宰應城，慕上蔡之風以立化基，求善聞過，設筩桶以受隱詞，故下情旁達，事罔或遺。士丕變而民不欺，雖重聽其何傷？而竟不免於真盲聾者，惟牝牡黄驪之是非，付銓司以改爲。辛壬之歲，因兄道明，見予京師，矢言適道，有疾其驅。繼而教授邵武，迺端厥範，迺指迷途，而一時諸生，曉然如開聾聵，咸知聖域之趨。載遷藩紀，曳裾王門，好善樂道，魚水交歡。講必正言，行必正事，有不如是，非吾素志。徐曰歸哉，母齡暮矣；豈無兄弟，曷以代己？迺假使符，南望白雲；豈無水菽，可以怡親？予方司成考績，言還自北；東君趂陽，召我遊役。而君之兄弟，從予二洞，行歌是適。我貳南銓，新泉湧廬；君來飲泉，卒業于兹。維時多士，如雲來集，君領袖

之，問辨是釋，就予正焉。蓋以筆代口，以目代耳，其好學不以病廢，如是其急，此録之所由以輯也。至于會極有約，以燕以射，《唐録》有刊，以爲鄉士之勸激。而予兩序其首册，衍敬一之洪謨，揭程氏之奥域，固君終身之所從事而不惑也。而君之靈，尚有知識耶？尚能記憶耶？逮予召貳春卿，瞻斗極而晨趨，君與古菴，並棹相追；酌甘泉，憩行窩，話别于維揚之墟。當是之時，沈葛主之，子鳴、伯載、子禮、子朱，蓋一時嘉會之盛，不期而翕如也。豈意此爲永訣，生死幽明而頓殊乎？君之復任，予亦知之。蓋久矣賢王之虚位以相，傒移文以相稽，而君豈亦自病，水菽之莫資，復迴轍於河南之涯乎？胡三載之淹留，竟一疾以不支；而母氏亦告終于庭闈，有訃而君不復能知也。於乎，其悲乎！於乎，其悲乎！予官于朝，臨穴莫遂，而遠寄哀忱于束帛，攄肝肺之微辭，惟不亡其常存。君通於道者，庶幾其尚能鑒之！

奠安慶尹生唐文

於乎堯臣！人莫不有生，而子之生，寔維不辰。思以操耿耿之志，立鼎鼎之身，而于于而來見予于新泉也，寔因乎子京，庶斯道之有聞。以立乎己者立乎人，而解人之紛。彼昧夫痛癢者，反病子之爲仁以爲不仁。褫名與廩，維子之嗔；及其久而悟而復也，亦烏足以損益乎子之所得於天者之真哉！於乎！子尹之子，人莫不有死，而子之死，天胡爲乎其慘一至於此！彼盜跖日殺無忌，脯人之胔，而老死牖下，豈非所謂天之君子。若夫通都白晝，奪人益己，多竊爵禄，以豐其妻子者，方將康强無災，以延遐祉，亹亹而不已。

子乃千里從師，負笈躡履，長風大江，如蹈平地；舟楫顛危，達去如是；及乎舟隕身溺，立死不躓，使其終不泥滓；自非朝聞夕死可矣者，其曷能晝夜不貳如彼乎？ 然則子之死，雖不得其所，而亦得其所止。視世之遐齡無耻，如醉如寐，活如螻蟻，死如土塊，以無聞於世，玷污清議者，亦何足以儗比耶！ 子之靈爽，昭昭而不昧，安於天命也，夫亦何悔！ 於乎！ 子尹子堯臣，庶其鑒之，如在如在！ 於乎！ 甲午六月十二日

奠黎氏女文

維〇年〇月〇日，父在南京禮部尚書之公署，寓飲食牲羞之奠于故黎氏女三娘之靈，而告之曰：

吁嗟噉，三娘！ 爾何以遽至斯耶？ 初聞爾之凶音也，惕焉怛焉，而慟予懷之悲。 繼而曰：其是耶？ 其非耶？ 以爲非也，則廣人之來，胡爲往往而傳之？ 以爲是也，則爾之夫子，胡不以訃而見遺？ 及閱數月而訃音至矣，乃黎氏之子與吾家之書連訃。附於人者，來之遲遲也。使吾將信而將疑，隱傷於歲時也。吁嗟噉，三娘爾竟至於斯矣！ 爾之幼女弱兒，孰爲之提携矣？ 初聞爾竭力助夫子以建樓居也，恐爾勞傷而神疲；繼聞爾之被盜也，舉衣服首飾而盡之，恐爾失意傷神而莫之支。今爾方壯而乍病，一病而竟不可爲，豈因是傷損于中者，非藥石之可醫耶？ 抑亦大數之有期耶，而不可以人力移耶？ 吁嗟噉！ 昔在丙子，吾年五十，哭爾姊大娘于墓扉；及乎己丑孟冬，吾年六十有奇，又哭爾母于京師；今吾年近于古稀，癸巳秋季之朔，又哭爾兄于德州之涯；不數月，

又哭爾于兹。未老者、壯者、少者，母子姊妹，化去相隨，則吾之老而且衰，將何爲耶？欲歸而未能，遂歸將何須耶？不得歸以臨爾葬，南望涕洟，益以增予無窮之悽！其兹以哀悃酹告爾知，爾其歆之！

甲午十月十六日

奠告小宗子大川文

嘉靖十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甘泉翁在南京禮部尚書之署，以紵絲一束、香二束，寓奠于故從孫宗子大川之靈，而告之曰：

嗚呼！爾爲吾小宗宗子。夫爲宗子者，宗人宗之，以上享祖宗，下繫宗族，宗族之心歸焉。以格祖宗，其道匪輕。道匪輕，故不可不自重。自重，所以重祖宗，重宗族也。爾爲宗子，何不自重？以輕辱爾身，喪爾軀，絶爾嗣，以上辱祖宗，下辱族人。爾有知，盍自悔乎？吾平素所以教爾植爾，以禮義閑爾者，何謂？爾忘之乎？爾不忘之乎？爾知之乎？不知之乎？嗚呼大川，其歆享予哀！

祭黄門毛古菴先生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十一月戊午朔，十四日辛未，友生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謹以牲醴庶羞束幣之儀，寓奠于近故有道黄門毛古菴先生之靈。其詞曰：

於乎，吾喪吾友乎？吾友喪吾乎！自余之志於斯道也，倡天理之學於斯道衰微之餘，一時在朋友之列者，同聲相應，若和而隨之，若翼而飛之，若或合而離之。終始無違者，幾何人斯？迺吾於金臺，得陽明王子焉；吾於金陵，得古菴毛子焉。

而余昔與陽明究此天理於長安之邸，陽明曰如是如是；繼余與古菴究此天理於新泉之涘，古菴曰唯唯唯唯。古菴固陽明禮闈之門弟也，遺陽明之書，曰：「吾近得宗指焉，吾得於甘泉子之隨處體認天理焉，盡矣至矣。」陽明曰：良知哉，體認天理，吾猶惑乎其外務。古菴曰：天理外乎心乎？體認之者，心乎外乎？益自信而不貳。於乎！昔在南吏之貳，吾哭陽明子于新泉寢門之所；今在南禮，吾又哭吾古菴于官署寢門之東位。於乎！世之悖道而受福利者，往往而是。嗟嗟古菴，生蹈仁義，不踐一蟻，不及中壽而奄逝，天乎何意，而喪吾良友也！憶君在昔，留都再至，中和贈言，天路自跂。君其有知，其尚能記耶？吾歲在已，改貳北禮，君送于揚，群賢至止。及余南來，君之致書，往往言來，而不遂來。余曰何爲？今秋恭命，祭告于泗，致書告君，余乃竣事；取道于揚，以圖嘉會；卧病書院，旬日而俟。君既不來，而使亦不至。余意君之衰乎，其病憊也。乃觀華陽勾曲福地，來使倉皇，及我塗次，徒使余之引領而嘘噫。余既還京，兩以書來，謂行且相詣，而久不至。余竊疑其必有以乎，何其濡滯也。於乎，豈意詎至此耶！俾余悵悵於天下，而疇與余唱而和之者，誰耶？余振而翼之者，誰耶？是吾良友之喪，喪吾也！於乎，令子以訃告，余懷悲悼，撫歛末由，奠茲衷愫，於乎尚享！

誄故太僕少卿石泉姜君源甫文

甘泉子聞姜太僕卒于官，哀而誄之曰：

於乎已乎！石泉子姜子，其何以遽

至此乎？天道其有知矣乎？其無知矣乎？其無知也，則福善禍淫之説，其欺矣乎？其有知也，則以子之善，而何以不受多祉也？行希乎伯夷，屢空乎顔氏，不皎皎以爲潔，不泯泯以垢滓；畏權若懦夫，避利若浼己；擇口而啓，不妄苟訾；擇地而履，不踐一蟻；而乃遄奪其齒。或如盜跖以高年，如蝮蛇之多子。而若彼善人，乃使之無壽無嗣也。天其有意乎？其無意乎？於乎姜子！吾見其懿，未見其止。於乎姜子！ 甲午十月三十日

誄太學生潘君汝亨文

甘泉子乙未季春之廿三日，聞太學生子潘子子嘉汝亨之訃，而怛且驚，召諸生會哭于新泉精舍之東楹，乃寓奠于六安之靈，而誄之以文。其辭曰：

嗚呼汝亨！天能爾生，而不能爾成；畀爾以不息之貞，而不能錫爾以遐齡。亦獨何情哉！念昔歲在丙丁，爾來都城，分坐觀光，以友天下之群英，則見爾質之純誠。所謂「剛毅木訥之近仁」者，而一時之士，莫之與京。亦既聞之，逮事繼母，得其懽心，樂就之養，而舍其所生。方年三十而失配，守義而不再偶者，歷寒暑之十更。早廪六庠，亦既知名，弃如敝蓰，逃虚入冥。及乎高義動于鄉評，督學聞之，移文是徵。州郡强起，貢乎天廷。不遑歸寧，見予南京，一嘗游于璧水；即又弃去，浩乎長往而不爲之嬰。從予新泉，切磋惟精；立友約于精舍，懸東壁之光榮。居數月而歸省，念弱孩之咿嚶；家貲既竊于所親，邏吏得之以來呈，則曰「我無是也」而還之。爲親者諱而惡其聲。歸閲月之幾何，悼弱孩之已夭；罹二豎之爲殃，亦既篤而輿疾。往兀兀于青山之陽、無何有之鄉，悵默默而觀化，端瞑目而不僵。於乎

汝亨！天其有意而生耶？其無意而生耶？以爲無意而生也，則何以賦爾以剛方貞固之資、勇往直前之力、剛毅木訥之仁？以爲有意而生也，則又何以既嗇爾之禄，又奪爾之後昆，又靳爾之天年，使爾有志而未就，可共學立而未可與權？昔夫子慟喪予之嘆，未見其止於顔；天乎何意，使予欷歔氣於悒而莫宣？然而汝亨美質，所得于天者既完，抗志高節，篤行慎言，古有鄙寬薄敦、懦立頑廉，汝亨則有焉。夫繼母就養，昭孝賢也；十載不偶，答不二天也；弃廩謝監，尚志于物先也；竊物不有，讓隱賢也；輿病青山，厥志不遷也；病革而默，神静淵也；坐化不僵，正終歸全也。然則汝亨者，亦何負於天哉！亦何憾於天哉！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八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九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論　策十一篇

睟面盎背論

論曰：人有所不能不形於外者，其天機之所不能已也。夫天機之發，森不可遏。其凡可以遏之而又可以形之者，大抵皆人爲也，非天機也。惟天機之根於心，雖欲遏之，而不可藏也；雖欲形之，而不可顯也。不可顯，不可藏，則顯與藏皆天，而人不得而預焉。惟人無所不至，而天終不容僞，智巧可以欺乎？人而不可欺乎天，故色莊以爲德，足恭以爲禮。若可以欺世而盜名，由君子而觀之，其發於天機者，自別也。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當自仁義禮智之根於吾心者求之。夫水土之積也不厚，則其生物也不能蕃；其植根之不深，則其發於枝葉也不能茂。玉在石而輝，珠藏淵而媚，亦獨胡爲而然哉？夫物固有以爲之機者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君子有德者乎？蓋嘗觀詩人之言，而知周公之德矣。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赤舄亦何預於周公之德，而詩人以是稱之？蓋其誠於中，形於外，和順其心，發於面目，暢於四肢，蓋自有不可掩者，其天機之不能已乎！夫二五精英，得其秀者爲人，人而得其粹者爲性。故天有元而人則有仁，天有利而人則

有義，天有亨而人則有禮，天有貞而人則有智。仁義禮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也。得於天者，天之機也，非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則非天矣。此所以寂而能感、静而能動、内而能外、隱而能彰之樞機也。君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以存天之機，而不以人力參之也。本體自然，不犯手段，積以歲月，忽不自知其機之在我，則其睟於面，盎於背，皆機之發所不能已，而寂不能以不感，静不能以不動，内不能以不外，隱不能以不彰，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子思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者，皆此物也。故自夫人而觀之，冰雪以爲清，春風以爲和，良玉以爲潤，雨露以爲澤。人徒見若人之睟於面也，而不知其所以睟者，非若人爲之也。如深山大澤以爲豐，如坤德載物之爲厚，如日月之爲盈，如江河之爲溢，人徒知若人之盎於背也，而不知其所以盎者，非若人爲之也。非若人爲之，其天之機乎！世之人，莫知其機之在我，乃至謂堯舜非性生，仁義禮智爲僞爲，於是乎動以人而不以天，人者勝而天者泯，其根本日以蹙滅，其枝葉日以凋瘁，則雖亡而爲有，虚而爲盈，約而爲泰，周情孔貌，堯步舜趨，無亦作僞，心勞日拙耳。所謂人無所不至，而天不容僞，智巧可以欺乎人，而不可以欺乎天。而睟面盎背，其天機之不容已者，卒莫之爲也。是故「欽明文思」，堯之所以如日如雲也；「祗台德先」，禹之所以聲律身度也；「緝熙敬止」，文王之所以穆穆也；「温良恭儉讓」，孔子之所以申申而夭夭也；「公孫碩膚」，周公之所以「赤舄几几」也。如使天或可以欺，而人或可以僞，則步趨或可以爲堯，重瞳或可以爲舜，貌似或可以爲孔子，折節謙恭或可以爲周公，而天機或幾

乎息矣。於乎！世之玉表而石中、鳳鳴而鷙翰者，多矣。固有大人君子者，吾將契其心而失其形，超乎牝牡驪黄之中，而獨得於背面皆忘之外。

湯霔曰：此論乃元明湛先生在太學時作也。章德懋先生爲國子祭酒，出題試諸生，謂連日閲卷，無可意者。後得先生此論，大驚異，稱爲老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 會試卷

論曰：古之聖賢，示人以所無形之理，亦難乎其爲名矣。必舉天下之至無而放諸天下之至有，然後其名始著。古之聖賢之善於立言也，夫無非真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也；有非外有也，以其既形而謂之有也。名以有形而立也，亦以無形而亡也。然則示人以所無形之理，其爲名也，實難矣。必原天下之有，然後名始著，所謂古之善立言者邪？喜怒哀樂未發之理，蘊諸其心也，未萌諸其念慮也，未暴白於其四肢與其事爲也，人不可得而知也，神不可得而窺也，寂然不動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後其理始著。然則未發者，其所謂無形者邪？天下之故者，其所謂有形者邪？即其無形之中，而舉天下之有者與有有者，舉天下萬事之精粗者與其精精而粗粗者，舉天下萬物之巨細者與其巨巨而細細者，其理皆不外是乎發端焉。君子於此，然後知人之爲至貴，心之爲至靈矣；學之爲至約，道之爲至博矣。至無也，而至有矣；至虚也，而至實矣；至静也，而至動矣；至近也，而至神矣。

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愚嘗嘆子思子之善於立言也；雖然，亦嘗嘆其憂之深

而言之切也。何以言之？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民之初生也，與草木榛榛然，與鹿豕狉狉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焉，則亦宜若無待於有言矣，不可得而知也。及堯之時，黎民猶有待於於變，民始有不中者矣。堯於是乎有「允執厥中」之名。及舜之時，始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矣，舜於是乎有精一執中之名。湯之時，有建中之名，以有夏之人不適逸也。武王之時，有建極之名，極亦中也，以有商之人力行無度也。群聖人者作，其言中言極，皆未嘗即天下之有而推本之也，蓋其概之也。周公而下，其説長。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之後，七十子者離喪而莫存，微言將絶，異端將起，而大義將乖。子思子者，獨後時而孤立於天下，逆知天下後世將有爲虚無之説者矣，將有爲寂滅之説者矣，將有爲權謀術數記誦詞章之説者矣。爲虚無寂滅者，高天下之中於無者也；爲權謀術數記誦詞章者，卑天下之中於有者也。故其言中也，必放諸天下之有，使知吾之所謂中，非淪於無也；其言天下之故也，必本諸無形之中，使知吾之所謂理，非滯於有也。夫理，一而已矣。自其太虚無形者謂之天，自其賦予萬物者謂之命，自其合虚與氣者謂之心，自其具於心者謂之性，自其性之未發而不偏者謂之中。中非有形也，以中而名其不偏也，以其不可名而名之也。故其未發於喜，喜之理具於中而無所偏於喜也，而凡天下之喜之理，由是出焉；其未發於怒，怒之理具於中而無所偏於怒也，而凡天下之怒之理，由是出焉；未發於哀樂，哀樂之理具於中而無所偏於哀樂也，而凡天下之哀樂之理，由是出焉。夫喜之理出焉，則凡陽以舒之，賞以勸之，以至天地之雨潤、庶

草之蕃廡之理，皆舉之矣；怒之理出焉，則凡陰以慘之，罰以懲之，以至天下之雷行、六極之威用之理，皆舉之矣；哀樂之理出焉，則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至天地之否泰、萬物之榮枯之理，皆舉之矣。於是乎有三綱五常之理出焉，三綱五常之中，吾心未發之中爲之本也；於是乎有禮樂刑政之理出焉，禮樂刑政之中，吾心未發之中爲之本也。於是乎有萬物之精粗與其精精而粗粗者之理出焉，於是乎有萬物之巨細與其巨巨而細細者之理出焉；精粗巨細之中，吾心未發之中爲之本也。孰謂天下之至有而不本之於天下之至無？天下之至動而不本之於天下之至静？天下之至實而不本之於天下之至虛？天下之至神而不本之於天下之至近哉？知此，則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可以不必索之子思之書，而自得於吾心寂然之際，而程子所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者作何氣象」，可默識之矣。

斯理也，在易所謂太極，在孔門所謂一，在周子所謂無極、所謂誠，在程子所謂「廓然大公」，在張子所謂「虛者仁之原」，皆此物也。君子體之如是也，故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愚嘗得其説矣，曰：不忘之謂戒，不怠之謂謹，不肆之謂恐懼，而過於矜持者之鑿之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其存之之法也，未嘗敢以人力參之而鑿其智也。彼釋、老之虛無寂滅，其高過乎中而無實，淪天下於無者也。管、商、漢儒之權謀術數記誦詞章，其卑不及乎中而無用，滞天下於有者也。然後知子思之善於立言，憂之深而慮之遠也。

責志論 乙丑翰林作

知内外輕重之勢，始可與言志矣。輕重，勢也；内外，輕重之機也。勢無兩重，亦無兩輕；物無兩大，亦無兩勝。無兩重也，其必有輕者矣；無兩輕也，其必有重者矣；無兩大也，其必有小者矣；無兩勝也，其必有負者矣。故君子於外之重，因以見内之輕；於物之大，因以見我之小；於氣習之勝，因以見吾志之不兢。此程子發責志之説於學者，極有警也。志也者，其内也；氣也習也者，其外也。知内外之勢，則知輕重之勢；知輕重之勢，則知大小之勢；知大小之勢，則知勝負之勢，而志自不容於不篤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而人爲大人之所大，以其有是性也，具是心也。有是心也，不能無是氣也，不能無是形也；有是形也，不能無外物者觸之。人之心不能無所之。有所之，不能不動於氣。氣有邪有正，不能不累於形。形之累，不能不觸於物。物之觸，其漸也不能無成心。此志之所由生，而氣與習之所不能無也。然志與氣習二者，常相爲輕重、大小、勝負之勢。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氣者，體之充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有志，則氣不足言矣，習不足言矣。其動於氣，誘於習，均之無志者矣，而況於勝而奪之者乎？木之枯也，根壞之；絲之染也，體柔之。夫人，必自弱而後物勝之，必自放而後物奪之也。古之志士，常令内恒重而外恒輕，我恒大而物恒小，理恒勝而欲自消，故氣莫能動而習莫能干。故曰：「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小者不能奪，則物亦不能交而引之矣。惟聖人者，出乎其

類，拔乎其萃。夫出乎其類，則氣全中正；拔乎其萃，則習自我成，賢者覺其偏而化之，知其陋而變焉。甚矣！氣習之移人，賢者不能自免，顧立志何如耳。

或曰：耳之動於聲，目之動於色，氣使然也，非志之罪也。齊人之多詐，楚人之多悍，習使然也，非志之罪也。是大不然。夫天地之生人，與是心也，所以御是形也，非以御於形也；君子所以變其習也，非以變於習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之志，可以動天地而通神明，而況其奪乎？而況於氣習乎？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帥吾志而往，可立至也。今日欲之粤，明日欲之燕，其誰能我禦？今夫心之能役其形，甚淺近易知也；形之有手足口鼻，又淺近易知也。欲手持則持，欲足行則行，而氣不能使吾心之不欲也。齊人之子，欲楚語則楚；楚人之子，欲齊語則齊。而習不能使吾心之不欲也。故觀於此，可以通志之説矣。如使心不能御其形，志不能帥其氣，而受變於習焉，乃諉曰氣習使然，非我志之罪也，則夫手刃殺人者曰：是氣使然，非我志之罪也。習而爲盜者曰：是習使然，非我志之罪也。其可乎？然而知人之不可殺而不暴其氣，知盜之不可爲而不誘其習者，何也？凡以其志之有定也。古之人有顔子者，大賢人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是有志也，能不勝於氣者也。則曰：顔何？人也；予何？人也。顔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亦無志人矣。必責之，責之不至於顔，不止也。古之人有舜、禹，大聖人也。舜之於瞽瞍，禹之於鯀，不奪於習者也。是有志者也，則曰：舜、禹何？人也；予何？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亦爲無志人矣。必責之，責之又從而責

之，不至於舜禹，不止可也。故爲人不如顔子，孝不如舜，勤儉不如禹，猶未免動於氣，誘於習，不可以言志也。故内重而外自輕矣，我大而物自小矣，理勝而欲自退聽矣。是以希賢亦賢矣，希聖亦聖矣，爲王亦王矣，爲帝亦帝矣。是皆有志者爲之也。故知内外輕重之勢，其知所以責其志乎！天地間固有至重至大而可自勝者，君子之於志當何志？先正有言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一志立而氣習亡，道我在而聖可幾矣。

學顔子之所學論 乙丑八月闈試

嘗謂學不可無的也，亦不可有的也。學之的，至於顔子而止矣；顔子之學，至於情性而止矣。性情統諸心，放其心則蕩其情，鑿其性。情益蕩而性益鑿，則道去我益遠。故存其心，正其性情，顔氏之子可謂善學，而乃學之的也。然而，吾心之體無窮，顔子之上，豈無所至耶？故曰猶不可以有的。有的，則至其的而止耳。故善學顔子者，當求諸吾心無窮之體而已。程子之論顔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不曰至乎夫子也。」又曰：「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周子曰：「顔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然則不遷怒，不貳過者，其情已乎；不違仁者，其性已乎；不遷不貳不違者，其心已乎。」故善求顔子之學者，求諸性情焉可也。善理性情者，求諸吾心焉可也。吾心之體無窮，而顔子之學有據，以有據之迹而求無窮之理，何患不入聖域也！且夫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秀者爲人。人之爲道也，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

怒、哀、懼、愛、惡、欲；其所以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故《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之欲也。」人之心也，易於動而難於静，故情易蕩而性易鑿。性非鑿也，以情之蕩而鑿也。故顔子以爲情之蕩不蕩、性之鑿不鑿，在動静，而動静繫乎吾之心。昔嘗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皆恍忽動静之時也。情之動也，莫遽於怒，莫甚於過，故在物不在己。而怒則不遷，不遠復，而過則不貳，顔子之學所以約其情者，必如是而後至也。性之藴，莫大於仁，故非禮勿視、聽、言、動，而仁則不違。顔子之所以養其性者，必如是而後至也。吾之情，非有異於顔子之情也。吾能於其怒時遽忘怒，而觀夫理之是非焉；於其過時改過不吝，而絶夫過之根株；則謂怒於物，不與以己；過於心，不發於事，是亦顔而已矣。吾之性，非有異於顔子之性也。吾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則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亦顔而已矣。故古之善學聖人者，莫過於顔子。顔子之情如是，而我之情不如是，是亦蕩而已矣。顔子之性如是，而我之性不如是，是亦鑿而已矣。蕩其情，鑿其性，是亦禽獸而已矣。此學者不可不以顔爲之的也。然而，欲從末由之時，過此莫知之際，又豈有所止的耶？故夫子之稱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吾所謂不可有的之説也。莊、列之徒語顔子者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絶塵，而顔子瞠乎其後。」是以步趨影響之間求顔子之學，豈以顔子之學爲有所滯於其的也耶？雖然，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有顔子之學，斯有伊尹之志；有伊尹之志，斯有顔子之學。故耻其君不爲堯舜，而不忍一夫

之不獲，未必不原於一德，而無伐善施勞之志，乃發見於爲邦之問。夫道，一而已矣。故周子於《通書》並言之，而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爲令名」。雖然，學者豈可以令名自止耶？

武舉策問 癸未

問：將不可不知兵，君不可不擇將。肆惟我國家，累聖相承，式克至于今日。休時修武舉，以慎擇將也。先之馬矢，以考騎兵也；次之步矢，以考步兵也。二者皆以考技也。終之以策論，以考謀也。其法至精備，無所容議。然而法可以觀人，而非可以盡人也。然則應是選者，能馬步之射，能策論之文，可以副上求才之實耶？即有如能射命中，應弦而倒者，能讀父書談兵莫難者，其爲技謀於將材何如耶？先儒論兵，謂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兵法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其所謂一者，何耶？又曰：「將有五材：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其與遠大及一之説，同耶否耶？何所歸約耶？我太宗文皇帝諭武臣，有「曰見識，曰志氣，曰愛士，曰勤謹，曰報恩」之五言者，於古五材之説，其有默契耶？他如荀卿六術、五權、三至之説，荀悦決勝三術之説，晁錯兵有三急之説，蘇氏攻有三道之説，可得聞耶？豈亦五材之妙用耶？神而明之，其道何耶？其亦可較習而得、論議而有者耶？今欲反本而學之，其功何施耶？夫可考者跡，而不可知者心。諸子試爲我各言其所藴。

部試策問

問：學莫先於辨術。辨孰爲大？儒、釋爲大。儒、釋之辨，先正言之詳矣，皆得其要乎？今之學者，猶有同道同原之説，果若是同乎？胡子康侯謂釋與儒，句句合，事事是，然而不同。語其子曰：「於此看得破，許爾具一隻眼。」其所謂合與是者，其所謂不同者，何居？《中庸》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儒釋於所謂合内外之道者，同歟？諸生皆從事於儒者，必有定見，可著于篇，以觀平日所以擇術者。

武舉程文二問

策第一問

嘗聞之：上將不用法，其次得於法，其次泥法。惟上智爲能以正出奇。出奇者，出自我也。其次則不能不取於法。其終也自我得之，自我行之，而法乃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法合我，非我合法也。必我合法而不知變，兵斯爲下矣。古之人有爲之者，趙括是也。昔人有之他國者，譜弈秋之局以歸，號於其國曰：「吾國手也，得秋之術。孰有當我者？」衆皆駭之。有一人焉與之弈，則其局易置，非復舊譜之部位也，其運用應變，非有秋之精神也，遂不一措其手，爲國人所笑。然則今之泥於法者，何以異於是？觀此則明問所謂别有其道者，可得而討之矣。

夫兵，奇正而已矣。天道常運而寒暑之變不居，地道常静而險易之變不同者，奇正也。孫子得之，以上追《司馬》《韜》《略》之高軌，而陋起、靖、尉繚而之下風也。故其言曰：「奇正之變，相生無端，以

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分合無常。」又曰：「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此其大都故衛公正山奇雷之辨，實肇於此。而唐太宗以爲兵書莫出於孫子也。故曰：古者教正而不教奇。蓋正可以言傳，而奇必在乎自得也。自得者，得乎法而不知其法之在我。我有行焉，法且與我合，而我合法乎哉？譬之寐者，人爲覺之，彼自知覺矣；聾者，人爲開之，自知天地四方矣。故兵法者，能開我之聰明，聰明在我，則出奇無窮，而法乃先得我心之同然。古之人有行之者，趙奢、白起、孫臏、穰苴、韓信、李牧、岑彭、耿弇、周亞夫、慕容恪是也。是故奢救閼與，止壁邯鄲，卷甲趨利，何則？能而示之不能也。起敗趙兵，陰代齕將，乃戒密出奇，何則？用而示之不用也。信擊魏豹，陳舟臨晉，密渡夏陽；彭擊秦豐，聲攻山都，潛破阿頭。所謂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者，用此道也。《法》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故牧備匈奴，是以有佯北致虜，大敗單于之舉。《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故臏是以有救趙走魏，令魏自救之謀。亞夫知吴壁東南，乃令備西北，弇擊張藍，約攻西安，而先破臨淄。故《法》有「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守」。若乃穰苴養士奮戰，燕晉解兵，所謂「屈人之兵而非戰」者。恪反耕固壘，段龕仗順，所謂「拔人之城而非攻」者。此皆有合於孫子之法，抑亦吾所謂中將也。若夫杜牧以武子用仁義，使機權，過矣。合觀《孫子》之書，與《司馬》《韜》《略》之指，何如？則戴溪所謂「有餘於機權，不足於仁義」，而李靖所謂「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吴起以下皆莫能」者，其優劣同異，有不足深較也。蓋彼均之用奇，而離於正也。其所謂奇正，

非吾所謂奇正也；其所謂仁義，非吾所謂仁義也。彼所謂仁義，謂上與民同意同生死者之云也。吾之所謂仁義者，根於心，動於幾，合内外之云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所謂以正出奇也，夫何有於奇？《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謂之正。」正有不獲，意則權。李靖曰：「黄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夫物固有所先者，可以知本矣。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未聞有所用法。昔者黄帝戰於涿鹿之野，禹征有苗，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太公戰於牧野，前徒倒戈，未聞有所傳受兵法也。孔子所慎齊戰，疾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軍旅未學，而能隳三都。夾谷之會，卻萊兵，折齊侯，而還汶陽之田。是固無所用法者也。若夫乃所願，則學黄帝、禹、湯、武王、太公、孔子之神武不殺，此其上也；而輔之以《司馬》《韜》《略》之文，乃其次也。愚也既以自效而奉以周旋，敢以是爲今日安不忘危之獻。謹對。

策第二問

古之善將兵者，如心之於其身乎！人之身，豈有刺之而不痛、擊之而不應者乎？刺之而知痛也，擊之而知應也，人之心也。心之於其身也，無不知愛之膚也；無不知愛之膚也，則亦無不知衛之體也；無不知衛之體也，則亦無不知衛之之術也。故知愛衛其身者，可與語兵矣。執事以選將之法與爲將之本策下士，愚也於是乎有以窺知其要，誠博約合一之學矣。是故騎步之演習也，兵法之討論也，其諸求衛愛其身之術之類也與！遠大及一之道也，五材之奥也，其諸衛人之心之類也與！然而，心其用兵之本矣。請分合演

繹而推其本。

有苗之征，原於精一；升陑之師，咸有一德；牧野之戰，同心同德。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以其仁也義也。故曰：「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是故德其本也，法其用也；德其文也，法其武也。此文武合一之道也。故兵志曰：「總文武者，軍之將。」恭遇聖明，修行武舉，試之以馬步之射，以考其技；試之以策論之文，以考其謀。是誠致士之網羅筌蹄，甚盛典也！然而，弓矢，蓋一人敵耳，況有能射命中，應弦而倒，如李陵之絶技而僨軍者？論策，或空文耳，況有能讀父書，談兵莫難，如趙括之辨博而見坑者？亦何取於良將之材乎？蓋嘗討論之矣。荀卿所謂六術，則號令之嚴威也，賞罰之必信也，處舍之周固也，徙舉之安重也，觀變之潛深也，戰之明也；其所謂五權，則無欲將也，無怠勝也，無威內輕外也，無見利忘害也，慮事熟而用財泰也；其所謂三至，則不處不完也，不擊不勝也，不欺百姓也。荀悅所謂三術，一曰形其大體，得失之數也；二曰勢其臨時，進退之宜也；三曰情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晁錯所謂用兵三急，則得地形也，卒服習也，器用利也。蘇氏所謂攻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諸皆所謂技與謀，乃將兵之用，雖所當講，而非將兵之本，所當先務之急者也。故曰技與衆同，非國工也；知與衆同，非國師也。是故伯者賤技而貴謀，王者賤謀而貴德。得其德，則謀與技在其中，莫非仁義之妙用矣。太公告武王曰：「將有五材，勇、智、仁、信、忠。」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五者將兵之本，不可缺一。合其五而一之，故曰用兵之道，莫過乎一。

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存乎機，顯之存乎勢。禹之精一，湯之一德，武之同德，而張子之所謂遠者大者，皆此物也。

洪惟我太宗文皇帝諭武臣，曰有識見者，其即所謂智也；曰有志氣者，其即所謂勇也；曰愛人者，其即所謂仁也；曰勤謹不怠者，其即所謂信也；曰勤勞報恩者，其即所謂忠也。有以默契五材之道於千載傳心之秘矣。然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是固不可以較習而得論議而能者。乃若四子，將兵之用，神而明之，存乎敬義。是故內外體用，不可以偏廢也。玆欲立吾誠敬以往，博之以韜略經書之文，以開其聰明，約之以丹書敬義之訓，以養其精神，猶人心之御百體，如愚前之云者，則文武兼該，應變如神，而動無不中，乃可不負皇上求材之盛意矣。紫陽朱子曰：「本强則精神折衝。」不然，則古固有不學兵法而動必取勝，不疾而速，如迅雷飄雹不及掩耳閉目者，又何道也？

用兵之法教戒爲先論

論曰：民可素教，而不可教使之爲戰。法驅教使之爲戰，是利於戰而法驅之，故人不敢不戰。爲將而使人不敢不戰，亦危矣。若夫主於愛民而素教之，是其義欲使之知方。人而知方，則知親愛之道。於其所親愛者而敵見加焉，故人自樂與之戰而莫禦。爲將而使人樂戰而莫禦，斯無敵矣。此義利、王霸之辨。而吴子用兵教戒之説，吾不能無議也。

難者曰：「且吴子兵法之先於教戒亦已明矣，而子乃疵之曰霸，無乃已過乎？」曰：夫吴子者，且不得爲霸也，强焉爾矣，詐焉爾矣。昔者管子之以其君霸也，作內

政，士鄉十五，皆戰士也，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教之是也，其所以教之者非也。蓋彼猶爲戰也，第假此焉爾矣。此所以爲霸也，而況於不出此者乎？今夫爲吴子之言者，以爲兵取勝而已矣。誠使如起之法，一人教十焉，十人教百焉，百人教千焉，千人教萬焉，萬人教三軍焉。是三軍之士，萬統於千也，千統於百也，百統於十也，十統於一人也。一人也者，將之謂也。夫三軍之士統於將，將士相聯而莫之解也。其教之也鼓而進之，金而退之，圓而方之，方而圓之，坐而起之，起而坐之，行而止之，止而行之，左而右之，右而左之，前而後之，後而前之，分而合之，合而分之，結而解之，解而結之，人習其變，士盡其能，而不可已也。故能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根而幹，幹而枝，而不可拔也。縮伸分合，如身之於臂，臂之於指，而不可亂也。其分定也。此韓信之兵，得之所以多多益善也。何霸强之疵？且聖人者，蓋亦有之矣。孔子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其亦何以異於是。」曰：是不然。以不教民戰，是教之在先也，非教以戰也。教民而後可即戎也，非教以即戎也。此義利之所以辨也。孟軻氏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此孔子教民之意也。

曰：「然則武王不愆于六步七步而止齊，四伐五伐六伐而止齊，《甘誓》亦曰：『不攻于左右，不恭命汝，則孥戮。』非教戒乎？」曰：武王教之於素矣。至是臨事而懼，乃申嚴之也。且爲吴子之説者，皆以爲其法足恃矣。然而恃强者，凡遇强於我者，則廢矣；恃詐者，凡遇詐於我者，則廢

矣。是故權詐之兵，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夫惟仁義之兵，斯無敵於天下矣。然則仁義之兵不教戒矣乎？曰：教戒於素，所以爲仁義也。昔者黄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周官》之制，内而鄉、遂、都、鄙，外而方伯、連帥，丘井立而兵農一。天子歲三田以供賓祭，所以教孝弟也。因而節之，以教人也。親執路鼓以臨之，教之坐作進退之節，而寓禮讓疾徐之儀。上下有等，然而衆知尊君親上之義矣；老少有倫，然而衆知孝親敬長之義矣；閭井有親，然而衆知睦鄰恤衆之義矣；不用命有刑，然而衆知生死榮辱之義矣。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彼其教戒之者有素定也。夫上以孝弟忠信教其下，而下不以孝弟忠信自爲者，非人也；以孝弟忠信自爲，一旦有事而不相死者，非人也。故其民也，居則爲比閭族黨之人，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其卿大夫也，居則爲六卿之長，出則爲六師之帥。此仁義之兵，所以不勞而無敵於天下也。諸葛武侯亦云：「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蓋有以識此矣。今以素教之民，與夫教戰之民，其心之所樂而强從者，爲何如哉？彼倒戈離心之旅，與同德無敵之師，其所樂所强，固亦有間矣。此又義利安危之辨也。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論 吏部考滿

觀聖人所以普天下之化，蓋亦可以知一本矣。道，一本也，而惑者二之。二故離，離故雜。雜者，亂之所由生也。一故合，合故純。純者，治之所由生也。故曰純，王之道也。道包乎治，治不外乎道。恭敬者，所以致道而成天下之治也。以予

觀於《中庸》，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本之於不覩不聞，而用至於三千，三百；自三千三百，而歸之於無聲無臭，至易簡也。夫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則篤恭之謂也；三千、三百，則平治之謂也。道中庸者，至此焉盡矣。是故爲此言者，其有憂乎！憂語用者之離夫體也，憂語本者之離夫用，而本非其本於天者也。本於天者，性也。故本諸性而道具焉，本諸體而用全焉，本諸中而和生焉。修道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故一本也，惟一也，故能貫天下之幾。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幾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可與知篤恭平治之道，體用顯微一原而無間矣。

難者曰：「然則斯道也，與老氏之無爲自定、無欲清净者，奚以異？」曰：君子之道，本諸性。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也。今夫山木，自根而幹而枝，一氣之貫也，截木之枝而取其根，曰木，可乎？老氏之清净無爲是也。其諸異乎中庸之道也。是故所謂恭者，非釋、老之離人絶物、死灰槁木以爲恭也。離人絶物、死灰槁木以爲恭者，截木之枝而取其根之類也。所謂恭者，自心而意、而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篤之也。篤之也者，緝熙敬止之謂也。敬立，而動静混矣；動静混，而體用一矣；體用一，而道行乎其中矣；道行乎其中，而天下化成矣。天下化成，可大之業也；篤恭，可久之德也。是故敬也者，兼包萬事而無外，曲成萬物而無遺。德普而化，業成而無方，德其本也，業其用也，其致一也。夫治無内外，道無動静，敬亦無内外，無動静。無内外，無動静，所以立敬、體道而成

治也。無動静，是以至大生焉；無内外，是以至廣成焉。普至大者，其敬乎；成至廣者，其治乎。至大者德，至廣者業。盛德大業，其致一也。是故聖人知崇而禮卑。崇法天，卑法地。天包乎地，知兼乎禮。普萬物而生之者，其天乎；承萬化而終之者，其地乎。知天之普物，斯知篤恭矣；知地之承化，斯知平治矣。而謂天地曰二，可乎？是故可與語至一矣。故君子者，敬之於未喜以及於其所喜，喜得其正，則賞善之政行於天下，而天下勸矣；敬之於未怒，以及於其所怒，怒得其正，則罰惡之政行於天下，而天下懲矣；敬之於未哀，以及於其所哀，哀得其正，則不忍之政行於天下，而天下不失所矣；敬之於未樂，以及於其所樂，樂得其正，則禮樂之政行于天下，而天下太和矣。知勸則民日遷善，知懲則民且有耻，不失所則無窮民，俗太和則無怨咨。夫遷善有耻而無窮怨，則於變時雍，熙皥之治臻矣。故大賞與天地同春，大罰與天地同秋，大惠與天地同德，大樂與天地同和。聖人所以享無爲之治者，用此道也。

夫於變時雍，熙皥之治與天地同流，匪難致也，在喜怒哀樂情性之間也。喜怒哀樂之正，匪在乎他也，一念篤恭之致也，故曰一。此聖人所以無爲而治也。若曰吾篤恭於此而天下自平，語體而遺用，語内而遺外，乃釋、老離人絶物、清净化民之説，非聖人之所謂無爲也，故曰二。盖嘗考諸《中庸》矣，曰戒懼慎獨也，曰大本達道也，曰時中也，曰好問好察執中也，曰擇善服膺也，曰造端察天地也，曰忠恕也，曰素位而行也，曰達道達德，知之成功而一也，曰好學力行知耻也，曰明善誠身也，曰學問思辨篤行也，曰自成自道也，曰至誠

不息也，純亦不已也，曰尊德性道問學也，曰溥博淵泉也，立大本也，曰不愧屋漏，不動不言而敬信也，是皆篤恭之類也，然而天下平由之矣。曰修道致中和而位育也，曰文、武、周公之孝而制禮也，曰爲天下國家之九經也，❶曰悠遠博厚而高明也，曰禮儀威儀也，曰議禮、制度、考文也，曰民敬信悅而尊親也，曰經綸大經也，皆平天下之類也，然而篤恭本之矣。本末體用，一以貫之，此《中庸》之所以爲至乎！癸未

孔門傳授心法論 都察院考滿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心出於天，天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有內外，非心也。非心也者，不足以合天也。是故或失則內焉，或失則外焉，或失則過焉，或失則不及焉。內與外離而不全，有存焉者，寡矣。過與不及背馳而愈遠，則禽獸夷狄之禍至矣。惟聖人之心同天，故能中天地、普萬物、包宇宙而極其至。賢者希之，衆人離之，不有所過，則有所不及焉；不有所甚過，則有所甚不及焉。過生於偏內，不及生於偏外；甚過生於過甚，不及生於不及甚。不及而外，則墨氏之兼愛也；甚過而內，則楊氏之爲我也。爲我無君，兼愛無父，無父無君，禽獸也。夫楊氏學義，墨氏學仁，而至於禽獸者，豈其本心然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心法不可不講也。夫無內外者，心之本體，與物一也。內則離物，離物則高，高則虛，虛則寂滅窈冥之說興。後之釋、老，則楊氏之流也。外則滯物，滯物則卑，卑則暗，暗則功利刑

❶「之」，黄本作「有」，當是。

名之説興。後之管、商，則墨氏之流也。

夫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與人俱生者也；性也者，與心俱生者也。人生則心生，心生則性生。故性之爲義，從心生者也。夫心至静，而應至動而神，至寂而虚，至感而通，至遠而不可禦，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中外，非二也。人者，天之生理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性者，心之生理也；道者，性之生理也。天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性不能不生道。故道與天地同用，性與天地同體，心與天地同神，人與天地同塞。心也者，其天人之主，而性道之門也。故心不可以不存也。一存而四者立矣。故能爲天地立心。心法者，存其心之法也。夫心，自我有之，自我存之，師不能以授之於弟子，弟子不能以受之於其師，孰傳而孰傳之？故傳者，非傳心也，傳心之法也。夫《中庸》，何爲者也？程子曰：「孔門心法也。」其始也，須臾不離道，至約矣；不覩不聞，戒懼至矣；隱微慎獨，純其精矣；大本達道，中和一矣。其卒也，闇然日章，不外慕矣；淡簡以温，近自微矣；内省無惡，潛伏昭矣；不動不言，敬信恒矣；不顯篤恭，懷明德矣；無聲無臭，天道彰矣。若是乎主於内而離物者矣，豈其心之本體也乎？然而求之不見其過也。其中也，夫婦能知，人倫備矣；天地鳶魚，上下察矣；體物不遺，鬼神盛矣；五達九經，天下政矣；盡人盡物，化育參矣；博厚高明，覆載成矣；三千三百，萬物育矣；制禮作樂，文同度矣；天時水土，不害悖矣；經綸化育，浩其天矣。若是乎主於外而滯物者矣，豈其心之本體也乎？然而求之不見其不及也。

子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賢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曰：此中庸之指乎！無過不及，其中庸之心法乎！心包乎事物之外，事物行乎心之中，内外合矣。此其法也，故無内無外，無過無不及，無助無忘，則一矣。曰：心自有而自存之，何有於法？曰：夫公輸子不授人以規矩，則方圓不傳；師曠不授人以六律，則五音不傳。夫六律，五音之法也；規矩，方圓之法也。昔者孔子論仁論敬，禁意必固我，非語内而遺外也；論政論治，論事君親，論天地鬼神，禮樂事物，非語外而遺内也。及謂「師也過，商也不及，過猶不及」，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後内外之合一而心法見矣。噫，此《中庸》之本指乎！斯理也，子思得諸孔子，孔子得諸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得諸成湯，成湯得諸禹，禹受諸舜，舜受諸堯曰「允執厥中」，❶舜亦曰「允執厥中」。中，其心之法也。其授禹曰：「惟精惟一。」精，其無過不及也；一，其至也。無過不及，所以歸於一至也，是又執中之法也。其在成湯，亦曰「執中」，文、武、周公，亦曰「建極」。極，亦中也。子思傳之孟軻，軻亦曰：「楊子取爲我，墨子取兼愛，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者之心，其通於法乎！夫八聖二賢，相授一法，其在兹乎！其在兹乎！

《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合内外之道也。大哉中庸，斯其至矣！

癸未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十九終

❶「曰」上，依文意似當有「堯」字。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碑　志　表十二篇

贈吏部主事方公安人黄氏墓表

甘泉子曰：夫風不積則不能負水，土不積則不蕃，脂不厚則不光，和氣不積則不生祥。弛之而或張，抑之而或揚。蟲之屈以伸也，龍之蟄以神也。而况於貴富顯庸者乎？而况於爲盛德大業者乎？蓋仲尼之生也以弗父何、正考父，周之興也以古公亶父，王旦之顯也以晉公祐，其所由來者，尚矣。余觀贈文選主事方先生允盛世系，其有感乎！厥考亭秋公大積之，厥嗣司封君大發之，而先生中蓄焉。自乃祖光禄大夫宗元、武節大夫道隆，極盛而微，歷雷、益、曰華、勢、宏，紹世隱德。以逮亭秋處士，博記群籍，篤行好古，稱賢於鄉。積極不發，全委于先生。而先生愷悌和氣，恬静寡欲，廉取而厚藏，濟物以曲成，僅以鄉薦得乙榜，卒教于全，易學是興。乃生三十八年，將舒而屈，宜長而折。其配黄安人克助厥教，以成諸孤。禄養弗究，壽不足年。此非所謂中蓄者乎？先生三子：某，爲省從事；茂科，爲庠秀士，未及於用；而遺腹獻科，文學夙成，魁鄉榜，舉進士爲翰林吉士，歷祠祭文選主事，推恩顯揚，克大厥世。今爲司封員外，未艾而日升也。夫積而不蓄則不能發，不蓄

而發則不能大。天道之虧盈，地道之翕闢，陰陽之消息，固有然者矣，豈偶然之故哉？是用表之，以告來裔。

贈承德郎劉公配安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贈承德郎劉公卒之十有一年，而嫡室黄氏安人卒于京師之官邸，距貳室王安人之卒十有九年矣。其子駕部主事文焕謀以黄安人之喪歸，而合葬于蘭家左之原。介其友黄門馬君敬臣，以狀求銘於甘泉子。乃誦公之世系曰：

公諱傑，字世英。祖曰聚，世爲山西懷仁人。考曰忠應，戍大同，中護衛，調定州衛，遂爲定州人。有子四：一曰芳，二曰順，三曰俊，四則公。公生于正統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終于弘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黄安人，鄉閩人俊之女，生于正統六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正德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王安人，元顯官浩後之女，生于天順三年，卒于弘治六年八月二十日，生子一人，駕部主事文焕也。孫男曰堪，女曰蘭、曰桂，又曰與。安人之贈，以文焕貴也。正德辛未，上〇宫徽號之恩也。黄嫡而王生也。甘泉子曰：可以考世矣。

乃又誦公之懿行曰：公生，不從兒弄也，語必不妄也。喪其父、母、三兄，必竭力也。撫其兄之遺孤，以有成也。甘泉子曰：可以昭孝慈矣。乃又誦公之貧也，力作成家，而菲於自奉也。語人曰：「各一爾業，食爾力，無暴殄爾天物。富人之子暴若物以敗厥家者，往往可戒也。」甘泉子曰：可以昭勤儉矣。乃又誦公之不遺故舊子弟也，必問曰「汝何營而足」？曰不足，必濟之，必且教之治生。有稱貸者，必不問其息有不能償者，必燬其券。又曰：客

有醉遺囊金者，公藏而待之，遺囊者至，盡還之。請中分焉，公不可。又曰：嘗歲凶，人凍餒死者相藉，公出金瘗之。是則可以銘乎？甘泉子曰：可以昭厚德矣。乃又誦公之嚴以治家也，家人有飲酒者，不敢見公面。里中人有酒失者，不敢過公之門。人有過，公面折之，公亦罔有後言。故富而人不嫉，直而人不怨，與之游而人不斁。是則可以銘乎？甘泉子曰：可以昭德化矣。乃又誦公之教駕部也，幼即令學書習禮焉，無少假之；長即擇師教之，嚴督每至夜分，公亦至夜分焉，無少假之。曰：「懲我之失學，欲爾之成，博爾學，明爾理，莫我之若。」又曰：「吾欲爾之成，獨富貴乎哉？爾之弗成，獨不富貴乎哉？」甘泉子曰：可以昭教矣，教義方矣。乃又誦公之疾大漸也，出其公資，命某姪掌理之，某嘗曰若干，及公出焉，則又若干，溢其數焉，無少私其子。私其子者以勤學，曰：「汝《孟子》書成誦否？」言訖而絕。湛子曰：可以昭公矣，正終矣。

乃又誦黃安人之歸公也，佐公以起家，公實賴之。其事舅姑以至孝，舅姑實賴之。甘泉子曰：可以昭婦道矣。乃又誦安人之出入有度也，弗事飾也，甘泉子曰：可以昭女德矣。又曰：駕部，貳室王安人出也，黃安人撫之如己生焉。王安人卒，黃安人哭之，幾絕焉，而撫駕部益篤焉。甘泉子曰：可以觀逮下矣，又以見王之良矣。王之弗良，則黃不哭，哭不哀，雖哭不哀，則王之良未至，未至若此也。又曰：公既沒，黃安人嘗誨文煥曰：「勤爾業，卒爾父志，吾有以報爾父於地下。」乃泣。文煥亦感泣，益自奮勵，故舉鄉薦，舉進士，以有今日，黃安人成之也。是則可以銘乎？甘泉子曰：可以觀母道矣，且以

成婦矣，是皆可以銘諸！銘曰：

恢恢著姓，其源孔邈。劉子言中，乃顯其國。斷斷承德，如玉出璞；孝謹傳家，施及閭郭；有聞其風，亦足敦薄。觀厥貽謀，孰曰未學？婉婉安人，女中先覺；誨成厥嗣，弗慚顧託。耿耿小星，光于幃幕；孕毓賢秀，榮及冥漠。永歸同藏，亦大其域。維石不朽，我銘有確。

明湯母吴氏墓表

惟湯母出吴氏，考林，隱白沙，識歸克寬。子栗，字令尹，胤垂統懿。生天順歲丁巳六月夏廿有二，❶暨正德之乙亥，維孟春正七逝，七十九，幾上壽。雲、霱、霓，子。二姤。禮期，葬僊井右鵝綱山，申庚兆。甘泉子表之曰：

嗚呼湯母，有四倫焉：其事舅姑也敬，其供祭祀也謹，其教子也嚴，上以訓子，下以訓父，父子之倫備矣。其處娣姒也睦，上以訓弟，下以訓兄，兄弟之倫備矣。其奉夫子也順，可以訓婦，婦道備矣。其取法于女師也恭，可以訓師，可以訓友，友朋之倫備矣。四者備矣，斯之謂成人。

曰：有徵乎？曰：狀有之：令尹翁嚴，率婦内相，孀事姑趙，弗命弗坐，定省歡心，舍子來依，斯不亦敬親矣乎？潔其牲醴，以助祀事，斯不亦謹先矣乎？教必孝謹，擇師精遣，斯不亦嚴子矣乎？娣姒和温，恤厥有無，斯不亦睦矣乎？無違夫子，倡隨義聽，斯不亦順矣乎？白沙之母貞節林氏，爰有觀感，終身是師，用成衆懿，斯不亦恭矣乎？曰敬曰謹，曰嚴曰睦，曰順曰恭，君子有此六德者，稱曰丈夫

❶「天順」，當係「正統」之誤，天順無丁巳，正統丁巳生至正德己亥虚歲適七十九。

矣，獨女子也哉？是故表之爲世規。

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

惟明宣德戊申歲十月廿一日，白沙陳夫子誕于新會。惟育成于妣旌節林氏。惟生于考琮樂芸之既卒。樂芸生于渭川，渭川生于東原，東原生于判鄉，惟乃高祖。

惟夫子有生乃異。始讀《孟子》，志于天民。二十年舉于鄉，二十有七年罷于禮闈。從學于吴聘君，聞伊洛之緒。既博記于群籍，三載，罔攸自得。既又習静于春陽臺，十載，罔協于一。乃喟然嘆曰：「惟道，何間於動静？勿助勿忘，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内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故語東白張子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於至近，則何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虚而已矣。虚，其本也。致虚，所以立本也。」語南川林生曰：「夫斯理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兹已往，更有分殊。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甘泉湛生因天壺梁生以見，語之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虚受道，然而虚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惟勿忘勿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不在，心其無忘助矣。」問體認天理，曰：「惟兹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生，敏也，子何不之講？曰：「弗問弗講。且順其高談，然而禪矣。」甘泉生曰：夫至無，無欲

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宇宙，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一也。中正也，自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充塞，流行於無窮，有握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

惟歲丁亥，遊于太學，祭酒邢公爲之彰譽，一峰羅子、定山莊子爲之左次，遼陽賀子爲之從學。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爲之薦其才。夫子疏於朝曰：

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

欽授翰林院檢討，不辭。自爾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不答。夫不辭，以嘗繫仕籍也，恭君命也；不行，達可行志也；不答，著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靜而不失其正焉耳矣。

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二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葬之于圭峰。越二十有一年，惟正德辛巳，胤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知縣梁生景行、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庠生鄧生、德昌湯生需、太學生趙善鳴、處士梁生景孚、黃生昊，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二人，景暘也先折。惟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吉，至以累子。」若水等乃以鄧生、湯生具以十一月十二日改葬皂帽峰下。聞于憲長汪公鋐，以聞于巡按謝公珊，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爲助之白金。總鎮韓公慶聞而先助

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典史賀恩、義官鄧南鳳、士人馬國馨董葬事。乃襄事，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然，昭至學也。

昔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夫自然則誠矣。是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人哀之。其誠之所爲乎！銘曰：

混沌既鑿，源遠益分，分乃支離，體用弗原。孔孟而後，若更一門；門各爲户，競出異言。渾渾濂溪，有沿其源，一爲聖學，示我大全。學絶道喪，千載棼棼；天篤夫子，握會之元。泝程而周，再復渾淪。何名渾淪？溥博淵泉；直指本體，挽瀉而淳。孰惑寓言？孰惑其禪？惟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捄世，可謂元勳；念功考德，永護兹墳。毋毁支木，以傷其根。嘉靖元年正月

明封承德郎户部主事黄君良器配太安人蕭氏合葬墓表

鐵橋黄子與甘泉子友視之，少則嶷嶷然夙成矣，壯則哀哀然蓄停矣，居吏曹則肅肅然，守湖州則抗抗然，鹽運于建斬斬然，參藩于廣右則燁燁然；及右轄于雲南，則囂囂然若不有。甘泉子喟然嘆曰：「夫物之蓄也其土厚，流之長也其源深。黄子其有先乎！」黄子曰：「不肖衷也之有今也，暨弟裴也之獲舉也，先考妣之庇也。惟我顯考璉，封户部主事公，有乾道焉。惟我顯妣蕭氏太安人，有坤道焉。」甘泉子曰：「乾稱父，坤稱母。盡父母之道，則盡男女之道；盡男女之道，則盡乾坤之道。是故乾爲明敏，爲義，爲孝敬，爲推友，爲

節介，其於人也爲居貞。惟乃顯考，其若是乎？坤爲專静，爲從順，爲和睦，爲慈，爲恭，爲禮遜，其於人也爲貞淑。惟乃顯妣，其若是乎？或應之曰：於昭良器，經史是淹，肆口燦如，非明敏乎？讓廪詹氏，水菽是畀，非義乎？居親之喪，哀毁柴立，非孝敬乎？先世之貲，散于諸季，俾殖于先，非予豐、非推友乎？總督韓公辟爲館賓，諭以省解，退居峻却，非節介乎？自忤權貴免，隱城西，聚徒講誦，絶意仕進。林公用養，是以有河汾之譽；孝宗敕制，是以有抗節之稱。斯不亦居貞矣乎？是故擬之於乾也。於穆夫人，夙成至性，言不踰梱，非專静乎？舅姑得其歡心，夫子爲之倡隨，非從順乎？施於娣姒，罔有間言，非和睦乎？恤兹妾御，咸獲其所，非慈乎？中饋賓祭，罔不潔豐，非恭乎？宗黨婚姻，有禮有度，非遜乎？具兹六善，女德是正，共姜之思，大家之儔，斯不亦貞淑矣乎？是故擬之於坤矣。」黄子因拜曰：「先考妣未有以表墓，惟吾子是懇！」甘泉子曰：「夫陽主舒，陰主翕。舒主健，翕主順。克健克順，乾坤之象也；克成二子，成男成女之象也；積善流慶，克成厥家，委祉無窮，萬物之象也；媲美並德，聯玉丘阿，乾坤合德之象也。然則黄子其有先乎！」是故表之于石。

明故雪竹李先生墓表

太史甘泉子表曰：

嗚呼！惟兹雪竹李先生之墓。若吾友伯温瑜者，其庶幾孔子所謂剛毅木訥近仁者乎！是以剛故不屈於物，毅故不挫其志，木故不鑿其智，訥故不放於言。惟雪竹公早謝庠廪，從遊白沙，不卑卑於貴

利，不役役於外誘，斯不亦不屈物矣乎？惟雪竹公學老而篤，處貧而堅。惟篤也，故八十二而不忘規；惟堅也，故一廛若自足。斯不亦不剉志矣乎？惟雪竹公抱朴自愚，故下問不恥；溟涬自居，故巧僞不作。斯不亦不鑿智矣乎？惟雪竹公處大辯則守之以默，在衆譁則俛焉以寂，斯不亦不放言矣乎？是故表其近剛，可以規夫時之脂韋煦濡者矣；表其近毅，可以規夫時之懦柔委靡者矣；表其近木，可以規夫時之用智機巧者矣；表其近訥，可以規夫時之諛佞辯給者矣；表其近仁，可以規夫時之巧令鮮仁者矣。是故變而化之存乎學，化而裁之存乎道，神而明之存乎德，考世系者存乎譜，稽行實者存乎述，觀配嗣者存乎狀，紀窆葬者存乎誌，揭其大者存乎表。雪竹公爲壽〇，❶官〇。❷嘉靖二年仲春，次子静荆府工副來謁。

追封彭城伯漢中壘校尉劉子政先生墓表

惟兹漢中壘校尉追封彭城伯劉子政向之墓。侍御馬子宗孔請表之。甘泉子曰：

久矣，吾之不託於言也！雖然，以子學聖人之道，兹以風于鄉之人，吾惡得而勿表諸！昔者孔門之教，同於求仁，而七十子之徒，各成諸質。是故一貫之學離而四科分，四科分而聖人之道熄。故德行之流爲道德，爲節介，爲悻直；言語之流爲游説，爲縱横，爲詞章；政事之流爲刑名，爲功利；文學之流爲訓詁，爲記誦。是故後世之學，成於所長，而蔽于所偏矣。

余讀《劉子政傳》，或疵其爲僞黄金以

❶「〇」，依例補。
❷「〇」，依例補。

迎主好，溺于休咎，詭謀上變，蹐而幾進，爲德行之疚。頗異焉。然而究極六藝，洞窺陰陽星曆之紀，其博洽有如此者，豈所謂文學之流與？《新序》、《説苑》、《洪範五行》，封事數十，觸物連類，沛若懸河，其文詞有如此者，豈所謂言語之流與？元帝之初，自以末屬，力排許、史、恭、顯之奸，屢折而不悔，與望之、堪、猷同心輔政，别邪正忠讒之分，明用舍治亂之原。成帝之際，危言禍福，極陳法戒，斥王氏威福之盛，圖宗國社稷之安，其濟屯傾否之志，殆亦庶乎可與從政事矣。惟兹三者，是亦不足表之以爲勸乎？蓋子政裔出於楚元王交，元王之學出於浮丘伯，浮丘伯出於荀卿，荀卿出於孔氏門人馯臂子弓，其源流之分，可知也已。孔子稱「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後之君子，有子政之長而去其蔽，以變化於大道，如百川支流之會同于海，淵淵其淵矣！吾是故表之，以詔于後世。

明故廣東按察司僉事潘君宗節墓誌銘

甘泉子曰：偉哉，團山潘子之爲人也！正德乙亥，予自翰林卹南歸，聞團山子僉臬事，政行卓卓，官不滿歲，拜疏拂衣而去，士人猶傳其風流不絶。予以不及見爲憾。後十年，予司成南雍，開觀光館以延來學者，而團山之子嘉首來問聖賢之學，遂得其門以入，予因得屬望焉。豈非神交之感應邪！

團山名鏜，字宗節。祖御史岳，廬之六安人。成童，侍父布政稹入京冠帶養疾。及弱冠而娶，甫四十日，堅請侍父以往防蜀道之險。三歲而後反，舉丙辰進

士。尹滿城，以父憂去，哀毀如柴。事繼母許如生母王，疾必親，珍必獻，肇祀立春忌祭惟謹。吁嗟，其孝乎！再尹于滑，猶其在滿也。去滿，束裝不及一車。被徵而去滑，或私贐金二百，峻辭却之，民立石以識焉。吁嗟，其廉乎！治滿，去厲政，愷悌子育，民視之如父母，化巨猾而不殺。其初涖滑，斷滯獄，理逋賦，解棼剔蠹，疏導如川，民争輸租，化奸爲良。册胥呈弊，遂以釐正。吁嗟，其惠乎！拜爲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論四事，審大勢，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劾閹宦高鳳蔭姪侍從之非，而斥其罪。勞軍遼陽，公而有威，邊將斂手。上備邊五策，酌戍守，憫戍卒，處備用，戒未然，革科斂。及以許夫人老，乞改南道就養。逆瑾作威矯制，削籍下詔，黨惡誣罪，罰粟鬻産，供命唯恐或後，罔有怨悔。吁嗟，其忠乎！詔復冠帶，起授僉事，涖于廣臬，持法平恕，人以不冤。楊丞見黜，心服感泣。黄尹遺金，自咎不德，弗暴尹罪以自章，黄爲慙謝。吁嗟，其厚乎！廣傜爲患，諸司首鼠，君奮兵直前，夜擣其穴，不遺一矢。吁嗟，其勇乎！韋氏兄弟争財不决，開喻義利，自相引伏。吁嗟，其信乎！年踰五十，上疏請老，銓司慰留，再章而去，不待報命。吁嗟，其恬退乎！談聖賢之道，如啖飴蜜，學有源委，不事枝葉，以古人之學惟在此心，今外心爲學，故汗漫無歸。吁嗟，其知要矣乎！其篤乃志，以燕翼子也乎！事詳顧東橋廉憲璘狀文，在《團山集》。卒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年五十有六。葬于望江之原。提學御史蕭君鳴鳳因諸生之請，升其神于鄉賢祠。配單氏，封孺人。繼黄氏。男二：曰子嘉、子壽。女四人。銘曰：

惟祖子孫，三世御史，岳不遷官，積至

轄使，而大顯于團山子。蓋君子有至顯，而官爵不與焉，寔爲道學起家之始。生不及六十，秩不過五品，而九德咸詣，備具人道之紀，以貽厥嗣。

明故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臧君墓誌銘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應璧以其友德安推官韋希尹、庠生蔣雷卿狀來請銘焉。甘泉子曰：

於乎，吾忍銘吾賢徵哉！於乎，吾忍不銘吾賢徵哉！於乎，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死，冉伯牛則以疾死，閔子騫不死則亦孤而不禄，何耶？豈所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盗跖横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死，豈所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

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人，得其門者幾人。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事韋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滐。滐與應奎以静禮跪門，同死于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丞；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死，亦病且去，二年瀕死，乃不死。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恝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死牖下，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意耶？於乎，若臧、張二子者，其偶自死耶，其天死之耶？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吾賢徵，其忍銘之哉！

若賢徵者，其果可以死之也？韋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丁丑舉

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尋以庶祖母喪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此，可以死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偕出焉，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君所程也。母氏病痰，憂形于色，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旁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粟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死之乎？」韋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爲騂然。其惠宗族，雖患難孤嫠弗遺焉，其賢固未可死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爲車駕留都，憤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私載，則爲裁抑遣卒，譁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義氣克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嘆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于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説，而惓惓於雷卿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於乎，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爲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不可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

賢徵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爲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大父瓛。父維，副千户，贈如其官。母黄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絶，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

壁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藎。女二人。銘曰：

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卅五年以身殞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亡者存。戊子十月三十日

明處士王公墓表

公諱全禄，字伯永，浙台之黄巖人。唐季，大理少卿曰從德，自錢塘避亂來家焉，是爲公之始祖。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生元至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卒明宣德六年九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三。葬于方山壕頭之原。其配范氏，内行修飭，足以媲美云。後若干年，其曾孫南京刑部右侍郎爌請甘泉子爲文表其墓。甘泉子曰：

表者，表其幽而著諸其顯者也。故非幽不表。今公隱德而弗仕，其幽也夫；然而有懿行焉著于鄉，以裕于後昆，其顯也夫。水也嘗交於南渠子，而講其世矣。公之懿有六德焉：曰孝，曰仁，曰廉，曰忍，曰嚴，曰誠。吾聞之：公之幼也，有所戲蟋蟀于匣，倭寇至，從衆走，且百步矣，忽趍還開匣，縱蟋蟀乃去，曰：「雖微命也，若棄去，必殘其生。」若是者，非仁乎？公之父善飲也，負不可得，則竭力營致以娱之。爲里役，送囚至郡，既上道矣，還，傾囊出道費奉其大人，以爲杯勺資，曰：「毋令別久，曠甘旨也。」若是者，非孝乎？或以非禮見侵，則恬然受之，勿與之較，故人號之曰「王大佛」、「王大佛」云。若是者，非忍乎？鄰有挾多貲以自矜者，則視之漠然，弗忮弗求，謝其非道之交，若將浼己焉，非廉乎？出入起居，爰有常度，途遇雨，勿

或疾趍，湢浴，必就暗室，聲不聞于垣一方，非所謂嚴乎？ 鄉黨姻戚，待以忠實，聞人之過，若在其身，雖家人父子，不以語諸其口。 貧，鬻其田，鄰有宣言曰：「彼其田，鹵耳。」故莫售。 公曰：「彼言者實事也。人不欲，亦猶我不欲，可欺之乎？」因不復鬻。 若是者，非誠乎？

君子曰：嗟乎，懿哉，德也！ 夫以避寇倉卒不忍微命，可以觀仁；行必念親所嗜，推囊以副其意，可以觀孝；不較橫逆，可以觀忍；動必知謹，可以觀嚴；不羨多貲，不受妄交，可以觀廉；外不道過，內不欺惡，可以觀誠。 仁者，德之愛也；孝者，德之本也；忍者，德之地也；嚴者，德之正也；廉者，德之守也；誠者，德之確也。 夫以不出閭里，六德具修，所謂厚積而不施者，其必有後乎！ 故其子次隼也，雖不幸早世，而長阜也，幸以勤儉起家，義方裕後。 其孫秬也，鄉貢肇顯，判官和州。 其曾孫有若熚者，則訓導蘇郡；有若煒者，則訓導丹徒；有若燠者，則教諭鳳陽；有若弼者，則太守興化。 至於南渠子熿也，則貳卿司寇。 其玄孫曰坊者，則丞于尚寶。 其庠遊閭處者，文學詩禮，衮衮綿綿，如瓜瓞然，由小而大，其進未艾。 子姓之蕃，門祚之盛，雖其子南耕公阜扶衰振廢之功，而公積德累仁之自，君子可以知本矣。 曷不表之于墓門，以垂于後裔，揚于鄉黨，永以爲訓乎！ 戊子閏十月十八日

明封翰林院編修分宜縣典史致仕慎齋應公墓碑文

雁蕩、天台之麓，仙居之墟，恒有特異之士、逸民之流出乎其間。 而世莫之能知，知而莫之能舉者，若應公慎齋先生其

人乎！公盖隱于胥者也。仕不及一命而德具四懿。有子曰良，游於甘泉子，講聖賢之心學，得勿忘勿助之規。元忠曰：「良之考，發身從事也，具有隱德，位不究志。今墓木拱矣，欲得子文於墓碑，將託子以顯焉。」甘泉子曰：吾聞之矣。且慎齋公孝友信忠，有鄒太史之誌，足徵焉。使遇，成周六行六德之賓，則公其能終以胥格泥乎？是故孝以顯愛其親也，友以和怡其同氣也，忠以不欺其心也，信以無違于物也。君子行此四者，而人道具矣。

公晬而失怙，鞠于母陳。壯躬行義，白旌母節，五千里徒走京師，日者云母數當盡，則斷肉徒歸，血其趾勿止。尉分宜也，覲京，乞致仕以養。道聞母喪，則五日不食，亦徒奔四千里，血趾而歸。葬則廬于墓，因病瘻矣，人勸之歸，猶不歸，以終制。終制矣，猶寢苫不入室。六十喪而致毁，八十忌而不肉食。貧也，爲祠堂墳菴，以祀事其先。不謂之孝以顯愛其親乎？在台，聞兄曇病疫，夜步走百里，過山谷，穿虎豹以歸。視藥焚香，叩禱不死，越月，果不死。分分宜之禄，入以濟兄姪與族之貧窶，自甘敝衣糲飯而不恤。不謂之友以和怡其同氣乎？掾藩司，則清白自濯，奉公忘私，身不溝瀆自污。及尉分宜，則竭心力，効勤敏，理滯獄，督逋賦，治贓吏，鋤豪民，無慮十餘，上下稱服。袁之四邑丞、簿、尉，開國來，惟公一人列傳于名宦。斯不亦忠以不欺其心乎？鄉俗貧者，例質物以俟有秋而贖，或告曰無物可質，即以物假之質，無疑慮，雖衣被韡袍，無或吝惜。吴氏子客死于京，則出財殯而還之其家，如是者四三人，曰吾自盡心爾，非冀報也。斯不亦信不違物乎？夫由孝顯其親之心充之，則可以事天矣；由友愛同氣之

心充之，則可以育民物矣；由忠事不欺之心充之，則可以通神明矣；由信物無違之心充之，則可以孚衆兆矣。夫是四德者，擴之天地、神明、民物、衆兆，不能外焉，可不謂善乎！宜其前有作，後有述，明則有稱號、邑誌之褒，幽則有仙居鄉賢之祀也乎！

慎齋名昌，字克盛。仕爲分宜縣典史，以良貴，封翰林院編修。生某年日月某，卒某年某月某日，享壽八十有四。以嘉靖甲申八月十四日葬于○○之原。元配徐氏。其繼許氏，知書有内行，以子贈太孺人。孫氏、包氏，先卒。子二人：長即良；次賓，庠生。孫男本、木、材。曾祖諱翁之，祖諱文正，父諱宗儒。觀其源流，遠有端緒，藹藹乎美矣！是宜爲文揭之于墓，以訓來裔。其詞曰：

雁台降神，毓多哲人；既篤爾子，亦顯爾親。厥子維何？良也元忠。折節師道，古人之風；爲聖爲賢，以父賢聖；擢科翰林，推致顯命。厥父維何？慎齋截截。式訓厥子，忠義自立。爾讀中秘，爰以憂歸，藏修十載，我不爾違。今天子聖，龍飛興藩，有詔起遺，若可耽閑。太史既擢，忠義諤諤，盡瘁鞠躬，匪予所薄。揆厥身教，四德咸備；一節始終，八袠有四。厥德維何？克孝克友，職思其忠，終信不疚。少孤母貞，行義歲長，絀身藩掾，維以禄養。走白母節，徒步上京；血趾憂親，間關省兄。彭城奔喪，載血厥趾；哀毁墓廬，六十病瘵。克己務義，飾乃墳祠，敢不竭力，吾身者誰？念兹天顯，惠愛兄子；族姓困窮，莫非吾耻。于掾于尉，精白奉公；有一予欺，上下曰忠。百爾贓吏，爰及亂民，有罹王法，身家糜塵。遂鋤彼强，以扶此弱，百里凜凜，四邑愕愕。維袁簿尉，疇列史

傳？開國一人，維公流聞。族鄙有盟，推衣食濟；孰非窘窶，曷以而質？鄉評孚信，無間于家；祀典賢祠，光命有加。揭文墓顔，用告來世，式邦士人，于千百禩。戊子閏十月二十三日

明孝義處士程君用衡墓誌銘

嘉靖甲申，甘泉子莅教南雍，開觀光館，以延四方游學之士。祁門有儒程生鎬，肇來從游，問聖賢之學。乙酉、丁亥，兩居觀光者逾半載，志行確確爾。甘泉子賢之。其明年戊子，復來游于新泉精舍者三閱月，前之確確爾者，廓廓爾。於時甘泉子已貳天官之卿矣，既乃退修於維揚之行窩，三月而復來，誓若不可反焉，又益賢之。

問曰：子之世德，豈有自乎？對曰：吾祖用衡府君諱樞保，號燕巢夫者，世所謂孝廉也。九歲而孤，不嬉戲，好讀書，勵廉耻，敦禮義，力孝友，睦族黨，賑饑貧，棄舉業之習，不詭于俗，獨追古人而從之。給事中汪、庶民王珦等，上其孝行于朝，以孝義貤之官，詔有司優禮焉。篁墩學士修統宗譜以貽之，不受，曰：不可。不同而强同之，是亂宗也。

甘泉子曰：吾知其有所自也。夫然，而祖之上又有自乎？鎬曰：燕巢府君考載熙公，而祖還春公，曾祖于儀公，高祖仁山公。仁山公乃奉皇祖誥敕，保障番易，詔封功臣，弗就而逃之淮西，世所謂明哲者也。

甘泉子曰：是宜其有是孫也夫！鎬曰：夫鎬非能然也，乃伯父壽官景、仲父義官昺，克嗣祖德。吾家君晟也，隱德業儒，遺鎬游學，必如孟子數載無歸，以成大賢

者。又曰：吾祖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壽七十三。初葬于下村，改葬于還村。嘉靖乙酉，又與配于氏改葬于東坑象鼻之原，石未有銘，敢以丐于先生。

甘泉子曰：吾不輕銘人墓，以若子曁孫有若祖，得無銘乎？孫男七人，自鎬之外，曰錧，曰鏡，曰鐫，曰針，曰錡，曰鏻。銘曰：

祁門善和，有偉一賢，脱去凡俗，獨追古人。古人維何？維孝維義，不苟不詭，言行毅毅。生勿兒嬉，孤鞠母氏；形影相吊，爲命一致。維孝于親，維義鄉閭，維以温凊，維以恤饑，維執不求，維公不私。母節未表，徒步京師，精誠感動，遂以孝聞。天子有嘉，詔貤之官；家政克施，外内服從。人亦有言，司馬之風。維土有蓄，維木有根；世而不信，請視厥孫。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一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碑誌表七篇

明處士月崖趙公配李氏墓碑文

月崖趙君，諱不傂，字秉啓，廣之順德碧江人也。秉啓出於士志，士志出於仲瑀。七世祖曰必㭙，必㭙出於崇澥，皆出於宋宗室之裔。隨牒由閩入廣，居羊城，徙新會。仲瑀徙碧江。月崖處士磊落，無所於拘繫，處財利若怯。雖喜詩書，亦不足工也。惟登高臨深，覆飛烏，度曲飲酒，娱賓不倦。每朔望拜于祖祠不怠。三十幾而卒。

其配李宜人，龍江巨族德彰之季女，參政聰士達之女弟。德彰以其季而鍾愛之，年二十二，爲之擇婿，以月崖實出帝裔，且賢，乃贅焉。生二子：長善和，次善鳴。善鳴舉鄉進士，爲澧州守。水於弘治間游江門，問聖賢之學，居楚雲臺。戊己之間，澧州時爲邑諸生，亦游江門，館嘉會，一見如平生。石翁謂水曰：「可也，是子！子其與語焉。」辛酉，趙子舉鄉薦，以母在，不赴春試，與予游羅浮，居西雲，語同志也。時予不試禮部者十有三年矣。甲子，同北上，逾嶺，浮江以會于上都。雖離合不一，然前後三十年矣。澧州每悲先君之早世，而道其母夫人之賢。水亦嘗登堂而拜，退曰：夫趙母有七德焉：曰順，曰

孝，曰節，曰慈，曰恤，曰愛，曰慧。或曰：吾聞之趙氏之子矣。夫人自婦于趙，趙君好交游，親朋燕樂，李能經紀家務以應其需，而節之以義。故能不違其夫子，厥業不墜有增，非所謂順乎？夫人每以不及事其舅姑爲恨，於忌墓時，祭必齊素，敬恪粢盛，惟潔惟豐，非孝乎？三十七而孀，哀痛三年，足不踰閾，口不語外，四十餘年，人無間然，非節乎？夫人教育兒女，動以古人忠孝勤謹爲法，而以《孝經》、《小學》爲業，又厚給其學師，禁其服用之靡麗，以養其志，曰：「毋嬌焉。」關二子于空室，令讀誦毋出，僅令小童時其食飲。察其弈棋而火之，令跪于堂下，戒毋戲以惰。朋儕之過者，察其講習書籍，則曰：「益吾兒者也。」雖饌必饋焉；察其諠譁戲謔，則曰：「損吾兒者也。」雖茶必不饋焉。謂其仲善鳴曰：「汝行會試矣。始入官，必樹賢聲，忠親顯親足矣。幸毋以賄利自壞也。」愛而知勞，非慈乎？推其舅姑之愛以及其遺弱小姑如同氣然，撫養教訓兼至，敬歸其良人，宜其家，其家必稱曰：「善惠其姊妹，和其妯娌。」以逮其甥姪臧獲，時其寒饑而温飽之，非所謂恤乎？賙人之貧，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寧自匱以存人，毋寧責其報，非愛乎？夫人知識頴悟，迴異于人。諸舅誦所受書，時幼在室，執枲于勞，默領大義，佩服不忘。故其戒善鳴與姑之子赴會試詩曰：「澹薄盃酒意思間，送而兄弟過梅關。合花並得萱萱秀，要取聲名慰老顏。」其天性不學而能有如此者，非所謂慧乎？

月崖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夫人生正統丙寅三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善鳴守澧之二年，迎養之明年也。既卒，而諸僚之婦

女平日爲夫人所仁者，咸哭之哀，如喪其妣。臨終，猶囑善鳴以其贍租之積與柴薪之入爲義倉云。壽八十。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月崖公甘竹鳳凰頭之墓左。善鳴請予爲文，立碑于墓門。其詞曰：

嗟遥遥華胄，長麟有角，多才良媲德。誰非孟光七德備，工容彰，乃好逑，天蚤亡。蠙孕珠淵，發光昧幽。潛觀乃郎埋雙璧，聯鳳凰，萬千秋，永同藏。嘉靖七年九月

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項公墓銘

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屠君應埈，狀其岳翁江西布政司右參政項公之行，以公之季子刑部主事錫來請銘于金陵新泉之館。狀曰："公諱經，字誠之，别號怡菴。其先洛陽□□□□宏度，宋亂，避地家嘉興。宏度生儀甫，儀甫生伯通，伯通生達卿，達卿生永原，永原生邦，邦生衡；世有令德，閟而弗施，遂生子忠。忠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土木之變，從英宗皇帝北狩，歸而進郎中，累遷至兵部尚書。有大功於西邊，還定荆襄，卒謚襄毅。性剛果，身數犯難，以能保功全身。既卒，詔録其子若孫爲千户，世世弗絶。配鮑夫人，生二子：長即公，次曰綬。惟先生幸畀之銘，以光于前文人。"

又曰："公生而哲靈也。八歲學記誦，即善記誦；少長學文辭，即善文辭。比弱冠，以蔭爲太學生，即又試右太學諸生。成化辛卯，舉順天鄉試。越七年丁未，進士。"

又曰："公始授南京福建道御史，奉命簡閲内庫，循固實，稽羨餘，内庫豪貴無敢冒利者。又視南城，而南城無敢夜聚。按江表，而江表寧。上章論利害者，凡十有

一，皆曲盡事理。陞知太平府，而太平理。曰：『惟時建康之南屏，實惟國家之股肱，獨不可使彼民貧。』乃身揃循之，流亡來歸者萬計。彭中丞、禮邢御史鳳，交薦于朝。惟先生幸畀之銘，以光于潛德。」

又曰：「公奔襄毅公之喪，太平民留者塞道，公泣而諭之，乃稍稍引去。公乃兼程馳回，悲殞號極，幾不生。凡六日，而後食飲；即食飲，人弗强之，猶弗食飲也。其孝有如此者。惟先生之銘是祈！」

又曰：「起復，移治臨江。臨江壤接袁、筠諸郡，土寇出没其間，前有司率玩愒養患，民無休居。公憫曰：『夫臨江與太平異也，寇弗擊，民弗寧。』乃立捕諸豪賊百八十人按之，一郡肅然，夜户不扃。逾年，臨江大饑，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饑就死矣，必請而賑，煢將何待？賑而弗請，罪在太守。太守寧以一身活數萬人。』于是發府庫金數千，建和糴之法，民賴以存者無算。時監司督賦方急，公入諍曰：『化理，民命爲重。民憊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而歲大稔，民感之，各思報德，稱賦洒洒然，入恐後矣，卒爲諸郡先。其仁愛感格如是，亦足銘矣。」

又曰：「方逆瑾擅權，吏多入賂，公弗賂瑾也。瑾怒，或以告公。公曰：『乃人各有志也。彼烏怒即怒，吾命耳。』卒弗賂瑾。然心知禍之將及也。尋又移治汀州者期月，政盡舉。瑾怒甚，乃卒檄致仕。公致仕，汀州民留之，又猶臨江也。已乃夜遁去，瑾怒益甚。時公弟綬爲千户者，進指揮矣，又從征廣右有功。於是矯詔縛綬，編戍遼陽。居無何，瑾誅，諸賂瑾者皆敗。臺諫薦公抗直，可大用，公曰：『吾乃

今可休矣。夫人處世，倏若飄風之過耳。吾五十餘矣，吾寧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强壯態？吾孰若林臯自怡也。』乃自號怡菴翁，具疏請老。上允之，授江西右參政。蓋致仕又十年，而今上登極。又七年，大禮書成，俱推恩天下，詔兩進，階至中奉大夫。其節介恬退若是，又可以銘矣。」

又曰：「公教子嚴而有方，嘗曰：『夫起家者，猶治田爾也。吾先有厚畜矣。至我襄毅公，闢之樹稼焉，而守于予。夫善守未必有終也。小子識之，其毋忘爾祖矣。』」又曰：「襄毅公遭讒屏居，公時雖少，亦夙夜抑畏，懼貽襄毅公憂。比爲御史，而弟綬以指揮署蘇州衛，公令綬奏署嘉興，所以侍襄毅猶己在。綬亦善事襄毅公無弗，若公在也。襄毅公卒時，又有幼子矣，公周悉撫愛，訖有成立。襄毅公廉，無所遺，即少有遺，公盡分授之，弗私也。

初，公爲舉人，居鮑夫人喪，比又居襄毅公喪，皆善執禮，不隨俗，其子弟無敢弗執禮居喪隨俗者。迺昏娶不論財，其子弟無敢論財者。居常不私謁郡邑，其子弟無敢私謁郡邑者。是宜若可銘也。惟先生文畀之銘焉。」

甘泉子曰：以予觀於狀，而知參政之賢，賢於人人矣。是故本襄毅以達宏度，表世德也；本之學藝，昭才異也；簡閲按視，爰有章奏，明經濟也；紀太平、臨汀，彰政理也；賑濟而以身易民命，仁之發也；起奔喪，表孝誠也；三郡之民遮道以留，著遺愛也；遇禍瀕死而莫以賂免，節介也；起廢引退，可爲而不爲，廉也；謹事父兄，式化子弟，文知武勇，以裕于後昆，善作述也。足以銘矣！

公生于景泰壬申，卒嘉靖己丑，享年七十有八。娶趙氏，繼田氏、王氏。男

三：長鏞，千户，今從征交南；次鎧，鴻臚序班；次即錫。女三：長適南京左府經歷吕言，次即適居主事應埈，次適太學生沈惟鍔。孫男四：元淳、元深、元淙、元涍，孫女七。鏞等以〇年〇月〇日葬公于〇〇山之原。銘曰：

奕奕項氏，右于嘉興；有宋宏度，避地來寧。儀甫、伯通，乃生達卿，永原、邦、衡，遂發忠生，七葉令德。德蓄而植，植久以深，厥果乃碩。忠寔襄毅，全功永錫；帝褒世官，以報顯績。是篤參政，生則靈潁，曾蔭太學，遂舉兩省。爰擢柱史，三州是領；上旌下歡，赫赫整整。救民發廪，維以身任；監司有尤，天與大稔。民爭入租，報德孔牣。我哺我蘇，父母我軫，罹時孔艱，逆瑾煽權；弗從衆賂，竟以禍延。公曰去已，又何難焉；即以夜遁，民莫攀轅。邪誅正釐，臺諫薦之，公曰可休，林臯自怡。上疏陳乞，遂獲所私。厥胤文武，餘慶是貽。庶美具有，厥自奚取？克施有政，君臣孝友。孝友于家，式訓善守；以子弟材，罔有間口。維山有原，維水有源，維公幽宅，以千百年。

明贈詹事府詹事翰林學士西莊霍公配封太淑人梁氏神道碑文

惟嘉靖七年戊子夏，皇帝詔若曰：「惟尊親大禮，克襄厥典。惟爾韜肆效厥勞，陟之詹事學士，揆厥外内，教成有自。惟爾考七品義官華，寔嚴庭訓，惟爾賢，可贈官如其子，以昭世教。惟爾妣梁，寔式母儀，惟爾賢，可封太淑人，以昭内教。」太淑人卒，將歸葬于西樵雷壇寶峰之上，右祔詹事學士公之墓側。

太淑人自乳五子，紡績紉鍼衣之，毋

或麗美。幼子索食環左右，賓客時集于堂，則爲左手携幼子食之，勿以肉食；右手治果酒以供賓客，截蔗寸五，信手不爽。詹事公訓厥子曰：「吾霍之祖，遷自南雄，及茲六世。六世之祖剛可翁，溺于粮運。五世祖義翁，厥配惟黃。四世祖玄珍翁，厥配惟梁。三世祖厚一翁，予父若祖，再肇爾基，厥配惟徐。寬以克勤，爾其念哉！」曰：「隆，爾惟長，爾質宜代主幹于家之蠱。」曰：「韜，爾佻輕以矜，始自今，宜靖勤以慎，其毋敗乃躬于家！」曰：「佑，爾質惟敏，是利于禄學，惜窘艱于薪水之供。」曰：「任，爾賦乃厚，爾其勤以大爾家，毋忝爾宗。」曰：「傑，爾性其未定，我不爾責，爾後其勉之，庶乃有濟。惟爾五人，若則有過，予若罔聞知，弗正斥言，養爾耻心。若則有過，惟予聞知，予乃斥辱，乃有改，是謂非人。爾其慎動，以毋自災于爾躬。」故西莊公平生無競于物，無面斥于人之過惡。有被酒肆加横逆，西莊怡然若罔聞知。傍有不平者，憤焉，則曰：「彼怒也，吾應以怒，奚擇焉？」韜試黜于有司，歸白曰：「請謝舉業，術云弗利于數。」西莊責之曰：「得無以失得累心乎？烏乎學？」及韜發解癸酉，中甲戌會元，西莊曰：「吾前以吾夢圓月之詩，已知之矣，已知之矣。」太淑人之歸西莊公也，恒鷄鳴而起，農月則夜分而起，供祖考，躬井臼，執炊爨，毋或逸豫，惟勤惟儉。兒過二十，罕與肉食，毋或侈厥性。故能節制縮財，以濟家之弗腴，紓西莊内顧之憂。復合再世已析之爨。其於内助，可謂有勞。

初，渭先韜爲兵部主事，倡論尊親大禮也，朝廷謙讓而未之行，時例得贈封其父母，渭先不肯，曰：「大禮未行，吾誓毋受父母贈封。」爲文告于西莊，白于母。母

曰：「可也。吾兒事天子以孝，吾不以大孝成汝乎？」及大禮成，特命學士詹事，皆三辭乃受。尋命之禮部侍郎，不受，又將命之尚書，固辭；於銓曹，固不受。曰：「吾可以論禮取大官乎？」太淑人聞之喜。既而韜自以受國恩深重，曰：「吾何以盡國士之報乎？」獨居府中覃思，盡言天下之事，每背手徐行，仰天而紆思，明日即又有封章入矣。知即必言，言即必盡，無慮數十上。其意欲達聖孝以理天下，多所可行。太淑人聞之喜。己丑夏，韜乞歸，弗遂。太淑人使諭之曰：「兒也宜宣力于國家，吾將依爾于京，爾無内顧是憂。爾惟一心圖報爾主，爾其念哉！」庚寅三月四日，發南海，越七月之朔，至河西務病，亟曰：「吾兒來乎未也？」二日，則又曰：「吾兒來乎否也？」遂卒。既屬纊矣，而韜乃來，及斂。甘泉子聞之，曰：「天也不幸，而有幸者存焉。尤及見而斂盡禮，慎終也。」韜泣血爲狀，告於甘泉子曰：「病○吾！吾考體貌豐萃，美鬚髯，遠視有威，近之和氣玉潤，族稱寬厚長者。宜遐祉，而乃卒于正德丁丑五月之二日，壽止五十有八耳。今吾母又若是，哀哉！昔者吾母太淑人有祖曰『梁善人』，世積德好施，飲食饑丐，棺斂死無於歸之人，遇鬻魚鱉則市而縱之江。而吾母太淑人又克承祖德若是，宜遐祉也，而壽不過七十有七，旅没于八千里之外。天人之理，果可信耶？天道之于人，果無意也？茲以歸葬有期，惟子銘其墓道之碑，庶幾死且不朽。」甘泉子曰：「古之賢哲人，必有所本。夫土之厚也，則其草木必蕃；植根之深也，則其發也必茂碩。夫物理則固有然者。今霍氏之所發匪常，其在茲乎！」遂爲之作文，揭示于後。其詞曰：

霍氏之先，世多傑人；惟將惟相，惟以顯聞。南海魁岡，初微而光；六世來雄，遂發西莊。西莊起家，内助孔嘉；外訓五子，内教罔奢。厥訓曷以？矯偏器使；罔聞罔斥，作其愧耻。淑人劬劬，儉勤自爲；二十勿肉，爨合家規。克相夫子，以隆厥祉；教孝以忠，用成爾嗣。藹藹詹事，無競惟義；酒徒逆加，公以順是。式乎而家，□而鄉而閭；❶庶傍憤憤，吾乃怡怡。韜也剛直，帝圖是式。賈生上疏，仲連辭爵；匪父若母，安有此子？沿流求源，焉可誣已！

明贈吏部郎中鄂南蘇公配封太宜人趙氏墓誌銘

誌曰：父子之愛天性也。以天性相感，豈有窮哉！故父母之生子也，愛其生矣，必欲長養之；既生而長矣，必欲教成之，以達于貴顯，夫然後父母之慈愛以盡。人子之報其父母也，既温凊定省以安其體矣，又必欲怡顔承志以歡其心；體志安矣，必欲備物顯揚以尊崇之，夫然後人子之孝愛以盡。是故慈孝之相感，皆天性也。吾於蘇母趙太宜人者，其有徵哉！其有徵哉！

趙太宜人，故河南鹿邑望也。曾祖爲福建參政。至祖斌，隸戎于陝西西安前衛。父逸菴昇，母劉氏太宜人。生而静貞温穆，端凝自持，不逐群女嬉笑，力女紅以爲常。笄而言動益謹，暗合女誡。父母選擇，以歸贈吏部郎中鄂南蘇公文通，爲元配。生一子：工部侍郎民。謹蒙養，勤訓以義。能食，則曰「以禮食」；能言，則曰

❶「□」，原漫漶，依上下文，此處似不應有闕文。

「毋妄言」。及就外傅，則曰：「若日何學矣？」必曰必若古之人某也，必若古之人某事也，必若古之才子弟某也、某事也。弱冠，舉於鄉，而鄂南公卒，則曰：「毋擾爾以家事，予其宰之。夫學以志先，毋以事奪爾志。爾志于學，以振爾業，用光于爾早世考。」故民肆厥學業，榮舉進士，知榆次。榆次健訟，且善謗，則謂之曰：「兒，爾無劇之患，患公與清耳。惟不私可以息訟，惟不貪可以弭謗。」乃邑大治。大著賢能聲，起爲兵部主事。忤權奸，謫播州桐梓驛丞。太宜人則諭之：「爾毋以我棄官。臣之事君，猶子事父。父命不可違，矧君命乎？其勿我繫念也。」及權奸誅，召還，爲工部；更吏部，由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處銓曹地以嫌，然而人無間言。皆宜人謹扃鑰、察內外所致。以故及民爲太常、爲太僕、爲光禄，以登侍郎，輒有清譽。非所謂生長教成以達于貴顯，慈愛之至者耶？自民之令榆次，爲主事員外郎、郎中，歷兵、工、吏之曹，太常、太僕、光禄、冬卿之陟，未嘗不迎養左右，晨昏不離。故由太安人晋太宜人，服命服享，禄養幾三十年，志意謙謙，人曰賢哉母也！己丑秋，病胃矣，蹔止復作，作止無恒。民更醫嘗藥，祈哀于天子，欲假晨昏須臾就養母疾。既母疾，不可以遠歸，且留醫于京師，冀日愈期。明年，得三品誥命，致尊榮以報生成之恩。遽意再期，不起，卒于官邸，命也。非所謂既安其體志而欲尊崇顯揚之孝愛之至者耶？非所謂天性慈孝之相感者乎？非惟天性之相感爲然爾也，人合之，親亦有之。」

方太宜人之歸鄂南公，鄂南公性嚴急，尚儉勤，又好賓客，太宜人課僮作督女事，警惰節費，以適鄂南公之心，飲燕之饌

如夙具，又豐約中禮節。鄠南公曰：「吾得相矣！內助順而良。」又推鄠南公之孝，以孝事蘇翁、潘姑焉。既結縭即事中饋，晨昏起居，縫紉烹調，柔暖以適其體，甘脆以適其口；候顏色，知嗜樂，以適其性。舅姑咸謂曰「孝而恭」。潘卧病三年矣，太宜人躬致食飲湯藥，毋或弗虔，潘感焉，臨終執其手曰：「吾病良自苦，且苦吾新婦！新婦甘苦，久不衰，真孝哉！真孝哉！願天畀新婦得孝婦如新婦！」及太宜人視侍郎之婦王如己女，王嚴婦職，則亦如太宜人然。至其孫幼平之婦王，則亦如王之式法趙宜人者。非所謂人合之親，夫妻姑婦之相感以愛者耶？非惟夫妻姑婦人合爲然也，至於上下主僕之相感，亦有之。太宜人既宰家務臧獲，男女之指衆矣，推恩撫育，軫其寒饑而食衣之，男女之僕咸盡心力作，弗怨弗惰。比終之日，咸哭盡哀，如子喪父母然。非所謂上下相感以愛者耶？同鄉太僕許子以狀告天秀之同年甘泉子，甘泉子曰：甚哉，予觀于家婣戚上下之相感以其心，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謂國天下之難治平，豈不謬哉！豈不謬哉！乃爲之銘。

太宜人生天順己卯六月五日，卒庚寅八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二。某月日，歸葬某山。有女一，適士人何江云。銘曰：

曷觀乎母？以慈教；❶曷觀乎婦？以順以孝。奉上逮下，勖乃家道；尊榮後延，其弗少延以待也。於乎，匪天！永安爾阡，以表其賢，于千萬年。

❶ 「教」上，依文例當脱「以」字。

明從仕郎廣海衛經歷羅君慎齋墓表

於！惟廬陵慎齋羅君贊徽良者，贈兵部員外玉之考，憲副君循之祖，殿元君洪先之曾祖也。慎齋生永樂乙未十月二十六日，終弘治庚申正月十九日甲子，葬于圳嶺大墓山祖塋之左。配王氏，生永樂丁未十月二十六日，卒成化甲午四月十六日。脩撰洪先以憲副之狀，褪甘泉子表其墓。甘泉子昔在正德會憲副君于京口，同登歌于小金山，飲中泠泉，知其清而賢矣。乃今見其子殿撰君於金臺，則恭而謙矣。恭以行己，謙以求道，未艾而進進於古人也。甘泉子曰：「子之懿也，而繼世子之先，必有藝之者乎？」曰：「吾之曾祖，慎齋公也。慎齋出于善菴府君嗣慶，嗣慶繼朋壽府君，朋壽府君繼仲瑛府君，仲瑛府君出于維高府君，維高府君出于庭蘭府君，是爲吉水谷平之始祖也。其斯之謂藝乎？」甘泉子曰：「藝也者，藝其德也。是故一年則問藝穀，十年則問藝木，百年則問藝人。」殿撰曰：「吾祖慎齋之考善菴府君，好施以濟，貸而焚券，稱善于鄉。篤生慎齋，則有家君之狀存焉。於貢業太學，奔母周之喪，尋喪善菴。自度以禮，葬營周密，必致誠信。既事即還賻布焉，罔家于喪，以累先人。是故知其孝矣。於不報侮于族人，亦不責報施于所厚惠之人，寧忍人之横逆，而勿以横逆加諸人。經歷廣海，勿罰自利，以害人禁奪籌于豪家，以寬衛卒稱貸之苦，是故知其仁矣。於月舟拾之遺金，視其封識，歸之其人，其人拜泣分半，笑却不納。退而貧屢，布袍蔬食，囊篋蕭然。不履城府，不媕婀以附勢，不諧恢以和俗。是故知其義矣。三仁之説，試文

稱著，剖析理欲，九舉不偶，知命不憂，益勵不懈，是故知其智矣。廣海之政，虔肅以糾于不檢，罔或弗恭。教綺紈介胄之子，折其驕貴之氣而化之學，式教諸孫，進退揖讓，咸有秩度。供事惴惴，罔與宴飲，不狎侮于僮僕，亦不狎侮于樵牧。喻丱角如成人，出其門者必謙遜。是故知其禮矣。」故夫君子之藝，植于其身，以裕于後昆，必仁孝以爲根，智以芸之，禮以培之，義以滋之。夫仁孝根之則道生道生，❶智以芸之則領惡而全好，禮以培之故有所循植，義以滋之故日以長養。夫道生生，故不息；領惡全好，故不荒；有所循植，故不欹；日以長養，故不折。猶穀木之由扶疎而參天，實穎以栗。然則若慎齋公者，非子先世之藝歟！是故表之于墓，以式于來裔。

蘇母朱氏孺人墓誌銘

蘇母朱氏諱大娣者，新建令尹术之母，陽朔明倫坊庠士鈺之女，雲南阿彌州守鉞之姪，義官啓亮之孫也。早失父母，育於祖母張。啓亮以大娣慧而賢，甚鍾愛之。及其長，則曰：「此孫聰敏，言文而動矩，貞於爲道，配惟其賢，不惟其族。吾族雖富甲吾邑，此孫不宜與富而庸者。蘇氏雖中貧而世家，庠士昌，其才可妻也，宜與之。」及歸蘇氏昌，脱去富習，翼翼小心，以奉翁姑，敬以事上，恩以遇下，族之妯娌以及鄰里之婦女，罔不和睦，咸稱曰賢。富而能貧，獨古有孟光哉？遂佐昌業儒，二十餘年，不倦益虔。

❶「道生道生」，據下文，當作「道生生」。

弘治丙辰歲，家遭回禄，益窘。乙丑，值九溪土兵討思恩岑俊之亂，道經陽朔，放縱掠殺居民，母從昌將避之于姻家，行四十里，逢其衝，一時夫妻子女各鳥獸四散，匿山溪間奔命，幸而保全，又益窘。昌遂權爲計然之術，貨殖于嶺之南，失利，又益窘。祖業傾盡，無立錐之地，翁喪不能葬，假資於外叔父鉞、鐸以襄事。姑黎年七十，子女皆未婚娶，母則爲親操井臼以爲養，紡績以爲衣，苦節甘貧，不少屈。教子朮讀書，必伴至二鼓乃息。五鼓，親爲起然燈，使之興讀，以爲常。日禁其出，曰：「汝同富子遊則惰，同蕩子遊則廢，汝出何爲者？」課其長子木與女子子皆以勤儉，少有怠肆，則撻之流血，常曰富貴勤儉致，貧窮懶惰生。可不鑒諸！」於是巨家有子皆來求婚，必有願嫁歸焉，曰：「此人家貧而行不可及，安知其異時不復富乎？」正德丙子，朮中鄉試，皆母教誨之力也。木爲廣東英德教諭，迎養于官。時督學莊渠魏公移文，取朮居書院，講論道學，拜辭而行，母戒之曰：「敬謹便是道學。」嘉靖乙酉，母歸陽朔，朮赴會試，得進士第。陳情歸省，不允，觀政户部，差往南都勾當，便道而歸，父母相歡也。朮欲終養，弗從。拜江西南昌府新建令，涖任四月餘，母訃至。終於嘉靖戊子十月十三日，距生成化丁亥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二。葬於東岸上水龍洲，實嘉靖己丑十二月初三日也。男二人：長曰木，三十二而先卒；次即朮。女三人：大姐，配邑庠生林瀚；曰二姐，配朱邦麟；曰三姐，配葛興。男孫二人：曰小狗，曰京狗，朮出。女孫二人：曰黑老，配童生王守約，木出；曰英姐，朮出。葬明年，墳之左右産芝三十餘本，長尺許者一，如盤大者三，連理者

二，皆紫色雲頭云。

嘉靖壬辰二月，朮起復，詣都下部廉，以充會試受卷官，日見甘泉子于文場，以狀告曰：朮也幸游門下有年，而母墓未有銘，惕若不可以爲人子者。敢以乞銘於先生！」甘泉子曰：「銘也，予未知母之賢。知母之賢者，其惟子也夫！」朮也夙從吾游，學聖賢之道，篤志力行，以達於政。尹新建，學以淑其士，德以化其氓，隱然有循良之風焉，則母之賢，足徵也。而況瑞芝之應，其見報之異又如此哉？ 銘曰：

曷以觀母之賢？ 吾徵諸其子之賢。子曰非敢謂然，有瑞芝焉，吾以徵諸天。嘉靖壬辰二月〇日

明故浙江按察司僉事致仕進朝列大夫留餘陳先生墓表

於乎！ 斯惟朝列大夫留餘陳先生之墓，甘泉子表之。留餘先生之子，今大理少卿達也，與甘泉子同年雅也。以狀謁文于甘泉子曰：

我故唐太尉檄裔也。自光州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子令鎔居大義，與古靈先生居侯官者派也。大義之族蕃而顯，宋淳祐則有顯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可齊先生塏。惟我祖鈺祖週，弗發于仕，惟蓄于德，乃積乃盈，乃貽于后昆。肆生四子：叔剛、叔茂、叔紹、叔復。叔剛、叔紹，咸爲御史。叔剛改翰林，至侍讀。叔紹爲湖廣按察副使。惟我祖抑齋府君叔復，篤生我留餘府君，以及于達也，賴有先德之遺庇焉。留

餘府君夙有抱負，不幸五十二而謝事，七十有九而棄養。遺孤達也，暨太學生進也，弟子員暹也，愧先人之墓久未有表，欲得先生之文，則于前文人有光焉。

甘泉子覽狀而喟曰：夫表，何爲者也？表名德之表表以遺諸其后之人以爲表焉者也。故賢者表其大者，不賢者表其小者。吾觀於狀，而知留餘公之爲賢者矣。蓋莫不有可表，其大者有九倫焉：曰孝，曰慈，曰廉，曰明，曰公，曰斷，曰剛，曰勞，曰正。是故終始愛敬之謂孝，愛而能勞之之謂慈，辭受節介之謂廉，知幽察隱之謂明，勝私合理之謂公，見難決疑之謂斷，守己不屈之謂剛，抑邪扶道之謂正，能捍大難之謂勞。吾觀留餘公之喪抑齋公也，盡毁竭哀，喪葬以禮；其喪嫡母呂太孺人也，如喪抑齋；既其暮年矣，喪生母王，如喪呂氏，心不以老而衰，禮不以衰而殺；老而病痿矣，祭掃必興致，必誠必敬必盡情焉，非終始愛敬乎？延師儒以教達輩，親黜竄其業焉，達與從子墀也同舉進士。達之推官寧波也，歲遺數十金以助其清，曰毋少渝貽若羞矣，非所謂愛而能勞乎？公之推潮州也，吏以雜進易之，及署篆，剖決如流，囹圄爲空。遷僉憲廣右，憤八寨之叛，人皆畏避，莫之誰何，則謀諸撫鎮參戎，約束思恩之强兵以鎮壓之，賴以無虞。非決疑之斷乎？其在潮州，知程鄉蕭千户之誣人而置之法，辨莊、蔡、劉二十八人之非通番，爲之泣争，以解守巡之惑，必生之然後已，而守巡不疑，卒有生祠像之祀報。訴牒千餘，決無滯留，吏無售奸，人無遁情，號曰神明。其理兩浙軍政，竭殫心力，清積歲不起解者萬户。非所謂知幽察隱之明乎？委編潮、揭二邑之均徭也，遠近以宜，小大以均，里胥不得而高下焉，非

勝私合理之公乎？ 辨黄氏人命之枉，而峻斥其白金二百之報，可不謂辭受節介乎？ 拒泗城土官奸生子岑節承繼之謀，斥其黄金白金之賂，而麾思恩土官之餽，不可謂不廉也；既以憂去，起而僉浙也，甫三月而謝歸，鄧巡按是以有清白廉静之嘉，可謂不廉乎？ 在杭則折張閹鎮守之權勢，而不輕闖其門，所謂守己不屈者，非耶？ 分巡桂林，當傜僮猖獗之衝，斬獲賊首，王公獵二百五十，獲右江之傜寇三百，閲府江之首級二千七百而無爽，屢受白金綵繒之錫，非所謂勞乎？ 條陳政事于孝廟者八，明敬神安民之道，欲輟中官靈濟真君换袍之役，以福福民，非所謂抑邪扶道之正乎？ 夫孝以奉先，慈以裕後，廉以律身，明以照物，公以服人，斷以集事，剛以克亂，勞以効能，正以袪惑，九者備矣。以其大者信，其小者雖百行萬善，可知也。是故表之。表之以爲族訓，以爲時規。公諱烓，字文用，别號蒙菴，晚號留餘云。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一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二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碑誌表八篇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竹澗潘公墓誌銘

於乎，竹澗而遽而化耶？化者之寂滅，孰樂耶？生者之哀，孰妄耶？抑理固有常而非常，而謂樂與哀，皆妄耶？未可知也。於乎！昔在壬癸之歲，偕公奉節誥封于安南，歷齊、魯、徐、揚之墟，亂于江淮，達于吳越，惟余與公偕。惟時公則先趨而歸，余獨登越王臺，觀會稽，窺禹穴，訪陽明之洞，然後返錢塘，過嚴瀨，以會公于金華。撫赤松，觀王初平化羊石，然後浩然偕南，泝潯横之江，以出憑祥。兩崖之山，夾江插天，奇怪百出，目眩心悸，笑歌相答，忘乎其爲行旅矣。凡相與歲月之間，無有幾微相逆于心者，然後知公之爲盛德人也。及還朝，無何，余以憂去，繼以病不起，離索者八九年。及今上改元，余奉召至京師，見公，無幾，而余爲祭酒以南。及余方北，公亦治水還朝，歷貳冬、夏卿。未及三年，而公一日勿病而化。於乎，人生離合無常，死生亦無常，余安得不動今昔之悲乎！其子徽以其子婿文德之狀來請誌銘，余攬涕勉爲誌而銘之。誌曰：

竹澗公，潘其姓，希曾其名，仲魯其

字，竹澗其號，金華其里。彦亨，其高祖；文華，其曾祖；洪，其祖；璋，其考。彦亨，應洪武賢良聘，使江右，有專對之才，未官而卒。文華，以洪貴，贈山東道御史。洪以御史累官廣西按察僉事，又以璋貴，贈奉政大夫。璋由水部郎司榷荆湘，有聲；爲僉事，督學于蜀，有聲；官至陝西副使督學。卒，食俎豆于蜀之名宦、婺之鄉賢祠。後洪、璋俱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祖妣吴氏，封孺人。母姜氏，封安人。俱累贈淑人。其世德之積累也。

公生七年能詩文。十有四年，喪憲副公於陝，奉淑人以喪歸葬，讀禮如成人。弱冠，補郡弟子員，經學迥異，督學者必器重焉。弘治辛酉舉鄉試，壬戌登進士，皆居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秋，迎母淑人就養。淑人以疾終，則扶柩還葬，如喪憲副公。服除，授兵科給事中。武廟登極，恩詔贈憲副公中憲大夫、母恭人。兹其出身之履歷也。

天性孝友，簡默惇慤，接人和夷，未嘗作諧謔語。有德於人，未嘗自言。人有不禮，未嘗見其非。口不言人過，有言人之短者，則爲默然，又不樂趍時進取。嘗私著《大禮論》，不以上聞，若嫌附合，避榮寵，然人亦終不知之。居三品者且三考，至滯也，人問之，則笑曰：「難説難説。」此其德性也。沉默不露，外視之若愚，及臨大事，决大疑，若庖丁之理牛，無不迎刃而解者，兹其材能也。有汪鈺者，故太監汪直義男也，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公即首疏，以爲「世禄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内臣本無後而强求世禄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上，中官皆切齒側目。又上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八事，逆瑾遂謀中傷之，以發

前憤。乃差公湖、貴二省計處邊儲。至則有司爲備千金以請曰：「今瑾虐焰日熾，凡差者以賂免禍，時也勢也。」公毅然却之曰：「我諫官也，未能爲朝廷除惡，奈何復爾乎？」瑾因大怒，矯詔下獄拷訊，欲寘之死，杖于闕下，暈不知人。瑾決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不知公之復甦也，然且除爲民。歸則杜門深居，宅傍有水，水際有竹蔭可息，閒招親友觴咏，悠然自得，因自號竹澗居士。庚午，瑾伏誅。明年，詔復其官刑科右給事中。壬申，奉詔持節往使安南，賜一品服以行，尋由吏科右給事中陞禮科左。入其國，遠近皆來瞻仰其儀度，以爲從天而下，莫不起敬。且爲中國重，非徒不辱命而已。途中述作，有《南封録》。反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内官監奏請修太素殿、天鵝房，諸役費累鉅萬，公抗疏力争之曰：「方今邊儲告匱，冗食日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四川，瘡痍未起。況營建清、寧二宫，大木採及於遠方，工料派遍於天下，若復别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疏上不報。丙子，遷南京太僕寺少卿，奏易買馬爲折色，寬滁、和之民，因而馬課視昔尤易完。遇災沴，則請蠲貸以蘇之，長淮南北之人咸德焉。

今上御極，遷本寺卿，復遇恩詔，是以有祖考之贈。癸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期月，改提督四夷館。乙酉，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先是，招撫新民，或多以詐殺之，是以往往復猖獗爲民害。公鑒其弊，務馭以誠信，惟於自相告訐者亦聽之，而其黨以離。有功未賞者，悉令賞之，以示恩信。惠州黠寇賴貴，聚衆肆虐，則進兵剿之，空其巢穴。凱奏，賜金幣慰勞之。浰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流毒江廣，則發諸路兵夾攻之。

賊計窮，襲通判董鳴鳳以要我撫，公曰：「不可墮其計中耳。」乃佯曰：「通判自債事，不足恤。」督兵益力，戰數合，賊大敗，生擒渠魁，餘黨奔竄，通判卒獲全。遂犂其庭，籍其田，以業貧民；廉其脅從者，分配内地，上功多歸之人，弗以自伐，曰：「臣子效勞，常事耳。」俘獲涉疑似者，不以報奏。會召入爲工部侍郎，故論功竟弗及，人益高之。及還朝，時黄河溢淤漕渠，任事者方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欲爲亂，歲運又不繼。廷議必得公往代乃可，賜璽書，兼憲職以往莅事。公還甫三月也，於是誓殫慮畢力以濟大事，夙夜思惟，廉知沛漕之淤塞，因黄河之旁衝；黄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謂：「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也。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也。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吕二洪，上遏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人以爲探本之論。既至濟，即達觀徐沛險阻而得其利害，乃復上疏，以爲：「濟、沛間漕渠忽淤者，盖由決河西來，横衝并掣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故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黄河之衝。臣愚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故捨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黄河爲隄百四十里者，防其溢也；停概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

費也。」上並嘉納之。不期年而成功，以公有令策也。己丑秋，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亂石絶流，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能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公乃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仍於徙河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埽漸逼，河流激盪，因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曰：「今人未見禹之行水，未知於公何如耳。」役之初興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有風公條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忠，不欲狗人之非以僨國之是，而其厚不欲揚人之短以彰己之功，故功卒成而人弗病。於是傅御史炯、章尚書拯，各疏公費省而成速，畫一而有序，坐收累年難就之功，宜加陞賞。詔陞尚書俸，總理如故。然而公自此嬰疾矣，蓋由鞠躬盡瘁，有所不顧焉耳。己丑冬，上疏乞骸，温旨慰留。辛卯春，詔改兵部右侍郎。五日，而部署災。時堂屬多被逮，上察公任淺，特貸之。公益感奮，以一身當衆務之劇，收拾圖籍於散毁之餘，釐革宿弊而復之舊章。則其事業也。是年秋，遷左。尋奉敕督理仁壽宮工役，力疾趨事。

壬辰三月十九日，上御正殿，傳制，賜進士。公朝服侍班，退朝，同省迎進士合主賓百餘人，冠盖濟濟，宴會盡歡，比日昃始歸。又延接賓客，罷則如卧內少休。有頃，則氣微微，逝矣。明日，訃聞於朝，朝紳皆驚愕，以爲神異。天子贈公兵部尚書，賜祭葬。

所著有《竹澗集》若干卷。又嘗作《潘氏家乘》，以聯屬族人。公生成化丙申，距卒，享年五十有七。娶葉氏，累封淑人，前壬辰進士知和州梅溪公第三女，性慈孝，事姑姜淑人，得其懽心，又能逮下。男子

三人，女子一人。長男徽，登己丑進士，任南京刑部主事。女粹，適程内翰文德。俱淑人出。庶子紹，邑庠生，章氏出；綬，葛氏出。孫男四人：長承祐，以公蔭爲大學生；次承祥、承禠，俱徽子；承禋，紹子。公卒三十有三日，徽來奔自南都，扶櫬而歸。將以嘉靖十〇年〇月〇日葬於〇縣〇〇之原。銘曰：

嗟公行己，如公行水然。順而因應，莫爲之先，大服于于焉。朝而朝天，日中游宴以周旋，昃刻不息而化。吁，其仙！

嘉靖壬辰夏五月一日

明故封孺人傅母劉氏墓表

皇明江右敕封孺人傅母劉氏，卒于嘉靖辛卯冬十二月十三日。其子監察御史鸓以明年壬辰仲春之三十日卜葬于新喻邑南簡家山之原。御史君以行實走書數千里，來京師請表其墓。表曰：

傅氏之門，其日昌矣乎，蓋自劉孺人發之矣！孺人諱喜珠，姓劉氏，世家新喻昌梅之里。厥考士沂公，學積弗舉，才閎弗售，厥妣段氏淑行實繁，故成化庚寅仲冬而孺人生。夫天於人之德也，不發其身，則發於其後。士沂、段氏，並蘊中美，篤生孺人，則孺人固秀之鍾也。甫及齠齓，慈慧而柔順，儉慎而貞一，父母而孝，兄姊而友，弟妹而睦，發自天性，不由保姆，其爲人女有如此者。及歸傅氏，與守朴周禮封文林郎御史公爲元配，不及見其家翁，而事其姑阮孺人如母。知阮孺人之嚴厲，必時其怒而起孝敬焉，罔有乖忤。不及見其長伯，而知其仲伯樂善公能振家聲而庇守朴及其子者，則爲視伯猶翁，而視姒猶姊，視諸姪猶子，視諸女猶女。其

爲人婦有如此者。其事守朴，一言不敢輕，一事不敢專，尺帛斗粟非告勿遂。守朴中年以樂善命爲掾郡堂，孺人獨家居，絶去錦繡珠玉之飾，尚縞素，衣澣濯，勤績紡，躬機杼，以奉阮孺人，不忍去離其側，以紓守朴内顧之憂，而完其令名，家業亦舉。守朴剛介，少假人詞色，孺人曲爲調護，雖奴婢有過，亦曲爲掩容之。飲食必詢其有無，以此不致釀怨啓釁，以守朴取譽於鄉評。其爲人妻有如此者。孺人之歸傅也，遭家中衰，外内交侵，己獨不恤，日業子以儒，以禮義自樹立，使補弟子員，登癸未甲科，拜行人，遷今官，直聲著于時，鄉之人僉賢其能大傅之宗而成子之名。其爲人母有如此者。孺人歲時深居簡出，非禮節所關，終數月不離房闥，賓親欲求見，謝却之，雖兄弟諸姪罕得見之，見之未嘗出閾。疾且漸，比屬纊前一日，猶區畫内外支費，井井如平時。請醫人來診脉，却之曰：「吾自當瘥矣。奈何輕身見外人乎？」推此心也，則夫身可死也，手不可辱也。其持身貞潔，能以正終，至死不變，有如此者。噫！漆室、緹縈，烈女也，爲婦則未聞；共姜、孟光，哲婦也，爲母則未聞；文伯、和靖之母，懿母也，其死而不變則未聞。噫，若孺人者，兼有衆美，宜獲諸福，而壽不過六旬之二，子不過侍御一人，然而猶及與守朴公蒙郊祀推恩之封；其卒也，猶及御史自湖南歸養之旬月，而御史君又褎然能亢其宗，功業進進未艾，而以孺人顯于不朽者，無涯也。況孺人身備五美，昭昭如此，是宜表而出之，俾爲人婦者得之，以事其翁姑則不失其敬；爲人妻者得之，以事其夫子，則不失其順；爲人母者得之以教子，則不失其慈；爲士女者得之以自守，則不失其身；爲人子者得之以事

親，則不失其孝；爲人臣者得之以事君，則不失其忠。余是以表而出之，以爲世軌。

壬辰六月二十六日

明故逸庵居士沈君配羅氏孺人合葬墓表

甘泉子曰：凡生人之道有四：曰孝，曰和，曰慈，曰惠，然而鮮有備之者焉。備生人之道者或有之，然而鮮有夫婦合美比德者焉。余於沈氏之子珠，得觀其考妣逸庵居士、羅氏孺人之狀，而有感矣。

逸庵居士鎧德威者，厥考壽官稶，厥妣王氏。而逸庵生謹畏孝慈，貸人以物而不責其償；時父之怒，罔敢怨尤；起愛起敬，終身罔敢或怠。喪則盡禮，祭則盡誠，流涕思慕，雖老如少。事母王如事府君，事繼母曲如事王焉。配羅孺人妙正，厥考曰紋，厥妣曰孔，而孺人生明慧貞孫。歸事舅姑，于壽官府君以敬，于曲孺人以愛，譴抑喜愛，惟以承順，白首一心，一食必先，一事必請；祗敬祖先，祭品必親。其夫婦之合孝有如此者。逸庵十六而娶羅氏，羅氏十七而歸逸庵，女紅極精。惟伉惟儷，以倡以隨，内無婢妾，外無間言，其夫婦之合和有如此者。逸庵教珠業儒，期底于成，有隋即警，有戾即諭。逸庵曰：「夫富貴之别離，孰與相保于安樂？」羅孺人則曰：「如某某，厚德人也，汝可不學乎？如某某，薄德人也，汝可不戒乎？」珠遊南雍，聞心性之説，人爲危言，逸庵歸，告孺人，則曰：「祭酒公教吾子好也。吾爲父母，反不欲乎？」意遂釋然。其夫婦之合慈有如此者。逸庵有貲易于人，人欺匿之，則不問；有稱貸于人，人欺負之，亦不問。弟鋭合門疫死，則爲竭力以殯，逮使僮僕仁愛弗虐。羅孺人於同居百口，内外

謙和，咸得其心，推財濟乏，不責其償，以贊夫子。其夫婦之合惠有如此者。斯不亦媲美同德矣乎！

逸庵生景泰甲戌二月三日，卒嘉靖戊子六月十五日，壽七十五。羅孺人生景泰癸酉十二月四日，卒嘉靖丙戌十二月三日，壽七十四。孺人以丁亥十二月二十八日葬江都縣豊樂鄉輔德莊之原，比逸庵卒，其子珠乃啓孺人之墓而合葬焉，己丑之十月二十一日也。汝淵詣京邸而告甘泉子曰：「珠於夫子，所謂受罔極之恩，出膏火之中而游乎清波樂土之上者也，況斯墓乃夫子往所視定曰吉者也，幸賜之文，以表于二親之墓，庶以贖不孝之罪，而慰親心於地下也。」遂爲表之于石云。孫男二：曰與存，曰與安。孫女二：巽良，兑良。嘉靖壬辰七月二十一日

明故封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菊坡龔公墓誌銘

封翰林院修撰閩菊坡龔公，嘉靖壬辰五月二十日以疾終于正寢。越厥七月十二日，訃至京師，其子鳴治用卿哭告其鄉大夫大理公陳虛窗，虛窗以告甘泉子曰：

夫鳴治之擢殿元，秩修撰，温克才華，有聲于内翰者，盖有所本之也。乃其考菊坡公之積德善教致之也。菊坡名曰源，字汝潔。父曰璲，妣曰林氏。或曰其先徙自光州固始，自宋金紫光禄大夫惟諫，歷數傳而至贈檢討曰進，爲曾祖；曰衍，爲祖。菊坡於同産五人爲長。何謂積德？曰温、恭、勤、儉、孝、友，六者所謂德矣。何居？夫菊坡事二親，色悦則喜，色不悦則思過，譴怒則伏以地受杖，杖重亦喜，杖輕亦憂。四十五而喪妣，五十三而喪考，殯

殮喪葬，必致其情。祭先必滌潔，忌日必輟飲，非孝乎？尊宗睦族，率篤倫理，飭其子孫改過徙善，受惠者人人稱快，非友乎夫？凡朔望必盥手焚香，以禮天地祖宗父母。與人交，無貴賤，無大小，無不敬，非所謂行己之恭乎？和煦諄諄，咸得其意，咸被容接。爲人處其難處，平其難平，咸曰忠厚長者矣。斯不亦接物之温乎？好閲書史，未嘗釋手，寒暑不輟。史必精熟，講説不倦。迎養于京，親拜恩封，每遇朝賀，五鼓必興，宿齋具服，候于闕門。由此觀之，其勤可知矣。與林安人備嘗辛苦，力行節縮，衣布食蔬，澹薄自甘。嘗語其子用卿曰：「有田數畝，有屋數椽，足以自終，他何過望？」非所謂律身之儉乎？甘泉子曰：夫六德具備，福之本也，是宜其有子矣。

何謂善教？曰：正而愛，二者所謂善教也。何居？菊坡公迪訓諸子，隨事規戒，見善者，則曰若彼若彼，顯祖宗榮父母，汝可爲也；見不善，則曰若彼若彼，辱祖宗羞父母，汝勿爲也。非所謂以正教乎？教用卿，用桓以道，吾言必益于爾。飲食起居，必諭以理，慎毋妄言，以傷爾性。有辱之者，必曰：「即汝之師也。」讀書夜分，必坐令供粥茗。初入學，則曰：「汝脩身謹行，使人稱爲良子，足矣。」及登第，則曰：「汝名節自守，謙和處人，立乃功業，行乃善事，以傳不朽，吾榮多矣。」此非所謂能愛者乎？甘泉子曰：夫教而能愛，愛而能正，教之善也，福之滋也。夫積德以本之，善教以滋之，如木之有根，根之有培灌，而必發達，枝葉扶疎，至於參天，未艾也。

虚窗曰：「嗚治願有請也。」甘泉子曰：「可以銘矣。盍謀諸鉅公？」曰：「吾

惟文之鉅，遑恤其他？」菊坡生于成化壬辰，距終，享年六十有一。臨屬纊，索紙筆，囑二子用卿、用桓以後事，如平常，可謂正終矣。女一，嫁鄭文煇，卒。孫男一：曰煒。孫女三，尚幼。以○○年○○月○○日附葬于黃石境祖塋之次。銘曰：

於乎菊坡先生，德以積其身，以振其家聲，以其子顯名；以耀其榮，以貽諸其雲仍。於乎先生！ 壬辰七月二十六日

明故襄府長史南川林先生墓表

周公而上，其道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微，其道明者其行絀。是故明者，其體乎！行者，其用乎！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任明道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林先生一人而已矣。南川靜坐清湖餘二十年，玩心於神明，默契乎大道，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個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滚作一片，又各飽滿無相干涉者。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與夫高宗夢説之事，朝聞夕死之説，方各各有落着。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個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勿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也。」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言則精而行絀矣。先生事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太夫人如事地，故孝

敬行于家庭，孚于族黨，聞于巡撫，巡撫朱公爲勸駕焉。中乙榜，教諭平湖，遷教授于兖州，再補嚴州，所過士習以化而師道尊，破規條之説而重以身教，化舉業之陋而合於涵養，去支離之弊而究于一本。薦進監博，學者宗之。《進學》有解，《教胄》有辭，士人就矩，縉神考德，拔爲襄府左長史。正國法，肅官僚，懾奸佞，清宮禁，立體統，一府大治。及其既老，以禮而退，能以正終。故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方求吾志也，吾何爲而易諸？」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有爲貧之仕者，而乘田委吏，所不辭也，吾何爲而去諸？」斯不亦見道之用乎？ 然而行則絀而道明矣。

甘泉子曰：夫道，體用一原者也。昔者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之聖，於伯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於孔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夫聖之爲德，亦大矣，而直於進退、仕處、久速之間言之，何耶？ 明體用之一原，而變化不居也。故即用可以觀體矣，即體可以觀用矣，即體用之全可以觀人矣。南川先生之學，其盍亦以是觀乎！ 若其贊述存乎文詞，其行實存乎家乘，余特撮其大者表而出之，庶來裔有觀焉。先生諱光，字緝熙。子二人：長時表，醫學訓科；次時衷，鄉進士，能繼家學，從予遊，語予表于墓石。嘉靖壬辰十二月望日

明故醫閭先生户科給事中賀公墓表

於乎，其斯大明有道醫閭先生賀公之墓乎！ 其考孟員，妣郭氏，世有陰德于遼

之廣寧義州者乎！其厭俗學之牟利，而慨然以古道自任、聖賢自期者乎！惟義之比，而進退取舍以之，而確乎不可奪者乎！其陋記誦之知，而一本諸躬行者乎！

先生之歿而葬者，餘二十年，而未有墓門之表。有子士諮謀於諸弟，謁甘泉子之文于京師，發閲月而士諮卒。夫訪之固能世先生之學者，以鄉進士薦入京，不願仕，上疏千數言而歸。甘泉子賢之，固可與表矣。矧先生之學，崛起于東北之藩，忘勢受善，拜白沙先生，易友爲師，有撤去皐比之風，予甚慕焉。表其可以辭乎？

狀曰：先生諱欽，字克恭。弱冠，魁于山東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第，爲户科給事中。期盡言責，曰：「是豈竊禄者？」書宣尼鄙夫之訓于壁，故於不可者，常率僚長以言，不言乃自言，言無不盡。一芥非義之餽不受，雖義受，亦不過。禮科中新進者率盛席以禮其舊僚，先生曰：「朝廷奢侈，言官諫之。言官奢侈，烏能諫君？吾惟以菲饌備禮而已矣。」成化四年旱災，則抗疏上言：「應天修省，當以實心修實政，今所行皆虚文也。」遂以自劾求退，不允。初見白沙陳先生于京邸，與語，嘆其知聖學有道者，千載真傳，其在兹乎！曰：「先生非吾友也，吾師也。」遂請以師事，辭，則固强之。肖其像，謝病東歸。有爲留行者，先生曰：「進以禮，退以義耳。遑恤其他？」遂行。歸則杜門潛心，進修德業，時瞻白沙先生之像而企慕之，以致羹墻之意焉。白沙先生謂之曰：「爲學須静坐以祛紛擾，使此心疑定，然後讀書應事，無不明達。」謂今之士者，止以名節結果學。負其資向上一步，其誰進之？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

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遍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悉取古聖賢經書，以次優游涵泳于其中，非弔喪問疾，不出也。或來從學，則謝之：「師道，非徒誦説已也。吾惟自治不暇，何暇及人？」盖静居者數年。凡天命之微，人倫之著，經世之要道，爲學之大法，精思默識，反身實踐，乃推所得以淑鄉人，學必以躬行爲至，於俗儒訓詁辭章之習，一爲掃去，所學所養益精到矣。公與白沙先生雖相望萬里，而心神交契，如共一堂。每一展像，宛乎如聞謦欬，儼乎如接神明也。嘗曰：「白沙先生天資高，見道易，先得其本原，而後學其節目。吾人無白沙之資，且自小學做工夫，以漸而上達，庶有資級可循守，以不負白沙向上之言，然後爲善學白沙也。」

公才雖高而能以虚下人，雖内藴德美而自視若無，聞善即拜，以故聆言者起敬，接顔者誠服。凡文武官僚之寓遼者，與往來過其境者，未嘗不禮於其門，得其緒論，淑諸行事，澤于生民。處家則以篤孝友，厚宗族，謹祠祀，行四禮，遵朱子之制。其教子弟，必習定省，設温清，崇禮讓，禁争鬥。争鬥者子弟雖直，必以右于鄉人，必箠楚之，於是感化于鄉人。鄉人舊習，喪葬侈于酒肉，尚于釋老，惑于邪鬼者，悉爲變革之。舊有慕于浮華，事于刺繡，妨于紡織，害于風俗，悉爲變革之，一歸本業。子姓納婦，則先諭之：「有如此者乎否？有則非吾家婦也。」於是悉禁之，以爲鄉人先。問喜教童子，曰：「爲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宿學舍，則命諸生習温清定省之禮，曰：「弟子之職也。其事師長能如此，即其事父兄于家庭亦如此也。」作歌詩

數章，俾朝夕歌之，以知爲己爲人之辨。觀朱子《白鹿學規》，則曰：「經書之機括總要也。」於小學書，則曰：「是日用之規矩準則也。」由是洞規、小學之教，盛行於鄉邑。親戚之困無衣食者，必周之，竭其力。於父母之没，父母所愛者則亦愛焉。困賣居宅者，必爲贖之；死無以殯葬者，必助之，竭其力。論爲學，曰：「處俗必當尚志。」論天下之治，必曰：「本於君相知學。」蓋先生之學，以務本務實爲主，故其言如此。故曰：「學者之無成，政教之不舉，風俗之不美，世道之不泰，皆坐本蹶實喪，事末節而飾空文耳。」

弘治改元，内閣大學士劉公吉薦舉人才，以先生爲首，乃除陝西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官軍民壯，分守漢中府地方，賜之璽書，假以便宜。先生以母老且疾，并與新職名辭之。因論時政急務四事：「資真儒以講聖學，薦賢才以輔治道，遵祖訓以處内官，興禮樂以化天下。」詳見于狀，足徵也。其薦賢才，謂廣東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朝廷允其辭，不用其言。先生終不出，而前後薦舉者衆矣。每景物熙明，輒與諸友生遊釣凌溪之滸，徜徉竟日而歸。每率子弟習射，曰：「射者，男子之有事也。」

先生屏居，或傳聞朝報有納諫用賢之事，即喜不自勝；或聞舉措愆違，四方災變，即憂嘆不能自安也。初讀五經，則博考傳説，不遺一字，久而融會自得，則惟取經書正文，循環諷咏，雖老病不輟。嘗曰：「萬古聖賢，只此一理。深契力行，聖賢同歸。豈有二耶？」先生方欲由朱子以入孔顔之途，不殊聖賢之軌，以爲無二一，而其正大光明之心，懇到不欺之志，則可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壽七十有四，以正德五

年十二月初四日終于正寢。先生居醫閭山之西，因號醫閭山人，人亦稱爲醫閭先生云。配席氏，同邑千户家女，娩婉貞淑，克媲厥美，中盡内助，外賙貧乏，上奉祭祀，下仁婢僕，外内稱美，無間言焉。壽七十有一，先先生五日卒。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同葬閭山之麓光明谷中。生四子：長即士諮；次士闇；次士謨，武舉，贊畫百户；次士詔。一女，適都指揮史文。孫男十一人：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安，餘幼未名。孫女八人。甘泉子曰：

余昔從白沙先生，聞醫閭先生甚習而慕之，恨不及親炙而與之下上其論。及余仕京師四五年，而醫閭公已謝世矣。每見遼人來者，必詢之，而其子訪之，又高尚不肯就試京師，故不獲相識，以遂余仰慕醫閭之願。前年唐府李紀善遇春致仕歸遼，取道從余京師，詢之，託以寄聲訪之，訪之亦未有一言之交。今則已矣！獨記憶往在江門，白沙先生道公父子之美，又云曾勸公讀佛書，公久不答，士諮則有《書疑辨》，先生亦未之答。余問焉，白沙先生曰：「公篤信謹守人也，别三十年，其守如昨。」又問，則曰：「吾子不聞程子謹禮者可令讀《莊》、《列》之説乎？」甘泉子曰：甚哉，大道之難明以行也！賢知者之過之，而愚不肖者不及也。自周公没，數百年而孔子作，顔、曾、子思傳之，絶百餘年而孟子作。孟子没，而道無傳焉。絶者又千數年，而宋有周、程子作，張、朱繼之。自是絶者又數百年，而我朝白沙先生作。時則有醫閭先生與羅一峰、莊定山、章楓山諸先生，然而篤信懇到，則醫閭公其人也。自周公、孔、孟、周、程之間，横議邪説者雜出而支離，不足以語道之大全者，多矣。由是言之，明而行之，豈不難哉！豈不難

哉！昔者孟子稱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夫或以一體而不足以概乎其全體具體矣，而又見謂微焉，此其所以難乎！而醫閭先生得於師友之講求，其所自立者卓卓如此，以置之孔門弟子，當不在游、夏之後也。予是以表之墓石，俾東方之學士有所依歸，以求聞夫大道之要焉。嘉靖癸巳五月初九日

明故沁州太守漸齋王公配宜人侯氏合葬墓表

嗚呼！此王大夫、侯宜人合葬之墓。大夫者何？諱某字某，爲沁太守漸齋先生。宜人者何？爲厥配侯氏夫人曰四姐。生而媲德，歿而同藏，始終備矣。有子曰崇慶，爲按察副使，爲志學士，爲名稱於時。漸齋公享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某日卒，葬于新原。侯宜人享年八十有二，以嘉靖癸巳八月朔日卒，合葬焉。德徵走書金陵，告表于甘泉子。甘泉子曰：

吾嘗聞於君子矣。乾坤合一之謂道，剛柔合一之謂德，陰陽合一之謂教。夫父，乾道也，剛道也，陽道也；夫母，坤道也，柔道也，陰道也。故道有乾道坤道，德有剛德柔德，教有陽教陰教。夫此三者，人道之重也，人倫之表表者也。太守、宜人，其必有之矣乎，吾其表諸！若夫世系存乎家乘，業歷存乎志銘，吾又烏乎表諸？

崇慶曰：其惟狀乎！漸齋府君刻勵于學，宜人助之，采薪爲燈火之供。府君節介操持，宜人則孝慈勤儉。是故木而訥，質而静，柔而剛，順而立，專而不忘，慎而不忽，婉而不妬，有健順相成之懿焉。

是故擬之於乾道坤道之合一也，不亦可乎？慎王事，戒暴怒，宜人贊之，于常熟而浮山而平陰，一也。惠爾民，敬爾事，府君從宜人之贊，于常熟，于浮山，于平陰，一也。判于衢，屈矣，宜人則曰：「足矣哉。」故由判衢而守沁，滯矣，府君亦曰：「足矣哉。」有弛張相須之義焉。是故擬之於剛德柔德之合一也，不亦可乎？慶以言事謫端州，則戚戚；倅登州，聞行杖，則戚戚，曰：「盍省爾刑？」迎養于汴，則惟館舍俎豆之共，亦曰：「藩臬之養足矣哉，吾復何求？」辭苑卿，得致仕，則亦戚戚，曰：「奈何負朝廷哉？而何以老身棄而官哉！」夫府君教之，宜人贊之；府君詔之，宜人成之；是故擬之於陽教陰教之合一也，不亦可乎？夫斯三者，府君、宜人有之，是用表之，以警世規俗焉。又因以見王氏之父父、母母、子子以慈孝相感以相成。推此以往，行王道於天下也乎何有。

癸巳九月二十九日

明故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閒翁陳君配封孺人吴氏墓誌銘

金谿陳子惟濬以其妹婿吴君鑌之狀來京師，曰：「吾考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閒翁府君不幸以嘉靖壬辰二月二十三日卒，距生天順戊寅十一月十六日，壽僅七十有五。吾妣封孺人吴也，亦不幸以壬辰正月二十九日卒，距天順辛巳十一月初五日，壽僅七十有二。吾母卒僅二十五日，而吾考繼卒。九川終天之戚，其若之何！若得仁人君子閔焉，誌而銘諸墓，託以不朽，則吾考妣雖死猶生也。庶乎可以解憂焉。」甘泉子嘆曰：「於乎，銘哉，銘哉！昔予既已聞之矣，昔予既已聞之矣！昔者

甲乙之歲，予喪母陳夫人于京師，陳子相焉。予扶柩而南，陳子告病從焉。由齊魯之墟，以及鄱陽之涯，講其世，因吾母以獲聞其母之賢。予曰：『非此母莫生此子。』又因其母以及其父之賢，予曰：『必有是父，乃有此子。』或曰：『父之賢，則德何德矣？』曰：『父爲乾，乾爲剛，其剛德矣乎！』『母之賢，則德何德矣？』曰：『母爲坤，坤爲柔，其柔德矣乎！』」狀曰：

封君諱崑，字獻璧。厥考曰溥，厥妣曰聶，厥祖曰敬和。封君之賢也，人或莫知之。器度寬弘，静重醇謹，其接人則有温容，其待賓則有敬容，其事親則有婉容。祀事思孝，忌事思哀，兄弟思讓，五十同居罔思私蓄。蓄則思散，饑則思賑。厥在正德，濟活旁郡，猶其鄉人也。老而分財，徧于媦族，猶其子弟也。御僕思寬，教子思嚴。幼學舉業，以爲不足事也，棄去。學三尺法，爲方鎮掾，又以爲不足爲也，又棄去。教四子，乃先氣質，後乃文藝爾。静處爾塾，毋妄爾交接。故長子九章學成，辭廪侍養，而次子九臯作；九臯後通判君，而叔子九川作；九川既顯而厄，而季子九思作，補弟子員，通《春秋》矣。公不悦而退處。先孺人卒，九章以執孺人之喪，病毁而卒。九川始三録而後就學宫，惟公之教。空同子之强，既舉進士，則召之歸山，静學以圖大業。爾毋干于城府。三載乃行，其忠爾君事，和爾僚友。故九川由太常博士歷主客郎中，執正罔攸顧忌，以忝家訓，惟封君之賢；捐貲命之立祠合族，以終通判君之志，惟封君之賢。非所謂剛德矣乎？然而剛不偏於剛也。

配孺人吳，金谿世族之雄曰松之女也。其賢也，人或莫之知。內相以義，故外德以孚。侵我田者，則曰：「盍讓諸？

曾聞有千歲人乎？奈何以土地傷人和乎？」故恤鄰族之貧病，必周饋以廣公德。慈惠静貞，雅素性成，厭爾綺羅，樂爾布褐，甘爾井臼，勤爾績紡，儉爾食飲，精爾賓祠，其在老猶其在壯也。勤勵諸婦，諸婦以肅；慈訓諸子，諸子以循。崇爾仁厚，戒爾刻虐，毋損爾陰德，毋傷爾家祚。有小過則必呵撻，其在强壯，猶其在孩提也；其在顯融，猶其在窮約也。子告遠遊，則必遣，曰：「爾從爾師友乎！」子告以復召而起，則必不遣，曰：「爾以身易貴富乎？」及九川以嚴直罹玉石之誣，逮海濱之戍，封君曰：「吾外教非耶？何以至此？」或曰「非也，大吏之移也」；孺人曰：「吾内教非耶？何以致之？」或曰「非也，嚴莅之咎也」，則安之。是惟封君孺人之賢，非所謂柔德矣乎？然而柔不偏於柔也。是故封君孺人合德並福，以及九川。嘉靖壬午，並拜封命，潛德發光，以榮鄉飲之賓。其生也，人莫不知敬且慕焉；其没也，人莫不感而傷焉。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合葬于臨川某山之陽。女一，即適吴氏鐄。銘曰：

臨川之原，峨峨雙墳；如璧斯聯，如婉美並媛。匪之子之賢，吾何以知其然。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二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三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碑碣表十篇

明故史母徐氏孺人墓道碑文

徐氏孺人者，故南京光禄少卿進階朝列大夫知山史公遜仲後之繼室、進士觀政吏部稽勳際之繼母、魏國莊靖公之第三女、中山武寧王之七世孫、郕國莊簡朱公之外孫也。孺人生成化戊戌正月十七日，卒嘉靖甲午二月十七日，乃際以賚敕諭南都，便歸侍藥之二月也。將配葬于石門山。際遣其子繼源以狄都水冲之狀來謁墓碑之文。甘泉子曰：

婦德不外見，是故必有所考信焉；婦道不專行，是故必有所明徵焉。然則若孺人者，曷考哉？曰：考諸其狀。狀曰：莊靖公以少女鍾愛，知知山君給舍留都之賢，擇而歸之爲繼室。孺人不矯矯，不爲居養所移，事姑王也益孝謹，承知山君益以巽順，幹女事以勤，持家以儉，雖一錢，曰與則與，不敢專與也，尺帛曰用乃用，不得妄費也。率婢子瀹茗湯、治酒殽以時。孺知山君之賓客，雖或夜分，寢不先也。孺人素不産，撫育先室王之子際，側室之子階，悉如己出。際病，即起視之，觸銅爐傷其股，亦不戚戚。二子或嬉戲，則密戒之曰：「吾將白而大人。」固以懼之改，未嘗以言也。階夭卒，孺人哭之，如喪所生。際

屢試不中，則解知山曰：「得失有數耳。」及語際，則曰：「而父暮景，而不努力，而重違親志乎？」故能以乙酉領鄉薦。又曰：「惠以逮下，有樛木之風焉。」知山爲讐人所誣，憤悶而卒，孺人哭之，幾絶而蘇。服除，終不服華綺，曰：「吾未亡人也。」際既孤立，仇讐糾謀，侵之者數年，孺人旦夜焚香，願難早解。壬辰，際登進士第，則喜曰：「吾夫且不死矣！」遣人至京師，誡之曰：「是汝祖汝父積善所致。汝盡汝忠，以雪父耻，斯孝子矣！」得曾孫，則喜且悲，曰：「吾孫特繼源耳，幸有此！ 然吾之見曾孫，孰若使汝祖見之也！」際衣錦歸，拜於床下，孺人病少間，喜且悲曰：「吾見汝之歸榮，孰若使汝父見之也！」閲兩月，病益篤，召際婦、孫訣曰：「吾之命數，已若此醫，禱何爲？」言已而逝。

甘泉子曰：孺人之賢，於是乎可考信矣。夫以公侯之女，而繼室於士人，以不戚戚，從父孝也。貴富而不驕，恭巽勤儉益至，寢而必後，婦道、妻道之懿也。撫先室、側室之子，以嚴以恤，母道之慈也，樛木御下之仁也。夫難而憂，歿不華綺，妻道之貞也。外侮亦愠，登第亦喜，誡之顯忠，以雪父耻，母儀義方也。得曾孫則思，子歸榮則思，曰不令而祖而父見之，動不忘所天，純乎貞道也。病革矣，則召子婦孫而永訣，安於數命，言已逝，正終也。然則曷徵哉？ 曰：吾以徵於夫子矣，吾以徵於其子矣。其夫子知山君，富而知禮，好善樂士，積而能施，出粟若干石，以濟一方之飢，守臣聞而上之，天子嘉而褒之，不有内助，何以致然？ 以是知孺人之盡妻道矣。嗣子際也，處變而不失其正，遇暴侮必以恭讓，散財以濟鄉人，以敦其宗族，焚其先遺券而不之問者若干紙，使人化其怨

而爲愛。舉進士，達矣，而滋益恭，恂恂若窮士然，鄉士民賢之，縉紳亦賢之，非母儀何以致然？以是知孺人之盡母道矣。是故二道得而十善形焉。是可銘。矧昔際也不吝數百金，開新泉精舍，以與諸生從予而講學，今又撥田附郭二頃以贍來學者，賢已。吾烏乎辭諸！乃序而銘之，以碑諸墓道，以詔來裔。其詞曰：

於昭孺人，裔自中山；中山維王，大武桓桓。翊我神祖，迅掃胡元；征南伐北，如匠運斤；渾一區宇，卓爲宗臣。維功維德，維祐后昆；逮于莊靖，愛爾貞静。擇良以歸，順愛厥正；匪恭于父，移天亦敬。謹順勤儉，家道以定；一錢尺帛，曰與以用；不專弗費，三從是奉。維酒維殽，維茗維供；維供維賓，罔驕以從。己則弗嗣，二子是字；際也有疾，起則夜視；載傷厥足，銅爐在地。子弗若訓，戒勿嬉戲。夫喜亦喜，夫愠亦勵，以底有成，以奉夫志。夫子罹誣，瀕死復蘇；曰未亡人，終絶綺珠。際方登科，寓誡上都；乃竭乃忠，乃忘耻乎？衣錦于歸，榮滿里閭；以喜以泣，盍令而父見諸！維逮下以仁，維樛木振振，維恭維巽，維儉維勤，克婦克妻，克慈克貞，維以夫正，維以子賢，上觀四德，下觀三遷。於乎孺人，其尚善旃哉！甲午九月初十日

明唐府紀善進長史俸静菴周君墓碑銘

周子道通卒于唐府，歸葬于宜興，其子有徵以其執友黄門古菴毛先生之狀來乞銘。古菴狀曰：

君諱衡，字道通，姓周氏，號静菴，常州宜興人。曾祖士原，祖海。考欽，號慎齋。妣徐氏，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侍父母，興寢不怠。稍長，從仲兄衢

授尚書，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萬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建四門社學，萃子弟居業，而升其秀者於泮宫。旌孝子劉静，以惇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群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公讚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朔望則召耆老詢利弊，門設二箭，署一曰「疏通民情」，一曰「願聞己過」。立十家牌，以弭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創常平倉，以備賑恤。酌邑正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以爲永式矣。」俾榜堂左。刻《遵道録》、《唐録》、《上蔡語録》、《心政啓鑰》，頒訓士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耳疾，銓司改邵武教授。其教如萬安，加密焉。創聯屬會友約，以資進脩，復鄉賢游先生祭田，蒐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壽。督學端峰邵公鋭重之，與之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説，益嘆服。

乙酉，進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啓王。尋上《定志脩學以防逸豫疏》，又上脩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王敬重之。乞移半禄養母。閲歲，念母老，假使符歸省。越庚寅，藩府以檄來徵，母命之曰：「唐藩恩不可忘也」，屢促行，黽勉復任。舉會極約，作《希顔日抄》，議酌行横渠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衢心志通明，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儲長史缺。八月得疾，將瘳，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王誄之曰：「天奪藩珍，上下咸哀傷之。」配趙氏，有賢行，千里扶櫬來歸，哭臨如禮。子一：有徵。女四，孟適儲官，仲許聘庠生尹志伊，叔未聘，季許聘江陰朱某。將以卒之又明年甲午十二月某日，窆某里新阡。

君資禀純明，心神凝静，始爲學，銘其

牖曰「存心」，爲爲學之要，知耻爲入道之機，其志趣可知已。在庠，從頤山吴先生學。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講道於虔，亟往受業，聞求心致良知之説，以聖賢爲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爲下手工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邵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從者衆。嘗遣門人米子榮輩，質疑陽明，問答具《傳習録》中。

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學之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即王先生之致良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説爲《新泉問辯録》。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歛衽推讓。涇野吕子、東郭鄒子，爲世通儒，咸相交往，稱有淳雅氣象。予辱道義切磋甚久，論辯知行、敬義、慎獨之訓甚悉。來書略云：「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工夫内事目也。凡學須先有智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又云：「來講學須脚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己規模大略。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盖理不外乎一中，即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懼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懼，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脚踏不實乎！」時巡撫陳公延予與君主道南書院教事，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充廣之，士多興起。又闡《敬一箴》，爲會極約。聞陽明喪，與同門黄子雲淡，倣先哲，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子弟有容輩，屬望甚切。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諭於諸同志：「所謂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爲切要。造諸平實，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奥，丕顯前謨，

當大有所就，惜不及五十而卒，悲夫！

甘泉子論曰：昔鍾期死，伯牙爲之破琴；顔淵死，孔子以爲「天喪予」。師友相知相遇之難，尚矣！予觀毛黄門古菴先生所爲狀其亡友周紀善衝道通之行詳焉，是故於遊于陽明、訂于新泉，知行博約，究其指歸，知其學矣；於萬安邵武，聯屬會友，《遵道》之刻，《唐録》之編，知其教矣；尹于應城，設筩求言，立甲彌盜，知其政矣；新泉問辯，會極投壺，横渠井田，知其志矣；啓王正學，定志脩德，親近正人，知其用矣。甘泉子喟然嘆曰：昔孔子告哀公，以「顔回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若吾道通者，四十七而死，世豈有如道通好學而短命者哉？人或以道通聾疾而易之。夫天下之不聾者不知幾萬億，而其心之不聰，老死不復有聞，乃真聾者也。若夫道通，聾於耳，不聾於心。古有之者，徐仲車其人耳。又曰：道通昔在辛壬之歲，因其兄醫士衛見予于金臺而問學焉。予爲祭酒於南都，道通又舍官歸省，從於觀光之館，講於新泉精舍，師友切磨於嘉會，所至今規條在石。予每視之惻然。道通不敢背其師而忘其言，然其真心聽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户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至於體認天理，求大中不踰之矩，入自然之門，立的於勿忘勿助之間，今則已矣！安得起道通而與之究竟斯義哉！因按狀感慨而爲之説，系之銘，俾刻于墓道。銘曰：

於乎！生之難，學之難，成之難，奈何乎天！於乎！道之通，道之窮，窮之命也。夫奈何乎，道通！甲午十一月初四日

明廣西副總兵右軍署都督同知可蘭張君神道碑文

甘泉子將爲可蘭張子神道之文，而嘆曰：文獻孰徵哉？或曰：先生雅知可蘭，奚而徵焉？吾能知其人，未稽其事功。曰：今幸有虚谷江子，嘗載筆而狀焉，足徵也。

狀曰：可蘭子，名祐，字天祐，系出漢留侯，邈矣。其後裔在河南河内縣，有祖曰祥者，洪武永樂間，以武功顯，官至都指揮僉事，調江西，卒于從征交趾之陣。再世曰寧府儀賓雯。三世曰南昌左衛指揮使應隆，改廣州右衛，守禦石門以卒，遂爲廣州之始祖。四世曰昭勇將軍、廣州右衛指揮使翺。五世曰某，而得可蘭。可蘭生於邑之賓賢里，六歲而孤，鞠于王太夫人，依于舅氏。穎悟超常兒，稍長，能脱去綺紈之習，爲學士之志。師事東所張先生，得聞心學大義。弘治戊午，襲廣州右衛指揮使，守盧包水。年十九，隨征豐湖十三村，先登，斬首百餘級，賊勢披靡，大軍從之，盡殲其兇。丁卯，累前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瀧水，威信漸著，先聲足寒賊膽，傜僮負險狠驁者稍稍遁去，不敢來犯，行旅通道。都御史林公廷選甚奇之，引爲梧州坐營軍，事無大小必咨焉。辛未，移守備惠、潮。時潮、惠之間，程鄉有王管諸峒，龍川有野鴨諸巢，其盜賊如潮之劉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嘯聚爲患。可蘭談笑麾之，直擣其穴，以次削平，積功六千三百餘級。癸酉，擢廣西右江右參將，分守柳、慶。先是，朝議懲思田土官岑猛逆殘之酷，欲郡縣其地，爲流官，叛目韋林等因復起爲亂。可蘭承檄撫處，誘諸元

惡二十九人，追殺其黨千八十級，因進剿脩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四級。都御史陳公金薦於朝曰：「讀書養性，絕綺紈之驕奢；清介持身，飽戰攻之韜略。可當大將。」巡按御史曹君珪薦曰：「志正守，定戎務，久廢而復興，勞息困蘇，士氣始作而方振。」戊寅，遷副總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署都督僉事。於是飭兵政，繕守備，三軍作氣。庚辰，古田諸處流賊煽亂，郡邑騷然，議撫之則不可，剿之則難。可蘭上便宜，欲照景泰間降敕激勸土官，令遵調度，上可之。仍命之給賞，果致用命，訖底戡定。尋以總理五哨功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以手足頑痺之疾，上疏乞休。

上曰：「張祐殺賊有功，偶有疾，其令善加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冬，督兵進討洛容蠻賊，斬首六百十級。辛巳春，復督兵討肇慶、平樂蠻賊，克之。是年五月，特旨陞俸一級，蔭子姪一人，世襲百户，兼白金文綺玉帶之賜。嘉靖改元八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夙疾復作。累疏乞致仕，辭甚懇切，得旨：以都指揮同知原衛帶俸調理。既得請即扶櫬東歸。初在鎮時，上思州土目黃鏐作亂，可蘭密策懸賞購之，於是土官黃廷寶生縛鏐至麾下。總督張都御史嵿忌其功，銜之，以其不先稟命也。至是，劾其懷奸避難，逮繫德慶獄。上察其誣，令照舊帶俸。自是有終焉之志矣。丙戌，田州叛兵既翦復熾，禍連思恩，都御史姚公鏌謂必得謀略如張祐者乃有濟，特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每咨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詢以撫捕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王公納之。疏于朝，復叛裔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

等，果乞歸順，願立功自効，因命可蘭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陰計，略八寨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職，留鎮其地。綏徠有方，未期月，民夷安堵。己丑，剿封川石硯山賊盤古子等，斬首二百級。辛卯，剿廣東會寧劇賊丘區長等一千二百級，勒銘大隆山而還。壬辰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高州城池，勢甚猖獗，兵部右侍都御史陶公諧、總兵咸寧侯仇公鸞會，委調左右兩江土官五萬餘，以癸巳春正月抵梧，爲中軍，冒險深入，抵陽春、參峒、雲廉諸處賊巢，一鼓斬首六十級。時已疾劇，猶扶憊處分軍事不輟，以是月二十日輿疾至車峒而卒。將士哀號，如喪父母。

可蘭身長八尺，智識絶人，裁決如流。軍旅刑名之事咸不習，而能慕伏波、武侯之風。過烏蠻灘，謁伏波祠，徘徊太息曰：「殁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題詩其上。後死于高凉之役，田人立祠橫山祀之，此其兆歟！尤篤志文學，喜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至輦以自隨，暇即延儒生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傯，未之或廢。歷官餘四十年，位至一品，未嘗營家室，卑隘僅可容馬。馭士嚴明，威愛兼濟。在廣南時，有卒取民束菜者，立斬以狥。至於均甘苦，結士心，古名將不是過也。以此所向成武功。兵騎所至，老幼女婦不驚，市賈不變，田園蔬果下無一跡。思田、德慶之民，至今德之。其在右江，發御史朱之贓貪，以抵于法，然亦用是爲時所忌。今大學士西樵方公嘗疏薦以可當大任，且曰：「才兼文武，學有師承。」將舉之掛印總鎮兩廣，爲人沮止，不究大用。賫志以殁，惜夫！距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一，以卒之明年二月丙申，卜葬于番禺之柯子岡。配夫人李氏，右衛指揮使盛

之女，有淑德。無嗣，取同祖南昌小功之弟裕世其官。

裕以李夫人之命、可蘭生平之志，走南都，乞文於甘泉子。甘泉子雅器重可蘭，可蘭亦嘗懇書，願執弟子禮，稱門下生，以爲他日進學脩德之地。觀其志，豈尋常武將者比哉！甘泉子按狀而嘆曰：若可蘭之功之志，則固可以傳矣！記稱三不朽之道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不足道也。以可蘭如彼其志，忘其功名之高，屈己以求學，使可蘭而無死，聿脩其德，進而爲聖爲賢，則其功爲周公之功矣！有志而年不究，悲夫！遂爲之次第其説，而系之以銘，俾立碑墓道，以顯示來世。其詞曰：

桓桓將軍，留侯裔孫；既敏而學，亦武能文。曷維其文？麟趾振振；曷維其武？矯矯虎臣。如虎如麟，以威以恩；乃以禦侮，乃以輯民。維奇維正，維以全勝，三千其旅，莫不一命。運籌帷幄，賦詩橫槊；用夷處夷，以惡化惡。無堅弗拔，無險弗夷；孰是鞬櫜？左書右詩。義氣所激，摘奸辨慝；君子之休，君子之踣。直道則然，爾踣爾安；志德弗究，嗚呼可蘭！甲午十一月初五日

明故桂坡安君墓碣銘

常之無錫人安裕州如山，初舉進士，嘗從甘泉子于金臺。嘉靖甲午閏月十六日，喪其家君，國民泰既歸奔，將以明年二月十日葬于膠山之新阡，遣其弟太學生如磐介、談生一貫告墓碣之銘于甘泉子。甘泉子曰：

碣也者，揭也；墓碣也者，揭其大者于墓也。碣曷爲大？志爲大。曷志爲大？

揭仕者以事，揭隱者以志。若夫行實存乎表誌，世系存乎家譜，則又奚揭焉？志曷爲大？志其大者爲大。冢宰龍灣公賢之，曰：「安桂坡志存德義。」此其大矣乎！夫志奚揭矣？揭諸狀。是故於其先意承志、居喪克禮，而知其善養孝親之志；於其樂爲義舉，賙急死貧，館穀士人，而知其濟物之志；於其出粟賑飢，活及旁邑，而知其恤難之志；於其捐助毘陵城，設策白茅港，而知其治事奉公之志；於其料事中機，而知其謀慮圖揆之志；於其海寇作禍，獻策中丞，畫其直擣海濤之難，謀以渠魁誘執之易，克受銀牌之錫，而知其戡亂禦侮之志；於其新廢祠于李忠定，辱賀蘭於張中丞，而知其崇正嫉邪之志；於其攀銀山，望天壽，躋岱宗，越龜繹，謁孔林，有《北游記》；於其泛大江，躡匡廬，觀瀑布，陟武當，有《西游記》；於其道荆溪，登龍池，涉震澤，窮天目，有《南游記》；於其至海上，渡錢塘，探禹穴，窺天台，歷雁蕩，有《東海奇觀記》，而知其四方之志。此八志者，足以揭其人品之大都，以其所存以聞于鄉，以裕于後昆矣。夫以桂坡之志，如彼其才識，顧其隱焉，獨與雲山爲伍，鹿豖同游耳。向使遭時嚮用，出其志所抱負，其事業可量哉！其事業可量哉！蓄而不發，委祉于後昆，今裕州之治，得非繼其志者歟！乃爲揭于碣而銘之。桂坡配周氏。賢子七人：即如山，如磐，次如石，次如景，次如岡，次如陵，次如某。考曰祚，妣司馬氏。祖曰公俊，曾祖曰以恕，高祖曰茂。銘曰：

匣也不可以語劍之用，箱也不可以語車之用。于發于硎，于乘于周行，後觀厥生，視此碣銘。

明故野莊馮先生墓表

南海萬善里馮隱君祥野莊先生，生於萬善，長於萬善，卒於萬善，爲弘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于今，既三十二年矣，甘泉子爲之表其墓。或曰：「子之表馮隱君之墓，得非以素知於其二子賓慶推官教、户曹員外郎徽也乎？」曰：「然。然而未也。馮隱君者，古之志士也。」「何居？」曰：「古有隱居以求其志者，非若人之儔乎？隱君弱冠游邑庠，遂知名于邑庠；爲西賓于薛廉憲，遂見重于廉憲；委幣使于白沙先生，遂聞江門之學。適秋試期且逼矣，猶請留而受學焉，遂棄科舉之業。求道之志一而靡他，三年而不返。伯氏以未婚來促，促再四，亦不動，乃親操舟迎歸，遂以歸。故白沙先生贈之詩曰：『送君河上舟，河水清且駛；水清渺難淆，水駛舟難繫。君能一日乘此舟，臺上黄金如土棄。』薛公使强之復學，亦遂不應。自是言笑簡寡，静潔精一，焚香正坐，博閲經史，怡然自樂，以此終身。於乎！若野莊先生者，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非耶？向使遭時行義以達道，其可量耶！即其所自立，未知古之人何如爾。」曰：「有徵乎？」曰：「有。予嘗夷考其行狀矣。其謹孝祀，敬父兄，色言靡厲，讓兄粥地，教子能勞，以大義折鄉人之紛争，鄉人之紛争者不之官府而之先生焉。然則雖太丘不是過矣。吾何以不表之于墓，以爲時範？」子四人：長即教，次敏，次啓，次即徽。教、徽同舉鄉進士，皆有賢聲，稱其家風。女三人，皆適士族。乙未四月二十二日

明誥封冼淑人霍氏神道碑文

南京工部侍郎羅江冼先生將携其子堯佐歸葬其元配淑人霍氏于〇山之原，懇于甘泉子曰：「子，吾年家也，墓碑銘將於子是託。」甘泉子曰：吾無辭乎辭矣！吾聞之，婦德不外見，則吾於淑人何徵而銘諸？或曰：幸有厥姻司馬馮司廳宗典者之狀。淑人少賦懿德，閨範貞則，非其内外親姊若妹，莫或與之面覿，是故其女德足徵矣。厥既歸公，則曰：「其無以家事相妨，俾肄學于邑庠，于業精專。」於是家務理矣，旨甘具矣。及舉進士，尹安仁，則曰：「必致吾舅姑安吾孝養，如子在膝下，乃可也。」遭舅之喪，則克相襄事，勿之遺悔。及公入爲御史，奉太淑人于京師者二年，於家者又七年，敬養無怠。有疾侍湯藥則必躬，抑搔扶哺則必躬，滫瀡脂膏則必躬，必致敬焉，罔或不給，以將順之，以忘乎子之離違乎膝下也，是故其婦道足徵矣。事夫子有順，無遂中饋，賓祭必躬，曰：「烏得以委婢御也。」朝服冠屨必躬，曰：「烏得以責僮僕也。」公嘗以母老疏乞終養，家居者六年；終母喪，又乞養餘疚，家居者又九年，若遂終身焉。淑人順成公志，勤儉如布素，以理内政。及公起參議于南通政，尋遷太僕少卿，晉南光祿卿，轉大理卿，南北往返，淑人咸與俱，事奉唯謹。公是得以悉心職事而無有内顧。公語及大理死獄，淑人則曰：「有生道乎？」公求生道而不得，則彼我皆無憾也。南獄稱平，淑人與有陰功焉，是故其妻道足徵矣。撫己出之子堯賓、堯臣，與側室之子堯佐、堯相，幼女某，無彼此厚薄，在愛而知勞，有過而能懲，曰：「吾將以告乎。」然

而實莫以告也。諸子咸知感勵，愛戴之亦無彼此厚薄，各有成立。是故恩嚴俱得，其母儀足徵矣。

甘泉子曰：以予觀於此，而知坤德之承乾，未可以截然觀也。何也？女道也，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皆陰德也，所以成乎陽德之施也，是故其致一也，人道之全也。故夫知爲人女則可以爲人婦，❶知爲人婦則可以知爲人妻，知爲人妻則可以知爲人母，知事人則必能長人。若淑人者，其無愧於人道也已！其無愧於全歸也已！

淑人以嘉靖壬辰秋由大理官署南歸，卒於癸巳十一月四日也。距生成化壬辰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二。以公貴，初封孺人，再封恭人，後加封淑人。堯賓娶黎氏，以公澤，蔭太學生。堯臣娶張氏，例授典膳。堯民早殤。堯佐業儒，騃騃有成，聘闞氏。堯相尚幼。一女某，許户部主事岑君萬之子。銘曰：

於穆淑人，維坤之元；維貞維則，維静維專。維以從父，維以承乾；懿德夙昭，于彼閨闈；鍾愛維親，聿稱孝謹。言歸則婦，職思旨甘；居肆夫子，逌參以三；以親歡心，以夫茂名；侍疾必謹，相終必誠。皇皇鳳冠，詎忘布素？朝御服飭，賓祭饌具；以躬以親，無俾僮豎。旅北旅南，恭謹在御；相伊諸子，一體同天。同天同我，同鞠同憐，愛而知勞，式昭母賢。仁賢之徵，靡施或爽；匪宜宗親，宜于民上。折獄且成，惓惓平反；曾是不直，則莫我敢寃。於穆淑人，亡媿全歸；全歸伊何？坤德庶幾；我銘畀石，永告㮰儀。

❶「以」下，據下文似脱一「知」字。

明故山東按察司副使雙泉羅公墓表

於乎，斯惟山東按察副使雙泉羅先生之墓乎！斯惟翰林修撰殿元達夫洪先之考乎！洪先謁表於甘泉子，以同志也；甘泉子禁爲文久矣，不辭之，以與同志也。據李谷坪之狀，亦以與同志也。狀曰：

公諱循，字遵善，雙泉其號，羅其姓氏。世居吉水谷村之黄橙溪。公少穎悟敏達，刻勵問學，以乙未進士，觀政刑部，授南曹主事，稱善折獄，是故能刑事矣。起復，授都水主事，理徐州洪，督東南運，除運艘羨餘之税，罷商舶均給之歛，立石隄以防漲嚙，築堰陂以射淤蔽，樹蔭木以息役者，是故能工事矣。副郎武庫，尋正車駕，以調武選，咸曰稱職。逆瑾用事，倖門驟開，已革乳母，傳奉三百，怙勢求復。尚書下詢，公執愈堅，曰：「縱不爲靡費惜，獨不爲名器惜乎！」必以案閣，三疏不恤。軍政考核，罷瑾黨指揮二十餘人，風裁益振，是故能兵事矣。冢宰邃菴賢之，陞守鎮江，去扇訟以息刁風，節冗蠹以充公費，畫官條以革吏弊，恤孤嫠，舉廢墜，振荒歉，以甦民困；增學舍，月廩餼，以作士風；峙芻糧，簡服乘，載輜重，以待總制之命；協諸道之軍，盡進討之策，以大敗劉賊于狼山，致受朝廷襲衣之錫，是故能守事矣。於時大官觖望，遂以騰謗，更守淮安。縲繫立釋，兵甲凋餘，静撫休養，生事漸充，是故守事亦精矣。薦陞山東副使按察，奉敕兵備徐州，以及淮揚，時訓練，嚴賞罰，密授成算，多所捕獲。凡俘張家村五溝者五佰餘人，下邳者百十人，是故兵事亦精矣。繼母服闋，復除山東，備兵密雲。權貴用事，邊境騷然，遂有歸志。適

以冗員裁革，而公浩然而歸。獨處一室，不妄交接，絶跡公府。周御史鵷薦其嚴明，復任山東，部檄方至，公笑不起。陳巡撫洪謨薦公安貧守道，善行高風，實可敦俗，固以疾辭。是故退志遂矣。以癸巳年四月三日端坐而逝，是故善全歸矣。開誠豁達，莊重嚴毅，不作機械，不爲模稜，閨門之内，凛然如公府。祖考遺産，盡給昆弟。嚴教諸子，動以禮節，冢嗣及第，訓如兒時，不假辭色。食無重肉，服無完衣，不妄取與。以是始終，是故倫理辨矣。享年七十。配李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即洪先，次壽先，幼居先。

甘泉子曰：「若雙泉子者，可與表也已矣！」或曰：「曷爲而可與表諸？」曰：「子不聞藝人當如諸藝樹矣乎？子欲知表人，盍觀諸樹矣乎？」「曷謂樹？」曰：「子不觀諸樹木者乎？君子觀其樹枝之榦焉，而其根可得而考也；觀其根與枝榦焉，而其花若實可得而知也。是故吾於雙泉子之狀，而得其枝榦矣。」「何居？」曰：「刑事，尚欽恤也；工事，昭諧若也；兵事，飭德威也；遂退，正志也；辯倫理，著人道也；全歸，考終道也。夫君子有此六者，是故政事修而人道盡矣。如彼樹木一榦，庶枝大小具矣。」曰：「然則有本乎？」曰：「有。」「有標乎？」曰：「有。」「本烏在？」「根是也。」「標烏在？」「華實是也。」「本根烏在？」「祖考是也。」「華實烏在？」「子孫是也。」「何居？」曰：「吾嘗考狀而知其世矣。曾祖曰慶同，善植家，家是用饒。好施與，仗義氣，遂雄里中，里中人賢之。乃祖曰良，經歷府君著績廣海。厥考曰玉，繼著休聲，厚忠相承。是故玉本諸良，良本諸慶同，慶同本諸明壽，明壽本諸獻，獻本諸岳，岳本諸志大，是爲吉水之始。志

大本諸幾學，幾學本諸應熾，應熾本諸思立，思立本諸仲魯，仲魯本諸元圭，元圭本諸子文，子文本諸仕遷，仕遷本諸襲，襲本諸逢，逢本諸珣，珣本諸議，議本諸皎，皎本諸達，達本諸崱，是爲唐懿、僖廬陵之始祖。其本根之植，不亦深矣乎！」「何謂華實？何謂孫子？」曰：「吾嘗友于其元嗣達夫洪先甫矣。及第狀元，人不勝其侈，嗟嗟達夫，乃忘殿撰之爲尊，翰苑之爲榮，退然若蓬蓽窮困之士，若顓蒙始學之儒，語若不出口，空空若不識知，毅然以學道自任，庶乎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者，觀其器量，將盡天下之善，追古聖賢而從之，是之謂碩果者，非耶？其華實之成，不亦盛大矣乎！是故有祖考以本之於前，有嗣子以大之於後，夫然後足以徵雙泉子之賢也。予是以特表而出之。」

明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神道碑文

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劉公原芳德華者，廣東合浦縣訓導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僉事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曰滋之父，發解省元、舉名進士，由兵部尚書郎四川提督學校僉事副使、左布政使、總督巡撫都御史、刑部右侍郎曰節之祖也。公生洪武丁丑七月十五日，卒成化丙戌正月九日。後六十五年，以孫節貴，封如其官，得立神道之碑。節寓書以幣，徵文於甘泉子。甘泉子曰：

嘻！若水之與子，同年兄弟也，視而祖猶祖也。文也，義，烏得而辭諸？幣，烏得而受諸？曰：文獻其有徵乎？曰有。曷徵哉？徵有一，徵諸大理卿寧都董子天

錫之狀。曰：足以徵乎？曰：未也，徵一得三，徵諸其見者，徵諸其往者，徵諸其來者。曷謂往者？乃曾祖國寶不仕，乃祖志均不仕，乃考興遠不仕。不仕則不泄，不泄則畜，畜則積，積則厚，厚則久，久則大，其發於公乎！曷謂來者？乃嗣子三：曰洪，曰洵，曰滋。及滋而稍昌，育賢于郡庠，登貢于禮部。乃嗣孫三：曰巽，曰節，曰甫。節貳名卿，乃以公貴，甫以行義，作鄉嘉賓。乃嗣曾孫，曰魯，舉鄉進士；曰香，養德于庠；曰音，蔭叙太學；曰著。暨乃玄孫堯臣、堯佐，幼而進進未艾。其本於公乎！曷徵乎見者？夫見者，表表者也。狀曰：公力治生産，以振中衰之祚，以光于前人，見孝敬矣；其曰剛方大度，不事脂韋，見正直矣；曰與人交而有信，見誠慤矣；曰耕稼自給，見務本矣。其曰餘，則賙人之貧乏而勿吝，見廣惠矣；曰鄰邑稱貸不取責償，見尚義矣；曰宣德己酉邑歲大歉，斗米百二十錢，則發廩平價捐三之一，見濟急矣；曰買附郭之腴爲子孫之貽，見裕後矣。孝敬，德之本也；正直，德之居也；誠慤，德之孚也；務本，德之基也；廣惠，德之施也；尚義，德之公也；濟急，德之仁也；裕後，德之流也。君子有此八者，是故前以開之，後以恢之，于德華公之光爲有徵矣。宜碑而銘之于神道，以昭示來裔。其辭曰：

中氣磅礴，南迄五嶺；大庾峨峨，異人天挺。天挺維何？有秀其柯；三世不發，茂畜天和；畜極而舒，勿遽而徐；誰其鍾之？德華渠渠。是肇合浦，是聞司寇；合浦司訓，司寇督校。維聞子之賢，聞子聞孫；維以發解登科，維大其門。歷世既三，德澤漸漸，俟誰起之？維德華公克堪。何以堪之？維稼穡之依。以起生産，以振中衰，以播德惠，以及周濟。維以不責

償，維以尚義；義動閭里，以受嘉祉。嘉祉不于其躬，于其孫子。

明故鄉先生萬竹君墓表

於乎，其萬竹尹先生之墓乎！鳳其名，舜儀其字，居增城北郭之外，性好竹植，竹環其居，自稱曰萬竹軒，人稱之曰萬竹先生。性孝友，及喪其考紹先、妣姚氏，盡禮哀毀，廬于墓，亘六年不脱腰絰，忌日則閉户齋居，人稱之曰尹孝子。縣大夫聞其賢，敦請爲鄉飲賓人，又稱之曰尹鄉賓。年躋八十有二，曰年高有德矣，鄉里正以聞諸縣大夫，以例授壽官人，又稱之曰尹壽官。方其有志古人之道，道古之言，行古之行，口不取妄言，身不取妄動，物不取妄求，費不取妄與，衣必先王之法服，行必先王之德行。戴玉臺巾，衣深衣，行過於市，市人肅之，庸人笑之，先生處之，毅然超然，人又稱之曰尹道學。游于白沙，白沙先生賢之，故其詩曰：「俗氣薰天，竹無一个。此君到處，無俗不破。何期五嶺南，造此多竹所。」與甘泉子爲布衣交，釣鐵江，游江門，居西樵，必與之俱。故西樵之九龍洞，有萬竹臺，甘泉子詩曰：「九龍樵三昧，竹臺在九曲。岩與臺近鄰，相看愛無俗。根根一根同，曷以多爲喜？此君正恥獨，遶臺是君子。」或曰：古以竹比君子之德，故高而有節，籜而能變，直外而虛中，先生口不妄言，故言之於鄉，無口過；身無妄動，故行於鄉，無怨惡；入無妄取，故取不傷廉；出無妄與，故與不傷惠。君子行此四德者，是故無愧於竹也乎！是故能節而知變，中虛而外直也乎！瀛西伍先生曰：「萬竹君少爲里正，勾罪人，縲絏不施，而囚自來到官。官命持數百金理公事，事理而金不用，即以還之。不

侮於長壯，亦不侮於童僕。與童僕語，如與長者語，無疾言厲色，是難能也已。」

先生生三子：長曰旭，次曰昂，次曰昊。旭、昊皆先卒，而昂也獨走四千里，乞表其墓。甘泉子曰：余平生道義交也，若萬竹先生者，雖其得於天者厚，然而篤行所至，亦不可誣也！遂表之，爲鄉先生之規。

贈監察御史紫山李公配孺人馬氏墓表

永興李御史仲謙，從甘泉子游者十年矣。一日，踵門而告曰：「禩惟不克肖德於我顯考若妣也，而中怛焉以辱夫子之門，則若之何？惟我先顯考紫山貽錫府君，生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正德癸酉八月初四日，而葬于靈江株木山之原，則甲戌九月乙巳也。惟我先顯妣馬氏孺人，生天順己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丁丑十月四日，其葬于龍耳山金華巖之巔，則戊寅十二月己丑也。墓木拱矣，未有表墓之文，將謀托夫子之言，以光二墓于不朽。夫子憫焉，將不以禁文而例拒之！」甘泉子曰：「吾聞子之二親，克嚴克慈，克成乃子，其剛柔合德也乎！吾表也，曷徵哉？」曰：「禩也不類，其仰徵諸聖明之典命乎！誕惟元嗣，推錫命于我顯考，見剛德焉。曰：『爾故李永蕃，乃御史禩之父，登名賢科，作宰鉅邑，廉勤自勵，膏澤在民，有遺愛焉。用發于賢子，才爲憲臣，肇舉郵章，用垂芳于不朽。玆特贈爾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爾靈弗昧，朕命其歆。』曰：大哉皇言，其剛德之著乎！爰錫命于我顯妣，見柔德焉。曰：『人子之才，雖由父訓，資於母德恒多，故褒錫均焉。爾馬氏乃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李禩之母，禮克相夫，訓能成子，養雖弗逮，名則永昭。玆

特贈爲孺人。恤典既隆，孝思良慰。』曰：至哉皇言，其柔德之成乎！」甘泉子喟曰：「吾聞之：君錫其大臣，識其小子之嚴慈之德，必聞其詳。夫剛之德，爲誠慤，爲明敏，爲廉能，爲仁愛；夫柔之德，爲貞静，爲淑善，爲順，爲慈。其有徵哉？」李子曰：「禩也不類，嘗求嚴慈之德而狀焉。惟我紫山君，沉深有度，孝友是敦，機巧不作，淳朴是居。其亦可以爲誠慤乎？」曰：「然也。」「富於文藝，賢薦湖藩；業成均，友親而名著矣；宰當塗，三事脩而百廢舉矣。其亦可以爲明敏乎？」曰：「然矣。」「崇節儉，遠暮金，興學校，恤民隱，寬逋以資農，單騎以諭賊，水患而民不流，師行而衆安堵。其亦可以爲廉能乎？」曰：「然哉！」「巡行溝澮，燕及煢獨，貿牛犒師，以犢釋母；及其歿也，民如失怙，祠于名宦。亦仁愛之遺與？」曰：「遺愛哉！」「惟我贈孺人生而聰慧，夙閑姆訓，暗涉書史，遂通《孝經》，言不出梱，動不踰則，其亦貞静矣乎！既歸紫山，恪脩婦職，肅奉舅姑，中饋賓祭，靡不宜適、宜宗、宜親、宜于媵妾，其亦賢淑乎！内助則學，外善則政，生事聽從，死事誠信，其亦順矣乎！己丑登科，兆夢誕禩，教祕與禩，一如己出，脱珥資師，作其發憤，愛而知勞，成廩成官，其亦慈德矣乎！」甘泉子曰：「其然哉！其然哉！其足徵哉！允若兹，陰陽合道矣，剛柔合德矣，可以訓于家于邦，用表於墓石，以永爲來裔之式。」丙申正月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三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四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四言詩五十五章

井井亭

有亭井井，山下出泉；以静而清，浚發天源。汲之不勤，汲之日新；唯德日新，以濟渴人。

石潭

水行石上，用柔破剛；涓涓成淵，蛟龍是藏。

翩翩者棣三章贈潘斋召之弟歸辰陽

翩翩者棣，花蕚相及；夫我不如，兄弟異邑。兄弟異邑，相送于南，涕淚以泣。

翩翩者棣，花蕚相成；夫我不如，兄弟異京。兄弟異京，相送于野，涕淚沾纓。

翩翩者棣，花蕚韡韡。庇兹本根，永以爲悀。言撫其根，言采其花，道遠莫致，擲之長嗟！

贈徐曰仁守祁州三物 三章章六句

有徂懷人，贈之紈扇。辟元規塵，助清談衍，以除民熱，以蔽大暵。

有徂懷人，贈之長鞭。慎數馬尾，勇著争先。以起民罷，以驅蹊田。

有徂懷人，贈之緘書；圯下之帙，寔帝者師。毋咀其□，❶而嚌其胔。

習古齋

習之習之，古自我作。習乎自然，學而不學。化工在手，天機可握。誤筆成蠅，運斤去堊。

恐齋

臨深履薄，匪曰觳觫；震不喪匕，心非槁木。上帝若臨，天君自靖；有所于恐，不得其正。

命吴生涵字泳中詩 四章章八句

厥初生民，昊天降極；如冰斯寒，如火斯熾。相協爾居，日用飲食；爾識爾知，莫匪爾德。

物有撓之，遂滔其則；其則不遠，民用僭忒。鷄犬其心，見鵠思射；先民有言，不有博奕。

眇兹寡陋，學也不力；若存或忘，終罔

❶「□」，上半似「皮」，下半似「夜」。

有得。汩汩厥靈，桑榆日逼；告爾同志，毋忘夕惕！

上帝其臨，兢兢翼翼；敬恭爾思，戒爾頗僻，載鋤其驕，靈根其植。涵而泳之，河浸膏澤。

古勞

慨時事也。及此良晨，携我好友，兆宅故交，感嘆不已，託諸永言。

古勞之下，有川洋洋。洋洋曷以？可濯可航。泛彼蘭舟，與子同行；時屆重陽，朗天清霜。臨流懷舊，伊人云亡；俛仰今昔，云胡不傷！

古勞之上，雲山霅霅。霅霅曷以？以躋以懸。乘此柴車，與子同聯；崋乎鬱葱，于葵之根。登高望遠，伊人不存；爰卜幽宅，以慰精魂。

右《古勞》二章章十二句

藤江雨中

臘月既望，我徂自藤。雲木翳翳，零雨其冥。有山如戟，有石如城；雲滄雨立，僕夫于征。聯我蘭舟，與子同行；念彼室處，感茲靡寧。

平南遣興

漁淵水深，采芝雲迷；寄懷雲水，抗志高棲。嚴霜隕木，歸鴻背飛；天寒日短，途長行遲。歲云暮矣，我心則悲；神遊八極，身囿兩儀；宇宙爲旅，萬物爲徒。

愛日

嘆時命也。自廣徂横，且霾且雨，僕夫告勞。

瞻彼愛日，實慰我心；自我室處，天光下臨。我行千里，彌月霾陰；僕夫痛矣，修途阻深。我行不辰，昊天何心？

愛日熙熙，實繫我思；于盤之子，爾暄爾曦。自我彌旬，風雨凄凄；我心憂矣，阻于塗泥。實命不偶，昊天何私？

右《愛日》二章章十句

敬止

風雲自天，龍蛇起陸。君子敬止，淵淵穆穆。

晛睆

念友生也。興起黃鳥，有懷音問，遂及德言，終思盍簪。

晛睆黃鳥，遺音千山；懷我良朋，聲聞其先。我之思矣，矧茲德言！

黃鳥晛睆，響傳千岑；懷我好友，弗思德音。我之憂矣，矧彼盍簪！

右《晛睆》二章章六句

賦東山

瞻彼東山，巍巍南極；我懷君子，于山之側。有渰其雲，不雨而澤；秖以淹望，永言思德。將哦將思，陳侯是式；誰其賦之？少師無斁。有西涯詩

右《東山》一章十二句

凝道之什有序

甘泉子既定棲霞之居于大科之下，多士爰來。越二年己卯七月甲子，多士咸造于庭，誓曰：惟乃惟來，罔于爰處；弗處弗安，罔以考業考德。予心弗遑寧烟霞之下，其下乃居，乃館乃堂，乃誦乃詠，乃游乃處，乃食乃息。罔匪正人，罔匪正言，罔匪正動，罔匪正念。惟茲相觀，

惟茲麗澤。兀厓霍子乃倡厥始，集厥成，甘泉子誓曰：惟茲棲霞，惟茲尹公，爰始卜相，乃今之舉，時惟尹公。乃以書致于增江。七月，爰來及樵，乃卜乃相，乃經乃營，乃督乃工，乃弗遑寢食。越六月，爲臘甲子，落成，公乃言歸。讌于凝道之堂，兀厓霍子還自石頭，霍允厚來自佛山，鄧德魁來自藤，甘于盤歸自穗石，陳公贊、鄧君恪出自後峒，董本洪進自錦岩，郭元卿來自石壁，林美中、劉萬光下自樂閣，張廷文、伍大和兄弟以衰弗與。冼君明遠來遊自廣，偶與焉。乃作樂詠歌侑觴，各至於醉。厥明，兀厓子乃餞于尹公，于盤昌，曰：「展矣尹公！厥有大功于大科，惠于我後之人，世世無窮，其可無言無詠歌以贈，以昭公功？」甘泉子曰然，兀厓子亦曰然，諸君亦曰然。甘泉子乃言曰：「昔七子賦詩，《春秋》榮之。惟爾九人，咸志于道，詠于凝道，其可無愧。惟時多士弗及門，惟爾九人，其可無言無詠歌以贈，以昭公功？」爰命董生定册，其勖成之，兀厓子惟文惟叙。甘泉子乃先作詩以唱曰：

坎坎擊鼓，于樵之巔。乃薦乃獻，尹公之賢。於賢維何？德義遷遷。坎坎擊鼓，烟霞之下。乃詠乃歌，餞尹公者。於詠維何？德音雅雅。亦既擊鼓，亦既考鍾，以讌以樂，公坐于宮。維公在宮，威儀顒顒。擊鼓喤喤，考鍾鏘鏘，以樂以讌，公坐于堂。維公在堂，德容不忘。維鍾維鼓，維瑟維琴，何以假之？嗣此德音。維此德音，維樵之岑，維琴維瑟，維鍾維鼓，維以足蹈，維以手舞。其樂未央，公晏靈府，作樂歌舞，出餞尹公。聲影懸矣，送之九龍；九龍躍躍，導之以樵風。誰其主之？兀厓來同。

西征凱旋雅 有序

皇帝哀矜南裔之不辜，乃命中丞蕭卿：惟爾賢，以文以武，以智以勇，以仁以信，惟爾賢。惟茲南裔，東土西土，人亦弗靖，惟撫惟勦，惟爾賢。是故惟智則幾，幾則有謀；惟勇則斷，斷則有功。惟仁則愛，愛則有濟；惟信則果，果則有成。故察群情，周萬物之宜，明利害之要者，莫大乎智。赫赫斯怒，作三軍之士，生敵愾之氣者，莫大乎勇。以生道殺，殺之而不怨者，莫大乎仁。賞罰不忒，罷行惟時者，莫大乎信。周梧州曰：惟我中丞蕭

公，賚命而南，會有桂林以西之役，奮兹鷹揚，士咸効力，君子是以謂之勇；運籌决勝，動無遺利，君子是以謂之智；撫則寧，罰則懲，殺以止殺，克惡克愛，君子是以謂之仁；罷行賞罰，罔愆其則，君子是以謂之信；兼而濟之，謂之文武。合此六者而有之，謂之有德。甫兹凱旋，萬全無遺，謂之有功。道揚功德，誦播其美，謂之雅。詩曰：

皇天眷德，全畀所覆；至于海隅，薄廣左右。惟兹兩廣，實惟荒遐，頑民聚嘯，互相爪牙。屢厘南顧，屢簡重臣，順撫逆戮，均之聖仁。韓公用武，以嚴厥始；朱公用文，克和厥中；文武並濟，將在今公。既和而玩，治久而隳，習爲姑息，如病痿痺。天子神聖，天子曰嘻，顧兹不振，疇克振之？惟爾蕭卿，懋兹六德；仁信智勇，文武是克。惟兹六德，乃懋厥功；率時六館，奏爾鼎鏞。公拜稽首，對揚天休：臣罔于家，聿來胥謀。惟時桂林，爰始興事，賊方跳梁，將驕卒敝。公始下車，不遑煖席，親秉旄鉞，勇氣有激。智以先之，仁以結之，信以成之，我軍張威。六月于征，載窮其巢，俘獲十千，凱旋告勞。廣人有言：昔若奄奄，中丞是作，頑懦有廉。廣人有言：昔尚委靡，蕭公來嚴，士皆作氣，文武嚴和，成自公今。侯誰記之？守臣周任。周侯記之，太史文之；以奏成功，以告鼎彝。

題畫

圯橋進履

進履之心，可以授道。惜哉師傳，未聞何奧。

希夷睡圖

不醒是夢，醒亦是夢；既同是夢，長年何用？

高氏祖廟詩 有序

高氏祖廟者，今總督漕運樂清高公之祖廟也，所以統族人，篤恩義，教孝敬之道焉也。故爲之作奕奕。

奕奕大族，世于樂清。維詩維禮，維以簪纓。匪維纓也，維禮維詩。維彼瓜瓞，胤慶無期。右一

奕奕令族，世于高奥。維孝維弟，勿替爾祚。匪伊祚矣，維以孝弟，維以慈讓，于慶千禩。右二

於穆大宗，本支太尉；繼繼其傳，迨于五世。維行營公，扈駕而南；聿來于温，厥家且蕃。是曰世則，高奥之姑。維木載根，維源斯水。右三

於昭堂廟，堂廟盤谷；維嶼維茗，山水之蓄。其蓄維何？維茗維水，維有蘋蘩，以薦嘉祉。厥薦曷加？有田黍稷；維兹馨香，以昭明德。右四

於潭宗會正廟之名，時思祀事正寢之名著存。左昭右穆，祔祧有倫。維倫篤恩，富貧壹義；爾子爾姓，來燕來祀。右五

相爾齋庖，罔匪潔齊。毋二三爾心，爾祖其來。爾登環翠廟南之樓名也，爾興爾思；若乘雲車，若前兩旗。右六

延月彼間軒名斯沼，受泉千岩。爾滌爾器，爾洗爾心。爰渡橋矣，爰陟望雲橋外亭名。君子孝思，維孝斯存。右七

於弘有廟，有廟孔賁。厥孫維誰？秋卿之貳。秋卿之貳，大都之憲，維賢孔嘉，厥品維二。都憲曰嘻，匪則友機，維祖華亭，維考光禄，維述菴公，是訓是廓。右八

示諸學者

心無一物，天理見前。何爲天理？本體自然。廓乎渾兮，四時行焉；勿忘勿

助，聖則同天。

潘生子嘉姑母貞節詩有序

潘生子嘉汝亭之姑，號雲窩，貞節讀書，知道理，慕甘泉子之學，而欲學焉。潘生致悃於甘泉子，甘泉子曰：此心天理，無間於丈夫女子，求而得焉，雖女子，丈夫也；不求而失焉，雖丈夫，女子不若也，其夷狄禽獸草木螻蟻乎！予有感於世，且欲雲窩即此心擴而充之，爲之賦忘獨。

忘獨忘寡，忘寡忘貧；七十六春，忘厥女身。貞一不分，乃通于神。是謂聖善，奚節之云；姥如未信，詢爾舅孫。

題金芝呈瑞卷有序

金芝，詠玉厓也。金芝呈瑞，或曰玉厓陸侍御之餘慶，君子以比德焉。名琨，湖州人。

煌煌金芝，維山之輝；云誰之瑞？玉厓維祺。玉厓巍巍，金芝離離；金玉交映，君子以之。我有靈根，先天地春。美斯毓斯，維天維人；光于宇宙，瑞于無垠。思遺懷人，道遠奚因？

朔風

《朔風》，贈奉常黄毅菴也。奉常拜疏而歸，甘泉子亦既有序言。言不盡意，乃系之詩，盖託諸永言焉耳。

朔風颼颼，送子歸舟；出餞于江，寫我離憂。雖則離憂，匪厲則逸；人亦有言，召命不日。

答侍御朱君詩有序。名廷立

予過維揚巡鹽，朱侍御子禮拜予求言。共登甘泉山，酌其泉而甘之。既別，遣人持卷請予書所言，以爲離索進修之資。遠及沛上，求之切矣。予雖欲無言，恐孤其來意，其能已乎？爲作二詩，章十有二句，且託興於登山酌泉；即事以明理，切近也。然而所以相期於無窮

者，心則遠矣。

陟彼泉山，其山崇崇。其崇曷以？坯土之叢。坯上之受，坯土之積，于千萬仞，維以崇德。崇德曷以？忠信其比。誰學此山？子朱子禮。

酌彼泉水，其泉泚泚。其泚維何？有源其涘。其源維何？衆卑之歸。卑以受善，維天下谿。其善其察，涓涓始達；溥博淵泉，淵深天闊。

感忠樓詩有序

樓何以名「感忠」？徽之父老以感汪氏之忠也。何感乎汪氏之忠爾？曰：司馬塋木之枯，自六朝而唐而五季而宋而元而我大明，❶歷千百餘載，而復生以榮也。司馬諱曰叔舉，嗣孫越王曰華，生有神異，紹篤忠貞，啓佑于後昆。是故司馬越王開之於前，今冢宰太子太保誠齋公繼之於後，宜其感及枯木，以兆其瑞，而二祖神靈所以啓佑于公者，深矣！水也辱愛於公非一朝，燕遊之雅也。聞此異事於廖子，廖子記諸誠翁，誠翁授簡于水，水感慨于懷。感慨之不足故咨嗟之，咨嗟之不足故詠嘆之，詠嘆之不足故長言之，成古詩七章，用陳區區忠於公之微悃焉，非敢徒稱頌以爲佞也。

奕奕鉅汪，司馬昌之；嗣子胤孫，無匱其祺。昭昭越王，生而前知；神明日發，不可測思。不可測思，矧可忘思！

視彼牛尾，牧者駭異；威懾六州，六州控制。有而不有，于唐之世，留守九宮，王號是畀；矧可忘斯，念茲厥始！

登源之塋，萎木再榮；千春枯槁，謂匪神功？泯曰神哉，曷感而通？鞠哉冢宰，樹此感忠。樹此感忠，念祖無忘叶！

其忠維何？嶺表寔多。積十餘稔，經略威和；亦職海道，朗機揚波。公乘長風，奪其長技，曷不懷嗟；曷不懷嗟，念此榮柯！

何以懷云？睠爾赤心。賊濠逆天，

❶「朝」下，原衍一「而」字，今刪去。

奮戈入擒；言誓妻子，告爾有神：所不如願，寧殞厥身！寧殞厥身，顧念忠勳；忠勳念兹，何日忘之？

君爾忘身，公爾忘私，攄謀決策，坐亡群疑。惟此忠悃，惟帝眷知。感兹眷忠，無忝孝思。

思彼槁木，猶感忠誠；矧伊人矣，云胡不靈？感忠以勸，聯樓崢嶸，拄地撑天，聿懷永寧。聿懷永寧，勿替休徵！

右《奕奕》七章，四章章十句，一章章十一句，一章章十二句，一章章八句。　簡校：先生詩集至此見其美。先規後反覆諷勸，朋友忠受之義爲獨至矣。❶

偶筆示張廷佐都司馬金揮使

天地合德，爲陰爲陽，爲雨爲霜；聖人合德，爲喜爲怒，爲文爲武。或以揖讓，或以毅果，如人一身，弛張在我。在我弛張，文武一道；一道在我，無施不可。

壽寶安任君硯齋先生華誕詩有序

《我懷》，壽任君也。何以壽任君也？褒任君之德也。何爲褒任君之德也？褒任君之德，能成其子柱之賢也。任氏之子柱，從甘泉子游，能以學自進，正其心，檢其身，以達于政，福于池之民，作于池之士，以崇正學，以爲邦家之基也。作《我懷》。

我懷鐵江，寶安之陽。隔水湯湯，有美一人，水中之央。水中之奇，中氣粹之。何彼德星，生寧馨兒，其馨維誰？柱也之材，黄堂之禎，邦家之維；亦治九華，壽祝無涯。維以大耋，維德之遐；維神斯聽，竹實是徵，潁川之治。鳳凰來鳴，遐以壽昌，遐以顯揚，壽斯永斯，君子之光。

❶「受」，似當作「愛」。

壽張母封太孺人華誕有序

太孺人某者，三十而孀，紡績勤儉，夙彰貞德。有子曰某，惟忠；其仲曰行，惟恕。太孺人推先君子之志，寓嚴于慈。人曰：善教哉，賢母矣！惟恕爲御史，有聲；惟忠薦于鄉，進進而未艾也。迎養京邸，届茲七十一華誕，榮拜封章，四美二難。壽筵將張，壽觥時薦，白生請予爲作四言詩，以壽焉。

陳樂高堂，華筵廣張，壽山爲俎，北海引觴。貞哉聖善，篤生二郎。維孟有軻，維范有滂；伯供戲綵，仲捧翟裳。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樂從天來，人自不知。宛宛王母，宴于瑶池，三千之實，偷桃之兒。昭昭聖善，亦嚴亦慈，既壽且榮。封章有輝，自茲古希，萬壽無期。

昔我三章章六句

《昔我》，感今昔也。中貞不尤，歸之於斯道之命焉。

昔我視爾，兄弟不猶；今爾既立，視我如讐。雖則如讐，我心不尤。

事我之心，轉而他人。凡今之人，薄如秋雲。雖如秋雲，我心貞珉。

昔操我戈，今入我室；匪則入室，道命不一。其一不一，我心中實。

辭賦二十二首

登圭峰歌

山羅列兮青青，泉紛飛兮冷冷，❶人與鳳高翔兮，世孰得而爲繒？

❶「冷冷」，疑當作「泠泠」。

招隱

雲下山兮水潺潺，遊子去兮何時還？白雲朝出兮暮來歸，遊子去兮何時？悵不返兮予愁，子胡爲兮淹留？歸來乎，人間不可以久遊！烟霞爲家兮白雲蒙頭，膏火煎熬兮火消膏。歸來歸來，龍泉可圖。

尹彦明彦擧昆仲從其師伍宗逐讀書于上游庄作山中歸

山中歸兮景暮，筵白雲兮餞俎，汲甘泉兮爲酌，列西山兮爲簠，鳴山鳥兮當歌。裊遊絲兮縷舞歡，餞君歸兮君生悲。北顧黃雲兮橫烟霧，山中景兮人不知，歸見外人兮不足爲道。

富良歌 壬申正月二十六日安南作

乘玉節兮坐王子舟，披霞纓兮雲裘。擊蘭槳兮泛中流，馮夷舞兮蛟人游。草萋兮荒洲，悵獨立兮容與，望五雲兮神州。

山水圖

山濛濛兮多雲，混遠近兮不分。入修林兮無人，鳥不見兮聲聞。欲驅蹇兮何之？悵攬轡兮延緣；延緣兮踟蹰，念懷人兮遠墟。

梁松溪辭

嶺雲涔涔兮南海瀁茫，有懷幽人兮魁岡之陽。託木石以爲居兮，青山爲伍；魚

鰕于侶兮，鹿麋之友。抱貞樸兮泝淳源，下謝漓風兮夸毗惟賢。嗟出雲薄兮指混沌以爲證，渾渭涇兮夫固將彷彿於溟涬。神育育兮思深靖止，目不睨兮諒正直乎眸子。俯視履兮考祥，匪夫人白眼兮又何有乎禍殃！生不識官銜兮邈自税於縲絏，彼惡聲而反徇兮孰與柔長而剛折！猗哲人之陰功兮，垂后昆之餘慶。諶蛇蟻之可則兮，余請徵君之逭二命。燕之桂兮郄之秀，欽夫君之義方兮，諷詠咨嗟以爲教。麟有趾兮鳳有毛，猗彼瑞世兮老翼扶摇，於昭令胤兮瞻雲罔極，釜羞未逮兮遐返邙宅。胡二豎兮弗仁，揮遥涕兮終天之戚。

鐵柯賦

鐵柯者，姑蘇劉司寇以清先生自號也。司寇昔爲御史，按吾廣，余忝與公之知。感之，爲作賦焉。

有懷耿介兮，蹇獨立兮雲間。或鼻祖乎康公兮，遥派乎鐵漢之玄瀾。金玉兮自貞，抗顔兮冰雪。眄奇柯兮自寄，將彷彿特立乎徂徠兮崒嵂。夫既遇覽乎四序兮，豈無華之可好？嗟與時其下上兮，將改厥度；遵聖則以見志兮，託松栢以後凋。羌日撫以盤桓兮，挹五柳之孤標。昔帝震之發軔兮，爰初覲乎東林。曷羞顔於桃李兮，嫌朝艷而夕湮；承離明於朱夏兮，夕墜玉井之露蓮。策功勳於南柯兮，耻螻蟻而相先；招蓐收于西枝兮，既紉蘭之九畹；滄湘纍之落英兮，悲摇落於秋晚。覯玄冥於寒門兮，百卉腓而空山；儼髯翁之屹立兮，剛偃蹇以夭矯而不可攀。何鐵柯之蹇蹇兮，伊哲人之媿美也；豈金天之孕秀兮，固元氣之紀也。託靈根於鐵崖兮，匪夫人之錚錚也；入九原而不曲兮，矗枝撑乎高冥也。範二儀以爲冶兮，槖籥雷風；天三地四以爲質兮，二氣爲工。雪霜兮爲淬，

仰崑崙兮以爲礪；出精鋼於百鍊兮，非脂韋以爲態；彼柔佞之繞指兮，固先時而圮壞。骨骯髒兮，枝帶矩鉤；膚文章而鱗稜層兮鬐爲虬，驟雨兮其鏦鎗，烈風揚兮撼鈴，或鏘乎其暴雪，亦鏗爾兮霜清。遥隱几以玄聆兮，聊逍遥以遐睇。則武侯之正直兮，覽赤松之高致；挾梅僊以結侶兮，擥孤竹之逸蹤。亮百折而不撓兮，見勁節於疾風。薄匪人之振落兮，固望秋而先零；彼淮南之萎靡兮，知黯也之在庭。禀至剛以爲腸兮，中結義以爲膽；直苦心而致節兮，又貞幹以自亶。昔余之既有知兮，尚麻庇於繁蔭；將采華而食實兮，豈附兔絲女蘿之徑寸？貞心忠慤兮流脂爲仁，變茯苓其將聖兮，化琥珀以爲神。峨鐵冠之岌岌兮，肅柱史乎臺中；陟大夫之嶽嶽兮，諒匪夫嬴氏之所封。彼剛柔亦不吐茹兮，又何有於闒茸。昔巡歷乎閩廣兮，聳鐵顔而森冽；迴霜節以之蜀兮，又確乎其不可拔。遭迍邅之不辰兮，壹轗軻于權豎；使囚縲而屈折兮，固將馘於此樹。邈致身於卿相兮，謝司寇於留都；馮虎丘以舒嘯兮，訪鴟夷於五湖。悲胥門之墓檟兮，忽乎與國而荆榛。彼大厦之一木兮，蜀銅柯其誰與倫！

亂曰：時之來兮樵爲銛，犧尊青黄兮楚人之鉗。將遨遊於扶桑兮，或晞髮於陽谷；窮金天而逍遥兮，遐振衣於若木。入玄門兮揖清穆，擥月桂兮扶天根，臨下世兮濯足。

石磯辭

《石磯辭》者，甘泉子贈刑曹孫世其歸華容也。世其有志於學，謝病而歸，將築石磯以卒業焉。

石磯兮盤盤，秋風起兮沱水粼粼。白雲横江兮雁南賓，王孫歸兮春草又新。春

草新兮王孫遊，雁南翔兮白雲滿洲。棄置三尺兮歸來乎，高謝縲囚；控黃湖兮白鼎，攀衡桂兮淹留。日復日歲復歲兮，憯不知春秋，褰長竿兮雲月爲儔。采蘋芷兮中流，撫傾筐兮誰寄？悵渺渺兮予愁。

薤歌辭

《薤歌》者，甘泉子所作以悼東所張先生之辭也。東所生年六十，智性高明，往來白沙之門二三十年，未嘗問學。性智超詣，自謂獨打合同云。至謂三教同一道。一時師友，無足以易君之見也。及其出處大致，物亦莫易之，❶其志尚矣。

薤歌胡爲兮，薤露漸漸；朝陽東升兮忽其以晞。朝陽中天兮忽西垂，江流浩浩兮西日微。日微兮木蒼蒼，冬復春兮薤葉長。佳人去兮不返，思不返兮可忘？悵靈修兮孔臧，貯此麗服兮侈文章。思超絶兮極高明，思堯舜與徒兮殊途同行。嗟三百祼兮黃道蕪蕪，孰奮志帥兮揚旌枹鼓？時不競兮鼓不鳴，鼓不鳴兮風折其旌。匪天爲之兮曷歸咎懲？乘大化兮上寥廓，揖元極兮參寂寞，從先哲兮旋唯諾，謂石翁也。紛下上兮極商確。莫殊矱兮合同，悵多遺兮毋然晝晝。

反招魂

《反招》者，甘泉子所作以哀進士梁漸卿之辭也。漸卿質美，有志於道，年不究學，客死京師，良獨可憫！又以爲魂無不之，將合乎大化，非若楚招拘拘乎恐滯乎四方上下之苦焉，非所以語性也。又其所陳荒忽，誘以娛欲，非可以慰志道者。故作《反招》以廣之。

玄冬厥季，旁望辰止。嗟靈全歸，返厥真止。有生不來，罹迍邅止。靈承多修，服美乾止。爰乘氣機，觀大化止。魂

❶「物」，黃本作「世」，似是。

無不之，游乎四方上下止。不泥故幹，獨悲詫止。合同而歸，物代假止。

魂無不之，魂游乎東止。東方大海潋潋，觀瀾洪止。陽谷日出，燭幽蒙止。長人千仞，呵禁兇止。螭龍上下，駕言從止；仰攀扶桑，觀春融止。帝震乾元，仁意渢渢止；生氣盎泱，魂其東止。

魂無不之，魂游乎南止。南方炎火千里，照途晻止。蝮虺虎豹，後先驂止；雕題黑齒，化禮讓參參止。揖彼炎帝，祝融眈眈止。嚮乎離明，文物粲森止。大明亨亨，義有嚴止；茂對時育，魂其南止。

魂無不之，魂游乎西止。西方流沙弱水，縱觀涯止。赤螘玄蠭，化仁慈止。豕首縱目，禦窮奇止。長爪鋸牙，反胥依止。覲彼少昊，蓐收齊止；利觀厥成，金氣澌澌止。萬物順理，魂其西止。

魂無不之，魂游乎北止。北方寒山代水，彌窺北極止。曾冰積雪千里，氣肅栗止。逴龍驤駕，逍遥叵測止。迺覲顓頊，玄冥同適止。啓闢寒門，窺廣漠止。萬物潛藏，智淵匿止。貞觀天心，歸而復止。返乎幽都，在朔易止。歸根復命，魂其北止。

魂無不之，游乎上止。上之峻極，穹窿無尚止。其氣蒼蒼，曷有虎豹豺狼，九首相攘止。三光五緯，有列在下，下觀天象止。三皇五帝，三王濟濟，互揖讓止。察彼鳶飛，魂其上止。

魂無不之，魂游乎下止。下有九土淵淵，厥塊大止。山峙川流，罔晝夜止。廣大博厚，體變化止。土伯牛身，九約參目，爲讓吒止。黿鼉蛟龍，參靈駕止。從觀淵躍，魂其下止。

四方上下，惟君所之止。宇宙一氣，萬物體齊止。同歸大化，混沌無倪止。死

而不亡，或合或游，孰測其機止。縱浪不有，厥樂曷涯止。爰履厥禮，静反乎初，即修門止。安此廣居，謝齊雲止。善以爲寶，薄翠珍止。明哲煌煌，代膏蘭止。童冠風詠，儼齊容止。生色睟盎，朱顔曼豐止。仁義饜飫，殺羞重止。令聞廣譽，文繡被躬止。九容三變，姱容修丰止。齊翟並佾，鄙鄭舞止；九歌九韶，陋激楚止；三千三百，靡荒惰止。道藝是樂，六博左止；飡飲泰和，觀頤朶止。乘彼大化，駕野馬止；魂乎奚之？一四方上下止。

亂曰：朔風蕭蕭兮吹白楊，一氣推遷兮柔幹爲剛。昊天剥否兮神龍蟄藏，南窺蒼梧兮重華陟方。夫天地神物且如此兮，聖哲亦獨何傷！頽然順化兮與之升降。服麗且都兮君獨翺翔，乘彼白雲兮返故鄉。嶺雲攸攸兮上有丹楓，我哀思君兮君不從，魂無怛兮歸空同。

弔伏波將軍辭

承哲皇之嘉命兮，恭秉節于南荒；遡潯横之修阻兮敬奠先生。昔炎祚之中熄兮，紛名號于囂融；識帝王之有真兮，初岸幘於相逢。建大勳于漢鼎兮，揚炎焰而重征，光南交以甸荒服兮，侯臣服于天王。彼聖哲之謨訓兮，罔寵利于成功；監四序之代謝兮，恒伏辱于顯榮。矧魚目之混珎兮，玉亦污夫蒼蠅。夫何薏苡之賤微兮，俾膠漆之弗終。慨伊義之自古兮，奚悄悄而内忡；緊客星之輝煌兮，渺江湖之高蹤。矯鴻飛之冥冥兮，弋雖巧奚施工？豈經濟之或歉兮，諒主器之不同。予有事于兹土兮，仰先哲之遺風；匪神武之威遠兮，遏四海以攸同？擷江蘺與芳芷兮，跽虔薦以予衷。

交南賦有序

予奉命往封安南國王晭，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覩民物風俗黠陋，無足異者。怪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之於常。作《交南賦》。

皇穹極乎無眹兮，廓空窿而罔象；厚壤淵其莫測兮，又坱比而無垠。爰下上乎中土兮中氣聚，其曰人中四漸而四荒兮，極泱莽乎禽獸。草木而爲鄰，維中氣以風之。又漸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帝兮，哲王以之。疆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薄四海又建長而以五。森内夏而外夷兮，哲要荒以爲度。帝曰南之荒裔兮，疇分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帝炎帝而神祝融。安南分野翼軫之南朱鳥之地。《記》曰：「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肎乎皇后君之攸治兮，曰火僊而徵龍；燭九陰於赤水兮，覲馮夷之幽宫。皇后君兄弟五人爲五龍，治五方。南曰徵龍火仙。赤水在西南。昔陶唐之咨命兮，羲叔南宅乎交趾；庸均秩乎南訛兮，亦曁時之與事。季德凉而莫遐兮，荒忽以之自異。維彼交之蕞爾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際尉佗之七郡兮，漢九郡而同置。憑都盧於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都盧國在合浦之南。越裳在安南之南。南迤邐兮占不勞，西聯屬兮滇溟之尾，派諸葛之度瀘兮，州炎劉之經始。李唐承乎厥後兮，恢都護之府治。歸化江，一曰瀘江，與漢鄂等自大理而下入海。安南在漢爲交州，在唐爲都護府。占不勞即占城地。

昔炎氏之方殷兮，泛海外之樓船；二女蘖乎中葉兮，薏苡用惑夫馬援。矻銅柱之磷磷兮，厭攙槍乎南天；彼高氏之定交兮，建石塔之巋然。胡峍崪乎橋市兮，立富良之江埏。彼爾黠曰炎均兮，冒耳聃之仍雲；維公蘊之肇緒兮，紹八葉以斯君。和叔後京用簒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

其曰黎兮，亦攘之於累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擾而亂德。北正黎之司地而屬民兮，羌始受之顓頊。彼三苗以効尤兮，陶唐亦復乎貞則。皇混一以爲家兮，亘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兮，又同軌而輻輳；物土方之包匭兮，則九載而三奏。厥易世而來王兮，叩天王而庭受。析圭玉乎上方兮，球弁旒而七綴。襪凌波以赤舄兮，帶靈犀之與玉珮；乘龍節于雲亭兮，將天語於揚對。

帝曰疇咨若時余其以兮，疇專對而學詩。繆曰予之顓蒙兮之四方，其以宜班。麟服其燁燁兮，疇予珮之陸離；帶飛霞之弱弱兮，冠切雲之巍巍。書余紳以忠信兮，申篤敬而行之；悵世途兮曲艱，又修阻兮嶮巇。羌跋疐兮淮泗，迺嘯歌兮江湄。望南極于嶺嶠兮，馮炎飈而長嘆。徘徊蒼梧之墟兮，揖重華而聯翩。西遥睇乎桂湘兮，見二妃之嬋娟；眺崑崙而容與兮，憩舒嘯乎籌邊。邕州有崑崙關、籌邊樓。歲月經于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關。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興於五絃。扳南巢而盤桓兮，睹鳳鳥之翩蹮。南巢，乃安南南方鳳鳥巢。始問道兮諒山，孰鳳眼兮七源。安南有諒山府鳳眼、七源縣。晞晴曛於坡壘兮，濯北峨之清湍。朝曦發乎不博兮，度卜鄰而僕山。坡壘、北峨、不博、卜鄰、僕山，皆安南驛。步飛空於風磴兮，遐縹緲乎雲巔。懸巖崖兮淵際，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兮厚土，又上登兮高天。欝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詰而纏綿。交人尚詐，不欲使過城邑，爲間道亂山中，屈曲示遠，故數日只度一水。已數次。暮虎豹之蜿蜿兮，朝蝮蛇之蜒蜒。過丕禮而昌河兮，渡市橋而呂瑰。余息徒而班班，炎均遥遥以斯迎兮，渡富良兮洄灣。丕禮、昌河、市橋、呂瑰，皆驛。富良，江名。曰余中華之子族兮，家增城之九重；從遊帝之

玄圃兮，閑逍遥乎閶風。初離郡之豫章兮，嘉厥名曰清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甘泉。依雲母兮高嶺，邇安期兮左鄰；處太一之穹廬兮，抱羅浮之飛雲。

承帝歌之皇華兮，兼咨諏乎炎德。汎遥遊乎方外兮，觀泱漭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東捩；火輪躔乎娀訾兮，魄下弦之次夕；蹇余渡以王舟兮，亦黝黄而丹堊。紛龍舟其後先兮，沓蛟人而裸涉；艥百撓以象刀兮，扶黑欄而刃白。夫唯寓藝夫水戰兮，或因用以刺擊。每一龍舟，百撓如刀。或習水戰也。肆迎拜於厥明兮，瀕祥壽之別殿；入修門其大興兮，見廣文之顔扁。富良江邊，有曰祥壽殿王門，曰大興亭，曰廣文。臨炎官之窈窕兮，祝融蹕而東轉；依南風以弭節兮，睇天使之離館。炎均俯候于朝元兮，肅敬天之北面，館曰天使，門曰朝元，殿曰敬天。儼百辟以皇皇兮，奔重侯之款款。陳黄幄兮月殿，時六龍兮臨下叶，虹橋度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參伍。聆天書乎洪音兮，伏群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太簇兮，洪鍾寂而不作叶；置鳴鳳之嶰管兮，擊靈鼉之高鼓。應河鼓之磅硠兮，屢天吴之舞蹈；夜叉奮其怒臂兮，裸竪梃而前杜；開廣宴于勤政兮，崇余東之席端。行路則以梃横杜。行禮時，二將軍怒臂衛之。勤政，殿名。珍羞蟲鰕兮太牢別陳，椰蓆敷重兮下地，登土偶兮簇盤粔，籹雜俎兮遠苾芬。呼鳴廣樂兮蔑棄大吕，跳梁舞蹈兮弗事干羽，登庸瓦缶兮捐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梅之碧彈；纍杯盤之狼藉兮，瓜亦先期以爲獻。正月有梅瓜。奏夷樂於殿上兮，鼓譟雜進而零亂；列雄虺以爲陣兮，又沐猴而加冠；曰而重黎其苗裔兮，寔乃祖之司禮也；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髮而脱蹝也。敷余闖其度闢兮，寔孟陬之中適；嗟陽候之迴絶

兮，茁芋苗乎三尺。農告畢而苗離離兮，鷺亦以之藏色。正月芋禾以長。望炎火之千里兮，臨回風而就炙；盻儽果以舒懷兮，丹實纍其枝碧。傾都人以雜觀兮，士女不分而塞途；悉鞠躬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交大指而跣趺；見梟揚之拂拂兮，披髮走而迅徂。肅龍節兮啓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太一，使風伯兮爲之御。搴雲霓以爲梁兮，先朱雀而向道；攬蒼龍而左驂兮，縶右騑乎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秉燭龍而先後；掣日旌之輝煌兮，填雷鼓之轟轟；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軺之鏘鏘。飄風裊裊兮朝霞，纓舉風袂兮揚揚。安南有朝霞布。右余參之以蓐收兮，左携拉乎句芒；厭旄頭以無光兮，曳鶉尾之閬閬。《地理志》分以安南爲鶉尾。擊木星以節行兮，披鶴氅而荷戈。俗：兵行，金鼓皆擊柝爲節，皆披鶴袖，衲紅襯。兵銜枚以無言兮，挾天弧而誰何？伏萬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衆呀。設丹幄於群館兮，雲帔具而不移；羅銷金之蕙帳兮，綴五綵之流蘇。坐沉香兮氤氛，列絳帷兮纚纚；或高歌以擊壺兮，滌陶硯於天池。有唾壺高二尺，硯皆陶爲之。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侲珮玉兮進羞，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凔席地兮趺居。咨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吴之季子；紛披髮而冠纓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鞦韆兮縹緲，乘風雲兮步虛；眺有娀之媚女兮，靚蒙山之都姝。羌雪白而漆黑兮，亦蛾眉而曼膚；上衣古而過骭兮，又罔裳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跣足足而泥塗。資珍髦以弗售兮，齒黝黝而牙聱。仍葛洪之丹砂兮，將博訪乎勾漏；逢鮑靚於南海兮，余亦與之幽遘。勾漏山在安南之南境，葛洪求丹砂，即此也。觀民居之鳥翼兮，恒居高而簷低；方甍瓦

而銳下兮，概厥形如短圭。爰乘葺而平敷兮，象鱗鱗其魚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厥類而象諸。安南之制，民居如此。若王居，瓦一如中國。鳥翼堂而里置兮，日中市於墟落；環四面以施榻兮，中市官而均權。國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驥與駘？曰國君之稱富也，又曷數以爲對？兵裸以靡甲兮，亦焉用夫犀兕？豈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改。木寄生之纍纍兮，亦既繁而木萎。藉若人之福威兮，不再世而阽殆。炎均既予以排芷兮，又蕙蘭之旖旎。安南有香草曰排草。余辭以帝之紉襟兮，有縣圃之芳藹。又重余以椒苓兮，曰余襟之難改。余受閶風之繽紛兮，兼月殿之菌桂；慨有職乎咨詢兮，雖草木鳥獸而莫予讀。或申申而問俗兮，恐邦人之女詒。其俗多詐，問之不以實告，故云。招朱鳥兮七宿，分南野而司天；乃靈哲夫天飛兮，盍於余而具陳。

鳥恍惚而夕降兮，曰余不習乎世言；交三趾而作篆兮，庶余意之或宣。曰普天兮殊方，迴氣風兮不同；俯南極兮地下，仰南斗兮天中。規煅度兮鶉尾，天地罔肅兮涼風。爰又戾兮玄枵，澤不腹堅兮溶融。馮碧鷄兮右掖，接烏衣兮鄰邦。碧鷄山在安南西。烏衣國在安南南海水。服余華蟲兮乘駕鵞，跨鴻鵠兮鳴天鷄。振鷺吾其潔修兮，海鷗嗒乎忘機。疾黃鳥之讒巧兮，鳩痴黠而攘棲雉。胡臻化蜃而呈樓兮，鱔聲霹靂而震怒；鸚鵡慧而訴寒兮，翡翠胡喪質於奇羽。翡翠、鸚鵡諸鳥，皆安南所有也。唐時獻鸚鵡，數自訴寒，詔還之。彼紛紛乎斗筲兮，亦焉足以多數？奮九萬於溟溟兮，鵾鵬翼其垂天；紛有鳥而九頭兮，省蛤胡感而化遷。鵬徙南海，即安南之南。又舊傳有九頭鳥，又曰雀，入海化爲蛤。鵜鴂鳴而草芳兮，天虹藏而不雪；隨陽懵乎冰泮兮，布谷啼於冬月。安南氣常暖，故云。曰邈邈乎皇穹之冥玄也，昭昭乎博厚、

邇而不可原也。揖祝融之冥冥兮，而南紀之專也；紛總總其淵陸兮，盍悉余之昌言也？曰維揚之末裔兮，土赤殊乎塗泥；貢奇南以沉水兮，又南金之與纖綈。本朝入貢，有奇南沉香、金器、土絹。橘柚包而莫致兮，丹荔遠而見遺；緊鑄山兮爲金，又煮海兮以爲鹽。波羅特乎彼岸兮，安息以液而自殲。波羅密、安息香，惟安南産之。狶具矢而捷射兮，獸帶甲而穿山；麝藉香以爲祟兮，猩猩機疏乎能□。探余驪龍之頷珠兮，又網海根之珊瑚；珮明月乎南海兮，拂若木於明都。箭猪、穿山甲、麝、猩猩、明珠、珊瑚，皆安南所有。獸爲舞而銜戈兮，蓬萊浮海而負鰲；射工巧而俟影兮，巴蛇吞象而吐哺。又九首吞人兮天吴怒號，犀胡靈兮而厥角通天。象奚知兮而委齒自埋乎？有儵忽兮玄虬，負黄熊兮出遊；眺西皇之青鳥兮，見王喬之雙舃。獸銜戈見《山海經》。蓬萊，海上山。安南有射工，雄蛇百丈九首，吞象吞人。有水犀。有象能自埋齒云云。悦海若兮夜出，水妃偕兮朋遨，胡馮夷兮娶婦，諒佳期兮好逑。何海上之居人兮，頭宵飛而海食，晨則返而完歸兮，又追隨於往夕。舊傳安南海峒有人頭飛海中求食，晨返，頸中有縫如線。

歌曰：二神倐詭，誕慌惚兮；懵乎余狐疑，助莫决兮。騎彼箕尾，揖傳説兮；天路漫漫，何修越兮！昔羲氏之宅交兮化爲神於日馭，曰南訛以平秩兮，就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折衷兮，庶决吾之猶豫。曰物之生，顱玄趾基，一體齊氣，孰首飛之？斷永不續，孰能彌之？補天有石，誰其治之？鰲足立極，孰覩裁之？象能埋牙，誰親掘之？無爪無角，誰與鍤之？馮夷娶婦，匪形安協？水僊有宫，胡身業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摇而起，擊水三千，孰其仞之？有鳥九頭，孰啄食

之？惟天一本，誰參析之？虺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極，日月曜靈，風鼓雷析，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家九流，荒唐莫測。爰有典謨，聖人作式；厥民析因，鳥獸孳革。過此則非，吾之所識。

于時日車就駕，引輓羲和，朱明離離，扶桑參差。炎均擊鼓，且笑且歌。乃臨橋梁，送余于河。怳乎忽忽，若夢南柯。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兮；蝘蜓糺隔，離中州兮。常而不常，怪詭幽兮；不常而常，三光周兮。聖人耀德，文明流兮；海波不揚，庶徵休兮。結余忠兮爲軸，又揆信兮以爲路，乘余敬兮于堪輿，廓自得而容與兮，余因以從容乎周道。觀八極之無窮兮，浮游馳騁乎宇宙而上下。聊反觀而知天兮，超逍遥於閉户。迺旋氛旎之班班兮，攬霓旗之翕翕；掣摇摇之雲旌兮，叫帝閽乎閶闔。入鈞天兮紫微，聞廣樂兮九合。

烟霞樂歌

烟霞之虚兮，與子廣居兮；烟霞之極兮，與子安宅兮。歸來歸來兮，樂以棲遲；樵之雲兮，可以興雨。優哉游哉，樂與子處。

陳生公贊歸省久不反辭以促之

悵空館兮烟霞，日將晚兮歲華。感慈烏兮返哺，獨遲遲兮孰知其故？歸來歸來兮歲將暮。

龍州詩

龍之山，不興雨雲；山中之人，不可以

論。烏用如城矻高旻，祇可以障南氛。龍之水，亦流東荊；水陽之氓，不可以情。烏用如塹流南溟，❶惟可以洗甲兵。

候官黃孝子蘭坡

猗乎！蘭之翳翳，于以采之，于莆之涘；匪色之翳，維德容不比。何其采矣，以遺君子。

猗乎！蘭之旎旎，于以采之，九畹之際。匪臭之旎，維德馨不匱。何其遺之，於昭孝思。

君子孝思，蘭之輝輝。蘭既坡矣，神之歆之；非神之私，精誠之幾。我其頌之，實子之師。

右《猗蘭》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八句

蛇虎頌 有序

予既從李氏買九龍洞，又西登鷄冠頂，得虎岩焉。傳聞九龍舊有大蛇，虎岩舊有猛虎。今皆去之，其亦靈且仁也。因爲作頌。

猗靈乎虎！無争幽人之所。虎也不争，夫何世之情，不如彼虎之靈。

吁仁乎蛇！無嗔居士之家。蛇也不嗔，夫何世之人，不如彼蛇之仁。

九龍頌 有序

疇昔之夜，夢從烟霞洞後復得一洞，甚紆邃，奇怪之石，不可名狀。中有古碑文字，非人世所見者。其左有一人家，夢中嘆息，以爲奇偉之觀。及與尹萬竹携陳、龔二生往遊九龍岩洞，宛如夢中所見。豈九龍之精先以告

❶「南」，黃本作「深」。

我耶？因爲頌二章。

一龍乘雲，九龍在田；一龍全身，九龍潛淵。龍德之潛，其潛正中。吁嗟乎龍！

一龍將雨，九龍處處；一龍來宇，九龍避所。龍德之讓，其讓正中。吁嗟乎龍！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四終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二十五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五言古詩一百三首❶

九章贈別并序

《九章》，贈陽明山人王伯安也。山人爲天德王道之學，不偶於時，以言見讒，故首之以「窈窕」。窈窕，比也，然而讒矣，終不忘乎愛君，故次之以「遲遲」。讒而去也，其友惜之，故次之以「黃鳥」。惜之非但己也，爰有心期，故次之以「北風」。道路所經，不無弔古之懷，故次之以「行行」。行必有贈與處，故次之以「我有」。贈非空言也，必本乎道義，故次之以「皇天」。皇天，明無爲也，無爲則虛明自生，無朋從之思而道義出矣，故次之以「窮索」。窮索，非窮索也，無思而無不思也，無爲立矣，虛明生矣，道義出矣，然後能與天地爲一體，宇宙爲一家，感而通之，將無間乎離合，雖哀而不傷也，故次之以「天地」終焉。於虖！山人將索我於形骸之外者，言語焉乎哉？丁卯閏正月朔日。

窈窕者誰子？絶代亮無雙。不諳小姑性，以直終見傷。雖則終見傷，中情容何妨？誰爲別鵠吟？此曲多慨慷。

遲遲別帝都，遲遲胡乃爾？臣軀易棄捐，臣心詎能死？天王會聖明，帝閽亦孔邇。援琴不成聲，掩抑淚横泗。

黃鳥亦有友，空谷遺之音；相呼上喬木，意氣感人深。君今脱網罟，遺我在遠林；自我初識君，道義日與尋。一身當三益，誓死以同襟。生別各萬里，言之傷

❶「一百三首」，目録作「一百二十三首」。實有八十八題，一題有三章、八章者，不等。

我心！

北風吹湖船，帆挂南嶽樹。祝融下玉壇，却立問來去。知君有僊骨，相期事輕舉；胡爲凌風波？恐爲蛟龍取。君若訪五峰，願留共君住。

行行過湘浦，舉首望九疑；若見重華墓，爲我三拜之。三拜之不足，稽首重致辭；都俞事久闊，嗟予將安歸？

我有三尺木，囊括久不彈；一朝遇知音，爲君初上絃。上絃含清響，未彈意先傳；贈君別鶴操，報我以孤鸞。

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

窮索不窮索，窮索終役役。若惟不窮索，是物爲我隔。大明無遺照，虛室亦生白；至哉虛明體，君子成諸默。

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離別何怨嗟！浮雲去不停，遊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

用韻

長魚有奇種，運鬣翳南溟；一朝生羽翼，九萬起雲程。二儀範淑質，日邁月斯征；霜風吹百草，百草爲不馨。願言自栽培，不逐衆衰榮。

過嚴子陵祠

吾慕嚴先生，殊非巢許徒。出處似合道，爲義匪爲高。賓友分已定，從官何乃勞？展足卧故人，故態知狂奴；欠伸動天象，況乃人主乎？惜哉帝王真，大老歸江湖。孰謂天地量，徒見客星孤。公卿滿漢庭，紛紛索讖圖。

過玉山望懷玉巍峨感興有作

步出草萍關，舉首見懷玉。超然動遐想，中有綵雲屋。山高天宇空，安知白日速？翩翩青鳥使，暮歸玉臺宿。

朴水漁舟

漁者樂水淺，魚性樂水深。漁魚各有欲，虛舟本無心。

別後與趙元默言懷四首

子房報韓心，毛公捧檄意；衷曲誰能亮？舉世皆非是。聖哲明幾先，衆人視成事。濁水出磨泥，一朝迴神異。士志各有定，肯爲俗下比！

嘐嘐嗟斷金，悠悠結同心。同心苟不固，膠漆亦未深。杯酒出肺腑，按劍起知音。朝爲魚水懽，暮爲商與參。同學張陳子，干戈竟相侵。去去請息交，鷗盟蚤當尋。

桃李默不言，流鶯語春風。語默各有性，此理誰能窮？覊靮不由人，聖人有天工。豈無神化術，能使蛇作龍？

閑處有真忙，忙處有真閑；始知真閑忙，不在閑忙間。在人有萬變，此心無往還；往還在通塞，坐與事物關。無適無不適，物物有至神；嗟彼游心子，求之蓬萊山。

過匡廬

匡廬何所極？蒼蒼閣晴空。兄弟事幽討，同日躡奇蹤。鍊形化精魄，列爲五

老峰。物固有不朽，萬代垂高風。我欲訪其居，道遠誰能從？長揖入翠微，冥棲結雲松；從予以朱鳥，閑騎一蒼龍。

贈周文都赴應天府判

送別崇文郊，欲別還踟躕。別遠會恐難，延緣且斯須。與君會此地，十六星火除。後會安可必？人事靡常居。松栢化爲薪，平陸成沮洳；變態若風雲，念此心煩紆。江流罔晝夜，鍾山鬱葱如；萬變皆在人，無事應簿書。人生駒過隙，日月倏轉車。崇德貴及時，願君愛玉軀。

戊辰臘廿七日夜夢王伯安兄

四時有去來，逐客久不至。天運尚可量，人事誰能計？昨夜夢見之，彷彿精神契。語久聲彌低，畫地示予字。滅没不可辯，了了得其意。言別何匆匆，路遠會難繼。合歡詎知夢，是夢聊足慰。借如平生魂，亢爽不可致。念之生悲悽，達旦不能寐。

除　夕 戊辰

陰陽無停機，天道常流轉。除夕依辰至，歲月忽已晚。感節念年非，令人發悲惋。少壯多志氣，白髮已亂短。行年踰不惑，知命途尚遠，誓當師繼日，畏此流光遄。

新春寫懷三首

促促籠中鳥，脉脉念遠林。遠林在何許？乃在增城陰。增城云九重，結巢最

高岑。自罹塵網內，胡乃獨傷心？仰見雲間翼，窅然遺我音。願言養奇翅，高舉待秋深。

陽氣回管律，百蟲已驚蟄。彼蟲尚有情，草木皆萌蘖。君心亮匪石，墜井不復發。三年事遠遊，一去無書札。天道苟好還，君當終言旋。

黃鸝出幽谷，款款聞新音。感我伐木篇，長言被絃琴。小絃意迫切，大絃紆思深。餘韻託南風，翻作龍埸吟。上以期琢玉，下以期斷金。

贈寇子之南都三首 有序

山西寇子惇，賦質敦厚，蓋其所謂忠信如孔子者。子嘗欲進之于廣大而未能。於其之南都大理也，不能以忘情，情見乎辭。

一鶯或兩鶯，嚶嚶若求善。意氣正相感，忽值時節變。時節日已變，君行日已遠。一隔如參商，咫尺不相見。相見不盡情，相思難嗣聲。

煒煒璞中玉，重擬連城貲。戒之在雕琢，勿爲人所欺。君身有至寶，靈瑩無瑕疵；去去求名工，無爲强鑿之。敗甲與枯草，尚可決吾疑。

形下下影響，形上上神奇。知愚一以遠，慎哉此毫釐！上下匪一體，何由知彰微？修之在敬義，人力非天機。請勿信我語，親見乃不疑。

孫氏曲水觀魚圖

大化在咸若，漁利及小鮮；喜戚以我故，口腹爲心緣。聞有直鈎子，此道今莫存；丈人濠上翁，迴溪有潛鱗。悠然觀瀾處，或躍見天真。物情有冥會，此樂未易

言。因思網罟設，自古無全仁。

蓮塘

客有別號蓮塘者，以自附於濂溪之説，予謂之曰於中通得聖人之體，於外直得聖人之用，於不支蔓得聖人之真，於出淤不染得聖人之清，遂感而賦之。

清清塘中蓮，亭亭思公賢。思公愛公蓮，欲往隔湖天。通直得自性，芳意誰與傳？豈無牡丹艷，徒爲俗子憐。扳荷玩水珠，弄化不成圓；何因動遐想，歛衽蓮峰前。

中秋感興二首

明月當中天，逍遥步前庭。問是此何時，昏中正虛星。嗟嘆良獨久，化機倏流行。白鳥會中昃，海蟾豈常盈？粲粲彼姮娥，皎潔含天靈。長風掃雲翳，率土仰貞明。所嗟時不待，幾見天河清？

孤居感名節，三四見星虛。漫漫中夜心，良人自遠徂。昔憂見面難，不謂無簡書。感嘆嗟何及，吞聲涕漣如。明月云無私，不爲照區區。會合一何歡，隔離一何冤。耿耿離合情，萬里同月圓。

南溪四景

南溪春何如？泱泱映漣漪。漣漪緑何如？白鷗來染衣。

南溪夏何如？漾漾浩瀰漫。瀰漫深何如？滿意看浴雲。

南溪秋何如？澄澄澹清幽。清幽皎何如？可鑒魚鰕遊。

南溪冬何如？涓涓細清淺。清淺静何如？尋源觀蟹眼。

贈人遊南雍

遊子涉江去，采采南澗芹。采之欲何爲？歲暮寄懷人。懷人自不遠，歲暮行當返。

海印寺鏡光閣登高二首九月八日

鏡光前無路，纔行始通竅。窈窕入雲磴，欹側行木杪。憑虛知天高，俯下覺形小。詣道如是觀，灑落萬物表。

鏡光本勝遊，匪爲謝塵擾。登高舒遠眸，習静觀衆妙。風景翻多憂，履危愈悄悄。悠然望曠野，目盡意不了。

贈吾廷介致仕歸開化詩四首有序

中書吾廷介，遊蘭溪，亦遊白沙，質直而静，有作聖之基。濁世自清，浩然長遊，欲求致仕。時有不敢，即乞養病，遂得致仕。噫，廷介之去，所得多矣！次泉之留，所愧多矣。雖然，古之人出也有求，處也有修。今之多修者，患淺不患深，患小不患大，由其静以養其直，充其大以究其深。然則次泉所望於廷介者，至矣。作「我或求玐玞」四章，兼右二義焉。

我或求玐玞，人或畀璠玙。非不愛璠玙，向人難啓口。啓口恐吠聲，聽聽國多狗。

我或抱荆璞，人或誇燕石。非不誣此石，向人難歷歷。歷歷恐傷明，明者當自識。

人或採桃李，我或贈芙蓉。非偏愛芙蓉，直外仍通中。静直春風表，不爲衆芳容。

無極我之先，大塊我之后。問我是何物，見之亦無有。紛紛形迹間，聚散詎能久？

送侍御清戎

繡衣乘青驄，矯矯氣如龍。霜蹄振山嶽，踏蹬生秋風。問君何所如？直指湖西東。問君何所事？皇命肅清戎。戎籍亦已繁，號聲上通天；仍聞父老嘆，逃亡尚未還。室有新寡婦，膝有新孤孱。何當見使君，長跪告此冤。

秋懷三首寄王廬陵陽明子

秋月缺復圓，客行久不還。不還歲亦暮，念子屢長歎。歎罷繼以歌，歌竟淚如泉。何時得會晤，所懷萬一宣？

涉園採桃李，持以贈所知。非貴桃李顏，不言自成蹊。豈無蘭桂好，質以香自虧。默默牛璺子，心期浩無涯。

封書寄燕雁，雁不過衡陽；封書寄江魚，魚沉江水長。江水亦有竭，封書永不滅。耿耿無由宣，心緒自中結。

漱石二首

澗水何冷冷，❶澗石何磷磷。漱之欲奚爲？石苔自無塵。安得石上泉，漱我耳中喧？

澗水漱幽石，漱之何太勤？幽石本貞白，粲粲無緇磷。安得山下泉，漱我胸中塵？

❶「冷冷」，似當作「泠泠」。

畫

群雀下啄泥，仰喚竹間侶。竹亦有嘉實，若爲相贈許。

冥鵬

冥鵬將圖南，去以六月息。試問何太遲？物以久而積。冥鵬起扶摇，九萬一朝極。試問何太速？風積有餘力。

嗟彼蜩鷃徒，槍榆聊自適。❶槍榆不崇朝，孰辨垂天翼？

送林君信節推之台州

秋高天宇空，河漢净如澄。月華皓無際，亭亭照子行。涼風起天末，金石爲之鳴。回薄西山岑，摇摇吹客旌。風以比君清，月以比君明。清飈願遠播，明照無遺情。

贈王德徵户曹謫官之肇慶驛丞

卞和獻荊璞，言盡繼以淚；雖以三刖足，於心曾不悔。豈不知保身，徒以識爲累？楚國有大寶，棄之如瓦塊。何況以暗投，按劍或相待。大易貴藏器，龍蛇亦何害！

❶「槍」，此用《莊子・逍遥遊》意，當作「搶」，下句「槍」字同。

壬申二月七日出京駐通州有懷

秉節降金臺，徘徊瞻斗杓。斗杓東迴旋，北極終不揺。下直長安西，三二骨肉交。骨肉誰忍割，矧此多危途？含悽感悲風，羞作兒女號。長弧射天狼，擁彗掃旄頭；日月會中天，聚首是何朝？各自養時晦，慎言思寡尤。

雙松頌通州王彦聲侍御行臺

松枝何太高，高可撑青天；松根何太深，深可徹黄泉；松葉何太繁，繁可庇顛連。高以比君節，繁以比君仁，深以比君智，宜續《甘棠》編。嗚呼如此樹，宜種君堂前。

德州吟 二月廿六日

南風起浩蕩，吹我德州航。黄塵翳白日，白日無輝光。順逆固有數，風伯亦何傷！

大風起南冥，吹我德州旗。霾雲蔽白日，白日無光輝。陰晴固有定，豐隆亦奚爲？

舟泊梁家莊隱括與應原忠語

萬物宇宙間，混淪同一氣；充塞與流行，其體寔無二。就中有粲然，即一爲萬理；外此以索萬，舍身别求臂。逝川及鳶魚，昭昭已明示；我心苟不蔽，安能出于是？知止乃有定，動静原非異。見之即渾化，是名爲大智。其次在敬養，敬有爲

心累；勿忘以勿助，其機極簡易。嗟彼世間儒，憧憧起私意。自然本無爲，廓之配天地。

臨清吟

壬申仲春尾，問道臨清流。寒泉汲短綆，新草彌荒洲。去鳥歷微靄，焉知光景遒？感物發長嘆，雲日令人愁。群公遞傾蓋，所語皆兵籌。折衝在千里，虎噬猶未休。如聞復内向，獨抱杞人憂。安得漢驃騎，一鼓清神州。

太湖二章

東　洙

刺船過東洙，東洙風景奇。莫打東洙水，驚我白鷗飛。白鷗飛尚可，翠柳鳴黄鸝。

西　崦

刺船過西崦，西崦風光幽。莫唾西崦石，漸近太湖頭。太湖煙波闊，洞庭渺難收。

泛太湖訪九和侍講聚塢别業

少非風塵姿，雅志在丘壑。偶從野王舟，春夜太湖泊。茆公向我揖，爲我舉雲幕。雨後空宇澄，天高極寥廓。七十二峰巒，縹緲天際落。日短意不窮，更上湖邊閣。

登琴臺

陟登千仞岡，超然坐琴臺。長倚青琅玕，舉手望蓬萊。不見瑶臺月，但見青鳥來。弱水幾清淺，念之令人哀。

自天竺過靈隱

已辭鄂王宫，迢遞入天竺；鳥道烟蘿深，履聲落空谷。一溪度飛來，冷冷更幽獨。無爲獨木橋，於此巢雲竹。

錢塘觀潮

乘月步層臺，獨立倚長塔。逍遥望東海，天地歸吐納。夜潮殷如雷，濤頭雪山立。病骨怯虚寒，四月欺緼衲。

過塘江將訪大冢宰王先生有懷陽明

迢迢涉江去，江介生淒風。涉之將奚爲？南湖采芙蓉。美人在遠道，我心憂忡忡。登山足夔魅，蹈海多魚龍。俯仰天地内，去子誰予從！

訪陽明洞天

道經蓬萊館，溪窮到陽明。下看東南峰，蒼蒼入青冥。不詣此真境，焉知匪虚名？蹶躇步巖石，山高豈無靈？子喬不可見，佇立魂屏營。草木若有識，欣欣向予榮；采之欲誰寄？歲晏難爲情。

遊湘湖

始聞湘湖勝，三夜夢見之。先拈龜山香，乃敢陟湖堤。旁湖山氣合，山與雲天齊。漸進迷遠近，逾深遂忘歸。

嚴州詩三首

小陽

弭棹小陽頭，小有藏春嶼。隔竹十數家，風日美清渚。山木苦未多，空林一鳥語。即事豈知幽，浣紗此溪女。

大陽

弭棹大陽頭，大有藏春塢。深林隔塵寰，蒼石辨太古。巖岫千千重，重重起烟雨；疑有蛟龍居，全身應九五。

鄔子

投暮宿瑞洪，際曉過鄔子。薄雲遞輕涼，微雨濕芳沚。高帆信天風，斷港出湖涘。因動江湖思，便欲泛彭蠡。遥揖五老峰，汀洲采蘋芷。乘流直東下，無乃瞬息耳。

謁徐高士墓二章章十句

藹藹東都季，群公青雲器。耿耿陳竇心，時違勢自躓。哲人方龍蛇，沉冥西江汜；下榻豈無論，栖栖欲奚俟？載誦厦木言，時之用大矣。

嚴陵卧扶漢，段生偃藩魏。古來素業流，沮溺乃救世。我拜墓中人，伊人骨已蜕；我拜墓前木，此木棟梁器。載感厦木

言，時之用大矣。

過十八灘

行行十八灘，一灘度一劫。劫盡逢水源，平瀾見明月。踏月逾庾關，於兹是小歇；人世多灧澦，尋常互傾滅。我身在風濤，閲月百圓缺；此事難重陳，重陳五情熱。

蛋子

蛋子何眇眇，自得同水族。緩槳蕩朝暄，落日依陰谷。將舟無遠夢，下上清溪曲。得失在一魚，豈識榮與辱。

三婦辭

大婦厭糟糠，中婦足粳粱；小婦何綽約，裝金調玉漿。愁樂各未終，微日落陰岡。

明月吟三章 南安舟中作

舉首望明月，明月沉海中；舉手招白雲，白雲遊太空。白雲不可結，明月不可縫；攬袂長嘆息，星火忽已終。安得飛仙子，借我一蒼龍。

明月出海東，照入我懷中；兩手捧懷笑，浮雲生我胸。移枕見遠山，開窗得清風。適意非有期，至道未有從。蓬萊隔弱水，無力誰能杭？

仰看明月殿，燦燦姮娥居。我欲跳身

入，飛空騎蟾蜍。歸來啓靈府，中有明月珠；佩之當明月，圓光滿八區。願掃浮雲翳，本來無外須。

飲南雄張太守忠愛堂即席賦

置酒高堂上，廣樂陳前墀。清風迎度曲，白雲生舞衣。俳優雖云假，情至感歡悲。使君播惠和，千里同諧嬉。乃可樂斯堂，樂之無忸怩。

畫

一鵲宿高枝，三鵲鳴且飛；三鵲若得志，一鵲若無爲。一鵲養奇翅，九萬君得知。

曲江吟 張文獻

曲江江水長，欲濟川無梁。美人不可即，風度安可量？飛鳥擇高枝，鳴鳳在朝陽。黄唐世已遠，千載空翺翔。

武溪吟 余忠襄

武溪溪水深，欲往隔雲潯。美人在何許？風采空遺音。憂思滿南北，託之被絃琴。惟有江門石，可以寫我心。

憩南華方丈

應變意彌定，至寺心頗動。泥空乃多修，無事有大用。溪行得自身，雲卧無塵夢。迢遥隔嶺鍾，風吹過陰洞。

出漕溪即事

夜宿漕溪邊，雲深失歸徑。山空白露下，林迴玄風定。火輪明東海，魄淵薄西嶺。舉手問兩崖，此中是何景？

湞陽吟

湞陽匯清深，兩岸山千尋。倒景覆東壑，返照他山林。野篠搖壁動，山芭弄風吟。悄然興我思，愧負泉石心。南岡掛塵冠，長流濯塵襟。

同趙元默聯舟如江門

今夕乃何夕？復與子同携。舟楫更相將，燈燭仍交輝。念彼舊游地，一落多路岐；欲慟楊朱泣，淚下不可揮。舉首望黃雲，太山久已頹；哲人不可作，與子其從誰？

謁石翁墓三首

哲人久已逝，山水有遺光。履地益懷人，況此埋玉鄉？登山勿採松，採之恐枝傷；臨水勿汲源，汲之流不長。

夫君有嘉惠，贈我雲錦裳；中繡自然字，服之永不忘。忍着君遺物，爲人作新粧？酹酒矢心曲，敬進南豐香。

鳳凰去不返，萬仞空高岡。升岡望孤鳳，何時復來翔？感此籠中鳥，睠彼曠世祥。黃唐代已遠，五色徒文章。

黄丹道中即事

客子念前路，居人慕歲功。舒眸望南荒，林木鬱葱葱。借問此何時？日度玄枵中。落葉靡墮影，來雁無遺踪。自非朔風發，何以辨玄冬？乃知天地大，因兹窮始終。

春情將至貴縣有感而作 癸酉

青青江蘺草，茫茫隔周道。有女携傾筐，采采忽日暮。日暮把不盈，持此感春情。自君之戍矣，江草八九榮；草榮他人賞，孤居益惆悵。王孫歸不歸？春草飛蛾長。

立春後七日過三十里灘乍聞鶯聲

客行卅里灘，款款聞綿蠻；聲嫩語猶澀，翅新飛且還。感我故園念，春來人未旋；北雁今已歸，南枝久當殘。歸去來山中，春草遊王孫。

新　歲

俗情愛新歲，寒暑運之常；常運委我去，感兹翻慨慷。慨慷亦奚爲？有志不獲將。悠悠萬里道，税駕未有方。豈無鬢如絲，那堪補君裳？

古邕州忽見故人龔謙之贈之歸潮陽

人生如浮雲，散在天一涯。天涯又飄

泊，浩蕩成離披。風吹一朝合，聚會豈有期？閑雲不出山，奇魚不離溪。行矣歸毋遲，春山多紫芝。

自龍州至憑祥道中

癸酉王正月，望舒忽已圓。登望憑祥陸，暫辭龍州船。杭葦始斷港，前旌出回巒；隱見萬山中，初翳疑無門；轉忽或有通，上與青空連。灑落觀群山，芙蓉秀晴烟；烟與山俱淡，心與境相關。倏然若有得，殊土元同天。

僕山驛道中

側逕通幽崖，凌風放高躅；下有百尺淵，上蔭千尋木。冷泉漱溪毛，迴飈動脩竹。超然生奇懷，情結清溪曲。中有無名禽，於茲媚幽獨。

丕禮驛夜坐

路馳心有往，俗忤氣屢發。蠻貊苟可行，篤敬功尚缺。悠悠卧虛館，咄咄書空札。惕然發深省，攬衣坐寥泬。夜久空宇澄，三籟俱已滅。

回宿丕禮曉枕夜夢先師石翁先生正月初三日

鳥鳴客初覺，簷隙光漸發；欲起仍遲留，省事心已折。哲人夜入夢，遺我一書札；恍惚不可讀，意了字滅没。展轉隔幽明，哀歌思盈闥。

予與潘黄門使安南還憇龍州同州守趙良弼遊仙巖即席賦此時正德癸酉年二月十日

峥嶸矻野次，石壁開巖扉。山木雖未多，白雲暮來歸。小憇登陟餘，超然生遠思。凉飈起新霽，高歌遞微暉。風雲一飄散，浩蕩本無期。

遊三州巖

昔欲訪名巖，匪爲恣盤遊。聞有先哲蹤，因兹仰前修。野雲埋古院，光風滿層丘；伊人不可見，頓令我心憂。溪蓮有佳實，欲採渺無由。此岩舊有濂溪書院。

初宿鳳凰山栖鳳窩

鳳凰閣千仞，九重增城廬。城中藏洞府，市上隱懸壺。雲卧毛骨寒，冥栖心境娱。樓堞几席下，群山入窗虚。就枕見山色，悠然睇遐墟。俯仰宇宙内，此樂復何如！

九月二十二日同巡按高侍御登六榕寺塔

秋高氣初清，雲净天宇澄。迢遥上危塔，憑虚步青冥。仰近北辰次，下看南極星。達觀衆妙理，俯察群動情。斯人苦長勤，日夕競營營。惟彼江流水，朝宗去不停。

題飛來寺

名刹來何方？幻跡飛青天。天光照岩洞，閃爍雲霞間。雲霞散倏忽，上與蒼穹連。空山無人迹，高鳥暮獨還。和光本無路，逝水自有瀾。仲尼久不作，此意誰與言？

同南雄李太守林通府冷節推讌飲登浮屠

嘉筵籍蘭若，宿雨清埃氛；廣宴開雲嶠，清歌臨水濱。愛客感賢守，鼓瑟愧嘉賓；狎坐飛羽觴，更酬倒瓊罇。奇懷寄登眺，危塔凌青雲；舒眸碧海際，浩蕩觀無垠。游目周四野，歌嘯聲相聞；乃知非盤樂，游息至理存。

吴東湖於清遠行臺構處遠亭

青山擁高臺，新亭何翼然！長橋卧寒波，清池匯門前。築者吴季子，伯夷所鳩孱。江湖孰云遠？覆幬同一天。

旭日下亭階，頓首重致言；願垂中天照，蔀屋見顛連。我欲將此屋，化作千萬間；偏庇逃亡者，聖仁覆人寰。

漫　天

漫天雪霏霏，遍地生寒威。一方寒可逃，漫天將安違？僕夫寒籲天，天若不聞知；天普而無爲，羲和愆其期。三旬竟不返，陽道亦孔微；將匪羲和愆？雲雨有常師。彼哉胡不仁，亦已焉乎而！

癸酉除夕 寓貴溪道中

伊昔垂髫年，逢歲輒歡喜。喜歡將何如？數日仍屈指。

事與年侵尋，世網固纏□。物態遷性情，感節悲懷起。

四序恒不居，天地有剥否。眇兹血氣軀，神理會頹圮。

四大非我物，安能保妻子？骨肉尚不顧，官爵寧久恃！

困魚樂深淵，齷齪思脱跐。何當凌高風，采薇西山趾。

送人之荆州搉木

尹鐸輕繭絲，馮驩燬券錢，汲公置焚門，矯詔賑飢氓。火辰僭天紀，木德受其燔；遂令山嶽赭，轉使民物煩。民物煩以冤，號聲迸高旻；時當雲雷屯，經綸在群賢。子今萬里去，衣珮何翩翩！燕雀尚堂室，溟鵬薄雲天。形影日以遠，思子心悽然。荆楚多遺蹟，問俗重延緣。倘然得一木，能支大厦顛。

甲戌正月十七日潘仲魯黃門諸友遊金華雙龍赤松諸洞二首

曉出蘭谿門，逍遥望名山。望之已可愛，而況遊其間！窈窕藏境勝，夷曠令心閒。白雲晝冥冥，溪流日珊珊。不見牧羊子，化石只依然。心跡俱寂寞，悵望未能還。

開歲新陽候，微雪初晴天。空峒靄朝暉，石磵生寒烟。獨木度危壑，千峰隔塵寰。閒同二三子，凌厲尋神山。群英播芳

秀，奇葩吐清妍。真源杳何許？日夕憺忘旋。

用原韻酬姜仁夫兼柬董道卿四首

我本增城子，家實在天山。持此觀化意，遨遊乎人間。遊居以一視，忙處有真閒。土木長兀兀，佩玉自珊珊。涓流赴大海，星火勢必然。寄語遠遊子，遊心夙當還。

還此遠遊念，即事乃名山。魚泳深淵底，鳥飛霄漢間。此理盈宇宙，萬變心自閒。登山索美玉，入海尋名珊。自兹皆外求，我言然不然？至寶本固有，何必徒往還！

往還等妄慮，誰能不同天？天樞寂不動，萬事如雲烟。異哉狂馳子，乃欲出人寰；垂涎探寶藏，脱跡蓬萊山。耳能聽絲竹，目能辨蚩妍；天靈參我前，宇宙相周旋。

周旋至南極，弭節金華天。道逢同心子，班荆坐野烟。憑高一舒嘯，直欲小八寰。八寰皆我闥，何處是故山？靄靄晴嵐翠，灼灼春花妍。千秋風浴意，樂矣忘言旋。

酬姜仁夫用陽明韻見贈兼懷陽明四首

榜夫晨理棹，行人難久留。悲管三四動，注目臨溪樓。昨爲飲會地，一旦如三秋。流光逝不停，一去永不收。

幽蘭發汀渚，靈芝秀崇丘。因風遺遠馥，聊以消我憂。我憂難具陳，具陳憂愈長；寸心託短札，道遠不可將。隆思盈懷闥，浩浩誰能量？上士厭糠粃，狗馬飫高粱。芝蘭翳草莽，荆杞生高堂。

高堂今讌會，明日就泥途。保命欲騫舉，忘身在網虞。涉江防灩澦，即陸愁崎嶇。嗟予將安之？平地成險阻。

險阻思安土，樂天安可忘！念彼同懷子，睽別令心傷！天地尚迴轉，日月會有常。咫尺乃千里，何況道路長！滁雲耿懸榻，婺雨暗山房；摩挲舊題句，中夜夢連床。

仁和李掌教白夫求予贈言白夫嘗編燕享樂譜一帙見示故終篇以音樂言

白夫廣文傑，訪我黃金臺；苦意協管律，雅頌釐清吹。音樂缺已久，聞此喜且疑。未理金石奏，八音安可裁？聲本起於無，誰解窮往來？魚馬誠異類，感應何神哉！乃知太和氣，不謝嶰谷材；聖人假物用，八風誰能回？此可悟神理，當與西山推。

北都自嚴寄陽明子

玉臺有名果，成之三千春。當其未成時，凡品不足珍；持以贈世人，澁口反見嗔。白璧按劍起，青蠅止棘頻。聖人誠囊括，明哲貴保身。雲龍會有時，感應豈無因？不惜知音寡，所惜不能琴。

送黃小江僉憲進表畢還廣州四首 有序

夫皎皎者形物，泯泯者没已，是故顯而微之幽而不可掩。正而不爲矯，和而不爲隨，其小江子嘗從事於斯矣。自吾知小江於陽明子，後爲權奸所黜，不見者垂十年矣。振落詞華，一歸本實，按臚于廣，拜表于朝，往來相與論訂，余甚歡之。作詩言別。

弱齡塵外志，點也與爲徒。微尚夙所敦，俛仰一紀餘。傷哉力不競，淪落在泥

塗。中夜起興嘆，攬衣步前除；咎己有餘裕，尤人尚憂虞。行年四十九，將與伯玉俱。知非在今始，言爲知者攄。

鳳鳥曠世出，一鳴三千年。寥寥抱真士，韜光自委身。我慕牛醫子，沉冥以不言。之子小江秀，翩翩五陵間；家學存令德，發憤追前賢。夙昔游文藝，於今遡真源。努力同愛日，日月如奔川。

昔於陽明子，邂逅初見君。初見意氣合，稍親直諒聞。中途遭屯厄，彼此各風塵。處坎心以亨，委順道固存。晤言愜心賞，盛德觀日新。遇利若阻梗，逐義如轉輪。遜志乃有獲，過化惟存神。

送子出崇文，崇文日照人。朔風卷長陌，登高臨水濱。河梁一抗手，孤影隨形分。形分矚望眼，望絕繼以音；所願崇明德，酬此百年身。易簡理斯得，超詣在忘言。溟鵬具大翼，九萬待風騫。

陪祭皇陵有述

下馬東陵道，北風漫浩浩。舉手拂塵翳，超然見穹昊。極目望泱茫，王氣鬱蒼蒼；地高逼象緯，綵雲浮建章。群后聖以神，穆穆格明禋。虎豹開九關，六龍馭衆真。衣冠翕然會，小臣亦駿奔。皇圖願永固，天壽同無垠。

與鄭伯興朱守中余子華昌平道中遇風

朔風吹廣陌，迴合野晴微。我馬亦已瘏，與君同驅馳。驅馳竟何適？無事信多岐；道勝境斯愜，情曠途自夷。況與三益友，同行得所師？共勵凌風節，勿使願相違。

擬贈内南歸

萍生無根蔕，聚散故不常。結締水中荇，牽引隨波浪。荇性有本根，行子念故鄉。憶昔與子别，八九度星霜；誓同鴻與雁，北徂以隨陽；一息在天涯，萬里永相望。昨日寄書至，兩載病喉瘡；令我中情熱，矧子詎能忘！别長苦會短，子獨去踉蹡。豈無兒女情，歌竟長慨慷。

母病不寢而作

溪蓮水晶秀，結子心獨苦。撫己良自惜，不若忘憂草。昨忻菽水歡，今病心如搗；肺肝倘可療，豈但慕割股？肝肺亦已摧，安得悲速老！老態髮日逼，髮白心轉赤；暮暮與朝朝，左右進藥食。食苦誰能甘？食甘誰能釋？視膳古爲孝，一氣共忻戚；何日上高堂，彩衣奉顔色。

陪陳睡鄉如先墓致祭

曉雨净炎氛，疎雲靄朝陽。與子誓言邁，肩輿鳴相將。山花向人笑，好鳥翺還翔；景物雖可樂，悲懷翻感傷。引望埋玉處，白雲起荷塘；墓草忽已青，歲序易炎涼。感君絮酒意，中心詎能忘？

吴方伯王憲副過小瀛同登樓泛艇爲樂

新晴天氣佳，輕波動微曛。被蒙君子顧，畫船聯海濱。小堂高讌會，海錯亦前陳；一笑群憂餘，六載此傾樽。泛艇小瀛外，虚閣凌青雲；舒懷共遠眺，聊用慰良辰。

甘景陽司訓自郡中還過小瀛

客舟何悠悠，來自天際頭。水荇動微飈，旭日孤帆收。云是欞里子，薄言與同遊。維南有嘉木，好鳥時相求。對此終日夕，聊以忘吾憂。未應小瀛月，虛繫蕩湖舟。

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之二十五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六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五言古詩一百八首

將如江門繫舟海珠寺謁李文溪新復祠像

硚璨起孤根，四面迴無鄰。云是文溪築，當作李公墩。屹立彼中流，以墩肖於人。廢興無定主，此事亦迷淪；萬物理固然，自餘何紛紛？瞻像遶三匝，感慨復何言！藤蘿附高木，得意干青雲。惟有夕陽鴉，江水自冬春。

夕發廣城如江門謁墓曉望西樵懷舊卜之地途中有作

伐鼓以宵征，寥寥進所如。夕掛穗城帆，旦夢黄雲墟。畏途發戒心，志在故歡愉。迢遞遵回岸，逍遥度廣渚。秋波漾溪毛，曉雲映熤規。悠然見遠巘，一鳥入叢株。西樵招隱地，未可先吾師。

夜泊嘉會樓

十年兩繫艇，幾度還登樓。樓前滄果核，長樹與樓頭。日午下疎陰，横塘門徑幽；彼樹乃如此，令人生百憂。廢興遞相尋，今古共悠悠。寂寞孤舟夜，瀟條虚柝秋；滿天燦星月，渺渺銀河收。哲人嘉會地，不廢長江流。

謁石翁先生墓

瑟瑟秋風肅，霜高草木黃。物情何所迫，嗷嗷雁南翔。美人別雲浦，相憶淚浪浪。天地有盡期，炎飈變爲涼。賢哲皆有死，誰爲金石剛？念昔我夫子，乘雲歸帝鄉；迢迢十八載，望之雲路長。俯仰松下土，安得不爲傷！

附渡北行夜阻風山旗坑寄懷陳睡鄉馬懷瑞諸同讌

旦從故人讌，灑落坐高軒。一爲風水別，中阻荒洲壖。起視迷四野，相憶夜漫漫。青蠅附馬尾，利鈍故隨人。貞女託所天，憂樂由夫君。總爲物所誤，中立無纏牽。纏牽累千里，萬事理固然。因茲悟至道，與君同勉旃。

卜石翁改葬皂帽峰柬仲采

皂帽何處峰？青天歛芙蓉；屼崒昆侖頂，窈窕蓬萊宮。本自同大塊，精氣有所鍾。灑落看諸山，諸山赴海同；群峰與萬壑，拱揖如朝宗；壁立千萬仞，鳳凰翔高風。於茲擬埋玉，可以配我公。二紀猶此劫，五百隱奇蹤。一朝迴神異，冀北馬群空。

將訪西樵寄懷鄧子

方子石泉卜，廿年吾意中。風塵坐遲暮，高錫未凌風。我卜異於是，烟霞與爾同；碧雲與雲端，一以寄幽蹤。且不離烟火，兼可巢筠松。居儕有二仲，或得共

遊從。

宿寶峰寺

秋深天氣肅，雨餘亭館凉。逍遥登梵閣，寂寞坐僧房。地高天宇空，雲露沾衣裳；虚磬發林杪，傳燈泛雲光。端居疑寂滅，感節故悲傷。色空云同體，根塵何必忘！

有客過西樵烟霞洞有作答之

我廬在烟霞，逍遥出雲端；天空鳥道絶，江迴柴門閒。翩翩者誰子？放歌來叩關；昔爲青衿彦，今爲入幕賢。手持綱成策，爽氣凌高寒。

贈鄧生君恪二首

鄧生或清者，愛我泉邊石。若無愧此泉，許爾坐泉側。君恪慕晦者，晦名在烟霞。知是素心人，宜住洞西家。

題第一峰泉二首有序

西樵中惟大科頂特高於諸峰，其間有雙泉，特高於諸泉。此峰此泉，皆合爲第一，且在烟霞後洞，爲病夫所有。夫品題泉石，乃退者之事，故不嫌於不讓云。

雙泉駕群峰，大科乃泉竇；科比泉高卑，已過十八九。碧雲與紫姑，無乃科麓乎？是爲第一峰，斯名豈云誣！

大科樵中尊，雙泉在科南；泉比科上下，已過十二三。寶鴨與雙魚，無乃流之餘？是爲第一泉，斯名詎云虚！

三水候送郭總戎不至二首

戴星出西樵，見月望三水。愁愆美人期，君命恐不俟。朔風吹船頭，寒沙嚙船趾；開蓬瞻停雲，未忍中道已。

厥明泊水涯，樓船來未來？捨舟步曲岸，登高望所懷。所懷久不至，渺渺令人猜；自古難前期，人事多好乖。

從郭總戎三水之會夜歸二首

稍稍將船去，倏爾度三辰。朝去暮知還，多愧山中雲。

將船中夜歸，潮到翳門溪。孤帆背月收，白雲還滿衣。

得垂虹泉懸壁岩

東行度龍溪村名，遵嶺北而西；迴望烟霞洞，中居控四維。前得垂虹泉，珊珊落雲端。山上村名。壁立如斬削，鳥道孤岩懸。於兹宜攬結，或可作小歇；洗耳與枕流，長以師峻潔。

示諸生兼告同志

聖人亦人爲，諸子早辨志。持此忠信資，何遠不可至？堯舜稱大聖，其道孝弟耳。孝弟誰不然？鮮或見天理。天理天所爲，超然絶人僞。夫誰能舉之？聰明與睿智。兹理何由臻？執事自敬始。

考室

丁丑孟冬吉，湛子闢烟霞。雖非鹿門勝，亦携龐公家。乃開正義堂，乃建崇經樓；樂閣在堂前，茹芝堂名在樓頭；有亭面西壁，麗澤亭名雙泉北；退軒後洞居，峻潔亭名垂虹洞名側；亦或考金鍾右石名，亦或擊石鼓左石名，前撫臥龍岩名吟，後引九龍岩名舞；七曜岩名明天經，三水地名察地理；俯仰參兩間，其道一而已。

酬方吏部石泉與烟霞同板築

石泉在樵東，烟霞在樵西，同家宇宙内，況復同藩籬？若欲散沉鬱，登高以眺遐；方子於斯時，不棄來烟霞。若欲翕發散，入谷聽潺湲；湛子於斯時，不厭過石泉。春暮方發育，石泉頗幽獨；萬水與千山，烟霞堪寓目。秋冬美朝暾，烟霞頗高寒。晞髮與炙背，石泉宜借眠。遶泉爲盤阻，誰復争子所？伏虎與盤龍皆石名，呵禁乎不可。諸子遊大科，中峰名，因名大科書院。亦須從大路村名。有或非吾徒，攻之以石鼓。左右盤石，擊之則鳴。

浚烟霞後洞新泉得七石碣

有客晨叩門，勸我浚新泉；適當連雨天，工暇土脉匀。發石玉已噴，除壤碣自陳；布列象斗極，可以坐七賢。尹公兀中尊，次左湛子焉；鄧子居右方，方君左臨淵；甘也接鄧膝，南上秩有倫。餘二若有待，不備惟其人。清如此泉者，來居無厚顏。

題萬竹臺在九龍洞，爲尹翁舜儀也

九龍洞也。樵三昧，竹臺在九曲；巖與臺近鄰，相看愛無俗。根根一根同，曷以多爲喜？此君正耻獨，遶臺是君子。

送趙元默見過烟霞還龍江

南山有隱豹，十日霧雨中；愸焉忍長饑，引項吸天風。蟠家曲樹底，甘以矢自終；不啖人間食，卓爲漢士雄。故人扣我關，舒嘯憑高峰；六夕烟霞裏，浮雲迷去蹤。

題直菴

世有好直者，直行悲窮途；直視不仰天，直立不俯躬。若有用直者，如繩無曲木，如絃有高音，如矢利於鏃；或有徒直者，心不藏絲毫，與人無可否，於物忘卑高。我直異於是，用一而化二；生理本不回，修之敬爲地。

過波羅二首

片帆出扶胥，潮打虎門開。正愛遠山青，白鳥閑飛來。

舉手望飛雲，鳴橈過黄木。艤舟江上亭，虛空觀日浴。

李親秉衷過烟霞贈之

抱病烟霞居，與世日相遐。不見交親至，惟見白雲過。孟夏風雲會，送子來大科；洞門修且深，窈窕入烟蘿。群彦翕然

集，讌飲酣且歌；警發同文會，言笑靡及他。豈無欲君意，未敢言琢磨；不謂即言旋，白雲如子何！賤軀因晨風，餞子山之阿。

喜東山陳宗享復到山論學兼示諸生

吾愛蘧伯玉，五十能知非；吾慕衛武公，耄期不忘規。芳名垂典訓，百世誠吾師。嗟彼夸毗子，沾沾自滿欹。隙光詎全照，掩鑑猶蔽虧；井蛙不知天，甕裏蒙醯鷄。日月普空宇，萬物含光輝；高明與廣大，臨照無隱微。聖哲崇弘毅，小器非大知；全功在知性，盡心乃不遺。

送楊士德還潮

送子翳門關，上上官山渡；自渡還自濟，千聖同大道。下樵苦不難，上樵苦不早；有形豈不滯？出入更奴主。短景倏如流，永懷歲將暮。且莫笑楊朱，楊朱泣歧路。

何親邦仁將北上來別烟霞

有客來烟霞，告我遊燕北。送子以愁心，徘徊瞻斗極。

和楊少默九日懷菊之作用九章韻而約之

采采籬内花，少間復耻獨；采之欲何爲？幽香難入俗。吾衰慮芳歇，歲晏日不足；薄言采群芳，天地歸一掬。霜高草木黄，孤秀媚空谷。自非金剛姿，孰致後凋曲？聖人貴松栢，衛風詠《菉竹》；愛此柴桑操，納爾于大麓。登高發雅頌，被之

三尺木；手弄無絃君，皆決飛鴻目。誰能繼此曲？此曲情何極！顧謂二三子，菁莪歌樂育。一育草木蕃，永言自求福；我福在百順，神不疾而速。四時自運行，天道尚往復。懷人倘不遐，吾以獻芹曝。

南京劉秋江至烟霞

有鳥振奇羽，周遊隘八區。嗟彼搶榆翅，一枝徒自娛。素啄秋江水，今將睨天池；偶值雲端西樵村名樹，況是千尋枝！積風負大翼，殊量非小知；語君九萬程，君志定何如？

寄題眠雲

白雲滿空山，山在白雲裏。心若似雲閒，與君同睡此。

贈四川王公子敬之

嗟予語敬之，敬之當聽予；敬亦無不在，語子敬讀書；當其未讀時，天君自儼如；及其對書册，萬象涵太虛。是謂以我觀，勿以此喪志；舍之求放心，離物以爲二；學問與思辨，古訓乃其地；無在無不在，事事亦如是。

隱括格物之説

大學崇至善，格物爲實地。格者意身心，是謂至其理。如彼之國都，親見乃知至；平地説相輪，伯淳所以耻。格之厥功何？知行並時詣；終日及終身，惟此一大事。何爲齊治平？即前物理是；萬一本同原，體用元非二。道喪千載餘，支離爲

簡易；誰能一掃之？敢以告吾子。

送繼宗

陳生古梅秀，三載拜小瀛。訪予避地處，遠扣烟霞扃。雲棲百尺閣，明月幾虧盈；經始開書院，置田贍諸生。冷淡世人笑，在古或垂名；咄咄夸比子，睚眦憤所争。持此贈之歸，以爲鄉里榮。

代簡答黄應期太常

故人蓮峰子，約我到羅浮。羅浮衆仙人，竚望大石樓。縹緲度飛雲，超然見丹丘；自我小蓬瀛，可以至十洲。試問蓮峰子，與我烟霞不？

東山

東山衆東山，愛之即我有。若然不知愛，其土等培塿。宣尼曾一登，聊以小東魯。因君感吾心，吾將隨步武。

菊軒

秋菊已可愛，况復當高軒？坐軒對新菊，南山見悠然。此景世間有，所恨難其人；何期闤市中，聊復見蔣君。可是元卿裔，三徑開白雲；菊吾甚愛之，借軒閒一眠。

湛泉爲張天叙

誰爲開湛泉？先得吾姓號；知是愛

泉人，可與結心素。移居近泉頭，對之心益幽；因達虛明體，于以長泳游。

與韶守 有序

嘉靖元年春王正月十日，予以部檄北上，過韶，與太守周子語及先朝抗疏事，而言予以先去，俯仰今昔，共成悲歡，遂與謁舜祠，弔文獻之墓，賦此言懷。

里奚非智士，公奇爲忠臣。何期數載下，共沐新主恩？入疆問賢守，高宴具前陳。憂餘發孤笑，痛定說酸辛。晴祠拜舜日，憤惋弔荒墳。願持精一學，獻之重瞳君。

壽董中峰乃尊八十

我愛東山高，東山有佳色；匪愛東山色，中有幽人宅。昔爲謝公居，今下董子幃。丈人日夕往，班衣此兒戲。郎今侍仙府，壽以金莖露。丈人進一杯，我爲一歌侑。歌竟將若何？爲祝東山壽。

侍御林君鉞乃尊紫霞先生壽

有子騎青驄，青驄何桓桓！我馬愧不如，誰馬氣如雲？下馬爲拜之，因以知其人。若人抱忠孝，君家有嚴君。再試乃卷懷，臨世濯垢氛。我欲從紫霞，遨遊于無垠。聊用謝短世，永以壽千春。

題雙石爲鄭于成

孤石已可愛，況復雙嶙峋！物情無美惡，損益在所任。一以礪吾行，一以礪吾心；礪行得人欽，礪心得神歆。神人既兩協，爲謝他山吟。

送戴員外有序

前南京工部員外今轉户曹戴君祥，予舊知也。嘗讀書石鏡山。石鏡，績溪之勝也。予嘗慕齊雲，欲遊而未能。因相見于長安，語及此，勃然興于懷，賦贈戴君。

戴君工垂佐，業出石鏡陰。邂逅道知素，因憶齊雲岑。國計赴留司，若過桑梓林。爲予借石鏡，可照萬古心。

題風木餘思卷爲前工部今刑部主事張君公載父

昔爲都水使，今爲貫城星。問是誰氏子？詩禮聞過庭。傳家一忠孝，孝感有足徵。先君居廬日，供花發于瓶。無情尚可格，況以通神明！伊人久已逝，鄉里有流聲。開卷爲再拜，永言風木情。

送南京大鴻臚劉克柔

鴻臚出尚方，飄飄下五雲。踟躕即長路，瞻戀猶楓宸。朱光發大夏，長養同維新；陽剛尚微鬱，陰姤詎能淪！兩都景不殊，欣戚齊疎親。斗杓解斟酌，羲和無停輪。誰能迴元氣，祈此萬年春。

題探源

君家在寶潭，潭中有真源。若欲求至寶，更窺九層淵。

送李上舍歸宜興

翩翩毘陵子，浴德壁水涯。十年不入官，藏器以待時。四海仰明聖，天運轉璿

璣。遐不共帝臣，之子亦來歸。觀光五雲裏，際會千載期。陽德會光大，陰霾尚朝曦。時事異厝薪，鳳凰亞鷄棲。獻璞或見刖，按劍專相疑。蒼蒼陽羨峰，微微江月暉。送子歸山中，山中多蕨薇。

題擬松亭

嶽頂亦松耳，託根故不同；遂爲人所慕，擬置幽亭中。得之亭益幽，浩浩生高風。若有撫松人，等視無卑崇。

大理楊司廳調南禮部贈之

番山一時秀，君才似楊修；況當機雲年，文價邁等流。雙雙矯雲翼，意氣隘九州；中年一垂翅，搶彼枳棘休。列第太常右，交輝花蕚樓。鸚鵡訴北寒，越鳥思南遊。法星化奎文，一夜光芒浮。我有停雲念，豈無看雲愁？南宮省署静，文苑開清修。六朝佳麗景，楚尾與吴頭。我祖膺戎狄，山河爲增優。夫何根本地，猶有兵食憂？大風拔陵木，江漲浮尸游。今年灾疫仍，千室無人收。頻下修省詔，悔禍天啓謀。此當屬春官，送子發長謳。若有南征賦，可以獻納不？

贈常德車別駕之湖南

佩玉身若槁，志在朱陵天。襟懷全楚闊，胸盪洞庭烟。使君乘別駕，冠蓋何翩翩！去問常德俗，令我心飄然。聖師問得人，澹臺部下賢。身心是公事，何煩入室焉。若訪蔣生逕，府中有蔣貢士，名信，好學。寧無切琢言！

壽楊石翁少師誕日適賜宴禮部 四十韻

少師群倫表，朗豁夙天人。驥駒已超類，岐嶷與嶽嶙。藹藹文苑秀，皇皇秉絲綸。垂翅權奸際，雲雷見居屯。藏納似梁公，龍蛇十六春。賢者固叵測，終復唐乾坤。我師富才力，張弛在北辰；濁河上滔天，清濟中不淪。先皇幸南北，留後報主身；時與三二公，內外協同寅。旄頭出東南，帷幄坐清塵；深憂在心腹，豈但寧與彬？城社殺狐鼠，事勢豈易論！及乎抱弓泣，危疑難重陳。寅夜定大策，翊運扶紫宸。聖人御皇極，正詔下高旻。積弊一旦革，大禮無前因。衆論正囂囂，國狗亦狺狺；處人骨肉間，兩宮恩義均。自非中理解，誰能定逡巡？天子曰勞止，策勳命諄諄；三讓不拜封，世祿控亦頻。天子自仁孝，手敕加私親；從容對數語，封納了不嗔。自餘一召對，侃侃復誾誾；帝亦爲之慰，格君可漸臻。公方論年秩，閉門解朝紳。帝命加太傅，賜宴倍臣鄰；三四獲所辭，乃飲春官醇。皐夔皆賡歌，殊錫感明禋。此日是何日，重陽更越旬。寔維公華誕，岳降生甫申。福德代不數，無乃天逸麟！天壽且平格，周召古所倫。末命在祈天，國脉亦以新。維時賀賓至，公醉在帝閫。貴介盛珠屨，所寶惟賢仁。狄門多桃李，寧無入幕賓？水也則狂簡，濫竽亦効顰。敬賦南山詩，萬壽祝無垠！

贈內姪袁汝進掌教候官

爾考賢明府，於我內弟兄；輟鐸宰名邑，早時解簪纓。嗟子實賢似，秋闈起傳經；兩拜廣文氈，候官自連城。端確吾所

愛，聞禮由過庭；去振傳家鐸，風聲播八閩。

送屠侍御之南都

司寇東湖公，文學飾吏治。鳳毛兩翀霄，乘驄乃仲氏。從予拜乞言，服之爲砭劑；予久拙言詞，感君故來義。請從文厚言，靜重如厚地。卓哉萬仞岡，壁立不可比。青天何昭昭，白日靡霞翳；雷霆迅奮擊，去來復何意！流水與行雲，浩蕩行無事。物情有常則，君行爲君記。

送太常博士李九皋養病還金華

名玉方在璞，隱隱含輝光；不有卞和子，忽焉終韞藏。物情有感遇，世豈無明良？胡爲抱之泣，徒爾重自傷！李君温如玉，獨負珪璧章；我乃他山石，磨琢以相望。進思正齊居，君已謝奉常。局促籠中鳥，插翅慕雲翔。金華爲益高，浙水爲益長；玉爾明德軀，慰我金石腸。

謾題送人

杞人憂天虧，共工怒地缺。天地且反覆，人事何足説！物理故不齊，人乎天使之；天人莫之致，此咎將安歸？大《易》貴時義，蠖屈乃求伸。危言亦何爲？祇以危其身。去矣勿復道，龍德在存神。

送梁以順尹如皋名喬升

澧州吾舊契，於子爲姻婭；況爾朴茂資，古道期躋攀。茲將牧如皋，令我心惕然。已聞江南北，餓殍盈郊阡。靜坤爲屢

震，乾璣失常旋。狐死兔且悲，骨肉相啖殘；死者未掩骼，生者留孤孱。古人尚平格，三極誰復論？調爕自一邑，以爲諸牧先。

汶上縣作

往謁孔林，取道汶上，汶上乃古中都，吾夫子所嘗爲宰於此者也。縣中有思聖堂，縣堂有古石準，坎其中，書大「準」字。游魚在四隅，取平政之義。或曰：蓋孔子遺物也。

沿流及汶上，問是古中都。宣尼有流化，男女別行途。有堂表思聖，遺準存聖模。汶上縣有二石準於中堂，亦古人平政之義也。治者平偏黨，學以平卑高；擴之遂相魯，東周其庶乎！水也未升堂，入室安可圖？寄語都人士，希聖無自誣。

謁闕里廟庭

悠悠宇宙内，斯人獨長勤。誰立萬古心，所賴大聖人。六籍開知見，耳目長得新。元氣豈岳降？此地傳紱麟。佳氣遠彌藹，況乃親炙存？杏壇沛時雨，高弟集如雲。當時侍講席，所志皆求仁；仁也人心耳，五十何無聞？稽首奠心曲，誘衷希聖神。

題畫二首

吾聞青精鳥，鳴則有大水；列之在旌旗，爲世智者恥。

鴝鵒學人言，翻能避羅網；人迷禍福途，徒居萬物上。

贈何道亨轉北工部侍郎理易州廠名天衢。

乙酉正月

宇宙何寥邈，造化苦長勤；綿綿初生條，倏忽摧爲薪。采薪須采枝，采薪休采根；枝傷可復生，根蹷難爲春。牛山既濯矣，乃尚尋斧斤；斧斤亦易缺，生理亦易滅；疇若予草木，帝咨益垂烈。往諧周虞衡，咸若夏魚鱉。盡物斯盡人，性分在調燮。

送陳静齋少宰考滿名鳳梧

皇穹尚不宰，陰陽運時功；所以乾坤尊，六子代有終。藹藹賢少宰，廬山起高蹤。昔爲翰苑秀，於今代天工。詞華照青陽，玉色傾群公；歘歷徧臺省，文武兼折衝。報政趍當寧，新春向和融。留都盛冠蓋，出餞江之東。江花發文藻，江水鑑清容。行矣無遲遲，宵旰正重瞳。

送都憲高先生總督漕運名友璣

飛輓地僵仆，海運天翻波。聖皇制國計，全功在漕河。河水亦有竭，民力豈云多？榜卒晨告痛，及暮靡嘯歌。妻孥終歲別，生死在網羅。去年千里赤，十室九蓬科；骨肉且相食，他人將若何！根蠹花不實，生理寧有他？君子秉明德，調劑使平和。干禄有愷悌，剛柔無僭差。如何民物遂，國祚同無涯。

送莊西峰還江浦名會

峨峨定山尊，蒼蒼出雲裏。望之不可

即，盈盈隔江水。何以愛此山？愛此山中雲；涔涔不成雨，念之徒傷神！定山不可見，得見西峰子；愛之若定山，聊以慰予意。之子度江去，渺然一葦杭。登高賦將歸，于以寫不忘。

送陳太僕謝病還福建名達

蹔辭太僕馬，採藥歸武夷。武夷多異人，九曲或見之；若逢雲谷老，爲予重致辭。精一事久曠，千載空爾爲！

題淮浦爲楊敬之太僕

泠泠淮浦水，水清人亦清。有客來照影，浩然歌濯纓。豈但可濯纓？坐使心神澄。無窮川上意，日夜注滄溟。

陪諸公瀛洲勝會共七首

廣宴開鍾阜，群彦集瀛洲。新晴美朝暉，重陰豁然收。主人愛敬客，感格天與謀；八榻依雲列，眇予豈其儔。因思竹林會，當時亦何修！醉心以明德，豈伊杯酒酬！

呈朱玉峰冢宰

吾慕朱修撰，持敬終不破。千載仰其人，庶以警予惰。藹藹玉峰子，雲間一碩果。大華謝雕鐫，至性本無作；桃李自成蹊，此言可喻大叶。默默太宰公，恭敬傾四座。

呈趙類菴少宗伯名永

清獻本狷介，琴鶴適相隨；峻潔殊絶

俗，家風君獨追。昔予與宗伯，内館日徘徊；因兹契衷素，卓然出風埃。何其廿載下，共把金陵杯；杯到莫停手，有詔行當回。

呈李蒲汀少宰名廷相

翩翩李供奉，世號謫仙人。帝賚錦繡襟，筆下如有神。明公泰山秀，鼎甲自宸遴；不薄南國遊，渺渺江東雲。玉堂忝嘉會，律轉物華新。再枉瓊瑶篇，滌我胸中塵。

呈何栢齋太常名瑭

太常抱荊璞，骯髒嘗遺榮。拜詔感明主，買舟揚越行。虛疑是何遜，吟笑春風生。寄懷託秋弈，遠心在沉溟。清修我所師，維以詠周行。今夕同嘉讌，欲子子心明。

呈郭杏東翰長名維藩

當時李郭舟，望者如登仙；君家在瀛洲，君知然不然。我本南溟客，家住增城巔；凡骨久未蜕，陰功六十年。感子瓊漿酌，報以金石言：神理各保愛，逝水趨東川。

呈陳琴溪少司成名寰

三吴多秀士，藉藉皆賢豪。元方與季方，雅獲一臂交。昔聯翰苑轡，今共璧水遊。季冬木葉脱，已見新萌抽。群公修勝會，德言亦交酬；敬賦《無衣》篇，誓與子同仇。

將遊觀音閣諸勝途中作乙酉秋九月

朝出平子門，朔風吹我衣。欣然得閒

情，荒村稻畦畦。仰視雲間雁，木落猶南飛；感我故園念，秋深客未歸。

於觀音閣餞梁天壺宗烈同府

茲辰風日佳，秋空極寥廓。四美翕然臻，群英亦趨約。結集逍遥遊，臨江更登閣；閣迥江不流，澄心坐超脱。高歌餞嘉賓，遺響天際落；展足貴千里，去去崇明德。

贈唐京兆得命送母還鄉名鳳儀

翩翩一朱鳥，毓德祝融丘；羽映五雲色，將母來神州。亦有遊子衣，慈母手中線；何如京兆君，日日侍親膳。天子至仁孝，詔許扶親歸；親歡日不足，皇命有程期。直知歸榮歡，勿言别時苦；我歌《北山》詩，子爲綵衣舞。

送謝考功顯之任福建少參

昔行長千里，欣然得貞幽；齋分金屋色，門帶玉河流；中有天曹星，光照閩海陬。丈夫抱經濟，及時展才猷；手挹上林春，去播薇垣秋。

奉贈葉時舉之任廣南

朱光正中天，陽和倏南流。行邁越萬里，山川何阻修！長風負大翼，六月須雲遊；遐以酬宿昔，道義敦所投。夫君工垂佐，一麾守遐州。踟躕臨岐路，執手野綢繆。王風四海同，毋曰蠻荒陬。君其嗣德音，慰此友生求。

於朱玉峰太宰宅修會得匏字

諸公青雲器，鄙人長繫匏；九載面石壁，烟霞與遊遨。知匪適時韻，世網忽復遭；天官開勝會，滿座皆賢豪。人豪事自勝，蓬瀛何必高。作者已七人，伊予慙續貂。

於李蒲汀少宰宅修會得巽字

清風東南來，陽德方在巽。撫己感時物，天道有常運。八位皆乘時，萬年如轉瞬；榮華逐飄風，柔條爲煨燼。是形豈不壞？萬有歸空盡；何以覓真常？至道在貞信。敬告同盟子，無忘金石論！

於何栢齋奉常宅修會得牛首秋雲

主人且莫言，聽我歌秋雲。逍遥望牛首，神爽已翛然。牛首夫何如？我嘗造其區；坐小西南峰，蒸鬱浮翠虚。人言秋雲薄，我愛秋雲淡；淡以明我心，薄以忘世念。白衣與蒼狗，變態竟何有？此山長尊居，萬化有形後。山高有大雲，雲大能施雨；若待春陽時，萬物皆煦煦。

陳琴溪司成於憑虚閣修會得繩字

主人如酒清，未對心先澄。酒似主人意，不盡來如繩。清讌依蘭若，迴席近前楹。江山獻佳麗，樂極悄懷生。六朝豪俊地，風花忽飄零；維彼長江水，滔滔去不停。

送太學生蔡羽歸洞庭山

昔我遊太湖，欲訪洞庭山；匪爲愛僻絶，自古多隱賢。翠壁浮大澤，洪濤舂高天。道阻不可致，悵望二十年。蔡生從予遊，秀出西山巔；愛之如愛山，神爽超塵凡。虛無指歸路，渺渺在雲間。爲我卜角里，先掃茅公壇。

送張別駕之瓊州汝範，名楷

憶昔張公子，傾盖淮南道；宛宛青陽色，侃侃金玉吐。邂逅金陵遊，撫臆道衷素。往來二十霜，頭顱各非故。君今渡瓊臺，海岸孤絶處。別駕展驥足，千群看獨步。

題㞢齋爲憲副查君約

三陽舒盛德，萬物皆發生。試問胡乃爾？隆冬閉元精。天道專乃直，地道翕而闢；欲會天地心，㞢之在恭默。小㞢通神明，大㞢天地貞；㞢之復㞢之，上下同流行。查子開名齋，獨得㞢之義；不愧此屋漏，可以配天地。

題東湖書院爲吴獻臣中丞也。不就大司空之擢，飄然辭歸

中丞謝司空，書院開湖渚。靜觀山下泉，因知水來處。湛然涵太虛，餘波欲東注。湖光入簾明，照見先生語。逝者其如斯，自然本無作。一畫起於無，六經皆我註。自以我自觀，自感還我悟。寄語湖外

人，湖源爾當泝。

贈何公志別駕事竣還湖州

憶予年向立，同君西甕閭。爾年方二六，志氣千里駒。君今已二毛，我衰當何如！別駕展驥足，會計赴留都。把酒談故舊，美惡成虛無。君自崇明德，愛此金玉軀！

寓思圖詩 有序

安福王生仰孔喬曰：「家君失怙恃，既葬，兄弟悲號無及。後客沅湘，不得守墓，圖墓之形，以寓孝思。」甘泉子曰：夫人子之於親，葬則忽焉亡之矣，思之至也。今夫失形而墓，失墓而圖，思之切也。若夫失圖而心焉，孝子之至矣。

悠悠寸草心，蕩蕩三春德。親恩比昊天，昊天元罔極。罔極何所思？目擊雙墳白；雙墳不可見，遊子沅湘客；淚下班竹枝，染淚圖墳色；于以寓孝思，孝思本無跡。體魄歸黃壤，神理陟玄寂；潛思無不通，見之在恭默。

臘望送南京王大理汝温陞北少司馬 名翊

羲和馭短景，昏中正昴星。修途翳積雪，長河合層冰。客行焉汲汲？召命有嚴程。舊握棘寺符，今摇司馬旌；明皇重孝理，兵刑亦匪輕。折衝在尊俎，萬里有長城。

於中和橋餞毛古菴黄門式之即席賦贈

晨光曜白日，宿雪倏然消。借問乘除理，陰陽誰與調？適此中和天，送君中和橋。此橋君自度，自度還自超。行行戒多

岐，天路諒不遥。

予友方子思道棄湖廣憲僉逃歸三衢山築室以居號逋吏窩寄題數語名豪

逋吏不逋吏，逋吏莫逋心；逋吏吏身潔，逋心心不神；不神乃滯物，天理自微滅。兀兀此窩中，無言自超越。我則何所逋？八方皆我闉。

送鄒司徒考績之京名文盛

留都根本地，兵食夙告虧。聞有顔司徒，旋斡如神輪。藹藹黄山公，畫一守不違；後先協乃心，會計靡毫遺。月計一不足，歲計今幾餘。秣馬騰槽鳴，壯士歌以嬉。春光入報政，南風滿征旗。幸承前席問，請進阜財詩。

送沈宗伯三年考績之京名冬魁

草樹動微旭，江介清風生。都城盡冠蓋，出餞春官卿。際此晴和天，矧伊皇路平！攬轡即長坂，去去覲朝廷。伯夷典三禮，夙夜惟寅清。會見神人協，幾年南教成。

送少司空何燕泉謝病歸衡山名孟春

君來鍾山秀，君去衡山高。問山何以高？爲有人之豪。山高得撑天，鍊石可補地。君今採藥行，爲我重留意！

贈人出守嚴州

五馬何蹌蹌，朱輪何喤喤！青天曜

白日，送子之大邦。釣臺有清風，世遠道彌光。爲我一再拜，山高流水長。

贈彭鶴泉黄門汝寔考績之京

鶴泉我所慕，愛之如愛鶴。獨立雪山高，意氣輕寥廓。一鳴天以清，再鳴地以寧。去去凌紫雲，對揚在王庭。

送蕭山張先生名嵿

蕭山何高高，白雲何游游！白雲有去來，此山屹不摇。朝出暮知歸，白雲爲我師。寄語蕭山靈，主人今款扉。

送陳静齋中丞致仕還泰和名鳳梧

螺川接南浦，嶺雪通鳥道；送君歸快閣，因思我來處。天道好乘除，有來孰不去？我若歸西樵，訪子洲之滸。

於盛符臺宅會鄭君邦教語及畏暴求爲藩僚贈此

潮客金陵遊，邂逅談暴虎。南山有白額，白日食人腦。嗟予幾不免，藏身入藩府；非愛曳長裾，惴惴戒餘暴。地虎尚可攖，飛虎誰能捕？寄語虐政人，歸來學周處。

送少司空韓信山致仕歸東魯名荆

魯有柳下聖，士師亦三黜；直道古難容，焉往而不屈！送君江水東，正是開籠日；羈鳥得舊林，安能顧儔匹！若過展禽祠，爲我一拜之；身屈道彌尊，千秋映

餘輝。

送司馬周貞菴之京名倫

北虜瞰天關，長壓宵旰憂。誰能請長纓，係取單于囚？挽弧射天狼，攙彗掃旄頭；元戎十乘出，胡騎宵奔遒。本兵得賢佐，深沉出智謀；廟堂有成算，群公更運籌。折衝在尊俎，全功幸蚤收。

贈少司徒王輿浦之京名軏

負疴頹簷下，嗒然若無懷。清飈東南來，吹我靈襟開。輿浦有好音，召命從天來。邦儲得佐理，兵食靡遺乖。朝廷正有人，四方無厲階。

送大司空胡静菴奉詔改掌都憲名世寧

平生子魏子，稱道十年前。夙聞艱貞節，兼知文武賢。傾盖金陵下，初賦《緇衣》篇；秋風爽鳩鳴，鸞鳳爲鷹鸇；凌厲翀九霄，衆鳥皆迴旋。獨自持風裁，肅肅都城天。

送李逐齋冢宰赴召之京名承勛

維皇立民極，冢宰爲天官；何名爲天官？心亦如天然。好惡一不作，天鑑何昭全！君子抱明德，心學自家傳。我素慕其人，神交傾盖前；一朝簡帝心，四海望平平。山公日有啓，野人獻無芹。跡以參商隔，浩浩心同天。

送冢宰朱玉峰致政還姑蘇名希周

丈夫負志氣，投筆當封侯；奇文抱經緯，星斗羅清秋。甲科取大魁，仕宦至將相；收身歸五湖，鴻飛紫冥上。

題方西樵宗伯鳳鳴朝陽圖

朝陽出東方，儀鳳正皇皇；鳳鳴自有時，得時爲休祥。會看日中天，普照彌八荒；照見簫韶鳴，五彩成文章。宣尼有遺嘆，禮樂空虞唐；何期千載下，重見春官堂！

題趣菊

南雍博士楊君中，孝敬無間存殁，厥考號趣菊，求予爲題之，三辭之而十至焉，可以觀孝矣。因名附義，知菊者或可考焉。

菊亦有何趣？趣之存乎人；花光映天地，自性求靈根。植根植欲深，采花采其神。欲辨神靈理，南山已忘言。我聞子雲子，藏心亦云淵。寄語趣菊翁，難爲俗人傳。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六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七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五言古詩九十首

題三石有序

三石者，馮冬官之號也。冬官何號爾？以寓終身之慕也。求予題之。

仰觀有三光，俯察有三石。誰能參兩間，許爾齊三極。三極本同原，是名爲一體；世惟精一者，可以與於此。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無違大父母，子道自完成。

戊子三月二日取道毘陵同梁壺山携葛澗周衛諸生游張公洞遂憩茂潭别院

樂事分行役，矧兹及暮春；携我諸友生，沿流問真源。獨行罨溪渚，澄心茂潭淵。舉袂引天風，飄忽掃浮雲。窈窕訪名洞，怪石羅前陳。苟非有自勝，誰能不傷神！鬼幻亦云鑿，天工何太勤！顧謂二三子，反觀而自然。前行詣虚敞，高明生冥玄。入室貴三昧，升堂庶有聞。

戊子三月上巳同毛古菴黄門梁天壺長史周紀善諸生游善權三洞

善權善洞府，神僊逸其名。惜其不在洞天之列也。嘉名吾夙慕，於兹扣巖扃。地氣通

靈竅，天神啓虚明。誰能履兹境，可遊神之庭。明公翕然至，如雲集諸生。心同理有愜，景澹心自澄。

將遊句曲洞天以公程促還南雍寄曹憲僉時範名銈

悵望三茅峰，公程妨迂陸；令我歸璧水，夜夜夢句曲。

贈馬谿田納言歸陝右有序。名理

君生西北，予産東南。異天一方，同心同理。於其謝病而歸也，慨知己之難，念合并之不易，情見乎辭。

聖途日蕪穢，宇宙何寥焉！天下皆尚同，人人信其賢。自我抱兹獨，世賢多煩冤。藹藹谿田子，傾盖獨相憐；見嗟大科訓，交契十年前。邂逅金陵遊，載歌《伐木》篇。豈伊人事乖，聚散如雲烟。風雲安可期？見月憶同天。

送胡樾岡少司徒六載考績之京名錠

見君廿載前，傾盖湖西東。重逢每追想，惚惚如夢中。君才本明哲，所志在事功。足跡亘南北，威聲動虜戎。功成尚久次，六七閱春冬。手持經濟策，于以獻重瞳。

送何栢齋少司空應召遷北部名瑭

秋高霜露繁，木落雁南遷。南鵬幸相遇，息養待時騫。江東送司空，飛盖如雲烟；寒江深碧流，白日曜青天。瞻望嗟弗及，北斗紫微前。

董東湖道卿母挽

道義骨肉愛，異姓如周親；而母亦吾母，一體同戚忻。尊慈享善養，況乃及百春；即化何遺憾，而令吾戚焉！子愛本罔極，吾母僅八旬；哀哀《蓼莪》篇，吾寧爲子陳！顯揚乃不朽，相期未死前。

爲牛舉人愷壽母

牛生久侍側，因知慈母賢。念長衣上線，心苦手中丸。曷報三春暉？願壽三千年。努力顯揚事，行道在爾身。

題都督馬君望雲思親圖 名永

望雲復望雲，少間雲無存。雲化心不化，如將見其親。移忠本在孝，五雲扶至尊。伏波爾世業，狄公爲後身。

送王南渠奉詔終養 名爌

王母垂百齡，王子瞻雲起。自茲一日養，豈以三公比？孝子是忠臣，聖明重孝理；疏入賜俞允，金紫歸閭里。孝弟人人同，堯舜一而已。天子崇百年，村落走童穉；招呼天姥精，壽酒從頭起。

孟母壽詩 有序

孟氏子兄弟二人源、津，皆從予新泉，講孔孟絶學。七年十一月二日，其家君誕，既稱壽畢，母索太夫人促津來新泉。津以十九日方母誕，辭，母謂之：「汝第往學焉，即壽我也。」同門謂昔者孟子嘗以母命游學於魯，數年不歸矣，而孟母之名至今不朽。請爲詩壽焉。

既有孟氏子，豈無孟氏母！經年學

不歸，壽親在行道。暮宿新泉源，朝望滁陽雲；願酌無窮泉，未言不朽萱。

答黄生理夫

黄生將北征，停輈問予路。答云致子知，胡乃更外慕？綸也避席言：吾心有知覺；南北又西東，岐徑須咨度。四方與多岐，良知孰帶來？所以貴問學，聰明乃日開。

送王太常赴京

君隨北雁來，又隨南雁去；始悟乘除理，因知去來處。遲迴三紀下，禮樂一朝舉。隨子聽鈞天，誰能插六羽？

送高司寇之京名友璣

日照江水涯，凄風爽鳩飛；嚴霜始消盡，正是好春時。滿城送司寇，冠盖何陸離！登高雲霧合，望斷繼以詩。

送柴黼菴少光禄進賀中宫箋赴京名奇

雲間一青鳥，口啣紅錦箋；遥遥度北極，飛去玉皇前。之子懷明德，養翮八九年；大試調羹手，持向紫微垣。昨宵帝座明，光芒燭中天。瞻望廣寒宫，姮娥正娟娟。

赴毅齋光禄招遊東山翼善寺即席賦此

驅車出正陽，逍遥望東山。地靈何必

高，葱鬱浮其巔。云是謝安宅，莽爲梵林禪；昔時鍾鼎地，虚磬空堂懸。境在豪華盡，時去春自還。六朝多勝流，衣冠芳草間。復有争墩子，愚哉一何愆！衰榮竟奚論，醉歌光禄筵。

雨中赴楊鷗溪飲清凉山題石壁名果

清凉如我心，洒落雙眸豁。地高人寰表，天闊諸峰落。撫境興已高，何必求盧霍。暮雨韜天光，朝旭開雲幕。而我以一觀，何用不寥廓！對之已忘言，得意本無作。

題友泉

舉世無可友，可友在山泉。心若學泉清，許爾來結緣。

送陳天游京兆致政歸浮丘

與君二紀前，看花逐年少；逢君二紀後，解組去京兆。君今如冥鵬，我如籠中鳥；豈不念儔侣，羈跡徒悄悄。六月奮圖南，誰道南溟小？君若歸浮丘，肯訪樵雲嶠？

送林寺丞陞大理寺少卿名有孚

大江淼西來，勢浮鳳凰臺。鳳凰去千載，借問何時回？送子鳳凰西，相看燕兩飛。北風吹爽氣，貫城摇清輝。哲人佐廷尉，刑措期幾致；民物協中和，鳳鳥或可至。

送葛兩溪大理赴北名浩

兩溪似溪水，澄然清且平。歛歷遍中外，上應執法星。素手持三尺，五月霜風冷。若人懷明德，慘舒無容情。行將是非鑑，努力事廷争。

送奉常牛西唐致仕歸河南名鳳

西唐中州秀，秀出金芙蓉。因君稜層姿，每憶西唐峰。自君正清卿，接之吾眼明。見君如見山，矻然兩稜層。北鳥無越想，南翎快朔征。自得開籠去，安知羈鳥情？

送吴北川學士召還翰林重脩大明會典名惠

天與錦繡心，豈無錦繡口？既有錦繡口，豈無錦繡手？信手摘星辰，開襟見珠斗；重登白玉堂，經緯羅户牖。上天抉雲漢，五色天章就；願開廣大胸，點綴周官後。

送光禄劉毅齋致仕有序。名乾

《光禄》一章，送劉光禄毅齋歸靖江也。毅齋上疏求致仕，得允而歸。吾重其別，詩以送之。吾觀於世，多妬忌者，多醜正者，多慢傲者，毅齋獨謙虚，樂道人之善，不樂道人之短，故其詞特重焉。

光禄江陰彦，素業出靖江。開疆垂百載，維君破天荒。天道不遠人，於人情最真；好賢與樂義，區區邁等倫。靖江若桴

浮，人煙載浮居；君今乘桴去，吾欲與爾俱。

送鄒山人歸錫山

逸士鄒近辰，以其所著《通史補遺》見我新泉精舍，多自得語。及觀《心性圖》，而云益有所悟。於其歸，詩以贈之。

山人手新編，造我新泉源。一語盡今古，微言入冥玄。何以爲冥玄？心性維一圈；非隱亦非顯，宇宙何超全！君今領略後，宇宙在乎手；萬化與萬事，歛之亦無有。有無常相通，一體靡先後。如彼天地然，高明與博厚。山人吾愛焉，爲愛山之泉；源泉錫山下，蠏眼長涓涓。送子歸山去，觀泉無觀瀾；心性如自得，浩浩同淵淵。

送楊遷喬銀臺奉詔歸淮侍養名谷

淮南靡麗地，門市多紛華。閉户事《太玄》，將非楊子家？寂寞葆清静，上堂致温清；十年一班衣，恭命銀臺省。陳情如令伯，忠孝帝俞懌。入門晝錦裳，愛日照顏色。

爲黄理夫壽親

得道彭祖先，失道殤子後；得失在一念，脩短何足較。江南八百僊，僊僊可祝壽；何如握無窮，天地共不朽。

題天機感應卷爲劉秋官子中名應受

生道以殺人，雖死亦不怨；因知感應

理，不以幽明闕。爲君大書之，用爲王道勸！

送周克道呂汝德入九華兼寄先在山諸君有序

九華山甘泉書院，蓋爲甘泉子他時退藏之地也。青陽尹祝君增，與庠諸生江生學曾、施生宗道成之，而太學生李君呈祥亦與經營焉。周紀善衡、尹生唐先往居之。今鄉進士周生孚先、呂生懷，送予至彭城而還，亦浩然以往。朋友道義之會，樂當何如！詩以贈之。

祝、尹開山主，江、施檀樾成；李子尚清修，亦來同經營。尹生周藩史，長住心期亭；周、呂同聲應，翕然迅遐征。四野雲龍集，五星奎璧明；九華九仙人，舉手來相迎。八君稱八逸，歸心共惟精。爲山不厭高，山高必有靈；爲水不厭深，水深蛟龍生。神物貴變化，九仞安可停！

甘泉山詩有序

嘉靖己丑秋，予被召入京，過廣陵。廣陵有葛生澗兄弟所爲行窩，迤邐甘泉山，三十里而近。「甘泉」之名，若預爲我設者。七月二十日，予與巡鹽朱侍御子禮、毛黄門式之、周紀善道通、陸廷評伯載、蕭督學子鳴，及志學之士呂、鄭諸君，數十人同往觀焉。酌其泉，甘而洌；登其巔，四顧洒然，特出一方。朱侍御爲置酒，盡樂而返。詩以紀之。

是山皆我樂，何必吾家山？此山非我有，胡乃名甘泉？而我有行窩，適在泉山前；始知天所作，意或遺斯人。我來陟山巘，翕然集群賢。誰爲引天瓢，誰爲酌天泉？一歃塵慮散，再歃澄心魂；豈止澄心魂，毛骨皆通神！安得將此澤，普爲天下春？

東溪詩 有序

《東溪詩》者，甘泉子爲鄭東溪居士而作也。東溪居士有二子，爲經正、經哲，皆業進士，從甘泉子講聖賢之學。居士樂善貽謀，鄉稱善人，比之太丘父子云。

東溪何所樂？我樂無東西；亦復無南北，亦復無高卑。何以樂東溪？溪月初生時；乘流觀我生，月庭長相隨。月庭者，處士嚮，白沙門人也，與東溪友。

大行人柯子歸壽其大人雲門先生七十華誕 柯遷之名喬

丈人九華秀，曳裾自王門；歸來逐雲月，壁立華山尊。有子恭皇命，適逢岳降辰；天壽祝平格，百齡安足論！

過高仲子思齊園中宴坐 名景賢

澄心萬泉淵，因過仲子園。時方尚桔槔，抱甕胡獨然？智或憂不足，愚或有餘歡；燮理畦蔬外，生生對無言。本自得心性，難爲世人傳。

葵軒詩 爲張儀制時轍之父

藝葵復藝葵，藝葵當前軒。葵心向我赤，我心與葵新。何以與葵新？維以美靈根。心心同向日，君家多藎臣。

題星石亭

在天成星象，在地成石形。誰能參兩間？可住星石亭。

贈易栗夫歸安成

是形有聚散，本心無來去。如何夜半心，又掛安成樹？

東　隱爲李文宗

君隱相江東，東江滙門前。園涉日成趣，猿鳥相周旋。問是誰東鄰？我屋羅浮煙。

送張少司成子陽之南雍名星

昔忝司成席，亦作南雍游。壁水滙門清，鍾山翠空浮。觀光多英才，函丈交問酬。昔如魚泳淵，今如鷹上鞲。君今往持鐸，聲聞超前修。爲問絃歌地，鐘鼓今存不？

庚寅仲冬三日奉命同大司空章朴菴如西山諸處查看風水因得勝游詩以紀之

恭命歷形勝，因茲恣玄覽。仲冬草木落，山色逾古淡。似我無情游，不愛春芳艷。天青畫幅闊，湖浄開一鑑；遵曲得真源，尋巖履巘巇。超絶金山巔，寥廓一全瞰。天山逼斗極，帝座尊而儼。吾君古堯舜，所務在寬簡；禮樂重留神，制作慮宵旰。梵宿聞晨鐘，悄然動歸念。

贈暢僉憲子實華之西山

山西天下眷爲唐帝皇都。使君按其地，問俗今何如？寬簡與時雍，於今尚有無？贈子執中語，政學無兩途。

贈趙惟用分教江陰

吾師闇然翁，一見一百拜。道高人倫表，忠信世無配。過鄉見鄉人，肅肅起敬愛；矧子久立門，託孤姻婭外；素衷靡邊幅，古器絶雕僞。持此忠信教，一洗文俗弊。永佩谿中蘭，馨香滿江介。

遊勝泉寺

驅車暫出郭，已遠朝市喧；更尋萬泉源，洗我耳中塵。豈止耳中塵，因可清心神。安得挽天瓢，一洗世間氛？塵氛既已盡，天地皆回春。

贈蔣生莅赴鎮沅經歷

忠信與篤敬，蠻貊云可行。行邁何壯哉，遠涉萬里疆。我心苟不遠，宇宙如室堂。華夷本同天，豈不同三光？此言可書紳，亦可書心腸；書紳有時違，書心長不忘！

賀聞人母太孺人六十六華誕詩有序

聞人母者，聞人侍御詮之母，冢宰海日公之女弟，新建伯陽明子之姑母也。歸貞菴公，相之儒業。貞菴告逝矣，母三十而孀居，六十如一日，志則貞矣。有子曰闇、曰詮。詮病劇，闇爲焚香，請身代之，遽斃。母曰：「天乎，闇也！愛弟而斃乎？」哭之哀，乃喪明。其慈孝弟友，則交感矣！詮學成，行令實應，有聲；擢御史，有聲。帝乃推原善教，褒封母爲太孺人。太孺人華誕，適逢其會，辛卯六月十有二日也，則感應之致矣。甘泉子聞之

曰：「以予觀於世，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父子兄弟上下之心一於感應，而天下治矣。」爲賦詩以壽焉，且用告夫觀風者。

今日曷爲樂？聞子開壽筵；小壽逢六六，大壽祈百千。何以祈百千？不朽無期年。何爲不朽名？聖善流芳聲。母儀自貞則，海日難爲兄。伏生傳《尚書》，卓爲女中英。嘉言不出梱，善行溢家庭。我爲衆賓陳，衆賓爲我聽：兄代弟病斃，母哭子喪明；一門感慈孝，藹然爲嘉禎；和德協上下，精誠達穹冥。仲氏新騎驄，寶應留清風。帝曰母善是，孺人特褒封；龍章與鳳翟，五色來雲中。風日清大夏，華誕適與逢。乃悟天人際，感應常相通。特爲王母壽，于以壽無窮！

爲棟塘大人題 李侍御循義父也

美人隔溪岸，岸邊雙棟木；高支撑青穹，下蔭寒塘曲。披圖動遐想，林深恐幽獨。此中有真境，是爲虛靈谷。有欲往從之，寒泉須濯足。道逢乘驄郎，問詢雲中屋。

送太僕丞陳君鈍齋抗疏左遷黄州通判詩

鈍齋吾老友，十載拜床下。抱材恒不售，時已有定價。叫閽論大禮，不肯諸公亞；三遷及僕丞，一疏落别駕。執經睨黄梅，且莫易呵罵；無住生爾心，可達聖仁舍。

送夏官正郎伍君左遷安吉判官詩

昔聞雲間言，國有古君子；作者魏陸儔，扁舟五湖裏。翩翩司馬郎，遥遥鴟夷裔；如聞市虎謡，復道投杵起，垂翼天目

游，再奮天門翅；磨泥在泥中，超然出清泚。丈夫貴自立，自古多此事。

送總運李揮使還維揚詩

維揚李揮將，從我甘泉山。在揚州三十里。暫爾脱介胄，求聞俎豆間。文武非二道，折衝即周旋；今將韜略技，化爲轉運賢。異用本同體，君行宜勉旃！

送周侍御巡鹽兩淮 名相

聖王公民利，天下爲太藏。鹽鐵竭山海，山海無輝光；遂令長者心，千載憾弘羊。柱史懷忠義，斡旋豈無方？勇决義利幾，載獻治平章。

送湯劉二陰陽領職還鄉

吾聞古周官，亦有挈壺氏；大者贊化育，調燮陰陽理。大道何洋洋，一陰與一陽；職思合其德，國士知無雙。

秋官副郎張君允清奉詔歸侍其嚴君天方大夫仲冬七月適遇七十有八華誕之辰予忝舊知詩以侑壽觴焉 名寰

昔我北趍召，傾蓋過濟寧。一晤語契意，知君自陽明。兹晨扣我户，告我當南行。聖明重孝理，俞允侍親庭。家君夙謝事，冉冉八十齡。歸當壽筵開，舉酒招長庚。騎鶴衆仙人，飄飄吹雲笙。先生正加爵，怡然陶性靈。一養換三公，詎足爲親榮！予聞重嘆息，世人失其情；孩提有良

知，人爵滅天經。孝哉張氏子，顯親在揚名。敬爲作此詩，于以侑壽觴。

送張亭溪少宰終養還蜀

吾愛亭溪好，溪亭生孝思。溪雲懸狄望，溪水照萊衣。衣中密密線，綿綿念母慈；寸心逾線長，萬里牽慈闈。拜表昨陳情，微言感天經；明皇務孝理，輟講歸親庭。一養重九鼎，三公爲之輕。眉雲喜色動，劍水賜衣明。慈孝曷相感？天機所由生。

友蘭爲張伯彦題

衆皆愛蘭名，我獨愛蘭馨。蘭名起人聽，蘭馨養性靈。幽蘭倚孤石，石邊有叢竹；節礪馨愈幽，君子當三益。

贈黄門陳應和侃奉詔使琉球國

平生遠遊志，萬里乘長風；飄飄臨倒影，高舉凌蒼空。北至北溟北，東至東海東。何其形迹滯？此願將莫從。大鵬罹羅網，戢翼居樊籠。之子金閨彦，錦繡羅心胸。文星見眉宇，噓氣如長虹；又如插六翮，翛然駕高穹。自言有遠役，秉節飛六龍。何以爲前驅？雨師與豐隆；將命遄朱鳥，呵護先祝融。予聞爲起拜，高歌壯其行叶。持被戀入直，安足爲士雄！丈夫志六合，豈在寰堵中！

題心漁爲錢洪甫乃尊

有心不在漁，縱漁亦無心。所以直鈎子，心與寒潭深。無心亦無絃，吾以忘

吾琴。

壽蘊齋翁陳君華誕詩有序

小司馬胡用甫、大行人李子良爲予言泰和省元陳子昌積之賢，且請賦詩壽其家君蘊齋翁焉。予未識陳子之面，因二子之言，而知有陳氏子矣。既而胡、李二子以省元來謁予客邸，道其家君之賢，盖古所謂壽耈者也。予雖未識翁面，然而見陳氏之子，斯知其家君矣。二子者以陳氏子問予所以爲壽親之道，且出其壽圖，有九老焉。予曰：「以九老而壽，不亦可乎？老壽之數，元得八十三，元各得一百六十，合九老共得千六百有二十焉，是亦可以壽矣。」曰：「未也。」「然則以無窮壽可乎？」曰：「可。何謂無窮？」曰：「無窮者，道也。道者，與宇宙一者也。宇宙一，斯無算矣。陳子能以此道體于其身，以壽其家君，壽親之至者也。九老云乎哉！」乃爲之賦詩一章，俾持歸，以侑壽觴焉。其詩曰：

兩生扣我門，請爲陳翁壽；開圖見九老，個個皆耆舊。三元百八十，共祝千六有叶。我壽元無窮，充塞彌宇宙。混沌在我前，長庚在我後。持以壽陳翁，可傳不可受。不疾亦不徐，憤捷看下手。弱水幾清淺，蟠桃詎三就；下視南極星，日月雙丸走。壬辰中秋廿一日

送程舜敷内翰左遷嶺南

道大古難容，斯言得無徵？子家子叔子，不免涪州行。而子金閨彦，講幄侍傳經。一朝喪其朋，同義争死生。落官萬里去，孤雁渺天青；風波蹈嶺海，時復立怔營。踟躕望北斗，趍視南極星。瞻依石翁像，駐楫五羊城。

已及首夏遂爾尋春與諸同志遊勝泉寺時春花已罷遂觀源泉悵然嘯歌偶而成韻

人生百年内，僅有百回春。若遭萬日

劫，倏忽成灰塵。古人愛春光，可以怡心神；是春無内外，天地爲一身。何哉浴沂子，暮春六七人；我遊坐遲暮，不見春花妍。大夏草木盛，生意瀰乾坤。何以瀰乾坤？四時本同原。吾以觀源泉，嘯歌人不聞。

於禮部後堂同諸公會宴衍聖公得賓字

茲會曷爲樂？所樂在嘉賓。素王有哲裔，藹藹温恭人。南宫蔭芳樹，宛若杏壇春。斯文本同家，十哲時同與席者，汪、夏、王、許、秦、顧、周、張、張、席十公也。集如雲。共聞宣聖訓，氣義即同門。我嘗見羹墻，況接其賢孫！聖皇重師道，俎豆臨成均；百工駿奔奏，三氏翕然臻。御宴昭殊錫，初筵亦繼陳。幸逢五百會，文物爲一新。

題鄒山人江湖詩舫因以贈之

鄒子談天來，隨身帶詩舫；何如坐星槎，浩蕩銀漢廣。吟弄天嬰懷，敲推地勞攘。天地我虚舟，陰陽盪雙槳。忘言本無詩，超詣天機上。

送沈大行使山西有事于藩府癸巳六月

三晉多勝跡，唐虞帝王都。使君往問之，舊俗今有無？寛簡尚熙皥，精一傳執中。咨詢如有得，歸以獻重瞳。

題芳洲爲袁御醫作

聞説芳洲好，芳洲吾愛之。芳洲有名橘，橘井有名醫。名醫能醫人，大醫能醫

國。吾懷一寸鍼，不得起民瘼。

癸巳八月七日承同志諸君於杜氏園亭餞別對假山見時芳與松栢交發有感即席賦此留別以爲諸君贈言之倡

大火變朱夏，微涼遞秋陰。俯睇紅芳叢，仰觀松栢林。感此時節改，安得不沈吟？自强貴及時，流光互侵尋。衆星拱北極，孤鶴遺南音。所欣宇宙内，萬里同此心。

走筆送刑部謝主事少南改官北上十月十日

手持三尺法，氣嘘九天雲。豈無造化筆，宇宙能迴春。

寄題沈東園別業有序

東園者，秀水沈君時暘之別號也。別業在溪東。東溪有東園，故號東園。東園有亭榭，亭榭外有思賢堂。沼魚鶴鹿，相與上下，飛躍和鳴爲樂。東園公日與綺里之流，宴坐思賢堂，亦相與樂其樂，若渾然忘其爲人與物也。令嗣黄門謐從予學，因請予賦之云。

丈人好別業，渺然在東溪；人號東園公，綺里偕遊嬉。浮梁架飛虹，亭榭還茅茨；偃坐思賢堂，魚鳥觀鹿麋。何以愛東園？東園多朝曦；東園好炙背，東園物先熙。鷄鳴瑞色動，驚起金烏飛；金烏既已飛，照見扶桑枝。左攀扶桑枝，折之爲牛筆；朝牧東園野，夜賦飯牛詩。以此謝榮慕，豈知堯舜時，我屋異於是，無南北東西；洞達開八窗，八風感我帷；搴帷看時景，烏兔閒追隨。坎止我居静，虚心動應離；動静隨寂感，無爲無無爲。丈人聞我

言，信乎能不疑；若詢過庭際，謐也能言之。

嗟麟篇 有序。癸巳九月六日

予之南也，過東昌，聞東昌頃者産麟，或隨爲見傷，遺骸經時不臭腐，如有生氣焉。其事甚奇，感之，爲作《嗟麟》，以歸陳侯。

嗟麟兮麟兮，胡爲乎來哉！天精秀爾神，地質範其胎；閃爍三光焰，犬馬奔驚駭；毛色孕岳瀆，嶙鱗波洄回。吾聞光岳完，東昌有樓臺。闕里一絲紱，千古元經垂。西狩見折足，掩袂爲傷哀。理長數何促，此事令人猜。美苗盎初茁，雨露須栽培；元氣能産斯，元氣莫養之。顔氏不長年，孔轍窮流離。陳侯治東郡，民物一柔懷。和氣溢四境，神瑞爲之來。堯文協誠和，麒麟遊其陂；黄霸昔理郡，鳳凰鳴喈喈。夫何此見傷，無乃元氣爲？旬時若生氣，臭腐爲神奇。異哉乎麟兮，感慨作此詩！

題潘司馬三錫册後 有序

三錫，美褒庸也。曷爲乎美褒庸？少司馬莪峰潘公，自爲廷評，爲僉憲，爲副都御史，三受誥敕之褒；及爲山東、福建巡海副使，爲遼陽巡撫，爲操江留都，亦三受璽書之命焉，故美之。曷爲乎美之？書之册，以恭居之休命而對揚之，將俾恒寓諸其目，以志諸其心，匪直書諸其紳，銘諸其鐘鼎爾也。夫土之積不厚，則其生物不蕃；木之根不深，則其花實不滿。能碩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然則是錫也，非其先世之積德與其本心積誠之致者乎？予因序其意而系之以詩云。

盤古未分判，乾坤尚鴻濛。一錫天地闢，再錫民物豐，三錫人文朗，聖人出彌縫。乃聞大聖先，三命滋益恭；傴僂走循墻，銘鼎垂無窮。莪峰新安秀，簪笏夙顯庸；四方邁宣力，帝錫三褒功。璽書復疊

降，綸綍何殷隆！父老行嘆息，信哉仁者榮！將以銘肺腑，肺腑難爲工；將以書諸紳，紳亦有違從；不如志諸册，置座勝鼎鍾。匪以誇稽古，維表事君終。

治官舍後小圃種蔬大吟

先哲嘉爲山，予獨愛坦夷。後園積土丘，剷高平其低。我無治平術，倣井理蔬畦；縱橫稱疏密，南北方東西。以兹如我心，周正無斜欹。抱甕有代勞，桔皋遂忘機。老夫自退食，隨意行杖藜；非徒見生意，亦且調燮之。培灌自時若，雨暘不可期；懷彼灌園翁，食力無忸怩。利澤苟公溥，何必拔園葵？豈無廢地力，而況暴殄爲？理蔬不愧高，理蔬不愧卑；不熟知時饉，舉箸思氓疲。天下尚多山，崎嶇不可犂；安得盡經理，井授無流離。豈止無流離，鄉井無寒饑；饑寒不切身，禮義生天彝；四方措兵刑，馨香格神祇；始知農圃事，是爲太平基。泉叟癸巳冬，理蔬作此詩。

述先德詩四十韻有序

述先德者何？感聖恩也。何以感聖恩？嘉靖十二年癸巳七月五日，叨陞南京禮部尚書，八月十九日，皇嗣生，沛恩海内，得封贈祖考皆加尚書資政大夫焉，恩至渥矣，故感之。感之何以述先德？將俾子孫上不忘聖恩，下不忘先德焉。

維祖奉訓初，治中肇德慶；倦游憩增城，定卜甘泉境。再傳縣簿，君諱晚丁。民事亦簿領。元帥出亂季。諱懷德。《增江誌》云：「元季爲保障頭目。」一云「時遥授元帥號。」保障六鄉靖。池魚貸斷死，先期自歸命。《增江誌》云：「湛公有恩及人。人有盜池魚者，時法嚴，當死，頭目得專生殺，公遣歸，辭其父母妻子來就刑，則依期而來。公曰：『死不復生，斷不復續。』宥之。」他鄉給乞囚，

完保十腰頸。公訪戴元帥，見其方殺人，公憐之，紿曰：「吾鄉無可殺人，人不畏，請乞歸斬之。」及與俱歸，則密釋之。舟師厄蘇寇，率義援乃競。甘泉名義鄉，獲免降軍令。《誌》云：「聖朝平定天下，公始安居樂業。洪武十四年，鄰境蘇友興作亂，朝命南雄侯征之。舟師失利，幾危，公率義勇敢死五百人，赴海救援之，總兵戰舟乃解。遂奏免甘泉一都降民軍」云。孤嬰暫微弱，繼世復蕃盛。我祖樵林公，鶺鴒五呼應。兄弟五人。人皆好詩靡，我獨樂居靜；冥棲上游莊，林塘互交映。我師石翁嘗卧游，題詩寄高興。上蘇上游樵，下釣鐵江泳。翁序云：「民澤祖樵林上游莊，有山棲遐遁之風，山樵水魚之樂。」春至理農桑，蠶熟穀亦穎。夫人即今贈夫人祖妣梁氏也。自蠶繅，穀易絲絹併。以玆廣土業，土直寧優剩。加價買田。孝友動里閭，行義太丘等。自玆重鄉評，世業保終竟。顯考曰怡菴，高才乃雄逞；直志靡款曲，正色奸回屏；强弱以弱强，高義畏鄉井；損己憂人憂，人衆天久定；好士屢濟貧，樂友俠游騁；長洗葷血腸，日啜十缾茗。謚妣曰賢母，四十孀居整；貞智與慈儉，純誠自天性。陽明王先生題稱曰「湛賢母」。高人陽明子，碑表闡幽行。恨公不立朝，大節唾奸佞。已上俱見陽明公、趙員外表誌碑文。水也寔不肖，承德數世永；每感尹母言，且免咸父訂。安秉聖途志，歲暮徒耿耿。特立與群疑，獨行耻孤影。年頹志不酬，揮戈倡予猛。遠道行跋鰲，淵泉汲短綆。二品蒙素飱，深夜愧私省。恭逢聖主恩，褒封一朝並；三世連八座，祖考及子姓。維昔世田家，邁迹自今炳。誓當報主恩，出心以爲證。

贈寧波鄭太守威甲午閏二月十七日

翩翩賢使君，五馬仍朱輪。試問何所

之？甬東東海濱。名郡是寧波，波寧時亦和；聖人坐明堂，民物無札瘥。君莫問我言，郡有四明山；四明如我心，四聰斯豁然。學山以爲明，學海以爲平；平政明照物，潁川鳳皇鳴。

贈大理丞林次厓考績之京閏月十八日

廷尉八閩秀，意氣凌秋旻。初年入棘寺，抗疏論輔臣；縉紳皆動色，名譽夷山尊；中遭長官怒，蠖屈道彌伸。磨泥出濁水，媚淵光照人。一作嶺表士，貳平天下冤；尚稽井田制，溝洫入毫分。豈不有司存，潤澤在相君。三王不同禮，三事古所敦。此去覲明主，報政因奏言：民事爲國本，篤恭天下平；食足禮義興，自餘無足論。吾衰志明農，聖人起周殷；復古如有作，願爲受一廛。

贈季明德左遷辰州甲午三月五日

網罟以魚設，維鴻則罹之。魚鴻各有命，烏用尤網爲？季子黑貂弊，貴富會有時；矧茲性不存，子昔事於斯。堯舜亦浮雲，稷契逢昌期。丹砂在塵土，就辰州言。一朝發光輝。何以發光輝？神理可以推。

雲　龍　吟有序

李仲謙侍御以巡倉滿，陳道源侍御以巡江滿，二子同心於學，同勵二政，今又同行，復命詩以送之。

食哉兵所天，兵乃國司命；兵食既兩足，二豪來報政。二人本同心，其利乃斷金。紘琴起瞻斗，送之《雲龍吟》。

重遊牛首山宵行呈同遊冼司空羅江

宵征林路黑，七聖亦迷蹤。僕夫隨老馬，即與吾知同。大智沛聞見，可以達天聰。以茲登名山，步步超無窮。舊遊與新遊，十載如夢中。自得新景好，安知舊跡空？

贈周世清表弟省祭還南海詩十六韻 甲午六月初十日

爾之慈親蒙，乃我表姨母；一體姑舅親，譬之左右手。我幼依爾家，直至十八九；讀書學爾叔，深衷自天誘。微此誰開先？終作田舍叟。及我顯翰林，爾家運不偶；一兄罹禍羅，二老宵奔走；尚愧我力微，不能解紛糾。爾時在弱劣，詎意振周後？愛爾謹慎姿，貞此三尺守。憐義不憐錢，獄掾于公厚。三考入神州，通藉登選部。省祭歸山田，衣冠賁幽牖。誰莫薄爲吏？委吏宣聖受。曹參以封侯，安期以不朽。高卑不高卑，太山等培塿。

芳懋堂 爲朱黄門隆禧作。甲午九月初六日

爾家崑山旁，崑山多琳琅。神彩曜天地，後先互相光。聞有五色鳥，習習來迴翔。鳳毛今三世，羽翼日以長。名門與山高，高榜芳懋堂。堂前何所有？蘭桂交芬芳。主人世積善，嘉祉流無疆；孫曾傳豸斧，雲仍執諫章。正直以忠厚，鷹鸇爲鸞凰。何以爲芳懋？家學世孔臧。何以學孔臧？鳳德蘭桂香。此學自元凱，濟美今高陽。

贈新舉人懷遠楊生時秀

翩翩高廣文，寄書江東濱。道逢楊子居，于于來問津。要津在方寸，平步干青雲。

題兩峰書屋詩 有序

《兩峰》，贈葉生應元也。葉生愛羅浮之勝，以兩峰近似羅浮，故以擬之，因托以自號。其前峰曰九龍，湖曰龜湖，皆助兩峰之勝者也。故詩詞及焉。

兩峰在何處？縹渺羅浮東。鷄鳴海日動，隱映扶乘叢。中有讀書屋，懸崖掛蒼穹。天鑑開龜湖，湖月照九龍。葉生二親葬在此。何以愛兩峰？萬物一體中；居兩以觀一，兩峰一峰同。反觀萬卷破，一念入無窮。

題畫七首

王母去何處？蟠桃幾樹幽。憑君收此畫，方朔恐來偷。

洪濤起春天，天地誰撑拄？若非畫品工，不信中流柱。

盖有千尋木，千秋爲棟梁。安得作大厦，盡庇爾多方。

逝水滔滔去，水流心不流。舟行戒灩澦，暗石在中洲。

吕紀揮醉筆，能作雙鶴鳴；作者與鳴化，遺鶴在荒汀。

稚子弄影罷，祇供静眼觀。見影不見形，少間亦無存。

我目無全畫，翻憐影弄兒；相憐無了日，相弄無窮期。

遊梅花水

昔觀南海水，今見梅花泉。沛然生我心，因知南海源。

廣德州儒學新建青雲樓雅詩 有序

夫青雲樓者，今廣德州判官、前侍御史豐城涂君夢卜之所建，以登學士諸生于廣德者也。樓成，涂君介鄧司訓廷鳳與黄、方二生以告甘泉子。甘泉子笑曰：「夫涂君之爲斯樓也，豈徒以供爾師生登眺而已哉？夫青雲，以言青紫也；樓，以言其高也，期諸生以高取青紫也。期諸生以高取青紫者，期諸生以崇德也。夫崇德，則德廣而日高；德日高，則於取青紫也夫何有！故堂以言其基也，階以言其升也，梯以言其升之級也。今夫爲樓居者，有堂基然後有棟宇，有棟宇然後有階升，有階升然後有梯級。學也者，覺也，先覺者所以覺後覺也，故忠信以爲堂基；多識前言往行，蓄德以爲棟宇；學問思辨篤行，知行並進以爲階升梯級，廣大高明以爲登覽，中庸精微以爲歸宿獨到之地。此涂君覺諸生之意也。若夫區區舍本而求末，舍内而求諸外，聲音笑貌兒戲以取青紫者，豈涂君所望於諸生以待來學者哉！」甘泉子既以擴涂君之意，系之以雅詩，凡後之登斯樓者，盍亦詠歌其上，庶有感於斯文。

高樓何嶙峋，凌空抉青雲。雲間摘明月，海底見朝昕。試問誰棟宇？廣德涂使君。嗟爾青雲子，灑落來憑欄，見雲不見空，變態倏如神。何以倏如神？是雲無長存。無存還太空，如我心清真。膚寸起天末，神堯亦放動；放動與清真，可以有無言。人看雲眼青，我見雲漠然；白衣與蒼狗，一體相化遷。立談取卿相，如平步雲烟；樓外不屬樓，天上還有天。舜禹有天下，所以不與焉。立己如己高，何以齊泰巔？以無常觀常，常莫爲之先。履危若平地，悠然見參前。寄語青雲子，登樓如是觀。

陽峰石首張學士璧崇象所居之山峰也，以爲號

吾愛陽峰子，因之詢陽峰。陽峰何面目？無乃陽峰同。壁立幾萬仞，路盤幾百重；秀色入天青，峭削金芙蓉。匪但愛秀色，陽德當正中。中山時出雲，沛雨瀰西東。風雲一相遇，變化不可窮。神速在呼吸，調燮希神功。

仰宸樓石首張學士所建以貯欽賜書翰之樓也

仰宸在何處？縹緲奎壁間。陽山以爲經，長江爲之權。經緯應天象，上侵霄漢端。樓中何所有？天章耀奎文。迴飈吹天花，五色成錦雲。俯首讀宸翰，仰面瞻紫宸。紫宸不可見，心同珠斗旋。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七終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八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送大司空何石湖先生乞休還越甲午十一月三十日

宦海挂孤帆，曾聯石湖舟；石湖今到岸，而我猶中流。五里聞覆載，十里驚石尤。還家告妻子，色變有餘憂。出身至卿相，收身相上頭；二疏畏尊名，弓冶有箕裘。人嘆賢大夫，羈鷹脱臂韝；仰望冥冥翼，神爽與天游。自非濟川材，無成獨淹留。

暮於中和橋玄真觀訪大行錢朱之坐話不覺城門已閉迴駕宿玄房得會吴秋官仲敬携酌賦此

阮生泣途窮，不知有迴駕。易貴窮則變，變通道乃大。達處豈無塞？塞處達斯得；達塞一以觀，何必妄欣戚！迴飇吹我裳，超然坐玄房。胡爲得良友，共此燈燭光。燈燭同心光，觴酌三相忘。詣道亦如是，何用而不臧！

孝思詩爲盧上舍堯俞母應氏作

盧生篤孝思，終身念母慈。綿綿衣上線，見母不見衣。笑語與居處，僾乎見容止。行道以立身，大孝在吾子。

送巡按虞侍御還朝 乙未二月二十日

繡衣乘馬驄，人好馬亦好。問俗來周南，不踐春郊草。春草春來生，春去愁凋零。願言縶其馬，使君且莫行。

送南道宋侍御陞真定太守之任 名宜。乙未三月十三

行邁何于于，專城新剖符。昔騎青驄馬，今乘朱輪車。問是誰刺史？唐時宋大夫。若人秉明德，福星輝上都。所重在畿輔，聖主今唐虞。

寄題心期院詩 有序

心期，心學也。亭舊卜五溪，已而不果。督學聞人君詮、巡按虞君守愚既定九華山兩書院，池州守侯君緎、貳守任君柱以前御史柯君喬及諸生吴筥、江學曾之請，卜無相寺後地，爲心期下院，以便來學登山者之小憩講習也。甘泉子聞而作是詩，刻之院壁。

心期在何處？十載念存存。不住五溪流，超然無相前。無相夫何如？有物爲之先。舉手見九華，回頭看逝川。夢中此何景？與我同自然。前朝誰地主？高人王季文。昔爲講席地，今化梵林禪；天道有往復，邪正互相沿。聞虞並驄馬，指顧來開山。徘徊兩書院，仍結心期緣。黄堂有賢主，吴江諸席珍；雙峰子柯子，同洗金沙泉。院西泉名。一洗心體真，再洗天地新。何以天地新？熙穆如初春。作詩矢心期，他時看浴雲。

送程太守資之南昌

昔在東都時，南守有陳蕃；孺子本高

標，孤榻爲之懸。雲卿踰距來，素飧織屨錢。三賢久已逝，意氣凜猶存。君乘五馬去，緩轡西湖前；履地若思齊，爲我訪其人。君材堪大厦，豈但烹小鮮？古來多入相，黄霸起穎川。

送許太守瑄之興化

興化古名郡，廟爲長者留。李宏。何以稱長者？築陂灌民疇。聞有障海堰，亦有黄公橋。舊名定海橋，前守黄君一道所脩，故云。橋成不自度，鵲去空遺巢。魚性惡其網，人情忌其高。令德全愷悌，吐茹豈剛柔？民俗望風變，再來段大夫。《志》録段鵬知興化，舊俗爲之一新。

寄題九華山書院有序

九華山甘泉書院在書堂記之址，與陽明書院相上下。門人江學曾諸生既不得於五谿者之所改圖，池守侯君緘、貳守任君柱之所請，前御史柯君喬之所贊，督學聞人君詮、巡按虞君守愚之所定，卜而創置，以爲甘泉子他時歸隱之所憩息，而與諸生之所講習之地者也。余欲拂衣以往，而未能也。聊作詩寄意神游焉。

昔年陽明子，爲我説九華；夜夜夢此山，令我胸嵯峨。九華同一根，是爲大極門；得意何必登，神遊九有全。兩君聞、虞也。開兩堂，二侯侯、任也。爲贊襄；下上如生平，千載同徜徉。堂在化城外，九華於茲會；甘泉出堂前，堂勝益可愛。諸賢若愛泉，人人有真源；自酌乃自得，且勿信吾言？

贈少參喬君之陝右

昔年喬柱史，抗疏逮金臺；一時李、陳、劉，縲然與偕來。正直且忠厚，邂逅愁顔開。今播陝垣春，淒風爲之迴。

壽聞人母王太夫人七十華誕詩有序

祁門程生清告甘泉子曰：「六月十二，寔維我宗師北江子聞人先生母夫人七十初度之辰。維我公以道義之雅，宜有言以爲壽祝。」甘泉子曰：「壽其可知也。此吾素所期於北江子以致之於太夫人者也。且以學曾子之事親，而方諸老萊子之兒戲，以豸繡而善養當乎斑衣之舞跌，誠未知其孰賢也。吾何愛於言哉！」言之不足，遂長言之。

王母下瑶臺，開顔宴曾孫；亦有偷桃兒，闖焉來窺門。夫人天姥精，聖善女中英；陽明爲之姪，海日爲之兄。盛夏物生長，天地何高廣！有子開壽筵，萬壽歌遺響。何謂壽之道？生生之謂壽；何以壽生生？天地共悠久。

送劉祠祭實夫遷憲僉之廣右

昔我猶詞垣，劉子居黄門；一揮紫薇幕，爲發抗直言。今我掌南禮，實夫在祠祭；不減骯髒姿，徐思强人意。爲上不失聽，爲下不失正；豈但平貫城，可使天下定。

福山素心亭詩有序

嘗聞婺源有福山之勝，山有總靈洞，有自然岩，其餘名勝，不可勝紀。有泉曰洗心泉，方生純仁及瓘兄弟、黄生善及奇叔姪與諸同志治之爲講學之地。泉上有亭，予名之曰「素心亭」。夫心之自然，是以總靈，故洗心則心素矣，素心則無所用洗矣。因作詩寄題其上，以示諸同心者。

福山福何如？百順之謂福。左剛石山而右柔土山，陰陽合其德。天一以生水，水泉應心澄；是名爲洗心，是心亦何形？無形亦無滓，素心無可洗。吾將携素琴，爲君鼓于此。

題春菴爲周醫士。乙未六月二十九日

求春春菴中，春了無可覓。逍遥坐靈臺，生意盎充塞。問春從何來？來處亦無跡。化爲方寸丹，可起天下瘼。

送令尹王君時簡之崇仁

郎星耀江瀨，百里剖符新。問道乘信車，逍遥入崇仁。仁者視民傷，割鷄忌烹鮮。愷悌有干禄，平易爲近民。此地昔多岐，行行戒迷津。

送李希孟掌教安義

希孟問我言，我言然不然？語賢以希孟，希聖以希天。天豈外此哉？萬性同一原。送子去安義，安義斯安仁。仁義已皆得，遐以不作人。

寄壽别駕潛菴曾先生華誕詩

羅浮七洞天，增城爲近鄰；龜峰與鶴嶺，瑞日生紫雲。逢辰思岳降，渺然憶懷人。若人抱潛德，於我爲交親。别駕不肯展，鳳毛光日新。望雲開壽域，繫此斑衣身。龜以祝奇算，鶴以呈遐年。我爲歌南山，壽之于無垠。

贈延平太守沈君景明之任

五馬何刺史，天曹照延平。因君履賢他，令我思齊生。毫釐千里辨，終古有餘情；爲我拜其墓，因之扣天靈。天靈自不遠，參前或倚衡。之子懷明德，煌煌曜福

星。以茲照民隱，三載治功成。

題聽雪

人皆知雪形，子獨知雪聲。雪形知潔白，雪聲知輕清。人皆知形聲，我獨知性情；形聲得其似，性情契元精。何以爲元精？陰陽無定名。既已無定名，我詩何足徵。

贈謝生顯歸祁門

吾聞謝上蔡，克己最精明；自謂知本體，主翁長惺惺。如何習危堦，未去十年矜？忘助兩勿間，天理已自呈。真機一入手，驕吝何由生？歸哉謝氏子，九萬慎途程！

二子涉長江二章 章十句

《二子涉長江》，贈沈生、高生還維揚也。珠也沉潛，簡也高明，然沉潛而不滯，是故有剛克焉；高明而不亢，是故有柔克焉。二子者，皆能超然不落忘助，自損益以歸中正者也。於其還也，贈以此詩，究知本之學焉。

二子涉長江，采采秋芙蓉。采之欲奚爲？懷彼無極翁。采花食其實，實裏苦心同。豈但此心同，直外而通中。自恐采遲暮，凋落隨飛蓬。

二子采芙蓉，因得直通理。刊落支蔓煩，于以觀太始。嘗聞十丈花，孤光映天地。何以映天地？如船之藕是。欲窺本來相，來照玉井水。新泉精舍池名玉井。

江東登舟中流阻風易以小艇乃能抵岸

曉出江東門，遥望江浦埏。風波咫尺

耳，而況萬里船？船大難爲用，舴艋吾周旋。嘗聞一葦杭，傳説濟巨川。留滯荒洲外，嗟哉行路難！

謁定山先生祠

巍巍定山孤，高士不入俗；涔涔定山雲，作雨不盈谷。伊人久云亡，山水留芳躅。我塗出新江，瞻望宛在目。涉江采蘋芷，嗽詞奠衷曲；蘋芷亦非馨，惟馨在明德。

過滁州感舊作奉胡時振崔來鳳二太僕田叔禾太守兼示二孟生

遵塗出滁陽，望望瑯邪山。昔日陽明子，相期共躋攀。寂寞卧山房，共話儒釋言；何期廿載下，復此同諸賢？俛懷豐樂地，壯心與盤桓。冥搜醉翁處，窺潭有龍蟠。醉翁醉亦得，蟠龍不可干。

觀玻璃泉 泉在盱眙山

吾愛玻璃泉，泉與心同淵。不待酌飲之，心源已涓涓。涓流作大海，坯土成高山。山高乃有靈，水深蛟龍蟠。

泗州夙赴基運山祭告道中

鷄鳴夙嚴駕，戴月冒秋霜。皇命事三陵，于焉肅祼將。蹴踖履神地，草萊愁踐傷。生意諒無極，勿使我心慌。

泗州學講後作示諸生

聖途久蕪穢，吾衰復誰治？人乃天

地心，三才爲綱維。如何饜糠粕，人人醉如泥？安得獨醒者？哺糟啜其醨。豁然見天地，見南北東西；見心有六經，見心能百爲；見心本廣大，見心本精微；見心本高明，見心無倚陂。人心即宇宙，人心即兩儀；兩儀與宇宙，吾能握其機。問機是何爲？欲語逼歸期；諸生試自思，反求自得之。

宿瑞巖道院

懸榻第一山，況在最高峰？淮流轉地軸，高木摇天風。雲卧秋氣肅，冥棲曉露濃。灑落群物表，如身在虚空。虚空復何有，擾擾將奚從？鳥欣暫止木，久在樊籠中。

登泗城北樓

登上城北樓，遥遥望三陵。王氣何鬱葱，千載藏威靈。城面盱眙山，淮泗來遶城；低迴思沐邑，依稀懷鎬京。河流泌洋洋，玄鳥兹降精。十年詎有極，祈天豈無徵？

初宿甘泉山書院樓中

曉下甘泉山，暮宿山下院。（甘泉山。書院也。）諸賢翕然臻，杏樹壇邊苑。（門内有高杏。）超然得予情，樓高（仰宸樓也。）原底平。平原似廣大，高樓似高明；諸賢欲見焉，且須憑樓軒。各自得自心，吾亦欲無言。

九日同諸賢登高甘泉山 有序

嘉靖乙未，予奉祭告于泗州，歸途出維揚。九月九日，予約巡鹺侍御芝南徐子同登高于甘泉山，徐子欣然許約。予乃携火生坤、沈生珠先期往宿于山上。九日，徐子乃至，都運范君鏓，通守閔君廷珪、趙君沆，節推徐君守義，揮使李君懋，縣尹王君惟賢，掌教高君簡，訓導李君世用，太學生史生起蟄、史生書，府縣學諸生方生項、葛生澗、張生藻、張生沉、周生瑋，儒士王生仁、劉生昊暨弟顯咸來，先後登焉。芝南與予登酌于第一峰，環視諸山旁圍，諸山在江南者，巘巘如列坐前。釋子作樂于雲外，飄飄如鈞天之音，從天而下。或曰：「公之游，樂此乎？」曰：「而知有聲之聲，而未知無聲之聲；而知人樂，而未知天樂矣。」侍御籧然有契而笑曰：「吾當爲作亭于此，先生當記之。」遂扶而南，徧酌于諸峰。父老告曰：「此山七峰，連絡如斗，平地錯落，諸圓岡凡二十八，如宿星之拱斗然。」甘泉子曰：「而知有形之形，而未知無形之形也。」遂與芝南子歷諸峰，凡四五移席，席每三數酌，酌必三數，泛菊焉。曰：「開闢以來即有此山，不知曾有如此人登高于此、酌酒于此、泛菊于此否？乃此山曠世之遇，不可使一峰之不及也。」徐子嘆曰：「持此心以用人，則野無遺賢；持此心以惠民，則無一夫之不獲矣。」甘泉子曰：「此相天下者之事。吾何知焉？吾知游山焉耳。」徐君既別去，予復與公敬數十人者賞菊于上方，越宿乃返。撫景興懷，乃爲作二詩，紀勝遊焉。

名節尋名山，四美兼二難。不知循去步，已歷翠微間。獨立在物表，高視乎塵寰。斯人苦長勤，時去未知還。高歌發長嘯，連山起霧煙。

泉山一方高，其高能幾何？不能千尺耳，羅浮之丘阿。羅浮自海岸，萬丈突巍峨；以頂等高卑，未知孰爲多？此山係望遠，地位累坡陀；此山可遠望，紫氣騰冲和。望之已可愛，而況來登歌？即事既已高，萬丈如吾何！

芝南篇贈徐子 有序

夫芝南，何謂者也？侍御徐子遠卿自謂也。夫芝

南者，芝山之南也，徐子居焉。故芝以言其德也，南以言其方也。何以言其方也？言陽方也，言離明也。何以言陽方、言離明也？陽且明者，天地之生德也。君子之德，法乎天地焉也。芝不世出，君子不世有，故以比諸君子。是故芝之懿有三焉：德具五行，色具五彩，香具五臭。是故以本者尚其德，以象者尚其色，以香者尚其臭。尚其德，故君子務本焉；尚其色，故動容中禮焉；尚其臭，故百世流芳焉。君子有此三者，故其陽德與天地合。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天下皆如在芝蘭之室矣。作《芝南篇》。

上上甘泉山，邂逅逢使君。邀與酌甘泉，意氣香襲人。雲生浙水深，家住芝山南。君子秉明德，馨香發幽岑。幽岑以韜光，明德在離方；氤氳塞宇宙，煒熠何皇皇！一年昔三秀，五百昌期繆；闊哉何寥寥，絶無而僅有。靈根入厚地，孤光暎穹昊。藏心美靈根，疾徐應心手。心手皆自然，忘助一無作。問何爲靈根，此根何處討？

九月十一日將從瓜洲渡江遊焦山阻風

涉江訪焦山，焦山在目前。風伯有何意，而使不濟焉？不濟命乎而，遺予不盡思；如彼隱德者，緘藏極神機。草木與崖石，處處皆吾益；草以覲我生，石以礪予力。

訪焦山焦公隱居處

吾聞焦先生，避地來隱淪；不受天子召，變名匿其身。當時如棄灰，後世如席珍。固此一人耳，美惡異等倫。遺祠依古刹，寂寞江海濱。因思乘桴叟，敻絶真天人；安得從之遊，究竟所未聞。

雨登茅山上宮遂宿道院二首

雲塞前無路，徐行乃有通；不知轉忽間，脚踏最高峰。我衣濕寒雲，我袖飄天風。三茅皆失色，萬象歸玄同。玄同夫何如？吾以觀無窮。

望山山可憐，到山已忘山。問我到山意，此意亦忘言。忘言是忘我，安知山爲大？山上不屬山，空中一鳥過。

贈少司寇潘石泉年兄先生赴召入京

甘泉於石泉，本性同氣味；合是清者流，異派爲兄弟。石泉別甘泉，白日飛黄去；手持三尺法，五色雲生處。願酌石下清，爲世洗冤滯；非但洗冤滯，洗彼眼中翳。

經憲俞子奏最上京詩以送之名有孚

秋江秋水清，秋空秋月明。肅肅霜臺客，水月隨之行。明月照子襟，清江濯子纓；況值清明時，皇路無險傾。清心以明德，勞謙有終吉。佝僂走循墻，家庭有遺則。於己無勝心，於物無德色。何以上功最？謙者德之益。

贈王廷評儼考績之京

往年竹園席，之子亦觀光。竹園、觀光館，皆昔南雍講學處也。時違事已遠，偉器但昂藏。落筆中書召，中軍棘寺郎。上最上天去，綵雲朝玉皇。

贈倪考功遷任少參之兩浙

伯氏乘驄駷，從我遊金臺。紅塵白日翳，易水悲風迴。愛弟青雲器，新參紫薇治。到家奏塤篪，歌嘯致予意。

偶筆答白川子張秋官嘉秀

東方有白水，西方有黑水，天地有玄黃，安得有二體？白水亦是川，黑水亦是川，同是潤下性，萬善無二根。誰來嘆逝川，誰來此觀瀾？白日白川子，可以洗心言。

送儀制顧郎中遷山東僉事

儀制本清吏，積弊頗釐革。吾志在邦禮，爾明贊予力。以禮達諸刑，伐柯不遠則。嘗聞伯夷典，可以折民忒。五刑屬三千，依倫以立極；以玆協于中，配命在天德。

贈項精膳遷撫州太守

吾愛項平父，居然受道姿；自慙立達者，欲人人得知。之子有至性，謙虛吾不疑。畏利人稱怯，避權時或嗤。昔在四司僚，今乘千里車；朱輪入撫境，爲拜兩賢祠。兩賢問爲誰？崇仁與金谿；其人死不亡，履地當思齊。

贈醫士葉子新還維揚詩有序

葉子子新鼎者，姑蘇人也。少遊於江湖之間，以訪醫道，得師朱進卿氏，又得楊介誠氏，及遇蔣卿實氏，舍其學而求聞正學焉。或曰：「夫正學，求仁也；醫學，仁

術也。子以正學爲體，以醫學爲用，不可乎？」生之言曰：「夫元氣完全，何用於補？去其害元氣者爾。」甘泉子聞之曰：「甚矣，生之言似吾合一之學也！天理完全，何用於益？去其害天理者爾。」乙未仲冬杪，予陡病痰厥，幾危，亟以蘇合丸下之，然火時作時醫，治之罔效，益劇。秋官高子公敬聞之，以葉生自揚來視疾，加藥三服，痰下數升，疾乃漸愈。於其還也，贈以是詩。

葉生自蔣氏，作用出岐黄；手持百藥匕，捷下迴真陽。造物何小兒，令我病張皇；痰火炎崑崙，面赭手足僵。「二陳」與「四物」，時醫執其常；之子自揚來，視脉爲劑量；如彼大將謀，應變無定方；多謝瓜蔞子，洗我腥血腸；邪涎下數升，正氣乃一張。浹旬水火濟，冷熖發輝光。因兹悟神理，報之合一章。

七言古詩二十四首

東牧爲同年王君坊外舅翁題

牧牛四方亦無着，牧牛東原愛朝暾。西北幽昧不可居，南方離火殘牛群。善牧牛者隨牛意，牛不能言臆自申。手攀扶桑折牛箠，蹊人之田即鞭之。若然不蹊亦不鞭，此牛與我同無爲。丈人牧牛從養性，行住坐卧吾無疑。馴致白牛露迴迴，勿令鬥傷扶桑枝。扶桑枝傷亦未惡，扶桑日出無光輝。

我所思三章有序。爲伯安

《我所思》，爲知己也。停雲悠然，有觸于懷；咨嗟不

足。託于長言。

我所思兮在河西，一人獨往何人迷？天寒古道行人稀，我若言之天亦悲。江流東去西日微，顧回中天照我私，朝宗日夜無停時。

我所思兮在龍場，何年龍卧今遺芳？潛者勿用用者傷，孔顔當之亦則藏。思君思君白髮長，乘彼白雲歸故鄉。

我所思兮陽明麓，空山無人又多木。犬驚春雲鷄升屋，泉鳴琴兮山鳥歌。山人負暄與鳴犢，嗟此樂兮樂無殃，我不歸來君耻獨。

題華山希夷睡圖

陳橋數萬之擾擾，不供墮驢之一笑；宋家四百之歷年，不足開眉之一覺。五龍睡法不可傳，虛以待之無所先，一闔一闢皆自然。此輩豈是作夢人，引笻卓地，脱笠頂天，自有天地爲衾枕，何須更費買山錢。落花啼鳥春無窮，欲畫此夢須夢中。

答邕州別駕鄧誠之

美人昔別藤江湄，藤江山前雲滿溪。翳門關外春草萋，王孫王孫歸不歸？

送泰州博何道充

通州廣文何道充，和氣可挹如春風。四載冷冷振鐸聲，❶至今聞者開盲聾。此風傳播自揚泰，欲得師者人人同。鹿門文選鄭伯興前在揚州節推。知在揚，補之泰州從衆公。何君義氣更噴薄，生死交情不改

❶「冷冷」，似當作「泠泠」。

籆。安溪鍾宗禹傾蓋始定交，臨死後事以相託。君之高義激秋雲，携喪并子同南舶。教子全喪謝九原，略無難色見然諾。嗟嗟世上平生交，臨難反眼若不識。臨難反眼若不識，聞君之義寧無怍！始知動人自有本，知本可與共聖學。願君充此惻隱端，優與諸生入聖門。

送望江令余君紘

縣名望江吾獨鄰，大江滚滚來縣前。欲挽天瓢汲江水，盡爲人間洗怨冤。聞彼瘡痍尚民瘼，請君濯熱與療痊。尤溪溪水深幾許，潤澤百里長涓涓。曾子魯爲尤溪令，有善政。

送潯州別駕陳一之

潯州壬癸吾舊遊，大藤峽賊窺城頭。憶昔韓公霹靂手，斷藤大藤今無有。于今此輩交市貨，驕子飽暖虎則餓。明公別駕展驥足，此輩應須竄林麓。從來感格在信恩，潢池赤子皆王民。

贈彭鳴卿下第還五羊

白雲山下五羊城，西江水流東海清。毓才有如二彭者，長使老夫雙眼青。翩翩宛若兩朱鳥，一留瑶闕一滄溟。三年定静養奇翅，會看翀天時一鳴。

贈明卿周君赴衡府伴讀名必誠

去年遇君淮水北，今日見君江水南；江淮渺渺波浪闊，道路修阻愁人深。清秋天高一雁征，公子獨曳長裾行。會見王門稱樂善，梁園賦雪風泠泠。

送大中丞林石厓巡撫保定諸府提督紫荆諸關名有孚

石厓如心鐵如面，霜風凛凛不可犯。化作兩畿桃李春，爲兩棘寺洗冤怨。世傳斧鉞授天庭，内撫天關外紫荆。舊日春風皆識面，株株桃李忻相迎。

送大司成陳琴溪之南雍名寰

憶昔與君尸璧水，東廂南廂只尺耳。嗟予有行君不疑，德業相成同一致。琴溪溪上風冷冷，君歸予南旋北征。詩歌鍾鼓停夜月，觀光庭草待君青。聖人臨雍思南國，思得司成司禮樂；謂君德化猶在人，君之南行當不薄。親承詔旨出明庭，春明門外春花生。花光一路送君行，明年君北還相迎。

賀沈氏二母雙壽

沈生情事久未伸，衷曲區區難向人。襁褓命者麟臺君，守齋仲父爲後昆。本生離懷未離乳，所後鞠之應甚仁。一母生之一母成，愛根天性俱天經。王母孀居七十

零，手和熊膽學業精。帝推所自錫恩榮，表與令尹爲式矜；許母劬勞裂肺腑，生男不獲食男報。但知祖命爲尊嚴，不謂終慚矍相圃。只今垂垂八十齡，私恩耿耿負中抱。秋春之杪雙萱秀，壽觴斑衣隨左右。三月花光照壽筵，三秋壽域花更妍。二母歡心一子盡，移治移忠皆性分。當今聖明重孝理，兩宮並壽因心起。右壬辰十一月望作

走筆贈倪中舍霄 癸巳八月

集賢學士開弘文，中書下筆中書君。我看倪君思不群，海鶴低迴鳴向人，飄然意氣凌青雲。

過清源遇兵備齊瑞卿索言贈之 癸巳九月

齊君自昔讀中秘，作天子吏居黃門。欲與天子爭可否，天門垂翼久未伸。稍從粉署飭兵戎，飛舸邀我清源東。索言相對有何說？清源水照君心胸。玉皇昨命丞神州，虛傳羽檄姑淹留。軍民一載須借寇，天馬安得長凡槽！

張水部惠予漿水玉石硯予視之隱有雲氣梅幹雙雙侵雲月色照耀走筆短歌謝之 癸巳九月十日過呂梁

張君惠我漿水硯，煙水微茫雲一片；又如月色照梅稍，但色光芒月不見；一幹兩幹干青天，彎拳根着萬千年。學文須學石間秀，美在其中人得傳。

遊嘉善寺題後峒石壁

飛空片片如鴻翼，盈盈僊掌塵凡隔；

怪石幽崖鬼所擘，不然亦是雷霆劈。女媧補天鍊五色，混沌勞攘誰開闢？七日鑿死天亦戚，因思五岳本同根，渾淪直賴迴天力。重看宇宙還完全，歸去登歌盤古石。家山有名盤古。

走筆贈孝子國子學録加博士楊君成章宗道歸道州甲午十一月二十三日

楊君孝行世所聞，孝誠直達通高旻。始知有司奏授録國子，大哉聖明重孝理。只今引年天人一理同，六堂化育如春風。加之博士表其拂衣去，天子三留留不住。繫帆白下勤問道，孝，孝廉足以立世教。千聖聖學將無同？請歸心如箭行草草。君歸問無極翁。

送翰目王嘉言考績之京乙未正月望後

王子桂林一枝秀，文學詎從翰林後？少年折桂秋蟾宫，衝突頗遭月娥怒。帝遣來司南苑花，潛夫書讀兩三車。朝天一别柳灣去，暮雲春樹天之涯。

寄惠州太守史使君立模。乙未二月十五日

使君自昔居黄扉，曾在上前争是非。于今去飲惠州水，湌荔亦和東坡詩。黄金臺下一見之，羅浮月滿相思時。我將决策羅浮去，東道主者非公誰？

爲王輿浦司徒悼何氏夫人

夫人女德冠女倫，餘事亦善彈鳴琴；

素手翻成鸞鳳曲，曲終絃斷不見人。世間誰解覓鸞膠，爲公腸斷續朱絃。

參贊紫巖劉公有旨取回京用行在八月末予以祭告先之渡江作此奉贈

中秋秋高天氣清，珠斗倒掛銀蟾明；普照妍媸無遁形，聖人建極泰堦平。用意忠厚何含弘，袞衣東歸衆所榮。留後直向斗邊行，予夙駿奔江北征；不得離筵唱渭城，江水千尋不盡情。

歌三十一首

贈朱生歸江陰

朱生自負醫國術，持以售人人不識。

有如旌陽大丹丸，從來相遇非人力。藥囊小試岐黄春，一七一下回命脉。我有真丹欲傳子，得之者壽壽無極。歸來濯足長江流，偃仰晞髮陽羨北。陽羨山中茶，楊子江心水。一化暈血腸，胸次無查滓。

送梁職方入西樵

兀厓子，掉頭不肯住郎署，乘風直入烟霞去。梁伯鸞，一身與之若比翼，追踪躡影憑高翥。翳門牢關守九虎，扣之不開日將暮，徘徊四顧獨誰語？山高雲深不知處，從天倒下非凡步。二人一笑平生歡，携手登堂謝雲馭。

王士招侍御乃尊壽圖詩名以旂

靈椿年年長，丹桂日日芳，兩樹相映

交輝光。有鹿有鹿遊其傍，地呈神芝何煌煌！天錫齡鶴來翱翔。誰開此圖稱壽觴？地瑞不如天瑞，天瑞不如人瑞之爲家國之休祥。通徹三極壽無疆，禄養善養垂顯揚，青驄繡斧誰家郎？

盧氏五塢書屋長言

少參子盧子師陳，癯如海鶴立我門，索賦五塢山房篇，予辭以病無能焉。靡麗之詞病子雲，壯夫不爲予何人？無已託歌于長言，五塢峙地五岳然，又如五星之在天。夫在天者陽之神，其在地者陰之真。陰陽合德天地渾，五子得之爲舜臣。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聖人成能在五倫，不然亦有五經存。五事元來共一原，收拾溥博極淵泉。淵泉如地，溥博如天，備我身變化，位育如屈伸。借問山房吾伊賢，聽予長言聞不聞？

翰院觀蓮歌和夏桂洲宗伯次韻席虚山翰長

濂溪愛蓮非愛蓮，天機漏泄聖學傳。耶溪新粧紅十里，紛紛開落同葭葦。鑾坡東畔玉堂東，池蓮倒映天光中；一般外直還中通，君子之賞清興同。頓令退藏心已洗，何必區區色香相旖旎？下有靈根如磨泥，不染淤泥出清泚。空聞無物不惹塵，此花即物如入神。入神當是花之聖，真識還他春陵人。遶欄賞者四方彥，瀛洲學士開清讌。移時歌鼓相喧闐，回首生姿一顧盼。酒徙歷歷皆詩豪，筆端浩浩生波濤。揮灑繩床客如堵，殺盡中山萬兔毫。酒闌客散文章伯，此花自媚寧瀟索。重來嘉會在何時？花餘歲晚仍飡實。壬辰六月二十日

再和桂洲宗伯重疊觀蓮歌兼呈席虛山院長

空流空説火中能生蓮，清水芙蓉天然人莫傳。水火相去謬千里，奚啻美玉雜葭葦！月之西兮日之東，日月奔走無窮中。宇宙無窮一氣通，天地萬物吾體同。日月長新不用洗，照見種種群生臭腐兼旖旎。豈無牡丹粧點春富貴，又何似天繡芙蓉出清泚？看花看色眼尚塵，看花須看花精神。見之不識識不見，如公方是觀蓮人。無窮宇宙，不知觀者幾千萬億神聖彥，須臾聚散如一譏。因嗟此譏休草草，荏冉光陰不能以轉盻。將軍一去隨華豪，紅花落盡空江濤。禪虱區區是寰堵，太山不察與秋毫。歸盡玉皇及帝伯，雪月風花未窮索。大都當作觀蓮觀，閑與諸公滄勝賓。六月二十三日

賀誥封廖五洪學士配江安人雙壽歌

誰家玳瑁筵初啓？金盤露滴瓊瑶髓。長庚跨鶴來青霄，王母鞭鸞度碧海。主人壽域弘開瑞氣騰，庭闈交映金天精。一仕歸五洪，隴上饁耕賓主仍；陰陽合德天道成，桂芳熊膽流休聲。木天紫誥換郎冠，珠翟霞帔曳絳雲。叶門中亦有偷桃兒，胸羅星宿劍光寒。偷桃兒，洞野子，詞源三峽倒流水，洞庭闊豁不可收，波濤動地春天起。我聞壽親之道在顯揚，何必盡引洞庭爲酒入壽觴？無念雙親貽令名，直與乾坤配耿光。癸巳夏五月

賀張母季孺人壽七十八華誕歌癸巳七月二十九日

吾聞上有天姥星，下有天姥山；天姥

之精下上磅礴乎兩間，正在浙水之東、南鎮之南。天台之北東海埏，坤德柔巽毓秀於人寰。永嘉張母七十年，聖善門中有令人。王母降神爲後身，恢恢壽域開良辰，宛如王母宴曾孫。玳瑁筵，琥珀盃，金盤之露從天來，五綵屏帳雲錦裁。膝邊戲綵誰？令人伯牧賢嗣中書君，禄養何如善養尊。子進一觴，我歌一曲爲君申，歌中曲曲能迴春。春意迴轉無窮期，萬壽無疆天錫之，何必蟠桃花實各三千，久視兔走與烏飛。

於張參議子純亭中看竹

看竹復看竹，千枝萬枝緑；疏節虛應心，元來一根獨。所以君子稱此君，無乃當作如是觀。癸巳八月

少宰顧未齋學士請同壽其鄉隱君蔣廷器七十華誕歌

蔣生自昔開三徑，爾依日月居東華。得非大隱在城市，一壺亦掛壺公家。陳留曾聞有市隱，虎頭拉我把酒盞，自兹虎棗與神瓜，一月二月來家斡。今年八月上清秋，古稀花甲再回頭。壽筵壽賓綵雲裏，長庚跨鶴來交酬。仙鶴來飄飄，仙人吹紫簫，飛空下看凌倒影，但見人間此樂樂陶陶，自不知蟠桃之熟應幾遭，海屋于今添幾籌。癸巳八月九日

粵峰歌贈鴻臚梁君禹範

粵峰積翠中天浮，下看南極南海流。手摩空青摘明月，超然更上五層樓。即所謂

五滴水也。丈夫立身崇德亦如此，臨深爲高竊所耻，一善成名止自止。太山頂上，不屬太山；老夫自力，以告諸賢，粵峰梁子聽吾言：君有大筆大如椽，都城大筆誰擬倫？正筆正心非小技，擴此正心天地位。天地之位，何以云然？俯仰高卑健順方圓在一字。一字一畫即一心，只此是學程伯子。墨雨浮雲點太空，盡在梁君一目中。癸巳八月

虞山歌贈陳元習中丞撫南贛

虞山虞山，乃在洞庭姑熟之間。遥遥東馳到海，截屼嵂而嵯峨；琴川瀲瀲，以渟滀扶摇；清淑之氣鬱積成衷和。是生魁奇俊特之士何其多，就中有如二陳者，元方季方宜同科。長公歇歷遍天下，身珮明月胸星羅。白眼向空思吁咈，開口不絶如懸河。又如銀漢天上落，崑崙之水千流萬折生層波。庖丁十牛中理解，八面應敵如君何！前年知命始添丁，聯翩三鳳過徐卿，始知有子萬事足，豈能無官一身輕。邇來光禄席未暖，命撫南贛連漳汀。自古大才當大用，丈夫四海還經營。區區問我借聾盲，此去可作咨陽明。四省夾攻有遺策，狡兔三穴失其靈。不然亦有智將術，威風肅肅流先聲。如以口舌代斧鉞，胸中百萬藏甲兵。弄兵之徒化赤子，歸放牛馬耕爲農。洗兵于江湖，四省見永清，神武不殺方來庭。癸巳十一月二日

百歲堂歌有序

百歲堂者，嘉興崇德周氏之堂也。周君德茂，諱文。忠孝友篤，至兄遭寇劫，則爲以身急其難。母氏胡遘疾弗瘳，則爲籲天，割股和藥療疾，疾即愈。若夫賑饑施棺，修橋引井，以仁義之澤及于鄉人，載于縣誌者，不可

枚舉。壽躋百有三歲。未滿百歲時，其孫塤構百歲堂以祝其壽，壽乃過之。每稱壽，則子孫曾玄四代重列于前。甘泉子友其重孫黃門崑，崑盖志於仁者也。間以告甘泉子，甘泉子曰：「壽者，仁之符也。觀周翁之壽，可以知周氏之仁矣。若使天下皆如此壽，可以觀斯世之仁矣。」感之，爲作此歌。

吾聞上古上壽萬八千，中古一百六十年。而今上壽稱百歲，萬一有之號人瑞。宇宙之氣將無同，今何爲嗇古何豐？始知元氣在爕理，匪但氣數而已矣。又聞上古至仁皇，可使世爲仁壽鄉。高明博厚乃悠久，悠久可以配無疆。民物以之不夭折，二儀五氣延三光。自餘一國及一家，積仁氣象何其賒！歛時五福保壽康，神理不虧無沴邪。崇德德茂有周公，孝仁不愧士人風。有兄罹寇身急難，割股籲天天亦從；和藥一畝母病起，感應之速如神功。始信占傳仁者壽，一百三回介春酒；三萬六千九十日，花嬈勸酒鳥音奏。人言壽域在此門，三代四代斑衣舞。賢孫肯構堂崔嵬，前人肯構後孝思，曾孫黃門我賢友。大公之世非天遺，安得四方此壽域，民物長養同熙熙，頓令此世還黃羲。

閱顧新山司徒考績卷歌

群公贈公上考功，我來後公頌公功。贈公頌公似不異，彼功此功元不同。會計勤勞國計外，愛公真朴回澆風。近來士風愁倒瀾，誰立砥柱中流中？安得如公千萬輩，遍化天下爲淳龐。

十二月十八日於穆玄菴所會限韻短歌行

初冬瀛洲在山西，紫巖公作會。季冬瀛洲在山東；玄菴公作會。倏忽萬里非縮地，莫是乘雲與御風。五十六十積陰功，福地

大地爲大同。玉堂兄弟共十人，一時舉會者，劉、許、嚴、穆、張、費、王、林、歐與水也。十洲共効玉皇忠。清都廣樂與衆樂，百妖千怪自神通。

甲午正月初七日於嚴介溪公所寓山池作瀛洲會是日會者八公分得七言長句體爲八仙歌

元日人日連晴明，三陽交泰陽道亨。熌規魄淵吐華精，瑞臺八仙排雲行。錫聲鶴御風泠泠，瓊琚玉珮空中鳴，冠蓋閃爍如流星。主人自是愛敬客，擁帚下階倒屣迎。怳聞異香生四座，華筵徐開孔雀屏。烹鯨炮鳳煮麟髓，八珍水陸陳前庭。美酒近奇金華仙，玉露下浥來金莖。琉璃滴瀝珍珠清，瓊漿交迭玉糝羹。渺然一山在池北，宛隔弱水如蓬瀛。鵷鳩寶鴨立洲渚，酒徒詞客皆仙靈。試問主人爲誰氏？無乃西蜀嚴君平？自言神降奎壁星，先時歷歷知前生。下與雲烏紀官名，函谷傳家許旌陽。育神靈寶來帝鄉，暫出紫微司天倉。歲計出入爲經常，紫巖前身是劉晨。天台來侍玉皇前，舊從日講來經筵。親受符璽統軍民，姬公留後機務身。玄菴元是治仙官，清卿靈骨交天神。道流仙子出其門，願公玄之而又玄，雙脩性命道義存。方山崔嵬張紫陽，帝命督儲下玉堂；滿期天粟盈倉箱，庸爲時弊祛粃糠。鍾石縮地如長房，以其鄰於會所。長安市上壺中藏。翰苑銀臺高穹蒼，後與疲癃施藥方。介立節介如逋仙，早讀中秘遊木天。苦辭司業參納言，夙夜惟允天喉咽。賤子本住甘泉宮，別館增城仍九重，天乙降精來地中，白業面壁烟霞東。陸沉金馬二十冬，恭命三禮絶天通，凡骨未脱非仙蹤。今夕何夕良

會同？坐令玉燭回春風。酒闌雲散月明空，他日莫須誇八龍。

介溪太宰畫歌

南都太宰介溪公，手持一軸來春風。歛之初覺未盈把，張之屋壁屋增大。上有一鶴從天來，皤然四翁立地下。此圖胡爲掛我壁？使我恍恍累日神辟易。屋壁欲動，兒童駭走，走告一鶴飛來堂上從四客，即令招之無所得。但見圖中隱隱一翁舉手鶴羽摇，一翁捧書鶴頭朝，一翁仰視志凌霄，一翁俯目神寂寥。四人儼儼毛髮動，睛光射人人髮聳。似是四皓在商山，鶴書一召漢鼎重。動息弛張，仔細思量，共工怒觸，不周山崩，天柱方折，地維虧張。于彼之時，女媧何必斷鰲足？四人可使撑四方，永立四極壽無疆。

贈揚州太守侯君考績之京

維揚郡侯子，侯子忠肝如鐵心如水。政刑清簡吏典癯，烏雀下庭如古寺。曩者簪筆論相公，一揮折翼落泥滓。起來作郡氣不挫，手笏猶能擊朱泚。帝思頗牧正拊髀，君今報政逢其時。若蒙簡任鎮邊陲，文能附衆武能戡亂非君誰！

壽大司成葦川陳先生七十華誕 有序

大司成葦川陳先生，往在翰林，獨擅才名，又任直不與人款曲，獨於水屢見推奬，人或忌之。先生以終養去，繼而致仕，水不見者二十年矣。頗恨先生以高才自廢，不及大用，然又慕其早脱世網，以逍遥於山水之間，未必不爲得也。今年壽躋七十，方且慕學不倦，遣其子遴來白下相問。水喜之不勝，因作長歌，寓歸以爲壽筵侑觴之獻。葦川公豈索我於言詞者哉！

葦川先生年七十，髮始如艾眼如碧。扁舟下上只五湖，尋常城府亦不入。中年供奉金馬門，氣呑星漢摩青雲；集賢學士多藉藉，亦有海鶴參鷄群。自是天生骯髒姿，長開白眼青眼稀。已聞世間魚惡網，復道高樹狂風吹。感慨猶爲老女吟，故人族子爲商參。時方争慕祝鮀佞，甘從吾好歸山林。憶昔較文春棘圍，於予旁經亦見知。自兹往往語門弟，如某乃爾同榜師。銜哀公北我奔南，程途相吊齊魯間。八年蹲伏在草莽，再來不見公温顔。一從契闊二十年，致書兼喜有子賢。載讀思過息機作，三夜夢語洞庭山。公今古稀我肩隨，我在羅網公鴻飛。六十七十伯玉化，遣子下問不朽之道夫何爲？答曰宇宙無窮，莫知始終，萬壽無疆，道與天同。迴視彭殤倏忽共隙光，無異槿花須臾與蟆蠓，又何必區區慕廣成子、安期生，幻迹滄溟中。

馬恒齋都督永奉部檄北上出餞道中口占短歌贈之

文武吉甫今馬公，方古名將爲將雄。文以附衆，武以戡亂隨守攻，翕張呼吸生雷風。指麾戎馬如手足，千人萬人心一同。此行可請二長纓，左係天驕右叛戎。

奉賀沈太夫人上壽華誕侍御應陽之母夫人也

繡衣乘青驄，鐵面飛霜風。試問誰氏子？聖善高門中。何以謂聖善？慈巽與貞儉。母範成子賢，子賢母益顯；紫誥映春暉，珠翟明霞帔。子進壽觴爲萬舞，我歌萬壽壽無涯。

壽豐城王逸軒七十一歌

王翁自昔河上逸，閉門鬧市長不出。觀碁世上似王質，輸贏局面誰得失？壺裏乾坤纔七日，世間甲子踰七十。已聞宣聖不踰矩，籛鏗之十始得一。不然亦授王野術，面如丹砂眼如漆，步履乘風如老列，硬餅大肉真刀截。陽生臈後啓壽筵，二陽三陽生相續，長庚天姥來獻籙，滿堂賀者皆仙客。麻姑不盡之天泉，金華老仙之玉液，主賓皆醉翁眼碧。瑶池之宴宴曾孫，王母不來來月窟。膝邊更笑戲雙雛，高低左右年六七。二雛會看生重孫，歲歲與翁開壽域。

送嚴介谿冢宰考滿上京便道歸鈐山

龍江江上有龍眠，谿翁鞭龍上九天。騰踏白日何飄然，倏忽變態生雲烟。須臾飛去玉皇前，玉皇爲之開天顔，周旋唯諾於其間。留與雲鳥司千官，慎莫貪看鈐山雲，鈐山雲起龍俱神。

寄壽舍親何東麓先生七十華誕歌

接龍橋畔相江澳，江迎路轉幽人屋。屋邊百萬青琅玕，潭水瀟瀟九月寒。別業流盃近東麓，曳裾王門歸濯足。晚年得子子能書，萬事已足況其餘？聞説古希開壽筵，因風寄賦南山篇。

壽兩涯錢先生七十華誕歌有序

《天目》，壽兩涯君也。何壽乎兩涯君也？兩涯君者，大行人錢子薇采之之家君也。居海鹽韓墩之涯，故自稱兩涯居士，人稱之曰兩涯先生，鄉之人稱之曰鄉先生，則盡善士矣。薇曁其從兄弟芹、萱者，從甘泉子游，問學聖賢之道，以立其身，以奉其親。薇由進士拜大行人，以今年夏六月二十七日，爲兩涯先生初度之辰與母夫人某氏雙壽康彊，乃假使歸省，與其兄著稱壽觴焉。或曰：「錢生學古之道，善原百行，道備三養，則無時而非孝敬矣，何假乎兹辰壽觴之爲？」甘泉子曰：「是非爾所知也。夫有所本之也。豈若今之稱壽者，而徒以酒食爲哉？曷謂三養？一曰志養，二曰善養，三曰禄養。曷謂志養？曰：志養者，養志之謂也。所膳必視，所餘必請，若曾子者也，是之謂志養。曷謂善養？曰：善養者，養以善也。致其至誠深愛，諭親於道，若大舜者也，是之謂善養。曷謂禄養？曰：禄養者，養以禄也，若孟之三鼎五鼎者也，是之謂禄養。今錢子者，蓋本其三養之誠心而爲之，以致孝者也。豈若世俗本無愛敬之實，逢辰設席，招賓耀美，而不知犬馬其父母者哉！故三養者，錢子之常養也；壽觴者，錢子斯須之致養也。豈比而同之哉！」甘泉子乃爲之詩歌，以寓諸錢氏之子，俾詠之以侑壽觴焉。其詩曰：

天目之山，東馳遥遥，數百里之相糺；五湖三江，汩汩滔滔不盡流，表忠崒屼東海頭。海鹽之墟，韓墩之陬，鍾奇滙秀無期休。往往異人生乎其間，富壽康寧多好修。有如錢氏子薇者，兄弟三二人，篤志好學勇直前，身以父母爲仁賢，兄弟無故父母存，志養善養禄養全。俯仰愧怍無天人，風日清秋岳降辰，上堂稱觴祝大年，瓊漿玉液開華筵。錦帳光生五色雲，壽山爲之俎，福海爲之尊，天吴爲之起縷舞，琴川爲之遥張絃。長庚天姥來嘉賓，花開頃刻酒逡巡，交酬簫鼓何喧闐。不知此樂復有何人天！顯親揚名在立身，天性之樂樂無垠。猗哉樂無垠！

偶書送李生白父下第歸蜀

遊子才華三十春，揚眉吐氣激青雲。騎蟾折桂趾下體，直泝江源歸蜀岷。岷峨自昔多達士，漢之廣矣思其人。張敬夫也。子歸求之而問焉。無爲而爲之一言，可以行之于終身，順流書報江東濱。

望甘泉山作 揚州之鎮

甘泉之山何處山？中岳中脉來蜿蜒；淮海維揚作方鎮，左右江湖揚子江，高郵邵伯湖。中氣盡。孕奇産秀多哲人，三品瑶琨不足珍。勢如黄河天上落，千枝萬枝極磅礴；又如君子温而厲，陰陽合德德乃備。我來仰止冲和色，遠之可望近可即。咫尺之水藏蛟龍，地脉況與江湖通。一朝乘雲作霖雨，膏澤應須盈下土。

初宿甘泉山 乙未八月二十八日

甘泉合是吾家山，吾都吾號姓亦然。夜氣憑空滴沆瀣，天鷄一叫非人寰。自從山上流涓滴，直至南海浩連天，始知天下地脉不能以寸而相連，宇宙不遠，人心自懸。吾欲移家於其巔，舉手高謝乎人間，床敷白雲，展開愁眉來打眠。

贈大司成吕涇野先生之京詩 有序

奉常高陵涇野吕子，以帝心簡在，遷國子祭酒，衆稱得人，咸有贈文。予以久禁文字，於其行也，不能爲情，因爲詩十有五韻。於乎，予所望於涇野子者，曷有涯哉！

攬轡即長途，立馬鳳城隅，踟躇問贈言，贈言足聞歟！吾聞虚受人，所以實若

虛。君看大海水，萬壑皆爭趍；又看大空廣，萬物皆含敷。大禹拜昌言，舜善與人俱，夫子三人行，商也亦起予。我生之初似太虛，我生之後形骸拘。昔爲天上雲，今爲井中魚。聖途萬里遠，君乘千里駒，追風與逐電，凌厲信所如。璧水照心圓，臯比擁高居；三千青衿子，六館春風初。豈無起予者，温故維新圖。斅學貴知新，不盡世師模。

何鈍菴侍御將以考滿便歸敘別離家者十有四年矣予離家十五年矣時予將引年求歸勃焉感懷不勝故山之念贈以是詩

君來十四年，我年十五經；君業三留碑，通、泰、六合，皆有遺愛碑也。我言無一徵；君因考最歸，而我猶滯形。引年乞骸骨，天高宜下聽。將心託明月，先已隨君行。君行見月明，千萬憶老兄！更爲老兄道，爲道老兄情。我情似羈鳥，驚聽林風聲。梅嶺之緑陰，海珠之深清，白雲飛雲之光熒，二科西樵大科、小科峰也。九龍即湛子洞。之舊盟，欲歸乞歸事竟成。無邊風月無人爭，高坐大睡了餘生，耳尖寵辱不足驚。爾時君行我長往，健足高步雖老矣，猶能供四海九州名山大川之征營。

贈林美中司教之漳浦美中昔相從於大科今相見於南宮

大科此明月，金陵此明月，漳浦此明月，萬古此明月。廣文端默忘氊時，見月相思幾圓缺。

贈九山湯子還古岡 有序

甘泉子之與九山子友也，自弱冠之前已知其爲古道之器矣。或曰：「九山子益友乎？」曰：「然。」或曰：「直乎？」曰：「然。九山子之生心，未嘗設町、畦也，如其直矣。」或曰：「九山子諒乎？」曰：「然。九山子之生口，未嘗出妄語也，如其諒矣。」或曰：「九山子多聞乎？」曰：「然。九山子經書矢口成誦也，如其多聞矣。」或曰：「古之所謂三益者，九山子其庶幾乎？」曰：「然。予所敬也！」己亥夏四月，九山子携先師石翁之孫畬及遺稿來訪予于金陵，而館于新泉者三閱月，予日與道舊，甚適。於其歸也，爲之賦《三益》。

聖人訓三益，直諒與多聞。予友九山子，何詎非其倫！同業因伯氏，識君弱冠前。古心稱古服，言動夙馴馴。亦同江門游，亦釣楚雲春。予昨歸沙堤，訪我鐵江濱；今秋携公孫陳畬也。來浴新泉雲。何以養其直，絲毫了不存；何以養其諒，心口無間然；何以養多聞，畜德歸淵泉。行矣各努力，相約朱明天。

寓楚雲臺贈湯民悦 二首

駐馬梅村塢，何心問釣船？別來渾夢寐，那更此延緣。伯氏論知己，孤燈記昔年。白龍秋望裏，還約酒杯傳。

武陵當日路，誰問打魚船？風日非人境，煙霞謝世緣。白雲來小卧，丹訣問長年。一笑日將莫，江山畫影傳。弘治乙卯

己亥六月七日與九山諸同志游夾岡義莊

盛夏萬物長，陽德極光輝。天道代消長，秋陰變萎蕤。携我衆友生，及時出游嬉。天地尚往復，誰能超範圍？形骸非我有，爵禄豈我私？逍遥大化内，何喜亦何悲！

甘泉先生文集内編卷之二十八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一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章　疏八篇

乞養病疏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水謹奏爲陳情乞恩養病事。

臣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少以險釁之餘，孤危之跡，本羇旅之士，樗櫟之材，而麋鹿之性也。早失所怙，母子零丁，都賴慈教以有成立。二十七年而舉於鄉，十有三年而居於家，誠以膝下無人，離違實艱，而所學未成，胡以致用？後感母言，及我取榮，圖報明時，臣乃幡然赴試。蒙有司之察，登之上第；荷先皇之明，選以庶吉士；賴皇上之仁，加以作養。饌餼供于大官，筆札給於上部，考教重之翰臣，書籍出於中秘。臣時鼓舞化育，優游道藝，以爲聖上之深恩，而學者之至願，莫有過於此者也。況一登仕禄之版，即有君臣之義，而此無官守，此無言責，臣愚以爲苟進修德業，稱上教旨，可以無咎，故從事而弗怠。繼而蒙恩授臣翰林院編修，職本文字，官乃供奉。臣愚以爲苟益黽勉德業，藏器待用，可以無咎，故守職而弗違。遭時多艱，將母南北，祇圖膝下一日之歡，遑恤其他。天罰臣愆，母卒京邸，一慟五裂，將死復甦。臣平生所學，今日不副，上之不能有所建白，以裨聖明；下之不能早自引退，以寧慈母。實爲忠孝罪

人，夫復何言！用是日夜憂泣哀憒，出于尋常。扶柩南歸，間關萬里，喪葬切心，鬱積日久，血氣既虧，精神頓損。如破屋漏船，風水易入；七情所感，百病交攻。眼花頭眩，痰湧自汗諸症，以時並見。臣於本年四月三十日服闋，五月初旬即吉，義當遵例起復，實則扶病莫前。計此病之根，積于三年之久，而藥石之力，諒非時月可痊，稽違國法，恐增咎愆。況臣所嬰，匪直身病，臣之所憂，心病爲甚。故寡過未能，而悔吝交作，必假之以歲月，深之以涵養，然後二疾庶幾可療。伏望皇上體天地好生之仁，開日月見遠之明，察臣之病，矜臣之情，乞敕吏部准臣原籍調理，謝絶人事，採藥西樵，養其身疾以有爲，養其心疾以有成，他日未填溝壑之年，皆效犬馬之日。所有原領吏部孝字四千六百五十五號勘合一道賫赴本府申送本布政使司繳回本部外，緣係乞恩養病事理，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湛抱賫，謹具奏聞，伏候敕旨。正德十二年十月○○日

鑒災修省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湛若水謹奏爲鑒災修省乞恩求退以答天戒事。

嘉靖四年五月十五日，欽奉敕諭，因仁壽宮災，令文武群臣同加修省者。臣自聞命，夙夜靡寧。竊惟變見於上，積由於下，其理固然。況太學乃賢關之地，在南京爲聖化之始，若能成就人材，亦可裨致和氣。臣猥以菲才，過承重寄，到任踰時，士風罔變，惟是位育之理未臻，莫非中和之教弗致，上干天戒，震驚聖心。揆厥感召，臣豈無愆！伏望聖明察臣避位應天之心，逭臣力小任重之咎，將臣放歸田里，別求賢能，育賢化理，庶致休徵。臣無任

惘逼悚懼之至！爲此具本，謹差辦事官周朝相齎捧，謹具奏聞。嘉靖四年五月十七日

災異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湛若水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回天變事。

該禮部題：「奉欽依兩京文武衙門四品以上官，着自陳。欽此。」

邇者伏讀聖明敕諭，既有純心一德之誠，又達君心萬化之原，此足以仰見陛下克謹天戒，正心一德，以爲弭災之本矣。夫何災變猶見，和氣未臻，豈非由臣下所致耶？ 夫寸寸之積，乃至尋丈；涓涓之積，必成江河。 由是言之，和氣致祥，雖自上倡；乖氣致異，必由衆積。 蓋人人脩和，則和氣集矣；人人乖戾，則戾氣集矣。 故賢才日衆，則邦國必昌，胄子之教，而神人以和。臣待罪祭酒二年有餘，夙夜憂惶，反觀内省，恐立教之本，猶有未端歟？ 祖宗謨訓，未盡修復歟？ 先王禮教，未盡舉行歟？ 群屬職事，未盡倡率歟？ 士風弊壞，未盡丕變歟？ 諸生德業，未盡進修歟？ 此臣所以兢兢業業，不遑寧處者。蓋由力小不足以任重，材薄不能以致遠，無以臻成賢之效而裨咸和之治，化災爲祥，上辱主憂，此臣之罪也。 伏望聖明將臣罷黜，以回天變，以迓休徵。 爲此具本，順差陰陽生沈淮齎捧，謹具奏聞。

嘉靖六年二月初五日奉聖旨：「湛若水學行素著，宜用心照舊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湛若水謹奏爲自

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公考察事。

臣伏惟今實京官六年考察之期，臣官忝四品，例該自陳言。念臣嶺海菲材，遐方賤士，誤蒙孝宗皇帝舉臣進士，置之三百人之列而甄録之；繼蒙武宗皇帝察臣庶吉士，登于三十人之中而教養之，授以翰林院編修。七年憂去，八載山居，自分無能終老丘壑，恭遇皇上御極之初，詔起遺逸，用言官薦舉，屬部移文，乃不遐棄海濱之士，而取臣於草萊之中，復列侍從舊職，尋充經筵講官。九年考滿，欽陞侍讀，再遷今職。臣忝受累朝之恩，慙無涓埃之報。竊惟臣守此職，官若閒散，責則重大，在成周有大司成之名，在國家有成賢之寄，非德行道藝純備者，莫克稱之。臣自叨任以來，夙夜惶懼，垂及三年，聖祖之規稍脩，而薄陋之習未革；皇極之言雖敷，而雍穆之風未洽。啓迪之心徒勞，而菁莪之化少著；禮樂之教頗施，而檟楚之刑未措；二業之訓已諄，而材德之成尚寡。此皆臣處非其據，罔稱厥職，上負國家重任，下負臣愚素心者也。伏望皇上將臣罷歸田里，別求賢德以代兹任，猶可以公黜陟，示勸懲於將來也。爲此具本，順差辦事官覃鑾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奉聖旨：「湛若水不准辭，着用心供職。吏部知道。」

乞休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乞賜罷黜以避人言事。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陞今職。歷官二十八年，自顧無一功能少裨聖治，徒食厚禄，中心負愧，屢欲求退，

以逭尸素之罪。有勸臣者曰：「古之君子，恒恨其生之不逢時。今聖天子興太平之治，幸貳禮樂之官，好從事而亟失時，亦古人之所不取也。」用是黽勉歲月，而未忍以言去。今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馮恩奏：「爲糾舉近臣邪正得失，以備黜陟，以和百官，以新政治，以消災變事。」内一款謂臣「强致生徒勉從道學，教人隨處體認天理，處己素行未合人心，所可取者，沉静涵養、文學優長而已。」臣聞之，且驚且懼。蓋恩謂臣「涵養沉静，文學優長」，此乃古人經濟本末體用之全，前輩大儒乃克兼稱，如臣之薄劣者，何足以當之？恩之許臣過矣！其謂臣「教人隨處體認天理，處己素行未合人心」，此或臣之行未掩言，性昧同衆，其於人心未合，固宜有之。恩之言有警於臣多矣！臣當反己自責而自脩焉。然臣聞《記》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其身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誠立而上下孚之，然後天下之事可成也。今恩謂臣「處己素行未合人心」，是臣未能誠身順親以信乎朋友矣，況能以取信天下之人乎？夫一物不孚則一事難成，況能以輔成天下之治乎？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伏乞聖慈將臣罷黜，放歸田里，則臣今尸素之罪猶輕，而誅戮之禍尚可逭也。臣得遂歸，謳歌盛治，猶勝於臣之在位之日也。臣無任祈乞恐懼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自陳求退疏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事。

臣聞居其職者，必當治其事；欲治其事者，必求得其人。臣之職在貳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夫神人之幽遠，上下之高深，豈易以和治哉？其責固匪輕，而其任固難稱。若臣之自揣，恐非其人也。幸遇聖人在上，爲天地神人之主，禮樂既已脩明，休徵皆已兆應，而神人上下皆已和治，此盛德之所致也。凡臣之際是明時，居是重職者，宜盡瘁畢力，以仰輔盛治，奈臣於諸臣之中，獨爲無似，學植荒疏，材能短淺，既愧惟寅惟清之道，莫佐汝明汝聽之鄰。設使萬分之一於神人之際，或未盡治；上下之間，或未盡和；則臣之佐職，與任其咎焉。況臣犬馬之年踰六望七，聰明日衰，智慮益拙，雖時致一詞之贊，終莫有毫毛之裨。蓋五年於此矣，非徒負尸素之譏，又恐塞賢者之路。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知不能而自止，則下無貪位之嫌，故上無瘝官之慮，而上下進退之道得矣。今當京官考察之期，伏乞聖慈將臣罷歸田里，避賢者路，用昭黜陟幽明之典。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火災待罪奏

南京兵部等衙門臣某等謹奏爲非常災變事。

臣等於本年六月十三日申刻，忽見火煙起於南京皇城內太廟之後，各恐懼，慌忙徒步奔入，比臣等至太廟大門之外，望

見太廟寢殿已燬，延及太廟前殿，火勢迅如風雷。臣等相率叩頭號籲，冀上天反風大雨，滅熄前火；一面親率火夫人等極力營救。緣火勢熾盛且急，須臾太廟前殿并兩廡俱燬，叩天無門。臣等仰惟皇上率祖敬天，無所不至，宜有感格，所以有此非常災變者，乃臣等奉職無狀所致。除各痛加省懲待罪外，緣係非常災變事理，謹具本，專差辦事官梁鳳齎捧，謹具奏聞。甲午六月十六日

火災自劾疏

南京禮部尚書臣湛若水謹奏爲自劾不職乞賜罷黜以應災變事。

邇者南京太廟被火，其變非常，而我祖宗神靈之所棲，百六七十年之所遺，一旦盡爲煨燼，臣切痛心，夙夜靡寧。仰惟聖明仁孝格天，無所不至，其有此變，咎在臣下。而臣所職，在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治而和之，是故乖氣不生，而災害不作。今莫大災害忽然驟至，是臣治和之休未效，神人上下之職未脩也。乞敕吏部將臣罷歸田里，以應災變，以懲不職。臣不勝恐懼祈命之至，爲此具本，順差辦事官孫芳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甲午七月初三日

雜著 二十四篇

方竹君銘

於虙，無惡爾規乎！無迷方於多岐乎！無相忘於危乎！

永思堂銘有序

徽之善和之程氏之堂曰「永思」。或曰：孰思爾？曰：侍御昌也之思其丕顯考竹岩翁及其母夫人項也。曰：傳有五思，曷思爾？曰：思其居處矣乎？曰：未也，地而弗躬。曰：思其笑語矣乎？曰：未也，躬而弗切。曰：思其所樂矣乎？曰：未也，切而弗實。曰：思其所嗜矣乎？曰：未也，實而弗篤。曰：思其志意矣乎？曰：近矣，篤而弗純。曰：曷謂純矣思？志於德行，斯純矣。甘泉子曰：思也者，師也，師先德也，是謂善思。竹岩公爰始筮仕，犒師宣府，卻總帥之餽，其廉足思矣；爲户曹，力辭禮部考官之聘，其節足思矣；爲郎中，給軍餉于遼東，大事克濟；爲參政，定邊界于廣右，變事以弭，其能足思矣；視災山東，四事便民；督糧河南，均輸恤下，其仁足思矣；項夫人式法列女，克閑女紅，其慧足思矣；言動不忘，其淑足思矣；教諸子以成夫志，其賢足思矣。孰能思之？曰：侍御君。侍御君之爲人也，默而訥，是故不言而信矣；侍御君之爲人也，重重而不固，是故不怒而威矣；侍御君之爲人也，寬寬而不縱，是故不煩而理矣。蓋其能思先德者乎！因爲之銘其堂，曰：

善和之陽，有翼其堂；堂曰永思，以示不忘。不忘孝思，思嗣前人；前人不忘，在侍御君。侯其思之，侯居侯處，侯樂侯嗜，侯笑侯語；侯其思之，侯其志意，德行道藝。展矣方伯，齗齗休休，維以燕翼，維以貽謀。犒師宣府，卻餽斬然；控辭禮闈，聲聞其先；定邊給餉，處變如常；弭災均輸，大事以康。穆穆夫人，孔閑内則；貞静好修，女紅是辟；教子如己，以成先德；有和雍雍，以示婦極。侯能侯廉，侯節侯仁，侯慧侯淑，侯以爲賢；侯兹七德，侯裕後昆。侯啓侯先，始晉元譚，始惠新安，家歙之南。維梁忠壯，拒景食郡；中丞于唐，黄巢不進。侯師侯法，侯以爲式。淳公正公，考爾世德。

李文溪像贊有序

予昔於妹婿庠生李達元得觀其祖忠簡公文溪先生遺像，及謁海珠新祠，又得瞻拜廟貌。締觀三匝，若有感焉。敬贊曰：

夫何若目之營然？憂世志也；若冠之峨然，撐天墜也；若笏之奮然，擊佞史也；若綬之縈然，縋賊壘也；若愷悌之藹然，贛民惠也；若視之瞠然，從師義也；若神之淵然，文思致也。此非文溪先生之行義文藝之卓然流光於百世也乎！

桂古山行樂像贊有序

夫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胡爲其然哉？其未同而同，必有所謂大同，而不能以不同然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古之言交者，傾蓋其尚矣。又有所謂神交于傾蓋之前，邈乎倬哉！辛未歲，予初會見山桂公于應元忠所。元忠曰：「桂子，道義士也。」其嶷然淵然，人品偉矣，吾願交矣。又因見山公而知其伯氏古山先生，意其源流有自于胡敬齋氏耶？敬齋自于吳康齋氏也耶，抑先生居邇鵞湖，盖折衷朱陸之間，會而一之，以泝孔孟之源者哉？聆見山公一貫之論，其有合矣。壬午之春，予以起廢赴都，道過安仁，問古山之廬而訪焉，值他適，徒以書册寓交。其秋，則先生捐館，神遊乎大化矣。則予於先生昆季之間，其所謂神交者耶！今見山公出示其年譜及遺像，欲予贊之。予曰：「固所神交者也。」敬拜而贊曰：

於乎，兹維古山桂子之真乎！其特立獨行乎天地之間而不群乎！將宇宙一體而與之渾然乎！方其坐忘，不忘其氣氤氳。天地方春，原草其茵，生意瀰漫。童子五六人，御彼小車，不疾不徐，其聲轔轔。大道平鋪，亦如是觀。不泥一邦，博采其芳，博觀其仁，以遊乎無垠。斯惟桂子之神，死而不亡，不亡而長存。後之人求古所謂不朽者，其在斯文乎！戊子正月

故南京工部尚書洪公像贊 有序

洪弘齋先生，徽歙之望也。平生仕宦所至，咸有休聲。其嗣伯伊、仲价，皆與予游，因以遺像謁予贊之。

淵淵乎洪源，高高乎齊雲。有美一人，峨峨其冠，衣帶翩翩，煦乎如春氣氤氳，肅乎如烈日秋天。此所以三應郎宿，七爲執法，再轄薇垣，鳴鳩冬官，亦義亦仁，以稱其賢，以裕其後昆也歟！

平勃王諸呂無所不可議

呂后背高帝約而王諸呂，在廷小大之臣，皆知其不可，而平、勃曰「無所不可」，何也？曰：不可以不可也。大臣之義，當略小以圖大，爲國家萬全之計。不然，諸呂之事，雖五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謂平、勃之賢而反不知乎？ 高帝臨終謂「安劉必勃」。夫當時王、灌諸公尚無恙，而勇敢則過於勃，而安劉之事，卒以許勃，蓋重厚從容以解紛者不如勃也。若平、勃者，亦知乎呂后之爲人，嘗醢彭越，彘戚夫人。雖以高帝、惠帝之意，猶忍違之傷之，其鷙悍自恣而不可回，逆之者不死則廢。若王陵先逆則先廢，平逆之則又廢，勃逆之則又廢，勛舊大臣皆以廢去，則他日諸呂之亂，誰與圖之？ 故度其不能止后之王諸呂，則寧姑從容以善其後可也。舊史謂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 愚又以爲不然。夫不知己之後死，與彊爭而速廢，死而無益，成敗之數，二公之賢，其講之熟矣。一日平、勃去朝廷，則太后之所以私諸呂，諸呂之所以覬漢室者，豈特王而已哉！ 故奮烈擊搏，大臣雖不如新進之鋭，而從容鎮靜以安社稷者，惟大臣爲能。故曰：「面

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彼無愧詞，胸中必有定也，陵無以應，宜哉！吾乃今而後知高帝之善知人也。

漢文帝殺薄昭議

《春秋》：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蹴路馬芻，有誅。況王人乎？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不得廢之於其父，況其舅乎？況所殺者王人乎？故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聖人之心如是而已。《周官》八議之法，非聖人制也。誠如是，則夫世之恃親與能，殺人以逞者，相屬於道矣。《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有誅。若昭者，豈謂將乎！

雋不疑斷獄

有乘黃犢車者，自謂爲衛太子，雋不疑叱縛之，引蒯聵之事爲斷，昭帝、霍光嘉之。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處事應機，不異於古人矣。」胡氏謂據稱兵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當以此下令成獄，而議刑不必引《春秋》。愚謂此直當辨其真僞，不當論其是非也。夫太子自經，史已書之，而歸來望思之臺、思子之宮，至是九年矣。太子之死，天下有不知乎？夫以昭帝之明，年十四而能辨上官之詐，豈以此而不能辨乎？何也？若夫太子之是非，諸公皆非，不易之論也。夫太子者，天子之貳，所以承宗廟，立國本，故其職居則監國，出則護軍。而充以邪小誣殺太子，搖國本，辱

宗廟，太子大義，自處何如也？與夫蒯聵之事有間矣。孔子曰：「孝子小杖受，大杖逃。」申生稱爲恭，而不得爲孝。故爲太子者，度不能自見於武帝，發兵誅充。誅已，即上書請矯制之罪以自明，可也。故不避充之誣，以陷父於不義，不孝也；不誅充以自免，以安國家，不義也；不上書以自明，不智也。故義與孝，太子有之，而智不能以自明，亦卒歸於不孝不義而已矣。及壺關三老、田千秋之說，帝大悟而族充。充之罪得，而太子之冤白矣。使太子無死而歸來，帝將明其冤，布告天下，復其位焉耳。然則胡氏謂其與父兵戰，何也？武帝時在甘泉也，與兵戰也，非與父戰也。充時持太子急，未及奏聞，未有帝詔也，太子以兵自衛也。以兵自衛者，豈倒戈聽人戕己乎？則亦不義不孝而已。若果真太子，不疑當何以處之？曰：先帝罪人，斯得太子無罪，罪在逃父而去太子之位。先詔未有復焉，先帝已詔立今帝矣，太子宜就藩臣之位也。若雋不疑之說，彼將詰曰：「先帝之族江充，何也？」將應之曰：「爲其誣也。」彼將曰：「爲其誣也，則吾何罪焉？」又將何以應之哉？然而斯人之僞，群公皆莫之辨，何也？

范增

沛公會羽於鴻門，范增欲擊沛公而殺之，後之儒者以是病增，曰：必殺其所忌，安知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夫當是之時，與項羽爭衡於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漢不可以兩立，楚不滅漢，漢必滅楚。夫如兩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勝之道，有克敵之勢。故不克敵者，不足以爲兵；不相勝者，不足以

爲敵。今不加於所敵，不勝於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則增之欲擊沛公，當歟？曰：非也。然則後儒之病增者，當歟？曰：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會羽於鴻門，羽許與沛公成而盟矣。《春秋》譏要盟，惡劫盟。要盟，不義也；劫盟，亦不義也。是時羽與沛公酌，卮酒爲好，而擊之，非劫盟而何？夫不義莫大於劫盟。劫盟而負不義於天下，將何以自立乎？夫伯者猶將假仁義而爲之。絕仁與義，吾未見其能伯也。夫其弒義帝，殺卿子王子嬰，增不能諫，猶將助暴焉，使項王不得有天下也。後之君子，當以此病增。

告西樵山四境父老

翰林院編修湛謹告西樵四境父老：某以所學未足，兼以多病，未能起復，上疏乞入西樵山調養身病心病，以待時用，凡愛此山水石峰巖耳，父老當不相嗔嫌。其往來工役，不敢一勞父老子弟，以與父老子弟安堵相親協爲樂，父老當不相嗔嫌。告凡來相見者，非問學道義之士，不敢妄接；雖有問學道義之士，不有擯介先容，言辭通刺，不敢妄接，以絕私謁之徒，父老當不相疑。戒家童適市，勿或和買强買，及私謁之事，有若亞應者，即繫發於有司，寘于重法矣，父老當不相疑。其有稱名剩乃行市，誘乃私謁，父老其執以來，寘之重法，父老毋惑！丁丑十二月三日

梁君拜都閫之祝

惟正德十五年孟冬廿〇日，都閫梁君信甫奉命蒞任于廣，乃子婿揮使劉君翰奉

乃丕顯考少師之命，爰俾甘泉子撰厥詔言。甘泉子喟曰：

惟木則詔，惟水則詔。惟木之方升，惟川之方至。惟木有根，根則深，是故其蔭則遠；惟川有源，源則濬，是故其流則長。上善惟德，其庇百世；次善惟德，其庇十世；下善惟德，其庇一世。惟乃丕顯考少師公於穆德量，昭人之德而忘其怨，道人之善而遺其惡，歷敷心膂，以濟否屯。嗚呼深乎！嗚呼濬乎！肆乃信甫，肇績錦衣，遷于香山百户長、千户長，遂陟揮使，登兹都閫，其蔭不亦遠乎！其流不亦長乎！嗚呼，都閫其敬念之哉！一乃心，復乃性，持乃盈，保爾大，載茂爾枝，以護爾根；載疏爾流，毋汩爾源，勿替引之，欽于世世。是故德以庇後者謂之仁，敬以奉先者謂之孝，毋忝厥職者謂之忠，柔道自勝者謂之勇。四德不忒，永寧爾家。嗚呼，其敬念之哉！承乃丕顯考，以光于前人。

偶書與葛生澗

葛生澗來游觀光館，慨然有志於古人之學，與四方之士相辨問，不倦也。一日，以九月十六日爲慈親誕辰，將告歸爲壽，同門留焉。甘泉子進而告之曰：

夫吾子之歸壽也，欲盡孝矣乎？吾語吾子以大孝之道。吾子之來，求以立身行道也，揚名以顯親也，斯不亦大孝矣乎！今之壽誕稱觴，夫人之子，皆然也，曾是以爲孝乎？匪大孝之慕而區區於稱觴之壽，離索師友，而道義將由之以弛，吾未見其能孝也。吾子其思焉！吾子其思焉！其寓此以爲親告，且以爲壽，壽之大者也。吾子其思焉！

跋文相國真蹟

太史曰：余聞之：上將折衝千里。怪文信國以彼才智獨出勤王，動輒被執，如捕籠雞然，何也？豈忠貞勇智各有所長耶？讀至空坑所遺知者書，即掩卷流涕，不忍復觀之矣。汪東之持其墨跡過余，書此以歸之。

書雲卧卷後

陳静軒翁，高士也，素善於白沙先師。其子鄉進士仲冶裘，素善於予，因得《雲卧》卷讀之。感而書其後云：石翁《雲卧》詩所謂「夢覺關也過」，此其幾乎！彼李氏之子，乃求之《調息箴》，悮矣。又引翁他詩「神氣空塊」之説以附會之，盖有不知而作者也。彼「神氣空塊」之説，或者翁必有爲而發者耶？未可知也。嗚呼，使夫世儒以老莊疑翁之學者，必自李氏之子之言矣！故予不能不爲之三讀三掩卷三太息！

讀累朝恩命録

《累朝恩命録》，共一卷，乃太子少保南京大司馬梧山李公集其膺受列聖之寵命，以藏于家，以貽子孫者也。自爲兵科給事中，而右副都，而左副都，三代誥敕，凡十一道。自爲山東臨清濟寧兵備副使，而巡撫河南，而蘇松等處，而户部右侍郎，而巡撫應天等處、工部尚書，而總理糧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而進太子少保，而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敕諭凡二十三道。臣俯而讀，仰而嘆曰：「富矣哉！如綸如

綍，抑亦可以觀勳勞矣。」夫觀於三代之誥敕，即《書》文侯諸命，昭乃顯祖，追孝前文人也；觀諸敕諭，即《書》之命益、君陳、畢命，以保釐成周者也。浩乎如天地之高廣，昭乎如日月之照臨，焕乎如雲漢之昭回矣。豈非公之行能聲實所致耶！竊聞之：公自爲兵科以至南大司馬宫保也，自黄門、山東、河南以至應天、蘇松、南京留後也，所至者偉績。振民弊，舉人才，興水利，禦孽寇，表表可見，所謂行能聲實，以致膺寵命者耶！是宜録之，附於書之後，以傳今垂後矣。若夫使若水有言焉，其何以能加顯益於斯者哉！是猶欲贊天地之高廣，稱日月之照臨，美雲漢之昭回者乎！無容贅矣。雖然，書諸篇，亦史臣之所序也。若水嘗爲史臣，故不辭而書於後。丁亥〇月〇日

跋白沙先生題陶方伯思德碑後

此吾先師白沙先生所題方伯節菴陶公思德碑後之文也。白沙先生以道德爲一代儒宗，其於人也，固少許可。方伯陶公以材武爲一方良帥，其於世也，亦少知之者。今觀先生所以稱之者，有三難焉，則陶公之良，可知矣。至謂公之治民如其治兵，皆本之精神心術之運，則陶公之所存可知，又有以見兵民之一道矣。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是以治民治兵，其道一也。或曰：公自恩廕，起家新會丞，以至方伯，轄三廣，凡其愛民如愛其身，撫兵如撫其手足，此所以民心悦、兵力强，所向機捷神應，如身之使手足，攻破戰克，無不如意，

是以寇弭而民安之。功德之流後數十年，將帥無與比者，此思德之碑所以作也，而白沙先生之所稱爲不虚矣。

公之孫錦衣鳳儀瑞之，居武而好文，嘗與予游，表裏質直，恂恂乎一儒生，人不知其爲將門之裔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陶公有焉。「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瑞之有焉。瑞之一日持此卷謁予京邸，予爲拜讀，謹跋其左方，以歸陶氏，俾世守以爲訓。戊子正月〇日

觀服勤堂集偶書

夫「服勤堂」者，粤峰梁氏之堂也。何名乎「服勤」爾？志聖諭以自勵，以裕諸其子孫也。何以云「集」？粤峰氏集之，以裕諸其子孫云爾也。凡集之倫有五焉：一曰恩紀，二曰衍訓，三曰愛紀，四曰雜咏，五曰書啓。凡釐爲六卷。是故紀恩，著知遇也；衍訓，存孝思也；愛紀，昭交際之善也；雜咏、書啓，示文藝也。俾其子若孫知乃祖乃父之積善垂範而不敢忘立家教焉。故讀《恩紀》，則思君賜之殊偶，知己之不遇，而其敬心惕然而生矣；讀《衍訓》，則思報本反始之義，而其孝心油然而生矣；讀《愛紀》，則思聲應氣求之義，曰吾祖吾父吾前文人故所與遊盡達人長者，而其慎交之心確然而生矣；讀《雜咏》、《書啓》，則曰吾家之文獻也，增其高，崇其光，不在我後之人乎，於是肯堂構之心勃然而生矣。

或曰：「垂裕後昆之道，固如是哉？」甘泉子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夫粤峰子禹範者，所謂善人也，君子人也。傳有之：『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故曰『彊爲善而已矣』、『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而況於縉紳學士之家者乎？外典

曰：「上上人有没意智，下下人有上上智。」況梁子爲大鴻臚之屬者乎？ 盖其存心於爲善，有上上人莫之及者矣。是故與人之忠，排難解紛，雖百挫而不變，失職而不悔，將至於死生得喪以之。其視世之握手論交，平時互相追逐，出肺腑相示，一臨利害，反眼若不相識，擠之井而下之石者，何如哉！ 故梁子之可以垂裕後昆者，善也，非但若是集之所載而已也。」癸巳八月初六日

跋洪生所得白沙真蹟

此我先師石翁先生之真筆也。盖翁五十前多用兔穎，書法出入晉人，神思逸發，非他人所能爲。此卷又皆和陶詩，宛然如出陶口，而理道過之，可以觀所養矣。今據其所書考之，乃翁成化癸卯應徵過江淮所書與平江公子者，知其爲真筆無疑矣。嘉靖癸巳，新安洪生梓同吴生球、徐生文清來從予學，金陵偶購得之。於乎，洪生觀其書，頌其詩，如見其人，以學其學焉。斯卷者，得非洪生之羹墻乎！ 然則翁所謂「公子以其意而觀之」者，盖有在也。予於是乎喜洪生之有得也，亦以喜此卷之有託，不至再流落如陳氏也，書以歸洪氏世守之而已矣。

駁應天府開讀恤老事

南京禮部爲分豁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應天府呈云云，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人爲同類，痛癢相關，故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之老。今我聖明特下恤老之詔，與文王之所以爲君同一心，而伊尹之所以爲臣而佐其君者，不越乎此也。盖

恤老賙負，係朝廷曠蕩之恩；宣德布化，乃有司職守之責。有司泥而不行，乃吏胥因而牟利，是致所在官司，既不能着實舉行，而所轄衛所，又無忌恣意刁措，互相朦蔽，因爲恬然。上明無以下察，下情無從上通，以致扶老顛連，類百爲群，紛紛赴告。彼豈不以恩詔係該本部奉行，而本部實相應與之分豁，庶使上不負朝廷德意，下不至孤老怨咨。今據該府呈稱前因，參詳事理，尚有可疑。且以金吾前衛既稱册籍無據，緣何於原行保結一十五名之内，獨退楊源三等八名？一體兩視，又何所據？又如朱榮比與鮑勝、陳鳳相同，該給與否，亦當均一，又何參差？其牧馬所莫氏先告，該府行勘，既稱：「年歲未及，爲照婦女口，衛所原無册載，但據伊夫年歲爲準。」不知該所因何只以册籍爲詞，朦朧搪塞？及水軍右衛李英，本部吊查册籍及該管官員供稱，李英即吕英，扣年八十三歲，亦已明白。何至先後背違？益見情弊。蓋因需索不得，遂至委人溝壑，有人心者，孰忍爲之！緣照動支倉庫錢糧，固爲不輕，而朝廷大沛恩德，尤不爲不重，擬合再查。爲此，合劄本府查照先今事理。即查楊源三等一十一名口事體無礙。緣係該衛所官吏索措，就該府徑行處置，徑呈該部一同給賞，毋致一夫有不獲之嘆，以沮泥聖明曠蕩之恩，覃文王仁政之澤，體伊尹所以堯舜其君之心，庶幾物我兩盡。不必呈報，施行。癸巳五月

甲午七月二十四日參批本部呈子

儀制司主事黄謹容呈：送出已前署主客司收過直廳皂隸銀十兩八錢。批：參照三事以清爲首，九德以廉爲言。廉則有分

辨之義，清則無苟取之污。昔伊尹謹乎一介，孟氏等之千駟。故官有本分之禄，則不宜兼署事之供，以養廉也，以爲清也。世有以爲固然而莫覺其非者，此之類矣。人或心知，歉焉而隱忍吝改者，豈其然乎？況本部尤爲禮義之所自出，風化之所存，所宜革故祛習，正本澄源，以稱惟寅直清之職者哉！今本官乃能於既事之餘，有改悟之勇，以此自勵，何用不臧，仰即將原銀存數送主客司轉貯，精膳司登簿記收，以備堂上各司公用。仍與司務廳各置印信簿一扇，凡有公用，眼同註銷。以後堂上四司遇有缺官皂隸及各司有該呈出公用銀兩，照此施行，著爲部例。

鄉誓

惟十年仲夏，孤若水敬敷告于鄉邑父老，其咸諭于爾子弟，明聽我之誓言：

嗟我小子，夙惟險釁，備嘗厥艱，豈不達于群情？予昔弗官，惟爾父老暨爾子弟尚多信愛于予。邇聞若有漸生嫌疑、漸起妬忌者，豈以我不德顯于厥官，子弟怙于厥勢哉？時惟我小子之愆。不能威制以善子弟，不能解官以從父老，時惟我小子之愆。仰惟我高祖府君，當元之亂，保障于方土，若人弗罹于殺，於爾鄰里有德，率義助順，功聞于朝，以免及于爾一方降軍。惟於鄉里有德，惟邑誌有稽。玆我亡妣太孺人，命出餽餘，創義倉，以貸爾一方之農種不病于息，於爾鄉里有德。惟爾父老各敷告于爾子弟，其尚念我先德，其尚崇爾素信，其尚悉我衷心，毋惑于我子弟之怙勢，終聽我之誓言。

古之君子，行則當利澤于世，居則當利澤于鄉閭，以化孝弟忠信。夫進弗行其

道，退弗安于鄉，是惟曰蠹。告自今與父老約誓，共崇仁讓，以興禮俗，去我官儀，損我嗜好，斂我名勢，絶我財賄，俾毋加于我族黨。乘至于閭門，則必下；見父老姻戚，則必下而揖；少者見長者，則拱立揖而讓路。有患則共捍，有犯我者，勿校有宿世讎，則亦釋勿復報。惟茲十事，敢不敬勉，以從父老！惟我嗣子東之從事于學，戒守我法。其有篾法以害于爾鄉里，爾其奔告我，我則罰責之，無或貸。凡我族子，其有篾于法，駕我名，依我勢，害于爾鄉里，爾其奔告于我，我其審核之，受責則責于祖，不受則聯爾詞，執我誓，達于上官，全我名，惠保我宗，必公斷以法，必無累于爾。爾毋畏于虚勢，出錢自免，以重我罪。爾出錢自免，則勢益滋，將復及焉，其曷以免哉！敬哉毋惑！予昔奉使，迹在嫌疑，胥動流言，永爲戒。茲我以喪而歸，遠迹官府，非喪葬勿聽，非喪葬勿言，家事委于子倫，門幽居穴，進飲食，葬已遁居于墓下，里人莫覿，不聞世事。敬戒于親故，非吊慰勿見，非喪葬勿言，其他事勿或言，言或及于他事，則叱之，弗禮焉。其毋悔尤！非惟三年，自今至於終身，不敢與于他事、族事。其所否者，天厭之！父老其聽察之哉！其乎念之哉！毋惑于流言，毋惑于懾勢，毋惑于誑説！

新泉精舍贍田誓 乙未正月十五日

嗚呼！諸子小子有來志士，咸聽誓言。爾居乃居，食乃田，爾入乃門，由乃路，爾其知思乃居、乃田、乃門、乃路乎哉？惟乃居創于史子，乃門、乃路廓于史子，惟乃田創于史子知山子。厥嗣子恭甫乃繼厥志，推之館穀于諸子，乃開立教之

門，乃建立教之基，學是用興。爾其居乃居，食乃田，入乃門，由乃路，進乃德，修乃業，爾盍思之哉！爾居乃居，其思居乃天下之廣居乎？爾食乃食，其思先乃事，事乃有事，尚無愧于爾食餼廩稱事乎？爾事之弗先，爾食之弗稱，爾乃素飡，是用愧于乃田！爾入爾門，由爾路，爾其思行天下之大道！爾不思行乃天下之大道，爾乃有迷于前，茅塞于爾心。爾心之茅塞，爾乃迷方，其行倀倀，是謂窮途，哀哉！有來諸子，無差爾路，乃爾升堂，高大光明；匪堂之光，明德之光。乃入爾室，宅爾廣居，奠爾安宅，乃朝爾饔，乃夕爾飡，無終食以違；爾終食之或違，爾德之弗進，爾業之弗脩，惟是曠爾安宅，舍爾廣居，鬼闞爾室，自隳爾堂，則亦胡爲乎來哉！則亦胡爲乎入斯門、由斯路、居斯居、食斯食哉！嗚呼，諸子來裔，尚其共監于斯！

初蒞太學諭諸生吏皂

予恭承上命，來與爾諸生爲師長，日懼有弗克勝。雖然，尚當與諸生同勉之，以恩義相與，禮義廉耻相期。夫師生，如心腹之于四肢，其有痛癢，固宜相關，何有疑忌！若有所使，固宜從令，何有扞挌！如有疑忌扞挌，即非一體。予意欲使諸生人人力學，俛焉孜孜，不待法制，乃稱大願。其不率者，繩愆廳不得已以法從事，雖父母之愛子，當撻亦所不免，其勿有悔！自今除去一切苛察猜疑之法，爾有舊習，咸與維新。

往聞一生初到，堂長、友長、吏人、輿皂公索賄賂，或坐酒館須飲食，取者固無人心，而與者亦非志士。夫諸生，衣冠禮義之流，安得下比輿皂之賤？及聞外方

主教者，或俾輿皂與訪過失，得以讒誣士人，非實，或將籤而往，因索錢財，否則斥辱讒窘將至，士率望而避之。夫如是久，則習而化之，因恬而不悔，此非所以示人禮義廉恥也。予欲欽依《洪武學規》，各堂每班，選重厚勤敏者充齋長。凡堂友長，素非上等方正之士，則亦不以爲。夫堂友長，師長之次，其義主承上教以達下者也，信宜慎選。凡諸生有顯過，惟堂友長得以白之。監丞加察，以朴刑從事，不俾輿皂之賤得辱衣冠。若有仍前需索，送法司核實其罪，其亦勿有後悔！甲申

南京禮部禁理刑告示

爲申明職掌以正體統事。照得祖宗設官分職，各有專掌。本部四司，專掌承行禮儀祭祀之事，其獄訟之事，職掌係屬法司，本部祠祭司不宜管理。北部體統嚴明，至今遵守。近年以來，南京祠祭司互相沿襲，多有受理教坊司及僧道録司詞訟之事，殊非設官本意，載在《諸司職掌》及《見行條例》，甚爲明白。況本司職在祭祀，宜致寅直精禋，詞訟尤非宜理。示仰教坊司及僧道人等，今後若有舉發贓私及互爭獄訟等事，宜各告在法司及該城問理，不許驀越告赴本部。一依《諸司職掌》及《見行條例》。儀制祠祭等司，有禮儀違誤及監生違限者，止該參送法司問理，永爲定規。如有越告，痛打不饒，詞狀不與聽理。該司亦毋得違例聽受。須至告示者。乙未十月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一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二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二十五篇

贈歐原敬覲親詩序

昔者友人李永錫嘗道公子歐君原敬之爲人於我曰：「公子能不有其貴勢，能以儒業自拔於世祿之家而不有其習。」問之，曰：「總戎公之庭訓也。」予聞而異之，未獲面其人焉。既而李復道原敬之意於我曰：「公子將以新昏，從母夫人趍西甌，覲總戎公於麾下，同遊者賦之。願得子一言以爲榮。」余聞而益以異之。嗟夫！今之世祿公子，往往以貴勢之氣習相馳騁，無所重於吾徒。吾言不足榮也，原敬獨何心哉，乃索言於枯槁之人！余雖未與原敬面，原敬其吾徒哉！是能不有其貴勢也，必矣。是果足異也乎！予獨能無言於原敬之行也乎？余於是因原敬之行有感矣。

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古人以爲大樂，而不可必得者。不可得，不幸也；得之焉矣，忽乎而莫知其真可樂焉者，是又大不幸也；得之焉矣，知之焉矣，然有限於官守山川之遥而不得朝夕侍焉者，是又幸之不幸也。原敬行將奉母夫人同載而西，而諸弟又護以行，且侍總戎公有日矣，儻能爲我咏孟氏之旨於庭闈之間，其爲樂，當何如也！稱觴之餘，爲我壽曰：西歐之

民，父子兄弟離散而不獲所者多矣。公之威德，民之慕之也舊矣。今則位愈高，力愈及，而威德愈可溥矣。擴而充之，推是心以往焉，在公而已矣。然則其爲樂，又當何如也！ 時弘治乙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

沙灣李氏哀輓詩序

昔者琴張有桑户之歌，子貢以爲非禮。二子皆學於孔子，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輓歌可有乎？ 情有哀樂，皆發而爲歌，故曰「其嘯也歌」。古之哀死有誄，有《薤露》之歌，故《招魂》、《大招》，亦歌也。輓歌果可無乎？ 甘泉子曰：喪死職哀，歌不可有也，輓歌不可無也。 夫輓者，輓也；歌者，相也。大凡舉重必歌以相力，憂悲愉佚，皆於是焉見之，多出於發憤之所爲作也。古之君子，其生也人愛之，其死也人哀之。哀之不能無輓，輓之不能無相，相之不能無言，言之不能無聲，聲之不能無音以成文焉，此輓歌之所爲作也，變也。

宋忠簡公李文溪先生九世孫曰璘宗美者，號守約居士，世居沙灣。沙灣之人皆曰鄉善人矣。有三子，皆業儒爲庠生。居士嘗訓之曰：「必毋玷而祖！」居士不及三子之成而卒。凡在知者，皆善其志而悲其不及三子之成也，其亦輓歌之不能已乎！ 帙凡若干篇，篇各用其情，予不能一一，要皆曰鄉善人矣。予嘗慕清獻、文溪之風，思以想見其人，而哀不及其世。今讀其書，過其鄉，不能忘其思，況在公之雲仍足爲鄉人之稱誄者乎？ 又況予之姻娅者乎？ 君之中子達元，予之女弟婿也，介

其兄用仁弟國彥，屬予序其意，且俾覽者尚不逆於古，而不疑夫輓歌之所爲作也。壬戌四月二日

北堂永秀詩序

傳稱草曰薄蓮，王者有孝德，則生於廚。人心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感應之機在我，精意所向，可以無遠弗格。故夫思焉，哀焉，頌焉，祝焉，則其應如響。古之人揮戈可以退日，而矢發石裂，冰僵而鱗躍，冬泣而笋生。君子所以動天地而格萬物，豈一草木而然哉！

遊白沙之門，吾得友順德龍江趙君善鳴者，少孤，事母夫人以孝，領辛酉鄉舉，不忍歲時去離其傍。客有以萱草遺君者，植之北堂而榮，嘆曰：「草名『宜男』，古人以言母德。持是以壽吾親，不可乎？」遂從而祝之曰：「皇皇靈根，曄曄柔萱，愛日之方，榮永千春！」五羊張公廷實聞而壽之以詩，從而和之者，未涯也。過甘泉，謁予敘其意。予曰：物者壽乎？物物者壽乎？物壽吾乎？吾自壽乎？古之臣子固有祝其君親者，泰山、崧岳是已。由前言之，萱之來也，君之孝思，是不可誣；由後言之，若泰山崧岳之事可信，則君之所以壽其親者，其有徵哉！然而，人固有窮天地、凋萬物而不朽者，趙君勉之，則所以壽其親於不朽者，豈特如是而已哉！范滂、尹氏之母，未足爲親期也！癸亥三月

文巖讀禮詩序

廬墓，古不經見。曾子稱至孝，生養志，死必誠，信之意乎！故凡所謂孝者，蓋出於人之情，非苟爲觀也。今夫赤子之

於其親，一不見則徬徨而悲求，故親將死則升屋而號復，既死則憑屍與棺號之，三月倚廬而號之，既葬則就葬所而號之，又不已，因廬而居焉。此廬墓之所由起也。雖若過於中道，凡出於人子之至情，雖赤子皆然，亦分耳。而謂能動天地，感萬物神異，史從誇之，又何也？後世有行之者，則人或見謂爲名於是，一不自信，則又將有託而逃焉，曰吾將云云。後之爲君子者，又何如耶？此予所以觀世也。

雲南陳君時思中者，數爲余道其兄明之孝行，曰：「明喪其先君致毁；既葬，廬於墓傍，三年而後歸。御史有欲上其行者，明告止之，曰：『吾無乃讀《禮》於此云爾。』」思中乃爲《文巖讀禮卷》，京師士大夫又從而歌咏之，謁予言其意。予曰：人子哭其親於葬所者，情也；以爲能感神異，從而誇之者，過也；或將以爲僞者，薄也；託而逃焉者，非自信也。雖然，以一人愧一家，以一鄉愧一國，以己之厚愧人之薄，所以振頽風，扶世教，吾又安敢取中於斯世焉矣！思中方持卷歸覲其兄，駐行李以懇予言，遂爲書之。若曰傳信，固非所能知；然而思中敬信其兄之意，則既知之矣。乙丑十一月十日

靳太夫人哀辭并序

翰林院靳先生喪其母太恭人，予哭之哀。或曰：子哀乎？知生弔，知死哭，禮也。予曰：孔子哭伯高於賜氏曰：夫由賜也見我，且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況弔其子，哭其母乎？又況知於其子乎？藴若淑德，以相君子，澤利于人，孕育賢嗣，稱名於世，以立母道，皆不可不哭也。予以不才，見鄙於時，時不予鄙者，如公不數

人而已。公謂予曰：「君所抱負者，君宜自重，必有知君者。」予感乎其言，方將登堂拜母，今無及矣！此予所哭之哀也。哀之不足，而發洩乎相輓之辭云：

嗚呼噫！賢母乎而體坤之柔。思柔而不過，爲婦貞德垂母儀。母之儀，徽上古，唐娥隆，虞媜成，虞之聖，《關雎》基，周大姒母維后妃。歌《螽斯》，德以逮下姬，不妬不疾，厥胤以昌福履綏。向之母，敬姜賢，勖己以率先。孟氏賢聖，曰陳俎道豆由三遷。程垂教，尹善養，名立百世上。二氏有子，伊洛流長四海仰。厥南馳鎮之江洲，氣如海降，物不專美，磅礴鬱積生賢良。維賢母，丹徒范，世有哲人間。習有滂風，女則真静德以嫺。性之常，不物遷，外内蔑怨言。言必有實，動必有則虔厥天。天可諶，在德陰，十六孕不男，歲垂五紀，一念發善賢嗣姙。妬絶宗，圖賸續，不謀斷諸獨。君子義之曰：姑已之，當後福。匪一念善之積，賙生以歛瘠。脱去簪珥，吾寧無飾，無寧愧怍心怵惕。母之仁，逮胥隸，視羸噓哺饘。室有巢燕，日夕伺歸户乃閉。嗚嘘嘻，母賢兮！上婦下母儀。顯之於人，徽之於物，德普施。求烈女，奚必古，允德協上下，德乃動天。天乃用錫福，乃祚康厥身，延及子以孫。五紀而子子列卿名頤以祭封曰恭人。嘆恭人，婦之雄，《葛覃》、《鵲巢》南國風。忝予執引，託相成聲詩乃從。

贈馬君新居落成序

居室，小事也，聖人屢書之。何書爾？居室於人，有大焉爾。故語稱公子荆之善《易》，取諸《大壯》，《書》若考作室，《詩》歌《定之方中》。《春秋》書桓宫禮祥，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制，不一書也。南海馬君鋭既考其室，大行人何宗澤將落成之，以告於甘泉子，請頌之。甘泉子曰：

嘻，吾友也，吾烏能勿言！然吾觀今世居室者，不知古人創制之意，則昧於《易》；不能紹成先志，則見譏於書；不樹榛栗椅桐梓漆之材，秉心塞淵，以致騋牝之富，則戾於《詩》；丹楹刻桷之侈，則得罪於《春秋》；不倉黈而黝堊，斵礱密石之僭，則知《禮》者非之。今吾不知馬君於《禮》、《春秋》所議譏者何如，蓋亦能知《大易》作室之義，用《詩》、《書》所稱肯堂搆秉心以致富者乎！若夫使吾効張老之頌，則吾豈其人哉！正德丙寅

送僉憲盧伯居之任序

廣人盧伯居爲刑曹之七年，既明且斷，乃恤而欽。具是四美者，命决大獄，獄是以理。是歲之冬，朝廷念柔遠之難其人，乃擢爲廣西按察僉事。夫廣之東西，如鄉之東西然，山川風氣大率相同，民情土俗又同，以刑曹出爲按察刑名之事又同，以四美而行乎三同，無難矣。是故用其明而民不遁情，用其斷而民不叛，用其欽則刑不淫，用其恤則刑不屈，而外攘舉矣。夫朝廷於四方，猶腹心四肢也，無不兼愛焉。病虚者必慎外感，盧君之往也，庶其能慎乎哉！丁卯十二月

贈正郎唐仁夫之南都序

唐仁夫久次大行人，人病之，仁夫若弗介于心，故囂囂然，其語於人亦曰囂囂；處乎吾鄉之人，若弗間於己，故由由然，其接於朝之士，亦曰由由。是以處己

則亡悔，以處人則亡怨，固有以哉！四年冬，陞南京工部虞衡郎中，鄉友餞之，合言爲贈。惟昔在帝虞，疇若予工殳斨佐垂，亦曰汝諧，今之四司，司空是佐，豈非其職乎？巽順足以若厥工，和樂足以諧厥事，豈非其才乎？和而節使，甘而不滅，不亦諧乎？巽而儉使，通而有檢，精而不淫，不亦若乎？夫如是，則雖由是而順和百物可也，嚚嚚然而已，由由然而已。仁夫去此，尚亡替乎其初哉！

雲谷吴君壽誕序

姑蘇雲谷吴君，掌兹挈壺氏，罔愆于陰陽，罔攸慕于顯榮，既富迺穀，肆迺引考，踰兹艾年，弗車弗杖，弗帛而煖，氣和且充，厥將延長。惟攝提在己歲臘之晦，時惟初度，胤子江滂道揚君之雅，言我惟靈厥衷，既頤乃豐，用厚吾生。生我惟太和，是膺全生永齡，永惟兹吉。祝曰：惟豐厥富，惟和厥壽；數之延長，厥將在兹。爾惟弗忒于禮，爾惟弗賊于德，厥福惟隆哉！惟岳降神，頌惟在昔，洞庭之鍾，合氣於湖海，恒誕富而壽，厥惟徵哉！己巳三月二十六日

送少參鍾元溥序

惟正德歲戊辰秋，旱，禾則盡槁；己巳又旱，民艱食草食，江淮惟甚，達于楚越。台城災，江失潮，民興胥訛，冢宰是咎。惟浙藩殷憂，參理贊化，時或罔人，簡畀于鍾君元溥。元溥給事黄門十有五載，出入告謀，宜有攸徵。于時有言之曰：惟蠱罔易幹，幹于克斷；惟民嵓罔易親，親于克恩；惟天災罔難懲，懲于克誠。誠以歆之，恩

以行之，斷以成之，天人斯其格。誕惟元溥，往命而山西，出一言折疑獄，慚其大官，是曰克斷；命于太倉，捐稱餘紓厥民困，以遏漁剥，是曰克恩。立誠以往，天時斯其浮哉！于時户曹黄君、鍾君言之，史氏湛氏書之，曰：異日庶其有徵。己巳六月

送南京刑部正郎汪立之叙

審刑之要，惟公聽，惟明清。五過之疵，惟官惟貨。公則罔官而明，清則罔貨而利。秉二要，去二疵者，可與幾矣。祁門汪君立之，以左軍都督府經歷陞南京刑部郎中。立之以前進士吏守武易，遷贊機府，受旌當道，博知名流。人或謂立之無爲名高，皆曰唯唯；人或謂立之無爲厚利，亦曰唯唯。若立之者，所謂爲公而清者，非耶？若然，則其去此，吾知其刑罰之中也。僚友李、吴諸君徵言贈之，甘泉子曰：若昔吕侯訓刑，詰爾戎兵。夫兵刑惟一，惟兵其大。習于大以施于細，無難弗濟。我惟弗利，惟厥清，刑罔弗明；我惟匪名，惟厥公，罰罔弗中。立之勖哉！惟克天德，作配元命，非至誠盡性，其孰能之？立之勖哉！己巳

送太守鄭志尹之潮州叙

潮故隸於閩，閩、潮之間，泉、漳界南而近潮，與泉、漳之間山澤之氣所通。氣之所通，故其語聲相類；聲之相類，故其心意相諧；意之所諧，故其俗尚相同；俗之所同，故其教化易協。如人之一身，情意四體，不言而喻者。四年冬，以工部員外郎泉州鄭君志尹爲潮太守。夫以泉人莅潮，雖無鄭君之賢，猶將仰成其政，況乎鄭

君之賢，内質直而不陋，外平易而不阿。質直足以格物，平易足以近民。其於潮之俗，盖有不問而知，不習而能，不感而通者。潮人服君之政，盖有不罰而威，不賞而勸，不申而化者。吾以是將賀鄭君與潮人之相得，而其政之易成也！己巳

贈吉安劉太守序

惟五年孟春，天官卿以吉安瀕江湖，界閩嶺，屬邑惟九，地敝政繁，錢穀孔殷，獄訟胥興；守惟明敏，風力乃克有濟。惟刑部郎中喬，其可。帝曰：「俞。」于時其從子禮官滂，合鄉宦餞之，曰：「家自唐宋，舊有聞人，惟諸君咸告一言，無忝于厥世。」洪公曰：「昭前文人，昔著于誥。」李公曰：「惟先吉士，文獻足徵。」張子曰：「惇典獻民，惟治之圖。」屠子曰：「寶山公寔顯于直諫。」盛子曰：「禮曹郎中，舊惟明禋，于文獻是式。」聞子曰：「廉憲公折訟有辭，寔我典刑。」汪子曰：「玆惟我暨太守君之典刑。」前府屠子曰：「頤菴之風詠，以諷下乎！」徐子曰：「參政公錢穀孔修，食于閩廣。」王子曰：「御史公厥有風采，是則是啚。」宋子曰：「無閡公著論僅存。」楊子曰：「是惟文獻可飾吏治。」張子曰：「惟先大夫，吉府長史。玆君之行，寔履封土。」孫子曰：「履其土，得無孝思乎？孝思之至，得無立身以顯揚乎？」咸奏贈言，請書于史官。湛子曰：劉侯引之，拜是衆嘉，先民時式！惟文獻諷下，何憂乎敝俗，惟風采可憂乎政繁，❶惟錢穀何憂乎孔殷，惟聽訟何憂乎多獄！劉侯引之，何憂乎忝世！

❶「可」，據上下文似當作「何」。

贈總戎焦公鎮兩廣序

皇帝五年，以廣之東西地遐多虞，罔用匪人鬻貨辜功，疇咨元戎，具茲文武，乃稱厥任。僉曰：「時惟東寧伯，允武允文，簡諸勳臣，莫有或逾。」遂拜俞命。或曰：「惟焦公近承親閱騎射，三捷以冠元戎，帝用賚之，是曰允武。惟焦公讀書詠詩，播于士人，旋折登降，動中禮矩，是曰允文。」若水曰：夫大將之武，弗惟其裨，矧其卒有折其衝，不出帷幄。公將用三捷之巧，以運厥籌乎！惟大將之文，弗惟其士，矧其技簡，茲行伍有經有緯。公將推旋折之禮，以訓厥師乎！武以靖寇，文以濟武，閑而序，勇而知方，將攻勝守固，永爲東南保障乎！于時兩土士夫胥慶得人，咸餞以詩歌于長安。

贈陝州太守顏侯之任序

余讀史，見魯公之守平原，有四備焉：曰完城，曰浚濠，曰料士，曰實廩。首倡二十四州已隤之氣，以抗安賊方張之勢，而唐以有賴，未嘗不嘆其忠義。想見其人，思以識其子孫，問其鄉里而不可得。公之二十八代孫如瓌德侔者，知孝忠謀，能世其家。正德辛未，以鄉進士授陝州守，而其徒同鄉庶吉士劉君應占，因中舍傅成卿徵言於余。余方慕魯公而不可見，見其子孫而與之語焉，可也，況能不墜其家者乎？又況重之以劉君因以得其所自者乎？夫古之善語人以守職者，未嘗不本諸其祖，故《君牙》之命曰：「惟爾祖父，世篤忠貞。」曰：「追配于前人。」《文侯之命》曰：「克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今

德倅往守陝州，其職同，其地邇，而時亦不無事。夫守其職，當修其業；邇其地，當訪其遺風；感其時，當思其患。思患謂之智，訪遺謂之孝，修業謂之忠。全斯數者，謂之三材。兼三材以修四備，斯可追孝，以配前人矣。三材之不克，四備之不修，吾未知其能免尤也。非乃身之尤，亦乃祖之羞。俟其免之！ 辛未四月

贈太學生何公學叙

五羊何生公學罷會試，將省親于華亭，詰予以徵贈言，曰：「予於子，通家子也，幸有以教予，毋予吝！ 昔予家君分教南昌，亦惟子言之徵而弗獲，毋俾予父子重有負也！」予曰：古之贈言者，惟其益，弗惟其文。子弗有畫，予雖欲吝，其敢負子？ 子苟自畫，予雖弗吝，子則於予惟文具。子之家君鶴坡公，乃予舊游，予知之，曰和易而文雅，子求諸家君焉，可也。進于乃家君，斯有獲；子弗進于家君，惟子自畫。予昔於乃家君講，乃外祖亭秋公惟詳，予慕之，曰篤行而博學，子求諸外祖焉，可也。進于乃外祖，斯有獲；子之弗進于外祖，惟子自畫。是故古之君子，文雅以輝質，非以眩外也；和易以協衷，非以詭俗也；篤行以崇德，非以矯飾也；博學以明性，非以侈靡也，益諸己而已矣。今吾子之質淑而清，端而確，足以進于是者，其勉之哉！ 子弗進于是，惟子自畫。今夫履峻者弗舉足，陟遐者弗即陸，不蹶則沮焉。故夫自畫者，棄天之命，違親之生，虧人之理，患莫大焉。子其勉之哉！ 辛未端陽

贈華州守劉元素叙

六年夏，劉君元素授華州守，其鄉同年黄門閔正甫爲之求贈言於甘泉子。乃謂之曰：

惟華州有華胥氏墓，亦惟有餘風。越若稽古，政罔弗因于前。《君陳》之命，懋昭周公，曹參輔漢，晝一是遵。是故因于前乃罔弗濟，弗因于前，政罔弗墜。仰惟先哲，尹釐兹土，則有若倪寬之惠，雋不疑之信，趙、張之明，陳龜之威，顔斐之清，崔隱甫之斷，袁滋之簡，崔戎之正，吕大防之寬。允哲十人，衆美咸具。今元素之往，可無因于前乎？故法其惠則民遂，民遂然後善生；法其信則民協，民協然後令行；法其明則民不欺，不欺然後可使；法其威則民畏，民畏然後可禁；法其清則民服，民服然後不竊；法其斷則民安，民安然後樂生；法其寬則民靖，民靖然後可守；法其簡則民逸，民逸然後可勞；法其政則民理，民理然後可化。夫惟和之以道德，則衆美渾渾，然後可升諸大猷。人皆將曰：華州猶古華胥之治也。元素始可以吊其墓，瞻其遺風，而不靦矣！辛未夏

表良詩序

曰若稽古，景泰元載，皇帝制曰：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張輔，累朝良弼，其追封定興王，謚曰忠烈。惟正德辛未，伏羌伯毛鋭告于太史湛若水曰：「今太師英國公懋，寔襲前爵，爰嗣官階，後先重光，榮于家邦。義用顯揚，惟子是職。」若水乃拜稽首，歷稽于前。

昔在太宗，公以公子從乃父迪，有功，

屢戰屢克，乃侯于新城；屢征交南，屢叛屢克，乃封英國。惟公之良，越在仁宗，嘉乃丕烈，偉乃器，壯乃才猷，多乃果毅，加之太師。惟公之良，逮于宣宗，庸有褒命，忠存于社稷，勳德多于時。惟公之良，厥在英宗，扈駕朔征虜，躡于土木，憤怒扣馬，手劍數人，就義以死。惟公之良，惟兹庶良，四朝一德，終始完懿，是曰無忝于休命，宜若昭于國家，紀于簡册，匪惟后嗣子孫之程，亦乃勳戚之徵。

毛公拜曰：「然。」乃俾公卿士夫歌之，庸備當代之雅。正德辛未九月

禱雨同聲序

餘姚駱侯元忠尹兹南海，越二年壬申，政修民康，庶士用欽，乃和氣未暢，時雨弗降，草弗蕃廡，休徵不至。政事之咎，侯寔憂之。貶己以從俗，假誠以萃志，迎浮屠於大通寺禱之，霖雨乃浹。侯乃作詩，以寓憂喜，諸鄉士夫懽騰，同聲賡爲詩歌，以憂侯之憂，喜侯之喜。既用成什，俾史官甘泉湛子叙之。湛子曰：

昔憂旱之詩，《雲漢》是作。宰正任鞠疚之責，詩人飾美刺之詞，國史明得失之迹。今駱侯亦宰正也，祈籲神天，其猶昔宰正鞠疚之心矣乎！諸士夫，詩人也，賡歌聯什，其猶昔仍叔之賢矣乎！予忝國史也，雖微得失之鑑，猶承叙詩之職，又安可辭？或曰：桑林之禱，剪瓜自責，至誠格天，用致霖雨。侯不此之圖，乃假旁求耶？應之曰：鄉人用儺，尼父亦禮；商俗信鬼，《盤庚》稱之。是故民之所信則信之，民之所諱則諱之。侯之心，凡欲以濟民也，物凡可以假誠也，歌凡可以宣志也，美刺凡可以觀政也。是故宣和感幽，莫大

乎詩歌；導民，莫大乎從俗；變通，莫大乎隨時；設教，莫大乎神道。濟物之謂仁，通變之謂智，鼓之舞之，民莫知之之謂神，言格于天之謂雅。

南園曉餞詩後序

惟六年，皇帝命工部郎中鍾文俊：「敷爾庶能，守茲廣州。」群哲贈言，餞于南郭。太史倫公既叙卷首，僉曰：「後經終義，《春秋》有徵。」乃委諸甘泉子終之，曰：「吾於水部，不私知其清，於夙夜宣力知其勤，於出納不苟知其惠，於不貸權勢知其嚴，於辭翰有章知其文。」甘泉子曰：

審若是乎，於治廣也何有！仰惟前哲守廣嘉蹟，有若吳隱之之清，有若陶侃之勤，有若宋璟之惠，有若盧奐之威，有若章楶之文學。故法其清足以律貪，効其勤足以集事，推其惠足以安民，取其嚴足以怯奸，用其文學足以飾吏治。具茲衆能，其理廣也何有！是故觀諸贈言，若王夷陵、熊南陽、周建業、石岳池、鍾大韶、王襄城、盛海易、❶李莆田、李資元、劉伯度、陳太僕、劉廷麟之詩，曰致其清矣；於劉臨安、王滦江、楊武陵、閔任丘、李茂名、金江左、李萊陽、謝西蜀、畢敬夫、林伯喬之詩，曰勖其勤矣；於張河東、許彥卿、潘金華、安漢嘉、朱公在、王儀封、涂豐城、柴崑山、吳後軍、梁叔永、盧朝言、成太原、蕭桂林、張景川、胡伯鍾、錢道載、鍾理夫、馮宗元、趙元默之詩，曰楊其惠矣；於朱華亭、田大梁、曾興寧、林莆易、蔡石岡、徐桂林、區文廣、任思誠之詩，曰明其威矣；於林汝敦、孟信易、鄭内江、陳祐卿、黃子誠、鍾景易、

❶「易」，當作「昜」，海陽縣在廣東。

林伯基、方叔賢、蔣湘源、黄秀卿之詩，曰昭其文學矣。然則鍾侯之治廣也，文與獻有足徵焉，又況加之以庶能，政其有不舉哉？用書卷末以俟。

應制觀光詩序

《應制觀光》者，增邑士夫以贈司訓甘君鏞之詩也。甘君秀出西廣，領鄉薦，分教事于增邑，增邑士夫稱其文雅。六年，以例赴試春官。中秋氣爽，歌以餞之，僉曰：「序詩必得湛太史之文。」予非能致太史者，致太史在萬竹君。」萬竹君來致予文，予曰：「予固嗇於言者。不敢嗇於言，以萬竹君；且因萬竹君以致之甘君也。」往者予爲甘君作《移養》詩，昭其孝行。今觀諸士夫作贈行詩，昭其文藝。夫君子者，文行而已。行以立本，本之不匱，文是用休；文以致用，用之不僭，行是用彰。行以基之，文以取之，吾知甘君之往，其有獲也夫！

郭氏文獻集叙

臨淮郭氏有二侯，又皆有文，武定三代有《文獻集》，與定襄三代《聯珠集》，交相輝映，爲聖代一門之雅。

今上即位之七年，實今太保武定侯世臣襲封之五年，用公卿廷議，以公剛正，有服遠之威，命輟三千營之任，來鎮兩廣。武備既舉，乃修文事，問嘗手編先世遺文。其高祖駙馬都尉公諱鎮者，有《親賢稿》、《蜀藩詩》；曾祖贈武定侯諱珍者，有《芸閣稿》；厥考襲武定侯諱良者，有《賓竹稿》。題之曰《郭氏文獻集》，將壽梓以傳。甘泉子將命安南，過五羊，遂謁爲叙。甘泉子曰：

夫言詞者，其精微之致乎！故達者觀

其詞氣，斯過半矣。古之有國有家者，修德以致其詞，修詞以崇其德；德以基之，詞以文之，而國家可保也。是故家國理者其詞雅，家國戾者其詞淫，正人之詞嚴，吉人之詞謹，騷人之詞怨，清修者之詞約。其詞雅者，其氣和；其詞淫者，其氣乖；其詞嚴者，其氣肅；其詞謹者，其氣昌；其詞怨以怒者，其氣鬱，其聲切；其詞約者，其氣紓，其聲清以越。故曰達者觀其詞氣，斯過半矣。今郭氏先世，在營國公，有翊運之功；在都尉公，有戚里之懿；在芸閣公，有甥舅之親；在賓竹公，有世濟之美。胤慶重光，家傳文雅，故其蓄而爲德，發而爲詞章也，爲浚明有家之音。予嘗讀《親賢稿》，曰卓卓乎其詩以自娛，禮以自度，其正人之詞乎！讀《芸閣稾》，曰藹藹乎貴而能謙，直而能文，其吉人之詞乎！讀《賓竹稿》，曰戞戞乎其厄於健訟，屢興屢蹈，勞思憂悄，哀而不傷，其騷人之詞乎！其節而能甘，貧而能樂，清修之詞乎！具是衆美，萃于一門，發之爲邦家之光，播之爲治世之雅，非直郭氏文獻而已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三公之謂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太保公之謂乎！

東湖奏疏後序

惟東湖吴公，懋篤忠貞，始終罔怠。自登俊造，觀政兵曹，名實自見。念時興廢，故上建言。越尹順德，思首風化，故疏旌節。貳守成都，病倦游，故疏陳情。爰及考最，思顯厥親，故疏乞封。原劇疾，故申陳情。貳守松江，思廣聖德，裨庶務，故陳時政。厭冗沓，思閑曠，故疏求左遷國子。傷戎藉糾紛，故疏修軍政。僉廣臬，思勇退，故上乞休，凡三章。領鹽法，兼屯

田，慮積弊，故疏處置。慮二事叵兼，故疏分理。思以疾退，故載申乞休之疏，不獲，遂志職思其憂，故申處置鹽法之疏而加詳。旁攝權要，疾差使之縱横也，故疏定應付。疾肆惡，故疏糾劾。公以阽危，踣而復起，參政江右，設城分野，故疏圖安之章。思慎板藉以均貧富，故疏下情。疾其寮之横肆以戾風紀，故疏侵職。慮孤城環劫于賊，巧發奇中，故疏設縣之章。俯順民情，德以愛人，故疏正遷墓。自以無能，故疏致政。志雖决去，而心恒愛民，故疏新縣政務十四事。思謹防範，故疏印記。謝病都府，且告且行，故陳四死，申四疏。惟兹二十有五疏，而公節概忠梗，文武經濟，于是畢見。夫上言欲朴，不欲陋也；欲徵，不欲誣也；欲正，不欲固也。夫至敬無文也，大忠無欺也，至言無詖也。予觀東湖奏議，其言論用陸賈，其料事用曲江，其經理守正用宣公，其悉文詳具用今之案牘也。其庶乎不陋、不誣、不詖者歟！使盡用其抱負，于古人乎何有！

叙譜

崑山周子進忠言，謫懷遠，甘泉子將之安南，道于廣。周子言於甘泉子曰：「廣也家故無譜，譜之昧其世。與伯子溥訪之佛寺，徵諸施牒，而高曾祖考之名斯得，廣家故業農也。」甘泉子曰：「是其所以興乎！周起於后稷，寔載農畝。充之承訓厥考，起家爲儒，由鄉薦登俊造，尹于莆，尹于吉水，拔爲御史，夙振風采，以大于厥家，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講其世，始祖福三，曰其寔始創周矣乎，惜其行之不足徵也。高祖安二，曰其好善以裕，而守身以周乎，卓乎其賢矣！曾祖子祥，曰是爲鄉之耆，督税而死于難，其事上之恭乎！祖海，曰復父之讎而死于獄，婦也繼

而直之，其克子克婦乎！考文，曰好賢士，尚詩禮，以裕于後昆，涕出以與叔父之侵，其能父能子弟者乎！周子曰：「然則廣也願有以訓譜，以詔于后之人。」甘泉子曰：「道遠乎哉？夫所謂善族者五：守身也，忠上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余觀斯譜，若高祖之守身曰智，若曾祖之忠上曰恭，若皇祖之能子曰孝，若某氏之能婦曰烈，若顯考之能父曰慈，能子弟曰讓。后之子孫，其視諸譜，曰智可以刑愚矣，曰恭可以戒弗終矣，曰孝可以戒忘親矣，曰烈可以戒嬌矣，曰慈可以戒不訓矣，曰讓可以戒爭矣。毋忝爾祖考之彝訓，是故上上下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宗益尊矣。」周子曰：「敢不拜嘉，以貽于我后之人！」

慶錦衣關君新居落成序

上下四方，惟曰洪宇；棟宇斯制，取諸《大壯》，民協居焉。錦衣千户順德關君廷儀，承伯考之餘慶，肯堂肯構，以弘居第，自春徂秋，凡五閲月，爲堂基者，爲庭者，爲棟者，爲柱石者，爲綽楔者，爲楹桷者，爲門，爲户，爲閾，爲階，爲窗牖，爲奥，爲漏，爲垣墉，爲塗墍，迺至爲安宅，百廢具興。兩廣進士十有八人往落成之，霍君韜、金君山曰：「張老之頌，在禮宜之。盍謁諸太史焉！」

駱君士弘曰：「堂則高矣，請頌諸！」太史曰：「願以積德爲堂基乎！」曾君鵬曰：「庭則廣矣，請頌諸！」太史曰：「願君以公正爲庭乎！」陳君江曰：「棟則隆矣，請頌諸！」曰：「願君惟直以爲棟，其永不撓乎！」王君天與曰：「柱石則固矣，請頌

諸！」曰：「其惟堅持其德以爲柱石乎！」某君某某曰：「綽楔則隆矣，請頌諸！」曰：「其名節以爲綽楔乎！」何君愛曰：「楹桷則備矣，請頌諸！」曰：「其惟兼大善小善以爲楹桷乎！」彭君絅曰：「門則闢矣，請頌之！」曰：「其禮以爲門乎！」李君希説曰：「户則達矣，請頌之！」曰：「義以爲户乎！」張君雲曰：「閾則閑矣，請頌之！」曰：「其惟介以爲閾乎！」梁君希鴻曰：「階則有歷矣，請頌諸！」曰：「願謹言以爲福之階乎！」梁君焯曰：「窗牖既通矣，請頌諸！」曰：「惟納善以爲牖乎！」周君宗本曰：「奥既邃矣，請頌諸！」曰：「惟縝密以爲奥乎！」蔣君彬曰：「漏既徹矣，請頌諸！」曰：「惟明智以爲漏乎！」林君士元曰：「垣墉既巖。」曰：「惟廉耻以爲垣墉乎！」陳君邦稱曰：「塗塈既美。」曰：「惟文雅以爲塗塈乎！」戴君欽曰：「請頌諸安宅！」曰：「惟仁以爲安宅乎！是故登其堂則思積德，行其庭則思公正，瞻其棟則思直，視其柱石則思堅持，仰其綽楔則思名節，見其楹桷則思堅善，❶過其門則思禮，入其户則思義，踐其閾則思介，歷其階則思謹言，開其窗牖則思納善，造其奥則思縝密，見其漏則思明智，覩其垣墉則思廉耻，觀其塗塈則思文雅，居其安宅則思仁。」又曰：「關君掌錦衣右所，爲國家翼室應門，修兹衆嘉，寔惟鞏固，以麗宇内，豈但一家之壯觀而已乎！」

關君迺拜嘉曰：「惟諸君有言，自吾居新宇，則當思朝廷大厦之維矣；自吾子孫承斯宇，則當思諸君衆嘉之義矣。請書諸册，以訓居室！」甲戌八月十四日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二終

❶「堅」，據上文，當作「兼」。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三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二十六篇

閔雨詩序

古之司民土者，明則守令，幽則社稷。社主土，稷主穀，守令主土穀以食民，職也。旱乾水溢，社稷則變置；雨暘之不時，則師尹惟日，其責也如此。故憂旱之《詩》曰：「鞫哉庶正，疚哉冢宰。」然則雨暘惟時，百穀用成，司民土者乃可逃其責爾。

彰德太守劉君達夫涖郡之明年夏，境内大旱，君大憂之；既又淫雨且潦，君又大憂之。既月，淫雨乃止。耆老相與言曰：「吾侯之憂吾憂也。」因言成聲，因聲成歌，曰：「吾之歌侯憂也。」李述之崔子名曰《閔雨詩》，俾予序其意。予曰：夫怨咨之聲，發於積慮；悲歌之極，窮而呼天。然則《閔雨詩》之作，其端在是耶！其《雲漢》之遺音歟！正德改元歲在丙寅秋九月二十八日

送都憲儲先生之南都序

古稱卞和善知玉，以未出璞雕琢爲器用也。及出璞而美，雕琢爲圭璋瑚璉又美，用之朝廷，薦之宗廟，天下皆知其爲重寶，時則卞和亦無所容贊而增其賈矣，有則妄也。予十年前養拙山林，已聞天下有維揚儲公静夫先生之賢。及弘治乙丑，予

方舉進士於京師，無上下之交，公時爲大僕正卿，獨乘轎從徒，入委巷，訪予以石翁遺事。予視之，盖所謂其人如玉者也，盖質美而學之以其道，弘之以六藝，文之以辭章，裒然成器，重且華者也。予雖有他山之石，無所用之。當是時，公方用世，聲賈滿天下，予雖欲以獨知巧言揚公之善，是獨贊圭璋之美，稱瑚璉之器，豈不贅且妄乎！然予嘗聞玉之美者，必有瑕焉；予又反復之而未之見，何也？今年春，公陞都御史，總督糧儲於南都，予方以得公爲喜，而又以去公爲戚，其能已於言乎？高兄穎之乃合同館諸嘗知公者，餞贈于京邸。夫贈必以言，古之道也；言永而爲之詩歌，古之聲也；詩必有序，古之制也。夫會計，當孔子之餘事也，故序略之。正德丁卯三月五日

送黄君如英尹上饒序

凡爲治者，在奉己以恤民而已。奉己之道在敬先，故《書》稱追孝文人；恤民之道在愛身，故《書》稱痌瘝乃身。敬先則思孝，奉己斯恪矣；愛身則思恕，恤民斯惠矣。吾同年進士莆田黄君如英，以今年十月授上饒尹。黄君之祖爲世聞人，在翰林有不屈之節，在提學有樂育之風，念祖修德，能不恪乎！上饒爲信劇邑，公有茶租之課，民有貧困之咨，慈母於子，能不惠乎！於是李子芳、侍御葉時舉明府篤同年之義，皆曰吾饒人也，將以告饒之子弟，各敬其先，各愛其身，以沐黄君恤民之澤也。俾予序以贈之。其爲詩歌者繼之。正德丁卯十二月

屏梅樓先生壽詩序

凡稱壽於人者有二：曰齒康寧，曰德引考。齒而不康寧者有之矣，盜蹠是也；德而不壽考者有之矣，顔子是也。齒焉康寧，德焉引考，兼是二者，世無幾人。若會稽屏梅樓先生，其庶乎！初爲御史，有侃侃之風，有蹇蹇之節，忠不懾權，直以賈孽，有德矣。享耄耋而不衰，順性命而不折，豈不曰德引考哉！躋上壽之域，有達尊之榮，既齒矣，貴不以位，名高而無危，富不以禄，身困而匪辱，豈不曰齒康寧哉！夫是二者，固將欣慶於曠代而不可得，今兼得之，可以無壽乎！

今年十二月二日，實先生八袠之辰，其外孫翰林編修董君文玉合諸同年朋友爲詩歌寓壽焉，屬予申其説。予曰：德以齒尊，齒以德貴；齒有終期，而德且不朽。吾將持不朽之道以爲先生壽：窮天地，凋萬物于千萬，永永無極年。雖軒轅之鼎，金天之籙，南山之祝，無以易也！丁卯十月十四日

總兵毛公所藏邵君贈别歌後序

今太子太傅伏羌伯總督漕運毛公爲公子時，與陝進士邵以道游。邵奇之，賦詩爲贈，稱以文武之材。或曰：「公方鎮兩廣，剿古田，芟龍府，平柳慶，樂善茂，賓源川，殪陵黎，斬符唐，定思田，禽馬山寇，俘賀連傜，斯不亦武矣乎？」予曰：「然而公則以靖邊爲武也。」「其處恂恂，其行謙謙，博搜群籍，羅致辭華，設揖讓，談古今，右儒術，斯不亦文矣乎！」予曰：「然而公則以經濟爲文也。」夫自邵遇公，時公方弱

冠，迄今四十餘載，而其言悉讐，可謂真知己者耶！昔晉公子重耳方未返國，僖負羈之妻，知其必得志於諸侯，而鄭衛之君或不禮焉。然則知人若邵者，豈易乎哉！邵今即世已久，其詩僅存，公用成帙，盖不忘平生之言。諸名公重公之義而褒邵之知人也，皆有題跋以侈大之，故又屬予爲後序，以終義焉。正德三年四月十三日

贈憲副王希文序

予故與驗封楊公名甫善。名甫之賢也，吾知之：守正不膠于時，取善不阿于親。故稱憲副王公希文之賢也，吾知之：宏達而不流，明斷而不刻。及予親其人，夷考其素，允明于大理，稱平于江右，受知于倪、楊，被薦于林、張，則又以驗吾之信，不虛也。今王公改副吾廣按察使，以公之長，投廣民之短，其有濟哉！夫民之習也，風氣以之。夫廣也，上多山谷之居，其氣隘；下多洲島之居，其氣柔。其氣柔，其民弱而不直；其氣隘，其民怨而不伸，是以多盜。今以公之宏達而不流焉，則隘而怨者，不以伸乎？以公之明斷而不刻焉，則柔而弱者，不自直乎？然則王公之往也，吾知其有濟哉！予故頌而言之，既以爲公贈，又以慶吾廣之民將蒙其澤，且見盜寇之息也。正德己巳仲春八日

贈胡時振往河東序

維四年十月丙辰，胡君時振以刑科給事中出爲河東鹽運副使，其同寅張禹功諸君，皆耿耿然餞且贈之，籍筆於若水。若水曰：「夫或以介然於出入遠邇者，豈予所望於時振然哉！惟職罔內外，惟其修；惟

人情罔南北，惟其賢；惟事勢有二難，惟圖其易；惟君子有三存之道，惟其濟。是故理分結者存乎才，處利勢者存乎節，成才節者存乎志。才發諸仁，志決諸勇，三者立而二難濟矣。」于時諸君有應之曰：「鹽課之弊，河東惟甚。」丁逋弗歸，户徵弗蠲，絲紛縷結，諸積弗疏，斯不亦存乎才矣乎！行乎靡廉，立乎危疑，富者胥誘以利，貴者胥戞以勢，斯不亦存乎節矣乎！吾以是知時振之往，有濟也。恬静足以有守，貞固足以有幹，吾以是知時振之志，有立也。皆應曰：「然。」遂以爲贈。正德四年己巳仲冬望日

送憲副程君赴湖廣兵備序

賢大夫與之，斯曰賢矣，而況群士與之者乎？群士與之，斯曰賢矣，而況庶民與之者乎？庶民與之，斯曰賢矣，而況世有足稽者乎？是故徵諸大夫而不足，又從而徵諸群士；徵諸群士而不足，又從而徵諸庶民；徵諸庶民而不足，又從而稽其世焉。夫然後可以與其賢也。祁門程君時昭，以癸丑進士，歷户曹，自南昌守移爲肇慶，尋奉璽書，陞湖廣郴陽兵備副使。肇慶人德之，而重其行，謀謁予文送之。先之以吾郡侯鍾公之重，申之以舉人陳君之雅，致之以別駕白君之儀，將之以庠生羅、程之誠，傳之以民語之休，賓之以世德之懿。夫鍾侯茂政，而程君是賢，白君同寅，而贈文是徵，則賢大夫與之也。陳君曰：「程侯修城以耀武，興學以修文。」羅生、程生曰：「程侯撫民以簡，莅下以正。」是群士與之也。肇慶之人之言曰：「撫我程侯，寔是父母；父母去，我其何寧處？有事大邦，載用其武。」由是觀之，則庶民

與之也。又曰：「程君爲韓府長史之孫、河南方伯之子、蘄令之兄、鄉進士之父。則程君世德之述，有不愧於士、大夫、庶民之稱賢矣。」今方副憲湖廣，位愈高而地愈大，湖廣之大夫士民，其猶東廣也。程君耀武修文，以簡以正，無異於肇慶之時，則湖廣一省之大夫士民稱之者，豈不益衆於肇慶乎！又進而位公卿，當大任，天下之大夫士民，其猶湖廣也，則稱之又豈特一湖廣而已哉！是足以大其世家，先民是憲，於河南之裔有光焉。程君於予有南昌之雅也，故以是望之。正德七年七月

丘文莊公文集序此稿已具，而羅、胡二公遷去，姑存之

或曰：「瓊臺公博極古今，淹貫百氏，其賢矣乎？」曰：「其難矣，然古有若元凱者，君子且以爲癖。吾不以是稱公也。」或曰：「瓊臺公高文宏詞，羅括下上，其訓典矣乎！」曰：「其富矣，然古有若相如者，君子且以爲俳。吾不以是稱公也。」盖公之博學，本乎天性，將以待論思，而非以誇多也。公之爲文，依乎成訓，將以敷皇猷，而非以門靡也。然則公以是而傳已乎？曰：未也。公之躭書，老而不倦，其好學有如此者，如之何其勿傳乎？公之居室，老而不易，其儉素有如此者，如之何其勿傳乎？公之不交權貴，老而弗挫，其節操有如此者，如之何其勿傳乎？夫以公如彼其天資，擴其好學之心，如孔文子之下問，如李初平之謙益，推其居室之心，如孟子之廣居，如次山之茅閣，充其交際之心，如周公之握吐，如燕昭之致士，文之以禮樂，和之以道德，公所自立，未知古人何如爾。敬所蔣先生以素嘗受公國士之知，選公之文，釐爲若干卷，授廣東方伯羅君志仁、胡

君大聲簡、廣州府同知陳君朝貢，下學官校正，鋟梓以傳，而以序委于若水。水生也晚，未嘗登公之堂而究公之蘊，然亦嘗聞之君子矣，遂不辭而爲之說，庶幾知斯文之傳，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太史徐子容奉使南還序

徐君子容，鍾洞庭之秀，爲詞苑之雄，嘗以東牀之懿，交冰玉之輝。若水與子容讀中秘者三年，同守太史者七年，知子容之學行，以孔孟爲家法，其詩文以唐漢爲軌範，其真草書以晉人爲法式。近年稱吾榜得人之盛，若子容者，可謂才全而行修，真傑然者也。若水常若歉然，望之而不可企。筆札之工不若子容，詩文之粹不若子容，操行之矜謹不若子容，又恒多過。子容有後言而必予告，冀予悔，則子容之愛我，他人勿及也。今歲之夏，予方還自安南，子容奉使湖廣。夫以三益之雅，爲二年之別，一旦之合，而遽有數千里之違，於人心獨無悵然乎！吾懼將失麗澤之益，而有孤陋無助之憂也。子容過家，以純孝之心承膝下之歡，紓十年之懷，其無忘經幄之待，速北旋之節，以慰朋友之思也。甲戌端陽

送太保武定侯郭公還朝序

惟太保武定郭公，才氣絶人，不假人以色，然而獨雅愛於甘泉生。甘泉生氣概才力不及中人爾，獨胡爲而然哉？甘泉生宅憂烏石之墓，太保慰問之，使屢至，存恤於盜賊過墓之虞；甘泉生以病乞入西樵，太保躬屈元戎之節，深顧於烟霞之廬。甘泉生胡以得此哉？丁丑冬，太保以時

望召入三千營，甘泉生扶病別於三水之涯，且拜而言曰：嗟太保公！公昔年出鎮於外，爲東南補地維之缺，今者入翊皇猷，將爲中朝扶天柱之安，其任之輕重殊矣！且若水聞之：不昧所天者謂之孝，不負所託者謂之忠。太保公昔者在憂，嚴新婚之別，三年而後聚，非不昧所天乎！太保公昔者憤東廣之征而弗遂，今者收廣右之功而不居，非不負所託乎！夫忠本乎孝，孝以成忠；盡孝者存乎仁，盡忠者存乎義。太保公行矣！公分在貴戚，責殊疏散，幸居無事，即宜優游仁義，自適於平康之時；一旦有事，即當子殉乎孝，臣殉乎忠，而家國亦永有賴也！遂拜手而別。于是，太保公瞻北闕之日，甘泉生歸西樵之雲。十一月望日

王氏壽親詩序

惟十二年丁丑月日，王母太安人壽躋七十有二，有子秉良守雷州，秩滿而歸，將爲壽焉，問壽親之道於甘泉子。曰：「古之稱壽者必以酒，故曰『稱彼兕觥，以介眉壽』。侑酒者必以詩，即兕觥介壽之詩是也。夫壽有三實，實有三至矣。王子其知之乎？」或曰：「愛親者則可以壽乎？」甘泉子曰：「然。」曰：「然則王子念念不忘其親矣，宜薦愛親之觥。」而凡詩之言愛親者，歌焉。或曰：「敬親者則可以壽乎？」甘泉子曰：「然。」曰：「然則王子兢兢乎不怠其親矣，宜薦敬親之觥。」而凡詩之言敬親者，歌焉。或曰：「顯親者則可以壽乎？」甘泉子曰：「然。」曰：「然則王子以名進士即秋官，遷黃堂，而尊爲安人，則既

顯矣，宜薦顯親之觥。」而凡詩之言顯親者，歌焉。或曰：「是可以已乎？」甘泉子曰：「未也。必愛親以愛乎人，愛之至也。吾聞王子身折權貴，以爲民惠，非至愛乎？故爲至愛之觥。」而詩之言至愛者系之。或曰：「是可以已乎？」曰：「未也。必敬親以敬乎人，敬之至也。吾聞王子尊老尚賢，不侮鰥寡，非至敬乎？故爲至敬之觥。」而詩之曰至敬者系之。或曰：「是可以已乎？」曰：「未也。必顯親以及乎道，立身揚名，斯顯之至也。吾聞王子有質直，由是以求至焉，非至顯乎？故舉至顯之觥，以爲安人祝，以爲王子勉！而詩亦有言及此者乎系之。」王子曰：「至矣，盡矣，六觥進而子道成矣，敢不勉以爲吾親至壽之祈！」丁丑十一月

送陳都憲還朝序

維明天子父母天地而家天下，大臣其家相，監牧其家正，民物其同胞，疾苦無告其兄弟之顛連者，皆本乎一體。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使痛癢之不關，則亦何仁之有？兩廣頑民，遠違上化，怙侈作虐，嘯山谷，引刀戟，劫掠攻殺，轉死而不悔，虐及其良，妻子離割，手足異處，乃囂然曰：「吾曷其胥康以養矣，吾曷其胥生以事矣」，非所謂兄弟之顛連者乎？天子遠軫赤子之不辜，例命大都憲之名者，往備三監，以撫治之，非所謂家相乎？歲命御史之名者往察之，承以三司，下及郡守，上下相統，非所謂家正乎？昔者韓公雍之，朱公芠之，秦公繼之，如害瘡癬，爬而復生，痛膚及骨，至少保都憲西軒

陳公之來，甚矣，公吐茹有方，民無怨咨；然而一爲赤子，一爲鬼魃，公之心其亦勤矣乎！　厚齊元老曰：「公宜久于廣，以福我民。」未幾，公以欽命，總制于江西，西廣之人嚚嚚然曰：「公盍惠我，而忍去我！」東廣之民亦嚚嚚然曰：「公盍惠我，而忍去我！」或曰：「吾君吾相之於江西之人也，猶夫兩廣之人也，而何咨？」及公引去，未幾，朝廷以公之習於兩廣也，復起公來撫治之如初，尋又召入，以掌院事。兩廣之人又嚚嚚然曰：「公胡去我，而盍惠我，如我何！」或曰：「吾君吾相之於天下之人，猶夫兩廣之人也。且夫四肢之恤，孰與心腹之恤也！　公將入振綱紀，明刑法，贊襄調燮，以宣天地之仁，以澤天下之物也，而何咨！」及公戒行，毛侍御鳴岡以魏太守秉濟徵贈言於水曰：「以予之文，文衆之意，則其善也！」水曰：「予，病者也。　身病之弗恤，而何能恤人之恤？　雖然，予亦其一體也，弗恤則弗人矣。」廣人愁咨之聲，公所聞也；其顛連之狀，公所親見也。公將歸朝，明天子屢見而問焉，其以愁咨之聲達于天聽，而以顛連之狀獻于神覽，上下勤恤，憂養體肢，俾不凋瘁，以傷元氣，是公有遺仁於廣民。因廣民以達之天下也，水也誠不佞，將觀聽於山澤之間。

北山流韻集序

楊子拜告于甘泉子曰：「鳴也弗肖，弗靈承于先。惟我伯氏北山其承先志，私淑于石翁之學，與某先生、某先生勵志于草菴静坐，以求講習，以游樂，以休休。甲子，使驥也拜子于歸雲。丁丑，驥也以鳴也拜子于墓所。戊寅，鳴也獲從子於西樵，以有聞伯氏之遺也。鳴何敢忘！」又

曰：「潮之學，惟我伯氏是倡。伯氏卒而南村游，南村游而海涯孤道之厄也。」甘泉子曰：「嘻，賢哉北山，惜哉北山！使北山子而無死，學其有成乎！惟予有覯，覯則有訂，舍翁之初，求翁之暮，去子之静，從我之定。定則一，一則動静無二，而於道幾矣。嗚呼，使北山子而無死，斯道其可興乎！惟予有勖，勖則有衆，衆則力，一人行之，十人掖之，掖故力，力則成習，其於斯道之興，可幾矣。」楊子曰：「嗚也聞之：愛其人者必思其所嗜，愛其所遺，若有聞乎其謦欬之聲。北山舊有圖畫詩翰，聯其狀，將集而帙之，以示不忘。惟子識之！」甘泉子曰：「豈直不忘爾，識之，使潮之士誦其詩，讀其書，以知其人，莫不興起，其不忘也孰大焉！」己卯三月二十一日

楊貞母太夫人八袠壽誕詩序

惟正德己卯三月己丑，爲都憲楊公貞母太夫人周懸帨之辰，肇躋上壽。都憲公以兩廣重寄，不得戲綵壽于建安，有狄公望雲之思、王事靡盬之嘆。三察院毛君、潘君、伍君，思以紓公之情，因藩臬郡守，謀所以爲壽之説於史若水曰：「惟貞則可以壽乎？」水曰：「貞則盡婦。盡婦，斯可以壽矣。」諸君曰：「然則太夫人少歸太僕，未期而嫠，指日自矢，不負所天，昭受休命，表厥宅里。斯不亦貞矣乎！」又曰：「惟仁則可以壽乎？」水曰：「仁則盡母。盡母，斯可以壽矣。」諸君曰：「然則太夫人保育遺腹，以及于成，愛而知勞，嚴而克慈，斯不亦仁矣乎！」又曰：「惟孝則可以壽乎？」水曰：「厥孝不匱，錫于爾類，是謂

敬先。敬先，斯可以壽矣。」諸君曰：「然則太夫人闡文敏之懿，忠貞重光，克成家規，不墜厥德，斯不亦孝矣乎！是宜頌三德，進觴以爲太夫人壽。斯其至矣乎！」曰：「然。然而未也。」「太夫人用能成其子之仁，俾都憲公之仁能好能惡，殄兹大寇，保釐于多衆，輯寧海宇，澤被于南服，是則可以爲太夫人壽矣。斯其至乎！」曰：「然。然而未也。太夫人用能成其子之孝，俾都憲公克紹家聲，壯國之猷，繼太保之志，以光于文敏，垂休鼎彝。是則可以爲太夫人壽矣，是宜祝二成之美，進觴以爲家國慶，爲士夫、爲民庶慶！」於是三察院各爲詩歌，以贊嘉祉，以介眉壽。且曰：「國史明得失之迹，盖詩法也。」乃於水平屬序焉。

贈縣博林君序

其言鑿鑿爾，君子斯取之矣，然而弗與焉；其言鑿鑿爾，其行卓卓爾，君子斯與之矣，然而弗尊焉；其言鑿鑿爾，其行卓卓爾，其心廓廓爾，君子斯尊敬之矣，然而恒鮮其倫焉。莆陽林子世崇，初舉于鄉，主教于新邑，三年矣，有雅於甘泉子。甘泉子嘗誦其詩，讀其書，其指概乎道，其詞粲而理，斯不亦言之鑿鑿爾乎？講於嘉會，進退也度，揖讓也恭，考於司府，律己也廉，教人也勤，斯不亦行之卓卓爾乎？問於諸生，諸生曰：「其心明白不欺也。」問於朋儕，朋儕曰：「其心平易不陂也。」然而未知所以能盡其心而造乎高明廣大之致者何爾。其將庶乎廓廓爾乎！夫斯三者，修之爲德行道藝，發之爲模爲範、爲衡爲

鑑，備之者爲完人。林子之典教新會也，士子之矜式有年矣，其爲模範也，孰大焉！今將應浙省試官之聘，浙爲東南文獻之最，其爲衡鑑已，孰大焉！厥既峻事，將赴試春官，德行道藝之蘊，其將由進造之階，以顯揚於天下也乎！于時同官周君、莊君重其行，徵言於烟霞，先之以堂長湯生，申之以陳生、吕生，予雖欲無言也，得乎？正德己卯六月

溟嶠塵清詩序

《溟嶠塵清》，褒憲大夫汪公也。何褒爾？兀崖子曰：「汪大夫前以招安盜珠之衆，乘長波，破巨浪，滅金章之寇，降獲者千餘，而海波不揚。不謂之塵清乎？」曰：「請聞其再。」兀崖子曰：「汪大夫後以土漢之兵當從化之賊，破堅下險，俘斬者千餘，而野燧不生。不謂之塵清乎？」甘泉子曰：「嗚呼，美哉！噫嘻，偉哉！予遁于荒，予罔知，吾原其始乎！予偃乎遐，予罔聞，吾徵其終乎！」曰：「曷謂始？」曰：「始者，汪大夫兩分嶺南之巡，人曰獄清而刑理。夫刑也者，小兵也。吾以其小，信其大焉爾。」曰：「曷謂終？」曰：「汪大夫後以寧賊之變，倡義氣，要衆兵，以應陽明勤王之舉。乃號乃跳，弗寢弗食，時爲汪公。夫勤王也者，大兵也。吾以其大，信其小焉爾。夫小大始終之道，其致一也。是故予荒罔知，吾知其始矣；予遐罔聞，吾聞其終矣。」兀崖子乃倡長歌，歌其事焉。風人繼而和之。己卯九月

贈王君用儀還京詩序

用儀王子世雅於甘泉子，見於西樵，

奇之；再見於穗石，益奇之；三見於禺山之館，益益奇之。王子蓋朴而敏。夫氣質之生也，朴者必不敏，敏者必不朴。朴而不敏則野，敏而不朴則流。流之勝也害智，野之勝也害仁。是故益奇王子有智仁之質也。夫朴近仁矣，敏近智矣；朴而不野，敏而不流，吾嘗求士於天下，特吾鄉中行之難也哉！《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鮮矣。兼智仁而有之，謂之有德。王子勖之！王子行矣，其往將大用矣。居天下之廣居而普濟天下存乎仁，允哲保身而兼照萬物存乎智；智以藏之，仁以顯之，存乎德行。有諸身，成其德行者，莫大乎學問。王子勖之！王子弗勖，其何以光乎前文人？於是風人唱而和之，永勿忘！

蘗谷民謡詩序

甘泉子曰：「兵有四德，德有四賊。順德者昌，賊德者亡。四德曰智，曰勇，曰仁，曰斷。四賊曰詭，賊智；曰猛，賊勇；曰懦，賊仁；曰苛，賊斷。」霍子曰：「若憲大夫王子時行之爲兵備者，可以有四德乎哉！」甘泉子曰：「蘗谷子於勇何如？」曰：「蘗谷子握兵三稔，擒十賊王，於樂昌得高快馬，無論一千四百；於湟江等得永寬、才永、永滔，環永全；於池水得鎮山廣城、積成；於十八山得楊旺，無論二千四百。宜若其勇也。」「於智何如？」霍子曰：「蘗谷子幾而後動，動不失時；奇而後發，發必中巧。宜若其智也。」「於斷何如？」霍子曰：「蘗谷子命某人于獲某賊，曰擒則擒，不用命者罰；曰殺則殺，不用命

者死。是宜若其斷也。」「於仁何如？」霍子曰：「毋冒厥伐，以爲功辜，殺以止殺，是謂不殺。是宜若其仁也。」

甘泉子曰：勇而無猛，謂之至勇；智而無詭，謂之至智；斷而無苛，謂之至斷；仁而無懦，謂之至仁。以四無行四至，謂之至德。是故濟大功者存乎勇，炳先幾者存乎智，主生道者存乎仁，斷大事者存乎斷。妙四德者存乎神，神而明之存乎精一。發揮乎功德而風之遠者，莫大乎歌；著詩歌之意而明得失之迹，莫大乎國史。國史得之霍子，霍子得之王宗德，宗德得之幕下。

憲節怡萱序

甘泉生與陽明子交於京師，因陽明獲交于小江子。陽明子以言忤權奸，去兵部，臥病者踰月，無慍色。既而小江子以名爲權奸所忌，去兵部，則有若不懌然者。甘泉子惑焉。或曰：「其猶以老母之故乎！」夫然，小江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毛公之喜也以親，小江之戚也以親，其心一也，然而益知小江之所以爲孝矣。後七年，權奸去而善類進，小江子擢廣僉事，且欣欣然釋離憂而越遐服。四年政成，朝廷遷爲福建副使，小江且欣欣然捧憲節以覲慈顔，人乃知小江之昔之戚也以親，今之喜也以親，其與義也一也，則夫小江，亦猶行古之道也。廣之士人各爲詩歌以播其樂，暢其情，合之曰《憲節怡萱》。甘、李、費、劉諸生謂甘泉子：「友也，盍有言乎哉！」甘泉子嘆曰：「若水之不言者，三年於此矣。禮壞而樂崩矣，其能有言乎哉？然以十年之交，三益之友，一旦之別，數千里之遥，則予之於小江也，其能無言乎

哉！然而小江子行道于身，則親有餘顯矣；忠移于君，則親有餘敬矣；惠加于人，則親有餘愛矣。則夫小江之怡親也，孰大焉！予何言！」他日，甘泉子與小江子論聖賢之學，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或由之而成行，或由之而成性。成行之謂賢，成性之謂聖。」小江子浩然而歸，過贛上，其質陽明于都府也。

敘煙霞贈言

林生質静而窶，莫資于學，己卯夏，售厥居以資，乃偕劉生從甘泉子於西樵。人曰：「有志矣。」期曰：「三年而後歸。」告於甘泉子，告於人，人亦曰：「三年而後歸。」甘泉子曰：「有志矣。」人亦曰：「有志矣。」既數月，以母而思歸，告於甘泉子。甘泉子曰：「若爾志。」告於友，友亦曰：「若爾志。」劉生亦曰：「若爾與我志。」其明年春，甘泉子治小禺之峒，林生復以歸告，甘泉子曰：「若爾志。」再告，而再曰：「若爾志。」林生踵小禺而告焉。甘泉子曰：「從爾志。」然而煙霞朋友之贈言具矣，完卷矣，懇言，甘泉子曰：「從爾志矣，子其去矣，予何言？」嗚呼，二三子之言也，有不去之者乎？曰：「有。纓也，昣也，龍也，護也，絅也。」「有去之者乎？」曰：「有。謨也，濬也，肇乾也，韶也。」「有處去不去之間者乎？」曰：「有，任也。」「有去而望其來者乎？」曰：「有，相殷也。」甘泉子他日召纓也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且憂其去。」召昣也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且惜其別。」召龍也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且道其可去，而自不可去。」召護也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且惶惶其去。」召絅也而問之曰：「爾何

言矣？」曰：「吾且恨其去，而且尋其盟。」甘泉子莞爾而笑曰：「盟且寒矣，又何尋焉？ 然而愛慕之道不失也。」召濬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且憂其去道之迷。」召謨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以去之而以善相期。」召肇乾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去之之道在終志。」召韶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去之之道在勿易志。」召任也而問之曰：「爾何言矣？」「吾處去不去之間，歸乎孝敬。」甘泉子曰：「孝敬一焉，則何去不去之間？ 去不去之間，孝敬未之一也。 故孝敬存存，道義之門。」召相殷而問之曰：「爾何言矣？」曰：「吾且憂其去，望其來。」甘泉子曰：「吾莫追其往，又何保其來？ 然而日望之也。」甘泉子乃撫册而嘆曰：「善乎！ 不去之不去之不已，而去之去之不已而望之來，其至矣。 是故纓也之辭切矣，珍也之辭傷矣，龍也之辭風矣，護也之辭恤矣，絅也之辭厲矣，濬也之辭直矣，謨也之辭婉矣，肇乾也之辭悠矣，韶也之辭忠矣，任也之辭裕矣，相殷之辭悲矣。 讀者觀其辭，究其意，而師友之道立矣。」

小瀛贈别詩序

省齋吴子以梧守周子之意，索言於甘泉之野。 其貌恭，其言從，其禮卑，其志崇。 惟恭作肅，惟從作度，惟卑作謙，惟崇作德。 知斯四者，是謂作範。 夫其貌恭而不過，故其德盛，其中栗；其言從則不忒，故其稱守也賢，其叙功也宜；其禮卑，卑而莫踰，故人樂讓，衆與歸焉；其志崇，崇而不污，故德性尊焉，物莫尚焉。 由此四懿，其於道也孰禦！ 吴子其莫禦焉，其進進於聖哲矣，奚啻作範！ 吴子其禦焉，四德

之疚也，奚其範！於其歸蒼梧也，小瀛諸子以甘泉子之意，引其意以贈。

梅花玉節詩序

《梅花玉節》，贈侍御也。侍御和溪程子，二程子之裔也。二程子之裔，曷爲乎贈侍御也？稱二程子之裔，故贈之；庚辰按于廣東，故贈之。按乎東廣，曷爲乎贈之？中貴韓公曰：「以其德也，以其才也，故贈之。故德以言其化也，才以言其猷也，故贈之。」是故梅以言乎清也，玉以言其貞也；梅以言其神也，玉以言其温也。夫修潔己者存乎清，幹大事者存乎貞，妙衆有者存乎神，問萬物者存乎温。四者備矣，然後能有猷有化；有猷有化，然後能按庶獄庶慎而不枉。是故和溪按于廣，私謁不入，法至清；堅而能斷，法至貞；和而不流，法温栗；通而不滯，法至神。夫兼二妙而行四至，謂之才德。才德皆得，謂之全人。是故韓公之贈之也，昭其德也，昭其才也。

送南京户部尚書蔣先生致仕歸全州序

古之一門並顯者固不少，獨稱二疏爲賢。稱二疏之賢者無他見，惟以其決去爲高。而二疏之去也無他及，惟以並受尊顯爲嫌。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周公留召公，曰「襄我二人」。聖賢之存心於國家者如此，故大臣之進退去留，視道之行否何如爾，不係乎他之故。嫌之避也，是故或去或處，或進或退，歸於道焉爾矣。苟合於道，雖周、召之留，吾信之矣；苟未合於道，雖稱二疏之高，吾惑焉。使非惟道之同而相引去以爲高，此新進之士不得

於君相者之所爲，而謂二疏以保傅之責爲之乎？ 廣右之全州，有二蔣者，同氣而出，同榜而賓興，同時而爲公輔，其德性同温克，器識同深沉，其學同博雅。 故其施於事業也，同爲有聲。 其伯曰梅軒先生者，今爲留都户部尚書。 吾受知於南海，再見於古虔，吾信之表裏若一。 其尹南海也，清戎荆楚也，守汝寧也，有聲；其藩閩浙、撫南贛、進侍郎、爲尚書也，有聲。 其仲曰敬所先生者，今爲少傅，吾僚於館，屬於閣，吾信之表裏若一。 其爲史局、爲講官也，有聲；爲輔相，弘濟千難，鎮靖于邦家也，有聲。 其視二疏同顯一門，其賢也何如耶！ 梅軒先生今以年至，累疏乞骸，飄然而去，天子爲優禮，許之粟月三役，歲四表，殊數焉。 然則公之去也，豈二疏之意乎？ 其必有慰留。 敬所公以輔理，非若二疏同去爲高也乎？ 其亦召公之意也乎！ 其必有不可而去也乎！ 公之意，其有未可知者耶。 惜乎，未見有如周公者留之，以襄明天子之治理也。 然則公之去，蓋有與二疏異其德業，亦異其委重。 於其弟與二疏一朝偕去以爲高者，尤異。 夫以六同而兼乎三異，將俾後之傳勝事者以爲美談，而二疏不得專於前矣。 昔人所謂邦家之光，非特閭里之榮也。 於是楊太常與鄉人賢之，皆稱嘆而咨嗟之。 咨嗟之不足，俾史氏若水書之。

贈四川僉憲蔡君純中之任序

大理蔡君仗節于先朝，伏諫于闕下，責譴于南臺。 惟兹嘉靖元載，詔復于評事，陟于寺正。 太史水也與之僯，視其貌，温温爾，孰知其諤諤爾也；觀其行，確確爾，孰知其昭昭爾也。 夫温温以知其德

也，確確以知其介也，諤諤以知其直諫也，昭昭以知其見幾也。是故温温者近乎仁，確確者近乎義，諤諤者近乎勇，昭昭者近乎智。四者備矣，神而明之，謂之德行。然則純中其賢矣乎！ 明年，天子朝見方岳，大明黜陟，擢純中補蜀之僉憲。於是司廳之僚與兩寺之正合謀所以贈言於水。水曰：夫蔡子其固有之矣，蔡子其固有之矣，夫事在致之而已耳。故君子致其道，而天下之政理矣；致其學，而天下之道得矣。是故知以知之，仁以守之，義以出之，勇以成之，而道在我矣。今蔡子之之蜀也，致仁之道，則德愛洽矣；致義之道，則廉介辯矣；致智之道，則情僞彰矣；致勇之道，則刑威行矣。仁則民愛之，義則民敬之，智則民服之，勇則民畏之，將見蜀之治也，而文、翁、張、崔諸賢，不得專美於前矣。豈非諸君子之所願於蔡子者哉！ 蔡子其行矣！ 嘉靖癸未春三月二十四日

蔣母太安人六十壽誕序

全州之伍，有淑女者，繼室於建德令尹蔣公，生子曰淦，爲户部員外郎，受封安人。維癸未四月十又一日，維年六袠，維辰初度。高太僕率鄉宦進壽焉，曰：「維安人内助建德君之德以達于政也，政而有聲。持斯以壽，可乎？」咸曰：「然。」「惟安人視先室之子四也，如其己子也，迺育迺成；其視側室之子二也，如其視先室之子也，迺嚴迺愛。持斯以壽，可乎？」咸曰：「然。」「其撫孫十有五人，如視其子也；視曾孫十人，如視其孫也，迺慈迺惠。持斯以壽，可乎？」咸曰：「然。」遂以請書于太史氏。太史曰：「是則然矣。吾聞之：維婦無大辱，辱于其子；維婦無大善，善于其

子。」或曰：「然則安人克成子淦，庸拜厥封，持斯而壽，可乎？」曰：「然。此固安人之善也，非安人之大善也。其大善也，存諸汝潔之身乎！昔者吾觀諸汝潔之身之孝敬其母也，其必得吾文以壽也，吾三辭之，又進焉，其思以不得吾文以壽也，無以遂孝敬於其母也，如不孝然。而推是心也，孰不可至！是故德業不脩，曰如不孝也，故立身行道，可以顯親壽矣；居處不恭，曰如不孝也，故致恭可以榮親壽矣；容止弗莊，曰如不孝也，故矜莊可以不辱親壽矣；事君不忠，交友不信，曰如不孝也，故盡忠信，可以不恥親壽矣。君子行斯四者，以壽其親，是之謂萬壽無疆。」咸曰：「是謂壽之至矣，至矣！」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三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四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一十八篇

陳東山先生壽誕詩序

或問：「曷謂壽？」甘泉子曰：「不朽。」又問，曰：「無疆。」曰：「然則耆耄期頤，非壽乎？」曰：「年也，非壽也。是故耆耄期頤之謂齒，有齒之謂年，不朽之謂壽，無疆之謂壽壽。」曰：「曷謂不朽？」曰：「古有之：立德也，立功也，立言也。然而立德，其本矣。」「曷謂無疆？」曰：「父作也，子述也，勿替引之也。然而父作本之矣。君子有此二壽者，故能與道同其不息，與宇宙同其悠久，與天地同其貞觀。其不朽也夫！其無疆也夫！」

順德之墟，沙滘之涯，有東山陳先生者，修聖賢之學以理於其家，諭其子謨，首從予於西樵，卜居於烟霞之後洞。先生時優游其間，相與麗澤焉，充然若有得於中，無慕乎外。夫妻如賓，子婦如徒，欲立祠以致孝議，合族以致仁，謙以求忘年之益，廉以辭督學之聘，斯不亦不朽矣乎！遣謨也從師萬里，必求有立，以永其傳，斯不亦無疆矣乎！乃歲仲冬之月，邇長至之期，適初度之辰，當壽觥之薦，謨寓京師，其能無思乎？甘泉子揖而進之曰：「無以思爲也！思進爾德，思修爾業，則可以無疆。無疆，壽之至也，斯可以壽親於不朽

矣。稱兕觥而已，祝年齒而已，豈君子之所謂壽乎？」於是甘泉子既以無疆諭其子，而又以不朽壽其親，同門之士咸歌詠之，以繼眉壽之雅。癸未四月七日

贈簡以賢赴衢州別駕序

番禺簡子守太學正，六年矣，擢判于衢。太學生彭子、許子、二陳子以簡子之意，問於太史湛子曰：「以賢，吾子之舊學也，今往而判衢，請聞牧民之道。」湛子曰：「夫衢有孔子之後，簡子往而仰其遺風焉，可以得之矣。予何言？」四子者請復焉，湛子曰：「其清矣乎！其惠矣乎！清以律己，惠以及人。惟清也故潔己，潔己則不利於物，不利於物則不擾，故能惠。惟惠也故愛人，愛人則不損於物，不損於物則不取，故能清。夫治大郡者，其譬諸牧群羊矣，非在乎外益之也，不取之而已爾，不擾之而已爾。是故清惠兼濟，而牧民之道盡，而天下治矣。」四子曰：「若簡子者，可以牧民乎哉？」曰：「可，吾徵之矣，吾徵之矣。簡子與予業於番山，教于縉雲，升正於太學，一幣贄不取，而況其大乎？是有餘清矣；一暴戾不作，而況其他乎？是有餘惠矣。充是道而往焉，無不可達也。夫判，佐守以牧民者。衢之守，有西廬林子者，吾道義友也，其以吾之說問焉。瞻聖人之餘風，而共興起焉，吾見政之易成也。政成，則有牧者必來取法矣，是爲牧天下者師也。四子其爲我復諸簡子。」爲贈言。癸未閏四月十有七日

六科贈言序

太史曰：關中有二呂子，其一曰仲木

柟者，守太史；其一曰道夫經者，歷吏科都給事黄門。二子相善齊名。予戊辰皆得之春闈。黄門吕子當瑾、寧、彬時，則數好危言，觸禍機，出貳蒲州，吕子不戚戚。及羅織下詔獄，居囚二年，吕子不戚戚。聖明御極，詔復其官，例登京堂，竟以出參山東，吕子則亦不戚戚。夫外不戚戚，則其中必休休。不戚戚而休休者，不賢而能之乎？　同科張禹功曰：「夫惟賢者，然後能受人。吾曹於道夫之行，其可以無言乎？」于時六科同祖于道，乃召同科于子、閻子、張子、周子進，而告之以御吏之道：惟正以格，惟稽乃弊；户科張子諸子進，而告之以勸課農桑之政；禮科底子諸子進，而告之以儀制之事：庶其降典，以折於民；兵科許子諸子，則進而告之：詰爾戎事，以遏亂略；刑科劉子諸子，則進而告之：刑期勿刑，以升大猷；工科余子，則進而告之：若于上下，維慎爾動，無淫爾藝。是故吕子之山東，旬宣濟南，躬教樹藝，蓋有得於張子之言；明清折獄，蓋有得於劉子之言；攘弭寇姦，蓋有得於許子之言；化俗以禮，蓋有得於底子之言；慎動大衆，溝隍惟脩，蓋有得於余子之言；吏畏而格，蓋有得於張子諸子之言。仲木曰：「道夫之政，蓋得於古也。」越明年，甘泉子聞而嘆曰：「諸子真可謂能以言贈人，而吕子真可謂能用言以善理也！」噫，俾爲天下者能用言如此，則於治平也，其猶反掌乎！於是吏科李子後至，與張子請書于太史氏。嘉靖癸未夏五月朔旦

侍御一溪簡君三年考績序

夫天有三道以化萬物，人有三能以乘天工。《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

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是故上功以意，其次以言，其次以事。王者立公相，主感格，在燮理，是故以意爲功，以應乾之知；立九卿、群府、百司、庶尹，主教育，阜兆民，是故以事爲功，以應坤之作；立科道，主論劾，在擊搏，是故以言爲功，以應雷霆之鼓動。侍御熊先生，稱其僚友簡君騰芳，初以進士尹石首，大賑水患，流民安堵。移劇于黄岡，灾盗胥仍，以賑以弭，民用有哺；築堤以防，民永有賴；制諸權兇，以遺民惠。是故以事爲功，拜遷御史。乃曰：「御史以言爲功，其可不盡於是！」病蜀邊將監之侵漁也，是以有劾姦之疏；患武廟國本之未定也，是以有建儲之疏；聖政維新，患守臣多爲民殃也，是以有查處之疏；患板圖之不均，而小民受困也，是以有攢造便民之疏；慮荒遠德威之弗振也，是以有靖邊之疏；患紀綱之廢弛也，是以有正法之疏；患賢路未通也，是以有開科之疏。

今夫人言宣則意達，意達則事成。是故言者，上承乎意，下達乎事者也。故意之功遠矣，事之功專矣，言之功其利博矣。是以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若簡君者，豈非功之大者乎！乃今三載考績，十有三道之僚，請用書于太史。水曰：官盡其守，言盡其責而已耳。是故其忠至者其言多，其言多者其功偉。吾聞簡君論列惟其事，舉刺惟其人，則其功不寧惟是而已也。然而昔之尹也，事功專而不普；今之侍御也，其言普而未化。由是累爲卿相，將致格君之學，施燮理之用，以成意化之功乎，必自今日乎始也。其書以慶以竢！癸未五月二十四日書

贈黃門汪君子宿之南都序

維嘉靖二年癸未秋季，黃門汪子請改南都，惟時六科之彦，交進留之，屢進而屢不可。或問之故，汪子曰：「軫將圖迎養之便。軫也終鮮，而雙親缺侍。」難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四，莫能奪。或曰：「嗟嗟，子宿昔在丁丑，以名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日食大官六曹供給者三載，以有成，恩至厚也。夫恩厚則思殊報，理也。且忠孝不可兼，而家國兩難顧，何私之圖！」應之者曰：「汪子之所以爲報者，則有之矣。今汪子復入爲户科，則既期矣，其言慎選配，言懲不恪，言恕諫官，言崇正統，言全大禮，言正名分，其諸不一言矣，而時未之盡用，非汪子之咎也。與其忠而不致，孰若兼以致孝？且君親等耳，曷謂私圖？」或曰：「汪子爲吉士先朝，嘗抗疏諫遊幸，又伏闕遮南巡，褫其半禄；擬授給事中，竟調泗州。今上繼統，詔凡以言落職者，得殊擢，汪子止復户科，雖加俸，無殊擢，又言不盡用。此汪子之所以稍去乎？」曰：「是小之視汪子也已！汪子且辭加俸，而況其他？且汪子自爲吉士，嘗乞南職，以圖養也。雖所司不可，然而汪子之志見矣。其進賢信賞，廟謨者事也，非汪子事也。汪子豈爲是乎哉？且汪子氣正而學積矣，行成而志遠矣，夫豈以汪子之賢，而爲是乎？」曰：「然則汪子其不爲私圖乎？」曰：「然使汪子者不南，積資而進都焉，都例多登京堂，況以彼其望，可必也。汪子不此之圖，而圖南焉，一日三公，志不可易矣。而謂爲私，不亦異乎！」或者又曰：「昔者蚳鼃請士師，爲其近可以言也。今汪子出入黃扉，居可言之地，而

反求自遠焉，吾未知汪子之爲忠，若是其闊矣！」曰：「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且兩都相望，若彼其近也，汪子之請，得命改科，同其爲言路，故若彼其同也。朝政之得失，朔傳而望聞焉；其疏奏也，望發而晦至焉。使汪子者，有如李拾遺處外飛章之心，何遠之有！故遠近在心，不在地也。吾恐汪子益得以盡言矣。」或問其故，曰：「古有之：求忠於孝。今汪子之圖，以盡孝也。吾是以知其將益盡其忠也。其得朝夕庭幃，善兼祿養，則思曰：吾何以得此養也？吾君之賜也；吾何以遂此志也？吾君之賜也。其忠於君則必果。其將有言於君，則思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故圖所以爲孝，其於不忠則必不果。故曰：汪子益得以盡言耳矣。」或又曰：「忠臣之在國家，則將忘其家，不遑恤其親。今汪子雖猶在國，亦稍遠矣。問邇於親，將無少顧慮矣乎！其二親者，有如范滂之母，願子從李、杜則善矣；脱有如陳咸之父，則將如之何？」應之者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母之賢矣。且吾聞其嚴君雲莊先生，夙有義方以欽帥，其慈母董孺人素以子記有成，其賢益可徵。又邇拜封章，宜圖其報，以委諸其子，則汪子者得以兼致其忠孝矣。

於其行也，六科之寮咸重之。張子元傑以告於史氏，若水次序之，以爲忠孝贈。

徐栢山壽誕序

或問乎壽之道曰：「以其齒壽，與以其子姓壽，孰壽？」曰：「不若以子姓。」或曰：「以其齒子姓壽，與以其己之善、子之善壽，孰壽？」曰：「不若以善。」或曰：「請聞焉。」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

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此齒也。非夫人至隆之願歟！然而父祖之於子孫也，以氣相傳，以神相禪。氣作形，神作性，或世十百或世千萬，勿替引之，是謂無疆。故曰以齒壽，不若以子姓壽。今夫衆庶者，林林爾；族姓者，蠢蠢爾。故盜蹠以遐齡，而四凶以世惡。此齒子姓也，豈亦至隆之願歟？是故上善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與天地久，是謂不朽。故曰：『以其齒子姓壽，不若以世善壽。』」甘泉子曰：「子之論高矣，美矣，世豈有其人哉？」太常李子、太史王子曰：「若婺之永康，有栢山徐邦厚先生者，其庶矣乎！先生秉氣清豐，宜悠而長壽，躋七袠，行乎康强，松栢之姿，其又可量！篤生子昭，如冰斯清，如玉斯藴，克昌其家，以裕乃后。殆所謂無疆之慶耶！先生居城市，不履公府，亦讀亦藝。藝有囿，囿有池，好禮而樂義，助善而懲惡。其治家也，有嚴有恩，克勤克儉，委慶于昭，登明甲科，積學累行，進德修辭，以達于功業者，未艾也。非所謂不朽之基耶？」癸未之臘廿有二日，寔維初度，壽筵乃張，親賓辰集。昭承新命，作宰名邦，路爾桑梓。厥配董也，温柔嫓德，舉孟光之案。昭戲老萊之衣，稱兕觥之壽，歌《南山》之詩，上昭長庚，下引天姥，葆乾精，彌坤軸，而與之悠久矣。李子、王子以告甘泉子曰：「夫二子，信人也，宜序之，以歸徐氏，以無疆爲頌，而以不朽爲祝。」

湖亭叙别詩叙

《湖亭叙别》，敦友道也。何敦乎友道爾？同寅之友，以敦鶴泉彭子之忠孝也。故夫湖以誌忠事也，别以昭孝思也。問者曰：「何居？」或曰：「昔之於湖也，爲君事

也，故曰忠；今之于別也，爲親起也，故曰孝。」户曹李子言於甘泉子曰：「賢哉彭子！魁於庚辰，長于南科，兼釐版藉，協恭後湖，惟時仰尊天語，俯察人情，七事是疏，庶務允諧。讜論大事，抗言諸難，持蹇諤之節，以嬰雷霆之威，斯不亦忠矣乎！」又曰：「賢哉彭子！致親封秩，榮于翟帔，及乎慨然而感，浩然而歸，歌《北山》之詩，動將母之嘆，拜令伯之表，以出蜀道之難。是故昔之安車而來，養親也；今之安親而去，養志也。昔之養也以禄，今之養也以善。斯不亦孝矣乎！」甘泉子曰：

若是乎，彭子忠哉！若是乎，彭子孝哉！吾聞之矣，忠與孝異用而同體，交相致而相成者也。夫忠，由孝生者也，是故孝可移忠矣；孝，由忠成者也，是故不忠非孝矣。故君取乎尊，親取乎親，尊取乎敬，親取乎愛。夫爲臣子者，尊君於天，故致尊則敬，敬斯忠矣；親親於地，故致親則愛，愛斯孝矣。是故忠孝者，敬天愛地而致之君親，故尊尊親親，道之極也。忠君者，事天之純也；孝親者，事地之備也。天地純備，神明斯彰。夫天地猶然，而況於神明乎？而況於人乎？彭子其勖之！彭子其去，彭子其來，或曰：彭子今斯之去，致孝以移忠也；他日之來，致忠以全孝也。忠孝之極，達于天地，協于神人，時惟友道之敦。彭子勖諸！甲申臘月日

唐太孺人七十壽誕詩序

維嘉靖四載，厥歲乙酉，厥春惟中，厥方青陽，厥明既生，時惟少京兆唐君之母王太孺人初度之辰。於是神州張筵，赤縣作供，殽核惟錯，罇罍孔嘉。是日也，奎光下臨，庶風時至，以肇天之陽；蟠桃始華，

百卉具芽，以闢地之剛。爰考夾鍾，酸羶咸薦，以應天地之時，修人壽之紀。于時群賢聿來，冠盖雲集。

大京兆王子謂辟廱子曰：「子司養老而尚齒，亦知所以壽之道乎？」曰：「唯唯。」「惟壽婦有道乎？」曰：「唯唯。惟婦惟勤，惟儉惟順，惟敬惟睦，惟慈惟孝，厥德惟均。惟德也，是以有壽焉；惟壽也，是以有酒焉；惟酒也，是以有詩焉。是故詩以侑酒，酒以稱壽，壽以彰，德古之道也。詩以侑酒，是故式飲式食，式歌且舞；酒以稱壽，是故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壽以彰德，是故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王子乃揖太常邊子、何子而言曰：「夫太常者，日月也。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請首爲壽！」邊子、何子曰：「惟孺人篤兹女工，躬乃蠶績，其勤德宜壽矣！」乃進勤德之觥，爲之歌《葛覃》。王子又曰：「諸子前繼爲壽，勿替引之。」光禄張子、柴子、鴻臚劉子前曰：「惟孺人服用有節，縞素是崇，其儉德宜壽矣！」乃進儉德之觥，爲之歌《碩人》，載歌《羔羊》。通政黄子、黎子前曰：「惟孺人于嬪慶遠公，舉案胥禮，内助媲美，其順德足壽也！」乃進順德之觥，爲之歌《關雎》之首章。大理顧子前曰：「惟孺人祀事孔豐，籩豆是潔，其敬德足壽也！」乃進敬德之觥，爲之歌《采蘋》。尚寶鄭子前曰：「惟孺人德逮臣妾，克和娌姒，其睦德宜壽！」乃進睦德之觥，爲之歌《樛木》。少司成郭子前曰：「惟王母母儀孟母，成子鳳儀，顯于京兆，其慈宜壽！」乃進慈德之觥，歌《凱風》之首章。黄門顧子、黄子前曰：「鞠哉盡婦，猗哉克妻克養克療，克終三事，以極勞瘁，可謂曰孝。」乃進孝德之觥，歌《下武》之三章。

辟廱甘泉子曰：「《葛覃》嘉勤勞，服無

斁矣。未殫厥美，宜再賡之以今聲。」邊子乃作《隰柳》，何子乃作《萱草》。曰：「《關雎》嘉好逑，樂得賢矣。宜再賡之以極祝詩。」黄子遂作《金陵》，黎子作《蓂莢》。曰：「《采蘋》嘉有齊矣。宜賡之。」顧子遂作《瑶池》。曰：「《樛木》嘉樂只宜綏福矣，然而庶善未展。請賡諸。」鄭子遂作《寶婺》。曰：「《凱風》之首，頌劬勞，嘉聖善矣。盍賡諸？」郭子乃作《七德》。曰：「《下武》表孝思，善婦道矣。盍賡之以今聲？」顧子乃作《江渚》，黄子乃作《留都》。曰：「《碩人》美褧衣，《羔羊》嘉素絲矣。盍再賡之？」張子、劉子、柴子曰：「歌既再矣，復何言？」甘泉子曰：「祝嘏無疆，令歌必三。」張子乃作《蒼顔》，劉子作《帝城》，柴子作《暖雲》。甘泉子曰：「夫七觥者，壽七衮耳。尚壽無期，王子其引之！」王子曰：「惟孺人具兹七德，乃介百福，乃耄乃悼，乃躋期頤，乃富康寧，乃攸好德。《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夫與吾正國人者，皆母之儀也。由是而萬年之祝至矣。」乃作《帝里》。甘泉子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然則斯燕也，母令而壽應韶，其喜矣哉！」

贈都憲高公總督漕運兼巡撫之任序

維嘉靖四年春，皇帝若曰：「惟兹漕運，國脉攸繫，矧兹淮揚，廬鳳徂歲，凶逆四土，人亦弗靖；惟時民戎，甘辛弗調，積敝弗釐，彊暴作梗，弗或用威。是督是撫，惟艱其人。」疇咨俾乂九卿五府六科之長，僉曰：「有若南京刑部侍郎臣友機者，其人哉，乃備才德，克堪用命。」帝曰：「俞哉！錫之璽書其往用乂守。」南廱臣若水乃歎曰：「猗哉明聖！允哉用人！惟灾逆爲

患，甘辛異宜，民戌怨咨，匪仁曷恤，是用弗調。惟積敝巨細，情狀匿伏，匪智曷燭，是用弗釐。彊暴奸宄，亦惟微曖，惟運之疚，匪勇曷威，是用弗靖。惟茲三德，高公庶其有之，允亶且才，是用其宜哉！」或曰：「信斯言也，其曷徵乎？」甘泉子曰：「吾有徵矣，吾有徵矣。惟公守田，惟猛作孽，衆咸凛凛，公則坦坦，挺身果敢，以入虎口，如其勇哉！炳幾夷情，推之赤心，行乎無事，全身壯猷，如其智哉！輯寧土人，歸夷三千，以復厥業，弗離弗疑，如其仁哉！迨卿光禄，革費鉅千，人咸稱賢，豈非智且仁哉！是敝之革，中人咸戚，公則弗怛，以遂厥志。非勇，其孰能之！是故君子者，有以見人事之利敝，而炳天下之幾微，莫大乎智；體君民之休戚，而固天下之邦本，莫大乎仁；用幾事之果決，以濟天下之大艱，莫大乎勇。三者備矣，優於天下，于漕事乎何有！」間以告于杏東郭子。郭子曰：「然。」於是同鄉之彦、府部道營之賢聞之，亦曰然。遂請書之，以徵于後。

贈王大理灤江先生考績之京詩序

維皇建極，宅茲土宇，旁求髦舊，以圖厥理。惟時分陝，華夷攸阸，乃命臣玥，克堪乃任。時惟永平之胄，迭科兵工，察改御史，躋都于刑科，丞于京兆。惟乃賢，擢于中丞，督雁門，撫巡于山之西東。惟乃賢，是用申于前命，錫乃璽書，授乃符節，恤其良，威厥弗良，以奠西土。于時三司諸衛，咸益用命。惟爾百工庶户，繕乃甲胄，備乃芻糧，詰乃戎兵。民生于禮，死于暴；暴悖于禮，兵以殄之，餘則有常刑。於是民懷其恩，吏畏其明，虜慴其威，兵折其

衢。內修外攘，罔弗曰理。三年，帝曰：「曷功弗彰，曷賢弗揚。咨爾臣翊，久勞于外，茂著厥績。惟茲留都，寔我國本，惟時大理正卿罔備其人，翊入治之，平厥庶獄，庶慎！」公既至止，丞貳協恭，乃諭左寺右寺之屬：「惟我大理，亡所弗理。故凡吏罹于法，惟奸惟墨，惟予平；户罹于法，惟詭惟誤，惟予平；禮罹于法，惟慢惟瀆，惟予平；兵罹于法，惟逗遛，惟爽機，惟予平；工罹于法，惟不度，惟淫巧，惟予平。凡刑之事，惟生惟殺，惟重惟輕，是予平反。爾右恭于右，左恭于左，予曰殺，爾惟勿殺；予曰生，爾惟勿生。惟公惟明，惟清惟斷，簡茲六事，以爲天下之平。」于是僚貳群屬交相贊勖，以期成政，以佐聖理。越厥四年三月，以二秩三品制宜考績，報政于朝。暨其瀕行，卿佐府監寺科之良，凡廿有四人，咸出餞祖，各爲賦詩，委序于水。水曰：

昔趙孟適鄭，七子賦詩，《春秋》是榮，序在左氏。矧茲多賢，爰賦茂功，觀光天朝，下陋列國也哉！水也文非丘明，嘗忝國史，承序於先庶，明乎得失之迹。

送侍御王君子升考滿序

甘泉子嘆曰：「夫經之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世果有斯人哉？」侍御曹子、梁子曰：「若吾僚王子子升者，其庶矣乎！時惟嵊縣之裔，清平之胄，鄉薦于雲貴，副科于春官，正教于隨，屢舉于大吏。惟文斯博，惟守斯毅，惟言依于教，惟動依于法。斯不亦立身矣乎？擢茲御史，分道湖廣，澤物而弗冤，言直而弗苛，振肅風采，介而弗取，捕寇奏功，惟帝時賚。斯不亦行道矣乎？然而人皆曰：『王氏於是有

子矣。』清苑府君以誣去官，迺請貤封，惟帝時褒，曰仁，曰恕，曰端，曰廉，曰能。惟茲五德，宜如子官。清苑之民聞之曰：『公庇恤吾邑，可謂仁矣；節儉惠民，可謂恕矣；慎而不忒，可謂端矣；不取於民，可謂廉矣；勤以集事，可謂能矣。』然而人皆曰：『清苑君於是能父矣。』故王子子升之澤物弗冤，蓋本諸其仁；直而弗苛，蓋本諸其恕；振肅風采，蓋本諸其端；介而弗取，蓋本諸其廉；捕寇受賞，蓋本諸其能。故人皆曰清苑君能父矣。斯不亦顯親矣乎？」甘泉子曰：「夫物我一致也，忠孝一心也。是故顯親謂之孝，行道謂之中，立身謂之敬。敬以出忠，忠以成孝；孝以盡子，忠以盡臣，人之道也。」侍御曹子、梁子曰：「王子子升秩滿三載，將報政于朝，致臣道焉；將取道捧敕封于家，致子道焉。惟子榮之！」甘泉子曰：「吾何榮？吾何榮？夫天下之至榮至榮者，道也。盡臣盡子之道，自王子子升之立身始矣！」嘉靖四年五月

劉氏家藏集序

甘泉子喟然而嘆，揚眉而語門弟子曰：「吾今日病矣！吾今日病矣！吾觀於劉氏家藏之帙，目冗而心怵矣！」或問曰：「子何病而怵焉？」甘泉子曰：「吾病而怵焉！凡爲文之事百八十有七，凡詩之事七百七十，豁然如開群玉之府，灼灼乎璀璨奪目也；如倒萬珠之橐，纍纍乎綈視不暇，而神若爲之移也。」或曰：「然則毅齋子胡然其致多也？」曰：「劉子江陰之右，靖江之豪，破天之荒者也。始于筮仕而郎地官，而屬司馬，而卿符臺，而大鴻臚，垂三十載而未艾。自高祖而曾祖，而

祖，而禰，内外之屬，凡五世之事，自夫朝之縉紳以及兩畿十三省之彦，文藝德行之賢，盡之矣。」曰：「然而劉子之能致多，何也？」曰：「夫是益可以觀劉子矣。語有之：物聚於好也。今夫玉在於萬仞之山，苟有好者，人有能致之者矣；今夫珠在於千尋之淵，苟有好者，人有能致之者矣。故苟好直，則直言至矣；苟好諒，則諒言至矣；好文華，則詞彩至矣。毅齋子博聞而樂善，游藝而尚文，是宜其所致文獻之富如此，足以昭先德而貽孫謀矣。」或曰：「使劉子進乎其好焉，好仁則仁至矣，好義則義至矣，好禮則禮至矣，好德行道藝則德行道藝至矣，豈非昭先裕後之大者乎？」甘泉子曰：「夫劉子固有之也，學以聚之而已矣。合其兩而一之，故能化。是故文以治外，德以治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劉氏其世爲君子矣乎！」

賀沐陽仲君坦菴先生榮受褒封序

維嘉靖四年，誕推恩典，以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仲君之父封如其官，母張贈太孺人。皇帝若曰：「惟爾選之父繡，惟爾持身，惟謹惟厚，惟爾賢；惟爾之德性，惟端惟良，惟爾賢；爾行修于家庭，惟爾賢；惟爾高風播于里閈，惟爾賢；爾教惟有義方，夙成爾子，惟爾賢；爾配張氏，淑德令儀，兹惟刑于之化，惟爾賢。肆用封貤于官號，以彰爾德。」

辟雍子若水敬繹聖諭而贊之曰：「大哉皇言！達哉皇孝！篤其愛以及乎人，賢其子而以顯及其親，而褒榮之至矣！」仲子曰：「雖然，親德之未彰也，君恩之未揚也，選若恤有歉焉。惟子是祈！」辟雍子曰：「吾聞坦菴君樂易成性，友愛是篤，

周旋諸兄，恭處曲盡，非謹厚乎？是故知持身矣。吾聞坦菴君與人敬而有禮，存心正而不阿，非端良乎？是故知德性矣。吾聞坦菴君養必甘旨，膳必侍側，父罷慈利，負販致養，處大歉若平時；母寡益謹，出入必告，踰期必跪；親爲歡心，昆弟加愛。非所謂家庭之修行乎？吾聞坦菴君少遊于庠，學不取進，有朋是來，樂在交游，盡沐之士與四方之賢無弗納交；里有不平，一言直之，釋争而去。斯不亦里閈之高風乎？吾聞坦菴君式訓厥子，學承先緒，發跡《春秋》，賢科登庸，非義方之成子乎？惟義惟聽，克媲厥美，宜厥有家，以範母道，非淑德之刑于乎？夫然則親德彰矣，君恩揚矣。斯不亦榮矣乎！」仲子曰：「選也學不知道，惟子益之，以勵忠孝！」辟雍子曰：「夫揚君恩，彰親德，而猶欲益焉，愛敬之心寧有窮乎？無已，則存乎子之身矣。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子云學不知道，子無讓焉！子其勉之，學以致道，道以立身。夫身，親之支也；立其身，以顯揚其親於無窮，在子而已。子無讓焉！」

送長史林君之周府小序

周府長史林君琨，由南監監丞以往，甘泉子謂之曰：

今之長史，古之諸侯王之相也，可不重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夫其勢也，人之勢也，兩忘而後可相與於善道。相與於善道，而後可以兩忘其勢。善道也者，必學焉然後能致之也。林君之往，其學以樂道於己，其以學進善於賢王，冀王以爲善最樂。夫然後已職盡，日曳長裾於

王門，亦可以後樂而樂也。顧不重歟！

送都憲陳静齋致仕序

維嘉靖六年孟夏，大中丞静齋陳先生得命致政而歸泰和，則懌懌然語諸郡部曰：「吾遂志矣。」語諸公卿亦曰：「吾得遂志矣，如得生。」諸公卿亦咸瞯之，議於朝曰：「静齋子何爲其懌懌然也？」諸所部郡語於外，亦曰：「静齋公何慰而懌懌然也？」鎮江貳守梁君宗烈語於其友甘泉子，亦曰：「静齋公何慰而懌懌然也？」甘泉子曰：「子謂之何？」梁君曰：「公自嘉靖四年秋拜江南巡撫之命，其冬則上疏辭，不允；其明年又辭，不允；又明年又辭，不允。今年夏又辭，未及允。凡四疏，乃今俄而得旨，如求物者百求而不至，俄而得之，彼所謂遂志者，以此而懌然歟？」

曰：「然。然而未也。」又曰：「公由翰林吉士而部屬，而督學于湖之南、山之西，而參藩，而廉憲滇之南、山之西、河之南，左轄于山之東，遂以副都巡撫，尋入南臺，爲吏部左侍郎，遂以右都巡撫。官至二品，不爲不尊矣；由弱冠舉進士，敭歷中外，三十餘年，禄不爲不久矣。公以此而懌然歟？」曰：「然。然而未也。」梁君曰：「凡自始仕迄今，所歷五省十有一郡，必崇教化，下賢士，表先哲，復書院，舉鄉約，別奸慝，咸有賢聲。公蓋以此自慰而懌然歟？」曰：「然。然而未也。古有所謂齊死生、一得喪者，公蓋其人，非耶？彼簞食豆羹，且不能不見於色，況得喪乎？況死生乎？乃其中之所存，必有所恃以自慰者乎！是故知死生之道，則知得喪之道；知得喪之道，則知飲食之道。夫飲食、得喪、死生，其致一也，其可聲音笑貌爲之

哉？然而令尹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愠之色，而未知其仁者何也。此又公之所獨知而人不及瞷者也。」梁君與其守佐劉君、崔君聞之，乃因梁君而請曰：「願以此贈静齋公之歸，以洩郡人之思。」甘泉子曰：「静齋知我，我復何言？子思贊公以求仁爲志，以獨知自勉，優游涵養于廬山之間，行當召復大任，人又將瞷公之有喜色與否也。」

張母潘孺人壽誕序

體敬張子，廣之穗城産也。負粤山之秀，挹珠江之清；山以鍾其仁也，江以匯其智也。故能早膺舉選之科，職司夏官之鑰，身依鍾阜之日，心懸嶺表之雲，時屆瑶池之宴，咸集兕觥之賓。乃丙戌二月之杪，寔維母潘孺人七十一華誕之辰也。體敬言於賀賓曰：「母之成宰也以古道，宰也乃曠親於薄職，不得戲五彩之衣，致萬壽之祝，則何以爲子矣！幸有以教之！」或進而言曰：「以若山祝若壽，俾如山之不朽，不亦可乎！」曰：「宰也則既聞命矣。」或進而言曰：「以斯江祝斯壽，俾如川之方至，不亦可乎！」曰：「宰也則既聞命矣。」或曰：「雖然，猶未也。請以問甘泉先生。」體敬以問甘泉子，曰：「夫母子一體也，慈愛一道也。是故壽親之道在敬身，身者，親之支也；壽親之道在仁身，仁者，親之生理畀我者也。子云母成己以古道。古道，孰非仁智乎？故祝親以山川，孰若壽之以仁智乎？山近仁，川近智；山近體，川近用。體如山則不動，用如川則不息；仁不動則壽以長，智不息則壽無疆。始也母成其子，終也子成其母。故曰母子慈愛，一而已矣。然則子之壽親也，豈假於外乎哉？」張子拜曰：「宰也則重聞命矣，願奉

以周旋！」戊子二月〇日

壽顧愚逸先生八十華誕序

甘泉子曰：以予觀於世，而知凡爲人者、爲人子者之賢聖，非本於天，則本於其父兄矣。何哉？善性原於天、生於父母也。予昔在翰林時，往往見顧氏子華玉璘之詩詞，則爲唐翰墨，則爲晉，曰：「華采矣，顧氏何自而有此子哉！」華玉於時起病，進士，擢南司封，歷稽勳正郎矣。及聞華玉守開封，行善政，有惠于民，無畏于勢，忤王豎，逮詔獄，謫全州，則曰：「其政事節氣矣，顧氏何自而有此子哉！」及移守台州，大參浙藩，則見其與台人黄子、應子往復論學，曰：「其儒雅矣，顧氏何自而有此子哉！」及見陽明《傳習録》，華玉以「知味而乃食」譬知行之先後，則曰：「其殆志學矣，顧氏何自而有此子哉！」及轉山西廉憲，不拜，而乞歸養其二親。自予司成南雍，轉貳南銓，與之游者四年。

嘉靖戊子也，秋七月十有一日，愚逸翁八十華誕之辰。錦衣徐君君叙以工部正郎何君、倪君、户部副郎鄭君造予，請文爲壽。因得觀愚逸翁廷秀行實，夫然後知翁也義重于鄉閭，德隱于厥身，以農宜農，以商宜商，教子克子，教姪克姪，用昌乃家，以裕于孫子，則喟然歎曰：「嘻！昔予謂顧氏之子之美，其必有自也，其在兹乎！夫人子之善，必本其父兄；父兄之隱德，必顯于子姓，固也。是故非若父不生若子矣。」于是鄭君進曰：「然則以顧子之華采爲愚逸翁壽，則何如？」曰：「可也，然而未究其實。」倪君曰：「然則以顧子之政事節氣爲愚逸翁壽，則何如？」曰：「可也，然而未究其體。」何君曰：「然則以顧子之

儒雅爲愚逸翁壽，則可乎？」曰：「可也，然而未究其本。」徐君曰：「然則宜以顧子之德學壽矣。昔者東橋子也，進世禮於先生，先生幸示之以聖賢道德之門，以有聞。東橋子其必有以也，請以是壽焉！」甘泉子曰：「夫道德者，衆美之原，萬善之本也。東橋子不寧言之，亦允蹈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則所以壽其親於無疆者，其可涯哉！」於是四子以語其鄉大夫，鄉大夫遂請書，以爲愚逸翁壽。君子曰：顧氏子於是乎善壽親也，壽之至矣。

戊子七月〇〇日

贈新陞太平府太守林君之任序

户曹正郎林子弘用鉞，擢守直隸之太平府。甘泉子聞之曰：「嘻！予夙所知也。」其僚友湯君、胡君、劉君請贈言，甘泉子曰：「嘻！予夙所諾也。」

吾聞之，君子有五善焉：曰仁，曰威，曰義，曰智，曰恭。是故恤患，仁也；勝暴，威也；樂善，義也；察奸，智也；承上，恭也。君子行此五德者，且優於天下矣，而況郡邑之長乎？昔者林子之尹吾增也，予方在憂疚，林子親慰問焉。繼而使者之問，旬至焉而不替。由是言之，非恤患之仁乎？林子以墓廬冬瓜之瑞，既大書孝感之榜，又以呈乎監司，將聞于朝。予患焉，力止之，强而後寢。由是觀之，非樂善之義乎？凡邑之民，某也善，某也惡；凡訟之獄，某也曲，某也直；如視黑白，罔遁其情。於是頑者以摧，良者以植，非察奸之智乎？林子至而籃糞之寇屏跡，林子去而攻劫之聲四聞，非勝暴之威乎？勤以奉公，恪以事上，案無積牘，庭無失色，非承上之恭乎？夫林君既以五美理增邑

矣，太平爲府雖大，其事猶一邑也。人均有疾苦焉，士均有善惡焉，庭均有訟獄焉，野均有寇盜焉，上均有臨按焉，林君之至太平也，推其恤患之心，則仁足以及疾苦之人矣；推其樂善之心，則義足以彰善而化惡矣；推其照奸之心，則智足以明刑而使民無訟矣；推其勝暴之心，則威足以化江鄉之盜爲良民矣；推其事上之心，則恭足以孚上而集事矣。將見太平之政爲王畿首化，足以助成中興太平之治，而龔、黄、卓、魯，不得專美于前也。戊子七月〇〇日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四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五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序二十篇

贈靖江長史吴君序

吴君子悦，潮之海陽綵塘産也。生五十年，口不取妄言，心不取妄設。奉常毅齋黄子曰：「賢士也！」甘泉子亦曰：「賢士也！」吾觀之胄監，舊矣，其言若訥訥爾，其心若恤恤爾。其言訥訥爾，則言必思行也；其心恤恤爾，則行必思言也。其斯以爲賢乎！七年冬，子悦由助教擢靖江王府長史，黄子曰：「盍贈諸？」甘泉子曰：

篤爾初，擴爾知，斯贈而已矣。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謂善？何謂道？天理而已矣。子悦察諸天理，有而樂焉，斯賢士矣爾。樂斯賢，賢斯聖，聖斯天，天斯神。則乃王慕而好其善，好之無已焉，好斯篤，篤斯有，有斯安，安斯樂，樂斯賢王矣爾。夫如是，則東平不得專美于前，而吴君之責畢矣。是不足以贈乎？

黄子善而書之，以光行李。戊子閏十月二十日

吉安曾氏雙壽序

禮曹吉安曾君以其家君鈍朴翁、母周

宜人壽介七十華誕之辰，過甘泉子於金臺之邸，請一言以爲二親壽，「將託子之言於無窮焉」。甘泉子曰：

壽親在人乎？在子乎？夫壽有三道矣：上壽事親以不朽，其次不辱，其次以外榮。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以垂于無窮，非不朽歟？奉身如處子，罔屈于進退，罔污于溝瀆，遺體弗虧，勿爲父母戮，非不辱歟？養親曷以？人祿以爲資；榮親曷以？人爵以爲顯。所謂以得於外者爲父母耀，非外榮歟？夫自曾君之擢科登第，爰有祿養，鈍朴翁則恂恂猶布衣也；祠祭三年，封拜主事，母尊宜人則亦恂恂如平素也。非所謂外榮乎？然則可以壽歟？未也。曾君之爲祠祭也，見可而言，知難而默，將求水菽之歡于膝下，惴惴乎恐履于危以貽父母憂，非所謂不辱乎？然則可以壽歟？未也。予嘗遊於曾氏之子矣。汲汲焉惟聖賢之學是求，必志乎全歸之道，人皆稱曾氏之有子。由是而進進不已焉，將成之乎身，爲乎天下後世，非所謂不朽乎！

曾君曰：「存仁之所志，盖有所本之也。吾家君鈍朴公之行己也，於諸父昆弟，上承下順，以孝以讓，推地易争，甘貧服義，所以遺于存仁者，至矣。周宜人克閑内則，和順以倡，三世同爨，化其間言，義命義方，所以内助于家君，以外成于存仁者，至矣。」甘泉子曰：「雖然，父母之善，非子弗彰。子之勉於行道，將託二親之壽於不朽矣！然則壽親之大者，果在子乎？在人乎？」乃請書以爲雙壽之祝。戊子閏十月二十二日

嘉忠詩序

甘泉子曰：人有所不朽于身者，爵禄名位不與焉。是故立德不朽，立功不朽，立言不朽。斯三者有一，足以傳於天下後世矣，而稱贊不與焉。然而求之代無幾人。吾同舉進士者三百人，其至于顯位者若干人，而不朽者，吾知有二人焉。其一主事閩人馬君思聰，其一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皆死于寧賊之亂者。宋義卿之死也，先是二十年，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帝命汝靖州，作城隍。」及守瑞州，瑞州，古靖州也，治瑞甚理，執逋逃，詢不軌，脩城守，聚兵糧，以備寧賊之反。拒其椒木鹽米之派，遏其山石之採，平反其誣人之獄，毋使害吾赤子，坐是忤濠。濠左道執付南昌獄，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義卿慷慨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明日，濠反，破獄械，赴反舟，賊兵協之從反，義卿應曰：「吾有死耳！」杻之益固。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駡賊，投水而死，身葬于魚腹。于是城隍之夢徵矣。時年四十四，可哀也！或曰：「若宋公者，固立功者歟？立德者也？」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者也。不貳其心，賚志沉淵，以報天子，非忠乎？寧殺其身，以壯敵王之愾，遏方張之寇，正人心，衛宗社，非功乎？故死而無功，君子不謂全忠焉。是故死以成功，功以正忠，則其爲德也，大矣！」有司覆上其事，天子曰：「宋以方忠節可嘉，贈光禄寺卿，録廕其子崇學，入監讀書。」賜祠額以旌之矣。其靖州守丘君又請于當道，立祠于鶴山之旁，旌之矣，然其所謂不朽者不與焉。

其次子崇簡，游于南雍，間從予游新泉，集有諸名公文人之贊頌，爲《嘉忠卷》，請序其端。甘泉子曰：子又求言於人乎？然其所謂不朽者不與焉。今子之先君子既已成其忠，是之謂不朽，則將與日月争光。今夫日月之爲光也，果待人贊之乎？能贊之乎？抑庸贊之乎？故無庸贊，不能贊，不待贊，而所不朽者，常與日月並明矣。雖然，此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其咨嗟稱頌，蓋自有不能已者乎，此《嘉忠》之什所由作也。簡也志聖人之學以立其德，固將繼其不朽，以光于前文人者哉！戊子閏十月二十五日

南山類稿序

甘泉子曰：夫文，何爲者也？夫文也者，理之著焉者也，是故經天緯地之謂文。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曰：「文者，其威儀言詞之間乎！今夫日月星辰之耀，陰陽之精也；山川草木之賁，五行之藴也。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君子之爲文者乎？」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陳君雲松，從予游，間以其祖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南山詩集》請序其卷端。予曰：「嘻，公乃吾母族也，出於番禺沙村之豪也，吾聞之矣。」乃讀其古體，曰：「其爲晉魏者乎！」讀其近體，曰：「其爲少陵者乎！沉而華，朴而腴，體而有要，淡而不枯，平而不俚，葩而不露，冲而不虚矣。」或曰：「其斯以爲文乎？」曰：「然。然而知言詞之文，而未知事功之文。吾嘗聞其聲而慕其人，考其事業矣。自爲文選，曰植節砥行；爲南刑曹，則曰清謹明慎；守金華，則曰決淹獄，發奸

點，伐妖梓，息盜賊矣；參江右之政，則曰剸劇有裕；爲左右轄于雲、陜，則曰旬宣有譽；巡撫河南，則曰振風紀，削苛政，均徭傳，嚴藩府矣；貳秋卿而右南都，憲而正矣。大司寇，則曰嚴矩範矣，立綱維矣，肅憲體矣。又曰閲獄明允，罔俾一夫之罹于非辜矣。」或曰：「其斯以爲文乎？」曰：「然。然而知文之文，而未知文之本。《記》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乎文乎，獨言詞事業云乎哉？是故其必有所本之也。」雲松曰：「吾聞之：仲父少卿，大章矣；祖也嚴毅正直，沉静敬慎，燕無惰容，交必道義。或者其斯之本乎？」甘泉子曰：「如其然！如其然！」宜次而序之，以歸陳氏，俾壽諸梓。

己丑正月四日

送羅生歸白鹿詩序

予昔游江門，每聞石翁師樂道一峰先生之爲人，如青天白日然。予曰：「夫以青天白日之心而造正大光明之德業，至廣至大，可馴至矣。此石翁所以惓惓於一峰先生也乎！」自兹二三十年之間，恒仰慕其人，問其鄉里，思見其子孫，如或見其人焉，而不可得。今其孫庠生郡民止爲有司所取，讀書于白鹿洞，痛衆説之紛拏喧惑也，乘風波，越江湖，走數百里來問决于新泉。予感其意，既隨叩而答之，俾持以自信，而不惑于衆説，將以衛先聖之道。夫豈得已而不已之言哉！於其歸也，序以送之，而繫之以二詩。民止其毋惑于異説，聿修爾德，毋忝爾祖也乎！己丑正月二十日

贈宫保冢宰白樓吴先生考績上京詩序

維皇建極，越厥八載，中春甲申，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白樓吴先生三載考績，其同年大司徒平川王公、大司空紫山胡公造予曰：「今白樓公之行，自九卿寺監院司科府之彦，咸有詩贈。詩必有序以始事。公在同寅，又知且厚，其可辭乎？」予曰：「予惟不敏，公之厚德，亦罔不迪知之，其敢讓諸！」

夫君子之厚德有三焉：一曰忠厚，二曰重厚，三曰寬厚。是故忠以言乎其心也，重以言乎其身也，寬以言乎其御物也。三厚備矣，然後君子之德斯全，以能享有諸福。今夫天，斯陽氣之積也弗厚，則不能覆幬萬物；今夫地，斯陰氣之積也弗厚，則不能持載萬物。冰之薄也，物有加焉，斯陷之矣；風之薄也，以御物焉，斯墜之矣。《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惟厚故有恒，有恒故可久，可久故變而不變。其變者人也，其不變者天也。今白樓先生存心以忠，而持己以重，容物以寬，兼有三厚德焉，是故仕宦三朝，出入兩都，凡三十有七載，其文學之懿，史裁之總，進講之忠，絲綸之密，考試之公，冑監之教，王府求請之。杜安陸使事奏禁之嚴，徐沛水患之疏，昭昭乎存於國典，載于家乘者，表表矣。至其不跪逆瑾，以侍講出爲刑禮員外郎中于南，瑾敗而復舊職，尋遷學士；又忤權相，出爲南祭酒太常，輾轉十年，乃遷貳禮卿，入東閣即正卿，首推柄用，則又沮以儕己者争進，則擠出理部事。時則公請去學士等銜，稍以焚黄而去。及加宫保，改南冢宰，公猶不薄焉，益以勤勵釐革宿弊，

不替有加，非厚德而能若是乎？今秩滿二品，壽躋七袠，康彊好德，時奏乃功，以永終譽。行將引年以保晚節。人間之所罕有者，公皆備有之。今明天子在上，方且勤學圖治，思用舊人，詔留輔德，置諸左右，必矣，則公豈能遂其高尚之志乎？然而時之用舍靡常，而公之夷險一節，天之久而終定，豈非所謂變而不變者乎？於公之行也，諸士大夫咸以爲榮，予敢序公之厚德獲福者，以榮于其鄉之人，以爲諸作之倡。

賀封南京户部主事金峰張先生壽誕序

封南京户部主事金峰張先生，早出邑庠，退而藏脩於龍山之麓。龍山亦曰金紫山，遂因以爲號。攝提己丑，維秋七月廿又一日，寔惟華誕之辰。同壽薦觴，雖有封安人之齊眉，而王事靡寧，則缺地曹郎之戲綵，景禹於是乎不勝其望雲之思，乃詣甘泉子求言以爲進觴之侑，遥致壽筵之祝。甘泉子曰：

《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故古之祝壽者，必以山岳焉，盖以壽莫過於山岳也歟。盖本其所自降而祝之也歟！龍山違西樵十里而近，樵之秀，鍾而爲龍山，故龍山多賢哲人，又多壽考。然則封君之降誕，非此山之鍾秀乎？請以龍山爲祝可也。昔吾之居樵也，聞龍山之勝，嘗登高而望焉。其厚重毓秀，生生不息似仁；其吐污而納清，巉岩而峭峻似義；其峰之高卑，若相遜讓然似禮；其巖谷之虚，應泉源之流行似智。

或曰：「吾有徵矣，吾有徵矣！封君之恤孤慈幼，周貧急難，盖有似乎山之仁。請以是壽，可乎？」曰：「可也。願聞其

再。」曰：「封君之居鄉，息争解紛，慷慨廉退，有似乎山之義。請以是壽，可乎？」曰：「可也。願聞其再。」曰：「封君之敬祀孝先，垂裕昆弟，敬老尊賢，有似乎山之禮。請以是壽，可乎？」曰：「可也。願聞其再。」曰：「封君之公正明達，是非不汩，其於子弟之輕率怠惰者必知之，是咎是責，弗溺于愛焉；于虚言險行必知之，是戒是懲，弗蔽于習焉。蓋有似乎山之智。請以是壽，可乎？」曰：「可也。盡之矣！夫君子行是四者，將與山岳同壽，天地相爲悠久者也。是之謂萬壽無疆矣。」乃爲歌《南山》之詩，俾寓歸以爲壽觴之祝。己丑夏五月三日

贈休寧大尹彭君之任序

嘉靖八年仲秋，中石溪彭子時可以進

士尹休寧，甘泉子聞之曰：「休寧之政治，其有成乎！」或曰：「曷爲其然也？然則彭子有智乎？」曰：「有。然智可以察民而不可以孚民也。」曰：「彭子有能乎？」曰：「有。然能可以理民而不可以化民也。」曰：「彭子有才辯乎？」曰：「有。然才辯可以折民而不可以入民也。孚而化之，以入民之深，抑孰知彭子之德之惠而將流其澤於百里乎！昔予與西樵公、兀厓公之居樵也，皆於彭子有布衣之交。彭子於時扣翳門之關，訪雲山之勝，濯泉石之流，入烟霞之奥，登四峰之巔，探九龍之室，盼月華於中夜，挹甘露於朝曦，卓錫而泉開，泛觴而澤流。今西樵已位冢宰，兀厓已位宫詹，予則繆貳春卿，而彭子出宰休寧。回想在山之樂，以水石爲侶，與雲月爲家，造物爲游者，不可得已！然而彭子尚無忘乎其昔乎！當子之瞻月華也，豈不曰吾

人庶幾明德自昭，光輝四被，爲人所瞻仰當如是乎？當子之飲甘露也，豈不曰吾人庶幾仁以澤物乎？至德馨香，爲人所瑞而飲之以太和，當如是乎？當子之坐流泉以泛觴也，豈不曰吾人庶幾布其德惠，以流衍洋溢於遠邇，當如是乎？」彭子曰：「大丈夫當如是矣！」甘泉子曰：「審如是，吾是以知彭子之往也，茂立其德，爲民具瞻，卓爲世瑞，而將流其惠澤於百里矣。夫公卿輔相之與守令，其德之及民，遠近不同，而同於成其治化耳。彭子執是以往，豈特可治休寧也哉？」莫子希顏曰：「請書以爲彭子贈！」

壽魏母夏孺人六十華誕序

魏氏子圖爲書大壽者一，中爲小壽者百，將以壽其慈親母孺人夏，以上達嚴親文林公具慶之榮也。夫大壽也者，大壽之也，將以大其親之壽。故大壽立而百壽從之，以生千萬祉焉。故大壽也者，萬祉之基也。是故仁人孝子之壽其親也，太上以道德，其次以榮禄，其次以年齡。故德立而榮禄不與焉，榮禄立而年歲不與焉。故大壽以萬期，其次以千期，其次以百期。

給事中子魏子師說良弼，始從陽明先生之學，聞不朽之道，而以諭諸其二親。牧庵公克志於學，操心勵行動合矩度，而慈母夏孺人性資雅順，克婦克母，所謂道德者，非耶？是固魏氏之大壽也。推封松陽，文林是階；嘉母內教，儒人是崇。所謂榮禄者，非耶？是又魏氏之亞壽也。嚴君慶於中庭，五十有八，誕惟甲申，□入壽域；慈母慶于中閫，壽屆六十，六月丁丑，寔惟華辰。所謂年齡者，非耶？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道德在躬，顯揚日至，

將躬天地之大年，垂宇宙以不朽，是謂萬壽無疆，萬有千歲，奚直百年而已耶！ 師說正侍黃扉，戲綵末由，於是攀仙人之掌，挹金莖之露，偷王母之桃，詠萬壽之詩，寓歸以爲二親兕觴之侑。予忝有道義，雅爲言大壽之道以慶之。庚寅四月二十二日

送王君克新任山東按察司副使序

王君克新以祠部郎中拜山東副使之命，四司以例請教言。大宗伯李公曰：「當授簡于右堂。」他日，克新詣右堂，再拜而言曰：「煒也不佞，承乏下僚，惟禮文之司。茲將掌憲藩服，糾察刺舉，載虔天刑。唯公一言，將奉以周旋。」甘泉子曰：「噫，道一而已矣！ 子以爲刑禮有二乎哉？ 昔者舜之命伯夷也，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其命皋陶也，曰『惟明克允』，是故寅則直，直則清，清則明。寅直清明，一也。子以爲心有二乎哉？ 夫寅以本之，直以體之，清以行之，明以照之。知斯四者，以爲禮則叙而敦，以之爲刑則祥而允，是異職而同道也。是故正于神人，和于上下者，禮之能也；明清單辭，咸協于中者，刑之成也。以禮而理刑，則爲義刑，爲義殺，爲克天德。如徒以刑焉而已矣，則爲倚勢，爲依法，爲作好惡。斯惟民之賊也耳矣，而何祥刑之云？ 且吾子之司是禮也，有年矣，幸逢聖明，憲則古典，兆二郊，秩二采，修禘祫，躬農桑，崇典祀，黜淫祠，稽數考度，職惟吾子之專，子獨沉潛容與，秉執綱紀，不伐其能而馳其譽，事亦就緒。子之于禮，蓋優爲矣，而獨治刑之憂，何哉？ 是故本之以寅則事斯敬，體之以直則動斯公，行之以清則弊斯絶，照之以明則訟斯息。子之於刑也，推是以往，作天

德，配元命可也，而何憂乎憲獄，何畏乎幽枉哉！」言未既，克新矍然曰：「煒聞命矣！煒聞命矣！敢不拜嘉以爲官箴！」

送地曹楊君奉詔侍養歸瓊臺序

楊子虞亮始從甘泉子遊，學聖賢之道，曰：「道乎安在？」甘泉子曰：「道乎在忠，道乎在孝。」曰：「曷謂孝？曷謂忠？」曰：「中心則忠，因心則孝。是故忠孝之致，本諸心也。本諸心也者，心學也，道之原也。故因心之中，致其忠孝，而聖學之要盡之矣。故致忠以事君，事君以事天，所以尊尊也；致孝以事親，事親以事地，所以親親也。尊尊親親，而後臣子之道、生人之理可盡，以此格于天地，通于神人，聖學之至也。」楊子曰：「然則愷也將何學矣？吾其學孝乎！吾有懲焉！自吾舉進士試，今于蒼梧，祿未及養，而吾考某府君不幸而奄棄焉，痛憾莫之及已！今獨可遺吾母以復仕乎？吾其歸養以全吾孝矣！」甘泉子曰：「吾子過矣！吾子教成於君，策名於君，冒君之榮，未及陳力以圖報焉，而一惟私之顧，可謂忠乎？事君不忠，可謂孝乎？」楊子勉而復升興化。興化，巖邑也，其民狡而厲，楊子則鋤治之盡法。法行而豪奸斂跡，治有賢聲，起而爲地官郎。未閱月，曰：「吾報君之志少酬矣。吾可遺吾母以久仕乎？」乃積思而泣，泣盡而血，血盡而瀕危，上疏歸養。卿佐聞者，咸怵惕焉。甘泉子曰：「孝哉，楊氏之子！其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此其時矣。世有沉迷仕途而忘其親者，何也？夫母老而病，病而廢明，侍下乏人，待子爲命，而或一惟官爵之縻，可謂孝乎？事親不孝，曷以移忠乎？是故楊子昔也之仕，

效忠以全孝之道也；今也之歸，全孝以爲忠之本也。《記》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吾子勉焉！吾子勉焉！是心也，擴而充之，可以動天地，感神人矣，德之盛也，斯其至矣！」於是趙中軍、張進士諸鄉大夫士，相與榮楊子之歸，將致其忠孝之心以往，聖學之進進未涯也。請序而贈之，以爲他日顯親成君之左券云。

淳安大長公主八十華誕祝壽序

寅惟淳安大長公主，乃英廟之三公主也，國朝之賢公主也。與駙馬都尉東軒蔡公孟暘夫婦諧老，齊眉交賓，合敬同愛，同享五福，同媲好德，同禄千鍾，同躋八袠。四月二十日，實惟華誕之辰，其子婿撫寧朱公與東軒都尉，謀及遇、遵、逵、遷四子、二女、内外男女孫曾繼祖等二十有二人，開壽域之筵，効瑶池之宴，宛若王母之於曾孫者，蓋人間之稀有也，天下之至榮也。於是都尉公謂撫寧公嘗有德于廣人者，乃俾以祝壽之文謀及于水。

水曰：「惟德斯壽，故壽必以德。《詩》曰：『樂止君子，萬壽無疆。』壽原於德也。夫然而婦人德美，不見于梱外，況天戚之尊嚴乎？然則曷祝哉？以其夫子焉見之矣。夫夫之善，匪獨身致之耳，蓋亦有内助焉。是故妻也者，齊也，所以齊德也；婦也者，輔也，所以輔德也。故婦也，妻也，輔君子以齊德焉者也。《易》稱坤，所謂妻道也，地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曰於其夫子焉見之也。」撫寧公曰：「若我淳安大長公主者，仁慈天授，孝敬篤至，衣不曳紅，冠不簪花，恭以持己，恩以逮下，其斯之謂德矣。是故都尉公寬厚朴純，孝友忠義，聲色貨利澹無所嗜，而好學

崇禮，老而不倦。其斯淳安大長公主之內助形于懿德者歟！一宜壽矣。式教子孫，勤儉是脩，孝慈肅雍，戚里軌範，賢譽彰聞，穆穆斬斬。其斯淳安大長公主之內助形于家政者歟！二宜壽矣。都尉公屢代祭享，神明以格，命典大婚徽號，人用敬肅；命掌宗人，廢墜以脩；廷折大獄，逆瑾受罪。其斯淳安大長公主之內助形于國政者歟！三宜壽矣。有斯三懿者，是宜萬壽無疆也。」或曰：「敢問德之所以致壽者之形何以？」曰：「子不見桃李之生于澤圃乎？非無榮華炫耀于一時，不崇朝而瘁者，其根與氣使之然也；松栢生于千仞之崗，貫四時，歷千霜而愈茂者，其稟氣厚而植根深也。淳安大長公主蘊茲懿德，出于天潢，非猶喬松之根氣深厚乎？故能膺崇封，食厚祿，以迓百福之臻、子孫之蕃，非猶松之植根于千仞之崗，而枝葉茂盛者乎？夫妻諧老，自耄而期，自期而壽于無疆，非猶松栢之貫四時、歷千百歲而長存者乎？故曰：壽者德之徵也。」於是撫寧以復于都尉公，請書以爲壽誕之祝。

壬辰九月〇日

賀陳母封太安人七十華誕序

維嘉靖壬辰十有二月之望，寔惟陳母某安人華誕之辰。其子東昌太守儒走簡千里，因柯侍御遷之謁壽文於甘泉子。甘泉子辭焉，陳子賦《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惟先生是賴！」甘泉子曰：「夫安人者，於錦衣望族也，於以子貴拜恩封也，命服寵光，膺受休顯；霞帔耀瑞日之輝，珠翟戴祥雲之麗，華筵舞孔雀之衣，壽酒獻黃堂之斝。於斯已爲榮壽矣，夫何假於一字之文而遠求於予乎？」柯侍御曰：「古者

一字之褒，榮於華衮者，惟先生之言是重！」甘泉子曰：「吾有重乎哉？其重在慈母賢嗣之身耳矣。吾聞之：安人之于歸陳氏也，惟巽惟貞，以承事乎夫子，以相先大夫於地曹，以成于厥官。惟母之賢，斯亦未足以壽乎？于其奉身也，惟勤于紅，惟儉于庸，共乃績紡，謹乃饋于中，素衣淡飾，以爲家之倡。惟母之賢，斯亦未足以壽乎？其治于而家也，嚴以勵下，恩以逮賤；嚴以勵下，則有過罔假，故閨門肅焉；恩以逮賤，食衣必均，故人心歸焉。惟母之賢，斯亦未足以壽乎？其教子也，鷄鳴必燭，遊奕必撻，曰：『爾先大夫賢而早世，爾毋忝于前文人，以委于厥志，以墜于而宗。爾幸舉進士，歷户曹，以守于兹，爾慎爾官守，堅爾志，毋酷毋虐爾赤子，毋貪縱爾官吏，以喪爾家聲，以負于休命，我亦永有休光。否則厲亦如之。』惟母之賢，斯亦未足以壽乎？惟儒凛凛，如臨師保，治兹東郡，上下和協，馳厥賢聲，以揚顯令名。惟母之賢，斯亦足以壽乎！」甘泉子曰：「吾觀於陳氏而知天下之父母之子之同氣也一心也，可以相感而無間也，以達諸天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人子之身也，親之肢也，氣之遺也，胥感以感焉，胥和以和焉，胥賢以賢焉，雖胥繼于百世可也，是足貽壽于無疆矣。《詩》曰『萬壽無疆』，貽壽之謂也。夫豈以自外榮者、自外壽者自足云乎哉？」柯子以復陳子，以爲壽酒無疆之祝。壬辰十一月冬至前一日

贈武選鄭君德夫陞任鎮江太守序

武選鄭子，桂林之良也。爲武選五年，武選之人曰：「武選公矣，非復往時之尸此者利以自私，而或受謁於其故也。」或

曰：「武選明矣，非復往時之昏惑於賍吏，而出入於其黃也。」或曰：「武選恕矣，非復往時十年不叙，而滅人父祖之勳勞以不繼也。」甘泉子聞之曰：「以此三善，何詎而弗堂于京？」嘉靖十一年十一月，鄭子出爲鎮江知府。或謂甘泉子：「子云以此三善，何詎而弗堂于京，今其出而知鎮江焉。何也？」甘泉子曰：「吾所知者，理也；吾所不能知者，勢也。吾所知者，天也；吾所不能知者，人也。勢之於人，吾又何與焉！」德夫拜贈言，或曰：「盍贈乎？」曰：「吾方噤於文，吾何贈焉？無已，則吾以擴夫三善而已矣。是故鄭子之往也，擴爾公，故私不容，謁不以故，賄不以躬，而以一郡歸于大公矣；擴爾明，故吏無慝情，不以利濁，不以法淆，而以一郡歸于至明矣；擴爾恕，以充爾類，毋或以誤而棄于人，毋或以例而廢其繼。充是道也，士農工商，各舉其職；困窮殘疾，咸得其所，而以一郡之人歸于仁恕矣。堂于京，可企而至也，孰終遏子？子其勖哉！」鄭子曰：「命琬矣，敢不奉以周旋，擴吾所未能！」遂書于軸，以爲他日之左券云。癸巳正月十一日

送太守朱君之任肇慶序

嘉靖癸巳夏，大理寺正朱君全甫節擢守肇慶，問政於甘泉子。廷評梁子爲之先焉。甘泉子曰：

夫朱君屬嘗詳刑于吾廣肇慶附郡也，親其經過之地，且咨詢謀度，使者之事，觀風俗，問民疾苦，必嘗目擊而耳濡焉。豈不聞前文人之風，有仕于斯地，不持一硯而歸者乎？後之君子，仰其清風而傳其德政，至于今不衰者乎？夫清，德之源也，政之本也；刑獄、錢穀、甲兵，政之大

也。夫惟清則明，明以理刑獄，以息民爭，是故民自以不冤而鄉俗化淳矣；惟清則廉，廉以理錢穀，以裕民生，是故庶民以不困而四境阜殷矣；惟清則靖，靖以治甲兵，以除民患，是故民庶以不擾而夜户不閉、道不拾遺矣。故清德立而庶政咸脩，其斯之謂知本乎！

有疑之者曰：「允若斯者，無乃一硯之廉，簞食豆羹之義耳矣，而何關於政治得失之大乎哉？」甘泉子曰：「事有細巨，理無細巨。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之取與至於禄以天下、繫馬千駟，一也。此伊尹之所以聖，五就湯，五就桀，而夏商之人不疑者，爲此故也。故由一硯而不取以至於什百千萬乎一硯者皆不取焉，民斯信之矣。斯不亦大善矣乎？苟由一硯而取之，以至於什百千萬乎硯者，則將無所不至焉，民斯背之矣，斯不亦大不善乎？夫既無所不至，民疑而背之矣，又何望其庶政之脩舉，而流清風於百世，爲守令之師也哉！由是言之，朱君昔也莅廣，詳刑惟允，洗冤澤物之政，蓋有所試矣。今也載履其地，景慕前脩，擴充一硯之操，以爲之本焉，其於庶政之脩舉也何有！」

梁子遂請書之，以爲贈言，且以爲他日政成之左券云。

贈僉憲王君赴廣東海北兵備序

黄門王子仲德，既拜廣東海北兵備之命，奉璽書以行，且曰：「崇也嘗舊學于甘泉先生矣，請見而問焉。」甘泉子曰：「子之職也，備兵云乎，豈曰用兵云乎？則盍反其本矣！昔者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反本之謂也。夫以不欲而治盜，世豈不以爲迂闊

哉？然而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不越乎此，而弭寇之方亦備矣，雖以格諸天下可也。夫不欲之至，則可以無欲，無欲則誠，誠則聖，聖則神，神則天。苟聖誠格于神天，則凡有情無情皆化之矣。」曰：「請聞其故。」曰：「鱗介蠢動，非無情乎？齊民夷獠，非有情乎？惟聖人能使有情化如無情、無情化如有情，盛德之至也，古治之極也。」未達。曰：「昔者益贊至於有苗來格，非有情之化乎？孟嘗爲治，合浦珠還，非無情之化乎？夫無情者且爾，而況於有情之物乎？而況於人心之靈乎？彼北海之寇舶，西山之峒蠻，亦人耳，豈有不可格者？兵備之治在濂，濂邇合浦，孟嘗之德政在焉，其流風餘韻必有存者，仲德至而訪焉，求其所以還珠之故，則古人格苗之機在我者，斯自得之矣。西山北海之寇，强悍不能過有苗，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致吾誠而往焉，將見狠如豺狼，可使化爲赤子；利如刀劍，可使化爲耰鋤。夫然後知聖人之言爲可信而不爲迂也。夫然後知聖天子付託之至意，祇以備兵而不貴於用兵也。仲德其往勖之哉，毋俾孟嘗專美于前。」

叙　志

《蒲圻志》，何爲者也？志蒲圻也。洞野子生於蒲圻，長於蒲圻，顯於蒲圻，故作志以顯蒲圻生長之地也。志之大倫有六焉：一曰建邦，二曰觀土，三曰崇政，四曰敦教，五曰稽績，六曰徵獻，盖自洞野子發之。甘泉子觀焉，喟曰：古稱楚才，有以也哉！以予博觀於天下，未有賢才若楚之盛者也。是故徵獻本於稽績，稽績本於敦教，敦教本於崇政，崇政本於觀土，觀土

本於建邦，知其倫矣。夫天覆地載，人物生焉。地承乎天，人本乎氣，故首之以星野；星野之所置，必有興革，故次之以時制；制必有經理，故次之以疆域；疆域必有攸司，故次之以官秩；官秩所治，有山川焉，故次之以山支水委；山水之鍾，必有人民，養人民，必有物焉，故次之以民數，次之以物産；宰民物者，必有聽事之所，故次之以署宇；所治莫大乎理財，故次之以田賦；糾田賦者在里胥，故次之以里社；里社通濟，莫先乎道路，故次之以橋梁田社；治橋梁通民，有養矣，養必教之以學，故次之以學宫，次之以書院，次之以塾坊，皆陽教也；有陽教必有陰教，故次以壇祠，詔治民事神之道焉；教養之所致，必有成功茂績以傳於後，故次之以鎮牧；牧莫近乎令，故次之以令長；佐令長者丞尉，故次之以丞尉；飾吏治，掌教養者，儒也，故次之以師儒；至治教養之感，必有人才，人才動業必有大小隱顯焉，故次之以原勳，故次之以考履，次之以纂概，次之以録遺。甘泉子曰：予觀於斯志，而知楚材之毓於天、産於地、成於人矣。作《叙志》。癸巳六月十八日

朱氏哀榮録序

甘泉子曰：語稱生榮死哀，其孔子之所以聖乎！其次則賢，其次則士。夫聖，誠而已。死生忻戚係於己，而哀榮之情感乎人，其誠之所爲乎！是故大誠則大感，小誠則小感。大感以世，其次以地，其次以親，其聖賢與士之别乎！故贈太子太保右都御史誠菴朱公，豈非謂其人乎！公生於郴陽，仕宦所至輒有聲，實總督兩廣。兩廣之士民愛戴之如父母，除東土西

士之寇以安民，民賢之。首薦白沙先生于朝，以作士，士大夫賢之。天子聞而嘉焉，召之，加右都以總院憲。知無不言，言無不納。及其卒也，天子諭祭之，述其賢能功德而哀之，民哭於野，士哭于學，縉紳士大夫哭於京邸。其亦所謂生榮死哀者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之哀祭之詞，得凡若干首，計凡若干言，言無不稱，稱無不實。稱其功德之實於身後，無或間言於生前，可以徵誠菴公精誠之感應矣。或曰：「此足徵矣乎？」曰：文獻也，吾有徵焉，吾徵諸師。吾師石翁挽之詩三章，其一章有曰：「都府清虚如到寺，家徒冷淡不隨公。」言清修也，其本乎！曰：「瘡痍已拯人間溺，經略還收戰外功。」言事業也，其用乎！其二章有曰：「事方年少常如鈍，慮過時人或似癡。」其思深乎！其三章有曰：「豈有鵬程高萬里，故收駿骨破千金。」其進賢乎！是故有進賢爲國之心，斯有老成深遠之謀矣；有老成深遠之謀，斯有經濟久大之功用矣；有經濟久大之功用，斯足以見清修無欲之本源矣。凡以立誠也，誠立而上下感應之機在我矣。故生而人榮之，死而人哀之，其足徵乎！其足徵乎！作序録。癸巳七月七日

封都水郎中抑菴金君配宜人汪氏同壽序

昔者内翰南州應子道其友人金子弘載克厚之賢於甘泉子，繼而金子從遊陽明，遂爲陽明之學。以見甘泉子，曰：「是子賢乎哉！柔而不見其柔，剛而不見其剛，是故柔而有剛，剛藏於柔，是謂牝馬之貞。應子之言猶信夫！」甘泉子曰：「嗟乎弘載！吾以詢子：子之賢也，必有外教矣乎？」曰：「吾父封君抑菴公事吾祖洪賢府

君以孝，府君安之，於是洪賢府君三十四年矣，失内助而終不再娶。抑菴公育諸弟友愛，歿則周其諸遺孤，嚴教乎厚也，使遊學，館穀其賓友而周旋其食飲，遣之從陽明而學焉，曰：『毋務爾名，爾習爾誠，可以無家，不可以無學。』斯之謂外教矣乎？」曰：「雖然，子之賢也，爾必有内教矣乎？」曰：「吾母封宜人汪也，貞慧仁慈，爲父鍾愛，選適家君，鬻奩爲費，甘旨養翁，治具以宜，賓客恩愛，以止析居，慈教乎厚也！巽不失禮，柔不失情，其斯之謂内教矣乎？」甘泉子曰：「信然乎哉！吾以子之賢，其必有以也。」金子曰：「吾父幸七十有二，而强健猶愈夫厚；吾母年亦七十有一，而幸貞堅猶夫父也。」其同門王子諸子曰：「請先生一言以壽，以爲侑觴之光焉！」甘泉子曰：「夫内教者主乎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陰陽合德，剛柔成性，古之神聖道德全備者夫！其次勉而賢焉。吾嘗謂金氏之子柔而有剛，剛藏於柔，其有以也夫！是宜其二親媲美，克受褒封，烏紗珠翟，光彩交映，以爲邦家之光、閭里之華也。是皆宜稱壽焉矣。夫以褒封之榮同美並慶，體乾坤之懿，合陰陽之德，萃於一門焉，至矣，至矣！吾文足榮乎哉？雖然，諸君之請、予平昔之告金子以奉二親，自求多福，勿替引之者，則不容默也，故重之以同壽之文。」嘉靖癸巳九月十二日

王夫人悼辭序

王夫人悼辭者，揚之諸生以悼誥封王夫人何也。何以悼夫人何也？夫人何者，今南京大司徒輿浦王公之繼室也。夫人賢也，悼夫人之賢，以慰輿浦公之思也。何以慰王公之思也？夫人賢也，故其没

也，公哭之哀，思之切也。故悼之，所以洩公之思之懷而昭夫人之賢也。甘泉子曰：

夫清慎勤者，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吾常以稱公矣，未知夫人之賢也，有以也夫！夫公則清矣，使無采蘋、采蘩之夫人，何以成其清乎？公則慎矣，使無燕燕燕塞淵淑慎之賢，何以勖成其慎乎？公則勤矣，使無鷄鳴之女，何以成其勤乎？吾又因公以知夫人之賢也。問夫人之賢，曰：「吾聞之：夫之德爲乾，婦之德爲坤。夫坤，爲順，爲巽，爲柔，爲幽静。然則夫人之賢，順矣乎？」曰：「然。然而順于正也，非順于不正也。」「夫人巽矣乎？」曰：「然。然而巽于心也，非卑于行也。」「夫人柔矣乎？」曰：「然。然而有時乎剛矣。故爲貞，爲烈，爲不屈，爲才幹，爲隨歷艱苦，爲正内治，以成夫之能，以無内顧，非剛而能之乎？」「夫人幽静矣乎？」曰：「然。然而有時乎開明矣。故爲孝親事舅姑，爲知小學《列女傳》，爲能書，爲頌詩，爲能琴，非開明之才，而能若是乎？」夫以夫人之賢如此，此所以公悼之，鄉之士人悼之，而不能已也。此悼辭之所以作也。

甘泉子有雅於公，因馬生、沈生之懇，爲叙其辭之意，引而伸之。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五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六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記八篇

碧江趙氏祠堂記

惟趙氏遠爲帝裔，商王之後。曰崇瀙者，自閩之連江，爲福州兵馬鈐轄，遷知南寧，卒，贈知軍兵鈐朝議大夫，遂家廣東，是爲廣東之始祖。其子必持始尉新興，召拜户部侍郎、朝散大夫，克弘宗功，益昌其業。傳良衛友符宗達，凡三葉。宗達四子，即三絶，惟仲瑀肇遷碧江，是爲碧江之始祖。三子：士志，士慧，士昌。曰士志者，九齡而孤，長而克家，恢復亡業，肇建流光堂，祠二大夫，右有雍睦，左有神庫，光先裕後，可謂有功。於是裔孫族會而議之曰：「我祖不祧，其惟二始、二功、二别乎！所謂先王未之有，而可義起者矣。」乃於流光後益爲寢室者三，朝議公居中室，朝散公附東室，躋仲瑀公附西室，是爲大宗。又於寢室之後，益創一堂。爲室者三，其中室則曰士志者居之，其東室則曰士慧者居之，其西室則曰士昌者居之，是爲小宗。宜分而合，明一本也。自崇瀙而上，分不可得而推也；自士志、士慧、士昌而上，義不可得而祧也。故祠朝議以始也，以貴也；祠朝散以貴也，以功也；祠仲瑀以始也，以權也。伯仲某絶而叔仲瑀繼也。祠士志、士慧、士昌于别室，報功也，

明别也，以系諸宗也。故曰義不可得而祧也。若夫禮，則吾能言之也。古之祀始祖者，以生物之初，有其神而無其人。有其人者，皆禮之變，則朝議獨何疑焉！觀文武世室，皆以義起，則朝散仲瑀又何疑焉！士志、士慧、士昌爲嫡别之始，以統三宗之裔，禮也，又何疑焉！故以始者謂之禮，以權者謂之義，以功者謂之孝，以系宗者謂之仁。故履斯堂者，禮義仁孝之心油然而生矣，故同爲一門，則同氣之義見矣。由小宗則肢分之義見矣，由大宗則一體之義見矣。爲子孫者，敢不敬乎！敢不愛乎！其裔孫鄉進士善鳴與其族兄善宏、善練來謁記。又五年，庠生曰善和者，始請入石。

志應堂記

上海儲南溪既成義塾之堂，胤子太學生昱道其堂之始曰：「翁耻里子之弗訓而倡之義，昱也以教資而成厥志。」甘泉子曰：「義而公，然而有文者矣！其堂之勝，曰盤據乎三林之南，以出乎水月菴之右。堂之爲楹者五，左右爲翼廡，不及堂楹之數者一；其外爲儀門，不及翼廡之數者一。爲基衡，步者若干，其從倍之者再，又曰其庖湢寢處之所，園池亭館之修，皆足以備堂之勝也。」

甘泉子曰：「弘而麗，然而非徒末者矣。其堂之名曰『志應』，志應者，志交應也。一志也，聖功也，盖取諸《易》。」甘泉子曰：「善哉，質而實，本而深矣乎！夫道，感應而已；夫學，感應之機也，無内外，

無人己，無終始，一而已矣。六藝九容，所以一志也。二三子且道而子弟之賢不肖，何以關乎翁之心乎？翁之義舉，何以遂感發乎子弟之志乎？是故明感應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志一也。又曰：『水就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而況於人乎？」儲子曰：「可以訓矣！請記之。」

程鄉縣修復古河記

惟歲甲戌，張侯天錫初莅邑，諭言曰：「戢乃身忝化源，職在承流，其有若流水，以順民心者聽；有若堤防，以遏波濫者聽。」於是父老庭説曰：「程鄉古爲梅州，厥有形勝，小溪西北循城而南注于東，大河西流迤南，過于溪，東會于海，中夾百花洲，烟火二百。爰自河流淤湮横行，而北陷洲潰，溪以嚙城之趾，將不利於邑，侯其奈何？」侯曰：「河勢漸不可已，則此城將如百花之患。我則不源不流不防，禍孰大於此者！」乃令于衆曰：「其速鳩我工，繕我器用，甲子我其有事于河。」乃俾啓于簿貴端董役，曰：「必濬厥源，必導厥流，必防厥波，以克成功。」於是河由故道行，洲渚攸復，居者以安，行者以利，形勝如昔。侯乃誓于衆曰：「吾所不以其源順民心、防民患若此河者，有如此河！」士民歡謡，請紀其功，勒之金石。或曰：「濬河小事，何以紀爲？」君子曰：「昔稱禹之功，小及畎澮，況侯疏河之流以入于海者乎？況《春秋》之法，或以人而書事，或因小而見大。侯之爲邑，當逆瑾污穢横流之餘，私謁不入，家累不隨，是廉以濬其源也；寬省徭斂，加意士民，是惠以導其流也；嚴恩信之施，折新民之氣，是威以防其波也。則侯之功

德，可以配此河於無窮，匪直區區脩濬之功而已。後之人見河之流，仰侯之德政，若睹龍門而思禹者，則侯爲不忘也。」邑大夫葉鄧濂、葉師文等，俾庠生梁建序告太史氏書之。

重恩堂記

「重恩」何以有堂？榮重恩也。榮重恩也者，所以尊君也。尊君也者，所以親親也。君，至尊也；親，至親也。尊尊以致其親親也。尊尊，仁也；親親，孝也，所以教仁而致孝於後昆也。

昔在正德六載，皇帝若曰：「惟爾留都户部主事墀，尹邑清惠，陟茲地曹，會計有操，惟爾賢。惟茲慶典，庸進爾階。」曰：「爾配黄，克媲爾德，贈之安人。」曰：「惟乃顯考燿，儉樸睦恤于家、于鄉，克教爾德，褒贈即官如爾階。惟母葉，賢有義方，贈如爾配。肇錫爾命，欽哉！」惟十有六載，乃載命曰：「惟爾郎中墀，歷茲三司，升于五品，出納有裨于國計，惟汝賢。其進爾于奉政大夫。」曰：「崇乃顯考燿，階亦如之。」曰：「爾妣葉益著母儀；惟爾元配黄，夙相有成；惟繼室劉，乃亦内助。咸加宜人，以顯存没。再錫之命，欽哉！」

史臣若水曰：「夫褒子之美也，必推及其親；褒其親，必因其子。綸綍之出，德美是嘉。肇于初，至于再，泮涣乎雷霆之大號也，沛乎雨露之澤也，普乎日月之光也，浩乎天地之仁也。故登斯堂，則知尊君之仁矣。爲子孫者，顧斯堂，曰：『君之尊吾親，爲吾也，然而皆知尊身之道，以不卑其親矣；曰君之敬吾親也，爲吾也，然而皆知敬身之道，以不慢其親矣；曰君之光吾親也，爲吾也，然而皆知顯身之道，以不辱其

親矣。』是故登斯堂者，可以知親親之孝矣。」

或曰：「人君如天地，普萬物而不私，若有私恩焉，是猶比天地之仁，酌雨露之澤，漏日月之光，窒雷霆之聲，以爲私可乎？」曰：「《四牡》之詩，將母來諗，先王所以體臣也。故君之嘉臣也以禮，臣之報君也以忠，各致其道，非相爲賜也。故曰：堂所以教仁，孝也德階。」墀今參江右，曰：「太史之言可以訓，請識之壁！」嘉靖癸未八月二十三日

新脩靖江縣儒學記

維嘉靖乙酉，吴興韋君商臣希尹自大理評事以言謫丞于常州之靖江。既至，謁廟造學，訝其殿廡堂舍之圮隘。問之，諸生前曰：「屢白諸督學撫巡諸公，屢可，而縣吏屢以嫌尼。上下二十餘載，以弊至于是。」韋君怵然曰：「天下事皆避嫌若是，不盡廢乎？若作于民，不費于官；納爾材，毋納爾金；任以人，不與以己，則又何嫌！」乃復謀于易令。易令曰：「吾方有事，子其圖之！」韋君乃白于督學撫巡，皆可之。以常推劉君體觀來相宜。於時帑藏僅有三百緡耳。韋君乃召父老氓庶咸造于庭，誓之曰：「今教基已墜，化之不行，風俗薄惡，子孫不才，寇盜充斥，豈惟長民者之羞，亦爾民之憂爾！於爾之鄉，有願出材若梁棟柱者否？有則聽，吾將有大褒。」於是既月，而出梁棟若柱者至矣。又曰：「於爾之鄉，有願出材若椽桷暨榱者否？有則聽，吾將有餘褒。」於是既旬，而出椽桷若榱者至矣。又曰：「於爾之鄉，有願出灰瓦磚石者否？有則聽，吾將有量褒。」於是既月，而出灰瓦磚石者至矣。又

曰：「於爾囚縲之有願役力助修者否？有則聽，吾將貸其情輕者。」於時而有趍事赴工者至矣。由是材以工備，工以材成，人以能役，力以時任，地以貲拓。始事于丁亥二月，韋遷而易尹繼之，易去而番禺鄭尹翹又繼之。至是，大成之殿巍然矣，明倫之堂奐然矣，兩廡兩齋翼然矣，戟門泮橋儼然泓然矣。凡師生之署館、名宦鄉賢之祠、倉庫射圃碑亭會膳之堂，翕然矣。韋、鄭二君皆游於甘泉子，甘泉子聞之，喟然嘆曰：

昔夫子言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靖江在海島之間，三代之化所不及，蓋《禹貢·揚州》所謂島夷者歟！韋君學夫子之道，鄭君有愷悌之德，言出而民樂趍之，以成教化之基，乃知忠信篤敬可行者，至是爲有驗矣。使其父老氓庶由是心而擴充之，各率其子弟之秀，以從事於忠信篤敬，而察於人倫，入乎大道，則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學，與中州鄒魯之文物何異焉！是固學之所以爲學也。

鄭君又申韋君之請，請記于石，以諗邑之人士，俾永爲訓。甘泉子笑曰：

昔夫子嘗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蓋憤世之濁而樂海之清也。當時子路諸賢，且喜而從之。靖江之土，浮生于海中，泛泛若桴槎然。今數千年，自成化以來，吾夫子之靈乃妥于是，而門弟子皆從焉，亦當時乘桴之志矣乎！諸父老氓庶今幸生太平之時，遭二君之賢，宣上化理，以遵孔氏，與昔時異，又幸鍾海之清淑，而猶不率子弟之秀從其令尹之教，以造夫子之道，是無惻隱之心，非人矣。其於爾樂於從事助修之初心何如？可以反其本矣！予故記之，以諗邑之人士，俾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弟者知所以學。戊子九月〇〇日

湖州府胡安定先生墓田記

嘉靖三年，太守馮君曾始莅湖郡，乃考圖誌，同知何君亦尹曰：「昔在有宋，泰州胡翼之安定先生來教蘇湖，今吾郡人士知禮義之方者，皆蒙其流風之及也。吾等寔嗣教養，可忘其所自耶？」乃誓于里正曰：「其墓在道場山麓者，其守墓之田若干畝，在某里者若干畝，在某里者若干畝，其悉以白予。爾所不白，則有恒罰。」於是胡氏之裔聯芳者，以墓見侵之狀白于府。府盡得其狀，田盡復而墓可守。中丞陳公鳳梧撫臨至郡，躬謁其墓，視亭堂之圮壞，命新之，乃并重封其墓而拜祀焉。由是過斯墓者必語曰：「某水利，某農桑，乃此公治事齋之遺也。」又曰：「某書史，某文藝，乃此公經義齋之遺也。」不亦可乎？又謂曰：「不可以無識。」乃因何君以謁於甘泉子識之。或曰：「何以識爾？」曰：「存田也。」曰：「何以存田也？」曰：「以存墓也。」曰：「何以存墓也？」「以存先生之道也。夫田存則墓長不荒，墓存則人長思賢，故田存斯墓存，墓存斯先生之道存，先生之道存斯人士率教，人士率教斯門訟不興，門訟不興斯鄉井和睦，鄉井和睦斯休徵薦至，而百穀蕃庶，守令之職也。」或曰：「先生之道，久而隱矣。如欲存田存墓，孰若明先生之道訓邦之人士，俾慕而親焉，則墓田可長如今耳，可長如先生之存耳，則盍論其世矣乎！」甘泉子曰：

自安定先生之世，而流傳先生之教，道者已失其真，而二於孔門矣，豈直今也哉！夫孔門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理也。四科之目，乃即其因材成就者記之耳，豈聖人無類之教端有四哉！

若安定先生者，當伊洛之學未興，而聲賦駢驪之浮華已極，毅然而起，以變化士習爲己任，而天下翕然而從之，以復於本質，故一時士習變化，馴馴雅飭，不問可知爲某門弟。苟非其精神心術之微有不言而信者行之乎其間，其能如是乎？ 至於經義治事之科條具在，則以爲先生之道盡在是耳，達之朝廷，播之天下，以爲式法，豈不惑哉！ 何也？ 蓋其所謂科條，至今猶存也，而馴馴之化遂不可復，何歟？ 誠心之感，非教法之善也，斷可識矣。夫聖人之學，心事合一者也。故經義所以明其心之體也，治事所以發其心之用也。思以達諸其事者也，體用一原也，而可以二乎哉？ 此則或者先生立教之本意，千百年人莫之知，予幸神會於心之同然者，敬爲湖之人士言之，俾先生之道人人明於心，而墓田可不守而自永存矣。越五載而識文成。今繼馮君而治者，某君某也，其尚不忘馮君之志而嗣脩之，以惠邦之人士哉！ 己丑秋八月朔日

績溪縣脩儒學兩廡賢像田租記

績溪尹惠州黃君錦既厥任，詢厥先務，乃稽厥圖記，視厥教基。曰：夫子之廟，何以易西南而中居？ 曰：西南，懲偏也，是故易之，學之域中焉。夫夫子之道，庶聖之中正也。西南，廟之舊址，何以易祠文公？ 曰：文公，翼夫子之道者也，是故置之右翼焉。明倫堂何以避域中於夫子之廟，而易置于東北之祠址？ 曰：山川之明秀，衆美之鍾會，宜以毓才焉，且示諸生宜踐文公之遺跡，以達于夫子之道也。作之者誰？ 曰：昔在正德壬申掌教，今爲御史敖君鉞也，以白于熊太守桂而達于撫

巡督學而成之也，修廡而像賢焉。肇之者誰？曰：嘉靖己丑惟夏，巡撫高安陳公祥視宮墻，入文廟，曰可以妥靈矣；升堂，曰：可以育才矣；兩廡圮壞，則群賢罔居，可乎？我是以有樑棟榱桷磚瓦傾圮之脩。又曰：群賢諸儒有居矣，而神像不設，則多士罔瞻，可乎？我是以有從祀群賢諸儒者之像塑。又曰：群賢有居矣，衆瞻有像矣，而守無恒田以永嗣脩，可乎？諸生張孟元、汪金等，是以有請清隱廢寺田租五十餘金之歲入，且曰：攘異端以尊正道，夫誰曰不然？遂得請出縣帑以益寺租，而督學臨川章君衮亦發縣缺員金以助焉。於是學之規式秩然矣，廡之圮者煥然矣，像之設者峨然矣，諸生始咸有觀感興起以永持循，由群賢之跡以入聖人之室，而脩學之功於是爲大矣。奉行而贊襄之者誰？曰：太守南君壽、同知高君應禎、通判林繼賢，而任其計度之功者，高君也。董其工者誰？義官醫官胡廷玘、胡琦也；而教諭文君宗顏、訓導王君惟孝、白君永昌，亦督視惟勤焉。工始於己丑之十月○日，迄庚寅○月○日，爰落厥成。黄君曰：「諸君子相與成始成終，以垂于後之人，不可無紀，且不可無訓以開于後之人。」遂因進士鄭君恭謁記於甘泉子。甘泉子曰：

昔者子貢謂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而入者寡矣。今諸生得居宮墻數仞之中，日睹宗廟之光輝，仰群賢之盛美，優游仁義禮樂之府，而不知其門所自入焉，是之謂行不著，習不察，可謂善學矣乎？然而聖人之道，豈難乎哉？其門豈遠乎哉？諸生其自反自思而自得之，毋俾斯學爲徒設也！ 庚寅六月二十日

高平縣令尹董侯生祠記❶

甘泉子曰：生祠非古也，其起於去思之所爲乎！其諸後世饑食渴飲之際乎！古之人有爲之者矣。不見其人，則思以愛其樹；不見其步履，則思以留其鞾。此何以故？夫善政善教之被乎其民，入于其心，淪浹于其肌膚骨髓，故民德之如父母，有不知其所以愛之戴之者。今夫赤子之慕其父母也，父母在則日嬉于膝下，有食則思以食之；或父母離適鄰里，則號呼而不置；及其没，不可見矣，養不及矣，則歲時伏臘，薦新而致祭焉，所以繼養也。爲守令者有德及民，則民德之；民德之，故愛之；愛之，故思之；思之，故去思之；去思之，故愛其樹及其鞾。夫樹與鞾且然，而况其人乎？故相與肖其人，置其祠，而繼養焉，不待其没世而不忘也。故曰生祠者，其起于去思之所爲乎！

大行高平人郭君鋆，游於甘泉子，造而告曰：「今聖天子重守令，然而未見興起者，盖未有激勸之術耳。若齊魯之賢，有陽信董公琦者，其人乎！鋆也常聞其德政于父老矣。如公以乙丑進士，莅吾高平。高平，澤之巖邑也。澤、潞之間，古稱强悍，素號難治，未易以仁柔。董侯下車，一以誠心治之，軫念小民爲吾赤子，天子使我養之教之，其可少負德意而不致之於下乎？於是平政役，課農桑，賙貧民，定婚儀，謹條約，興禮義，敦風俗，息詞訟，捍民患，祛鬼惑，禁佛事，奬節義，變士習，民安之而愛戴焉，若赤子之慕其父母然。於其遷而去也，卧轍攀轅，呼號之聲震於野。

❶「高」，原誤作「南」。按，南平在福建，高平在山西。文中云「大行高平人」、「高平，澤之巖邑也」，據改。

故其謡曰：前有揚父名子器，後有董母。不祠之，何以慰吾等去思之情，而昭循良之嘉績乎？遂相與祠之，又從而歌頌之。」甘泉子述民頌爲碑文，其詞曰：

我寒疇衣，維侯之被；我饑曷食？維侯之饟。食而衣之，維我父母之慈。維我父母之慈，畀我天彝；生我育我，恃我怙我，我父我母。我母我父，思本以報，生報以祠，没繼以祀。父母侯去，思侯祠嗣，侯食于兹，垂千萬世。侯誰之紀？紀此民俚；大行孝友，務民之義。口碑在石，作者湛子。癸巳六月二十七日

傳七篇

䨱白先生傳

䨱白先生，姓吴氏，增城人。其先延

陵季子之後。自號䨱白先生。䨱白者何？愛梅雪之潔清以自寓也。人皆謂是不浮也哉！嘖薄污俗，而玉雪自清，以不溝洫其身，故亦謂之曰䨱白先生云。有生三十九年，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從，目不取苟視。少遊邑庠，諸生或出鄙語，則揜耳不聽，諸生皆笑之。嘗讀書一室，有女侍嬉於傍，怒曰：「奴何得侮我！」即白其夫人，出之乃已。及壯，由進士尹弋陽，凡六載而政成。未及滿秩，用保舉遷饒州府同知，卒于饒。其御史所嘗保公者，陳公選其人也。陳公選者，時有直聲，後來爲布政廣東，劾中貴人韋眷斃於道者也。

先生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折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薺，擇不取。適民有餽水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不如歸。」先生治弋，耻隨俗吏役役以薄書期會，而古循良自效。始至，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

不給者。寧陋宮室，以與民寬力。立義倉，以廩其無告者十萬石。挺身摧中貴人之威，而息其暴歛，裁無經之費，以爲典常，曰：「寧我受責，毋寧使民受其辜！」嘗從其僕問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我也？」公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爲民父母，窺其子女乎？」或曰：「先生何人也？其古之遺直歟！」又曰：「先生故廉惠人也。」先生爲弋陽六年，弋陽之民歌之者以百數，御史藩臬聞而達之天子，天子例褒之，封及其親。其去之饒，而民思之；比死，而民祠焉。夫歌之者衆，則公而浮於下上，則其愛也博；既去且死，而民思而祠焉，則其入人也深，非其所謂惠歟！其卒于饒也，太守發篋視之，嘆曰：「人不信源深廉，今不足於歛！嗟乎源深，不知古之廉者何如耳！」伍益之云：「公嘗語從子時慎曰：兒謂我何如人？夫太匠不斧試，大器不小庸，凡我之所以爲此者，非吾之所謂上焉者也。吾之所謂上焉者，而何足以知之？飡山飲流，抱道而居，養高憑虛，造物爲徒。世貴不足賤而有餘，吾不知其不可也。」

先生名會，源深其字。既卒，而食于弋者，士祠於奎星樓，民祠於縣治；其在邑之鄉賢祠者，與崔、李參焉，申侯躋之。先生有子曰樅時用，與余善，猶髣髴其風度云。

甘泉子論曰：余嘗觀古之賢俊人，皆出於神聖之後。稷、契本帝嚳，仲尼本弗父何、正考父。今觀公之先世，可信也。夫以六載不知弋陽之髻，卓然有孟嘉之風矣。及觀其語從子以其志，豈功名之流富貴足道耶！吾嘗謂公，吾鄉清獻匹儔。然清獻以位望之極，而公事業不究於高

年，故往往不見信。齒爵於人，可少也哉！時弘治十五年歲在壬戌夏四月晦。

張澹軒傳

太史氏曰：自巖穴之士遯世無悶，世或多有之，不得而知也。有特立勵行，鄉黨稱善焉，而不能自見於天下者，豈少哉！故太公鼓刀，伊尹負鼎，説築傅巖，甯戚飯牛，膠鬲鬻魚鹽，非附賢哲之君，安能表於後世哉！余與郎秋官張氏鵰九苞同舉進士，善，因講其世，得其先君遺事頗異，其殆牛鼎飯築之倫乎！作《張逸士傳》。

澹軒先生者，松之上海人也。名鰲，字文魁。嘗遇陳山人，傳清心養性之道。陳曰：「張子明而朗，澹然無欲，可與言道。」故號澹軒。上世曰英者，從華亭始割爲上海籍。至大父益遷邑，治愈饒裕。父倫，號樂道，倜儻有氣。母出趙孝子思恭之後。澹軒自童子時，遊邑庠，爲諸生。諸老生咸謂曰老成。及壯，以氣自豪，剛直自遂，好面折人，人莫能堪，聞者毛竦，少年亦由是側目騰口，澹軒故弗恤。讀詩，得涵泳性情之旨，故其吟咏，有風人思致。稍通諸經史自廣，凡閲十舉弗第，嘆曰：「吾年五十餘矣，尚弗知命耶！」乃棄去。或曰：「君久次廩資，會當貢，盍少須乎？」澹軒弗聽。嘯傲於九峰之間，不入城府，邑尹少識其面。初，年三十，執父喪哀毀，髮鬢忽變白。年四十，其配唐氏病且卒，臨訣曰：「吾徒有若息鷗，未及成立，我即死，此子奈何？」因泣下。澹軒曰：「微子言，我固自誓守禮，弗再娶。」遂獨居終身。伯母朱溺愛其女，既盡以家資贅婿某某，又贅婿毛，家貲至毛，傾殆盡，朱隨

之流離，澹軒迎養之終身。妹適顧氏，貧失所，澹軒分貲濟之。濟之又貧，不堪，迺并取其子女歸贍之。二十餘年而妹没，没即爲之斂葬。葬已，恤其後，女有夫，男有婦。凡澹軒之務義强人，皆人所難。鄰有憑惡者，侵其地一畝許，澹軒漠弗與較，久之，後自愧且悔，謝請歸地。里中人馬氏子先，其父輕税厚直，鬻其田三分之二於鄰人王及族子興，後所餘一分，不勝其虧税之累，且不支。澹軒呼興與分受其虧，家賴不傾，而王弗恤也。鄉人有訟，或來就決，無不協服而去。又凜然不可干以非義，咸曰：「張公，吾鄉之太丘。」咸相誡曰：「吾曹勿使爲澹軒所鄙。」對妻子不作狎語而教以私圖。鷗初舉進士，即命謝病歸，積學俟時。無何，權奸擅威，廢置者四年，而權奸敗，乃復起用，以免於危亂，澹軒之先見也。鷗起爲秋官，念念歸養，且隱忍企滿秩，須貤封，然而非澹軒志也。澹軒曰：「吾寧孰與角巾逍遥物外耶！」嘗講《伐檀》詩，而慕徐孺子之非力不食，曰：「弗耕曷穫？弗獵曷獲？不素飡兮，其詩人之志乎！」

初，遣鷗之京，鷗留長子挺侍養，曰：「挺可以代鷗矣。」固以是安鷗。後二年，而鷗以公事取道歸省，又明年五月，澹軒卒。卒前數日，言動如平常。一旦，呼挺，命以後事。挺駭泣，澹軒曰：「是大數，汝勿訝！」遂命治棺衾，辟飲食。一晝夜，取鏡自照，曰：「吾得正終，吾免矣！」遂瞑坐而卒。追贈刑部主事，有《澹軒集》藏于家。鷗賢，能大其傳云。

論曰：余嘗見澹軒于進士鷗所，言貌侃侃，良稱是澹軒。他多善言行，以間見於狀誌，故弗論著，著其大者。若澹軒者，古所謂逸民，非耶？語曰：「剛毅木訥近

仁。」澹軒其近仁者乎！故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鏃而括之，不愈美乎？故璞玉弗善琢則弗器，金不百鍊則弗精，而況於人乎？而況爲君子者乎？夫以澹軒如彼其天資，使聞孔孟之學，養之中正，文以禮樂，其所就可量耶？然其篤彝倫，勵節義，庶幾知晝夜之道，可謂朝聞夕死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陳常州傳

常州陳太守寶者，廣東瓊州瓊山人也，字秀卿，號虛菴。寶父昭，昭父蔭，蔭父士聰。秀卿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嬉戲。及十七，遊邑庠，已自老成，能屬文，有思致。舉壬戌進士。告病家居，會逆瑾作威揑例，凡京官病久在家者削籍，而秀卿乃始病，病而居父憂，憂服闋而未行，例以落職，莫爲分辨也。瑾誅例革，秀卿復除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劾中官趙蘭採珠合浦之不法狀，罷之。丁母憂，免去。起復，改北廣西道御史如初，按徽寧諸郡，坦坦平易，蓋不爲苛刻以取能聲者。及權宦奪蕪湖葦洲，即論奏還民，民戴之如父母，爲立生祠。嗚呼，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豈秀卿其近是乎！夫以御史例秀卿所存，當儲爲卿寺人物，以階于公輔也，迺又不爲方面止。遷常州府知府，不知造命者何意也！

嘉靖中，癸未，莅常，即壹孚以恩，弗以樹威，寧伸情以絀法，毋寧用法以絀情。令賦民以時，毋嚴乃征而苛于入，故不嚴而民樂趨之。徐臨江曰：「吾鄉落數年得賴以無擾」云。甲申大饑，餓莩相藉，白其大官，發公帑振之；不給，即出府庫堂食錢數千緡雜穀賑之；又不給。或勸之借于富

民，不可，曰：「貧富皆吾赤子也，譬之一家，可損上益下，不可損彼以益此。仁者不爲也。」或曰：「秀卿，惠人也，民實懷之，吏或欺焉。」或曰：「秀卿，故長者也，不疑人欺。或告之某吏欺，某吏欺，秀卿猶待之如平常，不色怒也。」嗚呼，雖以見謂如此，然近年往往多以慘刻苛察得能聲、致大官者，秀卿獨不趨時好以希世，豈其天性然邪！

乙酉歲，從科道官移檄，往同按浙江倭人事。秀卿議曰：「倭人兩下假名入貢仇殺，因鬥殺平民，都指揮禦之與害。朝議以兵備守備，不設過矣。且外國有入貢例，兩下仇殺以及禦者，事起倉卒，兵備安得而預防之！若軍衛不救主將之死，自有常刑獄讞。」果如秀卿議。秀卿欲興道學，以風化一方，建道南書院，以祠楊龜山、鄒道鄉以下若干人，蓋以一時師友講學于兹土也。工方就緒，秀卿暴疾而卒矣，年止五十有一。惲憲副功甫云：「秀卿卒之日，囊資不能斂。訃至，遠近士夫下及吏民，無不泣下者。」按治御史朱公士光署其申文曰：「古人之心，淡然寡慾，而凝然不動；循吏之政，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又曰：「民戴其豈弟，士稱其清和。」海南兵備副使胡誨之語邵二泉宗伯曰：「秀卿居家孝友，育從弟之二遺孤，猶子也。有田數頃，給賓祭食飲之外，餘以分諸宗族。土官某者，犯法也，以千金求秀卿言，逸其死，秀卿峻拒之。」以是揆之，前稱囊資不能斂，可考信也已。徐臨江謂秀卿嘗語所知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其要莫切於養心。養既定，則於事到處便能灑然無疑。」周紀善道通曰：「秀卿坐堂時少，而静居時多。」可徵其專於内養矣。所著有《虚菴集》若干卷。二子忭、悟。忭，庠生。

太史曰：是歲五嶺之西南，當隕二德星，而不見報者，何也？其一高州李黃門學曾，其一陳常州實秀卿，皆有淑質，先後物故，而秀卿尤好學。昔者孔子獨悼顔回之好學而以短命死，秀卿亦不得壽。悲夫！余與秀卿一講小禺洞，迄今再見於白下，怪秀卿精神靡然矣。昔方叔賢謂秀卿盖好象山者，象山殊非禪，則微是內耳。毛黃門式之亦好學，云静坐中得之秀卿矣。嗚呼，秀卿而無死，正學其有成乎！嗚呼，安得作秀卿者而與之論聖人內外合一之旨哉！秀卿死後，不遠數百里而奔告於余者，惲公也。惲公經紀其喪，而□其懿行之弗彰，拳拳表異之，盖不以存歿易其心者，足稱於古義也已，余故并論著之。

紫坡子傳

紫坡子者，潮之揭陽人也，名一初，字朝朔，世居于藍橋之里。魁辛酉鄉試，舉乙丑進士，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告病歸，卒于杭，年三十有八。甘泉子曰：

余與龔南村舊遊江門，爲余道朝朔之爲人，余故與朝朔同舉進士，視之信然。朝朔盖口若不能道其詞，其志謹確，必有所不爲，雖自謂，賁育莫能奪之矣。《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書》曰：「作善天降之百祥，作不善天降之百殃。」信邪，否邪？朝朔不汲汲於富貴，廉介名節自勵，篤行孝友，得祖禰歡心。居喪，水漿不入，昆弟無私蓄，却請託千金而麾之，所謂作善，非邪？及恬於進取，卜築讀書于紫陌山之麓，六年閉門却掃，足跡不至公

室。及爲御史矣，人皆揚揚，而獨首事陽明先生，以爲自得師，棄其舊學而學之。彼誠所謂自求多福者邪！ 而甫登第，乃以病歸，歸而遭喪。喪免，遇瑾變法去職，瑾誅而起，起爲御史。爲御史未幾，又以病去，而客死夭扎。湯粥不給，囊無斂資，於有司殯。所學未就，抱經濟而弗施，齎志以逝。所謂百祥之降，果可信邪？ 而世之言犯口過、行罹尤禍、悖戾逆天、無所忌憚而享高爵大禄、壽考無恙、子孫世濟不絶而免天殃者，又何也？ 豈所謂罔之生幸免者邪？ 語有之：天久乃定，天定者亦能勝人。其不然者，或天之未定耳。或曰：朝朔歸柩甫及岸，而他舟覆于颶，略無存者，非平生積善之報乎！ 或曰：其長子大崑遊于庠，其仲大崙舉于鄉，未艾也，庶其見天之將定也已。大崙從甘泉子游，亦有志于學。

太史公曰：余觀紫坡子之爲人，殆孔子所謂忠信者與，其可與爲善也必矣！使紫坡子而無死，至六十七十，其講求大道，所造詣又可量也？ 夫以孔子之聖，猶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況其他乎？ 紫坡子病革且力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志悲夫！

南莊先生傳

南莊先生者，東莞人也。姓王氏，名瑄，字廷實。居圓砂之南，因號焉。好善若渴，樂施若遺，與人若怯，惟蓄書、植花、掃室、静坐、對爐燻終日，一衣五十年不垢。行乎于鄉閈姻戚，不諂鬼神，敬而遠之，禮大夫士之賢者以教子，二十餘年而弗衰。兄弟七人，瑄行六，九齡而孤，兄弟姊皆幼鞠于母梁。長二、三、四兄皆殤以

早世，梁撫鞠諸遺孤，頗殷憂。瑄謂五兄瓊曰：「兄不可以力舉子業乎？否則何以起家？兄其毋以家事奪爾志！歲饑，吾當以身幹蠱，紓母之憂。」遂力耕藝，爲滫瀡具。年二十，頗克樹殖，瓊領鄉薦，出己貲助之。之京，三試三得乙，乃就象州學正。夢臼炊梁携續婦就任，瑄泣諫，弗能止，乃以舟隨之象。居無何，子母俱中瘴，乃速歸。至桂林道中，瑄行獨，後相失，則愈力趍之，吐血仆于地。他過者曰：「身著青衣，必東廣遠人也。」解以草藥而蘇，則又力追，及母，對泣逆旅，母梁疾危，不可起，有白醫士者，神而兩痊之，人曰孝誠所感也。梁以二三遺孤爲身後憂，瑄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爲婚嫁之。踰年而梁卒，瑄哀毁苦粥七旬，跳求宅兆，卜者曰：「乃襄乃藏，爰有白牛之祥，家乃其昌。」既虞而饋牛者至，是應也，乃孳之，自是生業日熾。有子四人。世清爲邑庠生，屢試不偶；其季希文特敏，童蒙時，瑄摩其頂曰：「汝能自力，乃克有成，成吾志。」南莊君以壽卒于家，其後幾年，希文學果有成，發解登進士第，擢刑科給事中。

太史論曰：余嘉靖己丑至京師，遇給事君于衆進士中，奇之。明年，景純擢給事，得以講聞其世，而知其所本于南莊君之賢如此，有以也夫！夫本大而末茂，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君子乎！余是以論著之。

葉賢母鄒氏傳

葉賢母鄒氏者，貢士春芳之母，葉君標之妻也。標與鄒皆惠州歸善望也。鄒氏，曰壽官之女，年十九而歸標，甫七閱月而標卒。鄒時年二十，執喪踰禮，身不解

麻，哭不絶聲，哀痛如不欲生。遺腹生子春芳，自是縞素自持，不飾粉黛，常處中闠，動不踰閾，雖家人不見其面，鄉人賢之。事舅姑，則曰孝敬至矣；處妯娌，則曰媚睦矣；逮臧獲，則曰有恩惠矣；撫育厥孤，則曰慈而知勞矣。初娠其孤，比標死，已四月矣，一未嘗以語諸婦，諸婦或有知而私詢之者，即掩面趍而避之，羞以爲對。及其生也，三載不離于懷，不以假諸他手。纔能語，則誘至翁膝下，受諸古訓，退即責其成誦，不少姑息。故春芳自髫齔業儒，以迨于有成，超貢于鄉，以觀光于上國，而流聲于辟雍，以亢其宗。人曰葉氏有子矣，鄒氏之教也。卒于弘治辛酉六月望，以悲哀其夫，夙疾也，年僅三十有四。與標合葬于水簾洞，後遷九龍峰之原，盖始終從夫云。實邇永思堂。

太史公論曰：自《柏舟》之詩亡，而共姜之節微矣。鄒氏自矢以苦節，宛然柏舟之風焉。既不忘其天以及其親而貽其子之賢，賢矣哉！壬辰夏六月六日

慈節應氏傳

慈節應氏者，浙之某縣人王素齋某之妻也。年若干，歸素齋，主中饋，執柔道，恪循内則，人曰盡婦矣。姑何，嚴峻莫容人，獨愛應氏。一日，何怒諸婦，欲析爨，應氏長跪曰：「諸婦有過，罪在諸婦，奈何以婦故傷諸郎同胞之愛乎？」何遂已析爨。或何疾病，應氏即爲擁扶之，頃刻不離側，凡供養必豐潔。應氏爲冢婦，凡何有所分惠于諸婦諸子，則均給無後時，悉如何志。素齋以嫡長幹蠱，凡調度轉運，應氏贊助有力焉。又友愛二季。二季不更事，應氏承素齋閔念之意，一錢尺帛不

自私，怡怡之情，溢于家庭。成化辛卯，素齋遘疾。疾且劇，語及後事，應泣下，素齋亦泣下，曰：「吾平生未嘗爲惡，豈天反絶吾後耶？幸汝姙已九月，倘得嗣，爲王氏長養之，亦惟汝志；如有所否者，亦惟汝志。」應氏復泣下嗚咽曰：「妾聞之諺云：『良馬不跨二鞍，良婦不適二夫。』妾願守死爲君家存嗣，終得從夫子于地下，足矣，他復何知！」已而素齋卒，應氏號慟，幾絶復甦。閲月而子某生，應乃含哀鞠育。旁族有欲害之者，應衛之益慎，又遇其人益恭。稍長，則諭曰：「曾記汝父生時嘗云所謂有子者有令子，斯爲有子。若子不克肖，與無後均也。汝可不知？」又曰：「汝父平生爲善，没時未有汝，人或謂天絶之，不信汝父之爲善。今死後幸有汝，汝能以善自樹，使人知汝父之有子，又知汝父平素爲善足徵信也，孝孰大焉！汝可不勉之！」延師督教，至脱簪珥以供禮費。從姪誌年三歲失怙恃，應氏鞠而撫之如子，愛養必周，長必擇婚如子，誌亦戴之如母。族里之凍餒者，周之如周誌。語人曰：「救濟人生，即是無量功德。修齋誦經何爲？」居常紡紝自給，茹虀衣素，以苦節自勵。居必中閫，不出户閾，或一出户閾治賓祭具，雖骨肉之親，亦莫或面，面亦不數，女流皆誦以爲法。子某，甫三十而卒，應氏哭之，幾喪其明，與孀婦某氏居一室，益勵節。有孤遺孫曰杏，六歲；曰櫺，四歲。泣諭之曰：「王氏三世統緒，惟汝兄弟。吾一生勤苦，亦惟在汝兄弟。汝兄弟可不念諸！各期自立，以成汝祖汝父之志，豈可効常兒碌碌乎！」亦延師友督教之，如教其子者。戊寅冬十二月，倏患疾。疾劇，呼其婦某氏曰：「與汝作長别矣。」端居而逝，無或迷亂，顏色如生。人咸曰貞

節之徵矣。年八十有四。若應氏，可謂完節也已！生時子喪孫幼，無以上達有司，又無好善以上聞者，應惟求盡心耳矣，安求榮褒？及卒，又限於例，以是竟不獲褒旌。其孫杏爲監察御史，以道義自立，于應氏有光矣。杏嘗從甘泉子遊，語其詳如此，且以不及褒旌爲恨。甘泉子曰：「子不見《春秋》之所褒貶乎？垂榮辱于萬世者，豈盡出于當時？當時之所榮者，今或泯然矣。」

太史公論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淺丈夫因以求之目前，一不驗，必諉曰爲善未必有報，《易》之言欺我矣。殊不知所謂積善云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漸矣！今夫其樹，根深者其花實繁；其積德盛者，其流慶遠。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君子乎！是故或四三世，或八九世，愈遠而彌光，夫然後知《易》之言，信不我欺也。王氏自慈節夫婦積善，而其子而其孫傳三世，乃大發于御史，其德其業未艾而愈光，有以也哉！壬辰六月二十六日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六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七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書 三十六篇

與揚州鄭節推伯興辭孫太守賻金

曩至高郵，計必得面，以慰哀抱。至廣陵，值公他出，甚爲悲悵！貴寮賻金之惠，雖推劉侍御之意，此必公倡之也，感感！但揆之義，心有未安。古之賻禮，必以時行，今則不可附於身，故不敢虛貺。向者高堂未傾，凡百辭受，苟可悅養，不必盡合於義；今無逮矣，凡於餽遺，可以省事。緣是輒用返璧，惟高明亮之！并乞爲我告太守焉。

與繁昌林明府有年

某稽顙明府執事：承以往昔一日之雅，勤人遠致賻儀金幣，感感！不肖以悅養不逮，附身無從，沿途知舊致賻，一切不敢祇受，故於盛儀，謹用返壁，❶止留墨二笏，領尊意也。亮之！不次。

答人辭賻

不肖孤若水稽顙疏啓：承辱厚賻，豈勝哀感！揆之于心，實有未安。往者慈

❶「壁」，疑當作「璧」。

親無恙，苟以悦養爲心，辭受取舍，不必合義；今則長已矣，復何爲哉！苟有餘資，尚欲分散，以處窮約，況又苟取乎？自失恃以來，沿途知舊餽遺，一切辭謝，雖古禮，附身非時，義難虚貺，親死之謂，何又因利以爲家焉？亦君子之所惡也。且在禮，孟獻子既葬，司徒旅歸四方之布，言不可有其餘賻，以利爲利也。惟高明念我以德，而處我以禮焉，不勝哀感之至！

與王陽明先生鴻臚

相去漸遠，相見未涯，豈勝哀戀！道途人心洶洶，切爲老兄危之。垂死之人，獨有此念而已。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古人尚韜晦亦未盡。盖涵養本源深厚，自能爾也。幸惟此義！哀中不悉不悉。

與唐新淦

昨承厚賻，以面辭訖，然恐老兄尚未釋然，或疑不肖自外於左右者，非也。盖不肖當高堂無恙之日，凡百辭受取舍，苟以悦親爲心，不必盡合乎義；今則已矣，已矣，復何爲哉？以此沿途知舊相遺，未常敢受一毫，正以贖前愆耳，幸高明深察之！又承差吏夫役津送，乘風越廬陵無虞，多感多感！荒迷不倫。

答吴豐城賻禮

昨承吊，禮意已備，兹又遠勤吏人，追及樟樹，致賻金五兩，不肖前後將母過，受惠多矣！先母向者無恙，不問合義與否，皆未嘗辭，用爲悦養。今則已矣，沿途知

舊之餽，並不敢受，況吾契又在素知深厚者乎？就托原使返璧，亮之！不次。

寄陽明王先生

不肖孤以某日扶柩過嶺，到家有期，僅可苟活，以襄大事。相去愈遠，無任哀懇！憂病中，惟有平生之志不忘。自省真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急矣，甚矣。就今得艾，尚未知能救否，況又遲耶！此學若非絶去外慕，拼生拼死，無我無人，終難望其有得。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直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乃是徹底工夫。素患難行乎患難，此不肖近來憂中之意也。人便，更望鞭策。潘希召黄門肯直言，自是益友，乃老兄禁中汲長孺也，且欲親之。不次。

辭止司府諸公舉奏孝感事

不肖孤若水稽顙拜疏：不肖以爲今之所謂君子者，非執事而誰？君子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是之謂君子。不肖聞之：天道至遠而難明，人道惡譽而好毁。不肖涼薄無似，材不適用，徒以朝廷教養之恩，竊聞儒者成務之學，存天下國家之志。遭時轗軻，戀闕遲迴，將母南北，卒之上不能有所建明以裨聖德，下不能自決引退以逸慈親，終没于旅，誠爲忠孝罪人，用是哀慟欲絶，乃即葬所廬居，將比之桐宫，朝夕哀思，以自怨艾，非以爲號也。不意其冬瓜笋偶生，人情玩常而駭異，鄉里襲謬而流傳，妄歸之孝感，非也。且天之祥瑞，決不爲不忠不孝之人，亦明矣。其事之偶然耶？將徵諸先德耶？皆不可知，故曰天

道至遠而難明。父老饒舌，縣官好事，舉以上白，文移一發，承行莫止。憂居不與外事，幽廬復如深井，聞之後時，比追寢之，而覆申已去。見於託戴户曹仲鶡之書，可考信也。前此縣尹林君曾立孝感扁，重以禮幣，不肖力辭之曰：「此非先德之徵，即亦偶然之事。不孝之人，曷敢當此！且表異，縣令職也，以施之側陋，宜也。不肖嘗忝侍從之臣，而縉紳之後也，就使孝如曾子、子皐，亦分固然，而況不忠不孝之人，曷敢以當此！」迺返其幣，撤其扁，而心迺以寧，況敢以聞之朝廷，暴之四海乎？人將謂我何？諸公必不其然。語云：「魚惡其網，人惡其上。」上可惡焉，況又上之也？夫欲益而反損，求全而致毀，迺古記之。今夫立的於野，人將引弓而射之。玉在櫝則美，在市則瑕，非夫玉之異，人將指而議之矣。故曰：人道惡譽而好毀。惟君侯其圖之！上觀天道之微，下察人事之故，亟寢其事，德愛莫大焉！謹疏。

與戴地官

縣中送到巡按府尊處置坊牌價，義所未安，不敢領受，已致啓辭於府尊，仍呈回本縣，啓稿并往，可述所以不受之意也。且一旦無故而與人以百五十金，豈容易受之哉！恐令尹不察鄙意，幸相見間借一言，冀知之，庶不費往復，以便衰病者也。幸亮之！

復魏太守辭免坊牌價

哀子湛某稽顙狀上郡尊魏先生年丈執事：十一月十八日承尊翰，專遣吏員麥

宗儒同本縣吏齎送到按治陳公惠賜坊牌銀一百四十九兩五錢七分，盛意腆詞，過於尋常萬萬矣！揆分難堪，不敢祗受，當於來使并縣吏辭免收回，隨即具呈本縣。伏惟按治澟然南下，莅廣之初，首去奸回，裁抑獄訟，務得大體，不事煩苛，而吾郡尊嚴恕兼，至囹圄空虛，上下相承，共濟其美。若二公者，真嶺南二福星也，民之受惠多矣！而不肖孤蒙波汲河潤者不淺，固不待此舉然後爲賜也。若夫坊牌，先年已蒙諸當道於縣治起盖，不當重有起盖，即亦不當冒受厚惠，以爲家謀也。又向者慈親在堂，凡百辭受，不揆於義，徒爲娱悦，今則已矣，復何求哉！此不肖孤之至情不敢隱于二兄者，偶併飲泣道之。嘗竊自謂愛我以德，無如吾兄者，每每於戴仲鶡處道之。兹者更望始終此愛，爲道微悃于按治兄之前，不有他訮，則不受愈於受之者，又出於尋常萬萬矣。伏望少垂鑒焉！謹狀。

與陳巡按侍御辭坊牌價

不肖孤若水稽顙拜啓大巡陳先生侍御年兄執事：昔在通州，夫役之助濟旅櫬于艱難，此刻骨之感也。乃者下車腆祭，即臨賁先靈于泉壤，此銘心之感也。繼此書札慇勤，存念憂廢，惓惓之意，亦已獨至矣。前日敬遣小兒拜疏稱謝于門外，而閽人戒嚴，不達而返。方且感怍不已，十一月十八日，忽本縣承本府文移，賫送到察院處置坊牌價銀一百四十九兩五錢七分，事出尋常，心加惶懼！仰仞高義至厚也，盛惠至渥也，然心有未安，義難奉命，輒不自外，當即辭回本縣，猶恐執事者不察鄙情，謹用拜疏于左右。

竊聞之：君子之辭受也以義而不以利，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是故德義行，而後無傷廉傷惠之悔。夫坊牌之設，固當道盛舉，今已有之，即不宜重冒。如義何？亦賢者所不取也。夫向者高堂執事之義厚矣，惠渥矣，又因以爲利焉，其未傾，苟爲娱養，辭受之義所不遑恤，猶然追悔。今荷塘墓木且拱矣，復何爲哉！此不肖所以不敢自外，直義吐情，以無負於相愛之雅也。伏惟侍御兄獨持風裁，凛然南下，莅廣之初，首去奸邪，裁抑獄訟，務得大體，不事煩苛，而一時奸貪歛迹，吏民肅清。不肖孤雖處憂疾，蒙波及者多矣，固不待此舉而後爲惠也。所冀仁人推篤我之義，以及一方之賢；舉加我之惠，以及一方之民；則不肖雖不受，猶愈於受之者萬萬矣。伏希高明鑒我以情，愛我以德，不以方命爲罪，不以却之爲不恭，幸甚幸甚！

答王陽明書

不肖孤適在禫除之際，忽接手諭，此心悲喜交集。贛當四省之衝，殊爲重任，以老兄當之，天下屬望不淺矣。不肖固爲朝廷喜，亦爲老兄懼也。適聞捷報，爲慰可知。前此欲遣人走賀，以無紀綱之僕，遂輟。兹因還使，拜附粗段一疋，少具菲意，惟俯鑒，幸甚！

前葉以嘉來手諭中間不闢佛氏，及到底皆空之説，恐别有爲，不肖頑鈍，未能領高遠之教。雖若小有異同者，然得於吾兄者多矣。此一節宜從容以候他日再會，或有商量處也。

寄陽明都憲

若水遂爲西樵之烟霞所留，北行之計不果矣。匪直以烟霞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所志未就，終以爲憂，此吾心之所汲汲皇皇者也。近於西樵碧雲、雲端之間，卜得一藏修之地，甚高敞盤鬱，殊爲稱意，此天之所以與我甚厚！亦有一二學子，相隨甘泉。年來爲賊所迫，必寄家于廣城之外，而獨往于西樵，雖不免時或省家，亦以不入城爲戒也。僕非敢爲長往之計，遂與老兄闊遠，且作二三年之規，或天有意於斯文，必有良會耳。近日一二文字，令人録于别紙，并《西樵詩》，奉一覽求教。人便，不惜常示及爲望。不具。

寄應原忠吉士

向承提舶將到祭文禮幣，即恭奠于先妣靈位。載讀手教，情文甚悉，哀感無量！僻居乏便，一向未作謝啓，兹又承寄李大尹來手簡兼諸作，宛然如接風度。間期以今冬與宗賢兄見，過甘泉，甚慰！即告山靈擁帚矣。僕五月已從吉，未嘗一出。八月二十，間往祭石翁先師墓，遂遊西樵山，卜居於烟霞洞，正在碧雲、雲端村之間，十月間必興工板築矣。西樵在江海之中，四鄰無山，壁絶侵雲，鳥道以入。中有寶峰寺、錦岩岩菴，[1]又有碧雲、雲端、露石牌諸村，宛若桃源。其居人約有二百烟火，皆以種茶爲業。烟霞之下，高敞盤鬱，

[1] 「岩岩」，疑衍一「岩」字。

可以居高望遠，最爲西樵之勝處。二兄若果來，此下榻之地也。

寄王陽明都憲

若水頓首啓：生乞養病疏，十月十日已附鋪馬去矣，計十二月必達，可遂志也。生以十月七日入西樵，築烟霞洞土樓小屋二層，外爲正義堂，又外爲門樓。屋之西有石洞，奇石如芙蓉，立其亭曰「面壁亭」。稍東有小岩，一石竪如仙掌，謂之「仙掌岩」也。東有大科頂，樵之最高峰也。下有雙泉，樵之最高泉也。其側有七石碣對二泉之間，爲一亭，名「麗澤亭」。又稍東爲入烟霞後洞，其口有二石如門，爲後洞門。其南又有九龍岩、七星岩。烟霞之前爲雲端村，其下有石壁如削，有一岩在壁上，無路可入，流泉懸壁而下，名「垂虹泉」。泉側之地已得之，爲「峻潔亭」。其間有田數十畝，頗欲置之，以爲躬耕。凡此皆在樵頂。近日學子亦稍來相依。諸役冬間可落成，即携妻孥入居之矣。聞老兄經略良勤，有功於人，學之效也。但聞時事日非，彼處隱憂不可測，日夜思之，未知兄脱駕之地也。曰仁處奠愧遲，奠文已具，早晚當附梁進士轉達也。當如命爲作一傳，第未詳履歷，不敢下筆耳。

與楊士德

接賢契樟樹發來書，知吾賢契立志之堅，邁往之氣，倍進於荷塘矣。一日千里，非賢契其誰望耶，幸甚幸甚！

所示立志及用功處，盖皆私淑于薛子，得于陽明者，第須究竟源頭，直令無毫厘千里之謬，乃爲至學耳。僕近避山寇，

携妻孥頓于廣城，而獨身卜築西樵之烟霞洞，頗得佳勝。爲樓爲亭，進修其間，賢契若有相尋之約，當不在小華，而在此山之巔矣。所懷萬萬，非面不既。

報應元忠吉士

九月朔日書并前此數封俱領。僕入山之報，前十月書附吴提舶者，已是大略。入山迄今三四月，在大科峰下、烟霞洞之中。堂曰「正義堂」，閣曰「樂閣」。堂後有「茹芝堂」，後爲「崇經樓」，各已訖工，擬此月望後携家來居之。又有烟霞後洞，又後有九龍洞。初夢得之，闢巖以居，此其三昧也。有卧龍岩、垂虹洞，左有面壁亭，右有麗澤亭，皆在西樵之巔。上有九村，悉出雲霞之表，與世相隔，宛若桃源也。

寄王陽明都憲

十月初及郭總戎行，皆嘗有奉疏；梁進士焯行，又附徐曰仁奠文、香幣，未審徹覽否？若水烟霞之築已訖工，又得九龍洞、垂虹洞諸勝，可以安居自老矣。聞老兄方事夾攻之兵，應甚勤苦，若此事一了，不論功之有無，可以此時不再回府，卧病他所，累疏極言自劾，决策引退，此一機會也。過此，即他事又相繼上手，吾莫知兄所脱駕矣。盖兄之隱禍，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右未萌之憂，昔嘗爲兄兩慮之矣。若不以此時决去，恐不免終爲楚人所鉗也。以兄負斯道之望，有明哲保身之資，而慮不出此，吾甚爲兄不取也。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兄亟圖之！若慮得禍，寧以此得禍耳，不猶愈於爲他禍所中

乎？兄其亟圖之！圖之不亟不力也，難乎善其後也。

答霍平易

吾前此竊意吾子無累岩居，以爲道家者流也，昨見來簡，始知吾子非道者也。夫道者之於聖人，雖大不侔，然有以自立形骸，皆忘風雨雷霆晦冥寒暑之代乎吾前，吾未嘗見之，又安能爲我動？匪直不爲我動也，天地造化將在我掌握中矣。此道家者之説也。然聖人不貴之，爲其虚而無實，實與理相碍而不相入也。故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而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也。天，理也。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者不惑。吾將有以告吾子者，而吾子弗我問。於此勘不破，則一梃之木，將厭我而無有矣，豈但雷乎？吾子之病根正在此。此必往年爲雷所驚，因此爲心病，故有此狂惑之言，此不可不理會。程子云：「目畏尖物，不可放過，室中悉置尖物，久之則自不畏。」此猶是就一處言之耳。若直窮其理而養之，則自無此病矣。不然，雷者天地至靈之神也，豈拘拘求一善人如吾子者哉？此所謂吾理義之甲兵，孔門之力士也。候面盡之，且安心。

病中與方西樵

《二禮經傳測》，予自讀《禮》時得其意，自大祥後已執筆，迄今二年，僅脱稿，其成之之難也。此稿且未欲出示人，冀後有進，逐年竄改，至六十七十出之未晚也。承吾弟索觀，念與吾弟一體，故不自外，然亦欲可否，以改也。

復方西樵

《中庸測》苟完多日，第恐有未的當處，故稍從容耳，非敢外於足下也。茲來見索，姑附上覽教。《二原》已閱，其間儘見足下用心密處，雖不必一一與鄙見同，要之不可偏廢也。如不覩不聞之説，區區初得之，似爲獨見，及得執事言之，適與鄙説合，此等處，近世學者豈常慮及也。須大段將來涵養，不爲客氣所勝，乃佳耳。不然，只是説也。每每見足下書簡議論間客氣發作，試自取反觀之可見，及與象山所謂勝心者，皆不可不自省克去也。千萬！

先簡西樵

承諭，厥有警發。成心、勝心、習心三者，皆不可有，必去此，乃可以入道也。《二原》反覆數次，謹且完璧，其精當處及疑處，略已一一劄記，必吾弟欲此書之傳遠，樂聞鄙説，乃可進于左右也。偶閲前劄，觀《二禮測》所謂斟酌次第者，必有其説，可開發否？望并《中庸測》批示，付去手也。

寄陽明

恭諗執事以大功顯受休賚，儒者之效，斯文共慶，甚幸甚幸！謹拜粗幣，用伸賀忱，幸惟鑒念而存焉！僕遁跡荒野，索居離群，日夜以魂夢相尋於千里之外，如欲會晤漕溪之間，以究所未聞，而不知其勢不可或得也。前附潮人數通，必徹左右，未蒙示下，以爲怏怏。向送陳世傑求放心之説，正欲與高論互相發，邇聞渠報

兄有辯説，恨未得一見，以講去我偏也，且兄又何嫌而不即示我耶？ 夫學以救偏者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 故學者，大公之道也。 每見程氏兄弟説文不同，而張、朱訂論，不容少貸。 昔者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必有必不同。 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 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 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萬物者，以陰陽變合之不齊也。 兄其無嫌於小不齊之間，不直以教我，而或論説於人，無益。 惟兄其擇焉！ 不宣。

寄馬伯循天曹

往在京師，正欲與執事往還，交致琢磨之功，以資麗澤之益，每爲事勢所扞格，故心切而跡不通，豈非命耶！ 及不肖罷大故，而執事亦有子夏之戚；不肖扶柩南奔，聞執事尋亦西歸矣。 失此機會，南北萬里，不知合并有期否也！ 惟執事踐履篤實，今茲退處與仲木講磨，必有大進步、大得力處也。 學廢道喪，久矣，所賴於振復斯文者，非執事諸賢而誰耶？ 僕自去歲服闋後，拜疏乞養病，入西樵山，與世相隔，益得與二三學子講習，切於執事敬上用功也。 高明所得，望不以遠示及，甚幸！

答馮元理

昨覽來劄，知吾元理近日用心切於病痛上着力，幸甚！ 夫學求以去其病而已。 病也者，害夫道者也。 此道平鋪日用人倫之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人謂孟子拒曹交，不容其受業者，非也。 此孟子指實事教人處。 聖賢

言語，通是切近，何嘗奇異？ 忠信孝弟四字，求之儘無窮，惟聖人爲能盡之。此道甚平易，求則得之，不審元理所謂動見矛盾者何耶？ 未有行孝弟而父兄不悦者，患不行耳。若有難處，恐亦驕吝之習爲之梗也，其要在敬以養之也。

答顧惟賢僉憲

某頓首復：某自入山來，尋常於當道處書簡，皆和而不倡，以爲例，退者當如是也。然每每於吾兄恒不忘情，然且亦不敢破例而爲也。仕德來，承專使手教新書之惠，即如面兄矣，爲慰當何如耶！ 某多病，學與年頽，日且省過欲寡而未能，陽明乃見謂造詣益精，非所敢當也。吾兄質賦渾厚，當能不爲案牘所奪，隨時隨處察識天理而存養之，已不可量矣，恨以病制，不能就聞日新之益耳。若有所得，不惜時示及。陽明《傳習録》頗粗閲之，未及精詳，其中蓋有不必盡同而不害其爲同者。《朱子晚年定論》，蓋深得我心之同然，乃公論也。世儒每每以初年之論求之非之，良可嘆也！ 兄以爲何如？

答王寧都

某再拜：自別動經四載，每以淑質志學，有一日千里之想，又喜寧都在陽明都憲轄下，宦業學業，實得師承，何幸如之！ 謝生到山，能稱説善政，弭盜、安民、鋤姦、濟弱、息訟、興學諸美，皆非簿書俗吏所能爲，其出於人遠矣。尚當益勵此志，令涵養政事合爲一段工夫，則古之循良，豈足以望執事耶！ 平寇偉績，非老於文學者莫能序之，顧以屬筆於僕，僕知陽明之深，

不敢以讓他人，故不得而辭也。念謝生歲暮遠客，率爾成之，不及精思耳。外樵茶四角，聊致遠信。未晤，惟努力自愛！不宣。

答張景川春官

家僮附仙舟，走報榮歸，喜甚！知有伉儷之戚，驚怛驚怛！覽書辭，知所志益篤，慰甚！以不遠盍簪，當有麗澤之益爲自慶。前此即欲致啓奉問，聞尚滯郡城，初歸人事匆冗，恐未遑及也。徒以卧病烟霞，未能躬候，敬具羊酒，聊備菲儀，惟揮内幸甚！格物之説，俟面盡之。不具。

答黄孟善二條

《大學》古本好處，全在以修身釋格物，今不應在全在處截。後世學者，少讀古《大學》，雖見之，亦以膠於章句成説，不復能疑，安望其有悟？今孟善理會至此，可謂能疑矣，但所舉二公之説，皆臆説。所謂「物有本末，即『致知在格物』之物」，未安。盖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此事物二字，泛言以起下文，而格物之物，乃謂物理也。格物即所謂本始也，其指甚明白。此先後二字，即下二條先後字。南淵爲序之説，亦俟徐議之。

「敬」字，宋儒論之詳矣，惟明道主一之言至當。所謂主一者，心本無一物；若有一物，即非一矣；又恐人以主一爲滯着於物，故又加之云：「無適之謂一。」若了悟主一之旨，即不消云「無適」矣。若以主一無適兼言敬字，不免重贅也。若畏字尤難説。至如來札所謂「敬親敬君敬師有差」，

無乃俗態耳。此乃因物而遷，乃所以爲不敬也。若事君親師時致敬，何常有一物耶？此乃緊要處，須索理會到底也。

答方吏部

山中忽得《二原》復至，如至寶復入于手，方且喜幸，何敢不平心玩之，當字字句句味之，不容草草也。人之所見不同，亦各言其所見也。惟其不求於同，而求于理，則有小不同者，不害其爲同耳。如《易》之爲書，諸聖各有小異，而二程兄弟亦各爲説，何害於同乎？昨過五羊，魏督學顧舟次，説今有三古本，如《參同契》，人人解之不同，畢竟是實做得神仙者爲是，不待解也。予以爲此説似可喜，只恐錯了神仙門路。若實做神仙，連《參同契》亦不用了也。呵呵，并附知之。此間師友日望還山，何月終之俟乎？不多及。

答籓臬諸公勸駕書

某頓首拜啓奉復方伯王先生、憲長汪先生執事：九月六日，承命番禺熊掌教、生員陳純、費隱致書幣部檄於烟霞之洞，儀物交至，樵木生輝！某乃奠書再拜，乃再拜受於使者。載讀書檄，仰知聖明圖治求材之至，又知諸公折節禮士之盛心，欽承上旁求俊乂之忠誠矣。某雖不佞，誠不勝感激之至，安敢久戀烟霞以自偷安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今聖天子秉堯舜之資，志堯舜之學，一新弊習，將復古道，是聖人作矣。凡在萬物之微，莫不覩焉。矧如某之匪材，乃蒙聖德不遺疏遠，收録於草萊之中，某雖不肖，其敢久戀烟霞以自偷安乎！矧諸

公皆世偉人也，將爲今日臯夔也，仰體聖心，共圖化理，承德禮致，借重駿骨以來千里。自近世以來起取官員，不知有此盛舉乎否？自有此山以來，不知有此事乎否？此某所以不勝感激之至，其敢久戀烟霞以自偷安，以自外於皇極之治乎？用是力病鼓舞，黽勉就道，益自奮勵，思效一得，期裨萬分，以上無負於聖天子之明，中無負於諸執事之遇，内無負於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是僕所以答執事者也。謹拜啓，遣門人黄淑隨使者奉謝。不宣。

答林美中

得二月十二日書，欲具答，萬光之价不再來小瀛，坐是不得通問。簡中知吾美中以親意不得再來爲恨，然能隨處體認天理，内外合一，驕吝習心自退聽矣。幸自鞭策！餘具少默萬光簡中，不一一。

與欒子仁

聖門學貴默識，直達根本，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昨夕橘根復生之論，有本者如是，不可不理會。見吾子仁於根本主宰尚輕，而逐外處尚重，故不能内外合一，安能體認天理？若尚逐於言語紛擾，予故切切爲子仁言之別矣。子仁須自體認，哀誠一念，無所爲而爲者，便是根本；涵養擴充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天地明察，孰能禦之！桐宫處仁遷義，克終允德，自此盛大，吾之所望子仁者；言語文字，非居喪之禮所宜汲汲。

答謝與規

學要知條貫，便是易簡。人心如鏡，應與未應，而廓然大公之體自如此，所謂條貫也。知此則動静皆定，體用一原，合内外之道也。但能隨處體認，始知大公順應，皆是中正本體，一以貫之矣。來札所謂非此心大公，而後物來順應之謂也。至大公順應非二之諸處爲得之，但博文屬知，約禮屬行耳。其別紙具答于後。大抵要知條貫，乃不落支離耳。宜切於體認天理上用功，候有得後，則別紙所疑自釋。如登山至頂，則自見得，不待他人指點也。

寄欒子仁

令郎別後，見諸生述其言，云尚謙欲刻《正學論》。區區觀此論尚粗，尚未見得。非惟不足以服人，徒以得罪於人。若必傳之漸廣，吾恐僞學黨禍復起，於今爲害，無益也。一日十二時，子仁於心體得失如何？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聖賢所病也。孰若内反，涵養體認令深厚，他日自有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所望於賢者也。初七日將至富陽。

答邵武教授周道通四條

所云得力受用，蓋謂此物也。又云未能真實見得者，豈非用功之未深故耶？若由此循循不息，期之數載，必有實見。此吾所訓格物而後知至，到京師而知京師者也。顔子所謂竭其才，如有所立，卓爾者也。幸更勉之！

隨處體認天理，即孔子求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孔子稱顔子之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都在心性上用功，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豈若後世儒者尋行數墨，如春蠶在繭内，作絲一層，即自蔽一層，弊弊焉死而後已，不見天地四方，可哀也已！今欲力捄此弊，而又紛紛於言語争辨之間，是自墮於此而不自知也。惟正己而物正爲最是。

宇宙間只是一事，更有何事？予於《大學測》云：「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親民，實非二事。」《中庸》成己成物，皆性之德，故知物我皆性，則知缺一不足以盡性。與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人物之性已於盡其性上盡了，可合而觀之。於此見得，便可謂之見道，非小小之故也。

仁者雖切於捄世，亦隨其力之所及云爾。孟子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也，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譬於人之負擔，有出門即付之以擔者，有空行至百里之地乃付之以擔者。至人付之以擔而不能勝任，即當決退去，無疑矣。未付以擔而求去，是未見義也。一部《易》，全在識位與時。得位與時，即道也。不容草草。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七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八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文十七篇

告崔菊坡先生毀碑文

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九月己卯朔，越二十八日丙午，後學居憂編脩湛若水敬託友人鄉賓尹鳳，謹以牲醴，敢昭告于清獻公菊坡崔先生之靈。其辭曰：

嗚呼，奈何事有在理所宜然，而時或有不可，在君子以爲義，人或不見是，神或歆之，而有或以爲厲者，亦獨何心哉！亦獨何爲哉！使予歔欷而流涕。若公之避相，若將浼諸其身，匪直以其時耳，抑亦以非其君。若公具有七善，百世方以爲師，況予之居實邇公祠，悲香火之荒落，置田以爲主持，而考德在碑。惟乃孫子，三山呞予，予無祀田，用爾田歟？爾之置田，證無祀田矣。陰佑坑貝，以爲厲已矣。此非所謂神或歆而宜義，時或不可、人不見是者耶？出不遜言，要予仆碑去田，予惟畏禍，其敢不然？仆碑去田免禍，予心也；其負於護公香火之初心，非予心也。予將舍宅以爲書院，以惠後人，敢歸其田，以爲晨昏。嗚呼！皇穹在上，四方在下，公如左右，聽予矢者！嗚呼，悲其奈何！尚享！

奠李雲洞處士文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十二月丙寅朔，越十有七日壬午，翰林院編脩湛以牲醴之奠，敢昭告于故耆德雲洞李公之靈曰：

於乎！念昔垂髫，我侍親傍，聆公談説，其聲琅琅。口若懸河，爽朗無滯，言惟其心，罔有盖蔽。先君之賢，豁達廣交，種種義士，如公一豪。世情之交，酒食遊戲，利害少臨，反眼相棄。如公執義，患難周旋，盡瘁鞠躬，涉路刺船。我歸⿱竹鈴命，公有正言；不割彼交，子之辱焉。公喪不舉，令子在疚，我追公義，報之敢後！鶌鴣之岑，我以公藏，覆土一觴，於乎可忘！

尚享！

奠鄧巨卿文

嗚呼巨卿，至此劇耶？胡然其天耶！胡然其人耶！天則吾又何尤，人也其誰之愆耶？汝之嚴君，於予有道義之契，故以汝惟予之託，欲予以汝期於道義之歸，而推諸聖賢之域。豈意汝遽至於是耶，而止於是耶！其天耶，人耶？汝之嚴君，俯視世人，若罔可以當其意者，而惟予之託。世之君子，或不予面而非予，或面予而非予，或予面而不非予，或予面雖不非予而後或叛予，有或不叛予而去予，或不受規而去予。或不受規而去予，弗悔過，弗遷善，若巨卿者，豈惟其嚴君哉！自面予弗非弗叛，規過之而弗去，而悔而遷，病篤矣，强遺之，乃歸。病且革，且大歸矣，不忘幾諫，不忘深山，不忘學聖之

言。夫世之君子猶是，而使巨卿一至於是，而止於是，賫志而没，而吾道且厄。其天乎！其天乎！嗚呼！

祭告大科書院落成文

維正德十二年丁丑閏十二月朔，越七日，翰林院編脩湛修建書院隱居落成，謹以豕一、羊一、清卣庶羞，敢昭告于大科峰烟霞洞之神曰：

大科中立，山川四維，有洞烟霞，以卜我棲。蓋自開闢以來，厥已有之，而爾居爾寺相望，施邐若相避違，是故天作地藏以遺耶？亦惟神明攸司也。神司畀德，寔惟神謀；德或不稱，貽神之羞。宇宙悠悠，天臨地浮，神之相之，俾無悔尤，以從前修，惟神亦永有顯休。

同年祭黄伯固文

維嘉靖元年，歲在壬午，九月甲辰朔十有九日壬戌，同年生官某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南京大理寺左寺丞後峰黄伯固先生之靈：

嗟嗟伯固，而至於斯耶？其胡以得斯耶？其天使之至斯耶，其偶若斯耶？將非天篤其資貞確而不可移耶！身若不勝其衣，口若不能舉其詞，至於臨大難，處大危，以理自勝而不可欺。昔君之仕曹司也，恂恂偲偲，闇然自持，外若無能，不事驟馳。逮夫正德之末，帝將出狩于西，積威所怯，無不靡披，而君獨率先排闥，逆鱗是批，若出隻手，障狂流以東之。杖之百，趍死而弗疑。君之節，可不謂奇乎！而天下之知與不知者皆服。君之智以藏用，

勇以彰微，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君其以之。此非天之所賦，其何以得斯也！杖之百，瀕死而不死。及乎際遇明時，寵丞棘寺，進嵩呼，覲天儀，一病不起，斃于京邸。其又何以至於斯也！將天命致之耶，又胡爲其俾之得斯耶？其俾之得斯耶，又胡爲使之至斯耶？其天使之至斯耶，抑偶然其若斯耶？其使之得斯者，天之爲也；其使之至斯者，天之爲也；其偶然者，亦天之爲也。天不可思，人孰不可知？彼昏昏而耄期，靡靡而光輝，君獨止於如彼其年，而位不及其所施也。已而已而！夫自古賢聖，莫不有玆，吾又胡爲太息而噓嘻，噓嘻而涕洟也哉！盖生死者，二氣之機；死而不亡者，性道之彝。慨朝聞而夕死，夫豈以修短而爲盈虧也！凡若此者，將與兄共勉以同歸，而兄之高袂長揮，與世永辭，曾不能少待而遲遲。然而乘彼白雲，帝鄉遊嬉，生既不違，死又奚悲！尚享！

奠故安溪司訓鍾宗禹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二月壬申朔，越三日，翰林院編脩湛謹以牲酒致奠于故安溪司訓鍾君宗禹之柩，而告之曰：

嗚呼！大道之於人，具於心，根於性；窮通壽夭之於人也，係於物，原於命。根於性者，我固有之，我自求之，君子有定；原於命者，物有司之，卒不可以或倖。此吾於鍾君宗禹之亡，實或嘅而儆省也！夫係於造物，命之不可常，吾付之蒼蒼；心性而有求焉，在失若得，雖死不亡。鍾君宗禹，與吾同居乎甘泉之陽，早遊泮庠，業踵前芳，何求之於外者而弗得，得歲薦而觀光；大試于天子之堂，帝命分教安溪之

鄉。拜予贈言，以爲爲學之方。夫何一疾旅館，遂賫志而長行！嗚呼！未得之願得之，既得之而年不少稽，信乎係於命，求於外者之爲無益，而大道之原於心性、切於人者，不可不早自修爲也。已乎已乎！死而有知，悔可追乎？衆議焚尸，予曰無之；既有客殤之慘，又受炮烙之災，吾不忍以彼遺體而就粉虀。茲爾季子，具是舟輿，寧君之神，返彼故廬。于于其歸，宜樂且娱。告以牲酒，君行無迷。尚享！

奠王美中侍御文

維〇年〇月〇日，南京國子監祭酒湛謹以牲醴束帛之奠，敢昭告于故友侍御王君美中之靈曰：

嗚呼美中！嗚呼可惜！嗚呼，若美中者，非孔子所謂忠信而可與進德者耶！甲子之秋，赴試行役，邂逅伯氏，魯橋之驛。伯也談玄，子獨默默，在兄兼師，有儼其色。子執弟子，外若無能，其中悃愊，唯諾旋辟。昆季下第，我忝登陟，自兹三載，天各南北。爰及辛未，文衡載職；予豈有知，得子糊易。壬申使南，窺禹窆石；子尹蕭山，候我江滙。誓言反棹，湘湖于適；載泛載歌，越臺之側。顧謂兹幽，行窩可覓；子承予志，捐金基直。自予復命，歸病憂宅；子爲御史，嗣音寥寂。聞子病歸，乃繼乃伯；予在金臺，未由同席。❶詎意予南，君就窀穸！嗟予守雍，弗獲執紼；寓奠兹文，庸告予惻。尚享！

❶「未」，疑當作「末」。

祭封翰林編修應君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九月丁巳朔，越六日壬戌，南京國子監祭酒湛謹寓潔牲束帛之奠，敢昭告於故封翰林院編修應先生之靈曰：

於呼先生！古語有之：「舉孝廉，濁如泥。」盖恒或得其名，而實則或違。若先生者，其古孝廉之遺耶，非耶？愚久獲交于令子，聞先生之高行而心慕之，恒欲一傳其懿，而病莫能爲也。盖公在家，則篤夫孝思；在官，則清介以自持。故能千里徒步以奔喪，而一錢曾不入于篋笥也。是宜篤生令子，忠信詣道，託愚於心期，忘己之聰明，而顧惟盲聾之是資。古之勇撤臯比者僅一人，而不圖復於今焉見之。則公厚德之遺，乃發于兹。亦念高年，屢請弗俞，諍事叫閽，幾阽於身危，遂假使事以歸。使天假公閲月之數，則忠孝兩全，其亦何虧！夫何天意人事，每若相睽耶？於乎其悲！於乎其悲！然而子爲聖賢，太史是貤；生而全歸，則没也亦何遺憾於斯耶！嗚呼尚享！

奠錦衣徐指揮母崔恭人文

維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八月庚子朔，越二十四日癸亥，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奠于故徐母崔大恭人之靈曰：

於乎夫人，其賢乎！於乎婦德，其懿乎！夫婦德不出閫外，吾何以知夫人之德之賢之懿乎哉？吾於其子有所試矣。予始也講學南雍，雖在官僚，紛紛或起非議，而令子禮也，以貴戚之家，折節恭己，

首來從侍，知夫人之教以義也。夫人病痿，三年不起，禮也戚焉，行若不能正履，知夫人之慈之若出自己也。凡今之公子，錦貝文綺，駿馬寶轡，馳逐華靡，以相標致；而禮也脱去綺紈，縞素自勵，知夫人之儀範以儉德也。中山功勳，開國第一，世襲貴禄，不期驕侈，而禮也恂恂有若儒士，無介冑之氣，知夫人之家訓以謙卑也。夫慈儉謙義，是謂四美，嗟嗟夫人，衆德咸備。求今士夫，亦或難矣，而矧閨閫之内？則吾安得不以爲賢哉！則吾安得不以爲懿哉！今歸北邙，縉紳之士送者數百騎，不期而至，足以徵夫人懿德之所致矣！敬兹一觴，以告世軌。尚饗！

奠陳坡山廷評文

維年月日，禮部左侍郎友人湛謹以段帛香紙，寓奠于故友廷評坡山陳先生之靈。其詞曰：

於乎坡山！於乎坡山！人言坡山今春之暮，一病彌留，捐館大去。予心狐疑，豈傳者之誤？實乃兒輩書來，始得聞訃，的矣，非誤矣。使余彌日於悒，悵悵而傷悼。夫人情之不可以離薄者，所厚也；所不可以新易者，至舊也。余之於公，非所謂至舊而厚者耶！惟昔髫年，與公邂逅，公時駿發，我則固陋。甫及弱冠，同游廣校，文會追隨，射圃東號。公文輕清，我則渾厚，于占得失，公先我後。豈意始終，公速我久！公於酉戌，甲第聯取叶，遂陟廷評，歸病却掃。我舉曠歲，十有三奏，一試南宫，後遂不就。我趍江門，少至城府；乙丑忝登，八載官守。有事安南，歸獲會好；及余還朝，尋抱憂疚。沙堤倚廬，樵雲結構；八禩而出，登極之詔；一嘗面公，

十稔弗覿。音迹遼絶，情則如故。月夕風晨，惟公在抱，豈非所謂薄不離厚、新不間舊者耶！ 若夫離合趍舍，同胞則有，而況離索之友，命則係于所遘者哉！ 書童作歸，益切思慕；尺牘雙幣，往表情悰；達耶否耶，渺無書報。詎意平生縱横馳聘滔滔之筆，遂不可作叶，而爽剴之精神，遂歸于大造也！ 於乎！ 死而不亡，公今自悟。萬里寓奠，敬以此告。於乎尚享！

奠王太宜人侯氏文

維嘉靖十二年歲在癸巳秋九月初四日壬寅，南京禮部尚書湛謹以香幣之儀，寓奠于故王母侯太宜人之靈曰：

嗟宜人之賢，毓德儒門，克媲厥美，克相厥良，克成厥嗣。以沐恩褒，以享榮養，以躋遐齡，以子顯揚。不賢而能致之乎？ 曷謂毓德？ 吾聞在昔，侯夫人者，憲臬餘澤。曷謂媲美相良？ 吾嘗面公于京，甲科刺沁，厥用靡徵。曷謂成嗣？ 慶也能子，少及吾門，聯第而起。而官地曹，言出禍及，投荒薦興；及歷藩臬，副憲山西。既歸而出，以母扣天，詔可其乞。近起河南，安車是迎；進秩苑寺，道遠莫征。再疏乞歸，實爲母慈；三公一日，吾孰從違！ 遂干國憲，致政是讁。寧獲我心，遑恤其貶！ 侍疾侍藥，號泣于天，以身代母，母疾遂痊。若忠以孝，忠孝兩全。以子觀母，可不謂賢也乎！ 嗚呼！ 生享榮壽，没有子孝；生順没寧，何憾何慕！ 吾行清源，忽爾聞訃；束帛陳詞，遥奠衷素。嗚呼尚饗！

奠陳惟浚父母文

維嘉靖十有二年癸巳十月庚午朔，越十三日壬午，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謹以炷香束幣之奠，告于故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間翁陳先生、封孺人吴氏夫人之靈曰：

於乎封君！寬弘以仁，以孝以友，以篤宗淵。亦棄短檠，亦棄三尺；賑鄰教子，其報卒食。於乎孺人！女中之賢。内贊德義，讓其争田。亦操井臼，亦共祠饋；勵婦訓子，貞静慈惠。内教外教，内外夾持，遂以子賢，聖學是歸。講及燕越，言無不悦。遣來西樵，章貢小歇。自兹改元，一見于京；叩昔抵佛，答曰同能。予司南雍，未知子終；繼以泣玉，一隸閩戎。徐以恩宥，歸侍二親，慈孝之感，豈謂不然！二旬之間，二親輪逝，慎藥慎終，匪教之致！惟兹大孝，乃子允蹈，顯親揚名，立身行道。我交令嗣，休戚同義；既銘且奠，窀穸以慰。於乎尚享！

南京禮部并内外守備等衙門祈雨告文

曰：今年自夏望秋，雨澤少降。間有欲降不降，若欲降責于我人然。然而原野焦赭，禾將盡槁，罔所收成，民心惶惶。控籲無地，仰祈神造普施洪庥，及今大沛甘霖，霑被下土，乃尚可以轉災爲祥，乃尚可以有秋，惠保天子之民。若我庶官積有戾愆，乃我庶官是罪，天子之民何辜焉！某等兹以庶官齋戒待罪，惟以澤天子之民是祈，不勝懇切之至！惟我有神，其默相之，以弘濟于艱難。惟神亦永有休德。謹告！甲午六月十日

奠史母敕封孺人徐氏文

於乎孺人！有聞其先，維以夫正，維以子賢，維夫維子，坤道以宣。大道之喪，人失其全；同牢反目，取帚誶言。婦德緊存，什一百千。婦視巾櫛，母視梧棬，無貳爾道，無忘爾天。於穆孺人，公子王孫，金玉之枝，天潢其源。有齊季女，繼昏士人；維柔維巽，維恭維懃，以承夫子，以事慈親。維内多故，維外糾紛；維爬維櫛，維以静專。静以時動，專以承乾。脱爾華綺，濟我凶年；栢舟維志，熊膽維丸；維以賢科，維以忠詮。立身行道，以光于前。維父維母，如孺人然，求之女中，無亦其難！令子際也，昔承先君，于今十載，已及吾門，不言而愈堅。道義天性，哀戚惟均。敬遣犬子，奠兹豆尊；靈其不昧，予言匪愆。尚饗！

南京禮部祭五祀文

維嘉靖十三年歲甲午十二月癸巳朔，越二十九日辛酉，南京禮部尚書湛謹以菓酒三牲庶羞之儀，致祭于中霤之神、司户之神、司竈之神、司門之神、司井之神。曰：

大夫祭五祀，禮也。某闔家大小，居處于斯，饔飧于斯，飲瀹于斯，出入于斯，行由于斯，咸賴神明是佑是奠，是澤是養，是開是導。俾之不失其安宅，不困于飲食，不迷于行由。今兹歲除，禮宜脩報，惟神其歆此誠意。尚饗！

會九卿祈雨告文

今年入夏以來，天久不雨，苗將盡槁。雷雨間興，俄頃即霽，若神明示欲降不降之意然者，示欲降不降之昭譴于下臣也。不雨而禾則盡槁，降割于下民也。天子之下臣，不能上體天子之德意，以肅恭神，則信有罪人，而天子之民何罪焉！民惟神明之意依庇，不蒙降割于下臣，而乃移怒于下民，下民罔攸庇庥，豈惟下臣之尤，亦爲神明之羞。兹我庶官，惟卜日齋戒待罪俟命，惟神鑒兹悃誠，亟沛甘雨，以惠此天子之民，庶幾農乃尚亦有秋，明神亦永有顯休。某等無任懇望之至！乙未五月十九日

過江浦祭莊定山先生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八月己丑朔，越十九日丁未，晚生南京禮部尚書湛謹以束幣炷香致祭于故定山莊先生之祠。曰：

於乎先生！超然秉靈，類出群生，玩心高明，陟降帝庭，而物莫與攖。水也癸丑下第，掉臂南行，與夫六七子者，造謁先生于定山之庭。哲人云亡，高山喬岳之望，冰清玉潔之姿，不折不屈之節，磊落不羈之才，特絶邁俗之文，精金千鍊之詩，迥異無前之書，深造自得之學，今則不可復見矣！所幸見者，新江書院之祠，神容道貌之肖，猶得以彷彿。瞻依其形儀，遶之三匝而歔欷。於乎先生！性氣之江湖，襟懷之風月，吟弄未了之鶯花，上下察見

之鳶魚，登高追逐之雲日，川上詠嘆之逝水，則化而不化，窮天地而獨存者，怳若揖先生於寥廓而與下上其論，以酬夙昔未盡之請也。水也駿奔泗淮，路出闕里，矢心隳詞，敬奠誠意。先生之靈，當鑒愚志。尚享！

表誌銘十一篇

敕封安人董母吴氏墓表

正德辛未夏，封户部主事東墅董公之配吴氏安人卒，東墅公將以中秋葬之于董家莊之東北。其子户部主事琦將奔歸，而以墓表屬於其同年史官湛若水。或曰：「太安人葬，有誌矣。且婦也，何以表爲？」若水曰：

夫表也者，表也，表其表表者也。其餘則有誌存焉耳。且婦，幽德也。夫則吾又何表焉？微顯闡幽，聖人所以立教也。太安人出太山之秀，少爲處子之烈。歸事翁姑，如生父母。病則籲天求代，不食則籲天，必食乃食。吾何爲不表之，以勸天下之爲孝婦者乎！東墅少吏鵰鶚，以遷石墩，安人以時進言，知止不殆。年躋六十，解組而歸。吾何爲不表之，以勸天下之爲賢妻者乎！遣琦入學，竭力供給，以勵其成。琦尹高平，諭使寬恕，六事咸舉。吾何爲不表之，以勸天下之爲慈母者乎！肅然中居，言笑不妄，躬御績紡，節縮飲食，其待宗族也禮，其御臧獲也恩。吾何爲不表之，以勸天下之爲女則者乎！是故婦道立，則天下之爲子者勸矣；妻道立，則天下之爲夫者勸矣；母道立，則天下之爲父者勸矣；女道立，則天下之爲男子者

勸矣。故曰：爵賞不遍於天下而天下勸者，其斯之謂乎！

明故封太安人呂氏墓誌銘

敕封太安人呂氏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牛公之配，今户部署郎中魯之母也。其封，以魯貴也。太安人，順天寶坻人。生而貞静柔婉，無妄言，無忤物。年十六而歸承德公，宜其家。其父欽，以舉人歷任安東、大同尹，其二弟皆被鄉薦。太安人蓋得於家庭之教，詩禮所陶成也。魯初爲主事，迎養于京師，未幾而歸。魯督税于潯陽，代還，未及京而太安人卒于家，正德庚午十二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二。子男五：曰曾，曰魯，曰逸，曰勉，曰夐。孫男二，女一。以辛未〇月〇日祔東郭祖塋之次。

魯以狀詣其同年友史官湛若水，求銘其墓，且道鄉人之稱太安人有七德焉：事舅姑曰孝，處伯兄曰讓，遇族黨曰和，接妯娌曰睦，奉夫君曰敬，育子婦曰慈，御臧獲曰惠。若水曰：噫，信其然乎，吾得之狀矣！曰竭力順志，以事嚴翁，非孝乎？曰引曰悉情均施，無徭于役使，非惠乎？曰引田氏分荆以懲異爨，使感而不乖，非和乎？其相夫子，以天倫爲言，以沮異爨，故正而不激，非睦乎？曰恪恭以忍，尺帛不私，非讓乎？曰躬親膳饌，舉案如賓，非敬乎？其處諸子姪也，小過弗隱，大義曲全，非慈乎？其教魯、逸也，發蒙兩舅，惟言行之勵，以成其德，故魯舉進士、逸舉鄉魁，咸有賢聲，又非所謂能慈乎？夫斯七者，婦道備矣。可以銘矣。銘曰：

文伯之母，勤儉足聞。嗟太安人，七善咸臻。義動閭閈，福爾後昆。寶坻延

延，有高其墳。求女者師，視此貞珉。

明故崇安教諭古愚費公墓表

南海古愚先生者，壽寧、麻城、崇安三縣博費君容卿溟也。祖曰友德，其宦曰英德教諭。父曰希用，其行曰積學而隱德。古愚之生，曰景泰辛未；其卒也，正德戊寅；其所卒，曰二月廿一之官舍；其歸祔，曰庚辰正月之七日；其所祔，曰佛塔岡之先塋。其弟曰滙，俾其族孫隱，以其友陳廷評之狀來謀表于墓。

曰：古愚，古賢也，盍表諸？古愚生無妄語，語必如心，勿或回護，曰：曷不表之以勸忠信乎？古愚爲庠生，教于司府，弗辱弗求，曰：曷不表之以勸清節乎？古愚能以其配李，克勤克禮，克婦克母，克化妯娌，曰：曷不表之以勸夫道乎？古愚之在郡庠，當貢則讓，遺金則卻曰「道義何在」，曰：曷不表之以勸朋友之道乎？古愚喪其親，處貧而盡禮，哀土以襄事，舉于戊午，向主而泣，傷不逮養，曰：曷不表之以勸子道乎？古愚與弟瀚也、滙也，居則同爨，瀚也惡疾，必親調，死歛必親浴，無或畏忌，曰：曷不表之以勸友弟之道乎？恤其遺孤撻，猶子也，以及其成立，曰：曷不表之以勸慈幼之道乎？其教崇安也，猶其教麻城也；其教麻城也，猶其教壽寧也；其處諸生也，猶其處父子，義利截截。曰：曷不表之以勸世之爲師者乎？

甘泉子曰：孔子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若古愚，生而質直，八美是臻，謂之學，非耶？夫位不稱德者必有後。古愚以彼其善，乃有子桐，夭折不嗣，豈所謂福善之説非耶？夫世之是非反覆、貪污無耻、夫綱倒置、兄弟途人、朋友市道、

師生義絶、攘奪遺孤者，滔滔皆是，其不無媿於斯人矣！ 或以位高澤及子孫者，何耶？ 是宜表之，以爲鄉黨規。

明封宜人劉憲副配周氏墓銘

嗚嘑！ 惟兹同年廣右憲大夫督學劉子介夫節之配，敕封宜人周之藏，甘泉子銘之。或曰：「婦行不出梱，子之銘之也，何居？」甘泉子曰：「吾有徵矣！ 吾有徵矣！ 吾上以徵諸其夫子，下以徵諸其胤嗣，是故上徵盡婦矣，下徵盡母矣。 如其銘！ 如其銘！」銘曰：

大庚周，周司馬，胤以僞漢來歸順。考文顯，祖時昌。丁酉春，宜人降叶。惟宜人，範母易，生柔淑，惟貞默，閑内則，迪婉從，擇好逑，督贇公。儼如賓，躬儉勤，致孝敬，太宜人。 饌必躬，食祀豐潔、簠簋飭。 睦而媚，及娣姒，趨爾勞，讓厥美。 相督贇，力爾學，凡梱内，咸予託。 親饌飲，腆奉賓，御妾媵，恕以仁。 教男魯，爰及婦，有義方，閑女道。 惟督贇，發省解，登乙丑，聲始大。 爰筮仕，司馬曹，載迎養，竭婦勞。 以直出，令宿松，將母祝，舟反風。 助政理，嚴内外，杜幸門，赫聲譽。 守慶德，侍姑從；僉憲川，母歸榮；副雲南，宜人養；念垂白，無遐往。 嬰奇疾，既訣面；遷廣右，不期見。 子魯音，適夙肖，命擇師，陽明教；聞養心，亦瞑坐；原喜怒，知心過。 朝聞道，可夕死；卒庚辰，四月朏。 兆楊口，天竺山，孟冬望，稱高墳。

明故廣州府學教授陸君墓表

維正德十有五年閏八月，教授月江子陸汝龍嘉鯉卒于廣庠之官廨。 厥仲子舜

臣奔自南宮之試，將歸葬于橫州之六梅，以關生大正來請表其墓。甘泉子曰：

表也者，表也，表其大者也。故月江子之世系在譜牒，其年籍在叙述，其歷官在誌銘，吾無表焉。是故君子所貴乎道者四：曰誠，曰仁，曰孝，曰廉。陸子有焉，吾是以表之，表其大者爾。陸子生而端慤，不妄言笑，忠信不欺。教授于廣，以撫巡之命，單騎諭後山之賊，下四百餘人，入處于文廟。斯不亦誠矣乎！誘生徒之勤而警其弗率者，助劉相之喪，賻譚偉之貧，斯不亦仁矣乎！分教上虞，迎養致敬，遭喪而歸，匍匐致毀，斯不亦孝矣乎！卻後山之賄五百，辭東脩之禮，以終其身；食不兼味，衣不取華，居不蔽風雨，斯不亦廉矣乎！夫誠以立其德，仁以達其用，孝以致其情，廉以律其身。四者備矣，擴而充之，以盡其性，斯不亦可訓矣乎！陸子有四德焉，方伯吳公是以有學行之譽，侍御陳公伍公是以有端懿之譽。是故君子有此四德者，人斯與之矣。人與之，鬼神斯福之矣。陸氏之子質而淑，且從甘泉子以修四德，君子是以知其後。

明東園林君配鄭氏合葬墓銘并序

莆田林子守新會教諭，有雅於甘泉子，因湯生需以狀告曰：「璮也不肖，幸少成立，舉於鄉，以至今日，先考妣成之也。惟吾考熥彌睿，東園翁也，生於正統之己未五月六日也，卒於正德癸酉七月之廿八也。惟吾妣鄭氏錦有章也，生於正統戊午二月廿九也，卒於弘治戊申仲冬之十七也。妣之葬也在甲寅，考之葬也在乙亥，其同塋在常泰里崙山之麓也。咸有潛德，久而未銘，璮與伯氏在，足恥也。蓋若有

待子之筆而後快於心也。」甘泉子曰：「是孝子仁人之心也！吾與之善類也。」乃視狀而銘之。曰：

維林氏，甲於莆，詹事披，居澄渚，產九子，牧九州。端州裔，徙城都；及五世，烏石徂。瀛嶽準，進士髦，三進士，出同胞。及洪弟，洪武初，辰遺愛，懸靴樓。生完孝，聞鄉閭，終不仕，曰潛夫。再世隱，東園高。惟東園，少業儒，棄舉業，稱士豪。孝繼養，念劬勞；事繼母，愛敬俱；喪致毀，六十孤。弟少則，友兄模，直道行，秉禮居。謹暗室，斥佞徒，非賓飲，絕公廬。屏玩好，淡自娛，惟詩禮，傳厥家叶，工吟咏，三千餘。厥配鄭，胤南湖，閑女德，性淑柔，寡言笑，動則姝。相夫子，家理敷，致婦道，孝舅姑。事繼乳，鍼澣澡；睦娣姒，恤有無；或少失，輒引辜。理中饋，潔酒餔，奉賓祭，自竭輸。內政舉，外德孚。嚴母訓，教二雛，成厥季，翀雲衢。主梱內，閾不踰；病且革，卻像圖。生並美，死同區；崙山高，埋雙瑜。有考德，銘斯諏。

月林陳君配湛氏墓誌銘

辛巳四月二十二日，聖主龍起藩邸，入繼大統。五月二日，部檄以欽命起取若水於西樵山。予往告別縣大夫，因過石灘，哭從姑母于陳氏姑丈月林居士，哭之哀，予益哀。予輟哀飲泣慰之勿哀，愈慰愈哀，愈哀且病。予告曰：「病矣，勿哀！」猶益哀，益泣言曰：「而姑負矣，無及矣！若得子之銘，雖死猶生也，雖哀可慰也。而姑自十七而歸于予，歸予，以而家迍難也，無所利於一財。吾念之，相敬愛益篤者。徒以而姑克勤儉，孝舅姑，和妯娌，恤

藏獲，且與予相接賓敬，生平無有悖戾，如斯而已矣。」又泣曰：「若得子之銘，死安而生慰矣。予將以嘉靖改元正月〇〇日葬于肖塘頭石井山祖墓之側，予死將同穴焉，庶乎生順而死合矣。」

姑生天順四年七月十七日，卒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二子男：天與、天瑞。女一，許龍門功武廖氏子。姑乃伯祖汶之季女，出于元德慶路總管府治中露月林鄉善士也，諱耿，字克明，世居石灘。洪武初，郎中某之後。若水乃拜而銘之，曰：

惟夫哀慕，惟婦盡道；生死愛敬，可謂無負。傳云夫婦，與知能行，考於斯道，其足有徵。

梁母周氏墓銘

維歲癸未，南海之藺石梁子伯綱既舉進士，試政兵部，聞母喪，將歸奔，衰絰麻屨徒踵，因陳元白以見甘泉子曰：「廷振，周出也。以不德延禍，今閏四月二日傾逝，歸葬有期。敢謁先生之銘，以緩不德之罪！」甘泉子既受而退，喟然嘆曰：「孝哉梁子！吾猶及奔喪而致孝者矣。自若人奔喪，而若無玄服而黑圍，乘馬馳馳，謁于東西也，而訃聞之禮壞；自若人及城半里，而違家讌語以終日，而後入也，而望家則哭之禮壞；自若人大飲，而矧齒易服以就宴，而莫之恤也，而居喪之禮壞。夫禮之壞也久矣，不圖梁氏之子獨存其禮也，衰絰麻屨徒踵而見我。昔聞西樵方子道其賢，乃今得其孝之始如此，則其歸奔而

憂居者，可知矣。雖然，其子之孝，必其母之賢也。其殆可以銘乎！」

元白曰：「吾鄰里也，吾知之。周孺人，濂淵處士出也。自景泰之甲戌至嘉靖之癸未，厥生七十年而以正終，孝慈貞静者若一日。及笄而歸，克相夫子，以柔濟剛，杵臼酒漿、績紡衣裳、勤儉以昌，其妻道有如此者；孝事姑姚，敬養不怠，粢盛蘋蘩，以潔祀事，其婦道有如此者；妯娌姒姑，無有間言，慈恤貧苦，食飲弗吝，其仁睦有如此者；廷振、廷掄，教有義方，以内外嚴，成茲遠大，四女有歸，各率閨範，其母道有如此者。」甘泉子曰：「如其賢！如其賢！夫坤，順承乎天，以孳萬物。若孺人淑質，其有合矣乎！」銘曰：

烏乎其孝！烏乎其慈！有感其機，匪惟其慈。惟家之宜，以大其基。

明琴窗陳先生墓表

甘泉子表曰：嗚呼！茲惟鄉先生琴窗陳公之墓。余自白沙先師之外，覿于鄉先生，有三人焉。余初舉于鄉，過龍灘，謁琴窗先生，則見其動止必正，雍容和怡，藹然文雅君子也。及赴試北都，于崇文之館見方伯祁致和先生者，容恭而禮下，哀然博雅君子也。禮闈報罷，執業白沙，則又見師之友西溪張司徒先生者，時謝御史家居，謙柔而剛正，又卓然大雅君子也。夫三公者，其襟懷氣象大率相類，余嘗往來于心，彷若見其人而不可即矣。夫西溪望於朝著，祁公望於方岳，琴窗望于鄉邑。所遭不同，其道一也。或曰：「古之君子，微顯闡幽，則吾子于琴窗，可無表乎？」甘泉子曰：「吾其表諸！吾其表諸！吾何

徵矣？」或曰：「子云公與祁公同道，則幸有致和先生之傳在，文獻足徵也。」是故君子有美在中，蘊之爲鄉行，發之爲文學，形之爲孝友，推之爲德行，廣之爲交際，制之爲出處。故傳曰：「公蚤失恃，孝事繼母，敬愛于兄，無間母弟，言動不苟，取與惟義。其德行有如此者。」又曰：「公之葩經專門，子史旁通，發爲詩文，爰有典則。故《藍溪》有詠，《琴窗》有集。其文學有如此者。」又曰：「待宗族親戚有恩，接鄉黨朋舊有禮，捐資爲祠，割田爲享，倡義率族，以聯本支。其孝友有如此者。」又曰：「千室之鄉，不信于官而信于公，有爭不平，片言乃決。人有不善，恐聞于公，罔畏于官。其鄉行有如此者。」又曰：「有文字之交，公未嘗以越境而沮。若公室，非鄉飲之延，雖欲見，而公有不屑。其交際有如此者。」又曰：「有琴一張，有香一炷，使璨也樂于斯，終可以卒歲。常曰孔子有云：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必禄仕？應詔求賢，力辭乃已。季弟哦松，援例義官，乃欽恩典。其出處有如此者。」甘泉子曰：

嗚呼！先生七十禩而六美具臻，向使見用于世，居方岳則可以表率一方，立朝廷則可以表率一朝，治化其有襄哉！惟公不仕，無以自見於世，故善專于一鄉。夫古之負才德而不自見于世，豈少也哉！豈少也哉！厥嗣道本、道章，世濟其義，具石以請，余故表之，爲時規。

贈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梁君墓誌銘

嗚呼！此贈監察御史梁東墅先生以和韶之墓。墓曰：永壽之鄉，厥考樂淡先生曰信之兆右。樂淡爲庠生，以《毛詩》

名。厥祖曰道祐，是爲判鄉。厥曾祖碧溪翁曰馬庇。厥五世祖曰溢民，來家于廣，皆出五季荆南隱士震之裔。厥配區氏，厥繼何氏。有子世驃、世馭。馭遊番庠。驃舉鄉試，登辛巳進士第，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有聲。聖皇御極沛恩，褒東墅如其官。驃應房與甘泉子遊，盖因論其世，曰：「先子昔在正德乙亥，不幸五十六而逝。驃之禄，弗逮養于先子也。先子之行弗彰于世于後，驃之罪也。先子雖弗肆力于學，而天性寔篤，有懿其行。先生幸能賜之銘乎？」甘泉子曰：「吾雖不文，願聞其懿。」梁子曰：「驃之有今日也，先子成之。故驃之始學，即日課書史數章，揭之于屏，以驗勤怠。其教育有如此者。」甘泉子曰：「其慈足稱矣。」曰：「先子之事大母鄭也，旨甘必備，出返必面告，疾病必侍卧，敬養弗惰。其奉先也，因樓爲祠，朔望必拜，祀事惟恪。」曰：「其孝敬足稱矣。」曰：「先子傷痛早孤，事二兄視其父，克敬克諧。周長兄之喪，完其婚嫁，以不食言。教次兄之子猶子，俾螯也有成，以舉于鄉。」曰：「其友愛足稱矣。」曰：「先子剛直豁達，弗事邊幅，正色以折人之非，盡心以謀人之事，見忤者服其公，健訟者消其侮。」曰：「其信義足稱矣。」曰：「先子周人之貧，雖受欺負而不以悔。聞親友疾病患難，則中宵往救而不以爲難。」甘泉子曰：「其仁足稱矣。是亦不足以銘乎？然吾久不銘，吾之銘，以應房之賢也。」銘曰：

凡物之碩，必豐其根。地之不厚，厥生弗蕃，而況于人，有裕于後昆。故天馬之胎，墮地超先；或謂神物無種，夫豈其然！夫豈其然！

明故白龍先生楊公墓誌銘

白龍先生，衡山人，姓楊氏，諱時榮，字仁甫。少有奇思，長益雋發。因戎籍居貴州之平越。弱冠，以《春秋》魁雲貴。屢試，屢屈于春官，乃以歸咎于學。居京師，廣益于天下之士，凡六年，曰學藝精矣。及試，復屈，乃以歸咎于命，進取之念遂衰。庚申，父少參公遵卒，哀毁，特至東房，災，逼于正寢，己獨撫柩號天，俄而返風，柩得無恙。奉太夫人孟氏甚孝，有疾則日親湯藥，及劇則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夢神人遺之方，乃治藥進之，疾遂瘳。人皆曰孝誠感格于天矣。乃居母之喪，哀毁如初，葬則倚廬墓傍以哭，凡六年，不忍舍去。終日讀書，超然有得。嘗祭墓途遇惡少十餘人，其一指謂其黨曰：「此積善楊舉人也。」時寇盜充斥，方劫邑，家徒奔散，君獨扶孟太夫人在堂，賊將擁入，其首指之曰：「此善人之家，爾勿犯！」人皆曰其德孚于惡人矣。張吏部志淳於君同鄉榜，致書勸之就選，將處之善地，君固辭之。以己志常樂幽居，不輕入公府，厭世儒多自標榜以敬義之學，闇然自修，肅恭收斂，褻服不以出邑，人無不敬憚之者。當道大夫之東西過者，無不延問焉。卒于正德辛巳，年六十一。厥配南都馬千兵之女，生二子：繼，爲庠生，先卒；續入粟，爲國子生。三女，皆適士族。續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之原。其季壻應天府丞唐公鳳儀，以廖大行珊之狀來謁銘。銘曰：

世方奔奔，而獨泯泯；誠乎乎天人，而不能以一第而致身。長揖交游，脱躧縉紳，飄然衡山之雲。吁嗟白龍，其誰與馴！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八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九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表　碑　誌十三篇

明贈文林郎南京雲南道御史默齋田先生配俞氏合葬墓誌銘

南京雲南道御史田子介潘子直卿過辟雍甘泉子曰：「麟之先子默齋某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弘治乙丑某月某日，享年僅五十，不及于壽，哀也。吾母俞也，先八年而卒，又哀也。合葬于某山之原，且二十年，墓木拱矣，而未有誌銘，弗昭諸幽，又哀也。然而必得名筆以不朽，若有待於甘泉先生者。先生幸念而賜之銘焉！」甘泉子曰：「久矣，吾之以病廢文也！雖然，必願聞先君之懿。」因問其世，麟曰：「吾先汴人也。有諱晟者，仕宋，扈蹕南渡，世家山陰之歡潭，勳伐武繩。入國朝，粹爲儒雅。維先子出于府君玉也，玉好善樂施，與人貿易，有遭溺者，盡以貨歸其家。玉出于府君錫也，錫出于府君某也，皆以勤儉起家焉。」問學術，麟曰：「先子性穎發豪宕，好讀書，了大義，厭舉子業之束縛，遂棄去。學三尺法，兼精醫術，著《經驗方》，旁通象緯陰陽諸家。」曰：「庶其有濟於時乎！」問出處，曰：「吾先子有用世之志，稍從事臬司，疾時之刻深也，乃獨持平反，曰：『大小者，其職異也；輕重者，其權同也。服念求生之心，寧有異乎？』

是寔生有麟，以至今日也。」問行義，曰：「先子剛直，足以嚴憚于族里；孝節，足以垂訓于子弟。其居喪也以禮，不作佛事；其營葬也以身，不顧盡瘁。」又曰：「先妣俞，暨陽之望彦也，與先子相敬順，傾奩以供葬事。諸叔請均其費，辭不可。夫所謂自盡者何！」又曰：「先子傷悼失良内助，故終身竟不再娶。」又曰：「先子有志開義塾、義田，未就而卒，又可哀也。」問所謂訓教于子弟者，麟曰：「吾兄弟三人：麟也，鳳也，鶚也。先子教之以義方，弗專之於文藝。女子子一也，閑于閫儀，適邑之韓氏鎮。世麟也幸賴先子之教，以有今日，舉進士，擢今職，以今上登極，推恩階文林郎，贈先子如其官，妣俞贈太孺人。麟也下悲先德之未彰，上愧君恩之弗揚，且有美而弗彰弗揚，弗仁也；無其美而言之，是誣親也。誣親，弗孝也，麟也安敢阿而誣諸！且幸有僉臬汪子子宿之狀在，惟先生畀之銘焉！」未銘者六月矣，潘子以田子之意來促銘，曰：「否則無以焚黄於墓。」甘泉子曰：「吾久以病廢文也，然而吾固業已諾田子矣。」遂强而銘之。銘曰：

奕奕大田，于浙之東，于彼山陰，歡潭溶溶。有宋南渡，祖晟扈蹕，來斯來宇，武繩文鬱。錫甫玉甫，啓家維碩；遭溺歸貨，維天陰騭。一傳默齋，從事維仁，平反求生，服念時旬。維剛維直，維孝維勤，在妻維義，子則慈恩。其義維何？維弗再述；其慈維何？德業雙修。篤御史麟。顯揚厥休；帝曰嘉哉，爵命是褒。褒命皇皇，于山之原，維山斯永，不替有虔。凡爾庶姓，天鑒弗懸；念祖敬宗，式訓三孫。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南原王公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南原子王子韋欽佩與厥配張安人，皆五十有六而卒，張先一載。以嘉靖丙戌二月壬午合歸體魄于長泰鄉祖堂山先塋之次。厥嗣逢元先期衰絰踵門而告甘泉子曰：「哀乎，吾三姊妹孑孑爾也！長適刑部張亞卿冑子恕，次適户部李副郎仲子芹，又次適徐耆德仲子應坤，而不肖孤則孑孑爾也！賴諸婿以畢歛葬。先子臨終，命以銘累先生。惟先生幸留意焉！惟先子于來江浦隸南錦衣曰宗嗣者，爲曾大父；于贈普安判官曰寧者，爲大父。然而微也。至參政府君曰徽，爲乃顯考，始著厥姓。惟祖妣孺人俞氏、楊氏，恭人徐氏，太安人吴氏，紹相内政，篤生先子。」甘泉子曰：「嘻，吾固知南原子之賢，有所本矣！」逢元又曰：「惟先子幼閑禮度，應答如儀，能白大人却金，以留古硯。」甘泉子曰：「其器識夙見矣。」逢元曰：「先子少見親櫛白髮則泣，遇親之怒則怡然侍側，必霽乃退。」甘泉子曰：「其孝自天性矣乎！」逢元曰：「先子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才望當授翰林，以親老求，得南京考功主事，以就禄養。于是出告反面，事必禀命。侍大父之疾不解衣，而養藥必先嘗。病革籲天，願以年代；死則號泣瀕死，苫塊啜粥，及禫，不忍釋服。」甘泉子曰：「其古之敦孝人矣乎！」逢元曰：「先子起復車駕，却内臣增船之賄。凡在二部，飭行勵正，見重一時。爰及考績，吏兵書最，副郎職方，尋正儀制，副憲河南。爰督學校，賞罰秉公，先行後文，士人歸心，寮寀穆穆，咸稱有德。」甘泉子曰：「可以昭賢能矣。」逢元

曰：「先子迎太安人于官，色養備至，有疾則泣以自詈，勤親于遠，獨抱鬱鬱，乃因朝賀引疾杜門。及陞南太僕少卿，先已卧病，太母吴疾卒，悲號嘔血，水漿不入，前病益劇。或告曰：『肌肉盡消矣』，猶泣血不已。閲一載乃斃。彌留之際，氣雖微而心不亂焉。」甘泉子曰：「夫不以變而忘孝，能正終者矣。」或曰：「南原子能薄于自奉而厚於自守，衣不過一帛，食不過一饌，居官二十餘年，不營貲産。有田數畝，有屋一區，仍先人之舊，至歿，無所於殯也。」甘泉子曰：「其古之廉介人矣。」又曰：「南原子之配安人張也，爲江浦大司寇瑄之季女，閑内則，精女工，綜家政，潔烹飪，孝姑嫜，和妯娌，恤奴僕，此其賢也。南原子寔有刑于之化焉。四十年愛敬如賓，及張之卒終已，不納妾御。」甘泉子曰：「可謂夫義婦從，人倫正始矣。夫南原子有生五十六年，而庶懿駢臻。孔子稱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夫成人者，聖人也。使南原子而無死，其所到可量也乎！」遂爲之銘曰：

嗟乎南原，惟義惟正，惟學惟廉，惟爾之賢。天與爾賢，不與爾年，嗚呼天乎！文之禮樂，將化于大全，而子不少延，嗟嗟南原！

明故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何公神道碑

惟茲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何公之神道乎！其冢嗣今南京工部侍郎孟春之所廬墓者，其在茲乎！少師西涯李公之所爲誌者，其在茲乎！所爲賦《陟望》，去母宜人十里而近者，其在茲乎！曾户

曹全之所爲傳者，其在兹乎！《郴陽志》之所載者，其在兹乎！　南京豐功曹坊之所爲狀者，其在兹乎！

粤稽諸狀，説爲公名，商臣其字，世家于燕泉，居于梅溪，號曰梅岩。　越宋，出于廬陵，從于東廣。❶爰及于元，都統聿來鎮兹彬、桂。❷厥孫九三，肇定彬宇。　高祖德翁，敦厥行義。　曾祖仁海，隱德是嘉。　祖考義堅，肇膺鄉貢，同知合州，施有惠政，贈户部主事。　祖妣袁氏，追贈安人；厥繼鄧氏，寔膺顯封。　惟考曰俊，奉政大夫，雲南憲僉，督學雲貴，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妣曰廖氏，厥繼李氏，並贈淑人。惟公生于辛未，卒于弘治癸丑五月十有八日，年四十三。　配李氏，封太宜人。　李少師稱：「備極孝養，無間繼姑。」蓋其令德克配君子。　子男二人：長即孟春，次曰孟旦。女子一人，適崔侍郎子士彦。　孫二：長曰仲方，國子生；次曰仲平。

曰：惟成化庚子，惟公發解于湖廣，主者曰：「吾得士矣。」先是，樊御史英素奇公，及監湖試，拆卷末，乃得公，釋之，謂人曰：「奇才不可使小就。」至是，果得解元，即圖省親于南部。　或曰：「盍且歸榮乎？」則應之曰：「吾豈效得一隽，揚揚夸州里者哉！」遂擢辛丑進士。　人曰：「可以知其志矣。」然則公之出處，其在兹乎！　曰：按察君遊宦于外，公方弱冠，事鄧安人克孝。赴提學修誌之命，及永，聞鄧病，亟告以歸，至則入棺七日矣。　或告之棺不任體，則請曰：「叔父易之！　叔父不易，必貽後悔。」崔君克明，義人也，嘆曰：「人有孫如此，忍不副其志？」即爲易之。　按察君歸

❶「從」，疑當作「徙」。
❷「彬」，疑當作「郴」。下句「彬宇」及後文「彬嶺」之「彬」同。

奔廖淑人，道卒，公聞訃，即徒步逆喪于長沙，足盡裂。廬墓，孝感芝生其側。李少師誌稱之曰：「清謹重厚，遇事有力。」曾户曹曰：「自立有基，積種有地。」然則公之行義，其在兹乎！曰：公所素惜有佳硯焉，或觸之，折于地，公恬然不動色。然則公之雅量，其在兹乎！曰：惟公禀夙穎，長于屬文，嘗聽人讀《黠鼠賦》，至「言出於汝而忘之」，則笑曰：「言殊不始子瞻。」問之，曰：「此晉鄒湛對武帝意也。」或疑所謂「黄樓取土勝水」，其義何如？公曰：「漢人謂擢舟者曰黄頭郎。黄也者，土也，以土勝水，盖倣諸此耳。」然則公文學之博敏，其見於兹乎！

曰：惟公初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侍郎何公見所屬獄，曰：「吾曩監湖試，重子文士耳，乃又長是邪？」是故知其能矣。核獄順義。兩豪争田，事涉中貴，剖折罔避，是故知其節矣。有飲姊家歸而疾腹，姊謂之曰：「毒也，養子寔飲汝。」遂訟養子。病者死，死無毒驗。公廉其鄰，知姊寔後生子，憾搆養子，遂釋之。是故知其明矣。遷員外郎，總閲法司奏牘，閲奏牘惟敏。山西民王良、李悦假佛惑衆，潛表通胡，御史奏，坐以反。公閲卷，曰：「反必連從，且罪當孥，此雖通胡，不果至，宜論謀叛。叛止死耳。」竟用其議，活孥從數十百人。是故知其惠矣。人有見殺于讐，訟及其外親，兩人情狀微晻，公一窮治之，事遂白。民間盜發，邏者執一人，曰盜也，公鞫之，乃舊館人嗛新遷他居者故嗾爲之，即出焉。是故知其察矣。遷郎中，階奉議大夫，時法司條例紛沓，何司寇命公修之，兼總節適法，比以宜，是故知其才且辨矣。周指揮某也，出其妻，有國公之弟怨之，誣以殺人，囮東廠行奏，下之法理，公白何公

以故。或曰：「東厰意殆不可忤。」公曰：「顧可以法媚人乎？」即具以聞，上遣中人讞于朝，如公言。或曰：「君議行矣。」公愀然曰：「法不自吾首出，非吾輩主持，而得之閹宦，是任嬖幸之漸也。吾輩與耻焉，何議行之云！」是故知其正矣。奉敕南畿，凡録囚者六千有奇，上讞者餘三十，多所平反。揚州邏人與一商一醫有隙，覘商與江右人賈于外，獲贏歸，遂上其毒人取財，而連逮醫，織當之死。公折曰：「曼陀羅華能迷人，盜貲不俾至死，是尚有萬一人心，必不擠之江，若擠江，湍急，必不可救，死矣，江右賈固未死耳。且購毒藥者，必不告醫以殺某也；醫衒藥取贏，既殺人，必不告邏者。邏者云何詞？」遂服。儀真人犯夜禁，脱走，執者追之，剚其脅，瀕死，謂兄曰：「殺我者長而髯。」兄訴，逮直更同巷人長而髯者。公曰：「同巷人，獨不能言其姓名乎？」後果得真剚脅者。負薪者經行孝陵，守者執之，有司例以斬，公曰：「生木根株，無有證迹，且木枯相似，安足據以殺人？」減死。民告劫盜三人，獲其一，有司拷窮其二，急則以弟足數。盜死，公鞫得之，遂原其弟。民相徇鬥，追至敵者家，敵者閉門，推門，門墜，稚女死墜門下，論死。公曰：「彼從外，焉知門内有稚女？又豈意門墜？非故殺，殊非鬥誤旁擊者。」比奏，矜之。廣德饑民貸穀弗與，而群奪之，坐强盜，株連四百餘人。公矜其情，請許自首償穀，且杖遣之。皆泣拜而去，歡動州境。蒲田彭公代何公爲大司寇，尤器重公，令兼攝他司。有民家罹焚，告宿隙者放火，公察其誣，反坐之。時他司亦有宿隙而放火者，坐放火者，公曰：「迹類情殊，故擬以情異，何相悖焉！」是故僚輩咸服其公矣。惟是八者，公之政事，其在

兹乎！

曰：惟孟春癸丑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文學政事，在在有聲。挺節抗疏，極諫大禮，調南工部，時論是稱。初，梅岩公爲進士，嘗夢擊諫鼓，鼓無聲，其傍一人曰：「公勿擊，公子當擊。」擊則人衆象馬皆驚。」至是驗云。然則公之位不滿德而委趾于後昆者，其在兹乎！宜揭文于道，以示來者。其詞曰：

彬嶺嶙嶙，燕泉沄沄；有哲其人，于兹降神。維兹哲人，裔都統君；四十三年，六美咸臻。出處有倬，行義中倫，亦弘德量，亦博其文，施于有政，克裕後昆。維兹六美，庶善是軌，爲清爲謹，爲敏爲志，爲正重厚，爲能才智。維以順孫，維以孝子，爲節且明，爲察以惠，爲公爲仁，爲慈賢嗣。媲美宜人，相望十里，山高泉深，有銘在此。

明定山莊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昶，字孔易，號木齋，江浦人。卜築浦口清江，建亭，而東莞林緝熙適至，扁曰「卧林」，遂號卧林居士。遷定山，橋曰雙泉，閣曰天風，亭曰活水，曰溪雲，則又號定山居士，四方人稱之，亦曰定山先生。本姓章氏，宋丞相郇國得象之後。子孫由閩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智甫者，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逃名，更姓莊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父諱翊，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贈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于正統二年丁巳十一月十二日。爲兒甚異，十一歲充邑庠生，十三補廪膳，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夙志慕古，文尤奇偉，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

儒，如白沙陳先生、一峰羅先生，其尤者也。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黄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調湖廣桂陽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親就養，尋遭二艱。丙申服闋，不起復，超然肥遁，有示門人徐光岳《無絃太極》之詩。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卻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于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户，何時還盍簪？俯仰宇宙間，與子契其深。」或問張汝弼草書，先生曰：「好到極處，俗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邵子所謂行墨因調姓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迥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内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没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于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七年甲寅二月，後軍都督府經歷

周廣榮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乞起用，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遺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瑤、侍御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子會謂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王巴山弘，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八月乙卯三月，❶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〇日到任。十二日，病中風，疾遷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爲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尚書清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

❶「八月」，當作「八年」，弘治八年爲乙卯年。

義矣。先是，江西張公東白元禎書曰：「獲覩近作，不勝仰慕向裏工夫，惜不得聚首論之。往年陳白沙會間，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閒，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亡羊耳。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而有言，亦爲魯齋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説答之。新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觀先生之詩。善觀先生之詩者，亦可見先生之學。」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於定山，瀟然洒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名之召禍也，故應詔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乘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清谿，而又悮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内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但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必不罹清谿之忍。使清谿而不忍，則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

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曰三仕三已，而無喜慍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哉！」十二年己未九月，疾大作；二十九日，終於正寢。十二月二十日，葬定山之原。其明年庚申，邑尹胡君昉請祀于鄉賢祠。

子男五：曰會，曰仝，曰介，曰全，曰俞。仝、全、俞先亡。女三：長適尚書張公瑄猶子織，次適僉憲石公淮之長子柱，又次適憲副王公弘。會、介詣南雍，懇甘泉子曰：「知吾考者白沙，白沙之門，則子也。非子莫可銘吾考者。二十有八年未之銘，若待子也。」銘曰：

峨峨定山，四方之望。薄雲不雨，奄望伥伥。雲中之隱，哲人頎頎；維以奄望，維以狐疑。蟄彼龍蛇，出而見毁；龍蛇之毁，龍蛇之否。孰惑龜山？孰惑下惠？三黜何傷，孰知遠意？定山不頹，哲人不萎；後有作者，觀銘于此。

明故封兵科給事中西山許公墓銘

南京考功蔡子希淵談海寧許子台仲相卿之賢於甘泉子曰：「賢給事也。謹學於陽明先生，志聖賢之道，而行則篤。在家行於家，在鄉行於鄉。」甘泉子曰：「嘻，予知之！疇昔過從於長安之西，而賢之久矣。在朝則風采凝然，在列則切磋偲然。雖然，其必有所述者乎？」蔡子曰：「有之。其考曰滋潤夫也，是爲西山居士也，是爲兵科給事中封君也。童而克喪其母，蔬水三年；而壯而老，克勵其行于家于鄉，家化而鄉信之者，六十八年，卒以善稱。是故幼而知孝，明其資矣；玉立山峙，嚴重自持，不妄語笑，洞徹肺腑，知其人品

矣；遷塋厥祖，費數百金，不以累其弟兄，知其悌友矣；教子業儒，言動以正，嚴愛交至，延師校業，鉅費勿愛，知其慈矣；弗屈於貴勢而謙卑賢儁，棄蹝舉業，久遠是圖，知其介矣；樂周人急，不敢自失，面折人過，改勿怒，知其義矣；不負舅翁之遺託，經紀外家，銷隙于内，禦侮于外，完業以歸其弱嗣，而却其千金之報，知其恤睦矣。及以封貴，泊無矜色，詠詩誦書，遊遨山水，足不履城府；聘之鄉飲，亦謝不赴。却親知之請託，以不溝瀆其身而累其嗣賢。是故知其廉退矣。」甘泉子曰：「夫封君之賢，則既聞之。然其必有自矣。」曰：「内則元配封太孺人俞也相卿，其篤生聖善也，知學，通《列女傳》，閑内訓，其賢而有識也。其繼室居也稱之，故知内助之良矣。」曰：「抑猶有所作之者乎？」曰：「厥考一樗翁曰紃也，識廣才雄，光大家業，游必豪傑。而母儀則徐氏，其賢也。厥祖則立本翁曰禎也，奮於農畝，義行信于鄉人也。厥曾祖則曰懋，國初以人才舉同知海州，爲海寧起仕之始也。是故知其世德之積矣。」又曰：「此非予之私言也，盖徵諸查參政約之狀焉。」甘泉子曰：「吾何徵？信諸其子，知其當必有所本也。而況其考西山公及其妣之賢，有足懲者乎？況其祖曾高始之源遠而淑者乎？」蔡子曰：「敢以吾合仲之哀悃有懇銘也！西山封君以嘉靖丁亥五月二十五日卒，距其生天順庚辰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八，弗躋于中壽，禄養弗及於五鼎。與弟益府典膳桐卿二人相悼痛弗已，謀諸其子婿周府典膳祝繼暄、太學生賈中，願得先生之銘，將以是冬十月十二日葬于永安湖杜曲山之陽也。」甘泉子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銘也！然而不可以終辭于台仲之同志也。」遂銘曰：

嗚呼如其賢，生之難，作之難，述之又難！遥遥西山，山有泉，泉則有源；有考其源泉，予以觀其瀾。六年秋

工部尚書吴公神道碑文

吴公諱廷舉，字獻臣，號東湖。其友生今壽府長史梁君宗烈景行甫狀曰：

公先世湖廣嘉魚人。洪武間遣戍九江，又調廣西蒼梧所，遂繫籍焉。公，梧産也。自幼不與常兒群，手不識戲弄，口不道惡言。父諱某，母某氏。長伯某無子，命爲嫡嗣，以承宗祧。稍長，充邑庠生，雋穎超邁，書再讀不忘，隨意爲文，亦合程度。中鄉試，登成化丁未進士第，來宰順德。公事暇，即見白沙陳先生，往返數載，得聞理學梗概，爲治根本。又學爲詩，亦就規矩。其治邑有道理，民甚便之。市舶太監嘗以銀委買葛布充貢，公即用其銀買二匹，自送於司，曰：「承委買布，不識可否，先買二匹爲式。倘以爲可，買之；如不可，即還原價，買於雷州。此布出自雷州，非吾邑所有也。」太監不悦。盖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以原價完封納還，故公獨不從。有使者道經順德，索其人事夫馬柴薪，以爲常例，公寧挺身與之角，卒不與以病其民。六載，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治繁劇，理盤錯，無不迎刃而解，撫、巡、布、按諸公交重之。丁母憂。服闋，改松江府。到任數月，廣東南海、清遠二縣群盜擾亂，兵部尚書馬公文昇、東山劉公大夏薦公可用，遂命爲兵備僉事，分司清遠，征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又兼屯田鹽法。時逆瑾專權作威，差官查盤諸隙庫銀解京，❶額外索取内進，人事賀禮銀若干，

❶「隙」，原漫漶不清，似上从少，中从口，下从小。

衆以爲當出於鹽法道，公力拒之，列疏于朝，留備兩廣兵興之資。彼雖甚怒，而未有以罪也。

岷府差門正往江西、福建、廣東收買藥物，横奪暴取，公又疏劾之。瑾愈怒，令總鎮伺察其過。公又疏劾總鎮太監潘二十餘事，總鎮亦誣訐之，逮繫詔獄，必置死地。考掠數日無所得，乃以枉道還鄉罪之，枷號于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謫戍雁門。逾月，遇宥，放還爲民。瑾誅，直其誣，陞雲南副使。未行，江西姚源洞賊發，乃陞右參政，往撫征之，公即行。一以誠信開諭，往返不以兵自衛，賊因留公於巢，以求撫，且劫公，公不爲動，開諭如初，賊不敢加害。公稍以利賄賊之左右有力者，賴以執賊酋數人，因敗成功，卒以平定，疏立萬年縣。陞廣東右布政使。疏處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彼此調停，甚得經遠之猷。定均平，省驛遞，民困以舒。嶺西道徭僮嘯聚，命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略。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賑濟湖廣，民不阻飢。處分辰州土官積年争殺事理，各得其宜。嘉靖改元，下詔更張政令，改用人物，陞公兵部侍郎。公至京，上疏自劾，以及宰輔。立朝五日，改南京工部侍郎，轉户部，尋陞右都御史，巡撫南畿。賑恤凶荒，均補糧運，扶植柔弱，抑遏豪强，一切稱貸債利罷不逾時，所至行臺内有餘地，令人種植疏菜，采以自給。每日廪給，止取柴米鹽醋，肉食必以廪米市之，悉除積年無藝之供應。陞工部尚書，時年六十四矣，即再疏於朝，飄然而歸。歸二年，以病卒于正寢。囊槖蕭然，巡撫姚公經理其棺槨衣衾，乃得卒斂。嗚呼！行端而才雄，氣剛而志鋭，忘身致主，憂國愛民，公無愧矣。創有東湖書院，積古書萬卷。每遇夜，必閲數

卷乃就枕。平生所爲奏疏數百篇，案牘幾千篇，書、啓、序、記千餘篇，詩千篇，皆發其感事憂時之意，罕爲閑浪不輕之詞。元配夫人馮氏，繼夫人梁氏，俱受封。贈子一人，曰藩，太學生。

甘泉子曰：「梁壺山長史既爲此狀，懇予爲神道碑文，又欲解官走蒼梧，經營其葬事，可謂交道不以存殁易者也。東湖公平生以國士待壺山，壺山之知東湖，與天下士大夫之所共知者，宜有淺深也。今壺山之稱東湖，可以傳信矣！水也亦嘗受公之知，謹因壺山請狀而作文，刻之墓道，以昭示來世。」其辭曰：

浩浩東湖，節節蒼梧，哲人降生，申甫爲徒。惟申惟甫，亦文亦武，惟以附衆，惟以禦侮。其才其傑，浩浩節節，探而愈出，百屈不折。遍身是膽，皮囊是智，人當其難，公處則易。初尹順德，强禦是抑，公用乃紓，民以不蹙。去佐成都，如丁解牛，省府皆傾，盤錯無留。爰司鹽法，臨財若怯，峻拒權貪，惟以賈孽。九關三木，起死既踣，遂戍雁門，生歸乃復。姚源即戎，挺身賊中，用寇作禦，因敗成功。藩廣賑楚，民獲其所，饑者飽嬉，掠者安堵。初召荆下，遐不少假，抗章忤時，五日司馬。冬官南都，再貳司徒，都憲撫南，强鋤弱扶。司空正卿，不拜而行，人皆曰亢，公視則輕。公曰予已，正丘而斃。仕止死生，誠哉無愧！戊子二月〇日

明莒州守楊君配湯氏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湯氏，諱淑，字淑先。嫁爲莒州守楊君舫弘載元配。生明景泰四年癸酉正月一日己未，卒嘉靖五年丙戌八月二十日辛未，享年七十有三。以嘉靖七年戊

子閏十月二十二日庚寅，葬于邑城西一十五里虞山之下湖村之原，與莒州君同穴。卒宜人無子，抱叔奠次子育之，名曰儀。女二：適周氏、沈氏。而別室生子曰儀。

儀槁形疏服，走白下，跪告于甘泉子，願丐之銘。曰：「吾母湯也，自十世祖均瑩贅常熟唐浦之瞿而家焉，而曾祖景德，而祖銘，而考禮，世傳詩禮，而兄滋發身太學，而遡于五世祖鎬避兵以家江陰，而遡于觀察使左遷宿州司户公育也，以極于上黨之宗。世有積善，是故吾母亦逑世德焉。吾母之歸我楊氏，我祖安州守東溪府君爲我考莒州府君擇配，必以世德之家如吾邑之湯乃可。且吾楊自唐叔虞而後伯僑，而東漢之華陰，今吾邑陳墩太尉伯起之祠，實號餘慶。吾曾祖貽穀先生福、穀堂先生宗，積德以發于集，始舉進士，後必將益大。今吾子舫也，有異質，事業未可量，其可不慎爲擇配耶？及吾母湯既歸，吾母能畏慎孝慈，克修内教，不以家世財雄而加我儉樸之族，乃盡去華靡以就儒素，至於烹飪紉綴，雖既貴猶身任之。年踰七十，紡織或至夜分。每事必有常度，未嘗以盛衰爲豐儉。雖事變倉卒，而不見有煩勞驚窒之容。幃服整潔，興居閒静，雖至親愛子姓，莫不望而畏。君子謂之儉矣勤矣，盛德矣！」又曰：「莒州府君未第時，或有講習之會。典籍之費，上既不敢瀆吾祖考妣，而下又恐汩吾莒州府君之心，紡織不繼，至盡脱簪珥以資其用，故上下兩不煩而事舉。自少至老，凡交游手劄、往來文籍，悉藏之，雖隔數載求之，無有遺者。平居與莒州府君處，若對大賓然，未嘗有戲言惰容。君子謂其妻道之順矣。」曰：「安州府君治家有法，祖妣李宜人性復嚴重，而湯宜人爲之冢婦，旦暮必率

諸妯娌謁候起居。歲時祭祀議享，率先趨事，禮文既著，而上下各安，家庭斬斬，無有違言。」又曰：「弘治庚戌，莒州府君會試禮部，李宜人忽搆疾。吾母湯也，親供湯藥，左右扶持，衣不解帶者兩閱月，憂勞憔悴，人不能堪。諸女婦或欲趨代者，悉遣之。李宜人諭令少休，則曰：『諸婦皆夫在，能分外憂，服勞多矣。吾爲婦，夫遠遊，未知姑疾苦，小小勤勞，皆婦職之常，尚誰讓耶？』比疾革，李宜人執吾母手，仰天而嘆曰：『吾昔奉先姑繆宜人頗盡心，繆宜人謂曰：吾願新婦復得賢孝婦如新婦以相報。今果然矣！』泫然泣下，就懷中出金珥一雙，令付莒州府君，曰：『若相吾面也。』自後每一見之，與莒州府君輒相對悲泣，凡十五載如一日。莒州府君卒，痛不自勝，遂以石匣盛珥，埋於墓下。君子謂之其婦道之克孝，雖死如生矣。」又曰：「儀，別室子也。自脱襁褓，與諸女兄處，凡服食撫弄，必以先於儀，人或疑之，宜人笑曰：『非謂嫌於嫡庶，男女之分，固當爾。』莒州府君謝世，儀也時方弱冠，猶未知向學，且事或迷繆，家日屯蹇，無所聊賴。吾母湯嘆曰：『無財而有人，束晳且不以爲憂。人所慮，無良後爾。』戒儀謝絶雜賓，屏居城南耕舍，盡發祖父所遺典籍，程而課之，視進退爲喜怒，以有今日，幸不爲廢子。君子謂其教子之愛而知勞，其克慈矣。」又曰：「先宜人處娣姒僮婢，極加恩顧，勉其善者而懲其有過，俾咸有成，無或棄墜也。昔先大夫莒州府君嘗建道端堂於邑城南，爲耕讀之所，僮婢聚千餘指，吾母悉身先爲務本之業，衣食未嘗不均，有力勤者必勞之，曰：『此衣此食皆出汝輩也』，尤厚恤之。君子謂其御下之嚴且仁矣乎！」

甘泉子聞之曰：「宜其銘諸！宜其銘諸！夫閨梱之言不外聞，吾孰徵信哉？信子而已爾。若吾子者，豈有美而不述乎？與非其美而述之乎？弗仁弗孝，君子弗爲也。且婦人德罔由見，見于厥子。嗟嗟夢羽，昔從予游南雍，吾視之，見其衣縞懸鶉，及登進士而不改，以能脱其靡俗，知其母教之儉矣。勵志學古，不移于氣習，雖及貴，猶進進而弗自滿焉，知内教之素勤矣。視其愛湯宜人如生己者之孝矣，又以知湯宜人之愛之如己出者，其慈矣。視夢羽之迎養其二寡姊之悌，而知宜人之愛女若子，無貳心之所感，信其慈矣。視其既登進士，卑卑而與士者齒焉，知宜人之教以謙矣。夫是五德者，予於湯宜人之美，有考信焉！予雖久不作銘文，其能勿銘乎？」銘曰：

匪櫝也以孕珠，惟蜾也以氣化而肖之。生之難，孰與成之難？謂生成一本，而又何間焉！考信厥成，如其賢！如其賢！戊子九月〇日

鄉善士慎齋周君墓表

甘泉子表周慎齋墓曰：

嗚呼，其鄉善士之藏乎！或曰：「何表爾？」曰：「以其子也。以其子之善而知其善士也。」慎齋名銘，生正統乙丑，卒弘治辛酉，享年五十有七。世居宜興荆溪之南。高祖曉三。曾祖宗七，提令仲達。祖士元。考海。慎齋配徐氏，生六子：曰衍，曰衎，曰衢，曰衛，曰衝，曰衡。衝舉鄉進士，試教職，累陞唐府紀善，與庠生衢、衡，醫生衛，皆從甘泉子遊，問聖賢之學。衝言於甘泉子曰：「衝也兄弟幸有立於門下，先子之遺也，幸吾師表之墓焉！」甘泉子

曰：「子善述，吾將善傳，表其大，識其小。」曰：「惟我先世，自荆徂亳，自亳徂邑。我先子少而罔恃，能自立，以能排河間族戍之難，啜辛茹苦，竭力營運，以養大母，而漸復家業，以得其歡心。安養七十稔，喪則致哀毁。夜寐，覓母不得，則大號慟，親鄰爲之戚戚。治以家禮，而斥去浮屠。念父養不逮，買田墓下，而守祀焉。凡行向墓之方，雖遠必造謁。」曰：「可以觀孝思矣。曷不表之，以昭子道乎！」曰：「嗚呼！我先子之養我諸孤也，曰：『衍也，衎也，而宜治生；衛也，而疾，宜世醫道；衢也，衝也，衡也，而宜從師受經學，以顯吾宗。』且嚴厥法，諸小有過，則撻之。晨昏謁見，不敢仰視焉。或聞謦欬之聲，即惕然歛容。其爲擇子師，必端士。朋友毋近邪佞，躬督其課，程其功。諸孤讀誦，夜分，必親起視焉，曰：『欲粥汝急於成立，無急於功利。』」曰：「可以觀義方矣。曷不表之，以昭父道乎！」曰：「先子暇則燕坐，暇則閱書，小學是篤，素履是慎，勿汩邪説，勿事異教。接不妄語，居無惰容，言無隱情。貸不急人之償，公以息人之争，遜以避人之慢。官察治之，則爲求免，曰：『彼得無自新乎？』縣大夫以是敬禮之，欲榮之義爵，則辭弗受。」曰：「可以觀立身善物矣。曷不表之，以昭人道乎！」又曰：「吾母徐也，自先子營運于外，則居侍祖母，孝養是謹，女紅是勤。食不繼，寧與諸兒啖糠覈，毋寧令姑不粱食。先子之喪，治家益嚴。諸孤惰，必責之曰：『汝忘先君之志乎？』諸孤凛凛，莫敢再違。冀以成立，以振厥家。」曰：「可以觀慎齋之刑于矣。曷不表之，昭夫道乎！夫人道惟尊尊親親中立，以成上下之倫也。嗟嗟慎齋，上觀盡子，下觀盡父。夫夫婦婦，而人道備矣。

是故表之，以爲鄉善士之規。」戊子十月〇日

明贈承德郎刑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盧君易菴配贈安人俞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和，字廉夫，姓盧氏，別號易菴。其先涿人，宋治平間，有曰實者，爲宋院判，始自台郡遷居東陽之雅溪。七傳曰大振、大成者，聯姻宋室，爲郡馬。廉夫，大振之八世孫也。高祖松齋，德著還珠，曾公鶴齡爲作傳，載在實録。曾祖元定，以仲子貴，累贈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諱章，父諱洙，皆潛德弗耀。易菴生正統庚申二月初六日，卒正德乙亥七月十七日，壽七十有六。配俞氏，諱玉，生正統庚申九月二十四日，卒正德甲戌七月十一日，壽七十有五。越厥三年，戊寅正月三日，合葬興賢之桐山，祔先塋也。又三年，以其子湖廣參議煦貴，贈易菴承德郎、刑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母俞爲安人。

又五年丙戌，煦俾其子堯俞拜狀於甘泉子，曰：「先君人品甚高，豪岩不羈。少遊南都，與魯都諫諸公同從羅公崇嶽習舉子業，爲文尚理致。既將有成，遂棄去，遨遊四方，歷覽名勝，以大所見聞。歸而志氣益高，遂輕世肆意，漠乎不知天下有外物。以先大父誤斃于庸醫，自憤激，旁通内難，究極旨歸，由是醫道聞於海内，以是全活者衆。所著有《丹溪纂要》、《食物本草》、《儒門本草》，行于世。遊姚江，見海塘高僅尋丈，嘆曰：『一旦海嘯，居民其皆魚鱉乎！』後正德壬申秋，海水暴漲，溺死者數萬，人人始服其先見。邑中患火，先君曰：『盍磚其墉乎？』遂磚其廳事之墉，得免患者再。由是邑人及旁邑人皆効之

以免患。交遊遍海内，至名公卿，多折節下焉。惟孤煦也，舉進士，由長垣令遷刑部雲南司主事。先君兩寓教曰：『人孰不願高？福則有分，吾見之真矣。且爾以進士差者二年，一毫無犯，爲縣三年，家不自隨，冰玉自清，保全萬姓，受旌七八，而僅得此陞，人爲戚戚，我獨坦坦。夫司事愈繁，獨不可愈著政聲乎？汝其勖，盡厥職哉！』孤謹奉以周旋，用能保其終。嘗上書論時弊于繆令樗，幾六千言。一曰量田土，均賦役，返水夫；二曰禁盛畜婢；三曰革吏奸；四曰急救荒，興水利；五曰正風俗；六曰聽訟先乎其大者；七曰尊禮耆賢；八曰檢例以附律；九曰崇丹溪醫學，革永寧巡司；十曰寬征科。繆侯多所從可，而量田之利，至今賴之。又篤孝友，財産悉以委諸二弟，獨拳拳以賙恤爲念。自幼習《鄭氏家範》，慕而叙梓之。欲聚同堂而下爲同居，遭回禄而寢。又欲效范文正公爲義田義學，未就而卒。

又曰：「吾妣俞也，宋待制獻可之裔，世居邑之石潭，遷竹園。性貞静勤儉，自奉甚薄，不喜華靡。凡有餽遺，輒不苟取。自孤之領鄉薦，登進士第，及拜尚書郎也，未嘗喜動顔色。事姑以孝，遇下以恩，處妯娌以和，庭無間言。先君遊居，内助賴焉。遇祖、曾、高之祭，祭必潔，忌祭必爲素服蔬食，子姓守之，遂爲定規。生不肖孤與女弟敬，適縣西金權。孫男三：堯俞，堯亮，堯工。曾孫男：仲文，仲武。會孤以湖廣參議奉敕提督太和山拜分守下荆南道，廉管撫民，奔走于外，墓久未有銘。惟先生念俞也亮也之在門下，幸畀之銘焉！」

甘泉子曰：「可銘也！吾聞古有盧醫扁鵲者，受訣于神人，能視垣一方，人以神其醫，廉夫豈非其儔耶！何其子勇退全

節，其孫好學向上古人耶！夫士之厚者其生物必蕃，今以其子若孫如此，可以知君之所蓄矣。可銘也！」銘曰：

醫有陰德，矧慈衆懿，以懿而家，宜家而娩，而鄙而里，而孫而子。土厚而蕃，天地則爾；不弛厥蓄，以永多祉，于千萬禩。

戊子十月〇日

明故封宜人吴嬪何氏墓誌銘

惟茲封宜人吴嬪何氏之墓，以玉厓陸侍御狀來懇甘泉子銘之。或曰：「曷氏焉？」曰：「明本也。家故仁和之唐棲也。曾大父源也，大父銓也，父瑛而母衛也。敦本樂常，家用阜康。」「曷嬪焉？」曰：「明歸也，從夫也。何之生也，厥諱妙清。稟茲淑質，莊順貞静，習于女誡，工于纂組。及笄，閑于姆訓。厥父母愛焉，必擇所歸，曰：惟時鄰邑德清慈孝之里吴氏子庠生江者，英聲隱隱，弱冠也，庶可與爲匹乎！夫吴，巨族也，且承其先考大夫禮部司務君之懿，先祖承事府君之緒，遂昏姤焉，以歸從岷。從岷者，領弘治乙卯之鄉薦，登丙辰之進士，即吴氏子江也。」「曷封諸？」曰：「以夫貴也。有内助于江。江以進士拜刑部主事，壬戌考績也，有封。及遷員外郎，甲子覃恩也，再有封，由安人以進宜人焉。」曰：「夫婦言不出梱，曷銘諸？」曰：「以其狀也，以其夫也，以其子也。」「曷謂以其狀？」狀曰：「宜人來歸，中壼雝肅愛敬，匹休爲順，重闈具慶，咸得懽心。四喪哀致，罔踰情文爲孝；群從妯娌外内僕御，以安以樂，爲睦爲惠；敬姻黨爲禮；施鄉鄰爲義；衣必澣，敝紐綴，食必素虀爲儉；業必女紅弗替，寒暑爲勤。」「曷謂以其夫、以其子？」「其夫子莅政于内外，聲則

赫赫然；其嗣子游于庠雍，學則飭飭然。」從岷曰：「吾非獨能爾也，夫有所助之也。吾自刑曹出僉江西之憲，再補河南、參議山東、副憲山西，而參河南之政，宜人或從任，或留居，所至扃鑰肅嚴，言笑不聞，褻俚不出口。聽讀書史，則識其嘉言善行。及爲政，必舉以相勖；聞政事之疑，必曰得失當如是；臨利害、決去就，曰義當如是，以致規諷。故江之居官獲保無大戾者，宜人之内助也。」同慶曰：「吾非自能爾也，夫有所教之也。昔我母子阻于巨寇，不獲從我家君于山之西東，奉母以居，母戒曰：制家之用，惟家之量，勿嬰父念，以敗厥官。故於吾三孤也，恩不弛教。曰：愛也、慶也，穎而慤，請俾學文焉；恩也幼而痼，請姑學禮焉。飭而勿弛。愛也、慶也，惟是先世不墜之緒而加諭焉，所與賢，則曰『汝不如若人耶』？所與否，則曰『汝復與若人耶』？所業勤，則爲欣欣焉；業或惰，則爲戚戚焉。故兄弟凜凜自效，至于今，幸不大墜家法者，母宜人之教。」宜人生五十有七年，始于成化辛卯之正月二十七日，終于嘉靖丁亥之十一月十七日。子：同愛，儒學生；同慶，國子生；同恩早妖。孫男：期大，期乂，期友，期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里灌澤之原，祔大參之壽藏云。

甘泉子曰：「夫天地之間，物必有所本。有本然後有所歸，有所歸然後觀其華，觀其華然後可以考其實，考其實然後可以究其終始。是故氏以明其本也，嬪以明其歸也，狀以明其實也，夫以明其婦也，子以明其母也，夫然後有生之道備矣。故誌而銘焉，以章其幽也。」銘曰：

觀爾本支，孰與爾歸與！觀爾歸，孰與爾貽！于夫觀妻，于子觀慈。誰其狀

之，衆懿思齊；玉匡來遺，爲女者師，我觀銘詩。戊子十月二十日

明封某大夫南京户部署員外郎主事加四品服竹廬吴公墓表

公諱璉，字美中，别號竹廬，廣之南海人。大父諱某，考諱某，皆不仕，而以積善遺于後。公生于正統之壬戌，卒于嘉靖之癸未，壽八十有二。初以府庠生領成化甲午鄉薦，甲辰進士，授和州含山知縣，改進賢。以母老，解印去。凡官不過七品，任不滿六載，而退居者二十有八載。正德辛未，以子允禎官封南京户部署員外郎主事。辛巳，今上入繼大寶，復沛思進階四品。配何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允禎，今爲兩淮鹽運使，方遷廣西參政而卒；允禮，先卒；允禄，考功主事；允裕，舉人；允祉，未仕。女二人，孫男九人。所著有《竹廬集》、《洗炭録》。兩淮運使禎迎拜甘泉子於維揚之道，曰：「先人之墓，願子表焉！」甘泉子曰：「子，水之友也。子之先大夫，水嘗登堂拜焉。表也，夫何辭之辭！」

夫表也者，表也，表其表表者也。庸則吾無庸表焉，盖考之狀矣。或曰：「公之表表者，有七善焉：曰志，曰孝，曰廉，曰惠，曰明，曰公，曰直。」狀曰：「公初業舉子，既鄉薦，則曰科舉業烏足以盡所學也，聞白沙先生鳴道于江門，遂從之遊，講聞聖賢之學。」斯之謂志矣，不表之，何以規時之無志者乎？曰：「公舉進士，尹含山，招旱荒之流民而賑給之，而復之業，請貸其役徭，給之牛，白于大吏，勸于富人，而益資賑之。大家鄉貴之知者，欲假之冒支，則拒焉，曰：『粟爲飢者乎？爲公輩乎？』或聚衆給粥，粥陳，愈疾疫，乃選各

鄉大户，户付之饑民，給粟食之，令爲之耕作。戒大户安恤之而藥之疾疫，死者多寡，以爲大户責罰，而棺衾埋之。於是大户皆以爲己任，而活者衆矣。莅官八月，凡三上疏，皆以興利除害愛民也。其在進賢，猶其在含山也。毁淫祠，立社學，明人道以息鬼道之惑。與民更其所不便，納糧之民，令得自致，而去其包攬之弊，毋使殃民而疵公。沮止鄰邑典史管糧之攝，而犯督糧者，怒，將亟其完糧之期以罪之，民懼公得罪，争負米，不旬日而完。修預備之倉，捐紙價，堂食糴穀以充之。有中官奉命來，將至邑，他邑必須百金乃去，否則受辱。公令邑民校尉往説之。吾邑主選兵快以俟，至必盤詰，非太監之利也。至則禮待而去。夫忘其身之利害以紓民之急難，故遺愛及民，既去而民思之。」斯之謂惠矣，不表之，何以規世之殘民者乎？

曰：「公之尹二邑也，獨以一僕自隨，常禄僅取適口則已。歲編祗候，且令停徵，曰：『毋令吾民稱貸益我。』馬夫僅令養飼則已，毋納乃金。檢災民間，民饋之烹鴨，酬之金；食既，民置金而去。公家居不忘，曰：『吾豈妄受一物者乎？』以二帕寓予之。有親鄭姓者，見其澹泊而訝焉，曰：『得無爲公孫布被乎？』則爲盡出其篋笥，令檢視之，且曰：『不信，試與居，凡所得，爾皆有之。』居數月，嘆息而去。」是故邑誌稱其廉潔矣，不表之，何以規時之貪墨者乎？「進賢之鄰邑有李氏者，大宰也，與邑民争地，官多佑李之勢，故久不決。公承委往勘，悉還地于民。」故邑志曰：「守正奉公，始終不苟。」不表之，何以規時之狥私者乎？「民以訟至庭者，呼使前面，備詢之，必得其情而後爲之斷。故負者未嘗稱屈，屈者未嘗不伸，雖厄於權貴，不恤

也。」斯之謂明矣，不表之，何以規時之昏暗者乎？曰：「公以父卒于含山，孝于母杜夫人益至，迎養于進賢。既三載，夫人思歸，令禎侍行，已即謝病致仕而去，歸養其母。雖以屢薦將擢之，時弗少俟也，數千百姓之遮留，不顧也。」夫不以爵祿之縻而易一日之養，喪則六十四矣，而哀慕致毁，可不謂孝乎？不表之，何以爲仕而忘親者之規乎？又曰：「公剛介鯁直，樂與人爲善。嘗過光孝寺，見一生員有博局，正色喻之曰：『得無廢業乎！』命投之水。凡聞人之小長，即與之不置口；有小不善，則面斥之而告誡焉，庶幾其改。故鄉里無老少，皆樂與之談。」斯之謂直矣，不表之，何以規時之枉者乎？

甘泉子曰：予嘗觀于世矣！善惡之實，或能少屈于一時，而不能不伸于身後。何者？其屈者，人也；其伸者，天也。天必久而後定。今少司馬萬公鏜，進賢之賢者也，嘗謂水曰：「吴公美中遺愛之在吾邑，民到于今稱之。」其考於狀志，益足徵。及觀公諸子多賢，而顯孫曾復滚滚承其家風益昌，則吾之表之，豈誣也哉！豈誣也哉！戊子閏十月十三日

明廣東高州府電白縣儒學教諭近菴鄭公墓表

惟兹廣東高州府電白縣儒學教諭鄭君之墓乎！厥諱曰祥，厥字曰善卿，厥號近菴。厥先莆之南湖人。厥始祖唐太府卿露，倡道學于莆，載于郡乘。厥裔世居桃源山中。厥七傳有祖曰朝，元儒學提舉，避寇于城，居邇府學，厥曾祖貴八，厥祖再一。厥考廷輔，載徙府前，咸晦厥跡。惟善卿之生，九歲而孤，鞠于母蔡，教以成

材。精于詩學，由邑庠生，正德庚午登厥省試。甲戌，肇授厥職。厥生成化辛卯九月六日，厥終嘉靖丁亥九月五日，厥葬東廂玉潤之山，祔厥先塋。厥配澄渚林氏，唐孝子攢之後。厥嗣三人：厥長洛書，進士，監察御史，南畿督學；厥次洛誥，爲郡庠生；厥少洛都。厥女子子二：厥長適杜千户世勳，厥次適陳中甫。厥孫男開。惟洛書舉進士，有名，能文，因省電白，從甘泉子游，陟西樵大科之巔，問聖賢之學。行必步，請必拜，人咸曰篤志矣。鄭氏無賢父兄，曷有若子？惟兹以大事告，「必得子之文表于墓」！

甘泉子曰：吾夙昧而考，知而考者，以子也。夫生人之理有四焉：一曰孝，二曰慈，三曰介，四曰惠。是故孝所以事親也，慈所以畜幼也，介以立身也，惠以及人也。君子行此四者，而人道具矣。是故觀其子，考其狀，而近菴之文獻足徵矣。其曰：「生無矯飾，譚必如其衷。對妻子言，如其對賓客。嚴重剛毅，非義不敢犯。閉門却坐，環堵蕭然。非公勿由，鄉賓之至，非其主亦勿赴。」又曰：「取嫉凶人，歛身而退，非立身以介乎？」其曰：「敬愛其母，色養備至，五十而慕，扶柩左右，未嘗少離。喪則致毀，嬰疾弗怠，非事親之孝乎？」其曰：「教子義方，不以姑息，寔成厥賢。撫養弱妹，以底成立，以宜厥家。斯不亦畜幼以慈乎？」其曰：「家居教授，擇取不過束修，期僅以養母牟乃家。及其教電，捐俸以新學館；振鐸分茶，以警惰課業，修明鄉飲酒之禮，以別淑慝；定冠昏喪祭之儀，以範民俗；舉射禮，擇賢能，以與丁祭之執事。觀以先王教人之法，衣冠必儼，以化鄙夷之習，俾出肄學校，入親宗黨。電士發解，肇破天荒。思德不忘，胥與祠祀焉。

斯不亦及人以惠乎？」

甘泉子曰：嗟乎！近菴有子一夔，文行卓卓，猶足爲之表矣，而況身備四善？見報如狀，不表之，何以爲時規哉！

明希古處士黄公墓表

江右金谿黄生綸，從甘泉子游，因講其世，因乞表其祖希古先生憲則矩之墓。甘泉子曰：「夫令祖之義行，行實存乎家乘，系狀存乎銘，履歷存乎省志，焉事乎表？」綸曰：「夫表也者，表墓也，表而揚之，將俾後世因表以知其人，因人以衛其墓，其賴孰大焉！」遂表曰：

嗟夫，希古其善士乎！孟子稱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希古先生足跡不踰里閭，而志存天下，自其篤友孝，謹喪紀，盡志養，修四禮，賑孤貧，化嚚訟，治橋路，表孝節，舉祀典，蓋有爲王公大人所不能爲者。夫今之王公大人，或碌碌循至顯榮，平生未嘗有一言一行可概乎道義，而與草木同榮枯者，豈不愧於斯人乎！豈不愧於斯人乎！而希古之行義，所感動被薦于撫巡守令，見友於康齋聘君，遂稱謂「希古先生」，而「希古」之號以彰，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耶？其天下之善士耶？及考其陳閩寇機務，辭辟召而不居，玩《易》讀史諸制作，則經濟之材、文藝之懿，又隱然見矣。徐尚書瓊乃至比之陳太丘，可賢也已！後之人過斯墓、見斯表者，盍亦知希古之名之稱情哉！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九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表碑銘十三篇

敕封孺人黎氏墓銘

敕封孺人黎氏者，辟舉修文廟大典定陶丞貴之曾孫，應賢良方正知嘉定州顥之孫，魚丘驛丞伯祿之女子子，前按察使楊君璋之配，鄉進士汝榮之母也。諱惠清，字益虔，壽六十有三。卒于嘉靖乙巳之六月朔，以庚寅〇月〇日葬邑西湖清谿之陽。子男四：汝榮，舉人；汝棠，百户；汝橐，早殤；汝彙，在幼。女二：如玉，適舉人何遷；如瑤，在室。汝榮從甘泉子游南雍，奉其家君之命，賫狀赴京師，求銘孺人之墓。

甘泉子曰：夫婦女之美，不出閨梱，吾將安銘哉？吾以知其子也，以其子而知其盡母也；以其下盡母而知其上盡婦也；以其上盡婦而知其中盡妻也；以其中盡妻而知其外盡媚也。盡妻者之謂順，盡婦者之謂孝，盡母者之謂慈，盡媚者之謂睦。孺人有四德焉，其可以勿銘諸？銘曰：

吁嗟孺人，簡重慧貞；簡維坤體，貞以坤能。居寡言笑，嘉定是教；《孝經》女紅，不習而妙。十七歸楊，内政有光，井臼饋餁，婦道允臧。脱珥奉夫，膏火用敷；聞磬課子，燃燈劬勞。食報山陽，孺人封章；就養舅姑，德色罔彰。瑾興黨議，御史坐

廢；起貳閫憲，再改兵備；江西總憲，宸豪適變；夫就桎梏，坤貞乾健。既脱虎口，陽明矜宥；生死安危，孺人固有。上孝舅姑，下順于夫，喪諱哀誠，伉儷賓如。訓子汝榮，聖學是宗；棠也勵奮，益起武功。五旬失母，咀粉代哺；孰匪我出？維以仁怙。睦我妯娌，及我宗姻，無窘不濟，食衣乞人。維孝維順，維慈維睦；我銘幽石，式爾鄙族。

明通奉大夫湖廣左布政使撫治兩廣地方兼廣東按察司副使陶公墓道碑文

惟公厥姓陶氏，厥諱曰魯，厥字曰自强，厥號節菴。厥族西廣之鬱林。厥宦由考蔭，肇丞廣之新會縣，遷知厥縣，遷廣州府同知，遷廣之按察僉事，遂遷厥副使，遷湖廣按察使，遷厥布政使兼故按察副使，

轄治廣西寇賊。厥考曰成，由典史歷洊按察副使，死己巳金華葉賊之變，景廟嘉厥忠義，乃命官子魯。厥祖曰本可。厥高祖曰永泉，而始于三十六府君也。

惟公丞新會，方弱冠，廣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破城殺吏戮掠人香山、順德，庶頑胥興，效尤黄賊，胥響應，胥劫殺無寧日。公召父老于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若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若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厥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厥土，分殊死戰，别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白沙陳先生記曰：「往年西寇之來，憑凌高凉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

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吾民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鷄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于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公練兵于暇日，兵知其意，如臂指知心，惟所使之，前向無敵。其兵行，兵不與知；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封檄令，至期乃發，發則機動事備而人莫測，如雷霆之至，不及掩耳。又多疑兵，故東西多寡，賊不知方與數，而疑懼其心；賊遁則戒兵勿進，賊弛備則急取之。其剛柔操縱在手，故賊遇之即殪殄，又無能遁者。嘗與公讌夜飲，俄起如厠，潛身鑰門出城，僚友索之，不知其出征也。故賊雖置耳目于左右，其行神速，不及知也。功成而人多忌之，其薦而稱道之者，韓公雍、鄧公廷瓚、劉公大夏也。劉公大夏者，與白沙先生爲友，後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負天下重望者也。其狀曰：

公肇莅新會，民尚梗化，効黄蕭養所爲，結營寨，肆虐以禍東土，公單騎詣賊，開諭禍福，招爲良民，新興、陽江、陽春邇賊危困，則率義勇保障，民以安堵。奉檄行兵，親冒矢石，屢破賊巢，一邑以寧。九載當滿去，父老乞留，擢知新會縣事，陞廣州府同知，仍掌縣事，民益用康，風俗丕變。

總督兩廣都憲韓公雍以公功上聞，陞廣東按察僉事，奉璽書，整飭兵備。首建議請立總府于梧州，統兩廣以制其喉舌，霍詹事曰：「百世之功也。」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以護胸腹，而西賊遂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又城吴川。白沙先生曰：「昔寇盜充斥于高凉，百姓凜凜，委性命於豺虎之林。」公專經略，大著討賊之

聲，高凉以東之民，倚公爲命。及築城之役，民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考最，陞本司副使，仍奉璽書，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肇、潯、梧、荔浦、府江、田州之賊，剽掠毒虐于西東者，討而撫之。諸賊讐公害己，於是劫其鬱林之廬，焚其誥命，毁其先塋，害其族黨。事聞于朝，乃命公徙籍于東廣。公憤不顧家，益勵其討賊之志。又九載考最，陞湖廣按察使，仍奉璽書，理戎務於兩廣如前，賜以金綺，錫以誥命，榮其三代。陞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仍奉璽書，撫治兩廣。公自丞至布政使，凡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白水，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凡斬首惡二萬一千四百有奇，奪回被虜人暨撫散向化人一十三萬七千有奇。巡撫鄧公廷瓚疏其功于朝，且曰：「魯年將衰，而恩信入人且深，若得魯父子相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襲武階，官其子荆民，俾領兵隨魯殺賊，以繫兵志，以激有功。」上可之，下兵部，覆官荆民錦衣左所百户，後以功陞千户。公恒言：「除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公平後山賊，即請置從化縣，遂建厥學；平陽江賊，即倄陽江縣學；平恩平賊，即請置恩平縣，遂脩厥學、脩電白縣學；平新寧、白水，即請置新寧縣，遂建厥學，修厓山三忠祠，以祀宋死事張陸文諸賢；修忠勇祠，以祀從征死戰諸民兵，曰：「吾以化殘而勸之忠義也。」於是民父老爲思德之碑。公没三十餘年，國子生何相上言，欲正公祀典于忠勇祠，而凡爲忠勇者從祀焉。縣官歲行禮。公平生所禮於其廬者白沙先生，白沙先生亦爲之起敬而盡禮焉。白沙先生曰：「公之治民如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

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云。

公生宣德甲寅十一月初五日，卒弘治戊午八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楊氏，封宜人，贈淑人；繼陳氏，封淑人。子三：長即荆民，淑人陳出；次梁民，次雍民，皆側室出。孫男出於荆民者二：曰鳳儀，曰鳳翔。葬番禺龍眼里。鳳儀謁予爲墓道碑文，予既嘉公功，又嘉鳳儀職武而志於文，卓有令祖之風，敬述所聞而撰次之。其辭曰：

邈邈長沙，厥裔伊遐，作牧八州，分陰是嗟。楚楚鬱林，南北交森，遂發忠烈，死事蘭陰。忠烈有子，三廣是紀，肇跡新會，文武宴喜。乃有輔城，乃有溝荆，乃有分寨，乃有援兵；疇觸我蕃？疇犯我邊？西東充斥，我泯宴眠。貳守廣州，泯以攀留；令行禁止，用淳化偷。廣憲之僉，亦陟湖廉，載轄厥邦，兵符悉兼。誓言行師。雷、廉、機神如疑，東西遐邇，譃僚莫知。雷、廉、高、肇、潯、梧、荔浦、府、田諸戎，孰予敢侮！兵將相知，心指弗違；所向無敵，因應隨機。請開帥府，于梧要道，坐制兩省，如臂交護；運籌如神，如士作文，疾雷無迹，奇生筆端。公之長技，長鎗是藝，勿遂勿放，維以節制。總于執頑，二萬一千；厥數六之，奪虜化殘。韓公鄧公，兩奏公功；天子曰俞，褒官以崇。天子曰魯，年衰而老，繫兵恩信，宜官厥後，百夫之長，以延世賞。有子荆民，領兵隨向。天子曰噫，賊讐爾西，劫廬焚詰，先塋以隳。命籍于東，以避其鋒。公用感憤，誓以身從。凡奉璽書，三廣是都，東西底平，湖南晏如。予豈殺云，化之皇仁；普興學祠，咸與維新。貽猷厥孫，言行恂恂，無忝爾祖，在

武亦文。

敕贈文林郎太常寺博士李君配封太孺人樓氏墓表

嗚呼，是惟贈文林郎太常寺博士李君配封太孺人樓氏同藏之墓乎！嘉靖九年二月〇日，户科給事中李君鶴鳴九臯將奔其母太孺人之喪，泣而告其友程内翰舜敷曰：「吾有雅於甘泉先生，吾先博士府君不幸以弘治辛亥中夏廿一日無疾而卒，年四十有八，迄今三十餘年而未銘。今吾樓太孺人又不幸於嘉靖己丑中冬十六日，年八十有三而棄諸孤。不肖孤將歸祔而同藏焉。子爲我求表墓於甘泉先生。」

甘泉子曰：吾於九臯太常博士，友也；及爲給事，友也。表墓也，吾孰得而辭諸！問其世，曰：「贈太常君諱曇，字子雲。子雲之考諱成，妣朱氏。成出于彪，彪出于安。安之上世，在元有河南安撫使禄者，家金華之平橋。平橋之族，從宋南渡，來自汴京，累代傳《詩》、《禮》，三世稱長者。若曾祖安之端毅厖厚，若祖彪之謹願淳實，若考成之敬信静默，若高祖妣何之年一百有六而視不亂，曾祖妣樓之理家有法，妣朱之能道邑鉅姓之故。」曰：可以表世德矣。問其素履行義，則曰：「先君孝友任睦，沈默多智，剛介峻整。幼避己巳處寇之入城也，爲負者棄之塗，偶得家逸牛，騎之渡湖以歸，據銅盆以戲。鄰賊墨面持刀，將取其盆，曰：『爾識我否？』曰：『否。』則取盆而去，不罹害。人問之，曰：『不伴爲不識，則我不爲所賊乎？』」曰：可以表其周身之智矣。曰：「行年十七，私請代季父解軍于潯，身犯瘴鄉之毒，以舒祖父少子之憂，用能已其祖疾。同行死病者

三人，而己獨無恙，以來孝感之譽。弱冠，省其姑之夫與族人搆隙，方飯，屬曰：『幸與吾兒往訟于府。』則棄筯而起曰：『豈聞君子助人訟同宗者乎？』遂辭而歸。不悅於邪佞者，不忤於不善人，亦不喜談人之短。聞語詰盜某者，曰：『彼迫於饑寒耳，其心未必安。』盜夜匿于室垣，聞之感，盡裂諸談者之服，而獨公之服無恙。黨人有曲直，必取成於公。公以數言決之，咸服其心。」曰：可以表正直忠信矣。「杜布政按縣，先君以偶長供役，見之，曰：『彼稜然晳者幹局可吏。』令以諭先君，謹辭曰：『此非小人之志，不欲也。』令以復杜，杜嘆而賢之。」曰：可以表廉介矣。曰：「家遭己巳之變，日以衰替，吾先君與吾母樓也，身力勤儉，衣食僅給，孝養三世，視諸叔弟，身任其責，委曲取歡，勿或敢怠。叔父不治生，則戒之；忿其不聽，見不足則周之，給曰：『貸汝也。』或札記之，先君詈曰：『吾云貸之者，慮其恃此恣費耳，豈望償耶？』取而焚之。及待他姻族亦如之。」曰：可以表孝友矣。

「吾母太孺人樓也，諱祥，年十七歸我先君，義帥順聽，內外同德，逮事高王姑。高王姑時年一百有五，常目祖父母曰：『婦樓也，必振吾家。吾其與而壽。』相先君，更喪三世，咸盡其情。內外媚族，共相稱道。及先君棄諸孤子，男三女一，冢子鶴年稍長，吾姊十年，鶴鳴七年，鶴翀四年。吾母樓也適年四十有二，號慟幾絕，三四晝夜水漿不入口。及喪冢婦，撫弱孫視冢子。祖姑之疾，抱持醫禱，必盡其誠信。時節烝嘗，必哭盡其哀。」曰：可以表孝順矣。又曰：「方鶴鳴十三年，而遺就師學舉子業，有昏惰，則訓曰：『爾父所屬念，爾罔知自愛乎？』有所與游，益友則喜，雖典衣

脱珥待款之，否則重撻嗚也，使必遠焉。教子育婦，愛而能嚴，每戒諸孤毋辱先人。嗚也得進士，爲博士太常，以推封太孺人，即以病歸侍者四年，則謂之曰：『爾受恩出身十年矣，而多家食，得無以時而圖報乎？』遂遣北上，得給事中，以清八府莊場之地，陳時幾宜，以竭吾忠。」曰：可以表慈愛矣。

夫世德以明其本也，智以昭其才也，正直忠信以著其德也，廉介以考其節也，孝友以視其行也；聽順以觀婦也，慈愛以觀母也。夫君子行是七者於家政，陽德五，陰德二，以應奇偶之數。陽以理外，陰以理內，以應天地之象。外內合德，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理矣。家道理而門祚昌矣。理問樓公必大見九皐曰：「信乎，善人之有後也！其在斯乎！」甘泉子是以表之墓，以告來裔。

贈文林郎忠齋曾君墓表

是惟司諫曾君仲魁之顯考、敕贈文林郎忠齋先生之墓。司諫有惠于順德也，故於甘泉子爲知。告於甘泉子曰：「吾先君，故泉人也，世有名于泉。唐之由光州而閩，則有若團練副使延世者。宋之碩輔，則有若諱公亮者；繼秉鈞樞，則有若諱懷祖者。嗣光聯聲，是以温陵有曾府之稱。乃遷晉江，乃奠西安，則有若五世祖諱礫孫者。惟我顯考忠齋，厥考德厚，厥祖陽文，而曾祖保養，世隱德也。惟我顯考，厥生天順己卯七月八日，厥終成化癸卯六月七日，享弗遐也。女兄娥姿，長兄元魁在冲，而孤仲魁生甫三年，而乳哺鞠于母封太孺人柯也。仲魁幼蒙，不及憶記吾之顯考之容儀，憶記吾顯考之行義以教諸孤

者，母太孺人柯之德也。曰：『於乎二子！而考敦慤醇懿，殆天植也。奉乃祖惇齋公之嚴毅，左右承順，曲懽其心也。早失所恃，事繼母張氏、薛氏，無違顏志也。處于兄弟，同牟七衣裯，至懽也。』曰：『於乎！兄乾瑞，爾名弗成，則莫以顯親，惟兄之責！璟瑞也義，服勞以成吾考之業，我弗力藝，服賈以代考之艱，以張而家者，吾之責。各自竭自力，以成于志也。於乎！而考經營周旋，聯族叙媚，率黨御下，靡過舉也。服命弗腆，質樸自居，稱謹飭也。服父之勞，往役清戎，溝暑而終，無遺憾也。』慈母顧復之恩，訓言在耳也。不肖孤仲魁，惟顯考有德而早逝，兄元魁繼歿，而仲魁孑孤，忝以官秩貤贈封于父母。痛惟香飯林之草葬，雖嘗新之於癸未之冬，久未有表以發潛德，則仲魁及女兄婿南安碧石陳浩也，而姪宗開、宗省也，而嗣子宗孔、宗魯也，咸抱耿耿於没世而弗伸，其何以稱哀哀之情、水木本源之思乎！惟先生其俯賜之表焉！」

甘泉曰：信斯言也，若忠齋先生朝珪者，其賢矣哉！是故敦慤醇懿，著其德矣；承順無違，竭耕服勞，著其孝矣；牟七衣裯之共懽、成名顯親之責難，著其友矣；聯媚御下，著其惠矣；死役無憾，著正終矣。君子有此五者，雖著於天下可也，而況於鄉乎！焉得不表而著之，以告後昆，以式鄉人。庚寅十月〇日

贈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處軒徐公神道碑文

於乎！斯惟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處軒徐公之神道。處軒諱朝，字以同。有子曰縉，曰紳。縉嫺於文詞，多修于學，侍日講于帝，帝用賢之，如子官。處軒之考曰

震，妣曰鄒，繼妣曰顧。十五世祖曰三奇，宋南渡，自金華而來居吴邑太湖之西洞庭。處軒生景泰庚午年正月十四日，卒弘治辛酉六月二十四日。其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金鐸山之原。元配曰沈，貳室曰王。沈生二女：長適監察御史蔣詔，次適鄉貢進士朱伸。王生縉、紳及季女。縉娶少傅王文恪公之女，紳娶陸氏女，季女適馬叔雍。孫男五：玄度，蔭太學生；次玄成，玄慶，玄齡，玄理。

縉懇神道之文於水，曰：「於同榜之義，親也。」水曰：「於企慕之賢，敬也。親且敬，吾雖艱於爲文，烏得而辭諸！」或曰：「子之艱於文也，於處軒之神道，何以亟敬其賢而文諸？」曰：「吾徵諸狀矣，吾徵諸狀矣。」處軒公禮貌魁碩，有如其心，襟度夷曠，愛敬篤至，其天性類如此者。處軒公好書不倦，識善弗忘，莊重自持，靡他嗜好，唐詩歐帖，妙逼其真，其好學類如此者。三兄析業，已獨不忍，依親終身，行必稟命，旦暮侍奉，内敬外愉，喪不忍葬，寢苫柩側，食必先祭，撤必先奠，朝設洗沐，暮拂茵枕，三載如初，其孝行類如此者。處軒善事仲兄，委曲遜順，處人所難，撫其遺孤，三兄之子，周之習學，束脩廪食，衣服是資，誠信謙恭，善稱鄉黨，其弟友類如此者。處軒公延師教子，教而有法，北學上都，茂薦賢書，戒勿自滿，實德實學，古人是期，及縉成名，登庸顯位，其慈教有如此者。夫君子具此五美者，吾烏得不賢而文之？刻于墓道，以告于後之人。其詞曰：

湯湯具區，跨于吴會，震澤春天，洞庭拔地。奇氣之鍾，異人輩起，有開其先，鳳毛麟趾。隱隱徵君，歛福于身，蓄極而發，貽厥子孫。遂以子賢，日侍講筵，帝褒嘉

議，以顯爾親。穆穆嘉議，德性天至，好學有加，聞善必識。兄弟析産，獨不忍去；我依我親，終身弗異，禀命而行，逮死如生，生事死戚，三歲營營。恤孤猶子，克順其兄，克念克愛，克襄其成。孝弟之至，通于天地，矧乎族鄙，外内無異；克謙克恭，稱于閈里。有其式之，視于此記。

明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惕菴張公墓誌銘

嘉靖庚寅中冬，故致仕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惕菴張公之子太學生悊，麻絰，奉司徒梁儉菴公之狀來見甘泉子曰：「吾考，先生所與也。不幸今九月三日卒于寢，葬事有期，願得先生之銘以顯諸幽。吾考，故蘇郡吴邑人也。以右族填實京師，占藉應天之江寧。自曾祖贈徵仕郎行在中書舍人豫，而祖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晉，而考贈資政大夫南京右都御史翱，而前母高氏李氏夫人，於兹三世矣。自吾考爲京學庠生，領成化丙午鄉薦，而登庚戌進士，而授工部主事，而調禮部，而陞員外郎，而陞郎中，不出儀制者。在任十餘年，而陞陝西參議，而左遷濟寧知州，而遷山東道監察御史，而陞湖廣按察副使，而陞貴州按察使，而陞四川右布政使，而轉左，而丁母李憂。服闋，補廣西，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陞南京工部右侍郎，而陞今官三年，禮以致仕，以卒焉。故儉菴公稱公自窮而逹，❶歇歷中外，四十餘年，行履則端矣，事業則盛矣，譽望則美矣。」甘泉子曰：「夫儉菴公，長者也，信人也，其見稱之懿如此，則水也曾受公知愛於禮闈，夫何

❶「逹」，據文意疑當作「達」。

銘之敢辭焉？ 且自公之爲庠生以登第，則何如？」狀曰：「公自知學，則奮勵舉子業，授《易》於吴秋堂方伯，與矩菴、自菴二陳子、南原王子齊名友善，爲婁督學所稱賞。慕東萊日記，誦詩讀書閲禮，咸有程限，曰：『吾乃今知學非過目成誦之爲奇，而爲之不厭者，終有得也。』由是肆力群書，以至《字法》、《春秋綱目》無不究心。且曰：『世人於己則喜聞稱善而憚於聞過，於人則喜聞其過而不喜聞其善。反是，則思過半矣。』領丙午鄉薦，北遊太學，與彭司馬幸菴公友，爲司成諸公所器重，登弘治庚戌進士第，時譽隱然矣。」曰：「其筮仕工部也則何如？」狀曰：「公初主事都水，分司清江，冰蘗自矢，秩滿稱能，榮封其親矣。」曰：「其爲禮部也則何如？」狀曰：「公調主儀制，尋陟員外，以正郎中茂能，其官進，加親秩。方孝廟不豫，命免朝賀，東宫、親王如故。公執議不可，安有罷賀聖上，而獨賀親王者？ 占城請封，或曰宜罷。公言：『占城稱臣受封，自祖宗來已然，無故罷之，何以臣服夷邦而示大信乎？』悉如公言。其耕藉大禮之誠敬也，會試之條理也，吉凶封祀之必恪也，旌表節孝之必當也，部長吁江張公曰：『可以任遠大矣。』」曰：「其陞陝西參議，以憂去，爲逆瑾謫知濟寧也，則何如？」狀曰：「夫濟寧，當南北之衝也，日費錢者二萬餘。公力裁省什之六七，聲譽翕然達于京府。俄遷山東道監察御史，父老遮道泣留。及按甘肅安化、初平，人心洶洶，公則正法令，廣恩威，抑强横，恤孤弱，舉賢能，劾不職，歷邊圉，定酋虜矣。取虜刃視而擲諸地，曰：『爾刃止若此乎？ 不及南方者遠矣！』虜皆縮項駭顧，呼公爲太師，且進羊酪爲壽。邊陲賴以寧謐矣。」「其在湖廣按

察副使也則何如？」狀曰：「公方奉敕撫民襄陽，流民順逆不一，公則竭慮剿撫矣。白蓮僞教，嘯聚千餘，盜名稱號，公則爲募死士，殲厥渠魁，餘悉寬貸，襄地安堵矣。鄖、藍、方、廖，巨寇稔害，則亦罄殄。撫、按劉公、張公則交章旌薦矣。」「其莅貴州按察使也則何如？」狀曰：「公爲貴臬，則既明刑弼教，能邇柔遠矣。」「其爲四川左右轄也則何如？」狀曰：「攬頭全成，多侵官銀，誣引代賍六十餘户，府縣受毒。公則訊得其情，罪成而釋諸被誣者矣。又嘗靖苗蠻，置邊餉，節糜費，抑巨璫，慎出納矣。是故自楚遷貴，由貴遷蜀，勳績卓異，三荷朝廷金幣之賜矣。」「其父憂服闋，補轄廣西，稍遷副都巡撫湖廣也，則何如？」狀曰：「公在湖廣，益布德意，不事苛察，累奉敕諭，寵眷愈隆。其修繕顯陵，綜理精而財用以充矣；奉迎神輿，誠敬至而民用不擾矣。存活飢民四十餘萬，平治德安、襄陽、芒部諸妖逆丁爵、李全、隴政等數十族，又建義塚，修厲壇，追逋負矣。」「其遷貳南京工部，俄改南刑以及南都察院也，則何如？」狀曰：「公以年勞，蔭子悊，又以履盛是懼，執法益嚴，操己益毖，維貞百度，風紀聿脩。膺考察之柄，則曰：『進退人材，朝廷大事也，敢不祇承先正？』謂：『恩歸于己，怨將誰歸？』是故覈别必公，去留必當，人心胥服矣。」以疾疏四上，始獲歸休，拜褒稱之，旨重夫米之賜。居家優游，不妄交接，然則公之仗義秉道，終始一致也。事親迎養，承悦備至，喪而哀毁，幾委乃生。撫兄之子憲如己子也，賙族人之婚喪如己事也，還稱貸於已故之子，其子不知也。其孝弟忠信，可以爲訓也，則烏乎而不銘諸！

公之卒，距生天順癸未七月二日，爲

壽六十有八。元配倪氏，封淑人；側室某氏。子七人：長恕，領鄉薦；次愈，早卒；次志，京庠生；次即悊，次悳，俱倪出；次恩，次淖。女二：長適參議蔣公子鳴鵬，次適儉菴公子冠；俱某氏出。將以〇年〇月〇日葬〇山之原。遺文有《惕菴集》，藏于家云。銘曰：

張氏自蘇寔來京，奕葉積德發中丞，愷悌寬厚存恤矜，敭歷所至省部傾。桃李不言下蹊成，有其作之諸嗣承，後欲觀德此其徵。

明故徵仕郎海寧衛經歷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陳公配贈淑人孫氏神道碑文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陳公鏞、贈淑人孫氏者，今司馬二卿陳公洪謨宗禹之祖考妣也。其贈官號，以宗禹敭歷中外，考績錫命，推恩例如其官者也。通議公字大器，故武陵人也。大器考曰惟新，篤行孝謹，始遷縣郭之東曰長樂村。祖考曰春，辟人材，官至雲南澂江府推官。曾祖曰志清，高祖曰得明，元末以明經教授于鄉，爲沅江書院山長。

大器公幼而岐嶷，美風姿，有遠識，方澂江公歿，于官囊則蕭然，且道危遠矣，旅櫬厝于滇中僧寺者逾年矣，大器公侍父惟新，護喪以歸，共濟艱險，鏞之力也。蓋季父惟賢僑于滇，不能歸焉，故曰鏞之力也。於是人稱陳氏子惟新之孝，而厥孫鏞之賢也，又知澂江之積善，以有子若孫也。孫剛者，故常德衛百夫長，見大器，曰「郎異」，郎異，可妻也，以其女婚焉，故得婚孫氏，以其賢也。孫氏諱緣，是爲贈淑人。初歸公，以醇慤承其夫子，則盡妻道；事舅姑，則盡婦道；節其家，則興家道。姑常目

謂佳婦、佳婦云。大器初就外傅，嗜學不厭，孫淑人夙興夜寐，佐之課業焉。文聲日起，旁通星曆、步算、律令之學，然乃累試不得志於有司。或曰：「盍以貲入乎？」淑人曰：「夫子文聲日隆，未得解時耳，顧以貲進哉？」或曰：「卜式不以貲進耶？而卓卓有聞于後，貲也何傷！」大器遂以例入，卒授經歷浙之海寧衛。海寧瀕海，素沃饒，武弁率驕横，凡經歷至，率憚其勢、利其有，率媕婀媚悦，聽其所爲，往往不振，因廢職。淑人曰：「吾寧茹素服疏，願佐夫子之廉。」大器乃無復内顧憂，不留情兒女子之緣，曰：「我所謂經歷也，非天子之命吏乎？顧如是哉！」於是骫髒持法，清約自處，内外濯磨，長帥而下，咸憚曰：「經歷纖芥亡所受遺，歲時之讌，亦亡所受饋，且有内助謹避之。」常條陳十餘事，部使者多罷行之，賢聲籍籍。每宰邑缺，上司必曰「非海寧陳經歷不可」，必委攝焉。沈姓者，故嘉禾貲豪也，人有告之謀反者，有十龍九虎之號。大器承委覈焉。淑人白之曰：「是族滅罪也，豈可以輕乎？」經歷君即爲微服，間往反其地，旬月密覘之，乃嘆曰：「果哉！里貲之豪，而子弟之横也。仇怨之誣也，何足以反？且反得無形乎？昔者孫也幸白我矣。」遂力平反其獄誣，乃果服。濱海倉儲，戍卒官吏餌典守倉吏，聽其預支，後乃有重冒虧耗之弊。事發，典守之吏甘受罪。大器被檄查盤，廉知之，召守吏數曰：「若等愚而自陷也。法當永充軍，爲子孫累。且經歷之來，爲官理積聚耳，不爲寘而法來也。」卒吏喻其意，出私補，以得末減。後沈姓者及吏卒懷金以謝，峻却之；則又望門頓首泣祝而去。君子曰：經歷公之廉，然亦孫淑人甘茹素服疏之助也。

生有四子：曰温，曰良，曰恭，曰儉。女二：一適何禎氏，一適蔣紀氏。經歷官海寧時，三子已長者，各授一經，暇則課其業，戒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汝等知韓子之訓乎？」淑人又從而左右之。每旦夕，令老婢諷誦其語，俾諸子聽焉。經歷公殁，家愈窶，淑人躬麻枲稼圃以爲生，雖飦粥不給，意漠如也。乃諗曰：「長二子，可幹蠱。恭也幼，良也慧而敏，可卒業，以光先志。」良後果登鄉舉，中會試乙榜，授開縣教諭，改武進，以光先人之緒，以開宗禹之賢名，大其門。孫淑人之功，豈小小哉！經歷公滿九載矣，藩臬考其最，俾北上。天順壬午秋八月二十六日，至天津旅，没焉。距生永樂庚子二月十一日，年止四十有三。孫淑人生永樂己亥六月十五日，卒弘治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宗禹曰：「不肖洪謨之忝丙辰第也，淑人喜曰：吾夜迺夢而翁中堂衣紫，坐告我曰：志不顯，今上帝許我乃有此孫。」

甘泉子曰：夫陰陽合德也，幽明一理也。然則公之所賴于淑人，淑人所以助成于公也，公之所以夢告淑人也。而淑人所志以教子，以逮若孫，以光先志者，而宗禹又所立卓卓若此，今益可以從告通議公于地下。服是休寵，無憾也已。吁，可以觀陳氏之祖子孫之賢也已！孫男六，長即宗禹。勒文于神道，其詞曰：

地承天施，萬物資也；陽倡陰隨，家道宜也。官理之移，内化基也；燕翼之規，孫謀貽也。勒文墓碑，永惟後人之稽。

明故中奉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君濟川墓誌銘

君諱汝舟，字濟川，別號時齋，四川成都府華陽縣之錦官坊人。高祖曰先，曾祖曰永忠，祖曰義，考曰弼。弼以進士授知縣，擢御史，遷按察僉事，推贈義御史。又以君官，推贈弼奉政大夫。母贈孺人張氏、贈宜人李氏、封宜人劉氏。君乃李出。生于戊子十二月二日，詎卒于辛卯九月七日，壽六十，入覲及家二日也。配封孺人曹氏。子男一人，女一人。

君少而穎敏，自爲華陽諸生，爲乙卯薦士，爲正德戊辰進士。己巳，爲句容令。三載，徵爲江西道御史，爲巡視陝西茶馬，遷爲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諸路兵備。己卯，以内艱去。起復爲陝西僉事。癸未秋，遷爲布政司參議，分守涼州諸路。丙戌，遷爲雲南參政，分守金滄道。己丑，遷爲貴州布政左轄。至有賢聲，鞠躬盡瘁。嬰疾于瘴鄉，卒于正寢，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以無憾矣。是故其爲薦士九載，旅京，聲實隱然，則有成就後學之功。舉于鄉者三十，舉進士者二十，卓爲士人之宗。其令句容，則百廢具興，六事克舉。其爲御史，則激揚風紀。其巡視茶馬，則茶利均布，馬群弗逸，是以有考稱拜封之嘉。其爲兵備武定，則戎務咸理，巨寇以平，是以有加俸金幣之錫。其復僉陝西，保任鳳翔兵備，則斬木通蔽，訓兵督捕，以遏關棧聚剽之寇。其在參議，則涼儲以足，供餉有功，是以有銀幣之賚。羨餘三千，悉備公儲。其在雲南參政，勘處木邦之夷，以奪三酋之氣，是以有銀象之獻，還金牌土地之攘。其爲貴州左轄，破姑息之説，勵

振奮之氣，以消邊患，練兵防守，會計芻糧，以定川寇周天星之亂，是以有銀幣之錫。蓋自筮仕二十四年，節操冰清，賢能茂著，才不究用，賫志以歿，故曰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無遺憾矣。有弟二人相友愛，仲弟汝鹽，送終執紼；其季黄門汝梅，今遷浙江參政，道揚功德。哀墓石之未立，無以垂諸其後，乃爲謁銘。

甘泉子曰：「銘也者，以闡幽表隱而暴其美於世者也。矧濟川之德之功，表表可見有如此者，可不銘之？銘之，豈但以其弟之賢哉！」銘曰：

嗚呼濟川！不遂濟川，天乎其人，人乎其天！維君孝友，篤于天倫，推爾族黨，及爾鄉鄰，藥疾斂死，以嫁以昏。育德華陽，遂薦于鄉，九載京師，髦俊是倡。乃登進士，乃宰句容，六事乃舉，百廢乃興。乃擢御史，風采振揚；乃巡茶馬，縮伸上下；散斂平施，莫或忒者；馬不逸群，茶不騰價；載稽草場，氓戎得所；三載風清，宿弊以罷。備戎山東，詰爾兵刑；武定文戢，巨寇克平。帝曰勞兹，俸賫以榮。復僉于陝，關棧爲兇；斬木督捕，群盜斂踪。分守凉州，饋餉以周，大軍西征，厥功顯褒；羨餘三千，悉貽後謀。乃參于滇，木邦是籌，乃示福威，氣奪三酋；乃獻銀象，乃還所攘；維牌維印，維以土攘。土人有言：「昔也悖狂，今有王公，遐不自藏。我懷公德，維以不忘。」左轄貴陽，僻在遐荒，沿乃姑息，廢乃紀綱，君侯至止，庶弛孔張。天星寇蜀，旁毒一方，維以防禦，維以芻糧。遂奏厥功，愜于重瞳，命幣寵錫，簡在帝衷。辛卯入覲，二豎爲兇；夙嬰瘴癘，劇于途中，斃于正寢，維以正終。令弟來懇，甘泉銘公；維石有朽，顯名無窮。

明故尚寶司尚寶贈承德郎頤菴丘君墓誌銘

甘泉子曰：小醫醫人，大醫醫國。故曰「醫有德于人者必有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小不積不足以成大，善不積不足以餘慶。故小醫之積，大醫之致也。吾觀於文莊丘公之訓，其斯之謂乎！文莊公撫其孫畣之頂而器之，曰：「自吾祖訓科府君仁愛濟物，義及枯骨，致吾幸有今日，而吾孫又若是，可繼先德，豈非世積所致乎！」由是觀之，訓科府君，其小醫之積德乎！文莊調元燮理，經濟困窮，以壽天下，其大醫之積德乎！故公生敦，敦生畣。畣之生也穎悟，謹飭其孝，事繼母韓如事所生徐，憾不及事其父而思慕焉。髫齡承重文莊之喪，扶柩南歸，哀毀襄事如禮，荅士大夫之奠賻如成人。其廉藐於勢利，足跡不掩于公府，仁以周恤其宗鄙鄉里，智足以策符南蛇之寇亂不及城府，義不可以去祖宗祠墓，遂以無事。其介蔭尚寶而恬退者十有八年，以奉韓、徐二母之養。其積德累善，未及居官，年二十八以卒，如木之方漸，拱把而扶疎，遽以摧折，不及參天而食其實。然而天靳其末，將以隆其本，則末之茂碩未艾也。今長子郊，補尚寶之蔭；次子庠生祁，與其子姓袞袞而生，其學業福基未涯。夫小醫大醫之庇，遠矣哉！

君字孝甫，號頤菴，瓊山西廂人。生成化丙午十月日，卒正德癸酉十月日，葬于濱涯之原。贈承德郎。配張氏。生二子：曰郊，曰祁。女一，適海衛指揮李重敷。甘泉子曰：「夫君子有此六德者，可與銘已！」銘曰：

夫醫有生殺之權，吾以用之於調元。

積慶以流，其源以委，祉于子孫。其賢其賢，六美咸臻。壬辰八月初九日

明故武昌太守王公墓表

甘泉子曰：語云太柔則滅，太剛則折，豈其然乎？蓋自孔子嘆「未見剛者，棖也慾，焉得剛？剛則明，明則斷」。剛豈易得耶？若寧國涇川中憲大夫武昌太守王君得乎者，古所謂剛者，非耶？公以丙戌進士，爲户曹，受檄平物價，則中人不敢犯；決鳳陽、河南之爭田千萬畝，而軍民不敢以混欺；發十三年之盜銀于倉地，以稱神明。非剛毅而明斷者，能之乎？守武昌，解督責催租之令，剖獄流行，民教風振，士民敬服；立三等九則之法以均田役，而公私稱便；牌孫給粥，以多活餓殍；發奸僧之殺人，以有其妻而髠爲僧；折妖僧繼曉之横行撫、按二司，而奏毀其坊牌誥敕，焚其妖書，卒擒而斬之；革守備太監之以進貢漁民，奏罷襄府之營造，以恤水旱相仍之患；承擒妖術道士李孜省于南京，戮于京師；年甫四十有九矣，不遇時，則飄然拂衣，致之仕而歸，不少爲不義屈，不可謂非剛者也。然而公直行其志，不少顧藉，敢于任怨，而怨多歸之。蓋自負其高才，人莫己若。平生惟敬信白沙陳先生諸名公，而世之人不皆白沙諸名公者，皆不得爲之敬。故在家在邦，多所不合，而怨尤生焉。此公之高才所以不大用，而或冒蒙以不韙之名也。及其曾孫廷榦，始以奇童能文。年十七，取進士第，官大行人，而公之才德遂因以顯于邦家，邦家之人遂服公之終善而食報于後昆也。廷榦父子於余有從遊之雅，乞爲表公之墓，蓋二年矣，乃今廷榦充詔使于南都，懇余成之。君子

於言，夫豈苟哉！夫豈苟哉！

公號戇陋子，嘉靖九年十月十八日終，距生宣德庚申十月三日，享年九十有一。配吴氏，封宜人。生男六：鏜、鏴、鈺、鉉、錋、鋭。孫男十五人，曾孫十人，蕃衍矣。而廷翰以大行人顯，進進而未艾。斯其德之徵歟！斯其德之徵歟！癸巳九月二十五日

明故南安太守容菴鄧公墓表

正德戊辰秋七月二十三日，南安郡守鄧公容菴先生卒于家。己巳冬〇月〇日，與其配蒲宜人合葬于番禺之永泰鄉獅子嶺，墓則既有銘矣。越二十六年甲午，其門人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揭先生善行之表表者，爲表于墓石。若夫世系具于家譜，細行載于訃狀，吾無表焉爾。

或曰：「請聞先生所謂表表者。」若水謂曰：世多見所謂善人者如先生者哉？沉默雅飭，喜怒不形，言色不厲，雖其學力涵養則然，然而厚得於天者，不可誣也。於惟先生之大善有七焉：曰敏，曰孝，曰恭，曰惠，曰威，曰廉，曰儉。是故穎悟天發，德氣夙成，專門壁經，人奇大器，遂名邑庠，發解辛卯，非敏乎？克敬于封君秋窗員外，亦克敬于母劉、繼母胡，無間于二宜人，居家雍睦，無間言于外内，非孝乎？爰舉進士，奉使孔林，執事有恪，不怠君命，非恭乎？出宰東流，載補蒲城，圖難爲易，德化是敦；勸農興學，遐不作人，六事咸舉，當道交推；及守南安，下詢民瘼，罷行利害，如己忻戚，非惠乎？鄰境盜興，痛及南安，身率民兵，以守以攻，卒梟惡首，以奠安民，非威乎？郡俗健訟，以義諭遣，歸者數千，厥有疑獄，一訊立斷，

民以信從，期勿犯公，不可謂不威也。陟于南京户禮二部，邦禮國計，咸稱其職，不可謂不敏也。大庾嶺南，番貨攸經，例十抽一，軍餉是供，濯以清介，前弊悉祛，商賈頌焉，非廉乎？縞素自奉，口不擇嗜，體不擇華，居官卅載，屢如貧儒，曰以遺後，非廉而能儉乎？惟先生具兹七懿，百善咸臻，是以方歸而民遮道入留，既去而民肖像以祠，故曰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是故表其表表者而出之，以視來裔。

先生諱應仁，字子榮。子男二人：長學夔，次學尹。

明故處士龍笻何君墓誌銘

蜀有何生承禩者，既葬其父龍笻君于龍笻，持羅僉憲玉之狀來請曰：「不肖不能顯揚吾考，然吾考素尊信夫子，必得夫子之銘以爲顯揚焉，足矣！」甘泉子曰：「銘足以顯揚哉？其本諸爾心，立爾身，行爾道，則顯揚莫大焉。若夫取諸外者以爲親榮，烏足以榮諸？」何生九至九拜而不已，遂感其孝誠，誌而銘之。

龍笻君名寅，字惟敬，爲南充世家。祖琛，登景泰乙丑進士，英宗朝爲臺中史。父儒，官貴陽。俱有聲稱。龍笻君少負奇志，偘偘自將，行誼耻在人後。貴陽君以母老，蹉於仕途，龍笻君曰：「孫，子也；祖母，母也。父官而忠，寅代而孝，不亦可乎？乃寅不逮事吾母樊，終天慼已；於吾祖母不致孝以慰勉吾父忠於其官，不亦可乎？」乃益悉心左右，養祖母，亡或怠。貴陽君得有成績。龍笻君業仕進，不偶，即棄去，日肆力古傳記，歷東南諸山水之形勝，察天地萬物之消息盈虛，深浸鉅蓄爲富而大發於歌詩，佚宕瑰偉，擺去拘束，駸

駸乎古名家風，大官貴人忘其勢分爲布衣交。弘治間，有命纂《天下實録》，順慶張守以其境内屬龍笻君，龍笻君不踰月以完志復守。守奇之，尋欲薦於朝，堅謝弗可。晚築室龍笻，哦詩其間，課子爲業，不累於俗，俗亦無所累。庚寅正月八日，爲龍笻君誕辰，諸子婦相率前爲壽。壽畢，龍笻君冷然笑曰：「今年適數窮矣，其在夏乎！」越四月，果疾。環其子若婦於前，畀之後事，凡附身附櫬必有遺命，曰：「必葬我龍笻山。」復從容自爲輓章，落筆而殞。距生天順辛巳，得年七十。配馮氏，先卒。子男三人：長承祺，早世；仲即承禩，承禩壬午舉於鄉，以龍笻命，嘗從予問學觀光館；季承祖。女一人，歸同邑馮恢。孫男二，孫女四。

噫！龍笻君德修於身，行於家，孚於宗族鄉鄙，而淑其子孫。年七十而不替其守，好德以考終命，是可無憾已！銘曰：

嗚呼，惟敬龍笻！世卑卑於貴富而戚戚於貧窮，而獨蘊藉于中，裒乎其虚而若充。闢陽闔陰，浩乎其舂容；懷握瑾瑜，不替其終；隱隱高封，藏碧其隆。嗚呼惟敬龍笻，以爲後德之崇。甲午九月三十日

明故福建布政使致仕進階資善大夫澤西杭公墓表

於乎！是惟澤西先生之墓，甘泉子表之。澤西先生者，故福建布政使致仕進階資善大夫杭公濟世卿也，都憲雙溪公淮之兄太學生封之考也。始祖曰邦愷，自宜興東霞埠來徙百瀆里。曾祖曰敏，祖曰徵，考曰倫。倫以公封稽勳主事。妣曰王氏，贈太安人。厥弟惟五：曰淮、瀾、濂、洵、溱。厥生景泰壬申正月八日，厥卒嘉

靖甲午閏二月八日，厥壽八十有三。厥配封安人王氏，厥子惟封。厥葬附鳳皇山祖塋之原，厥日惟乙未臈月十六。封學於甘泉子，志行能世其家者也。封以葬事來告表，甘泉子以戒文辭之，再三，諾焉。表之曰：

曷考信哉？信子封以其執友古菴黄門憲之狀也。其狀何如？曰：「公夙穎異，十歲能詩，塾師驚曰：『他日必大就。』長益超悟，學日淵粹，試必冠于庠生，主試屢嘉焉。壬子膺鄉薦，癸丑登甲科，諸老先生曰：其達矣，遠矣。」請聞其再，曰：「初筮稽勳主事，裁節部糧，清稽黄務，冢宰屠公曰：『才矣。』進副考功，協恭同寅，考覈臧否，堂尊曰：『允矣。』」請聞其三，曰：「甫正稽勳，以親乞歸，暮夜千金，峻拒鄉人，曰：『吾寧愛此尤物耶？吾寧忍撓吾素知者之法耶？』君子曰：廉矣。」請聞其四，曰：「既遷副使，督學于閩，崇雅黜浮，士習丕變。爰署司篆，情法兼得，庭無繫囚。撫按交薦之，曰：能矣，賢矣。當軸簉之，抑不以聞。稍轉右參，提調秋試，多拔名士。漳賊方興，督餉進征，往來彌歲，預遏賊謀，以克底平。人曰：誠哉，賢矣，能矣。」請聞其五，曰：「分守邵武，民大和會，戴之如父。左參河南，分守南陽，地濱湖襄，流民豪梗，開示禮法，剖斷無滯。執法以抗藩王，曰：『殿下不宜以纔殺人，參政不能以殺人媚殿下。』曲白釋之。尋轉右轄，簡省徭賦，民以不擾。君子曰：仁矣，惠矣。」請聞其六，曰：「堅疏乞休，拂衣而歸，兩遇推恩，進階資善大夫，歛迹丘園，罕入城邑。鄭御史慕，閩舊知也，覓見不得，餽金不受，嘗諭子封曰：『人顯達即聲色甲第，遊佃是好，我寧有是耶？』古菴子曰：『其清德雅操，足敦薄俗矣。』」請聞其七，曰：「制行立身，事親色養，得一甘

旨，必進焉而後食。花晨月夕，與弟五人觴咏湖山，即席聯句，怡怡如也。宗族敦睦，義塾是訓，婚姻喪葬，有助不給。君子曰：敦孝友矣。」請聞其八，曰：「卒之前日，偕弟渡頭花下聯詩飲酒，盡歡而罷，期遊蓼莪。明曉，攬衣撫牀，問霽否，囑治具，忽噤而逝。君子以爲善正終矣。」

甘泉子曰：吾觀於狀，而知杭氏之德，其盛矣乎！夫達，德之基也；才，德之幹也；允，德之信也；廉，德之辨也；能，德之固也；仁，德之惠也；清，德之操也；孝友，德之順也；正，德之終也。達以基用，才以幹事，允以信道，廉以辨義，能以固志，仁以惠物，清以操己，孝友以順親，正以終命。君子有此九德者，可與爲世表矣。遂表于墓，以告來裔。嘉靖乙未十月初一日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一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五言絶句詩七十四首

中秋三首寄伍宗逐尹彦明

有爲常擾擾，無事日休休。江山飽風月，時節忘中秋。

佳節閭閻共，清光月十分。共憐盤裏芋，誰是賞秋人？

殘雲忽捲開，長空極高潔。偶坐歸雲樓，何處無明月？

讀劉可大内翰題雲軒霍君卷次韻

我屋堪全華，君軒半卧雲。酒醒雲散後，開卷忽逢君。

贈吴世英分教宜興

夜甃分江水，春茶煮楚雲。爲君澆舌本，六籍細條分。

爲永順彭宣慰題四首

天　章　閣

雲漢昭宸極，人間一閣張。始知天廣大，不外照辰陽。

清心亭

心源無一物，何物更能渾？活活天泉在，憑君莫撓源。

四賢堂

四賢堂外月，顔色滿空梁。千古賢宣慰，中心一瓣香。

征邊録

誰家重生子，血化劍芒腥。因讀《征邊録》，千秋憾武戚。

斗潭八景

圩上觀瀾

我本望洋客，觀瀾得小圩。源頭雲鎖斷，山下看何如？

沙頭喚渡

且莫渡河去，風吹水倒流。隔沙人不喚，空老濟川舟。

後溪釣月

釣璜不釣月，釣月不釣璜；夜來得月處，鈎絲俱已忘。

南隴耕雲

耕隴恐破雲，雲破成離披；縱然耕破罷，猶得補山衣。

竹屋鳴琴

竹林圍翠響，虚室和琴聲。絲已不如竹，風戞自然鳴。

柳壇對奕

何處柳壇好，柳壇風景多。奕聲動前浦，驚鷗飛渡河。

禪刹雲封

古刹雲長封，絶頂出雲外。君欲看白雲，更上九層刹。

書窗雪霽

書窗映雪時，書聲已聞世。留眼看光風，窗前雪初霽。

新歲六日凌江驛新晴即事四絶句

六日凌江館，新晴江水深。居人因暖出，不爲聽拏音。

新日暄幽塢，斷崖過亂霞。霞消有烟火，樹裏有人家。

溪叟坐暄背，溪童出采芳。輕風舞鶯燕，平野鳴牛羊。

驛附十家村，雖貧尚可存。隔林聞吏語，貸廪落人門。

北峨驛道中口占四首

南風不滿旗，新晴日初暖。草木生光輝，得意流鶯囀。

南極行盡頭，南望尚泱漭。不遊八極外，焉識天地廣？

風軟旌旗定，山空玉節明。如聞重譯語，聖德比周成。

何處北峨驛？門前江可憐。若教居孔老，川上意依然。

不博驛二首

絶島生修篁，無風自相拂。有果不知名，碧枝映丹實。

千軍金鼓震，十里羽儀趨。是我曾無事，春風鳥調雛。

爲石泉贈囱友

道舊西樵館，山尊亦偶同。獨鄰歸草草，不得看諸峰。

託吴提舶致書應吉士元忠

七十峰頭月，青天一尺書。不逢賢舶使，那得到仙居？

再寄吴提舶

偶逢吴舶使，問訊是天台；雁蕩他年約，從吾跨鶴來。

自甘泉歸西樵夜舟風月甚佳

八日夜潮落，扁舟來自東。天與還山意，爲借滿帆風。

在山月色好，出山月色微。山月今多少？還載滿船歸。

寄題眠雲

西樵亦西華，同睡不同情。他時傳睡法，不是五龍精。

題陳繼宗所贈萬竹尹先生畫

可堪開畫幅，秋思滿江湄。惟有隨陽雁，年年朝北飛。

送周生衛還陽羡衛爲醫士不中欲棄其業歸于儒云

收身岐黄鄉，陽羡山中去。因君問里人，歸來拜周處。

贈汪東之與繼子襲職歸徽州

汪子江湖客，因人觀國光。明朝煙艇去，相憶齊雲長。

大同春吟己丑作四首

我道本大同，從人自分别。舉首問太虚，太虚亦何説！

宇宙同胞裏，身居太一家。清平有麟鳳，狡獪起猱蛇。

譊譊夸毗子，東家復西家。尋常家計事，豈足向人誇？

天道玄同是，群分自作家。春詩拈未出，春信已開花。

題周克道藏脩所二首名孚先

静趣坡書館

無情未發前，可欲已發後。借問静趣時，此趣更誰受？

桃溪精舍

桃花映溪水，溪水亦何情？精舍有高人，端默觀化生。

送江西周節推佐調重慶

周君骯髒姿，方正不合俗；不信行路難，仍上瞿塘曲。

贈屠文厚侍御清戎南廣 名應坤

霜旌一夜發，五嶺已全摇。餘事清戎外，秋風待舉鶻。

寄鎮江錢醫士

聞説錢方士，回生一匕中；衆生猶痿痺，吾藥媿全功。

婁江書舍 爲華生慶玄題

四海觀會同，三山亦既入。江館讀書心，二業可能一。

舊作送戴君赴京公事畢還家 今主客銑之父也

觀國歸來日，華胥夢已空。此中難着句，把酒送飛鴻。

送范應祥州判赴任安陸

翩翩賢别駕，展足來帝鄉。已見呈甘露，他年看鳳凰。

寄題訥菴爲黃州程子健乃父也

天下方多巧，訥菴元不知。菴中人默坐，兀兀到黃羲。

送曾秋官梧之南畿審刑

秋殺與春生，天德普萬物。子會好生心，大迴造化筆。

張伯懷舍人素扇面

闔闢如變化，用舍如隨時。欛柄一入手，炎凉奪天機。

送胡主客松之北

北風何凌厲，送子渡江汀。江花與江漲，盡是別離情。

甲午元宵予奉會于池亭承諸公乘雪見過分得五言絶句體四首因以奉謝

寂寞幽人宅，低迴長者車。坐令門巷迴，情以主賓攄。

柳眼青迎客，禽心樂傍人；鶴須爲起舞，童侍亦相親。

主辦逡巡酒，天開頃刻花。時雨雪。雪光瑶海月，燈映赤城霞。

酒令軍經略，詩旗愚樹降。門前風雪大，更爲盡餘缸。

偶書與詔使陝右白上舍

浩蕩天遊志，名山欲盡探。心將鍾阜月，隨子到終南。

偶書贈鄔青州之任名紳，南京主客司陞。甲午六月日

翩翩賢刺史，問俗古青州。我若登東岳，傳聲海岱樓。

李　醫　詩有序

陝右李醫名東，妙於醫，能以其利利人而不利人之利，吾以其是心足以醫國矣。作短詩贈之，醫國者盍取焉！

人愛李生藥，我愛李生心。誰廓此心用，爲世起呻吟？

贈沈汝淵北上春試

汝淵自如淵，淵深有真龍；一旦乘雲去，弘施澤物功。

贈柴允中歸江山

允中不允中，中在虛無裏；無在無無在，自見天之理。

贈胡生登第

胡子青雲器，意氣激青雲。手執萬言策，行干萬乘君。

題扇面畫寄陳雲山中丞

兩舟繫彼岸，共説波濤話。我若歸去來，江山勝如畫。

代簡寄對山狀元海

太白歸眠日，雲山以爲徒。可憐遷史筆，不爲世芟蕪。

代簡寄王渼陂

渼陂名勝在，不欠杜陵詩。雲山想眉宇，可似玉堂時。

走筆贈李道行司訓還揚州

李生步江來，惓惓問心學。心學在自心，自求豈云邈！

走筆贈李司訓世用父母雙壽

嘗聞岷峨下，往往多長年。把贈李氏子，歸以壽雙親。

走筆寄題守愚高鄉賓太學生相父也

偶逢守愚翁，因知古愚直。直者天之德，大智藏諸默。

改名至喜泉有序

大茅峰下有泉焉，人至其間，則泉眼噴起如瓊花，拍手振動則愈湧出，如有感應然，故舊名喜客泉。予愛其泉之異而惡其名之不雅，門人周瑋曰：「請先生易之。」遂更名曰「至喜」。噫，泉既有喜，亦必有怒，若清者至則喜，濁者至則怒，是得喜怒之正矣。既爲大書，前黄門李九臯立石泉上，乃紀之以詩，俾至者有警焉。

何名至喜泉？泉翁至則喜。後有清似泉，許爾來共此。

十六日宿句容土橋南菴庵甚陋小**示周生**

蝸室亦自安，華堂亦自安；同來寄四大，睡醒在南庵。

聞雁二絶

嗈嗈北塞雁，肅肅向南飛。陽氣日南矣，爾知人未知。

年年陽氣復，是爾北歸期。王孫春草緑，爾歸歸不歸？

休寧汪節夫尚和以三帊來壽云致三祝之意答之

節夫致三壽，一壽三千年。我壽無窮極，與天同後先。

五言律詩六十五首

雨中坐樓上書所見

濁酒不得意，新詩空自酬。冥冥翳白日，鬱鬱坐窮愁。飛鳥銜風墮，歸雲被雨留。小舟還數點，寂寞在荒洲。

望羅浮

對之不敢指，萬丈立空青。影落滄溟得，高分日月明。閱人幽石老，無主野花馨。葛老遥相問，西雲是友生。

謁崔菊坡祠

玉頰碧瞳清，想公眉宇成；傍觀知國手，遺表自丹青。日落西湖晚，雲歸劍閣靈。短詞吟未罷，款款鳳凰鳴。

元默别後有懷

閉門夢行李，白鳥没青天。好月將愁去，新梅對惱眠。相識波羅樹，重看玉井蓮。欲申花意思，臨别已忘言。

西雲梅花盛開用元默西雲韻十一月晦

梅花清太極，雪月與通靈；老樹從心折，春風就手迎。映溪流不兢，脱蒂了無聲；驚起羅浮夢，憑軒見八溟。

趙元默得一鶴將致西雲隨即病死詩以悼之

空山無一侶，託契九皐君。引吭輕寥廓，長鳴意絶群。世有三生血，吾兼一返魂。敢言屋烏愛，未必主人嗔。

題易菊趣

菊亦有何趣？淵明獨賞真；後來愛花者，總是學陶人。秋露與佳色，南山對

入神。不逢易居士，誰識白綸巾？

夜夢謁石翁墓病中作

黃雲不可度，紫水乃無門。歛衽圭峰下，如公面目存；想極尋詩稿，哀餘有夢魂。平生遊走意，他日夜臺論。

卧病西雲之下不得回送元默行舟聊此遣悶❶

斜陽迎度馬，落月下歸舟。舉棹意有適，卧家人獨愁。倚樹吟三疊，開帆過兩洲。神仙本無累，吹笛酒家樓。

冬至日一首

年年有此日，此日苦無多。愁與初長刻，天來奈老何！新梅驚病眼，短句儗春歌。板築過名節，黃鸝度翠蘿。

板築一首

板築非吾輩，心期鹿洞前。鑿池得新月，伐竹見全天。翠嶂圍高閣，黃雲對小軒。仲冬歲癸亥，短咏記吾年。

同元默弟遊黃雲洞馬上口占

聯轡敲推入，溪橋風袂斜。兩鶯鳴並樹，一路轉三叉。紫府千回夢，青春二月花。直知天路杳，誰管暮歸鴉。

❶「卧」，原作「臨」，據目録改。

歸雲窩中卧看鳥群飛

朋飛何處鳥，此去竟何之？有底輕心性，無家重别離。入雲終自得，高翅與群疑。世網專相待，稻糧肥未肥？

將往謁先師石翁墓舟中寫懷

初定江門舸，中宵夢倚檣。精魂不可致，大道有遺光。雨過白龍出，雲消紫水長。望墳欲飲泣，不覺淚沾裳。

大行孝宗皇帝輓詞二首

淚穿無厚土，目窅有高旻。敬祖翻材藝，用尚書。祈年蹶玉身；恤囚惕末命，前七日因暑有旨放囚。放女陋前人。妃嬪絶少。從有如椽筆，誰能畫得春？

退朝恭默處，座上見秋旻。十八全弘治，清修在側身。折節延諸老，承平頌一人。親王遺諭在，花萼自冬春。

奉題東山草堂爲劉時雍少師

正屬蒼生望，東山復此亭。簷虚湖與迴，景勝岳全輕。三逕沿溪闢，千峰就榻迎。不留廊廟老，乞與草堂榮。

潘黄門海珠詩次韻

孤根分穗石，樹影帶城隄。泛泛星槎外，荒荒日馭西。兩崖烟火斷，一嘯海雲迷。便欲依僧寺，終同一鶴栖。

臘二十八日宿三洲灘

歲盡日陰雨，魂銷夜荒汀。寂寞關河黑，咄嗟瘴霧腥。兵衛起風草，捫虱卧寒鈴。心逐北流水，直到粵王城。

過永淳縣除夕夜宿道莊與潘黃門對酌二首

歲事催行李，時光只客船。曆頭忘了日，符面已新年。北斗天顔近，南溟地脉連。幾時青鳥使，歸侍玉皇前？

此日不再得，此歲其如何！此歲還此日，一觴當一謌。往事成陳迹，流光逐逝波。年徂志不就，謌竟獨長嗟。

人日過長沙鄉

人日程途得，傷心花近舲。僕童當骨肉，夢寐是家庭。山勢迎船轉，草色駐橈青。雙雙彩羽去，立石愈分明。

次潘黃門人日韻三首

春自東南至，迎予作伴行。草新隨意長，花故傍人明。旅處親童僕，遐方賴友生。秉芳欲寄汝，路渺又難征。

人日占晴候，元亨乃時行。宿霧停風合，疎雲漏日明。三陽開景運，兩度昧明生。欲訟雨師去，巫咸其上征。此日將晴忽雨。

地幻乎天設，奇觀縱此行。也須潘仲魯，消得湛元明。日夕黃鸝語，春風碧草

生。只難銷此恨，采采念孤征。

太平道中觀石壁次韻二首

巖石可自礪，試觀神已疲。盪胸生磊磈，亂眼幻神奇。鳥星來作篆，木客上題詩。不是飛空侶，人間那得知！景濃不可泥，情緩故無疲。稱意崖雲麗，傷心壁月奇。久嬰性爾癖，太瘦是吾詩。微意憑誰訴？峰頭病鶴知。

次宿布村韻明日出關

連雲草色潤，帶雨花枝寒。物態兼詩得，羈懷共酒懽。青牛誰谷口，紫氣此簷端。慚愧非吾輩，臨關重倚闌。

早發不博驛次韻

異俗難同調，詩情空自濃。觸人山靄靄，當面水重重。飛鳥愁欹逕，行雲無定蹤。自兹欲浮海，高步蓬萊峰。

次韻潘黄門壽昌河之作二首

却如周宰孔，不似晉臨河。已見天無外，還聞海不波。影隨一葦渡，聲接兩涯歌。遥想唐虞化，南郊羲暨和。

回首千山路，消愁見此河。濫觴立鷺渚，映閣浴鳧波。有客乘槎過，何人鼓枻歌？蠻音不須解，以臆宣天和。

題諫議祠

冬日昌平郭，吟詩諫議祠。志存時事往，道在後人思。古木藤蘿上，荒庭俎豆微。瞻烏下爰止，得意舞階墀。

壽故李少師母太夫人九十

壽域開何處？西涯近斗杓。帝師推八座，母範著三朝。已見曾孫宴，還誇後物凋。偷桃慚匪朔，愛聽幔亭謡。

送張公度尹賀縣

賀縣分符去，蒼梧路更西。青山迎綵旆，明月引花蹊。謾説能攖虎，還聞笑割鷄。千家有忠信，赤子在提携。

送吴孟奇立教遷江

聞道遷江博，高情見五坡。旌忠立教地，仗義即條科。春風臯席動，化雨杏壇過。試問江頭水，觀瀾誰獨多？

送松江陳别駕之任

問俗松江口，松江春若何？黄堂已風動，上海有絃歌。民瘼催租拙，兒號乳哺多。不慚食鱸美，明月滿清波。

題三郡政略

再讀劉琨傳，南鄰太史稽。甘棠有遺愛，别駕是名騠。官協三刀夢，橋留十字題。邦人須考德，更請問松溪。安公石號。

壽周中府使歸適太夫人華誕

即有登堂義，賢郎兩定交。因知熊膽教，不謝棘心謡。春酒開眉壽，華辰駐使軺。班衣與錦繡，隨意舞飄飆。

送太僕少卿陳先生之南寺德英

因憶環滁勝，曾登太僕堂。逍遥王子陽明館，把别榜兄觴。戎馬論材劇，羈懷吏隱忘。秉心淵塞處，騋牝自驤驤。

送大都憲伍松月先生考績之京

頗憶江西變，微公人恐非。論功猶衆典，超逸與群疑。貞度僚須肅，精忠帝合知。會應爲前席，南國尚瘡痍。

送大都憲胡先生考績之京世寧

中丞新畫鷁，迤邐傍春行。北去頻瞻斗，南還未計程。三載雖論績，諸邊尚用兵。奇才本無最，天詔下青冥。

送少司寇惕菴張廷獻之京

司寇初儀制，看花忝上林。勳名隨位盛，企慕與年深。撫俗全威德，明刑在恤欽。年勞報當寧，更爲達呻吟。

和周貞菴中丞操江江上之作

中丞出耀武，横槊賦新詩。畫戟青天杳，樓船白日移。波光閑水陣，霾氣散霜麾。見我開衷素，論交頗恨遲！

送張惟信學士主考南畿事畢還朝名潮

吾愛亭溪子，一見眼逾明。對坐疑醇酒，相將到大羹。掄材鍾阜秀，臨決秦淮清。影絶停雲處，天空北斗横。

健翁費少師壽詩

棣萼真吾愛，樓居接鳳臺。因知健翁誕，遥想壽筵開。金露降南極，文星燭上台。乘除蘧化裏，閲世幾迴來！

送蔣中丞石菴考績之京

愛爾柳塘静，肩輿月屢經。依稀蔣卿徑，闃寂子雲亭。白日三山迥，青天一鶚征。歷敭中外處，報政幾回成。

崦西徐少宰部署藤花盛開佳章見示欲予同和

藤花亦自媚，適逢賞者賢。託生天署上，偏得主人憐。萬朵嬈同色，孤根深不遷。遥知樵嶺發，西樵山也。寂寞在江天。

送南京官幕王公子拜官歸壽母

而翁吾榜秀，不見久云亡；賢嗣新宫幕，名門復發光。歷言維老母，八袠在高堂。衣錦歸榮壽，何如公壽章！

次韻和廖洞野翰長院中觀蓮四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

御氣通龍閣，花光接鳳池。清香超聖

品，静直不凡姿。過雨添詩興，新荷當酒巵。還聞君子德，在遠益相宜。

天然元不作，清水出芙蓉。自挹瀛洲秀，因思太華峰。神清天所降，根净地攸鍾。若就觀蓮賦，名書必蔡邕。

縹緲姮娥府，璀璨碧玉堂。大千嬉日旭，尺五接天光。不着群花色，兼聞自性香。誰云衰白叟，無算尚能觴？

接引誰僊子，觀蓮無極翁。浴神群玉府，弄化水晶宫。杯酒頻經眼，芙蓉不耐風。及時雖領略，真賞在收功。

詠正堂旁老栢 癸巳臘二日

此栢如有意，森森近我堂。避簷東幹落，碍日北廳凉。正色難諧俗，何心獨傲霜？春花與夏草，同爾一時芳。

早出儀鳳門過獅子山有感而作

憂世山容蹙，還過獅子山；即愁獅子吼，未放豹韜閑。戍卒反金革，天兵壓玉關。如聞飛檄報，生縛渠魁還。

贈常司教之婺源詩 名廷袞，甲午正月十日

廣文從北斗，肅肅趁春來。桃李迎門待，春風稱意栽。青氊他自冷，素業是誰開？若到齊雲勝，因風寄語回。

詠栢木網巾筒子 盖栢木能消汗也

筒子偏隨我，于今三十年。紀綱舒卷裏，汗漫化功全。素質自貞幹，油栢骨。虚心是應緣。網巾有緣。世間炎冷態，於汝不

慚然！

次韻介谿太宰靈谷寺見寄二首

風遞歌聲過，令人毛骨寒。我歌青竹枕，公詠白雲端。一嘯天地窄，再歌胸膈寬。即須鞭鶴去，暫結壽崖歡。

遥憶羊腸路，初行未覺通。前途須自到，真境與人逢。五字聞孤唱，三更夢遠峰。諸天在雲外，風送隔山鍾。

陳石亭以舊作見示次和靈谷一篇

靈谷寺前樹，參天幾十尋。閲人萬遍過，懷古一何深！佛日照群動，慈雲送遠陰。因思天下暵，中夜想森森。

周厚山中丞家鶴産雙雛是稱瑞鶴爲賦此詩

産鶴家奇瑞，亦惟人瑞之。和鳴學雍睦，脩潔似操持。樂意將雛舞，成巢愧燕歸。托身已得所，應感主仁慈。

爲夏舉人臣壽其乃尊梅湖先生六十華誕

有子懷貞介，因知尊甫賢。自怡椿樹壽，不羡槿花妍。養志三牲上，揚名萬壽前。在京親意樂，何必舞華筵！

陳中舍使事畢將便還姑蘇託興賦此贈之

傾盖逢中舍，停盃問洞庭。扁舟逐海月，幾日到滄溟？倜爾乘槎使，邦人負弩迎。早聞侍書召，夜夢筆花生。

贈別同年陳省齋司寇還朝

酒黃黃似菊，菊色勸杯頻。別後杯停處，遥思菊對人。世情青眼幾？交態白頭新。上苑看花意，如今老更真。

贈李文輿秋官正郎奉詔歸省

天子崇仁孝，陳情詔許歸。望雲紆晝錦，計日理班衣。嶺月明空槖，江風滿去旂。撫絃看遠翼，心與爾同飛。

贈錢公溥地官正郎奉詔歸省

公溥思親疏，文輿作伴歸。幾年同絳帳，到日兩萊衣。日決冥冥翼，心懸獵獵旂。樊籠有羈鳥，争得羡群飛。

五言排律十二首

太平詩有序

予過廣西太平府而南觀其風俗，異之，作長律二十韻。

遶郭瑩心水，沿江破額岑。巢城俗傳黃巢城。天設險，狼寨地還侵。胡米下空壁，蠻烟出遠林。聽歌或成嘯，欲語却殊音。架木懷俗謂牛爲懷。同寢，編籬巴謂魚。就擒。美波謂婦男。形莫辨，朴割謂芥菜。歡同斟。士挽須龍謂袍。去，人酣艮柳謂飲酒。吟。暫看腰帶劍，差別耳圈金；口與梹榔赤，頭兼面目黔；猪長裙過脛，姑巨結垂簪；服賈渾箕帚，哺兒並藁砧。開元泉貨舊，獨用開元錢。昭代品流今。國初始置流官。嘗隘《三都賦》，無論《九牧箴》。封疆雖斗

大，日月共天臨；一體分冠屨，八荒同裔襟。駐撓江雨歇，吹笛壁雲沉。銅柱北影外，扶桑西枝陰。星槎凌斗極，極南。龍節謝氛祲。刺史堂烏下，皇華亭草深。使君行縣事，驛廪併家尋。

贈侍御沈子京刷卷兩廣十二韻

杜史才名舊，馳聲自齔童。五湖分秀氣，一柱出高叢。墮地應超足，依麻却有蓬。彩毛殊似鳳，玄學蚤參雄。伯樂慚高識，驊騮有逸蹤。程文須世軌，詩派是家風。玉節飛霜重，綸音寵渥隆。行吟江左右，直指嶺西東。發擿無遺秘，爬梳勝發蒙。清談揮案牘，餘澤及疲癃。綉豸承家舊，傳車過里榮。三年司耳目，必有報重瞳。

贈霍渭先進士畢姻歸南海長律一百韻

發跡青雲上，收身紫極邊。相逢何恨晚，傾倒到忘年。溟海千齡鶴，風波萬斛船。是源終必達，若火勢方然。斗極應長定，星霜却屢遷。哲人無習氣，聖學謝陳篇。四宇雲消盡，中天月自圓。有流皆赴海，無地不同天。鍛鍊功須此，山林趣已偏。百途皆適國，一葦亦杭川。尺蠖時乎屈，羚羊有□□。陸沉須似朔，勇退每思錢。敝帚真誰售，蘭膏合自憐。側身觀世界，引手汲天泉。鐵笛吹何處？蒲團坐欲穿。前程無税駕，重任未弛肩。在水應爲潤，存規必作員；一心從主宰，萬事或因緣。肯信神爲速，還如静者便。掉頭歸海島，障眼掃雲烟。堯舜非無受，羲皇更有前；多岐分鍊術，捷徑入金仙。逝者無停

息，斯文久絶傳。開懷舒浩蕩，洗耳藉潺湲。到處逢膏火，將身赴熬煎。清凉思盥濯，葷血飽腥羶。大隱金門客，叨陪玉帝筵。全身徒蟄虺，奮擊愧高鸇。瑗過年將邁，予誅志速悛。塹無退日手，猶樹彗雲鋋。有客利攸往，何人敢與權！高堅勞鑽仰，影響病拘攣。根本方時發，支離在必蠲。藝遊須有息，德獵迅于畋。觀海知無量，窺天失大全。中心秉明哲，和氣會相宜。至德酬知己，高談謝世賢。庶幾猶萬一，彷彿見三千。獨步難爲繼，將開必有先。時賢生衮衮，粤秀起翩翩。古調誠孤唱，高山未絶絃。流行雖宇宙，魚兔有蹄筌。蘊藉胡爲者？聲名驟隱焉。奎星元朗曜，文運亦迴旋。討論隨毛穎，遊居即楮玄。騏騮産渥水，毛羽長青田。子史如珠貫，經書以類連。玉金聲互戛，茗翠色相鮮。古器看黄吕，和音聽鐸舷。紛紛驚藻思，稍稍弄雲箋。歷塊迷途轍，追風累纏牽。同行常似砥，皇路忽如邅。棄席還當惜，君恩忍遽捐！瓶冰占氣候，尺水起漪漣；枯草知興廢，元龜定澗瀍。七三梅有摽，花柳晝連阡。去路瞻南斗，歸途轉北鞭。壽筵舞錦繡，月殿見嬋娟。珠髺先隆翟，峨冠細玩蟬。李桃酬種種，瓜瓞祝綿綿。家徒四白壁，業有一青氈。永懷梁子節，不愧孟光鈿。牧犢心悲雉，東萊筆勝椽。光生魁堡里，華發秀山巔。泉石寧躭戀？膏肓可療痊。依依看院草，冉冉見池蓮。倒蔗漸如境，么荷苦似拳。會前鼇室席，已兆講堂鱣。塵土渾緇素，風埃没錦韉。靈源殊濯濯，静溜自涓涓。習静依山下，行歌到海壖。大醒塵土夢，勇斬葫蘆纏。閑倚孤崖嘯，魂酣絶嶂眠。未須游遠騎，祇合坐中堅。花發馨香遠，雲開錦綺妍。搶榆無大翼，止棘是輕翾。允

矣誰能拔，招之或以旃。塵頭障霾霧，足底動星躔。衮影恒存畏，盤盂亦致虔。至人無彼我，舉世入陶甄。誰捧尋常土，時方四六駢。醢鷄生翰簡，負罍累塵編。開户誇新學，名家業舊專。誠能通内外，不必佩韋弦。槁槁修形客，冷冷古寺禪，到頭還自得，入手要求詮。蜀犬多駭日，南轅豈適燕？十千憑奮迅，九萬快高騫。看劍歌還疊，拈盃語更延。途危防驥足，江漲懾蛟涎。西土無儀鳳，南州有杜鵑。筆談先遠寓，書舫蚤言還。蹈海休從魯，尋山謾覓佺。臨流悲影獨，涉水惜裳褰。淵静忻潛鯉，天空看戾鳶。如君多直諒，合我補遺愆。壺子機將杜，《西銘》意獨鐫。王孫何倀倀，芳草又芊芊；遠到仍勝重，孤征豈憚孱！爲言同志子，共赴勝流銓。

遺菴任丘張君壽七十太史李宗易令岳也懇予作壽詩二十韻

丈人河上秀，薊子朔方英；素履終全節，金天獨孕精。留侯無事漢，仲蔚不居城；入粟都隨例，褒官自當榮。壽筵開赤縣，真籙授神京；福地通玄極，神仙接島瀛。東牀分玉液，北斗下金莖；燮理存交酢，調和付太烹。揮盃邀玉兔，舉手揖長庚；月底排鸞馭，雲中聽鳳笙。過從皆抱朴，招引或籛鏗；藹藹聞歌至，翩翩倒屣迎。各酣真率酒，共進太和羹；自有延年訣，誰稱介福觥！諸郎傳世德，別駕振家聲；何日延三老，如公亦五更。由來知玉潤，應不愧冰清；上壽元平格，遺安乃利貞。至仁須永命，無事即長生；縷舞紛仙樂，清謡盡勝名。

送翁存道憲副赴荆湖兵備八韻

威弧將肅氣，歲晚下荆州。戎馬論兵地，才能壯國猷。洞庭春水闊，衡嶽宿雲收；雲移圖陣外，水滿舳艫浮。舒嘯登樓夕，賦詩横槊秋；運籌南北會，勝制楚吴頭。營月宵堪迴，狼星夜合愁。風流元漫叟，經略爾追求。

奉壽毛閣老六十長律

舊説山東相，東萊更毓靈；近分洙泗潤，不了岱宗青。維岳生申甫，斯文覩日星；芝生饒秀色，玉立映明庭。弱冠終軍少，三冬曼倩成；汪懷欺漢憲，雅量似遼寧；文彩雲中豹，清修海上鶉；九流兼獵涉，六籍在參訂。世識公侯器，人誇宰相形；色言無疾厲，胸次没畦町。四世勤供奉，三朝謹侍經。紓徐登相府，洞達見靈扃；黽勉艱危際，裁成靖難能。剛柔須吐茹，劑量費調停；定册終推讓，承恩若戰兢。居成驚寵利，在治念伶俜。壽域開初度，神都錫百齡；金天授丹籙，紫閣出仙醽；東海詩桃宴，西王説幔亭。未須辭富貴，長與作儀刑。

大司徒九峰孫先生七十華誕詩以奉壽十二韻

我慕孫思邈，知圓行且方。遥遥九峰秀，鼎鼎四朝望。文苑開郎署，魁星近斗芒。群公皆雅器，三命每循牆。赤舄多膚遜，丹心在廟廊。雲歸天地閉，龍起楚江光。大老來東海，精忠答聖皇。召司仍會計，疏達必流亡。祚國須兵食，匡時乃歷

䝉。甫申神嶽重，平格壽天長。瑤宴張仙府，金莖下建章；鳳雛供戲綵，詩詠祝無疆。

奉壽孫老夫人七十華誕詩十四韻

得拜夫人懿，門楣與嶽高。冰清輝斗極，玉潤映天曹。詠葛芳先播，歌苛夙已芼；眉齊孟光敬，手績穆姜勞；潔事帷粢盛，供脩在藾蘩。五州襄撫鎮，一德相夔皐。梱内成賓禮，庭中有鳳毛；緯婺憂在室，菜婦愜同牢。八座傳閨範，三朝受帝褒。霞帔金紫綬，珠翟鶴雲袍。壽域開江國，清謠盡世髦。曾孫嬉廣宴，天姥效微醄；仙掌公分露，瑤池母降桃。想應稱兕處，萬舞並搖翿。

壽留餘先生得生字 陳德英太僕父也

自親吾榜弟，如己拜先生。尚想趨庭教，無論翼世榮。着鞭驄馬逸，脱躧栢臺輕。平格多延考，留餘與戒盈。逢辰歌嶽降，初度紀王正。北斗斟元氣，東皇進壽觥。百齡符帝錫，三老會時亨。莫憾菜衣曠，賢勞在野坰。

於趙類菴宗伯宅修會得五言排律二十韻

宗伯開文苑，春光際景辰。吟鞭乘島興，談麈静規塵。忝竊瀛洲彥，叨陪講幄臣。詩壇尋地主，酒伴盡天人。等作他鄉客，猶慚入幕賓。遊從兼吏隱，人物是絲綸。花意妍堪恨，山容巧作顰；雲行西岳雨，蝶夢上林春。爕理存杯酒，憂虞損綉

茵；逍遥鷄阜月，寂寞鳳臺濱。潭府初張宴，明公對飲醇；大羹滋味永，雅詠愫情申。藹藹衣冠俊，恢恢笑語親。蘭亭無放達，金馬更清真。咄咄書空扎，囂囂謝衆囂。天心自流運，物態尚悲辛。仰閣依珠斗，瞻雲戀紫宸。食芹思有獻，投璧恐無因。鹽鼎非公輩，清修報主身。南溟起大翼，九萬誰能馴！

賀張母胡太夫人華誕詩十韻

張太史袞補之之母封太孺人，胡氏。

阿母江陰望，神明胤厥先。尹門兼二養，孟氏自三遷。未拜慈顏勝，占知令嗣賢。膽丸開翰學，閨範得家傳。帝錫褒賢自，人誇教子然。金莖分玉斝，珠翟映瑶鈿。寶籙傳天姥，年齡各地僊。錦筵雲起處，綵服日華邊。道算千年外，真羞五鼎前。平生壽親意，不以慕彭籛。

贈地官副郎趙丹山考績取道南歸詩三十四韻

憶昔全弘治，相逢嘉會樓。時方歲戊己，人各富春秋。我出乘孤蹇，爾來携小舟。終軍初弱冠，思叔晚從游。碧玉同分席，圭峰到上頭。論才師有眷，請事子能休。宴笑築場際，執喪諸楚咻。心將深麗澤，期以各藏脩。並馬鐵橋過，聯詩遥口遛。西雲石路滑，南海古祠幽。辛酉登秋榜，甘泉繫晚桴；經年而傍母，一紀亦盟鷗。觀國親言感，同舟友義稠。嶺猿愁寂寂，洞鹿喜呦呦。留滯南雍帳，先開北薊艘。春光慚老帽，秋翮落凡韝。碧水芹香遠，楓山禮數優；自銜三載恤，獨抱百年憂。静坐烟霞迴，聞歌海若愁；多君左鳳

尾，索我大科丘。感激飛龍詔，朋從菲采收；叫閽上封事，歌樸下東周。澧北紫蘭圃，江東白鷺洲。異方音渺渺，相望路悠悠。入貳南宫省，來參中府謀；繽紛皆禮樂，駑馬愧驊騮。出並寅清舸，勤操會計籌；奏功兼府部，贈處似回由。天上千齡鶴，人間萬火牛。樊籠淹健翮，寥廓放高眸。心逐鴻飛遠，形同匏繫留。需沙終有意，艮背乃無儔。咄咄勿復道，冥冥不可求。魯連如欲見，謂渭涯也。爲我試窮搜。

六言詩十八首

次韻答郭總戎武定題煙霞洞二首

百萬胸中藏甲，懸河口裏生波。顧我煙霞何意，無能知我無他？

七十二峰光影，二百里外風波。不笑人間冷澹，高情那識其他！

畫

山靄參差屋樹，江煙滅没風舠。一笑漁魚得失，危機共在波濤。

曉發僕山驛至丕禮驛四首

草色初看過雨，山光乍見收霞；烟火數椽茆棟，荒籬一樹桃花。

摇曳旌旗十里，斑趍甲士三千。着處春風滿意，殊方化日同天。

陰晴養花天氣，士女游衍風晨；一翻佳人拾翠，滿城桃李争春。

冠屨不倫之分，珪璋特達之尊；秉節會成周禮，曳裾歸去王門。

市橋道中四首二月初一日

春草氣蒸行李，朝花露滴征衣。悵望平原雨濕，欲尋舊路雲迷。

樹杪鳩鳴雨霽，稻畦秧送風涼。欲採楚襟香草，已辭越槖難將。

雲去竹間露墜，風來草際波生。忽逐黃牛別壠，驚飛白鷺一行。

斷橋兩涯流水，孤村一帶平蕪。鄉夢初驚喚渡，海懷想見乘桴。

題冼羅江司空畫菜

誰能筆底生春？老眼觸處皆仁。生意可留些看，無然咬盡菜根。

曉枕偶成六言六首乙未十月四日

正寫引年一疏，夢寐中夜思歸。心逐南翔賓雁，插翅不能奮飛。

陽鳥木落南征，欲託陽鳥寄聲：先掃烟霞荒徑，陽鳥謝予不能。烟霞，洞名。

鐵江新築釣臺，長竿待予歸來；若出九井之璜，世人無然見猜。鐵江，沙堤江也。

欲鞭九龍上天，九龍藏而不雲；雲龍不期而會，雷雨之動如神。九龍，洞名也。

雲谷依稀南畝，樂堯執穗北莊。悵想助耕諸弟，屈指大半云亡。雲谷、樂堯，皆山上莊也。

垂虹珊珊從天，流落人間不還；歸挹飛泉洗耳，耳畔寂無塵喧。垂虹、樂堯左瀑布泉也。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一終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二

門人江都沈珠綿州高簡類編校正
瓊山陳思誠同校江都火增刊行

七言絶句詩一百三首

弘治壬戌仲冬六日予與丹山趙元默歸自羅浮復有西雲之行予方有事于先祖不得偕往小詩二絶奉贈

吾山雖小從吾愛，不向羅浮更乞靈。
信息朝來先到洞，山靈拍手笑相迎。

七洞天深還別洞，白雲摇手向西行。
到時笑與山靈道，已許羅浮作友生。見前《望羅浮》詩。

同元默弟並馬入西雲馬上口占

天風吹袂散雲蹄，春入青山錦障圍。
百尺空中開卧榻，片帆挂住鐵橋西。

次韻元默遊蘿峰寺

春日春風吹客行，好春元在最高層。
千尋石上看流水，獨自鳴鍾何處僧？

自西雲歸甘泉雨中馬上次韻元默

積雨饑鷹下啄泥，幽禽獨自向人啼。
畏途百轉逢危坂，着脚人間未可低。

偶題南安王家樓上 將發南安

烏飛兔走幾將迎，映閣秋光江瀨鳴。
爾欲無心吾亦爾，出門莫問棄繻生。

贈張宗韶尹衡山一絶

雲消紫盖旭堂暄，懷縣桃花錦一川。
治下江山兼管勾，與君須結五峰緣。

留題鷄鳴寺桂菴僧房二首 其僧甚貧，賣藥爲生

無樹菩提月色空，庵前古桂發秋風。
烏窺橘井天泉湧，十日禪床借睡儂。

古時貧僧無袴着，今時僧貧還賣藥。
却嗔病者來打門，桂花無語僧前落。

陽明贈方吏部歸樵四首金山出示次韻

西樵絶壁迴無依，雲鎖千峰鳥道微。
居士往來誰是伴？翳門關外一僧歸。

太虛萬事片雲浮，若有神明與道謀。
請君更看羲皇上，曾有元初一畫不？

一念正時便是惺，要知念處也無情。
無情知見真知見，到了參前即性靈。

曾許西樵作主人，卜居雲外與天鄰。
北山正在江門路，來往尋常不問津。

過横州吊秦少游二絶句

南洲只尺水盈盈，水遶南洲洲遶城。
試問海棠香不斷，城南橋下弔先生。

辭章漢魏風同遠，文翰蘇黃許共能。
對客揮毫還意氣，海棠花下卧烟藤。遠者，

遠於古也。

往卜鄰驛山間四絶句 二十日

野桃得意爲誰穠？水際翩翩弄影紅。可惜不栽玄圃上，却同灌莽倚春風。

江山景物元同我，鳥哢花枝故異音。我欲題詩愁鳥訝，我詩還作越聲吟。

真成入谷笑鳴騶，谷裏雲閑水自流。肯許周行平似砥，能輸千里作山遊？

一溪詰屈群山裏，迂逕緣山屢度之。非是皇程畏紆慢，不妨留憩改新詩。

過邕州故知鄧誠之别駕他出回時適二月望次韻奉答

來時虛擬連宵話，回首初逢二月天。弦望從來元有定，千峰團月正高懸。

予從安南回取道訪西樵時方叔賢適還五羊趙元默約偶他出鄧順之先期偶至用陽明子舊韻四首前二首戲呈叔賢後二首兼柬鄧趙二君并寓卜築之意云

當時猿鶴許相依，烟霧連山隱少微。空谷獨留猿鶴在，岩扉長待主人歸。

心許回程取道浮，聞君經始入山謀。白雲出岫無踪跡，莫去人間作雨不？

欲將木石同枯槁，不問獼猴有世情。信息獨慚非正叔，憑誰先報與山靈？

千秋雲谷還歸我，三二裘羊作近儔。莫種桃花臨水岸，引人來問武陵津。

送何子行廣文之任廣昌時張廣漢在南都因寄意焉

多年不見羅浮子，忽見平生何廣文。汪汪廣漢誰能度？他夜隨君有夢魂。

萬竹尹先生爲人孝謹有似萬石君建故作詩表之

竹石元來不必分，竹精神是石精神。若教萬竹論封爵，可配當年萬石君。癸酉，端陽日。

贈本縣丞黄君之任

拜職都門冰雪初，袖中三尺本由儒。憑誰寄與朱明府？莫遣哦松紙尾書。

送鍾宗禹分教

兩世傳家詩禮在，《周官》三百屬司徒。蘇湖若道分齋小，五教還君在敬敷。

雙壽爲陸元静親

烏紗珠翟映清寧，爾屋堂邊兩洞庭。樽俎湖山開壽域，長庚天姥聽吹笙。

送劉仲德分教感恩

烏石崖西一室清，先生白首坐窮經。莫言稽古全無力，静擁瓊毡看蜃生。

次韻呂仲木修撰赴予邊爐之作兼呈崔穆黃諸君

乾坤渾渾一洪爐，一處由來具萬殊。
若比聖功如火候，非君調燮復誰乎！

送陳汝晦分教萬州

四海聖人同此天，莫教荒遠等閑看。
分將化雨南溟去，便是當年杏樹壇。

送鄭劉二生分教

兩兩青衿及我門，今朝各領一毡寒。
臨行分付虞廷意，敷教還應在敬寬。

送鄭汝高尹黟縣

黟縣縣前江可憐，青山四塞上通天。
長官公暇鳴琴坐，不管桃花滿近阡。

送蕭元章赴柳州別駕

柳州江上柳千垂，柳子當年手自培。
到時若見思人樹，五馬風流別駕追。

送楊汝重千兵襲職還增江

藍冀良田今警無，泮宮高會論功高。
歸餘盃酒閑三略，重振將軍舊戰袍。

送陳元白歸省三首

西掖垣西小草堂，一星懸處幾星霜？
孤舟書劍趨庭日，記得齋居此坐忘。

荆門共弄江門艇，我與荆門是路回。
因子望雲一惆悵，明年消息杏花開。

此物須防與物遷，最憐光景易流連。
遊絲却是殊無賴，隨逐狂風過別川。

送梁克明掌教樂會

化雨普天無遠近，瓊臺文獻雜雕題。
好從樂會青襟子，遍化生黎化熟黎。

贈教職

課業須於德業完，二流吾且一源看。
永歌教胄中和性，元是虞廷典樂官。

贈張孟陽上舍南還

金陵初見隨言別，爲意匆匆未盡裁。
昨夜南風吹浪起，歸舟歸舟且徘徊。

贈妹婿何仁邦還增城

鳳凰山下席光亭，樹底尊罍共幾傾？
門院白雲封固着，憑君須寄語山靈。

贈李秉彝分教臨江

令祖文溪吾所慕，豈徒倚玉與蒹葭？
憑將一勺文溪水，去灑臨江桃李花。

尹萬竹鄉賓誕日拜壽官名鳳

萬竹先生八十春，烏紗拜領適逢辰。
遥知壽算元無極，歲歲逢辰感聖恩。

答羅生郡從白鹿洞來問所疑郡乃一峰先生之孫也

愚智師心亦是知，乾坤此路本多岐。
遊人未識尼丘路，細把《中庸》問子思。

中庸中路是吾師，捷徑人間曲路岐。
千里毫釐君未信，主翁元似不曾知。

送宋有臺中丞撫蜀

斧鉞遥臨峨領動，風聲雷令自天來。
西夷亦入文翁化，小隊尋花月幾迴。

有星士以其術説予辭焉且以慈節求題姑答之

人間節孝尔同之，李廣封侯數本奇。
孔孟知天吾自信，煩君莫漫泄天機。

送周道原易掌教之和州詩有序

周君道原，有志于學者，以乙榜掌教和州，問言於予。予以《心性圖》贈之，持此以往。教學之道，不外是矣。

金陵見月送周郎，心如月圓性如光。
我將心性託明月，隨子去照和川陽。

送張伯徵下第歸雙林

説到雙林吾愛之，況有好鳥黐相依！
高枝密蔭養奇翅，他日一鳴翀天飛。

承張羅峰閣老手書野外送魚之作見示倚韻奉和二首壬辰五月十日

宇宙恢恢是廣居，滄溟潑潑有長魚。若在相公懷度内，乾坤此樂更無餘。

爕理由來在相門，盎中潛躍化機存。枯鱗涸轍知多少，一併煩公達聖尊。

題馬氏壽圖

蓬萊弱水何年淺，王母蟠桃幾度偷；若問長生即無算，海中何必計添籌！

爲霍武學請送劉都閫

樓船簫鼓動秋清，劍氣寒光下紫冥。想得將軍經略外，時時騎馬看潮生。

答陳子望諸生求言

陳生屢屢求予言，欲言未言意先傳。始知無言是至教，四時百物無非天。

送黄秀卿地官部運西邊

木牛流馬緣何事？會計元同一貫心。饋餉元功能畫一，秋風攬轡一沉吟。

題松泉圖爲張伯牧中舍癸巳六月

松泉之圖心外景，何以見之稱我心？我心似有松泉在，流地參天萬萬尋。

贈大鴻臚黃齋王先生

五色雲中瑞日光，朝朝休命對宣揚。
長揺青珮闕青鎖，玉韻親承拱玉皇。

於劉子所見白鹿山人蔡君詩戲作

白鹿山人白眼多，腦中礧磈奈君何！
昨宵夢語陽明月，又共天台月底歌。癸巳八月。

金陵八詠 癸巳臘十九日曉枕作

頗憶南觀牛首山，獻花天女珮珊珊。
上方聞鍾只欲到，返照入林猶未還。

觀音巖高臨大流，楊子江深多睡虬。
怪景千千如怵目，行人往往欲停舟。

杉雲窈窕作深洞，靈谷人傳谷有靈。
移帶飛泉佛力大，可能説法鬼神聽。

白下一臺留雨花，天花吹散萬人家。
長江不洗臺城恨，縱有清修亦亂華。

我昔與客登東山，謝墩王墩荒草間。
無端更説争墩事，新法如何得解顔？

清人愛殺梅花水，水弄梅花清殺人。
我有清詩傳不盡，更憑雪月寫精神。

清凉清凉吾愛之，直欲結託清心脾。
救火事忙勝執熱，蘭膏自焚誰自悲！

蔣山雞埠跨城隅，雙瞰成均匯後湖。
忠節卞公同廟食，昭明文藝亦如無。

金陵後八詠 癸巳臘除夕作

王氣金陵定有無，爪分鼎分皆覇圖。
普天全付高皇烈，無論南都與北都。

高皇不北意何如？文祖燕都控虜

胡。高倚天山施裂決，風雷迅急百蠻呼。
萬水朝宗來海門，居然仰受萬方尊。
除兇刷耻今皇祖，未許唐宗謾擬倫。
冶城山下朝天宮，萬歲巍然殿頂中，山頂有太祖駐蹕萬歲殿。不以朝天南受賀，南宮西面義何從！
三山山外青天外，合作無窮如是觀。道人獨立無窮外，但見乾坤小一丸。
天塹長江城石頭，偏安誇羨未能休。太行爲郭中原北，天險黃河到海流。
鍾山愛我如居静，我愛鍾山似展眉。相愛也堪相信得，不應移我勒銘詩。
冶城山西謁卞公，三匝三嘆意何窮！若得如公百數輩，叛卒何憂乎大同！

除　夕癸巳

身經六十八除夕，除去爲勞天亦深。還有病根除未去，膏肓泉石更嬰心。

官居雜詠四絶句甲午新正三日作

堂東小池二丈賒，池邊古木集昏鴉。天光池上無多子，槐栢三株縱意遮。
左任憑翼舞仙胎，疑是天門折翼來。池邊雙鶴，其一折翼。世間或有胡盧血，只倩何人爲取裁？
黃楊古色老無皮，枝葉猶能蔭北墀。輸與鵪鶉低穩睡，月明清影對公移。
舍北冬蔬新作畦，冬春之交生意遲。爲囑兒童須謹護，只愁鵝鴨踐傷之。

山鄰鍾隱君元瀚**以詩附梁表弟標見寄答之二首兼與表弟**甲午二月

西雲予舊讀書書院。種德屢曾躋，種德菴近

鍾君勝處。不周之山天與齊，界有山，舊名周領，予曾改名不周山。西雲在其東，種德在其西。表弟忽傳詩句到，中宵夢語西雲西。

中宵夢語西雲西，雲白天青帽頂齊。雲侶有人供茗果，天梯無路只同躋。

代簡寄段德光舊同館 炅

中秘同書憶段郎，江東渭北雲蒼蒼。南皐問訊知無恙，老我頭顱已盡霜。

送葉生春芳還惠州 乙未二月十五日

兩峰日日侍我傍，兩峰歸去天一方。心將月逐兩峰去，飛雲頂坐山中央。

送鄭廣文軏遷任郴州 乙未二月十五日

唐時聞人鄭廣文，今時廣文還鄭君。他年郴嶺煩相候，從我高登南岳雲。

承鄧賁齋以詩報到普惠寺走筆依韻迓之

歌聲傳到拜君嘉，亂墜天花與地花。兩載相思幽薊北，猶疑是夢在天涯。

湯中山貳守兩子价欽下第南歸鳳山即席賦寄

鳳凰山下想高棲，乳鳳雙雙接翅飛。目斷停雲正憶爾，援琴手把五絃揮。

將由瓜洲往三茅訪句曲華陽洞途中絶句十首

江濤浩浩雷風生，萬斛之舟不敢行。金焦縹緲在天上，江濤勢欲與山平。

九月十二來自揚，焦山之麓訪焦光。京口歸途趁谷口，丹陽取道到華陽。

焦山山外臨無地，地上人家水上洲。人世不聞夫子嘆，海懷真見一桴浮。

江勢滔滔入海争，潤城江海匯深清。北門鎖闔非無地，北固山高鐵甕城。

石城鐵城不可猜，長江東逝打城迴。若教道德爲城郭，天險還應飛不來。

鎮城東西幾萬家，焦山花映金山花。吸江焦山亭名。吞海金山亭名。誰胸量？一體乾坤且謾誇。

七里橋南一水通，不知遵曲入無窮。野花兩岸無人采，我艇中流兩岸中。

恰到溪窮陽步潭，捨舟策馬仍之南。上方有路能終到，直到茅君煉藥庵。

明道先生此脯龍，佛頭光放一齊空。我來剪棘披雲上，要探驪龍第一宫。大茅峰頂上有龍池，至今有如小龍出其間。

九日泉山揚州甘泉山也。登翠微，三茅旁望詠風歸。千尋流上三揮洗，萬仞峰頭一振衣。

金壇二尹李潛崖九臯黄門迓予沈瀆同登茅山作二絶奉覽兼示同遊諸生

沈瀆橋邊逢故人，酒船邀我無何濱。從前欲説風濤事，風濤風濤難重陳！

風濤風濤難重陳，揮盃只合與論文。若爲七子高相、沈珠、葛澗、周瑋、王仁、劉昊、劉顯。忘詩賦，倚杖茅山共看雲。

先期史恭甫來同遊茅山家人已迎至鎮江矣月十二日也意其連夜歸報速來予已到山二日至望之暮猶未至豈爲泥雨所阻歟或賑飢之務未暇歟未可知也因作二詩唁之

恭甫銓曹期不來，興高迹滯令人猜。鳴鞭走馬通□報，捷徑衝泥冒雨迴。溧陽有捷徑，一日可到也。

盡道知山有子賢，恤鄰焚券是光先。邑人捄火牽行計，散穀分煤歲十千。恭甫賑飢穀八九千，又買山偶得煤，即以永爲貯穀，賑二縣之民云。

祁門汪茂才可立久住九華來壽予以太極章答之

愛爾九華來秀色，壽予太極之長篇。九華看到同根處，太極中峰坐九年。

七言律詩 一百五首

題陳郎中哀輓卷并跋尾一首 國朝人。才薦授禮部郎中，以事貶雲南。城陷死事，失體骨所在，具衣冠葬之。故前作有招魂之說。

菊坡鄉里許誰倫？聖祖龍飛第一人。天造英雄多伏死，先生明哲不謀身；讁嚴日遠心空赤，戰苦雲深箭不神。若與睢陽留宇宙，寓壙何必更招魂！

公以韋布至春官，必有以過人者。未幾，即以讁去，何哉？然當草昧危疑之秋，能保腰領而去，不智者能之乎？余不及公之處死，城陷而鬥斃與被執而不屈者，皆不可謂不勇也。智以周身，非輕死者也；勇以就義，非愛身者也。則公之始終，可互見矣。此卷所作，皆當世所謂名公鉅人，予小子，何敢容喙？獨其中招魂一節，余

固已嘗疑於《離騷》。夫與草木同腐者，精氣遊散，故必有招魂之説。若夫忠義之士，其氣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生而非來，死而非往，直與星辰河嶽上下同流而無不在者，固不待乎招也。故余詩特發前人所未發云。公之曾孫曰：「耿者，於余爲從姑丈，以此卷求題其末。」不可辭，遂書以歸。陳氏世多偉人，公藴德而位不稱，將委祉于後昆，其在兹乎！時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秋八月跋。

南岳之懷秋暮愈切道遠囊空何日發軔謾作呈知己

西遊忽忽過秋深，北風蕭蕭吹客襟。破錦囊中金一縷，瘦藤枝外石千尋。丹霞露啄無炊粒，紫盖冥棲謝結陰。便欲五峰尋故宅，白頭未了百年心。丹霞、紫盖，皆南嶽名峰，五峰胡明仲先生兄弟住處也。

韻次元默夜在樓下時將遊羅浮

天高海濶片帆孤，好與青山作畫圖。閉户經冬愁闃寂，逢君滿意説江湖。飛雲割得如堪共，白鶴招來不受呼。百尺崖頭看進步，乾坤此事屬吾徒。

同元默弟羅浮次韻東所

青冥連袂度虹橋，足到千峰意尚遥。白鶴聞笙來月洞，紫霞炊玉供晨朝。本無經濟誇長往，已許漁樵蚤見招。萬丈飛雲詠東所，雲和聲裏間簫韶。

馬上又呈元默弟前韻

白鶴僊人跨鶴來，洞門遮道謾何誰？舊傳瑶笛無吹處，近得雲衣自剪裁。風引鍾聲來隔嶺，鳥騰花影度荒苔。中岩一訣堪留意，盡與丹山領却回。

馬上望羅浮

影到東溟青不了，天來南極迥無前。百年意緒長依寺，一路歌聲欲徹天。紫翠對雲迷古洞，風光隨馬舞吟鞭。約君大石樓前月，對景無詩只醉眠。

飛雲頂次韻元默弟

玉洞一山齊北極，鐵橋有路到青天。正開天眼東南闊，細裊崖烟錦綉妍。舉觴倒迎滄海日，放歌醉拍洪崖肩。與君永結無情契，分與羅浮一半煙。

贈別元默弟還龍江不拘韻

歲晚藤稍誰與轉？乾坤未了看山緣。千峰踏遍還知我，百鍊歸來且閉門。九萬里鵬看展翅，三千年鳳共和鸞。西雲影落西樵月，一幅青天兩釣船。

新春試筆癸亥

新歲題詩發興新，新梅枝上太撩人。三元甲子周天日，一十六回弘治春。天上經綸知有自，人間竿木小隨身。强顔欲索慈顔笑，毛義終慙捧檄頻。

次韻元默遊蘿峰寺

亂水泠泠而北出，諸山靡靡以傍圍。一蒲古寺僧無語，獨樹交花鸎自啼。有客吟詩一石上，無邊春色隔林迷。請君更上峰頭看，回首人間步步低。

次韻元默弟登黃雲

天來紫府人非世，山到黃雲草亦香。桃雨墜紅春事晚，竹風搖翠午衣涼。鳥鳴獨樹溪當面，樵語千峰路更傍。兩馬聯翩何處客？酒瓢高挂與詩囊。

過梅關同元默憶以道大理

花如得意明秋旭，雲似無心度曉風。策馬捨舟吾不繫，群山赴海此稱雄。宮槐轉日遊人過，古寺吟詩憶爾同。不厭陳登湖海氣，幾時都下醉郫筒。

望匡廬同元默定白鹿之遊七月二十二日甲子年

湖水之闊闊莫收，廬山之高高莫儔。青連百越諸田近，影落東溟海若愁。驛下風湍深駐漿，山腰樵路曲沿流。明朝兩馬衝雲去，十載心期一日酬。

遊白鹿洞

十畝堂開舊典刑，詩成白鹿也來聽。群山靡靡水争出，獨樹荒荒鳥自鳴。烟散香爐浮俎豆，苔生漱石上簷楹。廢興獨有人心在，五百年來拜後生。

毛獻清殿元乃婿王世芳年十八領鄉薦會試下第因留畢姻於毛氏以孟秋還太倉

棄繻略比終軍少，折桂初逢素女遊。且逐鹿車歸海曲，還如蕭史別秦樓。冰消玉潤終輝映，白璧明珠豈暗投！他日尚書傳仲默，幾年南國詠雎鳩。

贈倫伯疇使安南

天語親承出禁廷，五雲光映賜衣明。便從北斗趣南斗，少借魁星作使星。銅柱珠崖迎漢節，春王正月到滄溟。乾坤大地春風轉，應説年來海效靈。

壽冢宰致仕三原王先生

正色朝端三世望，長生籙裏九還靈。尚書自昔千珠斗，西極而今應壽星。洛社有圖傳大老，石渠隨筆點殘經。年顔漢使煩相問，或者前身是伏生。

送趙黄門奉使祭告遼楚二府得便歸省

赤社諸藩親帝裔，黄門兼使舊名流。明禋册祝龍飛載，至德馨香花萼樓。裾曳楚雲湘水闊，賦成梁雪郢烟收。過庭不着萊衣舞，晝錦稱觴未白頭。

贈鄭克新同年奉命采實録擬由南寧達雲南得便省親

擬謝三川趨五嶺，别從寧外向雲中。六年親舍今虚遠，四月王程亦自同。日照白龍明晝錦，天隨金馬舞春風。網羅放失名山下，勝覽還收史外功。

贈張澹軒携子養病南歸上海同年九苞乃尊也

高士傳中知仲蔚，大丘車裏着長文。班衣隨地將萊子，晝錦還家問鐵君。海鶴避人飆逐子，樯烏衝浪忽穿雲。莫將藥裹

妨詩興，夾岸春光到楚分。

送西溪張都憲之南都總督糧儲

鄉里名家殊未央，典刑真見曲江張。共憂天下軍儲重，肯謝江南會計忙？後輩舊傳姬老鳥，多年曾拜德公牀。金陵春色濃無奈，可許新詩寄錦囊。

次韻潘黃門出關宿坡壘之作

水承山管了公程，駐節關西憩晚晴。已信衆星能拱極，謾勞儀衛盛陳兵。春風到處人争覩，雨露來時草亦榮。欲寄歸心隨出日，中天下直是神京。

次韻潘黃門市橋之作

五色雲中渡鵲橋，九天露下浥星軺。地窮朱鳥心猶壯，程盡冥鵬意尚遥。珠樹西將求碩果，扶桑東去挹孤標。不堪母念思方切，欲報君恩愧未饒。

用韻奉答學士毛白齋先生

即看几几儀形外，也到休休樂善時。陋識豈能酬遠業？高情兼已拜新詩。逢人只説莨公學，知己長懷鮑叔思。裁得尺書憑寄與，天空日短雁來遲。

次韻潘黃門謁伏波祠卜二月二十五日大灘驛

始定南旌擬過祠，春蘗此日進吾巵。

飄風薏苡明珠貝，積蘚勳名蝕鼎彝。世且英雄皆廟食，公於冠履有維持。乘舟三嘆重回首，得意藤蘿剪阿誰？

元日次韻潘黃門奉懷朝會諸公

此日五雲扶帝座，同時萬國祝堯天。春風先到金莖動，景運遥看斗柄旋。心逐火輪瞻雉尾，眼欺雲墨起蛟涎。不陪天上群仙會，留滯周南萬里船。

次韻答東所張先生

共將簑笠謝冠纓，中歲猶污一第名。金馬有官藏曼倩，成都無地隱君平。邯鄲我了人間夢，聲譽君歸使者旌。亦恐乖崖久間散，時方捄火得無情！

張東所與潘黃門用涯翁韻往復予因用韻言别三水

從容已了皇華事，兼與江山詢勝名。海島或因逢葛老，金華方許訪初平。聯翩雙舫酬諸作，出没千峰見一旌。暫且分携應不易，相親難割到離情。

用韻留别東所張先生

種種元非爲請纓，弄丸來往只無名。杞人徒自憂天墜，禹域空聞説地平。天上風雲勞夢寐，世間賢哲幾弓旌。多君贈處臨岐意，我欲酬君豈世情！

宿諫議祠次韻余子華太史兼呈鄭伯興朱守中二進士

輝輝燈火照寒椽，裊裊爐香駐晚烟。一卧正祠非白屋，對壇供奉是青蓮。心將勝事諸賢共，影度斜陽兩袂連。莫道歲寒詩景惡，碧崖蒼栢自相鮮。

奉和守中謁泰陵有感

烏號曾是小臣來，又聽悲歌動我懷。親見綵雲扶日上，誰能赤手挽天回？群憂極處思孤笑，方寸傷餘尚百哀。聞道陽回今日始，龍門遥憶曝春腮。

和鄭伯興上陵三首

鬱鬱諸陵浮地起，恢恢玄極倚天開。望闕虚傳龍馭賓天府，實見麒麟卧草萊。衆星同繞斗，吟詩一客獨登臺。楚詞郢曲多遺調，試續《離騷》不可哉！

次陪祭茂陵韻

北極高齊天壽山，何當與爾同追攀？五嶽拱如尊帝義，諸峰攢作效顰顔。共憐福地藏玄苑，信有神山出世寰！正憶都城珠斗下，鏡光閣名。吟望幾憑闌。

次韻陪祀泰陵

羈思那堪更感時，忽傳詩句到堦墀。

普天吾欲一流涕，率土誰能詠孝思？天運去來渾不管，陽回草木也應知。臨風無限攀號意，獨立斜陽疋馬遲。

遊羅浮四首存其三

聞謌一夜動幽懷，直踏飛雲萬丈崖。翠靄浮雲白日瞑，虹橋有路青天來。三月二月春之半，千山萬山花正開。笑問仙源杳何許？雲濤浩浩不堪裁。

飛雲渺渺來空洞，洞口桃花虛映紅。瑶笛長吹千里月，霓裳輕颺五銖風。玉堂回首即天府，黃石歸來是赤松。静嘯空山人不見，石樓煙裊麻姑峰。

老鶴閲世山之隈，花開花落愁相催。舉頭世事都春夢，嘆息人間幾劫灰！隨世功名悲弄影，流形天地小浮杯。要知此外無窮在，莫道曾登絶頂來。

次韻送順之赴試

昨宵桂影照君床，定領秋闈第一香。不盡乾坤閒事業，且將文字小揄揚。雲龍有會開金榜，風雨無妨護錦囊。卧病煙霞獨惆悵，送君無語到行藏。

病起次韻林見素司寇頌主上秉燭視朝經筵之作兼呈諸老二首

五雲深處寸心懸，掖外垣西尺五天。每見諸公調玉燭，也曾一日侍經筵。賡歌直憶千年上，致主須歸一德前。誰道有虞非此日？明朝更理南風絃。

露立千官列宿懸，高張銀燭照中天。玉爐烟轉奎久地，赤舄班趍御講筵。旭日尚須雲氣擁，瑞光先動紫微前。諸公幸有

調和手，善治行看更改絃。

壬午秋有鶴降于吏部庭見素翁和白巖諸公有作予亦步韻二首

月作衣裳雲作行，秋高毛翮引風長。自天降兆非無意，此地恩波定益瀼。賦性莫須求净土，乘軒孰與在江鄉？遺音種種虞羅者，愧爾謀身實善藏。

小點紛紛笑大癡，高標插翅與群疑。鸖行悮戴丹砂子，燕尾兼衣白雪誰？獨立可忘三島日，長鳴欲徹九天時。主人況有梅花月，飲啄尤堪自躡追。

次韻奉贈宗伯毛三江致仕

手翊飛龍起在田，策勳三讓尚皇然。廣論大禮群公獨，冥漢高標一羽偏。累疏許歸天子聖，滿城都嘆大夫賢。也應多謝經旬病，行李春光欲暮天。

次韻見素司寇送大廷尉鄭山齋先生之陜右二首

江右相逢記昔年，誰將隻手欲扶顛？素翁自爾同雲卧，聖主招來上釣船。昨夜法星辭帝座，秋光評品帶秦川。愁聞司寇歸休疏，未到丕時得穩眠？

偶因舒嘯別長亭，未得哺糟耻獨醒。袖裏雙龍須此耀，人間隻眼向誰青？大經大法皆皇道，公是公非即性靈。萬里長城在君手，磨崖他日待鐫銘。

次韻少司馬李公初度之作

嶽降逢辰甫及申，誰家此日産麒麟？

折衝尊俎皆文雅，賢譽輝光在縉紳。好事每從初度見，風花又領一回新。祈天永命惟平格，我欲相期幾百春。

次前韻和李司馬武試之作

重重羅網自天申，誰道中原没鳳麟？自昔將軍不好武，于今介胄等垂紳。棘闈瑣闥論文細，耀德觀兵發政新。記得兼資神祖語，還期皇祚過千春。

李宮諭母太淑人八十壽誕

四世同筵壽益奇，孫曾拜舞隨兒嬉。司徒户部主政。壽觴稱王母，戲綵賢郎是帝師。同賀親賓皆勝侶，齊歌聖善更新詩。定應來歲貤金玉，供帳年年漸改爲。

壽喬白岩冢宰

天官堂中開壽筵，長庚正照垣西偏。上當北斗調元氣，兼與皇圖祝大年。再造乾坤機務重，上元甲子宰衡賢。門前桃李應無數，好近先生壽酒邊。

送楊石齋少師致仕

赤日親擎照兩儀，功多違衆是危疑。名家獨步三楊後，天柱俄驚一角移。歸路竟須從老馬，惜花時復看新枝。未愁行處春芳暮，猶在春陰乍半時。

五月八日敝宅修會得春字

盛夏鬱鬱苦炎氛，諸公一來滿座春。

翠篠炊煙浮雜俎，腐儒粗糲薦香蘋。酒行未幾起者半，會合況豈由乎人！欲託長歌歌不足，金蘭爲我盡殷勤。

次韻邊奉常早習儀朝天宫之作名貢

居然仙仗列森森，南北堯天共此心。五度嵩呼瞻聖切，兩年芹曝袛誰深。琳宫想像蓬萊地，寶運争看治化今。惆悵金陵秋雨裏，何由洗耳聽韶音？

朝天宫習儀次日邊何二奉常既往上陵有作見懷次韻

玄房秋雨更瀟森，滴滴隨風直到心。感慨於時竟何補？酒杯在我不論深。兩賢聲欬猶如昨，千古人心只是今。琴遇知音須一奏，敢言天下少知音？

聶侍御文蔚印馬至留都傾盖一語相得以詩見寄次韻名豹

已聞伯樂空燕冀，柱史還誇馬是龍。閲世袛憑天下眼，攢眉空説梵前鍾。了將性分一圖裹，始信人心萬古同。從「人者天地之心」識取，自開闢到今，宇宙内只是一個心，更無别心。轉語見拈傾盖後，世儒虚枉十年功。

次韻吴白樓冢宰齋居名一鵬

齋居今雨一燈同，風竹如吹嶰谷筒。正憶往年僊樂動，共扶晴日綵雲中。明禋感格通三極，聖德中和協八風。南國五迴瞻望處，寸心折盡一衰翁。

次前韻酬萬治齋司馬名鏜

看花騎馬也曾同，中歲行藏付釣筒。世事幾回棋局裏，家山長在夢魂中。我無奇計裨王道，君有新詩似國風。筆戰降旗真欲樹，揮戈無用紫髯翁。

萬治齋再見示疊韻酬之

萍蹤不易笑相同，莫廢詩筒負酒筒。麗景況逢正月半，勝遊已在暮年中。絶塵擬逸三年駕，插翅猶堪九萬風。寄語洛陽好年少，昔時童子化爲翁。

次韻答陳天游京兆兼呈白樓冢宰名錫

大道元來是大同，誰分大海入纖筒？區區索我形骸外，浩浩同胞宇宙中。騫舉直須憑巨翼，廓清端合謝長風。欲知聖學真端的，去問春陵無極翁。

次韻劉毅齋諸公遊東山

將晴欲雨此何山？我亦半醒半醉間。泥滑未須愁晚暮，崖高猶擬直追攀。到窮真境都無事，了悟浮生始覺閒。聞説上方花更好，莫教不采竟空還。

承大宗伯李公薇園燕集原唱并誠齋汪中丞同韻見示次韻酬二公

名園八月秋花時，静院日暖飛遊絲。公方供奉宴桃李，我亦逆旅同京師。嘉客詩成律愈細，蹇予緣薄來何遲！定應不謝龍門客，百遍過從豈斁思。

送許思仁學士歸東昌省親

帝許萊衣學士親，庭闈垂白望歸勤。壽觴帶得金莖露，戲綵遥分五色雲。孝思一念聊城箭，愛日三公鼎鼐芬。忠孝人間要全備，文華前席待來聞。

賀銀臺張東瀛先生生孫

庚寅孟秋月將望，東瀛先生始抱孫。定應滚滚延公相，莫厭頻頻罄酒樽。庭桂階蘭隨意長，犀錢玉果可勝論！贈詩不愧徐卿子，天上麒麟下紫垣。

次韻賀叙菴李宗伯受玉帶之賜

瑞光一帶下中宸，二月既望天王春。共看比德同無纇，始信朝廷實有人。榮耀未論稽古力，贊襄直作有虞臣。重華協帝今皇是，禮樂千年又一新。

次韻賀夏桂洲學士受賜箱金犀帶

金薫生香禮樂身，賜箱金蘭花犀帶也。通天文犀不足珍。自慚聖世曾何補，公在當朝更幾人？明良際遇雲龍會，制作輝光耳目新。想得沃心愈純一，皇言今見出如綸。

次介溪韻喜李叙菴宗伯同張閣老被召同遊西苑相穀祇親蠶壇位

召命傳宣出紫宸，綵雲西擁到宜春。即看致主同三德，自古襄時在二人。務本移風知有地，賡歌流韻又從新。共稱聖主今堯舜，自有當時弼直臣。

奉詔西苑陪祀穀祇壇舟渡西太液而歸因覽諸勝次韻張亭溪學士二首

皇風吾愛似春初，身際羲農教植餘。鳳輦聲迴聞碧落，穀壇香散滿衣裾。《卷阿》流韻今誰續？瀛海煙波古自如。太一前頭有平路，五雲深處帝皇居。

西疇帝藉方興曉，太液天池不作波。風引洞簫來月殿，日扶仙仗出雲蘿。鳧鷗自了忘機在，草木何如喜意多！正想新苗翼玄圃，六龍重扈此來過。

於席學士院池觀蓮讌集和張亭溪詹事二首兼呈同會諸公

清賞和風天不違，花光水色麗相依。盛將歌管仍仙侶，静倚芙蓉謝宓妃。終是直通憐碧幹，不堪摇落看紅衣。況逢夏盡秋來日，酒醆還公滿意揮。

玉井孤根可處峰？移來天府翠雲從。謾誇驟雨明珠過，更看高秋碧實重。出水群僊天藻發，臨池諸傑地靈鍾。一難四美還堯日，儘拚傍人笑醉容。

即座次韻和桂洲公夏日試就職貢士有感示僚屬兼慰諸生之作壬辰六月廿五

階前臨試鶴和鳴，忽悟天機感處生。在物飛鳴有何意？衆生得失謾留情。青天座上人皆見，澄鑑空中爾自明。德業無窮前路在，古人一善耻成名！

即席和桂洲公次韻郭杏東翰長觀蓮二首

壬辰六月二十六日

暑氣初收過雨餘，晚風更爲净芙蕖。孤幹擎天張翠盖，五銖迎日颺輕裾。諸公總是瀛洲客，從此來觀莫作疎。

只到聞歌心已生，瀛洲僊客舊逢迎。已知高韻能超俗，不道新詩更解醒。濂洛獨觀惟茂叔，西湖一曲想雲卿。哲人已往不可見，溪上空餘萬古情。

再和桂洲公疊杏東觀蓮韻奉答來教二首

壬辰六月二十七

不足天教對有餘，白鷗飛處起紅蕖。一江月水客還否？萬古興衰雲卷舒。我相茹芝非食肉，公文玉珮與瓊裾。秋風欲動歸來賦，老鬢秋來無盡疎？

高歌拍拍有春生，老我下階倒屣迎。便見三嘆有餘韻，何須五斗解宿醒！呼兒入室取毛穎，起自登壇揮墨卿。若云坡老吾豈敢，惟於唱和見真情！

走筆次韻和少司空林小泉同差於功德寺話舊

同考分經聽《鹿鳴》，廿年今日話平生。看花信宿能無恙？屈指存亡正感情。玉液封雲泉溜細，金山過雨月華明。羨公自昔傳家學，才望如今老更成。

同小泉遊玉泉龍泉看花臺望湖亭諸勝再次前韻

寺下珊珊雙竇鳴，石間汩汩萬泉生。看雲盡日忘言坐，得我平生遺世情。雨過芳林他自得，月來空閣爲誰明？天公似解遊人意，更與新詩一趲成。

歸途雨中即事用前韻 壬辰七月十三日

東村西村亂犢鳴，天南天北雨雲生。雙雙浴鷺緣何事？恰恰啼鳩還底情？潦潢惡濁愁路滑，觳觫見之當眼明。安得滄浪濯吾足，因以從兹尋廣成。

承桂洲公部署觀蓮晚發雙花亭亭以爲聯璧之兆用舊韻作詩以慶之

團荷過雨跳珠鳴，聯璧盤池弄化生。定是孔迦雙兆吉，交輝蒂萼獨無情？從來物大天成晚，恰到花光秋更明。他夜不須求厲火，而翁早已擅才名。

疊部署觀蓮韻答未齋兼呈桂洲二公

暫止澆花雨復鳴，兩花中着幾先生？逢場熱鬧觀無相，欲語嬌嬈似有情。君子比公蓮茂叔，隱淪學我菊淵明。淺紅看過深黃看，豈但區區愛節名！

次九日送酒韻酬和未齋函谷兼呈北川二首

雲液珊珊落夜槽，鬱金香動更葡萄。樽前南海心同遠，脚底龍山步欲高。古今醉眼還醒眼，賢聖清醪定濁醪。會得南山真意在，胸中何病不如陶？

曾聽吳姬壓酒槽，江南八月熟葡萄。川翁走送情非淺，未老由來興本高。響戞青雲非我句，愁隨黃菊泛誰醪？若將詩酒來相擬，公是詩陶又酒陶。

奉和桂洲公試天文醫生之作 壬辰十二月二十七日

經濟無能合固窮，校能猶自對兒童。身依北極星辰外，志在西山藥物叢。西樵山也。璣琯何由窺造化？頂門無術起疲癃。真聞聖主頻宵旰，肉食如何報鼎鍾！

次韻和桂洲公元日之作 癸巳正月四日

春光耿耿九天明，春意熙熙五鳳城。元會君臣須一德，嵩呼夷夏已同聲。不堪舊事論長恨，最好新年是太平。莫以輕陰泥陽道，都教釀雪洗天清。

次韻和夏桂洲癸巳孟春齋居之作

初春夜氣着人寒，坐點更籌夜未闌。面壁東垣如梵寺，窺人西月過長安。幸逢聖世寅三禮，尚想虞廷命九官。賴有公餘大宗伯，詩筒排日下吟壇。

虚山公追詠丁香桂洲公約賞碧桃次韻奉答二公癸巳四月朔

自愛丁香自在香，碧桃國色艷新妝。眼驚夏事憐春事，倚過南廊又北廊。萬劫塵氛愁汩没，三春花鳥廢篇章。明朝約共花前醉，放手猶堪累十觴！

送陳宜山廷尉奉召北上癸巳十月十三日

多年不見宜山子，到我來時作别筵。三十星霜同榜日，四千風浪各方天。可堪插翅隨鳧翥，不盡揮絃送鳳騫。北斗瞻依意何極，貫城應在五雲邊。

癸巳十月廿七翰林舊僚九人作瀛洲勝會於劉紫巖公宅上依原限韻

久矣不見鍾山青，回首星霜五度經。過眼風雲徒滚滚，昔年花柳自形形。逢迎主客揮三島，高韻寒香載一庭。若比九人出《論語》。吾忝竊，東吴應有聚奎星。

用前韻送司馬莪峰先生考績癸巳十一月十六日

莪峰初見眼俱青，懷抱經綸是大經。署事初筵隨接□，論心傾盖已忘形。歷敭勳業瀰中外，笑比迂儒愧徑庭！此去報君兼魯政，更看北斗耀文星。

再用紫岩公宅會韻兼示同志

人人眼見汙篇青，莫是人心有六經？蝕盡蠹魚猶未悟，坐來槁木也忘形。金鎞可刮無窮膜，草色交青未了庭。北極中天長不動，森羅聊爾見諸星。

十一月十八日作會限韻二首

立冬之後冬之先，病骨偏宜愛日天。喜把新詩酬酒伴，從看好景到新年。人苦幾番憂大暵，誰將隻手挽天泉？諸公不作商霖雨，留滯周南秀句傳！

官舍瀟條似仲先，茶烟匝地鶴飛天。沉吟莫恨無新句，短景那堪送舊年！政簡身閒兼吏隱，南宮東畔有林泉。即官舍也。自慚著述無裨補，添與龍門勝事傳。

前此九月間費翰林瀛洲會限五字同音之韻予時方行至江北近閱諸作紫岩公欲予追和之二首

欲扣詩壇不敢干，詩囊寫出盡琅玕。歌聲窈窕初聞雅，行李依稀始渡乾。桑乾也。高韻想應卑漢魏，微言早已入脾肝。莫嫌潦倒無筋力，進步還看百尺竿。

泄柳惟應況段干，閉門遶座青琅玕。此君對我心俱靜，感事看花淚未乾。塵土何曾眯慧眼？乾坤元只付忠肝。從來未作逢場戲，敢道隨身有木竿。

和趙地官留別癸巳臘二十二

石頭城到五羊城，兩月程兼一月行。極目送君千里外，飛鴻似我五絃橫。青春

迓客開青眼，自得新詩欲自更。他夜西樵山上月，相思須上最高層。

元　旦 甲午

三元迭運吾聞語，三正三王別作元。歲歲逢元他自喜，家家稱賀到人門。得非元者善之長，將謂善爲道所存。大道有無終始在，欲從康節覓天根。邵子爲天根月窟之論，是陰陽有所終始矣。

甲午正月十一日於方山張中丞所作會限五字同音之韻

真樂關心不可支，先春先到好花枝。不堪勝事催詩興，更觸閑愁到酒巵。肉食只今多戰壘，錦筵何處逞腰肢？折衝樽俎吾儒事，誰爲將軍一洒之！

贈張方山中丞轉坐北院

脱除雀弁冠峨豸，破却春風面肅霜。會計總條知孔老，振揚中憲陋張湯。三山草樹千門曉，萬里雲霄一鶚翔。多少都人望儀羽，西樓目斷括琴囊。

寄題海日樓詩 有序

予與陽明子共盟斯道，如兄弟也。曾侍其家尊太宰海日翁遊陽明洞。海日翁少讀書於姚江龍泉山，陽明子嘗即其地構樓以望海日。其姪孫秋官君正思能世其美，爲予道海日之勝。予喟曰：「夫能見海底日者，斯可與見道矣！」感慨二公代逝，豈勝今昔之懷！咨嗟之不足，發爲長言。

曾隨海日陽明洞，此日空聞海日樓。揭日欲尋觀海處，美人不見令人愁！紅雲一動千江曉，白首孤吟雙淚流。不有秋

官傳勝事，誰窺海底陽光浮？甲午二月二十八日

閏二月二十日於林介立納言宅會順限韻

無曰四方尚多虞，乃尚可以同歡娛。對酒忽聞驕卒破，放歌暫覺客愁無。人事好乖天不語，花枝勸飲鳥提壺。醉來獨發無窮笑，笑殺狂生浪哭途。

周厚山中丞改大廷尉北上

壬午春吟韶石下，冬樽癸巳共長干。折衝且見霜臺外，諫草重光棘寺端。公初爲評事，諫南巡，左遷。萬里風摶毛翮健，十年天會別離難。光明正大清時事，智士忠臣後代看。

甲午三月十八日歐南野司成設會于鷄鳴山憑虛閣予以風阻而返依限韻追和

想到憑虛思入微，況同嘉客倚晴暉！風塵阻隔非緣薄，咫尺僊凡是願違。江水無情終日逝，冥鴻得意背人飛。故園春草年年緑，惆悵王孫歸不歸！

三月二十一日遊祈澤寺即席用舊韻示劉盛夏李陳謝方二王諸生

小寺尋春草路微，春花春月静相暉。好花到眼愁應破，真賞於人天不違。風日深林啼鳥過，晴光滿院遊絲飛。當時風浴緣何事？只領春香兩袖歸。

壘前遊山韻示諸生兼答介谿太宰三月二十四日

暮春暮矣春事微，看花時復惜春暉。明年未卜今年健，十度相期九度違！山中閉户梅千發，都下移居南北遷者四次。燕一飛。自是明時久貪戀，拂衣争得賦來歸！

西園清讌和陳石亭侍講呈東園公及諸同讌

東園載酒過西園，絶逕通幽别館繁。一自鳳臺西園即古鳳凰臺也。吟寂寞，李白詩。六朝車馬共川原。還堪向上追雲月，可獻終應負曝暄。笑指閑遊花底鶴，得無當日笑乘軒？

壽少師費健翁六十八乙未正月二十一日

富貴春時二月天，先生拖玉錦屏前。祝年可進還天爵，避相歸來作地仙。岳降古今同勝會，江南八百有前緣。天曹應是東方朔，待與偷桃獻壽筵！

七言排律三首

送少司成魯振之先生謝病携其子姪歸竟陵十六韻

蓮北先生還洞庭，登高餞遠秋風生。乞歸感激承天寵，正去遭逢是地平。當日論才稱子敬，魯肅。他年司業配源明。蘇。暫收六館春風座，便數三湘日月程。馭處

元方隨侍樂，行邊小阮對談清。入懷豈但欣三舍，放眼猶堪望八紘。回首北辰天上近，歸途南斗馬前横。未應泉石高肓重，要見丹砂藥裹成。肯許朱陵尋懶瓚，已聞多士引陽城。越吟曾是如莊舄，著述還須似長卿。衡嶽夜爐煨玉芋，竟陵秋溜煮雲英。月明江上收筒釣，水滿湖南采杜蘅。春酒塤篪知迭奏，初筵琴瑟想和鳴。莫談世上風濤事，且盡燈前笑語聲。羈鳥可堪聞遠翥，溟鵬遥想快孤征。臨岐謾問歸朝日，我亦滄浪去濯纓。

壽少司空姚先生 名鏌

東泉先生吾低頭，去歲傾蓋公生秋。東長安轉南門也。造父輕車仍熟路，庖丁芒釖不全牛。早將文苑開閫桂，每見先聲遁虜酋。方駕清流欺浙水，欲從高步陟尼丘。司空簡在咨疇若，報政應同府事修。驥子超先空北冀，鳳雛聯翼瑞西周。喜逢初度春方半，遥想華晨樂未休！試問當筵誰戲綵？賢郎繫藉在瀛洲。

奉次郊壇嘉會聯句六韻酬汪中丞夏黄門見示之作兼呈同會諸公

合觀非爲逢嘉節，感節遥同萬國歡。家家舜日迎時景，蕩蕩堯天共簡寬。勝事且於玄圃見，高丘長有綵雲團。黄門殊錫紆金綬，烏府先生正豸冠。却慚德義酬三益，莫負芳尊對二難。領得秋香何處贈？欲依閶闔獻琅玕。

甘泉先生文集外編卷之十二終

{
"filename": "44CK5YSS6JePLS3nsr7ljY7nvJYtLeS6jOS6lOS4ieOAi18xMzE5Mzk2Ni56aX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5112\u85cf--\u7cbe\u534e\u7f16--\u4e8c\u4e94\u4e09\u300b_13193966.zip",
"filesize": 327529867,
"md5": "0d89c074c6a951904b5732f5e0954aa9",
"header_md5": "3e895020253a8b678d6741581d023797",
"sha1": "dfcec4e38d3ea0f17d23da36a57a698370aedb71",
"sha256": "42ff8d0733d5f2bfb7f08eb1b59bbe8e122fe70b2d49a9fd340d01b11d75f829",
"crc32": 101347443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74339972,
"pdg_dir_name": "\u300a\u5112\u85cf--\u7cbe\u534e\u7f16--\u4e8c\u4e94\u4e09\u300b_13193966",
"pdg_main_pages_found": 1392,
"pdg_main_pages_max": 1392,
"total_pages": 1463,
"total_pixels": 94132346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